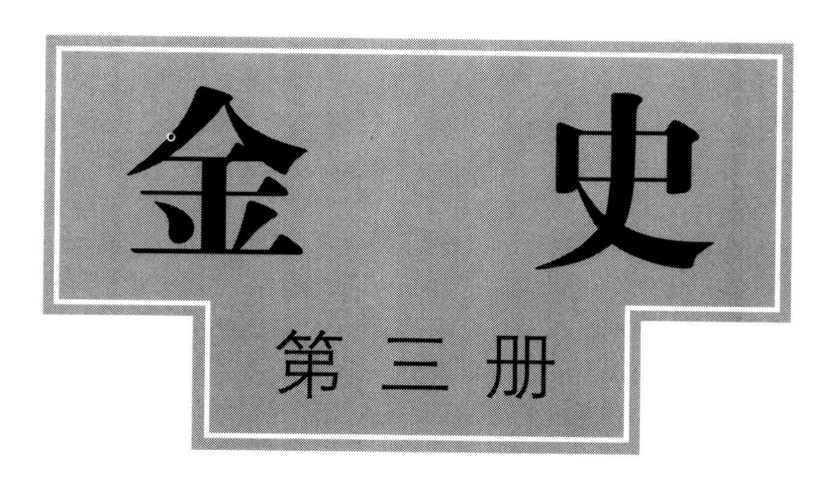


金史

第三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金史

第三册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曾棗莊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金史/曾棗莊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93-8

I.金… II.曾… III.①中國-古代史-金代-
紀傳體②金史-譯文 IV.K246.4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45 號

二十四史全譯

金史

(全三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曾棗莊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古籍印刷廠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143.5 字數 3,582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93-8/K・96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金史》3 册　　453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4063926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褘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衡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說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別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畂"、"畮"、"畒"、"畆"、"畞"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決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說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藺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氂(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氂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氂”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氂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氂”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氂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氂”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氂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氂”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氂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氂”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氂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氂”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氂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氂”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晳"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䯗髀)　缶(缻)　黎(荔)　襌(襢)
辯(辡辡辡)　蓋(葢)　鶩(騖鶩)　善(譱)
飆(飈飇)　剛(㓻)　料(斵)　觴(觴)
餅(䴵)　詬(訽)　躪(蹸)　䑛(舐)
豺(犲)　穀(穀)　櫺(櫺)　疏(踈蹠)
躔(躔)　罐(鑵)　騮(駵駵)　搜(揫)
諂(讇)　駭(駴)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贏)　鎖(鏁)
齔(齓)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䞣)　羈(羇)　滅(烕)　柝(榛榛榛)
欻(欻)　悸(瘁)　秣(餘)　蜿(蜿)
垂(㐾埀)　奸(姦)　粦(粦)　腕(掔)
齪(齪)　殲(殲)　腦(腦)　尪(尫尩)
瓷(甆)　韉(韉)　旆(旆)　誤(悮)
蹩(蹩)　剿(剿)　篷(篷)　舄(舃)
啖(噉)　秸(稭)　睥(睥)　隙(隟隙)
島(嶋)　截(截)　媲(媲)　溆(漵)
登(登)　贐(賮賮)　撇(撆)　璇(琁)
鐙(韀)　鯨(鱷)　愆(僁僁僁)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契)　腰(署)
斗(㪷)　絶(㡭)　嫈(嫈)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搤)　框(匡)　麯(麴)　彝(彞)
愕(愕)　髡(髡)　紝(紝)　癰(癕)
鋒(鋒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龥)	燥(㷮)	煮(鬻)	棕(椶)
鳶(鳶)	潴(瀦)	裝(裝)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晁錯”、“鼂錯”統一爲“晁錯”。地名中的“凉”、“况”、“峯”、“兖”等字,則均改爲“涼”、“況”、“峰”、“兗”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祇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金史》全譯出版説明

《金史》是元官修三史之一，修撰於元順帝至正三年（1343）四月，至四年十一月成書，歷時一年八個月。全書共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書後還附有一篇《金國語解》，是記載金朝始末的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記載金朝人物傳記、典章制度、地理建置等史事。

金是中國歷史上由女真族建立的一個政權。公元1115年，女真首領完顔阿骨打稱帝建大金國。金天會三年（1125），滅遼朝；五年，又滅北宋，從而與南宋、西夏長期對峙。金哀宗天興三年（1234），被蒙古國所滅。歷十帝、一百二十年。

元至正四年（1344），脱脱辭相位，并薦舉别里怯不花爲中書左丞相，任三史都總裁。阿魯圖繼任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兼任三史都總裁。五年，《金史》、《宋史》相繼修成，阿魯圖以書奏進。

《金史・本紀》首卷《世紀》提供了女真族早期歷史的寶貴資料。《世紀》之後，則爲金朝正式即位的九位皇帝的本紀，記述了金朝全部歷史。《本紀》的最後還有一卷《世紀補》，這是死後追加帝號的皇帝的本紀，類此情況在以前的史書編纂體例上不曾出現。

《金史》的第二部份是志。其中包括《天文志》一卷，内分"日薄食珥雲氣"和"月五星凌犯及星變"二項内容，分别記録了金朝一代所發生的日食、太陽黑子、日暈和月食、彗星、掩星等天文現象。《曆志》二卷是記録曆法的計算，天象、物候的觀察、測量，歲日四時的測算，二十四節氣的推算等。《五行志》一卷是有關祥瑞、災異資料的專志，是研究金朝疆域内氣候變化和地震活動的重要依據。《地理志》三卷，主要記載了金朝地理建置、沿革變遷、疆域四至，以及山川、河流、關隘、官府、户口等内容。《河渠志》一卷主要記述了金朝重要的治河工程和主要的水利工程。《禮志》十一卷主要記録了金朝禮儀制度。《樂志》二卷，較系統地介紹了金朝的各種樂曲、禮樂制度、禮樂的修訂等内容，共收録150餘首曲辭，保存了金朝的本朝樂曲。《儀衛志》二卷較全面地記載了各儀衛的形制、規模、列仗、排次、器物等方面的制度或規定，及其具體的内容。《輿服志》一卷（分上、中、下）中的"衣服通制"，所述多爲金朝社會通行的服飾，包括僧尼道的服裝。《兵志》一卷記述了有關兵制的源流、建置、構成及職能等。《刑志》一卷，記述金朝刑律狀況。《食貨志》五卷，是記載金朝社會經濟制度、賦税錢幣、市場榷易等有關經濟活動的專史。《選舉志》四卷，是記載有關選拔官吏制度的專志。《百官志》四卷，記載了金朝的中央和地方官僚機構的設置、職官制度、官員品秩、封爵等内容。

《金史》的表分爲兩大部份，一爲宗室表，二爲交聘表。遼、金、宋時代，各國互通使節的謂之“交聘”。《金史》獨設《交聘表》，列金與宋、西夏及高麗的交聘情況，亦可説是撰修者把握了當時的歷史特點，用最簡明的方式，表述了最復雜的内容。這些内容，不論對研究宋金關係史，還是對研究民族關係史，都是至關重要的。

《金史》的列傳編纂辦法與其他史書相同，多採用一人一傳，凡屬世系關係亦作附録而多人一傳。每傳記述多按編年列舉事跡，如遇重大事件、重要的活動則詳述，言行、奏章全録其文。對於金朝歷史上的重要人物，編修者還於其傳之後，加以“贊”，進行褒貶評述。《金史・列傳》共收入 750 餘人的傳記，大體按照在仕先後排列。這衆多的人物包括后妃、王公、權臣、官僚、文人、賢才等，分類歸併。在這部份人物傳記中，歷代完顔氏統治者的世系分别插入其他人物的傳記之中，形成整體上分散、世次上相對集中的特點。

金朝是以女真族爲主體的少數民族政權，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金朝以後，女真語言、文字逐漸被廢棄不用，後人因此對女真語言、文字難以釋讀。《金史》的編修者在全書最後專立《金國語解》一篇，分官稱、人事、物象、物類、姓氏五目，分别列出女真語的稱謂，其稱謂之下標出相應的漢語意思。所録女真語彙多見於《金史》正文之中，是參照釋讀的重要依據。將民族語言、文字作出漢語解釋，並記入正史之中，是《金史》編纂的一大特點。

《金史》對原始材料的運用上過於偏執尤其突出。《金史》主要取材於《金實録》，但對《金實録》的某些記載未作應有的考察或考證。如《海陵庶人實録》是有其明確的政治目的的，世宗正是企圖通過貶低海陵王完顔亮，來證實自己搞宫廷政變的合理性，故《海陵庶人實録》中，充滿了對海陵王完顔亮的不實之辭。《金史》的撰修者還蔑視稗官小説，例如對完顔亮遷都燕京的記載，《大金國志》就比《金史》記載詳細得多。因《大金國志》所採的宋人著述，多屬“稗官小説”，也就被《金史》的撰修者們理所當然地拒之門外。但是這些“稗官小説”所記大都是自己親身所經歷之事，多屬於第一手或接近第一手材料的性質，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金史》不擇録這些史料，就不免有失之交臂的遺憾了。

儘管《金史》有上述不足，但它畢竟是我國古代留下的一部記載金朝始末的規模最大、最完整和較爲系統的一部史書，特别是修史時採摭的原始資料尤爲珍貴。

清人施國祁在《金史》考訂中成就最爲突出。他積二十餘年之功，讀《金史》十餘遍，悉心考證、校訂，撰寫成《金史詳校》十卷。在該書的《自序》中，他對《金史》給予了較高的評價，“金源一代，年紀不及契丹，輿地不及蒙古，文采風流不及南宋。然考其史裁大體，文筆甚簡，非《宋史》之繁蕪；載述稍備，非《遼史》之闕略；敍次得失，非《元史》之訛謬”。在今天金朝史籍大部份都已亡佚的情況下，其書在研究我國歷史，特别是宋、金史，以及民族史方面具有重要的價值和不可替代的學術地位。

《金史》編修完畢，於元順帝至正五年（1145）九月開始印刷，收録在《金史》最後的“金史公文”記載了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奉命印《金史》一事，“去歲教纂修遼、金、宋三代史書，即日遼、金史書纂修了有，如今將這史書令江浙、江西二省開板，就彼有的學校錢内就用，疾早教各印造一百部來呵”。這是《金史》最早的版本。以後，又有多次刊行。元代的初刻本，現僅存八十卷。元末又有復刻本。入明以後，有南、北兩監本。清朝又有武英殿本。但乾隆年間，四庫館臣在校勘武英殿本時，對《金史》中的人名、地名等譯名多加改譯，造成混亂，又出現了一些新的錯誤。目前，通行的《金史》版本主要有兩種。一是 1935 年，商務印書館以元順帝至正刊本爲底本，影印出版的《金史》百衲本。其一百三十五卷中，有八十卷爲初刻本，

另外五十五卷則據覆刻本影印而成。二是1975年,中華書局組織專家以百衲本爲底本,以監本、武英殿本爲對校本,吸收前人對《金史》考證、校訂成果,出版的《金史》標點校勘本。這是目前《金史》諸版本中比較好的一個,也是主要流通使用的一個版本。它的每卷之後的"校勘記"集歷代史學考訂《金史》之大成,考校頗詳,是糾正《金史》謬誤、失當之處的重要參考資料。

《金史》全譯主編:曾棗莊。譯者:祝尚書、田農、刁忠民、楊世文、屈超立、楊洪林、尹波、曾濤、王曉波、李文澤。

金史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金史卷九十二

列傳第三十

毛碩　李上達　曹望之　大懷貞　盧孝儉
盧庸　李偲　徒單克寧(本名習顯)

毛碩

毛碩字仲權，甘陵人。宋末，試弓馬子弟，碩中選，調高陽關路安撫司准備差使。尋辟河間尉，再辟兵馬都監。宗望軍至，碩以本部迎降。齊國建，由淮東路第一副將擢知滑州。劉麟伐宋，充行營中軍統制軍馬。天眷間，歷汴京路、山東西路兵馬都監。皇統元年，權知拱州。宋將張俊據亳州，而柘城酒監房人傑叛以應俊，碩發兵討之。至柘城，躬扣城門，呼耆老以諭意。縣人縛人傑以降。碩徑入縣署，召百姓慰安之，衆皆感悅，刻石紀其事。四年，真授拱州刺史。元帥梁王宗弼承制超武義將軍，改知曹州。有書生投書于碩，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碩延之上座，謝曰："使碩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以故嘉之。遷鄭州防禦使，尋改通州。

天德二年，充陝西路轉運使。碩以陝右邊荒，種藝不過麻、粟、蕎麥，賦入甚薄，市井交易惟川絹、乾薑，商賈不通，酒稅之入耗減，請視汴京、燕京例給交鈔通行。而鞏、會、德順道路多險，鹽引斤數太重，請一引分作三四，以從輕便。朝廷皆

毛碩字仲權，甘陵人。宋代末年，在子弟中考試騎馬射箭，毛碩中選，選調高陽關路安撫司準備差使。不久徵召爲河間縣尉，再召爲兵馬都監。宗望的軍隊到來，毛碩率本部軍兵迎降。齊國建立，由淮東路第一副將提升爲知滑州。劉麟攻宋，充行營中軍統制軍馬。天眷年間，歷任汴京路、山東西路兵馬都監。皇統元年，代理知拱州。宋將張俊占據亳州，於是柘城酒監房人傑反叛來響應張俊，毛碩出兵討伐他們。到達柘城，親自敲開城門，呼喚老年人來告諭他們。縣人捆起房人傑投降。毛碩直接進入縣衙，召集百姓安慰他們，衆人都感動歡喜，刻石碑記下這件事。皇統四年，正式任命爲拱州刺史。元帥梁王宗弼根據制詔越級升任他爲武義將軍，改知曹州。有書生致書於毛碩，言辭有譏諷誹謗之嫌，僚屬們都不能忍受。毛碩把他請到上座，告謝說："如果我毛碩常常聽到這樣的話，或許能少犯過錯。"士人評論因此贊賞他。升遷鄭州防禦使，不久改任通州防禦使。

天德二年，充任陝西路轉運使。毛碩因陝右是邊荒之地，播種的不過是麻、粟、蕎麥，租賦收入很少，民間交易衹有四川絹綢、乾薑，商人不來往，酒税的收入減少，請求比照汴京、燕京的先例，供給交鈔流通。而鞏、會、德順道路多險峻，一引鹽數量太重，請求將一引分成三四引，以使其輕便。朝廷都同意了。秦州糧倉中糧

從之。秦州倉粟陳積，而百姓有支移者，止就本州折納其直，公私便之。改河東南路轉運使。上言："頃者，定立商酒課，不量土產厚薄、户口多寡及今昔物價之增耗，一概理責之，故監官被繫，失身破家，折傭逃竄。或爲奸吏盜有實錢，而以賒券輸官，故河東有積負至四百餘萬貫，公私苦之。請自今禁約酒官，不得折准賒貸，惟許收用實錢，則官民俱便。"至今行之。秩滿，除南京路都轉運使。

食陳積，而百姓有換易糧食的，衹在本州折交糧錢，公私兩便。改河東南路轉運使。上奏說："近來，訂立賣酒課税，不管當地物産豐厚微薄、户口多少以及今昔物價的變化，一律清理徵收，因此監官被囚禁，家破亡身，折價變賣，逃竄他方。有的被奸吏盜走現錢，而把債券交給官府，因此河東有累計欠税達四百多萬貫，官府私家都深感痛苦。請求從今以後約束酒官，不得折價賒貸，衹許收用實錢，那麽官民兩便。"這一方法至今仍然實行。任滿，除官南京路都轉運使。

大定六年，致仕，卒于家。碩文雅好事，性謹飭，每見古人行事有益於時者，常書置座右，以爲莅官之戒云。

大定六年，退休，死在家中。毛碩文雅喜好事功，性格謹慎，每當讀到古人有益於時的事迹，常常抄來置於座右，作爲做官的警戒。

李上達

李上達字達道，曹州濟陰人。在宋時以廕補官，累東平府司户參軍。撻懶取東平，上達給軍須，號辦治。齊國建，爲吏部員外郎，攝户部事。劉豫行什一之法，樂歲輸多，歉歲寡取之，蓋古人助法也。收斂之時，蓄積蓋藏，民或不以實輸官，官亦不肯盡信，於是告訐起而獄訟繁，公私苦之。上達論其弊，豫改定爲五等之制。

李上達字達道，曹州濟陰人。在宋代時以恩廕補官，積官至東平府司户參軍。撻懶奪取東平，李上達供給軍需，號稱辦理得很好。齊國建立，任吏部員外郎，代理户部事。劉豫推行什一税法，豐年多交，歉收年少取，這是古代的助法。徵收之時，儲藏隱瞞，有的百姓不如實交納官府，官府也不肯全部相信他們，因此訴訟興起、案件繁多，官府私家深感痛苦。李上達論説弊端，劉豫改爲五等制。

齊國廢，以河南與宋人，上達隨地入宋。宗弼復取河南，上達爲同知大名尹，按察陝西、河南。是時，關、陝、蒲、解、汝、蔡民饑，上達輒以便宜發倉粟賑百姓。累遷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上達到官再期，比舊增三十餘萬貫。户部以其法頒之鄰路。上達長於吏事，能治繁劇，猾吏不能欺，所至稱之。卒官，年六十一。

齊國被廢除，把河南交給宋人，李上達隨土地入宋。宗弼又攻取河南，李上達任同知大名尹，巡察陝西、河南。這時，關、陝、蒲、解、汝、蔡各州的百姓鬧饑荒，李上達根據實際情況行事，開糧倉賑濟百姓。多次升遷至知山東西路轉運使。李上達到官兩年，比以前增加三十多萬貫。户部把他的方法頒布於鄰路。李上達擅長官吏政事，能够治理繁難大州郡，奸猾的官吏也不能欺騙他，所到之處百姓稱贊。死在任上，年六十一歲。

曹望之

曹望之字景蕭，其先臨潢人，遼

曹望之字景蕭，他的祖先是臨潢人，遼代末

季移家宣德。天會間，以秀民子選充女直字學生。年十四，業成，除西京教授。爲元帥府書令史，補正令史，轉行臺省令史。録教授資，補修武校尉，除右司都事。吏部侍郎田瑴素薄望之，望之願交不肯納，遂與蔡松年、許霖構致黨獄。改行臺吏部員外郎。

海陵爲相，嘗以書致其私，望之不從。天德元年，調同知石州軍州事，坐事免。丁母憂，久之，除絳陽軍節度副使，入爲户部員外郎。詔買牛萬頭給按出虎八猛安徙居南京者，望之主給之。撒八反，轉致甲仗八萬自洺州輸燕子城。運米八十萬斛由蔡水入淮，饋伐宋諸軍，期以一日。望之如期集事。進本部郎中，特賜進士及第。

大定初，討窩斡，望之主軍食，給與有節，凡省糧三十萬石，省銼草五十萬石。帥府以捷入告，議者欲遂罷轉輸，望之以爲元惡未誅，不可弛備。既而大軍追討，果賴以濟。以勞進一階，兼同修國史。請於大鹽濼設官榷鹽，聽民以米貿易，民成聚落，可以固邊圉，其利無窮。從之，其後凡貯米二十餘萬石。及東北路歲饑，賴以濟者不可勝數。

三年，上曰："自正隆兵興，農桑失業，猛安謀克屯田多不如法。"詔遣户部侍郎魏子平、大興少尹同知中都轉運事李滌、禮部侍郎李愿、禮部郎中移剌道、户部員外郎完顏兀古出、監察御史夾谷阿里補及望之分道勸農，廉問職官臧否。望之還言，乞汰諸路胥吏，可減其半。詔胥吏如故。於是始禁用貼書云。遷本部侍郎，領覆實繕修大内財用，費用大省。復以勞進階，上召見諭勉之。

遷家到宣德。天會年間，作爲良民子弟被選充女真字學生。年十四歲，完成學業，授西京教授。任元帥府書令史，補正令史，轉行臺省令史。敘録教授資歷，補官修武校尉，授右司都事。吏部侍郎田瑴歷來看不起曹望之，曹望之希望結交他而不肯接納，於是和蔡松年、許霖誣陷，成朋黨之獄。改行臺吏部員外郎。

海陵王擔任宰相，曾寫信表達私情，曹望之不從。天德元年，調任同知石州軍州事，因事被免職。爲母親守喪，過了很久，授絳陽軍節度副使，入朝任户部員外郎。詔令買牛一萬頭供給遷居南京的按出虎八猛安，曹望之主管供給他們。撒八反叛，輾轉從洺州送鎧甲兵器八萬到燕子城。從蔡水運米八十萬斛入淮，供給攻伐宋的諸軍，限一天完成。曹望之按期完成。升本部郎中，特賜進士及第。

大定初年，討伐窩斡，曹望之主管軍糧，供給有度，共節約糧食三十萬石，節約草料五十萬石。元帥府入朝報捷，議事的人想因此停止供給糧草，曹望之認爲首惡未除，不可放鬆守備。不久大軍追討窩斡，果然賴以成功。因功勞升一階，兼同修國史。請求在大鹽濼設官專賣鹽，准許百姓用米交易，百姓結成村落，可以鞏固邊地，利益無窮。同意了。後來共貯米二十多萬石。到東北路鬧饑荒時，靠此存活的人不可勝數。

大定三年，皇上説："自從正隆兵興以來，農家失業，猛安謀克屯田多不依照法令。"下詔派遣户部侍郎魏子平、大興少尹同知中都轉運事李滌、禮部侍郎李愿、禮部郎中移剌道、户部員外郎完顏兀古出、監察御史夾谷阿里補及曹望之分道鼓勵農業生産，考察在職官吏政績好壞。曹望之返回上言，請求裁減各路吏員，可裁減一半。詔令吏員數目依舊。從這時開始禁止用貼書。升任本部侍郎，主管核實修繕皇宫財用，節約很多費用。又因功勞進官階，皇上召見勉勵他。

望之家奴袁一言涉妖妄，大興府鞫治。望之恐，使户部令史劉公輔問其事于大興少尹王全，全具其事語公輔，公輔以語望之。御史臺劾奏劉公輔言泄獄情。上曰："妖妄之言，交相傳説何也?"於是，望之决杖一百，王全杖八十，劉公輔杖一百五十、除名。

曹望之的家奴袁一言語妖妄，大興府審理他。曹望之害怕，派户部令史劉公輔向大興少尹王全詢問這事，王全把事情詳細告訴劉公輔，劉公輔告訴了曹望之。御史臺彈劾上奏説劉公輔泄露案情。皇上説："妖妄之言，被互相傳來傳去這是爲什麽?"因此，曹望之受杖刑一百，王全受杖刑八十，劉公輔受杖刑一百五十、除名。

頃之，運河堙塞，世宗出郊見之，問其故。主者奏曰："户部不肯經畫，歲久以致如此。"上責望之曰："有水運不浚治，乃用陸運，煩費民力，罪在汝等，其往治之。"尚書省奏當用夫役數萬人。上曰："方春耕作，不可勞民。以宫籍監户及摘東宫、諸王人從充役，若不足即以五百里内軍夫補之。"

不久，運河堵塞，世宗出郊外發現，詢問緣故。主管的人上奏説："户部不願籌劃經管，時間長了以致如此。"皇上責備曹望之説："有水運却不疏通治理，反而用陸運，耗費民力，罪責在你們，前往治理。"尚書省奏要用役工數萬人。皇上説："眼下正值春耕，不可勞民。用宫籍監户及抽調東宫、諸王隨從人員充當役夫，如不足就用五百里内的軍夫補充。"

《太宗實録》成，監修國史紇石烈良弼賜金帶一、重綵二十端。同修國史張景仁、劉仲淵、望之皆賜銀幣有差。望之嘆賞薄，謂人曰："栽花接木乃加爵命，勤勞者不遷官。"無何，張景仁遷翰林學士，望之又曰："止與他人便遣，獨不及我哉。"世宗聞之，出望之德州防禦使，謂之曰："汝爲人能幹而心不忠實。朕前往安州春水，人言汝無事君之義。朕敕臣下，有過即當諫争。汝但面從，退則謗議，此不忠不孝也。汝自五品起遷四品，《太宗皇帝實録》成，優賜銀幣，不思盡心竭力，惟官賞是覬。今出汝於外，宜改心滌慮。不然，則身亦莫保。"望之到德州，有惠政，百姓爲立生祠。改同知西京留守事。上書論便宜事：

《太宗實録》修成，賜給監修國史紇石烈良弼金帶一條、重綵二十匹。分别賜給同修國史張景仁、劉仲淵、曹望之銀帛。曹望之感嘆賞賜太少，對人説："栽花接木的人就加封爵，辛勤勞作的却不能升官。"不久，張景仁遷翰林學士，曹望之又説："衹給别人好的差遣，惟獨恩不及我。"世宗聽説後，讓曹望之出任德州防禦使，對他説："你能幹但不忠實。我前往安州春水，人們説你没有事奉君主的節義。我詔令臣下説，我如有過失就應當諫阻。你却衹是當面服從，退下就毁謗非議，這是不忠不孝。你從五品升遷至四品，《太宗皇帝實録》修成後，賜給你大量銀、帛，你不考慮盡心盡力，衹是一意覬覦官賞。現在讓你出任外職，你應當洗心革面。不然，就連性命也難保。"曹望之到德州，爲政有惠愛，百姓爲他建立生祠。改任同知西京留守事。上書奏論政事：

其一，論山東、河北猛安謀克與百姓雜處，民多失業。陳、蔡、汝、潁之間土廣人稀，宜徙百姓以實其處，復數年之賦以安

其一，論山東、河北猛安謀克和百姓混雜居處，很多百姓喪失家業。陳、蔡、汝、潁之間地廣人稀，應遷移百姓來充實其地，免收幾年的賦税使百姓安定。對逃亡在外和

輯之。百姓亡命及避役軍中者，閲實其人，使還本貫。或編近縣以為客户，或留為佃户者，亦籍其姓名。州縣與猛安事干涉者無相黨匿，庶幾軍民協和，盜賊弭息。

其二，論薦舉之法虚文無實。宰相拔擢及其所識，不及其所不識。内外官所舉亦輒不用，或指以為朋黨，遂不敢復舉。宜令宰執歲舉三品二人，御史大夫以下内外官終秩舉二人，自此以下以品殺為差等。終秩不舉者遇轉官勒不遷，三品者削後任俸三月。其舉者已改除，吏部以類品第，季而上之。三品闕則於類第四品中補授，四品五品以下視此為差。其待以不次者，宰執具才行功實以聞。舉當否罪當如律。廉介之士老於令幕無舉主者、七考無贓私罪者，准朝官三考勞叙。吏部每季圖上外路職官姓名，路為一圖，大書贓污者於其名下，使知畏慎。外任五品以上官改除，令代之者具功過以聞。年六十以上者，終更赴調，有司察其視聽精力，老疾不堪釐務，給以半禄罷遣。

其三，論守邊將帥及沿邊州縣官漁剥軍民，擅興力役，宜歲遣監察御史周行察之。邊部有訟，招討司無得輒遣白身人徵斷，宜於省部有出身女直、契丹人及縣令丞簿中擇廉能者，因其風俗，略定科條，務為簡易。徵斷羊馬入官籍數，如邊部遇饑饉，即以此賑給之。招討及都監視事，宜限邊部饋送駝馬。招討司女直人户或擷野菜以濟艱食，

逃避軍役的百姓，核實這些人，就讓他們返回原籍。或編在近縣作客户，或留作佃户的人，也登記他們的姓名。州縣和猛安有相關涉的事不要相互偏袒隱瞞，這樣能使軍民和睦，盜賊平息。

其二，論薦舉法有空文而無實。宰相祇提升他所認識的人，不提升他所不認識的人。對内廷、外任官舉薦的人選也動輒不被任用，或指斥爲朋黨，於是不敢再舉薦。應當下令宰執每年推舉三品官二人。御史大夫以下朝内、外任官任期滿時舉薦二人，自此以下按品次減少。任滿不舉薦的人轉官時不予升遷，三品官削後任俸禄三個月。被舉薦的人已經改官，吏部按品次分類，每季上報。三品官缺員就在第四品類中補授，四品五品以下按此標準順次補充。對那些越級晋升的人，宰執把他的才幹德行功績如實上報。薦舉不當，應當依法定罪。老於幕僚没有舉主的廉潔耿介之士、七次考核没有贓私罪的官員，按照在朝官三考勞績叙遷。吏部每季用地區上報外路在職官吏姓名，每一路爲一地區，用大字書寫贓污者的姓名於其名字之下，讓他們知道畏懼謹慎。外任五品以上官改官，命令替代的人詳細開列其功過上報。對六十歲以上的官員，任滿改任，有關官府考察他們的視力聽力精神，老病不堪任事的，發給一半俸禄罷免遣回。

其三，論守邊將帥和沿邊州縣官吏盤剥軍民，擅自興起工役，應每年派監察御史巡行考察。邊境部族如有訴訟，招討司不得隨便派遣没有功名的人前去聽斷，應在省部中有功名的女真、契丹人及在縣令、縣丞、主簿中，挑選廉潔能幹的人，根據當地風俗，制定條款，務從簡易。裁決没收入官府的羊馬要登記數目，如果遇上邊境部族饑荒，就用這些羊馬賑濟他們。招討和都監視察公務，應當限制邊境部族贈送駱駝馬匹。招討司女真人户有的采野菜來接濟饑荒，而原屬

而軍中舊籍馬死則一村均錢補買，往往鬻妻子、賣耕牛以備之。臣恐數年之後邊防困弊，臨時賑濟，費財十倍而無益，早爲之所，則財用省而邊備實矣。官給軍箭用盡，則市以補之，皆朽鈍不堪用，可每歲給官箭一分，以補其闕。邊民闕食給米，地遠負重，往往就倉賤賣而去，可計口支錢，則公私兩便。陝西正副，宜如猛安謀克用土人一員，隊將亦宜參用土人，久居其任。增弓箭田，復其賦役。以廉吏爲提舉，舉察總管府以下官。農隙校閱，以嚴武備。則太平之時有經略之制矣。

又論六鹽場用人，宜令户部公議辟舉。

論漕運，先計河倉見在幾何，通州容受幾何，京師歲費幾何。今近河州縣歲税或六七萬石，小民有入資之費，富室收轉輸之利，宜計實數以科税入。

論民間私錢苦惡，宜以官錢五百易私錢千，期以一月易之，過期以銷錢法坐之。

論州府力役錢物，户部頒印署白簿，使盡書之，以俟審閲，有畏避不書者坐之。

論工部營造調發，妨民生業。諸路射糧軍約量人數，習武藝，期以三年成，以息調民。

書奏，多見采納。以本官行六部事於北邊，召拜户部尚書。上數之曰："汝前爲侍郎以不忠外補，頗能練習錢穀，故任以尚書之重，宜改前非，以圖新效也。"

是時，户部尚書高德基坐高估俸粟責降，世宗念望之吝出納或懲德基

軍中的馬死了就要一村攤錢補買，人户常常出賣妻子兒女、出賣耕牛來準備馬錢。我擔心幾年之後邊防困敝，如果臨時賑濟，花費十倍的錢財而無效益，如果早作打算，那麽就財用節省而邊備充實了。官府供給軍隊的箭用完了，就買來補充，却都是些朽壞銹鈍不能使用的箭，可以每年供給官箭一分，以補充不足。邊民缺糧配給糧米，地遠糧重，邊民往往就在糧倉前把米賤賣離去，可以按人口支給錢，那就公私兩便。陝西正、副將官，應像猛安謀克任用一名當地人，隊將也應參用當地人，長期任職。增加弓箭田，免除賦役。以廉潔的官吏任提舉，監察總管府以下官吏。農閑時練兵，以加强武備。這樣太平的時代就有經略的制度了。

又論六鹽場用人，應命令户部公議徵召薦舉。

論漕運，先統計運河倉庫現有多少，通州能容納多少，京師每年花費多少。現今靠近黄河的州縣每年賦税有的達六七萬石，百姓有交税的費用，富家收取轉運的利益，應當就實數來確定賦税的收入總數。

論民間私錢質地粗劣，應以官錢五百换私錢一千，限期一月换完，過期按銷錢法治罪。

論州府力役錢物，户部頒發蓋有印鑒的白賬簿，使州、府全數記録，以備審察核實，有畏避不登記者治罪。

論工部營造調發役夫，妨害百姓生産。各路射糧軍估量人數，練習武藝，限定三年完成，以停止調發百姓。

上書奏報，很多意見都被采納。以本官往北邊行六部事，召拜爲户部尚書。皇上對他説："你以前任侍郎因爲不忠纔補外任，能熟練處理錢穀，因此把尚書的要職交給你，你應痛改前非，以求新功。"

這時，户部尚書高德基因爲高估俸糧被貶降官，世宗擔心曹望之會吝惜錢財或鑒於高德基的

也，既出，使人諭之曰："勿以高德基下粟直，要在平估而已。"十五年新宫成，世宗幸新宫，敕望之曰："新宫中所須，毋取于民間也。"有良民夫婦質身於東京留守完顏彀英家，期終而不遣，尚書省下東京鞫治。望之言彀英爲留守，其同官必且阿徇，不肯窮竟，當移他州。

望之久習事，有治錢穀名，性剛愎，頗沾沾自露，希覬執政。而刑部尚書梁肅自詳問宋國使還，世宗嘗欲以爲執政，久而未用，亦頗衒耀求進。世宗謂左丞相紇石烈良弼曰："曹望之、梁肅急於見知，涉於躁進。"遂出梁肅爲濟南尹。數年，乃召拜參知政事。而望之終於户部尚書，年五十六。世宗惜其未及用，賜錢三千貫，敕使致祭，賻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絹二百匹，以其子淵爲奉御，澤爲筆硯承奉。

其後，尚輦局舉出身人年六十餘可以臨事，世宗曰："豈爲此輩惜官邪，但此輩專以盗取官錢爲謀生計，不可用也。"由是欲更改監臨格式，以問户部尚書劉瑋。瑋恐監官謗己，不肯實對。世宗因思望之，嘆曰："不如望之之敢行也。"

望之初不學，及貴，稍知讀書，遂刻苦自致，有詩集三十卷。

緣故，出朝後，派人告諭他説："不要因高德基而降低糧食價格，關鍵在於公平估價罷了。"十五年新宫落成，世宗到新宫，敕令曹望之説："新宫所需，不要向民間索取。"有良民夫婦賣身於東京留守完顏彀英家，到期而不遣送他們，尚書省交給東京審治。曹望之説完顏彀英是留守，他的同僚必將徇私，不肯徹底追究，應當移交别的州。

曹望之長期諳練政事，有治理錢糧的名聲，性格剛愎自用，很是沾沾自喜，窺視執政大權。而刑部尚書梁肅自任詳問宋國使返回後，世宗曾想任他爲執政，但很久没有任用，也很炫耀求進。世宗對左丞相紇石烈良弼説："曹望之、梁肅急於被人知道，有急躁冒進之嫌。"於是派梁肅出爲濟南尹。幾年後，纔召拜爲參知政事。而曹望之死於户部尚書任上，年五十六歲。世宗惋惜未及重用他，賜錢三千貫，派使臣祭奠，贈給助辦喪事的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絹二百匹，任命他的兒子曹淵爲奉御，曹澤爲筆硯承奉。

後來，尚輦局推舉六十多歲科舉出身的人可以管事，世宗説："哪是爲這些人吝惜官位呢，衹是這些人專靠盗取官錢爲謀生計，不可任用。"因此想更改監官任職令格，拿這事詢問户部尚書劉瑋。劉瑋怕監官誹謗自己，不願説真話。世宗於是想起曹望之，感嘆説："不如曹望之敢説敢做。"

曹望之原來没有入過學，顯貴後，逐漸懂得讀書，於是刻苦自學，有詩集三十卷。

大懷貞

大懷貞字子正，遼陽人。皇統五年，除閤門祗候，三遷東上閤門使。丁母憂，起復符寶郎，累官右宣徽使。正隆伐宋，爲武勝軍都總管。

大定二年，除洺州防禦使兼押軍萬户，改沂州，再遷彰國、安武軍節度使。縣尉獲盗，得一旗，上圖亢宿。詰之，有謀叛狀，株連幾萬人。懷貞當以亂民之刑，請誅其首亂者十

大懷貞字子正，是遼陽人。皇統五年，授閤門祗候，三次升遷至東上閤門使。爲母親守喪，喪期未滿起任符寶郎，積官至右宣徽使。正隆年間攻宋，任武勝軍都總管。

大定二年，授洺州防禦使兼押軍萬户，改官沂州，兩次升爲彰國、安武軍節度使。縣尉抓獲盗賊，得到一面旗，上面畫着亢宿。審問他們，有謀反的情況，株連近萬人。大懷貞以亂民的刑法判罪，請誅殺爲首作亂的十八人，其餘的都釋

八人，餘皆釋之。嘗以私忌飯僧數人，就中一僧異常，懷貞問曰："汝何許人也?"對曰："山西人。"復問"曾爲盜殺人否?"對曰："無之。"後三日詰盜，果引此僧，皆服其明察。改興中尹。錦州富民蕭鶴壽塗中殺人，匿府少尹家，有司捕不得，懷貞以計取之，置於法。改彰德軍節度使，卒。

放了。曾因私家忌辰給幾個僧人施捨齋飯，其中一個僧人不同常人，大懷貞問道："你是哪裏人?"回答說："是山西人。"又問"曾做盜賊殺人嗎?"回答説："没有。"三天後審問盜賊，果然引出這個僧人，人們都佩服他的明察。改任興中尹。錦州富人蕭鶴壽在途中殺人，藏在府少尹家，有關官府抓不到，大懷貞設計抓到他，依法處置。改任彰德軍節度使，去世。

盧孝儉

盧孝儉，宣德州人。登天眷二年第，調憲州軍事判官，補尚書省令史，累官太原少尹。大定二年，陝西用兵，尚書省發本路税粟赴平凉充軍實，期甚嚴迫。孝儉輒易以金帛，馳至平凉，用省而不失期，并人稱之。用廉，進官二階，遷同知廣寧尹。廣寧大饑，民多流亡失業，乃借僧粟，留其一歲之用，使平其價市與貧民，既以救民，僧亦獲利。累遷山東東路轉運使。

盧孝儉，宣德州人。考中天眷二年進士，調任憲州軍事判官，補尚書省令史，積官至太原少尹。大定二年，陝西用兵，尚書省調發本路税糧押赴平凉充軍需，期限很緊迫。盧孝儉就用金帛换糧，飛馳到平凉，花費少而不誤期，并人稱贊他。察廉，升官二階，升任同知廣寧尹。廣寧大饑荒，百姓大多逃亡失去生業，他於是借用僧糧，給僧人留下一年的用費，其餘的讓他們平價賣給貧民，既用來救了百姓，僧人也獲利。多次遷官至山東東路轉運使。

孝儉素褊躁，與同僚王公謹失歡。其子嘗私用官帑，孝儉不知也。既而改河北西路轉運使，公謹乃發其事。孝儉聞被逮，莫測所以，行至章丘，自縊死。

盧孝儉素來氣量狹小、性情急躁，和同僚王公謹關係不好。他的兒子曾私自耗用官帑幣藏，盧孝儉不知道。不久改任河北西路轉運使，王公謹於是揭發這件事。盧孝儉聽説兒子被捕，不知所以，走到章丘，上吊身亡。

盧庸

盧庸字子憲，薊州豐潤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唐州軍事判官，再調定平縣令。庸治舊堰，引涇水溉田，民賴其利。補尚書省令史，除南京轉運副使，改中都户籍判官。察廉，遷禮部主事，累官鳳翔治中。大安三年，徵陝西屯田軍衛中都，以庸簽三司事，主兵食。至潞州，放還屯田軍，庸改乾州刺史，入爲吏部郎中。

盧庸字子憲，是薊州豐潤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任唐州軍事判官，再調定平縣令。盧庸治理原有堤堰，引涇水灌田，百姓得利。補尚書省令史，授南京轉運副使，改任中都户籍判官。通過察廉，升任禮部主事，積官至鳳翔治中。大安三年，徵調陝西屯田軍守衛中都，任盧庸簽三司事，主管兵糧。到達潞州，放回屯田軍，盧庸改任乾州刺史，入朝任吏部郎中。

至寧元年，改陝西按察副使。夏人犯邊，庸繕治平凉城池，積芻粟，

至寧元年，改任陝西按察副使。夏人侵犯邊地，盧庸修治平凉城池，聚積糧草，集聚訓練士

圍結土兵爲備。十一月，夏人掠鎮戎，陷涇、邠，遂圍平凉。庸矢盡，募人取夏兵射城上箭以濟急用，出府庫賞有功者，人樂爲死，平凉賴以完。貞祐二年，庸移書陝西行省僕散端，大概謂慶陽、平凉、德順，陝西重地，長安以西邠爲厄塞，當重兵屯守。詔賞平凉功，庸進官四階，遷按察轉運使。

兵作防備。十一月，夏人攻掠鎮戎，攻陷涇州、邠州，於是包圍平凉。盧庸的箭用完了，招募人收取夏兵射在城上的箭以供急用，打開府庫獎賞有功的人，人們樂於爲他獻身，平凉賴以保全。貞祐二年，盧庸致書陝西行省僕散端，大概説慶陽、平凉、德順是陝西的重鎮，長安以西的地方，邠州爲狹隘要塞，應當用重兵屯守。下詔獎賞平凉戰功，盧庸進官四階，升遷按察轉運使。

三年，詔諸道按察司講究防秋，庸陳便宜曰："自鄜延至積石，雖多溝坂，無長河大山爲之屏蔽，恃弓箭手以禦侮，其人皆剛猛善鬥，熟于地利，夏人畏之。向者徙屯他所，夏人即時犯邊，此近年深患也。人情樂土，且耕且戰，緩急將自奮。"又曰："防秋之際，宜先清野。"又曰："掌軍之官不宜臨時易代，兵家所忌，將非其人，屢代何益？"無何，有言庸老不勝任者，即罷之。

至寧三年，詔令各道按察司檢查講論秋季北方防禦事務，盧庸陳述防秋措施説："從鄜延到積石，雖然有很多山溝坡坂，但無高山大河作爲屏障，靠弓箭手抵禦外侮，那些人都剛烈勇猛善鬥，熟悉地形，夏人懼怕他們。以前他們移居别處，夏人趁機侵犯邊地，這是近年來的大患。喜歡本土是人之常情，一面耕種，一面作戰，緊急時他們自會奮起。"又説："秋防之際，應首先清理原野。"又説："掌管軍兵的將官不宜臨時更换，這是兵家忌諱的，將領用人不當，多次代换又有什麽用處？"不久，有人説盧庸年老不堪用，就罷免了他。

未幾，改定海軍節度使，山東亂，不能赴，按察司劾之，當奪兩官，審理官直之。庸以病請求醫藥，遂致仕。興定三年，卒。

不久，改任定海軍節度使，山東動亂，不能赴任，按察司彈劾他，應當削奪兩級官，審理官爲他申説。盧庸因病請求醫藥，於是退休。興定三年，去世。

李偲

李偲字子友，定州安喜人。中天眷二年進士，調遼山簿，累官户部主事。丁母憂，起復舊職，除同知河東南路轉運使事。大定初，改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僕散忠義行省事於汴京，奏偲幕府，世宗曰："李偲方治京畿漕事，行省可他選也。"三年，權知登聞檢院，再遷户部侍郎，上曰："户部，財用出入，朕難其人。卿非舊勞，資叙尚淺，勿以秩滿例升三品，因循歲月，若不自勉，必不汝貸。"偲每朝會與高德基屏人私語。上聞而怪之，問右丞石琚曰："李偲

李偲字子友，定州安喜人。考中天眷二年進士，調任遼山主簿，積官至户部主事。爲母親守喪，喪期未滿起任舊職，授同知河東南路轉運使事。大定初年，改任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僕散忠義在汴京行尚書省事，奏請召李偲到幕府，世宗説："李偲正治理京郊漕運事，行省可另選人。"大定三年，代理知登聞檢院，兩次升遷至户部侍郎，皇上説："户部，掌管財用出入，我很難選人。你不是有功勞的舊臣，資歷也淺，不要以爲任期滿按規定升爲三品官，就因循延續歲月，如果你不自我勉勵，一定不會寬恕你。"李偲每次朝會都和高德基斥退身邊的人密談。皇上聽説後感到奇怪，問右丞石琚説："李偲究竟

果何如人？”琚曰：“亦幹事吏耳。”改同知北京留守、沂州防禦使。

沂南邊郡，户部符借民閑田，種禾取藁秸，備警急用度。偲曰：“如此則農民失業。”具奏止之。轉運司牒郡輸粟朐山，調急夫數萬人，是時久雨泥濘，輓運不能前進。偲遣吏往朐山刺取其官廩，見儲糧數可支半歲，即具其事牒運司，請緩期，毋自困百姓。先是，郡縣街陌間聽民作廛舍，取其僦直。至是，罷收僦直，廛舍一切撤毀。他郡奉承號令，督百姓必盡撤去，使街陌繩齊矢棘如初時然後止。偲獨教民撤治前却不齊一者三五所，使巷道端正即已，民便之。改陝西西路轉運使，卒。

贊曰：毛碩、李上達、曹望之、李偲之流，皆金之能吏也。望之悻悻然以求大用，君子無取焉。

是怎樣一個人？”石琚說：“也是一個能幹事的官吏。”改同知北京留守、沂州防禦使。

沂是南部邊郡，户部頒文要借老百姓的閑田，種植水稻收秸秆，備緊急時調用。李偲說：“像這樣做，農民就會喪失生業。”上奏制止這件事。轉運司下公文給各郡命令運糧到朐山，緊急調役夫數萬人，這時長久下雨，道路泥濘，運糧車不能前進。李偲派官吏去朐山探取官糧數量，見儲存之糧可用半年，就把情況詳細報告牒運司，請求緩期運糧，不要困擾百姓。這之前，郡縣大街小巷任百姓修建房屋，官府收取租金。到這時，停收租金，拆毀一切房舍。別的郡迎合命令，催督百姓必須全部拆除房屋，讓街巷像箭矢、墨繩一樣直，整齊如初纔作罷。惟獨李偲衹令拆除伸於前不整齊的房屋三五處，讓街巷端正就算了，百姓以爲便利。改任陝西西路轉運使，去世。

贊曰：毛碩、李上達、曹望之、李偲之類，都是金代能幹的官吏。曹望之憤憤然希求受到重用，君子不贊賞他。

徒單克寧

徒單克寧本名習顯，其先金源縣人，徙居比古土之地，後徙置猛安于山東，遂占籍萊州。父況者，官至汾陽軍節度使。

克寧資質渾厚，寡言笑，善騎射，有勇略，通女直、契丹字。左丞相希尹，克寧母舅。熙宗問希尹表戚中誰可侍衛者，希尹奏曰：“習顯可用。”以為符寶祗候。是時，悼后干政，后弟裴滿忽土侮克寧，克寧毆之。明日，忽土以告悼后，后曰：“習顯剛直，必汝之過也。”已而，充護衛，轉符寶郎，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改忠順軍節度使。

克寧娶宗幹女嘉祥縣主，同母兄蒲甲判大宗正事，海陵心忌之，出為

徒單克寧原名習顯，他的祖先是金源縣人，遷居到比古土，後來遷移猛安到山東，於是籍貫成了萊州。父親況者，官做到汾陽軍節度使。

徒單克寧資質渾厚，少言笑，善於騎馬射箭，有勇力謀略，精通女真、契丹文字。左丞相希尹，是徒單克寧的母舅。熙宗問希尹他的外表親中誰可做侍衛，希尹奏報說：“習顯可用。”任徒單克寧爲符寶祗候。這時，悼后干預朝政，皇后弟弟裴滿忽土侮辱徒單克寧，徒單克寧毆打他。第二天，裴滿忽土告訴了悼后，悼后說：“習顯剛方正直，一定是你的錯。”不久，任護衛，轉符寶郎，升任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改任忠順軍節度使。

徒單克寧娶宗幹的女兒嘉祥縣主，縣主同母兄蒲甲判大宗正事，海陵王内心忌恨他，出任西

西京留守，構致其罪誅之，因降克寧知滕陽軍。歷宿州防禦使、胡里改路節度使、曷懶路兵馬都總管。

大定初，詔克寧以本路兵會東京。遷左翼都統。詔與廣寧尹僕散渾坦、同知廣寧尹完顏巖雅、肇州防禦使唐括烏也，從右副元帥完顏謀衍討契丹窩斡，趨濟州。謀衍用契丹降吏糺者計策襲賊輜重，克寧與紇石烈志寧為殿，與賊遇于長濼。謀衍使伏兵于左翼之側。賊二萬餘躡吾後，又以騎四百餘突出左翼伏兵之間，欲繞出陣後攻我。克寧與善射二十餘人拒之。衆曰："賊衆我寡，不若與伏兵合擊，或與大軍相依，可以萬全。"克寧曰："不可。若賊出陣後，則前後夾擊，我敗矣，大軍不可俟也。"於是奮擊，賊乃却。左翼萬户襄與大軍合擊之，賊遂敗，追奔十餘里，二年四月一日也。越九日，復追及賊于霿𩅽河。左翼軍先與賊戰，克寧以騎二千追掩十五里，賊迫澗不得亟渡，殺傷甚衆。賊收軍返旆，大軍尚未至，克寧令軍士下馬射賊，賊遂引而南。

是時，窩斡已再北，元帥謀衍利鹵掠，駐師白濼。世宗訝其持久，遣問之。謀衍曰："賊騎壯，我騎弱，此少駐所以完養馬力也。不然，非益萬騎不可勝。"克寧奮然而言曰："吾馬固不少，但帥不得人耳。其意常利虜掠，賊至則引避，賊去則緩隨之，故賊常得善牧，而我常拾其蹂踐之餘，此吾馬所以弱也。今誠能更置良帥，雖不益兵，可以有功。不然，騎雖十倍，未見其利也。"朝廷知其議，召還謀衍，以平章政事僕散忠義兼右副元帥。師將發，賊聲言乞降。克寧曰："賊初困蹙，且無降意，所以揚

京留守，羅織罪名殺了他，於是降徒單克寧知滕陽軍。歷任宿州防禦使、胡里改路節度使、曷懶路兵馬都總管。

大定初年，詔令徒單克寧率本路兵在東京會師。升左翼都統。詔令他和廣寧尹僕散渾坦、同知廣寧尹完顏巖雅、肇州防禦使唐括烏也，跟隨右副元帥完顏謀衍討伐契丹窩斡，奔赴濟州。完顏謀衍采用契丹降吏糺者的計策襲擊賊軍的軍需，徒單克寧和紇石烈志寧殿後，和賊軍在長濼相遇。完顏謀衍派兵埋伏在左翼側面。賊軍二萬多人跟在我軍後面，又用四百多騎兵急速衝出在左翼伏兵之間，想從陣地後面繞出攻擊我軍。徒單克寧和善於射箭的二十多人抵抗。衆人説："賊多我少，不如與伏兵合力攻擊，或者和大軍相靠攏，可以萬無一失。"徒單克寧説："不行。如果賊軍從陣後出擊，就會前後夾擊我們，我們就敗了，不能等大軍到來。"於是奮擊賊軍，賊軍退却。左翼萬户完顏襄和大軍合擊賊軍，賊軍於是被打敗，追擊十多里，這天是大定二年四月一日。過了九天，又在霿𩅽河追上賊軍。左翼軍先和賊軍交戰，徒單克寧率騎兵二千人追擊十五里，賊軍到山澗邊不能迅速渡過，死傷很多。賊軍收兵返回，大軍還没到，徒單克寧命令軍士下馬射賊，賊軍於是引兵南去。

這時，窩斡已兩次戰敗，元帥完顏謀衍貪圖劫掠，駐軍於白濼。世宗對他駐軍太久感到驚訝，派人問他。完顏謀衍説："賊軍馬壯，我軍馬弱，短暫駐軍是爲了調養馬力。要不然，非增加一萬騎兵不能取勝。"徒單克寧奮然説："我軍馬匹本不少，衹是將帥不得其人罷了。完顏謀衍常貪圖擄掠，賊軍到了就退避，賊軍離去就緩緩跟隨，因此賊軍常常得到好的牧地，而我軍常撿賊軍踐踏剩下的牧地，這是我軍馬弱的原因。現在如果真能更换良帥，即使不增兵，也可以建立戰功。不然，即使增加十倍的騎兵，也見不到好處。"朝廷獲知他的建議，召回完顏謀衍，任平章政事僕散忠義兼右副元帥。軍隊將要出發，賊軍聲言求降。徒單克寧説："賊軍本來困厄迫促，

言者，是欲緩吾師期也。不若攻其未備，賊若挫衄，則其降必速。如其不降，乘其怠而急擊之，可一戰而定也。”忠義以爲然，乃與克寧出中路，遂敗賊兵于羅不魯之地。賊奔七渡河，負險爲栅，克寧覘知賊栅之背其勢可上，乃潛師夜登，俯射之，大軍自下攻，賊潰，皆遁去。

并且没有投降的意願，之所以聲言求降，是要延誤我們的軍期。不如攻其不備，賊軍如果挫敗，那麽他們必會很快投降。如果他們不投降，趁他們鬆懈猛攻他們，可以一戰而定勝負。”僕散忠義認爲對，於是和徒單克寧從中路出兵，就在羅不魯打敗賊軍。賊軍逃奔到七渡河，依仗險要修築寨栅，徒單克寧偵察賊軍營寨背後的地形可以攀登，於是軍隊趁夜晚悄悄登上高地，俯射賊軍，大軍從下面進攻，賊軍潰散，都逃離了。

契丹平，克寧除太原尹。未閲月，宋吴璘侵陝右，元帥左都監徒單合喜乞益兵，遣克寧佩金牌駐軍平凉。詔合喜曰：“朕遣克寧參議軍事，此其智勇足敵萬人，不必益軍也。”克寧至，下令安輯，未幾，民皆完聚。

平定契丹後，徒單克寧任太原尹。不到一個月，宋吴璘侵犯陝右，元帥左都監徒單合喜請求增兵，派徒單克寧佩金牌駐軍於平凉。詔令徒單合喜説：“我派徒單克寧參議軍事，這人智謀武勇足以抵擋萬人，不必再增軍。”徒單克寧到後，下令安撫百姓，不久，百姓都聚集起來。

治兵伐宋，右丞相僕散忠義駐南京節制諸軍，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經略邊事，克寧改益都尹，兼山東路兵馬都總管、行軍都統。四年，元帥府欲遣左都監璋以兵四千由水路進，詔曰：“可付都統徒單習顯，仍益兵二千，擇良將副之。璋可經略山東。”於是，克寧出軍楚、泗之間，與宋將魏勝相拒于楚州之十八里口。魏勝取弊舟鑿其底，貫以大木，列植水中，别以船載巨石貫以鐵鎖，沉之水底，以塞十八里口及淮渡舟路。以步兵四萬人屯於淮渡南岸、運河之間。克寧使斜卯和尚選善游者没水，繫大繩植木上，數百人於岸上引繩曳一植木，皆拔出之，徹去沉船。進至淮口，宋兵來拒，隔水矢石俱發，斜卯和尚以竹編籬捍矢石，復拔去植木沉船，師遂入淮。與宋兵奪渡口，合戰數四，猛安長壽先行薄岸，水淺，先率勁卒數人涉水登岸，敗其津口兵五百人，餘衆皆濟。宋兵四百餘自清河口來，鎮國上將軍蒲察阿离合懣以步兵百人

練兵攻宋，右丞相僕散忠義駐南京指揮各軍，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掌管邊事，徒單克寧改任益都尹，兼山東路兵馬都總管、行軍都統。四年，元帥府準備派左都監完顔璋率兵四千由水路進軍，下詔説：“可交給都統徒單習顯，并增兵二千，選擇良將作副手。完顔璋可經營山東。”於是，徒單克寧出兵楚、泗之間，和宋將魏勝在楚州的十八里口相拒。魏勝把壞船鑿穿底，插上大木柱，排列在水中，另用船載巨石用鐵鎖鏈鎖上，沉到水底，用來堵塞十八里口和淮渡水道。用步兵四萬人屯駐淮渡南岸、運河之間。徒單克寧派斜卯和尚挑選善於游水的人没入水中，把大繩子拴在木柱上，數百人在岸上用繩拉一根木柱，都拔出來了，清除了沉船。前進到淮河口，宋兵來拒戰，隔着河箭石齊發，斜卯和尚用竹編籬笆抵擋箭石，又拔去水中的木柱、沉船，軍隊於是攻入淮河。和宋兵争奪渡口，多次交戰，猛安長壽先行靠岸，河水淺，先率强壯士兵幾人涉水登岸，打敗把守渡口的宋兵五百人，其餘的人都渡過來了。四百多宋兵從清河口趕來，鎮國上將軍蒲察阿离合懣率步兵一百人抵禦。徒單克寧自己和扎也銀术可五名騎兵先行六七里與宋兵交戰，銀术可衝鋒在前，奮力打敗宋兵。宋大軍結

禦之。克寧自與扎也銀朮可五騎先行六七里與戰，銀朮可先登，奮擊敗之。宋大兵整陣來拒，克寧麾兵前戰，自旦至午，宋兵敗，逾運河爲陣，餘衆數千皆走入營中。克寧使以火箭射其營舍，盡焚，逾河撤橋，與其大軍相會。隔水射之，宋兵不能爲陣。猛安鈔兀以六十騎擊宋騎兵千餘，不利，少却。克寧以猛安賽刺九十騎横擊之，宋兵大敗。追至楚州，射殺魏勝，遂取楚州及淮陰縣。是役也，賽刺功居多。是時，宋屢遣使請和，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約以世爲叔侄國，割還海、泗、唐、鄧四州。宋人尚遷延有請，及克寧取楚州，宋人乃大懼，一一如約。

成戰陣來戰，徒單克寧指揮軍隊前進作戰，從旦時到午時，宋兵戰敗，渡過運河爲陣，其餘的幾千人都逃入軍營中。徒單克寧派人用火箭射宋軍營舍，營舍全部燒毁，宋軍過河拆橋，與其大軍相會。隔水射擊宋軍，宋軍不能布陣。猛安鈔兀率六十名騎兵攻打宋騎兵一千多，不能取勝，稍稍退却。徒單克寧率猛安賽刺九十名騎兵攔腰攻擊宋軍，宋兵大敗。追到楚州，射殺魏勝，於是攻取楚州和淮陰縣。這一戰，賽刺功勞最多。這時，宋多次派遣使者求和，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與宋人訂約，世代爲叔侄之國，割還海、泗、唐、鄧四州。宋人還拖延有所請求，到徒單克寧攻取楚州後，宋人纔很恐懼，一一如約執行。

兵罷，改大名尹，歷河間、東平尹，召爲都點檢。十一年，從丞相志寧北伐，還師。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世宗置酒東宫，賜克寧金帶。明年，遷樞密副使，兼知大興府事，改太子太保，樞密副使如故。拜平章政事，封密國公。

罷兵後，改任大名尹，歷任河間、東平尹，召爲都點檢。十一年，隨丞相志寧北伐，回師。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世宗在東宫設酒，賜給徒單克寧金帶。第二年，升任樞密副使，兼知大興府事，改太子太保，依舊任樞密副使。拜爲平章政事，封密國公。

克寧女嫁爲瀋王永成妃，得罪，克寧不悦，求致仕，不許，罷爲東京留守。明年，上將復相克寧，改南京留守，兼河南統軍使。遣使者諭之曰："統軍使未嘗以留守兼之，此朕意也。可過京師入見。"克寧至京師，復拜平章政事，授世襲不扎土河猛安兼親管謀克。

徒單克寧的女兒嫁給瀋王永成爲妃，獲罪，徒單克寧不高興，請求辭官，不准許，罷職爲東京留守。第二年，皇上準備再讓徒單克寧做宰相，改南京留守，兼河南統軍使。派使者告諭他説："統軍使從來没有用留守兼任的，這是我的意思。可來京師入見。"徒單克寧到達京師，又拜爲平章政事，授世襲不扎土河猛安兼親管謀克。

世宗欲以制書親授克寧，主者不知上意，及克寧已受制，上謂克寧曰："此制朕欲親授與卿，誤授之於外也。"又曰："朕欲盡徙卿宗族在山東者居之近地，卿族多，官田少，無以盡給之。"乃選其最親者徙之。十九年，拜右丞相，徙封譚國公。克寧辭曰："臣無功，不明國家大事，更

世宗想將制書親自授給徒單克寧，主事者不知皇上的意圖，到徒單克寧已接受制書後，皇上對徒單克寧説："這道制書我原想親自授給你，不料又經過他人之手。"又説："我想把你在山東的宗族全部遷到近地，你的族人多，官田少，無法全部供給。"於是選最親近的遷移到京城。十九年，拜爲右丞相，改封譚國公。徒單克寧推辭説："我無功，不懂國家大事，擔當内外重任，

内外重任，當自愧。乞歸田里，以盡餘年。”上曰：“朕念衆人之功無出卿右者，卿愼重得大臣體，毋復多讓。”克寧出朝，上使徒單懷忠諭之曰：“凡人醉時醒時處事不同，卿今日親賓慶會，可一飲，過今日可勿飲也。”克寧頓首謝曰：“陛下念臣及此，臣之福也。”

克寧爲相，持正守大體，至於簿書期會，不屑屑然也。世宗嘗曰：“習顯在樞密，未嘗有過舉。”謂克寧曰：“宰相之職，進賢爲上。”克寧謝曰：“臣愚幸得備位宰輔，但不能明於知人，以此爲恨耳。”二十一年，左丞相守道爲尚書令，克寧爲左丞相，徙封定國公，懇求致仕。上曰：“汝立功立事，乃登相位，朝廷是賴，年雖及，未可去也。”後三日，與守道奏事，俱跪而請曰：“臣等齒髮皆衰，幸陛下賜以餘年。”上曰：“上相坐而論道，不惟其官惟其人，豈可屢改易之邪？”頃之，克寧改樞密使，而難其代。復以守道爲左丞相，虚尚書令位者數年，其重如此。未幾，以司徒兼樞密使。二十二年，詔賜今名。二十三年，克寧復以年老爲請。上曰：“卿昔在政府，勤勞夙夜，除卿樞密使亦可以優逸矣。朕念舊臣無幾人，萬一邊隅有警，選將帥，授方略，山川險要，兵道軍謀，舍卿誰可與共者？勉爲朕留！”克寧乃不敢復言。

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皇太子守國，詔左丞相守道與克寧俱留中都輔太子。上謂克寧曰：“朕巡省之後，萬一有事，卿必躬親之，毋忽細微，圖難於其易可也。”二十五年，左丞相守道賜宴北部，詔克寧行左丞相事。

要自我慚愧。請求放歸鄉間，以度餘年。”皇上説：“我考慮到衆人的功勞没有比得上你的，你謹慎穩重有大臣風度，不要再多推辭。”徒單克寧出朝，皇上派徒單懷忠告諭他説：“凡人醉時醒時處理事不同，你今天親朋慶會，可以暢飲一次，過了今天不可喝酒了。”徒單克寧叩頭告謝説：“陛下爲我考慮到這步，是我的福氣。”

徒單克寧任宰相，保持公正，遵守大體，至於簿籍公文往返小事，不斤斤計較。世宗曾説：“習顯在樞密，不曾有過失。”對徒單克寧説：“宰相的職責，進用賢人最重要。”徒單克寧告謝説：“我有幸得以置身宰輔，但不能明察人才，以此爲遺憾。”二十一年，左丞相守道任尚書令，徒單克寧任左丞相，改封定國公，懇求退休。皇上説：“你立功建業，纔登上相位，朝廷信賴你，年齡雖到了，不可離去。”三天後，和守道奏事，都跪下請求説：“我們都年老力衰，希望陛下賜給餘年。”皇上説：“上相坐而論道，不祗是重其官而重其人，宰相怎麽可以多次改换呢？”不久，徒單克寧改任樞密使，而難以選人替代他。又以守道爲左丞相，尚書令職位空缺數年，皇上如此看重他。不久，以司徒兼樞密使。二十二年，下詔賜給現在的名字。二十三年，徒單克寧又以年老請求退休。皇上説：“你過去在政府，日夜勤勞，任命你爲樞密使也可以悠閑了。我想到故舊大臣没有幾個了，萬一邊地報警，挑選將帥，策劃謀略，陳述山川地形險要，行軍作戰計略，没有你，我和誰商量呢？盡力爲我留下吧！”徒單克寧就不敢再説。

二十四年，世宗到上京，皇太子守國，詔令左丞相守道和徒單克寧都留在中都輔佐太子。皇上對徒單克寧説：“我巡行之後，萬一有事，你一定要親自處理，不要忽視細微之處。在易辦時候考慮難處就行了。”二十五年，左丞相守道賜宴於北邊部族，詔令徒單克寧代行左丞相事。

是時，世宗自上京還，次天平山清暑，皇太子薨於京師，諸王妃主入宮吊哭，奴婢從入者多，頗喧雜不嚴。克寧遣出之，身護宮門，嚴飭殿廷宮門禁衛如法，然後聽宗室外戚入臨，從者有數。謂東宮官屬曰："主上巡幸，未還宮闕，太子不幸至于大故，汝等此時能以死報國乎？吾亦不敢愛吾生也。"辭色俱厲，聞者肅然敬憚。章宗時為金源郡王，哀毀過甚，克寧諫曰："哭泣，常禮也。郡王身居冢嗣，豈以常禮而忘宗社之重乎？"召太子侍讀完顏匡曰："爾侍太子日久，親臣也。郡王哀毀過甚，爾當固諫。謹視郡王，勿去左右。"世宗在天平山，皇太子訃至，哀慟者屢矣。聞克寧嚴飭宮衛，謹護皇孫，嘉其忠誠而愈重之。

這時，世宗從上京返回，住在天平山避暑，皇太子死在京師，各個王妃郡主入宮哭吊，隨從入宮的奴婢很多，頗爲喧嘩不嚴肅。徒單克寧打發他們出宮，親自守護宮門，依法嚴整殿廷宮門禁衛，然後讓宗室外戚入宮祭奠，跟隨的人有限。對東宮官屬說："皇上外出巡視，還没有回宮，皇太子不幸去世，你們此時能以死報國嗎？我也不敢吝惜我的生命。"言辭神色都很嚴厲，聽的人都肅然敬畏。章宗當時爲金源郡王，哀傷過度，徒單克寧諫阻說："哭泣是常禮。郡王身爲嫡長子，難道能因常規禮節而忘記宗社重任嗎？"召太子侍讀完顏匡說："你侍奉太子時間長，是太子的親臣。郡王哀傷過度，你應當堅決諫阻。小心地看護郡王，不要離開他身邊。"世宗在天平山，皇太子訃告送到，多次悲哀痛哭。聽說徒單克寧嚴整宮衛，小心保護皇孫，贊賞他的忠誠而更加看重他。

九月，世宗還京師。十一月，克寧表請立金源郡王為皇太孫，以係天下之望。其略曰："今宣孝皇太子陵寢已畢，東宮虛位，此社稷安危之事，陛下明聖超越前古，寧不察此，事貴果斷，不可緩也。緩之則起覬覦之心，來讒佞之言。讒佞之言起，雖欲無疑得乎？兹事深可畏、大可慎，而不畏不慎，豈惟儲位久虛，而骨肉之禍，自此始矣。臣愚不避危身之罪，伏願亟立嫡孫金源郡王為皇太孫，以釋天下之惑，塞覬覦之端，絶構禍之萌，則宗廟獲安，臣民蒙福。臣備位宰相，不敢不盡言，惟陛下裁察。"

九月，世宗回到京師。十一月，徒單克寧上表請求立金源郡王爲皇太孫，以維係天下人心。大略說："現在宣孝皇太子的陵寢已完工，太子位空缺，這是關係國家安危的大事，陛下英明神聖超越前代，怎麽會不明察這個道理？事情貴在果斷，不可延緩。延緩就會引起覬覦之心，招來誣陷諂媚的言論。誣陷諂媚的言論一旦出現，即使希望没有疑慮，行嗎？這事十分可畏，需要十分慎重，如果不畏不慎，哪裏衹是儲君之位長期空缺？骨肉間相殘的禍亂也從此開始了。我不避危身大罪懇切希望儘快立嫡孫金源郡王爲皇太孫，以消除天下人的疑惑，堵塞非分覬覦的端倪，杜絶造成災禍的萌芽，那麽國家安定，臣民幸福。我位居宰相，不敢不盡所欲言，希望陛下裁察。"

逾月，有詔起復皇孫金源郡王判大興尹，封原王。世宗諸子中趙王永中最長，其母張玄徵女，玄徵子汝弼為尚書左丞。二十六年，世宗出汝弼為廣寧尹。於是，左丞相守道致仕，遂以克寧為太尉，兼左丞相，原

過了一個月，下詔起用皇孫金源郡王判大興尹，封爲原王。世宗的兒子中趙王永中最年長，他的母親是張玄徵的女兒，張玄徵的兒子張汝弼爲尚書左丞。二十六年，世宗出張汝弼爲廣寧尹。這時，左丞相守道退休，於是任命徒單克寧爲太尉，兼左丞相，原王爲右丞相，讓徒單克寧

王為右丞相，因使克寧輔導之。

原王為丞相方四日，世宗問之曰："汝治事幾日矣？"對曰："四日。""京尹與省事同乎？"對曰："不同。"上笑曰："京尹浩穰，尚書省總大體，所以不同也。"數日，復謂原王曰："宮中有四方地圖，汝可觀之，知遠近厄塞也。"世宗與宰相論錢幣，上曰："中外皆患錢少，今京師積錢止五百萬貫，除屯兵路分其他郡縣錢可運至京師。"克寧曰："郡縣錢盡入京師，民間錢益少矣。若起運其半，其半變折輕齎，庶幾錢貨流布也。"上嘉納之。

章宗雖封原王，為丞相，克寧猶以未正太孫之位，屢請於世宗，世宗嘆曰："克寧，社稷之臣也。"十一月戊午，宰相入見于香閣，既退，原王已出，克寧率宰臣屏左右奏立太孫，世宗許之。庚申，詔立原王右丞相為皇太孫。

明日，徒單公弼尚息國公主納幣，賜六品以上宴于慶和殿。上謂諸王大臣曰："太尉忠實明達，漢之周勃也。"稱嘆再三。克寧進酒，上舉觴為之釂。有詔給太尉假三日。明年正月，復求解機務。上曰："卿遽求去邪？豈朕用卿有未盡乎？或因喜怒用刑賞乎？其他宰相未有能如卿者，宜勉留以輔朕。卿若思念鄉土，可以一往，不必謝政事。三月一日朕之生辰，卿不必到，從容至暑月還京師相見。"四月，克寧還朝，入見上。上問曰："卿往鄉中，百姓皆安業否？"克寧曰："生業頗安，然初起移至彼，未能滋殖耳。"未幾，以丞相監修國史。上問史事，奏曰："臣聞古者人君不觀史，願陛下勿觀。"上曰："朕豈欲觀此？深知史事不詳，故問之

輔導他。

原王做丞相纔四天，世宗問他說："你管事幾天了？"回答說："四天。""京師府尹和省部政事相同嗎？"回答說："不同。"皇上笑着說："京尹事務繁多，尚書省總管大體，所以不同。"幾天後，又對原王說："宮中有四方地圖，你可以看看，知道遠近要塞。"世宗和宰相議論錢帛，皇上說："朝廷內外都擔心錢少，現在京師積錢衹有五百萬貫，除了屯兵路分，其他郡縣的錢可運到京師。"徒單克寧說："郡縣錢全部運入京師，民間的錢就更加少了。如果衹運一半的錢，另一半錢變折成輕便可携之物，或許現錢物貨就流通了。"皇上贊賞采納了。

章宗雖被封爲原王，任丞相，徒單克寧仍然以没有正太孫之位，多次向世宗請求，世宗感嘆說："徒單克寧真是國家重臣啊。"十一月戊午，宰相到香閣入見，退下後，原王已出去，徒單克寧率宰臣斥退左右的人上奏請立太孫，世宗同意了。庚申，下詔立原王右丞相爲皇太孫。

第二天，徒單公弼娶息國公主，行納幣禮，在慶和殿賜六品以上官宴。皇上對諸王大臣說："太尉忠心誠實英明練達，是漢代的周勃。"再三贊嘆。徒單克寧進酒，皇上舉杯爲他乾杯。下詔給太尉三天假。第二年正月，又請求解除機務之職。皇上說："你要匆忙離開嗎？難道我任用你還有未盡之處嗎？或是因爲喜怒濫用了刑賞嗎？其他宰相没有能比得上你的，應當盡力留下輔助我。你如果思念鄉土，可以回去一次，不必辭去政事。三月一日是我的生日，你不必到，從從容容到暑天回京師相見。"四月，徒單克寧回朝，入見皇上。皇上問道："你回到鄉中，百姓是否都安居樂業？"徒單克寧說："生業很安穩，但剛遷移到那裏，還没有繁衍罷了。"不久，以丞相監修國史。皇上詢問史事，上奏說："我聽說古代的君主不覽史書，希望陛下不要看。"皇上說："我哪裏是想觀看此書？我深知史事記載不詳，因此詢問罷了。"當初，瀘溝河決口很久不能堵

耳。”初，瀘溝河决久不能塞，加封安平侯，久之，水復故道。上曰：“鬼神雖不可窺測，即獲感應如此。”克寧奏曰：“神之所佑者正也，人事乖，則弗享矣。報應之來皆由人事。”上曰：“卿言是也。”世宗頗信神仙浮圖之事，故克寧及之。

宋前主殂，宋主遣使進遺留物，上怪其禮物薄。克寧曰：“此非常貢，責之近於好利。”上曰：“卿言是也。”乃以其玉器五事、玻璃器大小二十事及茶器刀劍等還之。

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丑，上幸克寧第。初，上欲以甲第賜克寧，克寧固辭，乃賜錢因其舊居宏大之。畢工，上臨幸，賜金器錦綉重綵，克寧亦有獻。上飲歡甚，解御衣以衣之。詔畫克寧像藏内府。

十二月乙亥，世宗不豫。甲申，克寧率宰執入問起居。上曰：“朕疾殆矣。”謂克寧曰：“皇太孫年雖弱冠，生而明達，卿等竭力輔之。”又曰：“尚書省政務權聽於皇太孫。”克寧奏曰：“陛下幸上京時，宣孝太子守國，許除六品以下官，今可權行也。”上曰：“五品以下亦何不可。”乙酉，詔皇太孫攝行政事，注授五品以下官。詔太孫與諸王大臣俱宿禁中。克寧奏曰：“皇太孫與諸王宜别嫌疑，正名分，宿止同處，禮有未安。”詔太孫居慶和殿東廡。丙戌，詔克寧以太尉兼尚書令，封延安郡王。平章政事襄為右丞相，右丞張汝霖為平章政事。戊子，詔克寧、襄、汝霖宿於内殿。

二十九年正月癸巳，世宗崩于福安殿。是日，克寧等宣遺詔立皇太孫為皇帝，是為章宗。徙封為東平郡王。詔克寧朝朔望，朝日設坐殿上。

塞，加封安平侯，過了很久，河水回復故道。皇上說：“鬼神雖不可窺測，却有這種感應。”徒單克寧上奏說：“神所保佑的是正道，人事乖離，神就不享受你的祭品了。報應都出自人事。”皇上說：“你的話是對的。”世宗很信神仙佛教的事，因此徒單克寧談及此。

宋前主去世，宋主派使臣進獻遺留物，皇上責怪禮物少。徒單克寧說：“這不是平常的貢品，責求近於好利。”皇上說：“你的話對。”於是把玉器五件、大小玻璃器二十件以及茶器、刀劍等歸還宋。

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丑，皇上駕臨徒單克寧家。當初，皇上想賞賜上等住宅給徒單克寧，徒單克寧堅决推辭，於是賜錢給他擴建舊居。完工後，皇上親臨，賜給金器錦綉重綵，徒單克寧也有回獻。皇上飲酒很高興，解下御衣給他穿上。下詔畫徒單克寧像收藏在内府。

十二月乙亥，世宗病危。甲申，徒單克寧率宰執入宫問安。皇上說：“朕的病重了。”對徒單克寧說：“皇太孫雖纔二十歲，但生而明達，你們要盡力輔助他。”又說：“尚書省政務暫由皇太孫總管。”徒單克寧上奏說：“陛下到上京時，宣孝太子守國，准許他除授六品以下官員，現在可暫時施行。”皇上說：“五品以下官又有什麽不可以？”乙酉，詔令皇太孫臨時處理國家政事，授五品以下官。詔令皇太孫和諸王大臣都在宫中留宿。徒單克寧上奏說：“皇太孫和諸王應當區别猜疑，使名分端正，同處住宿，不合禮制。”詔令皇太孫住在慶和殿東廡。丙戌，詔令徒單克寧以太尉兼尚書令，封爲延安郡王。平章政事完顏襄爲右丞相，右丞張汝霖爲平章政事。戊子，詔令徒單克寧、完顏襄、張汝霖在内殿留宿。

二十九年正月癸巳，世宗在福安殿去世。這天，徒單克寧等人宣讀遺詔立皇太孫爲皇帝，就是章宗。改封爲東平郡王。詔令徒單克寧在初一、十五上朝，上朝那天在殿上爲他設座。徒單

克寧固辭，詔近臣勉諭。克寧涕泣謝曰："憐憫老臣，幸免常朝，豈敢當坐禮。"其後，每朝必為克寧設坐，克寧侍立益敬。即位詔文"凡除名開落官吏并量材録用"，張汝霖奏真盗枉法不可恕，克寧曰："陛下初即位行非常之典，贓吏誤沾恩宥其害小，國之大信不可失也。"章宗深然之。無何，進拜太傅，兼尚書令，賜尚衣玉帶。乞致仕，不許。詔譯《諸葛孔明傳》賜之。詔尚書省曰："太傅年高，旬休外四日一居休，大事録之，細事不須親也。"賜金五百兩、銀五千兩、錢千萬、重綵二百端、絹二千匹。

尚書省奏猛安謀克願試進士者聽之，上曰："其應襲猛安謀克者學於太學可乎？"克寧曰："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謀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輩，萬一有警，使誰禦之？習辭藝，忘武備，於國弗便。"上曰："太傅言是也。"章宗初即位，頗好辭章，而疆埸方有事，故克寧言及之。

明昌二年，克寧屬疾，章宗往視之。克寧頓首謝曰："臣無似，嘗蒙先帝任使，陛下即位，屬以上相，今臣老病，將先犬馬填溝壑，無以輔明主綏四方。陛下念臣駑怯，親枉車駕臨幸，死有餘罪矣。"是日，即榻前拜太師，封淄王，加賜甚厚。

是歲二月，薨，遺表，其大概言："人君往往重君子而反疏之，輕小人而終昵之。願陛下慎終如始，安不忘危，而言不及私。"詔有司護喪事，歸葬于萊州，謚曰忠烈。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圖像衍慶宫。大安元年，改配享章宗廟廷。

贊曰：徒單克寧可謂大臣矣，功

克寧堅決推辭，詔令近臣勸勉告諭他。徒單克寧哭泣着辭謝說："皇上憐憫老臣，幸免常朝，怎敢接受坐禮。"後來，每次朝參必爲徒單克寧設座，徒單克寧侍立更加恭敬。登位詔文說"凡被除名罷免的官吏一律量才任用"，張汝霖奏報實犯盗竊、枉法貪贓之人不可赦除，徒單克寧說："陛下剛登位就行非常之典，貪官污吏誤蒙恩免罪危害小，國家大的信義不可失。"章宗深以爲然。不久，進拜爲太傅，兼任尚書令，賜給尚衣玉帶。請求退休，不准許。詔令譯《諸葛孔明傳》賜給他。詔令尚書省說："太傅年高，旬休外四天休息一天，處理大事，小事不必親自過問。"賜給金五百兩、銀五千兩、錢一千萬、重綵二百端、絹二千匹。

尚書省奏聽從猛安謀克願意試進士的人應試，皇上說："讓那些要繼承猛安謀克的人到太學學習，行嗎？"徒單克寧說："太平日久，現在的猛安謀克，體魄武藝都趕不上他們的前輩，萬一有警，派誰去抵禦？學習文辭技藝，忘記武備，對國家不利。"皇上說："太傅的話是對的。"章宗剛登位，十分喜好辭章，而正有戰事發生，因此徒單克寧談及此。

明昌二年，徒單克寧病危，章宗前去探望。徒單克寧叩頭告謝說："我不肖，曾蒙先帝任用，陛下登位，托以上相之職，現在我又老又病，將以犬馬之身先填溝壑，不能輔佐明主安撫四方。陛下顧念我駑鈍膽怯，親自屈車駕前來探望，我真是死有餘辜。"這天，在床榻前拜爲太師，封爲淄王，加賜很豐厚。

這年二月，去世，遺表大略說："君主往往看重君子却反而疏遠他們，輕視小人却最終親近他們。希望陛下謹慎處事始終如一，居安而不忘危，言談不及私利。"詔令官府護辦喪事，歸葬於萊州，謚號叫忠烈。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庭，繪製畫像於衍慶宫。大安元年，改配享章宗廟庭。

贊曰：徒單克寧可以稱大臣了，功越高而身

高而身愈下，位盛而心愈勞。《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貴。故曰忠信匪懈，不施其功，履盛滿而不忘，德之上也。孜孜勉勉，恪守職業，不居不可成，不事不可行，人主知之，次也。諫期必行，言期必聽，爲其事必有其功者，又其次也。

越謙卑，職位越盛而心越辛勞。《經》說："在上位不驕傲，居高而安穩，約束節義行爲謹慎，充滿而不外溢"，這是能長久保有富貴的訣竅。因此說忠信不懈怠，不誇耀自已的功勞，處於盛滿之地而不忘謙虛，這是最高的德。孜孜不倦，努力不怠，恪守本職，不處不可成之位，不做不可行之事，君主的賞識，這是次一等的德行。勸諫期於必定實行，言論期於必定聽從，行其事必有其功，又是更下一等的德了。

金史卷九十三

列傳第三十一

顯宗諸子

琮　瓌　從彝　從憲　玠

章宗諸子

洪裕　洪靖　洪熙　洪衍　洪輝　忒鄰

衛紹王子

從恪

宣宗三子

莊獻太子　玄齡　守純

獨吉思忠　承裕　僕散揆　抹撚史扢搭　宗浩

顯宗諸子

顯宗孝懿皇后生章宗，昭聖皇后生宣宗，諸姬田氏生鄆王琮、瀛王瓌、霍王從彝，劉氏生瀛王從憲，王氏生温王玠。

顯宗孝懿皇后生章宗，昭聖皇后生宣宗，妃田氏生鄆王完顏琮、瀛王完顏瓌、霍王從彝，劉氏生瀛王從憲，王氏生温王完顏玠。

完顏琮

鄆王琮本名承慶，母田氏，其後封裕陵充華。琮儀觀豐偉，機警清辯，性寬厚，好學。世宗選進士之有名行者納坦謀嘉教之，女直小字及漢字皆通習。及長，輕財好施，無慍色，善吟咏，不喜聞人過，至于騎射繪塑之藝，皆造精妙。大定十八年，封道國公。二十六年，加崇進。章宗即位，遷開府儀同三司，封鄆王。明

鄆王完顏琮本名承慶，母親田氏，後來封爲顯宗充華。完顏琮儀表高大偉岸，機警善辯，性格寬厚，好學。世宗挑選有文學德行的進士納坦謀嘉教他，全面學習女真小字和漢字。成人後，輕視財物喜好施與，喜怒不形於色，善於吟詩，不喜歡聽別人的過失，至於騎馬射箭繪畫雕塑一類的技藝，都達到精妙。大定十八年，封爲道國公。二十六年，加封崇進。章宗登位，升開府儀同三司，封爲鄆王。明昌元年，授婆速路

昌元年，授婆速路獲火羅合打世襲猛安，留京師。五年，薨。上輟朝，親臨奠于殯所。謚曰莊靖，改莊惠。

獲火羅合打世襲猛安，留在京師。五年，薨。皇上爲他罷朝，親臨靈室祭奠。賜謚號莊靖，改爲莊惠。

完顏瓌

瀛王瓌本名桓篤，鄆王琮之同母弟也。重厚寡言，内行修飭，工詩，精于騎射、書藝、女直大小字。大定二十二年，封崇國公。二十六年，加崇進。章宗即位，遷開府儀同三司，封瀛王。明昌三年，薨。敕葬事所須皆從官給，命工部侍郎胥持國等典喪事。比葬，帝三臨奠，哭之慟。謚曰文敬。其後帝謂輔臣曰："王性忠孝，兄弟中最爲善人，故朕嘗令在左右。温王雖幼，亦佳。不二旬俱逝，良可哀悼。"

瀛王完顏瓌本名桓篤，是鄆王完顏琮的同母弟。沉穩厚道，少言語，品行修整，工於詩，精通騎馬射箭、書法、女真大小字。大定二十二年，封爲崇國公。二十六年，加封崇進。章宗登位，升開府儀同三司，封爲瀛王。明昌三年，薨。敕令喪事所需財物都由官府供給，命工部侍郎胥持國等主管喪事。臨安葬時，皇帝三次親臨祭奠，痛哭。賜謚號文敬。後來皇帝對大臣説："瀛王天性忠孝，在兄弟中最善，因此朕常讓他在身邊。温王雖年幼，也很好。不到二十天都去世了，確實應哀悼。"

完顏從彝

霍王從彝本名阿憐，母田氏早卒，温妃石抹氏養爲己子。大定二十五年，封宿國公，加崇進。二十六年，賜名瓚。章宗即位，封沂王。明昌元年，諭旨有司曰："豐、鄆、瀛、沂四王府各賜奴婢七百人。"四年，詔追封故魯王執輦爲趙王，以從彝爲趙王後。承安元年，爲兵部尚書，改封蔡。四年，除秘書監。泰和五年，賜今名。八年，封霍。貞祐二年，薨。

霍王從彝本名阿憐，母親田氏早死，温妃石抹氏收養他作兒子。大定二十五年，封爲宿國公，加封崇進。二十六年，賜名叫瓚。章宗登位，封爲沂王。明昌元年，傳旨有關官府説："豐、鄆、瀛、沂四王府各賜給奴婢七百人。"四年，下詔追封已故魯王執輦爲趙王，以從彝作爲趙王的後代。承安元年，任兵部尚書，改封蔡王。四年，授秘書監。泰和五年，賜現在名字。八年，封霍王。貞祐二年，薨。

完顏從憲

瀛王從憲本名吾里不，母劉氏，後封裕陵茂儀。大定二十六年，賜名琦。章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壽王。承安元年，以郊祀恩進封英。四年，改封瀛。泰和五年，更賜今名。六年，授秘書監。八年，薨。

瀛王從憲本來名吾里不，母親劉氏，後來封爲顯宗茂儀。大定二十六年，賜名琦。章宗登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爲壽王。承安元年，因爲郊祭恩進封英王。四年，改封瀛王。泰和五年，改賜今名。六年，授秘書監。八年，薨。

從憲風儀秀峙，性寬厚，善騎射，待府僚以禮，秩滿去者皆有贐。帝尤愛重，初以病聞，即臨問之，賜錢五百萬。還宫，詔府僚上其疾增損

從憲儀表俊秀挺拔，性格寬厚，善於騎馬射箭，以禮對待府中僚吏，任滿離去的人都有饋贈之禮。皇帝尤其愛重他，最初聽説他患病，就親臨探問，賜錢五百萬。回到宫中，詔令府僚上報

狀，仍敕門司夜一鼓即奏，比五更重言之。及薨，上哭之慟，爲輟朝臨奠者再。諭旨判大睦親府事宛王永升曰："瀛王家事，叔宜規畫。聞其二姬方孕，若生子，即以付之。"以右宣徽使移剌都護其喪葬，斂以内庫之服，其餘所須，亦從官給。謚曰敦懿。

他疾病變化的情況，并命令宫門司在晚上一鼓時分就奏報，到五更時再次奏報。到他去世時，皇上痛哭，爲他兩次停止朝參，親臨祭奠。傳旨判大睦親府事宛王永升説："瀛王的家事，叔叔你應規劃考慮。聽説他的兩個王妃正有身孕，如果生下兒子，就托付給你了。"派右宣徽使移剌都護理喪葬，以内庫服飾裝殮，其餘所需，也由官府供給。賜謚號敦懿。

完顔玠

温王玠本名謀良虎，母王氏，後封裕陵婉儀。玠幼穎秀，性温厚，好學。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温王。明昌三年，薨，年十一。訃聞，上爲輟朝，親臨奠哭之。謚曰悼敏。

温王完顔玠本名謀良虎，母親王氏，後來封爲顯宗婉儀。完顔玠從小聰穎明秀，性格温厚，好學。大定二十九年，章宗登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爲温王。明昌三年，薨，年齡十一歲。訃告傳出，皇上爲他停止朝務，親臨哭奠。賜謚號悼敏。

章宗諸子

章宗欽懷皇后生絳王洪裕，資明夫人林氏生荆王洪靖，諸姬生榮王洪熙、英王洪衍、壽王洪輝。元妃李氏生葛王忒鄰。

章宗欽懷皇后生絳王洪裕，資明夫人林氏生荆王洪靖，諸妃生榮王洪熙、英王洪衍、壽王洪輝。元妃李氏生葛王忒鄰。

完顔洪裕

洪裕，大定二十六年生。是時顯宗薨逾年，世宗深感，及聞皇曾孫生，喜甚。滿三月，宴于慶和殿，賜曾孫金鼎，金香合，重綵二十端，骨睹犀、吐鶻玉山子、兔兒垂頭一副，名馬二匹。章宗進玉雙駝鎮紙、玉琵琶撥、玉鳳鈎、骨睹犀具佩刀、衣服一襲。世宗御酒歌歡，乙夜方罷。二十八年十月丙寅，薨。明昌三年，追封絳王，賜名。

洪裕，大定二十六年生。這時顯宗去世已過一年，世宗深受感動，到獲知皇曾孫出生後，非常高興。滿三個月時，在慶和殿設宴，賜給曾孫金鼎，金香盒，重綵二十端，骨睹犀、吐鶻玉山子、兔兒垂頭一副，名馬二匹。章宗進獻玉雙駝鎮紙、玉琵琶撥、玉鳳鈎、骨睹犀具佩刀、衣服一套。世宗飲酒歡歌，夜二更方散。二十八年十月丙寅，去世。明昌三年，追封絳王，賜名。

完顔洪靖

洪靖本名阿虎懶，明昌三年生。生而警秀，上所鍾愛。四年，薨。承安四年，追封荆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洪靖本名阿虎懶，明昌三年生。生而聰明俊秀，皇上鍾愛他。四年，薨。承安四年，追封荆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完顔洪熙

洪熙本名訛魯不，明昌三年生，

洪熙本名訛魯不，明昌三年生，不滿月夭

未彌月薨。承安四年，追封榮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折。承安四年，追封榮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完顏洪衍

洪衍本名撒改，明昌四年生，未幾薨。承安四年，追封英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洪衍本名撒改，明昌四年生，不久夭折。承安四年，追封爲英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完顏洪輝

洪輝本名訛論，承安二年五月生，彌月，封壽王。閏六月壬午，病急風，募能醫者加宣武將軍，賜錢五百萬。甲申，疾愈，印《無量壽經》一萬卷報謝，衍慶宮作普天大醮七日，無奏刑名，仍禁屠宰。十月丁亥，薨，備禮葬。

洪輝本名訛論，承安二年五月生，滿月，封爲壽王。閏六月壬午，患急風病，招募能治好病的醫師加宣武將軍，賜錢五百萬。甲申，病痊愈，印《無量壽經》一萬卷報謝，在衍慶宮作普天大醮七天，不奏行刑囚徒名，并禁止屠宰。十月丁亥，去世，備禮安葬。

完顏忒鄰

忒鄰，泰和二年八月生。上久無皇嗣，祈禱于郊、廟、衍慶宫、亳州太清宫，至是喜甚。彌月，將加封，三等國號無愜上意者，念世宗在位最久，年最高，初封葛王，遂封爲葛王。十二月癸酉，生滿百日，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設醮玄真觀，宴于慶和殿。百官用天壽節禮儀，進酒稱賀，三品以上進禮物。泰和三年，薨。

忒鄰，泰和二年八月生。皇上長久没有皇子，在南郊、太廟、衍慶宮、亳州太清宮祈禱，到這時很高興。滿月，將要加封，三等國號没有合皇上意的，念及世宗在位最久，年齡最大，初封葛王，於是封爲葛王。十二月癸酉，生下後滿一百天，發放僧道度牒三千道，在玄真觀設醮祭祀，在慶和殿設宴，百官用天壽節禮儀，進酒稱賀，三品以上官進獻禮物。泰和三年，去世。

衛紹王子

衛紹王六子，大定二十六年，賜名猛安曰琚，按出曰瑄，按辰曰璪。

衛紹王六個兒子，大定二十六年，賜名猛安叫琚，按出叫瑄，按辰叫璪。

泰和七年，詔按辰出繼鄭王永蹈後，詔曰："朕追惟鄭邸，誤蹈非彝，藁窆原野，多歷歲年，怛然軫懷，有不能已，乃詔追復王爵，備禮改葬。今稽式古典，命汝爲鄭王後，守其祭祀。"

泰和七年，詔令按辰過繼給鄭王永蹈爲後，詔書説："我追思鄭王，誤陷於罪罰，藁葬於原野，已過了很多年，憂傷縈懷，不能自已。下詔追復王爵，備辦禮儀改葬。現今以古人準則爲法式，命你爲鄭王之後，爲其祭祀。"

完顏從恪

大安元年，封子六人爲王，從恪胙王，有任王、鞏王，餘弗傳。是歲，從恪爲左丞相。二年八月，立從恪爲皇太子。至寧末，胡沙虎殺衛

大安元年，封六個兒子爲王，從恪爲胙王，另有任王、鞏王，其餘的没有記載。這年，從恪任左丞相。二年八月，立從恪爲皇太子。至寧末年，胡沙虎殺衛王，從恪兄弟都廢罷居於中都。

王，從恪兄弟皆廢居中都。貞祐二年，徙鄭州。四年，徙居南京。天興元年，崔立以從恪為梁王，汴京破，死焉。

貞祐二年，遷到鄭州。四年，遷居南京。天興元年，崔立封從恪爲梁王，汴京被攻破，死在那裏。

贊曰：章宗晚年，繼嗣不立，遂屬意衛紹王。衛紹歷年不永，諸子凡禁錮二十餘年，鎬厲王諸子禁錮四十餘年，長女緐男皆不得婚嫁。天興初，方弛其禁，金亡祚後可知矣。

贊曰：章宗晚年，没有後嗣，於是屬意於衛紹王。衛紹王壽命不長，他的兒子被禁錮二十多年，鎬厲王的子女被禁錮四十多年，大男大女都不能婚嫁。天興初年，纔解除禁錮，金宗室没有後嗣可以想見。

宣宗三子

莊獻太子完顏守忠

莊獻太子名守忠，宣宗長子也。其母未詳，説在《王后傳》。胡沙虎既廢衛王，時上未至，即迎守忠入居東宮。貞祐元年閏九月甲申，立為皇太子，詔曰："朕以眇躬，嗣服景命，念祖宗之遺統，方夙夜以靡遑，將上以承九廟之靈，而下以係多方之望。皇太子守忠性秉温良，地居長嫡，以次第言之，則宜升儲嗣，以典禮質之，則足愜群情，其立為皇太子。"十月己未，以鎮國上將軍、太子少保阿魯罕為太子少師。庚申，上遣諭曰："朕宫中每事裁减，汝亦宜知時艱，斟酌撙節也。"又謂曰："時方多艱，每事當從貶損，吾已放宫人百餘矣，東宫無用者亦宜出之。汝讀書人，必能知此也。"

莊獻太子名守忠，是宣宗的長子。他的母親不知道是誰，論説見《王后傳》。胡沙虎廢除衛王後，當時皇上還没到，就迎守忠進住東宫。貞祐元年閏九月甲申，立爲皇太子，詔書説："我以渺小之身，繼承大命，思念祖宗傳下的皇統，日夜辛勞而不敢懈怠，將上承九廟英靈，下關多方願望。皇太子守忠秉性温良，身爲嫡長子，以次第而言，就應升爲繼承人，以典禮考察，就足以讓民衆滿意，可立爲皇太子。"十月己未，以鎮國上將軍、太子少保阿魯罕爲太子少師。庚申，皇上派人告諭説："我在宫中每事减省，你也應該知道時事艱難，斟酌情形節約。"又對他説："國事現在正艱難，凡事應當减省，我已放走一百多名宫人，東宫中没有用的人也應該放出宫。你是讀書人，一定能懂得這點。"

二年四月，宣宗遷汴，留守中京。七月，召至汴。三年正月，薨。上臨奠殯所凡四次。四月，葬迎朔門外五里。謚莊獻。五月，立其子鏗為皇太孫，始二歲。十二月薨，四年正月，賜謚冲懷太孫。

二年四月，宣宗遷往汴，守忠留守中京。七月，召他到汴。三年正月，薨。皇上四次親臨靈堂祭奠。四月，安葬在迎朔門外五里處。賜謚號莊獻。五月，立他的兒子完顏鏗爲皇太孫，剛二歲。十二月夭折，四年正月，賜謚號冲懷太孫。

完顏玄齡

玄齡，或曰莊獻太子母弟，早卒，未封爵。或曰麗妃史氏所生。

玄齡，有人説是莊獻太子的同母弟，早死，没有封爵。有人説是麗妃史氏所生。

完顏守純

荆王守純本名盤都，宣宗第二子也。母曰真妃龐氏。貞祐元年，封濮王。二年，爲殿前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權都元帥。上諭帥府曰："濮王年幼，公事殊未諳，卿等毋以朕子故不相規戒。凡見將校，令謙和接遇可也。"三年，爲樞密使。四年，拜平章政事。興定元年，授世襲東平府路三屯猛安。三年，以知管差除令史梁瓛，誤書轉運副使張正倫宣命，奏乞治罪。上曰："令史有犯，宰臣自當治之，何必關朕耶？"是年三月，進封英王。時監察御史程震言其不法，宣宗切責，杖司馬及大奴尤不法者數人。四年九月，守純欲發丞相高琪罪，密召知案蒲鮮石魯剌、令史蒲察胡魯、員外郎王阿里謀之，且屬令勿泄，而石魯剌、胡魯輒以告都事僕散奴失不，奴失不白高琪。及高琪伏誅，守純劾三人者泄密事，奴失不免死，除名，石魯剌、胡魯各杖七十，勒停。

荆王守純本名盤都，是宣宗的第二個兒子。母親是真妃龐氏。貞祐元年，封爲濮王。二年，任殿前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代理都元帥。皇上告諭元帥府説："濮王年紀小，很不熟悉公事，你們不要因他是朕的兒子就不加教育勸誡。凡是見將校軍官，讓他謙和接待纔行。"三年，任樞密使。四年，任平章政事。興定元年，授予世襲東平府路三屯猛安。三年，因爲知管差除事令史梁瓛，誤撰轉運副使張正倫的詔令，上奏請求治罪。皇上説："令史犯罪，自應由宰臣處理，何必報告朕呢？"這年三月，進封爲英王。當時監察御史程震彈劾他違法，宣宗切實斥責他，對司馬和尤其不守法的大奴僕數人行杖刑。四年九月，守純想揭發丞相高琪的罪行，秘密召集知案蒲鮮石魯剌、令史蒲察胡魯、員外郎王阿里商議此事，并且叮囑不要泄露，而石魯剌、胡魯却把事情報告都事僕散奴失不，奴失不報告高琪。到高琪伏法後，守純彈劾他們三人泄密，奴失不免死，除名，石魯剌、胡魯各受杖刑七十，勒令停職。

元光二年三月壬子，上戒諭守純曰："始吾以汝爲相者，庶幾相輔，不至爲人譏病耳。汝乃惟飲酒耽樂，公事漫不加省，何耶？吾常聞人言己過，雖自省無之，亦未敢容易去懷也。"又曰："吾所以責汝者，但以崇飲不事事之故，汝勿過慮，遂至奪權。今諸相皆老臣，每事與之商略，使無貽物議足矣。"

元光二年三月壬子，皇上告誡守純説："當初我任你做宰相，希望你輔助我，不至於被人指斥譏笑罷了。你却祇是飲酒作樂，對公事漫不經心，這是爲什麽呢？我常聽别人談到自己的過失，即使自我反省没有過失，也不敢輕易忘記。"又説："我之所以責備你，祇是因你貪酒不管事的緣故，你不要過度憂慮，以至於被奪權。現今各位宰相都是元老大臣，凡事和他們商量，不要遭人非議就行了。"

是年十二月庚寅，宣宗病喉痹，危篤，將夕，守純趨入侍。哀宗後至，東華門已閉，聞守純在宫，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宫親衛軍總領移剌蒲阿集軍三萬餘屯東華門外。部署定，扣門求見。都點檢駙馬都尉徒單合住奏中宫，得旨，領符鑰開門。哀宗入，

這年十二月庚寅，宣宗患喉病，病重，快傍晚時，守純趕入宫中侍奉。哀宗後到，東華門已經關閉，聽説守純在宫中，分派樞密院官和東宫親衛軍總領移剌蒲阿調集軍兵三萬多人屯守在東華門外。部署已定，敲門求見。都點檢駙馬都尉徒單合住奏告皇后，求得聖旨，領到符契門鑰打開宫門。哀宗入宫，宰相把胡魯已派人阻止丞相

宰相把胡魯已遣人止丞相高汝礪，不聽入宫，以護衛四人監守純於近侍局。是夕，宣宗崩。明日，哀宗即位。

高汝礪，不讓他入宫，用四名護衛把守純監護在近侍局。這天晚上，宣宗駕崩。第二天，哀宗登位。

正大元年正月，進封荆王，罷平章政事、判睦親府，封真妃龐氏爲荆國太妃。三月，或告守純謀不軌，下獄推問。慈聖宫皇太后有言於帝，由是獲免，語在《皇后傳》。守純三子，長曰訛可，封肅國公，天興元年三月進封曹王，出質於軍前。次曰某，封戴王。次曰孛德，封鞏王。

正大元年正月，進封爲荆王，罷平章政事、判睦親府，封真妃龐氏爲荆國太妃。三月，有人告守純圖謀不軌，下獄審理。慈聖宫皇太后在皇帝那裏爲他説情，於是獲免，記載在《皇后傳》中。守純有三個兒子，長子叫訛可，封爲肅國公，天興元年三月進封爲曹王，到軍中作人質。次子某某，封爲戴王。其次是孛德，封爲鞏王。

天興初，守純府第産肉芝一株，高五寸許，色紅鮮可愛，既而枝葉津流，濡地成血，臭不可聞，鏟去復生者再。夜則房榻間群狐號鳴，秉燭逐捕則失所在。未幾，訛可出質，哀宗遷歸德。明年正月，崔立亂。四月癸巳，守純及諸宗室皆死青城。

天興初年，守純府第長出一株肉芝，高約五寸，顔色鮮紅可愛，不久枝葉上流出汁液，流到地上成爲血，臭不可聞，兩次鏟去又重新長出。夜晚房舍之間有群狐鳴叫，持蠟燭追捕却又不知所在。不久，訛可出爲人質，哀宗遷往歸德。第二年正月，崔立作亂。四月癸巳，守純和其餘宗室都死在青城。

贊曰：《詩》云“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信哉。守忠立爲太子，未幾而薨，其子鏗立，又薨，哀宗復乏嗣，豈非天乎。正大間，國勢日蹙，本支殆盡，哀宗尚且疏忌骨肉，非明惠之賢，荆王幾不能免，豈“宗子維城”之道哉。

贊曰：《詩》寫道“天意難信呵，不可改易的衹有帝王，今紂居天位而又是殷的正嫡，却使不達於四方”。確實如此啊！守忠立爲太子，不久就死了，他的兒子完顔鏗立爲皇嗣，又死了，哀宗又没有繼承人，難道不是天命嗎！正大年間，國家的形勢一天不如一天，宗室根本喪失殆盡，哀宗尚且疏遠忌恨骨肉之親，要不是明惠太后的賢明，荆王幾乎不能幸免，難道符合“宗子是皇室的城墻”的宗旨嗎？

獨吉思忠

獨吉思忠本名千家奴。明昌六年，爲行省都事，累遷同簽樞密院事。承安三年，除興平軍節度使，改西北路招討使。

獨吉思忠本名千家奴。明昌六年，任行省都事，多次升遷至同簽樞密院事。承安三年，授興平軍節度使，改西北路招討使。

初，大定間修築西北屯戍，西自坦舌，東至胡烈么，幾六百里。中間堡障，工役促迫，雖有墻隍，無女墻副堤。思忠增繕，用工七十五萬，止

當初，大定年間修築西北屯戍，西從坦舌開始，東到胡烈么，將近六百里。中間修建堡寨，工役時間緊迫，雖有城墻壕溝，但没有女墻、副堤。獨吉思忠添修，用工七十五萬，衹調用屯守

用屯戍軍卒，役不及民。上嘉其勞，賜詔奬諭曰：“直乾之維，扼邊之要，正資守備，以靖翰藩。垣壘弗完，營屯未固，卿督玆事役，唯用戍兵，民不知勞，時非淹久，已臻休畢，仍底工堅。賴爾忠勤，辦玆心畫，有嘉乃力，式副予懷。”賜銀五百兩、重幣十端。入爲簽樞密院事，轉吏部尚書，拜參知政事。

泰和五年，宋渝盟有端，平章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揆奏宋人懦弱，韓侂胄用事，請遣使詰問。上召大臣議。左丞相宗浩曰：“宋久敗之國，必不敢動。”思忠曰：“宋雖羈栖江表，未嘗一日忘中國，但力不足耳。”其後，果如思忠策。六年四月，上召大臣議伐宋事，大臣猶言無足慮者。或曰：“鼠竊狗盜，非用兵也。”思忠執前議曰：“不早爲之所，彼將誤也。”上深然之。

七年正月，元帥左監軍紇石烈執中圍楚州，久不能下，宰臣奏請命大臣節制其軍，及益兵攻之。思忠請行。上曰：“以執政將兵攻一小州，克之亦不武。”乃用唐宰相宣慰諸軍故事，以思忠充淮南宣慰使，持空名宣敕賞立功者。詔大臣宿于秘書監，各具奏帖以聞。明日，詔百官集議于廣仁殿，問對者久之。既而宋人來請和，議遂寢。

頃之，進拜尚書右丞。大安初，拜平章政事。三年，與參知政事承裕將兵屯邊，方繕完烏沙堡，思忠等不設備，大元前兵奄至，取烏月營，思忠不能守，乃退兵，思忠坐解職。衛紹王命參知政事承裕行省，既而敗績于會河堡云。

完顏承裕

承裕本名胡沙，頗讀孫、吳書，

的士兵，勞役没有牽涉百姓。皇上贊賞他的功勞，頒賜詔書奬諭説：“端正天的綱維，扼守邊地衝要，正依靠守備，來使屏障安穩。營壘没有修建，軍屯不牢固，你督促這一工役，衹用戍守的軍隊，百姓不知勞苦，時間没有多久，已完工并很堅固。靠你的忠實勤勞，實現這心中計劃，嘉奬你的努力，符合我的心意。”賜銀五百兩、重幣十端。入朝任簽書樞密院事，轉吏部尚書，拜爲參知政事。

泰和五年，宋違背盟誓有了兆頭，平章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僕散揆奏報宋人懦弱，韓侂胄專權，請求派使臣責問。皇上召大臣商議。左丞相宗浩説：“宋是久敗之國，一定不敢輕舉妄動。”獨吉思忠説：“宋雖然栖息於江南，未曾一天忘記過中原國土，衹是力量不足罷了。”後來，果然如獨吉思忠預言的一樣。六年四月，皇上召大臣商議討伐宋的事，大臣們仍説不值得擔心。有人説：“宋人鼠竊狗盜，算不上用兵打仗。”獨吉思忠堅持前時的意見説：“不早作打算，將會失誤。”皇上深表同意。

七年正月，元帥左監軍紇石烈執中包圍楚州，很久不能攻下，宰臣奏請任命大臣指揮他的軍隊，并增兵攻打。獨吉思忠請求前往。皇上説：“以執政的身份率兵攻打一個小州，攻下了也不威武。”於是依照唐宰相宣慰各軍的舊例，以獨吉思忠充任淮南宣慰使，帶着空白委任詔敕奬賞立功者。詔令大臣在秘書監留宿，每人準備奏帖上報。第二天，詔令百官在廣仁殿聚議，問答很久。不久宋人來請和，聚議於是中止。

不久，進拜爲尚書右丞。大安初年，任平章政事。三年，和參知政事承裕率兵屯駐邊境，正在修築烏沙堡，獨吉思忠等没有設防，大元軍隊前鋒突然到來，奪取烏月營，獨吉思忠不能守，於是退兵，獨吉思忠因此被解職。衛紹王命參知政事承裕行省事，不久在會河堡戰敗。

承裕本名胡沙，讀了不少孫武、吳起一類的

以宗室子充符寳祗候。除中都左警巡副使，通括户籍，百姓稱其平。遷殿中侍御史，改右警巡使、彰德軍節度副使、刑部員外郎，轉本部郎中。歷會州、惠州刺史，遷同知臨潢府事，改東北路招討副使。以病免，起爲西南招討副使。

泰和六年，伐宋，遷陝西路統軍副使，俄改通遠軍節度使、陝西兵馬都統副使，與秦州防禦使完顏璘屯成紀界。宋吴曦兵五萬由保岔、姑蘇等谷襲秦州，承裕、璘以騎兵千餘人擊走之，追奔四十里，凡六戰，宋兵大敗，斬首四千餘級。詔承裕曰："昔乃祖乃父，戮力戎旅，汝年尚少，善於其職，故命汝與完顏璘同行出界。昔汝自言得兵三萬足以辦事，今以石抹仲温、术虎高琪及青宜可與汝軍相合，計可六萬，斯亦足以辦矣。仲温、高琪兵道險阻，汝兵道甚易也。自秦州至仙人關纔四百里耳，從長計畫，以副朕意。"詔完顏璘曰："汝向在北邊，以幹勇見稱，頃以過失，逮問有司。近知與宋人奮戰，故特赦免，仍充副統，如能佐承裕立功業，朕於官賞，豈復吝惜。聞汝臨事頗黠，若復自速罪，且不赦汝矣。"

宋吴曦使其將馮興、楊雄、李珪以步騎八千入赤谷，承裕、璘及河州防禦使蒲察秉鉉逆擊破之。宋步兵保西山，騎兵走赤谷。承裕遣部將唐括按荅海率騎二百馳擊宋步兵，甲士蒙括挺身先入乘之，宋步兵大潰，追奔至皂郊城，斬二千餘級。猛安把添奴追宋騎兵，殺千餘人，斬楊雄、李珪于陣，馮興僅以身免。承裕進兵克成州。

八年，罷兵，遷河南東路統軍使，兼知歸德府事，俄改知臨潢府

兵書，以宗室子弟任符寳祗候。授中都左警巡副使，全面核查人口財力，登記注籍，百姓稱贊他公平。遷殿中侍御史，改右警巡使、彰德軍節度副使、刑部員外郎，轉刑部郎中。歷任會州、惠州刺史，遷同知臨潢府事，改東北路招討副使。因病免職，起用爲西南招討副使。

泰和六年，討伐宋，遷陝西路統軍副使，不久改通遠軍節度使、陝西兵馬都統副使，與秦州防禦使完顏璘屯兵於成紀邊界。宋吴曦軍隊五萬人從保岔、姑蘇等山谷襲擊秦州，承裕、完顏璘率騎兵一千多人攻擊驅逐他們，追逐四十里，共作戰六次，宋兵大敗，斬殺四千多人。下詔給承裕説："過去你的祖父和父親，努力作戰，你還年輕，忠於職守，因此任命你和完顏璘一同行軍出境。過去你自稱得兵三萬人就足以成事，現在讓石抹仲温、术虎高琪和青宜可和你軍會合，總計可有六萬人，這也足以成事了。石抹仲温、术虎高琪行軍路上險阻重重，你的行軍道路很平易。從秦州到仙人關纔四百里罷了，你要從長計劃，讓我滿意。"下詔給完顏璘説："你以前在北方邊地，以才幹勇敢著稱，不久前因爲犯有過失，被官府審問。近來知道你和宋人奮戰，因此特詔赦免你，仍舊充任副都統，如能輔佐承裕建功立業，我對於官爵和賞賜，難道再吝惜嗎？聽説你處事頗爲奸猾，如果又自己招來罪過，將不再赦免你了。"

宋吴曦派他的將領馮興、楊雄、李珪率步兵騎兵八千人入赤谷，承裕、完顏璘以及河州防禦使蒲察秉鉉迎擊打敗他們。宋軍步兵保守西山，騎兵逃跑到赤谷。承裕派部將唐括按荅海率二百騎兵飛馳攻擊宋步兵，兵士蒙括挺身先入攻擊敵軍，宋步兵全面崩潰，追逐逃兵到皂郊城，斬殺兩千多人。猛安把添奴追擊宋騎兵，殺一千多人，在戰陣上斬殺楊雄、李珪，馮興僅僅單身逃脱。承裕進兵攻克成州。

八年，停戰，升任河南東路統軍使，兼知歸德府事，不久改知臨潢府事。賜給金帶、重帛十

事。賜金帶、重幣十端、銀百五十兩。大安初，召爲御史中丞。三年，拜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獨吉思忠行省戍邊。烏沙堡之役不爲備，失利，朝廷獨坐思忠，詔承裕主兵事。

端、銀一百五十兩。大安初年，召入朝爲御史中丞。三年，拜參知政事，和平章政事獨吉思忠行省守邊。烏沙堡之戰不設防，作戰失利，朝廷衹治獨吉思忠的罪，詔令承裕主管軍事。

八月，大元大兵至野狐嶺，承裕喪氣，不敢拒戰，退至宣平。縣中土豪請以土兵爲前鋒，以行省兵爲聲援，承裕畏怯不敢用，但問此去宣德間道而已。土豪嗤之曰："溪澗曲折，我輩諳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戰，但謀走耳，今敗矣。"其夜，承裕率兵南行，大元兵踵擊之。明日，至會河川，承裕兵大潰。承裕僅脱身，走入宣德。大元游兵入居庸關，中都戒嚴。識者謂金之亡决於是役。衛紹王猶薄其罪，除名而已。

八月，大元大兵到達野狐嶺，承裕喪膽，不敢與元兵作戰，退軍到宣平。縣中土著豪傑請求派土兵做前鋒，以行省軍兵爲後援，承裕畏怯不敢任用，衹是問這裏去宣德的小路而已。土豪嗤笑他説："水溪山澗道路曲折，我們都很熟悉。行省不知道利用地利奮力作戰，衹考慮逃跑，現在注定要戰敗了。"這天晚上，承裕率兵南行，大元兵緊跟在後面攻打他們。第二天，到達會河川，承裕軍兵全部潰散。承裕僅僅獨自脱身，逃跑到宣德。大元游兵進入居庸關，中都戒嚴。有識之士認爲金的滅亡取决於這一戰役。衛紹王仍然減輕他的罪責，把他除名而已。

崇慶元年，起爲陝西安撫使。至寧元年，遷元帥右監軍，兼咸平府路兵馬都總管，與契丹留可戰，敗績。改同判大睦親府事、遼東宣撫使。貞祐初，改臨海軍節度使，卒。

崇慶元年，起用爲陝西安撫使。至寧元年，升任元帥右監軍，兼咸平府路兵馬都總管，和契丹留可作戰，大敗。改任同判大睦親府事、遼東宣撫使。貞祐初年，改任臨海軍節度使，去世。

贊曰：曹劌有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夫兵以氣爲主，會河堡之役，獨吉思忠、承裕沮喪不可復振，金之亡國，兆於此焉。

贊曰：曹劌曾説："第一次擂戰鼓時，士氣振作；第二次擂鼓時，士氣衰落；第三次擂鼓時，士氣就衰竭了。"用兵打仗以士氣爲主，會河堡之戰，獨吉思忠、承裕氣勢沮喪不可重振，金亡國，在這時就有預兆了。

僕散揆

僕散揆本名臨喜，其先上京人，左丞相兼都元帥沂國武莊公忠義之子也。少以世胄，選爲近侍奉御。大定十五年，尚韓國大長公主，擢器物局副使，特授臨潢府路赫沙阿世襲猛安。歷近侍局副使、尚衣局使、拱衛直副都指揮使，爲殿前左衛將軍。罷職，世宗諭之曰："以汝宣獻皇后之親，故令尚主，置之宿衛，謂當以

僕散揆本名臨喜，他的祖先是上京人，是左丞相兼都元帥沂國武莊公僕散忠義的兒子。少年時因爲出身世代官宦之家，被選爲近侍奉御。大定十五年，娶韓國大長公主，提升爲器物局副使，特授臨潢府路赫沙阿世襲猛安。歷任近侍局副使、尚衣局使、拱衛直副都指揮使，爲殿前左衛將軍。罷免官職，世宗告諭他説："因爲你是宣獻皇后的親屬，因此讓你娶公主，把你安置在宿衛中，認爲你會以忠孝自我勉勵。近來你却

忠孝自勵。日者乃與外人竊議，汝腹中事，朕不能測，其罷歸田里。”尋起爲灤州刺史，改蠡州，入爲兵部侍郎、大理卿、刑部尚書。

章宗即位，出爲泰定軍節度使，改知臨洮府事。以政迹聞。升河南路統軍使。陝西提刑司舉揆“剛直明斷，獄無冤滯。禁戢家人，百姓莫識其面。積石、洮二州舊寇皆遁，商旅得通”。於是，進官一階，仍詔褒諭。

明昌四年，鄭王永蹈謀逆，事覺，揆坐嘗私品藻諸王，獨稱永蹈性善，静不好事，乃免死，除名。未幾，復五品階，起爲同知崇義軍節度使事。以戰功遷西北路副招討，進官七階，賜金馬盂一、銀二百兩、重綵一十端。復以戰功升西南路招討使兼天德軍節度使，賜金五十兩、重綵一十端。復出禦邊，嘗轉戰出塞七百里，至赤胡覩地而還。優詔褒諭，遷一官，仍許其子安貞尚邢國長公主，且許揆入謝，禮成，歸鎮。

會韓國大長公主薨，揆來赴，上諭之曰：“北邊之事，非卿不能辦。”乃賜戰馬二，即日遣還。揆沿徼築壘穿塹，連亘九百里，營栅相望，烽候相應，人得恣田牧，北邊遂寧。復以手詔褒諭，且欲大用，以知興中府事紇石烈子仁代之，敕盡以方略授子仁。既入，拜參知政事，改授中都路胡土愛割蠻世襲猛安。進拜尚書右丞。尋出經略邊事，還拜平章政事，封濟國公。

泰和五年，宋人渝盟，以揆爲宣撫河南軍民使。上諭之曰：“朕即位以來，任宰相未有如卿之久者，若非君臣道合，一體同心，何以及此。先丞相亦嘗總師南邊，效力先朝，今復委卿，諒無過舉。朕非好大喜功，務

和外人暗中議論，你心中的事，我不能測度，把你罷官放歸田里。”不久起爲灤州刺史，改蠡州刺史，入朝任兵部侍郎、大理卿、刑部尚書。

章宗登位，出任泰定軍節度使，改知臨洮府事。以政績著稱。升河南路統軍使。陝西提刑司舉薦僕散揆“剛直神明有決斷，獄中没有冤案積案。能禁止約束家人，百姓没有人認識他們。積石州、洮州原有盗賊都逃跑了，商旅得以通行”。於是，進官一階，并下詔贊美曉諭。

明昌四年，鄭王永蹈謀反，事情敗露，僕散揆因爲曾私下品評諸王，獨稱永蹈性格和善，喜好清静不好事功，獲罪，於是免死，除名。不久，恢復五品官階，起任同知崇義軍節度使事。以戰功升西北路副招討，進官七階，賜金馬盂一個、銀二百兩、重綵十端。又以戰功升西南路招討使兼天德軍節度使，賜給金五十兩、重綵十端。又外任守邊，曾經轉戰出關七百里，到達赤胡覩地域而回。下詔獎諭，升遷一官，又准許他的兒子安貞娶邢國長公主，并且准許僕散揆入朝告謝，完禮後回鎮。

恰逢韓國大長公主去世，僕散揆來赴喪致祭，皇上告諭他説：“北方邊境的事，非你不能辦。”於是賜給戰馬二匹，當天讓他返回。僕散揆沿邊境修築堡壘挖掘戰壕，連綿九百里，營寨相望，烽火臺，探子相呼應，人們得以放心種田放牧，北部邊境於是獲得安寧。又下親筆詔書贊諭，并且想重用他，讓知興中府事紇石烈子仁代替他，敕令他把全部謀略都傳授給子仁。入朝後，又拜爲參知政事，改授中都路胡土愛割蠻世襲猛安。進官拜尚書右丞。不久出朝經略邊地，回朝後拜平章政事，封爲濟國公。

泰和五年，宋人背棄盟約，任僕散揆爲宣撫河南軍民使。皇上告諭他説：“我即位以來，擔任宰相没有像你這樣久的人，如果不是君臣以道義相合，結爲一體，心思相同，怎麽能到這步？你家去世的先丞相也曾在南邊統軍，效力先朝，現在又委任你，想必你不會有過分的舉動。我不

要寧静内外。宋人屈服，無復可議，若怙不改，可整兵渡淮，掃蕩江左，以繼爾先公之功。”即以尚厩名馬、玉束帶、内府重綵及御藥賜之。揆至汴，蒐練將士，軍聲大振。會天壽節，特遣其子安貞賜宴，且命持白玉杯以飲揆，及上秋獵所親獲鹿尾舌爲賜。宋人服罪，即罷宣撫使，召揆還。

六年春，宋人復數路來侵，取泗州，取靈璧，圍壽春。命揆爲左副元帥以討之。揆至軍前，集諸將校告以朝廷吊伐之意，分遣將士禦敵。復取臨淮、蕲縣，而符離、壽春之圍亦解去。敵屢敗衄，悉遁出境。上即遣提點近侍局烏古論慶壽持手詔勞問征討事宜，仍賜玉具劍一、玉荷蓮盞一、金器一百兩、重綵一十端。尋復以詔褒諭，賜玉鞍勒馬二及玉具佩刀、内府重綵、御藥，以旌其功。

宋人既敗退，上欲進討，乃召揆赴闕，戒以師期，宴于慶和殿，親諭之曰：“朕以趙擴背盟，侵我疆埸，命卿措畫。曾未期月，諸處累報大捷。振我國威，挫彼賊鋒，皆卿之力，朕不能忘。”是日寵錫甚厚，特收其次子寧壽爲奉御，乃密授以成算，俾還軍。

十月，揆總大軍南伐，分兵爲九路進。揆以行省兵三萬出潁、壽，至淮，宋人旅拒于水南。揆密遣人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奥屯驤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宋帥何汝礪、姚公佐悉鋭師屯花靨以備。揆乃遣右翼都統完顔賽不、先鋒都統納蘭邦烈潛渡八疊，駐南岸。揆麾大軍直壓其陣。敵不虞我卒至，皆潰走，自相蹂践，死于水者不可勝計。進奪潁口，下安豐軍，遂攻合肥，取滁州，盡獲其軍

是好大喜功，務必要使内外安寧。宋人如果屈服，就不再有什麽可説的，如果他們依然不改，可整治軍兵渡過淮河，掃蕩江左，以繼承你先公的功業。”於是把御厩的名馬、玉束帶、内府重綵及御藥賜給他。僕散揆到達汴，團聚訓練將士，軍隊聲勢大振。恰逢天壽節，特派他的兒子安貞賜宴，并且命令用白玉杯給僕散揆進酒，并賞賜皇上秋天出獵親自獵獲的鹿尾、鹿舌。宋人服罪，就罷去宣撫使，召回僕散揆。

六年春，宋人又從幾路同時入侵，攻取泗州，攻取靈璧，包圍壽春。任命僕散揆爲左副元帥討伐宋人。僕散揆到達軍中，召集將校們宣告朝廷撫慰人民、討伐有罪的意圖，分派將士抵禦敵軍。又攻取臨淮、蕲縣，而符離、壽春也解圍了。敵人多次戰敗，於是全部逃出境。皇上就派遣提點近侍局烏古論慶壽持手詔慰勞，詢問征討軍情，并賜給玉具劍一把、玉荷蓮盞一座、金器一百兩、重綵十端。不久又下詔獎勵，賜給玉鞍勒馬二件和玉具佩刀、内府重綵、御藥，以獎賞他的功勞。

宋人已經敗退，皇上想進兵討伐，於是召僕散揆赴朝廷，規定出兵的日期，在慶和殿設宴，親自告諭他説：“我因趙擴違背盟約，侵犯我國疆域，命令你處理這事。不滿一個月，各處多次奏報大捷。振奮我們國家的聲威，使他們的鋒芒受挫，都是你的功勞，我不能忘。”這天對他的賜予很豐厚，特别收録他的次子寧壽爲奉御，於是密授擬定好的計劃，讓他回到軍中。

十月，僕散揆統領大軍南伐，分兵爲九路前進。僕散揆率行省兵三萬人出潁州、壽州，到達淮，宋人盤據在水南。僕散揆暗中派人探測淮水，衹有八疊灘可渡，就派奥屯驤在下蔡炫耀兵力，聲稱要渡河。宋軍主帥何汝礪、姚公佐統率全部精鋭部隊屯駐花靨防備。僕散揆於是派右翼都統完顔賽不、先鋒都統納蘭邦烈悄悄渡過八疊，駐軍於南岸。僕散揆指揮大軍直壓宋軍陣地。敵人没有料到我軍突然到來，都潰逃了，自相踐踏，死在水中的不可勝數。進軍奪取潁口，攻克安豐軍，於是進攻合肥，奪取滁州，繳獲全

實。上遣使諭之曰："前得卿奏，先鋒已奪潁口，偏師又下安豐，斬馘之數，各以萬計。近又西帥奏捷，棗陽、光化既爲我有，樊城、鄧城亦自潰散。又聞隨州闔城歸順，山東之衆久圍楚州，隴右之師剋期出界。卿提大兵攻合肥，趙擴聞之，料已破膽，失其神守。度彼之計，乞和爲上。昔嘗畫三事付卿，以今事勢計之，徑渡長江，亦其時矣。淮南既爲我有，際江爲界，理所宜然。如使趙擴奉表稱臣，歲增貢幣，縛送賊魁，還所俘掠，一如所諭，亦可罷兵。卿宜廣爲渡江之勢，使彼有必死之憂，從其所請而縱之，僅得餘息偷生，豈敢復萌他慮。卿於此時，經營江北，勞徠安集，除其虐政横賦，以良吏撫字疲民，以精兵分守要害，雖未係趙擴之頸，而朕前所畫三事，上功已成矣。前入見時，已嘗議定，今復諄諄者，欲决卿成功爾。機會難遇，卿其勉之。"

既而，宋帥丘崈果奉書乞和，揆以前五事諭而遣之。復進軍圍和州，敵以騎萬五千駐六合，揆偵知之，即以右翼掩擊，斬首八千級，進屯于瓦梁河以控真、揚諸路之衝。乃整列軍騎，畢張旗幟，沿江上下，皆金兵焉。於是江表震恐。宋真州兵數萬保河橋，復遣統軍紇石烈子仁往攻之，分軍涉淺，潛出敵後。敵見之大驚，不戰而潰，斬首二萬餘級，生擒其帥劉侹、常思敬、蕭從德、莫子容，皆宋驍將也。遂下真州。宋復遣陳璧來告和，揆以乞辭未誠，徒欲緩師，却之。宋人既喪敗，不獲請成，乃决巨勝、成公、雷塘渚積水以爲阻，盡焚其廬舍儲積，過江遁去。

部軍用物資。皇上派使者告諭他說："以前得到你的奏報，說先鋒軍已奪取潁口，偏師又攻下安豐，兩軍斬殺之數，各以萬計。近來西路將帥又報捷，棗陽、光化已爲我占有，樊城、鄧城的敵軍也自行潰散。又獲知隨州全城歸順，山東的士兵長久圍困楚州，隴右的軍隊限期出界。你指揮大兵攻打合肥，趙擴知道了，預料必定已嚇破膽，魂不守舍。猜度他的計策，求和爲上。過去曾籌劃三件事交付給你，以今天的形勢看，直接渡過長江，也是時候了。淮南既被我占有，劃長江爲界，也是理所當然的。如果趙擴奉表稱臣，每年增加歲貢，捆縛罪魁押送回來，歸還所俘掠的人，一切按照我的諭旨要求，也可停止進兵。你應大量作出渡過長江的態勢，使他們有必死之憂，答應他們的請求而放過他們，使他們衹能餘息偷生，怎麽敢又萌生别的主意？你在這個時候，經營江北，慰勞招徠百姓，使他們安定，廢除那些殘暴的政令、苛刻的賦税，任用良吏撫養疲憊的百姓，以精兵分守要害之地，雖没有繫住趙擴的脖子，而我以前所籌劃的三件事，上等大功已經告成了。以前你進見時，這些已曾議定，現在又諄諄告誡你，是希望你一定能成功而已。機會難遇，你可要努力呀。"

不久，宋軍主帥丘崈果然奉書求和，僕散揆以前面的五件事告諭并送他回去。又進軍包圍和州，敵人騎兵一萬五千人駐於六合，僕散揆偵察獲知，就率右翼突襲敵兵，斬殺八千人，進駐瓦梁河以控扼真、揚各路要道。於是整齊地擺開騎兵，張設所有旗幟，沿長江上下，都是金兵。於是江南人震驚恐慌。宋真州軍兵數萬人守衛河橋，又派統軍紇石烈子仁前去攻打，分兵趟過淺水處，秘密行進，出現於敵軍之後。敵人見了大驚，不戰而潰逃，斬殺二萬多人，活捉宋軍主帥劉侹、常思敬、蕭從德、莫子容，他們都是宋的驍將。於是攻下真州。宋又派陳璧來求和，僕散揆認爲求和的言辭不誠懇，衹是想要拖延軍期，拒不接受。宋人大敗之後，求和又不成，於是挖决巨勝、成公、雷塘渚的積水作爲阻礙，焚毁所有房舍儲蓄，渡過長江逃離。

揆以方春地濕，不可久留，且欲休養士馬，遂振旅而還。次下蔡，遇疾。詔遣宣徽使李仁惠及其子寧壽引太醫診視，仍遣中使撫問。泰和七年二月，薨。訃聞，上哀悼之，輟朝，遣使迎喪殯于都城之北。百官會吊，車駕臨奠哭之，賻銀一千五百兩、重幣五十端、絹五百匹，其葬祭物皆從官給。謚曰武肅。

揆體剛內和，與物無忤，臨民有惠政。其爲將也，軍門鎮靜，賞罰必行。初渡淮，即命徹去浮梁。所至皆因糧于敵，無饋運之勞。未嘗輕用士卒，而與之同甘苦，人亦樂爲之用。故南征北伐，爲一名將云。

抹撚史扢搭

抹撚史扢搭，臨潢路人也。其先以功授世襲謀克。史扢搭幼襲爵，守邊有勞。泰和六年，南鄙用兵，授同知蔡州防禦使事。

五月，宋將李爽圍壽州，田俊邁陷蘄縣，平章政事僕散揆謂諸將曰："符離、彭城，齊魯之蔽，符離不守，是無彭城，彭城陷則齊魯危矣。"乃遣安國軍節度副使納蘭邦烈與史扢搭以精騎三千戍宿州。俊邁果率步騎二萬來襲，邦烈、史扢搭逆擊，大破之。邦烈中流矢。宋郭倬、李汝翼以衆五萬繼至，遂圍城，攻之甚力，城中叢射，敵不能逼。會淫雨潦溢，敵露處勞倦，邦烈遣騎二百潛出敵後突擊之。敵亂，史扢搭率騎蹂之，殺傷數千人。敵復聞援軍將至，遂夜遁。邦烈、史扢搭躡其後，黎明合擊，大破之，獲田俊邁。十月，揆以行省兵三萬出潁、壽，史扢搭爲驍騎將中軍副統，克安豐軍，戰霍丘、花黶，功居多。十二月，從攻和州，中流矢卒。

僕散揆因爲春季土地潮濕，不可久留，而且想使士兵戰馬得到休養，於是整頓軍隊而還。到達下蔡，患病。下詔派宣徽使李仁惠和他的兒子僕散寧壽帶太醫治療，并派宦官慰勞。泰和七年二月，去世。消息傳到朝廷，皇上哀悼他，停止上朝，派使臣到都城北面迎候靈柩。百官會集吊喪，皇上親臨哭奠，贈給助辦喪事的銀一千五百兩、重帛五十端、絹五百匹，安葬祭奠物品都由官府供給。賜謚號武肅。

僕散揆外表剛直內心和順，與世無爭，治理百姓有恩惠。他擔任主將，軍士寧靜，信賞必罰。最初渡淮河時，就下令拆去浮橋。所到之處都利用敵人的糧草，沒有運送的辛勞。不曾輕率調用士兵，而和他們同甘共苦，士兵也樂於爲他效力。因此南征北伐，成爲一員名將。

抹撚史扢搭是臨潢路人。他的祖先因功被授予世襲謀克。抹撚史扢搭幼年時繼承爵位，守衛邊境有功勞。泰和六年，南部邊城有戰事，授同知蔡州防禦使事。

五月，宋將李爽包圍壽州，田俊邁攻陷蘄縣，平章政事僕散揆對將領們說："符離、彭城，是齊魯的屏障，如果符離失守，這就等於失去彭城，彭城陷落，齊魯就危險了。"於是派安國軍節度副使納蘭邦烈和抹撚史扢搭率三千騎兵戍守宿州。田俊邁果然率步兵騎兵二萬人來襲擊，納蘭邦烈、抹撚史扢搭迎擊，大敗敵兵。納蘭邦烈中了流矢。宋將郭倬、李汝翼率兵五萬人隨後趕到，於是包圍宿州城，進攻很猛烈，城中亂箭齊射，敵人不能逼近。恰逢下雨不停，積水橫溢，敵兵露天宿營很疲倦，納蘭邦烈派二百騎兵暗中突出敵後攻擊敵兵。敵人潰亂，抹撚史扢搭率領騎兵踐踏敵兵，殺傷幾千人。敵軍又聽説援兵將要趕到，於是趁夜逃去。納蘭邦烈、抹撚史扢搭緊跟在敵軍後面，黎明合兵攻擊，大破敵兵，俘獲田俊邁。十月，僕散揆率行省兵三萬人從潁州、壽州出軍，抹撚史扢搭任驍騎將中軍副統，攻克安豐軍，在霍丘、花黶作戰，功勞最多。十二月，跟隨攻打和州，中流矢而死。

史扢搭形不過中人，而拳勇善鬥，所用槍長二丈，軍中號為“長槍副統”。又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數，散置鎧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為神。其箭皆以智創，雖子弟亦不能傳其法。在北部守厭山營，敵尤畏之，不敢近。及死，將士皆惋惜之。

抹撚史扢搭身材不過中等人，而拳勢武勇，善於戰事，用的槍長二丈，軍中稱爲“長槍副統”。又擅長使用手箭，箭長不滿手，每次用百來支，零散放在鎧甲中，遇到敵人抽出手箭，用鞭揮出，或用手指夾取擲出，幾支箭同時射出，箭不虛發，敵人感到神奇。他的箭法全靠天賦，即使他的子弟也不能學到。在北邊防守厭山營，敵人尤其懼怕，不敢靠進。到他死時，將士都惋惜他。

完顏宗浩

內族宗浩字師孟，本名老，昭祖四世孫，太保兼都元帥漢國公昂之子也。貞元中，為海陵庶人入殿小底。世宗即位遼陽，昂遣宗浩馳賀。世宗見之喜，命充符寶祗候。大定二年冬，昂以都元帥置幕山東，宗浩領萬户從行，仍授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丁父憂，起復，承襲因閔斡魯渾猛安，授河南府判官。以母喪解，服闋，授同知陝州防禦使事。察廉能第一等，進官一階，升同知彰化軍節度使事，累遷同簽樞密院事，改曷蘇館節度使。

皇室族人宗浩字師孟，本名老，是昭祖的四代孫，是太保兼都元帥漢國公完顏昂的兒子。貞元中，爲海陵庶人的入殿小底。世宗在遼陽登位，完顏昂派宗浩飛馳前往祝賀。世宗見了他很高興，任命他充符寶祗候。大定二年冬，完顏昂以都元帥身份在山東設置幕府，宗浩領萬户隨行，并任命爲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爲父親守喪，喪期未滿起用，承襲因閔斡魯渾猛安，授河南府判官。因母親去世解職，服喪結束，授同知陝州防禦使事。考察廉直才能爲第一等，進官一階，升爲同知彰化軍節度使事，積官遷升同簽樞密院事，改任曷蘇館節度使。

世宗謂宰臣曰：“宗浩有才幹，可及者無幾。”二十三年，徵為大理卿，逾年授山東路統軍使，兼知益都府事。陛辭，世宗諭之曰：“卿年尚少，以卿近屬，有治迹，故以此授卿，宜體朕意。”因賜金帶遣之。二十六年，為賜宋主趙昚生日使。還，授刑部尚書，俄拜參知政事。

世宗對宰臣說：“宗浩有才幹，能趕得上他的没有幾個。”二十三年，徵召爲大理卿，過了一年授山東路統軍使，兼知益都府事。上殿辭別，世宗告諭他說：“你還年輕，因爲你是親近族屬，治政有成績，因此把這一職位授予你，你應體會我的用意。”於是賜給金帶讓他赴任。二十六年，爲賜宋主趙昚生日使。返回，授刑部尚書，不久拜爲參知政事。

章宗即位，出為北京留守，三轉同判大睦親府事。北方有警，命宗浩佩金虎符駐泰州便宜從事。朝廷發上京等路軍萬人以戍。宗浩以糧儲未備，且度敵未敢動，遂分其軍就食隆、肇間。是冬，果無警。

章宗即位，出任北京留守，三次轉官任同判大睦親府事。北方有警，命令宗浩佩金虎符駐於泰州根據情況行事。朝廷調發上京等路軍兵一萬人戍守。宗浩因軍儲糧草没準備好，而且估計敵人不敢輕舉妄動，於是分軍在隆、肇間求食。這年冬，果然没有戰事。

北部廣吉剌者尤桀驁，屢脅諸部入塞。宗浩請乘其春暮馬弱擊之。時

北部的廣吉剌尤其桀驁不馴，多次威逼各部族入塞。宗浩請求趁暮春戰馬疲弱進攻。當時阻

阻轐亦叛，内族襄行省事于北京，詔議其事。襄以謂若攻破廣吉剌，則阻轐無東顧憂，不若留之，以牽其勢。宗浩奏："國家以堂堂之勢，不能掃滅小部，顧欲藉彼為捍乎？臣請先破廣吉剌，然後提兵北滅阻轐。"章再上，從之。詔諭宗浩曰："將征北部，固卿之誠，更宜加意，毋致後悔。"宗浩覘知合底忻與婆速火等相結，廣吉剌之勢必分，彼既畏我見討，而復掣肘仇敵，則理必求降，可呼致也。因遣主簿撒領軍二百為先鋒，戒之曰："若廣吉剌降，可就徵其兵以圖合底忻，仍偵餘部所在，速使來報，大軍當進，與汝擊破之必矣。"合底忻者，與山只昆皆北方别部，恃强中立，無所羈屬，往來阻轐、廣吉剌間，連歲擾邊，皆二部為之也。撒入敵境，廣吉剌果降，遂徵其兵萬四千騎，馳報以待。

宗浩北進，命人齎三十日糧，報撒會于移米河共擊敵，而所遣人誤入婆速火部，由是東軍失期。宗浩前軍至忒里葛山，遇山只昆所統石魯、渾灘兩部，擊走之，斬首千二百級，俘生口車畜甚衆。進至呼歇水，敵勢大蹙，於是合底忻部長白古帶、山只昆部長胡必剌及婆速火所遣和火者皆乞降。宗浩承詔，諭而釋之。胡必剌因言，所部迪列土近在移米河不肯偕降，乞討之。乃移軍趨移米，與迪列土遇，擊之，斬首三百級，赴水死者十四五，獲牛羊萬二千，車帳稱是。合底忻等恐大軍至，西渡移米，棄輜重遁去。撒與廣吉剌部長忒里虎追躡及之，於窊里不水縱擊大破之。婆速火九部斬首、溺水死者四千五百餘人，獲駝馬牛羊不可勝計。軍還，婆速火乞内屬，并請置吏。上優詔褒

轐也反叛了，皇族完顏襄在北京行省事，下詔商議這事。完顏襄認爲如果攻破廣吉剌，那麽阻轐没有東顧之憂，不如留下他，以牽制阻轐。宗浩上奏説："國家以堂堂大國之勢，不能掃滅小小部族，衹想藉助他們來保護自己嗎？我請求先攻破廣吉剌，然後提兵北滅阻轐。"兩次上奏章，同意了。詔諭宗浩説："將要征伐北部，原本是你的誠心，要更加留意，不要做將來後悔的事。"宗浩偵察到合底忻和婆速火等相交結，廣吉剌的勢力必定分散，他們既害怕受到我們的討伐，而又受仇敵掣肘，那麽按理就一定會請求歸降，可以一呼而至。於是派主簿撒率軍二百人做先鋒，告誡他説："如果廣吉剌投降，可就地徵用他的軍隊來攻克合底忻，并偵察其餘部族在哪裏，迅速派人前來報告，大軍就會挺進，和你攻破他們，是一定的了。"合底忻，和山只昆都是北方的部族，仗恃强盛不歸附哪一方，無所約束，往來於阻轐、廣吉剌之間，連年侵擾邊地，都是這兩個部族幹的。撒進入敵境，廣吉剌果然投降，於是徵集他的一萬四千騎兵，馳馬報告待命。

宗浩北進，命令每人帶三十天軍糧，告訴撒在移米河會師共同攻擊敵人，而所派人誤入婆速火部，因此東軍耽誤軍期。宗浩的軍隊前進到忒里葛山，遇到山只昆所率石魯、渾灘兩部，攻擊他們，斬殺一千二百多人，俘獲很多人户車輛牲畜。進軍到呼歇水，敵軍聲勢十分窘迫，於是合底忻部族酋長白古帶、山只昆部族酋長胡必剌以及婆速火部族所派的和火者都請求投降。宗浩按照旨意，開導後釋放了他們。胡必剌趁機説，管轄下的迪列土部近在移米河，不肯一起投降，請求討伐他。於是移軍奔赴移米，和迪列土遭遇，攻打他，斬殺三百人，投水死的占十分之四五，擄獲牛羊一萬二千隻，大車帳篷與此相稱。合底忻等怕大軍趕到，西渡移米，拋棄輜重逃離。撒和廣吉剌部族酋長忒里虎追上他們，在窊里不水攻擊，大敗他們。婆速火九部被斬殺、溺水而死的有四千五百多人，繳獲駝馬牛羊不計其數。軍隊撤回，婆速火請求内附，并請求設置官吏。皇上降詔褒獎，升任光禄大夫，以繳獲的六千匹馬

諭，遷光禄大夫，以所獲馬六千置牧以處之。明年，宴賜東北部，尋拜樞密使，封榮國公。

設置牧地來安置。第二年，賜宴東北部，不久拜樞密使，封爲榮國公。

初，朝廷置東北路招討司泰州，去境三百里，每敵入，比出兵追襲，敵已遁去。至是，宗浩奏徙之金山，以據要害，設副招討二員，分置左右，由是敵不敢犯。

當初，朝廷在泰州設置東北路招討司，離邊境三百里，每當敵人入侵，到出兵追襲時，敵人已逃離。到這時，宗浩上奏把東北路招討司遷到金山，占據要害地形，設副招討使兩名，分置於左右，從此敵人不敢侵犯。

會中都、山東、河北屯駐軍人地土不贍，官田多為民所冒占，命宗浩行省事，詣諸道括籍，凡得地三十餘萬頃。還，坐以倡女自隨，為憲司所糾，出知真定府事。徙西京留守，復為樞密使，進拜尚書右丞相，超授崇進。時懲北邊不寧，議築壕壘以備守戍，廷臣多異同。平章政事張萬公力言其不可，宗浩獨謂便，乃命宗浩行省事，以督其役。功畢，上賜詔褒賚甚厚。

恰逢中都、山東、河北屯駐軍人土地不够，官田多被百姓冒占，命宗浩行尚書省事，到各道搜括登記土地，共得地三十多萬頃。返回，因爲帶妓女自隨被御史臺彈劾，出知真定府事。調西京留守，又任樞密使，進官拜爲尚書右丞相，越級授予崇進。當時鑒於北方邊地不安寧，商議修築城壘挖掘壕塹以作防守，朝廷大臣多有不同意見。平章政事張萬公力主不可，惟獨宗浩認爲有利，於是任命宗浩行省事，以督促工役。完工後，皇上下詔獎勵，賜予十分豐厚。

撒里部長陁括里入塞，宗浩以兵追躡，與僕散揆軍合擊之，殺獲甚衆，敵遁去。詔徵還，入見，優詔奬諭，躐遷儀同三司，賜玉束帶一、金器百兩、重幣二十端，進拜左丞相。

撒里部族酋長陁括里入塞，宗浩率兵追擊，和僕散揆的軍隊合兵攻打，誅殺俘獲很多敵兵，敵人逃離。下詔回師，入朝拜見，降詔奬勵，越級升遷儀同三司，賜給玉束帶一條、金器一百兩、重帛二十端，進官拜爲左丞相。

宋人畔盟，王師南伐，會平章政事揆病，乃命宗浩兼都元帥往督進討。宗浩馳至汴，大張兵勢，親赴襄陽巡師而還。宋人大懼，乃命知樞密院事張巖以書乞和。宗浩以辭旨未順却之，仍諭以稱臣、割地、縛送元謀奸臣等事。巖復遣方信孺齎其主趙擴誓稿來，且言擴并發三使，將賀天壽節及通謝，仍報其祖母謝氏殂，致書于都元帥宗浩曰：

宋人背叛盟約，朝廷軍隊南伐，恰逢平章政事僕散揆患病，於是任命宗浩兼任都元帥前往監督討伐。宗浩飛馳到汴，大張聲勢，親自趕赴襄陽巡視軍隊後返回。宋人十分恐懼，於是命令知樞密院事張巖致信求和。宗浩以信中辭意不恭順爲由退回信，并告以稱臣、割地、捆縛元惡奸臣押送來等事。張巖又派方信孺帶着君主趙擴的誓書手稿前來，并且説趙擴同時派出三名使臣，將要祝賀天壽節并傳達謝意，并報告祖母謝氏去世，致信於都元帥宗浩説：

方信孺還，遠貽報翰及所承鈞旨，仰見以生靈休息為重，曲示包容矜軫之意。聞命踊躍，私竊自喜，即具奏聞，備述大金皇帝天覆地載之仁，與都元帥海涵

方信孺返回，從遠方送來回信和所承旨意，見到君王以百姓的休養生息爲重，顯示包容憐憫的心意。聞命歡呼跳躍，暗中自喜，就奏報朝廷，詳細叙述大金皇帝天覆地載的仁德，以及都元帥大海包容、春天哺育

春育之德。旋奉上旨，亟遣信使通謝宸庭，仍先令信孺再詣行省，以請定議。區區之愚，實恃高明，必蒙洞照，重布本末，幸垂聽焉。

一般的美德。不久按照皇上的旨意，急忙派遣信使到金朝廷通謝，仍先令方信孺再到行省，以請求商定議和。區區愚誠，實在有賴你的高明，一定會承蒙你洞察理解，重述事情始末，希望你聽取。

兵端之開，雖本朝失于輕信，然痛罪奸臣之蔽欺，亦不為不早。自去歲五月，編竄鄧友龍，六月又誅蘇師旦等，是時大國尚未嘗一出兵也，本朝即捐已得之泗州，諸軍屯于境外者盡令徹戍而南，悔艾之誠，于兹可見。惟是名分之諭，今昔事殊，本朝皇帝本無佳兵之意，況關繫至重，又豈臣子之所敢言？

引起戰爭的開端，雖然罪在本朝失於輕信，但徹底懲治奸臣的蒙蔽欺騙，也不爲不早。自從去年五月以來，編管貶竄鄧友龍，六月又誅戮蘇師旦等人，這時大國還不曾開始出兵，本朝就獻出已占取的泗州，屯駐在境外的各路軍兵，命令全部撤離而南歸，悔過的誠懇，於此可見。祇有關於名分的諭旨，今昔事體不同，本朝皇帝原本無好戰之意，何況關係最重大，又哪裏是臣子敢説的話呢？

江外之地，恃為屏蔽，儻如來諭，何以為國？大朝所當念察。至于首事人鄧友龍等誤國之罪，固無所逃，若使執縛以送，是本朝不得自致其罰于臣下。所有歲幣，前書已增大定所減之數，此在上國初何足以為重輕，特欲藉手以見謝過之實。儻上國諒此至情，物之多寡，必不深計。矧惟兵興以來，連歲創殘，賦入屢蠲，若又重取于民，豈基元元無窮之困，竊計大朝亦必有所不忍也。於通謝禮幣之外，别致微誠，庶幾以此易彼。

長江以外的地區，我們依仗它作爲屏障，如果都按你們的意見割地，我們怎能成爲一個國家？大朝應當考慮體察。至於倡導者鄧友龍等誤國的罪行，固然無處逃脱，如果讓本朝把他們捆縛起來送給你們，這是本朝不能自己對臣下實行處罰。所有每年應交納的錢幣，前一封信已增補大定年間所減少的數目，這在上國本無關輕重，衹是想藉此表達告罪的實意。如果上國體諒這一真情，財物的多少，一定不會多加計較。何況想到兵興以來，連年戰爭創傷，賦税收入多次捐免，若又加重百姓負擔，私下預料大朝也必定有所不忍。在通謝禮品貢幣之外，另外表示微小的誠意，希望能以此易彼。

其歸投之人，皆雀鼠偷生，一時竄匿，往往不知存亡，本朝既無所用，豈以去來為意。當隆興時，固有大朝名族貴將南來者，洎和議之定，亦嘗約各不取索，況兹瑣瑣，誠何足云。儻大朝必欲追求，尚容拘刷。至如泗州等處驅掠人，悉當護送歸業。

歸降投靠我們的人，都是一些像麻雀老鼠一樣偷生的人，一時間逃竄躲藏起來，往往不知存亡，本朝既不任用這些人，難道會把他們的去來放在心上？當隆興之時，固然有大朝的名族貴將南來的，到商定和議時，也曾約定各自都不索取，何況這些瑣碎小事，確實不足稱道。如果大朝一定要追索求取，還要容許我們拘索清理。至於像泗州等處被驅掠的人，都應當護送歸業。

夫締新好者不念舊惡，成大

締結新歡的人不思念舊惡，成就大功的

功者不較小利。欲望力賜開陳，捐棄前過，闊略他事，玉帛交馳，歡好如初，海内寧謐，長無軍兵之事。功烈昭宣，德澤洋溢，鼎彝所紀，方册所載，垂之萬世，豈有既乎。重惟大金皇帝誕節將臨，禮當修賀，兼之本國多故，又言合遣人使，接續津發，已具公移，企望取接。伏冀鑒其至再至三有加無已之誠，亟踐請盟之諾，即底于成，感戴恩德永永無極。誓書副本慮往復遷延，就以録呈。

初，信孺之來，自以和議遂成，輒自稱通謝使所參議官。大定中，宋人乞和，以王抃為通問使所參議官，信孺援以為例。宗浩怒其輕妄，囚之以聞。朝廷亦以其為行人而不能孚兩國之情，將留之，遣使問宗浩。宗浩曰："今信孺事既未集，自知還必得罪，拘之適使他日有以藉口。不若數其恌易，而釋遣之使歸，自窮無辭以白其國人，則擴、侂胄必擇謹厚者來矣。"於是遣之。而復張巖書曰：

方信孺重以書來，詳味其辭，於請和之意雖若婉遜，而所畫之事猶未悉從，惟言當還泗州等驅掠而已。至於責貢幣，則欲以舊數為增，追叛亡，則欲以横恩為例，而稱臣、割地、縛送奸臣三事，則并飾虚説，弗肯如約。豈以為朝廷過求有不可從，將度德量力足以背城，借一與我軍角一日勝負者哉？既不能强，又不能弱，不深思熟慮以計將來之利害，徒以不情之語，形于尺牘而勤郵傳，何也？

兵者凶器，佳之不祥，然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三皇、五帝

人，不計較小利。希望盡力論奏，抛棄以前的過錯，不計較其他的事情，玉帛交相贈送，歡好如初，海内安寧，永無軍兵争戰。功業光明顯揚，德澤洋溢，鐘鼎彝器記録，史書所載，流傳萬代，難道有盡頭嗎？再考慮到大金皇帝誕生的節日將要到來，按禮節應當祝賀，加上本國多變故，又認爲應派遣使臣，接續派出，已準備公文，盼望接納。恭敬地希望體察一而再、再而三、有加無止的誠心，儘快作出結盟的許諾，達於成功，感恩戴德，永遠無盡。誓書副本，擔心往來耽誤時間，就抄録上呈。

開初，方信孺來，自以爲和議就能成功，往往自稱通謝使所參議官。大定年間，宋人求和，以王抃爲通問使所參議官，方信孺援以爲例。宗浩對他的輕妄感到憤怒，把他囚禁起來再上報。朝廷也認爲他作爲使者不能滿足兩國人情，將要扣留他，派遣使者問宗浩。宗浩説："現在方信孺的事既然未成，自知回去必然獲罪，拘留他恰使他今後有藉口。不如責備他的苟且簡慢，而釋放他回去，使他自己感到無話以告國人，那麽趙擴、韓侂胄必定選擇謹慎忠厚的人來。"於是遣送他回去，而給張巖回信説：

方信孺再携信來，詳細體味信中言辭，請和的意思雖然委婉恭順，而所規劃的和議條件還未完全聽從，衹説當歸還泗州等地驅掠的人而已。至於責求貢幣，則想以原有數目爲增額，追索叛逃，則想以廣施恩惠爲先例。而稱臣、割地、縛送奸臣三件事，就都以空話作粉飾，不肯如約。難道是認爲朝廷過分苛求不可遵從，將要衡量自己的德行力量背城一戰，藉最後一戰與我軍争奪一日的勝負嗎？既不能强，又不能弱，不深思熟慮以估量將來的利害，衹是以不合情理的話，寫於信中而勞煩郵傳之人，這是爲什麽呢？

兵器是凶器，喜好它不吉利，然而聖人不得已而用它，因此三皇、五帝勢所不能

所不能免。夫豈不以生靈爲念，蓋犯順負義有不可恕者。乃者彼國犯盟，侵我疆埸，帥府奉命征討，雖未及出師，姑以逐處戍兵隨宜捍禦，所向摧破，莫之敢當，執俘折馘不可勝計，餘衆震懾靡然奔潰。是以所侵疆土，旋即底平，爰及泗州亦不勞而復。今乃自謂捐其已得，斂軍徹戍，以爲悔過之效，是豈誠實之言！據陝西宣撫司申報，今夏宋人犯邊者十餘次，并爲我軍擊退，梟斬捕獲，蓋以億計。夫以悔艾罪咎，移書往來丐和之間，乃暗遣賊徒突我守圉，冀乘其不虞，以僥倖毫末，然則所爲來請和者，理安在哉！

免。難道不考慮百姓？大抵以逆犯順，違背道義，有不可寬恕的。過去你們國家違背盟約，侵犯我國疆土，帥府奉命征討，雖然没有出兵，姑且以各地戍兵根據情况捍禦，所向之處都被摧毁攻破，没有人敢抵擋，俘獲殺戮不可勝計，其餘的人震動畏懼，傾倒崩潰。因此所侵疆土，立即恢復，至於泗州也不勞興兵就收復了。現在你們却説獻出已得的土地，收軍撤戍，作爲悔過的實效，這難道是誠實的話？根據陝西宣撫司的申報，今年夏天宋人犯邊十多次，都被我軍擊潰，斬首捕獲，不計其數。在悔過自新、懲治罪過，往來送信求和期間，却暗中派賊人突破我們所守地域，妄圖乘我們未加防備，以僥幸毫末之利。既然如此，那麽所謂來請和，有什麽理由呢？

其言名分之諭，今昔事殊者，蓋與大定之事固殊矣。本朝之於宋國，恩深德厚，莫可殫述，皇統謝章可概見也。至于世宗皇帝俯就和好，三十年間恩澤之渥，夫豈可忘。江表舊臣于我，大定之初，以失在正隆，致南服不定，故特施大惠，易爲侄國，以鎮撫之。今以小犯大，曲在於彼，既以絶大定之好，則復舊稱臣，於理爲宜。若爲非臣子所敢言，在皇統時何故敢言而今獨不敢，是又誠然乎哉！又謂江外之地將爲屏蔽，割之則無以爲國。夫藩籬之固，當守信義，如不務此，雖長江之險，亦不可恃，區區兩淮之地，何足屏蔽而爲國哉！昔江左六朝之時，淮南屢嘗屬中國矣。至後周顯德間，南唐李景獻廬、舒、蘄、黄，畫江爲界，是亦皆能爲國。既有如此故實，則割地之事，亦

你們所説的名分，今天和過去事勢不同，與大定年間的事情固然有别。本朝對於宋國，恩深德厚，不可詳盡陳述，皇統年間的謝書可以看出大體情况。至於世宗皇帝屈就和好，三十年中恩澤的深厚，難道可忘記嗎？江南過去臣服於我朝，大定初年，因過失在海陵王，致使南國不得安定，故特意施加大的恩惠，改爲侄國，用以鎮撫南方。現今以小犯大，理曲在對方，既然已斷絶大定年間的和好，那麽恢復舊有的稱臣，在道理上是適宜的。如果説“非臣子所敢言”，在皇統時爲什麽敢言而今獨不敢，這又確實如此嗎？又説“江外之地將爲屏護”，割了它就不成爲國家。藩籬的堅固，應當遵守信義，如不在此盡力，即使有長江的險要，也不可仗恃，區區兩淮的土地，哪裏足以屏護而爲國呢？過去江南在六朝時，淮南多次爲中原所有。到後周顯德年間，南唐李景獻廬、舒、蘄、黄，劃長江爲界，這也都能爲國。既有這樣的歷史事實，那麽割地的事，又有何不可！

奚不可！

自我師出疆，所下州軍縣鎮已爲我有，未下者即當割而獻之。今方信孺齎到誓書，乃云疆界并依大國皇統、彼之隆興年已畫爲定，若是則既不言割彼之地，又翻欲得我之已有者，豈理也哉！又來書云通謝禮幣之外，別備錢一百萬貫，折金銀各三萬兩，專以塞再增幣之責，又云歲幣添五萬兩匹，其言無可准。況和議未定，輒前具載約，擬爲誓書，又直報通謝等三番人使，其自專如是，豈協禮體。此方信孺以求成自任，臆度上國，謂如此徑往，則事必可集，輕瀆誑紿，理不可容。

尋具奏聞，欽奉聖訓："昔宣、靖之際，棄信背盟，我師問罪，嘗割三鎮以乞和。今既無故興兵，蔑棄信誓，雖盡獻江、淮之地，猶不足以自贖。況彼國嘗自言，叔父侄子與君臣父子略不相遠，如能依舊稱臣，即許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如欲世爲子國，即當盡割淮南，直以大江爲界。陝西邊面并以大軍已占爲定據。元謀奸臣必使縛送，緣彼懇欲自致其罰，可令函首以獻。外歲幣雖添五萬兩匹，止是復皇統舊額而已，安得爲增？可令更添五萬兩匹，以表悔謝之實。向汴州乞和時嘗進賞軍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表段裹絹各一百萬、牛馬騾各一萬、駝一千、書五監。今即江表一隅之地，與昔不同，特加矜憫，止令量輸銀一千萬兩以充犒軍之用。方信孺言語反覆不足取信，如李

自從我軍出疆界，所攻下的州軍縣鎮已爲我們所有，未攻下的就應割來獻給我們。現今方信孺帶來的誓書，却説疆界都依大國皇統、你國隆興年間已劃定的爲準，如果這樣，那就是既不説割讓你們的土地，又反而想得到我們已有的土地，哪有這種道理！又來書説通謝禮幣以外，另外準備錢一百萬貫，折金銀各三萬兩，專門用來搪塞再次增加歲幣的要求，又説歲幣添五萬兩匹，説話没有可作定準的。何況和議未定，就先開列條約，擬定誓書，又派直報、通謝等三批使臣，自專到這種地步，難道符合禮節體制？這是方信孺以求取成功自任，主觀揣測上國，認爲這樣徑直前往，就事情必定可成，輕慢欺騙，道理上不可容忍。

我立即草擬奏章上報，敬奉聖旨説："過去宣和、靖康年間，宋不守信義，背棄盟約，我軍問罪，曾割三鎮以求和。現在既然無故興兵，蔑視背棄誓言，即使全部獻出江、淮土地，還不足以自我贖罪。何況你國自己曾説，叔父侄子與君臣父子相差不多，如果能够依舊稱臣，就允許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如果想世世代代爲子國，就當全部割淮南歸宋，直接以長江爲界。陝西的邊界地面都以大軍已占有的土地爲定準。首謀奸臣一定要把他們捆縛送來，由於他們懇切要求自己進行懲罰，可叫他們匣封人頭來獻。禮外歲幣即使添到五萬兩匹，衹是恢復皇統舊額罷了，哪能算增幣？可令他們再添五萬兩匹，以表示悔過謝罪的心意。從前在汴州乞和時曾進獻賞軍物品，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表緞裹絹各一百萬、牛馬騾各一萬、駝一千、書五監。現今江南一隅之地，與過去不同，特别加以憐憫，衹令酌量輸銀一千萬兩以充犒勞軍隊的用費。方信孺言語反覆無常，不足以取信，如李大性、朱致知、李璧、吴琯等人似乎忠實，可派遣到軍

大性、朱致知、李璧、吴琯輩似乎忠實，可遣詣軍前稟議。據方信孺詭詐之罪，過於胡昉，然自古兵交，使人容在其間，姑放令回報。”

伏遇主上聖德寬裕光大，天覆地容，包荒宥罪，其可不欽承以仰副仁恩之厚！儻猶有所稽違，則和好之事，勿復冀也。夫宋國之安危存亡，將繫于此，更期審慮，無貽後悔！

泰和七年九月，薨于汴。其後宋人竟請以叔爲伯，增歲幣，備犒軍銀，函奸臣韓侂胄、蘇師旦首以獻而乞盟焉。訃聞，上震悼，輟朝，命其子宿直將軍天下奴奔赴喪所，仍命葬畢持繪像至都，將親臨奠。以南京副留守張巖叟爲敕祭兼發引使，莒州刺史女奚列孛葛速爲敕葬使，仍摘軍前武士及旗鼓笛角各五十人，外隨行親屬官員親軍送至葬所，賻贈甚厚。謚曰通敏。

贊曰：金自宗弼渡江而還，既而畫淮爲界。厥後海陵咈衆舉兵，國用虚耗，上下離心，内難先作。故世宗之初，章宗之末，有事于南，皆非得已，而詳問之使每先發焉。侂胄狂謀誤國，動非其時，取敗宜也。揆、宗浩雖師出輒捷，而行成之使，不拒其來。儀幣書辭，抑揚增損之際，有可藉口，即許其平矣。函首之事，宋人亦欲因是以自除其禍耳。雖然，揆、宗浩常勝之家，史扢搭驍勇之將，三人相繼而死，和議亦成，天意蓋已休息南北之人歟？

前稟告商議。方信孺詭詐的罪過，超過胡昉，然而自古交戰，容許使者往來其間，姑且放回令回報。”

伏遇主上聖德寬裕光大，天覆地容，寬容赦罪，能不敬承王命以符合仁恩的深厚嗎？如果仍有稽遲違背，那麼和好的事，就不再有希望了。宋國的安危存亡，將繫於此，更望認真考慮，不要留下後悔！

泰和七年九月，宗浩死於汴州。以後宋人請求以叔父爲伯父，增添歲幣，準備犒軍錢，匣封奸臣韓侂胄、蘇師旦頭來獻并求締盟。宗浩死訊奏聞，皇上震驚哀悼，停止上朝，命宗浩之子宿直將軍天下奴奔赴喪所，并命安葬完畢持畫像到京城，將親臨祭奠。以南京副留守張巖叟爲敕祭兼發引使，莒州刺史女奚列孛葛速爲敕葬使，并選擇軍前武士及旗鼓笛角樂人各五十，在外隨行的親屬、官員、親軍送到葬所，助辦喪事的贈禮很豐厚。賜謚號通敏。

贊曰：金自宗弼渡江以來，不久劃淮河爲界。其後海陵王違背衆人興兵，國家財用空虚耗盡，上下離心，内難首先發作。故世宗初年，章宗末年，對南方作戰，都是不得已，而常常先派遣詳問使臣。韓侂胄狂躁謀略誤國，發動北伐不是時候，自取敗亡是必然的。僕散揆、宗浩雖出師往往勝利，而求和的使臣，不拒絶他們的到來。禮儀歲幣書信，抑揚增損之間，有可藉口之處，就答應議和了。匣封奸臣之頭來獻一事，宋人也想因此自己除掉禍首。即使如此，僕散揆、宗浩常勝之帥，史扢搭驍勇之將，三人相繼死去，和議也達成，大概是天意已要南北方人休養生息了吧？

金史卷九十四

列傳第三十二

夾谷清臣　(內族)襄　夾谷衡　完顏安國　瑶里孛迭

夾谷清臣

夾谷清臣本名阿不沙，胡里改路桓篤人也。姿狀雄偉，善騎射。皇統八年，襲祖駮達猛安。大定元年，聞世宗即位，率本部軍六千赴中都會之，以功遷昭武大將軍。從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為管押萬户，接應左都監完顏思敬，逐窩斡餘黨，敗之柔遠，至抹拔里達悉獲之。賊平，遷鎮國上將軍，知潁順軍事。

夾谷清臣本名阿不沙，是胡里改路桓篤人。體貌雄壯，善於騎馬射箭。皇統八年，繼承祖父駮達猛安。大定元年，獲知世宗即位，率領本部軍六千人趕赴中都會師，因功遷昭武大將軍。隨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任管押萬户，接應左都監完顏思敬，追逐窩斡餘黨，在柔遠打敗他們，追至抹拔里達全部俘獲他們。平定賊軍後，遷鎮國上將軍，知潁順軍事。

會宋兵二萬襲陷汝州，殺刺史烏古孫麻發及漢軍二千。河南統軍宗尹遣萬户孛术魯定方與清臣等領騎兵四千往擊之。宋人棄城遁，遂復汝州。三年五月，從志寧復取宿州，宋將李世輔大敗遁去，志寧復遣清臣等以兵追襲，又敗之。捷聞，授宿州防禦使。

恰逢宋兵二萬人襲擊攻陷汝州，殺死刺史烏古孫麻發和漢軍二千人。河南統軍宗尹派萬户孛术魯定方和夾谷清臣等人率領騎兵四千人前去攻打。宋人棄城逃跑，於是收復汝州。三年五月，隨志寧又攻取宿州，宋將李世輔大敗逃離，志寧又派夾谷清臣等人率兵追擊，又打敗敵兵。捷報傳來，授宿州防禦使。

移博州，改西北路招討都監，遷烏古里石壘部族節度使。十二年，授右副都點檢，遷左副都點檢，出為陝西路統軍使，兼知京兆府事。朝辭，賜以金帶厩馬，仍諭之曰："卿典禁兵，日侍左右，勤勞久矣，故以是授卿，宜益思勉。"二十六年，改西京留守。閱三歲，遷樞密副使。

移任博州防禦使，改西北路招討都監，遷烏古里石壘部族節度使。十二年，授右副都點檢，升任左副都點檢，出任陝西路統軍使，兼知京兆府事。上朝辭行，賜給金帶及御厩之馬，并告諭他説："你總管禁兵，每天在我身邊侍奉，辛勤勞累很久了，因此把這個職位授予你，你應更加努力。"二十六年，改任西京留守。過了三年，遷樞密副使。

明昌元年，初議出師，以本職充東北路兵馬都統制使，既而詔止之。

明昌元年，開始議出兵之事，以本官充任東北路兵馬都統制使，不久下詔免職。不久以他的

俄以其女爲昭儀，眷倚益重。二年，拜尚書左丞。頃之，進平章政事，封芮國公，賜同本朝人。四年，遷右丞相，監修國史。

時議簽軍戍邊，上問："漢人與夏人孰勇?"清臣曰："漢人勇。"上曰："昔元昊擾邊，宋終不能制，何也?"清臣曰："宋馭軍法不可得知，今西南路人殊勝彼也。"未幾，還崇進，改封戴。一日，上謂宰臣曰："人有以《八陣圖》來上者，其圖果何如? 朕嘗觀宋白所集《武經》，然其載攻守之法亦多難行。"清臣曰："兵書皆定法，難以應變。本朝行兵之術，惟用正奇二軍，臨敵制變，以正爲奇，以奇爲正，故無往不克。"上曰："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耳。且學古兵法如學弈棋，未能自得於心，而欲用舊陣勢以接敵，亦以疏矣。"

尋上表丐閑，不許。固請，乃賜告省親，諭之曰："聞卿母老，欲令歸省，故特給假五十日，馳驛以往，至彼可爲一月留也。"五年二月，上御凝和殿，清臣省覲還，謁上。上問："卿母健否? 其壽幾何? 相别幾年矣?"清臣對曰："臣母年八十三矣，别十年，幸頗强健。"上曰："何不來此?"曰："急於家務，故不欲離耳。"上曰："老人多如是，所謂'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也。"復謂清臣："胡里改路風俗何如?"對曰："視舊則稍知禮貌，而勇勁不及矣。"因言西南、西北等路軍人，其閑習弓矢，亦非復曩時。

六年，遷儀同三司，進拜左丞相，改封密。受命出師，行尚書省事於臨潢府。清臣遣人偵知虛實，以輕騎八千，令宣徽使移剌敏爲都統，左

女兒做昭儀，更加受到倚重。二年，拜爲尚書左丞。不久，進平章政事，封爲芮國公，賞賜同本朝人。四年，遷右丞相，監修國史。

當時商議徵兵守邊，皇上問："漢人和夏人誰勇敢?"夾谷清臣説："漢人勇敢。"皇上説："過去元昊侵擾邊地，宋人最終不能制服他們，爲什麽呢?"夾谷清臣説："宋人管理軍隊的方法無法知道，現在西南路人遠遠超過他們。"不久，遷崇進，改封戴。一天，皇上對宰相説："有人進上《八陣圖》，這圖究竟如何? 我曾讀宋白所集《武經》，但上面記載的攻守策略也大多難以施行。"夾谷清臣説："兵書上寫的都是固定法式，難以用來應變。本朝用兵之術，衹用正、奇二軍，臨敵應變，以正爲奇，以奇爲正，因此無往而不勝。"皇上説："自古以來用兵也不出奇、正二法。而且學習古代兵法就如同學下棋，如果不能自有心得，而想用舊有陣勢和敵人交戰，也就疏漏了。"

不久上表請求辭官，不准許。堅持請求，於是賜予告省親之假，告諭他説："聽説你母親年老，想讓你回去探望，因此特别給假五十天，騎驛馬前往，到那裏可逗留一個月。"五年二月，皇上到凝和殿，夾谷清臣探親回來，拜見皇上。皇上問："你母親健康不? 年壽多少? 相别幾年了?"夾谷清臣回答説："我母親八十三歲了，分别已十年，幸好還很强健。"皇上説："爲什麽不來這裏?"回答説："忙於家務，因此不想離開。"皇上説："老人多如此，所謂'血氣已衰，應以貪得爲戒'。"又對夾谷清臣説："胡里改路風俗如何?"回答説："比先前稍懂禮貌，而武勇勁力不及從前。"於是説到西南、西北等路軍人，他們熟悉弓箭的程度，也不如以前了。

六年，升任儀同三司，進拜爲左丞相，改封密。奉命出兵，在臨潢府行尚書省事。夾谷清臣派人探知敵軍虛實，率輕騎八千人，令宣徽使移剌敏任都統，左衛將軍充、招討使完顔安國爲左

衛將軍充、招討使完顏安國爲左右翼，分領前隊，自選精兵一萬以當後隊。進至合勒河，前隊敏等於栲栳濼攻營十四，下之，回迎大軍，屬部斜出掩其所獲羊馬資物以歸。清臣遣人責其賕罰，北阻轐由此叛去，大侵掠。上遣責清臣，命右丞相襄代之。承安五年，降授橫海軍節度使兼滄州管內觀察使。

右翼，分别率領前軍，自己選精兵一萬人充當後軍。前進到合勒河，前軍移剌敏等在栲栳濼攻打十四個營寨，攻克了，回師迎接大軍，下屬部族斜出奪走了夾谷清臣等人繳獲的羊馬物資。夾谷清臣派人責令他以財贖罪，北阻轐因此叛離，大肆侵掠。皇上派人斥責夾谷清臣，命右丞相完顏襄代替他。承安五年，降爲橫海軍節度使兼滄州管内觀察使。

初，上諭宰臣曰："清臣舊有勞效，罪狀未甚明，若降授，應須告致仕耳。"初擬知廣寧府，上曰："姑與滄州。"既而又曰："與則與之，第恐有人言也。"尋復致仕。泰和二年薨，年七十。子么查剌襲猛安。初議征討，清臣主其事，既而領軍出征，雖屢獲捷而貪小利，遂致北邊不寧者數歲，天下尤之。

當初，皇上告諭宰臣説："夾谷清臣從前有功勞，他的罪狀不很清楚，如果降官，應等他請求辭官。"當初打算讓他任廣寧府知府，皇上説："姑且把滄州給他。"不久又説："給就給他，衹怕有人説閑話。"不久又退休。泰和二年去世，年齡七十歲。兒子么查剌繼承猛安。當初商議征討時，夾谷清臣主管這事，不久領兵出征，雖然多次取勝却貪圖小利，於是導致北方邊境幾年不安寧，天下人責怨他。

完顏襄

丞相襄本名唵，昭祖五世孫也。祖什古迺從太祖平遼，以功授上京世襲猛安，歷東京留守。父阿魯帶，皇統初北伐有功，拜參知政事。

丞相完顏襄本名唵，是昭祖的第五代孫。祖父什古迺跟隨太祖平定遼，因功授予上京世襲猛安，歷任東京留守。父親阿魯帶，皇統初北伐有功，拜爲參知政事。

襄幼有志節，善騎射，多勇略，年十八襲世爵。大定初，契丹叛，從左副元帥謀衍以本部兵討賊，戰于肇州之長濼。襄先登鏖擊，足中流矢，裹創以戰，氣愈厲，七戰皆勝。謀衍握其手曰："今日之捷，皆公力也。"賊走渡霿鬆河，追及之，所駐地多草，賊乘風縱火，襄亦縱火，立空地以俟，戰十餘合，賊益困。襄謂謀衍曰："今不乘此平殄，後將有悔。"謀衍然之。襄率衆搏戰。大敗之，俘獲萬計。會朝廷遣平章政事僕散忠義代謀衍將，襄復從忠義追賊至裊嶺西之陷泉，及之，率右翼身先奮擊，賊大潰，人馬相蹂而死，陷泉幾平。賊酋窩斡僅與數十騎遁去，卒就擒，論功

完顏襄從小有志氣，善於騎馬射箭，勇而多謀，十八歲時繼承世襲爵位。大定初年，契丹反叛，隨左副元帥謀衍率本部兵討賊，在肇州的長濼作戰。完顏襄衝鋒在前奮力作戰，足中流矢，包扎傷口繼續作戰，勇氣更大，七戰七勝。謀衍握着他的手説："今天的勝利，都是你出的力。"賊軍逃渡霿鬆河，追上賊軍，駐地多草，賊軍乘風放火，完顏襄也放火，站在空地上等待，交戰十多個回合，賊軍更加困迫。完顏襄對謀衍説："現在不趁此機會消滅賊軍，以後將會後悔。"謀衍同意。完顏襄率領衆人拼搏。大敗賊軍，俘虜以萬計。時逢朝廷派平章政事僕散忠義代替謀衍率兵，完顏襄又隨忠義追擊賊兵到裊嶺西面的陷泉，追上賊軍，率右翼軍挺身奮擊，賊軍大潰，人馬相踏而死，陷泉幾乎被填平。賊首窩斡衹和數十名騎兵逃離，最終被抓獲，論功爲第一。官

爲第一。有司擬淄州刺史，詔特授亳州防禦使，時年二十三。

宋人犯南鄙，襄爲潁、壽都統，率甲士二千人渡潁水，敗敵兵五千，復潁州，生擒宋帥楊思。次濠州，宋將郭太尉退保横澗山，襄攻之，伏弩射中其膝，督攻愈急，拔之，獲郭太尉。既而趨滁州，襄爲先鋒，將至清流關，得宋偵者，知敵欲三道夜出，掩我不備。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問計。襄曰："今兵少地隘，儻不得關，敵至，我無所據，必先取之。"曰："我與若孰往?"襄曰："元帥國家大臣，詎宜輕動? 襄當爲公往取。"志寧韙之。襄率騎二千，分二道，一由衝路，自以千兵間道潛登。既近，敵始覺。襄攻克之，據其關，志寧履行戰地，顧謂曰："克敵於不可勝之地，真天下英傑也。"及宋乞盟，班師，召爲拱衛直都指揮使，改殿前右衛將軍，轉左衛，出爲東北路招討都監，遷速頻路節度使，移曷懶路兵馬都總管。

左丞相志寧疾甚，世宗臨問之，志寧薦襄"智勇兼濟，有經世才，他人莫及，異時任用，殆勝于臣"。即召授殿前左副都點檢。爲宋生日使，宋方祈免親接國書，襄至，宋人屢來議，皆折之，迄成禮而還。授陝西路統軍使，賜之尚服、廐馬、鞍勒、佩刀。改河南統軍使。

入爲吏部尚書，轉都點檢，賜錢千萬。世宗謂宰執曰："襄爲人甚蘊藉，非直日，亦入宫規畫諸事，事有所付乃退，其公勤如此。若襄之才豈多得哉!"擢御史大夫，逾月，拜尚書右丞，諭之曰："卿在河南經制邊事，甚有統紀，及在吏部，至爲點檢，尤奉公守法，朕甚嘉之。近長憲

府擬任他爲淄州刺史，下詔特授亳州防禦使，當時二十三歲。

宋人侵犯南方邊境，完顔襄爲潁、壽都統，率士兵二千人渡過潁水，打敗敵兵五千人，收復潁州，活捉宋軍主帥楊思。駐軍濠州，宋將郭太尉退兵保横澗山，完顔襄攻打郭太尉，箭射中他的膝部，督戰更急，攻陷營寨，俘獲郭太尉。不久奔赴滁州，完顔襄任先鋒，將到清流關，俘獲宋軍的探子，獲知敵兵準備在晚上三路并出，乘我方没有防備偷襲。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詢問計策。完顔襄説："現在兵少地小，如果不能奪關，敵兵到了，我們就没有依靠，一定要先奪取關城。"問："我和你誰去?"完顔襄説："元帥是國家大臣，怎麽可以輕舉妄動? 完顔襄當爲你前往奪取。"志寧同意。完顔襄率領騎兵二千人，兵分二路，一路從要道，一路由他自己親率一千士兵從小路悄悄登上。已經靠近，敵人纔發覺。完顔襄戰勝敵兵，占據清流關，志寧經行於作戰之地，對他説："在不可戰勝的地方戰勝敵人，真是天下英傑。"待到宋求和，回軍，召爲拱衛直都指揮使，改殿前右衛將軍，轉左衛將軍，出任東北路招討都監，遷速頻路節度使，移曷懶路兵馬都總管。

左丞相志寧病重，世宗親臨探問他，志寧舉薦完顔襄"智勇雙全，有治世才能，别的人比不上，以後任用他，大概超過我"。就召入朝授殿前左副都點檢。任宋生日使，宋正請求免除皇上親手接受國書的禮節，完顔襄到後，宋人多次來商議，都駁回宋人的請求，直到完禮而回。授陝西路統軍使，賜給他尚服、御廐馬、馬鞍勒、佩刀。改任河南統軍使。

入朝任吏部尚書，轉任都點檢，賜錢一千萬。世宗對宰執説："完顔襄爲人十分寬和，不是他當班的日子，也入宫處理事務，事情有所交代纔退朝，他就是如此勤勞爲公。像完顔襄這樣的人才怎能多得!"提拔爲御史大夫，過了一個月，拜爲尚書右丞，告諭他説："你在河南處理邊境事務，很有綱紀，在吏部時，很是節制自己行爲，尤其奉公守法，我很贊賞。近來在御史臺

臺，亦以剛直聞，是用委以機政，其益勉之!”未幾，進拜左丞。襄在外任，治有異效，至是朝廷以褒賞廉吏詔天下，列其名以示獎勵。二十三年，進拜平章政事，封蕭國公。

世宗以金源郡王世嫡皇孫，將加王爵，詔擇國號。襄曰：“為天下大計，必先正其本，原者本也，請封原。”從之。故事，諸部族節度使及其僚屬多用糺人，而頗有私縱不法者，議改用諸色人。襄曰：“北邊雖無事，恒須經略之，若杜此門，其後有勞績何以處之？請如舊。”他日，議及古有監軍之事。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必勝，攻必克。及叔世始以內臣監其軍，動為所制，故多敗而少功。若將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并嘉納之。詔受北部進貢。使還，世宗問邊事，具圖以進，因上羈縻屬部、鎮服大石之策，詔悉行之。進拜右丞相，徙封戴。

世宗不豫，與太尉徒單克寧、平章政事張汝霖宿內殿，同受顧命。章宗初即政，議罷僧道奴婢。太尉克寧奏曰：“此蓋成俗日久，若遽更之，於人情不安。陛下如惡其數多，宜嚴立格法，以防濫度，則自少矣。”襄曰：“出家之人安用僕隸？乞不問從初如何所得，悉放為良。若寺觀物力元係奴婢之數推定者，并合除免。”詔從襄言。由是二稅户多為良者。

明昌元年，同知棣州防禦使亶上封事，歷詆宰執。太傅克寧奏，亶所言襄預知之。於是詔亶還本猛安，而襄出知平陽府事。移知鳳翔，歷西京留守，召授同判大睦親府事，進樞密使，復拜右丞相，改封任。

時左丞相夾谷清臣北禦邊，措畫乖方，屬邊事急，命襄代將其衆，佩

做長官，也以剛直聞名，因此把軍機大政交給你，希望你更加努力!”不久，進拜爲左丞。完顏襄在外任職時，治政很有功效，到這時朝廷以獎賞廉直官吏詔告天下，列出他的名字表示獎勵。二十三年，進拜平章政事，封爲蕭國公。

世宗因金源郡王是嫡系皇孫，準備加封王爵，下詔選擇國號。完顏襄説：“天下大計，必先正其本，原就是本，請求封爲原王。”同意了。舊例，各部族節度使及其下屬多任用糺人，糺人中很有些放縱不守法的，商議改用各部族人。完顏襄説：“北方邊地雖無事，常需管理，如果阻絶這條任官門路，以後有功勞怎麽安置？請求依舊。”另一天，談到古代有監軍的事。完顏襄説：“漢代、唐代本無監軍，將領得以獨當其任，因此戰必勝，攻必克。到末世纔用内臣監軍，一舉一動都受到控制，因此敗多勝少。如果將領人選合適，確實不必設置監軍。”都被贊賞采納了。詔令他接受北邊部族進貢。出使回來，世宗詢問邊事，繪成圖上進，於是獻上控制所屬各部、征服大石的策略，下詔全部施行。進拜右丞相，改封戴。

世宗病危，和太尉徒單克寧、平章政事張汝霖在内殿留宿，一同接受遺命。章宗初親政，商議廢除僧道奴婢。太尉徒單克寧奏報説：“這種狀况成俗已久，如果匆忙改變，人心不安。陛下如果討厭僧道奴婢人數太多，應當嚴立法令，以防度僧道過濫，那麽自然就少了。”完顏襄説：“出家人怎麽能用奴僕？請求不論當初怎樣得到的，全部放爲良民。如果寺觀財力原來按奴婢之數推算的，都應該全部免除。”下詔遵從完顏襄的意見。從此二税户大多爲良民。

明昌元年，同知棣州防禦使完顏亶上封事，一一詆毁宰執。太傅徒單克寧上奏，完顏亶所説的話，完顏襄預先已知道。於是詔令完顏亶回到本猛安，而完顏襄出知平陽府事。移知鳳翔，歷任西京留守，召授同判大睦親府事，進官樞密使，又拜爲右丞相，改封任。

當時左丞相夾谷清臣在北方守邊，措置不當，時逢邊事緊急，命完顏襄代替夾谷清臣統領

金牌，便宜從事。臨宴慰遣，賜以貂裘、鞍山、細鎧及戰馬二。時胡里乣亦叛，嘯聚北京、臨潢之間。襄至，遣人招之，即降，遂屯臨潢。頃之，出師大鹽濼，復遣右衛將軍完顔充進軍斡魯速城，欲屯守，俟隙進兵。繪圖以聞，議者異同，即召面論，厚賜遣還。

未幾，遣西北路招討使完顔安國等趨多泉子。密詔進討，乃命支軍出東道，襄由西道。而東軍至龍駒河爲阻轐所圍，三日不得出，求援甚急，或請俟諸軍集乃發。襄曰："我軍被圍數日，馳救之猶恐不及，豈可後時？"即鳴鼓夜發。或請先遣人報圍中，使知援至。襄曰："所遣者儻爲敵得，使知我兵寡而糧在後，則吾事敗矣。"乃益疾馳。遲明，距敵近，衆請少憩。襄曰："吾所以乘夜疾馳者，欲掩其不備爾。緩則不及。"嚮晨壓敵，突擊之，圍中將士亦鼓噪出，大戰，獲輿帳牛羊。衆皆奔斡里札河。遣安國追躡之。衆散走，會大雨，凍死者十八九，降其部長，遂勒勛九峰石壁。捷聞，上遣使厚賜以勞之，别詔許便宜賞賚士卒。九月，赴闕，拜左丞相，監修國史，封常山郡王。宴慶和殿，上親舉酒飲，解所服玉具佩刀以賜，俾即服之。

他的軍隊，佩金牌，根據情況行事。皇上親臨宴會慰問餞行，賜給他貂裘、馬鞍、細鎧和兩匹戰馬。當時胡里乣也叛亂了，盤據於北京、臨潢之間。完顔襄到後，派人招降胡里乣，胡里乣當即投降，於是屯駐臨潢。不久，出兵大鹽濼，又派右衛將軍完顔充進軍斡魯速城，想屯守在那裏，俟機進兵。繪成地圖上報，議事的人意見不一致，就召他當面商議，重重賞賜讓他返回。

不久，派西北路招討使完顔安國等奔赴多泉子。秘密詔令進軍討伐，於是下令偏師從東道出兵，完顔襄從西道出兵。東軍到達龍駒河被阻轐包圍，三天不能突圍而出，請求救援很急，有的人請等各軍集結後纔出發。完顔襄説："我軍被圍幾天，飛馳前往救援還怕趕不上，怎麽可以拖延時間？"就擊鼓在晚上出發。有人請求先派人去報告被包圍的軍隊，讓他們知道援軍趕來了。完顔襄説："派去的人如果被敵人抓到，知道我們兵少而軍糧在後，那我們就壞事了。"於是更加飛馳前進。黎明，接近敵人，衆人請求稍事休息。完顔襄説："我之所以在夜晚飛馳進軍，是想攻其不備而已。慢了就趕不上了。"黎明大軍臨敵，突然攻擊敵兵，被包圍的將士也鳴鼓吶喊而出，兩軍大戰，繳獲車帳牛羊。敵兵都逃奔斡里札河。派安國追擊敵兵。敵兵逃散，時逢大雨，敵軍十有八九都被凍死，降服部族酋長，於是在九峰石壁上刻石記功。捷報傳到，皇上派使臣重賞慰勞，另外下詔准許他根據情況賞賜士兵。九月，赴京師，拜爲左丞相，監修國史，封爲常山郡王。在慶和殿設宴，皇上親自舉酒給他喝，解下身上的玉具佩刀賜給他，讓他馬上佩上。

十月，阻轐復叛，襄出屯北京，會群牧契丹德壽、陁鎖等據信州叛，僞建元曰身聖，衆號數十萬，遠近震駭。襄閑暇如平日，人心乃安。初，襄之出鎮也，至石門鎮，密謂僚屬曰："北部犯塞奚足慮。第恐奸人乘隙而動。北京近地軍少，當預爲之備。"即遣官發上京等軍六千，至是

十月，阻轐又反叛，完顔襄出兵屯駐北京，時逢群牧契丹德壽、陁鎖等占據信州反叛，建年號叫身聖，號稱數十萬之衆，遠近震恐。完顔襄像平常一樣閑暇，人心纔安定下來。當初，完顔襄出鎮，到達石門鎮，秘密對僚屬説："北方部族侵犯邊塞，哪裏值得擔心。衹怕奸人趁機行動。北京附近軍隊少，應當預先作準備。"就派官調發上京等軍六千人，到這時果然有用。臨潢

果得其用。臨潢總管烏古論道遠、咸平總管蒲察守純分道進討，擒德壽等送京師。

總管烏古論道遠、咸平總管蒲察守純分路進討，擒獲德壽等人送回京師。

契丹之亂，廷臣議罷郊祀，又欲改用正月上辛，上遣使問之，對曰："郊為重禮，且先期詔天下，又藩國已報表賀，今若中罷，何以副四方傾望之意？若改用正月上辛，乃祈穀之禮，非郊見上帝之本意也。大禮不可輕廢，請决行之，臣乞於祀前滅賊。"既而賊破，果如所料。郊禮成，進封南陽郡王。始討契丹，自龍虎衛上將軍、節度使以下許承制授之。襄以為賞罰之柄非人臣所預，不敢奉詔。賊平，請委近臣諭旨將士，使知上恩。乃遣李仁惠持宣三十、敕百五十，視功給之。

契丹作亂，廷臣商議廢除郊祀，又想改在正月上辛日，皇上派使者詢問他，回答說："郊祀是大禮，而且先期已詔告天下，藩國又已上表稱賀，現在如果中途廢除，拿什麼滿足四方盼望的心意？如果改在正月上辛，就是祈求五穀的儀禮，不是郊祀見上帝的本意。大禮不可輕易廢除，請求堅決施行，我請求在郊祀前消滅賊軍。"不久破賊，果然如他所料。郊祀禮成，進封爲南陽郡王。最初討伐契丹，准許他按照制令授龍虎衛上將軍、節度使以下官吏。完顏襄認爲賞罰大權不是臣子所應有的，不敢奉詔。平賊後，請求朝廷委派近臣告諭將士，讓他們知道皇上的恩意。於是派李仁惠帶着宣麻三十份、敕令一百五十份，論功行賞。

方德壽之叛，諸乣亦剽略為民患，襄慮其與之合，乃移諸乣居之近京地，撫慰之。或曰："乣人與北俗無異，今置內地，或生變奈何？"襄笑曰："乣雖雜類，亦我之邊民，若撫以恩，焉能無感？我在此，必不敢動。"後果無患。尋詔參知政事裔代領其軍。入見，賜錢五千萬。明年，以內艱免。翌日，起復視事。時議以契丹户之驅奴尚衆，乞盡鬻以散其黨，襄以為非便，奏請量存口數，餘悉官贖為良，上納之。

當德壽叛亂時，各部乣人也剽劫攻掠，成爲百姓的禍患，完顏襄擔心他們與德壽聯合，於是把諸乣移居到靠近京師的地方，安撫慰勞他們。有人說："乣人與北人習俗没有區别，現在把他們安置到內地，如果作亂怎麼辦？"完顏襄笑着說："乣人雖是雜類，也是我們的邊民，如果以恩安撫他們，怎能不受感動。我在這裏，他們一定不敢輕舉妄動。"後來果然没有禍患。不久詔令參知政事裔代替他統領軍隊。入朝進見，賜錢五千萬。第二年，因母喪免職。第二天，又起用復官治事。當時商議認爲契丹人户的奴僕還多，請求把他們全部賣了以便分散他們，完顏襄認爲不便，上奏請求酌量保留人數，其餘的都由官府贖爲良民，皇上采納了。

北部復叛，裔戰失律，復命襄為左副元帥莅師，尋拜樞密使兼平章政事，屯北京。民方艱食，乃減價出糶倉粟以濟之。或以兵食方闕為言，襄曰："烏有民足而兵不足者？"卒行之，民皆悦服。時議北討，襄奏遣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出軍泰州，又請左丞衡於撫州行樞密院，出軍西北路以

北方各部又叛亂，裔作戰失利，又任命完顏襄爲左副元帥親臨軍隊，不久拜爲樞密使兼平章政事，屯駐北京。百姓正缺糧，於是減價出售官倉糧食救濟百姓。有人上言說正缺軍糧，完顏襄說："哪有百姓足而軍隊不足的？"終於開倉賣糧，百姓都歡喜敬服。當時商議北伐，完顏襄奏請派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出兵泰州，又請求派尚書左丞完顏衡到撫州行樞密院事，出兵西北路以

邀阻䪁，而自帥兵出臨潢。上從其策，賜内庫物即軍中用之。其後斜出部族詣撫州降，上專使問襄，襄以爲受之便。賜寶劍，詔度宜窮討。乃令士自賫糧以省輓運，進屯於沔移剌烈、烏滿掃等山以逼之。因請就用步卒穿壕築障，起臨潢左界北京路以爲阻塞。言者多異同，詔問方略。襄曰："今茲之費雖百萬貫，然功一成則邊防固而戍兵可減半，歲省三百萬貫，且寬民轉輸之力，實爲永利。"詔可。襄親督視之，軍民并役，又募飢民以傭即事，五旬而畢。於是西北、西南路亦治塞如所請。無何，泰州軍與敵接戰，宗浩督其後，殺獲過半，諸部相率送款，襄納之。自是北陲遂定。	攔擊阻䪁，而親自率兵從臨潢出發。皇上同意他的計策，賜給内庫財物讓他在軍中使用。後來斜出部族到撫州投降，皇上專門派使臣詢問他，完顏襄認爲接受投降有利。賜給寶劍，詔令他在適當時候討伐到底。於是下令士兵自帶糧食以減少運輸的困難，進駐到沔移剌烈、烏滿掃等山以迫近敵軍。又請求就地用步兵挖壕溝築堡寨，從臨潢左界北京路起作爲要塞。議事的人大多意見不同，下詔詢問策略。完顏襄說："現在這樣做雖然花費百萬貫，但一旦修成邊防就穩固了，守兵可減少一半，每年節省三百萬貫，而且減輕了百姓運輸的勞役，實爲長久之利。"下詔同意。完顏襄親自監督工役，軍民一起修建，又招募飢民作雇工服役，五十天就完工了。於是西北、西南路也按他請求的那樣修建邊塞。不久，泰州軍和敵兵交戰，宗浩在後面督戰，殺傷、俘虜敵軍過半，各部相繼投誠，完顏襄都接受了。從此北方邊陲就安定了。
襄還臨潢，減屯兵四萬、馬二萬匹。上以信符召還，遣近臣迎勞于途。既至，復撫問于第，入獻邊機十事，皆爲施行，仍厚賜之，復拜左丞相。初，襄至自軍，上諭宰臣曰："樞密使襄築立邊堡完固。古來立一城一邑，尚有賞賚，即欲拜三公，三公非賞功官，如左丞相亦非賞功者，雖然可特授之。"遣左司郎中阿勒根阿海降詔褒諭。四年正月，進拜司空，領左丞相如故。	完顏襄回到臨潢，減少駐兵四萬人、馬二萬匹。皇上用符節召他回朝，派近侍到途中迎候。到後，皇上又到他家中撫問，入朝獻上邊防機要十件事，都施行了，并重賞他，又拜爲左丞相。當初，完顏襄從軍中來，皇上告諭宰臣說："樞密使完顏襄修築的邊防營壘堅固。自古以來建立一城一邑，都有賞賜，想拜他爲三公，但三公不是用來賞功的官，至於左丞相也不是用來賞功的，即使如此，可以特別授予。"派左司郎中阿勒根阿海降詔獎勵。四年正月，進拜爲司空，依舊領左丞相。
襄重厚寡言，務以鎮静守法。每掾有所稟，必問曰："諸相云何?"掾對某相如是，某相如是。襄曰："從某議。"其事無有異者。識者謂襄誠得相體。時上頗更定制度，初置提刑司，又議設清閑職位，如宋朝宫觀使，以待年高致仕之官。襄言："年老致仕，朝廷養以俸廩，恩禮至渥。老不爲退，復有省會之法，所以抑貪冒，長廉節。若擬别設，恐涉于濫。"	完顏襄老成穩重少言，一意鎮静遵守法制。每當下屬官吏有所稟告，必然問道："其餘相臣說什麽?"下屬官吏回答説某相如此説，某相如此說。完顏襄說："遵從某相的意見。"事情没有異議。有見識的人認爲完顏襄確實很得宰相體。當時皇上多次更定制度，最初設提刑司，又商議設清閑職位，如像宋朝的宫觀使，用來安置年高退休的官吏。完顏襄説："年老退休，朝廷用俸禄把他們養起來，恩禮極重。老而不退，又有省會法，用來抑制貪婪冒占，助長廉節。如果打算

又言："省事不如省官，今提刑官吏，多無益於治，徒亂有司事。議者以謂斯乃外臺，不宜罷。臣恐混淆之辭，徒煩聖聽。且憲臺所掌者察官吏非違，正下民冤枉，亦無提點刑獄、舉薦之權。若已設難以遽更，其采訪廉能不宜隸本司，宜令監察御史歲終體究，仍不時選官廉訪。"上皆聽納。俄乞致仕，不許。

時方旱，命有司祈雨，襄及平章政事張萬公、參政僕散揆等上表待罪。上召翰林學士党懷英草罪己詔，仍慰諭襄等視事。泰和元年春，承命馳禱于亳州太清宮及后土方岳。以其世封遠，特改授河間府路算术海猛安。明年，皇子生，襄復自請報謝。既祀嵩嶽，還次芝田之府店，遂以疾薨，年六十三。訃聞，輟朝，遣使祭于路，葬禮依太師淄王克寧。謚曰武昭。命張行簡銘其碑。

襄明敏，才武過人，上親待之厚，故所至有功。其駐軍臨潢也，有以僞書遺西京留守徒單鎰，欲構以罪。書聞，上以書還畀襄，其明信如此。既而果獲爲僞書者。在政府二十年，明練故事，簡重能斷，器局尤寬大，待掾吏盡禮，用人各得所長，爲當世名將相。大安間，配享章宗廟廷。

夾谷衡

夾谷衡本名阿里不，山東西路三土猛安益打把謀克人也。大定十三年，創設女直進士舉，衡中第四人，補東平府教授。調范陽簿，選充國史院編修官，改應奉翰林文字。世宗嘗謂宰臣曰："女直進士中才傑之士蓋亦難得，如徒單鎰、夾谷衡、尼厖古鑑皆有用材也。"遷修起居注。章宗

另設官，恐怕會流於太濫。"又說："省事不如省官，現在提刑司的官吏，大多無益於治政，白白擾亂官府的事務。議事的人認爲這是外臺，不宜廢除。我怕混淆不清的言辭，白白煩擾聖聽。而且御史臺的職責是檢查官吏的過失，糾正百姓的冤枉，也没有管理刑獄、舉薦官吏的權力。如果已經設置的難以馬上改變，察訪廉能的職責不宜歸屬於本司，應令監察御史在年終考核，并不時選派官吏察訪。"皇上都采納了。不久請求退休，不准許。

當時正天旱，命官府求雨，完顔襄和平章政事張萬公、參政僕散揆等上表待罪。皇上召翰林學士党懷英起草罪己詔，并安慰完顔襄等人讓他們主管政事。泰和元年春，奉命馳馬到亳州太清宮和后土岳廟祈禱。因爲他的先世封地遠，特别改授河間府路算术海猛安。第二年，皇子出生，完顔襄又自己請求前去報謝。祭祀嵩嶽後，回到芝田的府店，因病去世，年齡六十三歲。訃告傳到，停止上朝，派使臣到路上祭祀，依照太師淄王克寧的規格舉行葬禮。賜謚號武昭。命張行簡爲他寫碑銘。

完顔襄聰明機敏，才能武力過人，皇上待他很優厚，因此所到之處都有功。他駐軍臨潢時，有人用假造書信給西京留守徒單鎰，想羅織他的罪名。信交到朝廷，皇上把信還給完顔襄，他就是如此受到信任。不久果然找到寫假信的人。在政府二十年，精通練達舊事，簡重有決斷，器量尤其寬大，對待下屬官吏盡禮節，用人各得所長，是當時著名的將相。大安年間，配享章宗廟廷。

夾谷衡本名阿里不，是山東西路三土猛安益打把謀克人。大定十三年，創設女真進士科，夾谷衡考中第四名，補東平府教授。調任范陽主簿，選充國史院編修官，改任應奉翰林文字。世宗曾封宰臣說："女真進士中有才幹傑出之士也很難得，像徒單鎰、夾谷衡、尼厖古鑑都是有用的人才。"升遷修起居注。章宗登位，任侍御史，轉右司員外郎，奏事合旨意，升左司郎中。明昌

立，爲侍御史，轉右司員外郎，敷奏稱旨，升左司郎中。明昌二年，擢御史中丞，未幾，拜參知政事。三年八月，以病，表乞致仕，詔撫慰不許。

二年，提拔爲御史中丞，不久，拜爲參知政事。三年八月，因病上表請求退休，下詔撫慰，不准許。

衡久在告，承詔始出，上見其羸瘠，復賜告一月。四年，詔賜今名，諭之曰："朕選大臣，俾參機務，必資謀畫，協贊治平。其或得失晦而未形，利害膠而未決，正須識見純直，方能去取合公。比來議事之臣，鮮有一定之論，蓋以内無所守，故臨事而惑，致有中失，朕將何賴？卿忠實公方，審其是則執而不回，見其非則去而能果，度其事勢，有若權衡。汝之所長，衡實似之，可賜名'衡'。古者命名將以責實，汝先有實，可謂稱名，行之克終，乃副朕意。"

夾谷衡長期請假，接到詔書纔出來，皇上見他瘦弱多病，又賜假一個月。四年，下詔賜給現名，告諭他說："我挑選大臣，讓他們參決機務，一定要有助於謀劃，協力佐助太平。如果遇到得失隱晦不明，利害混雜不決的情況，正需要見識純正剛直，纔能去取公正。近來議事的臣子，很少有固定的意見，那是因爲内心無所守，因此處事迷惑，以致失誤，我將依賴什麽人呢？你忠實公正，發現是對的就堅持而不動摇，發現錯的就能果斷放棄，估量時勢，就如同尺度稱衡。你的長處，很像是衡稱，可賜名叫'衡'。古人取名是爲了求實，你先有實，堪稱名副其實，始終堅持施行，纔合我的心意。"

參知政事胥持國言區種法。衡曰："若苟有利，古已行之，且用功多而所種少，復恐荒廢土田，徒勞民，無益也。"進尚書右丞。舊制，久歷隨朝職任者，得奉使江表。衡未使而拜執政，特賜錢六千貫。六年，遷尚書左丞，尋出行省于撫州。洎還入朝，聞父憂去，上亟召回，起復本職。

參知政事胥持國論分區輪種法。夾谷衡說："如果有利，古代就已施行了，況且用力多而所種少，又怕荒廢田土，白白煩勞百姓，没有好處。"進爲尚書右丞。按原來制度，久任在朝官的，可以奉命出使江南。夾谷衡没有出使而拜爲執政，特别賜錢六千貫。六年，遷尚書左丞，不久到撫州行省事。等到回朝，獲知父親喪亡離去，皇上急忙召回他，起用爲原官。

承安二年，出爲上京留守，尋改樞密副使，行院規畫邊事。三年，以修完封界，賜詔褒諭。四年正月，就拜平章政事，封英國公。薨，年五十一。上聞之惻然，爲輟朝，命官致祭，賻贈有加。遣使敕葬，謚曰貞獻。

承安二年，出任上京留守，不久改任樞密副使，行院處置邊地事務。三年，因爲修築邊界堡寨完美，賜詔獎勵。四年正月，就地拜平章政事，封爲英國公。去世，五十一歲。皇上獲知後很悲傷，爲此停止上朝，派官員祭奠，助葬的贈禮超過標準。派使臣監督葬事，謚號叫貞獻。

完顏安國

完顏安國字正臣，本名闍母。其先占籍上京，世有戰功。祖斜婆，授西南路世襲合札謀克。

完顏安國字正臣，本名闍母。他的祖先是上京人，世代作戰有功。祖父斜婆，授西南路世襲合札謀克。

安國沉雄有謀畫，尤善騎射。正隆元年，從軍爲謀克，常以少擊衆。

完顏安國沉雄有謀略，尤其善於騎馬射箭。正隆元年，隨軍爲謀克，常常以少勝多。大定年

大定中，為常山簿，轉虹縣令。會王府新建，選充虞王府掾。再遷儀鸞局副使。明昌元年，改本局使。會大石部長有乞修歲貢者，朝廷許其請，詔安國往使之。至則率衆遠迓至帳，望闕羅拜，執禮無惰容。

時北阻轐迫近塞垣，鄰部欲立功以誇雄上國，議邀安國俱行討之。安國以未奉詔為辭。强之，不可。或以危言怵之，安國曰："大丈夫豈以生死易節。暴骨邊庭，不猶愈於病死牖下。"衆壯其言，饋贐如禮。既還，以奉使稱旨，升武衛軍都指揮使。出為東北路副招討，未赴，改西北路副招討。

六年，左丞相夾谷清臣用兵，以安國為先鋒都統。適臨潢、泰州屬部叛，安國先討定之，以功遷本路招討使，兼威遠軍節度使。承安元年，大鹽濼之戰，殺獲甚衆，詔賜金幣。既而右丞相襄總大軍進，安國為兩路都統，大捷於多泉子。襄遣安國追敵，僉言糧道不繼，不可行也。安國曰："人得一羊可食十餘日，不如驅羊以襲之便。"遂從其計。安國統所部萬人疾驅以薄之，降其部長。捷聞，進官四級，遷左翼都統。

承安二年，以營邊堡功，召簽樞密院事。賜虎符還邊，得以便宜從事。時并塞諸部降，諭使輸貢如初。進拜樞密副使。泰和元年，特授世襲西南路延晏河猛安，兼合札謀克。帝幸慶寧宮，命安國嚴飭邊備。奏西南路邊戍私竄者乞招誘以安人心，上是其言。三年，以疾致仕，封道國公。四年，起復前職，卒。上聞之，輟朝。敕有司葬以執政禮，贈特進。

安國在軍旅幾十五年，號令嚴明，指麾卒伍如左右手。又善伺知敵

間，任常山主簿，轉虹縣令。恰逢新建王府，選充虞王府屬官。再遷儀鸞局副使。明昌元年，改任本局正使。恰逢有大石部落酋長請求每年修歲貢，朝廷准許他的請求，詔令完顏安國前往出使。到後就率領衆人遠迎到帳幕，遥望京城羅拜，行禮無懈怠神色。

當時北阻轐迫近堡塞，鄰近部族想立功以稱雄上國，商議邀完顏安國一起去討伐。完顏安國以没有接到詔命作推辭。强迫他，不行。有人以危言恐嚇他，完顏安國説："大丈夫難道會因生死改變節操？暴骨於邊庭，不比病死於窗下强嗎！"衆人覺得他言語豪壯，按禮節饋贈他。返回後，因出使稱旨，升武衛軍都指揮使。出任東北路副招討，没有赴任，改任西北路副招討。

六年，左丞相夾谷清臣用兵，任完顏安國爲先鋒都統。恰逢臨潢、泰州屬部叛亂，完顏安國先討伐平定他們，因功遷本路招討使，兼威遠軍節度使。承安元年，大鹽濼之戰，俘殺很多敵兵，下詔賜給金幣。不久右丞相完顏襄統領大軍進軍，完顏安國任兩路都統，在多泉子大勝。完顏襄派完顏安國追擊敵兵，都稱糧道不通，不可前行。完顏安國説："一人得到一頭羊可吃十多天，不如趕着羊襲擊敵兵爲好。"於是按他的計策辦。完顏安國統領他的部隊一萬人飛馳迫近敵兵，降服敵兵酋長。捷報傳來，進官四級，遷左翼都統。

承安二年，以修建邊堡的功勞，召爲簽樞密院事。賜給虎符回到邊地，可以根據情况處事。當時沿邊塞的各部族都投降了，告諭他們像當初一樣進貢。進拜樞密副使。泰和元年，特授世襲西南路延晏河猛安，兼合札謀克。皇帝到慶寧宫，命令完顏安國嚴整邊防。奏請招誘西南路守邊私逃的人以安定人心，皇上贊同他的話。三年，因病退休，封道國公。四年，又起任前職，去世。皇上獲知，停止朝務。敕令官府按執政禮儀安葬，贈特進。

完顏安國在軍隊近十五年，號令嚴明，指揮士兵如同左右手。又善於偵察敵人虛實及山川險

人虚實及山川險易，戰必身先士卒，故所向輒克。諸部入貢，安國能一一呼其祖先弟侄名字以戒諭之，諸部皆震悚，甚為鄰國所畏服。

易，每次作戰必定身先士卒，因此戰無不勝。各部進貢，完顔安國能一一叫出他們的祖先弟侄的名字來誡諭他們，各部族人都震驚惶恐，很爲鄰國畏服。

瑶里孛迭

瑶里孛迭，北京路窟白猛安陀羅山謀克人也。以軍功歷海濱令，遷徐王府掾，以稱職，再任御史臺。察廉，升同知震武軍節度使事。明昌初，為唐州刺史，尋授西北路招討副使。未幾，改東北路。六年正月，北邊有警，聚兵圍慶州急，孛迭率本路軍往救，敵解去，州竟無患。

瑶里孛迭，北京路窟白猛安陀羅山謀克人。因軍功任海濱令，遷徐王府屬官，因爲稱職，再任御史臺官。察廉，升同知震武軍節度使事。明昌初年，任唐州刺史，不久授任西北路招討副使。不久，改任東北路。六年正月，北部邊境有警報，聚兵包圍慶州很緊，瑶里孛迭率本路軍前往救援，敵人解圍離去，慶州終於無患。

承安元年，丞相襄北伐，孛迭為先鋒副統，進軍至龍駒河，受圍，會襄引大軍至，得解。後授鎮寧軍節度使，以六群牧人叛，改寧昌軍。孛迭為都統，領步騎萬次懿州，敵數萬來逆戰，兵勢甚張，孛迭親陷陣，奮力鏖擊却之，身中二創，捷聞，遷一官。

承安元年，丞相完顔襄北伐，瑶里孛迭任先鋒副統，進軍到龍駒河，被包圍，恰逢完顔襄率大軍趕來，得以解圍。後來授鎮寧軍節度使，因六群牧人反叛，改任寧昌軍節度使。瑶里孛迭任都統，率領步兵騎兵一萬人屯駐懿州，數萬敵人來迎戰，兵勢很盛，瑶里孛迭親自衝鋒陷陣，奮力鏖戰打退敵兵，身受兩處傷，捷報傳來，升遷一官。

承安二年，乣軍千餘出没剽掠錦、懿間，孛迭追敗之，復獲所掠，悉還本户。三年，從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為左翼都統，戰移密河，勝；戰骨堡子西，殺獲甚衆。五年，授知廣寧府事，俄改東北路招討使。以捍邊有功，賜詔褒諭，三遷為崇義軍節度使。泰和六年，卒。訃聞，遣官致祭，賜銀五百兩，贈金紫光禄大夫。

承安二年，乣軍一千多人出没錦、懿二州之間搶劫，瑶里孛迭追擊打敗他們，追回被他們搶去的財物，全部歸還原主。三年，跟隨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任左翼都統，在移密河作戰，獲勝；在骨堡子西作戰，俘虜斬殺很多敵兵。五年，授知廣寧府事，不久改任東北路招討使。因守邊有功，賜詔獎勵，三次升遷爲崇義軍節度使。泰和六年，去世。訃告傳來，派官祭奠，賜銀五百兩，贈金紫光禄大夫。

孛迭勇决善戰，自幼以軍功顯，任兵鎮十餘年，所向克捷，凡再遷官，賜金幣，甚為上倚注云。

瑶里孛迭勇敢果斷善於作戰，從小因軍功揚名，任兵鎮十多年，所向取勝，多次升官，賜給金幣，很受皇上倚重。

贊曰：《易·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蓋初為師之始，出師之道，當慎其始。清臣首議出師，遽以貪小利敗。襄雖賢，竭力而後勝其任。衡、安國、孛迭之功又亞於襄

贊曰：《易·師》初六説："出軍應以軍法齊衆，若無軍法，無論好壞，皆凶。"因爲初始治軍之時，出軍的規律，應開始謹慎。夾谷清臣首先主張出軍，迅速地以貪小利而失敗。完顔襄雖賢，竭盡力氣而後纔能勝任。夾谷衡、完顔安

者也。然而，兵連禍結，以終金世。故兵無常勝，制勝在勢。勢制兵者强，兵制勢者亡。迹襄之開築壕塹以自固，其猶元魏、北齊之長城歟，金之勢可知矣。勢屈而兵勝，亡國之道也。金以兵始，亦以兵終。嗚呼！用兵之始，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國、瑶里孛迭的功勞又不如完顏襄。然而，兵禍不斷，一直到金代滅亡。因此没有常勝的兵，取勝在於形勢。根據形勢來决定軍事的就取勝；軍隊被形勢制約的就敗亡。考察完顏襄開築壕塹以自我鞏固，大概像元魏、北齊修築長城吧，金的形勢由此可知。勢屈而兵勝，這是亡國之道。金代以戰爭開始，也以戰爭結束。唉，用兵之初，能不慎重嗎？能不慎重嗎？

金史卷九十五

列傳第三十三

移剌履　張萬公　蒲察通　粘割斡特剌　程輝　劉瑋
董師中　王蔚　馬惠迪　馬琪　楊伯通　尼厖古鑑

移剌履

移剌履字履道，遼東丹王突欲七世孫也。父聿魯，早亡。聿魯之族兄興平軍節度使德元無子，以履為後。方五歲，晚卧廡下，見微雲往來天際，忽謂乳母曰："此所謂'卧看青天行白雲'者耶?"德元聞之，驚曰："是子當以文學名世。"及長，博學多藝，善屬文。初舉進士，惡搜檢煩瑣，去之。蔭補為承奉班祗候、國史院書寫。

世宗方興儒術，詔譯經史，擢國史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一日，世宗召問曰："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嘉謀忠節，良可稱嘆。近世何故無如徵者?"履曰："忠嘉之士，何代無之，但上之人用與不用耳。"世宗曰："卿不見劉仲誨、張汝霖耶，朕超用二人者，以嘗居諫職，屢有忠言故也。安得謂之不用，第人材難得耳。"履曰："臣未聞其諫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前事，開諫諍之門，天下幸甚。"

初議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不同，未可概稱進士，詔履定其事，乃上議曰："進士之科，起

移剌履字履道，是遼東丹王突欲的七世孫。父親聿魯，早亡。聿魯的族兄興平軍節度使德元没有兒子，以移剌履爲後代。剛五歲時，晚上躺在廊屋下，看見輕雲在天邊來往，忽然對乳母説："這就是所説的'卧看青天行白雲'嗎?"德元聽到後，驚奇地説："這個兒子會以文學聞名當世。"長大後，博學多才藝，善於寫文章。最初考進士時，討厭搜檢煩瑣，離去。靠恩蔭補爲承奉班祇候、國史院書寫。

世宗正復興儒學，詔令翻譯經書史籍，提拔爲國史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一天，世宗召問他説："我近來讀《貞觀政要》，見到魏徵好的計謀，忠誠的節操，確實值得稱贊。近代爲什麽没有像魏徵一樣的人?"移剌履説："忠誠良善之士，哪一代没有，衹是在上位的人用和不用罷了。"世宗説："你没有看見劉仲誨、張汝霖嗎，我越級任用他們兩人，就是他們曾任諫官，多次有忠言的緣故。怎能説是不用，衹是人才難得罷了。"移剌履説："我不曾聽到過他們的諫言。而且海陵王堵絶言路，天下人閉口不言，相習成風。希望陛下以以前的事爲懲戒，打開諫諍的大門，天下就很幸運了。"

當初商議以時務策設女真進士科，禮部認爲所學不同，不可一律稱爲進士，詔令移剌履確定這事，於是上議説："進士科目，出自隋大業年

于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時雜以箴銘賦詩，至文宗始專用賦。且進士之初，本專試策，今女直諸生以試策稱進士，又何疑焉?”世宗大悦，事遂施行。十五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俄遷修撰。二十年，詔提控衍慶宫畫功臣像，過期，降應奉。逾年，復爲修撰，轉尚書禮部員外郎。

章宗爲金源郡王，喜讀《春秋左氏傳》，聞履博洽，召質所疑。履曰："左氏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皆聖賢純全之道，願留意焉。”王嘉納之。二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同修國史、翰林修撰，表進宋司馬光《古文孝經指解》曰："臣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爲急，而光獨以此進其君。有天下者，取其辭施諸宇内，則元元受賜。”俄以疾，乞補外，世宗曰："履多病，可與便州。”遂授薊州刺史。無幾，召爲翰林待制，同修國史。明年，擢尚書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

世宗崩，遺詔移梓宫壽安宫。章宗詔百官議，皆謂當如遺詔，履獨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大行於離宫乎?”上曰："朕日夜思之，捨正殿而奠於别宫，情有所不忍，且於禮未安。”遂殯於大安殿。二十九年三月，進禮部尚書，兼翰林直學士，賜大定三年孟崇獻榜下進士及第。七月，拜參知政事，提控刊修《遼史》。明昌元年，進尚書右丞。

初，河溢曹州，帝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河决，何也?”履曰："《春秋》止是魯史，所以鮮及他國事。”二年六月，薨，年六十一。是日，履所生也。謚曰文

間，開初考試策論。唐初沿襲這一作法，高宗時雜考箴銘賦詩，到文宗時纔專門考賦。初設進士時，本來專考策論。現在女真學生以考試策論稱進士，又有什麽疑問?”世宗很高興，於是施行這事。十五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兼任前職，不久，升遷修撰。二十年，詔令提控衍慶宫畫功臣像，延誤期限，降爲應奉。過了一年，又任修撰，轉尚書禮部員外郎。

章宗爲金源郡王，喜歡讀《春秋左氏傳》，聽説移剌履博學，召他質疑。移剌履説："左氏多權詐，駁雜而不純。《尚書》、《孟子》都是聖賢純正的道理，希望你留意。”金源郡王高興地采納了。二十六年，進爲本部郎中，兼同修國史、翰林修撰，上表進獻宋司馬光《古文孝經指解》説："我私下觀察近代，都以戰事、刑罰、財賦爲急務，而惟獨司馬光把這書進獻給君主。擁有天下的人，拿《孝經》上的話在天下施行，那麽百姓就受到恩賜了。”不久因病，請求外任，世宗説："移剌履多病，可給他清閑的州。”於是授薊州刺史。不久，召入朝任翰林待制，同修國史。第二年，提拔爲尚書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

世宗去世，遺詔把靈柩移到壽安宫。章宗詔令百官商議，都説應按照遺詔辦理，惟獨移剌履説："這不合禮制。天子亡七月而葬，諸侯皆來。能讓各國使臣在别宫朝祭故去的皇帝嗎?”皇上説："我日夜考慮，不在正殿而在别宫祭奠，於心不忍，而且在禮儀上不妥。”於是停殯在大安殿。二十九年三月，進爲禮部尚書，兼翰林直學士，賜大定三年孟崇獻榜進士及第。七月，拜爲參知政事，主管刊修《遼史》。明昌元年，進爲尚書右丞。

當初，黄河在曹州泛濫，皇帝問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没有記載黄河决口泛濫，爲什麽?”移剌履説："《春秋》衹是魯國的歷史，所以很少涉及别國的事。”二年六月，去世，六十一歲。這天，是移剌履的生日。賜謚號

獻。

履秀峙通悟，精曆算書繪事。先是，舊《大明曆》舛誤，履上《乙未曆》，以金受命于乙未也，世服其善。初，德元未有子，以履爲後，既而生子震，德元歿，盡推家貲與之。其自禮部兼直學士爲執政，乃舉前代光院故事，以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榮之。

文獻。

移剌履俊秀靈悟，精通曆算書畫。這之前，原有的《大明曆》有誤，移剌履進上《乙未曆》，因金建國於乙未年，世人覺得好。當初，德元没有兒子，把移剌履作爲後代，不久生下兒子移剌震，德元去世，把全部家財都送給了移剌震。他從禮部兼直學士升任執政，就按前代送院錢的舊例，送錢五十萬給學士院，學者引以爲榮。

張萬公

張萬公字良輔，東平東阿人也。幼聰悟，喜讀書。父彌學，夢至一室，榜曰“張萬相公讀書堂”，已而萬公生，因以名焉。登正隆二年進士第，調新鄭簿。以憂去。服闋，除費縣簿。大定四年，爲東京辰渌鹽副使，課增，遷長山令。時土寇未平，一旦至城下者幾萬人，萬公登陴諭以鄉里親舊意，衆感悟相率而去，邑人賴之，爲立生祠。久之，補尚書省令史，擢河北西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改大理評事，就升司直，四遷侍御史、尚書右司員外郎。丞相徒單克寧嘗謂曰：“後代我者必汝也。”俄授郎中，敷奏明敏，世宗嘉之，謂侍臣曰：“張萬公純直人也。”尋遷刑部侍郎。

張萬公字良輔，是東平東阿人。從小聰明穎悟，喜歡讀書。父親張彌學，夢中來到一座房前，門額上寫着“張萬相公讀書堂”，不久萬公出生，於是以此取名。考中正隆二年進士，調任新鄭主簿。因親喪離任，服喪完畢，授費縣主簿。大定四年，任東京辰渌鹽副使，鹽税增收，遷長山令。這時當地寇盜還没有平定，一天早晨到城下的近萬人，張萬公登上墻用鄉里親舊情意告諭他們，衆人都感動醒悟相繼離去，邑人信賴他，爲他建立生祠。過了很久，補爲尚書省令史，提拔爲河北西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改大理評事，就地升任大理司直，四次遷官至侍御史、尚書右司員外郎。丞相徒單克寧曾對他説：“以後代替我的一定是你。”不久授郎中，陳奏清朗敏捷，世宗贊賞他，對侍臣説：“張萬公是個純直的人。”不久遷任刑部侍郎。

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選爲南京路提刑使。以治最，遷御史中丞。會北邊屢有警，上命樞密使夾谷清臣發兵擊之。萬公言：“勞民非便。”詔百官議於尚書省，遂罷兵。尋爲彰國軍節度使。

章宗登位，初設九路提刑司，選爲南京路提刑使。因爲政績第一，升遷御史中丞。時逢北方邊境多次有警，皇上命樞密使夾谷清臣出兵攻擊。張萬公説：“煩勞百姓不好。”詔令百官在尚書省聚議，於是罷兵。不久任彰國軍節度使。

明昌二年，知大興府事，拜參知政事。逾年，以母老乞就養，詔不許，賜告省親。還，上問山東、河北粟貴賤，今春苗稼，萬公具以實對。上謂宰臣曰：“隨處雖得雨，尚未沾足，奈何？”萬公進曰：“自陛下即位以來，興利除害，凡益國便民之事，

明昌二年，知大興府事，任爲參知政事。過了一年，因母親年老請求回去奉養，下詔不准許，賜假給他探親。返回，皇上詢問山東、河北糧價貴賤，今春莊稼如何，張萬公都如實回答。皇上對宰臣説：“各地雖得雨，但還不充足，怎麼辦？”張萬公進言説：“自從陛下登位以來，興利除害，凡是有益國家於民便利的事，皇上孜孜

聖心孜孜，無不舉行。至於旱災，皆由臣等，若依漢典故，皆當免官。”上曰：“卿等何罪，殆朕所行有不逮者。”對曰：“天道雖遠，實與人事相通，唯聖人言行可以動天地。昔成湯引六事自責，周宣遇災而懼，側身修行，莫不修飭人事。方今宜崇節儉，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可俱罷去。”上曰：“災異不可專言天道，蓋必先盡人事耳，故孟子謂‘王無罪歲’。”左丞完顏守貞曰：“陛下引咎自責，社稷之福也。”上由是以萬公所言下詔罪己。

進士李邦乂者上封事，因論世俗侈靡，議涉先朝，有司議言者罪，上謂宰臣曰：“昔唐張玄素以桀、紂比文皇。今若方我爲桀、紂，亦不之罪。至於世宗功德，豈容譏毀。”顧問萬公曰：“卿謂何如?”萬公曰：“譏斥先朝，固當治罪，然舊無此法。今宜定立，使人知之。”乃命免邦乂罪，惟殿三舉。其奏對詳敏，多類此。

四年，復申前請，授知東平府事，諭之曰：“卿在政府，非不稱職，以卿母老，乞侍養，特畀鄉郡，以遂孝養。朕心所屬，不汝忘也。”萬公謝，且捧書言曰：“臣狂妄，有一言欲今日以聞，會受除未及耳。夫内外之職，憂責如一，畎畝之臣猶不忘君，芻蕘之言，明主所擇，伏望聖聰省察。”上嘉納之。六年，改知河中府，時軍興，調發叢劇，悉爲寬假，使民力易辦。人爲繪像於薰風樓，又建“去思堂”。

移鎮濟南，以母憂去職。卒哭，詔起復，拜平章政事，躐遷資善大夫，封壽國公。時李淑妃有寵，用事，帝意惑之，欲立爲后，大臣多不

不倦，無不施行。至於旱災，都是因爲我們臣子之過。如果按照漢人的舊典，我們都應被免官。”皇上說：“你們有什麽罪，恐怕是我的所作所爲還有不足的地方。”回答說：“天道雖遠，其實與人事相通，衹有聖人的言行可以感動天地。過去成湯列舉六件事自我責備，周宣王遇上災害而畏懼，側身修行，無不整治人事。當今應該推崇節儉，不急迫的事務，没有正當理由的花費，都可廢除。”皇上說：“談災異不可專門談天道，一定要先談人事，因此孟子說‘王不可怪罪年歲’。”左丞完顏守貞說：“陛下引咎自責，這是國家的福分。”皇上於是以張萬公的話録入詔中罪責自己。

進士李邦乂進上密書奏事，藉此論説世俗侈靡，譏刺到先朝，官府議論他的罪狀，皇上對宰臣說：“從前唐人張玄素以桀、紂比文皇。現在如果把我比爲桀、紂，也不罪責他。至於世宗的功德，哪容譏毁?”望着張萬公問道：“你認爲如何?”張萬公回答說：“譏斥先朝，本來應當治罪，但過去没有這種法令。現在應當訂立，使人知道。”於是下命免除李邦乂的罪，衹是三次考核居後。他奏對詳實敏捷，大多如此類。

四年，又重申以前的請求，授知東平府事，告諭他說：“你在政府，不是不稱職，因你母親年老，請求侍養，特意交給你鄉里州郡，成全你的孝養之心。我的心傾注於你，不會忘記。”張萬公致謝，并手捧奏書說：“我狂妄，有一句話想今天說，碰上除授官没來得及。朝廷内外的職任，爲國分憂，職責是一樣的，鄉間的臣子猶且不忘記君主，草野之人的言論，聖明的君主也有采擇，希望聖主明察。”皇上贊賞采納了。六年，改知河中府，當時戰事興起，調發繁急，全部寬容假貸，使百姓容易備辦。人們爲他在薰風樓繪像，又修建“去思堂”。

移任濟南節鎮，因母喪離職。守喪結束，下詔起用，任爲平章政事，超升資善大夫，封爲壽國公。這時李淑妃受寵，專權，皇帝心意被迷惑，想立她爲皇后，大臣多不同意。御史姬端脩

可。御史姬端脩上書論之，帝怒，御史大夫張暐削一官，侍御史路鐸削兩官，端脩杖七十，以贖論。淑妃竟進封元妃。又大兵雖罷，而邊事方殷，連歲旱暵，災異數見。又多變更制度，民以為弗便而又改之，紛紛無定。萬公素沉厚深謹，務安靜少事以為治，與同列議多不合，然頗嫌畏，不敢犯顏强諫，須帝有問，然後審畫利害而質言之，帝雖從而弗行也。萬公於是兩上表以衰病丐閒，詔諭曰："近卿言數事，朕未嘗行，乃朕之過。卿年未老，而遽告病，今特賜告兩月，復起視事。"

初，明昌間，有司建議，自西南、西北路，沿臨潢達泰州，開築壕塹以備大兵，役者三萬人，連年未就。御史臺言："所開旋為風沙所平，無益於禦侮，而徒勞民。"上因旱災，問萬公所由致。萬公對以"勞民之久，恐傷和氣，宜從御史臺所言，罷之為便"。後丞相襄師還，卒為開築，民甚苦之。主兵者又言："比歲征伐，軍多敗衄，蓋屯田地寡，無以養贍，至有不免飢寒者，故無鬥志。願括民田之冒稅者分給之，則戰士氣自倍矣。"朝臣議已定，萬公獨上書，言其不可者五，大略以為："軍旅之後，瘡痍未復，百姓拊摩之不暇，何可重擾，一也。通檢未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盡，適足以增猾吏之敝，長告訐之風，二也。浮費侈用，不可勝計，推之以養軍，可斂不及民而足，無待於奪民之田，三也。兵士失於選擇，强弱不別，而使同田共食，振厲者無以盡其力，疲劣者得以容其奸，四也。奪民而與軍，得軍心而失天下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五也。必不得已，乞以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蒔

上書論説，皇帝發怒，御史大夫張暐削一官，侍御史路鐸削兩官，姬端脩杖刑七十，以贖罪論處。李淑妃最終被進封爲元妃。另外雖没有大的戰事，而邊境事務正多，連年天旱，災異多次顯現。又經常變更制度，百姓認爲不便而又改變，紛紛然變化不定。張萬公向來沉穩老成謹慎，致力於安静少事爲治政要務，和同僚意見多不合，但很害怕涉嫌，不敢冒犯皇上極力諫阻，等到皇帝詢問，然後纔詳審規劃利害，作出回答，皇帝雖聽從而不施行。張萬公於是兩次上表以衰病爲由請求閑居，下詔告諭他説："近來你談的幾件事，我不曾施行，這是我的錯。你還没老，就匆忙告病閑退，現在特予賜假兩個月，然後再起用主事。"

當初，明昌年間，官府建議，從西南、西北路，沿臨潢到泰州，開築壕溝以防大兵，服役的有三萬人，多年未成。御史臺奏："所挖壕溝很快就被風沙填平，對抗敵無益，而白白使百姓勞苦。"皇上因爲旱災，問張萬公導致旱災的緣由。張萬公回答説"煩勞百姓太久，怕傷和氣，應遵從御史臺的話，停役爲便"。後來丞相完顔襄的軍隊回來，最終還是修築了，老百姓深感痛苦。主管軍隊的人又説："近年征戰，軍隊多被打敗，這是因爲屯田地少，不能供養，以至不免飢寒，因此没有鬥志。希望徵收逃税的民田分給他們，那麽就士氣倍增了。"朝臣議論已定，惟獨張萬公上書，説有五不可，大略認爲："戰事之後，創傷還没有治愈，安撫百姓都來不及，怎麽可以再次困擾，這是一。通檢不久，各類田地都登記入籍，括田一定不能徹底，恰恰是幫助奸猾的官吏爲非作歹，助長相互誣告的風氣，這是二。無名的花費，奢侈的用度，數不勝數，把這些花費用來供養軍隊，可以不向百姓徵斂而用度自足，無需侵奪百姓的田産，這是三。士兵疏於選擇，强弱不分，而讓他們同田共食，振作有力的不能盡力，疲劣的却得以偷奸耍猾，這是四。侵奪百姓來資助軍隊，得軍心却喪失天下人心，這樣做的禍害是説不完的，這是五。一定迫不得已，請求以已經收繳的冒税地，召百姓耕種，以其收入

之，以所入贍軍，則軍有坐獲之利，而民無被奪之怨矣。”皆不報。一日奏事，上謂萬公曰：“卿昨言天久陰晦，亦由人君用人邪正不分。君子當在內，小人當在外，甚有理也，然孰謂小人？”萬公奏“張煒、田櫟、張嘉貞等，雖有才幹，無德可稱”。上即命三人補外。

泰和元年，連章請老，不許，遷榮祿大夫，賜其子進士及第。明年，章再上，有旨：“得非卿有所言，朕有不從者乎？或同列情見不一，而多違卿意邪？不然，何求去如是之數也。”萬公謝無他，第以病言。三年正月，章再上，不允，加銀青光祿大夫。三月，歷舉朝臣有名者以自代，求去甚力，上知其不能留，諭曰：“朕初即位，擢卿執政，繼遷相位，以卿先朝舊人，練習典故，朕甚重之。且年雖高而精力未衰，故以機務相勞。為卿屢求退去，故勉從之，甚非朕意也。”加金紫光祿大夫，致仕。

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東重地，須大臣鎮撫之，先任完顏守貞卒，於是特起萬公知濟南府、山東路安撫使。山東連歲旱蝗，沂、密、萊、莒、濰五州尤甚。萬公慮民飢盜起，當預備賑濟。時兵興，國用不給，萬公乃上言乞將僧道度牒、師德號、觀院名額并鹽引，付山東行部，於五州給賣，納粟易換。又言督責有司禁戢盜賊之方。上皆從之。宋人請和，復乞致仕，許之，加崇進，仍給平章政事俸之半。泰和七年，薨。命依宰臣故事，燒飯，賻葬。贈儀同三司，謚曰文貞。

萬公淳厚剛正，門無雜賓，典章文物，多所裁正。上嘗與司空襄言秋

供養軍隊，那麼軍隊坐得好處，而百姓沒有受侵奪的怨恨。”都沒有答覆。一天奏事，皇上對張萬公說：“你過去說天長久陰暗，也是因爲人君用人不分邪正所致。君子當在朝內，小人當在朝外，很有道理，但誰是小人？”張萬公奏報說“張煒、田櫟、張嘉貞等人，雖有才幹，但無德可稱”。皇上就下令三人補任外官。

泰和元年，接連上奏章告老退休，不准許，遷任榮祿大夫，賜他的兒子進士及第。第二年，再次上章，皇上下旨說：“莫非你有所言，我有不聽從的呢？抑或是同僚意見不一，而多與你的意見相違呢？要不是這樣，爲什麼如此頻繁地請求離去？”張萬公告訴沒有其他原因，衹是因爲有病。三年正月，再次上章，不准許，加官銀青光祿大夫。三月，遍舉有名望的朝臣代替自己，極力請求離任，皇上知道不能挽留他，告諭他說：“我剛登位，就提拔你做執政，接着升遷至相位，因你是先朝舊人，熟悉典章故實，我很看重你。而且你年壽雖高但精力不衰，因此把政事交給你。因爲你多次請求退離，因此勉强同意你的請求，根本不是我的本意。”加金紫光祿大夫，辭官。

六年，南方邊地有戰事，皇上因爲山東是重要地方，需要大臣鎮撫，前任完顏守貞去世，於是特別起用張萬公知濟南府、山東路安撫使。山東連年旱災蝗災，沂、密、萊、莒、濰五州尤其嚴重。張萬公擔憂百姓飢寒，盜賊興起，應預先準備救濟。當時興兵，國用不足，張萬公於是上書請求携帶僧道度牒、師德名號、觀院名額以及鹽引，交付山東行部，在五州出賣，交糧換取。又上奏督責官府禁捕盜賊的方法。皇上都聽從了。宋人請和，又請求辭官，准許，加崇進，仍給平章政事一半的俸祿。泰和七年，去世。命令依照宰相的規格，舉行祭禮，贈給助辦喪事的財物。贈儀同三司，賜謚號文貞。

張萬公淳正忠厚剛直，家中沒有多餘的門客，朝廷的典章制度，大多由他裁决修正。皇上

山之樂，意將有事於春蒐也。顧視萬公，萬公曰："動何如靜。"上改容而止。輔政八年，其所薦引，多廉讓之士焉。大安元年，配享章宗廟廷。

曾和司空完顏襄談論秋獵之樂，其意將打算春獵。回頭望着張萬公，張萬公說："動不如静。"皇上爲之變色而作罷。輔佐國政八年，他所引薦的，多是廉直退讓之士。大安元年，配享章宗廟庭。

蒲察通

蒲察通本名蒲魯渾，中都路胡土愛割蠻猛安人也。熙宗選護衛，見通名，以筆識之。通以父老，懇乞就養。衆訝之曰："得充侍衛，終身榮貴，今乃辭，過人遠矣。"朝廷義而從之。後因會葬宋王宗望於房山，以門閥，加昭信校尉，授頓舍。改御院通進。

海陵伐宋，隆州諸軍尤精鋭，付通總之。兵壓淮，令通率騎二百先濟覘敵。及斉中，敵兵躍出，通按兵直前，傍有舞槊來刺者，回身射之，應弦而斃。諸軍并擊，敗之。海陵召見，喜形於色，曰："兵事定，汝勿憂爵賞。"至揚州，通營別屯。是夜，海陵遇弑，有來告者，通欲執而殺之，續聞其實，哀悶仆地，衆掖而起，徑入營門哭之。

軍還，入見，世宗顧謂近臣曰："朕素知是人，幼嘗從游，性温厚，有識慮，又精騎射。"授尚厩局副使。又諭近臣曰："常令見朕，欲問以事而考其言，朕將用之。"窩斡反，命通佩金符，詣軍前督戰。賊破，以功授世襲謀克。奚人亂，承詔繼往莅軍。遷本局使，以母喪免，起為殿前右衛將軍，兼領閑厩。尋命其子蒲速烈尚衛國公主。出為肇州防禦使，賜以金帶，仍諭以補外之意，因戒敕之，語在《世宗紀》中。尋擢蒲與路節度使，移鎮歸德軍，遷西南路招討，入知大興府事，除殿前都點檢。初，大理卿闕，世宗欲令通為之，問

蒲察通本名蒲魯渾，是中都路胡土愛割蠻猛安人。熙宗挑選護衛，看見蒲察通的名字，用筆標記。蒲察通因父親年老，懇求辭官奉養。衆人都驚訝地說："能够充侍衛，終身榮華富貴，現在竟然推辭，遠遠超過衆人。"朝廷認爲他孝義而同意了。後來因在房山會葬宋王宗望，以其門第，加官昭信校尉，授頓舍官。改御院通進。

海陵王討伐宋，隆州各軍尤其精鋭，交給蒲察通總領。敵軍兵壓淮河，令蒲察通率兩百名騎兵先渡河偵察敵情。到達斉中，敵兵躍出，蒲察通按兵直前，旁邊有人揮舞長矛刺來，他回身射擊，應弦而倒斃。各軍合力攻擊，打敗敵兵。海陵王召見他，喜形於色，說："一旦戰事平定，你不要擔心爵賞。"到揚州，蒲察通單獨扎營。這夜晚，海陵王被殺，有人來報告，蒲察通想把他抓起來殺掉，接着獲知實情，悲哀氣悶仆倒在地，衆人扶起他，徑直進入營門哀哭。

軍隊返回，入朝進見，世宗望着他對近臣說："我歷來瞭解這人，小時候曾跟他一起游玩，他性格温厚，有見識，又精於騎馬射箭。"授尚厩局副使。又告諭近臣說："常讓他見我，想向他詢問事情而考察他的話，我將用他。"窩斡反叛，命蒲察通佩帶金符，到軍前督戰。破賊後，因功授世襲謀克。奚人作亂，奉詔前往軍中領軍。遷本局使，因母親亡故免職，起爲殿前右衛將軍，兼領閑厩。不久命他的兒子蒲速烈娶衛國公主。出任肇州防禦使，賜給金帶，仍告訴他補外任官的意圖，并告誡他，記載在《世宗紀》中。不久提拔爲蒲與路節度使，移鎮歸德軍，遷任西南路招討，入知大興府事，授殿前都點檢。當初，大理寺官缺員，世宗想讓蒲察通擔任，詢問宰相，回答說："蒲察通是擔任點檢的人才。"

宰臣，對曰："通，點檢器也。"上曰："點檢繁冗，無由顯其能。通明敏才幹，正掌法之官。"又曰："通之機識，崇尹不及也。"

皇上說："點檢事務繁雜冗細，不能顯示他的才能。蒲察通聰明機敏有才幹，正適合做執法官。"又說："蒲察通的機敏才識，崇尹趕不上。"

大定十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詔議推排猛安謀克事，大臣皆以為止驗見在産業，定貧富，依舊科差為便。通言："必須通括各謀克人户物力多寡，則貧富自分。貧富分，則版籍定，如有緩急，驗籍科差，富者不得隱，貧者不重困。與一例科差者，大不侔矣。"上是通言，謂宰臣曰："議事當如通之盡心也。"閲三歲，進平章政事，封任國公。

大定十七年，任爲尚書右丞，轉左丞。詔令商議推排猛安謀克事務，大臣都認爲衹應查驗現在的産業，確定貧富，依舊課賦差役爲便。蒲察通說："必須全面核查登記各謀克人口物力多少，那麼貧富自然就清楚了。貧富分清楚，户籍就確定了，如有緊急情況，查驗户籍課賦差役，富人不得隱瞞，窮人不會加重負擔。這和一律課賦差役相比，大不相同。"皇上肯定蒲察通的話，對宰臣說："議事應當像蒲察通這樣盡心盡力。"過了三年，進官爲平章政事，封任國公。

世宗將幸上京，以通朝廷舊人，命為上京留守，先往鎮撫之。二十五年，除知真定府事，世宗曰："朕復欲相卿，惜卿老矣，故以此授卿。"仍賜錢千貫。未幾，改知平陽府事，移鳳翔，致仕。明昌四年，上諭宰臣曰："通先朝重臣，年雖高而未衰。"因命知廣寧府事。累表請老，復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

世宗將到上京，因蒲察通是朝廷舊人，任命他做上京留守，先去鎮撫。二十五年，任知真定府事，世宗說："我想任你再做宰相，可惜你老了，因此授你這個職位。"又賜錢一千貫。不久，改知平陽府事，移官鳳翔，辭官。明昌四年，皇上告諭宰臣說："蒲察通是先朝重臣，年壽雖高而精力不衰。"於是任命他知廣寧府事。多次上表請老，又以開府儀同三司辭官。

承安三年薨。諭旨於其弟曰："舊制，致仕宰相，無祭葬禮，通舊臣懿戚，故特命敕祭及葬。"初，通在政府，舉太子率府完顔守貞、監察御史裔俱可大用，其後皆為名臣，世多其知人云。

承安三年去世。傳旨給他弟弟說："按原有制度，辭官的宰相，不舉行祭葬禮，蒲察通是舊臣近戚，因此特命敕祭安葬。"當初，蒲察通在政府時，推舉太子率府完顔守貞、監察御史裔都可以大用，後來都成了名臣，世人贊賞他知人。

粘割斡特剌

粘割斡特剌，蓋州别里賣猛安奚屈謀克人也。貞元初，以習女直字試補户部令史，轉尚書省令史。大定七年，選授吏部主事，歷右補闕、修起居注。

粘割斡特剌是蓋州别里賣猛安奚屈謀克人。貞元初年，因熟悉女真字試補户部令史，轉尚書省令史。大定七年，選授吏部主事，歷任右補闕、修起居注。

九年，河南路統軍使宗叙以宋人欲啓兵釁，上言求入見，世宗遣斡特剌就問之，仍究其實。至汴，問宗叙，及召凡嘗言邊事者詰之，皆無

九年，河南路統軍使宗叙因爲宋人想挑起兵端，上言請求進見，世宗派粘割斡特剌前去詢問，并查究實情。到達汴，詢問宗叙，并召見凡曾談及邊事的人詢問，都説没有證據。回來報

狀。還報，世宗喜曰："朕固知妄也。"授左司員外郎。

十年，以夏國發兵築祁安城及襲殺喬家族首領結什角，又諜者言夏與宋人通謀犯邊，詔大理卿李昌圖與斡特剌往按其事。夏人報言，結什角以兵犯夏境故殺之，祁安城本上國所賜舊積石地，發兵修築以備他盜耳。又察知宋、夏無交通狀，及喬家族民户願令結什角侄趙師古為首領，具以聞。世宗甚悦，轉右衛將軍，賜衣馬車牛弓矢器仗。十二年，為夏國生日使，還授右司郎中，遷右副都點檢。久之，出為河南路統軍都監，賜金帶及具裝馬。

十七年，授昌武軍節度使，兼領前職。明年，入為刑部尚書，拜參知政事。世宗嘗諭平章政事唐括安禮曰："朕思為治之道，考擇人材最為難事，其餘常務各有程式，非此比也。如斡特剌所舉者，頗稱朕意。"時右三部檢法蒙括蠻都告斡特剌與招討哲典朋黨，乞付刑部詰問，世宗曰："若哲典免死，則可謂朋黨。今已伏誅，乃誣謗耳。"又謂宰臣曰："朕素知此人極有識慮，貌雖柔而心甚剛直，所行不率易也。"二十二年，委提控代州阜通監，召見諭之曰："朕自任卿以來，悉卿材幹，故擢為執政。卿亦體朕待遇之意，能勉盡所職，凡謀議奏對多副朕心，莫倚上有宰相而自嫌外。蓋舊人年老，新人未苦經練，是以委責於卿，但有所見悉心以言，勿持嫌以為不知也。"二十三年，進尚書右丞，兼樞密副使，表乞解一職，詔許解樞密。世宗以猛安謀克拋留土田，責宰臣曰："此事皆卿輩所當陳舉，乃俟朕言而後行，蓋卿輩以為細務非天子所親。朕嘗思

告，世宗高興地說："我本來就知道是虛妄不實。"授左司員外郎。

十年，因爲夏國出兵修築祁安城并襲擊殺死喬家族首領結什角，又探子報告説夏和宋人共謀侵犯邊地，詔令大理卿李昌圖和粘割斡特剌前往核實這事。夏國人報告，結什角率兵侵犯夏邊境因此殺了他，祁安城原是上國所賜的舊積石地，出兵修築不過是爲了防備其他盜賊罷了。又察知宋、夏没有勾結的迹象，以及喬家族民户希望讓結什角的侄子趙師古做首領，都上奏報告。世宗很高興，轉右衛將軍，賜給衣馬車牛弓箭器仗。十二年，任夏國生日使，返回後授右司郎中，遷右副都點檢。過了很久，出任河南路統軍都監，賜給金帶及鞍具齊全的馬。

十七年，授昌武軍節度使，兼領前職。第二年，入朝任刑部尚書，拜爲參知政事。世宗曾告諭平章政事唐括安禮說："我考慮治理國家之道，考核選擇人才是最難的事，其餘的日常事務各有令式，不是此事可比的。像粘割斡特剌所推薦的人，很合我的意。"當時右三部檢法蒙括蠻都控告粘割斡特剌和招討哲典結爲朋黨，請求交付刑部責問，世宗說："如果哲典免死，那就可稱朋黨。現在哲典已伏法，那就是誣告了。"又對宰臣說："我素來瞭解這人極有見識，深謀遠慮，外表雖柔弱而心中很剛直，不輕率行事。"二十二年，委任他提控代州阜通監，召見告諭他說："我自從任用你以來，很瞭解你的才幹，因此提拔你做執政。你也要體察我善待你的用意，能够勉力盡職，凡謀議奏對大多合我心意，不要因上有宰相就自己見外。舊人年齡大，新人没有經過磨練，因此把責任托付給你，衹要有所見就全部把心中的話說出，不要心懷嫌疑而說不知道。"二十三年，進位尚書右丞，兼任樞密副使，上表乞求解除一官，下詔准許解除樞密副使。世宗因爲猛安謀克拋荒田地，責備宰臣說："這事都是你們應當陳述報告的，却等我說了纔做，你們大概認爲天子不親自處理小事。我曾考慮，訴訟案件財用簿書有粘割斡特剌在，其餘的事你們一點

之，獄訟簿書有斡特剌在，餘事卿輩略不介意，朕亦安能置而不問邪?”俄坐事削一階，令視事如故。

也不在意，我又怎能置而不問呢?”不久因事削奪一階，命令他依舊管事。

二十六年，轉尚書左丞，世宗謂曰：“朕昨與宰臣議可授執政者，卿不在焉。今阿魯罕年老，斡魯也多病，吾欲用宗浩何如?”斡特剌奏曰：“彼二人者恐不得力，獨宗浩幹能可任。”遂用宗浩。又謂曰：“朕於天下事無不用心，一如草創時。”斡特剌曰：“自古人君始勤終怠者多矣，有始有終，惟聖人能之。”上曰：“唐太宗至明之主也，然魏徵諫以十事，謂其不能有終，是則有終始者實為難矣。”二十八年，為上京留守，賜通犀帶及射生馬一。

二十六年，轉任爲尚書左丞，世宗對他説：“我昨天和宰臣商議可以任命爲執政的人，你不在。現在阿魯罕已年老，斡魯也多病，我想任用宗浩，怎麽樣?”粘割斡特剌奏告説：“這兩個人恐怕不得力，衹有宗浩能幹可用。”於是任用宗浩。又對他説：“我對天下事無不用心，一如當初創業之時。”粘割斡特剌説：“自古以來有很多君主始勤終懈，有始有終，衹有聖人能做到。”皇上説：“唐太宗是最賢明的君主，但魏徵用十件事進諫，説他不能有終，因此有始有終的人實在很難得。”二十八年，任上京留守，賜給通犀帶以及一匹射生馬。

明昌二年致仕。承安初，有事北方，朝廷欲得舊臣任之，乃起為東京留守，遣監察御史完顏綱諭旨曰：“知汝精神尚健，故復用也。”明年，改上京留守，又諭之曰：“上京祖先基業之地，卿馳驛之任，到彼便宜行事。邊事稍息，即召卿還。”二年九月，還朝，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在位數月，薨，年六十九。訃聞，上傷悼久之，遣官致祭，賻贈銀千二百五十兩、重幣四十五端、絹四百五十匹、錢二千貫，謚曰成肅。

明昌二年辭官。承安初年，北方發生戰事，朝廷想任用舊臣，於是起用他爲東京留守，派監察御史完顏綱傳旨説：“知道你精神還好，因此又任用你。”第二年，改任上京留守，又告諭他説：“上京是祖先開創基業的地方，你坐驛車飛馳赴任，到那裏根據情况行事。等邊事略微平息，就召你回朝。”二年九月，回朝，拜爲平章政事，封芮國公。在位幾個月，去世，享年六十九歲。訃告傳到，皇上長久傷悼，派官祭奠，贈銀一千二百五十兩、重帛四十五端、絹四百五十匹、錢二千貫助辦喪事，賜謚號成肅。

斡特剌性温厚醖藉，嘗為丞相紇石烈良弼所薦，後世宗謂宰臣曰：“良弼善知人，如斡特剌輩其才真可用也。”在相位十餘年，甚見寵遇，唯奏定五品官子與外路司吏同試部令史、及令隨朝吏員得試國史院書寫，世宗以為非云。

粘割斡特剌性格温厚寬和，曾受到丞相紇石烈良弼的推舉，後來世宗對宰臣説：“紇石烈良弼善於瞭解人，像粘割斡特剌這樣的人才真可重用啊。”在相位十多年，很受寵遇，衹有上奏論定五品官子弟和外路監司官吏一同考試部令史，以及在朝吏員可試國史院書寫，世宗認爲這件事不對。

程輝

程輝字日新，蔚州靈仙人也。皇統二年，擢進士第，由尚書省令史升左司都事。久之，為南京路轉運

程輝字日新，是蔚州靈仙人。皇統二年，考中進士，由尚書省令史升左司都事。過了很久，任南京路轉運使，因爲宫殿火災，降授磁州

使，以官殿火，降授磁州刺史。有吴僧者殺州人張善友而取其妻，輝督捕之，命張母以長錐刺僧與其妻無完膚以死。改陝西東路轉運使，再遷户部尚書。

刺史。有個叫吴僧的人殺死州人張善友而娶了他的妻子，程輝督促捕獲他，命令張善友的母親用長錐刺吴僧和他的妻子直到體無完膚而死。改任陝西東路轉運使，再遷户部尚書。

大定二十三年，拜參知政事。世宗諭之曰：“卿年雖老，猶可宣力。事有當言，毋或隱默。卿其勉之。”一日，輝侍朝，世宗曰：“人嘗謂卿言語荒唐，今遇事輒言，過於王蔚。”顧謂宰臣曰：“卿等以為何如？”皆曰：“輝議政可否，略無隱情。”輝對曰：“臣年老耳聵，第患聽聞不審，或失奏對。苟有所聞，敢不盡心。”舊廟祭用牛，世宗晚年欲以他牲易之，輝奏曰：“凡祭用牛者，以牲之最重，故號太牢。《語》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古禮不可廢也。”

大定二十三年，拜參知政事。世宗告諭他說：“你雖年老，仍可盡力。有該說的事，不要隱瞞沉默。你盡力吧。”一天，程輝立朝侍奉，世宗說：“人們曾說你言語荒唐，你現在遇事敢說，超過王蔚。”望着宰臣說：“你們認爲如何？”都說：“程輝議論政事可否，一點都不隱瞞。”程輝回答說：“我年老耳聾，衹怕消息不準確，或是奏對有誤。如有所聞，怎敢不盡力。”過去舉行廟祭用牛，世宗晚年想用別的牲畜代替，程輝奏對說：“凡祭祀用牛，是因爲牛是牲口中最重要的，因此稱爲太牢。《論語》中說：‘雜色牛仔，色赤角正，即使想不用，山川之神會捨棄它們嗎？’古代禮儀不可廢。”

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尚書省奏來歲正旦外國朝賀事，世宗曰：“上京地遠天寒，朕甚憫人使勞苦，欲即南京受宋書，何如？”輝對曰：“外國使來必面見天子，今半途受書，異時宋人托事效之，何以辭為？”世宗曰：“朕以誠實，彼若相詐，朕自有處置耳。”輝以為不可，於是議權免一年。會有司市麵不時酬直，世宗怒監察不舉劾，杖責之。以問輝，輝對曰：“監察，君之耳目。所犯罪輕，不贖而杖，亦一時之怒也。”世宗曰：“職事不舉，是故犯也，杖之何不可。”輝對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二十四年，世宗到上京，尚書省上奏明年正旦外國使臣朝賀事，世宗說：“上京天寒地遠，我很同情使臣的勞苦，想在南京接受宋人國書，怎麽樣？”程輝回答說：“外國使臣前來必定面見天子，現在在半路接受國書，以後宋人藉此仿效，怎樣推辭？”世宗說：“我以誠實相待，他們如果欺詐，我自有辦法處置。”程輝認爲不行，於是商議暫停一年。恰逢官府買麵不按時付錢，世宗對監察官員不舉報彈劾感到憤怒，杖刑責罰他們。詢問程輝，程輝回答說：“監察官，是君主的耳目。他們犯的罪輕，不贖罪而行杖刑，也是在一怒之下做的。”世宗說：“不稱職，是故意犯罪，杖打他們有什麽不可。”程輝回答說：“過去的事已不可勸諫阻止，今後的事仍可努力。”

二十六年，以老致仕。次年，復起知河南府事，輝辭以衰老不任，召入香閣，諭之曰：“卿年老而精力尚强，雖久歷外，未嘗得嘉郡，河南地勝事簡，故以處卿，卿可優游頤養。”

二十六年，因年老辭官。第二年，又起用知河南府事，程輝以衰老不堪重任推辭，召他到香閣，告諭他說：“你年老但精力還强，雖然久任外職，但不曾有好的州郡，河南地好而政事簡，因此把你安排到那裏，你可優游度日，頤養天

輝曰："臣猶老馬也，芻豆待養，豈可責以筋力。向者南京宫殿火，非聖恩寬貸，臣死久矣。今河之徑河南境上下千餘里，河防之責視彼尤重，此臣所以憂不任也。"於是特詔不預河事。章宗立，時輝年七十六，復乞致仕，詔許之，仍給參知政事半俸。承安元年卒，謚曰忠簡。

輝性倜儻敢言，喜雜學，尤好論醫，從河間劉守真説，率用凉藥。神童嘗添壽者方數歲，輝召之，因書"醫非細事"四字，添壽塗"細"字，改書作"相"，輝頗慚，人亦以此爲中其病云。

年。"程輝説："我就像一匹老馬，用芻豆喂養，怎可求它出力。以前南京宫殿起火，要不是聖恩寬免，我早死了。如今黄河貫穿河南境内上下一千多里，河防的職責在那裏尤其重大，這就是我擔心不能勝任的原因。"於是特别下詔他不管黄河的事。章宗登位，當時程輝七十六歲，又請求辭官，下詔准許，仍給參知政事一半的俸禄。承安元年去世，賜謚號忠簡。

程輝性格倜儻敢言，喜好雜學，尤其喜好論醫，遵從河間劉守真的醫道，大多用凉藥。神童嘗添壽纔幾歲，程輝召他來，於是寫下"醫非細事"四字，嘗添壽塗掉"細"字，改寫作"相"字，程輝頗爲慚愧，人們也認爲説中了他的心病。

劉瑋

劉瑋字德玉，咸平人也。唐盧龍節度使仁敬之裔。祖弘，遼季鎮懿州，王師至，弘以州降，太祖俾知咸州，後以同平章政事致仕。父君詔，同知宣徽院事。瑋幼警悟，業進士舉，熙宗録其舊，特賜及第。調安次丞。由遵化縣令補尚書省令史，歷户部主事、監察御史，累轉尚書省都事。宰臣奏擬瑋經畫軍民田土，世宗見其名曰："劉瑋尚淹此乎。"遷户部員外郎。時將東巡，命瑋同工部郎中宋中往營行宫，就升郎中。改同知宣徽院事，爲使宋國信副使。瑋父兄皆以是官使江左，當時榮之。還授户部侍郎。

劉瑋字德玉，是咸平人。唐盧龍節度使劉仁敬的後裔。祖父劉弘，遼末鎮守懿州，王師到來，劉弘以州城投降，太祖讓他知咸州，後來以同平章政事辭官。父親劉君詔，同知宣徽院事。劉瑋從小警敏聰明，學習進士功課，熙宗録用舊人，特賜他進士及第。調任安次縣丞。由遵化縣令補尚書省令史，歷任户部主事、監察御史，積官轉尚書省都事。宰相奏報擬委任劉瑋處理軍民田土，世宗見到他的名字説："劉瑋還滯留在這一官職嗎！"遷户部員外郎。當時將要東巡，命劉瑋同工部郎中宋中前去營建行宫，就地升爲郎中。改任同知宣徽院事，爲出使宋國信副使。劉瑋父兄都以這一官職出使江南，當時人覺得榮耀。返回授户部侍郎。

初，世宗器瑋材幹，以爲無施不可，及將幸上京，以行在所須皆隸太府，欲瑋領其事，嫌其稍下，故移户部侍郎張大節於工部，而以户部授瑋。上還，謂宰臣曰："劉瑋極有心力，臨事閑暇，第用心不正耳。若心正當，其人才不可得也。"

明年，擢户部尚書。時河决于衛，自衛抵清、滄皆被其害，詔兼工

當初，世宗器重劉瑋的才幹，認爲他無所不能，到將前往上京時，因爲行宫所需財物都屬太府管，想讓劉瑋統領這事，嫌他官位稍低，因此調户部侍郎張大節到工部，而以户部授劉瑋。皇上回來，對宰臣説："劉瑋極有心計能力，處事閑暇從容，衹是用心不正罷了。如果用心正當，他這樣的人才不可多得。"

明年，提拔爲户部尚書。當時黄河在衛州决口，從衛州到清州、滄州都遭受其害，詔令他兼

部尚書往塞之。或以謂天災流行，非人力所能禦，惟當徙民以避其衝，瑋曰："不然。天生五材，遞相休王，今河决者土不勝水也。俟秋冬之交，水勢稍殺，以漸興築，庶幾可塞。"明年春，瑋齋戒禱于河，功役齊舉，河乃復故。召還增秩，以爲宋吊祭副使。世宗不豫，拜參知政事，仍領户部，既而爲山陵使。尋上表請外，出知濟南府事，移鎮河中。明昌二年，徙知大名府，仍領河防事。

工部尚書前去堵塞决口。有人以爲天災流行，不是人力所能抗拒的，祇應遷移百姓躲避水災，劉瑋說："不對。天生五材，交替興亡，現在黄河决口是土不勝水。等到秋冬之交，水勢稍減時，逐漸興築，或許可以堵塞决口。"明年春，劉瑋在黄河齋戒祈禱，功役同時并舉，黄河水於是回到舊道。召回增加官秩，任命爲宋吊祭副使。世宗病重，拜爲參知政事，仍掌管户部，不久任山陵使。很快上表請求外任，出知濟南府事，移鎮河中。明昌二年，移知大名府，仍領河防事。

三年，入拜尚書右丞。上嘗問考課法今可行否，右丞相夾谷清臣曰："行之亦可，但格法繁則有司難於承用耳。"瑋曰："考課之法本於總核名實，今提刑司體察廉能贓濫以行賞罰，亦其意也。若别議設法，恐涉太繁。"上問唐代何如，瑋對以"四善、二十七最"。明年六月，卒。是日，上將擊球於臨武殿，聞瑋卒而止，謚曰安敏。

三年，入朝拜爲尚書右丞。皇上曾詢問考課法現在是否可行，右丞相夾谷清臣說："也可實行，但法規繁雜，有關官府就難以引用了。"劉瑋說："考課法本意在總核名實，現在提刑司審察廉能贓濫用以施行賞罰，也是這個用意。如果另外議論設法，恐怕太繁。"皇上詢問唐代的情况怎樣，劉瑋用"四善、二十七最"回答。第二年六月，去世。這天，皇上準備在臨武殿打球，獲知劉瑋去世而作罷，賜謚號安敏。

後上謂宰臣曰："人爲小官或稱才幹，及其大用則不然。如劉瑋固甚幹，然自世宗朝逮輔朕，於事多有知而不言者。若實愚人則不足論，知及之而不肯盡心，可乎？"平章政事完顔守貞曰："《春秋》之法，責備賢者。"上曰："夫爲宰相而欲收恩避怨，使人人皆稱己是，賢者固若是乎？"

後來皇上對宰臣說："有的人做小官或可稱有才幹，等到重用他們時却不然。像劉瑋固然很能幹，但他從世宗朝到輔佐我，處理政事多智謀而不盡力。如果他確實是蠢人就不值一談，智力達到却不肯盡心，行嗎？"平章政事完顔守貞說："《春秋》之法，對賢人求全責備。"皇上說："身爲宰相却想施恩避怨，讓人人都稱自己對，賢人難道是這樣的嗎？"

董師中

董師中字紹祖，洺州人也。少敏贍，好學强記。擢皇統九年進士第，調澤州軍事判官。改平遥丞。縣有劇賊王乙，素凶悍不可制，師中捕得杖殺之，一境遂安。時大軍後，野多枯胔，縣有遺櫬寓于驛舍者，悉爲葬之。遷綿上令，補尚書省令史，右相唐括訛魯古尤器重之，撫其座曰：

董師中字紹祖，是洺州人。從小機敏多才，好學强記。考中皇統九年進士，調任澤州軍事判官。改平遥縣丞。縣中有個强盜王乙，素來凶悍不可馴服，董師中抓到他，用棍棒將他打死，縣境因而安定。時值大軍戰亂之後，野外有很多腐爛的尸體，縣中有遺棄棺材放在驛舍中，把他們全部安葬。遷綿上令，補尚書省令史，右相唐括訛魯古尤其器重他，拍着自己的座位說："你議

"子議論英發，襟度開朗，他日必居此座。"再考，擢監察御史，遷尚書省都事。初，師中爲監察時，漏察大名總管忽剌不公事，及忽剌以罪誅，世宗怒曰："監察出使郡縣，職在彈糾，忽剌親貴尤當用意，乃徇不以聞。"削官一階，降授沁南軍節度副使。累遷坊州刺史。

明昌元年，初置九路提刑司，師中選爲陝西路副使，坐修公廨濫支官錢罪，以贖論。及御史臺言其寬和有體，召爲大理卿。御史中丞吴鼎樞舉以自代，尚書省亦奏其才行，遂擢中丞。時西北路招討使宗肅以平章夾谷清臣薦，知大興府事。師中上言："宗肅近以贓罪鞫于有司，獄未竟，不宜改除。"上納其言，曰："朕知之矣。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唐、虞不能化天下。"命復送有司。

四年，上將幸景明宫，師中及侍御史賈鉉、治書侍御史粘割遵古諫，以謂"勞人費財，蓋其小者，變生不虞，所繫非輕。聖人法天地以順動，故萬舉萬全。今邊鄙不馴，反側無定，必里哥孛瓦貪暴强悍，深可爲慮。陛下若問諸左右，必有容悦而言者，謂堂堂大國，何彼之恤。夫蜂蠆有毒，患起所忽。今都邑壯麗，内外苑囿足以優佚皇情，近畿山川飛走充牣，足以閲習武事，何必千車萬騎，草居露宿，逼介邊陲，遠煩偵候，以冒不惻之悔哉。"上不納。師中等又上疏曰："近年水旱爲沴，明詔罪己求言，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天下欣幸。今方春東作，而亟遣有司修建行宫，揆之於事，似爲不急。況西、北二京，臨潢諸路，比歲不登。加以民有養馬簽軍挑壕之役，財力大困，流移未復，米價甚貴，若扈從至

論豪邁，胸襟開朗，今後一定會坐上這個座位。"歷官兩考，提升爲監察御史，遷任尚書省都事。當初，董師中任監察御史時，漏察大名總管忽剌不公的事，到忽剌因罪被誅時，世宗憤怒地説："監察御史出使郡縣，職責在於彈劾糾察，忽剌是朝廷親戚貴官，對他尤其應當注意，却徇私不報。"削官一階，降授沁南軍節度副使。多次遷官至坊州刺史。

明昌元年，初設九路提刑司，董師中被選任陝西路副使，因濫支官錢修官府被治罪，以贖罪論處。御史臺稱他寬和得體，召任大理卿。御史中丞吴鼎樞推舉他代替自己，尚書省也奏報他的才行，於是提升爲御史中丞。當時西北路招討使宗肅以平章夾谷清臣推薦，知大興府事。董師中上言説："宗肅近來因貪贓罪受到官府審理，案還没有結，不宜改任。"皇上采納了他的意見，説："我知道了。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即使是唐、虞也不能感化天下。"下命又將宗肅送交官府。

四年，皇上將駕臨景明宫，董師中以及侍御史賈鉉、治書侍御史粘割遵古諫阻，認爲"勞民傷財，這還是小事，發生不可預測的變故，關係不輕。聖人效法天地以順應變化，因此行事萬無一失。現在邊地不馴服，反覆不定，必里哥孛瓦貪暴强悍，深感憂慮。如果陛下詢問身邊的人，一定會有説話取悦陛下的人，他們説堂堂大國，何必顧忌他們。蜂刺蝎子有毒，災禍起於忽略它們。現在京城壯麗，内外園苑足以讓皇帝心情愉悦，京城附近山川中飛鳥走獸充足，皇上足以於此講習武事，何必千車萬騎，草居露宿，逼近邊陲，勞煩探子遠出偵察，而造成難以預測的悔咎呢?"皇上不采納。董師中等人又上疏説："近年來水旱成災，皇上已下明詔罪責自己，求進直言，罷除不急的工役，減省没有道理的花費，天下人歡欣慶幸。現在正是春季農作之時，而急忙派遣官吏修建行宫，就事而論，似乎并不緊急。何況西、北二京，臨潢各路，連年歉收。加之百姓有養馬、簽軍、修壕塹的勞役，財力十分困乏，流亡遷移的百姓尚未還鄉，米價很貴，如果

彼，又必增價。日糴升合者口以萬數，舊藉北京等路商販給之，倘以物貴或不時至，則飢餓之徒將復有如曩歲，殺太尉馬、毁太府瓜果、出忿怨言、起而爲亂者矣。《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况南北兩屬部數十年捍邊者，今爲必里哥孛瓦誘脅，傾族隨去，邊境蕩摇如此可虞，若忽之而往，豈聖人萬舉萬全之道哉。乃者太白晝見，京師地震，又北方有赤色，遲明始散。天之示象，冀有以警悟聖意，修德銷變。矧夫逸游，古人所戒，遠自周、秦，近逮隋、唐與遼，皆以是生釁，可不慎哉，可不畏哉。”左補闕許安仁、右拾遺路鐸亦皆上書論諫。是日，上御後閣，召師中等賜對，即從其奏，仍遣諭輔臣曰：“朕欲巡幸山後，無他，不禁暑熱故也。今臺諫官咸言民間缺食處甚多，朕初不盡知，既已知之，暑雖可畏，其忍私奉而重民之困哉。”乃罷北幸。尋爲宋生日國信使，還以所得金帛分遺親舊。五年，上復如景明宫，師中及臺諫官各上疏極諫，上怒，遣近侍局直長李仁愿詣尚書省，召師中等諭之曰：“卿等所言，非無可取，然亦有失君臣之體者。今命平章諭旨，其往聽焉。”

皇帝大駕到那裏，又必然會漲價。每天買米一升一合的人以萬口計，過去靠北京等路的商販供給，如果因價高或不能按時運到，那麽飢餓的人又將如去年一樣，殺太尉馬、毁壞太府瓜果、口出怨言、群起而作亂了。《尚書》説：‘民情很清楚，小人難保。’何况南北兩屬部族數十年守邊的人，現在被必里哥孛瓦誘逼，傾族隨他離去，邊境動蕩如此可憂，如果置之不問而前去，這哪是聖人萬無一失之道呢！近來太白星白天出現，京師地震，又北方出現紅色，黎明纔散去。上天顯象，是希望以此讓皇上警悟，修德行以消天變。何况逸樂游玩，是古人所警戒的，遠自周、秦，近到隋、唐和遼，都因此産生戰亂，能不謹慎嗎？能不畏懼嗎！”左補闕許安仁、右拾遺路鐸也都上書論諫。這天，皇上到後閣，召董師中等人賜對，同意他們的上奏，并讓他們告諭輔臣説：“我想到山後，没有别的原因，衹是受不了暑熱的緣故。現在臺官諫官都説民間缺糧的地方很多，我原來不全瞭解，現在既已瞭解，暑熱雖然可怕，哪裏忍心因爲自己而加重百姓的困苦呢？”於是取消北巡的計劃。不久董師中任宋生日國信使，回來後把所得金帛分贈給親人舊友。五年，皇上又往景明宫，董師中以及臺諫官分别上疏諫阻，皇上發怒，派近侍局直長李仁愿到尚書省，召董師中等人告諭他們説：“你們説的，不是没有可取之處，但也有有失君臣大體的話。現在命平章傳旨，可前去聽旨。”

户部尚書馬琪表舉自代，擢吏部尚書。初，完顔守貞改爲西京留守，朝京師，上欲復用，監察御史蒲剌都等糾彈數事，師中辨其誣，而舉守貞正人可用，守貞由是復拜平章政事。及守貞以罪斥，上曰：“向薦守貞者應降黜。如董師中言臺省無此人不治，路鐸、李敬義亦嘗推舉，可左遷於外。然三人者後俱可用，今姑出之，以正失舉罪。”除陜西西路轉運使。歲餘，徵爲御史大夫，命與禮部

户部尚書馬琪上表推舉董師中代替自己，提升爲吏部尚書。當初，完顔守貞改任西京留守，到京師朝見，皇上想再用他，監察御史蒲剌都等人糾察彈劾他幾件事，董師中爲他辯誣，而舉薦完顔守貞是正人可信用，完顔守貞因此又被拜爲平章政事。到完顔守貞因罪被廢斥，皇上説：“以前推舉完顔守貞的人應當被貶降。如董師中説臺省無此人不能治理，路鐸、李敬義也曾推舉他，可貶官出外。但這三人今後都可用，現在姑且讓他們出朝任職，以整治舉薦失誤之罪。”授陜西西路轉運使。一年多，召爲御史大夫，命他

尚書張暐看讀陳言文字。逾三月，拜參知政事，進尚書左丞。他日奏事，上語輔臣曰："御史姬端脩言小人在側，果誰歟?"師中曰："應謂李喜兒輩。"上默然。

師中通古今，善敷奏，練達典憲，處事精敏，嘗言曰："宰相不當事細務，要在知人才，振綱紀，但一心正、兩目明，足矣。"承安四年，表乞致仕，詔賜宅一區，留居京師。以寒食，乞過家上冢，許之，且命賦《寒食還家上冢詩》。每節辰朝會，召入侍宴，其眷禮如此。泰和二年，薨，年七十四。上聞之，甚悼惜，顧謂大臣曰："凡正人多執方而不通，獨師中正而通。"詔依見任宰執例葬祭，仍賻贈之，謚曰文定。

師中工文，性通達，疏財尚義，平居則樂易真率，其臨事則剛决，挺然不可奪。弟師儉，初業進士，欲籍其資蔭。師中保任之，密令人代給堂帖，使之肄業。師儉感其義方，力學後遂登第。方在政府，近侍傳詔，將録用其子，師中奏曰："臣有侄孤幼，若蒙恩録，勝于臣子。"上義之，以其侄爲筆硯承奉。與胥持國同輔政，頗相親附，世以此少之。

和禮部尚書張暐看讀奏疏文字。過了三個月，拜爲參知政事，進官尚書左丞。有一天奏事，皇上告訴輔臣說："御史姬端脩說有小人在我身邊，究竟是誰呢?"董師中說："應該是指李喜兒這類人。"皇上默然。

董師中博通古今，善於陳奏，熟悉法令典故，處理事務精敏，曾說："宰相不應管小事，關鍵在於瞭解人才，嚴振法紀，衹要一心正、兩眼明就够了。"承安四年，上表請求辭官，下詔賜給一處住宅，留居京師。因寒食節，請求回家上墳，准許。并且命他作《寒食還家上冢詩》。每當節日朝會，召他入朝陪宴，皇上對他顧眷禮遇到如此。泰和二年，去世，七十四歲。皇上獲知，非常惋惜，望着大臣說："大凡正人多方正而不通達，衹有董師中方正而通達。"詔令按現任宰執的規格安葬祭祀他，并贈給助辦喪事的財物，賜謚號文定。

董師中擅長作文，性情通達，輕視財物，崇尚節義，平常時間和樂平易真誠，處事却剛果决斷，挺然不可動摇。弟弟董師儉，最初學習進士業，想藉助他的資蔭。董師中保任他，暗中讓人代給堂帖，使他完成學業。董師儉有感於他的正義，刻苦學習後考中進士。在政府時，近侍傳詔，要録用他的兒子，董師中上奏說："我有個侄子從小喪父，如果蒙恩被録用，勝於録用我的兒子。"皇上認爲他有義氣，任命他的侄子爲筆硯承奉。和胥持國共同輔政，彼此很親近，世人因此看不起他。

王蔚

王蔚字叔文，香河人也。登皇統二年進士第，調良鄉丞。治績優等，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蔚性通敏，曉析吏事，尋授都事，以喪去，起復，行左司員外郎，遷郎中。大定二年，超授河東北路轉運使，諭旨曰："汝在海陵時，行事多不法。然朕素知爾才幹，欲授以内除，而憲臺有言，以是補外。如能澡心易行，必當升擢，否則勿望再用。"既而察廉

王蔚字叔文，是香河人。考中皇統二年進士，調良鄉縣丞。政績優等，補爲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官吏事。王蔚性格通達明敏，熟悉官吏事務，不久授都事，因親喪離職，喪期未滿起用，行左司員外郎，遷郎中。大定二年，越級授河東北路轉運使，傳旨說："你在海陵王時，行事多違法。但我素來瞭解你的才幹，想授你内省職官，而御史臺上言，因此讓你補外任職。如能洗心改過，必會升任你，否則不要指望再受重用。"不久察廉爲第一，授中都路都轉運使。改

爲第一，授中都路都轉運使。改吏部尚書，以斷護衛出職事不當，奪官一階。頃之，出知河中府事，遷南京留守。

任吏部尚書，因處置護衛離職事不當，削官一階。不久，出知河中府事，遷南京留守。

十五年，拜參知政事，蔚懇辭不任負荷，敕諭之曰："卿但履正奉公，無或阿順，何以辭爲?"十六年，出知真定府事，累轉知河中府。明昌元年，召拜尚書右丞，致仕，卒。

十五年，拜爲參知政事，王蔚以不堪負荷懇切推辭，下詔告論他説："你衹要守正奉公，不要阿諛奉迎，推辭做什麽?"十六年，出知真定府事，累官轉知河中府。明昌元年，召拜爲尚書右丞，辭官，去世。

馬惠迪

馬惠迪字吉甫，漷陰人也。擢天德三年進士第，再調昌邑令，察廉第一，補尚書省令史。大定中，出爲西京留守判官，以治最，擢同知崇義軍節度事。累遷左司郎中。先是，鄧儼居是職，世宗愛其明敏，惠迪一日奏事退，上謂宰臣曰："人之聰明多失於浮衒，若惠迪聰明而朴實，甚可喜也。朕嘗與論事，五品以下朝官少有如者。"未幾，超授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

馬惠迪字吉甫，是漷陰人。考中天德三年進士，兩次對换，調任昌邑縣令，察廉爲第一，補爲尚書省令史。大定中，出任西京留守判官，因治績第一，提升爲同知崇義軍節度事。多次升遷至左司郎中。這之前，鄧儼任此職，世宗喜歡他的聰明機敏，一天馬惠迪奏事退下，皇上對宰臣説："人的聰明多失於浮華不實，故弄玄虚，至於馬惠迪聰明而樸實，很可喜。我曾和他論事，五品以下的朝官少有比得上他的。"不久，越級升爲御史中丞，任爲參知政事。

時烏底改叛亡，世宗已遣人討之，又欲益以甲士，毁其船筏。惠迪奏曰："得其人不可用，有其地不可居，恐不足勞聖慮。"上曰："朕固知之。所以毁其船筏，正欲不使再窺邊境耳。"尋以憂去，起爲昭義軍節度使。明昌元年，爲南京留守，致仕，卒。

當時烏底改叛逃，世宗已派人討伐他，又想增派甲兵，毁壞他的船筏。馬惠迪上奏説："得其人不可用，有其地不可居，恐怕不值得煩勞聖慮。"皇上説："我固然明白。之所以要搗毁他們的船筏，正是想不讓他們再窺視邊境罷了。"不久因親喪離職，起任昭義軍節度使。明昌元年，任南京留守，辭官，去世。

馬琪

馬琪字德玉，大興寶坻人。正隆五年擢進士第，調清源主簿，三遷永清令。永清畿縣，號難治，前令要介有能聲，琪繼以治聞。補尚書省令史，以永清治最，授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興中府治中，召爲户部員外郎，改侍御史。

馬琪字德玉，是大興府寶坻人。正隆五年考中進士，調任清源主簿，三次升遷至永清縣令。永清是京城附近的縣，號稱難治，前任縣令要介有能幹的聲譽，馬琪接任他以治政聞名。補爲尚書省令史，因永清治理得最好，授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興中府治中，召入朝任户部員外郎，改侍御史。

世宗謂宰臣曰："比者馬琪主奏高德温獄，其於富户寄錢事皆略不

世宗對宰臣説："近來馬琪主奏高德温案，對於富户寄錢事却省略不奏。我認爲馬琪明於法

奏。朕以琪明法律而正直，所為乃爾，稱職之才何其難也？古人雖云'罪疑惟輕'，非為全尚寬縱也。"尋轉左司員外郎，扈從東巡，遷右司郎中，移左司。時擇使宋國者，世宗欲命琪，宰臣言其資淺，詔特遣之，還授吏部侍郎，改户部。

章宗即位，除中都路都轉運使。時户部闕官，上命宰臣選可任者，或舉同知大興府事烏古孫仲和，上曰："仲和雖有智力，恐不能主錢穀。理財安得如劉晏者，官用足而民不困，唐以來一人而已。"或舉琪，上然之，曰："琪不肯欺官，亦不肯害民，是可用也。"遂擢為户部尚書。久之，削官一階。初，琪病告，近侍傳旨，不具服曳履而出，有司議當徒二年，減外猶追官解任。大理少卿閻公貞以為琪本荒遽失措，與非病告有違不同，宜減徒二年三等論之。上從公貞議，任職如故。

明昌四年，拜參知政事，詔諭之曰："户部遽難得人，顧無以代卿者，故用卿晚耳。"一日，上謂琪曰："卿在省久矣，比來事少於往時何也。"琪曰："昔宰職多有異同，今情見不同者甚少。"上曰："往多情見為是耶，今無者為是耶？"琪曰："事狀明者不假情見，便用情見，亦要歸之是而已。"五年，河决陽武，灌封丘而東，琪行尚書省事往治之，訖役而還。遷中大夫。承安元年，北邊用兵，而連歲旱暵，表乞致仕，不許。明年，出鎮安武軍，致仕，卒。子師周，閤門祗候，當給假，以聞。上悼之，以不奏聞責諭有司，後二品官卒皆具以聞，自琪始。

琪性明敏，習吏事，其治錢穀尤長，然性吝好利，頗為上所少云。

律而正直，所作所爲竟是這樣，稱職的人才多麽難得！古人雖説'治罪有疑問時應從輕處理'，但不是要完全寬縱有罪的人。"不久轉官左司員外郎，跟隨皇帝東巡，遷右司郎中，改左司郎中。當時選擇出使宋國的人，世宗想任命馬琪，宰臣説他資歷淺，下詔特命派遣他去，回來後授吏部侍郎，改任户部侍郎。

章宗登位，授中都路都轉運使。當時户部缺官，皇上命宰臣挑選可以勝任的人，有人推舉同知大興府事烏古孫仲和，皇上説："仲和雖然有智謀勇力，恐怕不能主管錢穀。理財哪裏去找像劉晏這樣的人，官用充足而百姓不困乏，唐以來衹有他一人罷了。"有人推舉馬琪，皇上同意，説："馬琪不願欺騙官府，也不願傷害百姓，這就可用。"於是提拔爲户部尚書。過了很久，削官一階。當初，馬琪因病請假，近侍傳旨，不穿官服拖着鞋就出來受旨，官府擬議判徒刑二年，減罪外仍追官解任。大理少卿閻公貞認爲馬琪本是慌亂失措，和無病請假有違聖旨不同，應減徒刑二年三等論罪。皇上同意閻公貞的議論，讓他依舊任職。

明昌四年，拜任爲參知政事，下詔告諭他説："户部匆忙間難以得到合適的人選，没有能代替你的人，因此任用你晚了。"一天，皇上對馬琪説："你在部省很久了，近來事情少於往常，爲什麽呢？"馬琪説："過去宰相們多有不同意見，現在意見不同的時候很少。"皇上説："以往多不同意見對呢，還是現在没有不同意見對呢？"馬琪説："情况清楚就不需不同意見，即使有不同意見，也總歸需要正確而已。"五年，黄河在陽武决口，淹没封丘而東流，馬琪行尚書省事前往治理，工役完後返回。遷中大夫。承安元年，北方邊界用兵，而連年乾旱，上表請求辭官，不准許。明年，出鎮安武軍，辭官，去世。兒子馬師周，任閤門祗候，應當給假，上報。皇上哀悼他，以不奏聞責備有關官府，後來二品官去世都具奏上報，是從馬琪開始的。

馬琪性格聰明機敏，熟悉官吏事務，尤其擅長管理錢穀，但吝嗇貪利，很爲皇上看不起。

楊伯通

楊伯通字吉甫，弘州人。擢大定三年進士第，由尚書省令史爲吏部主事、順義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吏部侍郎馬琪表薦伯通廉幹，尚書省覆察如所舉，召爲尚書省都事，授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明昌元年，擢左司員外郎，轉郎中，累遷吏部尚書，尋移户部。

楊伯通字吉甫，是弘州人。考中大定三年進士，由尚書省令史任吏部主事、順義軍節度副使，因親喪離職。吏部侍郎馬琪上表推薦楊伯通廉潔能幹，尚書省覆察後認爲他如所推薦的那樣，召爲尚書省都事，授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明昌元年，提拔爲左司員外郎，轉郎中，多次升遷至吏部尚書，不久改任户部尚書。

承安二年，拜參知政事。監察御史路鐸劾奏伯通引用鄉人李浩，以公器結私恩。左司郎中賈益承望風旨，不復檢詳，言之臺端，欲加糾劾，大夫張暐輒尼不行。上命同知大興府事賈鉉詰之，伯通居家待罪。鉉奏："暐言彈絀大臣，須有實迹，所劾不當，徒壞臺綱。益言除授皆宰執公議，不言伯通私枉。"詔責鐸言事輕率，而慰諭伯通治事。伯通再上表辭，不許。四年，進尚書左丞，致仕，卒。

承安二年，拜爲參知政事。監察御史路鐸劾奏楊伯通引用同鄉李浩，用國家公器結私恩。左司郎中賈益秉承意旨，不重新核實，告訴御史臺，想加以糾察彈劾，大夫張暐却拖延不行。皇上命同知大興府事賈鉉審問，楊伯通居家待罪。賈鉉上奏説："張暐説彈劾糾察大臣，必須有實證，如果彈劾不當，衹會破壞御史臺綱紀。賈益説授任官吏都是宰執共同議定的，没有説楊伯通徇私枉法。"下詔斥責路鐸言事輕率，而慰問曉諭楊伯通治理政事。楊伯通再次上表推辭，不准許。四年，進升爲尚書左丞，辭官，去世。

尼厖古鑑

尼厖古鑑本名外留，隆州人也。識女直小字及漢字，登大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隆安教授。改即墨主簿，召授國子助教，擢近侍局直長。世宗器其材，謂宰臣曰："新進士中如徒單鎰、夾谷衡、尼厖古鑑，皆可用也。"改太孫侍丞。逾年，遷應奉翰林文字，兼右三部司正。世宗復謂宰臣曰："鑑嘗近侍，朕知其正直幹治。及爲東宫侍丞，保護太孫，禮節言動猶有國俗純厚舊風，朕甚嘉之。"

尼厖古鑑本名外留，是隆州人。認識女真小字和漢字，考中大定十三年進士，調任隆安教授。改即墨縣主簿，召授國子助教，提升爲近侍局直長。世宗器重他的才幹，對宰臣説："新進士中如徒單鎰、夾谷衡、尼厖古鑑，都可任用。"改任太孫侍丞。過了一年，升任應奉翰林文字，兼任右三部司正。世宗又對宰臣説："尼厖古鑑曾作近侍，我知道他正直能幹。到做東宫侍丞後，保護太孫，禮節言行猶有國家原有純厚風貌。我很贊賞。"

章宗立，累遷尚書户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俄轉同知大興府，用大臣薦，改知大興府事。明昌五年拜參知政事，薨，謚曰文肅。

章宗登位，多次遷官至尚書户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不久轉任同知大興府，因大臣舉薦，改知大興府事。明昌五年拜任爲參知政事，去世，賜謚號文肅。

贊曰：移剌履從容進説，信乎於

贊曰：移剌履從容進言，取信於君主，至於

君，至論經純傳駁，以孝行爲治本，其得古人遺學歟。昔臧孫達忠諫於魯，君子知其有後，信矣。張萬公引正守己，質言無華。開壕括地之議，明灼利害，如指諸掌，閉於群説而不式，致仕而歸，理勢然也。蒲察通之哭海陵，君臣大義死生一之，其志烈矣。程輝、斡特剌之鯁直，劉瑋、董師中之通敏，才皆足以發聞，然師中有附胥之譏，劉瑋見避事之責，其視前人多有愧矣。王蔚、馬惠迪之徒，何足算也。

他論説經書純正，傳注駁雜，以孝行爲治政之本，真得古人遺學啊。過去臧孫達向魯忠誠進諫，君子知道他有好的後代，確實是這樣呵。張萬公守己以正，語言質樸無華。開壕塹括土地的議論，明悉利害，瞭如指掌，爲衆説所阻而不作爲法式，辭官而歸，這是事理的必然。蒲察通哭吊海陵，君臣大義生死如一，他的志向很壯烈。程輝、斡特剌的耿直，劉瑋、董師中的通敏，才能都足以顯揚名聲，但董師中有依附胥持國的譏誚，劉瑋受到逃避事功的斥責，比起前人來多有愧色。王蔚、馬惠迪之類，更是算不上了。

金史卷九十六

列傳第三十四

黄久約　李晏　李仲略　李愈
王貴　許安仁　梁襄　路伯達

黄久約

黄久約字彌大，東平須城人也。曾祖孝綽有隱德，號潛山先生。父勝，通判濟州。母劉氏，尚書右丞長言之妹，一夕夢鼠銜明珠，寤而久約生，歲實在子也。

擢進士第，調鄆城主簿，三遷曹州軍事判官。有盜竊民財，訴者以為强，郡守欲傅以重辟，久約閲實，囚得免死。累擢禮部員外郎，兼翰林修撰，升待制，授磁州刺史。磁并山，素多盜，既獲而款伏者，審録官或不時至，繫者多以杖殺，或死獄中。久約惻然曰："民雖為盜而不死于法可乎？"乃盡請讞之而後行。

久之，復入翰林為直學士，尋授左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為賀宋生日副使。至臨安，適館伴使病，宋人議欲以副使代行使事，久約曰："設副使亦病，又將使都轄、掌儀輩行禮乎？"竟令國信使獨前行，副使與館伴副使聯騎如故，乃終禮而還。道經宿、泗，見貢新枇杷子者，州縣調民夫遞進，還奏罷之。

時以貧富不均，或欲令富民分貸貧者，下有司議，久約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貧富不均，亦理之

黄久約字彌大，是東平府須城人。曾祖父黄孝綽有隱居的好名聲，號稱潛山先生。父親黄勝，在濟州擔任通判。母親劉氏，是尚書右丞劉長言的妹妹，一天晚上夢見老鼠口銜明珠，醒來後生下黄久約，這年恰是鼠年。

考中進士，調鄆城縣主簿，三次升遷至曹州軍事判官。有盜竊百姓財物的人，訴訟者以强盜告官，郡守想判他死刑，黄久約審察得實，死囚得以免死。多次提升至禮部員外郎，兼翰林修撰，升待制，授磁州刺史。磁州靠着山，歷來盜賊多，被抓獲并服罪的盜賊，因審録官有時不按時到，囚犯多受杖刑而死，或死在獄中。黄久約凄然地説："有的百姓雖然爲盜賊，但不依法處死可以嗎？"於是請求全部審察然後執行。

過了很久，又入翰林院任直學士，不久授左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任賀宋生日副使。到達臨安，恰逢館伴使患病，宋人商議想以副使代行使事，黄久約説："如果副使也病了，又將讓都轄、掌儀等人代行使禮嗎？"最終令國信使獨自前行，副使和館伴副使依舊同行，於是完禮而回。途經宿、泗二州，見進貢新枇杷，各州縣徵調民夫傳遞進送，回來後上奏停止。

當時因爲貧富不均，有人想讓富人將財物貸濟窮人，下面有關官員如此商議，黄久約説："事物不整齊一致，這是物之常情。貧富不均，

常。若從或者言，適足以斂怨，非損有餘補不足之道。”章宗時領右丞相，韙其議。尋上章請老，詔諭之曰：“卿忠直敢言，匡益甚多，未可使去左右。”遷太常卿，仍兼諫職。

時郡縣多闕官，久約言：“世豈乏材，閡於資格故也。明詔每責大臣以守格法而滯人材，乞斷自宸衷而力行之。”世宗曰：“此事宰相不屬意，而使諫臣言之歟?”即日授刺史者數人。久約又言宜令親王以下職官遞相推舉，世宗曰：“薦舉人材惟宰相當為耳，他官品雖高，豈能皆有知人之監。方今縣令最闕，宜令刺史以上舉可為縣令者，朕將察其實能而用之。”又謂久約曰：“近日察舉好官皆是諸科監臨，全無進士何也?豈薦舉之法已有奸弊，不可久行乎?”久約曰：“諸科中豈無廉能人，不因察舉有終身不至縣令者，此法未可廢也。”上曰：“爾舉孫必福是乎?”久約曰：“臣頃任磁州時，必福為武安丞，臣見其廉潔向公、無所顧避，所以保舉。不謂必福既任警巡使，處决凝滯。”上曰：“必福非獨遲緩，亦全不解事，所以罪不及保官者，幸其無贓污耳。”久約無以對。必福五經出身，蓋諸科人，故上問及之。翌日侍朝，故事，宰相奏事則近臣退避，久約欲趨出，世宗止之，自是諫臣不避以為常。

章宗即位，久約以國富民貧、本輕末重、任人太雜、吏權太重、官鹽價高、坊場害民、輿夫選左右、擇守令八事為獻，皆嘉納之。再乞致仕，不許，授橫海軍節度使以優佚之。明昌二年致仕，卒。久約雋朗敢言，性友弟，為文典贍，有外祖之風云。

也是常理。如果聽從有的人的話，恰足以招致怨恨，并非是損有餘補不足的方法。”章宗時候官領右丞相，章宗贊同他的意見。不久上章告老，皇上降詔告諭他說：“你忠直敢言，對我匡正補益很多，不能讓你離開我身邊。”於是升授太常卿，仍兼諫職。

當時郡縣多缺官，黄久約說：“世上難道缺乏人才，因爲資歷所阻隔的緣故。陛下明詔每每責備大臣因固守格法而滯阻人才，請求陛下明斷而大力施行。”世宗說：“這事宰相不留意，而讓諫臣談嗎?”當天授刺史數人。黄久約又說應令親王以下職官相互推舉，世宗說：“薦舉人才衹有宰相應當做，别的官品雖高，難道都能有知人之明? 如今最缺縣令，應當讓刺史以上官吏推舉可做縣令的人，我將考察他們的實際能力任用。”又對黄久約說：“近日察舉的好官都是諸科的生員，全無進士科出身的人，爲什麽呢? 難道薦舉法已有奸弊，不可長久施行嗎?”黄久約說：“各科中哪能没有廉潔能幹的人，不靠提察推舉就有終身做不到縣令的人，這一方法不可廢除。”皇上說：“你推舉孫必福對嗎?”黄久約說：“我不久前在磁州任職時，孫必福任武安丞，我見他廉潔爲公、而無私慮，因此保舉他。不料孫必福任警巡使後，處决事情拖延不决。”皇上說：“孫必福不衹是遲緩，也是全不明達事理，所以不罪責保舉他的人，是因爲幸好他没有貪污嫌疑罷了。”黄久約無言以對。孫必福是五經出身，屬諸科人，因此皇上問到他。第二天侍朝，按舊例，宰相奏事近臣就要退避，黄久約想趕忙退出，世宗留下他，從此諫臣奏事不退避成爲常例。

章宗登位，黄久約以國家富裕人民貧困、根本輕末業重、任用人太雜、官吏權太重、官鹽價高、商肆坊場侵害民利、以及吏部左右選人、擇州守縣令八件事進言，章宗都贊賞采納了。他再次請求退休，不準許，皇上授橫海軍節度使來優待他。明昌二年退休，去世。黄久約疏雋開朗敢直言，心性與人爲善，寫文章典雅富贍充實，有

他外祖父的遺風。

李晏

李晏字致美，澤州高平人。性警敏，倜儻尚氣。皇統六年，登經義進士第。調岳陽丞。再轉遼陽府推官，歷中牟令。會海陵方營汴京，運木於河，晏領之。晏以經三門之險，前後失敗者衆，乃馳白行臺，以其木散投之水，使工取於下流，人皆便之。丁內艱，服除，召補尚書省令史。辭去，爲衛州防禦判官。世宗素識其才名，尋召爲應奉翰林文字，特令詣閣謝，上顧謂左右曰："李晏精神如舊，"慰勞甚悉。時方議郊禮，命攝太常博士，俄而真授。爲高麗讀册官，五遷秘書少監，兼尚書禮部郎中，除西京副留守。世宗謂侍臣曰："翰林舊人少，新進士類不學，至於詔敕册命之文鮮有能者，可選外任有文章士爲之。"左右舉晏，上曰："李晏朕所自識。"於是召爲翰林直學士，兼太常少卿。以母老乞歸養，授鄭州防禦使，未赴，母卒。起復爲翰林直學士。

李晏字致美，是澤州高平人。性格警悟敏捷，風流倜儻講義氣。皇統六年，考中經義科進士。調岳陽縣丞。轉任遼陽府推官，任中牟令。時逢海陵王營建汴京，從黄河運送木材，李晏負責這事。李晏因要經過三門峽天險，前後失敗的人很多，於是飛報行臺，把木材分散投到水中，讓工匠在下流取木，人們都感到便利。爲母親服喪，服喪期滿，召補爲尚書省令史。辭任離去，任衛州防禦判官。世宗原來瞭解他的才名，不久召爲應奉翰林文字，特令他到皇苑閣中致謝，皇上望着他對左右的人説："李晏精神依舊。"慰勞嘉勉十分周到。當時正在商議郊祀大禮，命他代理太常博士，不久正式授任此職。任高麗讀册官，五次升遷至秘書少監，兼尚書禮部郎中，授西京副留守。世宗對侍臣説："翰林院舊人少，新進士大多學識不深，以至於少有能撰寫詔敕册命之文的人，可以挑選在外任職有文采的士人撰寫。"左右有人推舉李晏，皇上説："李晏是我所瞭解的。"於是召爲翰林直學士，兼太常少卿。因母親年老請求回去奉養，授鄭州防禦使，未赴行，母親去世。喪期未滿，仍任爲翰林直學士。

世宗御後閣，召晏讀新進士所對策，至"縣令闕員取之何道"，上曰："朕夙夜思此，未知所出。"晏對曰："臣伏念久矣，但無路不敢言。今幸待罪侍從，得承大問，願竭所知。"上曰："然則何如?"對曰："國朝設科取士始分南北兩選，北選百人，南選百五十人，合二百五十人。詞賦經義入仕之人既多，所以縣令未嘗闕員。其後南北通選，止設詞賦一科，每舉限取六七十人。入仕之人既少，縣令闕員蓋由此也。"上以爲然，詔後取人毋限以數。尋擢吏部侍郎，兼前職，諭旨曰："卿性果敢，有激揚之意，故以授卿，宜加審慎，毋涉荒

世宗到後閣，召李晏讀新進士所對策文，讀到"縣令缺員用何種方法選取"時，皇上説："我早晚考慮這個問題，但還不知該怎麽辦。"李晏回答説："我考慮很久了，但没有機會不敢説。今天有幸待罪侍從皇上，得以承蒙垂問，願竭盡我所知道的回答。"皇上説："既然如此，那麽怎樣做呢?"回答説："國朝設科取士最初分南北兩方選士，北選一百人，南選一百五十人，共計二百五十人。由詞賦經義科入仕途的人既多，因此縣令不曾缺員。後來改南北通選，衹設詞賦一科，每科限取六、七十人。入仕的人既少，縣令缺員就是因爲這個原因。"皇上認爲説得對，詔令以後取人不要限定人數。不久提升爲吏部侍郎，兼任前職，傳旨説："你性格果敢，有激昂慷慨奮發之意，因此把這個職位授給你，你應加

唐。"俄爲中都路推排使，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御史中丞。

會朝士以病謁告，世宗意其詐，謂晏曰："卿素剛正，今某詐病，以宰相親故，畏而不糾歟?"晏跪對曰："臣雖老，平生所恃者誠與直爾。百官病告，監察當視。臣爲中丞，官吏奸私則當言之。病而在告，此小事臣容有不知，其畏宰相何圖焉。"既出，世宗目送之，曰："晏年老，氣猶未衰。"一日，御史臺奏請增監察員，上曰："采察内外官吏，固係監察。然爾等有所聞知，亦當彈劾。况糾正非違，臺官職也，苟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顧謂晏曰："豳王年少未練，朕以臺事委卿，當一一用意。"

初，錦州龍宫寺，遼主撥賜户民俾輸税于寺，歲久皆以爲奴，有欲訴者害之島中。晏乃具奏："在律，僧不殺生，况人命乎。遼以良民爲二税户，此不道之甚也，今幸遇聖朝，乞盡釋爲良。"世宗納其言，於是獲免者六百餘人。故同判大睦親府事謀衍家有民質券，積其息不能償，因没爲奴，屢訴有司不能直，至是，投匭自言。事下御史臺，晏檢擿案狀得其情，遂奏免之。尋爲賀宋正旦國信副使。及世宗不豫，命宿禁中，一時詔册皆晏爲之。

章宗立，晏晝十事以上。一曰，風俗奢僭，宜定制度。二曰，禁游手。三曰，宜停鑄錢。四曰，免上户管庫。五曰，太平宜興禮樂。六曰，量輕租税。七曰，减鹽價。八曰，免監官陪納虧欠。九曰，有司尚苟且，乞申明經久遠圖。十曰，禁網差密，宜尚寬大。又奏"乞委待制党懷英、修撰張行簡更直進讀陳言文字，以廣視聽"。皆采納之。以年老乞致仕，

倍審慎，不要做不合情理法度的事。"不久任中都路推排使，升翰林侍講學士，兼御史中丞。

恰好有個朝士因病請假，世宗認爲他有詐，對李晏説："你素來剛正，現在某人詭稱有病，因是宰相的親舊，就畏懼不糾察嗎?"李晏跪下回答説："我雖年老，平生所依靠的就是誠實與正直罷了。百官因病請假，監察應當審察。我是中丞，對官吏的奸惡隱私就應當直言。因病而請假，這是小事，我可能不知道，但是怕宰相做什麼呢?"退出，世宗目送他，説："李晏年老，氣猶不衰。"一天，御史臺奏請增加監察官員，皇上説："察訪内外官吏，本屬監察的職責。但你們如有所聞知，也應當彈劾。何况糾正過失，是臺官的職責，如果自己不能正身，又怎能正人呢?"望着李晏説："豳王年少不熟悉練達朝事，我把御史臺事務委托給你，你應當一一用心。"

當初，錦州龍宫寺，遼君主撥賜民户讓他們交税給寺廟，時間長了就把他們都作爲奴僕，有想申訴的人，被害死在島中。李晏於是上奏："按規定，僧人不可殺生，何况人命呢。遼把良民作爲二重税户，這是無道到極點。現在幸遇聖朝，請求全部釋放爲良民。"世宗采納了他的話，因此獲免的有六百多人。已故同判大睦親府事謀衍家有百姓的債券，累積利息不能償還，於是淪爲奴僕，多次向官府上訴，不能爲他伸冤，到這時，投書檢舉箱自陳。事情下到御史臺，李晏察證案狀獲知實情，於是上奏免除他的債務。不久任賀宋正旦國信副使。到世宗病危時，命他在宫中留宿，當時的詔册都是他寫的。

章宗即位，李晏條劃以十件事進上。一是風俗奢侈，應當訂立制度。二是禁止游手好閑。三是應當停止鑄錢。四是免除上等户管庫。五是太平時代應興禮樂。六是酌量减輕租税。七是降低鹽價。八是免除監官賠償虧欠。九是官府仍舊苟延時日，應請求申明長久遠圖施政方略。十是法律禁令太密，應當崇尚寬大。又奏告"請求委任待制党懷英、修撰張行簡輪直，擔任進讀陳言文字，以求擴大皇上的視聽"。都采納了。因年老請求退休，改任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過

改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越二年，復申前請，授沁南軍節度使，久之，致仕。上念其先朝舊人，復起爲昭義軍節度使。

了兩年，又重申以前的請求，授予沁南軍節度使，過了很久，退休。皇上考慮到他是先朝舊人，又起用爲昭義軍節度使。

明昌六年，歸老，得疾，詔除其子左司員外郎仲略爲澤州刺史，以便侍養。承安二年卒，年七十五，謚曰文簡。

明昌六年，告老回家，患病，詔授他的兒子左司員外郎李仲略爲澤州刺史，以便贍養其父。承安二年去世，年齡七十五歲，賜謚號文簡。

李仲略

仲略字簡之。聰敏力學，登大定十九年詞賦進士第，調代州五臺主簿。以母憂去，服闋，轉韓州軍事判官，遷澤州晋城令，補尚書省令史。除翰林修撰，兼太常博士。改授左司都事，爲立夏國王讀册官。還，權領左司。一日，奏事退，上顧謂侍臣曰："仲略精神明健，如俊鶻脱帽。"又曰："李仲略健吏也。"未幾，轉員外郎，以親病求侍，特授澤州刺史以便禄養。先是，晏領沁南軍節度使，澤於懷爲支郡，父子相繼，鄉人榮之。以父喪免，起爲户部郎中。

李仲略字簡之。聰明敏悟，發奮讀書，考中大定十九年詞賦科進士，調代州五臺縣主簿。因母喪離職，服完喪，轉任韓州軍事判官，升任澤州晋城令，補尚書省令史。授翰林修撰，兼任太常博士。改授左司都事，爲册立夏國王讀册官。返回，主管左司。一天，奏事退下，皇上望着侍臣説："李仲略精神明敏康健，有如鶻鷹升空。"又説："李仲略是位强健官吏。"不久，轉員外郎，因雙親患病請求侍奉，特授澤州刺史以便奉養。這之前，李晏領沁南軍節度使，澤州是懷的支郡，父子相繼任官，鄉人引以爲榮。因父喪免職，起用爲户部郎中。

時上命六品以上官，十日以次轉對，乃進言曰："凡救其末，不若正其本。所謂本者厚風俗，去冗食，養財用而已。厚風俗在乎立制度，禁奢僭。去冗食在乎寵力農，抑游墮。養財用在乎廣儲蓄，時斂散。商賈不通難得之貨，工匠不作無用之器，則下知重本。下知重本，則末息矣。"又條陳制度之宜，上嘉納之。俄授翰林直學士，兼前職，因命充經義讀卷官。上問曰："有司以謂經義不若詞賦，罷之何如？"仲略奏曰："經乃聖人之書，明經所以適用，非詞賦比。乞自今以經義進士爲考試官，庶得碩學之士。"上可其奏。改吏部郎中，遷侍郎，兼翼王傅，俄兼宛王傅。

當時皇上命六品以上官員，十天一次依次輪對，於是進言説："大凡救其末，不如正其本。所謂本是指使風俗淳厚，廢除冗官，積累財用而已。使風俗淳厚在於訂立制度，禁止奢侈僭越。廢除冗食在於表彰努力農作的人，抑制游手好閑之徒。積累財用在於增廣儲蓄，按時聚散。商人不販運難得的物貨，工匠不做不實用的器物，那麽百姓就知道重本。在下的人知道重本，那麽末也就停止了。"又分條陳述應當施行的制度，皇上贊賞采納了。不久授翰林直學士，兼任前職，又任命他充考試經義科讀卷官。皇上問道："有關官府認爲經義不如詞賦，廢除它如何？"仲略奏告説："經是聖人的書，明經是爲了適用，非詞賦可比。請求從今以後以經義進士爲考試官，或許可以發現博學的士人。"皇上同意他的奏請。改任吏部郎中，遷侍郎，兼翼王傅，不久兼宛王傅。

時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坐贓，上命仲略鞫之，罪當削解。權要競言太重，上頗然之，仲略奏曰：“教化之行，自近者始。京師，四方之則也。郡縣守令無慮數百，此而不懲，何以勵後？况執中凶殘很愎，慢上虐下，豈可宥之。”上曰：“卿言是也。”未幾，授山東東西路按察使。尋以病訪醫京師，泰和五年卒。上聞之，嘆曰：“此人於國家宣力多矣，何遽止是耶。”贈朝列大夫，謚曰襄獻。

當時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因貪贓被治罪，皇上命李仲略審問他，論罪判削官解職。權貴們争相説處罰太重，皇上大略贊同，李仲略上奏説：“推行教化，從近處開始。京師是四方的典範。郡縣守令不下數百人，不懲罰這種人，拿什麽激勵後人？何况紇石烈執中凶殘剛愎，對上輕慢，對下暴虐，怎麽可以寬宥他？”皇上説：“你説的話對。”不久，授任山東東路、山東西路按察使。不久因病到京師求醫。泰和五年去世。皇上獲知消息，感嘆説：“此人對國家盡力很多，爲何死的這樣快呢？”贈朝列大夫，賜謚號襄獻。

仲略性豪邁有父風，剛介特立，不阿權貴，臨事明敏無留滯，故所任以幹濟稱云。

李仲略性格豪邁，有他父親的風格，剛直獨立，不迎合權貴，遇事明敏不拖延，因此在官以能幹有成效著稱。

李愈

李愈字景韓，絳之正平人。業儒術，中正隆五年詞賦進士第，調河南澠池主簿。察廉優等為平陽酒副使，遷冀氏令，累遷解州刺史。章宗即位，召授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改同知濟南府。

李愈字景韓，是絳之正平縣人。學習儒業，考中正隆五年詞賦科進士，調河南澠池縣主簿。察廉爲優等，任平陽酒副使，遷冀氏令，多次升遷至解州刺史。章宗登位，召授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改同知濟南府。

明昌二年，授曹王傅，兼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王奉命宴賜北部，愈從行，還過京師，表言：“諸部所貢之馬，止可委招討司受於界上，量給迴賜，務省費以廣邊儲。擬自臨潢至西夏沿邊創設重鎮十數，仍選猛安謀克勳臣子孫有材力者使居其職，田給於軍者許募漢人佃種，不必遠輓牛頭粟而兵自富强矣。”上覽其奏，謂宰臣曰：“愈一書生耳，其用心之忠如是。”以表下尚書省議。會愈遷同知西京留守，過闕復上言，以為“前表儻可采，乞斷自宸衷”，上納用焉。自是，命五年一宴賜，人以為便。改棣州防禦使。未幾，授大興府治中，上諭之曰：“卿資歷應得三品，以是員方闕而卿能幹，故用之，當知朕意。”北京提刑副使范楫、知歸德府

明昌二年，授曹王傅，兼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曹王奉命往北邊部族賜宴，李愈隨行，返回時經過京師，上奏表説：“各部族進貢的馬，衹可委托招討司在界上接受，酌量給予回賜，務必要節省費用以增加邊地積儲。打算從臨潢到西夏沿邊創設十多個重鎮，并選有材力的猛安謀克功臣子孫任其官職，以田地收入供給軍隊的準許招募漢人租種，不必用牛車遠運糧食而兵自富强。”皇上看了他的奏表，對宰臣説：“李愈是一個書生，他如此用心忠誠。”把他的奏表降下尚書省商議。正逢李愈遷同知西京留守，路過京城又上言，認爲“如果前一表可采納，請求皇上裁决施行”，皇上采用了。從此，下令五年宴賜一次，人們認爲便利。改任棣州防禦使。不久，授大興府治中，皇上告諭他説：“按你的資歷應得三品官，因爲這一官職正好缺人而你很能幹，因此任用你，你應當知道我的用意。”北京提刑副使范楫、知歸德府事鄧儼各自舉薦李愈代替自己，因

事鄧儼各舉愈以自代，由是擢河南路提刑使。上言："隨路提刑司乞留官一員，餘分部巡按。"又言："本司見置許州，乞移治南京為便。"并從之。憲臺廉察，九路提刑司以愈為最。

五年，入見，尚書省以聞，上問宰執有何議論，平章政事守貞曰："李愈言河决事。"上曰："愈嚮陳備禦北邊策。言甚荒唐。"守貞曰："愈於見職甚幹。"上曰："蓋以其敢為耳。"又曰："李愈論河决事，謂宜遣大臣視護以慰人心，其言良是。"明年，改河平軍節度使。承安二年，徙順義軍，奏陳屯田利害，上遣使宣諭，仍降金牌俾領其事。四年，召為刑部尚書。先是，刑部尚書闕，上以愈為可用，令議之，或言愈病，上曰："愈比陳言，有退地千里而争言其功之語，卿等定惡此人多言耶。"特召用之。舊制，陳言者漏所言事於人，并行科罪，仍給告人賞。愈言："此蓋所以防閑小人也。比年以來詔求直言，及命朝臣轉對，又許外路官言事，此皆聖言樂聞忠讜之意，請除去舊條以廣言路。"上嘉納焉。尋為賀宋正旦副使。

泰和二年春，上將幸長樂川，愈切諫曰："方今戍卒貧弱，百姓騷然，三叉尤近北陲，恒防外患。兼聞泰和宫在兩山間，地形狹隘，雨潦遄集，固不若北宫池臺之勝，優游閑適也。"上不從，夏四月，愈復諫曰："北部侵我舊疆千有餘里，不謀雪耻，復欲北幸，一旦有警，臣恐丞相襄、樞密副使闍母等不足恃也。况皇嗣未立，群心無定，豈可遠事逸游哉。"上異其言。未幾，授河平軍節度使，改知河中府事，致仕。泰和六年卒，年七十二。謚曰清獻。自著《狂愚集》二

此提升爲河南路提刑使。進言説："各路提刑司請求留官一員，其餘的分部巡察。"又説："本司現在設在許州，請求移到南京爲便。"一并聽從。御史憲臺考察九路提刑司，以李愈爲第一。

五年，入朝進見，尚書省奏報，皇上問宰相有什麽議論，平章政事完顔守貞説："李愈談黄河决口的事。"皇上説："李愈過去陳述防禦北方邊境的策略，言辭十分荒唐。"守貞説："李愈在現任職位上十分能幹。"皇上説："是因爲他敢作敢爲罷了。"又説："李愈論黄河决口的事，説應派大臣去視察衛護以安慰人心，他的話很對。"第二年，改任河平軍節度使。承安二年，調移順義軍，奏陳屯田利害，皇上派使臣告諭，并降下金牌讓他總領這事。四年，召爲刑部尚書。這之前，刑部尚書缺員，皇上認爲李愈可用，命令商議，有人説李愈患病，皇上説："李愈近來陳言，有退地千里而争言功勞的話，你們一定討厭此人多話吧。"特旨召用他。按舊制，上奏的人把所談的事泄露給他人，一律降任治罪，并獎賞報告的人。李愈説："這是爲了防範小人。近年以來下詔責求直言，并命朝臣鄭重對待上言奏議之事，又準許外路官上表議論政事，這都是皇上樂於聽忠誠直言的心意，請求廢除舊有條文以增廣言路。"皇上贊賞采納了。不久任賀宋正旦副使。

泰和二年春，皇上將到長樂川，李愈竭力諫阻説："當今戍兵貧困虚弱，百姓騷動不安，三叉尤其靠近北方邊陲，一直都在防備外患。加上聽説泰和宫在兩山之間，地形狹隘，雨水暴集，原本比不上北宫池塘樓臺勝景，優游閑適。"皇上不聽從，夏四月，李愈又進諫説："北方部族侵占我們舊有土地一千多里，不謀求洗雪耻辱，又想北巡，一旦有警急，我怕丞相完顔襄、樞密副使闍母等不足以依靠。何况皇子没有確立，衆人心緒不安，難道可以到遠地游樂嗎！"皇上覺得他的話不同尋常。不久，授河平軍節度使，改知河中府事，退休。泰和六年去世，享年七十二歲。賜謚號清獻。自己著有《狂愚集》二十卷。

十卷。

王賁　王質

王賁字文孺，其先自臨潢移貫宛平。曾祖士方，正直敢言。遼道宗信樞密使耶律乙辛之讒殺其太子，世無敢白其冤者，士方擊義鍾以訴，遼主感悟，卒誅乙辛，厚賞士方，授承奉官。父中安，擢進士第，坐田瑴黨事廢。世宗即位黨禁解，終沂州防禦使。

王賁字文孺，他的祖先從臨潢移籍到宛平。曾祖父王士方，正直敢言。遼道宗輕信樞密使耶律乙辛的讒言殺了皇太子，世人没有敢申述其冤的，王士方敲義鐘申訴，遼君主感悟，最終殺了耶律乙辛，重賞王士方，升爲承奉郎。父親王中安，考中進士，因田瑴黨事被廢。世宗登位，解除黨禁，官做到沂州防禦使。

賁性孝友，勤敏好學，第進士，由復州軍事判官補尚書省令史，擢右三部檢法司正。侍御史賈鉉舉賁安静有守，不尚奔競，政府亦言其廉，素善論議。擢河北東西、大名府路提刑判官，選授尚書省都事，以喪去。用薦者多，起復刑部員外郎、侍御史，累遷南京路按察使，卒。賁敦厚尚義，篤於親朋，不營産業，比歿家甚窶，上聞憫惜之，贈朝列大夫，仍厚恤其家。

王賁性格孝順友愛，勤奮好學，考中進士，由復州軍事判官補爲尚書省令史，升爲右三部檢法司正。侍御史賈鉉舉薦王賁安静有操守，不喜好奔走權貴之門，政府也説他廉潔，向來善於論議。提升爲河北東路西、大名府路提刑判官，選授尚書省都事，因親喪離職。因舉薦他的人多，喪期未滿起用爲刑部員外郎、侍御史，多次升遷至南京路按察使，去世。王賁敦敏忠厚崇尚節義，於親友篤愛，不積蓄家産，到他死時家中很貧困，皇上獲知後憐憫惋惜他，贈朝列大夫，并重重撫恤他家。

弟質字敬叔，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累官吏部主事，以才幹舉遷昭義軍節度副使。章宗問質臨事若何，張萬公對曰："勝其兄賁。"章宗曰："及其兄亦可矣。"後以禮部尚書致仕，終。

弟弟王質字敬叔，中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積官至吏部主事，因爲有才幹被舉薦升任昭義軍節度副使。章宗詢問王質處理政事如何，張萬公回答説："超過他的哥哥王賁。"章宗説："趕得上他的哥哥就行了。"後來以禮部尚書退休，亡故。

許安仁

許安仁字子静，獻州交河人。幼孤，能自刻苦讀書，善屬文。登大定七年進士第，調河間縣主簿。累遷太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章宗爲皇太孫，安仁以講學被選東宫，轉左補闕、應奉翰林文字。上即位，改國子監丞，兼補闕，徙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職如故。侍御史賈鉉以安仁守道端慤，薦于朝。同知濟南府事路伯達繼上章稱其立己純正，宜加顯任，超授禮部郎中，兼左補闕。適朝

許安仁字子静，獻州交河人。從小成孤兒，自己能刻苦讀書，善於寫文章。考中大定七年進士，調任河間縣主簿。多次升遷至太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章宗爲皇太孫時，許安仁以學行被選進東宫，轉左補闕、應奉翰林文字。皇上登位，改任國子監丞，兼補闕，改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職依舊。侍御史賈鉉因爲許安仁守道端方忠正，向朝廷推薦他。同知濟南府事路伯達接着上章稱贊他立身純正，應當加以重用，越級升爲禮部郎中，兼左補闕。正逢朝廷議論要用流放的人充實邊地，許安仁説："過去漢代有招募百

議以流人實邊，安仁言："昔漢有募民實邊之議，蓋度地營邑，制為田宅，使至者有所居，作者有所用，於是輕去故鄉而易於遷徙。如使被刑之徒寒餓困苦，無聊之心靡所顧藉，與古之募民實塞不同，非所宜行。"上然之。

姓充實邊地的議論，隨土地之宜建造城邑，平整田地修建房舍，使到那裏的人有住的，耕作有用具，因此輕易地離開故鄉而容易遷移。如果讓服刑的人寒餓困苦，對無所依靠之人不予關照慰藉，這與古代招募百姓充實邊塞不同，不應當施行。"皇上同意。

明昌四年春，上將幸景明宮，安仁與同列諫曰："昔漢、唐雖有甘泉、九成避暑之行，然皆去京師不遠。非如金蓮千里之外，鄰沙漠，隔關嶺，萬一有警，何以應變，此不可不慮也。"疏奏，遂罷幸。

明昌四年春，皇上將到景明宮，許安仁和同僚諫阻說："過去漢、唐時代雖有甘泉、九成避暑的行爲，但都距離京師不遠。不像金蓮在千里之外，靠近沙漠，爲關山所阻隔，萬一有警急，用什麼來應付變故，這不能不考慮。"諫疏上奏，於是取消景明宮之行。

出為澤州刺史，作《無隱論》上之，凡十篇，曰本朝、曰情欲、曰養心、曰田獵、曰公道、曰養源、曰冗官、曰育材、曰限田、曰理財。在郡二年，徙同知河南府事，升汾陽軍節度使，致仕。泰和五年卒，年七十七，謚曰文簡。安仁質實無華，澹然有古君子風，故為時人所稱云。

出任澤州刺史，作《無隱論》進上，共十篇，有本朝、情欲、養心、田獵、公道、養源、冗官、育材、限田、理財。在郡兩年，改任同知河南府事，升汾陽軍節度使，退休。泰和五年去世，七十七歲，賜謚號文簡。許安仁質實無華，性格淡泊，有古代君子之風，因此受到當時人稱贊。

梁襄

梁襄字公贊，絳州人。少孤，養於叔父寧。性穎悟，日記千餘言。登大定三年進士第，調耀州同官主簿。三遷邠州淳化令，有善政。察廉升慶陽府推官，召為薛王府掾。

梁襄字公贊，是絳州人。從小成爲孤兒，被叔父梁寧收養。性格穎悟，每天記誦一千多字。考中大定三年進士，調任耀州同官縣主簿。三次升遷至邠州淳化縣令，有善政。察廉升爲慶陽府推官，召爲薛王府屬官。

世宗將幸金蓮川，有司具辦，襄上疏極諫曰：

世宗將要前往金蓮川，有關官府一切都備辦了，梁襄上疏竭力勸阻說：

> 金蓮川在重山之北，地積陰冷，五穀不殖，郡縣難建，蓋自古極邊荒棄之壤也。氣候殊異，中夏降霜，一日之間寒暑交至，特與上京、中都不同，尤非聖躬將攝之所。凡奉養之具無不遠勞飛輓，越山逾嶮，其費數倍。至於頓舍之處，軍騎闐塞，主客不分，馬牛風逸以難收，臧獲逋逃而莫得，奪攘蹂躪，未易禁止。

> 金蓮川在重山之北，土地極其陰冷，五穀不生，難以建置郡縣，是自古以來極其邊遠荒棄之地。氣候完全不同，夏季降霜，一天之間酷寒暑熱交替而至，特別和上京、中都不同，尤其不是皇上親臨之處。凡是供養的東西無不遠勞運送，越山跨險，費用數倍於他日。至於停留住宿的地方，軍馬塞滿，主人奴僕不分，馬牛散逸難以收牧，奴婢逃跑而不能追回，相互搶奪蹂躪，不容易禁止。公卿百官、宮廷衛士，富裕的帷車帳幕

公卿百官衛士，富者車帳僅容，貧者穴居露處，輿臺皂隸不免困踣，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夫致疾染及衆人，夭傷無辜何異刃殺。此特細故耳，更有大於此者。

僅能容身，窮困的衹能居處山洞露天息宿，奴僕們不免困窘倒斃，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人患病，傳染給衆人，無辜早死何異於用刀殺死他們。這些都是小的變故，還有比這些更大的變故。

臣聞高城、峻池、深居、邃禁，帝王之藩籬也，壯士、健馬、堅甲、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宫之所，非有高殿廣宇城池之固，是廢其藩籬也。挂甲常坐之馬，日暴雨蝕，臣知其必羸瘠矣。禦侮待用之軍，穴居野處，冷啖寒眠，臣知其必疲瘵矣。衛宫周廬才容數人，一旦霖潦積旬，衣甲弓刀沾濕柔脆，豈堪爲用，是失其爪牙也。秋杪將歸，人已疲矣，馬已弱矣，裹糧已空，褚衣已弊，猶且遠幸松林，以從畋獵，行於不測之地，往來之間動逾旬月，轉輸移徙之勞更倍於前矣。

我聽説高大的城墻、陡峻的城壕、重重房屋、深邃的禁苑，是帝王的藩籬，勇壯的士兵、雄健的戰馬、堅固的鎧甲、鋭利的兵刃，是帝王的爪牙。現在的行宫所在地，没有高大的殿堂、庭除、城墻、城壕的堅固，這就是廢除了藩籬。經常騎乘的披甲的馬匹，日曬雨淋，我知道它們必定會羸弱。抵禦敵軍整裝待用的軍隊，居處山洞平野吃冷食睡寒凍，我知道他們必定會疲憊患病。環衛宫廷的房子衹能住下幾個人，一旦淫雨連續十天不停，衣甲弓刀都潮濕變得柔軟脆弱，怎麽能使用，這就失去了爪牙。秋天結束將要返回，人已經疲憊，馬已經羸弱，帶的糧食已吃完，衣服已破爛，還要遠去松林，跟隨皇上打獵，在難以預測的地方跋涉，往返之間動輒超過一月，運輸遷移的勞苦更是超過以前一倍。

以陛下神武善騎射，舉世莫及，若夫銜橛之變，猛摯之虞，姑置勿論。設於行獵之際，烈風暴至，塵埃漲天，宿霧四塞，跬步不辨，以致翠華有崤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狼狽於道途，衛士參錯於隊伍，當此宸衷寧無戒悔。夫神龍不可以失所，人主不可以輕行，良謂此也。所次之宫，草略尤甚，殿宇周垣唯用氈布。押宿之官、上番之士，終日驅馳，加之飢渴，已不勝倦。更使徹曙巡警，露坐不眠，精神有限，何以克堪。雖陛下悦以使人，勞而不怨，豈若不勞之爲愈也。故君人者不可恃人無異謀，

憑陛下的神明英武，善於騎馬射箭，世人莫及，至於車馬奔馳而傾覆的災變，凶猛禽獸襲擊的憂慮，姑且置而不論。假設在打獵的時候，狂風突起，塵埃滿天，夜霧四處瀰漫，半步距離就不可分辨，以致皇上車駕有崤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在道路上狼狽前行，衛士們夾雜在隊伍中，當此之時，皇上難道會没有警戒後悔？神龍不可以失去它的處所，君主不可以隨意出行，確實就是説的這種情況。途中居住的行宫，尤其簡陋，殿庭周圍的垣墻衹是用氈布圍成的。守夜的官吏、輪值的士兵，整天騎馬奔馳，加上飢渴，已不堪疲倦。再要他們通宵巡夜警戒，露坐不眠，人的精神有限，怎能負擔？雖然陛下用人使他們高興，辛勞而不埋怨，但怎比得上不讓他們辛勞更好呢？因此君主不可

要在處己於無憂患之域也。

仗恃别人没有異心，關鍵是要把自己擺在無憂無患的位置上。

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嶮，南壓區夏，若坐堂隍，俯視庭宇，本地所生，人馬勇勁，亡遼雖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幣。燕蓋京都之選首也，况今又有宫闕井邑之繁麗，倉府武庫之充實，百官家屬皆處其内，非同曩日之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關，東西千里，山峻相連，近在都畿，易於據守，皇天本以限中外，開大金萬世之基而設也。奈何無事之日越居草萊，輕不貲之聖躬，愛沙磧之微凉，忽祖宗之大業，此臣所惜也。又行幸所過，山徑阻修，林谷暗靄，上有懸崖，下多深壑，垂堂之戒，不可不思。

燕都地勢雄峻險要，北邊依靠山險，往南俯壓中原，就像坐於堂中，俯視庭院，本土生長的軍人戰馬，勇壯强勁，滅亡了的遼雖然弱小，祇因爲得到了燕纔能控制南北，坐收宋人的進貢。燕是最適合做京城的地方，何況現在又有壯麗的宫殿，繁華的城市，倉庫充實武備完整，百官家屬都居處於其中，不同於往日的陪京了。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關隘，東西上千里，崇山峻嶺相連，近在京城附近，容易守護，這本是上天爲了阻隔中外，開創大金萬世之業而設置的。爲什麽要在無事的時候越居草野，輕易動摇無價的聖體，喜好沙漠的微凉，忽視祖宗的大業，這是我所惋惜的。而且皇上巡行經過的地方，山路艱險漫長，森林山谷陰晦不明，上有懸崖，下多深谷，“千金之子不垂堂”的告誡，不可不考慮。

臣聞漢、唐離宫去長安才百許里，然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奸，太宗居九成幾致結社之變。太康畋於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魏帝拜陵近郊，司馬懿竊權而篡國。隋煬、海陵雖惡德貫盈，人誰敢議？止以離棄宫闕，遠事巡征，其禍遂速，皆可爲殷鑒也。臣嘗論之，安民濟衆，唐、虞猶難之。而今日之民，賴陛下之英武無兵革之憂，賴陛下之聖明無官吏之虐，賴陛下之寬仁無刑罰之枉，賴陛下之節儉無賦斂之繁，可謂能安濟矣。而游畋納凉之樂，出於富貴之餘，静而思動，非如衣食切身有不可去者，罷之至易耳。唐太宗將行關南，畏魏徵而停，漢文帝欲馳霸陵，袁盎諫而遽止。是陛下能行唐、虞之難行，而未能罷中主之

我聽説漢、唐的行宫離長安纔一百多里，但漢武帝到甘泉宫就中了江充的奸計，唐太宗住在九成宫幾乎導致結黨的變亂。太康帝在洛汭打獵，后羿拒於黄河而導致喪國。魏帝在近郊拜祭陵園，司馬懿就奪權篡國。隋煬帝、海陵王雖然惡貫滿盈，誰人敢議論他？祇因爲離開宫闕，遠出巡游征伐，於是纔加速了災禍，這些都是前朝的教訓。我曾論説，使百姓安定撫育，唐、虞之君尚且感到艱難。而今天的百姓，依靠陛下的英武而無戰亂的憂慮，依靠陛下的聖明而無官吏的暴虐，依靠陛下的寬仁而無刑罰的冤枉，依靠陛下的節儉而無繁重的賦税，可稱能使百姓安定撫育了。而游獵納凉的逸樂，出自富貴之外，静而思動，不比衣食切身相關不可放棄，放棄是很容易的。唐太宗將要巡行關南，因畏懼魏徵而作罷，漢文帝想馳往霸陵，因袁盎諫阻而立即取消。這是陛下能够做唐、虞難以做的，却不能棄弃中主所容易放棄的行爲，這是我所不明白的。

易罷，臣所未諭也。

且燕京之涼非濟南之比，陛下牧濟南日，每遇炎蒸不離府署，今九重之內，臺榭高明，宴安穆清，何暑得到。議者謂陛下北幸久矣，每歲隨駕大小前歌後舞而歸，今茲再出，寧有遽不可乎。臣愚以為患生於不戒者多矣，西漢崇用外戚，而有王莽之禍，梁武好納叛降，而有侯景之變。今者累歲北幸，狃於無虞，往而不止，臣甚懼焉。夫事知其不可猶冒爲之，則有後難必矣。

議者又謂往年遼國之君，春水、秋山、冬夏捺鉢，舊人猶喜談之，以為真得快樂之趣，陛下效之耳。臣愚以謂三代之政今有不可行者，况遼之過舉哉。且本朝與遼室異，遼之基業根本在山北之臨潢，臣知其所游不過臨潢之旁，亦無重山之隔，冬猶處於燕京。契丹之人以逐水草牧畜為業，穹廬為居，遷徙無常，又壤地褊小，儀物殊簡，輜重不多，然隔三五歲方能一行，非歲歲皆如此也。我本朝皇業根本在山南之燕，豈可捨燕而之山北乎。上京之人棟宇是居，不便遷徙。方今幅員萬里，惟奉一君，承平日久，制度殊異，文物增廣，輜重浩穰，隨駕生聚，殆逾於百萬。如何歲歲而行，以一身之樂，歲使百萬之人困於役、傷於財、不得其所，陛下其忍之歟？臣又聞，陛下於合圍之際，麋鹿充牣圍中，大而壯者才取數十以奉宗廟，餘皆縱之，不欲多殺。是陛下恩及於禽獸，而未及於隨駕衆多之臣庶也。

而且燕京的涼爽非濟南可比，陛下任濟南府尹的時候，每當遇炎熱不離官署，如今陛下所居宮廷之內，涼臺高大亭榭明亮，安樂清静，暑熱怎能侵襲？議事的人説陛下北巡已很久遠，每年隨從車駕，大小侍從前歌後舞而回，現在再出行，怎麽就突然不行了呢？我認爲很多禍患生於不警惕，西漢重用外戚，因而有王莽之禍，梁武帝喜好招納叛降的人，因而有侯景之亂。現在連年北巡，習慣於没有災禍，多次前往而不止，我對此很畏懼。知道是不可做的事還要冒然去做，那就一定會有後難。

議事的人又説往年遼國的君主，春水、秋山、冬夏捺鉢，老人還喜歡談論，認爲真正得快樂之趣，陛下效法他們罷了。我認爲三代的政治也有現在不能推行的，何况遼的錯誤行爲呢？而且本朝和遼國不同，遼的基業根本在山北的臨潢，我知道他們游玩的地方不過在臨潢附近，也没有重重大山的阻隔，冬天仍呆在燕京。契丹人以隨水草遷居畜牧爲業，居住在氈帳中，四處遷移没有固定，而且土地狹小，儀仗法物很簡單，物資不多，但是也要隔三五年纔出行一次，不是年年都如此。本朝皇業根本在山南的燕地，怎麽可以捨棄燕而到山北呢！上京的人住在房屋之中，不便遷移。如今國土幅員萬里，祇尊奉一個君主，太平的時間很長了，制度根本不同，禮樂儀仗增加，物資浩繁，隨駕出行的人，差不多超過一百萬。怎能年年出行，爲了一人的逸樂，每年讓上百萬的人困於勞役損傷財用，不得安生，陛下忍心嗎？我又聽説，陛下在圍獵時，麋鹿充斥於圍場中，纔取幾十隻大而雄壯的鹿祭獻宗廟，其餘的都放了，不想多殺。這是陛下施恩於禽獸，而不施於衆多隨駕的臣民。

議者謂，前世守文之主，生長深宫，畏見風日，彎弧、上馬皆所不能，志氣銷懦，筋力拘柔，臨難戰懼，束手就亡。陛下監其如此，不憚勤身，遠幸金蓮，至於松漠，名為坐夏打圍，實欲服勞講武。臣愚以為戰不可忘，畋獵不可廢，宴安鴆毒亦不可懷，然事貴適中，不可過當。今過防驕惰之患，先蹈萬有一危之途，何異無病而服藥也。況欲習武不必度關，涿、易、雄、保、順、薊之境地廣又平，且在邦域之中，獵田以時，誰曰不可。伏乞陛下發如綸之旨，回北轅之車，塞雞鳴之路，安處中都，不復北幸，則宗社無疆之休，天下莫大之願也。

方今海内安治，朝廷尊嚴，聖人作事，固臣下將順之時，而臣以螻蟻之命，進危切之言，仰犯雷霆之威，陷於吏議，小則名位削除，大則身首分磔，其為身計豈不愚謬。惟陛下深思博慮，不以人廢言，以宗廟天下為心，俯垂聽納，則小臣素願遂獲，雖死猶生，他非所覬望也。

世宗納之，遂為罷行，仍諭輔臣曰："梁襄諫朕毋幸金蓮川，朕以其言可取，故罷其行。然襄至謂隋煬帝以巡游敗國，不亦過乎。如煬帝者蓋由失道虐民，自取滅亡。民心既叛，雖不巡幸國將安保？為人上者但能盡君道，則雖時或巡幸，庸何傷乎？治亂無常，顧所行何如耳。豈必深處九重便謂無虞，巡游以時即兆禍亂者哉。"

襄由是以直聲聞。擢禮部主事、太子司經。遷為監察御史，坐失察宗

議事的人說，前世遵守成法的君主，生長在深宫，害怕大風烈日，拉弓、上馬都不會做，志氣衰懦，筋骨不舒展力量柔弱，臨難戰栗害怕，束手等待亡國。陛下有鑒於此，不怕自身辛勞，遠遠地駕臨金蓮，到達沙漠，名義上是消夏打獵，實際上是想體會勞苦，講習武事，我認爲不可忘記作戰，也不可廢棄打獵，也不可名爲逸樂而飲鴆自害，但是做事貴在適中，不可過當。現在過分防止驕奢懶惰的禍患，先踏上萬一有危險的路途，這與無病服藥有什麽不同？何況想練習武事不一定要遠度關山，涿、易、雄、保、順、薊境内地大而平，而且在國境之中，按時畋獵，誰說不可以呢？請求陛下發布詔令，掉轉向北的車馬，堵塞往雞鳴關的道路，安處於中都，不再北巡，那纔是國家的無限洪福，天下人最大的希望。

當今海内安定，朝廷尊貴而嚴整，聖人主掌政事，本是臣下隨順聽命之時，而我以微不足道的生命，進上危切的言論，冒犯皇上的威嚴，身陷執法官吏的論議，小就會被削除名位，大就會身首分離，爲自身考慮難道不愚蠢錯謬嗎？希望陛下深思廣慮，不因人廢言，把國家天下放在心上，屈尊聽取，那麽我的願望就實現了，雖死猶生，其他的不是我所考慮的。

世宗采納了，於是取消北巡，仍告諭大臣說："梁襄諫阻我不要去金蓮川，我因他的意見可取，因此取消北巡。但梁襄以至於説隋煬帝因巡游敗國，不也太過分了嗎！像隋煬帝是因爲失去君主之道虐害百姓，自取滅亡。民心已經叛離，即使不巡行，國家又怎能保住？君主衹要能盡君道，那麽即使偶爾巡行，又有什麽傷害呢？治亂没有定規，衹是看做的事怎樣罷了。難道一定要深居皇宫之中，纔可說没有憂患，一時巡游就會引起禍亂嗎？"

梁襄因此以直言敢諫聞名。提升爲禮部主事、太子司經。選任監察御史，因失察宗室完顔

室弈事，罰俸一月。世宗責之曰："監察，人君耳目，風聲彈事可也。至朕親發其事，何以監察爲?"轉中都路都轉運户籍判官，未幾，遷通遠軍節度副使，以喪去。服闋，授安國軍節度副使，同知定武軍節度事，避父諱改震武軍。太常卿張暐、曹州刺史段鐸薦襄學問該博，練習典故，可任禮官。轉同知順義軍節度使事、東勝州刺史。坐籔揚俸粟責倉典使償，爲按察司所劾，以贖論。歷陝州刺史，累遷保大軍節度使，卒。

襄長于《春秋左氏傳》，至于地理、氏族，無不該貫。自蚤達至晚貴，膳服常淡薄，然議者譏其太儉云。

弈事治罪，罰一個月的俸禄。世宗責備他説："監察官是君主的耳目，聽見不確切的消息也可彈劾。以至於我親自揭發這事，問罪監察官員做什麽?"改任中都路都轉運户籍判官，不久，遷通遠軍節度副使，因爲居喪離職。服完喪，授安國軍節度副使，同知定武軍節度事，避父親名諱改震武軍。太常卿張暐、曹州刺史段鐸舉薦梁襄學問博洽，熟悉典章故實，可以擔任禮官。轉同知順義軍節度使事、東勝州刺史。因爲簸揚作俸禄的糧食，使管倉官賠償不足，因此獲罪，被按察司彈劾，以贖罪論處。歷任陝州刺史，多次升遷至保大軍節度使，去世。

梁襄長於《春秋左氏傳》，至於地理、氏族譜，無不通曉。從早年仕途通達到晚年顯貴，衣食都很簡略，但議論的人譏諷他太儉樸了。

贊曰：金起東海，始立國即設科取士，蓋亦知有文治也。漸摩培養，至大定間人材輩出，文義蔚然。加以世宗之聽納，人各盡其所能，論議書疏有可傳者。惜史無全文，僅存梁襄《諫北幸》一書，辭雖過繁而意亦切至，故備載之，以見當時君明臣直，不以言爲忌。金之致治於斯爲盛，嗚呼休哉。

贊曰：金起自東海，建國初就設科取士，也是懂得要以文治國。逐漸培養，到大定年間人才輩出，文行道義蔚然。加上世宗聽取意見，人們各盡所能，論議奏疏有能傳世的。可惜前代史書没有完全的疏文，衹保留下梁襄《諫北幸》一書，言辭雖然太繁但心意懇切周詳，因此全文載録，以見當時君主聖明臣下忠直，不忌諱進言。金代的政治在此時達到大盛，唉，可稱美呵!

路伯達

路伯達字仲顯，冀州人也。性沉厚，有遠識，博學能詩，登正隆五年進士第，調諸城主簿。由泗州榷場使補尚書省掾，除興平軍節度副使，入爲大理司直。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將幸上京，伯達上書諫曰："人君以四海爲家，豈獨舊邦是思，空京師而事遠巡，非重慎之道也。"書奏，不報。閲歲，改秘書郎，兼太子司經。時章宗初嚮學，伯達以文行知名，選爲侍讀，居無何以憂去。會安武軍節度使

路伯達字仲顯，冀州人。性格沉穩忠厚，有遠見，博學，能寫詩，考中正隆五年進士，調諸城縣主簿。由泗州榷場使補爲尚書省屬官，授興平軍節度副使，入朝任大理司直。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將到上京，路伯達上書諫阻説："君主以四海爲家，怎麽能衹是思念舊國，離開京師而去遠巡，這不是穩重謹慎之道。"書奏進上，没有答覆。過了一年，改任秘書郎，兼太子司經。當時章宗剛開始學習，路伯達以文章學行出名，被選爲侍讀，任職不久因親喪離去。正逢安武軍節度使王克温舉薦路伯達的行義，起用爲同知西

王克温舉伯達行義，起爲同知西京路轉運使事，召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兼翰林修撰，敕與張行簡進讀陳言文字。

京路轉運使事，召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兼翰林修撰，詔令他和張行簡進讀上奏文字。

先是，右丞相襄奏移賀天壽節於九月一日，伯達論列以其非時，平章政事張汝霖、右丞劉瑋及臺諫亦皆言其不可，下尚書省議，伯達曰："上始即政，當行正、信之道，今易生辰非正，以給四方非信。且賀非其時，是輕禮重物也。"因陳正名從諫之道。升尚書刑部郎中。上問群臣曰："方今何道使民務本業、廣儲蓄?"伯達對曰："布德流化，必自近始。請罷畿內采獵之禁，廣農郊以示敦本，輕幣重穀，去奢長儉，遵月令開籍田以率先天下，如是而農不勸、粟不廣者未之有也。"是時，采捕禁嚴，自京畿至真定、滄、冀，北及飛狐，數百里內皆爲禁地，民有盜殺狐兔者有罪，故伯達及之。累遷刑部侍郎、太常卿，拜安國軍節度使，未幾，改鎮安武。

這之前，右丞相完顏襄上奏把天壽節改在九月一日，路伯達論列認爲不合時，平章政事張汝霖、右丞劉瑋以及臺諫官也都説不行，下尚書省商議，路伯達説："皇上剛登位，應當行方正、誠信之道，現在改换生辰不是正道，欺騙四方不是誠實。而且祝賀不合時，這是輕視禮儀看重財物。"於是陳述修正名分聽從勸諫的道理。升任尚書刑部郎中。皇上問群臣説；"如今有什麼辦法纔能使百姓專務本業、增加儲備?"路伯達説："傳播德行宣揚教化，一定要從近處着手。請求廢除京畿内打柴打獵的禁令，擴大農民可耕作的田土以示注重根本，輕錢重糧，除去奢侈培育節儉，遵從時令，開墾籍田，做天下的表率，這樣做而農民受不到鼓勵、糧食不增收，是不可能的。"這時，嚴禁采捕，從京城近郊到真定、滄、冀，往北到飛狐，數百里内都是禁地，百姓偷獵狐、兔判有罪，因此路伯達談及此事。多次升遷至刑部侍郎、太常卿，拜爲安國軍節度使，不久，改爲鎮守安武。

嘗使宋回，獻所得金二百五十兩、銀一千兩以助邊，表乞致仕，未及上而卒。其妻傅氏言之，上嘉其誠，贈太中大夫，仍以金銀還之，傅泣請，弗許。傅以伯達嘗修冀州學，乃市信都、棗强田以贍學，有司具以聞，上賢之，賜號"成德夫人"。

曾出使宋返回，進獻所得金二百五十兩、銀一千兩資助邊用，上表請求退休，表未上，路伯達就去世了。他的妻子傅氏奏上，皇上贊賞他的忠誠，贈太中大夫，并把金銀還給他，傅氏哭着請求，不准許。傅氏因爲路伯達曾經興修冀州學校，於是買信都、棗强的田以贍養學生。官府上報，皇上認爲她賢惠，賜號"成德夫人"。

子鐸、鈞。鈞字和叔，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終萊州觀察判官。鐸最知名，别有傳。

兒子路鐸、路鈞。路鈞字和叔，考中大定二十五年進士，官至萊州觀察判官。路鐸最出名，另有傳。

贊曰：金詘宋稱臣稱侄，受其歲幣，禮也。使聘於其國，燕享禮也，納其重賂其可乎哉? 時人貪利忘禮，習以爲常，莫有知其爲非者。故去則云酬勞效，還則户增物力，上下交

贊曰：金使宋屈服稱臣稱侄，接受他們的歲幣進奉，符合國家禮制。出使到宋國，接受他們的酒食宴樂有節符合禮制，但收受豐厚的禮物也是可以的嗎? 當時的人貪利忘禮，習以爲常，没有人知道這是不對的。所以前往者就説要酬勞功

征，惟利是事，此何誼耶？伯達獨能明其非禮，回獻所饋，齎志未畢，傅氏又能成之，及歸所獻，竟以買田贍學。婦人秉心之烈、制事之宜，乃能如是，士大夫溺於世俗之見者寧不愧哉。賜號成德，不亦宜乎。

效，回來就家家都增加了物力，上下都相互索求，祇做有利可圖的事，這又有什麽道義呢？路伯達惟獨明白這不合道義，回來獻上所得饋贈，所持志向未能完成，傅氏又能成就它，到歸還所獻之物時，竟用來買田供給學堂。婦人秉性貞烈，處事適宜，而能做到這樣，溺於世俗之見的士大夫難道不慚愧嗎？賜號成德，不是應該的嗎？

金史卷九十七

列傳第三十五

裴滿亨　斡勒忠　張大節（子）巖叟　張亨　韓錫
鄧儼　巨構　賀揚庭　閻公貞　焦旭　劉仲洙　李完
馬百禄　楊伯元　劉璣（兄）琉　康元弼　移剌益

裴滿亨

裴滿亨字仲通，本名河西，臨潢府人。其先世居遼海，祖諱虎山者，天輔間移屯東受降城以禦夏人，後徙居臨潢。亨性敦敏，習儒，大定間收充奉職，世宗謂曰："聞爾業進士舉，其勿忘爲學也。"二十八年擢第，世宗嘉之，升爲奉御。一日，問以上古爲治之道，亨奏："陛下欲興唐、虞之治，要在進賢，退不肖，信賞罰，薄徵斂而已。"章宗即位，諭之曰："朕左右侍臣多以門第顯，惟爾繇科甲進，且先朝信臣，國家利害爲朕盡言。"俄擢監察御史。内侍梁道兒恃恩驕横，朝士側目，亨劾奏其奸。遷鎬王府尉，出爲定國軍節度副使，三遷同知大名府事。先是，豪猾從衡，前政莫制，亨下車宣明約束，闔境帖然。承安四年，改河南路按察副使，就遷本路副統軍，中都、西京等路按察使。時世襲家豪奪民田，亨檢其實，悉還正之。泰和五年，改安武軍節度使。歲大雪，民多凍殍，亨輸己俸爲之賙贍，及勸率僚屬大姓同出物以濟。轉河東南北路按察使，卒於官。上聞而惜之，贈嘉議大夫，賻物

裴滿亨字仲通，本來名叫河西，臨潢府人。他的祖先世代居住在遼海，祖父名叫虎山，在天輔年間移軍屯駐東受降城以防禦西夏人，以後就遷居到臨潢。裴滿亨生性敦厚聰敏，學習儒學，大定年間朝廷收録充當奉職官，世宗告訴他説："聽説你從事進士舉業，切勿忘記了治學。"二十八年登進士第，世宗贊賞他，提升爲奉御。一天，世宗以上古治國的道理詢問他，裴滿亨回奏道："陛下想要復興唐堯、虞舜的政治，關鍵在於進用賢良，摒退不賢的人，賞罰要兑現，減輕賦斂而已。"章宗即位，告訴他説："我的左右侍臣大多憑藉門第而顯赫，惟有你是由科舉進身，而且是先朝信任的臣子，國家利害要全部告訴我。"不久，升爲監察御史。内侍梁道兒仗恃恩寵而驕横，在朝之士側目畏懼，裴滿亨彈劾他的奸邪。遷官鎬王府尉，出任定國軍節度副使，三次遷官任同知大名府事。在此以前，土豪奸民放縱跋扈，前任官員没有人能控制，裴滿亨剛到任就明令禁止約束，大名全境安寧無事。承安四年，改任河南路按察副使，就地升官本路副統軍，中都、西京等路按察使。當時有世襲貴人家强奪民田，裴滿亨核準實情，將田地如數歸還原主。泰和五年，改任安武軍節度使。當年下大雪，貧民大多凍餓而死，裴滿亨捐獻自己的俸禄賑濟飢民，并鼓勵下屬官吏、豪族大姓共同捐獻

甚厚。亨性尤謹密，出入宫禁數年，讜議忠言多所裨益，有稿則焚之，雖家人輩莫知也。所歷州郡，皆有政績可紀云。

財物救濟。調職爲河東南路、河東北路按察使，死於任上。皇帝聞訊惋惜，追贈他爲嘉議大夫，賜給助葬物品甚爲豐厚。裴滿亨生性尤其謹慎，出入宫廷數年，正論忠言對國事很有補益，有奏議稿就燒掉了，即使家中人也不知道内容。爲官經歷的州郡，都有政事業績可以記載。

斡勒忠

斡勒忠本名宋浦，蓋州人也。習女直、契丹字，歷兵部、樞密院、尚書省令史，再轉大理寺知法，遷右三部司正。練達邊事，嘗奉命使北，歸致馬四千餘匹，詔褒諭之。大定二十六年爲監察御史，轉尚書省都事。章宗立，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出爲滄州刺史。河東路提刑副使徒單移剌古舉以自代，改滕州刺史。嘗調發黄河船，數以稽期聽贖。授北京副留守，入爲同簽樞密院事，兼沂王傅。承安二年，拜武寧軍節度使，致仕。泰和三年卒，年七十一。忠性敦愨，通法律，以直自守，不交權貴，故時譽歸之。

斡勒忠本來名叫宋浦，蓋州人。學習女真、契丹文字，歷任兵部、樞密院、尚書省令史，再轉官爲大理寺知法，升任右三部司正。對邊事幹練通達，曾經奉命出使北方，索回馬四千餘匹，皇上降詔褒獎他。大定二十六年爲監察御史，轉官尚書省都事。章宗登位，晋升尚書兵部員外郎，出任滄州刺史。河東路提刑副使徒單移剌古舉薦他代替自己的職務，改官滕州刺史。曾經徵調黄河上的船隻，他多次因爲稽緩期限而允許繳納錢幣贖罪。任北京副留守，召入朝爲同簽樞密院事，兼任沂王傅。承安二年，擔任武寧軍節度使，年老辭官退休。泰和三年去世，年齡七十一歲。斡勒忠秉性忠厚誠實，通曉法律，以剛直潔身自好，不結交權貴，所以當時人都稱譽他。

張大節

張大節字信之，代州五臺人。擢天德三年進士第，調崞縣丞。改東京市令。世宗判留務，甚愛重之。海陵修汴京，以大節領其役。世宗改元於遼東，或勸赴之，富貴可一朝遂，大節曰："自有定分，何遽爾？"隨例補尚書省令史，擢秘書郎、大理司直。會左警巡使闕，世宗謂宰臣曰："朕得其人矣，"遂授大節。俄以杖殺豪民爲有司所劾，削一階解職。未幾，授同知洺州防禦使事。

張大節字信之，代州五臺縣人。中天德三年進士第，調任崞縣丞。改官東京市令。世宗判留守司事務，很愛重他。海陵王修汴京，派張大節總領工役。世宗即位，在遼東改换年號，有人勸他前往朝見，可於短時間内獲取富貴，張大節説："富貴自有定數，爲何要這樣匆忙地求取？"依照條例補爲尚書省令史，升任秘書郎、大理司直。恰逢左警巡使缺員，世宗告訴宰相説："我已得到合適的人了。"於是任命張大節爲左警巡使。不久，因爲用杖刑打死豪族被官府彈劾，减一級官階解除職務，隨即又任命爲同知洺州防禦使事。

入爲太府丞、工部員外郎。盧溝水嚙安次，承詔護視堤城。擢修内司使，推排東京路户籍，人服其平。進工部郎中。時阜通監鑄錢法弊，與吏

召入朝爲太府丞、工部員外郎。盧溝河河水侵蝕安次城，奉聖旨巡視護衛堤岸城墻。提升爲修内司使，推算編制東京路人户賦税，人們信服他的公平。進職工部郎中。當時阜通監鑄錢法已

部員外郎麻珪莅其事，積銅皆窳惡，或欲徵民先所給直，大節曰："此有司受納之過，民何與焉。"以其事聞，卒得免徵。就改户部郎中，定襄退吏誣縣民匿銅者十八村，大節廉得其實，抵吏罪，民斫石頌之。召授工部侍郎，改户部。世宗東巡，徙太府監，諭之曰："侍郎與太府監品同，以從行支應籍卿辦耳。"尋爲宋生日使，還授横海軍節度使，過闕謁謝東宫，顯宗撫慰良久，曰："萬事惟中可也。"因榜其公堂曰"惟中"。郡境有巨盗久不獲，大節以方略擒之。後河决於衛，横流而東，滄境有九河故道，大節即相宜繕堤，水不爲害。章宗即位，擢中都路都轉運使，因言河東賦重宜減，議者或不同，大節以他路田賦質之，遂命減焉。乞致仕，不許，徙知太原府，以并、代鄉郡，故優寵之。近郭有男子被殺者，聞其妻哭聲不哀，召而審之，果爲奸夫所殺，人以爲神。西山有晋叔虞祠，舊以施錢輸公使庫，大節還其廟以給營繕。選授河東路提刑使，未赴，留知大興府事，治有能名。閲歲，移知廣寧府，復請老，授震武軍節度使。部有銀冶，有司以爲争盗由此生，付河東、西京提刑司與州同議，皆以官榷爲便，大節曰："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且貧而無業者雖嚴刑能禁其竊取乎。宜明諭民，授地輸課，則其游手者有所資，於官亦便。"上從其議。復乞致仕，許之，仍擢其子尚書刑部員外郎巖叟爲忻州刺史，以便禄養。承安五年卒，年八十。大節素廉勤好學，能勵勉後進，自以得學于任倜，待倜子如親而加厚。又善弈棋，當世推爲第一，嘗被召與禮部尚書張景仁弈。世宗嘗謂宰臣曰："人多稱王倫

有弊端，與吏部員外郎麻珪前去檢察這件事，發現堆積的銅質量都很低劣，有人主張要没收買銅時先付給百姓的錢物，張大節説："這是官府收進時的過錯，與百姓有何相干?"將這件事上奏朝廷，最終得以免徵。改任户部郎中，定襄縣一位退職官吏誣告本縣有十八個村的村民隱藏銅，張大節查訪得實情，將官吏治罪，老百姓刻石碑頌揚他。召回朝任工部侍郎，改户部侍郎。金世宗巡視東部疆土，遷官太府監，告訴他説："侍郎與太府監品位相同，衹是因爲隨從人員的支出供給要藉助你辦理罷了。"不久爲賀宋朝皇帝生日使，出使歸來任横海軍節度使，經過都城拜謝東宫太子，顯宗慰勞了很久，説："萬事衹要惟中就可以了。"於是書寫"惟中"二字匾額張挂在公堂上。轄境内有大强盗很久不能捕獲，張大節施用計略擒獲。後來黄河决堤於衛州，向東横流，滄州境内有九條黄河故道，張大節因地制宜修築堤岸，洪水終於不能成爲災害。章宗即位，提升爲中都路都轉運使。於是上奏説河東路賦税重應當减放，議者有不同意的，張大節用其他路田畝賦税數與河東路相比較，皇帝就下令减少。請求辭官退休，不准許，移官知太原府，因爲并州、代州是他的故鄉，所以特意優待褒寵他。州城附近有一個男子被殺死了，聽他妻子的哭聲不哀痛，召來審問，果然是被奸夫所殺，衆人都認爲他斷案神奇。西山有晋國叔虞的祠廟，過去是將人們施捨的錢交納給公使庫，張大節將錢退還祠廟用作營建修繕的費用。選用爲河東路提刑使，没有赴任，留任知大興府事，治理州縣有能幹的聲譽。過了一年，遷官知廣寧府，又以年老請求辭官，任命爲震武軍節度使。轄境内有銀礦，有關官府認爲由此而産生争鬥攘奪的事，交給河東、西京提刑司與州縣共同商議，都以爲由官府專賣方便，張大節説："山林水澤的利益，應當與老百姓共同享有，况且貧困而無生業的人即使用嚴刑，難道能禁止他們偷竊嗎?應當明確告諭百姓，分給他們土地，交納課税，那麽那些游手無業的人有了依靠，對官府也便利。"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又請求退休，批准了他，同時

能官，以朕觀之，凡事不肯盡心，一老奸耳。張大節賦性剛直，果於從政，遠在王翛之上，惜乎用之太晚。”又屢語近臣曰：“某某非不幹，然不及張大節忠實也。”其見知如此。

提拔他的兒子尚書刑部員外郎張巖叟爲忻州刺史，以便於供養。承安五年逝世，年齡八十歲。張大節歷來廉正，勤奮好學，能勉勵後學之士，自己認爲得學問於任倜，對待任倜的兒子如同親生子而更加厚愛。又善於下棋，當世人推爲第一，曾經被召與禮部尚書張景仁對局。世宗曾對宰相説：“衆人大多稱贊王翛善於做官，憑我的觀察，王翛凡事都不肯盡心，衹是一個老奸之人罷了。張大節秉性剛正廉直，從政果斷，遠在王翛之上，可惜任用他太晚。”又多次對近臣説：“某某辦事不是不幹練，但是不及張大節忠實。”他就像這樣被皇帝賞識。

張巖叟

巖叟字孟弼，大節子也。大定十九年進士，調葭州司候判官，再除雄州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大理評事，再遷監察御史、同知河東北路轉運使事、中都路都轉運副使、刑部員外郎、忻州刺史，以父憂去官。起復大理少卿、河北東西、大名等路按察轉運副使，累遷刑部侍郎，兼夔王傅，太常卿兼國子祭酒。大安三年，朝廷欲塞諸城門以為兵備，集三品官議於尚書省，巖叟曰：“塞門所以受兵，是任城而不任人。莫若遣兵擇將，背城疾戰。”時議多之。除鎮西軍節度使，移定國軍。貞祐二年改昭義，復移沁南。逾年，按察司言其年老不任邊要，乃致仕，退寓洛陽，卒。

張巖叟字孟弼，張大節之子。大定十九年中進士第，調任葭州司候判官，再任雄州觀察判官，補爲尚書省令史。任命爲大理評事，再升監察御史、同知河東北路轉運使事、中都路都轉運副使、刑部員外郎、忻州刺史，因爲父親去世解除官職。喪期未滿起用爲大理少卿、河北東、河北西、大名等路按察轉運副使，多次升遷至刑部侍郎，兼任夔王傅，太常少卿兼國子祭酒。大安三年，朝廷想要堵塞各道城門以作戰爭準備，召集三品以上官員在尚書省聚議，張巖叟説：“堵塞城門用來承受敵軍攻擊，這是用城墻而不任用人。不如派遣軍隊選擇將官，背靠城墻奮力作戰。”當時的議論大多贊同他的看法。任命爲鎮西軍節度使，調職定國軍。貞祐二年改昭義軍，又移任沁南軍。過了一年，按察司彈奏他年老不能勝任邊郡要務，於是辭官退休，退居洛陽，後去世。

張亨

張亨字彦通，大興漷陰人。登皇統六年進士第，調樊山丞，以廉幹聞。授弘州軍事判官，歷鉅鹿、宜川令。大定二年，補尚書省令史，除大理司直，累遷尚書左司郎中，授户部侍郎，移吏部。擢中都路都轉運使，坐草場使鄧汝霖盗草失舉劾，解職，削一官。起授户部尚書。世宗問宰臣

張亨字彦通，大興府漷陰縣人。中皇統六年進士第，調任樊山縣丞，以廉直幹練聞名。任弘州軍事判官，歷任鉅鹿、宜川縣令。大定二年，補尚書省令史，任大理司直，多次升遷至尚書左司郎中，任命爲户部侍郎，移官吏部。提升爲中都路都轉運使，草場使鄧汝霖偷盗草料，因爲失於覺察奏劾而獲罪，被解除職任，减削一級官資。復職爲户部尚書。世宗問宰臣説：“御史

曰：“御史中丞馬惠迪與張亨人才孰優?”平章政事張汝霖曰：“惠迪爲人雖正，於事不敏，亨吏才極高。”上曰：“如汝父浩，於事明敏少有及者，但臨事多徇，若無此過，則誠難得之賢相也。”時車駕東巡，費用百出，自遼以東泉貨甚少，計司患其不給，欲輦運以支調度，亨謂：“上京距都四千里，若輓錢而行，是率三而致一也，不獨枉費國用，無乃重勞民力乎? 不若行會便法，使行旅便於囊橐，國家無轉輸之勞而用自足矣。”出爲絳陽軍節度使。已而，復謂宰臣曰：“漢人三品以上官常少得人，如張亨近令補外，頗爲衆議所歸，以朕觀之，無甚過人。小官中豈無才能之士，第未知耳。”又曰：“亨嘗爲左司，奏事多有脱略，是亦謬庸人也。”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時方重其選，上以亨爲河東南北路提刑使，兼勸農采訪事。訪其利病，條爲十三事以聞，上嘉納之。亨在職每事存大體、略苛細，御史以寬緩不事事劾之，降授蔡州防禦使。明年，遷南京路轉運使，轉知歸德府事，致仕。泰和二年卒，年七十八。亨才識强敏，明達吏事，終始有可稱云。

中丞馬惠迪與張亨，哪一個人才更優秀?”平章政事張汝霖説：“馬惠迪爲人雖然正直，但對於政事不敏捷，張亨做官的才幹很高。”皇帝説：“像你父親張浩，對於政事明瞭敏捷，很少有趕得上他的人，但是遇事多曲從，如果没有這一過失，就確實是難得的賢明宰相了。”當時皇帝巡視東部疆土，費用百出，從遼以東貨幣很少，計度司擔心供給不足，想用車輛運載錢幣來供給調度，張亨説：“上京距離都城四千里，如果運錢而行，是調運三分而運到的僅僅一分，不衹是枉自耗費國家錢財，豈不是使百姓更加勞苦嗎? 不如實行會便法，使旅客便於用口袋裝錢鈔，國家没有搬轉運輸的勞累，而費用自然充足。”出任絳陽軍節度使。不久，皇帝又告訴宰相説：“漢籍人三品以上的官常常少有合適人選，像張亨近來受命補外任官，頗爲衆人議論所稱道，憑我觀察，也没有什麽超過旁人的地方。小官之中怎麽没有具有才能的人，衹是不知道罷了。”又説道：“張亨曾經擔任左司長官，奏報事情多有脱誤漏略之處，他也是一個錯謬庸陋的人。”章宗即位，開始設置九路提刑司，當時很看重它的人選，皇上任命張亨爲河東南北路提刑使，兼任鼓勵農耕采訪時政的事。查訪州縣政事的利病，分條列爲十三件事上報，皇帝稱贊接受了。張亨在職任上，凡事注重大體，忽略繁瑣細節，御史彈劾他寬緩不理事機，降職爲蔡州防禦使。第二年，遷南京路轉運使，轉官知歸德府事，辭官退休。泰和二年去世，年齡七十八歲。張亨才識剛强明敏，通曉官吏事務，始終有可以稱道的地方。

韓錫

韓錫字難老，其先自析津徙薊之漁陽。祖貽愿，遼宣徽北院使。父秉休，歸朝，領忠正軍節度使。錫以蔭補閤門袛候。天會中，南伐，錫從軍掌禮儀，俄以母老乃就監差。久之，授神鋭軍都指揮使，入爲宫苑使。天德元年，擢尚書工部員外郎，領燕都營繕。特賜胡礪榜進士及第，四遷尚書工部侍郎，以母喪解。旋起復舊

韓錫字難老，他的祖先從析津遷移到薊州的漁陽。祖父韓貽愿爲遼國宣徽北院使。父親韓秉休，歸順本朝，任忠正軍節度使。韓錫以先輩功績補閤門袛候。天會年間，討伐南方，韓錫在軍中效力，掌管禮儀，不久因爲母親年老就任監差。時間既久，任命爲神鋭軍都指揮使，入朝爲宫苑使。天德元年，升任尚書工部員外郎，總管燕京修繕營建。特别恩賜他胡礪榜進士及第，四次遷官至尚書工部侍郎，因爲母親去世而解除官

職，付金牌一、銀牌十，籍水手於山東。時蘇保衡為水軍都統制，趨杭州，俾錫部船三百會廣陵。適保衡敗還，喪船過半，令錫補足之。時水淺，船不得進，海陵遣使急責之，衆稍亡，錫召諸豪諭之曰："今連保法嚴，逃將安往，縱一身偶脱，其如妻子何?"衆悟，亡者稍止。大定改元於遼東，錫奔赴行在，詔復前職。明年，授同知河間府事，引見於香閣，誡之曰："聞皇族居彼者縱甚，卿當以法繩之。"錫下車宣布詔言，後無有撓政害民者。遷孟州防禦使，累拜絳陽軍節度使，改知濟南府事，告老，許之。明昌五年卒，年八十三。

職。隨即起用，恢復原來官職，付給金牌一面、銀牌十面，派往山東登記徵調水手。當時蘇保衡擔任水軍都統制，率領水軍奔赴杭州，派韓錫統領三百艘船在廣陵會合。正逢蘇保衡大敗歸還，損失船隻超過半數，命令韓錫補足原來數目。這時河水淺涸，船不能進發，海陵王派遣使臣催促得很急，船工漸漸逃亡，韓錫召集各船的首領告訴他們説："現在連保法很嚴厲，你們能逃往哪裏去呢? 即使自己偶然逃脱，對你們的妻子兒女又怎麽樣呢?"衆人醒悟，逃亡的人逐漸減少。世宗在遼東即位改年號爲大定，韓錫奔赴行宫，詔令恢復原任職官。第二年，任命爲同知河間府事。召見於香閣，皇帝告誡他説："聽説居住在那裏的皇族非常驕縱，你應當用法令來制裁他們。"韓錫到任初始就宣布詔令，以後再也没有干擾政事、危害百姓的事。遷孟州防禦使，多次升遷至絳陽軍節度使，改知濟南府事，告老辭官，准許了。明昌五年去世，年齡八十三歲。

鄧儼

鄧儼字子威，懿州宜民人也。天德三年，擢進士第。大定中，為左司員外郎、右司郎中，尋轉左司，掌機務者數年。有司奏使宋者，世宗命選漢官一人，參知政事梁肅以户部侍郎王脩、工部侍郎張大節、左司郎中鄧儼對，世宗曰："王脩、張大節苦無資歷，與左右司官辛苦不同，其命儼往。"嘗謂宰臣曰："人言鄧儼用心不正，朕視儼奏事其心識甚明，在太府監心亦向公。"宰臣因奏儼明事機、有心力，於是擢户部侍郎。翌日，復謂宰臣曰："吏部掌銓選，當得通練人，可置儼於吏部。"因改命焉。累遷中都路都轉運使。明昌初，為户部尚書。上命尚書省集百官議，如何使民棄末務本以廣儲蓄。儼言："今之風俗競為侈靡，莫若定立制度，使貴賤、上下、衣冠、車馬、室宇、器用各有等差，裁抑婚姻喪葬過度之禮，

鄧儼字子威，懿州宜民縣人。天德三年，登進士第。大定中擔任左司員外郎、右司郎中，不久轉官左司郎中，掌管機要事務幾年。有關官署奏報出使宋朝的使臣，世宗命令選派漢籍官吏一人前往，參知政事梁肅推薦户部侍郎王脩、工部侍郎張大節、左司郎中鄧儼，世宗説："王脩、張大節苦於缺乏資歷，與左右司官吏的辛苦不同，可命令鄧儼前往。"世宗曾經告訴宰相説："人們説鄧儼用心不正當，我觀察鄧儼禀奏事情，他的心思見識十分精明，在太府監他的心也向着國家。"宰相趁機奏告鄧儼明瞭事機，有心計，於是提升爲户部侍郎。次日，皇帝又對宰相説："吏部掌管官吏的考試選拔，應當有通達幹練的人，可安置鄧儼在吏部。"於是改命爲吏部侍郎。多次升遷任中都路都轉運使。明昌初年，爲户部尚書。皇帝命令尚書省召集百官商議，如何使百姓棄末務本，來增加國家積蓄。鄧儼説："現在的風俗競相奢侈靡費，不如訂立制度，使貴賤、上下、衣冠、車馬、房屋、器皿用具依照等級各有差别，裁減婚姻喪葬超過制度的禮節，罷去鄉

罷去鄉社追逐無名之費，用度有節則蓄積日廣矣。"尋知歸德府事，致仕，卒。初，儼致仕復賓緣求進，上問左右"鄧儼可復用乎"？平章政事完顔守貞曰："儼有才力，第以謀身爲心。"上曰："朕亦知之。然儼可以誰比?"守貞曰："臨事則不後於人，但多務自便耳。儼前乞致仕，陛下以其頗黠故許之，甚合衆議。今使復列于朝，恐風化從此壞矣。"上然之，遂不復用云。

里閒追逐没有正當理由的花費，用度有節制，那麼儲備積蓄將一天天增多了。"不久知歸德府事，辭官退休，去世。當初，鄧儼退休後又逢迎請托謀求再出仕，皇帝問左右大臣："鄧儼可以再任用嗎?"平章政事完顔守貞説："鄧儼有才幹魄力，不過心裏衹知謀求自身利益。"皇上説："我也知道這些，然而鄧儼可以與誰相比?"完顔守貞説："處事則不比别人落後，衹是太貪求自身便利罷了。鄧儼以前請求辭官，陛下因爲他頗爲狡猾，所以准許了他，這很符合衆人的議論。如果現在使他再列班於朝堂，恐怕風化將從此敗壞了。"皇帝贊同他的意見，於是不再啓用鄧儼。

巨構

巨構字子成，薊州平谷人。幼篤學，年二十登進士第。由信都丞，察廉爲石城令，補尚書省令史，授振武軍節度副使。改同提舉解鹽司事，以課增入爲少府監丞。再遷知登聞檢院，兼都水少監。時右司郎中段珪卒，世宗曰："是人甚明正，可用，如巨構，每事但委順而已。"二十五年，除南京副留守，上謂宰臣曰："巨構外淳質而内明悟，第乏剛鯁耳。佐貳之任貴能與長官辨正，恐此人不能爾。若任以長官，必有可稱。"章宗即位，擢横海軍節度使。承安五年致仕，卒。構性寬厚寡言，所治以鎮静稱。性尤恬退，故人既貴不復往來，先遺以書，則裁答寒温而已。大定中，詔與近臣同經誉香山行宫及佛舍，其近臣私謂構曰："公今之德人，我欲舉奏，公行將大任矣。"構辭之。以廉慎守法，在考功籍始終無過云。

巨構字子成，薊州平谷縣人。少年時就專心學習，二十歲登進士第。監司考察，由信都縣丞升爲石城令，補尚書省令史，任命爲振武軍節度副使。改官同提舉解州鹽司事，因爲鹽課税收增加，召入朝任少府監丞。再遷官知登聞檢院，兼任都水少監。當時右司郎中段珪去世，世宗説："這個人很精明正直，可以任用，至於巨構，每件事衹是委曲順從罷了。"二十五年，任爲南京副留守，皇上告訴宰相説："巨構外表淳樸質直，而内心明瞭穎悟，衹是缺乏剛直罷了。僚屬副手的職責貴在能與長官辨正過失，恐怕這個人不能够。如果任命他爲長官，必定有可稱賞的地方。"章宗即位，提升爲横海軍節度使。承安五年辭官退休，去世。巨構秉性寬厚少言語，治理州縣以鎮定安寧著稱。性格尤其恬淡遜讓，老朋友富貴後，就不再往來，老朋友先寄書信來問訊，也衹是覆信回答寒暖而已。大定年中，詔令巨構與近臣共同營建香山行宫及佛寺，那位近臣私下告訴巨構説："你是當今有德行的人，我要薦舉奏報，你即將擔任要職了。"巨構推辭了。因爲他廉明審慎守法，所以在吏部考功簿籍上始終没有過失記載。

賀揚庭

賀揚庭字公叟，曹州濟陰人也。登天德三年經義進士第，調范縣主簿兼尉，籍有治聲。大定十三年，由安

賀揚庭字公叟，曹州濟陰人。登天德三年經義科進士第，調任范縣主簿兼縣尉，很有治政的聲譽。大定十三年，由安肅縣令補尚書省令

肅令補尚書省令史，授沁南軍節度副使，入爲監察御史，歷右司都事、户部員外郎、侍御史、右司員外郎。世宗喜其剛果，謂揚庭曰："南人礦直敢爲，漢人性奸，臨事多避難。異時南人不習詞賦，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東人中第者多，殆勝漢人爲官。"俄以廉能遷户部郎中，進官二階。頃之，授左司郎中，改刑部侍郎、山東東路轉運使。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驛召赴闕，授山東東西路提刑使。揚庭性疾惡，纖介不少容。明昌改元，詔諸路提刑使入見，親問所察事條，至揚庭則斥之曰："爾何治之煩也?"明年，下除洺州防禦使，時歲歉民飢，揚庭諭蓄積之家令出所餘以糶之，飢者獲濟，洺人爲之立石頌德。改陝西西路轉運使，表乞致仕，上曰："揚庭能幹者也，當何如?"右丞劉瑋言其疾，遂許之。卒，年六十七。

贊曰：裴滿亨以進士選奉御，能陳唐、虞致治之道於宫庭燕私之地，又能斥中貴梁道兒之奸。斡勒忠以吏道致身，始終不交權貴。世宗自立於遼東，歸者如市，張大節獨守正不赴。韓錫出守河間，面諭皇族之居彼者恣睢不道，俾繩以法，佞者必希旨以市權，錫下車宣布告戒而已。是皆有識之士，不爲富貴所移者也。巨構骫骳，賀揚庭骨鯁，大定於二人而屢評南北士習之優劣，亶其然乎。張亨始以繆庸見薄，晚以論列稱賞，亦砥礪之功歟。鄧儼專務謀身，上下稱黠，致仕又求進用，弗可改也夫。

史，任命爲沁南軍節度副使，入朝爲監察御史，歷任右司都事、户部員外郎、侍御史、右司員外郎。世宗喜愛他的剛毅果斷，對賀揚庭説："南方人曠達直率，敢作敢爲，漢籍人生性奸邪，遇事多躲避禍難。過去南方人不學習詞賦，所以中第的人少，近年河南、山東人中第的多，大抵勝過漢籍人做官。"不久，以廉直能幹升爲户部郎中，增進官資兩階。隨即又任命爲左司郎中，改刑部侍郎、山東東路轉運使。章宗即位，開始設置九路提刑司，用驛車召賀揚庭赴朝，任命爲山東東西路提刑使。賀揚庭生性嫉恨奸惡，細微的罪過也不能容忍。這時改年號爲明昌，有詔令各路提刑使入朝晋見，皇帝親自詢問所察事情，問到賀揚庭就斥責他説："你爲何治理得這樣苛煩?"次年，降職爲洺州防禦使，當年歉收，百姓饑荒，賀揚庭勸諭有積蓄的人家讓他們拿出剩餘的糧食來出售給飢民，飢民得到救濟，洺州人爲他立碑頌揚功德。改任陝西西路轉運使，上表章請求辭官退休，皇上説："賀揚庭是能幹的官吏，應當如何處理呢?"右丞劉瑋説他有病，就准許了。去世，年齡六十七歲。

贊曰：裴滿亨以進士登第選爲奉御官，能在宫廷宴樂的地方陳述唐堯、虞舜達到天下大治的道理，又能申斥中貴人梁道兒的奸惡。斡勒忠用正道爲官立身，始終不結交權貴。世宗在遼東自立爲皇帝，歸附的人踴躍如趕集市，惟獨張大節堅守正義而不趨赴求榮。韓錫出守河間府，皇帝當面告諭他居住在那裏的皇族暴横不守法紀，要他以法令來制裁，諂諛的人必定迎合旨意來求取權勢，韓錫到任初始僅宣布詔令告誡而已。這些人都是有才識的人士，是不爲富貴所動摇的人。巨構曲意順從，賀揚庭耿直不阿，世宗在這二人之間多次評價南北士人習俗的優劣，確實是得當的。張亨最初以錯謬庸陋被輕視，晚年因爲論諫被贊賞，也是多次磨煉取得的成功吧。鄧儼一心爲自身打算，上下都説他狡黠，辭官退休後又謀求進用，秉性不可改變。

閻公貞

閻公貞字正之，大興宛平人。大定七年擢進士第，調朝邑主簿。由普潤令補尚書省令史，察廉，升同知亳州防禦事，改中都左警巡使。以政績聞，遷同知武定軍節度使。明昌初，召為大理正，累進大理卿。承安元年，遷翰林侍讀學士，仍兼前職，命與登聞檢院賈益同看讀陳言文字。公貞居法寺幾十年，詳慎周密，未嘗有過舉。被命校定律令，多所是正，金人以為法家之祖云。

閻公貞字正之，大興宛平縣人。大定七年登進士第，調任朝邑縣主簿。由普潤縣令補尚書省令史，監司考察，升爲同知亳州防禦事，改中都左警巡使。以政績著聞，遷官同知武定軍節度使。明昌初年，召入朝爲大理正，多次升遷進職大理卿。承安元年，遷翰林侍讀學士，仍兼領原職。朝廷命令他與登聞檢院官賈益共同看讀上書陳述文字。閻公貞任職於大理寺將近十年，詳審慎重周密，不曾有過失。奉命校正修訂法律條令，對法令條文有很多修正之處，金國人把他看作是法家的宗祖。

焦旭

焦旭字明銳，沃州栢鄉人。第進士，調安喜主簿。再轉大興令，攝左警巡事，以杖親軍百人長，有司議其罪當杖決，世宗曰："旭親民吏也，若因杖有官人復行杖之，何以行事？其令收贖。"改良鄉令。世宗幸春水，見石城、玉田令皆年老不治，謂宰臣曰："縣令最親民，當得賢才。畿甸尚如此，天下可知矣。"平章政事石琚薦旭幹能可甄用，上然之，召為右警巡使。旭為人剛果自任，不避權勢。初，旭部民訴良，旭以無文據付本主，道逢監察御史訴其事，語涉詭亂，即收付旭，旭釋之不問，為御史所劾，削官兩階，杖百八十，出為大名府推官。尋授右三部檢法司正，代韓天和為監察御史。時御史臺言："監察糾彈之司，天和諸科出身，難居是職。"上命別舉，中丞李晏薦旭剛正可任，遂授之，而改天和獲鹿令。章宗初即位，太傅克寧、右丞相襄請上出獵，旭劾奏其非，上慰諭之，為罷獵。明昌元年，登聞鼓院初設官，宰執奏司諫郭安民、補闕許安仁及旭皆堪擢用。改侍御史，四遷都水監，以治河防勞進官一階，授西京

焦旭字明銳，沃州栢鄉縣人。中進士第，調任安喜縣主簿。再轉官爲大興縣令，代理左警巡使事，因爲對親軍百人長施行杖刑，官府追究他的罪責判處杖刑，世宗說："焦旭是親近百姓的官吏，如果因爲杖決有職官的人又對他處以杖刑，將來用什麽來執行公務？可命令他交納罰金贖罪。"改任良鄉縣令。世宗春季漁獵，看見石城、玉田縣令都年老不能治理政事，告訴宰臣說："縣令最親近百姓，應當選擇賢良人才，京城附近的縣尚且如此，天下的狀況就可以推知了。"平章政事石琚舉薦焦旭有才幹能力，可以考核任用，皇帝同意了，召入朝爲右警巡使。焦旭爲人以剛毅果敢自任，不迴避權貴。當初，焦旭管轄境内的一個家奴陳述原爲平民，請求恢復平民身份，焦旭以没有文字憑據把他交還給他的主人，這人在道路上遇到監察御史，又申訴他的事情，言語所涉詭僞混亂，監察御史將他收押交給焦旭，焦旭釋放了他而不問罪，因此被御史彈劾，削減官資兩階，處以杖刑一百八十，出任大名府推官。不久，任命爲右三部檢法司正，代替韓天和擔任監察御史。當時御史臺奏告說："監察御史是執掌糾察彈劾的官，韓天和是諸科出身的人，難以擔任這一職務。"皇帝命令另外舉薦，中丞李晏舉薦焦旭剛正可以勝任，於是任命了他，而改任韓天和爲獲鹿縣令。章宗剛即帝位，太傅徒單克寧、右丞相完顔襄請皇帝外出圍獵，

路轉運使，卒。旭性警敏，練達時政，與王翛、劉仲洙輩世稱能吏云。

焦旭彈奏他們的過失，皇上慰勞告諭他，并爲此中止打獵。明昌元年，登聞鼓院開始設專職官，宰執奏司諫郭安民、補闕許安仁以及焦旭都可以提拔任用。改任侍御史，四次遷官至都水監，以整治黄河堤防的勞績進官資一階，拜官西京路轉運使，去世。焦旭生性機智敏捷，練達政事，與王翛、劉仲洙等人被當世人稱爲能幹的官吏。

劉仲洙

劉仲洙字師魯，大興宛平人。大定三年，登進士第。歷龍門主簿、香河酒税使，再調深澤令。縣近滹沱河，時秋成，水忽暴溢，仲洙極力護塞，竟無害。有盗夜發，居民震驚，仲洙率縣卒生執其一，餘衆遂潰，旦日掩捕皆獲。尋以廉能進官一階，升河北西路轉運司支度判官，入爲刑部主事，六遷右司員外郎，俄轉吏部。世宗謂宰臣曰："人有言語敏辯而庸常不正者，有語言拙訥而才智通達、存心向正者，如劉仲洙頗以才行見稱，然而口語甚訥也。"右丞張汝霖曰："人之若是者多矣，願陛下深察之。"二十九年，出爲祁州刺史，以六善爲教，民化之。章宗即位，除中都、西京等路提刑副使。先是，田瑴等以黨罪廢錮者三十餘家，仲洙知其冤，上書力辨，帝從之，乃復瑴官爵而黨禁遂解。明昌二年，授并王傅、兼同知大同府事，尋改平陽，移德州防禦使。轉運郭邦傑、節度李晏皆舉仲洙以自代，升爲定海軍節度使。歲饑，仲洙表請開倉，未報，先爲賑貸，有司劾之，罪以贖論。時仲洙兄仲淵以罪貴石州，仲洙上書請以萊易石，朝廷義而不許。久之，以年老乞致仕，累表方聽。泰和八年卒，年七十五。仲洙性剛直，果於從政，尤長於治民，所在皆有功迹，蓋一時之能吏云。

劉仲洙字師魯，大興府宛平縣人。大定三年，登進士第。歷任龍門縣主簿、香河酒税使，再調爲深澤縣令。深澤縣臨近滹沱河，當時秋莊稼已經成熟，河水忽然暴漲，劉仲洙極力護堤塞漏，河水終於没有造成危害。有强盗趁夜間起事，居民震驚，劉仲洙率領縣兵活捉了其中一個，其餘賊衆就潰散了，天亮以後追捕賊人，全部捕獲。不久，因廉直能幹進官資一階，升爲河北西路轉運司支度判官，召入朝任刑部主事，六次遷官至右司員外郎，不久轉吏部員外郎。世宗告訴宰相説："人有言語敏捷雄辯而平庸不正的，有言語遲鈍而才智通達、存心向正道的，像劉仲洙因爲他的才幹德行，很爲衆人稱道，然而言語很是笨拙。"右丞張汝霖説："人像這樣的很多，希望陛下深加考察。"二十九年，出任祁州刺史，用六善作爲教化的内容，百姓都受感化。章宗即位，任命爲中都、西京等路提刑副使。先前，田瑴等人因爲朋黨罪被廢棄禁錮的有三十幾家，劉仲洙知道他們的冤屈，上疏極力辯解，皇帝聽從，於是恢復了田瑴的官職爵禄而黨禁也就解除了。明昌二年，任并王傅，兼同知大同府事，不久改知平陽府，移德州防禦使。轉運使郭邦傑、節度使李晏都舉薦劉仲洙代替自己的職任，升爲定海軍節度使。年成歉收鬧饑荒，劉仲洙上奏請求開倉放糧，未獲得答覆，就先打開倉庫賑濟借貸，官府彈劾他，處罰以錢帛贖罪。當時劉仲洙的哥哥劉仲淵因爲有罪貶謫在石州，劉仲洙上疏請求把自己從萊州調到石州，朝廷認爲他有情義，但不准許。時間既久，因爲年老請求辭官退休，多次上表請求朝廷纔聽從。泰和八年去世，年齡七十五歲。劉仲洙性格剛直，處理政事果

斷，尤其擅長治理百姓，所經歷的州縣都有功績，大概也是當時的能幹官吏。

李完

李完字全道，朔州馬邑人。經童出身，復登詞賦進士第，調澄城主簿，有遺愛，民為立祠。用廉遷定襄令，召補尚書省令史。時以縣令闕人廉問，世宗選能吏八人按行天下，完其一也。明昌初，為監察御史。故事，臺令史以六部令史久次者補，吏皆同類，莫肯舉劾。完言："尚書省令史，正隆間用雜流，大定初以太師張浩奏請，始純取進士，天下以為當。今乞以三品官子孫及終場舉人，委臺官辟用。"上納其言。擢尚書省都事，出為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河間府治中。提刑司言："完習法律，有治劇材，軍民無間語。"升沁州刺史，仍以璽書褒諭。遷同知廣寧府。初，遼濱民崔元入城飲不歸，求得尸於水中，有司執同飲者訊之，皆誣服，提刑司疑其冤，以獄畀完。完廉得其賊乃舟師也，遂免同飲人。改北京臨潢路提刑副使。承安二年，遷陝西西路轉運使，尋授南京路按察使，卒。完長於吏治，所至奸惡屏迹，民皆便之。

李完字全道，朔州馬邑縣人。經童科出身，又登詞賦科進士第。調任澄城縣主簿，對百姓有恩惠，老百姓替他修建祠堂。以監司察舉，遷官定襄縣令，召入朝補尚書省令史。當時因爲缺人按察縣令，世宗選擇能幹官吏八人巡視按察天下，李完是其中之一。明昌初年，擔任監察御史。按過去慣例，御史臺令史由六部令史任職時間久的人補充，這些官吏都是同類的人，因此不肯相互糾舉彈劾。李完上奏説："尚書省令史，正隆年間任用各種出身的人，大定初年因爲太師張浩奏請，纔開始完全任用進士，天下以爲得當。現在請將三品以上官員的子孫以及考試終場的舉人，委任臺官徵辟録用。"皇上采納了他的建議。提升爲尚書省都事，出任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河間府治中。提刑司進奏説："李完熟悉法律，有治理繁難政事的才幹，軍中民間都没有異議。"升任沁州刺史，同時下詔書褒獎。遷官同知廣寧府。在此之前，遼濱縣百姓崔元進城飲酒而没有歸家，在水中找到了尸首，有關官司拘禁了一起飲酒的人來拷問，他們都冤枉服罪，提刑司懷疑事有冤枉，將案子交給李完審理。李完查究得凶犯原來是撑船的人，就釋放了同飲的人。改任北京、臨潢路提刑副使。承安二年，遷陝西西路轉運使，隨即授任南京路按察使，去世。李完擅長於法治，所到之處奸惡的人隱遁絶迹，百姓都感到便利。

馬百禄

馬百禄字天錫，通州三河人。父柔德，天會初第進士，累遷翰林修撰，坐田瑴黨免官，迨世宗朝解黨禁，復召用焉。百禄幼志學，事繼母以孝聞，登大定三年詞賦進士第，調武清主簿。由龍山令召補尚書省令史，不就，改榷貨副使、平陽府判官，入為國子博士。朝廷以宰縣日清白有治迹，特遷官一階，升同知北京

馬百禄字天錫，通州三河縣人。父親馬柔德，天會初年登進士第，多次遷官至翰林修撰。因爲是田瑴黨人而獲罪免官，直到世宗朝解除黨禁，纔又召回任用。馬百禄自幼立志學習，侍奉繼母以孝順著稱，中大定三年詞賦科進士第，調任武清縣主簿。由龍山縣令召入朝補尚書省令史，没有赴職，改爲榷貨副使、平陽府判官，入朝爲國子博士。朝廷因爲他擔任知縣時清白，有治理的功績，特別升遷官資一階，升任同知北京

路轉運事。委録南北路刑獄，所至無冤。召為尚書户部員外郎，與同知河北東路轉運事李京為中都等路推排使。明昌初，遷耀州刺史，吏民畏愛。提刑司以狀聞，授韓王傅、同知安武軍節度事。俄改兼同知興平軍，以提刑司復舉廉，升孟州防禦使，再遷南京路提刑使。御史臺以剛直能幹聞，轉知河中府。承安四年致仕，卒。謚曰貞忠。

路轉運事。委派他按察南北路刑獄，所到之處没有冤案。召入朝爲尚書户部員外郎，與同知河北東路轉運事李京爲中都等路推排使。明昌初年，遷任耀州刺史，官吏百姓敬畏愛戴他。提刑司把他的治績奏報，任命爲韓王傅、同知安武軍節度事。不久改官兼任同知興平軍，因爲提刑司又奏薦他廉直，升孟州防禦使，再遷官爲南京路提刑使。御史臺以他剛直能幹奏報，調任知河中府。承安四年辭官退休，去世。賜謚號爲貞忠。

楊伯元

楊伯元字長卿，開封尉氏人。登大定三年進士第，調鄜城主簿。升榆次令，召為大理評事，累除定海軍節度副使。用廉超授同知河東北路轉運事，入為尚書刑部員外郎。以憂免，起為遼州刺史。明昌元年，移涿州。久之，擢工部侍郎，四遷安武軍節度使。泰和三年致仕，卒。伯元以才幹多被委注，凡兩為推排定課使，累為審録官，人稱其平。每有疑獄，必專遣决，明辯多中理。賜謚曰達。

楊伯元字長卿，開封府尉氏縣人。登大定三年進士第，調任鄜城主簿。升榆次縣令，召入朝爲大理評事，多次遷官，任命爲定海軍節度副使。監司考察，越職提升爲同知河東北路轉運事，召入朝爲尚書刑部員外郎。因爲守親喪免除官職，起用爲遼州刺史。明昌元年，移任涿州。時間既久，提拔爲工部侍郎，四次遷官至定武軍節度使。泰和三年，辭官退休，去世。楊伯元以才幹多次被委任重用，共兩次擔任推排定課使，多次爲審録官，衆人稱道他的公平。每當有疑難案子，一定專門派遣他去審理判决，明辯曲直，大多符合事理。賜謚號爲達。

劉璣

劉璣字仲璋，益都人也。登天德三年進士第。大定初，為太常博士，改左拾遺，兼許王府文學。璣奏王府事，世宗責之曰："汝職掌教道，何預奏事！"因命近侍諭旨永中曰："卿有長史，而令文學奏事何也？後勿復爾。"累除同知漕運司事，嘗奏言："漕户顧直太高，虚費官物，宜約量裁損。若減三之一，歲可省官錢一十五萬餘貫。"世宗是其言。授户部員外郎，條上便宜數事，世宗謂宰臣曰："璣言河堤種柳可省每歲堤防之費，及言官錢利害，甚可取。前後户部官往往偷延歲月，如璣者不可多得，卿等議其可者行之。璣向言漕運

劉璣字仲璋，是益都人。登天德三年進士第。大定初年，爲太常博士，改任左拾遺，兼許王府文學職官。劉璣進奏王府事務，世宗責備他説："你掌管王府的教育訓導，爲何要參與奏報事務！"於是命令近侍傳旨告訴完顔永中説："你自有王府長史，爲何還要讓文學官奏事？以後不得再這樣做。"劉璣多次遷官授任同知漕運司事，曾經上奏説："雇用漕運户的工錢太高，白白地浪費國家錢物，應當酌量減少。如果裁減三分之一，每年可以節省官錢一十五萬多貫。"世宗認爲他的建議正確。任命爲户部員外郎，將有關國家便利的若干事列成條目進奏，世宗告訴宰相道："劉璣説在黄河堤岸上種植柳樹可以節省每年修築堤防的費用，又論説官錢的利害，他的意見很可取。前後在户部任職的官員往往苟且偷安

省費事，盡心公家，不厚賞無以勸來者。”乃賜錢三千貫，擢濰州刺史。徙知濟州。未幾，遷同知北京留守事，坐曲法放免奴婢訴良者，左降管州刺史。世宗謂宰臣曰：“璣爲人何如？”參知政事程輝曰：“璣執强跋扈，嘗追濟南府官錢，以至委曲生意而害及平民。”上曰：“朕聞璣在北京，凡奴隸訴良，不問契券真僞輒放爲良，意欲徼福於冥冥，則在己之奴何爲不放？”又曰：“璣放朕之家奴，意欲以此邀福，存心若是，不宜再用。”明昌二年，入爲國子司業，乞致仕不許，轉國子祭酒，尋擢太常卿，以昏耄不任職爲御史臺所糾罷。承安二年卒，年八十二。兄琉。

混日子，像劉璣這樣的人不可多得，你們可以商議，選擇那些切實可行的建議推行。劉璣先前論漕運節省用費一事，盡心於國家，不厚加賞賜不能鼓勵後來的人。”於是賜錢三千貫，提升爲濰州刺史。移官知濟州。不久，升任同知北京留守事，因爲歪曲法令條文，私自放免那些申訴原來是良民的奴婢而獲罪，降職爲管州刺史。世宗問宰相説：“劉璣爲人怎麽樣？”參知政事程輝説：“劉璣恃强跋扈，曾經追索濟南府官錢，以至歪曲法令條文，妄生私意而禍害殃及百姓。”皇上説：“我聽説劉璣在北京，凡是奴婢申訴原來是良民的，不問契約的真僞，一律放免爲平民，他是想向陰神求福，那麽對自己的奴婢爲何不放免？”又説：“劉璣放免我的家奴，想要以此來求福，存心如此，不宜再任用。”明昌二年，召入朝爲國子司業，請求辭官退休，不允許，轉任國子祭酒，隨即升任太常卿，因爲年老昏聵不勝任職事被御史臺彈劾罷官。承安二年去世，年齡八十二歲。兄長爲劉琉。

劉琉

琉字伯玉，幼名太平。以功臣子補閤門祗候，遭父喪求終制，會海陵篡立，不許，改充護衛。海陵忌宗室，琉坐與往來，斥居鄉里。世宗即位，琉晝夜兼馳上謁，世宗大悦，以爲護衛十人長。往招宗叙、白彦敬、紇石烈志寧，皆相繼來附。還報，上喜其有功，呼其小字而謂之曰：“太平所至，庶幾能贊朕致太平矣。”改御院通進。與烏居仁等往南京發遣六宫百司，琉建議留尚書右丞紇石烈良弼經略淮右，餘皆北來，詔從之。丁母憂，起復，三遷武庫署令。車駕幸西京，留琉中都總管判官。再轉近侍局使，遷太子少詹事，兼引進使，賜襲衣。未幾，爲陝西統軍都監，賜厩馬、金帶，皇太子以馬與幣爲贐。召爲同知宣徽院事，遷太子詹事、右宣徽使，與張僅言典領昭德皇后園

劉琉字伯玉，小時候名叫太平。以功臣之子的恩蔭補閤門祗候，遇父親去世，請求服滿喪期，恰逢海陵王篡位而自立，不准許，改充護衛。海陵王猜忌宗室，劉琉因爲與他們交往而獲罪，罷官閑居鄉里。世宗即帝位，劉琉晝夜兼程前去拜見，世宗大喜，任命他爲護衛十人長。劉琉去招降宗叙、白彦敬、紇石烈志寧，他們都相繼來歸附。還朝禀報，皇帝欣賞他有功勞，呼喚他的小名對他説：“太平所到之處，想必能輔助我達到太平了。”改任御院通進官。與烏居仁等往南京調發遣送六宫百司，劉琉建議留尚書右丞紇石烈良弼統轄淮西，其餘官員都遷來北方，下詔聽從。爲母親服喪，期限未滿起用復官，三次升遷爲武庫署令。皇帝巡視西京，留劉琉爲中都總管判官。再轉官任近侍局使，升任太子少詹事，兼任引進使，主上賜給錦衣一套。不久，任陝西統軍都監，皇上賜御厩駿馬、金帶，皇太子贈給他駿馬和錢幣來送行。召入朝，任同知宣徽院事，升任太子詹事、右宣徽使，與張僅言共同

陵，襄事，太子贈以厩馬。轉左宣徽使，以疾求補外，除定海軍節度使，以其弟太府監瑋爲同知宣徽院事。玘朝辭，上曰："卿舊臣，今補外，寧不惻然。東萊瀕海，風物亦佳，卿到必得調養。朕用卿弟在近密，如見卿也。"仍賜厩馬、金帶、綵十端、絹百匹。卒官，年五十七。玘柩過京畿，敕有司致祭，賻銀三百兩、重綵三十端。

總管營建昭德皇后園陵，事情完畢，太子以御厩駿馬相贈。轉任左宣徽使，因爲疾病請求補外官，授定海軍節度使，任命他的兄弟太府監劉瑋爲同知宣徽院事。劉玘上殿辭别，皇上説："你是舊臣，現今補外任，怎能不令我傷感？東萊瀕臨大海，風土物産也很好，你到任後必然能得到調養。我任用你的兄弟在身旁，見到他就如同見到你啊。"又賜給御厩駿馬、金帶、綵綢十段、絹一百匹。劉玘死在任上，年齡五十七歲。劉玘的靈柩經過京城近郊，皇帝派有關官吏祭奠，賜予助葬白銀三百兩，綵綢三十段。

康元弼

康元弼字輔之，大同雲中人。幼敏學，善屬文。登正隆二年進士第，調汝陽簿，改崇義軍節度判官。由垣曲縣令補尚書省令史，累遷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事，召爲大理丞。大定二十七年，河決曹、濮間，瀕水者多墊溺，朝廷遣元弼往視，相其地如盎，而城在盎中，水易爲害，請命於朝以徙之，卒改築於北原，曹人賴焉。出爲弘州刺史，閱歲授大理少卿。先是，衛州爲河所壞，增築蘇門以寓州治。水既退，民不樂遷，欲復歸衛，於是遣元弼按視，還言治故城便，遂復其舊。轉秘書少監，兼著作郎，改通州刺史，兼領漕事。章宗立，尊孝懿皇后爲皇太后，以元弼舊臣詔充副衛尉。再轉大理卿，以喪去，起復爲尚書刑部侍郎，兼鄆王傅，遷南京路轉運使。承安三年致仕，卒。

康元弼字輔之，是大同府雲中人。少年時敏悟好學，擅長寫文章。登正隆二年進士第，調任汝陽縣主簿，改崇義軍節度判官。由垣曲縣令補爲尚書省令史，多次遷官至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事，召入朝爲大理丞。大定二十七年，黄河在曹州、濮州之間決口，臨河居住的人大多被淹没，朝廷派遣康元弼前往視察，觀察到那裏的地形像一隻斂口的盆子，而州城處於盆子中間，河水很容易造成危害，他向朝廷禀報請求遷移州城，最後在北面平原上改建州城，曹州人賴以爲生。出任弘州刺史，時隔一年除授大理少卿。在此之前，衛州城被黄河冲毁，增修蘇門來安置州府官署。河水消退以後，居民不樂意遷移，願意重回衛州，於是派遣康元弼巡視按察，還朝奏報説州府設在舊城爲便，就又恢復了衛州舊治。轉官秘書少監，兼任著作郎，改通州刺史，兼領漕運事。章宗登位，尊奉孝懿皇后爲皇太后，因康元弼爲舊臣，詔令充任副衛尉。再轉官大理卿，守親喪離職，服喪期限未滿起用爲尚書刑部侍郎，兼任鄆王傅，遷南京路轉運使。承安三年辭官退休，後去世。

移剌益

移剌益字子遷，本名特末阿不，中都路胡魯土猛安人也。以廕補國史院書寫，積勞調徐州録事，召爲樞密院知法，三遷翰林修撰。時北邊有警，詔百官集尚書省議之，太尉克寧

移剌益字子遷，本來名叫特末阿不，是中都路胡魯土猛安人。以門廕補爲國史院書寫，積累勞績調任徐州録事，召入朝爲樞密院知法，三次遷官至翰林修撰。當時北部邊境有警報，降詔命令百官聚集於尚書省商議，太尉克寧堅持要用

銳意用兵，益言天時未利，宜俟後圖。御史臺舉益剛正可任，遂兼監察御史。未幾，改户部員外郎。明昌三年，畿内饑，擢授霸州刺史，同授刺史者十一人，既入謝，詔諭之曰："親民之職惟在守令，比歲民饑，故遣卿等往撫育之。其資序有過者有弗及者，朕不計此，但以材選，爾其知之。"既至，首出俸粟以食饑者，于是倅以下及郡人遞出粟以佐之，且命屬縣視以爲法，多所全活。郡東南有堤久頹圮，水屢爲害，益增修之，民以爲便，爲益立祠。升遼東路提刑副使。五年，宋主新立，詔以泗州當使客所經，守臣宜擇人，宰臣進擬數人，皆不合上意，上曰："特末阿不安在？此人可也。"即授防禦使。召爲尚書户部侍郎，尋轉兵部。屬群牧人叛，命益同殿前都點檢充往招降之。承安二年，邊鄙弗寧，上御便殿，召朝官四品以上入議，益謂"守爲便。天子之兵當取萬全，若王師輕出，少有不利，非惟損大國之威，恐啓敵人侵玩之心"。出爲山東西路轉運使。有敕使按鷹于山東，益奏："乞止令調於近甸，何必驚遠方耳目。"書聞，上命有司治使者罪。遷河東南北路按察使。舊制，在位官有不任職，委所屬上司體訪。州府長貳幕職，許互相舉申。益上言以爲："傷禮讓之風，亦恐同官因之不睦，别生奸弊。乞止令按察司糾劾，似爲得體。"又言："隨路點軍官與富人飲會，公通獻遺，宜依准監臨官於所部内犯罪究治。"上皆納焉。泰和二年，卒于官。

兵，移剌益認爲天時不利，應當等待時機以後作打算。御史臺舉薦移剌益剛正可任用，於是兼任監察御史。不久，改户部員外郎。明昌三年，京城地區饑荒，提升他爲霸州刺史，同時被任命爲刺史的有十一人，上殿入謝，皇帝下詔告訴他們説："親近百姓的職官祇有州守、縣令，近來百姓饑荒，因此派遣你們前往安撫養育，你們的資歷有超過州守的，有不及的，我不計較這些，祇是憑才幹選拔，你們應當知道。"移剌益到任後，首先拿出自己的俸糧來供給飢民，於是通判以下的官吏以及州民都先後捐出糧食協助他，又命令屬縣比照這種方法作爲救荒措施，很多饑民得到保全救活。州城東南有河堤早已坍塌，河水多次成災，移剌益增修堤防，百姓因此獲得便利，爲他建立了祠廟。提升爲遼東路提刑副使。五年，宋朝皇帝初即位，因爲泗州處於使臣來往經由的地方，降詔説州守應當選擇人才，宰相奏報了幾個人，都不合皇上心意，皇上問道："特末阿不在哪裏，這個人可以勝任。"就委任他爲防禦使。召入朝爲尚書户部侍郎，不久轉任兵部侍郎。恰逢群牧人反叛，命令移剌益同殿前都點檢完顏充前往招降。承安二年，邊遠疆土不安寧，皇帝到便殿，召集四品以上京朝官上殿議事，移剌益説："防守爲便利。天子的軍隊應當采取萬全必勝之策，如果輕率地出師，稍微有不利，不祇是損害大國的聲威，恐怕還要誘發敵人侵凌玩侮的心意。"出任山東西路轉運使。有使者奉詔到山東徵調鷂鷹，移剌益進奏説："請祇命令在近郊徵調，何必驚擾遠方人的耳目。"奏疏上達，皇帝命令官府將使者治罪。遷官河東南路與河東北路按察使。按舊有制度，在位官員有不勝任職務的，委任所屬上司察訪。州府的長官通判幕職官，准許互相檢舉。移剌益上奏章認爲："這一作法損害禮義謙讓的風氣，也恐怕同級官吏間因此而不和睦，另外滋生弊端。請祇命令按察司糾察彈劾，似乎這樣做纔得當。"又上言説："朝廷官員在外，隨路點軍官與富人共同飲宴，公然接受奉獻饋贈，應當依照監臨官在所管轄境内犯罪一樣追究治罪。"皇帝都聽從了。泰和二年，在

任上去世。

贊曰：閻公貞定金律令，楊伯元定金推排，人皆以平稱之，難矣。焦旭畿内小官，聽斷不受御史風指，遂罹深憲。大臣請人主游獵，劾奏其非，爲之罷獵，誠有古人之風焉。李完、康元弼無他足稱，完論臺令史一事，元弼論曹、衛兩城，各當其可。馬百禄初坐黨廢，晚著治迹。劉璣初以理財得幸，晚以曲法得罪。人有前後遭遇不同，而百禄求福不回，非璣所及也。劉珫以大定之立馳赴行在，雖終身榮寵，蓋一趨時之士耳。劉仲洙剛而訥於言，移剌益剛而敢言。益以志寧北伐爲不可，仲洙釋田㲄黨禍三十家。《語》曰"剛毅木訥近仁"，豈不信哉。

贊曰：閻公貞制訂金朝法律條令，楊伯元編定金代推排法，衆人都以公平來稱贊他們，這是很難的。焦旭爲京畿境内的一位小官，聽事斷案不接受御史的諷諭暗示，於是遭致大罪。大臣請求皇帝外出圍獵，焦旭上奏這樣做不對，皇帝爲此中止游獵，他確實有古人的風範。李完、康元弼没有其他足以稱道的事迹，李完論御史臺令史一事，康元弼論曹、衛兩座州城，議論都各有恰當之處。馬百禄最初因朋黨罪被廢罷，晚年治政功績顯著。劉璣最初因理財而得寵幸，晚年以曲私枉法而獲罪。人各有前後遭遇的不同，而馬百禄祈求福禄而不邪僻，又不是劉璣所能趕得上的。劉珫在世宗即位之際奔赴行都，雖然終身榮耀寵幸，但也衹是一個趨附時勢的人罷了。劉仲洙剛正而不善言辭，移剌益剛正而敢説。移剌益認爲志寧北伐不得當，劉仲洙解救遭受田㲄黨禍的三十家人。《論語》説"剛强堅毅，容貌樸質而言語遲鈍的人，接近於仁"，難道不是確實的嗎。

金史卷九十八

列傳第三十六

完顔匡　完顔綱　完顔定奴

完顔匡

完顔匡本名撒速，始祖九世孫。事豳王允成，爲其府教讀。大定十九年，章宗年十餘歲，顯宗命詹事烏林荅愿擇德行淳謹、才學該通者，使教章宗兄弟。閲月，愿啓顯宗曰："豳王府教讀完顔撒速、徐王府教讀僕散訛可二人，可使教皇孫兄弟。"顯宗曰："典教幼子，須用淳謹者。"已而，召見于承華殿西便殿，顯宗問其年，對曰："臣生之歲，海陵自上京遷中都，歲在壬申。"顯宗曰："二十八歲爾，詹事乃云三十歲，何也?"匡曰："臣年止如此，詹事謂臣出入宫禁，故增其歲言之耳。"顯宗顧謂近臣曰："篤實人也。"命擇日，使皇孫行師弟子禮。七月丁亥，宣宗、章宗皆就學，顯宗曰："每日先教漢字，至申時漢字課畢，教女直小字，習國朝語。"因賜酒及綵幣。頃之，世宗詔匡、訛可俱充太子侍讀。

寢殿小底駝滿九住問匡曰："伯夷、叔齊何如人?"匡曰："孔子稱夷、齊求仁得仁。"九住曰："汝輩學古，惟前言是信。夷、齊輕去其親，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仁者固如是乎?"匡曰："不然，古之賢者行其義也，行其道也。伯夷思成其父之志以

完顔匡本名撒速，是始祖的第九代孫。侍奉豳王允成，擔任王府教讀官。大定十九年，章宗十幾歲，顯宗命令太子詹事烏林荅愿選擇道德品行淳樸謹慎、才學博洽通達的人，讓他教導章宗兄弟。時隔一個月，烏林荅愿啓稟顯宗説："豳王府教讀完顔撒速、徐王府教讀僕散訛可二人，可讓他們教育皇孫兄弟。"顯宗説："教育幼小孩子，必須選用淳樸謹慎的人。"不久，召見於承華殿西便殿，顯宗詢問他的年齡，完顔匡回答説："臣出生那年，海陵王從上京遷移到中都，當時是壬申年。"顯宗説："是二十八歲了，太子詹事却説是三十歲，這是爲什麽呢?"完顔匡説："臣下的年齡衹有這麽大，詹事以爲臣出入宫廷禁密之中，所以增加我的歲數來禀報。"顯宗看着侍臣告訴他們説："這是個忠厚誠實的人。"命令選擇吉日，使皇孫行師弟子禮節。七月丁亥，宣宗、章宗都進學讀書。顯宗吩咐説："每天先教漢字，到申時漢字課完畢，再教女真小字，學習國朝語言。"於是賜給酒和綵帛。過後不久，世宗降詔令完顔匡、僕散訛可都充任太子侍讀。

近侍局奉御官駝滿九住問完顔匡説："伯夷、叔齊是什麽樣的人?"完顔匡回答："孔子稱贊伯夷、叔齊是求仁而得到了仁。"駝滿九住説："你們這些人學古，衹是一心相信前人的話。伯夷、叔齊輕率地離開他們的親人，不吃周朝的糧食而餓死在首陽山，仁者本來應該像這樣嗎?"完顔匡説："不是這樣的，古代的賢人實行他的仁義，

去其國，叔齊不苟從父之志亦去其國。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紂死，殷爲周，夷、齊不食周粟遂餓而死。正君臣之分，爲天下後世慮至遠也，非仁人而能若是乎。”是時，世宗如春水，顯宗從，二人者馬上相語遂後。顯宗遲九住至，問曰：“何以後也？”九住以對，顯宗嘆曰：“不以女直文字譯經史，何以知此？主上立女直科舉，教以經史，乃能得其淵奥如此哉。”稱善者良久，謂九住曰：“《論語》：‘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汝不知不達，務辯口以難人。由是觀之，人之學、不學，豈不相遠哉！”顯宗嘗謂中侍局都監蒲察查剌曰：“入殿小底完顔訛出、侍讀完顔撒速，與我同族，汝知之乎？”對曰：“不知也。”顯宗曰：“撒速，始祖九世孫。訛出，保活里之世也。始祖兄弟皆非常人，汝何由知此？”

推行他的學説。伯夷想促成他父親的志向而離開了他的國家，叔齊不苟且順從父親的志向也離開了他的國家。武王討伐紂王，伯夷、叔齊攔住馬進諫。紂王死後，商朝變爲周朝，伯夷、叔齊不食周朝的糧食，於是餓死。端正君臣之間的名分，爲天下後世考慮得很深遠，不是仁人而能够這樣嗎？”當時，世宗春季游獵，顯宗跟從，他們兩人在馬上相互交談就落在了後面。顯宗等待駝滿九住到來，問他説：“爲什麽落在後面？”駝滿九住將論辯的事告訴了顯宗，顯宗嘆息説：“如果不用女真文字翻譯經史書籍，從哪裏知道這些道理？皇上設立女真科舉，用經史教育人，纔能得到如此淵博深奥的道理。”稱贊了很久，又告訴駝滿九住道：“《論語》説：‘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這是聰明智慧。’你既不聰明，又不通達，專門致力於能言善辯來詰難人。由此看來，人的學與不學，豈不是相距很遠嗎？”顯宗曾經告訴中侍局都監蒲察查剌説：“入殿小内侍完顔訛出、太子侍讀完顔撒速，與我是同一族，你知道嗎？”對答説：“不知道。”顯宗説：“完顔撒速是始祖的第九代孫。完顔訛出是保活里的後世裔孫。始祖兄弟都不是普通人，你從哪裏知道這些呢？”

顯宗命匡作《睿宗功德歌》，教章宗歌之，其詞曰：“我祖睿宗，厚有陰德。國祚有傳，儲嗣當立。滿朝疑懼，獨先啓策。徂征三秦，震驚來附。富平百萬，望風奔仆。靈恩光被，時雨春暘。神化周浹，春生冬藏。”蓋取宗翰與睿宗定策立熙宗，及平陝西大破張浚于富平也。二十三年三月萬春節，顯宗命章宗歌此詞侑觴，世宗愕然曰：“汝輩何因知此？”顯宗奏曰：“臣伏讀《睿宗皇帝實録》，欲使兒子知創業之艱難，命侍讀撒速作歌教之。”世宗大喜，顧謂諸王侍臣曰：“朕念睿宗皇帝功德，恐子孫無由知，皇太子能追念作歌以教其子，嘉哉盛事，朕之樂豈有量

顯宗命令完顔匡作《睿宗功德歌》，教章宗歌唱，它的歌詞説：“我的祖宗睿宗，很有陰功德澤。國家皇位有人承傳，太子儲君應當建立。滿朝大臣疑慮畏懼，獨有睿宗首先陳述國策。征討三秦之地，州郡惶恐震驚，前來歸附。富平的百萬宋軍，聽到風聲奔逃顛仆。聖靈恩澤光被四海，像及時雨和春天的陽光。神奇的造化周遍天下，春天生長冬天收藏。”這是説的完顔宗翰與睿宗確定計策擁立熙宗，以及平定陝西大破張浚於富平的事。二十三年三月萬春節，顯宗命章宗唱這首歌來助酒，世宗驚詫地説：“你們從哪裏知道這些？”顯宗奏告説：“臣下恭讀《睿宗皇帝實録》，想要使兒子知道創業的艱難，命太子侍讀完顔撒速作歌教育他們。”世宗非常高興，回頭告訴各位王子、侍臣説：“我思念睿宗皇帝功德，怕子孫無從知道，皇太子能够追念祖宗，製

哉。卿等亦當誦習，以不忘祖宗之功。"命章宗歌數四，酒行極歡，乙夜乃罷。

二十五年，匡中禮部策論進士。是歲，世宗在上京，顯宗監國。三月甲辰，御試，前一日癸卯，讀卷官吏部侍郎李晏、棣州防禦使把内剌、國史院編修官夾谷衡、國子助教尼厖古鑑進稟策題，問："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是以刑措不用，比屋可封。今欲興教化，措刑罰，振紀綱，施之萬世，何術可致?"匡已試，明日入見，顯宗問對策云何，匡曰："臣熟觀策問敷教、措刑兩事，不詳'振紀綱'一句，秖作兩事對，策必不能中。"顯宗命匡誦所對策，終篇，曰："是亦當中。"匡曰："編修衡、助教鑑長於選校，必不能中。"已而，匡果下第。顯宗惜之，謂侍臣曰："我只欲問教化、刑罰兩事，乃添振紀綱一句，命删去，李晏固執不可，今果誤人矣。"謂侍正石敦寺家奴、唐括曷答曰："侍讀二十一年府試不中，我本不欲侍讀再試，恐傷其志，今乃下第，使人意不樂。"是歲初取止四十五人，顯宗命添五人，僕散訛可中在四十五人，後除書畫直長。匡與訛可俱爲侍讀，匡被眷遇特異，顯宗謂匡曰："汝無以訛可登第快快，但善教金源郡王，何官不可至哉。"是歲，顯宗薨，章宗判大興尹，封原王，拜右丞相，立爲皇太孫。匡仍爲太孫侍讀。二十八年，匡試詩賦，漏寫詩題下注字，不取，特賜及第，除中都路教授，侍讀如故。

作歌詞來教育他的兒子，這是一件多麼好的盛事啊！我的歡樂哪裏有限量呢！你們也應當歌誦演習，以不忘記祖宗的功德。"命令章宗歌唱了多次，飲酒極爲歡樂，宴會持續到二更時分纔散去。

二十五年，完顏匡考中禮部策論科進士。這一年，世宗住在上京，顯宗監理國政。三月甲辰日，顯宗親自考試進士，在前一天癸卯日，讀卷官吏部侍郎李晏、棣州防禦使把内剌、國史院編修官夾谷衡、國子助教尼厖古鑑進宫稟報策論試題，策論試題問："契推行五種教化，皋陶宣布五種刑罰，因此刑罰棄置不使用，緊鄰的房屋中到處有賢人可以封賞，現在要想興起教化，棄置刑罰，振作綱紀，施行於後代萬世，用什麼方法可以達到?"完顏匡已經考試過了，第二天進宫晉見，顯宗問他策論對答得怎樣，完顏匡說："臣下仔細觀察策問提到的振興教化、棄置刑罰兩件事，不明瞭'振作綱紀'一句，衹是做兩件事應對，策試一定不會考中。"顯宗命完顏匡背誦所對的策文，到全篇終了，顯宗說："這種文章應當中選。"完顏匡說："編修夾谷衡、助教尼厖古鑑擅長於考校選拔，一定不能中第。"不久，完顏匡果然落第。顯宗替他惋惜，對侍臣說："我衹是想問教化、刑罰兩件事，竟然添入振作紀綱一句，命令他們删去，李晏固執不同意，如今果然貽誤人。"告訴侍正石敦寺家奴、唐括曷答說："侍讀在二十一年參加府試不中第，我本來不想要侍讀再去考試，恐怕挫傷他的志氣，現在又落第了，使他不快樂。"這一年最初衹取四十五人及第，顯宗命令添加五人，僕散訛可在四十五人内中第，後來任爲書畫直長。完顏匡與僕散訛可同時擔任侍讀，完顏匡受到特殊的寵遇，顯宗告訴他道："你不要因爲僕散訛可登第就惆悵失意不快樂，衹要好好地教導金源郡王，什麼樣的官不可以達到呢?"這一年，顯宗去世，章宗判大興府尹，封原王，拜爲右丞相，立爲皇太孫。完顏匡仍然爲皇太孫侍讀。二十八年，完顏匡參加詩賦科進士考試，漏寫了詩題下的小注文字，没有録取，特恩賞賜他進士及第，任命爲中

都路教授，像過去一樣擔任侍讀。

章宗即位，除近侍局直長，歷本局副使、局使，提點太醫院，遷翰林直學士。使宋，上令權更名弼，以避宋祖諱，事載《本紀》。遷秘書監，仍兼太醫院、近侍局事，再兼大理少卿。遷簽書樞密院事，兼職如故。承安元年，行院于撫州。河北西路轉運使溫昉行六部事，主軍中餽餉，屈意事匡，以馬幣爲獻，及私以官錢佐匡宴會費，監察御史姬端脩劾之，上方委匡以邊事，遂寢其奏。三年，入奏邊事，居五日，還軍。尋入守尚書左丞，兼修國史，進《世宗實録》。章宗立提刑司，專糾察黜陟，當時號爲外臺，匡與司空襄、參政揆奏："息民不如省官，聖朝舊無提刑司，皇統、大定間每數歲一遣使廉察，郡縣稱治。自立此官，冀達下情。今乃是非混淆，徒煩聖聽。自古無提點刑獄專薦舉之權者，若陛下不欲遽更，不宜使兼采訪廉能之任。歲遣監察體究，仍不時選使廉訪。"上從其議，於是監察體訪之使出矣。初，匡行院于撫州，障葛將攻邊境，會西南路通事黄摑按出使烏都椀部知其謀，奔告行院爲之備，迎擊障葛，敗其兵。按出與八品職，遷四官。匡遷三官。匡奏乞以所遷三官讓其兄奉御賽一，上嘉其義，許之。改樞密副使，授世襲謀克。

章宗即位，任命他爲近侍局直長，歷官本局副使、局使，提點太醫院，遷任翰林直學士。出使宋朝，皇上命令他暫時改名完顏弼，以避宋朝君主祖先的諱，事情記載在《章宗本紀》上。遷任秘書監，仍然兼提點太醫院、近侍局事，再兼任大理少卿。遷官簽書樞密院事，原來的兼職不變。承安元年，在撫州行樞密院事。河北西路轉運使溫昉行六部事，主管供應軍中糧草，委屈逢迎完顏匡，奉獻馬匹綢帛作爲禮品，并私下把官府的錢贊助完顏匡作宴會費用。監察御史姬端脩彈劾他，皇上正將邊防大事委托給完顏匡，於是把他的奏章擱置起來。三年，入朝奏報邊境軍事，過了五天，回到軍隊中。不久，召入朝擔任守尚書左丞，兼修國史，進奏《世宗實録》。章宗設立提刑司，專管糾察升降官吏，當時稱爲外臺，完顏匡與司空完顏襄、參知政事僕散揆上奏説："使百姓休養生息，不如減省官吏，聖朝過去没有提刑司，皇統、大定年間每隔幾年一次派遣使者巡視按察天下，州縣號稱安定。陛下自己設立這一官司，希望使下面的實情上達朝廷。現在却是是非混淆，枉自勞煩聖上的視聽。自古以來没有提點刑獄專掌舉薦大權的，如果陛下不想倉促改變，不應當使提刑司兼任查訪官吏廉直能幹的職責。每年派遣監察官巡訪考察，同時再不定時選派使者按察。"皇帝聽從了他們的建議，於是監察查訪使者派出朝去了。最初，完顏匡在撫州行樞密院事，障葛將要進攻邊境，恰逢西南路通事黄摑按出出使烏都椀部，知道了他的陰謀，急忙奔來告訴行院作好準備，迎擊障葛，打敗了他的軍隊。賜與黄摑按出八品職官，升遷官資四階。完顏匡升遷三階官資。完顏匡奏請將所遷的三級官資讓給他哥哥奉御完顏賽一，皇上贊賞他的情義，准許了他。改任樞密副使，授任他爲世襲謀克。

宋主相韓侂胄。侂胄嘗再爲國使，頗知朝廷虛實。及爲相，與蘇師旦倡議復仇，身執其咎，繕器械，增屯戍。初未敢公言征伐，乃使邊將小

宋朝國君任命韓侂胄爲宰相。韓侂胄曾經兩次擔任國使，很瞭解金朝廷的虛實。等到他爲宰相時，與蘇師旦一起倡議復仇，身任其責，修繕攻戰器具，增加屯戍兵馬。開初還不敢公開説討

小寇鈔以嘗試朝廷。泰和五年正月，入確山界奪民馬。三月，焚平氏鎮，剽民財物，掠鄧州白亭巡檢家貲，持其印去。遂平縣獲宋人王俊，唐州獲宋諜者李忭，俊襄陽軍卒，忭建康人。俊言宋人於江州、鄂、岳屯大兵，貯甲仗，修戰艦，期以五月入寇。忭言侂胄謂大國西北用兵連年，公私困竭，可以得志，命修建康宫，勸宋主都建康節制諸道。河南統軍司奏請益兵爲之備。詔平章政事僕散揆爲河南宣撫使，籍諸道兵，括戰馬，臨洮、德順、秦、鞏各置弓手四千人。詔揆遺書宋人曰："奈何興兵?"宋人辭曰："盜賊也。邊臣不謹，今黜之矣。"宋人將啓邊釁，太常卿趙之傑、知大興府承暉、中丞孟鑄皆曰："江南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敗盟。"匡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大理卿畏也曰："宋兵攻圍城邑，動輒數千，不得爲小寇。"上問參政思忠，思忠極言宋人敗盟有狀，與匡、畏也合，上以爲然。及河南統軍使紇石烈子仁使宋還，奏宋主修敬有加，無他志。上問匡曰："於卿何如?"匡曰："子仁言是。"上愕然曰："卿前議云何，今乃中變邪?"匡徐對曰："子仁守疆圉，不妄生事，職也。《書》曰'有備無患'，在陛下宸斷耳。"於是，罷河南宣撫司，僕散揆還朝。

伐，就派邊將小小地侵擾來試探金國朝廷。泰和五年正月，侵入確山地界掠奪民間馬匹。三月，焚燒平氏鎮，搶劫居民財物，搶走鄧州白亭巡檢的家産，拿走了他的印信。遂平縣俘虜宋朝人王俊，唐州捕獲宋朝探子李忭，王俊是襄陽府士兵，李忭是建康府人。王俊説宋朝人在江州、鄂州、岳州屯集大軍，貯存武器裝備，修造戰船，約定在五月入侵。李忭説韓侂胄認爲金國連年在西北用兵，國家百姓財力都已經困竭，恢復的志向可以得逞，命令修建康行宫，勸宋朝皇帝建都於建康府來統率各道人馬。河南統軍司奏請增加軍隊作迎戰的準備。降詔任命平章政事僕散揆爲河南宣撫使，徵集各道士兵，搜求戰馬，臨洮府、德順州、秦州、鞏州各自設置弓箭手四千人。降詔命令僕散揆送信給宋朝人説："爲什麽要起兵挑起戰事呢?"宋朝人推辭説："這是一些盜賊。邊地之臣不謹慎，現在已將他們罷黜了。"宋朝人將要挑起邊境戰事，太常卿趙之傑、知大興府事完顔承暉、御史中丞孟鑄都説："江南是敗軍的殘餘，自己救自己尚且來不及，恐怕不敢毁壞盟約。"完顔匡説："他們建立忠義保捷軍，取前代開寶、天禧的年號來紀年，難道是忘記中原國土的人嗎?"大理卿畏也説："宋朝軍隊攻打圍困城市，動輒派兵數千人，不能算是小股盜賊。"皇上問參知政事獨吉思忠，獨吉思忠極力説宋人毁壞盟約有證據，與完顔匡、畏也看法相同，皇上認爲他們的看法正確。等到河南統軍使紇石烈子仁出使宋朝歸來，奏報説宋朝皇帝表達恭敬有增無減，没有其他圖謀。皇帝問完顔匡説："對這件事你的意見如何?"完顔匡説："子仁的話是對的。"皇上驚愕地問道："你前時的議論作何解釋，現在却又中途改變看法了嗎?"完顔匡緩緩地回答説："紇石烈子仁防守邊土，不妄自滋生事端，這是他的職責。《尚書》説'有準備就没有禍患'，這事全在於陛下英明裁决。"於是撤銷河南宣撫司，召僕散揆回朝。

六年二月，宋人陷散關，取泗州、虹縣、靈璧。四月，復詔僕散揆行省事于汴，制諸軍。頃之，以匡爲

六年二月，宋軍攻陷散關，攻取泗州、虹縣、靈璧。四月，又降詔命令僕散揆行尚書省事於汴京，統率各路軍兵。不久，任命完顔匡爲右

右副元帥。揆請匡先取光州，還軍懸瓠，與大軍合勢南下。匡奏："僕散揆大軍渡淮，宋人聚兵襄、沔以窺唐、鄧，汴京留兵頗少，有掣肘之患，請出唐、鄧。"從之。遣前鋒都統烏古論慶壽以騎八千攻棗陽，遣左翼提控完顔江山以騎五千取光化，右翼都統烏古孫兀屯取神馬坡，皆克之。匡軍次白虎粒，都統完顔按帶取隨州，烏古論慶壽扼赤岸，斷襄、漢路。宋隨州將雷太尉遁去，遂克隨州。於是宋鄧城、樊城戍兵皆潰。賜詔奬諭，戒諸軍毋虜掠、焚壞城邑。匡進兵圍德安，分遣諸將徇下安陸、應城、雲夢、漢川、荆山等縣，副統蒲察攻宜城縣取之。十二月，敗宋兵二萬人于信陽之東，詔曰："卿總師出疆屢捷，殄寇撫降，日闢土宇。彼恃漢、江以爲險阻，棰馬而渡，如涉坦途，荆楚削平，不爲難事。雖天佑順，亦卿籌畫之效也。益宏遠圖，以副朕意。"匡進所獲女口百人。詔匡權尚書右丞，行省事，右副元帥如故。

副元帥。僕散揆奏請命令完顔匡先攻取光州，再回軍懸瓠，與大軍合并兵力南下。完顔匡上奏説："僕散揆大軍渡過淮河，宋人聚集兵力於襄陽、沔陽來窺視唐州、鄧州，汴京留守的士兵很少，有受牽掣肘臂的後患，請允許我從唐州、鄧州出兵。"朝廷聽從了他的意見。派遣前鋒都統烏古論慶壽率領八千騎兵攻打棗陽，派遣左翼提控完顔江山率領五千騎兵攻取光化，右翼都統烏古孫兀屯攻打神馬坡，都攻克了。完顔匡大軍屯駐於白虎粒，都統完顔按帶攻取隨州，烏古論慶壽扼守赤岸，截斷襄陽、漢中之間的通路。宋朝隨州守將雷太尉逃走，於是攻克了隨州。在這時，宋朝鄧城、樊城的守軍都潰逃了。皇帝賜詔令奬賞勉勵，告誡各路軍兵，不准搶劫財物、焚燒城鎮。完顔匡進軍圍攻德安，分别派遣各個將官攻占了安陸、應城、雲夢、漢川、荆山等縣，副都統蒲察攻打宜城縣并攻占了它。十二月，在信陽的東面擊敗宋軍二萬人，詔書説："你率領大軍出國境，屢戰屢勝，殲滅强寇，安撫招降，每天都開拓疆土。他們依仗漢水、長江作爲險阻，你策馬渡江，如同行走平坦的大道，平定荆、楚，不成爲困難的事。雖然説上天保佑順從天意的人，也是你運籌策劃的成效。你要更加擴展遠大宏圖，以符合我的意願。"完顔匡進獻虜獲的女子一百人。降詔書任命完顔匡權尚書右丞，行尚書省事，仍舊擔任右副元帥。

吴曦以蜀、漢内附，詔匡先取襄陽以屏蔽蜀、漢。完顔福海破宋援襄陽兵於白石峪，遂取穀城縣。僕散揆得疾，遂班師，至蔡，疾革，詔右丞相宗浩代之。七年二月，揆薨。匡久圍襄陽，士卒疲疫，會宗浩至汴，匡乃放軍朝京師，轉左副元帥，賜宴于天香殿，還軍許州。九月，宗浩薨，匡爲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封定國公，代宗浩總諸軍，行省于汴京。

吴曦以蜀、漢歸附金朝，降詔命令完顔匡先攻取襄陽來捍護蜀、漢。完顔福海在白石峪擊破宋朝援救襄陽的軍隊，就攻占了穀城縣。僕散揆得病，於是回師，至蔡州病情轉危，降詔命令右丞相完顔宗浩代替他。七年二月，僕散揆去世。完顔匡率軍長久地圍困襄陽，士兵疲憊，患上了疫疾，恰逢完顔宗浩來到汴京，完顔匡就將軍隊交給他，自己朝覲京城，調任左副元帥，賞賜宴席於天香殿，撤回軍隊屯駐在許州。九月，完顔宗浩去世，任命完顔匡爲平章政事，兼任左副元帥，封定國公，代替完顔宗浩統率各路軍兵，行尚書省事於汴京。

初，僕散揆初至汴，既定河南諸

開初，僕散揆剛到汴京，已經平定了河南各

盜，乃購得韓侂胄族人元靚，使行間於宋。元靚渡淮，宋督視江、淮兵馬事丘崈奏之宋主。是時，宋主、侂胄見兵屢敗以為憂，欲乞盟無以為請，得崈奏，即命遣人護元靚北歸，因請議和。崈使其屬劉祐送元靚，申和議于揆，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然後可。"宋主因密諭丘崈，使歸罪邊將以請焉。及宗浩代揆，方信孺至，宗浩以方信孺輕佻不可信，移書宋人，果欲請和當遣朱致知、吴琯、李大性、李璧來。侂胄得報大喜過望，乃召張巖于建康，罷為福建觀察使，歸罪蘇師旦，貶之嶺南。是時，李璧已為參政，不可遣。朱致知、吴琯已死，李大性知福州，道遠不能遽至。乃遣左司郎中王柟來，至濠州，匡使人責以稱臣等數事。柟以宋主、侂胄情實為請，依靖康二年正月請和故事，世為伯侄國，增歲幣為三十萬兩、匹，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當函首以獻。柟至汴，以侂胄書上元帥府，匡復詰之，柟懇請曰："此事實出朝旨，非行人所專。"匡察其不妄，乃具奏。章宗詔匡移書宋人，當函侂胄首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於是，宋吏部侍郎史彌遠定計殺韓侂胄，彌遠知國政，和好自此成矣。

處的盜賊，又收買了韓侂胄同族人元靚，派他到宋朝施行離間計。元靚渡過淮河，宋朝督察江、淮兵馬事官丘崈奏報給宋朝皇帝。這時，宋朝國君、韓侂胄見到軍隊屢次打敗仗正以此爲憂慮，想要乞請恢復盟約而沒有請托的藉口，得到丘崈的奏報，就命令派人護送元靚回北方，趁機請求議和。丘崈派他的屬官劉祐護送元靚，向僕散揆申訴和議，僕散揆說："宋朝向金國稱臣，割讓土地，獻出引起禍亂的大臣，然後纔可以議和。"宋朝皇帝於是秘密告訴丘崈，要他將罪過歸於邊防將官來請和。等到完顏宗浩接替僕散揆，方信孺前來，宗浩認爲方信孺輕浮不可相信，送信給宋朝人說，如果確實想要求和，應當派遣朱致知、吴琯、李大性、李璧前來。韓侂胄得到稟報喜出望外，就從建康府召回張巖，罷除官職任命爲福建觀察使，歸罪於蘇師旦，將他貶斥到嶺南。這時，李璧已經是參知政事，不可以派遣。朱致知、吴琯已經死去，李大性知福州，道途遥遠不能即刻到來。於是派遣左司郎中王柟前來，到達濠州，完顏匡派人來要求以稱臣等幾件事作爲和談條件。王柟以宋朝皇帝、韓侂胄的真實情況爲請，依照靖康二年正月求和的先例，世代爲伯父侄子之國，增加每年進貢的金銀綢帛爲三十萬兩、匹，犒賞軍隊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人待到和議確定後一定用木匣裝上他們的首級來獻。王柟到汴京，將韓侂胄的信呈上元帥府，完顏匡又責問他，王柟懇求說："這件事確實出自朝廷旨意，不是使臣擅自可以决定的。"完顏匡觀察到他没有欺騙，就申奏朝廷。章宗降詔命令完顏匡移交書信給宋朝人，應當用木匣裝上韓侂胄首級來贖回淮南的土地，改犒賞軍錢爲白銀三百萬兩。於是，宋朝吏部侍郎史彌遠設計殺死了韓侂胄，史彌遠主持國政，和好從此形成了。

於是，廷議諸軍已取關隘不可與。王柟以宋參政錢象祖書來，略曰：

竊惟昔者修好之初，蒙大金先皇帝許以畫淮為界。今大國遵先皇帝聖意，自盱眙至唐、鄧畫

這時，朝廷商議各路軍兵已奪取的關口要塞不可以交還宋朝。王柟携帶宋朝參知政事錢象祖書信前來，書信大略說：

私下考慮從前建立友好關係之初，承蒙大金國先皇帝許諾以淮河劃分邊界。現在大國遵從先皇帝神聖的意旨，自盱眙軍到唐

界仍舊，是先皇帝惠之于始，今皇帝全之于後也。然東南立國，吴、蜀相依，今川、陝關隘大國若有之，則是撤蜀之門户，不能保蜀，何以固吴？已增歲幣至三十萬，通謝爲三百萬貫，以連歲師旅之餘，重以喪禍，豈易辦集？但邊隙既開和議，區區悔艾之實，不得不黽勉遵承。又蒙聖畫改輸銀三百萬兩，在本朝宜不敢固違，然傾國資財，竭民膏血，恐非大金皇帝棄過圖新、兼愛南北之意也。主上仁慈寬厚，謹守信誓，豈有意於用兵。止緣侂胄啓釁生事，迷國罔上，以至於斯。是以奮發英斷，大正國典，朋附之輩誅斥靡貸。今大國欲使斬送侂胄，是未知其已死也。侂胄實本庸愚，怙權輕信，有誤國事，而致侂胄誤國者蘇師旦也。師旦既貶，侂胄尚力庇之，囑方信孺妄言已死，近推究其事，師旦已行斬首。儻大國終惠川、陝關隘，所畫銀兩悉力祗備，師旦首函亦當傳送，以謝大國。本朝與大國通好以來，譬如一家叔侄，本自協和，不幸奴婢交鬥其間，遂成嫌間。一旦猶子翻然改悟，斥逐奴隸，引咎謝過，則前日之嫌便可銷釋，奚必較錙銖豪末，反傷骨肉之恩乎？惟吴、蜀相爲首尾，關隘繫蜀安危，望敢備奏，始終主盟，使南北遂息肩之期，四方無兵革之患，不勝通國至願。

州、鄧州劃分邊界仍與從前一樣，這是先皇帝施恩惠於初始，現在的皇帝成全恩惠於後世。但是在東南建立國家，吴、蜀兩地相互依存，現在川、陝的關口，大國如果占有了它，就是撤去了蜀地的大門，不能保全蜀地，拿什麽來鞏固吴中的土地呢？每年貢奉的貨幣已經達到了三十萬，通謝費用是三百萬貫，以連年用兵的殘餘，再加上喪亡禍亂，怎麽能够輕易備辦，祇是邊境戰事已經達成和議，這僅僅是一種微小的追悔過失的實際行動，不得不竭力遵從承命，又蒙御筆改爲交納白銀三百萬兩，在我們朝廷應當不敢執意違抗，但是竭盡國家資産財富，消耗完百姓的脂膏血肉，恐怕也不是大金國皇帝不計過失圖謀將來，同時愛撫北、南兩方百姓的意願。我朝皇上仁慈寬厚，謹慎地信守誓言，哪裏有意於用兵呢？祇是由於韓侂胄開啓事端，迷惑國家，欺罔君上，以至於現在這樣。因此皇上奮發英武決斷，端正國家刑典，凡是結黨阿附的人都誅戮貶斥而不寬恕。現在大國要使我們斬殺韓侂胄并傳送他的首級，這是不知道他已經死了。韓侂胄原本是昏庸愚昧的人，依仗權勢，輕信奸人，貽誤國事，而誘導韓侂胄誤國的人是蘇師旦。蘇師旦已經貶斥，韓侂胄還竭力庇護他，叮囑方信孺撒謊説他已死，近來追查這件事，蘇師旦已經斬首。倘若大國最終施加恩惠，將川、陝的要塞關口奉還，御筆畫定的銀兩將盡全力準備，盛蘇師旦人頭的木匣也當用傳車送到，以向大國謝罪。本朝與大國通好以來，譬如一家中的叔父侄子，原本自來協洽和睦，不幸家中奴婢交互争鬥於其間，於是造成嫌隙。一旦侄子翻然醒悟，驅逐奴隸，自我譴責，向叔父賠罪，那麽以前的嫌隙便可消釋，爲什麽一定要計較錙銖毫末的小利，反而傷害了骨肉之間的恩德呢？惟有吴、蜀兩地相互爲頭爲尾，要塞關口關係着蜀地的安危，敢於期望閣下詳細申奏，始終主持盟好，使南北達成解除戰争重擔的

是時，陝西宣撫司請增新得關隘戍兵萬人。王柟狀稟，如蒙歸川、陝關隘，韓侂胄首必當函送，遵上國之命。匡奏曰："關隘之事，臣初亦惑之，今當增戍萬人，壁壘之役，餽餫之勞，費用必廣。祖宗所以不取者，以關隘僅能自保耳，非有益於戰也。設能入寇，縱之平地，以鐵騎蹂之，無一得脱。彼哀祈不已者，以前日負固尚且摧覆，今遂失之，是無一日之安也。必謂兵力得之不可還賜，則漢上諸郡皆膏腴耕桑之地，棗陽、光化歸順之民數萬户，較之陝右輕重可知，獨在陛下决之耳。"詔報曰："侂胄渠魁，既請函首，宋之悔服可謂誠矣。"匡乃遣王柟還，復書曰："宋國負渝盟之罪，自陳悔艾，主上德度如天，不忍終絶，優示訓諭，許以更成，所以覆護鎮撫之恩至深至厚。昨奉聖訓，如能斬送韓侂胄，徐議還淮南地。來書言韓侂胄已死，將以蘇師旦首易之，飾辭相紿如此。至于犒軍銀兩欲俟歸關隘然後祗備，是皆有咈聖訓。及王柟狀稟，如蒙歸還川、陝關隘，其韓侂胄首必當函送。聖訓令斬送侂胄首者，本欲易淮南地，陝西關隘不預焉。王柟所陳亦非元畫事理，不敢專决，具奏。奉旨：'朕以生靈爲念，已貰宋罪，關隘區區豈足深較，既能函送韓侂胄首，陝西關隘可以還賜。'今恩訓如此，其體大國寬仁矜恤曲從之意，追修誓書，齎遣通謝人使赴闕。"

日期，四方没有兵革戰争的禍患，不勝榮幸，這是全國上下的最大願望。

這時，陝西宣撫司請求增派防守新攻取的關口的士兵一萬人。王柟的奏狀禀告説，如果承蒙歸還川、陝的關口要塞，韓侂胄的首級一定用木匣送來，遵從上國的命令。完顏匡上奏説："關口要塞的事，臣下開始也疑惑不定，現在要增加防守士兵一萬人，修建城壁堡壘的勞役，運送糧餉的勞苦，用費一定很多。祖宗不攻取它們的原因，在於宋朝人憑藉這些關口要塞僅僅能够自我保衛罷了，對於戰争没有益處。即使宋軍能够入侵，放縱他們到平原上，用鐵騎踐踏，也没有一人能够脱身。他們苦苦哀求不停止，是因爲前時依仗這些險要地勢尚且被摧毁，現在已經喪失它們，這就没有一天的安定了。如果一定要説用兵力取得的土地不可以賞賜歸還，那麽漢水上的各個州郡，田土都很肥沃，可以用作耕種栽桑，棗陽、光化歸順的百姓幾萬户，與陝右的關口要塞相比較，它們的輕重就可以知曉了，這全在陛下裁决罷了。"聖旨回報説："韓侂胄是罪魁禍首，既已請求用木匣盛裝他的頭來，宋朝的悔過服罪可説是誠心了。"完顏匡於是遣送王柟回去，回覆書信説："宋國負有毁棄盟約的罪過，自己陳述悔咎之情，皇上聖德氣度如天，不忍心最終棄絶，優待寬容，示以訓敕，允許重新結成盟好，皇上保護安撫天下的恩德至深至厚。昨來遵奉聖旨，如果能够斬殺韓侂胄送上他的首級，慢慢商議歸還淮南土地。來信説韓侂胄已經死去，將用蘇師旦的頭來代替他，編造言語相欺騙到如此地步。至於犒賞軍兵銀兩要等到歸還關口要塞然後備辦，這都違背了聖上的訓示。待到王柟上狀禀告，如果承蒙歸還川、陝的關口要塞，韓侂胄的頭一定用木匣送來。聖旨命令斬殺韓侂胄送來他的首級，本來是用來交换淮南土地，陝西的關口要塞與此無關。王柟所陳請的也不是原來商定的事項，不敢擅權决定，具報申奏。奉聖旨宣稱：'我爲天下百姓作想，已經寬恕了宋朝的罪過，關口要塞區區小事，哪裏值得深入計較？既然能用木匣送來韓侂胄的頭，陝西的關塞可以賜還。'

現在聖恩詔令如此，你們要體念大國寬厚仁慈、憐憫百姓、曲從他人的心意，追改修定盟約，派通謝使臣携帶誓書趕赴大金朝廷。”

王柟之歸也，匡要以先送叛亡驅掠，然後割賜淮南、川、陝，及彼誓書草本有犯廟諱字及文義有不如體製者，諭令改之。宋人以叛亡驅掠散在州縣，一旦拘刷，未易聚集。今已四月，農事已晚，邊民連歲流離失所，扶携道路，即望復業，過此農時，遂失一歲之望。歲幣犒軍物多，非旬月可辦。錢象祖復以書來，略曰：“竊見大金皇帝前日聖旨，如能斬送韓侂胄首，沿淮之地并依皇統、大定已畫爲定。又睹今來聖旨，既能送侂胄首，陝西關隘可并還賜。以此仰見聖慈寬大，初無必待發遣驅掠官兵，然後退兵交界之語。誓書草本添改處，先次録本齎呈，并將侂胄首函送，及管押納合、道僧、李全家口一并發還。欲望上體大金皇帝畫定聖旨，先賜行下沿邊及陝西所屬，候侂胄首到界上，即便抽回軍馬，歸還淮南及川、陝關隘地界。所有驅掠官兵留之何益，見已從實刷勘發還。其使人禮物歲幣等已起發至真、揚間，伺候嘉報，迤邐前去界首，以俟取接。”匡得錢象祖書，即具奏，詔報曰：“朕以生靈之故已從所請，稱臣割地尚且闊略，區區小節何足深較。其侂胄、師旦首函及諸叛亡至濠州，即聽通謝人使入界，軍馬即當徹還。川、陝關隘俟歲幣犒軍銀綱至下蔡，畫日割賜。”匡得詔書，即以諭宋人，使如詔書從事。

王柟歸國的時候，完顏匡要求先送還那些叛逃和被驅趕擄掠的人，然後交割賜還淮南、四川、陝西的土地，以及誓約文書的草稿本有觸犯廟諱字樣與文字義理有不合體制的地方，告訴他責成改正。宋朝人認爲叛逃和被驅趕擄掠來的金國人都分散在各州縣，一時間要拘集搜求，不容易聚集。現今已經是四月，農事耕種已晚了，邊地的百姓連年流離失所，扶老携幼奔走於道路，急切盼望恢復本業，錯過這一段農時，就失去了一年的希望。每年貢奉的銀絹、犒賞軍隊的財物數量巨大，不是十天半月就可以備辦。錢象祖又送書信來，大略説：“私下見到大金國皇帝前時的聖旨，説如果能够斬韓侂胄送上他的首級，那麽沿淮河的土地全都依照皇統、大定年間已劃分的疆界爲準。又見到現在的聖旨，説如果能够傳送韓侂胄首級來，陝西的關口要塞可以一并賜還。由此可以仰見大金國皇帝的仁聖慈愛寬容大度，本無必須等到遣送了被驅趕擄掠走的官兵，然後撤軍交還疆界的話語。誓約文書草稿本要添改的地方，先謄録副本帶來呈上元帥府，并將韓侂胄首級用木匣送來，以及現今由本國看管關押的納合、道僧、李全的家眷一齊發遣送還。希望元帥體念大金國皇帝御筆簽定的聖旨，先傳號令到沿邊境以及陝西管轄的州縣，待韓侂胄首級送到邊境上，即刻抽調回軍馬，歸還淮南及四川、陝西的關口要塞地界。所有驅趕擄掠來的官兵，本朝留下來有什麽益處呢？現在已經如實搜求遣返。使者以及禮品、每年貢奉的金銀絹帛已經起程出發，到了真州、揚州之間，静候嘉音，迂迴曲折前來，住於邊界上，等候大金朝迎取。”完顏匡接到錢象祖的信，立即禀奏朝廷，詔令回覆説：“我因爲百姓的緣故，已聽從他們的請求，稱臣割地的大事尚且放寬，區區小節，何必深加計較。等到裝有韓侂胄、蘇師旦首級的木匣送到以及各個叛逃的官兵百姓回到濠州，就讓通謝使臣進入境内，軍隊則應當撤還。四川、陝西的關

塞等到每年進貢及犒賞軍隊的銀綢運到下蔡，就指定日期交割賜還。”完顏匡得到詔書，立即告訴宋朝使臣，要他們按照詔書行事。

泰和八年閏四月乙未，宋獻韓侂胄、蘇師旦首函至元帥府，匡遣平南撫軍上將軍紇石烈貞以侂胄、師旦首函露布以聞。五月丁未，遣户部尚書高汝礪、禮部尚書張行簡奏告天地，武衛軍都指揮使徒單鏞奏告太廟，御史中丞孟鑄告社稷。是日，上御應天門，立黄麾仗，受宋馘。尚書省奏露布，親王百官起居上表稱賀。獻馘廟社，以露布頒中外。竿侂胄、師旦首并二人畫像于通衢，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之軍器庫。丙辰，匡朝京師，進官兩階，賜玉帶、金一百兩、銀一千五百兩、重幣三十端。罷元帥府仍為樞密院。六月癸酉，宋通謝使許弈、吴衡等入見。癸未，以宋人請和詔天下。

泰和八年閏四月乙未日，宋朝使臣到元帥府獻上裝有韓侂胄、蘇師旦首級的木匣，完顏匡派平南撫軍上將軍紇石烈貞將獻韓侂胄、蘇師旦人頭的事撰成捷報奏聞。五月丁未日，派遣户部尚書高汝勵、禮部尚書張行簡祭告天地，武衛軍都指揮使徒單鏞奏告太廟，御史中丞孟鑄祭告社稷。這一天，皇帝登上應天門，樹起黄色旌旗儀仗，接受宋朝奉獻的人頭，尚書省奏進捷報，親王、朝參百官上表章祝賀。到宗廟獻祭人頭，將捷報頒布於中外。把韓侂胄、蘇師旦的人頭連同二人的畫像挂在木竿上，立在大街要道處，任隨百姓觀看，然後用油漆將他們的頭漆過，收藏在軍器庫内。丙辰，完顏匡進京城朝見，晋升官資兩階，賜給玉帶、黄金一百兩、白銀一千五百兩、厚綢帛三十段。撤銷元帥府，仍舊爲樞密院。六月癸酉日，宋朝通謝使許弈、吴衡等入見。癸未日，將宋朝請和的事詔告天下。

十一月丙辰，章宗崩，匡受遺詔，立衛紹王。其遺詔略曰：“皇叔衛王，承世宗之遺體，鍾厚慶於元妃，人望所歸，曆數斯在。今朕上體太祖皇帝傳授至公之意，付畀寶祚，即皇帝位於柩前。載惟禮經，有嫡立嫡，無嫡立庶，今朕之内人見有娠者兩位，已詔皇帝，如其中有男當立為儲貳，如皆是男子，擇可立者立之。”丁巳，衛紹王即位。戊午，章宗内人范氏胎氣有損。大安元年四月，平章政事僕散端、左丞孫即康奏：“承御賈氏產期已出三月，有人告元妃李氏令賈氏詐稱有身。”詔元妃李氏、承御賈氏皆賜死。初，章宗大漸，匡與元妃俱受遺詔立衛王，匡欲專定策功，遂構殺李氏。數日，匡拜尚書令，封申王。大安元年十二月，薨。

十一月丙辰日，章宗去世，完顏匡受遺詔，立衛紹王爲皇帝。章宗遺詔大略説：“皇叔衛王，是世宗的後代，自元妃那兒得到深深的祝福，衆人景仰歸向，天命在你這裏。現在我體念太祖皇帝傳授帝位大公無私的聖意，把帝位交付給你，在靈柩前即皇帝位。考慮到禮經，有嫡子立嫡子，没有嫡子立庶子，現在我的妃子中妊娠的有兩位，已下詔給皇帝，如果其中有男孩子，就應當立爲太子，如果都是男孩子，就選擇可立的一個立爲太子。”丁巳日，衛紹王即位。戊午日，章宗内人范氏的胎氣有損傷。大安元年四月，平章政事僕散端、尚書左丞孫即康上奏説：“承御賈氏產期已超出三個月，有人密告説元妃李氏命賈氏謊報説有身孕。”降詔命令元妃李氏、承御賈氏都賜死。最初，章宗病重時，完顏匡與元妃都領受遺詔擁立衛王，完顏匡想要獨占策立的功勞，於是設計謀殺了李氏。幾天後，完顏匡拜尚書令，封爲申王。大安元年十二月，去世。

匡事顯宗，深被恩遇。自章宗幼

完顏匡事奉顯宗，深受恩遇。自章宗少年時

年，侍講讀最親幸，致位將相，怙寵自用，官以賄成。承安中，撥賜家口地土，匡乃自占濟南、真定、代州上腴田，百姓舊業輒奪之，及限外自取。上聞其事，不以爲罪，惟用安州邊吴泊舊放圍場地、奉聖州在官閑田易之，以向自占者悉還百姓。宣宗嘗謂侍臣曰："撒速往年嘗受人玉吐鶻，然後與之官，此豈宰相所爲哉。"

起，侍候講讀最爲親幸，當官一直作到宰相，依仗寵幸，擅自用權，作官憑賄賂來行事。承安年間，朝廷撥給女真部族人口土地，完顔匡就私下占了濟南、真定、代州的上等肥饒田土，百姓舊有的産業也强奪去，并在限額外私自占取。皇帝聽説了這些事，也不因此而降罪，衹是用安州邊吴泊以前的放牧圍獵場地、奉聖州屬於官府的閑置土地來交换，把他過去私自占取的土地全數歸還百姓。宣宗曾經告訴侍臣説："完顔撒速往年曾經收受别人玉腰帶，然後纔給官做，這哪裏是宰相的作爲呢?"

完顔綱

完顔綱本名元奴，字正甫。明昌中，爲奉御，累官左拾遺。詔三叉口置捺鉢，綱上疏諫，疏中有云"賊出没其間"，詔尚書省詰問，所言不實，章宗以綱諫官，不之罪。遷刑部員外郎，綱言："諸犯死罪、除名移推相去二百里，并犯徒罪連逮二十人以上者并令就問，曾經所屬按察司審讞者移推别路，官亦依上就問。凡告移推之人，皆已經本路按察審訖，即當移推别路。按察司部分廣闊，如上京路移推臨潢路，最近亦往復二三千里；北京留守司移推西北路招討司，最近亦須數月。乞依舊制，令移推官司追取其人歸問。"從之。

完顔綱本來名叫元奴，字正甫。明昌年間爲奉御官，多次遷官升任左拾遺。降詔命令在三叉口設置行營，完顔綱上疏諫止，奏疏中説"盜賊出没於其間"，降詔命令尚書省查問，所説的事不真實，章宗因爲完顔綱爲諫官，就不治他的罪。遷官刑部員外郎，完顔綱上疏説："各種犯死罪的犯人、除名定罪的官吏移往别路推問相距二百里，以及犯拘禁勞役罪牽連囚禁達二十人以上的，一律命就地審問，已經由所屬按察司審理的，移往别路推問，犯官也依照上條就地審問。凡是宣布移往他路推問的人，都已經由本路按察司審理完畢，就應當移往他路推問。按察司管轄的區域遼闊，如上京路移往臨潢路推問，最近的地方也要往返二三千里；北京留守司移往西北路招討司推問，最近的地方也需要幾個月。請依照舊有制度，命令移往别處推問的官司追取人犯回來審問。"朝廷聽從了他的建議。

故事，使夏國者夏人饋贈禮物，視書幾道以爲多寡。泰和元年，綱爲賜夏主生日使，章宗命賫三詔，左司員外郎孫椿年奏詔爲一道，尋自陳首，上責宰臣曰："椿年忽略，卿等奈何不奏也。"轉工部郎中，上言："太府監官兼尚食局官，乞於少府監依此例，注能幹官一員兼儀鸞局官，儀鸞局官一員兼少府監官，相須檢治。"從之。四年，詔綱與喬宇、宋

過去的慣例，出使夏國的使者，夏國人根據他帶來詔書的道數來確定贈送禮物的多少。泰和元年，完顔綱爲賜夏國主生日使，章宗命令他携帶三道詔書，左司員外郎孫椿年奏爲帶詔書一道，隨即自首認罪，皇帝責備宰相説："孫椿年疏忽了，你們爲什麽不奏告?"轉官爲工部郎中，完顔綱上疏説："太府監官員兼任尚食局官，請求在少府監依照這一體例，選擇能幹官員一員兼任儀鸞局官，儀鸞局官員一員兼任少府監官，可以相互補充約束，共同治事。"朝廷聽從了。四

元吉編類陳言文字，綱等奏“凡關涉宮庭及大臣者摘進，其餘以省臺六部各爲一類。”凡二十卷。遷同簽宣徽院事。

年，降詔命令完顔綱與喬宇、宋元吉一道分類編纂上疏文字，完顔綱等奏請説：“凡是涉及宮庭和大臣的奏疏摘要編入，其餘的奏疏按省、臺、六部各分爲一類。”共編爲二十卷。遷任同簽宣徽院事。

六年，與宋連兵，陝西諸將頗相異同，以綱爲蜀漢路安撫使、都大提舉兵馬事，與元帥府參决西事，調羌兵之未附者。於是，知鳳翔府事完顔昱、同知平凉府事蒲察秉鉉分駐鳳翔諸隘，通遠軍節度使承裕、秦州防禦使完顔璘屯成紀界，知臨洮府事石抹仲温駐臨洮，同知臨洮府事术虎高琪、彰化軍節度副使把回海備鞏州諸鎮，乾州刺史完顔思忠扼六盤，陝西路都統副使斡勒牙剌、京兆府推官蒲察秉彝戍虢華、扼潼關蒲津，陝西都統完顔忠本名裊懶、同知京兆府事烏古論兖州守京兆要害。以鳳翔、臨洮路蕃漢弓箭手及緋翮翅軍散據邊陲。“緋翮翅”，軍名也。元帥右監軍充右都監蒲察貞分總其事。宋吴曦以兵六千攻鹽川，鞏州戍將完顔王善、隊校僕散六斤、猛安龍延常擊走之，斬首二百級。七月，吴曦兵五萬由保坌、姑蘇等路寇秦州，承裕、璘以騎千餘擊之，曦兵大敗，追奔四十里。曦别兵萬人入來遠鎮，术虎高琪破之。

六年，與宋朝交戰，陝西的各個將官意見大多有分歧，任命完顔綱爲蜀漢路安撫使、都大提舉兵馬事，與元帥府共同參預决定西部邊事，調遣没有歸附宋朝的羌兵。於是，知鳳翔府事完顔昱、同知平凉府事蒲察秉鉉分别屯駐在鳳翔府的各道險要關隘處，通遠軍節度使承裕、秦州防禦使完顔璘屯駐在成紀地界，知臨洮府事石抹仲温駐軍於臨洮，同知臨洮府事术虎高琪、彰化軍節度副使把回海防禦鞏州各個城鎮，乾州刺史完顔思忠扼守六盤，陝西路都統副使斡勒牙剌、京兆府推官蒲察秉彝防守虢州、華州，扼守潼關、蒲津，陝西都統完顔忠本來名叫裊懶，同知京兆府事烏古論兖州把守京兆府的要害地界。派鳳翔、臨洮路的蕃夷、漢族弓箭手以及緋翮翅軍士兵分散據守邊境。“緋翮翅”，是軍隊的名稱。元帥右監軍、充右都監蒲察貞分别統率其事。宋朝吴曦派兵六千人進攻鹽川，鞏州守將完顔王善、隊校僕散六斤、猛安龍延常打跑他們，斬殺二百人。七月，吴曦的軍隊五萬人由保坌、姑蘇等路入侵秦州，承裕、完顔璘率領騎兵一千多人攻擊他們，吴曦軍隊大敗，追擊逃兵四十里。吴曦的另一支軍隊一萬人入侵來遠鎮，术虎高琪擊破了它。

青宜可者，吐蕃之種也。宋取河、湟，夏取河西四郡，部落散處西鄙。其魯黎族帥曰冷京，據古疊州，有四十三族、十四城、三十餘萬户，東鄰宕昌，北接臨洮、積石，南行十日至笋竹大山，蓋蠻境也，西行四十日至河外，俗不論道里而以日計之云。冷京卒，子耳骨延嗣，宋不能制，縻以官爵。傳六世至青宜可，尤勁勇得衆，以宋政令不常，有改事中

青宜可是吐蕃族後裔。宋朝攻取河州、湟州，夏國攻取河西四郡，部落離散居處於西部邊地。其中魯黎族首領叫冷京，占據古時的疊州，擁有四十三族、十四座城、百姓三十多萬户，東部鄰接宕昌，北邊連接臨洮、積石，向南走十天到笋竹大山，都是蠻夷的疆界。向西走四十天到達黄河以外，當地風俗行路不計里程而以天數計算。冷京死後，他的兒子耳骨延繼位，宋朝不能控制，用官職爵位來維係牽制。傳位六代到青宜可，尤其剛勁勇猛得人心，認爲宋朝政令不穩

國之意。曹佛留為洮州刺史。佛留材武有智策，能結諸羌。青宜可畏慕佛留，以父呼之，請舉國内附，朝廷以宋有盟不許，厚賜金帛以撫之。明昌間，屬羌已彪殺郡佐反，是時綱為奉御，奉詔與曹佛留計事，因召青宜可會兵擊破已彪。曹佛留遷同知臨洮尹，兼洮州刺史，子普賢為洮州管内巡檢使。綱屢以事至洮，佛留每謂綱言青宜可願内屬，出其至情，綱輒奏之，上終不納。

定，有反過來事奉中原大國的意願。曹佛留任洮州刺史。曹佛留有武功有智謀，能結交各部羌民。青宜可敬畏仰慕曹佛留，稱呼他爲父親，請求率領全國歸附，朝廷因爲與宋朝有盟約，不准許，賜給大量金銀綢帛來安撫他。明昌年間，洮州所屬的羌民已彪殺害了州郡副長官反叛，這時完顏綱爲奉御，奉聖旨與曹佛留商議事務，於是召集青宜可會合兵力擊破已彪。曹佛留遷官爲同知臨洮尹，兼任洮州刺史，兒子曹普賢爲洮州管内巡檢使。完顏綱多次因事務到洮州，曹佛留每每對完顏綱說青宜可願意歸順，出自他的真情，完顏綱就向朝廷奏報，皇帝始終不接納。

及綱部署陝西，上密敕經略西事。於是，曹佛留已死，普賢為懷羌巡檢使。綱至洮，馳召普賢攝同知洮州事。普賢傳箭入羌中，青宜可大喜，率諸部長，籍其境土人民，詣綱請内屬。綱奏其事，上以青宜可為疊州副都總管，加廣威將軍。詔青宜可曰：“卿統有部人，世為雄長，嚮風慕義，背僞歸朝，願效純誠，恒輸忠力。緬懷嘉矚，式厚褒旌。覽卿進上所受僞牌，朝廷之馭諸蕃固無此例，欲使卿有以鎮撫部族增重觀望，是以特加改命，賜金牌一、銀牌二，到可祗承，服我新恩，永為藩衛。”曹普賢真授同知洮州事，綱遷拱衛直都指揮使，遷三階，安撫、都大提舉如故。以商州刺史烏古論兖州領、曹普賢押領、青宜可勾當。詔曰：“完顏綱，初行時汝未知朝廷有青宜可之事，獨言可以招撫，必獲其用，既而果來效順。今汝勿以青宜可兵勢重大，卑屈失體，亦勿以蕃部而藐視之。”

到完顏綱部署陝西軍務時，皇上秘密降詔命令他經營料理西部邊境事務。這時曹佛留已經死去，曹普賢爲懷羌巡檢使。完顏綱到洮州，派人馳馬急召曹普賢，命令他代理同知洮州事。曹普賢傳令箭入羌人部族中，青宜可大喜，率領各部族首領，統計他境土内的人民，拜見完顏綱請求歸附。完顏綱奏報這件事，皇帝任命青宜可爲疊州副都總管，加授廣威將軍。頒降詔書給青宜可說：“你統領部族百姓，世世代代爲英武的酋長。趨向風化，仰慕正義，背棄僞命，歸附本朝，願意奉獻真誠，永遠效忠盡力。我緬懷你的先祖，欣喜地看到你的忠心，特重加褒揚旌賞。看見你進獻的領受僞命的銀牌，朝廷駕馭各個蕃夷部族本來没有這一先例，要使你有威望鎮撫部族，因此特別予以改命，賜給你金牌一面、銀牌二面，命令一到就可承受，仰服本朝新的恩命，永遠爲我朝藩衛之國。”曹普賢正式任命爲同知洮州事，完顏綱遷任拱衛直都指揮使，升官資三階，仍舊爲陝西安撫使、都大提舉軍馬事。派商州刺史烏古論兖州統領羌兵，曹普賢押領、青宜可管理羌兵。降詔書說：“完顏綱，開始去時你不知道朝廷有青宜可的事，獨自說可以招安，一定可以獲得他的效用，不久果然前來歸順效力。現在你不要因爲青宜可兵多勢力大，就卑躬屈節喪失事體，也不要因爲他是蕃夷部族，就藐視他。”

九月，詔安慰陝西，略曰：“京兆、鳳翔、臨洮三路，應被宋兵逼

九月，下詔書安撫陝西，大略說：“京兆、鳳翔、臨洮三路，凡是被宋兵威逼脅迫，背棄國

脅，背國從僞，或没落外境，若能自歸者，官吏依舊勾當，百姓各令復業，元抛地土依數給付。及受宋人旗榜結構等，或值驚擾因而避役逃亡，未發覺者，許令所在官司陳首，并行釋免，更不追究，軍前可用之人隨宜任使。限外不首，復罪如初。”

家，曲從僞命，或是流落在外地的，如果能够自動歸來，官吏依舊任職，百姓各自恢復本業，原來抛下的田土依原數還給。至於接受宋朝人旌旗榜文告示等，或是碰上驚擾，因而躲避兵役逃亡，没有被發覺的人，允許他們在所管轄官府自首，一律釋放免罪，更不追究，可在軍前效力的人隨事宜任用。期限内不自首的人，再像從前一樣定罪。”

宋程松遣别將曲昌世襲方山原，自率兵數萬分道襲和尚原、西山寨、龍門等關。是日，大霧四塞，既又暴雨，和尚原、西山寨、龍門關戍兵不知宋兵來，松遂據之。蒲察貞遣行軍副統裴滿阿里、同知隴州事完顏孛論以兵千人伏方山原下，萬户奥屯撒合門、美原縣令术虎合沓别將壯士五百，取間道潜登，出宋兵上，自高而下，宋兵大駭，伏兵合擊，遂破之。貞乃分遣术虎合沓、部將完顏出軍奴率兵千人出黄兒谷取和尚原，同知會州事女奚列南家、押軍猛安粘割撒改率兵千人出大寧谷取西山寨，貞自以兵七百由中路取龍門等關。程松已焚閣道，貞且修道、且進兵，至小關，松將楊廷據險注射，貞不得前，令行軍副統裴滿阿里爲疑兵，潜遣猛安胡信率甲士五十人繞出其後，反擊之，宋兵大亂，遂斬廷于陣。宋兵走二里關，復敗。宋將彭統領宋兵走龍門，追擊大破之。合沓乘夜潜登和尚原絶頂，宋人驚以爲神，皆散走，破其衆二千，生獲數十人。南家斬木開道以登西山，再與宋兵遇，皆敗之，遂盡復故地。

宋朝程松派遣别將曲昌世襲擊方山原，自己率領士兵幾萬人分路襲擊和尚原、西山寨、龍門等關隘。這天，濃霧四處瀰漫，不久又下起了暴雨，和尚原、西山寨、龍門關守軍不知道宋軍來了，程松就占據了這些關口。蒲察貞派遣行軍副統裴滿阿里、同知隴州事完顏孛論率兵一千人埋伏在方山原下面，萬户奥屯撒合門、美原縣令术虎合沓另外率領壯士五百人，從小路秘密登山，出現在宋軍的上面，從高處向下攻擊，宋軍大爲驚慌，山下的伏兵夾擊，就攻破了宋兵。蒲察貞又分别派遣术虎合沓、部將完顏出軍奴率領一千士兵出黄兒谷攻取和尚原，同知會州事女奚列南家、押軍猛安粘割撒改率領士兵一千人出大寧谷攻取西山寨，蒲察貞親自率領士兵七百人由中路攻取龍門等關。程松已經燒毁了棧道，蒲察貞一邊修復棧道，一邊進兵，到達小關，程松部將楊廷占據險要地勢射箭封鎖，蒲察貞不能前進，命令行軍副統裴滿阿里布置疑兵，暗地派遣猛安胡信率領武士五十人繞到宋軍的後面，返過來攻擊他們，宋軍士兵大亂，於是斬殺楊廷於陣前。宋軍奔逃到二里關，又戰敗了。宋軍將官彭統率領軍隊逃往龍門關，金軍追擊攻破他們。术虎合沓趁夜晚悄悄登上和尚原頂部，宋軍士兵驚恐以爲是神兵，都潰散逃走，又攻破宋軍二千人，活捉幾十人。女奚列南家砍伐樹木開闢道路登上西山，兩次與宋軍相遇，都擊敗了他們，於是完全收復了原來的土地。

宋吴曦將馮興、楊雄、李珪以步騎八千人入赤谷，將寇秦州。承裕、完顏璘、河州防禦使蒲察秉鉉逆擊，破之。宋步兵趨西山，騎兵走赤

宋朝吴曦部將馮興、楊雄、李珪率領步兵、騎兵八千人進軍赤谷，將入侵秦州。承裕、完顏璘、河州防禦使蒲察秉鉉迎面出擊，攻破了他們。宋軍步兵奔往西山，騎兵逃向赤谷。承裕分

谷。承裕分兵躡宋步兵，宋步兵據山搏戰，部將唐括按答海率二百騎馳擊之，甲士蒙葛挺身先入其陣，衆乘之，宋步兵大潰，殺數百人，追者至皂郊城，斬首二千級。猛安把添奴追宋騎兵，殺千餘人，馮興僅以身免，楊雄、李珪皆爲金軍所殺。十月，綱以蕃、漢步騎一萬出臨潭，充以關中兵一萬出陳倉，蒲察貞以岐、隴兵一萬出成紀，石抹仲温以隴右步騎五千出鹽川，完顏璘以本部兵五千出來遠。

兵跟踪追擊宋軍步兵，宋軍步兵占據山頭奮戰，金軍部將唐括按答海率領二百騎兵奔馳衝擊，甲士蒙葛挺身先衝入宋軍陣地，其餘士兵乘勢攻擊，宋軍步兵潰散，殺死幾百人，追兵到皂郊城，斬殺二千人。猛安把添奴追擊宋軍騎兵，殺死一千多人，馮興僅僅以隻身幸免，楊雄、李珪都被金軍斬殺。十月，完顏綱率領蕃、漢族步兵騎兵一萬人出臨潭，完顏充率領關中兵一萬人出陳倉，蒲察貞率領岐州、隴州兵一萬人出成紀，石抹仲温率領隴右步兵騎兵五千人出鹽川，完顏璘率領本部兵五千人出來遠。

初，吴玠、吴璘俱爲宋大將，兄弟父子相繼守西土，得梁、益間士衆心。璘孫曦，太尉、昭武軍節度使、成都潼川府夔利等州路宣撫副使。泰和六年出兵興元，有窺關、隴之志，誘募邊民爲盜，遣諜以利餌鳳翔卒温昌，結三虞候軍爲内應。昌詣府上變，曦遣諸將出秦、隴間，與綱等諸軍相拒。上聞韓侂胄忌曦威名，可以間誘致之，梁、益居宋上游，可以得志于宋。封曦蜀國王，鑄印賜詔，詔綱經略之。其賜曦詔曰：

最初，吴玠、吴璘都是宋朝大將，兄弟父子先後守衛西部邊土，深得梁州、益州之間士兵百姓的歡迎。吴璘的孫子吴曦，擔任太尉、昭武軍節度使、成都潼川府夔利等州路宣撫副使。泰和六年出兵興元府，有窺視關中、隴西的志向，引誘招募邊地百姓爲盜賊，派遣探子用利益引誘鳳翔府士兵温昌，交結三虞候軍爲内應。温昌到官府密告變故，吴曦派遣各個將官出秦、隴之間，與完顏綱的各路軍隊相對抗。皇上聽説韓侂胄猜忌吴曦的威名，認爲可以用離間計誘惑他來歸順，梁州、益州處於宋朝上游，獲取了它，滅宋的志向可以得逞。封吴曦爲蜀國王，鑄造璽印，頒賜詔書，降詔命令完顏綱經辦此事。皇帝賜予吴曦的詔書説：

> 宋自佶、桓失守，構竄江表，僭稱位號，偷生吴會。時則乃祖武安公玠捍禦兩川，洎武順王璘，嗣有大勛。固宜世胙大帥，遂荒西土，長爲藩輔，誓以河山，後裔縱有欒黶之汰，猶當十世宥之。然威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自古如此，非止于今。卿家專制蜀漢，積有歲年，猜嫌既萌，進退維谷，代之而不受，召之而不赴，君臣之義已同路人，譬之破桐之葉不可以復合，騎虎之勢不可以

> 宋朝自趙佶、趙桓失去國土，趙構逃竄到江南，竊位僭稱帝號，苟且偷生於吴越會稽之地。當時你的祖父武安公吴玠捍衛守禦兩川，到武順王吴璘，接續有大功勛。本來應當世世代代封爲大元帥，占據西邊土地，永久爲藩衛輔佐之國，以山川河流起誓，後世子孫縱然有像欒黶這樣的罪人，十代之内也應當寬恕他。但是武功謀略震撼主上的人自身危急，功勛蓋過天下的人得不到賞賜，自古以來就是如此，不衹是今天纔這樣。你家專權控制蜀漢，已經很有些年歲了，猜忌嫌隙一旦萌生，進退就都很困難了。派人來代替而不接受，召赴朝而不前

中下矣。此事流傳，稔於朕聽，每一思之未嘗不當饋嘆息，而卿猶偃然自安。且卿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飛之威名戰功暴于南北，一旦見忌，遂被叁夷之誅，可不畏哉！故智者順時而動，明者因機而發。與其負高世之勛見疑于人，惴惴然常懼不得保其首領，曷若順時因機，轉禍為福，建萬世不朽之業哉！今趙擴昏孱，受制强臣，比年以來頓違誓約，增屯軍馬，招納叛亡。朕以生靈之故，未欲遽行討伐，姑遣有司移文，復因來使宣諭，而乃不顧道理，愈肆憑陵，虔劉我邊陲，攻剽我城邑。是以忠臣扼腕，義士痛心，家與為仇，人百其勇，失道至此，雖欲不亡得乎？朕已分命虎臣，臨江問罪，長驅并騖，飛渡有期，此正豪傑分功之秋也。卿以英偉之姿，處危疑之地，必能深識天命，洞見事機，若按兵閉境不為異同，使我師并力巢穴而無西顧之虞，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册，一依皇統册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為犄角，則旌麾所指盡以相付。天日在上，朕不食言。今送金寶一鈕，至可領也。

往，君臣之間的情義已經如同行路人，譬如破敗了的桐樹葉不可以再合攏，騎在虎背上，勢必不可以中途而下。這件事流傳已廣，我已經聽得很熟了，每一次想到此，未嘗不面對着食物嘆息，但是你還晏然自以爲安適。况且你自己估量，輔佐贊助的功勞，你與岳飛哪一個更大？岳飛的威名戰功顯揚於南北，一旦被猜忌，就遭受滅三族的誅戮，難道可以不畏懼嗎？因此有智慧的人順應天時而動，聰明的人乘着機運而起。與其擁有高過天下人的功勛而被人猜疑，經常惶惶然恐懼不能保全自己的頭顱，爲什麽不順從天時、乘着機運，將禍患轉變爲福氣，建立起萬世不朽的功業呢！現今趙擴昏庸孱弱，受强横大臣牽制，近年以來驟然違背誓約，增添屯集軍馬，招納叛降逃亡之人。我因爲百姓的緣故，不想匆忙進行討伐，姑且派遣有關部門行移文書，又趁使者前來宣告曉諭，而他居然不顧天道事理，更加放肆地侵凌，劫掠我國的邊疆，攻奪我國的城市。因此忠臣扼腕憤怒，義士痛心疾首，家家與之爲仇，人人百倍其勇。他喪失天道到這種地步，雖然不想要它滅亡，能够嗎？朕已經分别命令武將，瀕臨長江邊問罪，長驅并馳，飛渡大江有日。這時正是英雄豪傑平分功勞的時刻。你以英武雄偉的資質，處於危險疑難的地步，必定能深刻認識天命，洞察事情機宜，如果按兵不出、封鎖邊境，不與大金國離異，使我朝軍隊能全力摧毁他的巢穴而没有向西顧望的憂慮，那麽全部蜀中的土地，原來就是你所據有，應當加以册封，一律按照皇統年間册封趙構的先例行事。如果再能够順江流而東下，輔助我國，作爲犄角夾擊的形勢，那麽你的軍旗所指向的地方，就全數交付給你。皇天白日在上，我不會説話不算數。現今送上金印一枚，送到就可以領受。

綱次臨江被詔，進至水洛，訪得曦族人端，署為水洛城巡檢使，遣持

完顏綱駐扎在臨江接受詔令，進軍到水洛城，尋訪得吴曦同族人吴端，任命爲水洛城巡檢

詔間行諭曦。曦得詔意動，程松尚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以蔽匿其事。松兵既敗，曦乃遣掌管機宜文字姚圓與端奉表送款。綱遣前京兆府録事張仔會吴曦于興州之置口，曦言歸心朝廷無他，張仔請以告身為報，曦盡出以付之，仍獻階州。朝廷以曦初附，恃中國為援，欲先取襄陽以為蜀漢屏蔽，乃詔右副元帥匡先攻襄陽，詔略曰："陝西一面雖下四州，吴曦之降朕所經略。自大軍出境，惟卿所部力戰為多，方之前人無所愧謝。今南伐之事責成卿等，區區俘獲不足羡慕，果能為國建功，豈止一身榮寵，後世子孫亦保富貴。"匡得詔，乃移兵趨襄陽。十二月，曦遣果州團練使郭澄、仙人關使任辛奉表及蜀地圖志、吴氏譜牒來上。

使，派遣他携帶詔書秘密前往告諭吴曦。吴曦得到詔書心意動摇，這時程松還在興元府，他不敢起事，謊報説已用杖刑殺了吴端，來隱瞞這件事。程松軍隊戰敗後，吴曦就派遣掌管機宜文字姚圓與吴端奉上章表以表示投誠之意。完顏綱派遣前任京兆府録事張仔到興州的置口會見吴曦，吴曦稱歸順朝廷没有其他意圖，張仔請用宋朝給吴曦的任命文書回報，吴曦全數拿出來交給他，并獻出階州。朝廷因爲吴曦纔歸附，依仗中原大國爲後援，想要先攻取襄陽作爲蜀漢的屏障，於是降詔命令右副元帥完顏匡先攻取襄陽，詔書大略説："陝西方面雖然攻取了四個州，吴曦的歸降却是我所經營的。自從大軍出國境以來，惟有你所統領的軍隊奮力作戰最多，比之前人毫不慚愧遜色。現在討伐南方的事委托給你們，務必要成功，區區數量的俘獲不足以羡慕，果真能爲國家建立功業，哪裹衹是自身榮耀寵幸，後代子孫也將保有富貴。"完顏匡得到詔令，就調兵直趨襄陽。十二月，吴曦派遣果州團練使郭澄、仙人關使任辛捧降表及蜀國地圖志、吴氏家譜來獻上。

七年正月，召綱赴京師，以為陝西宣撫副使，進三階。還軍，吴曦遣郭澄進《謝恩表》、《誓表》、《賀全蜀歸附表》三表，親王百官稱賀，朝廷以詔答之，并賜誓詔。郭澄朝辭，諭澄曰："汝主效順，以全蜀歸附，朕甚嘉之。然立國日淺，恐宋兵侵軼，人心不安，凡有當行事務已委宣撫完顏綱移文計議。或有緊急，即差人就去講究。大定間，汝主嘗以事入覲，今亦多歲，朕嘉汝主之義，懷想不忘，欲得其繪像，如見其面。今已遣使封册，俟回日附進。可以此意歸諭汝主。"詔以同知臨洮府事术虎高琪為封册使，翰林直學士喬宇副之。詔高琪曰："卿以邊面宣力，加之讀書，蜀人識卿威名，勿以財賄動心，失大國體。檢制隨去奉職，勿有違枉生

七年正月，召完顏綱返還京城，任命爲陝西宣撫副使。增進官資三階。回到軍中，吴曦派遣郭澄進獻《謝恩表》、《誓表》、《賀全蜀歸附表》三道表章，親王、百官祝賀，朝廷下詔書回報，并賜給誓約詔書。郭澄上殿辭别，皇上告訴郭澄説："你的主人效忠投誠，以蜀國的全部土地歸附朝廷，我非常贊賞他。但是建立國家的時間很短，恐怕宋朝軍隊侵犯，人心不安定，凡是有應當辦理的事務已經委派宣撫使完顏綱行移文書商議。或者有緊急事務，就派人前往商量。大定年間，你的主人曾經因事入朝觀見，現在已經有很多年了，我欣賞你主人的仁義，想念而不能忘懷，想要得到他的畫像，見到畫像如同見到他的容貌。現在已派遣了使者前去册封，等到回朝時就附帶進獻。可將這一意願回去告訴你的主人。"降詔委派同知臨洮府事术虎高琪爲封册使，翰林直學士喬宇爲副使，下詔書給术虎高琪説："你因爲在邊境效力，加以讀書學習，所以蜀地的人

事。”

都知道你的威名，不要受財寶禮物的誘惑而動心，喪失大國的體統。檢查制約隨同前往的奉職官的行爲，不要違背詔令妄自生事。”

頃之，宋安丙殺吴曦。上聞曦死，遣使責綱，詔曰：“曦之降，自當進據仙人關，以制蜀命，且為曦重。既不據關，復撤兵，使丙無所憚，是宜有今日也。”於是，詔贈曦太師，命德順州刺史完顏思忠招魂葬于水洛縣，以曦族兄端之子為曦後。詔諭陝西軍士，略曰：“汝等爰自去冬，出疆用命，擐披甲胄，冒涉艱險，直取山外數州，比之他軍實有勤效。界外屯駐日久，負勞苦，恩賞未行，有司申奏不明，以致如此。朕已令增給賞物，以酬爾勞。惟是餘賊未殄，猶須經略。眷我師徒，久役未解，深懷憫念，寤寐弗忘。汝等益思體國之忠，奮敵愾之勇，協心畢力，建立功勛。高爵厚禄，朕所不吝。”宋人復陷階州、西和州，綱至鳳翔，詔徹五州之兵退保要害，五州之民願徙内地者厚撫集之。以近侍局直長為四川安慰使。蒲察貞撤黄牛戍，宋安丙乘之，連兵來襲，遂陷散關，鞏州鈐轄兀顏阿失死之。詔奪綱官一階，降兵部侍郎，權宣撫副使。遣户部侍郎尼厖古懷忠按治綱以下將吏。懷忠未至陝西，綱、貞遣兵潛自昆谷西山養馬澗入，四面攻之，復取散關，斬宋將張統領、于團練。綱遣使奏捷，詔書獎諭，貞等釋不問。

不久，宋人安丙殺死吴曦。皇上聽説吴曦死了，派遣使臣責備完顏綱，詔書説：“吴曦歸降時，本來應當進軍占據仙人關，以控制蜀地命脉，并且增重吴曦力量。你既不占據險關，又撤回軍隊，使安丙無所忌憚，這就自然有今天的事。”於是，降詔贈吴曦爲太師，命令德順州刺史完顏思忠招亡魂安葬於水洛縣，以吴曦堂兄吴端的兒子爲吴曦的後代。降詔書告諭陝西軍士，大略説：“你們這些軍士自去年冬天開始，出國土執行命令，披挂鎧甲，冒着危難，跋涉艱險，直接攻取了山外幾個州縣，與其他軍隊相比較，確實具有勤勞功效。你們在邊界以外屯駐的時間很久，遭受勞苦，而恩命賞賜没有施行，這是官司奏報不明確，以至於這樣。我已命令增加賞賜物品，以酬賞你們的功勞。祇是殘餘的賊寇没有殲滅，還需要經營料理。眷念我們軍中的士兵，長久地服役而未能解除，深深懷有憐憫之意，日夜不能忘記。你們這些士兵要更加深思體察國家的忠心，奮發同仇敵愾的勇氣，同心盡力，建立功勛。賞賜給高官厚禄，我是不會吝惜的。”宋軍重新攻陷階州、西和州，完顏綱到鳳翔，降詔命令撤退五個州的軍隊，退守保衛要害之處，五個州的百姓願意遷移到内地的，優厚地加以安撫招集。派近侍局直長擔任四川安慰使。蒲察貞撤走了黄牛戍守軍，宋朝的安丙趁此機會，集中兵力攻擊，於是攻陷了散關，鞏州鈐轄兀顏阿失戰死。降詔削奪完顏綱一級官資，降爲兵部侍郎，權宣撫副使。派遣户部侍郎尼厖古懷忠前來按問追究完顏綱以下的將官。尼厖古懷忠還没有到陝西，完顏綱、蒲察貞派兵秘密地從昆谷西山養馬澗潛入，四面圍攻，重新攻取了散關，斬殺宋朝將官張統領、于團練。完顏綱派遣使者禀奏捷報，下詔書獎勵。蒲察貞等人予以赦免不再追究。

八年，宋獻韓侂胄、蘇師旦首，詔以陝西關隘還之，宋罷兵。綱還京

八年，宋朝獻韓侂胄、蘇師旦首級，降詔命令將陝西關口要塞賜還他們，宋朝停戰。完顏綱

師。是歲，章宗崩，衛紹王即位，除陝西路按察使，累官尚書左丞。至寧元年，綱行省事于縉山，徒單鎰使人謂綱曰："高琪駐兵縉山甚得人心，士皆思奮，與其行省親往，不若益兵為便。"綱不聽。徒單鎰復使人止之曰："高琪措畫已定，彼之功即行省之功。"綱不從。綱至縉山遂大敗。

返回京城。這一年，章宗駕崩，衛紹王即位，任命他爲陝西路按察使，多次遷官至尚書左丞。至寧元年，完顏綱到縉山行尚書省事，徒單鎰派人告訴完顏綱說："术虎高琪駐軍在縉山，很得人心，將士們都想奮擊作戰，與其行省親自前往，不如增添兵力爲便利。"完顏綱不聽，徒單鎰又派人勸止他說："术虎高琪措置籌劃已經確定了，他的功勞就是行省的功勞。"完顏綱仍不聽從。完顏綱到縉山就大敗。

胡沙虎斬關入中都，遷衛紹王于衛邸，命綱子安和作家書，使親信人召綱。綱至，囚之憫忠寺，明日，押至市中，使張霖卿數以失四川、敗縉山之事，殺之。貞祐四年，綱子權復州刺史安和上書訟父冤，略曰："先臣綱在章宗時，招懷西羌青宜可等十八部族，取宋五州，吳曦以全蜀歸朝。胡沙虎無故見殺，奪其官爵。"詔下尚書省議："謹按元年詔書云，胡沙虎屢害良將，正謂綱輩也。"乃追復尚書左丞。弟定奴。

胡沙虎破關進入中都，將衛紹王遷移到衛王府邸，命令完顏綱的兒子安和撰寫家信，派親信的人宣召完顏綱回京城。完顏綱到京城，被囚禁在憫忠寺，第二天押到街市上，派張霖卿列舉他喪失四川、兵敗縉山的事，殺了他。貞祐四年，完顏綱的兒子權復州刺史完顏安和上書訴訟父親的冤屈，大略說："故臣完顏綱在章宗時，招撫西羌人青宜可等十八個部族，攻取宋朝五個州，吳曦以全部蜀中的土地歸附朝廷。胡沙虎毫無理由殺了他，奪了他的官爵。"皇上降詔命令尚書省審議："謹按貞祐元年詔書說，胡沙虎多次殺害良將，正說的是完顏綱等人。"於是恢復他的尚書左丞的官職。他的弟弟是完顏定奴。

完顏定奴

定奴與兄綱俱知名，充護衛，除平涼府判官，累官同知真定府。從平章政事僕散揆伐宋，加平南虎威將軍。兵罷，遷河南東路副統軍，三遷武勝軍節度使，入為右副點檢。大安二年，遷元帥右都監，救西京，改震武軍節度使。元帥奧屯襄敗績，定奴坐失期及不以軍敗實奏，降河州防禦使。遷鎮西軍節度使、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宣宗即位，改知歸德府。貞祐二年，改知河南府，兼河南副統軍。尋遷河南統軍使，兼昌武軍節度使，請內外五品以上舉能幹之士充河北州縣官。改簽樞密院事、殿前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復為簽樞密院事、行院事，兼知歸德府事，改

完顏定奴與兄長完顏綱都知名於當時，充護衛官，任命爲平涼府判官，多次任官至同知真定府。跟從平章政事僕散揆討伐宋朝，加平南虎威將軍。戰爭停止，升任河南東路副統軍，三次升官至武勝軍節度使，召入朝爲右副點檢。大安二年，升任元帥右都監，援救西京，改任震武軍節度使。元帥奧屯襄大敗，完顏定奴因爲誤了軍期以及不將軍隊失敗的實情稟奏朝廷而獲罪，降職爲河州防禦使。升鎮西軍節度使、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宣宗即位，改官知歸德府。貞祐二年，改官知河南府，兼任河南副統軍。不久升爲河南統軍使，兼任昌武軍節度使，奏請命令五品以上的內外官員舉薦能幹的人士充當河北州縣官。改任簽樞密院事、殿前都點檢，兼任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又擔任簽書樞密院事、行樞密院事，兼知歸德府事，改官兼任武寧軍節度使，到徐州行樞

兼武寧軍節度使，行院于徐州。召為刑部尚書、參知政事。興定三年，薨。

密院事。召入朝爲刑部尚書、參知政事。興定三年，去世。

贊曰：章宗伐宋之役，三易主帥，兵家所忌也，宋不知乘此以為功，猶曰有人焉？韓侂胄心强智疏，蘇師旦謀淺任大，函首燕、薊，南北皆曰賊臣，何哉？完顏匡、完顏綱皆泰和終功之臣，然匡隳忠于大安，綱罔難于至寧，富貴之惑人乃如此邪！

贊曰：章宗討伐宋朝的戰役，三次更換主帥，這是兵家所忌諱的，宋朝不知道乘此機會建立功績，還稱爲有人才嗎？韓侂胄心高氣盛而智力疏陋，蘇師旦謀略浮淺而職任重大，首級被盛在木匣中傳送到燕、薊之地，南方北方都稱爲奸臣賊人，這是什麼原因呢？完顏匡、完顏綱都是泰和年間始終有功勞的大臣，但是完顏匡在大安時喪失忠誠，完顏綱在至寧時遭受禍難，榮華富貴迷惑人心居然像這樣啊！

金史卷九十九

列傳第三十七

徒單鎰　賈鉉　孫鐸　孫即康　李革

徒單鎰

徒單鎰本名按出，上京路速速保子猛安人。父烏輦，北京副留守。鎰穎悟絶倫，甫七歲，習女直字。大定四年，詔以女直字譯書籍。五年，翰林侍講學士徒單子温進所譯《貞觀政要》、《白氏策林》等書。六年，復進《史記》、《西漢書》，詔頒行之。九年選諸路學生三十餘人，令編修官温迪罕締達教以古書，習作詩、策。鎰在選中，最精詣，遂通契丹大小字及漢字，該習經史。久之，樞密使完顏思敬請教女直人舉進士，下尚書省議，奏曰："初立女直進士科，且免鄉、府兩試，其禮部試、廷試，止對策一道，限字五百以上成。在都設國子學，諸路設府學，并以新進士充教授，士民子弟願學者聽。歲久，學者當自衆，即同漢人進士三年一試。"從之。十三年八月，詔策女直進士，問以求賢爲治之道。侍御史完顏蒲涅、太常博士李晏、應奉翰林文字阿不罕德甫、移剌傑、中都路都轉運副使奚蹭考試，鎰等二十七人及第。鎰授兩官，餘授一官，上三人爲中都路教授，四名以下除各路教授。

徒單鎰本名按出，是上京路速速保子猛安人。父親徒單烏輦，爲北京副留守。徒單鎰自小聰明機敏超過同輩人，剛七歲就學習女真文字。大定四年，降詔命令用女真文字翻譯書籍。五年，翰林侍講學士徒單子温進獻他所翻譯的《貞觀政要》、《白氏策林》等書。六年，又進獻《史記》、《西漢書》，皇上詔令頒印通行。九年挑選各路學生三十幾人，命令編修官温迪罕締達用古書教育他們，學習作詩、策論。徒單鎰被選中，學藝最精湛，於是精通契丹大小字及漢文字，廣博地學習經、史。過了很久，樞密使完顏思敬奏請教女真人參加進士考試，降詔下尚書省商議，奏報説："開初設立女真進士科，暫且免去鄉、府兩次考試，在禮部試、廷試時，衹考對策一道，限定字數五百字以上成文。在京城設立國子學，各路設府學，一律以新考中的進士充任教授，官民百姓子弟願意學習的聽便。時間既久，學習的人自然就多了，再同漢人考進士一樣，三年考試一次。"詔令同意。十三年八月，降詔命令用策論考試女真人進士，以訪求賢人治理國家的道理作爲策問題目。侍御史完顏蒲涅、太常博士李晏、應奉翰林文字阿不罕德甫、移剌傑、中都路都轉運副使奚蹭主持考試，徒單鎰等二十七人中第。徒單鎰授予官資兩階，其餘的人授予官資一階，前三人爲中都路教授，第四名以下任命爲各路教授。

十五年，詔譯諸經，著作佐郎温

十五年，詔令翻譯各種經籍，著作佐郎温迪

迪罕締達、編修官宗璧、尚書省譯史阿魯、吏部令史楊克忠譯解，翰林修撰移剌傑、應奉翰林文字移剌履講究其義。鎰自中都路教授選為國子助教。左丞相紇石烈良弼嘗到學中與鎰談論，深加禮敬。丁母憂，起復國史院編修官。世宗嘗問太尉完顏守道曰："徒單鎰何如人也?"守道對曰："有材力，可任政事。"上曰："然，當以劇任處之。"又曰："鎰容止温雅，其心平易。"久之，兼修起居注，累遷翰林待制，兼右司員外郎。獻《漢光武中興賦》，世宗大悦曰："不設此科，安得此人。"

章宗即位，遷左諫議大夫，兼吏部侍郎。明昌元年，為御史中丞。無何，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鎰言："人生有欲，不限以制則侈心無極。今承平日久，當慎行此道，以為經久之治。"章宗鋭意于治平，鎰上書，其略曰："臣竊觀唐、虞之書，其臣之進言於君曰'戒哉'，'懋哉'，曰'吁'，曰'都'。既陳其戒，復導其美。君之為治也，必曰'稽于衆，舍己從人'。既能聽之，又能行之，又從而興起之。君臣上下之間相與如此。陛下繼興隆之運，撫太平之基，誠宜稽古崇德，留意於此，無因物以好惡喜怒，無以好惡喜怒輕忽小善，不恤人言。夫上下之情有通塞，天地之運有否泰，唐陸贄嘗陳隔塞之九弊，上有其六，下有其三。陛下能慎其六，為臣子者敢不慎其三哉。上下之情既通，則大綱舉而群目張矣。"進尚書右丞，修史如故。

罕締達、編修官宗璧、尚書省譯史阿魯、吏部令史楊克忠翻譯經解，翰林修撰移剌傑、應奉翰林文字移剌履講求探究義理。徒單鎰從中都路教授選爲國子學助教。左丞相紇石烈良弼曾經到學校中與徒單鎰談論，對他極爲有禮尊敬。爲母親守喪，喪期未滿起用爲國史院編修官。世宗曾經問太尉完顏守道説："徒單鎰是什麽樣的人?"完顏守道回答説："有才幹魄力，可任命以政事。"皇上説："是這樣，我要把繁難政事交付給他。"又説道："徒單鎰容貌舉止温文爾雅，他的心思平和通達。"過了很久，兼修起居注，多次升遷至翰林待制，兼右司員外郎。進獻《漢光武中興賦》，世宗非常高興，説："不開設女真進士科，怎麽能得到這個人呢?"

章宗即位，遷左諫議大夫，兼任吏部侍郎。明昌元年，爲御史中丞。不久，拜爲參知政事，兼修國史。徒單鎰進言説："人生來就有欲望，不以制度來限定，那麽奢侈之心會没有極限。現在承襲太平的時間很久了，應當審慎地推行限制人欲的政治措施，以達到長久的安定。"章宗急切致力於國家的治理平定，徒單鎰上書，大略説："臣私下觀覽唐堯、虞舜時的書，他的大臣向君主進言，説'戒慎啊'，'勤勉啊'，呼爲'吁'，稱作'都'。既已陳述他們的告誡，又引導國君的美德。君主治理國家，一定要説'考察於衆人，捨棄自己的成見而順從他人'。既能聽從大臣之言，又能實行，又從而使他們振作勃興。君臣上下之間像這樣親密。陛下繼承使王業興盛的天運，擁有安享太平的基業，理應考察古代聖賢的業績，尊崇他們的德行，留意於采納臣下之言。不要因爲外物而有好惡喜怒之心，不要因爲有好惡喜怒之心而輕視忽略微小的善行，不體察衆人的言論。上下之間的實情有通達有堵塞，天地的運行有順利有不順暢，唐朝的陸贄曾經陳述上下之情隔閡堵塞的九種弊病，君主有其中六種，臣下有其中三種。陛下能小心戒備那六種弊病，做臣子的敢不小心戒備另外三種弊病嗎?上下之間的真情既然已經通暢，那就像網的大綱，一旦舉起，所有的目就自然張開了。"進

三年，罷為橫海軍節度使，改定武軍節度使，知平陽府事。先是，鄭王永蹈判定武軍，鎬王永中判平陽府，相繼得罪，連引者衆，上疑其有黨，或命節度定武，繼又知平陽焉。改西京留守。承安三年，改上京留守。五年，上問宰臣："徒單鎰與宗浩孰優?"平章政事張萬公對曰："皆才能之士，鎰似優者，鎰有執守，宗浩多數耳。"上曰："何謂多數?"萬公曰："宗浩微似趨合。"上曰："卿言是也。"頃之，鎰拜平章政事，封濟國公。

淑妃李氏擅寵，兄弟恣横，朝臣往往出入其門。是時烈風昏曀連日，詔問變異之由。鎰上疏，略曰："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父義、母慈、兄友、弟敬、子孝謂之五德。今五常不立，五德不興，縉紳學古之士棄禮義，忘廉耻，細民違道畔義，迷不知返，背毁天常，骨肉相殘，動傷和氣，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宜正薄俗，順人心，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其道，然後和氣普洽，福禄薦臻矣。"因論："為政之術，其急有二。一曰正臣下之心。竊見群下不明禮義，趨利者衆，何以責小民之從化哉。其用人也，德器為上，才美為下，兼之者待以不次，才下行美者次之，雖有才能，行義無取者，抑而下之，則臣下之趨向正矣。其二曰導學者之志。教化之行，興于學校。今學者失其本真，經史雅奥，委而不習，藻飾虚詞，釣取禄利。乞令取士兼問經史故實，使學者皆守經學，不惑於近習之靡，則善矣。"又曰："凡天下之事，叢來者非一端，形似者非一體，法制不能盡，隱於近似，乃生異

位尚書右丞，像過去一樣兼修國史。

三年，罷爲橫海軍節度使，改任定武軍節度使，知平陽府事。在此之前，鄭王完顏永蹈判定武軍，鎬王完顏永中判平陽府，都先後獲罪，牽連的人很多，皇帝懷疑他們有私黨，於是命徒單鎰爲定武軍節度使，接着又知平陽府。改任西京留守。承安三年，改爲上京留守。五年，皇帝問宰相説："徒單鎰與完顏宗浩哪一個更優秀?"平章政事張萬公對答説："他們都是有才幹的人士，徒單鎰好像更優秀，徒單鎰有操守，完顏宗浩多術數。"皇上説："什麽叫多術數?"張萬公説："完顏宗浩近似於趨從附和。"皇上説："你的話是正確的。"不久，徒單鎰拜官平章政事，封爲濟國公。

淑妃李氏專寵，兄弟都横行放縱，朝廷大臣往往出入他們的門下。這時，連日狂風昏暗，降詔詢問産生變異的緣由。徒單鎰上奏疏，大略説："仁愛、道義、禮節、智慧、誠實稱爲五種綱常，父親仁義、母親慈愛、兄長友善、弟弟敬重、兒子孝順，稱爲五種德行。現在五大綱常没有樹立，五種德行没有興起，士大夫學習古代的人背棄了禮義，忘記了廉耻，小民百姓離道叛義，迷失了道路而不知道回頭，背棄毁壞了天理倫常，骨肉互相殘害，他們的行爲傷害了上天和順之氣，這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現在應當糾正浮薄的風俗，使人心和順，父親要有父親的作爲，兒子要有兒子的作爲，丈夫要有丈夫的作爲，妻子要有妻子的作爲，各自遵守自己正確的準則，然後上天的和氣纔會普遍融洽，福氣禄利纔能相繼降臨。"又論述説："治理國家的方法，其中首要急務有兩項。其一是説端正臣下的心志。臣私下見到許多大臣不明瞭禮義，趨附於利益的人衆多，像這樣用什麽來要求小民百姓順從教化呢！皇上在任用人的時候，當以德行爲上，才幹爲下，德才兼備的人以越次升遷的方法對待他，才能低德行美的人次之，雖然有才能，但是德行無所取的人，貶損他并降爲下等，那麽群臣歸趨的方向就正確了。其二是説引導學者的志向。教化的推行，起於學校。現在學者喪失了根

論。孔子曰：‘義者天下之制也。’《記》曰：‘義爲斷之節。’伏望陛下臨制萬機，事有異議，少凝聖慮，尋繹其端，則裁斷有定，而疑可辨矣。”鎰言皆切時弊，上雖納其説，而不能行。

本的真實的東西，經書史籍典雅古奥的知識抛棄不學，修飾辭藻，虚情假意，釣取功名利禄。請詔令官司録取士人的時候兼問經書史籍的故事史實，使讀書人都堅守經學，不被近世靡曼華侈的習俗所迷惑，這就很好了。”又説道：“凡是天下的事，紛紛而來的不是同一件事，外形相似的不是同一實體，法令制度不能全部囊括，隱蔽於近似之中，於是産生了不同的議論。孔子説：‘道義是天下萬物的制約。’《禮記》説：‘道義是决斷的法度。’切望陛下臨御天下，日理萬機，凡是遇到政事有不同意見，稍微集中聖上的思慮，尋求探究它的端緒，那麽裁决時就有定準，而疑惑也可以分辨了。”徒單鎰的話都切中當時的弊端，皇上雖然聽從了他的諫言，然而不能施行。

上問漢高帝、光武優劣。平章政事張萬公對曰：“高祖優甚。”鎰曰：“光武再造漢業，在位三十年，無沈湎冒色之事。高祖惑戚姬，卒至于亂。由是言之，光武優。”上默然。鎰蓋以元妃李氏隆寵過盛，故微諫雲。泰和四年，罷知咸平府。五年，改南京留守。六年，徙知河中府，兼陝西安撫使。

皇上問漢高祖、光武帝的優劣。平章政事張萬公對答説：“高祖優秀得多。”徒單鎰説：“光武帝重新締造漢朝基業，在位三十年，没有沉溺貪圖女色的事。高祖迷惑於戚姬，最終至於禍亂。由此而言，光武皇帝優秀。”皇上默然不語。徒單鎰因爲元妃李氏受寵幸過分，所以委婉進諫。泰和四年，罷相知咸平府。五年，改任南京留守。六年，移官知河中府，兼任陝西安撫使。

僕散揆行省河南、陝西，元帥府雖受揆節制，實顓方面，上思用謀臣制之，由是升宣撫使一品，鎰改知京兆府事，充宣撫使，陝西元帥府并受節制。詔曰：“將帥雖武悍，久歷行陣，而宋人狡獪，亦資算勝。卿之智略，朕所深悉，且股肱舊臣，故有此寄。宜以長策御敵，厲兵撫民，稱朕意焉。”鎰言：“初置急遞鋪本爲轉送文牒，今一切乘驛，非便。”上深然之，始置提控急遞鋪官。自中都至真定、平陽置者，達于京兆。京兆至鳳翔置者，達于臨洮。自真定至彰德置者，達于南京。自南京分至歸德置者，達于泗州、壽州，分至許州置者，達于鄧州。自中都至滄州置者，

僕散揆行尚書省事於河南、陝西，元帥府雖説是受僕散揆節制，但實際上壟斷了一方大權，皇帝想用有謀略的大臣制約他，因此升宣撫使爲一品官，徒單鎰改知京兆府事，充任宣撫使，陝西元帥府一起受他節制。詔書説：“將帥雖然武勇强悍，長久經歷戰陣，但是宋人狡猾，也依靠謀算而獲勝。你的智謀，我深有瞭解，而且是輔佐我的元老大臣，因此有這一委任。應當用長久的策略來捍禦敵人，激勵士兵，安撫百姓，以符合我的心意。”徒單鎰説：“開初設置急遞鋪，本來是爲了轉送公文，現在一切文書都用驛站傳送，這不方便。”皇帝很贊同他的話，開始設置提控急遞鋪的官員。從中都到真定府、平陽府設置的急遞鋪，可以達到京兆府。從京兆府到鳳翔府設置的急遞鋪，可以達到臨洮。從真定府至彰德設置的急遞鋪達到南京。從南京分路至歸德設

達于益都府。自此郵達無復滯焉。

置的急遞鋪，達到泗州、壽州，分路至許州設置的急遞鋪達到鄧州。從中都至滄州設置的急遞鋪，達到益都府。從此郵遞傳送不再滯留。

七年，吴曦死，宋安丙分兵出秦、隴間。十月，詔鎰出兵金、房以分掣宋人梁、益、漢、沔兵勢。鎰遣行軍都統斡勒葉禄瓦、副統把回海、完顔擱剌以步騎五千出商州。十一月，葉禄瓦拔鶻嶺關，擱剌别將攻破燕子關新道口，回海取小湖關敖倉，至營口鎮，破宋兵千餘人，追至上津縣，斬首八百餘級，遂取上津縣。葉禄瓦破宋兵二千于平溪，將趨金州。宋王柟以書乞和，詔鎰召葉禄瓦軍退守鶻嶺關。八年正月，宋安丙遣景統領由梅子溪、新道口、朱砂谷襲鶻嶺關，回海、擱剌擊走之，斬景統領于陣。是歲，罷兵。鎰遷特進，賜賚有差。改知真定府事。

七年，吴曦死了，宋人安丙分派軍隊出秦州、隴州之間。十月，降詔命令徒單鎰從金州、房州出兵來分散牽制宋朝梁、益、漢、沔各州的兵力。徒單鎰派遣行軍都統斡勒葉禄瓦、副都統把回海、完顔擱剌率領步、騎兵五千人出商州。十一月，斡勒葉禄瓦攻占了鶻嶺關，完顔擱剌的别將攻破了燕子關新道口，把回海攻取了小湖關敖倉，抵達營口鎮，攻破宋兵一千多人，追擊到上津縣，斬殺八百多人，就攻取了上津縣。斡勒葉禄瓦在平溪攻破宋兵二千人，將要奔赴金州。宋朝王柟携帶國書請求講和，降詔命令徒單鎰召回斡勒葉禄瓦軍隊，退守鶻嶺關。八年正月，宋人安丙派遣景統領從梅子溪、新道口、朱砂谷襲擊鶻嶺關，把回海、完顔擱剌打跑了宋軍，在陣地上斬殺景統領。這年，戰事停息。徒單鎰遷官特進，分别賞賜各類物品，改知真定府事。

大安初，加儀同三司，封濮國公。改東京留守，過闕入見，衛紹王謂鎰曰："卿兩朝舊德，欲用卿爲相。太尉匡，卿之門人，朕不可屈卿下之。"遷開府儀同三司，佩金符，充遼東安撫副使。三年，改上京留守。平章政事獨吉思忠敗績于會河堡，中都戒嚴，鎰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之，入衛中都。朝廷嘉之，徵拜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鎰言："自用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并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實，人皆勇健，可以内徙，益我兵勢，人畜貨財，不至亡失。"平章政事移剌、參知政事梁瑝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衛紹王以責鎰。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

大安初年，加儀同三司，封爲濮國公。改任東京留守，過京城朝見，衛紹王告訴徒單鎰説："你是兩朝元老故臣，想要任用你爲宰相。太尉完顔匡是你的門人，我不可以委屈你居於他的職位之下。"升開府儀同三司，佩帶金印符，充當遼東安撫副使。三年，改任上京留守。平章政事獨吉思忠軍隊大敗於會河堡，中都告急戒嚴，徒單鎰説："事情危急了。"於是挑選士兵二萬人，派遣同知烏古孫兀屯統率，入關保衛中都。朝廷嘉獎他，徵召入朝拜爲尚書右丞相，監督編修國史。徒單鎰上言説："自從用兵以來，他們是聚集起來行動，我們是分散開來防守，用聚集的兵力攻擊分散的兵力，我們的失敗是必然的。不如退入大城市保守，集中兵力守備防禦。昌、桓、撫三州歷來號稱富庶殷實，百姓都勇猛强健，可以向内地遷移增加我朝兵力，人民牲畜財物不至於喪失。"平章政事移剌、參知政事梁瑝説："這樣做是自己縮小國家的疆土。"衛紹王以此責備徒單鎰。徒單鎰又進奏説："遼東是國家的根本，

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衛紹王不悦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其後失昌、桓、撫三州，衛紹王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頃之，東京不守，衛紹王自訟曰：“我見丞相耻哉!”

距離中都幾千里，萬一遭到侵犯，州縣官吏遇事顧盼觀望，一定要等到朝廷允許纔行動，耽誤大事就多了。可以派遣大臣行尚書省事來鎮撫。”衛紹王不高興，説：“無緣無故設置行省，祇能動摇人心而已。”以後金喪失昌、桓、撫三州，衛紹王纔大悔悟，説：“如果聽從丞相的話，應當不至於此。”不久，東京失守，衛紹王自責道：“我見丞相，感到羞耻啊!”

术虎高琪駐兵縉山，甚得人心，士樂爲用。至寧元年，尚書左丞完顔綱將行省于縉山，鎰謂綱曰：“行省不必自往，不若益兵爲便。”綱不聽，且行，鎰遣人止之曰：“高琪之功即行省之功也。”亦不聽。綱至縉山，遂敗績焉。頃之，鎰墜馬傷足在告，聞胡沙虎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相幕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兵士索人于閭巷，鎰乃還第。胡沙虎意不可測，方猶豫，不能自定，乃詣鎰問疾，從人望也。鎰從容謂之曰：“翼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决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而去，乃迎宣宗于彰德。胡沙虎既殺徒單南平，欲執其弟知真定府事銘，鎰説之曰：“車駕道出真定，鎬王家在威州，河北人心易摇，徒單銘有變，朝廷危矣。不如與之金牌，奉迎車駕，銘必感元帥之恩。”胡沙虎從之。至寧、貞祐之際，轉敗爲功，惟鎰是賴焉。

术虎高琪駐扎軍隊在縉山，很得人心，士兵樂意爲他效力。至寧元年，尚書左丞完顔綱將要到縉山行尚書省事，徒單鎰告訴完顔綱説：“行省不必親自前往，不如增添兵力爲便利。”完顔綱不聽，將要成行，徒單鎰派人勸止他説：“术虎高琪的功勞就是行省的功勞。”仍然不聽。完顔綱到縉山，就打了大敗仗。不久，徒單鎰從馬上跌落下來傷了足，告假在家，聽説胡沙虎作亂，命令駕車去尚書省。有人告訴他説：“尚書省、宰相府都由軍士把守，不可以進去。”一會兒，兵士在街巷中搜索人，徒單鎰纔回家。”胡沙虎不能估量朝臣的意願，正在猶豫，不能自己定奪，於是拜見徒單鎰問候疾病，順從人心所向。徒單鎰從容地告訴他説：“翼王是章宗的兄長、顯宗的長子，是衆人心意所歸屬的人，元帥確定策略，擁立他爲皇帝，這是萬世不没的功勞。”胡沙虎默默地離去，於是從彰德府迎立宣宗。胡沙虎既已殺了徒單南平，又想要拘禁他的弟弟知真定府事徒單銘，徒單鎰勸説他道：“皇上車駕要經過真定府，鎬王的家在威州，河北人心容易動摇，徒單銘如果有變故，朝廷也就危險了。不如交付給他金牌，要他迎送皇上的車駕，徒單銘必然感激元帥的恩德。”胡沙虎聽從了他的話。至寧、貞祐之間，政事由衰敗轉變爲有功，完全依賴徒單鎰。

宣宗即位，進拜左丞相，封廣平郡王，授中都路迭魯都世襲猛安、蒲魯吉必刺謀克。鎰尚有足疾，詔侍朝無拜。明年，鎰建議和親。言事者請罷按察司，鎰曰：“今郡縣多殘毁，正須按察司撫集，不可罷。”遂止。

宣宗即位，進拜爲左丞相，封爲廣平郡王，授予他中都路迭魯都世襲猛安、蒲魯吉必刺謀克。徒單鎰脚還有疾病，降詔命令他上朝不跪拜。明年，徒單鎰建議和親。上言論事的人請求撤銷按察司，徒單鎰説：“現在州縣大多殘破毁敗，正需要按察司安撫招徠，不可以撤銷。”這

宣宗將幸南京，鎰曰："鑾輅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圖，策之次也。"不從。是歲，薨。詔賻贈從優厚。

事就作罷了。宣宗將巡幸南京，徒單鎰進諫說："皇上車駕一動，北方各路都不能守了。現在已經講和，應當聚集軍隊，屯積糧食，牢固地守護京城，這是上策。南京四面遭受敵軍攻擊。遼東是國家的根本之地，依山靠海，它的險要足以依賴，守備防禦這一方，爲以後作打算，這是次一等的計策。"宣宗没有聽從。這一年，徒單鎰去世。降詔命令賜給豐厚的助葬財物。

鎰明敏方正，學問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多至卿相。嘗嘆文士委頓，雖巧拙不同，要以仁義道德為本，乃著《學之急》、《道之要》二篇，太學諸生刻之于石。有《弘道集》六卷。

徒單鎰聰明敏捷，爲人正直，學問淵博貫通，當時的名人都出於他的門下，很多人官至公卿丞相。曾經嘆息文人的委靡不振，認爲雖然秉性靈巧笨拙各自不同，但關鍵在於以仁義道德爲根本，於是著《學之急》、《道之要》二篇文章，太學學生將它刻在石碑上。著有《弘道集》六卷。

賈鉉

賈鉉字鼎臣，博州博平人。性純厚，好學問。中大定十三年進士，調滕州軍事判官、單州司候，補尚書省令史。章宗為右丞相，深器重之，除陝西東路轉運副使。入為刑部主事，遷監察御史。遷侍御史，改右司諫。上疏論邊戍利害，上嘉納之，遷左諫議大夫兼工部侍郎，與党懷英同刊修《遼史》。鉉上書曰："親民之官，任情立威，所用决杖，分徑長短不如法式，甚者以鐵刃置於杖端，因而致死。間者陰陽愆戾，和氣不通，未必不由此也。願下州郡申明舊章，檢量封記，按察官其檢察不如法者，具以名聞。內庭敕斷，亦依已定程式。"制可。復上書論山東采茶事，其大概以為"茶樹隨山皆有，一切護邏，已奪民利，因而以揀茶樹執誣小民，嚇取貨賂，宜嚴禁止，仍令按察司約束。"上從之。

賈鉉字鼎臣，博州博平縣人。秉性純善厚道，喜好學問。中大定十三年進士第，調任滕州軍事判官、單州司候，補爲尚書省令史。章宗擔任右丞相，很器重他，任命爲陝西東路轉運副使。召入朝爲刑部主事，遷監察御史。遷侍御史，改官右司諫。上奏疏論邊防戍守的利害，皇上贊賞并采納了他的建議，遷官左諫議大夫兼工部侍郎，與党懷英一同編修《遼史》。賈鉉上書說："親近百姓的官吏，放縱私情濫立聲威，所使用的行刑的木杖，粗細長短不合法令規定式樣，更有甚者將鐵製鋒刃安置在木杖頂端，從而使人致死。近來陰陽乖戾失調，和順之氣不通暢，未必不是出自於此。希望降詔書頒下州郡，申明原有規章，檢察刑具封印標記，按察官檢察到不合法令的，開列官吏姓名奏聞。宫廷下詔斷案，也應依照已制定的程式行事。"詔書認可。又上書論山東采茶的事，大略認爲："茶樹隨山所在四處都有，現在派人守護巡邏所有茶山，已經侵奪了百姓的利益，進而又以挑揀茶樹爲名誣陷小民，恐嚇榨取財物，應當嚴加禁止，仍然命按察司約束。"皇上聽從了。

承安四年，遷禮部尚書，諫議如故。是時有詔，凡奉敕商量照勘公事

承安四年，遷官禮部尚書，仍舊兼任諫議大夫。這時有詔書說，凡是奉聖旨商議勘察公事都

皆期日聞奏。鉉言：“若如此，恐官吏迫於限期，姑務苟簡，反害事體。況簿書自有常程，御史臺治其稽緩。如事有應密，三月未絶者，令具次第以聞。”下尚書省議：如省部可即定奪者，須三月擬奏，如取會案牘，卒難補勘者，先具次第奏知，更限一月結絶，違者準稽緩制書罪之。上議置相，欲用鉉，宰臣薦孫即康。張萬公曰：“即康及第在鉉前。”上曰：“用相安問榜次？朕意以爲賈鉉才可用也。”然竟用即康焉。

要限定時間上報。賈鉉進言説：“如果像這樣，恐怕官吏迫於期限，一意追求苟且簡略，反而傷害了事情大體。況且公文簿書自有規定日程，御史臺可以追究他們稽延遲緩的過失。如果事情應當保密，三個月内不能結案的，命令他們開列情狀奏聞。”將奏章交尚書省商議：如果尚書省各部可即時裁決的公事，必須三個月内結案奏報，如果提取彙總文案公牘，最終難於復審勘察的公事，先開具情狀奏上，再限令一個月結案，違限的官吏依照稽緩詔書罪治罪。皇帝商議設置宰相，想要任用賈鉉，宰臣舉薦孫即康。張萬公説：“孫即康中第在賈鉉之前。”皇上説：“任用宰相爲什麽要問及第先後呢？我認爲賈鉉有才幹可以任用。”但是最終還是任用了孫即康。

泰和二年，興陵崇妃薨，上欲成服苑中，行登門送喪之禮，以問鉉，鉉對曰：“故宋嘗行此禮，古無是也。”遂已。改刑部尚書。泰和三年，拜參知政事。亳州醫者孫士明輒用黄紙大書“敕賜神針先生”等十二字，及於紙尾年月間摹作寶樣朱篆“青龍”二字，以誑惑市人。有司捕治款伏。值赦，大理寺議宜準僞造御寶，雖遇赦不應原。已奏可矣。鉉奏：“天子有八寶，其文各異，若僞造，不限用泥及黄蠟。今用筆描成‘青龍’二字，既非八寶文，論以僞造御寶，非本法意。”上悟，遂以赦原。明日，上謂大臣曰：“已行之事，賈鉉猶執奏，甚可嘉也，群臣亦當如此矣。”

泰和二年，興陵崇妃去世，皇帝想要在宫苑中服喪，行登門送葬的禮節，詢問賈鉉，賈鉉回答説：“過去宋朝曾經實行這一禮節，古代没有這種禮。”於是作罷。改任刑部尚書。泰和三年，拜爲參知政事。亳州行醫人孫士明私自用黄紙寫上“敕賜神針先生”等十二字，并在黄紙尾端署年月的地方仿照御印式樣描摹紅色篆文“青龍”二字，來欺騙迷惑市民。官府將他捕捉審理後服罪。逢到大赦，大理寺審議應當依照僞造御印治罪，即使遇到大赦也不赦免，已經奏報，認可了。賈鉉上奏説：“天子有八個御印，其紋樣各自不同，如果是僞造，不限於用泥土或黄蠟。現在他用筆描摹成‘青龍’二字，既然不是御印文字，而以僞造御印論罪，這不是原於法令本意。”皇帝醒悟，於是趁大赦之時赦免了他。第二天，皇帝告訴大臣説：“已經施行了的事，賈鉉還堅持奏上，很可嘉獎，各位大臣也應當這樣。”

泰和六年，御試，鉉爲監試官。上曰：“丞相宗浩嘗言試題頗易，由是進士例不讀書。朕今以《日合天統》爲賦題。”鉉曰：“題則佳矣，恐非所以牢籠天下士也。”上曰：“帝王以難題窘舉人固不可，欲使自今積致學業而已。”遂用之。久之，鉉與審

泰和六年，皇帝親自考試進士，賈鉉爲監試官。皇上説：“丞相完顔宗浩曾經説試題太容易，因此進士大多不讀書。我今日用《日合天統》爲賦的題目。”賈鉉説：“賦題倒是很好，但恐怕不是籠絡收集天下人的好方法。”皇上説：“帝王用難題來爲難應試的人固然不可以，而我想使天下人從今以後積累學問罷了。”於是采用了這一題

官院掌書大中漏言除授事。上謂鉉曰："卿罪自知之矣。然卿久參機務，補益弘多，不深罪也。"乃出爲安武軍節度使，改知濟南府。致仕，貞祐元年薨。

目。過了很久，賈鉉與審官院掌書大中泄露了任命官吏的事。皇帝告訴賈鉉說："你的罪你自己也知道，但是你長久參與機要事務，在政事上補益很多，我不治你重罪了。"於是出任安武軍節度使，改任知濟南府。辭官，貞祐元年去世。

孫鐸

孫鐸字振之，其先滕州人，徙恩州歷亭縣。鐸性敏好學，遼陽王遵古一見器之，期以公輔。登大定十三年進士第，調海州軍事判官、衛縣丞，補尚書省令史。章宗爲右丞相，語人曰："治官事如孫鐸，必無錯失。"初即位，問鐸安在？有司奏爲右都管，使宋。及還，除同知登聞檢院事。鐸言："凡上訴者皆因尚書省斷不得直，若上訴者復送省，則必不行矣，乞自宸衷斷之。"上以爲然，詔登聞檢院，凡上訴者，每朝日奏十事。詔刊定舊律，鐸先奏《名例》一篇。

孫鐸字振之，他的祖先是滕州人，遷移到恩州歷亭縣。孫鐸秉性敏悟好學，遼陽王遵古一見到他就很器重他，期望他做公卿輔相。登大定十三年進士第，調任海州軍事判官、衛縣縣丞，補爲尚書省令史。章宗任右丞相，告訴人說："辦理官事像孫鐸一樣，就一定没有過失。"章宗剛即位，就詢問孫鐸在哪裏？官府奏爲右都管，出使宋朝。等到回來時，任命爲同知登聞檢院事。孫鐸上言說："凡是上訴的人都是因爲尚書省判决不得當，如果上訴的人又送交尚書省，就一定不執行了，請自皇上聖旨裁處。"皇帝認爲他的意見正確，降詔命令登聞檢院，凡是上訴的人，每當朝見日奏報十件事。降詔命令編定原有的法律條令，孫鐸先奏上《名例》一篇。

承安元年，遷左諫議大夫，改河東南路轉運使，召爲中都路都轉運使。初置講議錢穀官十人，鐸爲選首。承安四年，遷户部尚書。鐸因轉對奏曰："比年號令，或已行而中輟，或既改而復行，更張太煩，百姓不信。乞自今凡將下令，再三講究，如有益于治則必行，無恤小民之言。"國子司業紇石烈善才亦言："頒行法令，絲綸既出，尤當固守。"上然之。

承安元年，升爲左諫議大夫，改河東南路轉運使，召入朝爲中都路都轉運使。最初設立講議錢穀官員十人，孫鐸被第一個選中。承安四年，升任户部尚書。孫鐸趁轉對時上奏說："近年以來的號令，或已經頒行而中途停止，或已經更改而又再施行，變换太繁雜，百姓不相信。請自今以後將要頒下政令時，一定再三討論考察，如果有益於治理就一定要施行，不要顧念小民百姓的言語。"國子司業紇石烈善才也說："頒布法令，詔書既已降出，尤其應當堅持。"皇帝贊同他們的意見。

泰和二年閏十二月，上召鐸、户部侍郎張復亨議交鈔。復亨曰："三合同鈔可行。"鐸請廢不用，詰難久之，復亨議詘。上顧謂侍臣曰："孫鐸剛正人也，雖古魏徵何加焉！"

泰和二年閏十二月，皇上召集孫鐸、户部侍郎張復亨商議交鈔的事。張復亨說："三合同鈔法可以施行。"孫鐸請廢棄不用，争辯責難了很久，張復亨的建議被廢置。皇上看着侍臣說："孫鐸是剛毅正直的人，即使是古時的魏徵怎能勝過他！"

三年，御史中丞孫即康、刑部尚書賈鉉皆除參知政事，鐸再任户部尚

三年，御史中丞孫即康、刑部尚書賈鉉都拜爲參知政事，孫鐸再次任户部尚書，孫鐸内心不

書，鐸心少之，對賀客誦古人詩曰："唯有庭前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御史大夫卞劾鐸怨望，降同知河南府事，改彰化軍節度使，復爲中都轉運使。泰和七年，拜參知政事。

蒲陰縣令大中與左司郎中劉昂、通州刺史史肅、前監察御史王宇、吏部主事曹元、户部員外郎李著、監察御史劉國樞、尚書省都事曹温、雄州都軍馬師周、吏部員外郎徒單永康、太倉使馬良顯、順州刺史唐括直思白坐私議朝政，下獄，尚書省奏其罪。鐸進曰："昂等非敢議朝政，但如鄭人游鄉校耳。"上悟，乃薄其罪。鐸上言："民間鈔多，宜收斂。院務課程及諸窠名錢須要全收交鈔。秋夏税本色外，盡令折鈔，不拘貫例，農民知之，迤漸重鈔。比來州縣抑配行市買鈔，無益，徒擾之耳。乞罷諸處鈔局，惟省庫仍舊，小鈔無限路分，可令通行。"上覽奏，即詔有司曰："可速行之。"

大安初，議誅黄門李新喜。鐸曰："此先朝用之太過耳。"衛紹王不察，即曰："卿今日始言之何耶?"既而復曰："後當盡言，勿以此介意。"頃之，遷尚書左丞，兼修國史。議鈔法忤旨，猶以論李新喜降濬州防禦使。改安國軍節度使，徙絳陽軍。宣宗即位，召赴闕，以兵道阻。宣宗遷汴，鐸上謁于宜村，除太子太師。有疾，累遣使候問。貞祐三年，致仕，是歲薨。

孫即康

孫即康字安伯，其先滄州人。石晉之末，遼徙河北實燕、薊，八代祖延應在徙中，占籍析津，實大興，仕至涿州刺史。延應玄孫克構，遼檢校

滿意，對前來慶賀的賓客吟誦古人的詩說："衹有庭院前蒼老的柏樹，春風來了仍然好像不曾來到。"御史大夫完顔卞彈劾孫鐸怨恨，降職爲同知河南府事，改彰化軍節度使，再任中都路轉運使。泰和七年，拜官參知政事。

蒲陰縣令大中與左司郎中劉昂、通州刺史史肅、前任監察御史王宇、吏部主事曹元、户部員外郎李著、監察御史劉國樞、尚書省都事曹温、雄州都軍馬師周、吏部員外郎徒單永康、太倉使馬良顯、順州刺史唐括直思白因爲私下議論朝廷政事而獲罪，投入監獄，尚書省稟奏他們的罪行。孫鐸進奏說："劉昂等不敢議論朝政，衹是像鄭國人游談於鄉里中的學校罷了。"皇上醒悟，就減輕了他們的罪。孫鐸上言說："民間的交鈔很多，應當收儲起來。院務税以及各種名目的錢必須全部收交鈔。農民秋、夏二税除交納實物外，命令盡數折合成交鈔交納，不限交鈔面額大小，農民知道這些情况，會逐漸看重交鈔。近年以來州縣官府配搭交鈔給商家，强令購買，這毫無益處，衹是擾害他們罷了。請求撤銷各地鈔局，衹有省庫仍舊保留，小面額交鈔不限定路分，可以命令各處通行。"皇帝閲覽奏章，立即詔令官司說："可以迅速施行。"

大安初年，商議誅殺内侍官李新喜，孫鐸說："這是先朝任用他太過分了。"衛紹王不覺察，就說道："你今天纔說這件事，這是爲什麽呢?"隨即又說："以後應當全部說出來，不要因此而介意。"不久，升任尚書左丞，兼修國史。商議錢鈔法衝撞旨意，還因爲議論李新喜的事，降職爲濬州防禦使。改安國軍節度使，移任絳陽軍。宣宗即位，召赴京城，因戰事在中途受阻。宣宗遷都到汴京，孫鐸朝見於宜村，任命爲太子太師。身患疾病，宣宗多次派使者問候。貞祐三年辭官退休，當年去世。

孫即康字安伯。他的祖先是滄州人。在五代石氏後晋的末年，遼國遷移河北人充實燕州、薊州，他的八代祖孫延應在遷移的人之中，占籍爲析津人，實際籍貫爲大興縣，當官一直做到涿

太傅、啓聖軍節度使。即康，克構曾孫，中大定十年進士第。章宗爲右丞相，是時，即康爲尚書省令史，由是識其人。章宗即位，累遷户部員外郎，講究鹽法利害，語在《食貨志》。除耀州刺史，入爲吏部左司郎中。上謂宰臣曰："孫即康向爲省掾，言語拙訥，今才力大進，非向時比也。"宰臣因曰："即康年已高，幸及早用之。"上問："年幾何矣？"對曰："五十六歲。"上復問："其才何如張萬公？"平章政事守貞對曰："即康才過之。"上曰："視萬公爲通耳。"由是遷御史中丞。

初，張汝弼妻高陀斡不道，伏誅。汝弼，鎬王永中舅也，上由是頗疑永中。永中府傅尉奏永中第四子阿離合懣語涉不軌，詔同簽大睦親府事覃與即康鞫之。第二子神土門嘗撰詞曲，頗輕肆，遂以語涉不遜就逮。家奴德哥首永中嘗與侍妾瑞雲言："我得天下，以爾爲妃，子爲大王。"覃、即康還奏，詔禮部尚書張暐覆訊。永中父子皆死，時論冤之。頃之，遷泰寧軍節度使，改知延安府事。

承安五年，上問宰相："今漢官誰可用者？"司空襄舉即康。上曰："不輕薄否？"襄曰："可再用爲中丞觀之。"上乃復召即康爲御史中丞。泰和三年，除參知政事。明年，進尚書右丞。六年，宋渝盟有端，大臣猶以爲小盜竊發不足恤。即康與左丞僕散端、參政獨吉思忠以爲必當用兵，上以爲然。

上問即康、參知政事賈鉉曰："太宗廟諱同音字，有讀作'成'字者，既非同音，便不當缺點畫。睿宗

州刺史。孫延應的玄孫孫克構爲遼國檢校太傅、啓聖軍節度使。孫即康是孫克構的曾孫，中大定十年進士第。章宗任右丞相，這時孫即康爲尚書省令史，因此認識他。章宗即位，多次升遷至户部員外郎，商議講論鹽法利害，他的言語記載在《食貨志》上。授任耀州刺史，召入朝爲吏部左司郎中。皇上告訴宰相説："孫即康過去爲尚書省屬官，言語笨拙木訥，現在才幹能力大大長進，非前時可比。"宰相趁機説："孫即康年歲已高，希望能及早任用他。"皇上問："他年齡多大了？"回答説："五十六歲。"皇上又問道："他的才幹與張萬公比怎麽樣？"平章政事完顔守貞對答説："孫即康才幹勝過張萬公。"皇上説："比張萬公更通達罷了。"於是遷任御史中丞。

當初，張汝弼的妻子高陀斡不守法令，被誅殺。張汝弼是鎬王完顔永中的舅舅，皇上因此頗爲懷疑完顔永中。完顔永中王府傅尉奏告完顔永中的第四個兒子阿離合懣言語涉嫌圖謀不軌，降詔命令同簽大睦親府事完顔覃與孫即康審問。永中的第二個兒子神土門曾經撰寫詞曲，頗爲輕佻放肆，於是因言語不恭順被逮捕。王府家奴德哥告發完顔永中曾經對侍妾瑞雲説："我得了天下，讓你爲妃，兒子爲大王。"完顔覃、孫即康回朝奏報，降詔命令禮部尚書張暐覆審。完顔永中父子都死了，當時的輿論認爲他們冤枉。不久，遷官泰寧軍節度使，改知延安府事。

承安五年，皇上問宰相："現在的漢籍官員誰可任用？"司空完顔襄舉薦孫即康。皇帝説："他的職位、聲望不是太輕了嗎？"完顔襄説："可再任用爲御史中丞來觀察他。"皇帝於是又召孫即康入朝任御史中丞。泰和三年，任命爲參知政事。明年，進位尚書右丞。六年，宋朝背棄盟約已有端倪，大臣還認爲是小股盗賊暗地起事不足憂慮，孫即康與尚書左丞僕散端、參知政事獨吉思忠認爲一定要用兵，皇帝以爲他們的看法是對的。

皇上詢問孫即康、參知政事賈鉉説："太宗廟諱的同音字，有讀作'成'字的，既然不是同音，字形就不應當缺點畫。睿宗廟諱改作'崇'

廟諱改作‘崇’字，其下却有本字全體，不若將‘示’字依《蘭亭帖》寫作‘未’字。顯宗廟諱‘允’，‘充’字合缺點畫，如‘統’傍之‘充’，似不合缺。”即康奏曰：“唐太宗諱世民，偏傍犯如‘葉’字作‘枽’字，‘泯’字作‘汦’字。”乃擬“熙宗廟諱從‘面’從‘旦’。睿宗廟諱上字從‘未’，下字從‘㐂’。世宗廟諱從‘系’。顯宗廟諱如正犯字形，止書斜畫，‘沇’字‘銃’字各從‘口’，‘兑’‘悦’之類各從本傳。”從之，自此不勝曲避矣。進左丞。宋人請和，進官一階。

舊制，尚書省令史考滿優調，次任回降，崔建昌已優調興平軍節度副使，未回降即除大理司直。詔知除郭邦傑、李蹊杖七十勒停，左司員外郎高庭玉决四十解職，即康待罪，有詔勿問。章宗崩，衛紹王即位，即康進拜平章政事，封崇國公。大安三年，致仕，是歲薨。遣使致祭。

字，而它的下面却有本字的全體，不如將‘示’字依照《蘭亭帖》寫成‘未’字。顯宗廟諱有‘允’字，‘充’字應當缺點畫，如‘統’字偏旁的‘充’，似乎不應當缺點畫。”孫即康進奏説：“唐太宗諱世民，字形偏旁犯諱的，如‘葉’字改作‘枽’字，‘泯’字改作‘汦字。”於是擬定“熙宗廟諱‘亶’字從‘面’從‘旦’。睿宗廟諱上字‘宗’從‘未’，下字‘堯’從‘㐂’。世宗廟諱‘雍’字從‘系’。顯宗廟諱如果正犯字形，衹書斜筆一畫，‘沇’字‘銃’字各改從‘口’，‘兑’、‘悦’之類的字各從本傳。”皇帝聽從，從此以後這樣曲折反覆避諱就不勝其繁了。進位尚書左丞。宋朝人請和，晋升官資一階。

按舊有制度，尚書省令史歷考期滿可以從優升遷官職調任，再任尚書省令史就要回降原來的官職，崔建昌已經從優調任興平軍節度副使，未經回降就任命爲大理司直。降詔命令主管任命者郭邦傑、李蹊行杖刑七十，勒令停官，左司員外郎高庭玉判杖刑四十，解除現職，孫即康等待判罪，有詔旨不追問。章宗駕崩，衛紹王即位，孫即康進官拜平章政事，封爲崇國公。大安三年，辭官退休，這一年去世。皇上派遣使臣祭奠他。

李革

李革字君美，河津人。父餘慶，三至廷試，不遂，因棄去。革穎悟，讀書一再誦，輒記不忘。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調真定主簿。察廉，遷韓城令。同知州事納富商賂，以歲課軍須配屬縣，革獨不聽，提刑司以爲能。遷河北東路轉運都勾判官、太原推官。丁母憂，起復，遷大興縣令、中都左警巡使、南京提刑判官、監察御史、同知昭義軍節度事。丁父憂，起復，簽南京按察事。

泰和六年，伐宋，尚書省奏：“軍興，隨路官，差占者别注，闕者選補，老不任職者替罷，及司、縣各存留强幹正官一員。”革與簽陝西高

李革字君美，河津縣人。父親李餘慶應進士試，經歷三次考試至廷試，不中第，於是放棄了科舉。李革聰明機敏，書讀一兩遍就牢記不忘。中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任真定縣主簿。監司考察，遷官韓城縣令。同知州事接受了富商的賄賂，將一年的賦税、軍用物品分配給下屬各縣，惟有李革不聽從，提刑司認爲他能幹。遷任河北東路轉運都勾判官、太原府推官。爲母親守喪，起用復官，調任大興縣令、中都左警巡使、南京提刑判官、監察御史、同知昭義軍節度事。爲父親守喪，起用復官，擔任簽書南京按察司事。

泰和六年，討伐宋朝，尚書省進奏：“戰事興起，沿路官員被差遣徵調的另外委任，缺員的選調補充，年老不任職的撤换，司、縣各保留强敏能幹的正官長一員。”李革與簽書陝西按察司

霖、簽山東孟子元俱被詔，體訪三路官員能否，籍存留正官，行省、行部、元帥府差占員數及事故闕員，老不任職。赴闕奏事，改刑部員外郎，調觀州刺史兼提舉漕運、陝西西路按察副使、大興府治中。知府徒單南平貴幸用事，勢傾中外，遣所親以進取誘革，革拒之。貞祐二年，遷户部侍郎。宣宗遷汴，行河北西路六部事，遷知開封府事，河南勸農使，户部、吏部尚書，陝西行省參議官。

事高霖、簽書山東按察司事孟子元一同接受詔旨，察訪三路官員能幹與否，登記存留的正長官，行省、行部、元帥府差遣徵占的官員人數，以及因事造成的缺員，年老不任職的官吏。到都城稟奏事務，改官刑部員外郎，調任觀州刺史兼提舉漕運、陝西西路按察副使、大興府治中。知府徒單南平顯貴得寵，執掌政事，權勢傾倒中外，派親近的人用進官取禄來引誘李革，李革拒絶了他。貞祐二年，升遷户部侍郎。宣宗遷都到汴京，派他到河北西路行六部事，遷知開封府事，爲河南勸農使，户部、吏部尚書，陝西行省參議官。

四年，拜參知政事。革奏："有司各以情見引用斷例，牽合附會，實啓倖門。乞凡斷例敕條特旨奏斷不為永格者，不許引用，皆以律為正。"詔從之。是歲，大元兵破潼關，革自以執政失備禦之策，上表請罪。不許，罷為絳陽軍節度使。興定元年，胥鼎自平陽移鎮陝西，革以知平陽府事，權參知政事，代鼎為河東行省。是時興兵伐宋，革上書曰："今之計當休兵息民，養鋭待敵。宋雖造釁，止可自備。若不忍小忿以勤遠略，恐或乘之，不能支也。"不納。太原兵後闕食，革移粟七萬石以濟之。二年，宣差粘割梭失至河東，於是晚禾未熟，牒行省耕毁清野。革奏："今歲雨澤及時，秋成可待，如令耕毁，民將不堪。"詔從革奏。十月，平陽被圍，城中兵不滿六千，屢出戰，旬日間傷者過半。徵兵吉、隰、霍三州，不時至。裨將李懷德縋城出降，兵自城東南入。左右請革上馬突圍出。革嘆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乃自殺。贈尚書右丞。

四年，拜官參知政事。李革上奏説："有關官署各自憑私情或所見引用斷案事例，牽强附會，確實開啓了僥幸之門。請命令凡是斷案事例、敕令條款、聖旨特降判決，不成爲永久格令的，不准引用，都以法律爲準。"詔令聽從。這一年，元軍攻破潼關，李革以自己身爲執政大臣而没有守備防禦的計策，上章表請罪，不允許，罷任絳陽軍節度使。興定元年，胥鼎從平陽府移任鎮撫陝西，李革以知平陽府事的職官權參知政事，代替胥鼎爲河東行省。這時起兵討伐宋朝，李革上書説："現在的策略應當是使軍隊、百姓休息，蓄養精鋭以等待敵人。宋朝雖然製造争端，衹可自己防備。如果不能忍受小的憤怒而考慮久遠的謀略，恐怕有人會利用這個機會，那就不能支撑了。"皇上没有采納。太原經歷戰争後缺糧食，李革轉運糧食七萬石來救濟。二年，差遣粘割梭失到河東路，這時晚種的莊稼還没有成熟，降公文於行省要耕地毁苗，清除原野上的全部莊稼，李革奏請道："今年雨水及時，秋天收成在即，如果命令耕地毁莊稼，百姓將不能忍受。"降詔命令聽從李革奏請。十月，平陽被圍，城中士兵不滿六千人，多次出戰，十天時間傷亡士兵超過半數。向吉州、隰州、霍州徵調援兵，不能按時趕到。偏將李懷德用繩索吊下城投降，敵兵自城東南面攻入。隨從請求李革上馬突圍出走。李革嘆息説："我不能保衛這座城，有什麽臉面見天子！你們這些人可離去了。"於是自殺。

追贈尚書右丞。

贊曰：《傳》曰："君子之言，其利博哉。"徒單鎰拱挹一語而宣宗立，厥功懋矣。賈鉉、孫鐸皆舊臣，鉉久致仕，鐸忤旨衛王，皆不復見用。徒單鎰亦外官，惟孫即康詭隨，乃驟至宰相。古所謂斗筲之人，即康之謂矣。鐸論李新喜，其言似漢耿育，有旨哉。貞祐執政李革，可謂君子，其進退之際，有古人爲相之風焉。

贊曰：《傳》中說："君子的言語，他的益處很廣博。"徒單鎰從容安閑地說一句話，從而使宣宗能立爲皇帝，這一功勞多麽巨大。賈鉉、孫鐸都是故舊大臣，賈鉉早已辭官退休，孫鐸衝撞衛紹王旨意，都不再被任用。徒單鎰也出外任官，衹有孫即康詭譎欺詐，於是驟然間官至宰相。古人所說的才識短淺、器量狹小的人，大概就是說孫即康這類人。孫鐸議論李新喜，他的言語近似於漢代的耿育，具有深意。貞祐年間的執政大臣李革，可稱爲君子，他在進退之際，有古人做宰相的風範。

金史卷一百

列傳第三十八

孟鑄　宗端脩　完顏閭山　路鐸　完顏伯嘉
术虎筠壽　張煒　高竑　李復亨

孟鑄

孟鑄，大定末補尚書省令史。明昌元年，御史臺奏薦户部員外郎李獻可、完顏掃合、太府丞徒單繹、宫籍監丞張庸、右警巡使衮、禮部主事蒲察振壽、户部主事郭蜕、應奉翰林文字移剌益、中都鹽鐵判官趙畾、尚書省令史劉昂及鑄十一人皆剛正可用。詔除獻可右司諫，掃合磁州刺史，繹秘書丞，庸中都右警巡使，衮彰國軍節度副使，振壽治書侍御史，蜕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益翰林修撰，畾都水丞，昂户部主事，鑄刑部主事。累遷中都路按察副使、南京副留守、河平軍節度使。

孟鑄，大定末年補爲尚書省令史。明昌元年，御史臺奏報舉薦户部員外郎李獻可、完顏掃合、太府丞徒單繹、宫籍監丞張庸、右警巡使完顏衮、禮部主事蒲察振壽、户部主事郭蜕、應奉翰林文字移剌益、中都路鹽鐵判官趙畾、尚書省令史劉昂以及孟鑄十一人都剛正可以任用。降詔任命李獻可爲右司諫，完顏掃合爲磁州刺史，徒單繹爲秘書丞，張庸爲中都右警巡使，完顏衮爲彰國軍節度副使，蒲察振壽爲治書侍御史，郭蜕爲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移剌益爲翰林修撰，趙畾爲都水丞，劉昂爲户部主事，孟鑄爲刑部主事。幾次升遷爲中都路按察副使、南京副留守、河平軍節度使。

泰和四年，入爲御史中丞，召見於香閣。上謂鑄曰："朕自知卿，非因人薦舉也。御史責任甚重，往者臺官乃推求細故，彈劾小官，至於巨室重事，則畏徇不言。其勤乃職，無廢朕命。"是歲，自春至夏，諸郡少雨。鑄奏："今歲愆陽，已近五月，比至得雨，恐失播種之期，可依種麻菜法，擇地形稍下處撥畦種穀，穿土作井，隨宜灌溉。"上從其言，區種法自此始。無何，奏彈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過惡，其文略曰："京師百郡

泰和四年，召入朝爲御史中丞，皇上在香閣召見他。皇上告訴孟鑄説："我自己瞭解你，不是因爲别人薦舉。御史的責任很重大，往時的臺官衹是推究追查細微事故，彈劾小官吏，至於大官豪族、重大政事就畏懼徇情而不説了。你要盡你的職守，不要廢誤我的重命。"這一年，從春季到夏季，各個郡縣少雨，孟鑄上奏説："現今歲時過分亢陽，已經接近五月了，等到各地獲降雨水，恐怕誤了播種的日期，可以依照栽種麻菜的方法，選擇地形稍微低窪的地方，闢作小畦栽種穀子，掘土修井，根據時宜灌溉。"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區種法從此開始運用。不久，他上

之首，四方取則。知府執中貪殘專恣，不奉法令。自奉聖州罪解以後，怙罪不悛，蒙朝廷恩貸，轉生跋扈。雄州詐奪人馬，平州冒支已俸，無故破魏廷碩家，發其冢墓。拜表以調鷹不赴，祈雨聚妓戲嬉，毆詈同僚，擅令住職，失師帥之體。乞行黜退，以厭人望。"上以執中東宮舊人，頗右之，謂鑄曰："執中粗人，似有跋扈者。"鑄曰："明天子在上，豈容有跋扈之臣？"上悟，詔尚書省問之。

奏彈劾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罪過，奏文大略說："京城是各個州縣之首，國中四方引爲準則。知府紇石烈執中貪婪殘暴，專横恣肆，不遵守法令。自從在奉聖州獲罪解除官職以後，堅持罪惡不改，承蒙朝廷恩命赦免，轉而滋生跋扈之心。在雄州詐騙奪取别人馬匹，在平州冒領支取已領的俸禄，無故破毁魏廷碩家，發掘他的墳墓。拜接聖旨以調養鷂鷹而不赴會，祈求降雨而聚集妓女游戲嬉笑，毆打責駡同僚，擅自勒令停職，喪失軍隊元帥的大體。請求罷官斥退，以孚衆望。"皇帝因爲紇石烈執中是太子東宫的故人，頗爲袒護他，告訴孟鑄説："紇石烈執中是一個粗人，好像有驕横跋扈之處。"孟鑄説："英明天子在上，怎能容忍有專横跋扈的臣子？"皇帝醒悟，降詔命令尚書省責問他。

泰和五年，唐、鄧、河南屢有警，議者謂宋且敗盟。六年正月，宋賀正旦使陳克俊等朝辭，上使鑄就館諭克俊以國家涵容之意，果不詳此旨，恐兵未可息也，使以上言達宋主。章宗本無意用兵，故再三諭之。鑄論提刑司改按察司，差官覆察，權削望輕。下尚書省議，參知政事賈鉉奏："乞差監察時，即別遣官偕往，更不覆察，諸疑獄并令按察司從正與決，庶幾可慰人望。"從之。永豐庫官不守宿，因而被盜；上召登聞鼓院官欲有所問，皆不在。上諭鑄曰："此輩慢法如此，御史臺所職何事也！"復諭御史大夫宗肅及鑄曰："朕聞唐宰相宿省中，卿等所知也。臺官、六部官、其餘司局亦嘗宿直。今尚書省左右司官宿直，餘亦當準此。"八年，除絳陽軍節度使。至寧元年，復爲御史中丞。紇石烈執中作亂，召鑄及右諫議大夫張行信俱至大興府，問曰："汝輩向來彈我者耶？"鑄等各以正言答之。執中乃遣還家，曰："且須後命。"既而執中死，鑄亦尋

泰和五年，唐州、鄧州、河南府多次有警報，議事的人認爲宋朝將要毁棄盟約。六年正月，宋朝賀正旦使陳克俊等人上殿辭别，皇上派孟鑄到館舍將國家包涵寬容的心意告訴陳克俊，果真不瞭解這一意圖，恐怕戰争就不可停止了，叫他把皇上的話轉達宋朝國君。章宗本來無意用兵，所以再三告諭他們。孟鑄議論説提刑司改爲按察司，派遣官員復察，這樣按察司的權限削弱，威望减輕。交尚書省聚議，參知政事賈鉉啓奏説："請求派遣監察官時，就另外派遣官員一同前往，不再復察，各種疑獄，一律命令按察司遵從法令予以判决，這樣大概可以寬慰衆人的埋怨。"皇上依從了他的建議。永豐倉庫官員不守夜，因而被偷盗；皇上召登聞鼓院官員，想要詢問事情，全都不在。皇上告訴孟鑄説："這些人如此怠慢法令，御史臺職掌的是什麽事呢？"又告訴御史大夫宗肅和孟鑄説："我聽説唐朝宰相在省中值宿，這是你們所知道的。臺官、六部官、其餘司局官吏也曾經值宿。現在尚書省左右司官吏仍然值宿，其餘官署也應當依照此例。"八年，孟鑄任命爲絳陽軍節度使。至寧元年，又擔任御史中丞。紇石烈執中作亂，召孟鑄與右諫議大夫張行信一同到大興府，責問道："你們就是從前彈劾我的人嗎？"孟鑄等各自以正面的話

卒。

答覆他。紇石烈執中就將他們遣送還家，說："暫且等待以後的命令。"不久，紇石烈執中被殺，孟鑄也隨即去世。

宗端脩

宗端脩字平叔，汝州人。章宗避睿宗諱上一字，凡太祖諸子皆加"山"為"崇"，改"宗"氏為"姬"氏。端脩好學，喜名節，中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第。明昌間，補尚書省令史。承安元年，監察御史孫椿年、武簡職事不修舉，詔以端脩及范鐸代之。是時元妃李氏兄弟干預朝政，端脩上書乞遠小人。上遣李喜兒傳詔問端脩："小人為誰，其以姓名對。"端脩對曰："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喜兒賜名也。喜兒不敢隱，具奏之。上雖責喜兒兄弟，而不能去也。四年，復上書言事，宰相惡之，坐以不經臺官直進奏帖，准上書不以實，削一官，期年後敘。章宗知端脩不為衆所容，釋之，改大理司直。泰和四年，遷大理丞，召見于香閣。上謂端脩曰："汝前為御史，以幹能見用。汝言多細碎，不究其實，嘗令問汝，亦不汝罪。及為大理司直，乃能稱職，用是擢汝為丞；盡乃心力，惟法是守，勿問上位宰執所見何如，汝其志之！"知大興府紇石烈執中陳言，下大理寺議，端脩謂執中言事涉私治罪。詔以端脩別出情見不當，與司直温敦按帶各削一官解職。久之，為全州節度副使，卒官。端脩終以直道不振於時，自守愈篤。妻死不復更娶，獨居二十年，士論高之。汝州司候游彦哲將之官，問為政。端脩曰："為政不難，治氣養心而已。"彦哲不達，端脩曰："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為政之術，盡於此矣。"

宗端脩字平叔，是汝州人。章宗避睿宗諱的上一個字，凡是太祖的各個兒子都加上"山"爲"崇"字，改"宗"氏爲"姬"氏。宗端脩好學，喜尚名聲氣節，中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第。明昌年間，補爲尚書省令史。承安元年，監察御史孫椿年、武簡不稱職，降詔以宗端脩及范鐸代替他們。這時元妃李氏的兄弟干預朝廷政事，宗端脩上書請求疏遠小人。皇帝派遣李喜兒傳宣聖旨問宗端脩："小人是誰，希望以姓名對答。"宗端脩回答說："小人就是李仁惠兄弟。"李仁惠是李喜兒的賜名。李喜兒不敢隱瞞，具實奏報。皇帝雖然責備李喜兒兄弟，但終究不能斥去。四年，又上書議論政事，宰相厭惡他，以不經過臺官直接上奏帖，核準上書所論的事不確實爲由，從而獲罪，削減官資一階，一年以後纔敘復。章宗知道宗端脩不被衆人所容，釋免了他，改爲大理司直。泰和四年，遷官大理寺丞，召見於香閣。皇上告訴宗端脩說："你從前爲御史，以才幹能力而被信用。你奏論的事大多細微瑣碎，不追究它的實情，我曾經派人來責問過你，也不怪罪你。等到爲大理司直時，你纔稱職，因此提拔你爲大理寺丞，你要盡心盡力，一心守護法令，不要過問上司宰相他們的所見怎樣，你要牢牢記住！"知大興府紇石烈執中上奏章，下大理寺評議，宗端脩認爲紇石烈執中所說的事涉及私自定罪。降詔說宗端脩論事別出心裁不得當，與大理司直温敦按帶每人減削一級官資，解除職官。過了很久，任命爲全州節度副使，去世於任上。宗端脩以正直的準則爲官，在當時終於不能顯要，保持自己的品格更加執着。妻子死了以後不再娶親，獨身居處二十年，士大夫輿論都推崇他。汝州司候游彦哲將要赴任，詢問他治理政事的方法。宗端脩說："治理政事不困難，治氣養心罷了。"游彦哲不明白，宗端脩說："心正就不自私，氣平就不横暴。治理政事的方法，全在這裏了。"

完顏閭山

完顏閭山，蓋州猛安人。明昌二年進士，累調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授都轉運都勾判官，改河東南路轉運都勾判官、南京警巡使。丁母憂，起復南京按察判官，累遷沁南軍節度使，入為工部尚書。貞祐三年，知京兆府事，充行省參議官，四年，知鳳翔府事。興定元年冬，詔陝西行省伐宋，閭山權元帥右都監，參議諸軍事。宋兵千餘人伏吴寨谷，閭山率騎兵掩擊敗之，追襲十五里，殺三百餘，獲牛羊以千計。改知平涼府，敗宋人于步落堝，遷官一階。三年，召為吏部尚書。廷議選户部官，往往舉聚斂苛刻以應詔，閭山曰："民勞至矣，復用此輩，將何以堪。"識者稱之。三年，朝廷以晉安行元帥府陀滿胡土門暴刻，以閭山代之。是歲十月，卒。

完顏閭山是蓋州猛安人。中明昌二年進士第，多次升遷，調任觀察判官，補爲尚書省令史，主管官吏的委派。任命爲都轉運司都勾判官，改河東南路轉運司都勾判官、南京警巡使。爲母親守喪，服喪期限未滿起用爲南京按察判官，多次遷官任沁南軍節度使，召入朝爲工部尚書。貞祐三年，知京兆府事，充任行省參議官。四年，知鳳翔府事。興定元年冬，降詔命令陝西行省攻討宋朝，完顏閭山權元帥右都監，參謀各項軍事。宋朝軍隊一千多人埋伏在吴寨谷，完顏閭山率領騎兵襲擊打敗了他們，追擊十五里，斬殺三百多人，俘獲牛羊數以千計。改官知平涼府，在步落堝擊敗宋朝軍隊，晋升官資一階。三年，召入朝爲吏部尚書。朝廷商議選授户部官員，往往舉薦那些搜刮民間財物苛刻的人來應對詔旨，完顏閭山説："百姓的勞苦已經到極點了，再任用這些人，百姓將何以忍受?"有見識的人都稱贊他。三年，朝廷因爲晉安行元帥府陀滿胡土門爲政殘暴苛刻，派完顏閭山代替他。這年十月，去世。

路鐸

路鐸字宣叔，伯達子也。明昌三年，為左三部司正，上書言事，召見便殿，遷右拾遺。明年，盧溝河决，鐸請自玄同口以下、丁村以上無修舊堤，縱使分流，以殺減水勢，詔工部尚書胥持國與鐸同檢視。章宗將幸景明宫，是歲民饑，不可行。御史中丞董師中上書諫，鐸與左補闕許安仁繼之，賜對御閣。詔尚書省曰："朕不禁暑熱，欲往山後。今臺諫言民間多闕食，朕初不盡知，既已知之，其忍自奉以重困民哉。"乃罷行。

路鐸字宣叔，是路伯達的兒子。明昌三年，爲左三部司正，上書議論政事，皇上在便殿召見他，升任右拾遺。次年，盧溝河决口，路鐸建議請從玄同口以下、丁村以上的地段不要修復原來的堤岸，任隨河水横溢分流，以減弱水勢，降詔命令工部尚書胥持國與路鐸一同檢察巡視。章宗將要到景明宫，這一年百姓饑荒，不可以前往。御史中丞董師中上書進諫，路鐸與左補闕許安仁接着上書，恩賜在御閣奏對。降詔給尚書省説："我不能忍受夏天的炎熱，想要前往山後避暑。現在臺諫官説百姓大多缺乏糧食，我最初不全知道，既然已經知道了，怎麽忍心自己享受而加重困擾百姓呢?"於是不去。

尚書左丞完顏守貞每論政事，守正不移，與同列不合，罷知東平府事，臺諫因而擠之。鐸上書論守貞賢，可復用，其言太切，召對于崇政

尚書左丞完顏守貞每次議論政事，都堅守正論而不變，與同列官員不和，罷職出知東平府事，臺諫官又從而排擠他。路鐸上書論完顏守貞賢明，可以再啓用，他的言詞過分激切，皇帝在

殿。既而章宗以鐸書語大臣，於是尚書左丞烏林荅愿、參知政事夾谷衡、胥持國奏路鐸以梁冀比右丞相，所言狂妄，不稱諫職。右丞相，夾谷清臣也。上曰："周昌以桀、紂比漢高祖，高祖不以為忤。路鐸以梁冀比丞相耳。"頃之，守貞入為平章政事。五年，復與禮部尚書張暐、御史中丞董師中、右諫議大夫賈守謙、翰林修撰完顏撒剌諫幸景明宮，語多激切，章宗不能堪，遣近侍局直長李仁愿召凡諫北幸者詣尚書省，詔曰："卿等諫北幸甚善，但其間頗失君臣之體耳。"

是歲，鄗忠愈獄起，事密，諫官不能察其詳，議者頗謂事涉鎬王永中，思有以寬解上意。右諫議大夫賈守謙上封事，鐸繼之，尤切直。上優容之，謂鐸曰："汝方諸王皆有覬心，游其門者不無橫議，是何言也！但朕不罪諫官耳。"頃之，尚書省奏擬鐸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事，詔再任右拾遺，謂宰相曰："鐸敢言，但識短耳。朕嘗詰責而氣不沮。"鐸因召對，論宰相權太重。上曰："凡事由朕，宰相安得權重。"既而復奏曰："乞陛下勿泄此言，泄則臣虀粉矣。"上曰："宰相安能虀粉人。"至是，章宗并以此言告宰相，雖留再任，宰相愈銜之。改右補闕。

自完顏守貞再入相，以政事為己任，胥持國方幸，尤忌守貞，并忌鐸輩。鐸輩雖嘗為守貞論辨而不相附。鐸論邊防，守貞以為掇拾唐人餘論，皆不行。及守貞持鎬王永中事久不決，鐸等亦上言切諫，并指以為黨。上乃出守貞知濟南府，凡曾薦守貞者

崇政殿召見他，聽他奏對。不久，章宗將路鐸的奏疏告訴大臣，於是尚書左丞烏林荅愿、參知政事夾谷衡、胥持國上奏説路鐸以梁冀比擬右丞相，言語狂妄，不符合諫官身份。右丞相就是夾谷清臣。皇帝説："周昌以夏桀、商紂比漢高祖，漢高祖不認爲是冒犯。路鐸不過以梁冀比丞相罷了。"不久，完顏守貞入朝爲平章政事。五年，他又與禮部尚書張暐、御史中丞董師中、右諫議大夫賈守謙、翰林修撰完顏撒剌進諫勸止皇帝去景明宫，言語頗爲激切，章宗不能忍受，派遣近侍局直長李仁愿召集凡是勸諫去北方的人到尚書省，降詔令説："你們勸諫我巡幸北方，這很好，衹是言語間頗爲喪失君臣的大體了。"

這一年，鄗忠愈案發，事情隱密，諫官不能考察它的詳情，議論的人大多認爲事情牽涉到鎬王完顏永中，想有寬解皇帝心意的方法。右諫議大夫賈守謙進呈密封的札子，路鐸繼他之後也上奏章，言語尤其激切率直。皇帝優待寬容他們，告訴路鐸道："你説各個王都有覬覦之心，奔走於他們門下的人不會没有放肆的議論，這是什麽話？衹是我不降罪於諫官罷了。"隨即，尚書省奏報準備任命路鐸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事，降詔讓他再擔任右拾遺，皇上告訴宰相説："路鐸敢於進言，衹是才識短淺罷了。朕曾經責難他，但他志氣不頹喪。"路鐸趁召見奏對的機會，論説宰相權勢太重。皇上説："凡事都是由我確定，宰相怎麽能够權重?"接着又進奏説："請求陛下不要泄露這些話，如果泄露出去，那麽臣下將成爲粉末了。"皇上説："宰相怎麽能使人成爲粉末呢?"到這時，章宗一并將這些話告訴了宰相，雖然留下來再擔任諫官，宰相却更加銜恨他。改爲右補闕。

自從完顏守貞再次入朝爲宰相，以政事作爲自己的責任，胥持國正受寵幸，尤其忌恨完顏守貞，也忌恨路鐸等人。路鐸等人雖然曾經爲完顏守貞争議辯護，但是不相依附。路鐸論邊防事，完顏守貞以爲是拾取唐朝人議論之餘，都不施行。等到完顏守貞審理鎬王完顏永中事而長久不能斷決時，路鐸等也上疏極力進諫，并且指責

皆黜降，謂宰臣曰：“董師中謂臺省無守貞不可治，路鐸、李敬義皆稱舉之者。然三人者後俱可用，今姑出之。”上復曰：“路鐸敢言，甚有時名，一旦外補，人將謂朕不能容直臣，可選敢言及才識處鐸右者。”參知政事馬琪奏曰：“鐸雖知無不言，然亦多不當理。”上曰：“諫官非但取敢言，亦須間有出朕意表者，乃有裨益耳。”於是，吏部尚書董師中出為陝西西路轉運使，鐸為南京留守判官。户部郎中李敬義方使高麗還，即出為安化軍節度副使。詔曰：“卿等昨來交薦守貞公正可用，今坐所舉失實耳。”

他們是同黨。皇上於是讓完顔守貞出知濟南府，凡是曾經舉薦完顔守貞的人都罷黜降職，告訴宰相説：“董師中説御史臺尚書省如果没有完顔守貞就不可以治理，路鐸、李敬義都是稱賞舉薦他的人。但是這三個人以後都可以任用，現在姑且使他們出任外官。”皇帝又説道：“路鐸敢言，很有名氣，一旦補任外官，衆人將要議論我不能容納直言敢諫的臣子，可以選擇敢於進言而才識超過路鐸的人。”參知政事馬琪進奏説：“路鐸雖然是知無不言，然而也大多不合事理。”皇上説：“諫官不衹是選取敢説的人，也需要議論間或有出於我意料之外的，纔有幫助補益。”於是，吏部尚書董師中出任陝西西路轉運使，路鐸任南京留守司判官。户部郎中李敬義出使高麗國纔還朝，就派遣出任安化軍節度副使。詔書稱：“你們前時交相舉薦完顔守貞，説他公正可以任用，現在因爲你們舉薦失實而獲罪。”

承安二年，召為翰林修撰，同看讀陳言文字。上召禮部尚書張暐、大理卿麻安上及鐸，問趙晏所言十事，因問董師中、張萬公優劣。鐸奏：“師中附胥持國以進，趙樞、張復亨、張嘉貞皆出持國門下，嘉貞復趨走襄之門。持國不可復用，若再相，必亂綱紀。”上曰：“朕豈復相此人，但遷官二階使致仕，何為不可？”持國黨聞之，怒愈甚。改監察御史。參知政事楊伯通引用鄉人李浩，鐸劾奏：“伯通以公器結私恩，左司郎中賈益、知除武郁承望風旨，不詳檢起復條例。”涉妄冒，大夫張暐抑之不行。上命同知大興府事賈鉉詰問，張暐、伯通待罪于家。賈鉉奏：“近詔書詰問御史大夫張暐，暐言路鐸嘗稟會楊伯通私用鄉人李浩。暐以為彈絀大臣，須有阿曲實迹，恐所劾不當，臺綱愈壞，令再體察。賈益言除授皆宰執公議，奏稟，不見伯通私任形迹。”於是，詔責鐸言事輕率，慰諭伯通治

承安二年，召入朝爲翰林修撰，一同看讀上疏陳述文字。皇帝召集禮部尚書張暐、大理卿麻安上以及路鐸，詢問趙晏所論的十件事，於是問及董師中、張萬公的優劣。路鐸奏答道：“董師中依附胥持國而進身，趙樞、張復亨、張嘉貞都出自胥持國門下，張嘉貞又奔走於完顔襄的門庭。胥持國不可以重新任用，如果再啓用爲宰相，一定會擾亂朝廷綱紀。”皇上説：“我哪裏是要再使此人爲宰相，衹是升遷官資二級使他辭官退休，爲什麽不可以呢？”胥持國同黨聽説了這件事，更加憤怒。改官監察御史。參知政事楊伯通引用同鄉人李浩，路鐸彈劾説：“楊伯通私自用官爵結私恩，左司郎中賈益、負責任命官職的武郁秉承諷諭暗示，不認真檢察起用復官條例。”言語所涉虚妄冒犯，御史大夫張暐壓下不報。皇上命同知大興府事賈鉉察問，張暐、楊伯通在家等候定罪。賈鉉回奏説：“近來頒降詔書命令查問御史大夫張暐，張暐説路鐸曾經稟報楊伯通私自任用同鄉人李浩。張暐認爲彈劾黜免大臣，必須有曲從迎合的真憑實據，恐怕彈劾的事不得當，臺諫綱紀更加敗壞，命令再體訪勘察。賈益説任命都是由宰相共同商議的，稟奏皇上，不見

事如故。

有楊伯通私自任命的形迹。"於是，降詔責備路鐸論事輕率，安慰楊伯通告訴他像過去一樣治理政事。

頃之，遷侍御史，主奏事。監察御史姬端脩以言事下吏，使御史臺令史郭公仲達意于大夫張暐及鐸。暐與鐸奏事殿上，上問："姬端脩彈事嘗申臺官否?"對曰："嘗來面議。"端脩款伏乃云："祇曾與侍御私議，大夫不知也。"既而端脩杖七十收贖，公仲杖七十替罷。暐、鐸坐奏事不實，暐追一官，鐸兩官，皆解職。頃之，起為泰定軍節度副使。上謂宰臣曰："凡言事者，議及朕躬亦無妨，語涉宰相，間有憎嫌，何以得進?"詔左司計鐸資考至正五品，即除東平府治中。未幾，景州闕刺史，尚書省已奏郭歧為之，詔特改鐸為景州刺史，仍勿送審官院。鐸述十二訓以教民，詔曰："路鐸十二訓皆勸人為善，遍諭州郡使知之。"遷陝西路按察副使。坐以糾彈之官與京兆府治中蒲察張鐵、總管判官辛孝儉、推官愛剌宴飲，奪一官解職。泰和六年，召為翰林待制兼知登聞鼓院，累除孟州防禦使。貞祐初，城破，投沁水死。鐸剛正，歷官臺諫，有直臣之風。為文尚奇，詩篇温潤精緻，號《虛舟居士集》云。

不久，遷官侍御史，主管奏報政事。監察御史姬端脩因爲議論政事而交官吏審問，他使御史臺令史郭公仲轉達意向給御史大夫張暐與路鐸。張暐與路鐸在殿上奏事，皇上問："姬端脩彈劾的事曾經申告過臺諫官嗎?"回答説："曾經來當面議論。"姬端脩服罪却説："祇是曾經與侍御史私下商議，御史大夫不知道。"不久姬端脩行杖刑七十，詔令他以錢帛贖罪，郭公仲行杖刑七十，罷免官職。張暐、路鐸都因爲奏報事情不真實而獲罪，張暐降官資一級，路鐸降官資兩級，都解除職務。不久，起用爲泰定軍節度副使。皇上告訴宰相説："凡是議論政事的人，議論到我自身也没有妨害，言語涉及到宰相，間或有憎惡嫌忌之心，怎麽能够進呈呢?"降詔命令吏部左司計算路鐸資歷，達到正五品，就任命爲東平府治中。不久，景州缺刺史，尚書省已經奏請派郭歧擔任刺史，降詔命令特予改路鐸爲景州刺史，并不送審官院核準。路鐸撰述十二訓來教育百姓，詔書稱："路鐸十二訓都是勸人爲善，應當普遍告諭州郡，使百姓都知道。"遷任陝西路按察副使。因爲以糾察彈劾官的身份與京兆府治中蒲察張鐵、總管判官辛孝儉、推官愛剌一起宴會飲酒，從而獲罪，降一級官資，解除職任。泰和六年，召入朝爲翰林待制兼知登聞鼓院，幾次升遷授孟州防禦使。貞祐初年，孟州城被攻破，投沁水自殺。路鐸剛正，歷任臺諫官，有正直之臣的風範。寫文章崇尚奇特，詩歌温和典雅精巧，文集稱作《虛舟居士集》。

完顏伯嘉

完顏伯嘉字輔之，北京路訛魯古必剌猛安人。明昌二年進士，調中都左警巡判官。孝懿皇后妹晉國夫人家奴買漆不酬直，伯嘉鈎致晉國用事奴數人繫獄。晉國白章宗，章宗曰："姨酬其價，則奴釋矣。"由是豪右屏迹。改寶坻丞，補尚書省令史，除太

完顏伯嘉字輔之，北京路訛魯古必剌猛安人。中明昌二年進士第，調任中都左警巡判官。孝懿皇后的妹妹晉國夫人的家奴買漆而不給漆錢，完顏伯嘉捉拿到晉國夫人家主事的幾個奴僕囚禁在監獄中。晉國夫人告訴了章宗，章宗説："姨妹付了漆錢，家奴就會被釋放了。"從此豪門貴族都收斂行迹。改官寶坻縣丞，補爲尚書省令

學助教、監察御史。劾奏平章政事僕散揆，或曰："與宰相有隙，奈何?"伯嘉曰："職分如此。"遷平凉治中。累官莒州刺史。讞屬縣盗，伯嘉曰："飢寒為盗，得錢二千，經月不使一錢云何? 此必官兵捕他盗不獲，誣以準罪耳。"詰之，果然。詔與按察官俱推排物力，召見于香閣。

史，任命爲太學助教、監察御史。彈劾平章政事僕散揆，有人說："與宰相有嫌隙，以後將怎麽辦呢?"完顏伯嘉說："我的職責應當這樣做。"遷平凉府治中，多次遷官至莒州刺史。審理屬縣囚禁的盗賊，完顏伯嘉說："因爲飢餓寒冷而爲盗賊，得錢二千，過了一個月還不使用一文錢，這怎麽解釋? 這必定是官兵捕捉不到其他的盗賊，誣陷他們來抵罪罷了。"一經審問，果然是這樣。降詔命令他與按察官一起推排百姓財力，召見於香閣。

大安中，三遷同知西京留守，權本路安撫使。貞祐初，遷順義軍節度使。居父母喪，卒哭，起復震武軍節度使兼宣撫副使，提控太和嶺諸隘。副統李鵬飛誣殺彰國軍節度使牙改，詔伯嘉治之。貞祐四年三月，伯嘉奏："西京副統程琢智勇過人，持心忠孝，以私財募集壯士二萬，復取渾源、白登，有恢復山西之志，已命駐于弘州矣。近者靖大中、完顏毛吉打以三千人歸國，各遷節度副使。今山西已不守，琢收合餘衆，盡忠於國，百戰不挫。臣恐失機會，輒擬琢昭勇大將軍、同知西京留守事，兼領一路義軍，給以空名敕二十道，許擇有謀略者充州縣。"制可，仍賜琢姓夾谷氏。琢請曰："前代皆賜國姓，不繫他族，如蒙更賜，榮莫大焉。"詔更賜完顏氏。

大安年間，三次升遷至同知西京留守，代理本路安撫使。貞祐初年，升任順義軍節度使。守父母喪，服喪期滿，起用爲震武軍節度使兼宣撫副使，提控太和嶺各關隘。副都統李鵬飛誣陷殺害彰國軍節度使牙改，降詔命令完顏伯嘉處治。貞祐四年三月，完顏伯嘉上奏說："西京副都統程琢智謀勇略過人，堅守忠孝之心，用私人財物募集壯士二萬人，又取得了渾源、白登，有恢復山西的志向，已命令他在弘州駐屯軍隊了。近來靖大中、完顏毛吉打率領三千人歸國，分别任命爲節度副使。現在山西已經不能守護，程琢收聚殘餘之衆，爲國家盡忠，經歷百戰而不挫其鬥志。臣恐怕失去機會，私下擬定任命程琢爲昭勇大將軍、同知西京留守事，兼領一路義軍，給予他空白委任狀二十道，准許他選擇有謀略的人充當州縣官。"詔書同意了，并賜程琢姓夾谷氏。程琢奏請說："前代都賜給國姓，不繫於其他族屬，如果蒙恩改賜姓氏，榮耀没有比這更大的了。"降詔改賜姓完顏氏。

是月，伯嘉遷元帥左監軍、知太原府事、河東北路宣撫使。以同知太原府斡勒合打為彰國軍節度使、宣撫副使。六月，斡勒合打奏："同知西京留守完顏琢恃與宣撫使伯嘉雅善，徙居代州，肆為侵掠。遥授太原治中、權堅州刺史完顏斜烈私離邊面。臣白伯嘉，伯嘉不悦，遣臣護送糧運于代州。臣請益兵，乃以羸卒數百見付，半無鎧仗。臣復為言，伯嘉

這一月，完顏伯嘉升任元帥府左監軍、知太原府事、河東北路宣撫使。任命同知太原府事斡勒合打爲彰國軍節度使、宣撫副使。六月，斡勒合打上奏說："同知西京留守完顏琢依仗與宣撫使完顏伯嘉素來親近，移居到代州，大肆侵擾掠奪。遥領太原府治中、權堅州刺史完顏斜烈私自離開邊地。臣告知完顏伯嘉，完顏伯嘉不高興，派遣臣護送糧草運往代州。臣請求增加士兵，竟然將老弱士兵幾百人交付給我，其中一半的人没有鎧甲。臣又再次申說，完顏伯嘉對臣發怒，拷

怒臣，榜掠幾死。臣立功累年，頗有寸效，伯嘉挾私陵轢，無復宣撫同僚之禮。臣欲不言，恐他日反爲所誣，無以自明。”上問宰臣，奏曰：“太原重鎮，防秋在邇，請敕諭和解。”詔曰：“太原兵衝，若以私忿廢國事，國家何賴焉！卿等同心戮力，以分北顧之憂，無執前非，誤大計也。”七月，伯嘉改知歸德府事，合打改武寧軍節度使。御史臺奏：“宣撫副使合打訴元帥伯嘉以私忿加棰楚，令本臺廉問，既得其事，遂不復窮治。若合打奏實，伯嘉安得無罪，伯嘉無罪，合打合坐欺罔。乞審正是非，明示黜陟。”宣宗曰：“今正防秋，且已。”

打臣幾乎致死。臣多年來立有功勞，頗有尺寸勞效，完顔伯嘉挾持私人怨恨而欺壓凌辱，毫無同爲宣撫司同僚的禮節。臣想要不説，又害怕以後反而被他誣陷，没有自我分辯之處。”皇帝問宰相，宰相上奏説：“太原是重鎮，防止敵軍秋季進攻就在眼前，請下詔書告諭他們和解。”詔書説：“太原是軍事上的要地，如果因爲私人的怨憤而廢棄國家大事，國家將依賴誰呢？你們要同心協力，來分擔我北望的憂慮，不要糾纏以前的是非，貽誤了大計。”七月，完顔伯嘉改任知歸德府事，斡勒合打改任武寧軍節度使。御史臺奏報説：“宣撫副使斡勒合打申訴元帥完顔伯嘉因爲私憤而施行杖刑，詔令本臺查訪追問，既已弄清事實，又命令不再徹底追查。如果斡勒合打所奏是事實，完顔伯嘉怎能無罪，如果完顔伯嘉無罪，斡勒合打就應當以欺君罔上而獲罪。乞令審理決斷二人是非，明確宣布罷黜進用。”宣宗説：“目前正是防備敵軍秋季攻擊的時節，姑且作罷。”

初，河東行省胥鼎奏：“完顔伯嘉屢言同知西京留守兼臺州刺史完顔琢，可倚之以復山西，朝廷遷官賜姓，令屯代北，扼太和嶺。今聞諸隘悉無琢兵，蓋琢挈太原之衆，保五臺剽掠耳。如尚以伯嘉之言爲可信，乞遣琢出太原，或徙之内地，分處其衆，以備不測之變。”宰臣奏：“已遣官體究琢軍，且令太原元帥府烏古論德升召琢使之矣。當以此意報鼎。”無何，德升奏：“琢兵數萬分屯代州諸險，拒戰甚力，其衆烏合，非琢不可制。”胥鼎復奏：“宣差提控古里甲石倫言，琢方招降人，謀復山西，盤桓于忻、代、定、襄間，恣爲侵擾，無復行意。發掘民粟，戕殺無辜，雖曰不煩官廩，博易爲名，實則攘劫，欺國害民無如琢者。石倫之言如此，臣已令帥府禁止之矣。”宰臣奏：“所遣官自忻、代來，云不見劫掠之迹，

當初，河東行省胥鼎奏報説：“完顔伯嘉多次説同知西京留守兼臺州刺史完顔琢，可依靠他來收復山西，朝廷升遷官職賞賜姓氏，命令他屯駐於代州之北，控制太和嶺。現今聽説各道關隘完全没有完顔琢的士兵，完顔琢衹是統領太原的部衆，保守五臺山，搶劫掠奪罷了。如果認爲完顔伯嘉的話還可以相信，那麽請求將完顔琢派遣出太原，或是遷移到内地，分散安置他的士兵，以防備不能預料的變故。”宰相上奏説：“已經派遣官員前往考察完顔琢軍隊，暫且命令太原元帥府烏古論德升召回完顔琢差使，應當將這一意圖回報胥鼎。”不久，烏古論德升回奏説：“完顔琢軍隊幾萬人分别屯駐在代州各個險要處，抵禦作戰甚爲得力，但士兵都是烏合之衆，非完顔琢不可控制。”胥鼎又上奏説：“宣差提控官古里甲石倫説，完顔琢正在招納投降之人，圖謀收復山西，游弋徘徊於忻、代、定、襄各州之間，放肆地侵犯擾害百姓，没有再行進的意思。發掘百姓儲藏的糧食，殺戮無辜，雖説是不費官糧，以購買交易爲名，實際上則是搶劫，欺騙國家、危害

惟如德升言便。"從之。伯嘉至歸德，上言，乞雜犯死罪以下納粟贖免。宰臣奏："伯嘉前在代州嘗行之，蓋一時之權，不可爲常法。"遂寢。俄改簽樞密院事。未閲月，改知河南府事。是時，甫經兵後，乏兵食，伯嘉令輸棗栗菜根足之，皆以爲便。興定元年，知河中府，充宣差都提控，未幾召爲吏部尚書。二年，改御史中丞。

百姓，没有像完顏琢這樣的人。古里甲石倫的奏報如此，臣已經命令元帥府禁止他們了。"宰相奏請道："派遣的官員從忻州、代州來，説没有見到搶劫掠奪的行迹，衹是像烏古論德升的話那樣去做爲便利。"皇上聽從了。完顏伯嘉到歸德府，上奏章請求各種死罪以下的囚犯交納糧食贖罪。宰相啓奏説："完顏伯嘉以前在代州曾經施行這一方法，這衹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不可以成爲固定常法。"於是作罷。不久改官簽書樞密院事。不到一個月，改知河南府事。這時，剛經歷戰火之後，缺乏軍糧，完顏伯嘉命令交納棗子、板栗、菜根來補足，都認爲很合適。興定元年，知河中府，充當宣差都提控官，不久召入朝爲吏部尚書。二年，改御史中丞。

初，貞祐四年十月，詔以兵部尚書、簽樞密院事蒲察阿里不孫爲右副元帥，備禦潼關、陝州。次澠池土濠村，兵不戰而潰。阿里不孫逸去，亡所佩虎符，變易姓名，匿柘城縣，與其妻妹前韓州刺史合喜男婦紇石烈氏及僕婢三人僦民舍居止。合喜母徒單氏聞之，捕執紇石烈，斷其髮，拘之佛寺中。阿里不孫復亡去。監察御史完顏藥師劾奏："乞就詰紇石烈及僕婢，當得所在。其妻子見在京師，亦無容不知，請窮治。"有司方繫其家人，特命釋之，詔曰："阿里不孫若能自出，當免極罪。"阿里不孫乃使其子上書，請圖後效。尚書省奏："阿里不孫幸特赦死，當詣闕自陳，乃令其子上書，猶懷顧望。"伯嘉劾之曰："古之爲將者，受命之日忘其家，臨陣之日忘其身，服喪衣、鑿凶門而出，以示必死。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阿里不孫膺國重寄，握兵數萬，未陣而潰，委棄虎符，既不得援枹鼓以死敵，又不能負斧鑕而請罪，逃命竄伏，猥居里巷，挾匿婦人，爲此醜行。聖恩寬大，曲

開初，貞祐四年十月，詔令以兵部尚書、簽書樞密院事蒲察阿里不孫爲右副元帥，守禦潼關、陝州。軍隊駐扎在澠池土濠村，士兵没有經過戰鬥就潰散了。阿里不孫也逃走，丢失了佩戴的虎符，改换姓名，躲藏在柘城縣，與他妻子的妹妹前韓州刺史合喜的媳婦紇石烈氏以及婢女三人租賃百姓房屋居住。合喜的母親徒單氏聽説了，捕捉到紇石烈氏，剪斷了她的頭髮，將她拘押在佛寺中。阿里不孫又逃走了。監察御史完顏藥師彈劾説："乞令就近審問紇石烈氏和婢女，當會獲知阿里不孫逃亡的去處。他的妻子兒女現今在京城，也不會不知道，請令徹底追究。"有關部門剛囚禁了他的家人，降詔特命釋放，詔書説："阿里不孫如果能够自己出來自首，可以免予極刑。"阿里不孫於是派他的兒子上書，請允許他以後報效。尚書省上奏説："阿里不孫幸運地被特赦免死，應當赴朝廷自己陳請，却命他兒子上書，還懷有觀望之意。"完顏伯嘉彈劾他説："古代爲將的人，接受命令的那天就忘記了自己的家，身臨戰場的時候忘記了自身，穿喪服，開鑿凶門而出，以此表示必定要戰死。進軍不追求名利，退兵不逃避罪責，衹是一心要保衛百姓。阿里不孫承受國家重大寄托，掌握士兵幾萬人，没有作戰就潰散了，丢棄了虎符，既不能拽鼓槌敲擊戰鼓而死於敵軍，又不能背負斧子砧板來請

赦其死，自當奔走闕庭，皇恐待命。安坐要君，略無忌憚，迹其情罪，實不容誅。此而不懲，朝綱廢矣。乞尸諸市以戒為臣之不忠者！”宣宗曰：“中丞言是，業已赦之矣。”阿里不孫乃除名。

罪，逃命奔竄潛伏，猥瑣地居住在里閭街巷之中，挾持藏匿婦人，做出了這樣的醜惡行爲。皇上聖恩寬大，特别赦免他的死罪，他自應奔走朝廷，誠惶誠恐等待處治。居然安穩地坐着，要挾國君，絲毫没有畏懼之情，考察他的罪惡實情，確實不能不殺。這種行爲如果不加以懲處，朝廷綱紀就要敗壞了。乞令將他誅殺了，把尸體陳列在街市上示衆，以警戒那些爲臣子而不忠心的人。”宣宗説：“中丞的話是對的，但是已經赦免他了。”阿里不孫於是被除名。

五月，充宣差河南提控捕蝗，許决四品以下。宣宗憂旱，伯嘉奏曰：“日者君之象、陽之精，旱熯乃人君自用亢極之象，宰執以為冤獄所致。夫燮和陰陽，宰相之職，而猥歸咎於有司。高琪武弁出身，固不足論，汝礪輩不知所職，其罪大矣。漢制，災異策免三公，顧歸之有司邪。臣謂今日之旱，聖主自用，宰相諂諛，百司失職，實此之由。”高琪、汝礪深怨之。禮部郎中抹撚胡魯剌以言事忤旨，集五品以上官顯責之。明日，伯嘉諫曰：“自古帝王莫不欲法堯、舜而耻為桀、紂，蓋堯、舜納諫，桀、紂拒諫也，故曰‘納諫者昌，拒諫者亡’。胡魯剌所言是，無益於身，所言不是，無損於國。陛下廷辱如此，獨不欲為堯、舜乎。近日言事者語涉謗訕，有司當以重典，陛下釋之。與其釋之以為恩，曷若置之而不問。”宰相請修山寨以避兵，伯嘉諫曰：“建議者必曰據險可以安君父，獨不見陳後主之入井乎？假令入山寨可以得生，能復為國乎。人臣有忠國者，有媚君者，忠國者或拂君意，媚君者不為國謀。臣竊論之，有國可以有君，有君未必有國也。”高琪、汝礪聞之，怒愈甚。

五月，充任宣差河南提控捕捉蝗蟲，允許决斷四品以下官員。宣宗憂慮天旱，完顏伯嘉上奏説：“太陽是國君的物象，是陽的精華，旱災乃是君主剛愎自用達於極限的物象，宰相製造冤獄造成的。使陰陽協調和諧，是宰相的職責，而却隨意地歸罪於有關官署。朮虎高琪是武將出身，固然不值得議論，高汝礪等人不知道自己的職責，他們的罪過就大了。按照漢朝制度，凡是有天災變異就罷免三公，哪裏歸罪於有關官署呢？臣下認爲，今天的旱災，正是由於皇上剛愎自用，宰相諂媚阿諛，各類官府失職造成的。”朮虎高琪、高汝礪深深怨恨他。禮部郎中抹撚胡魯剌因爲議論政事冒犯詔旨，召集五品以上官員當衆譴責他。第二天，完顏伯嘉進諫説：“自古以來的帝王，没有人不想效法堯、舜，而耻於爲桀、紂，大概是因爲堯、舜接納進諫，桀、紂拒絶進諫，所以説‘接納進諫的人昌盛，拒絶進諫的人滅亡’。抹撚胡魯剌的話如果是正確的，對於他自身没有益處，他的話如果不正確，對於國家也没有損害。陛下像這樣在朝堂羞辱他，難道不想做堯、舜嗎？近日來論事的人言語涉及誹謗，有關官司判處以重罪，陛下都釋免了他們。與其釋免他們作爲恩典，爲何不擱下而不追究呢！”宰相請求修建山寨來躲避敵兵，完顏伯嘉進諫説：“建議的人必定是説占據險要可以使君王安定，難道不見陳後主占據長江天險而投井嗎？即使進入山寨可以保命，又能重新建立國家嗎？大臣中有忠於國家的，有諂媚君主的，忠於國家的大臣或許違背君主意願，諂媚君主的大臣

不爲國家籌劃。臣私下議論，有國家就可以有國君，有國君未必就有國家。”术虎高琪、高汝礪聽説了這些話，更加憤怒。

十二月，以御史中丞、權參知政事、元帥左監軍，行尚書省、元帥府于河中，控制河東南北路便宜從事。興定三年，伯嘉至河中，奏曰：“本路衝要，不可闕官，凡召辟者每以難險爲辭。乞凡檄召無故不至者宜令降罰，悉心幹當者視所歷升遷。”詔召不至者决杖一百，餘如所請。廷議欲棄河東，徙其民以實陝西。伯嘉上書諫曰：“中原之有河東，如人之有肩背。古人云‘不得河東不雄’，萬一失之，恐未易取也。”大忤宰執意。頃之，召還，罷爲中丞。伯嘉入見，奏曰：“如臣駑鈍，固宜召還，更須速遣大臣鎮撫。”宣宗深然之。伯嘉上疏曰：“國家兵不强，力不足以有爲，財不富，賞不足以周衆，獨恃官爵以激勸人心。近日以功遷官赴都求調者，有司往往駁之，冒濫者固十之三，既與而復奪之，非所以勸功也。乞應軍功遷官，宣敕無僞者即準用之。”又曰：“自兵興以來，河北桀黠往往聚衆自保，未有定屬。乞賜招撫，署以職名，無爲他人所先。”又曰：“河東、河北有能招集餘民完守城寨者，乞無問其門地，皆超逾等級，授以本處見任之職。”又曰：“河中、晋安被山帶河，保障關、陝，此必争之地。今雖殘破，形勢猶存，若使他人據之，因鹽池之饒，聚兵積糧，則河津以南、太行以西，皆不足恃矣。”

十二月，以御史中丞、權參知政事、元帥左監軍的身份，行尚書省、元帥府事於河中府，控制河東南北路，根據情況處置政事。興定三年，完顏伯嘉到河中府，上奏説：“本路是軍事要地，不可以缺少官吏，大凡徵召薦辟的人常以艱難危險爲藉口不赴任。請求下令凡是公文宣召無故不到任的人應當降職受罰，盡心辦事的人根據他的作爲升遷官職。”詔令宣召不到任的人判决杖刑一百，其餘的條款如他所請。朝廷商議要放棄河東，遷移那裏的百姓來充實陝西。完顏伯嘉上書諫止説：“中原有河東，如同人有肩背。古人説‘不得河東不能稱雄’，萬一喪失了它，恐怕不容易再得到。”大爲觸犯宰相的意願。不久，召還朝，罷爲御史中丞。完顏伯嘉入殿晋見，上奏説：“像臣這樣平庸遲鈍，固然應當召回朝，更需要迅速派遣大臣鎮守安撫。”宣宗認爲很對。完顏伯嘉上奏疏説：“國家兵力不强，力量不足以有所作爲；財力不富，賞賜不足以周遍衆人，衹是依靠官職爵位來激勵人心。近日以來，因爲功勞遷官前來都城要求調官的人，有關官府往往駁回，冒功充數的固然有十分之三，已經給予了官職而又重新奪去，這不是鼓勵衆人立功的方法。請求凡是因爲軍功而升遷官職，誥敕没有虚假的人，就依照敕令任用他。”又説：“自從興兵以來，河北的豪强往往聚集部衆自己保衛自己，没有一定的歸屬。請求賜令招集安撫，委任以官職，不要被其他人搶先。”又説：“河東、河北有能招集殘餘的百姓修築守衛城寨的人，請求不要追問他的門第，都超越等級，授予他本處現任的職官。”又説：“河中、晋安背負着山環繞着黄河，保護着關中、陝西，這是兵家必争之地。現在雖然殘毁破敗，但是地理形勢依然存在，如果讓其他人占據了，憑藉鹽池的富饒，聚集軍隊，屯積糧草，那麽河津以南、太行山以西的地域，都不足以依靠了。”

四年秋，河南大水，充宣慰副

四年秋天，河南發大水，充任宣慰副使，按

使，按行京東。奏曰："亳州災最甚，合免三十餘萬石，三司止奏除十萬石，民將重困，惟陛下憐之！"詔治三司奏災不以實罪。伯嘉行至蘄縣，聞前有紅襖賊，不敢至泗州。監察御史烏古孫奴申劾伯嘉違詔，不遍按視。又曰："伯嘉知永城縣主簿蒙古訛里剌不法，沈丘令夾谷陶也受賄，匿而不發。前穀城縣令獨吉鼎术可嘗受業伯嘉，伯嘉諷御史辟之。"詔有司鞫問，會赦免。

五年，起爲彰化軍節度使，改翰林侍講學士。伯嘉純直，不能與時低昂，嘗曰："生爲男子，當益國澤民，其他不可學也。"高汝礪方希寵固位，伯嘉論事輒與之忤，由是毀之者衆。元光元年，坐言事過切，降遥授同知歸德府事。二年三月，遥授集慶軍節度使，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河中，率陝西精鋭與平陽公史詠共復河東。頃之，伯嘉有疾。六月，薨。伯嘉去太原後，完顔琢寓軍平定石仁寨，權平定州刺史范鐸以閻德用充本州提控。德用桀驁，蓄奸謀，鐸不能制，委曲容庇之。興定元年，德用率所部掩襲，殺琢及官屬程珪等百餘人，遂據石仁寨。鐸懼，挈家奔太原，德用遂據平定州。二年十月，詔誅范鐸。

察巡行京東。上奏説："亳州遭災最厲害，應當免除賦税三十餘萬石，三司衹奏請免除十萬石，百姓將更加困難，望陛下可憐他們。"詔令追究三司奏報災情不實的罪過。完顏伯嘉巡行到蘄縣，聽説前面有紅襖賊軍，不敢前往泗州。監察御史烏古孫奴申彈劾完顏伯嘉違抗詔令，不普遍地按察巡視。又説："完顏伯嘉知道永城縣主簿蒙古訛里剌不守法令，沈丘縣令夾谷陶也受賄，隱瞞而不揭發。前任穀城縣令獨吉鼎术可曾經受業於完顏伯嘉，完顏伯嘉暗示御史徵召他。"降詔命令有關部門審問，遇到大赦免罪。

五年，起用爲彰化軍節度使，改任翰林侍講學士。完顏伯嘉純樸正直，不能與時人俯仰升降，曾經説："生爲男子漢，應當爲國家謀利益，施恩澤於百姓，其他事都不可以學。"高汝礪正謀求寵幸鞏固官位，完顏伯嘉議論政事總是與他相頂撞，因此詆毁完顏伯嘉的人很多。元光元年，因爲論事過於激切而獲罪，降職遥授同知歸德府事。二年三月，遥授集慶軍節度使，權參知政事，在河中府行尚書省事，率領陝西的精鋭軍隊與平陽公史詠共同收復河東。不久，完顏伯嘉得病。六月，去世。完顏伯嘉離開太原以後，完顏琢屯駐軍隊於平定州石仁寨，權平定州刺史范鐸任命閻德用充本州提控。閻德用桀驁不馴，暗藏奸計，范鐸不能控制，委曲己意包容庇護他。興定元年，閻德用率領他的軍兵襲擊完顏琢，殺死完顏琢和他的下屬官吏程珪等一百多人，就占據了石仁寨。范鐸恐懼，携帶家人逃奔到太原，閻德用於是又占據平定州。二年十月，詔令誅殺范鐸。

术虎筠壽

术虎筠壽，貞祐間爲器物局直長，遷副使。貞祐三年七月，工部下開封市白牯取皮治御用鞠仗。筠壽以其家所有鞠仗以進，因奏曰："中都食盡，遠棄廟社，陛下當坐薪懸膽之日，奈何以球鞠細物動摇民間，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非所以示百姓也。"宣宗不懌，擲仗籠中。明日，

术虎筠壽，貞祐年間爲器物局直長，遷任副使。貞祐三年七月，工部降公文到開封府，要買白牯牛取皮製作皇帝使用的球杖，术虎筠壽將他家中所有的球杖進獻，并上奏説："中都糧食已經耗盡，遠遠地離棄宗廟社稷，這正是陛下卧薪嘗膽的時候，爲什麼要用皮球這一類細小玩物來騷擾民間，使百姓屠宰耕牛來供給不急的需用，這不是爲民作表率的方法。"宣宗不高興，將球

出筠壽爲橋西提控。

杖扔到籠子裏面。第二天，派遣术虎筠壽出任橋西提控官。

贊曰：孟鑄、宗端脩、路鐸盡言於章宗，皆擯斥不遂。鑄劾胡沙虎，可謂先知，雖行其言，弗究厥罰。厥後胡沙虎逆謀，胥持國終至于誤國，而不悟也。宣宗時，完顏素蘭、許古皆敢言者，亦挫于高琪、汝礪之手。蕢土不能塞河决，有以也夫！完顏伯嘉以著功參大政，亦不能一朝而安，言之難也如是哉！术虎筠壽，所謂執藝事以諫者邪。

贊曰：孟鑄、宗端脩、路鐸毫無保留地向章宗進言，都被擯斥而不成功。孟鑄彈劾胡沙虎，可說是有先見之明，朝廷雖然施行他的諫言，但不深究對胡沙虎的處置。以後胡沙虎陰謀叛逆，胥持國終於到了貽誤國家的地步，但還不醒悟。宣宗時，完顏素蘭、許古都是敢於進言的人，也受挫折於术虎高琪、高汝礪之手。一筐泥土不能堵塞大河缺口，自有它的道理吧！完顏伯嘉以顯赫的功勞參與大政，也不能得到一朝一夕的安穩，進諫的艱難像這樣啊！术虎筠壽是人們所說的使用技藝來進諫的人。

張煒

張煒字子明，洺州永年人，本名爆，避章宗嫌名改焉。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調葭州軍事判官，再遷中都左警巡使。煒喜言功利，寡廉節，交通部民閻元翬，縉紳薄之。累官户部員外郎。

承安五年，天色久陰晦，平章政事張萬公奏："此由君子小人邪正不分所致，君子宜在内，小人宜在外。"章宗問："孰爲小人？"萬公對曰："户部員外郎張煒、文綉署丞田櫟、都水監丞張嘉貞雖有幹才，無德而稱，好奔走以取勢利。大抵論人當先德後才。"詔三人皆與外除，煒出爲同知鎮西軍節度使事，轉同知西京轉運使事。是時，大築界墻，被行户工部牒主役事。丁母憂，起復桓州刺史，奏請以鹽易米事，且所言利害甚多，恐涉細碎，不敢盡上。詔尚書省曰："張煒通曉人也，朕不敢縷詰，卿等詳問之，毋爲虚文。"充宣差西北路軍儲，自言斂不及民，可以足用。大抵募商賈縱其販易，不問所從

張煒字子明，洺州永年人，本名爆，避章宗同音字諱改爲今名。中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任葭州軍事判官，再升爲中都左警巡使。張煒喜歡談論功利，缺少廉耻氣節，與所管轄的百姓閻元翬相勾結，士大夫都鄙薄他。多次升遷至户部員外郎。

承安五年，天色長久陰暗不明，平章政事張萬公上奏説："這是由於君子小人、邪惡正直没有分别造成的，君子應當在朝廷内，小人應當在朝廷外。"章宗問道："誰是小人？"張萬公對答："户部員外郎張煒、文綉署丞田櫟、都水監丞張嘉貞雖然有才幹，没有德行與之相稱，喜歡奔走趨附來謀取權勢名利。大抵評論人應當先德行，後才能。"降詔命令這三個人都除授外任官，張煒出任同知鎮西軍節度使事，轉官同知西京轉運使事。這時，各處普遍修築界墻，張煒接受行户工部公文主持勞役事。爲母親守喪，起復爲桓州刺史，上疏奏請用鹽交换米的事，并且所説的事關係利害很多，怕太瑣碎，不敢全部奏上。降詔給尚書省説："張煒是通曉事理的人，我不敢詳盡地追問，你們詳細詢問他，不要説空話。"充任宣差西北路軍儲，自己宣稱搜求不涉及百姓，可以滿足需用。他的方法大概是招募商人任隨他

來。奸人往往投牒，妄指産業，疏鄰保姓名，煒信之，多與之錢。已而亡去，即逮繫鄰保，使之代償，一路爲之疲弊。以故舊氈罽繒絮皮革折給軍士，皆棄於道而去。歲餘，改户部郎中，遷翰林直學士，俱兼規措職事。左丞相宗浩奏："張煒長於恢辦，比户部給錢三十萬，已增息十四萬矣。請給錢通百萬，令從長恢辦，乞不隸省部，委臣專一提控，有應奏者，許煒專達，歲差幹事官計本息具奏。"上從其請。

們販運貿易，不問他們的財物從哪裏來。奸邪的人往往投進公牒，胡亂虚報財産，簽上鄰里擔保人的姓名，張煒相信了他們，給他們很多錢。不久，奸民逃亡，就捕捉拘禁鄰里擔保人，讓他們代爲賠償，一路的人都爲此疲憊不堪。他把用舊的毛氈子、絲棉絮、皮革折價發給士兵，士兵們都丢棄在道路上而離去。一年多以後，改官户部郎中，遷翰林直學士，都同時兼任規劃措置職事。左丞相完顔宗浩上奏説："張煒擅長於備辦生息，前時户部批給他錢三十萬，已增加利息十四萬了。請再批給他錢連同原來的錢通共一百萬，命令他從長遠備辦生利，請求不隸屬於省部，任命大臣專門提舉控制，有應詔奏對的事務，允許張煒派專差送達，每年差遣辦事官員計算其本錢利息，具實奏報。"皇帝聽從了他的奏請。

泰和六年，伐宋，煒進銀五千兩。詔曰："汝幹集資儲，固其職也，毋令軍士有議國家。人之短汝，朕皆知之，惟能興利，斯惟汝功。"自西北路召還，勾計諸道倉庫，除簽三司事。上問："誰可代卿規措者？"煒舉中都轉運户籍判官王謙。謙至西北路，盡發煒前後散失錢物以巨萬計，對獄者積年。大安三年，起爲同簽三司事。會河堡兵敗，軍士猶云張宣差刻我，欲倒戈殺之。累遷户部侍郎。貞祐初，遷河北西路按察轉運使。貞祐二年春，中都乏糧，詔同知都轉運使事邊源以兵萬人護運通州積粟，軍敗死焉，平章政事高琪舉煒代源行六部事。以勞進官一階，改河北東路轉運使。宣宗遷汴，佐尚書右丞胥鼎前路排頓，及修南京宫闕。無何，坐事降孟州防禦使。三年，遷安國軍節度使，致仕。宣宗初以煒有才，既察其無實，遂不復用。貞祐四年，卒。

泰和六年，討伐宋朝，張煒進獻白銀五千兩。降詔書説："你備辦聚集資財儲蓄，固然是你的職責，但不要使軍士議論國家。其他人攻擊你的過失，我全都知道。衹要能够使利益興起，這就是你的功勞。"從西北路召回朝，管理統籌各道的倉庫，任命爲簽書三司事。皇上問："誰可以代替你規劃措置？"張煒舉薦中都路轉運司户籍判官王謙。王謙到西北路，揭發出張煒前後散失的錢幣實物，以萬數計算，對證案情達一年之久。大安三年，起用爲同簽書三司事。會河堡軍隊戰敗，士兵們還説張宣差刻剥他們，想要掉轉戈矛殺死他。多次升遷至户部侍郎。貞祐初，任河北西路按察轉運使。貞祐二年春季，中都缺乏糧食，詔令同知都轉運使事邊源率兵一萬人護衛運送通州儲積的糧食，軍隊戰敗，邊源戰死，平章政事术虎高琪舉薦張煒代替邊源行六部事。以勞績進官資一階，改任河北東路轉運使。宣宗遷都汴京，他輔助尚書右丞胥鼎在前面安排住宿，以及修繕南京的宫殿。不久，因事獲罪，降職爲孟州防禦使。三年，遷任安國軍節度使，辭官退休。宣宗開始以爲張煒有才幹，後來觀察到他没有實際才能，於是就不再任用他。貞祐四年，去世。

高竑

高竑，渤海人。以廕補官，累調貴德縣尉。提刑司舉任繁劇，遷奉聖州録事。察廉，遷内黄令，累官左藏庫副使。元妃李氏以皂幣易紅幣，竑獨拒不肯易。元妃奏之，章宗大喜，遣人諭之曰："所執甚善。今姑與之，後不得為例。"轉儀鸞局、少府少監，改户部員外郎、安州刺史。大安中，越王永功判中山，竑以王傅同知府事。改同知河南府，充安撫使。徙同知大名府，兼本路安撫使。貞祐二年，遷河北西路按察轉運使，録大名功，遷三官，致仕。興定四年，卒。

高竑是渤海人。以恩廕補官，累積官資調任貴德縣尉。提刑司舉薦他治理複雜艱難的政事，遷官奉聖州録事。以監司察舉，升任内黄縣令，多次遷官爲左藏庫副使。元妃李氏以黑色綢帛換取紅色綢帛，惟有高竑拒絶不肯换。元妃奏告他，章宗非常高興，派人告訴他說："你所堅持的行爲很好。現在姑且給她，以後不得爲例。"轉官儀鸞局、少府少監，改任户部員外郎、安州刺史。大安年間，越王完顔永功判中山府，高竑以王府傅同知府事。改官同知河南府，充任安撫使。移任同知大名府，兼本路安撫使。貞祐二年，遷河北西路按察轉運使，叙録知大名府時的功勞，晋升官資三階，辭官退休。興定四年，去世。

李復亨

李復亨字仲修，榮州河津人。年十八，登進士第。復中書判優等，調臨晋主簿。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商人過客，同邑人槖中盛佩刀，謂之曰："刀蠟馬血，火煆之則刃青。"其人款服，果有仇。以提刑薦遷南和令。盜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牽牛遍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引伏。察廉，遷臨洮府判官，改陝西東路户籍判官，轉河東北路支度判官。

李復亨字仲修，榮州河津縣人。十八歲中進士第。又考中書判科優等，調任臨晋縣主簿。護送官馬到府城，在旅店中住宿，有盜賊殺死了馬，李復亨說："没有好處而殺馬，一定是有仇人。"搜查住在旅店的所有商家、過往客人。同縣人的行裝口袋中裝有佩刀，李復亨告訴他說："刀沾上了馬血，用火一烤，刀刃就變爲藍色。"那人服罪，果然與店家有仇。因提刑司薦舉遷任南和縣令。盜賊割去了百姓家中牛的耳朵，李復亨將鄉中的人全部召攏，使養牛人家牽着牛一個一個地在這些人前面經過，走到一人跟前，牛忽然驚慌躍起，審問他，於是服罪。監司察舉，遷任臨洮府判官，改陝西東路户籍判官，轉爲河東北路支度判官。

泰和中，伐宋，充宣撫司經歷官，遷解鹽副使，歷保大、震武同知節度事。丁母憂，起復同知震武節度，加遥授忻州刺史。貞祐間，歷左司員外郎、郎中，遷翰林直學士、行三司事。興定三年，上言："近日興師伐宋，恐宋人乘虚掩襲南鄙，故籍邊郡民為軍。今大軍已還，乞罷遣歸本業。"從之。復亨舉陳留縣令程震

泰和年間，討伐宋朝，充任宣撫司經歷官，遷官解鹽副使，歷任保大軍、震武軍同知節度使事。爲母親服喪，起復爲同知震武軍節度事，加遥授忻州刺史。貞祐年間，歷官左司員外郎、郎中，升任翰林直學士、行三司事。興定三年，上奏說："近日以來調動軍隊討伐宋朝，恐怕宋朝人乘空虚襲擊我國南方邊境，因此登記邊境郡縣百姓建立軍隊。現在大軍已經撤還，請求罷返充軍百姓回歸本業。"聽從了他的建議。李復亨舉

等二十九人農桑有效，徵科均一，朝廷皆遷擢之。是歲七月，置京東、京西、京南三路行三司，掌勸農催租、軍須科差及鹽鐵酒榷等事。户部侍郎張師魯攝東路，治歸德；户部侍郎完顏麻斤出攝南路，治許州；復亨攝西路，治中京實河南府，三司使侯摯總之。復亨奏："民間銷毁農具以供軍器，臣竊以為未便。汝州魯山、寶豐，鄧州南陽皆産鐵，募工置冶，可以獲利，且不厲民。"又奏："陽武設賣鹽官以佐軍用，乞禁止滄、濱鹽勿令過河，河南食陽武、解鹽，河北食滄、濱鹽，南北俱濟。"詔尚書省行之。九月，以勸農有勞，遷兵部尚書。再閏月，轉吏部尚書，權參知政事。

四年三月，真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七月，河南雨水害稼，復亨為宣慰使，御史中丞完顏伯嘉副之，循行郡縣，凡官吏貪污不治者，得廢罷推治。復亨奏乞禁宣慰司官吏不得與州府司縣行總管府及管軍官會飲。又奏曰："詔書令臣，民間差發可免者免之。民養驛馬，此役最甚，使者求索百端，皆出養馬之家，人多逃竄，職此之由。可依舊設回馬官，使者食料皆官給之，歲終會計，均賦於民。"又奏："河南閑田多，可招河東、河北移民耕種。被災及沿邊郡縣租税全免，内地半之，以救塗炭之民，資蓄積之用。"詔有司議行焉。還奏："南陽禾麥雖傷，土性宜稻，今因久雨，乃更滋茂。田凡五百餘頃，畝可收五石，都得二十五萬餘石。可增直糴稻給唐、鄧軍食。緣詔書不急科役即令免罷，臣不敢輒行，如以臣方為然，乞付有司計之。"制可。無何，被詔

薦陳留縣令程震等二十九人，鼓勵耕種栽桑養蠶有成效，徵收賦税公平，朝廷都升遷提拔他們。這一年七月，設置京東、京西、京南三路行三司，掌管鼓勵農耕、催收租賦、備辦軍需用品、安排差役以及鹽鐵酒官府專賣等事項。户部侍郎張師魯兼管東路，治所設在歸德府；户部侍郎完顏麻斤出兼管南路，治所設在許州；李復亨兼管西路，治所設在中京，實際上是河南府，三司使侯摯總領。李復亨上奏説："民間銷毁農具來供應軍器，臣私下以爲不合適。汝州魯山、寶豐，鄧州南陽都産鐵，招募工人冶煉，可以獲取利益，而且不傷害百姓。"又上奏説："陽武設置賣鹽官來贊助軍隊用費，請求禁止滄州、濱州鹽，不讓販運過黄河，河南食用陽武、解州鹽，河北食用滄州、濱州鹽，南北都得到利益。"降詔命令尚書省施行。九月，因爲鼓勵農耕有功勞，升兵部尚書。又過了一個月，轉爲吏部尚書，權參知政事。

四年三月，正式任命爲參知政事，兼修國史。七月，河南雨水太多損害莊稼，李復亨爲宣慰使，御史中丞完顏伯嘉爲副使，巡行郡縣，凡是官吏貪污不治理政事的，可以罷免推問判罪。李復亨奏告請求禁令宣慰司官吏，不准與州、府、司、縣、行總管府以及管轄軍隊的官吏聚會飲宴。又上奏説："詔書命令臣，民間的差役調發可以免除的就免除。百姓飼養驛馬，這一勞役最重，使者百般勒索，都出自於養馬人家，百姓大多逃竄，衹是由於這一勞役。可依照從前一樣設立回馬官，使者用費、驛馬食料都由官府供給，到年終統計，平均攤派給百姓。"又上奏説："河南空閑田多，可招河東、河北移民耕種。受災以及沿邊郡縣的租税全部免除，内地郡縣的租税免除一半，來拯救處於困苦境地的百姓，用作儲備蓄積的資本。"詔令有關官府商議施行。返回朝廷又上奏説："南陽的麥苗雖然受了傷害，但土地的性質適宜種植水稻，現在因爲長時間下雨，就更加滋潤茂盛。共有水田五百多頃，每畝可以收五石，總共可得二十五萬多石。可以提高價格收購水稻，供給唐州、鄧州作軍糧。因爲詔

提控軍興糧草。復亨奏：“河渡不通，陝西鹽價踊貴，乞以粟互易足兵食。”詔户部從長規措。

書說不急迫的賦税徭役就命令免除，臣下不敢擅自施行，如果認爲臣的話是正確的，請交付有關官府籌劃。”詔書批准了。不久，接受詔令提控軍需糧草。李復亨奏請道：“黄河渡口不通，陝西鹽價昂貴，請求允許以糧食與鹽相互交换，使軍隊糧食充足。”詔令户部從長遠規劃措置。

復亨有會計才，號能吏，當時推服，故驟至通顯。既執政，頗矜持，以私自營，譽望頓減。五年三月，廷試進士，復亨監試。進士盧元謬誤，濫放及第。讀卷官禮部尚書趙秉文、翰林待制崔禧、歸德治中時戩、應奉翰林文字程嘉善當奪三官降職，復亨當奪兩官。趙秉文嘗請致仕，宣宗憐其老，降兩階，以禮部尚書致仕。復亨罷爲定國軍節度使。元光元年十一月，城破自殺，年四十六。贈資德大夫、知河中府事。

李復亨有聚斂財富的才幹，號稱能幹官吏，當時人都很佩服，所以能驟然身居要職。既已執掌政事，頗爲矜驕自持，因謀私利，聲譽名望頓時衰減。五年三月，在殿廷考試進士，李復亨爲監試官。進士盧元有錯謬，過分寬容放令登第。讀卷官禮部尚書趙秉文、翰林待制崔禧、歸德府治中時戩、應奉翰林文字程嘉善被判處減三級官資降職，李復亨被判決減兩級官資。趙秉文曾經請求辭官退休，宣宗可憐他年老，降兩級官資，以禮部尚書退休。李復亨罷政，爲定國軍節度使。元光元年十一月，城被攻破自殺，年齡四十六歲。追贈他爲資德大夫、知河中府事。

贊曰：大凡兵興則財用不足，是故張煒、李復亨乘時射利，聚斂爲功。大安，軍士欲倒戈殺煒。復亨宣慰南陽，還奏稻熟可糴。所謂聚斂之臣者，二子之謂矣。高竑之守藏，君子頗有取焉。

贊曰：大凡戰事興起，財力用度就不充足，因此張煒、李復亨乘機謀求利益，以搜刮聚斂爲功勞。大安年間，軍隊士兵要掉轉戈矛殺張煒。李復亨在南陽安撫慰勞，還朝奏告水稻成熟可以收購。人們所説的搜求聚斂的大臣，指的就是這兩個人。高竑守護左藏庫，君子對他多有稱道。

金史卷一百一

列傳第三十九

承暉(本名福興)　抹撚盡忠　僕散端(本名七斤)
耿端義　李英　孛术魯德裕　烏古論慶壽

完顏承暉

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好學，淹貫經史。襲父益都尹鄭家塔割剌訛没謀克。大定十五年，選充符寶祗候，遷筆硯直長，轉近侍局直長，調中都右警巡使。章宗爲皇太孫，選充侍正。章宗即位，遷近侍局使。孝懿皇后妹夫吾也藍，世宗時以罪斥去，乙夜，詔開宫城門召之。承暉不奉詔，明日奏曰："吾也藍得罪先帝，不可召。"章宗曰："善。"未幾，遷兵部侍郎，兼右補闕。

初置九路提刑司，承暉東京咸平等路提刑副使，改同知上京留守事。御史臺奏："承暉前爲提刑，豪猾屏息。"遷臨海軍節度使，歷利涉、遼海軍，遷北京路提刑使。歷知咸平、臨潢府，爲北京留守。副留守李東陽素貴，承暉自非公事，不與交一言。改知大名府，召爲刑部尚書，兼知審官院。惠民司都監余里痕都遷織染署直長，承暉駁奏曰："痕都以蔭得官，別無才能，前爲大陽渡譏察，纔八月擢惠民司都監，已爲太優，依格兩除之後，當再入監差，今乃超授隨朝八品職任。况痕都乃平章鎰之甥，不能不涉物議。"上從承暉議，

完顏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喜好學習，飽覽貫通經史書籍。承襲他父親益都尹鄭家塔割剌訛没謀克。大定十五年，選拔充當符寶局祗候，升任筆硯局直長，轉任近侍局直長，調爲中都右警巡使。章宗爲皇太孫時，選派他充當侍正。章宗即位，升任近侍局使。孝懿皇后的妹夫吾也藍，在世宗時因爲犯罪而被摒斥離開宫廷，章宗在半夜詔令打開宫城門召見他。承暉不接受此詔令，第二天上奏説："吾也藍在先帝時獲罪，不宜召見他。"章宗説："好。"不久，升爲兵部侍郎，兼任右補闕。

最初設置九路提刑司，完顏承暉爲東京咸平等路提刑副使，改任同知上京留守事。御史臺稟奏説："完顏承暉以前爲提刑官，豪强奸人屏聲斂迹。"升任臨海軍節度使，歷任利涉軍、遼海軍節度使，調爲北京路提刑使。歷知咸平府、臨潢府，爲北京留守。副留守李東陽歷來顯貴，完顏承暉如果不是因爲公事，不與他交談一句話。改任知大名府，召入朝爲刑部尚書，兼知審官院。惠民司都監余里痕都升任織染署直長，承暉駁議上奏説："余里痕都以門蔭得官，别無才能，以前爲大陽渡稽察官，纔八個月就提升爲惠民司都監，已經是太優待了，依然規定兩次授官以後，應當再入監差遣，而現今却越級任命爲隨朝八品官職任。况且余里痕都又是平章政事徒單鎰的外甥，不能不引起衆人非議。"皇帝聽從了

召徒單鎰深責之。改知大興府事。宦者李新喜有寵用事，借大興府妓樂。承暉拒不與，新喜慚。章宗聞而嘉之。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厚賂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承暉即杖豪民而遣之，謂其人曰："可以此報宣徽也。"復改知大名府事。雨潦害稼，承暉决引潦水納之濠隍。

完顔承暉的建議，召徒單鎰嚴厲責備他。改任知大興府事。宦官李新喜恃寵用事，向大興府借官妓歌女。完顔承暉拒絶不給，李新喜羞慚。章宗聽説此事稱賞他。當地的豪强與人爭奪種稻的水利而不在理，用重金賄賂元妃兄長左宣徽使李仁惠。李仁惠派人囑托完顔承暉，要他袒護豪强。完顔承暉就對豪强施行杖刑而後打發他回去，告訴那人説："可以將這件事回報宣徽使。"又改知大名府事。暴雨傷害莊稼，完顔承暉開溝疏導，使積水流入護城河。

及伐宋，遷山東路統軍使。山東盜賊起，承暉言："捕盜不即獲，比奏報或遷官去官，請權行的决。"尚書省議："猛安依舊收贖，謀克奏報，其餘鈐轄都軍巡尉先决奏聞。俟事定復舊。"從之。及罷兵，盜賊渠魁稍就招降，猶往往潛匿泰山岩穴間。按察司請發數萬人刊除林木，則盜賊無所隱矣。承暉奏曰："泰山五岳之宗，故曰岱宗。王者受命，封禪告代，國家雖不行此事，而山亦不可赭也。齊人易動，驅之入山，必有凍餓失所之患，此誨盜非止盜也。天下之山亦多矣，豈可盡赭哉。"議遂寢。

到討伐宋朝時，完顔承暉升任山東路統軍使。山東强盜興起，完顔承暉上奏説："捕捉强盜不及時，等到奏報時，那些有責任的官吏或者升遷官職，或者離開原任，請允許暫時按實犯罪過施行决斷。"尚書省商議决定："猛安官像從前一樣交納錢幣贖罪，謀克官奏報朝廷處置，其餘的鈐轄、都軍巡、尉先處理再奏報。等事情平定後恢復原來的制度。"朝廷依從了。到戰事停止，强盜頭目漸漸接受招安投降，但往往還有强盜潛藏在泰山的山岩洞穴之間。按察司請求調發幾萬人砍伐樹林，那麽强盜就没有藏身的處所了。完顔承暉上奏説："泰山是五岳的宗主，所以稱爲岱宗。君王在這裏接受天命，祭祀天地，禀告改换朝代，我朝雖然不舉行這些祭典，但不可以使山成爲不長草木的童山。齊國的百姓容易動摇，驅趕他們進山，必定有寒凍飢餓失去安身之處的禍患，這樣做是教誨强盜而不是禁止强盜。天下的山也很多了，怎麽可以使它們全部變成不長草木的光山呢?"這一計議於是作罷。

是時，行限錢法。承暉上疏，略曰："貨聚於上，怨結於下。"不報。改知興中府事。衛紹王即位，召為御史大夫，拜參知政事。駙馬都尉徒單没烈與其父南平干政事，大為奸利，承暉面質其非。進拜尚書左丞，行省于宣德。參知政事承裕敗績于會河堡，承暉亦坐除名。至寧元年，起為横海軍節度使。貞祐初，召拜尚書右丞。承暉即日入朝，妻子留滄州。滄

這時，推行限錢法，完顔承暉上奏疏，大略説："貨幣聚集在上，怨恨凝聚在下。"没有答覆。改任知興中府事。衛紹王即位，召入朝爲御史大夫，拜官參知政事。駙馬都尉徒單没烈與他的父親徒單南平干預政事，大肆爲非作歹，謀取私利，完顔承暉當面質問他們的過失。進位拜尚書左丞，行尚書省事於宣德府。參知政事完顔承裕在會河堡打了大敗仗，完顔承暉也因此獲罪除名。至寧元年，起用爲横海軍節度使。貞祐初年，召入朝拜爲尚書右丞。接到詔令，完顔承暉

州破，妻子皆死。紇石烈執中伏誅，進拜平章政事，兼都元帥，封鄒國公。

中都被圍，承暉出議和事。宣宗遷汴，進拜右丞相，兼都元帥，徙封定國公，與皇太子留守中都。承暉以尚書左丞抹撚盡忠久在軍旅，知兵事，遂以赤心委盡忠，悉以兵事付之，已乃總持大綱，期於保完都城。頃之，莊獻太子去之，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其軍出降，中都危急。詔以抹撚盡忠為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三年二月，詔元帥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兵，元帥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人、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兵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參知政事、大名行省孛术魯德裕調遣繼發，救中都。承暉間遣人以礬寫奏曰："七斤既降，城中無有固志，臣雖以死守之，豈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倍道來援，猶冀有濟。"詔曰："中都重地，廟社在焉，朕豈一日忘也。已趣諸路兵與糧俱往，卿會知之。"及詔中都官吏軍民曰："朕欲紓民力，遂幸陪都，天未悔禍，時尚多虞，道路久梗，音問難通。汝等朝暮矢石，暴露風霜，思惟報國，靡有貳心，俟兵事之稍息，當不愆於旌賞。今已會合諸路兵馬救援，故兹獎諭，想宜知悉。"永錫、慶壽等軍至霸州北。三月乙亥，李英被酒，軍無紀律，大元兵攻之，英軍大敗。是時，高琪居中用事，忌承暉成功，諸將皆顧望。既而，以刑部侍郎阿典宋阿為左監軍，行元帥府于清州；同知真定府事女奚烈胡論出為右都監，行元帥府于保州；户部侍郎侯摯行尚書六部，往來

當天啓程入朝，將妻子兒女留在滄州。滄州城被攻破，妻子兒女都死了。紇石烈執中被誅戮，完顔承暉進位拜平章政事，兼任都元帥，封爲鄒國公。

中都被圍困，完顔承暉出城談判和議事。宣宗遷移到汴京，進位拜右丞相，兼都元帥，改封定國公，與皇太子留守中都。完顔承暉以爲尚書左丞抹撚盡忠長期在軍隊中，知曉軍事，就對他赤誠相待，將軍事全部交付與他，自己便總攬操持大綱，期望能保全都城。不久，莊獻太子離開了中都，右副元帥蒲察七斤率領他的軍隊出城投降，中都危急。降詔任命抹撚盡忠爲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三年二月，降詔命令元帥左監軍完顔永錫率領中山、真定府軍隊，元帥左都監烏古論慶壽率領大名府軍隊一萬八千人、西南路步騎兵一萬一千人、河北兵一萬人，御史中丞李英運送糧草，參知政事、大名行省孛术魯德裕調遣軍隊陸續進發，援救中都。完顔承暉用明礬書寫奏章派人秘密送往朝廷，奏疏説："蒲察七斤投降後，城中士衆没有固守的意志，臣雖然以死守城，怎麼能够持久？私下考慮倘若中都一丢失，遼東、河朔都不是我朝所有了。各路軍隊晝夜兼程來援救，還有希望成功。"宣宗回覆詔書説："中都是國家重要的地方，宗廟社稷在那裏，我哪一天能忘記呢？已經催促各路軍隊携帶糧草一同前往，你會知道的。"又頒降詔書給中都的官吏士兵百姓説："我想要減輕百姓的勞苦，於是車駕臨幸陪都，祇是上天没有悔咎禍患，時勢還多艱難，道路長期阻塞，音訊難於通達。你們早晚冒着弓箭、石塊的襲擊，暴露在狂風寒霜之中，祇是思念報效國家，没有貳心，等到戰事稍微平息，將不延誤賞賜褒獎。現在已經會合各路兵馬前來援救，特此獎勵告諭，料想你們應當明白。"完顔永錫、烏古論慶壽等軍隊抵達霸州北面。三月乙亥日，李英酗酒，軍隊没有紀律，元兵攻擊他們，李英軍隊大敗。這時，术虎高琪在朝廷中執掌政事，忌妒完顔承暉成功，各個將領都顧盼觀望。不久，任命刑部侍郎阿典宋阿爲左監軍，在清州行元帥府事；同知真定府事女奚烈

應給，終無一兵至中都者。慶壽軍聞之亦潰。

承暉與抹撚盡忠會議于尚書省。承暉約盡忠同死社稷，盡忠謀南奔，承暉怒，即起還第，亦無如盡忠何。召盡忠腹心元帥府經歷官完顔師姑至，謂曰："始我謂平章知兵，故推心以權畀平章，嘗許與我俱死，今忽異議，行期且在何日，汝必知之。"師姑曰："今日向暮且行。"曰："汝行李辦未?"曰："辦矣。"承暉變色曰："社稷若何?"師姑不能對，叱下斬之。

承暉起，辭謁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與之飲酒，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其表皆論國家大計，辨君子小人治亂之本，歷指當時邪正者數人，曰："平章政事高琪，賦性陰險，報復私憾，竊弄威柄，包藏禍心，終害國家。"因引咎以不能終保都城爲謝。復謂妻子死于滄州，爲書以從兄子永懷爲後。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而分之，皆與從良書。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嘆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邪?"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薨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盡忠出奔，中都不守。貞祐三年五月二日也。師安石奉遺表奔赴行在奏之。宣宗設奠於相國寺，哭之盡哀。贈開府儀同三

胡論出爲右都監，在保州行元帥府事；户部侍郎侯摯行尚書省六部事，往來供給糧餉，最終没有一支軍隊到中都。烏古論慶壽軍隊聞訊也就潰散了。

完顔承暉與抹撚盡忠在尚書省聚會商議。完顔承暉約抹撚盡忠一同爲國家而死，抹撚盡忠圖謀向南奔逃，承暉發怒，立即起身回家，也對抹撚盡忠無可奈何。召抹撚盡忠的心腹元帥府經歷官完顔師姑來，告訴他説："開始我以爲平章政事懂得軍事，因此推心置腹，將大權交付給平章政事，他曾經答應與我一起戰死，現在忽然持有不同意見，出逃的日期將在什麽時間，你一定知道。"完顔師姑説："今天傍晚將要出逃。"承暉問道："你的行李備辦了嗎?"回答説："準備了。"承暉臉色大變，説："國家怎麽辦呢?"完顔師姑不能回答，承暉呵令將他推下去斬首。

承暉起身，辭拜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與他一起飲酒，告訴他説："事情已經到了這一步，衹有一死來報效國家。"撰寫遺表交給尚書省令史師安石，遺表内容都是議論國家大計，分辨君子小人、治國亂國的根本，逐一指出當時的幾個奸邪、正直的大臣，説："平章政事术虎高琪，秉性陰險，報復私仇，盗竊玩弄威勢權柄，包藏禍心，終究要危害國家。"又自己承擔責任，以不能够最終保全都城而謝罪。又説因爲妻子兒女都死在滄州，寫信讓堂兄的兒子完顔永懷爲後嗣。神色從容像平時一樣，拿出全部財物，召集家人，依照年齡功勞的大小分給他們，都給予釋免他們成爲平民的文書。全家人號啕大哭，完顔承暉神色泰然自若，又與師安石舉大杯斟滿酒，告訴他説："我完顔承暉對於《五經》都經過老師傳授，謹慎地守護而努力施行，不當作一紙空文。"他已經有了醉意，取筆來與師安石訣别，最後寫倒了兩個字，丢下筆嘆息説："匆忙間這樣錯謬，莫非神志已經昏亂了嗎?"告訴師安石説："你走吧。"師安石出門，聽到哭聲，又回轉來詢問，他已經喝毒藥自殺了。家人匆匆地將他埋葬在庭院中。這天晚上，抹撚盡忠出城逃亡，中都失守。這是貞祐三年五月二日。

司、太尉、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詔以永懷爲器物局直長，永懷子撒速爲奉御。承暉生而貴富，居家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平章政事完顔守貞素敬之，與爲忘年交。

師安石携帶遺表奔往行都奏報。宣宗在相國寺祭奠他，哭得很哀痛。追贈他爲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尚書令、廣平郡王，賜謚號忠肅。降詔書任命完顔永懷爲器物局直長，永懷的兒子完顔撒速爲奉御官。承暉生下來就顯貴富裕，但平時居家類似於貧寒百姓，經常放置司馬光、蘇軾的畫像在書房中，說："我以司馬公爲老師，以蘇公爲朋友。"平章政事完顔守貞歷來敬重他，與他爲忘年交。

抹撚盡忠

抹撚盡忠本名彖多，上京路猛安人。中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第，調高陽、朝城主簿，北京、臨潢提刑司知事。御史臺舉廉能，遷順義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官，起復翰林修撰，同知德昌軍節度事，簽北京按察司、滑州刺史，改恩州。上言："凡買賣軍器，乞令告給憑驗，以防盗賊私市。"尚書省議，"止聽係籍人匠貨賣，有知情售不應存留者同私造法"。從之。遷山東按察副使，坐虛奏田稼豐收請糴常平粟，詐稱宣差和糴，降虢州刺史，改乾州。泰和六年，伐宋，爲元帥右監軍完顔充經歷官，坐奏報稽滯，杖五十。八年，入爲吏部郎中，累遷中都、西京按察使。是時，紇石烈執中爲西京留守，與盡忠争，私意不協。盡忠陰伺執中過失，申奏。執中雖跋扈，善撫御其部曲，密於居庸、北口置腹心刺取按察司文字。及執中自紫荆關走還中都，詔盡忠爲左副元帥兼西京留守。以保全西京功進官三階，賜金百兩、銀千兩、重綵百段、絹二百匹。未幾，拜尚書右丞，行省西京。貞祐初，進拜左丞，詔曰："卿總領行省，鎮撫陪京，守禦有功，人民攸賴。朕新嗣祚，念爾重臣，益勉乃力，以副朕懷。"二年五月，自西京入朝，加崇進，封申國

抹撚盡忠本名彖多，是上京路猛安人。中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第，調任高陽、朝城主簿，北京、臨潢府提刑司知事。御史臺舉薦他廉直有才幹，遷官順義軍節度副使。以親喪解除官職，服喪期未滿起用爲翰林修撰，同知德昌軍節度事，歷任簽書北京按察司事、滑州刺史，改知恩州。上奏章說："凡是買賣軍器，請命令商人陳告官府，發給憑據，以防止盗賊私下買賣。"尚書省商議决定："衹讓在官府簿籍上有名字的工匠買賣，有知道實情而又出售不應當存留的軍器的人，罪行與私造軍器相同。"朝廷聽從了。遷任山東按察副使，因爲虛報境内莊稼豐收，請求收糴常平倉糧食，假充接受朝廷宣諭差遣和買糧食，因而獲罪，降爲虢州刺史，改乾州。泰和六年，討伐宋朝，爲元帥右監軍完顔充經歷官，因爲奏報軍情稽延遲緩而獲罪，處杖刑五十。八年，召入朝爲吏部郎中，屢經升遷任中都、西京按察使。這時，紇石烈執中爲西京留守，與抹撚盡忠争鬥，私下意見不合。抹撚盡忠暗地搜集紇石烈執中的過失，奏報朝廷。紇石烈執中雖然横暴跋扈，但善於安撫駕馭他的部屬，秘密地在居庸關、北口安置心腹人刺探截取按察司公文。等到紇石烈執中自紫荆關逃回中都，降詔任命抹撚盡忠爲左副元帥，兼任西京留守。因爲保全西京的功勞晋升官資三階，賞賜黄金一百兩、白銀一千兩、彩緞一百匹、綢絹二百匹。不久，拜官尚書右丞，在西京行尚書省事。貞祐初年，進位拜尚書左丞，詔書說："你總管統領行尚書省，鎮守安撫陪都，守禦有功勞，人民依賴着你。我剛

公，賜玉帶、金鼎、重幣。二年，進拜都元帥，左丞如故。

剛繼承帝位，思念你是元老重臣。你要更加努力，來滿足我的心願。”二年五月，從西京召入朝，加崇進，封爲申國公，賜予玉帶、金鼎、厚重綢帛。二年，進官拜都元帥，依舊擔任尚書左丞。

宣宗遷汴，與右丞相承暉守中都。承暉為都元帥，盡忠復為左副元帥。十月，進拜平章政事，監修國史，左副元帥如故。宣宗詔盡忠善撫乣軍，盡忠不察，殺乣軍數人。已而中都受圍，承暉以盡忠久在軍旅，付以兵事，嘗約同死社稷。及烏古論慶壽等兵潰，外援不至，中都危急，密與腹心元帥府經歷官完顏師姑謀棄中都南奔，已戒行李，期以五月二日向暮出城。是日，承暉、盡忠會議于尚書省，承暉無奈盡忠何，徑歸家，召師姑問之，知將以其夜出奔，乃先殺師姑，然後仰藥而死。是日，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出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謂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以為信然，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顧矣。中都遂不守。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能至此！”

宣宗遷移到汴京，抹撚盡忠與右丞相完顏承暉守衛中都。承暉爲都元帥，抹撚盡忠又爲左副元帥。十月，進位拜平章政事，監修國史，依舊擔任左副元帥。宣宗降詔命令抹撚盡忠好好地安撫乣軍，抹撚盡忠不體察旨意，殺死了幾名乣軍士兵。不久，中都被圍困，完顏承暉以爲抹撚盡忠長期在軍隊中，將軍事交付給他，曾經約定一同爲國家而死。等到烏古論慶壽等軍隊潰散，外面的援兵不到，中都危急時，他與心腹元帥府經歷官完顏師姑秘密商議放棄中都向南奔逃，已經準備好了行裝，預定在五月二日傍晚出城。這一天，完顏承暉、抹撚盡忠在尚書省聚會商議，承暉對他無可奈何，直接回家，召完顏師姑詢問，知道他們將在當天夜晚出城奔逃，於是先斬殺了完顏師姑，然後喝毒藥而死。這天，凡是在中都的嬪妃，聽說抹撚盡忠出逃，都整理行裝來到通玄門。抹撚盡忠告訴她們說：“我應當先出城，替各位妃子開道。”各個妃子信以爲真，抹撚盡忠就與寵愛的侍妾以及親近的人先出城，不再管她們。中都於是失守。抹撚盡忠行進到中山，告訴親近的人說：“如果與各位妃子一同前來，我們這些人怎麽能夠到這裏！”

盡忠至南京，宣宗釋不問棄中都事，仍以為平章政事。盡忠言：“記注之官，奏事不當回避，可令左右司官兼之。”宣宗以為然。盡忠奏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可為近侍局，宣宗曰：“近侍局例注本局人及宮中出身，雜以他色，恐或不和。”盡忠曰：“若給使左右，可止注本局人。既令預政，固宜慎選。”宣宗曰：“何謂預政？”盡忠曰：“中外之事得議論訪察，即為預政矣。”宣宗曰：“自世宗、章宗朝許察外事，非自朕始也。

抹撚盡忠來到南京，宣宗釋免他的罪過，不追問放棄中都的事，仍舊任用爲平章政事。抹撚盡忠進奏説：“記録皇帝言行的史官，大臣奏事時不應當迴避，可任命左右司官兼任。”宣宗認爲他的話正確。抹撚盡忠奏舉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可以爲近侍局官，宣宗説：“近侍局按舊例差選本局的人和宮中任職出身的人，如果夾雜其他人，恐怕或許有不和。”抹撚盡忠説：“若衹是在左右應付差使，可以衹差選本局人，既然命令參預政事，就應當審慎選擇。”宣宗問道：“怎麽叫參預政事？”抹撚盡忠説：“朝廷内外的政事得以議論采訪糾察，就是參預政事。”宣宗説：“從

如請謁營私，擬除不當，臺諫不職，非近侍體察，何由知之?”盡忠乃謝罪。參政德升繼之曰：“固當慎選其人。”宣宗曰：“朕於庶官曷嘗不慎，有外似可用而實無才力者，視之若忠孝而包藏悖逆者。蒲察七斤以刺史立功，驟升顯貴，輒懷異志。蒲鮮萬奴委以遼東，乃復肆亂。知人之難如此，朕敢輕乎！衆以蒲察五斤爲公幹，乃除副使。衆以斜烈爲淳直，乃用爲提點。若烏古論石虎乃汝等共舉之，朕豈不盡心哉!”德升曰：“比來訪察，開决河堤，水損田禾等，覆之皆不實。”上曰：“朕自今不敢問若輩，外間事皆不知，朕幹何事，但終日默坐聽汝等所爲矣。方朕有過，汝等不諫，今乃面訐，此豈爲臣之義哉!”德升亦謝罪。紇石烈執中之誅，近侍局嘗先事啓之，遂以爲功，陰秉朝政。高琪托此輩以自固。及盡忠、德升面責，愈無所忌。未幾，德升罷相，盡忠下獄，自是以後，中外蔽隔，以至于亡。

世宗、章宗朝開始就准許近侍察訪朝外事，并非從我開始。至於請托拜謁，謀求私利，除授官職不得當，臺諫官不稱職，没有近侍局察訪，我由哪裏知道這些事?”抹撚盡忠於是賠罪。參知政事德升繼抹撚盡忠之後說：“確實應當審慎地選擇人。”宣宗說：“我對於百官何嘗不慎重！有外表好像可以任用而實際没有才幹能力的，有看起來忠孝而包藏悖亂叛逆之心的。蒲察七斤自刺史立功，驟然間升爲顯貴大官，就懷有二心。把遼東交給蒲鮮萬奴，他又大肆作亂。瞭解人這樣艱難，我還敢忽視嗎?衆人認爲蒲察五斤公正幹練，於是任命爲副使。衆人認爲斜烈淳樸正直，於是委用爲提點。至於烏古論石虎是你們共同舉薦的，我難道不盡心嗎?”德升說：“近來近侍局察訪之事，如開挖汴河大堤，洪水損害莊稼等，經過復察都不切實。”皇上說：“我從今以後不敢詢問你們這些人了，外邊的事都不知道，我做什麽事，衹是整天默默地坐着聽任你們爲所欲爲。當我有過錯時，你們不諫諍，今天却當面指責，這難道是爲臣子的本分嗎?”德升也賠罪。紇石烈執中被誅殺的時候，近侍局曾經事先啓奏，於是以此爲功勞，暗中把持朝政。术虎高琪依托這些人鞏固自己的地位。等到抹撚盡忠、德升被皇上當面斥責，更加没有顧忌。不久，德升被罷去宰相職務，抹撚盡忠被投入監獄，從此以後，朝廷内外閉塞隔絶，以至於亡國。

盡忠與高琪素不相能，疑宣宗頗疏己，高琪間之。其兄吾里也爲許州監酒，秩滿，求調南京。盡忠與吾里也語及中都事，曰：“邇來上頗疏我，此高琪所爲也。若再主兵，必不置此，胡沙虎之事孰爲爲之!”吾里也曰：“然。”九月，尚書省奏：“遥授武寧軍節度副使徒單吾典告盡忠謀逆。”上憮然曰：“朕何負彖多，彼棄中都，凡祖宗御容及道陵諸妃皆不顧，獨與其妾偕來，此固有罪。”乃命有司鞫治，問得與兄吾里也相語事，遂并吾里也誅之。

抹撚盡忠與术虎高琪歷來不相親善，懷疑宣宗頗爲疏遠自己，是术虎高琪離間的。他哥哥吾里也任許州監酒，任期屆滿，請求調到南京。抹撚盡忠與吾里也談到中都的事，說：“近來皇上頗爲疏遠我，這是术虎高琪造成的。如果再執掌軍政，一定不會放過這件事。胡沙虎的事是替誰做的!”吾里也說：“是這樣的。”九月，尚書省奏告：“遥授武寧軍節度副使徒單吾典密告抹撚盡忠圖謀叛逆。”皇帝茫然傷感地說：“朕哪裏辜負了彖多，他抛棄中都，所有的祖宗遺像以及章宗的各位妃子都不顧了，獨自與他的侍妾同來，這本來就有罪。”於是命令官府審問治罪，審問出他與哥哥吾里也相交談的事，於是連同吾里也

一起誅殺了。

僕散端　僕散納坦出

僕散端本名七斤，中都路火魯虎必剌猛安人。事親孝，選充護衛，除太子僕正、滕王府長史、宿直將軍、邳州刺史、尚厩局副使、右衛將軍。章宗即位，轉左衛。章宗朝隆慶宮，護衛花狗邀駕陳言："端叔父胡覩預弑海陵，端不宜在侍衛。"詔杖花狗六十，代撰章奏人杖五十。丁憂，起復東北路招討副使，改左副點檢，轉都點檢，歷河南、陝西統軍使，復召爲都點檢。承安四年，上如薊州秋山獵，端射鹿誤入圍，杖之，解職。泰和三年，起爲御史大夫。明年，拜尚書左丞。

僕散端本來名叫七斤，是中都路火魯虎必剌猛安人。侍奉雙親很孝順，選拔充當護衛，任命爲太子僕正、滕王府長史、宿直將軍、邳州刺史、尚厩局副使、右衛將軍。章宗即位，轉官左衛將軍。章宗朝拜隆慶宫，護衛花狗攔住車駕上奏章説："僕散端的叔父胡覩參預謀殺海陵王事，僕散端不應在侍衛之列。"降詔命令對花狗行杖刑六十，代筆撰寫章奏的人行杖刑五十。遇到親屬去世，解除官職，服喪期限未滿起用爲東北路招討副使，改爲左副點檢，轉官都點檢，歷任河南、陝西路統軍使，又召入朝爲都點檢。承安四年，皇帝秋天到薊州游幸圍獵，僕散端射鹿誤闖進圍場中，處以杖刑，解除官職。泰和三年，起用爲御史大夫。明年，任命爲尚書左丞。

泰和六年，詔大臣議伐宋，皆曰無足慮者。左丞相宗浩、參知政事賈鉉亦曰："狗盗鼠竊，非舉兵也。"端曰："小寇當晝伏夜出，豈敢白日列陳，犯靈壁、入渦口、攻壽春邪？此宋人欲多方誤我，不早爲之所，一旦大舉入寇，將墮其計中。"上深然之。未幾，丁母憂，起復尚書左丞。平章政事僕散揆伐宋，發兵南京，詔端行省，主留務。僕散揆已渡淮，次廬州。宋使皇甫拱奉書乞和，端奏其書。朝議諸道兵既進，疑宋以計緩師，詔端遣拱還宋。七年，僕散揆以暑雨班師，端還朝。

泰和六年，降詔命令大臣商議討伐宋朝，都説不值得憂慮。左丞相完顔宗浩、參知政事賈鉉也説："這是狗偷鼠盗的行徑，并不是興兵作戰。"僕散端説："小股盗賊應當白天潛伏夜晚出來，怎麽敢白天排列陣勢，進犯靈壁，入侵渦口，攻打壽春呢？這是宋朝人想要千方百計迷惑我，不早日妥善處置，一旦宋軍大舉入侵，將要墮入他的圈套中。"皇帝認爲很正確。不久，爲母親居喪，起用爲尚書左丞。平章政事僕散揆討伐宋朝，到南京調發軍隊，降詔命令僕散端行尚書省事，主持留守司事務。僕散揆大軍已渡過淮河，屯駐在廬州。宋朝派皇甫拱奉送國書求和，僕散端奏進宋朝國書。朝廷商議各路軍兵既然已經進發，懷疑宋朝設計拖延軍期，降詔命令僕散端遣送皇甫拱回宋朝。七年，僕散揆因爲夏熱暴雨撤軍，僕散端返回朝廷。

初，婦人阿魯不嫁爲武衛軍士妻，生二女而寡，常托夢中言以惑衆，頗有驗，或以爲神。乃自言夢中屢見白頭老父指其二女曰："皆有福人也。若侍掖廷，必得皇嗣。"是時，章宗在位久，皇子未立，端請納之。章宗從之。既而京師久不雨，阿魯不

當初，婦人阿魯不嫁給武衛軍士兵做妻子，生下兩個女兒就守寡，經常藉夢中的言語來迷惑衆人，很有效驗，有人就以爲神異。於是她自己宣稱夢中多次見到一位白髮老頭指着她的兩個女兒説："她們都是有福的人。如果在宫廷中侍候皇上，一定會得到皇子。"這時，章宗在位已久，還没有立皇太子，僕散端請求收納她們，章宗聽

復言："夢見白頭老父使己祈雨，三日必大澍足。"過三日雨不降，章宗疑其誕妄，下有司鞫問，阿魯不引伏。詔讓端曰："昔者所奏，今其若何？後人謂朕信其妖妄，實由卿啓其端倪，鬱于予懷，念之難置。其循省于往咎，思善補于將來。恪整乃心，式副朕意！"端上表待罪，詔釋不問。頃之，進拜平章政事，封申國公。八年，宋人請盟，端遷一官。章宗遺詔："内人有娠者兩位，生子立為儲嗣。"衛紹王即位，命端與尚書左丞孫即康護視章宗内人有娠者。泰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章宗崩。二十二日，太醫副使儀師顔狀："診得范氏胎氣有損。"明年四月，有人告元妃李氏教承御賈氏詐稱有身。元妃、承御皆誅死。端進拜右丞相，授世襲謀克。

從了。不久，京城長時間不下雨，阿魯不又説："夢見白髮老頭讓我祈禱降雨，三日内必定降大雨充足。"過了三天没下雨，章宗懷疑她虚妄，交給官府審問，阿魯不服罪。降詔責備僕散端道："你從前所禀奏的事，現在怎麽様了？後世人議論我相信怪誕虚妄的事，實際上是由你開啓了端倪。此事鬱結於我的心中，想起來就難以丢開。你要對以往的過失反復自省，考慮在將來好好補過。謹慎地端正你的心思，以符合朕的意願。"僕散端上章表等待治罪，詔令釋免不予追究。不久，進位拜平章政事，封爲申國公。八年，宋朝人請求簽訂盟約，僕散端升遷一階官資。章宗的遺詔説："宫内妃子有妊娠的有兩人，生下兒子就立爲皇子。"衛紹王即位，命令僕散端與尚書左丞孫即康守護看視有孕的章宗妃子。泰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章宗駕崩。二十二日，太醫副使儀師顔進奏狀稱："診斷得范氏胎氣有損傷。"明年四月，有人陳告説元妃李氏教承御賈氏假稱有身孕。元妃、承御都被處死。僕散端進位拜右丞相，授予世襲謀克。

貞祐二年五月，判南京留守，與河南統軍使長壽、按察轉運使王質表請南遷，凡三奏，宣宗意乃决。百官士庶皆言其不可，太學生趙昉等四百人上書極論利害，宣宗慰遣之，乃下詔遷都。明年，中都失守。宣宗至南京，以端知開封府事。頃之，為御史大夫，無何，拜尚書左丞相。三年，兼樞密副使，未幾，進兼樞密使。數月，以左丞相兼都元帥行省陜西，給親軍三十人、騎兵三百為衛，次子宿直將軍納坦出侍行。賜契紙勘同曰："緩急有事，以此召卿。"端招遥領通遠軍節度使完顔狗兒，即日來歸，奏遷知平凉府事，諸將聞之，莫不感激。遣納蘭伴僧招諭臨洮苽黎五族都管青覺兒、積石州章羅謁蘭冬及鐸精族都管阿令結、蘭州葩俄族都管汪三郎等，皆相繼内附。汪三郎賜

貞祐二年五月，判南京留守司事，與河南統軍使長壽、按察轉運使王質上表請求遷都南京，共上了三次奏疏，宣宗纔打定主意。百官庶民都説不可以，太學生趙昉等四百人上書竭力陳述利害，宣宗安慰并遣送他們，於是下詔書命令遷都。第二年，中都失守。宣宗到達南京，委任僕散端知開封府事。隨即，爲御史大夫，不久任命爲尚書左丞相。三年，兼任樞密副使，不久又進位兼樞密使。幾個月後，以左丞相兼都元帥身份在陜西行尚書省事，撥給親軍三十人、騎兵三百人爲護衛，次子宿直將軍納坦出陪伴出行。賜給他作爲符契的公文，加蓋印信勘合，説："有緊急事時，憑這一符契召見你。"僕散端招撫遥領通遠軍節度使完顔狗兒，當天就來歸附，向朝廷奏報提升他任知平凉府事，各個將領聽説這件事，没有人不感動奮激。派遣納蘭伴僧勸諭招撫臨洮苽黎五族都管青覺兒、積石州章羅謁蘭冬與鐸精族都管阿令結、蘭州葩俄族都管汪三郎等人，都先後歸附。汪三郎賜姓完顔，以後成爲

姓完顏，後為西方名將。

四年，以疾請致仕，不許，遣近侍與太醫診視。端雖癃老，凡朝廷使至必遠迓，宴勞不懈，故讒構不果行。宣宗聞之，詔自今專使酒三行別于儀門，他事經過者一見而止。初，同、華舊屯陝西軍及河南步騎九千餘人，皆隸陝州宣撫副使永錫，端奏："潼關之西，皆陝西地，請此軍隸行省，緩急可使。"朝廷從之。及大元兵入潼關，永錫坐誅，而罪不及端。興定元年，朝廷以知臨洮府事承裔為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於鳳翔。端奏："隴外十州，介宋、夏之間，與諸番雜處，先於鞏州置元帥府以鎮之。今承裔以隴外萬兵移居鳳翔，臣恐一旦有警，援應不及。乞令承裔行元帥府於鞏州。若以鳳翔密邇宋界，則本路屯兵已多，但令總管攝行帥事，與京兆、鞏相為首尾，足以備緩急矣。"從之。是歲，薨。訃聞，宣宗震悼，輟朝。贈延安郡王，謚忠正。正大三年，配享宣宗廟廷。

子納坦出為定國軍節度使。天興元年十一月，納坦出之子忙押門與兄石里門及護衛顏盞宗阿同飲，忙押門詐以事出投北兵，省以刑部郎中趙楠推其家屬及同飲人。時上下迎合，必欲以知情處之，至於忙押門妻皆被訊掠。其母完顏氏曰："忙押門通其父妾，父殺此妾，忙押門不自安，遂叛，求脫命而已。"委曲推問，無知情之狀。省中微聞之，召小吏郭從革喻以風旨，從革言之。楠方食，擲匕箸於案，大言曰："寧使趙楠除名，

西方名將。

四年，因病請求辭官退休，不允許，派遣近侍官與太醫探視診治。僕散端雖然疲病衰老，但凡是朝廷使者到來一定要遠迎，宴會慰勞不懈怠，所以對他的讒言陷害不起作用。宣宗聽説這事，降詔命令自今以後專門派遣的使者行酒三道在儀門告別，爲了其他事務經過的使者衹會見一次就行了。當初，同州、華州原來屯駐有陝西軍隊和河南步兵、騎兵九千多人，都隸屬於陝州宣撫副使完顏永錫，僕散端上奏説："潼關的西面，都是陝西地域，請求將這支軍隊撥歸行省，情况緊急時可以使用。"朝廷聽從了。等到元朝軍隊攻入潼關，完顏永錫獲罪被誅殺，罪行没有牽連僕散端。興定元年，朝廷任命知臨洮府事完顏承裔爲元帥左都監，在鳳翔府行元帥府事。僕散端上奏説："隴州以外的十個州，處在宋朝、夏國之間，與各個番夷部落錯雜相處，原來在鞏州設置元帥府鎮撫他們。現在承裔率領隴州外的軍隊一萬人移居到鳳翔府，臣下擔心一旦有緊急情况，就來不及援救接應。請求命令承裔在鞏州行元帥府事。如果以爲鳳翔府接近宋朝邊界，那麽本路屯駐的軍隊已經很多了，衹是命令總管兼代行元帥府事，與京兆府、鞏州相互成爲首尾相救的形勢，就足以防備緊急情况了。"朝廷聽從了他的建議。這一年，去世。他去世的消息傳到朝廷，宣宗震驚哀悼，停止上朝。追贈他爲延安郡王，賜謚號忠正。正大三年，賜陪祭於宣宗廟。

僕散端的兒子納坦出爲定國軍節度使。天興元年十一月，納坦出的兒子忙押門與哥哥石里門以及護衛官顏盞宗阿一同飲酒，忙押門假裝有事出去投降北方軍隊，尚書省派刑部郎中趙楠推問他的家屬和一同飲酒的人。當時上下的人都逢迎附和，一定要以知情罪處置他們，以至於忙押門的妻子也被審訊拷問。他的母親完顏氏説："忙押門與他父親的侍妾私通，父親殺了這個侍妾，忙押門自己不能安心，於是反叛，謀求逃命而已。"反復詳盡推問，没有知道實情的情狀。尚書省略微聽聞了，召見小官吏郭從革，將意圖暗示給他，郭從革告訴趙楠。趙楠正在吃東西，將

亦不能屈斷無辜人。”遂以不知情奏，且以妾事上聞。上曰：“丞相功臣，納坦出父子俱受國恩，吾已保其不知情也。”立命赦出之。楠字才美，進士，高平人。

湯匙筷子丢到几案上，大聲説道：“寧願使我趙楠除名，也不能冤枉判決無罪的人。”就以不知實情上奏，并且將侍妾的事奏聞。皇上説：“丞相是功臣，納坦出父子都受國家恩典，我已經擔保他們不知道實情了。”立即命令赦免放出他們。趙楠字才美，中進士第，是高平縣人。

耿端義

耿端義字忠嗣，博州博平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滑州軍事判官，歷上洛縣令，安化、順義軍節度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汾陽軍節度副使，改都轉運司户籍判官，轉太常博士，遷太常丞兼秘書郎。再除左司員外郎，歷太常少卿兼吏部員外郎、同修國史、户部郎中、河北東路按察副使、同知東平府事，充山東安撫使。宣宗判汾陽軍，是時端義爲副使。宣宗即位，召見，訪問時事，遷翰林侍講學士兼户部侍郎，未幾，拜參知政事。貞祐二年，中都被圍，將帥皆不肯戰。端義奏曰：“今日之患，衛王啓之。士卒縱不可使，城中軍官自都統至謀克不啻萬餘，遣此輩一出，或可以得志。”議竟不行。中都解圍，端義請遷南京。既而僕散端三表皆言遷都事，宣宗意遂决。是幾，薨。宣宗輟朝，賻贈甚厚，遣使祭葬。

耿端義字忠嗣，是博州博平縣人。中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第，調任滑州軍事判官，歷任上洛縣令，安化、順義軍節度判官，補爲尚書省令史。任命爲汾陽軍節度副使，改都轉運司户籍判官，轉太常博士，遷任太常丞兼秘書郎。再次任命爲左司員外郎，歷任太常少卿兼吏部員外郎、同修國史、户部郎中、河北東路按察副使、同知東平府事，充山東安撫使。宣宗判汾陽軍，這時耿端義擔任副使。宣宗即位，召見，以當時政事詢問他，遷官翰林侍講學士兼户部侍郎，不久，拜爲參知政事。貞祐二年，中都被圍困，將領們都不肯作戰。耿端義上奏説：“今天的禍患，是衛紹王開啓的，即使士兵們不可以任用，城中的軍官從都統到謀克不止一萬多人，派遣這些人出戰，或許還可以獲勝。”建議終於没有施行。中都解除圍困後，耿端義請求遷都南京。隨後僕散端三次上奏章都説遷移都城的事，宣宗纔打定主意。這一年，去世。宣宗停止上朝，賜給的助葬物品很豐厚，派遣使者祭奠。

李英

李英字子賢，其先遼陽人，徙益都。中明昌五年進士第，調淳化主簿、登州軍事判官、封丘令。丁父憂，服除，調通遠令。蕃部取民物不與直，攝之不時至，即掩捕之，論如法。補尚書省令史。大安三年，集三品以上官議兵事，英上疏曰：“軍旅必練習者，术虎高琪、烏古孫兀屯、納蘭佩頭、抹撚盡忠先朝嘗任使，可與商略。餘者紛紛，恐誤大計。”又

李英字子賢，他的祖先是遼陽人，遷居到益都。中明昌五年進士第，調任淳化縣主簿、登州軍事判官、封丘縣令。爲父親守喪，服喪期滿，調任通遠縣令。蕃夷部族人奪取百姓的東西而不付錢，召集他們又不按時到來，就襲擊捕捉他們，依法論處。補爲尚書省令史。大安三年，召集三品以上的官員商議軍事，李英上奏疏説：“軍隊必須要用熟悉軍事的人，术虎高琪、烏古孫兀屯、納蘭佩頭、抹撚盡忠在先朝曾經被任用差使，可以與他們商議。其餘的人意見紛紛，恐

曰：“比來增築城郭，修完樓櫓，事勢可知。山東、河北不大其聲援，則京師為孤城矣。”不報。除吏部主事。

怕貽誤大計。”又說：“近來敵軍增修城墻，修理建造瞭望臺，形勢由此可知。山東、河北如果不張大聲勢來援救，京城就成爲一座孤城了。”没有答覆。任命爲吏部主事。

貞祐初，攝左司都事，遷監察御史。右副元帥术虎高琪辟為經歷官，乃上書高琪曰：“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崤、函，蜀之劍門也。邇者撤居庸兵，我勢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當遣官節制，失此不圖，忠義之士，將轉為他矣。”又曰：“可鎮撫宣德、德興餘民，使之從戎，所在自有宿藏，足以取給，是國家不費斗糧尺帛，坐收所失之關隘也。居庸咫尺，都之北門，而不能衛護，英實耻之。”高琪奏其書，即除尚書工部員外郎，充宣差都提控，居庸等關隘悉隸焉。二年正月，乘夜與壯士李雄、郭仲元、郭興祖等四百九十人出城，緣西山進至佛巖寺。令李雄等下山招募軍民，旬日得萬餘人。擇衆所推服者領之，詭稱土豪，時時出戰。被創，召還。遷翰林待制，因獻十策，其大概謂：“居中土以鎮四方，委親賢以守中都，立藩屏以固關隘，集人力以防不虞，養馬力以助軍威，愛禾稼以結民心，明賞罰以勸百官，選守令以復郡縣，并州縣以省民力。”頗施行之。

貞祐初年，代理左司都事，升任監察御史。右副元帥术虎高琪徵召他爲經歷官，於是上書給术虎高琪說：“中都有居庸關，如同秦地的崤山、函谷關，蜀地的劍門關。近來撤走了居庸關的守兵，我方的優勢就没有了。現在土著豪强把守關口，朝廷應當派遣官吏節制，失去這一時機不作打算，忠義的人士，將變爲其他人的部屬了。”又說：“可以鎮服安撫宣德、德興殘存的百姓，使他們從軍，所在各地自有過去的儲備，足以取用自給，這樣國家不耗費一斗糧食一尺布帛，就能坐收失去的關口要塞。居庸關近在咫尺，是國都的北門，然而却不能守衛保護，李英我確實感到耻辱。”术虎高琪進奏他的書信，於是任命李英爲尚書工部員外郎，充任宣差都提控，居庸關等關口要塞都隸屬他管轄。二年正月，趁夜晚與壯士李雄、郭仲元、郭興祖等四百九十人出城，沿着西山進軍到佛巖寺。命令李雄等人下山招募士兵百姓，十天時間得到一萬多人。選擇衆人推舉服從的人來統領他們，假裝宣稱是土著豪强，經常出戰。李英受傷，被召還朝。遷官翰林待制，於是進獻十策，内容大概說：“處在中原鎮守四方，委任親信賢臣守衛中都，建立屏障鞏固關口要塞，聚集人力防止不能預料的變故，飼養軍馬爲軍隊助威，愛護莊稼凝聚民心，賞罰分明鼓勵百官，選擇州守縣令以恢復州縣，合并州縣以節省百姓財力物力。”計策大多得到施行。

宣宗南遷，與左諫議大夫把胡魯俱為御前經歷官。詔曰：“扈從軍馬，朕自總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聞。”宣宗次真定，以英為國子祭酒，充宣差提控隴右邊事。無何，召為御史中丞。英言：“兵興以來，百務皆弛，其要在于激濁揚清，獎進人材耳。近年改定四善、二十七最之法，徒為虛文。大定間，數遣使者分道考

宣宗向南遷都，與左諫議大夫把胡魯一同爲御前經歷官。降詔說：“護駕侍從的軍兵，我親自總領，如果事情涉及到利害關係，可以由近侍局奏聞。”宣宗屯駐在真定，任命李英爲國子祭酒，充任宣差提控隴右邊地事務。不久，召入朝爲御史中丞。李英上奏說：“自從戰爭發動以來，各種政務都廢弛了，關鍵在使污濁遏止清流掀揚，懲惡揚善，獎勵提拔人才罷了。近年來改定了四善、二十七最的法令，衹是成爲一紙空文。

察廉能，當時號爲得人。願改前日徒設之文，遵大定已試之效，庶幾人人自勵，爲國家用矣。”宣宗嘉納之。自兵興以來，亟用官爵爲賞。程陳僧敗官軍于龕谷，遣僞統制董九招西關堡都統王狗兒，狗兒立殺之。詔除通遠軍節度使，加榮禄大夫，賜姓完顔氏。英言：“名器不可以假人，上恩以難得爲貴。比來醲於用賞，實駭聞聽。帑藏不足，惟恃爵命，今又輕之，何以使人？伏見蘭州西關堡守將王狗兒向以微勞，既蒙甄録，頃者堅守關城，誘殺賊使，論其忠節，誠有可嘉。若官之五品，命以一州，亦無負矣。急於勸獎，遂擢節鉞，加階二品，賜以國姓。若取蘭州，又將何以待之？陝西名將項背相望，曹記僧、包長壽、東永昌、徒單醜兒、郭禄大皆其著者。狗兒藐然賤卒，一朝處衆人之右，爲統領之官，恐衆望不厭，難得其死力。”宣宗以英奏示宰臣。宰臣奏：“狗兒奮發如此，賞以異恩，殆不爲過。”上然其言。

大定年間，多次派遣使者分别到各路考察官吏廉潔能幹與否，當時號稱得人。希望改正以前枉自設立的空文，遵從大定間行之有效的法令。這樣一來，大概可以人人自我激勵奮發，爲國家效力。”宣宗稱賞接納了他的建議。自從戰争發動以來，頻繁使用官爵作爲賞賜。程陳僧在龕谷擊敗官軍，派遣僞統制官董九招降西關堡都統王狗兒，王狗兒立即殺了他。詔令任命王狗兒爲通遠軍節度使，加官榮禄大夫，賜姓完顔氏。李英上奏説：“國家的官位爵號不可以假藉給别人，皇帝的恩典難以得到纔貴重。近來賞賜過重，實在駭人聽聞。國庫收藏的財物不足，衹有依賴爵位命官，現在又輕易與人，將來用什麽來支使人？私下見到蘭州西關堡守將王狗兒過去因爲微小的功勞，已經承蒙朝廷甄收任用，近來堅守關城，引誘殺死奸賊的使者。論他的忠義氣節，確實有可以稱賞之處。如果給他五品官職，任命他守護一州，也對得起他了。朝廷急於鼓勵獎賞。就提拔他爲節度使，加官階到二品，賜以國君姓氏。如果攻取蘭州，又將用什麽官爵來對待他？陝西的名將前後相望，數量極多，曹記僧、包長壽、東永昌、徒單醜兒、郭禄大都是其中著名的將官。王狗兒是一個藐小的低賤士兵，一下躍居衆人之上，成爲統領官，恐怕人心不服，很難能使他們拼死作戰。”宣宗把李英奏疏給宰相看。宰相奏告説：“王狗兒如此激勵奮發，賞賜給他特殊的恩榮，大概不算過分。”皇帝認爲他的話正確。

中都久圍，丞相承暉遣人以礬寫奏告急。詔元帥左監軍永錫、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兵，英收河間清、滄義軍自清州督糧運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無紀律。貞祐三年三月十六日，英被酒，與大元兵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軍聞之，皆潰歸。五月，中都不守，宣宗猶加恩，贈通奉大夫，謚剛貞，官護葬事，録用其子云。

中都長久被圍困，丞相完顔承暉派遣人携帶用明礬書寫的奏疏告急。詔令元帥左監軍完顔永錫、左都監烏古論慶壽率領軍隊，李英收聚河間府清州、滄州義軍，從清州督運糧草援救中都。李英到大名，獲得士兵幾萬人，統領士兵歷來没有紀律。貞祐三年三月十六日，李英喝醉了酒，與元朝軍隊在霸州北面遭遇，打了大敗仗，丢失了所運的全部糧草。李英戰死，士兵們被殲滅。烏古論慶壽、完顔永錫的軍隊獲知敗訊後，都潰散逃歸了。五月，中都失守，宣宗還增加恩典，追贈李英爲通奉大夫，謚號剛貞，官府主持喪

事，收録任用他的兒子。

孛术魯德裕

孛术魯德裕本名蒲剌都，隆安路猛安人。補樞密院尚書省令史、右三部檢法、監察御史，遷少府監丞。明昌末，修北邊壕塹，立堡塞，以勞進官三階，授大理正。丁母憂，起復廣寧治中，歷順州、濱州刺史。坐前在順州市物虧直，遇赦，改刺瀋州。累官北京路按察使、太子詹事、元帥左都監，遷左監軍兼臨潢府路兵馬都總管。坐士馬物故多，及都統按帶私率官兵救護家屬，德裕蔽之，御史劾奏逮獄。遇赦，謫寧海州刺史，稍遷泗州防禦使、武勝軍節度使。貞祐二年，改知臨洮府事，兼陝西路副統軍。召爲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兼簽樞密院事，行省大名。詔發河北兵救中都。凡真定、中山、保、涿等兵，元帥左監軍永錫將之，大名、河間、清、滄、觀、霸、河南等兵，德裕將之，并護清、滄糧運。德裕不時發。及李英至霸州兵敗，糧盡亡失，坐弛慢兵期，責授沂州防禦使，尋知益都府事。興定元年二月，卒。

孛术魯德裕本來名叫蒲剌都，是隆安路猛安人。補爲樞密院尚書省令史、右三部檢法、監察御史，遷官少府監丞。明昌末年，修築北部邊境的壕溝，建造城堡要塞，以勞績晋升官資三階，任命爲大理寺正。爲母親守喪，起用復官，爲廣寧府治中，歷任順州、濱州刺史。因爲以前在順州時購買物資虧折了錢財而獲罪，遇到大赦，改任瀋州刺史。多次升遷官至北京路按察使、太子詹事、元帥左都監，遷官左監軍兼臨潢府路兵馬都總管。因爲士兵軍馬死亡過多，以及都統按帶私自率領官兵營救守護家屬，德裕隱瞞不報，御史彈劾，將他逮捕入獄。遇到大赦，貶官爲寧海州刺史，逐漸升至泗州防禦使、武勝軍節度使。貞祐二年，改官知臨洮府事，兼任陝西路副統軍。召入朝爲御史中丞，拜官參知政事兼簽書樞密院事，行尚書省事於大名府。詔令調發河北軍隊援救中都。所有真定、中山、保州、涿州等地的軍隊，由元帥左監軍完顔永錫率領，大名、河間、清州、滄州、觀州、霸州、河南等地的軍隊，由孛术魯德裕率領，同時保護清州、滄州糧食運輸。德裕没有按時出發。等到李英到霸州軍隊被擊敗，糧草全部喪失，因爲延緩軍期而獲罪，貶官降爲沂州防禦使，隨即移知益都府事。興定元年二月，去世。

烏古論慶壽

烏古論慶壽，河北西路猛安人，由知把書畫充奉御，除近侍局直長，再轉本局使。禦邊有勞，進一階，賜金帶。泰和四年，遷本局提點。是時，議開通州漕河，詔慶壽按視。漕河成，賜銀一百五十兩、重幣十端。

烏古論慶壽，是河北西路猛安人，由知把書畫充任奉御，任命爲近侍局直長，再轉官爲近侍局使。守禦邊境有功勞，晋升官資一階，賜給金帶。泰和四年，升任近侍局提點。這時，商議開鑿通州漕運河道，詔令烏古論慶壽按察巡視。漕運河道修成，賜予白銀一百五十兩、厚重綢帛十段。

泰和六年，伐宋，從右副元帥完顔匡出唐、鄧，爲先鋒都統，賜御弓二。以騎兵八千攻下棗陽。頃之，完顔匡軍次白虎粒，遣都統完顔按帶取隨州，遣慶壽以兵五千扼赤岸，斷襄

泰和六年，討伐宋朝，跟隨右副元帥完顔匡從唐州、鄧州出軍，擔任先鋒都統，賞賜御用弓箭兩副。率領騎兵八千人攻下棗陽。不久，完顔匡大軍屯駐在白虎粒，派遣都統完顔按帶攻取隨州，派遣慶壽率兵五千人扼守赤岸，截斷襄陽、

漢路。行與宋兵遇，斬首五百級，宋隨州將雷太尉遁去，遂克隨州。於是宋鄧城、樊城戍兵皆潰，遂與大軍渡漢江，圍襄陽。元帥匡表薦慶壽謀略出衆。上嘉之，進一官，遷拱衛直都指揮使，提點如故。初，慶壽上書云："汝州襄城縣去汝州遠於許州兩舍，請割隸許州便。"尚書省議："汝州南有鴉路舊屯四千，其三千在襄城，今割襄隸許州，道里近便，仍食用解鹽，其屯軍三千，依舊汝州總押。"從之。八年，罷兵，遷兩階，賜銀二百五十兩、重幣十端。有疾，賜御藥。衛紹王即位，改左副點檢，近侍局如故。未幾，坐與黃門李新喜題品諸王，免死除名。久之，起爲保安州刺史，歷同知延安府，西北、西南招討副使，棣州防禦使，興平軍節度使。

貞祐二年，遷元帥右都監，以保全平州功進官五階，賜金吐鶻、重幣十端。頃之，宣宗遷汴，改右副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閱月，知大興府事。未行，改左副點檢兼親軍副都指揮。數月，知彰德府事。三年，中都危急，改元帥左都監，將大名兵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兵一萬救中都。次霸州北，兵潰。頃之，中都不守，改大名府權宣撫使。未幾，知河中府，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四年，遷元帥左監軍兼陝西統軍使。駐兵延安，敗夏人于安塞堡。戰于鄜州之倉曲谷，有功。

興定元年，與簽樞密院事完顏賽不經略伐宋，敗宋兵于泥河灣石壕村，斬首三千級，獲馬四百四、牛三百頭，器械稱是。復破宋兵七千於樊城縣。既而，以軍士多被傷，奏不以實，詔有司鞫問，已而釋之。歷鎮南

漢中通道。行軍時與宋軍遭遇，斬殺宋兵五百人，宋朝隨州將領雷太尉逃走，於是攻克隨州。這時宋朝鄧城、樊城防守士兵都潰散了，就與大軍一起渡過漢江，圍攻襄陽。元帥完顏匡上表舉薦烏古論慶壽智謀膽略出衆。皇帝嘉獎他，進官資一階，升任拱衛直都指揮使，仍舊擔任提點。當初，烏古論慶壽上書説："汝州襄城縣距離汝州比許州遠六十里，請求分割隸屬許州爲便利。"尚書省决議："汝州南面有鴉路，過去屯駐軍隊四千人，其中三千人駐在襄城縣，現今分割襄城隸屬許州，道路近便，仍舊食用解州鹽，屯駐的軍隊三千人，依舊由汝州總領管押。"聽從了。八年，戰争停止，升遷官資兩階，賜予白銀二百五十兩、厚重絹帛十段。患病，賞賜給御用藥物。衛紹王即位，改官左副點檢，仍舊擔任近侍局使。不久，因爲與内侍官李新喜品評各王而獲罪，赦免死罪，除去名籍。過了很久，起用爲保安州刺史，歷任同知延安府事，西北路、西南路招討副使，棣州防禦使，興平軍節度使。

貞祐二年，升任元帥右都監，因爲保全平州的功勞晋升官資五階，賜予金腰帶、厚重綢帛十段。不久，宣宗遷都到汴京，改爲右副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過了一個月，移任知大興府事。没有成行，改爲左副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幾個月後，知彰德府事。三年，中都危急，改任元帥左都監，率領大名府士兵一萬八千人、西南路步兵騎兵一萬一千人、河北路士兵一萬人援救中都。屯駐在霸州北面，軍隊潰散。不久，中都失守，改任大名府權宣撫使。不久，移任知河中府，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四年，遷官元帥左監軍兼陝西統軍使，屯駐軍隊於延安，在安塞堡擊敗夏國軍隊。在鄜州的倉曲谷作戰，有戰功。

興定元年，與簽書樞密院事完顏賽不經營討伐宋朝，在泥河灣石壕村打敗宋軍，殺敵三千人，獲取戰馬四百四、牛三百頭，軍用器械與此數量相近。又在樊城縣攻破宋軍七千人。不久，因爲軍士受傷過多，不如實奏報，詔令有關官府審問，不久釋免了他。歷任鎮南軍、集慶軍節度

集慶軍節度使，卒。

贊曰：承暉守中都期年，相爲存亡，臨終就義，古人所難也。大抵宣宗既遷，則中都必不能守，中都不守，則土崩之勢决矣。僕散端、耿端義似忠而實愚，抹撚盡忠委中都，庸何議焉。高琪忌承暉成功，孛术魯德裕緩師期，奸人之黨，於是何誅。李英被酒敗軍，雖死不能贖也，烏古論慶壽無罰，貞祐之刑政，從可知矣。

使，去世。

贊曰：完顏承暉守衛中都一年，與都城共存亡，臨死時英勇就義，這是古人也難做到的。大體上說，宣宗遷都以後，那麽中都必定不能守衛，中都不能守衛，那麽土崩瓦解的形勢就確定了。僕散端、耿端義看似忠誠而其實愚蠢，抹撚盡忠拋棄中都，又有什麽可以非議呢？术虎高琪妒忌承暉成功，孛术魯德裕滯緩軍期，奸人結成朋黨，對這些有什麽懲罰呢？李英酗酒，致使軍隊大敗，即使死了也不能贖罪，烏古論慶壽没有受到責罰，貞祐時期的刑罰政令，由此可知了。

金史卷一百二

列傳第四十

僕散安貞　田琢　完顏弼　蒙古綱　必蘭阿魯帶

僕散安貞

僕散安貞本名阿海，以大臣子充奉御。父揆，尚韓國公主，鄭王永蹈同母妹也。永蹈誅，安貞罷歸，召為符寶祗候。復為奉御，尚邢國長公主，加駙馬都尉，襲胡土愛割蠻猛安。歷尚衣直長、御院通進、尚藥副使。丁母憂，起復，轉符寶郎，除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歷邳、淄、涿州刺史，拱衛直都指揮使。貞祐初，改右副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遷元帥左都監。二年，中都解嚴，河北州郡未破者惟真定、大名、東平、清、沃、徐、邳、海州而已。朝廷遣安貞與兵部尚書裴滿子仁、刑部尚書武都分道宣撫。於是除安貞山東路統軍安撫等使。

初，益都縣人楊安國自少無賴，以鬻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泰和伐宋，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詔州郡招捕之。安兒降，隸諸軍，累官刺史、防禦使。大安三年，招鐵瓦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為都統，安兒為副統，戍邊。至雞鳴山不進，衛紹王驛召問狀。安兒乃曰："平章、參政軍數十萬在前，無可慮者。屯駐雞鳴山所以備間道透漏者耳。"朝廷信其言。安

僕散安貞本名阿海，因是大臣的兒子充奉御官。父親僕散揆，娶韓國公主，公主是鄭王完顏永蹈的同母妹妹。完顏永蹈被誅殺，僕散安貞罷官歸家，召爲符寶局祗候。又擔任奉御，娶邢國長公主，加駙馬都尉，繼承胡土愛割蠻猛安。歷任尚衣局直長、御院通進、尚藥局副使。爲母親服喪，服喪期限未滿起用，改任符寶郎，任命爲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歷任邳州、淄州、涿州刺史，拱衛直都指揮使。貞祐初年，改授右副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升任元帥左都監。二年，中都解除圍困，河北路没有被攻破的州郡衹有真定府、大名府、東平府、清州、沃州、徐州、邳州、海州而已。朝廷派遣僕散安貞與兵部尚書裴滿子仁、刑部尚書武都分路前往宣諭安撫。於是任命僕散安貞爲山東路統軍安撫使等官職。

當初，益都縣人楊安國從小强横狡詐，以出售製作馬鞍的材料爲業，市人叫他"楊鞍兒"，於是自稱楊安兒。泰和年間討伐宋朝，山東的亡命之徒往往聚集搶劫，朝廷降詔書令州郡捕捉招降他們。楊安兒投降，隸屬於軍隊中，積累官資至刺史、防禦使。大安三年，招降鐵瓦的敢戰軍，得到一千多人，朝廷任命唐括合打爲都統，楊安兒爲副都統，戍守邊境。軍隊行至雞鳴山不再前進，衛紹王由驛站傳問楊安兒軍情，楊安兒便説："平章政事、參知政事的軍隊幾十萬人在前方，没有什麽可憂慮的。屯駐在雞鳴山是爲了

兒乃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劫州縣，殺略官吏，山東大擾。

防備由偏僻小道走漏的强盗罷了。”朝廷相信了他的話。楊安兒就逃亡回到山東，與張汝楫招聚人衆攻打搶劫州縣，殺害官吏，山東大受侵擾。

安貞至益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萊陽，萊州徐汝賢以城降安兒，賊勢復振。登州刺史耿格開門納僞鄒都統，以州印付之，郊迎安兒，發帑藏以勞賊。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凡符印詔表儀式皆格草定，遂陷寧海，攻濰州。僞元帥方郭三據密州，略沂、海。李全略臨朐，扼穆陵關，欲取益都。安貞以沂州防禦使僕散留家為左翼，安化軍節度使完顏訛論為右翼。

僕散安貞到益都，在城東擊敗楊安兒。楊安兒逃奔到萊陽，萊州徐汝賢獻城投降楊安兒，賊軍聲勢重振。登州刺史耿格打開城門接納僞命鄒都統，將州守大印交付給他，在城郊迎接楊安兒，拿出官倉中的財物來犒勞賊人。楊安兒於是越分自稱皇帝，設置官屬，改年號爲天順，所有的符寶璽印詔書章表的格式都由耿格草擬確定，於是攻陷寧海，又進攻濰州。僞命元帥方郭三占據密州，侵奪沂州、海州。李全攻占臨朐，控制穆陵關，想要攻取益都。僕散安貞以沂州防禦使僕散留家爲左翼軍，安化軍節度使完顏訛論爲右翼軍。

七月庚辰，安貞軍昌邑東，徐汝賢等以三州之衆十萬來拒戰。自午抵暮，轉戰三十里，殺賊數萬，獲器械不可勝計。壬午，賊棘七率衆四萬陣于辛河。安貞令留家由上流膠西濟，繼以大兵，殺獲甚衆。甲申，安貞軍至萊州，僞寧海州刺史史潑立以二十萬陣于城東。留家先以輕兵薄賊，諸將繼之，賊大敗，殺獲且半，以重賞招之，不應。安貞遣萊州黥卒曹全、張德、田貴、宋福詐降于徐汝賢以為內應。全與賊西南隅戍卒姚雲相結，約納官軍。丁亥夜，全縋城出，潛告留家。留家募勇敢士三十人從全入城，姚雲納之，大軍畢登，遂復萊州，斬徐汝賢及諸賊將以徇。安兒脱身走，訛論以兵追之。耿格、史潑立皆降。留家略定膠西諸縣，宣差伯德玩襲殺方郭三，復密州。餘賊在諸州者皆潰去。安兒嘗遣梁居實、黄縣甘泉鎮監酒石抹充浮海赴遼東構留哥，已具舟，皆捕斬之。

七月庚辰，僕散安貞屯軍於昌邑東面，徐汝賢等率領三個州的賊衆十萬人來迎戰。從中午到傍晚，轉戰三十里，斬殺賊軍士兵幾萬人，繳獲軍用器械不可勝數。壬午，賊人棘七率領四萬士兵列陣於辛河。僕散安貞命令留家從上游膠西渡河，大軍隨之渡河，斬殺俘獲很多。甲申，僕散安貞的軍隊進至萊州，僞命寧海州刺史史潑立率領二十萬人在城東排列成陣。僕散留家先用輕兵逼近賊軍，各個將領跟在後面，賊軍大敗，殺戮俘獲將近一半，用重賞招降他們，無人響應。僕散安貞派遣萊州黥面士兵曹全、張德、田貴、宋福假裝投降徐汝賢作爲內應。曹全與賊軍防守城西南角的士兵姚雲聯絡，約定接納官軍。丁亥夜晚，曹全用繩索吊下出城，悄悄報告僕散留家，留家招募敢死勇士三十人跟隨曹全入城，姚雲接納了他們，大軍全部登城，於是收復了萊州，斬殺徐汝賢以及各個賊將示衆。楊安兒脱身逃走，完顏訛論率兵追趕他。耿格、史潑立都投降了。僕散留家攻取平定膠西各縣，宣差官伯德玩襲擊斬殺了方郭三，收復密州。在其他各州的殘餘賊衆都潰散逃走。楊安兒曾經派遣梁居實、黄縣甘泉鎮監酒石抹充渡海奔赴遼東勾結留哥，已準備好了舟船，官軍將他們全部捕獲處斬。

十一月戊辰，曲赦山東，除楊安

十一月戊辰，特頒降詔書赦免山東，除楊安

兒、耿格及諸故官家作過驅奴不赦外，劉二祖、張汝楫、李思温及應脅誘從賊，并在本路自為寇盜，罪無輕重，并與赦免。獲楊安兒者，官職俱授三品，賞錢十萬貫。十二月辛亥，耿格伏誅，妻子皆遠徙。諸軍方攻大沫堌，赦至，宣撫副使、知東平府事烏林荅與即引軍還。賊衆乘之，復出為患。詔以陝西統軍使完顔弼知東平府事，權宣撫副使。其後楊安兒與汲政等乘舟入海，欲走岠嵎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墜水死。

三年二月，安貞遣提控紇石烈牙吾塔破巨蒙等四堌，及破馬耳山，殺劉二祖賊四千餘人，降餘黨八千，擒僞宣差程寬、招軍大使程福，招降脅從百姓三萬餘人。安貞遣兵會宿州提控夾谷石里哥同攻大沫堌，賊千餘逆戰。石里哥以騎兵擊之，盡殪。提控没烈奪其北門以入，别軍取賊水寨，諸軍繼進，殺賊五千餘人。劉二祖被創，獲之，及僞參謀官崔天祐，楊安兒僞太師李思温。餘衆保大小峻角子山，前後追擊，殺獲以萬計，斬劉二祖。詔遷賞没烈等有差。詔尚書省曰："山東東西路賊黨猶嘯聚作過者，詔書到日，并與免罪，各令復業。在處官司盡心招撫，優加存恤，無令失所。"十月，安貞遷樞密副使，行院于徐州。

四年二月，楊安兒餘黨復擾山東。詔安貞與蒙古綱、完顔弼以近詔招之。五月，安貞遣兵討郝定，連戰皆克，殺九萬人，降者三萬餘，郝定僅以身免。獲僞金銀牌、器械甚衆，來歸且萬人，皆安慰復業。自楊安兒、劉二祖敗後，河北殘破，干戈相尋。其黨往往復相團結，所在寇掠，

兒、耿格和原來各個做官之家犯罪的奴隸不赦免以外，劉二祖、張汝楫、李思温以及所有被威逼利誘而脅從爲賊的人，連同在本路自爲强盜的人，罪惡不論輕重，一律予以赦免。俘獲楊安兒的人，都授予三品官職，賞錢十萬貫。十二月辛亥，耿格被誅戮，妻子兒女都發配到遠方。各路軍隊正進攻大沫堌，赦書一到，宣撫副使、知東平府事烏林荅與立刻撤軍返回。賊人乘此機會，又重新出來作亂。降詔任命陝西統軍使完顔弼知東平府事，代理宣撫副使。以後楊安兒與汲政等人乘船入海，想要逃往岠嵎山。船工曲成等襲擊他們，落入水中溺死。

三年二月，僕散安貞派遣提控紇石烈牙吾塔攻破巨蒙等四堌，又攻破馬耳山，斬殺劉二祖賊衆四千多人，招降餘黨八千多人，俘獲僞命宣差程寬、招軍大使程福，招降脅從的百姓三萬多人。僕散安貞派遣軍隊與宿州提控夾谷石里哥會合，一同進攻大沫堌，賊軍一千餘人迎戰。石里哥用騎兵衝擊他們，將他們全部殲滅。提控没烈奪取北門而攻入城内，别的軍隊攻取賊人水軍營寨，各路大軍跟隨進發，斬殺賊軍五千多人。劉二祖受傷被俘獲，并俘獲了僞命參謀官崔天祐和楊安兒的僞命太師李思温。其餘賊軍退保大小峻角子山，金軍前後追殺攻擊，斬殺俘獲以萬數計，將劉二祖斬首。詔令分别等級升遷賞賜没烈等將官。降詔命令尚書省説："山東東路、山東西路賊人餘黨還聚衆作惡的，詔書到達之日，一律予以免罪，使他們各自恢復本業。所在地官司要竭盡心力招降安撫，給以優厚的救濟，不得使他們流離失所。"十月，僕散安貞升任樞密副使，在徐州行樞密院事。

四年二月，楊安兒的餘黨又侵擾山東。詔令僕散安貞與蒙古綱、完顔弼以最近頒降的詔書招降他們。五月，僕散安貞派遣軍隊討伐郝定，連續作戰都獲勝，斬殺九萬人，投降的三萬餘人，郝定僅以自身幸免。繳獲僞命金銀印牌、軍事器械很多，來歸順的將近一萬人，都安撫慰勞使他們恢復本業。自從楊安兒、劉二祖兵敗以後，河北殘破凋敝，兵革戰事延續不斷。賊黨往往重新

皆衣紅納襖以相識別，號“紅襖賊”。官軍雖討之，不能除也，大概皆李全、國用安、時青之徒焉。

團聚，所到之處侵擾搶劫，都穿着紅布縫綴的襖子來相互識別，號稱“紅襖賊”。官府軍隊雖然多次討伐他們，但不能清除，大概都是李全、國用安、時青的黨徒。

興定元年十月，詔安貞曰：“防河卒多老幼疲軟不勝執役之人，其令速易之。”二年十二月，開封治中呂子羽等以國書議和于宋，宋人不受。以安貞為左副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元帥府，及唐、息、壽、泗行元帥府分道各將兵三萬，安貞總之，畫定期日，下詔伐宋。安貞至安豐，宋兵七千拒戰，權都事完顏胡魯剌衝擊敗之，追至淝水，死者二千餘人。安貞至大江，乃班師。三年閏月，安貞至自軍中，入見于仁安殿。胡魯剌進一階。久之，安貞燕見，奏曰：“淝水之捷，胡魯剌功第一，臣之兵事皆咨此人，功厚賞薄，乞加賞以勸來者。”尚書省奏：“凡行省行院帥府參議左右司經歷官都事以下皆遷一官，所以絶求請之路，塞奸倖之門也。安貞之請不可從。”遂止。

興定元年十月，降詔給僕散安貞說：“防守黄河的士兵有很多衰老或年幼、疲憊無力不能勝任軍役的人，務必要儘快更换他們。”二年十二月，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等送國書到宋朝議和，宋朝人不接受。任命僕散安貞爲左副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元帥府事，又命令唐州、息州、壽州、泗州行元帥府分路各自率領士兵三萬人，由僕散安貞總領統率，確定時間，下詔書討伐宋朝。僕散安貞到達安豐，宋軍七千人迎戰，權都事完顏胡魯剌衝擊打敗了他們，追擊到淝水，殺死二千多人。僕散安貞進至長江邊，纔撤回軍隊。三年閏月，僕散安貞從軍中回到京城，入見於仁安殿。胡魯剌進官資一階。過了很久，僕散安貞在皇帝閑暇時朝見，上奏說：“淝水戰役的勝利，完顏胡魯剌功勞第一，我指揮軍隊都詢問這個人，功勞大而賞賜薄，請求增加賞賜以鼓勵將來的人。”尚書省奏報：“凡是行省、行樞密院、行元帥府的參議官、左右司經歷官都事以下的職官都升遷一階官資，用來杜絶請求恩賜之路，堵塞奸人僥幸之門。僕散安貞的請求不可聽從。”於是奏請作罷。

五年，復伐宋。二月，安貞出息州，軍于七里鎮，宋兵據净居山，遣兵擊敗之。宋兵保山寺。縱火焚寺，乘勝追至洪門山。宋兵方浚濠立柵，安貞軍亟戰，奪其柵。宋黄統制團兵五千保黄土關，關絶險，素有備，堅壁不出。安貞遣輕兵分為左右軍潛登，別以兵三千直逼關門。翼日，左右軍會于山顛，俯瞰關内。宋人守關者望之，駭愕不能立。中軍急攻，宋兵潰，遂奪黄土關。遂入梅林關，拔麻城縣，抵大江，至黄州，克之。進克蘄州，前後殺略不可勝計。獲宋宗室男女七十餘口，獻之，師還。安貞

五年，又討伐宋朝。二月，僕散安貞從息州出發，駐屯軍隊於七里鎮，宋軍占據净居山，僕散安貞派遣軍隊打敗了他們。宋軍守護在山上的寺院中，金軍放火焚燒寺院，乘勝追擊到洪門山。宋軍正挖掘壕溝建立栅欄，僕散安貞的軍隊拼命力戰，奪得了他們的栅欄。宋朝黄統制聚兵五千守衛黄土關，關塞極險要，歷來都有防備，堅守關壘不出戰。僕散安貞派遣士兵輕裝分爲左右軍悄悄地攀登上山，另外派兵三千人直逼關門。第二天，左右軍在山頂上會合，向下俯瞰關内。守關的宋朝士兵望見他們，驚嚇恐懼得不能站立。中路軍急速進攻，宋朝軍兵潰逃，於是奪取了黄土關。又攻入梅林關，攻取了麻城縣，抵達長江，進至黄州，攻克了它。進軍攻克蘄

每獲宋壯士，輒釋不殺，無慮數萬，因用其策，輒有功。宣宗謂宰臣曰："阿海將略固善矣，此輩得無思歸乎？南京密邇宋境，此輩既不可盡殺，安所置之？朕欲驅之境上，遣之歸如何？"宰臣不對。

州，前後作戰斬殺俘獲宋軍不可計數。俘獲宋朝宗室男女七十餘人，進獻於朝廷，軍隊撤還。僕散安貞每次俘獲宋朝的壯士，都放了不殺，不下數萬人，藉用他們的計策謀略，往往建立功勞。宣宗告訴宰相說："僕散阿海爲將的謀略固然很好，但這些人能够不思念回去嗎？南京緊鄰宋朝境土，這些人既然不可以全部殺掉，又在什麽地方安置他們呢？我想將他們驅趕到邊境上，遣返他們歸國，怎麽樣？"宰相不對答。

六月甲寅朔，尚書省奏安貞謀叛。宣宗謂平章政事英王守純曰："朕觀此奏，皆飾詞不實，其令覆案之。"戊寅，并其三子殺之，以祖忠義、父揆有大功，免兄弟緣坐。詔曰："銀青榮禄大夫、左副元帥兼樞密副使、駙馬都尉僕散阿海，早藉世姻，寖馳仕軌。屬當軍旅之事，益厚朝廷之恩，爰自帥藩，擢居樞府。頃者南伐，時乃奏言，是俾行鱗介之誅，而盡露梟獍之狀。二城雖得，多罪稔彰，念勝負之靡常，肯刑章之輕用。始自畫因糧之計，乃更嚴橫斂之期，督促計司，凋弊民力。信其私意，或失防秋。顧利害之實深，尚優容而弗問。頃因近侍，悉露奸謀，蓋虞前後罪之上聞，乃以金玉帶而夜獻。審事情之詭秘，命信臣而鞫推，迨致款詞，乃詳實狀。自以積愆之著，必非公憲所容，欲結近臣之歡心，俾伺内庭之指意，如釁端之少露，得先事而易圖。因其方握兵權，得以謀危廟祏，事或不濟，計即外奔。前日之俘，隨時誅戮，獨於宋族，曲活全門，示其悖德于敵仇，豫冀全身而納用。"

六月甲寅初一，尚書省奏報僕散安貞陰謀反叛，宣宗告訴平章政事英王完顔守純說："我讀這一奏章，都是修飾文詞而不確實，可命令復審。"戊寅，連他的三個兒子一起被殺。因爲祖父僕散忠義、父親僕散揆立有大功，兄弟免於牽連治罪。詔書宣稱："銀青榮禄大夫、左副元帥兼樞密副使、駙馬都尉僕散阿海，早年憑藉與皇族的世代婚姻，逐漸驅馳於仕途，正逢擔當軍旅之事，更加增重了朝廷的恩典。從藩鎮統帥提拔到樞密副使。近來討伐南方，當時你上奏疏，是使你執行細微的誅殺，而完全表露出你凶惡的情狀。雖然取得了兩座城池，但衆多的罪惡却更加昭著。我考慮兵家勝負没有定準，不肯輕易使用刑典。開始你自己籌劃依靠敵軍糧食的計策，而又更加嚴格限制横徵暴斂的期限，督促掌管計籍的官司，使百姓財力凋敝，放縱個人的意志，甚或貽誤防備敵軍秋季的進犯。我顧念利害關係確實重大，尚且優待包容而不追問。近來從近侍那裏，暴露了全部奸邪陰謀，大概害怕前後罪行奏報給朝廷，就將金玉腰帶在夜晚奉獻給近侍。我審視事情鬼祟隱秘，命令親信大臣推問，待到送上服罪的言詞，纔詳盡知曉真實情狀。自認爲積聚的罪孽昭著，必定不爲公家法令所容許。想要結交近侍之臣的歡心，使他們刺探宫内主上的意圖，倘若罪行稍微顯露端倪，得以事前變更計謀。因爲他正握有兵權，得以圖謀做出危及宗廟社稷的事，事情或者不能成功，就計劃向國外奔逃。前段時間捉到的俘虜，隨時予以殺戮，惟獨對於宋朝宗室，委曲求全，使他們所有家人存活下來，向仇敵顯示他違背德行的品質，預先謀求

保全身家性命而被收納任用。”

初，安貞破蘄州，獲宋宗室不殺而獻之，遂以為罪。安貞憂讒，以賄近侍局，乃以實成其誣。安貞典兵征伐，嘗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自忠義、揆至安貞，凡三世大將焉。初，安貞破蘄州，所得金帛，分給將士。南京都轉運使行六部事李特立、金安軍節度副使紇石烈蒲剌都、大名路總管判官銀朮可因而欺隱。事覺，特立當死，蒲剌都、銀朮可當杖一百除名。詔薄其罪，特立奪三官、降三等，蒲剌都、銀朮可奪兩官、降二等云。

當初，僕散安貞攻破蘄州俘獲宋朝宗室成員没有殺戮而進獻給朝廷，就因爲這事獲罪。僕散安貞憂慮讒言誣陷，而賄賂近侍局官吏，却以賄賂財物而構成誣陷他的罪證。僕散安貞統領軍隊征伐，曾經説：“三代人爲將，這是有道之家所忌諱的。”從僕散忠義、僕散揆到僕散安貞，共三代人爲大將。當初，僕散安貞攻破蘄州，將繳獲的金銀綢緞分給將士。南京都轉運使行六部事李特立、金安軍節度副使紇石烈蒲剌都、大名路總管判官銀朮可趁機欺瞞隱藏。事情被察覺，李特立應當判死罪，紇石烈蒲剌都、銀朮可應當判杖刑一百，除名。詔令減輕他們的罪，李特立減削官資三階，降三等官職，紇石烈蒲剌都、銀朮可減削官資兩階，降二等官職。

田琢

田琢字器之，蔚州定安人。中明昌五年進士，調寧邊、茌平主簿，潞州觀察判官，中都商稅副使。丁父憂，起復懷安令，補尚書省令史。貞祐二年，中都被圍，琢請由間道往山西招集義勇，以為宣差兵馬提控、同知忠順軍節度使事，經略山西。琢與弘州刺史魏用有隙，琢自飛狐還蔚州，用伏甲於路，將邀而殺之。琢知其謀，自别道入定安。用入蔚州，殺觀察判官李宜、録事判官馬士成、永興縣令張福，劫府庫倉廪，以兵攻琢於定安。琢與戰，敗之。用脱身走，易州刺史蒲察縛送中都元帥府，殺之。

田琢字器之，是蔚州定安人。中明昌五年進士第，調任寧邊、茌平縣主簿，潞州觀察判官，中都商稅副使。爲父親服喪，起用復官爲懷安縣令，補爲尚書省令史。貞祐二年，中都被圍困，田琢請求從小路往山西招募義勇兵士，任命他爲宣差兵馬提控、同知忠順軍節度使事，經營料理山西。田琢與弘州刺史魏用有矛盾，田琢從飛狐返回蔚州，魏用在路上埋伏士兵，準備攔截殺了他。田琢知道了他的陰謀，從别的路進入定安。魏用攻入蔚州，殺死觀察判官李宜、録事判官馬士成、永興縣令張福，搶劫官府倉庫，率領軍隊到定安進攻田琢。田琢與他作戰，擊敗了他。魏用脱身逃走，易州刺史蒲察將魏用捆縛押解到中都元帥府，殺了他。

是時，勸農副使侯摯提控紫荆等關隘，朝廷聞蔚州亂，欲以摯就代琢守蔚州，令軍中推可為管押者，即以魏用金牌佩之，以安其衆。丞相承暉奏：“田琢實得軍民心，諳練山西利害，魏用將士本無勞效，以用弄兵死禍，遽爾任用，恐開幸門。”詔從之。琢至蔚州，誅與用同惡數人。募兵，

這時，勸農副使侯摯提控紫荆關等關口險要處，朝廷聽説蔚州混亂，想要任命侯摯去代替田琢守護蔚州，命令在軍中推選一位可以擔任管押的人，就把魏用的金牌給他佩戴，以此安撫魏用的士兵。丞相承暉啓奏説：“田琢其實很得士兵百姓擁護，熟悉山西的利害，魏用的將官士卒本來没有功勞，因爲魏用發動兵變死於禍亂，匆匆忙忙地任用他們，恐怕要開啓僥幸之門。”詔令

旬日得二萬人。十月，琢兵敗，僅以身免。招集散亡，得三萬餘，入中山界屯駐，而遣沈思忠招集西京蕩析百姓，得萬餘人，皆願徙河南。琢上書：“此輩與河南鎮防，往往鄉舊，若令南渡，擇壯健爲兵，自然和協，且可以招集其餘也。”從之。加沈思忠同知深州軍州事。琢復遣沈思忠、宫楫招弘州、蔚州百姓，得五萬餘人，可充軍者萬五千人，分屯蔚州諸隘，皆願得沈思忠爲將。詔加思忠順天軍節度副使，提控弘、蔚州軍馬，宫楫副之。

聽從。田琢到蔚州，誅殺了與魏用一起作惡的幾個人。招募軍兵，十天時間招得二萬人。十月，田琢軍隊戰敗，僅僅以自身得免。招集散失逃亡的士兵，得到三萬多人，進入中山地界屯駐，而又派遣沈思忠招集西京游蕩離散的百姓，得到一萬多人，都願意遷移到河南。田琢上書説：“這些人與河南鎮防軍，往往是同鄉故舊，如果使他們南渡，選擇强壯健康的人當兵，自然協調和睦，而且可以招集其餘的人。”朝廷聽從了他的建議。沈思忠加官爲同知深州軍州事。田琢又派遣沈思忠、宫楫招集弘州、蔚州百姓，得到五萬多人，可以當兵的一萬五千人，分别屯駐在蔚州各個險要處，他們都願意讓沈思忠做將領。詔令沈思忠加官爲順天軍節度副使，提控弘州、蔚州軍馬，宫楫爲副手。

頃之，西山諸隘皆不能守，琢移軍沃州。沃州刺史完顔僧家奴奏：“田琢軍二千五百人，官廪不足，發民窖粟猶不能贍。其中多女直人，均爲一軍，不可復有厚薄，可令於衛、輝、大名就食。”制可。加琢河北西路宣撫副使，遥授濬州防禦使，屯濬州。琢欲陂西山諸水以衛濬州。貞祐三年十一月，河北行省侯摯入見，奏：“河北兵食少，請令琢汰遣老弱，就食歸德。”琢奏：“此輩嶺外失業，父子兄弟合爲一軍，若離而分之，定生他變，乞以全軍南渡，或徙衛州防河。”詔盡徙屯陝。琢復奏：“臣幸徙安地，然濬乃河北要郡，今見糧可支數月，乞俟來春乃行。”數日，琢復奏：“濬不可守，惟當遷之。”宰臣劾琢前後奏陳不一，請逮鞫問，宣宗不許。

不久，西山各險要處都不能守衛了，田琢將軍隊轉移到沃州。沃州刺史完顔僧家奴上奏説：“田琢士兵二千五百人，官府倉庫的糧食不足，調發百姓窖藏的糧食還不能供應。軍中有很多女真人，都同爲一支軍隊，不可以再有厚薄的區别，可使他們到衛州、輝州、大名府就地取糧。”詔書批准了。加田琢爲河北西路宣撫副使，遥授濬州防禦使，屯駐濬州。田琢想要壅塞西山各條河流來防衛濬州。貞祐三年十一月，河北行省侯摯入朝晋見，奏告説：“河北的軍糧少，請求命令田琢淘汰遣返年老體弱的士兵，到歸德就地取糧。”田琢上奏説：“這些人在嶺外喪失了生業，父子兄弟合編爲一支軍隊，若是使他們離散而又分隔開來，必定要產生其他的變亂，請求率領全部軍隊向南渡河，或者遷移到衛州防守黄河。”詔令田琢全部軍隊遷移屯駐陝州。田琢又上奏説：“臣幸運地遷移到安全地域，但是濬州是河北重要州郡，如今現存糧食還可支撑幾個月，請求等到來年春天再成行。”過了幾天，田琢又上奏説：“濬州不可以守衛了，衹應當使軍隊遷移。”宰相彈劾田琢前後奏疏陳請不一致，請求捕捉田琢審問，宣宗不許可。

琢至陝，上書曰：“河北失業之民僑居河南、陝西，蓋不可以數計。

田琢到陝州，上書説：“河北喪失了生業的百姓寄居在河南、陝西，大概不可計數。衆多官

百司用度，三軍調發，一人耕之，百人食之，其能贍乎？春種不廣，收成失望，軍民俱困，實繫安危。臣聞古之名將，雖在征行，必須屯田，趙充國、諸葛亮是也。古之良吏，必課農桑以足民，黄霸、虞詡是也。方今曠土多，游民衆，乞明敕有司，無蹈虚文，嚴升降之法，選能吏勸課，公私皆得耕墾。富者備牛出種，貧者傭力服勤。若又不足，則教之區種，期于盡闢而後已。官司圉牧，勢家兼并，亦籍其數而授之農民，寬其負算，省其徭役，使盡力南畝，則蓄積歲增，家給人足，富國强兵之道也。”宣宗深然之。陝西元帥府請益兵，詔以琢衆與之。

府的用費，三軍軍需的調發，一個人耕種，一百個人食用，怎麽能够充足呢？春天播種不多，秋天收成失去了希望，軍隊百姓都困乏，這種情況確實維係着國家的安危。我聽説古代的名將，即使在征伐行軍時，也必定要屯墾田土，趙充國、諸葛亮都是這樣。古代的賢良官吏，必定要督促耕種栽桑來使百姓富足，黄霸、虞詡就是這樣。當今空閑的土地多，游手無業的百姓多，請求明令訓敕有關官府，不要沿襲無用的空文，嚴格官吏升遷降黜的法令，選派能幹官吏鼓勵督促農事，官府私家都可以耕種開墾。富裕的人準備耕牛出種子，貧窮的人出賣勞力從事於農業勞作。如果還不足，就教他們分區種植，争取做到完全開墾而後罷休。官府的牧場，權勢之家兼并的土地，也登記注册數量，將它們交給農民，寬免農民的賦税，裁省他們的徭役，使百姓盡力務農，那麽積蓄年年增加，家家富裕，人人充足，這是使國家富足、軍力强盛的途徑。”宣宗認爲他的建議非常正確。陝西元帥府請求增加兵力，詔令將田琢的軍隊交給他們。

興定元年，朝廷易置諸將，遷山東西路轉運使。二年，改山東東路轉運使，權知益都府事，行六部尚書宣差便宜招撫使。李旺據膠西，琢遣益都治中張林討之，生擒李旺。八月，萊州經略使术虎山壽襲破李旺黨僞鄒元帥于小堌，獲其前鋒于水等三十人，追擊僞陳萬户，斬首八百級。明日，復破之于朱寒寨。膠西、高密官軍亦屢破之于諸村及海島間。是月，棣州裨將張聚殺防禦使斜卯重興，遂據棣州，襲濱州，其衆數千人。琢遣提控紇石烈醜漢會兵討之。聚棄濱專保棣州。諸軍趣棣，聚出戰，敗之，斬首百級，生擒僞都統王仙等十三人，餘衆奔潰。追及于别寨，攻拔之，聚僅以身免。遂復二州。李全據安丘，琢遣總領提控王政、王庭玉討之。宣差提控、太府少監伯德玩率政

興定元年，朝廷更换各個將官，遷官山東西路轉運使。二年，改任山東東路轉運使，權知益都府事，行六部尚書宣差便宜招撫使。李旺占據膠西，田琢派遣益都府治中張林討伐，活捉了李旺。八月，萊州經略使术虎山壽在小堌襲擊攻破李旺賊黨僞命鄒元帥，俘獲他的前鋒于水等三十人，追擊僞命陳萬户，斬殺八百人。第二天，又在朱寒寨攻破了賊軍。膠西、高密的官軍也在各個村寨和海島間多次攻破他們。這一月，棣州副將張聚殺死防禦使斜卯重興，於是占據棣州，襲取濱州，他的部衆有幾千人。田琢派遣提控紇石烈醜漢會合兵力討伐他們。張聚放棄濱州專門保衛棣州。各路軍隊奔赴棣州，張聚出戰，打敗了他，斬殺一百人，活捉僞命都統王仙等十三人，其餘士兵奔逃潰散。金軍追殺到别的營寨，攻占了這些營寨，張聚僅僅以自身幸免。就收復了這兩個州。李全占據安丘，田琢派遣總領提控王政、王庭玉討伐他。宣差提控、太府少監伯德玩率領王政的軍隊攻打安丘，被擊敗，提控王顯戰

兵攻安丘，敗焉，提控王顯死之。琢奏："伯德玩本相視山東山堌水寨，未嘗遍行，獨留密州，輒爲此舉，乞治其罪。"詔遣官鞫玩，會赦而止。既而昌樂縣令术虎桓都、臨朐縣令兀顏吾丁、福山縣令烏林荅石家奴、壽光縣巡檢紇石烈醜漢破李全于日照縣，琢承制各遷官一階，進職一等，詔許之。

三年，沂州注子堌王公喜構宋兵據沂州，防禦使徒單福定徒跣脫走，百姓潰散。琢奏："去歲顧王二嘗據沂州，邳州總領提控納合六哥前爲同知沂州防禦事，招集餘衆攻取之，百姓歸心。可用六哥取沂州，今方在行省侯摯麾下，乞發還，取便道進討。"制可。既而莒州提控燕寧復沂州，王公喜復保注子堌。琢奏："沂州須知兵者守之。徒單福定已衰老，納合六哥善治兵，識沂形勢。"詔福定專治州事，以六哥爲沂州總領。琢奏："濰州刺史致仕獨吉世顯能招集猛安餘衆及義軍，却李全，保濰州。六哥破灰山堌，沂境以安。守兗州觀察判官梁昱嘗攝淄州刺史，率軍民力田，徵科有度，饋餉不乏，保全淄州，土賊不敢發。前猗氏主簿張亞夫嘗權行部官，主餉密州，委曲購得糧二萬斛，兵儲乃足，行至高密，徵他州兵拒李全。"詔世顯升職從四品，遙授同知海州事。六哥遷一官，升一等，充沂州宣差都提控。梁昱遷一官，同知淄州事。張亞夫遷兩官，密州觀察判官。

初，張林本益都府卒，有復立府事之功，遂爲治中，而凶險不逞，耻出琢下。琢在山東徵求過當，頗失衆心，林欲因衆以去琢，未有間也。會

死。田琢上奏說："伯德玩本來視察山東的山上堡壘和水軍營寨，没有全部巡行，衹是留在密州，因而有此次失敗，請求追究他的罪責。"詔令派遣官吏審訊伯德玩，遇到大赦而中止。不久，昌樂縣令术虎桓都、臨朐縣令兀顏吾丁、福山縣令烏林荅石家奴、壽光縣巡檢紇石烈醜漢在日照縣攻破李全。田琢按詔旨給每人晉升官資一階，進官職一等，詔令批准。

三年，沂州注子堌王公喜勾結宋朝軍隊占據沂州，防禦使徒單福定赤脚脫逃，百姓潰散。田琢上奏說："去年顧王二曾經占據沂州，邳州總領提控納合六哥原來擔任同知沂州防禦事，招集殘餘士兵進攻收復了沂州，百姓都擁護他。可以任用納合六哥攻取沂州，現今他在行省侯摯帳下，請求調他回來，取近路進軍討伐。"詔書批准了。隨即，莒州提控燕寧收復沂州，王公喜又退保注子堌。田琢奏請道："沂州必須要懂得軍事的人守衛。徒單福定已經年老體衰，納合六哥善於治理軍隊，瞭解沂州形勢。"詔令徒單福定專門治理州中事務，任命納合六哥爲沂州總領。田琢奏報說："濰州刺史、已辭官退休的獨吉世顯能够招集猛安部族剩餘的士兵以及義軍，擊退李全賊軍，保全了濰州。納合六哥攻破灰山堌，沂州境内已經安定。守兗州觀察判官梁昱曾經代理淄州刺史，率領士兵百姓努力耕種，徵收賦税有法度，軍隊糧餉不缺乏，保全了淄州，當地强盗不敢起事。前任猗氏縣主簿張亞夫曾經代理行部官，主持供應密州糧餉，千方百計買到糧食二萬斛，軍隊儲備就充足了，行進到高密，徵調其他州的軍隊抵禦李全。"詔令獨吉世顯晉升官職爲從四品，遙授同知海州事。納合六哥進官資一階，升官職一等，充任沂州宣差都提控。梁昱遷官資一階，升任同知淄州事。張亞夫遷官資兩階，升任密州觀察判官。

當初，張林本來是益都府的士兵，有重新建立州府的功勞，於是升爲治中，然而生性凶險，膽大妄爲，以職位在田琢之下爲耻辱。田琢在山東徵斂搜求超過限度，頗爲喪失民心，張林想要

于海、牟佐據萊州，琢遣林分兵討之。林既得兵，伺琢出，即率衆噪入府中。琢倉猝入營，領兵與林戰，不勝，欲就外縣兵，且戰且行。至章丘，兵變，求救於鄰道，不時至。東平行省蒙古綱以狀聞。宣宗度不能制林，而欲馴致之，乃遣人召琢還。行至壽張，疽發背卒。

利用部衆除去田琢，一直没有機會。正逢于海、牟佐占據萊州，田琢派遣張林分派軍隊討伐他們。張林既已得到軍隊，刺探到田琢外出，就率領士兵喧鬧攻入府中。田琢倉猝進入軍營，率領士兵與張林作戰，没能取勝，想要投奔外縣的軍隊，一邊作戰，一邊行軍。行進到章丘，士兵嘩變，向鄰近州縣求救，援軍不能及時趕到。東平行省蒙古綱將情況上報。宣宗估量不能制止張林，而想要馴服招徠他，就派人召田琢還朝。走到壽張，惡瘡發於背而死。

完顏弼

完顏弼本名達吉不，蓋州猛安人。充護衛，轉十人長。從丞相襄戍邊，功最，除同知德州防禦使事、武衛軍鈐轄，轉宿直將軍、深州刺史。泰和六年，從左副元帥完顏匡攻襄陽，破雷太尉兵，積功加平南蕩江將軍。丁母憂，起復。八年，除南京副留守、壽州防禦使。大安二年，入為武衛軍副都指揮使。三年，以本官領兵駐宣德。會河之敗，弼被創，馬中流矢，押軍千户夾谷王家奴以馬授弼，遂得免。遷右副都點檢。至寧元年，東京不守，弼為元帥左監軍，捍禦遼東。請"自募二萬人為一軍，萬一京師有急，亦可以回戈自救。今驅市人以應大敵，往則敗矣"。衛紹王怒曰："我以東北路為憂，卿言京師有急，何邪？就如卿言，我自有策。以卿皇后連姻，故相委寄，乃不體朕意也。"弼曰："陛下勿謂皇后親姻俱可恃也。"時提點近侍局駙馬都尉徒單没烈侍側，弼意竊譏之。衛紹王怒甚，顧謂没烈曰："何不叱去？"没烈乃引起，付有司，論以奏對無人臣禮，詔免死，杖一百，責為雲内州防禦使。

完顏弼本來名叫達吉不，是蓋州猛安人。充任護衛，轉官爲十人長。跟從丞相完顏襄防守邊境，功勞最多，任命爲同知德州防禦使事、武衛軍鈐轄，轉宿直將軍、深州刺史。泰和六年，跟從左副元帥完顏匡進攻襄陽，擊破雷太尉軍隊，積累功勞加官爲平南蕩江將軍。爲母親居喪，起用復官。八年，任命爲南京副留守、壽州防禦使。大安二年，入朝爲武衛軍副都指揮使。三年，以原任官職統領士兵屯駐宣德。金軍在會河堡打了敗仗，完顏弼受傷，馬被飛箭射中，押軍千户夾谷王家奴將自己的馬交給完顏弼，於是得以脱逃。遷任右副都點檢。至寧元年，東京失守，完顏弼爲元帥左監軍，守禦遼東。奏請道："願自己招募二萬人組成一支軍隊，萬一京城有緊急情況，也可以回師救援，現在驅趕市民來對付强大的敵軍，一去就被打敗。"衛紹王發怒説："我以東北路爲憂慮，你説京城有緊急情況，這是什麽意思？即使如你所説的那樣，我也自然有對策。因爲你與皇后家族有婚姻關係，所以委托給你重任，你居然不體念我的心意。"完顏弼説："陛下不要認爲皇后的姻親都可以依賴。"當時，提點近侍局、駙馬都尉徒單没烈侍立在旁邊，完顏弼意在暗暗譏諷他。衛紹王很憤怒，回頭對徒單没烈説："爲什麽不呵叱他離開？"徒單没烈於是拉起他，交給有關官府，以奏對時没有臣子的禮節論罪，詔令免死，行杖刑一百，貶責爲雲内州防禦使。

貞祐初，宣宗驛召弼赴中都，是

貞祐初年，宣宗用驛站快馬宣召完顏弼趕赴

時雲内已受兵，弼善馬稍，與數騎突出，由太原出澤、潞，將從清、滄赴闕。會有詔除定武軍節度使，尋爲元帥左都監，駐真定。弼奏："賞罰所以勸善懲惡，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而後人可使、兵可强。今外兵日增，軍無鬥志。亦有逃歸而以戰潰自陳者，有司從而存恤之，見聞習熟，相效成風。"又曰："村寨城邑，兵退之後，有心力勇敢可使者，乞招用之。"又曰："河朔郡縣，皆以拘文不相應救，由此殘破。乞敕州府，凡有告急徵兵，即須赴救，違者坐之。"又曰："河北軍器，乞權宜弛禁，仍令團結堡寨以備外兵。"又曰："今雖議和，萬一輕騎復來，則吾民重困矣。願速講防禦之策。"及勸遷都南京，阻長淮，拒大河，扼潼關以自固。

中都，這時雲内州已被北軍侵犯，完顏弼擅長在馬上使用長矛，與幾個騎兵突圍殺出，由太原取道澤州、潞州，將要從清州、滄州奔赴京城。恰好有詔書任命他爲定武軍節度使，不久擔任元帥左都監，駐守真定。完顏弼上奏說："賞罰是用來揚善懲惡的，有功必賞，有罪必罰，然後人人可以任用、兵力可以强大。現在外族軍隊一天天增多，我軍缺少戰鬥意志。也有逃跑回來却自己說是戰敗潰散的，有關官府從而慰問救濟他們，士兵見慣不驚，習以爲常，於是相互效法，成爲風氣。"又說："村寨、城邑，在軍隊撤退之後，有智謀勇敢可以任用的人，請求招撫任用。"又說："黄河以北的各個郡縣，都因爲受公文條款限制而不相互接應援救，所以殘破。請求訓示州府，凡是有告急徵調援兵的，就必須趕赴救援，違抗命令的論罪處罰。"又說："河北民間的軍器，請求權宜放寬禁令，仍舊命令堡寨相互團聚，防禦外兵進犯。"又說："現在雖然已經議和，萬一敵軍輕騎又來進犯，那麽我們的百姓就更加困擾了。希望迅速制定防禦的策略。"又勸宣宗遷都到南京，以淮河爲險阻，以黄河爲屏障，扼守潼關以自我固守。

宣宗將遷汴，弼兼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宣宗次真定，弼言："皇太子不可留中都，蓋軍少則難守，軍多則難養。"又奏："將帥以閫外爲威，今生殺之權皆從中覆。"又奏："瑞州軍頗狡，左丞盡忠多疑，乞付他將。"宣宗頗采用其言。大名軍變，殺蒲察阿里，詔弼鎮撫之。未幾，改陝西路統軍使、京兆兵馬都總管。宣撫副使烏古論兖州置秦州榷場，弼以擅置，移文問之。兖州曰："近日入見，許山外從宜行事。秦州自宋兵焚蕩榷場，幾一年矣，今既安帖，復宜開設，彼此獲利，歲收以十萬計。對境天水軍移文來請，如俟報可，實慮後時。"弼奏其事，宰臣以兖州雖擅舉而無違失，苟利於民，專之亦可。宣

宣宗將遷往汴京，完顏弼兼任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宣宗臨時屯駐於真定，完顏弼進言說："皇太子不可以滯留在中都，大概軍隊少就難以守衛，軍隊多就難以供養。"又上奏說："將帥們因爲在國都之外，因此可以行使威嚴，現在生殺大權都要由朝廷復審。"又上奏說："瑞州軍兵頗爲狡詐，尚書左丞盡忠多疑，請求將軍隊交付其他將官。"宣宗采用了他的大部分建議。大名府軍隊嘩變，殺死了蒲察阿里，詔令完顏弼平定安撫。不久，改任陝西路統軍使、京兆府兵馬都總管。宣撫副使烏古論兖州設置秦州專賣交易市場，完顏弼以爲他擅自設置市場，行移公文責問。烏古論兖州回覆說："近日入朝晋見，允許山外之地根據情况行事。秦州自從宋朝軍隊焚毁掃蕩專賣交易市場以來，將近一年了，現在既然已經安定，應當重新開設，彼此都獲取利益，每年收入以十萬計。對面境土的天水軍行移公文來

宗曰："朕固嘗許其從宜也。"

敦請，如果等待稟報批准，確實擔心延誤時機。"完顏弼奏報這件事，宰相以爲烏古論兗州雖然擅自行動但是没有過失，如果是有利於百姓，專權施行也可以。宣宗説："我本來就曾經准許他根據情況行事。"

三年，改知東平府事、山東西路宣撫副使。是時，劉二祖餘黨孫邦佐、張汝楫保濟南勸子堌，弼遣人招之，得邦佐書云："我輩自軍興屢立戰功，主將見忌，陰圖陷害，竄伏山林，以至今日，實畏死耳。如蒙湔洗，便當釋險面縛，餘賊未降者保盡招之。"弼奏："方今多故，此賊果定，亦一事畢也。乞明以官賞示之。"詔曰："孫邦佐等果受招，各遷五官職。"於是邦佐、汝楫皆降。邦佐遥授濰州刺史，汝楫遥授淄州刺史，皆加明威將軍。頃之，弼薦邦佐、汝楫改過用命，招降甚衆，稍收其兵仗，放歸田里。詔邦佐遥授同知益都府事，汝楫遥授同知東平府事，皆加懷遠大將軍。梁聚寬遥授泰定軍節度副使，加宣武將軍。四年，弼遷宣撫使。已而，汝楫復謀作亂，邦佐密告弼，弼饗汝楫，伏甲廡下，酒數行，鍾鳴伏發，殺汝楫并其黨與。手詔褒諭，封密國公。其後邦佐屢立功。元光末，累官知東平府事、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充宣差招撫使。

三年，改官知東平府事、山東西路宣撫副使。這時，劉二祖的餘黨孫邦佐、張汝楫保守濟南勸子堌，完顏弼派遣人招降他們，得到孫邦佐的回信説："我們這些人自從戰事興起以來，多次立有戰功，主將忌妒我們，暗地裏圖謀陷害，逼使我們逃竄潛伏在山林中，以至於今日這樣，其實是畏懼被殺罷了。如果能够蒙恩洗刷罪名，就會放棄險阻，自己捆縛着來當面請罪，其餘没有投降的賊人保證全數招降。"完顏弼上奏説："當今多變故，果真能够平定這些賊人，也是了結了一件事。請求明確地把官府賞賜告訴他們。"降詔書説："孫邦佐等果真接受招降，各自升遷五級官職。"於是孫邦佐、張汝楫都歸降了。孫邦佐遥授濰州刺史，張汝楫遥授淄州刺史，都加明威將軍。不久，完顏弼又舉薦孫邦佐、張汝楫改過效力，招降的賊人很多，逐漸收繳他們的武器，放他們回到鄉里。詔令孫邦佐遥授同知益都府事，張汝楫遥授同知東平府事，都加號爲懷遠大將軍。梁聚寬遥授泰定軍節度副使，加號宣武將軍。四年，完顏弼遷官宣撫使。不久，張汝楫又陰謀叛亂，孫邦佐秘密報告完顏弼，完顏弼設宴款待張汝楫，埋伏士兵在走廊下，行酒幾遍，鐘聲敲響，伏兵齊出，誅殺了張汝楫和他的黨羽。降手詔褒獎，封爲密國公。以後孫邦佐多次建立戰功。元光末年，多次升遷爲知東平府事、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充任宣差招撫使。

弼上書曰："山東、河北、河東數鎮僅能自守，恐長河之險有不足恃者。河南嘗招戰士，率皆游惰市人，不閑訓練。若選簽驅丁監户數千，别爲一軍，立功者全户爲良，必將争先效命以取勝矣。武衛軍家屬嘗苦于兵，人人懷憤，若擇驍悍千餘，加以爵賞，亦可得其死力。"又曰："老病

完顏弼上書説："山東、河北、河東幾個軍鎮僅僅能够自我守衛，恐怕黄河的險阻也不足以依靠。河南曾經招募士兵，大都是些游手無業懶惰的市民，不習慣於訓練。如果選擇抽派那些被俘獲的漢人奴隸、監司屬籍户幾千人，另外組成一支軍隊，立功的人全家都釋免爲良民，必將争先效力而獲勝。武衛軍家屬曾經苦於當兵作戰，人人心懷憤怒，如果選擇驍勇强悍的軍士一千多

之官，例許致仕，居河北者嫌于避難，居河南者苟于尸禄，職事曠廢。乞遍諭核實，其精力可用者仍舊，年高昏聵不事事者罷之。”又曰：“賦役頻煩，河南百姓新强舊乏，諸路豪民行販市易，侵土人之利，未有定籍，一無庸調，乞權宜均定。如知而輒避、事過復來者，許諸人捕告，以軍興法治之。”詔下尚書省議，惟老病官從所言，餘皆不允。

人，給他們封爵賞賜，那麽也可以使他們死力作戰。”又説：“年老患病的官員，照例允許他們辭官退休，而在河北當官的人要躲避禍難而嫌棄官職，在河南當官的人想竊取俸禄而苟且任職，政事荒廢。請求普遍告諭，命令官司核實，其中精强力壯可以任用的仍舊留任，年歲已高昏聵不理政事的人予以罷免。”又説：“賦税沉重，徭役頻繁，河南的百姓新遷移來的强盛、原有的困乏，各路的豪强百姓販運交易，侵奪當地人的利益，没有固定的户口簿籍，完全不交賦税，請求權宜均攤分派。如果知道要徵税而私自逃避、事情過後又重新歸來的人，允許各類人捕捉告發，以軍興法治罪。”詔令下尚書省商議，衹有關於老病官員一條聽從了他的建議，其餘的都不允許。

大元兵圍東平，弼百計應戰，久之乃解圍去。宣宗賜詔，奬諭將士，賞賚有差。是歲五月，疽發于腦。詔太醫診視，賜御藥。俄卒。弼平生無所好，惟喜讀書，閑暇延引儒士，歌咏投壺以爲常。所辟如承裔、陀滿胡土門、紇石烈牙吾塔，皆立方面功。治東平，愛民省費，井邑之間軍民無相訟，有古良將之風焉。

元朝軍隊圍攻東平府，完顔弼千方百計應戰，過了很久元軍纔解圍撤走。宣宗賜予詔書，褒奬鼓勵將士，按功勞分别予以賞賜。這年五月，他腦袋上長了惡瘡。詔令太醫診斷治療，賜給御用藥物。不久去世。完顔弼平生没有其他愛好，衹喜歡讀書，在空閑時邀請儒士吟詩作歌、投壺取樂以爲常事。他所徵辟的人，如完顔承裔、陀滿胡土門、紇石烈牙吾塔，在一方軍政事務中都建立有功勞。治理東平府，撫愛百姓，節省用費，城鎮鄉邑之間軍士百姓没有相互争鬥的，有古代優秀將領的風範。

蒙古綱

蒙古綱本名胡里綱，咸平府猛安人。承安五年進士，累調補尚書省令史，除國子助教。貞祐初，自請招集西山兵民，進官一階，賜錢二百萬，遷都水監丞，尋加遥授永定軍節度副使。招捕有功，遷太子左諭德，除順州刺史，升同知大興府事。三年，知河間府事，權河北東路宣撫使，屯冀州。軍食不足，徙濟南。綱欲徙河南，行至徐州，未渡河，尚書省奏：“東平宣撫使完顔弼行事多不盡。”乃以綱權山東宣撫副使。改山東路統軍使，兼知益都府事，權元帥右都監，

蒙古綱本來名叫胡里綱，咸平府猛安人。中承安五年進士第，累官調補尚書省令史，任命爲國子監助教。貞祐初年，自己請求招集西山的士兵百姓，進官資一階，賞賜錢二百萬，遷官都水監丞，不久加官遥授永定軍節度副使。招降捕捉有功勞，遷任太子左諭德，拜官順州刺史，升同知大興府事。三年，知河間府事，權河北東路宣撫使，屯駐在冀州。軍隊糧食不充足，命令遷移到濟南。蒙古綱想要遷到河南，行進到徐州，還没有渡過黄河，尚書省奏報説：“東平府宣撫使完顔弼辦理事務多不盡職。”於是任命蒙古綱權山東宣撫副使。改官山東路統軍使，兼知益都府事，權元帥右都監，仍舊擔任宣撫副使。四年十

宣撫如故。四年十月，行元帥府事。綱奏："山東兵後，楊安兒黨内有故淄王習顯、故留守术羅等家奴，不在赦原，據險作亂，至今未息，民多歸之，乞普賜恩宥。"宣宗即命赦之，仍贖為良。

興定元年，徙知東平府事，遷元帥右監軍。久之，拜右副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先是，東平治中没烈坐事削降殿年，詔仍從軍，有功復用。綱遣没烈討花帽賊于曹、濟間，捷報，没烈乃復前職。興定二年，詔曰："卿以忠貞，為國捍難，保完城邑，朕甚嘉之。可進官二階，賜金帶一、重幣十端。"興定三年，奏曰："濟南介山東兩路之間，最為衝要，被兵日久，雖與東平鄰接，不相統屬，緩急不相應，乞權隸本路，且差近於益都。"詔從之。綱奏："恩州武城縣艾家凹水濼、清河縣澗口河濼，其深一丈，廣數十里，險固可恃。因其地形，少加浚治，足以保禦。請遷州民其中，多募義軍以實之。"綱以山東恃東平為重鎮，兵卒少，守城且不足，况欲分部出戰，是安坐以待困也，乃上奏曰："伏見貞祐三年古里甲石倫招義軍，設置長校，各立等差，都統授正七品職，副統正八品，萬户正九品，千户正班任使，謀克雜班，仍三十人為一謀克，五謀克為一千户，四千户為一萬户，四萬户為一副統，兩副統為一都統，設一總領提控。今乞依此格募選，以益兵威。"制可。是歲，益都桃林寨總領張林號"張大刀"，據險為亂，自稱安化軍節度使。綱奏："林勢甚張，乞遣河南馬軍千人，單州經略司以衆接應。"左司郎中李蹊請令綱約燕寧同力殄滅，單州經略使完顏仲元

月，行元帥府事。蒙古綱上奏説："山東經過戰亂之後，楊安兒餘黨内有原淄王完顏習顯、原留守术羅等人的家奴，不在赦免之列，他們占據險要作亂，到現在還没有平息，百姓大多歸附他們，請求廣泛賜恩赦免他們。"宣宗就下詔令赦免了他們，同時允許交納錢幣贖爲良民。

興定元年，移官知東平府事，遷元帥右監軍。過了很久，拜爲右副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在此之前，東平府治中没烈因事獲罪，削官降職，詔令仍舊在軍中服役，有功勞再任用。蒙古綱派遣没烈到曹州、濟州之間討伐花帽賊人，捷報奏聞，没烈就恢復了原職。興定二年，降詔書説："你憑着忠誠正直，爲國家捍禦禍難，保全城鎮，我非常贊賞你。可晋升官資兩階，賜予金帶一條，厚重綢帛十段。"興定三年，上奏説："濟南夾在山東兩路之間，是最重要的交通要道，遭受戰争的時間很久了，雖然與東平府鄰近接壤，但是不相統轄，一旦有緊急情况，不能相互接應，請求將它暫且隸屬於本路，并比益都府更近便。"詔令聽從了。蒙古綱上奏説："恩州武城縣艾家凹水泊、清河縣澗口河塘，水深一丈，水面寬廣幾十里，險要堅固可以依靠。憑藉這樣的地形，稍微加以疏浚整治，足以保衛守禦。請求准許遷移州城百姓到水寨裏面，大量招募義軍來充實它。"蒙古綱認爲山東依靠東平府作爲軍事重鎮，東平府士兵數量少，防守城市尚且不足，何况還要分派軍兵出戰，這是安坐着等待被圍困，於是上奏説："私下見到貞祐三年古里甲石倫招募義軍，設置長、校，各有等級次序，都統授予正七品官職，副都統授予正八品官職，萬户爲正九品官職，千户以正班任用差使，謀克爲雜班任用差使，同時三十人組成一個謀克，五個謀克爲一千户，四個千户爲一萬户，四個萬户爲一副統，兩個副統爲一都統，設一位總領提控。現在請依照這種規格招募選任，用以增加兵威。"詔書批准了。這一年，益都府桃林寨總領張林號稱"張大刀"，占據險要地勢作亂，自稱爲安化軍節度使。蒙古綱奏報説："張林氣勢非常囂張，請求派遣河南馬軍一千人討伐，單

分兵三千人同往。宰相以糧運不給，益都以東，嘯聚不止一張林，宜令綱設備禦，俟來春議之。

州經略司派軍隊接應。”左司郎中李蹊奏請命令蒙古綱會合燕寧合并兵力殲滅賊人，單州經略使完顏仲元分派士兵三千人一同前往。宰相認爲糧食運輸供應不足，益都以東的地方，聚衆作亂的不祇是張林一人，應當命令蒙古綱安排防備守禦，等來年春天商議剿除。

四年，張林侵掠東平，綱遣元帥右監軍行樞密院事王庭玉討之。至舊縣，遇張林衆萬餘人據嶺爲陣，庭玉督兵逾嶺搏戰。林衆少却，且欲東走。庭玉踵擊，大破之，殺數千人，生擒張林，獲雜畜兵仗萬計。招降虎窟諸寨，悉令歸業。詔賜空名宣敕，聽綱第功遷賞。遣樞密院令史劉顒莅殺張林于東平。張林乞貰死自效，請曰：“臣兄演在宋爲統制，有衆三千，駐即墨、萊陽之境，請以書招之，使轉致諸賊之款密者，相爲表裏，然後以檄招益都張林，不從則合擊之，山東不足平也。”所謂益都張林，即據府事逐田琢者也，事見《琢傳》。綱以林策請于朝，樞密院請羈縻使之。制可，以爲萊州兵馬鈐轄。久之，山東不能守，林乃降于宋云。初，東平提控鄭倜生擒宋將李資，綱奏賞倜。宰臣謂：“李資自稱宋將，無所憑據，請詳究其實。”綱奏：“臣自按問俱獲宋將統制十餘人，皆以資爲將無異辭。此輩力屈就擒，豈肯虛稱僞將以重獲者之功？今多故之際，賞功後時，將士且解體。凡行賞必求形迹，過爲逗遛，甚未可也。”詔即賞之。綱奏：“遼東渡海，必由恩、博二州之間，乞置經略司鎮撫。”從之。

四年，張林侵犯擄掠東平府，蒙古綱派遣元帥右監軍行樞密院事王庭玉討伐。來到原來的縣城，遇到張林士兵一萬餘人占據山嶺擺開陣勢，王庭玉督率士兵翻過山嶺與他們作戰。張林的士兵稍稍退却，將要往東逃走。王庭玉緊跟追擊，大破賊軍，斬殺幾千人，活捉了張林，繳獲各種牲畜軍器以萬數計算。招降虎窟各個山寨，讓賊軍士兵全部回歸本業。詔令賜給空白敕牒，聽從蒙古綱按照將士功勞多少依次遷官獎賞。派遣樞密院令史劉顒到東平府監督將張林斬首。張林乞求免死效力，請求説：“臣的哥哥張演在宋朝爲統制官，有軍兵三千人，屯駐在即墨、萊陽境内，請讓我用書信招他，使他轉告與他交往親密的各個賊人，相互内外接應，然後發官府文告徵召益都的張林，如果他不聽從，就會合兵力攻擊他，山東不難平定。”他所説的益都張林，就是占據府治驅逐田琢的人，事情見《田琢傳》。蒙古綱把張林的計策呈報給朝廷，樞密院請有控制地任用他，詔書批准了，任命他爲萊州兵馬鈐轄。過了很久，山東不能守衛，張林就歸降了宋朝。當初，東平府提控鄭倜活捉宋朝將領李資，蒙古綱奏請賞賜鄭倜。宰相認爲：“李資自稱是宋朝將領，但是没有憑據，請詳細調查實情。”蒙古綱上奏説：“臣親自審問過同時被俘的宋軍統制將官十多人，都説李資是將領，没有不同的言辭。這些人耗盡了力量從而被俘獲，怎麽願意撒謊説是僞命將領以增加俘獲他們的人的功勞呢？現在是多變故的時候，不及時論功行賞，將士們將要解體，凡是施行賞賜一定要有真憑實據，過分地阻撓遲緩，這種做法很不可取。”詔令立即賞賜他。蒙古綱上奏説：“渡海到遼東，必然要經過恩、博二州之間，請求設置經略司鎮守安撫。”聽從了他的建議。

興定五年二月，東平解圍，宣宗曲赦境内。凡東平府試諸科中選人，嘗被任使，已逾省試期日，特免省試。惟經童、律科即爲及第，似涉太優，别日試之。皆從綱所請也。詔以綱、王庭玉、東莒公燕寧保全東平，各遷一階。是歲，燕寧戰死。綱奏："寧所居天勝寨，乃益都險要之地。寧嘗招降群盜胡七、胡八，用爲牙校，委以腹心，群盜皆有歸志。及寧死，復懷顧望，胡七、胡八亦反側不安。臣以提控孫邦佐世居泰安，衆心所屬，遂署招撫使。以提控黄摑兀也充總領，副之。此當先奏可，顧事勢危迫，故輒授之。"燕寧死而綱勢孤矣。

興定五年二月，東平府解除圍困，宣宗特予賜詔書赦免境内。所有參加東平府各科考試中選的人，曾經被任用差使，已經超過了省試日期，特予免去省試，恩賜及第。惟有經童、律科就算作及第，似乎嫌太過於優待，可選擇另外的時間考試。都聽從蒙古綱的請求。因爲蒙古綱、王庭玉、東莒公燕寧保全東平府有功，詔令各自升遷官資一階。這年，燕寧戰死。蒙古綱上奏説："燕寧所扼守的天勝寨，是益都險要的地方。燕寧曾經招降結夥的强盜胡七、胡八，任用爲小校官，對他們推心置腹，强盜們都有歸順的志向。等到燕寧一死，他們又重新懷有觀望之心，胡七、胡八也翻來覆去不能安心。臣認爲提控官孫邦佐世代居住於泰安，人心歸向他，於是委任他爲招撫使。任命提控官黄摑兀也充任總領，作他的副手。這件事應當先奏報批准，衹是事態危急，所以擅自任命他們。"燕寧死後，蒙古綱的勢力也孤單了。

綱奏請移軍於河南，詔百官議，御史大夫紇石烈胡失門以下皆曰："金城湯池，非粟不守。東平孤城，四無應援，萬一失之，則官吏兵民俱盡。宜徙之河南，以助防秋。"翰林待制抹撚阿虎德奏曰："車駕南遷，恃大河以爲險。大河以東平爲藩籬，今乃棄之，則大河不足恃矣。兵以將爲主，將以心爲主，蒙古綱既欲棄之，决不可使之守矣。宜就選將士之願守者擢用之，别遣官爲行省，付以兵馬鎧仗，從宜規畫軍食。"樞密院請用胡失門議，焚其樓櫓廨舍而徙之。宣宗曰："此事朕不能决擇，衆議可者行之。"樞密院頗采阿虎德議，許綱内徙，率所部女直、契丹、漢軍五千人，行省邳州。元帥左監軍王庭玉將餘軍屯黄陵岡，行元帥府事。於是，綱改兼静難軍節度使，行省邳州。自此山東事勢去矣。是歲六月，以歸德、邳、宿、徐、泗乏軍食，詔

蒙古綱奏請將軍隊轉移到河南，降詔命令百官商議，御史大夫紇石烈胡失門以下的官員都説："防守嚴密，固若金湯的城池，没有糧食不能守衛。東平是一座孤城，四面没有接應援救的兵力，萬一失去了它，那麽官吏軍兵百姓就全部損失了。應當把軍隊遷移到河南，用來輔助防備敵軍秋季進攻。"翰林待制抹撚阿虎德上奏説："皇上車駕向南遷徙，依靠黄河作爲險阻，黄河依靠東平府作爲藩籬，現在却要放棄它，那麽黄河就不足以依靠了。士兵以將官爲主帥，將官以心爲主，蒙古綱既然想要放棄東平，就决不可以派他守衛了。應當就地選擇願意守衛的將領提拔任用，另外派遣官員爲行省，交付給他軍隊武器，允許他根據情況措置經辦軍隊糧食。"樞密院請求采用紇石烈胡失門的建議，焚燒那裏的門樓、官府房舍而遷往别處。宣宗説："這件事我不能定奪，衆人商議可以的就施行。"樞密院很贊成抹撚阿虎德的建議，允許蒙古綱遷移到内地，率領統轄的女真、契丹、漢人軍隊五千人，到邳州行尚書省。元帥左監軍王庭玉率領其餘軍隊屯駐在黄陵岡，行元帥府事。於是蒙古綱改官

綱率所部就食睢州。綱奏："宿州連年饑饉，加之重斂，百姓離散。鎮防軍遽徵逋課，窘迫陵辱有甚于官，衆不勝其酷，皆懷報復之心。近日，高羊哥等苦其佃户，佃户憤怒，執羊哥等投之井中。武夫不識緩急，乃至于此。乞一切所負并令停止，俟夏秋收成徵還，軍人量增廩給，可也。"詔議行之。元光二年三月，以邳州經略司隸綱，令募勇敢收復山東。

兼任靜難軍節度使，行尚書省於邳州。從此以後山東的軍事優勢就喪失了。這年六月，因爲歸德、邳州、宿州、徐州、泗州缺乏軍糧，詔令蒙古綱率領軍隊到睢州就地取糧。蒙古綱上奏説："宿州連年饑荒，加上賦斂沉重，百姓都流離失散。鎮防軍急促徵收拖欠的租賦，刁難凌辱百姓比官府還厲害，老百姓不能忍受他們的殘暴，都懷有報復的心思。近些時候，高羊哥等人虐待折磨他們的佃户，佃户們憤怒了，捉住高羊哥等人投到井中。軍人不知道事情的輕重緩急，纔到了這一地步。請求命令停止追收百姓拖欠的所有賦税，等到夏秋收成以後再徵收交納。軍隊官兵酌量增加糧米，這就可以了。"詔令商議執行。元光二年三月，將邳州經略司隸屬於蒙古綱，命令他招募義軍敢死之士收復山東。

初，碭山首領數人，以減罷懷忿怨，誘脅餘衆作亂，引水環城以自固，構浮橋於河上，結紅襖賊爲援。同簽樞密院事徒單牙剌哥會諸道兵討之。綱云："碭山北近大河，南近汴堤，東西二百里，大河分派其間，乾灘泥淖，步騎俱不可行，惟宜輕舟往來。可選鋭卒數千與水軍埽兵，以舟二百艘，由便道斷浮梁，絶紅襖之援。募膽勇有口辯者，持牒密諭之以離間其黨與，臣已遣三人入賊中。復分兵屯要害，别以三百人巡邏。乞賜空名告身，從便遷賞。"樞密院奏："已委監軍王庭玉駐歸德、寧陵備之矣。仍令牙剌哥水陸并進，先行招誘，不從，乃合擊之。其空名告身，宜從所請，以責成功。"無何，碭山賊夜襲永城縣，行軍副總領高琬、萬户麻吉擊走之，殺傷及溺死者甚衆，奪其所俘掠而還。詔綱并力討之。綱遣降人陳松持牒招李全，全縛松將斬之，已而但黥其面遣還。綱奏："全有歸國意，嚴實、張林亦可招之。"此謂益都張林也。詔擬實一品官職，

當初，碭山義軍首領幾個人，因爲裁減免職心懷怨憤，引誘脅迫其他士兵作亂，引河水環繞城墻自我固守，在黄河上面修建浮橋，勾結紅襖賊軍作援助。同簽書樞密院事徒單牙剌哥會合各路軍兵討伐他們。蒙古綱上奏説："碭山向北靠近黄河，向南靠近汴河大堤，東西長二百里，黄河支流密布在中間，乾涸的河灘、泥濘的沼澤到處都是，步兵騎兵都不能行進，衹是適合輕巧的小船來往。可選擇精鋭士兵幾千人，會同水軍埽兵，用二百艘船，從便道出擊截斷浮橋，以斷絶紅襖軍的援救。募集有膽量勇氣、有口才的人，携帶官府文書秘密勸諭他們，以離間他的黨羽，臣已經派遣三個人潛入賊軍之中。再分派士兵屯聚在要害處，另外派三百人巡邏。請求賜給没有署名的委任狀，根據情况升遷給賞。"樞密院奏報説："已經委派監軍王庭玉駐扎在歸德、寧陵防備賊軍了。又命令徒單牙剌哥率領軍兵水陸同時進發，先行招降勸誘，如果不聽從，就會合兵力攻擊他們。没有署名的委任狀，應聽從他的請求支給，用來鼓勵軍隊成功。"不久，碭山賊軍趁夜晚襲擊永城縣，行軍副總領高琬、萬户麻吉打跑他們，殺傷以及淹死的賊軍很多，奪回了賊軍俘獲擄掠的百姓而後撤回。詔令蒙古綱聚集兵力討伐。蒙古綱派遣歸降的陳松携帶官府文告去

封國公，仍世襲。全階正三品、職正二品。林山東西路宣撫使兼知益都府事，與全皆賜田百頃。受命往招者先授正七品官職，賜銀二十五兩，事成遷五品。會綱遇害而止。

招降李全，李全把陳松捆起來準備斬首，隨後衹是在他臉上刺了墨字而將他遣送回來。蒙古綱上奏說："李全有歸附國家的心意，嚴實、張林也可以招降。"這裏指的是益都張林。降詔擬定授予嚴實一品官職，封爲國公，官職爵位都可世襲。李全官階爲正三品，官職爲正二品。張林爲山東西路宣撫使兼知益都府事，與李全一起都賜給田地一百頃。接受詔令前往招降賊軍的人先授予正七品官職，賜給白銀二十五兩，等到事成之後升任五品官職。恰逢蒙古綱遇害而中止。

綱御下嚴，信賞必罰，邳州軍不樂屬綱。八月辛未朔，邳州從宜經略使納合六哥、都統金山顔俊率沂州軍士百餘人晨入行省，殺綱及僚屬于省署，遂據州反。樞密院奏請出空名宣敕，設重賞招誘。丞相高汝礪曰："懸重賞募死士，必有能取之者。"宣宗不得已，下詔罪綱，以撫諭六哥。六哥遣人送綱尸及虎符牌印，終不肯出。乃升經略司爲元帥府，加六哥泗州防禦使，權元帥左監軍，副使烏古論老漢加邳州刺史，權右監軍。頃之，邳州卒逃歸，詣總帥牙吾塔言，六哥已結李全爲助。遣總領孛术魯留住等毁其橋梁，攻破承安、青陽寨，留兵戍守。六哥惶懼，乃言待李全兵入邳州，誘而殺之，以圖報效。宣宗曰："李全豈無心者，六哥能誘而殺之，殆詐耳。"十月壬辰，牙吾塔圍邳州，急攻之。紅襖賊高顯等殺六哥，函首以獻。詔加顯三品官職，授世襲謀克，侯進四品，陳榮、邢進、邊全、魏興、孫仲皆五品，賞銀有差。

蒙古綱駕馭下屬嚴厲，賞、罰都必定要兑現，邳州軍兵不樂意隸屬於蒙古綱。八月辛未初一，邳州從宜經略使納合六哥、都統金山顔俊率領沂州軍士一百多人在清晨闖入行省，在行省官府殺死蒙古綱以及下屬官吏，就占據州城造反。樞密院奏請降下不署名的敕牒，懸立重賞勸誘招降。丞相高汝礪説："懸立重賞招募敢死之士，一定有能够攻取他們的人。"宣宗没有辦法，下詔書譴責蒙古綱，以安撫勸諭納合六哥。納合六哥派人護送蒙古綱尸體以及虎符、金牌、印信交給朝廷，始終不肯出城。於是升經略司爲元帥府，納合六哥加官爲泗州防禦使，權元帥左監軍，經略副使烏古論老漢加官邳州刺史，權元帥右監軍。不久，邳州士兵逃跑回來，求見總帥紇石烈牙吾塔説，納合六哥已勾結李全爲援助。紇石烈牙吾塔派遣總領孛术魯留住等人毁掉他們的橋梁，攻破承安、青陽寨，留兵防守。納合六哥恐懼，於是上奏説等到李全的軍兵進入邳州，將誘捕殺死他，以圖謀報效國家。宣宗説："李全難道是没有心思的人，納合六哥能够引誘殺死他嗎？其中一定有欺詐罷了。"十月壬辰，紇石烈牙吾塔包圍邳州，猛烈攻擊州城。紅襖賊人高顯等殺死納合六哥，將首級盛在木匣子裏獻上。詔令加高顯三品官職，授予世襲謀克，侯進爲四品官職，陳榮、邢進、邊全、魏興、孫仲都加官爲五品官職，分别等級賞賜銀兩。

必蘭阿魯帶

必蘭阿魯帶，貞祐初，累官寧化州刺史。二年，同知真定府事，權河

必蘭阿魯帶，貞祐初年多次升遷爲寧化州刺史。二年，任同知真定府事，權河北路、大名府

北、大名宣撫副使。三年，保全贊皇，加遥授安武軍節度使，改昭義軍節度使，充宣撫副使。閏月，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節度、宣撫如故。遣都統奥屯喜哥復取威州及獲鹿縣。既而詔擇義軍為三等，阿魯帶奏："自去歲初置帥府，已按閲本軍，去其冗食。部分既定，上下既親，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戰屢試而可者。父子兄弟自相救援，各顧其家，心一力齊，勢不可離。今必析之，將互易其處，不相諳委矣。國家糧儲常患不繼，豈容僥冒其間？但本府之兵不至是耳。事勢方殷，分别如此，彼居中下，將氣挫心懈而不可用。且義軍率皆農民，已散歸田畝，趨時力作，徵集旬日，農事廢而歲計失矣。乞本府所定，無輕變易。"詔許之。阿魯帶繕完州縣之可守者，其不可守者遷徙其民，依險為栅以備緩急。

宣撫副使。三年，保全贊皇，加官遥授安武軍節度使，改爲昭義軍節度使，充任宣撫副使。過了一個月，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仍舊擔任節度使、宣撫使。派遣都統奥屯喜哥重新攻取威州及獲鹿縣。不久，詔令選擇義軍分爲三等，必蘭阿魯帶上奏説："自從去年初設置元帥府，已經巡行視察了本部軍隊，去掉了那些冗兵。部署分派既已確定，上下級之間也親近和睦，所以軍隊所到之處都能取得戰功，這些都是經過多次流血作戰而被驗證了的事實。父子兄弟之間自己相互援救，各自顧念他們的家人，齊心協力，形勢不允許他們分離開來。現在一定要分開他們，將互相變更他們的處所，互相不瞭解情況，國家的糧食儲備常苦於不够，怎麽容許僥幸冒混在士兵中間？衹是本帥府的士兵没有出現這種情形罷了。國家事態正很嚴重，又這樣區分對待士兵，那些處於中、下等的人，將會挫傷志氣，内心懈怠而不可以任用。况且義軍大都是農民，已經遣散回家務農，正趕農時努力耕作，徵調聚集他們需要十天時間，農事一旦廢棄，那今年的收成就損失了。請求依照本帥府所定的等級，不要輕意變更。"詔令聽從。必蘭阿魯帶修繕好那些可以守衛的州縣，對那些不可守衛的州縣，將老百姓遷走，依靠險要地形修建栅欄以防備緊急情况。

澤州舊隸昭義軍，近年改隸孟州，阿魯帶奏："澤州城郭堅完，器械具備，若屯兵數千，臣能保守之。今聞議遷于青蓮寺山寨，距州既遠，地形狹隘，所容無幾。一旦有急，所保者少，所遺者多，徒棄名城以失太行之險，則沁南、昭義不通問矣。"詔澤州復隸昭義軍。是歲，潼關失守，阿魯帶趨備藍田、商州，乃陳河北利害，略曰："今忻、代撤戍，太原帥府衆纔數千，平陽行省兵亦不多，河東、河北之勢全恃潞州，潞州兵强則國家基本漸可復立。臣已將兵離境，乞復置潞州帥府。"阿魯帶行次澠池，右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敗

澤州原來隸屬於昭義軍，近年以來改屬孟州，必蘭阿魯帶上奏説："澤州城堅固完整，軍用器械完備，如果屯駐軍隊幾千人，我能守衛住它。現今聽説商議要遷到青蓮寺山寨，距離州城既遠，而且地形狹窄，能够容納的士兵不多。一旦有緊急情况，保住的人少，遺棄的人多，白白地放棄名城而喪失太行山的險要，那麽沁南軍、昭義軍就不通音訊了。"詔令澤州重新隸屬於昭義軍。這一年，潼關失守，必蘭阿魯帶領兵奔赴藍田、商州守備敵軍，於是上奏疏陳述河北的利害，大略説："現在忻州、代州撤走了防守士兵，太原元帥府軍兵纔幾千人，平陽府行省士兵也不多。河東、河北的形勢全依仗潞州，潞州兵力强盛，那麽國家的根本可以漸漸地重新建立起來。我已經率領軍隊離境，請求重新設置潞州元帥

績，逃匿不知所在。阿魯帶亦被創，收集潰卒，卧澠池。詔還潞州。

府。”必蘭阿魯帶行進，臨時屯駐在澠池，右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大敗，逃跑躲藏不知去向。必蘭阿魯帶也受傷，收攏聚集潰散的士兵，在澠池卧床養傷。詔令撤回潞州。

興定元年，改簽樞密院事。數月，以元帥左監軍兼山東路統軍使、知益都府事。未幾，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益都。阿魯帶復立潞州，最有功，識遼州刺史郭文振，舉以為將。既而去潞州，張開代領其衆，與郭文振不相得，文振漸不能守矣。

興定元年，改官簽書樞密院事。幾個月後，以元帥左監軍身份兼任山東路統軍使、知益都府事。不久，權參知政事，在益都府行尚書省事。必蘭阿魯帶重新建立潞州，最有功勞，認識遼州刺史郭文振，舉薦任命他爲將。不久離開潞州，張開代替他統領士兵，與郭文振不相親善，郭文振漸漸不能守衛了。

贊曰：貞祐之時，僕散安貞定山東，僕散端鎮陝西，胥鼎控制河東，侯摯經營趙、魏，其措注施設有可觀者。故田琢撫青、齊，完顏弼保東平，必蘭阿魯帶守上黨，皆嚮用有功焉。高琪忌功，汝礪固位，西啓夏釁，南挑宋兵。宣宗道謀是用，煦煦以為慈，皦皦以為明，孑孑以為强。既而潼關破毁，崤、澠喪敗，汴州城門不啓連月，高琪方且增陴浚隍為自守計，繕御寨以祈逃死。然後田琢走益都而青、齊裂，蒙古綱去東平而兖、魯蹙，僕散安貞死而南伐無功。雖曰天道，亦由人事。自是以往，無足言者矣。

贊曰：貞祐之時，僕散安貞平定山東，僕散端鎮撫陝西，胥鼎控制河東，侯摯經營趙、魏之地，他們的措施規劃都很可觀。因此田琢安撫青州、齊州，完顏弼保全東平，必蘭阿魯帶扼守上黨，都是專意任用而有功勞。术虎高琪妒忌功績，高汝礪鞏固權位，在西邊開啓夏國的邊隙，在南邊挑起宋朝的兵端。宣宗任用路人的謀略，以和悦恭順爲慈愛，以清晰廉察爲明悟，以獨持己見爲强大。不久，潼關破壞殘毁，崤山、澠池戰敗喪師，汴州被困接連幾個月不能開城門，术虎高琪還要增高城墻、疏浚護城河，作爲自我守衛的計策，修建御寨來祈求逃脱一死。然後田琢自益都出逃而青州、齊州分裂，蒙古綱離開東平而兖、魯諸州形勢促迫，僕散安貞死亡而征伐南方没有功勞。雖説是天命所定，但也是人事所造成的。從此以後，金國再也没有值得稱説的地方了。

金史卷一百三

列傳第四十一

完顏仲元　完顏阿鄰　完顏霆　烏古論長壽　完顏佐
石抹仲温　烏古論禮　蒲察阿里　奧屯襄　完顏蒲剌都
夾谷石里哥　术甲臣嘉　紇石烈桓端　完顏阿里不孫
完顏鐵哥　納蘭胡魯剌

完顏仲元

完顏仲元本姓郭氏，中都人。大安中，李雄募兵，仲元與完顏阿鄰俱應募，數有功。貞祐三年，與阿鄰俱累功至節度。仲元爲永定軍節度使，賜姓完顏氏。仲元在當時兵最强，號“花帽軍”，人呼爲“郭大相公”，以與阿鄰相别。頃之，兼本路宣撫使。八月，遥授知河間府事。數月，改知濟南府事，權山東東路宣撫副使。

貞祐四年，山東乏糧，仲元軍三萬欲於黄河之側或陝右分屯，上書乞補京官，且言恢復河朔之策，當詣闕面陳。詔曰：“卿兄弟鳩集義旅，所在立功，忠義之誠，皎然可見。朕以參政侯摯與卿素厚，命於彼中行省，應悉朕心。卿求入見，其意固嘉，東平方危，正賴卿等相爲聲援，俟兵勢稍緩，即徙軍附河屯駐，此時卿來，蓋未晚也。尚思戮力，朕不汝忘。”未幾，改河北宣撫副使。仲元部將李霆等積功至刺史、提控，仲元奏賜金牌，霆等皆爲名將，功名與仲元相埒。仲元屢有功，以本職爲從宜招撫使，計約從坦等軍圖恢復。詔以仲元

完顏仲元本來姓郭，是中都路人。大安年間，李雄招募士兵，完顏仲元與完顏阿鄰一起應募，多次立有戰功。貞祐三年，與完顏阿鄰都積累功勞官至節度使。仲元任永定軍節度使，賜姓完顏氏。完顏仲元在當時兵力最强，號稱“花帽軍”，人們稱他爲“郭大相公”，以此與完顏阿鄰相區别。不久，兼任本路宣撫使。八月，遥授知河間府事。幾個月後，改官知濟南府事，代理山東東路宣撫副使。

貞祐四年，山東缺乏糧食，完顏仲元的軍隊三萬人想要在黄河一側或是在陝右分軍屯駐，上書請求補爲京官，并且陳述恢復河朔的策略，應當到京城當面陳請。詔書説：“你們兄弟聚集義軍，所到之處建立戰功，忠義的誠心，明白可見。我因爲參知政事侯摯與你歷來友情篤厚，命令你到他那裏行尚書省事，應當明白我的心意。你請求入朝晋見，你的心意本來應該嘉奬，但是東平府正危急，正有賴你們相互呼應救援，等到戰爭形勢稍微和緩，就立即將軍隊遷移，依傍黄河屯駐，這時你再來京城，大概爲時不晚。還望你努力作戰，我不會忘記你。”不久，改官河北宣撫副使。完顏仲元的部將李霆等積累功勞，官至刺史、提控等職，完顏仲元奏請賜給金牌，李霆等都是著名將領，功勞聲譽與完顏仲元相當。

軍猥多，差為三等，上等備征伐，中下給戍守，懦弱者皆罷去。紅襖賊千餘人據漣水縣，仲元遣提控婁室率兵擊破之，斬首數百，敗祝春，擒郭偉，餘衆奔潰，遂復漣水縣。仲元兼單州經略使，婁室遷兩階，升職一等。未幾，仲元遥授知歸德府事。

完顏仲元多次立戰功，以原任官職爲從宜招撫使，計劃會合從坦等人的軍隊圖謀恢復。降詔以完顏仲元的軍隊冗兵太多，命令編爲三等，上等軍兵作攻討征伐用，中下等軍兵用於防守，怯懦體弱的人都淘汰除去。紅襖賊軍一千多人占據漣水縣城，完顏仲元派遣提控婁室率領軍隊攻擊，大破賊軍，斬殺幾百人，打敗了祝春，活捉郭偉，其餘的士兵都潰散逃走了，於是收復漣水縣。完顏仲元兼任單州經略使，婁室遷官資兩階，晋升官職一等。不久，完顏仲元遥授知歸德府事。

是歲十月，徙軍盧氏，改商州經略使，權元帥右都監。詔曰："商、虢、潼關，實相連屬，卿思為萬全之計。"未幾，潼關失守，仲元軍趨商、虢，復至嵩、汝，皆弗及。仲元上書曰："去年六月，臣嘗請於朝廷，乞選名將督諸軍，臣得推鋒，身先士卒，糧儲不繼，竟不果行。今將坐甲待敵，則師老財殫，日就困弊。"其大概欲伐西夏以張兵勢。又曰："陝西一路最為重地，潼關、禁坑及商州諸隘俱當預備。向者中都，居庸最為要害，乃由小嶺、紫荊繞出，我軍腹背受兵，卒不能守。近日由禁坑出，遂失潼關。可選精兵分地戍之。"其後乃置秦、藍守禦，及用兵西夏矣。

這年十月，將軍隊遷移到盧氏，改任商州經略使，代理元帥右都監。詔書説："商州、虢州、潼關，其實是相互連接的，你考慮籌劃一個萬全無失的計策。"不久，潼關失守，完顏仲元軍隊奔赴商州、虢州，又奔往嵩州、汝州，都没有趕到。完顏仲元上書説："去年六月，我曾經向朝廷奏請，請求選擇著名將領督率各路軍兵，我得以執兵刃衝鋒，身先士卒，但是由於糧食儲備跟不上，終究没有成行。現在要使士兵安坐待敵，那就會使軍隊士氣衰落、財力殫盡，一天天走向困乏衰敗。"奏疏的大意是要討伐西夏來張大軍隊聲勢。又説："陝西一路是最重要的地方，潼關、禁坑以及商州各險要處都應當預備迎敵。過去在中都，居庸關是最要害的地方，敵軍却由小嶺、紫荊關繞道而出，我方軍隊腹背兩面遭受攻擊，終於不能守衛。前些日子敵軍由禁坑出兵，於是丢失潼關。可以選擇精鋭士兵分地段防守。"以後纔設置秦州、藍田守禦，并對西夏用兵。

興定元年，復為單州經略使，敗宋人二千于龜山，復敗步騎千餘于盱眙，敗紅襖于白里港，獲老幼萬餘人，皆縱遣之。宋人圍海州，仲元軍高橋，令提控完顏阿鄰領騎繞出其後夾擊之，宋兵解去。賜金帶，優詔獎諭。紅襖賊陷曹馬城，剽掠徐、單之間。提控高琬等分兵擊之，俘生口二千。三年，仲元奏："州城既固，積糧二十萬石，集鄉義軍萬餘人，并閑

興定元年，又爲單州經略使，在龜山擊敗宋朝軍隊二千人，又在盱眙擊敗宋軍步兵騎兵一千多人，在白里港擊敗紅襖賊軍，俘獲老人小孩一萬多人，都釋放遣返了他們。宋朝軍隊圍攻海州，完顏仲元屯軍於高橋，命令提控完顏阿鄰率領騎兵繞道而出，從宋軍後面夾攻他們，宋軍解圍撤走。賞賜給金帶，下詔書褒獎鼓勵。紅襖賊軍攻陷曹馬城，在徐州、單州之間搶劫擄掠。提控高琬等分派軍兵攻擊他們，活捉了二千人。三年，完顏仲元上奏説："州城已經堅固，積蓄糧

訓練，足以守禦，乞以所部渡河。”詔屯宿州，與右都監紇石烈德同行帥府事。仲元有足疾，滿百日，詔曰：“卿處置機務，撫存將士，出兵使李辛可也。”四年，兼保静軍節度使，尋爲勸農使。五年，爲鎮南節度使。

食二十萬石，聚集鄉村義軍一萬餘人，并在農閑時經過訓練，足以守禦，請求率領所屬軍隊渡過黄河。”降詔命令屯軍於宿州，與右都監紇石烈德同行元帥府事。完顔仲元的脚有病，滿一百天，詔令説：“你處理軍機要務，安撫體恤將士，出兵作戰派遣李辛就可以了。”四年，兼任保静軍節度使，隨即擔任勸農使。五年，爲鎮南節度使。

元光元年，知鳳翔府事。鳳翔被圍，左監軍石盞合喜來濟軍。仲元讓合喜總兵事，合喜曰：“公素得衆心，不必以官位見讓。”仲元請身先士卒，諭諸將士曰：“凡有奇功者，即承制超擢。”及危急乃輒注四品以下。顔盞蝦蟆力戰功最，輒授通遠軍節度使。圍解，奏請擅除拜之罪。宣宗嘉其功，皆許之。遷元帥右監軍，授河北東路洮委必剌猛安，賜金五十兩、重幣十五端、通犀帶，優詔褒諭。正大間，爲兵部尚書，皇太后衛尉，卒。仲元爲將，沈毅有謀，南渡後最稱名將云。

元光元年，知鳳翔府事。鳳翔被圍困，左監軍石盞合喜前來增援。完顔仲元讓石盞合喜總領軍事，石盞合喜説：“你歷來得人心，不必以官位高低而謙讓。”完顔仲元請求身先士卒，衝鋒陷陣，告諭各個將士説：“凡是建立特殊功勞的將士，都遵照聖旨越級提拔。”在戰事危急時，就自行除授四品以下的官職。顔盞蝦蟆奮力作戰，功勞最多，就授予他通遠軍節度使。圍困解除，上奏疏請求朝廷追究擅自除授官職的罪名。宣宗嘉獎他的功勞，全部批准了他任命的官職。升任元帥右監軍，授予河北東路洮委必剌猛安，賞賜黄金五十兩，厚重綢帛十五段、通天犀牛帶，下詔書褒獎告諭。正大年間，擔任兵部尚書，皇太后衛尉，去世。完顔仲元爲將領，深沉剛毅而有謀略，是南渡以後最著名的將領。

完顔阿鄰

完顔阿鄰本姓郭氏，以功賜姓完顔。大安中，李雄募兵，阿鄰與完顔仲元等俱應募，數有功。宣宗即位，遷通州防禦使。宣宗遷汴，阿鄰改同知河間府事兼清州防禦使，將所部兵駐清、滄，控扼山東。遷横海軍節度使，賜以國姓。阿鄰與山東路宣撫副使顔盞天澤不相能，詔阿鄰當與天澤共濟國事，無執偏見，妄分彼此。尋改泰定軍節度使、山東西路宣撫使。是時，仲元亦積功勞，知濟南府，賜姓完顔，與阿鄰俱加從宜招撫使，詔書獎諭，且令計約涿州刺史從坦等軍恢復中都。於是，仲元、阿鄰部兵猥多，詔以三等差第之，上等備征伐，

完顔阿鄰本來姓郭氏，以功勞賜姓完顔氏。大安年間，李雄招募士兵，完顔阿鄰與完顔仲元等人一起應募，多次立有戰功。宣宗即位，遷任通州防禦使。宣宗遷都到汴京，完顔阿鄰改官同知河間府事，兼清州防禦使，率領所屬的軍兵屯駐在清州、滄州，控制扼守山東。遷官横海軍節度使，賞賜給皇族姓氏。完顔阿鄰與山東路宣撫副使顔盞天澤不相親善，詔令完顔阿鄰應當與顔盞天澤共同成就國家大事，不要固執偏見，妄自區分彼此。不久，改任泰定軍節度使、山東西路宣撫使。這時，完顔仲元也積累功勞，官至知濟南府，賜姓完顔氏，與完顔阿鄰都加官爲從宜招撫使，降詔書褒獎鼓勵，而且命令他們籌劃會合涿州刺史從坦等軍隊恢復中都。在這時，完顔仲元、完顔阿鄰所轄的軍兵冗員太多，詔令分三等

中下戍守，懦弱者罷去，量給地以贍其家。阿鄰所部“黄鶴袖軍”駐魚臺者，桀驁不法，掠平民，劫商旅，道路不通，有司乞徙于滕州。詔阿鄰就處置之。頃之，破紅襖賊郝定于泗水縣柘溝村，生擒郝定，送京師斬之。

依次編遣他們，上等軍士用作攻討征伐，中下等士兵用作防守，怯懦體弱者淘汰裁減，酌量給予土地以贍養他們的家人。完顏阿鄰所統轄的駐守在魚臺的“黄鶴袖軍”，桀驁不馴，不守法紀，擄掠平民，搶劫商人旅客，致使道路不通暢，有關官府請求將軍隊遷往滕州。詔令完顏阿鄰就地處置。不久，在泗水縣柘溝村攻破紅襖賊軍郝定，活捉郝定，送往京城斬首。

近制，賜本朝姓者，凡以千人敗敵三千者賜及緦麻以上，敗二千人以上者賜及大功以上，敗千人以上者賜止其家。阿鄰既賜姓，以兄守楫及從父兄弟爲請。宰臣奏阿鄰功止賜一家，宣宗特詔許之。至是仲元上奏曰：“臣頃在軍旅，纔立微功，遽蒙天恩，賜之國姓，非臣殺身所能仰報。族兄徐州譏察副使僧喜、前汾州酒同監三喜、前解州鹽管勾添章、守興平縣監酒添福猶姓郭氏。念臣與僧喜等昔同一家，今爲兩族，完顏阿鄰與臣同功，皇恩所加并及本族，僧喜等四人乞依此例。”不許。改輝州經略使。

按照近來的制度，賞賜本朝皇族姓氏的官員，凡是以一千人擊敗敵軍三千人的，賜姓可以遍及服喪三個月以上的親屬；擊敗敵軍二千人以上的，賜姓可以達到服喪九個月以上的親屬；擊敗一千人以上的，賜姓衹限於他的家人。完顏阿鄰既已賜姓，請求也給哥哥郭守楫和堂兄弟賜姓。宰相奏報完顏阿鄰的功勞衹限於賜給他一家人姓氏，宣宗特意降詔准許賜予。到這時，完顏仲元上奏説：“臣近年以來在軍隊中，纔建立微小的功勞，突然蒙受皇上恩典，賞賜給皇族姓氏，這不是我殺身殞命所能報答的恩德。同族兄長徐州譏察副使郭僧喜、前任汾州酒司同監官郭三喜、前解州鹽司管勾官郭添章、守興平縣監酒郭添福，都還姓郭。想到我與郭僧喜等人從前同爲一家人，現在成爲兩個家族，完顏阿鄰與我功勞相同，皇上所施予的恩德却遍及他的本族親屬，郭僧喜等四人，請求依照這一先例賜姓。”不准許。改官輝州經略使。

阿鄰有衆萬五千，詔分五千隸東平行省，其衆泣訴云：“我曹以國家多難，奮義相從，捐田宅，離親戚，轉戰至此，誓同立功，偕還鄉里。今將分配他軍，心實艱苦。乞以全軍分駐懷、衛、輝州之間，捍蔽大河，惟受阿鄰節制。”阿鄰亦不欲分之，因以爲請。宰臣奏：“若遂聽之，非唯東平失備，他將仿效，皆不可使矣。”宣宗以爲然。加遥授知河南府事，應援陝西。阿鄰將兵八千，西赴至潼關，聞京兆已被圍，游騎至華州，陝西行院欲令阿鄰駐軍商、虢，拒東向

完顏阿鄰有士兵一萬五千人，詔令分撥五千人隸屬東平行省，他的士兵哭訴説：“我們這些人因爲國家多災難，奮發義勇相跟從，拋棄田地房舍，離別親屬，轉戰到這裏，發誓要一同立功，一起返回故鄉。現在却要把我們分配到其他軍隊去，内心確實痛苦。請求將全部軍隊分别屯駐在懷州、衛州、輝州之間，捍衛守禦黄河，衹接受完顏阿鄰指揮。”完顏阿鄰也不想分撥軍兵，於是以此爲理由向朝廷請求。宰相上奏説：“如果就這樣聽從了他，不衹是東平失去守備，其他將領也要仿效，那就都不可以支使了。”宣宗認爲是這樣。加遥授知河南府事，接應救援陝西。完顏阿鄰率領士兵八千人，向西開發來到潼關，

之路。阿鄰上奏：“臣本援陝西，遇難而止，豈人臣之節？夫自古用兵，步騎相參，乃可以得志。今乃各有所屬，臨難不救，互分彼此。今臣所統皆步卒，願賜馬軍千人，則京兆之圍不足解矣。”宣宗謂皇太子曰：“阿鄰赴難不回，固善矣。而軍勢單弱，且駐內地以觀事變，并以虢州兵五千付之，使乘隙而進，卿以此意諭之也。”興定元年，遷元帥右都監。出秦州伐宋，宋統制吴筠守皂角堡，城三重，據山之巔。阿鄰分兵絶其汲路，克其外城，再克其次城。宋兵縱火而出，阿鄰以騎兵邀之，遣步卒襲其後，宋兵敗，生獲吴筠及將校二百人，馬數百匹，糧萬石及兵甲衣襖。復敗宋兵于裴家莊六谷中，斬五百級，墜澗死者甚衆。又敗之于寒山嶺、龍門關、大石渡，得粟二千餘石。復敗之于稍子嶺，斬首二千餘級，生擒百人。是時三月，宿麥方滋，阿鄰留兵守之。已而宋兵大至，金兵敗，阿鄰戰没。贈金紫光禄大夫、西京留守。

聽説京兆府已被圍困，流動的騎兵到達華州，陝西行樞密院想命令完顔阿鄰駐軍在商州、虢州，防禦向東的道路。完顔阿鄰上奏説：“我本來奉命援救陝西，遇到艱難而停止，這哪裏是作臣子的氣節？自古以來用兵作戰，都是步兵騎兵相配合，纔可以得勝。現在却各有統屬，遇到禍難不相救援，互相區分彼此。現今我統屬的都是步兵，希望賜給馬軍一千人，那麽解除京兆府的圍困就不值一提了。”宣宗告訴皇太子説：“完顔阿鄰奔赴危難而不回心，本來是很好的。但是軍隊勢力弱小，暫且屯駐在内地觀察事態變化，將虢州軍隊五千人一齊交給他，使他找機會進軍，你將這一意圖告訴他。”興定元年，遷任元帥右都監。從秦州出兵討伐宋朝，宋軍統制官吴筠防守皂角堡，修建三道城墻，占據了山頂。完顔阿鄰分派軍兵截斷了宋軍汲水的通路，攻克了他們的外城，又攻克了他們的第二道城防。宋軍放火殺出城，完顔阿鄰派騎兵攔截，派步兵在後面襲擊，宋軍大敗，活捉了吴筠和將校二百人，獲得戰馬幾百匹，糧食一萬石，以及武器棉襖。又在裴家莊六谷中擊敗宋軍，斬殺五百人，落入山澗摔死的人很多。又在寒山嶺、龍門關、大石渡等處擊敗宋軍，繳獲糧食二千餘石。又在稍子嶺擊敗宋軍，斬殺二千多人，活捉一百人。這時正是三月，去年播下的小麥正茂盛，完顔阿鄰留兵守護。不久，宋朝軍隊大量開來，金兵戰敗，完顔阿鄰戰死。追贈他爲金紫光禄大夫、西京留守。

完顔霆

完顔霆本姓李氏，中都寶坻人。粗知書，善騎射，輕財好施，得鄉曲之譽。貞祐初，縣人共推霆爲四鄉部頭。霆招集離散，糾合義兵，衆賴以安。招撫司奏其事，遷兩官。霆與弟雲率衆數千巡邏固安、永清間，遥授寶坻縣丞，充義軍都統。劉璋説霆使出降，霆縛送經略司。遷三階，攝寶坻令，升都提控，遥授同知通州軍州事。

完顔霆本來姓李，中都寶坻縣人。大略認識字，善於騎馬射箭，輕視錢財，喜歡施捨，得到鄉親鄰里的稱譽。貞祐初年，縣民共同推舉完顔霆爲四鄉頭領。完顔霆招集離散的人家，聚合義軍，百姓依賴他而獲得安寧。招撫司奏報他的事迹，晋升兩級官資。完顔霆與弟弟李雲率領士兵幾千人在固安、永清之間巡邏，遥授寶坻縣丞，充當義軍都統。劉璋游説完顔霆要他歸降，完顔霆將他捆綁起來押送經略司。升官資三階，代理寶坻縣令，升爲都提控，遥授同知通州軍州

中都食盡，霆遣軍分護清、滄河路，召募賈船通餉道，遥授同知清州防禦事。從河北路宣撫使完顏仲元保清、滄，遥授通州刺史、河北東路行軍提控，佩金牌。舊制，宣撫副使乃佩金牌，仲元奏："臣軍三萬，管軍官三人，皆至五品，乞各賜金牌。"廷議霆輩忠勇絶人，遂與之。改大名路提控，復取玉田、三河、香河三縣。徙屯濱、棣、淄，留副將孫江守滄州。江以滄州降于王檝，而江將兵圍觀州。霆乃詐作書與孫江，約同取滄州者。王檝得其書，果疑孫江與霆有謀，召江還，殺之。霆乃定觀州而還。進官三階，充濱、棣行軍都提控。未幾，遥授同知益都府事，加宣差都提控，遷棣州防禦使，賜姓完顏氏，屯海州。俄權單州經略司事，充宣差總領都提控。

興定元年，泰安、滕、兖土寇蜂起，東平行省侯摯遣霆率兵討之，降石花五、夏全餘黨二萬人，老幼五萬口，充權海州經略副使。紅襖賊于忙兒寇海州，霆擊走之。二年，宋高太尉兵三萬駐朐山。霆軍乏糧，采野菜麥苗雜食之。宋兵栅朐山，下隔湖港，霆作港中暗橋，遣萬户胡仲珪、副統劉贇率死士由暗橋登山，霆率兵四千人趨山下，約以昏時舉火為期，上下夾擊，宋兵大敗，墜澗溺水死者，不可勝計，斬高太尉、彭元帥于陣，餘衆潰去。遷安化軍節度使，經略副使如故。以其子為符寶典書。逾月，宋兵復至，霆逆戰，駐兵城外。夜半，宋人乘虚逾城而入。經略使阿不罕奴失剌率兵扼戰，都統温迪罕五兒、副統蒲察永成、蒲察只魯身先士卒，殺二百餘人，城賴以完。詔

事。

中都糧食告絶，完顏霆派遣軍兵分别守護清州、滄州河道，招募商船開通運糧通道，遥授同知清州防禦事。跟從河北路宣撫使完顏仲元保衛清州、滄州，遥授通州刺史、河北東路行軍提控，佩戴金牌。按照原來的制度，宣撫副使纔佩戴金牌，完顏仲元奏請説："我的軍隊三萬人，統領軍官三個人，都官至五品，請求每人都賜給金牌。"朝廷商議，認爲完顏霆等人忠義勇敢超過别人，就賜給他們金牌。改任大名路提控，又攻取玉田、三河、香河三縣。移軍屯駐在濱州、棣州、淄州，留副將孫江守衛滄州。孫江獻滄州向王檝投降，而孫江又率領軍隊圍攻觀州。完顏霆就假裝寫信給孫江，約定一同攻取滄州。王檝得到這封信，果然懷疑孫江與完顏霆有預謀，召回孫江，殺了他。完顏霆就平定了觀州撤回來。晋升官資三階，充任濱州、棣州行軍都提控。不久，遥授同知益都府事，加官爲宣差都提控，遷任棣州防禦使，賜姓完顏氏，屯軍於海州。不久代理單州經略司事，充任宣差總領都提控。

興定元年，泰安、滕州、兖州當地的强盜紛紛起事，東平行省侯摯派遣完顏霆率領軍隊討伐他們，招降石花五、夏全餘黨二萬人，老人兒童五萬人，充任權海州經略副使。紅襖賊軍于忙兒侵犯海州，完顏霆打跑了他們。二年，宋朝高太尉軍隊三萬人駐扎在朐山。完顏霆的軍隊缺糧，采集野菜麥苗混雜起來吃。宋軍在朐山設置栅欄，向下延伸隔斷湖面港灣，完顏霆在港中修建暗橋，派遣萬户胡仲珪、副都統劉贇率領敢死隊士兵由暗橋登上山，完顏霆率領四千士兵奔赴山下，約定在黄昏時點火爲信號，上下夾攻，宋軍大敗，墜入山澗淹死的人，多得不可計算，在陣地上斬殺了高太尉、彭元帥，殘餘士兵潰散逃走。遷官安化軍節度使，仍舊擔任經略副使。任命他的兒子爲符寶典書官。過了一個月，宋軍又到了，完顏霆迎戰，在城外屯駐軍隊。半夜時分，宋軍趁城中空虚越城而入。經略使阿不罕奴失剌率領軍兵扼守奮戰，都統温迪罕五兒、副都統蒲察永成、蒲察只魯身先士卒，斬殺二百多

五兒等各遷兩階。四年，改集慶軍節度使，兼同知歸德府事。五年，改定國軍節度使，兼同知京兆府事，擢其子爲護衛。元光元年，陝西行省白撒奏："京兆南山密邇宋境，官民遷避其間者，無慮百萬人。可遣官鎮撫，庶幾不生他變。"宣宗以爲然。十月，霆以本官爲安撫使，守同知歸德府惟宏、大司農丞郭皓爲副使，分護百姓之遷南山者。元光二年，卒。

人，城池賴以保全。詔令温迪罕五兒等各升遷官資兩階。四年，改官集慶軍節度使，兼任同知歸德府事。五年，改官定國軍節度使，兼任同知京兆府事，提升他的兒子爲護衛官。元光元年，陝西行省完顔白撒上奏説："京兆府終南山鄰近宋朝，官吏百姓遷移躲避到山中的，大概有一百萬人。可以派官吏前往鎮守安撫，這樣不至於産生其他變故。"宣宗認爲很對。十月，完顔霆以原任官職擔任安撫使，守同知歸德府事惟宏、大司農丞郭皓擔任副使，分别護衛遷移到終南山的百姓。元光二年，去世。

烏古論長壽

烏古論長壽，臨洮府第五將突門族人也。本姓包氏，襲父永本族都管。泰和伐宋，充緋翮翅軍千户，取床川寨及祐州、宕昌、辛城子，以功進官二階。貞祐初，夏人攻會州，統軍使署征行萬户，升副統，與夏人戰於窄土峽，先登陷陣，賞銀五十兩。戰東關堡，以功署都統，兼充安定、定西、保川、西寧軍馬都彈壓。詔録前後功，遥授同知隴州防禦事，世襲本族都巡檢。三年，賜今姓。攻蘭州程陳僧，爲先鋒都統。夏人圍臨洮，扼渭源堡，内外不通。統軍司募人偵候臨洮消息，長壽應募，馘二人，擒一人，問得臨洮及夏兵事勢。以勞遷宣武將軍，遥授通遠軍節度副使。招降諸蕃族及熟羊寨秦州逋亡者，復遷懷遠大將軍，升提控。興定元年，夏人大入隴西，長壽拒戰，遷平凉府治中，兼節度副使，充宣差鞏州規措官。頃之，遥授同知鳳翔府事，兼同知通遠軍節度事，提控如故。

興定二年，遷同知臨洮府事，與提控洮州刺史納蘭記僧分兵伐宋。長壽由鹽川鎮進兵，宋人守戍者走保馬頭山，合諸部族兵來拒。長壽擊敗之，復破其援兵四千於荔川寨，即趨

烏古論長壽，是臨洮府第五將突門族人。本來姓包，承襲父親包永職務，爲本族都管。泰和年間討伐宋朝，充任緋翮翅軍千户，攻取床川寨和祐州、宕昌、辛城子，以功勞升遷官資兩階。貞祐初年，夏國人進攻會州，統軍使任命他爲征行萬户，升爲副都統，在窄土峽與夏國軍隊作戰，衝鋒在前深入敵陣，賞賜白銀五十兩。在東關堡作戰，以軍功任命爲都統，兼充安定、定西、保川、西寧軍馬都彈壓官。詔令叙録他前後的戰功，遥授同知隴州防禦事，世代承襲本族都巡檢。三年，賜給現在的姓氏。進攻蘭州程陳僧，擔任先鋒都統。夏軍圍攻臨洮，扼守渭源堡，内外不通音訊。統軍司招募人偵察臨洮的軍情，烏古論長壽應募，斬殺兩個人，活捉一人，審問得知臨洮和夏國軍隊的情況。以功勞遷任宣武將軍，遥授通遠軍節度副使。招降各個番夷部族以及熟羊寨、秦州逃亡的人，又遷任懷遠大將軍，升爲提控。興定元年，夏國軍隊大舉入侵隴西，烏古論長壽抵禦作戰，升爲平凉府治中，兼節度副使，充任宣差鞏州規措官。不久，遥授同知鳳翔府事，兼同知通遠軍節度事，仍舊擔任提控官。

興定二年，遷官同知臨洮府事，與提控洮州刺史納蘭記僧分别統領軍隊討伐宋朝。烏古論長壽由鹽川鎮進兵，防守的宋軍撤退守衛馬頭山，會合各個部族的軍隊來抵禦金軍。烏古論長壽擊敗宋軍，又在荔川寨攻破宋軍援兵四千人，接着

宕昌縣，破宋兵二千于八斜谷，拔宕昌縣。進攻西和州，先敗其州兵。明日，木波兵三千與宋兵合，依川為陣，長壽奮擊，宋兵入保城，堅壁不復出，長壽乃還。凡斬馘八千，獲馬二百餘、牛羊三萬，器械軍實甚多。納蘭記僧出洮州鐵城堡，屢敗宋人，完軍而還。詔賞鳳翔、秦、鞏伐宋將士，長壽遥授隴安軍節度使，同知通遠軍，提控如故。頃之，長壽升總領都提控，改通遠軍節度使。

奔赴宕昌縣，在八斜谷攻破宋軍二千人，攻克了宕昌縣。進攻西和州，先擊敗了州城守軍。第二天，木波軍隊三千人與宋軍會合，依傍大河結成陣勢，烏古論長壽奮力攻擊，宋軍退入城内守衛，堅守堡壘不再出戰，烏古論長壽於是撤回。一共斬殺八千人，繳獲馬二百多匹、牛羊三萬頭，軍器物資很多。納蘭記僧由洮州鐵城堡出兵，多次擊敗宋軍，軍隊完整撤回。詔令賞賜鳳翔、秦州、鞏州討伐宋朝的將士，烏古論長壽遥授隴安軍節度使，同知通遠軍事，仍舊爲提控。不久，烏古論長壽又升任總領都提控，改官通遠軍節度使。

夏人攻定西，是時弟世顯已降夏人，夏人執世顯至定西城下，謂長壽曰："若不速降，即殺汝弟。"長壽不顧，奮戰，夏兵退，加榮禄大夫，賜金二十五兩、重幣三端。世顯既降，二子公政、重壽當緣坐。宣宗嘉長壽守定西功，釋公政兄弟，有司廩給之。詔長壽曰："汝久在戎行，盡忠國事。世顯之降，必不得已，汝永念國恩，益思自效。"未幾，夏人復攻會州，行元帥府事石盞合喜發兵救，未至，夏人移兵臨洮，長壽伏精兵五千于定西險要間，敗夏兵三萬騎，殺千餘人，獲馬數百。夏人已破西寧，乃犯定西，長壽擊却之，斬首三百級。既而三萬騎復至，攻城甚急，長壽乘城拒戰，矢石如雨，夏兵死者數千，被創者衆，乃解去。是歲，卒。

夏國軍隊進攻定西，這時他的弟弟包世顯已經投降了夏國，夏軍將包世顯捉到定西城下，告訴烏古論長壽説："如果不趕快投降，就殺了你的弟弟。"烏古論長壽不理睬，奮勇作戰，夏軍撤退，加官榮禄大夫，賜給黄金二十五兩，厚重綢帛三段。包世顯既已投降，他的兩個兒子公政、重壽應當由此而獲罪。宣宗贊賞烏古論長壽守衛定西的功勞，釋免了包公政兄弟，官府供給他們糧食。降詔給烏古論長壽説："你長久在軍隊中，盡忠於國事。包世顯投降，一定是不得已，你要永遠思念國家的恩德，圖謀更加努力報效國家。"不久，夏國軍隊又進攻會州，行元帥府事石盞合喜調發軍隊救援，援軍還没有到，夏軍移兵侵犯臨洮，烏古論長壽在定西的險要之處埋伏精鋭軍隊五千人，擊敗夏軍三萬騎兵，斬殺一千餘人，繳獲馬幾百匹。夏軍已經攻破西寧，於是進犯定西，烏古論長壽擊退夏軍，斬殺三百人。不久，敵軍三萬騎兵又到了，攻城很急，烏古論長壽依靠城墻抵禦奮戰，射箭投石像下雨一樣，夏軍戰死的幾千人，受傷的很多，就解圍撤離。這一年，去世。

完顏佐

完顏佐本姓梁氏，初為武清縣巡檢。完顏鮫住本姓李氏，為柳口鎮巡檢。久之，以佐為都統，鮫住副之，戍直沽寨。貞祐二年，乣軍遣張暉等三人來招佐，佐執之。翌日，劉永昌

完顏佐本來姓梁，最初擔任武清縣巡檢。完顏鮫住本來姓李，擔任柳口鎮巡檢。過了很久，任命完顏佐爲都統，完顏鮫住爲副都統，防守直沽寨。貞祐二年，乣軍派遣張暉等三人前來招降完顏佐，完顏佐將他抓起來。第二天，劉永昌率

率衆二十人持文書來，署其年曰天賜，佐擲之，麾衆執永昌，及暉等并斬之。宣宗嘉其功，遷佐奉國上將軍，遥授德州防禦使，畝住鎮國上將軍，遥授同知河間府事，皆賜姓完顏氏。詔曰："自今有忠義如是者，并一體遷授。"

領部衆二十人携帶文書前來，把他們的年號稱爲天賜，完顏佐將文書丢到地上，命令士兵捉拿劉永昌，連同張暉等人一起斬首。宣宗嘉奬他的功勞，完顏佐遷官奉國上將軍，遥授德州防禦使，完顏畝住遷官鎮國上將軍，遥授同知河間府事，都賜姓爲完顏氏。降詔書説："從今以後有像這樣忠義的人，一律同樣遷官賜姓。"

贊曰：古者天子胙土命氏，漢以來乃有賜姓。宣宗假以賞一時之功，郭仲元、郭阿鄰以功皆賜國姓。女奚烈資禄、烏古論長壽皆封疆之臣而賜以他姓。貞祐以後，賜姓有格。夫以名使人，用之貴則貴，用之賤則賤，使人計功而得國姓，則以其貴者反賤矣。完顏霆、完顏佐皆賜國姓者，并附于此。

贊曰：古代天子賜給土地，命名氏族，漢朝以來纔有賞賜姓氏的恩例。宣宗藉此賞賜一時的戰功，郭仲元、郭阿鄰都因爲功勞而被賜予皇族姓氏。女奚烈資禄、烏古論長壽都是統治一方的大臣，而賜予其他姓氏。貞祐以後，賞賜姓氏有規定。用賜姓這種方法來駕馭臣下，用得珍貴就珍貴，用得低賤就低賤，使衆人計算功勞，從而獲得國姓，那麽以名氏顯貴的人就反而變低賤了。完顏霆、完顏佐都是賞賜給國姓的人，一齊附載在這裏。

石抹仲溫

石抹仲溫本名老斡，懿州胡土虎猛安人。充護衛十人長、太子僕正，除同知武寧軍節度使事、宿直將軍、器物局使。坐前在武寧造馬鞍虧直，章宗原之，改左衛將軍，遷左副點檢。坐征契丹逗遛，降蔡州防禦使。復召爲左副點檢，遷知臨洮府事。泰和伐宋，青宜可内附，進爵二級，賜銀二百五十兩、重幣十端。詔曰："青宜可之來，乃汝管内，與有勞焉。比與青宜可相合，其間諸事量宜而行。"頃之，諸道進兵，仲溫以隴右步騎五千出鹽川。八年，罷兵，改知河中府。崇慶初，遷陝西統軍使。貞祐二年，宋人攻秦州，仲溫率兵敗之。尋充本路安撫使，改鎮南軍節度使。致仕。興定三年，卒。

石抹仲溫本來名叫老斡，是懿州胡土虎猛安人。充任護衛十人長、太子僕正，任命爲同知武寧軍節度使事、宿直將軍、器物局使。因爲以前在武寧軍時製造馬鞍虧折了本錢而獲罪，章宗赦免了他，改官左衛將軍，遷左副點檢。因爲征伐契丹時遲緩拖延，降職爲蔡州防禦使。重新召入朝爲左副點檢，遷官知臨洮府事。泰和年間討伐宋朝，青宜可歸附中原，石抹仲溫晋升官爵二級，賜給白銀二百五十兩，厚重綢帛十段。降詔書説："青宜可來歸附本朝，原來是你管轄之内的事，你參與此事，立有功勞。等到你與青宜可相會合，其中的各種事務，要根據情况辦理。"不久，各路進兵討伐宋朝，石抹仲溫率領隴右步兵騎兵五千人從鹽川鎮出軍。八年，戰爭停止，改官知河中府。崇慶初年，遷任陝西統軍使。貞祐二年，宋朝軍隊進攻秦州，石抹仲溫率兵擊敗了他們。隨即充任本路安撫使，改任鎮南軍節度使。辭官退休。興定三年，去世。

烏古論禮

烏古論禮本名六斤，益都猛安人。充習騎，累擢近侍局直長，轉本局副使、左衛副將軍。坐受沁南軍節度使兗王永成名馬玉帶，杖一百，削官解職。起為蒲速碗群牧副使，改武庫署令、宿直將軍，復為左衛副將軍、順州刺史，累遷武寧軍節度。泰和伐宋，為山東路兵馬都統副使兼副統軍、安化軍節度。八年，宋人請盟，罷兵馬都統官，仍以節度兼副統軍。大安三年，改知歸德府兼河南副統軍，歷知河南府。至寧初，改知太原府事。貞祐二年，兼河東北路安撫使。三年，充本路宣撫使，頃之，兼左副元帥。四年，太原被圍，未幾圍解，進官二階。興定三年，卒。

烏古論禮本來名叫六斤，是益都猛安人。充任親衛騎兵，累官提升爲近侍局直長，轉官本局副使、左衛副將軍。因爲收受沁南軍節度使兗王完顏永成的名馬玉帶而獲罪，行杖刑一百，減削官資，解除官職。起用爲蒲速碗群牧副使，改武庫署令、宿直將軍，又擔任左衛副將軍、順州刺史，累官遷武寧軍節度使。泰和年間討伐宋朝，爲山東路兵馬都統副使兼副統軍、安化軍節度使。八年，宋朝人請求結盟，罷去兵馬都統職務，仍以節度使兼任副統軍。大安三年，改知歸德府兼任河南副統軍，歷官知河南府。至寧初年，改知太原府事。貞祐二年，兼任河東北路安撫使。三年，充任本路宣撫使，不久又兼任左副元帥。四年，太原被圍困，不久圍困解除，晋升官資兩階。興定三年，去世。

蒲察阿里

蒲察阿里，興州路人。以廕補官，充護衛十人長、武器署令，轉宿直將軍，遷右衛副將軍。宋兵犯分道鋪，馳驛赴邊，伺其入，以伏兵掩之。改提點器物局。泰和伐宋，從右副元帥匡爲副統，攻宜城縣，取之。八年，以功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大安元年，同知南京留守事，徙壽州防禦使，遷興平軍節度使。崇慶初，遷元帥右都監，明年，轉左都監。時都城被圍，道路梗塞，阿里由太原至真定，率師赴援，抵中山，不克進。貞祐二年，移駐大名。徵河南鎮防軍圖再舉，衆既憚于行，而阿里遇之有厚薄，軍變，遇害，衆因逃散。宣宗詔元帥左都監完顏弼安集其軍，赦首惡以下，河南統軍司更加撫諭。

蒲察阿里是興州路人。以恩廕補官，充任護衛十人長、武器署令，轉官宿直將軍，遷右衛副將軍。宋朝軍隊侵犯分道鋪，乘驛馬奔赴邊地，又偵察到宋軍入侵道路，用伏兵襲擊他們。改官提點器物局。泰和年間討伐宋朝，跟從右副元帥完顏匡爲副都統，進攻宜城縣，攻取了它。八年，以功勞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大安元年，任同知南京留守事，移官壽州防禦使，遷興平軍節度使。崇慶初年，遷元帥右都監。第二年，轉官左都監。當時，都城被圍困，道路阻塞，蒲察阿里從太原到真定，率領軍隊奔赴京城救援，抵達中山，不能繼續前進。貞祐二年，移軍屯駐大名。徵調河南鎮防軍打算再次進軍收復京城，士兵們既害怕前往，而蒲察阿里對待他們又有親疏厚薄的區別，軍隊嘩變，於是遇害，士兵們也逃散了。宣宗詔令元帥左都監完顏弼安撫招集這些軍兵，赦免了除首惡分子以外的鬧事的士兵，河南統軍司又加以安撫告論。

奥屯襄

奥屯襄本名添壽，上京路人。大定十年，襲猛安。丞相襄舉通練邊

奥屯襄本來名叫添壽，上京路人。大定十年，承襲猛安。丞相完顏襄推薦他對邊境事務通

事，授崇義軍節度副使，改烏古里乣詳穩，召為都水少監、石州刺史。未幾，為平南蕩江將軍，以功升壽州防禦使，遷河南路副統軍兼同知歸德府事、昌武軍節度使，仍兼副統軍。崇慶改元，為元帥左都監，救西京，至墨谷口，一軍盡殪，襄僅以身免，坐是除名。明年，授上京兵馬使。宣宗即位，擢遼東路宣撫副使。未幾，改速頻路節度使，兼同知上京留守事。二年二月，為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事于北京。五月，改留守，兼前職，俄遷宣撫使兼留守。十一月，詔諭襄及遼東路宣撫使蒲鮮萬奴、宣差蒲察五斤曰："上京、遼東國家重地，以卿等累效忠勤，故委腹心，意其協力盡公，以徇國家之急。及詳來奏，乃大不然，朕將何賴。自今每事同心，并力備禦，機會一失，悔之何及！且師克在和，善鈞從衆，尚懲前過，以圖後功。"三年正月，襄為北京宣差提控完顏習烈所害。未幾，習烈復為其下所殺，詔曲赦北京。

曉熟練，授予崇義軍節度副使，改任烏古里爲乣詳穩，召入朝爲都水少監、石州刺史。不久，擔任平南蕩江將軍，以功勞升爲壽州防禦使，遷官河南路副統軍兼同知歸德府事、昌武軍節度使，仍舊兼任副統軍。崇慶改換年號那年，爲元帥左都監，援救西京，行進到墨谷口，全軍覆滅，奥屯襄僅僅單身幸免，因此獲罪除去名籍。第二年，任命爲上京路兵馬使。宣宗即位，提升爲遼東路宣撫副使。不久，改官速頻路節度使，兼任同知上京留守事。二年二月，爲元帥右都監，在北京行元帥府事。五月，改北京留守，兼前任職官，隨即遷調宣撫使兼留守。十一月，降詔書告諭奥屯襄和遼東路宣撫使蒲鮮萬奴、宣差官蒲察五斤説："上京、遼東是國家重要的地方，因爲你們多次盡忠效力，所以委托以腹心重地，想必你們能齊心協力，全心全意爲公，爲拯救國家急難而盡力。等到我閲讀你們送來的奏章，却根本不是這樣，我將依靠什麽人來治理國家呢？從今以後，你們每件事都要同心同德，集中力量守備防禦，機會一旦喪失，後悔哪裏還來得及呢！況且軍隊要取勝全在於和睦，你們要善於協調一致，聽從大家的建議，警戒以前所犯的過失，以圖謀將來立功報效。"三年正月，奥屯襄被北京宣差提控完顏習烈殺害。不久，完顏習烈又被他的部下殺害。降詔書特予赦免北京。

完顏蒲剌都

完顏蒲剌都，西南路按出灰必剌罕猛安人。充護衛，除泰定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官，起復唐古部族節度副使，徙安國軍、移乣詳穩，累官原州刺史。坐買部内馬虧直，奪官一階，降北京兵馬都指揮使、寧遠軍刺史，歷同知臨洮府、西京留守事。崇慶元年，遷震武軍節度，備禦有功，遷一官。初置東西面經略司，就充西面經略使，上言："管内大和嶺諸隘屯兵，控制邊要。行元帥府輒分臣兵萬二千戍真定，餘衆不足守禦，近日復簡精鋭二千七百人以往。今見兵不

完顏蒲剌都是西南路按出灰必剌罕猛安人。充當護衛官，任命爲泰定軍節度副使。爲親屬守喪而解除官職，起用復官，爲唐古部族節度副使，移任安國軍、移乣詳穩，多次升遷至原州刺史，因爲購買部族内戰馬有虧損而獲罪，削奪官資一階，降職爲北京兵馬都指揮使、寧遠軍刺史，歷任同知臨洮府事、同知西京留守事。崇慶元年，遷震武軍節度使，因爲守備防禦有功勞，晋升官資一階。當初，設置東西面經略司，就地充任西面經略使，上奏説："我管轄境内的大和嶺各道險要處屯駐軍隊，控制邊境要地。行元帥府却分派我的軍隊一萬二千人防守真定，剩下的士兵不够防守之用，最近又挑選精鋭士兵二千七

滿萬，老羸者十七八。臣死固不足惜，顧國家之事不可不慮。新設經略移文西京、太原、河東取軍馬，大數并稱，非臣所統。”詔真定元帥府還其精鋭二千七百人，西京、太原、嵐州有警急，約為應援。州郡皆不欲屬經略司，遂罷經略官，入為簽樞密院事，改左副點檢。四年，遷兵部尚書。興定元年，致仕。四年，卒。

百人前往。現有的軍隊不滿一萬人，年老體弱的占了十之七八。我戰死固然不值得可惜，衹是國家的大事不可以不考慮。新近設置的經略司發公文到西京、太原、河東提取軍馬，數量大致與臣原有軍兵相當，但是不歸臣所統轄。”詔令真定元帥府將原來的精鋭軍隊二千七百人交還給他，西京、太原、嵐州如果有緊急軍情，約定各軍相互接應救援。州縣都不願隸屬經略司，於是罷去了他的經略使官職，召入朝任簽書樞密院事，改官左副點檢。四年，升爲兵部尚書。興定元年，辭官退休。四年，去世。

夾谷石里哥

夾谷石里哥，上京路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泰州防禦判官，補尚書省令史，歷臨潢、婆速路都總管判官。累除刑部主事，改薊州副提控，駐軍大名。俄遷翰林待制，為宿州提控。與山東宣撫完顏弼攻大沫堌，賊衆千餘逆戰，石里哥以騎兵擊之，盡殪。提控没烈入自北門，遂擒劉二祖。以功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坐前在宿州掠良人為生口，當死，特詔决杖八十。徙洺州防禦使、山東路副統軍。坐不時進兵，往宿遷取妻子，解職。起為東平行軍提控。興定元年，破宋兵于宿州，以功遥授安化軍節度使，移定海軍，卒。

夾谷石里哥是上京路猛安人。中明昌五年進士第，擔任泰州防禦判官，補爲尚書省令史，歷任臨潢路、婆速路都總管判官。多次升遷任刑部主事，改薊州副提控，在大名駐軍。不久遷翰林待制，爲宿州提控。與山東路宣撫使完顏弼進攻大沫堌，賊軍士兵一千多人迎戰，夾谷石里哥派騎兵攻擊他們，將他們全部殲滅了。提控没烈自北門攻入，於是活捉了劉二祖。以功勞遷任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因爲先前在宿州擄掠良民爲奴隸而獲罪，判處死刑，特予降詔書免死，行杖刑八十。移任洺州防禦使、山東路副統軍。因爲不按時進兵，前往宿遷取妻子兒女而獲罪，解除官職。起用爲東平府行軍提控官。興定元年，在宿州擊破宋朝軍隊，以功勞遥授安化軍節度使，移官定海軍，去世。

朮甲臣嘉

朮甲臣嘉，北京路猛安人，襲父謀克。泰和伐宋，隸陝西完顏綱麾下。歷通州、海州同知軍州事。貞祐二年，除武器署丞。救集寧有功，遷河南統軍判官、拱衛直副都指揮使、河南治中，遥領綏州刺史兼延安治中，就遷同知府事，改同知河間府事。興定元年，行樞密院于壽州，由壽、泗渡淮伐宋。二年二月，破宋兵三千於漸湖灘，斬三百級。有詔蹂踐宋境上，毋深入。臣嘉駐霍丘楂岡

朮甲臣嘉是北京路猛安人，承襲父親爲謀克。泰和年間討伐宋朝，隸屬於陝西路完顏綱。歷任通州、海州同知軍州事。貞祐二年，任命爲武器署丞。因援救集寧有功勞，遷任河南統軍判官、拱衛直副都指揮使、河南府治中，遥授綏州刺史兼延安府治中，就地遷任同知延安府事，改官同知河間府事。興定元年，到壽州行樞密院事，從壽州、泗州渡過淮河討伐宋朝。二年二月，在漸湖灘擊破宋軍三千人，斬殺三百人。詔書命令軍隊踐踏毁壞宋朝邊境，不得深入内地。朮甲臣嘉駐扎在霍丘縣楂岡村，放縱輕裝騎兵

村，縱輕騎鈔掠，焚毀積聚。獲宋諜者張聰，知宋兵二千屯高柳橋，老幼甚衆，其寨兩城，環之以水。臣嘉遣張聰持牒招之，不從。先令水軍徑渡攻之。軍士牛青操戈刺門卒，皆披靡散去，遂登陴，大軍繼之，夷其寨而還。遇宋兵數千於梅景村。臣嘉伏兵林間，以步卒誘致之，伏發，宋兵潰，追奔十餘里，生擒其將阮世安等五人，獲器仗甚衆。七月，賞征南功，升職一等，遷元帥右都監，充陜西行省參議官。四年，兼金安軍節度使。五年，改知延安府事，轉左都監，駐兵京兆。元光元年，卒。

搶劫擄掠，燒毀積蓄。俘獲宋朝探子張聰，獲知宋軍有二千人屯駐在高柳橋，老人小孩很多，他們的寨子築了兩道寨墻，引河水四面環繞。术甲臣嘉派遣張聰拿文書去招降他們，不聽從。先派水軍直接渡水去進攻他們。軍士牛青手持長矛刺殺了守門的士兵，其餘的士兵都四散潰逃，於是登上寨墻，大軍跟着他攻入，蕩毀寨子後撤回。在梅景村與宋朝軍隊幾千人相遇。术甲臣嘉將軍隊埋伏在樹林中，派步兵引誘宋軍來到埋伏的地方，伏兵殺出，宋軍潰逃，追擊了十多里，活捉了他們的將官阮世安等五個人，繳獲很多武器。七月，旌賞他征伐南方的功勞，晋升官職一等，遷元帥右都監，充任陜西行省參議官。四年，兼任金安軍節度使。五年，改官知延安府事，轉元帥左都監，在京兆府駐軍。元光元年，去世。

紇石烈桓端

紇石烈桓端，西南路忽論宋割猛安人，襲兄銀术可謀克。泰和伐宋，充行軍萬户，破宋兵二千於蔡州，加宣武將軍。自壽州渡淮，敗宋步騎一萬五千于鷂子嶺，遂克安豐軍。軍還，除同知懷遠軍節度事，權木典乣詳穩。大安三年，西京行省選充合扎萬户，遥授同知清州防禦事，改興平軍節度副使，遥授顯德軍節度副使，徙遼東路宣撫司都統。敗移剌留哥萬五千衆于御河寨，奪車數千兩，降萬餘人。加驃騎衛上將軍，遥授同知順天軍節度事。

紇石烈桓端是西南路忽論宋割猛安人，承襲他兄長紇石烈銀术可爲謀克。泰和年間討伐宋朝，充任行軍萬户，在蔡州擊破宋軍二千人，加官宣武將軍。從壽州渡過淮河，在鷂子嶺擊敗宋軍步兵、騎兵一萬五千人，於是攻克安豐軍。軍隊撤還，任命爲同知懷遠軍節度事，權木典乣詳穩。大安三年，西京行省選調充任合扎萬户，遥授同知清州防禦事，改興平軍節度副使，遥授顯德軍節度副使，調任遼東路宣撫司都統。在御河寨擊敗移剌留哥一萬五千士兵，奪取大車幾千輛，招降一萬多人。加官驃騎衛上將軍，遥授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

貞祐二年，爲宣差副提控，同知婆速路兵馬都總管，行府事。貞祐三年，蒲鮮萬奴取咸平、東京瀋、澄諸州，及猛安謀克人亦多從之者。三月，萬奴步騎九千侵婆速近境，桓端遣都統温迪罕怕哥輦擊却之。四月，復掠上京城，遣都統兀顏鉢轄拒戰。萬奴别遣五千人攻望雲驛，都統奥屯馬和尚擊之，都統夾谷合打破其衆數千于三叉里。五月，都統温迪罕福壽

貞祐二年，擔任宣差副提控，同知婆速路兵馬都總管，行元帥府事。貞祐三年，蒲鮮萬奴攻取咸平路、東京路的瀋州、澄州等州，連那些猛安謀克人也有很多跟從他的。三月，蒲鮮萬奴的步兵、騎兵九千人侵犯婆速路附近的地方，紇石烈桓端派遣都統温迪罕怕哥輦擊退他們。四月，又侵犯上京城，紇石烈桓端派遣都統兀顏鉢轄抵禦作戰。蒲鮮萬奴另外派遣五千人攻打望雲驛，都統奥屯馬和尚攻擊他們，都統夾谷合打在三叉里攻破敵軍幾千人。五月，都統温迪罕福壽在大

攻萬奴之衆于大寧鎮，拔其壘，其衆殲焉。九月，萬奴衆九千人出宜風及湯池，桓端率兵與戰，其衆潰去，因招唵吉斡、都麻渾、賓哥、出臺、荅愛、顔哥、不灰、活拙、按出、孛德、烈鄰十一猛安復來附，擇其丁男補軍，攻城邑之未下者。貞祐四年，桓端遣王汝弼由海道奏事，宣宗嘉其功，桓端遷遼海軍節度使、同知行府事，宣差提控如故。婆速路温甲海世襲猛安、權同知府事温迪罕哥不靄遷顯德軍節度使，兼婆速府治中。權判官、前修起居注裴滿按帶遷兩階，升二等。王汝弼遷四階，升四等。餘將士有功者，詔遼東宣撫承制遷賞。是歲，改邳州刺史，充徐州界都提控。

紅襖賊數萬攻邳州，桓端破之于黄山。賊復來，桓端薄其營，走保北山，追擊敗之，溺沂水死者甚衆。賊數萬圍沂州，同知防禦事僕散撒合突圍出求救，桓端率兵赴之。撒合還入沂州，與桓端内外夾擊之，殺萬餘人，賊乃去。樞密副使僕散安貞上其功，因奏曰："桓端天資忠實，深有計畫，曉習軍事，撒合勇而有謀，皆得軍民心，乞加擢用。"桓端進金紫光禄大夫，兼同知武寧軍節度事，提控如故。召爲勸農副使，充都提控，屯陳州。

興定元年，自新息渡淮伐宋，破中渡店，至定城，以少擊衆，戰不留行。未幾，充宣差參議官，復渡淮，連破宋兵，獲其將沈俊，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宋人城守不出，分兵攻其山寨水堡，殺獲甚衆。興定二年，遷鎮南軍節度使，權元帥右都監。數月，改武衛軍都指揮使，仍權右都

寧鎮進攻蒲鮮萬奴的軍隊，攻拔了他們的營壘，士兵被殲滅。九月，蒲鮮萬奴軍隊九千人從宜風和湯池出兵進犯，紇石烈桓端率領軍隊與敵軍作戰，敵軍潰散逃走，於是招集唵吉斡、都麻渾、賓哥、出臺、荅愛、顔哥、不灰、活拙、按出、孛德、烈鄰十一個猛安重新前來歸附，選擇其中的男子來補充軍隊，進攻那些還没有攻下的城鎮。貞祐四年，紇石烈桓端派遣王汝弼從海路進京城奏事，宣宗嘉獎他們的戰功，紇石烈桓端遷官遼海軍節度使、同知行元帥府事，仍舊擔任宣差提控。婆速路温甲海世襲猛安、權同知婆速府事温迪罕哥不靄遷官顯德軍節度使，兼任婆速府治中。權判官、前修起居注裴滿按帶遷官資兩階，晋升職官二等。王汝弼遷官資四階，晋升職官四等。其餘立功的將士，詔令遼東宣撫司依照詔書升遷賞賜。這一年，改官邳州刺史，充任徐州界都提控。

紅襖賊軍幾萬人進攻邳州，紇石烈桓端在黄山攻破他們。賊軍又來進犯，紇石烈桓端逼近他們的營寨，賊軍退逃守衛北山，金軍追擊打敗他們，賊軍落入沂水淹死的人很多。賊軍幾萬人圍攻沂州，同知防禦事僕散撒合突圍出城求救，紇石烈桓端率領軍隊奔赴沂州。僕散撒合返回進入沂州城内，與紇石烈桓端内外夾擊，殺死一萬多人，賊軍就解圍離去。樞密副使僕散安貞奏報他們的功勞，於是上奏説："紇石烈桓端天資忠誠守信用，内藏心計，通曉熟悉軍事，僕散撒合勇敢而有謀略，他們都很得軍民之心，請求加以提拔任用。"紇石烈桓端進位金紫光禄大夫，兼任同知武寧軍節度事，仍舊擔任都提控。召入朝爲勸農副使，充任都提控，屯軍於陳州。

興定元年，從新息渡過淮河討伐宋朝，攻破中渡店，行進到定城，以少量兵力攻擊衆多敵軍，一邊作戰一邊不停地行進。不久，充任宣差參議官，再次渡過淮河，連續攻破宋朝軍隊，俘獲了他們的將官沈俊，遷任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宋軍守城不出戰，紇石烈桓端分派軍兵進攻他們山上的寨子、水上的堡壘，斬殺俘獲很多。興定二年，遷官鎮南軍節度使、權元帥右都監。幾個

監，行元帥府于息州。徐州行樞密院石盞女魯歡剛愎自用，詔桓端以本官權簽樞密院事，往代之。四年冬，上言："竊聞宋人與李全將并力來攻，當預爲之防。"樞密院奏可，召桓端與朝臣面議。尋有疾，賜太醫御藥。五年正月，召至京師，疾病不能入見，力疾草奏，大略以南北皆用兵，當豫防其患，及防河數策。無何，卒，年四十五。敕有司給喪事。

月以後，改任武衛軍都指揮使，仍舊代理元帥右都監，在息州行元帥府事。徐州行樞密院石盞女魯歡剛愎自用，詔令紇石烈桓端以原任官權簽書樞密院事，前往代替他。四年冬天，上奏説："私下聽説宋朝人與李全將要合并力量前來進攻，應當預先作好對他們的防備。"樞密院奏准，召紇石烈桓端與朝廷大臣當面商議。不久，患了疾病，命太醫診治，并賜給御藥。五年正月，召回到京城，因病不能入朝晋見，病重時勉力草擬奏章，大概内容是説國家在南方北方都要作戰，應當預先防備禍患，以及防守黄河的幾道策略。不久就去世了，年齡四十五歲。詔令有關官府備辦喪事。

完顏阿里不孫

完顏阿里不孫字彦成，曷懶路泰申必剌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調易州、忻州軍事判官、安豐縣令。補尚書省令史，除興平軍節度副使、應奉翰林文字，轉修撰，充元帥左監軍紇石烈執中經歷官。執中圍楚州，縱兵大掠，坐不諫正，决杖五十。大安初，改户部員外郎、鈞州刺史。執中行樞密院於西京，復以爲經歷官。改威州刺史。貞祐初，累遷國子祭酒，歷越王、濮王傅，改同知平陽府事，兼本路宣撫副使。召爲兵部侍郎，遷翰林侍講學士。改陝西路宣撫副使，調元帥左都監。改河平軍節度使、河北西路宣撫副使。改御史中丞、遼東宣撫副使。再閱月，權右副元帥、參知政事、遼東路行尚書省事，賜御衣、厩馬、安山甲。上京行省蒲察五斤奏其功，賜金百兩、絹百匹。

興定元年，真拜參知政事，權右副元帥，行尚書省、元帥府于婆速路，承制除拜刺史以下。不協。是時，蒲鮮萬奴據遼東，侵掠婆速之境，高麗畏其强，助糧八萬石。上京行省蒲察五斤入朝，遼東兵勢愈弱，

完顏阿里不孫字彦成，曷懶路泰申必剌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出身，調任易州、忻州軍事判官、安豐縣令。補爲尚書省令史，任命爲興平軍節度副使、應奉翰林文字，轉翰林院修撰，充任元帥左監軍紇石烈執中的經歷官。紇石烈執中圍攻楚州，放縱士兵大肆擄掠，因爲不勸諫規正而獲罪，處杖刑五十。大安初年，改任户部員外郎、鈞州刺史。紇石烈執中在西京行樞密院事，又任命爲經歷官。改任威州刺史。貞祐初年，多次升遷任國子祭酒，歷任越王、濮王傅，改任同知平陽府事，兼本路宣撫副使。召入朝爲兵部侍郎，升翰林侍講學士。改陝西路宣撫副使，改任元帥左都監。改官河平軍節度使、河北西路宣撫副使。又改任御史中丞、遼東宣撫副使。又過了一個月，權右副元帥、參知政事、遼東路行尚書省事，賜給御衣、厩馬、安山甲。上京路行省蒲察五斤奏報他的功勞，皇上賞賜黄金一百兩，絹一百匹。

興定元年，正式拜任參知政事，權右副元帥，在婆速路行尚書省、元帥府事，依照聖旨任命刺史以下官吏。不協調。這時，蒲鮮萬奴占據遼東，侵犯婆速路境土，高麗國畏懼他的强大，贊助軍糧八萬石。上京路行省蒲察五斤入朝，遼東的軍事形勢更加虚弱。蒲察五斤留江山守衛肇

五斤留江山守肇州，江山亦頗懷去就。及上京宣撫使蒲察移剌都改陝西行省參議官，而伯德胡土遂有異志。宣撫使海奴不迎制使，坐而受詔，阿里不孫械繫之。頃之，阿里不孫輒矯制大赦諸道，衆乃稍安，而請罪于朝。

初，留哥據廣寧，知廣寧府事溫迪罕青狗居蓋州，妻子留廣寧，與伯德胡土約爲兄弟。青狗兵隸阿里不孫，内猜忌不協，蒲察移剌都嘗奏青狗無隸阿里不孫。宣宗乃召青狗，青狗不受詔，阿里不孫殺之。胡土乃怨阿里不孫。既而胡土率衆伐高麗，乃以兵戕殺阿里不孫。權左都監納坦裕與監軍溫迪罕哥不靄、遥授東平判官參議軍事郭澍謀誅胡土，未敢發，會上京留守蒲察五斤遣副留守夾谷愛荅、左右司員外郎抹撚獨魯詣裕計事。裕以謀告二人，二人許諾，遂召胡土至帳中殺之。阿里不孫已死，朝廷始得矯赦奏疏，詔有司奬諭。未幾，聞阿里不孫死于亂，詔贈平章政事、芮國公。納合裕真授左都監，哥不靄進一階，愛荅、獨魯、郭澍遷官升職有差。阿里不孫寬厚愛人，敏於吏事，能治劇要，識者以爲用之未盡云。

州，江山也頗懷有離去的心意。等到上京宣撫使蒲察移剌都改任陝西行省參議官，伯德胡土於是有反叛的意向。宣撫使海奴不迎接宣諭聖旨的使者，坐着接受詔命，完顏阿里不孫用枷鎖將他拘禁起來。不久，完顏阿里不孫假傳聖旨大赦各個州郡，地方人衆纔逐漸安定下來，而向朝廷請罪。

當初，留哥占據廣寧，知廣寧府事溫迪罕青狗住在蓋州，妻子兒女留在廣寧，他與伯德胡土結爲兄弟。溫迪罕青狗的軍隊隸屬於完顏阿里不孫，内心却猜疑忌恨不協調，蒲察移剌都曾經奏請不要把溫迪罕青狗隸屬於完顏阿里不孫。宣宗於是召回溫迪罕青狗，溫迪罕青狗不接受詔令，完顏阿里不孫殺死了他。伯德胡土於是怨恨完顏阿里不孫。不久伯德胡土率領軍隊討伐高麗，就派兵殺害了完顏阿里不孫。權左都監納坦裕與監軍溫迪罕哥不靄、遥授東平府判官參議軍事郭澍商議誅殺伯德胡土，還没敢起事，正逢上京留守蒲察五斤派遣副留守夾谷愛荅、左右司員外郎抹撚獨魯會見納坦裕商量事情。納坦裕將計謀告訴二人，他們同意了，就召伯德胡土到營帳中來殺了他。完顏阿里不孫死了以後，朝廷纔得到他因擅自頒布赦文而請罪的奏疏，詔令官吏奬勵他。不久，又聽説完顏阿里不孫死於兵亂，詔令追贈他爲平章政事、芮國公。納合裕正式授官左都監，溫迪罕哥不靄晋升官資一階，夾谷愛荅、抹撚獨魯、郭澍分别增進官資升遷官職。完顏阿里不孫寬容厚道，撫愛百姓，對官吏事務敏捷，能治理繁瑣艱難的政事，瞭解他的人認爲他的才幹還没有完全得到任用。

完顏鐵哥

完顏鐵哥性淳直，體貌雄偉，粗通書。年二十四，襲父速頻路曷懶合打猛安。授廣威將軍。御下惠愛。察廉，除臨海軍節度副使，改底剌乣詳穩。丞相襄行省于北京，鐵哥爲先鋒萬户，有功。丁母憂，服除，遷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充右副元帥完顏匡副統，號平南蕩江將軍。攻光化

完顏鐵哥生性淳樸直率，體格相貌雄偉，大略認識字。二十四歲時，承襲他父親速頻路曷懶合打猛安。授予廣威將軍。管理下屬仁愛有恩惠。以監司察舉，任命爲臨海軍節度副使，改爲底剌乣詳穩。丞相完顏襄在北京行尚書省，完顏鐵哥爲先鋒萬户，建立功勞。爲母親服喪，服喪期滿，遷任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充任右副元帥完顏匡的副統領，號平南蕩江將軍。進攻光化

軍，王統制以步騎出東門逆戰，鐵哥擊却之，拔鹿角，奪門以入，遂克之。進攻襄陽，為前驅，獲生口，知江渡可涉處，陰植標以識之。大軍至，鐵哥導之濟，屢戰皆捷，以勞進官兩階。匡圍德安，鐵哥總領攻城，築壘于德安南鳳凰臺，并城作甬道，立鵝車，對樓攻之，擊走張統制兵。時暑，還屯鄧州。兵罷，進官兩階，遷同知臨潢府事，改西南路副招討、宿州防禦使。貞祐二年，樞密使徒單度移剌以鐵哥充都統，入衛中都。遷東北路招討使，兼德昌軍節度使。蒲鮮萬奴在咸平，忌鐵哥兵强，牒取所部騎兵二千，又召泰州軍三千及户口遷咸平。鐵哥察其有異志，不遣。宣撫使承充召鐵哥赴上京，命伐蒲與路。既還，適萬奴代承充為宣撫使，撫前不發軍罪，下獄被害。謚勇毅。

軍，王統制率領步兵、騎兵出東門迎戰，完顏鐵哥擊退了他們，拔取鹿角形樹木枝叉障礙，奪取城門而攻入城内，於是攻克軍城。進攻襄陽，擔任前驅，捉獲俘虜，審問後知道長江渡口可以通過的地方，暗地裏設立標志以便識别，大軍來到，完顏鐵哥引導他們渡江，多次戰鬥都獲得大勝，以功勞晋升官資兩階。完顏匡圍攻德安，完顏鐵哥統管軍兵攻城，在德安城南鳳凰臺築起堡壘，順着城墻修建甬道，樹立鵝車，對準城樓攻擊，擊退張統制的軍隊。當時正是夏暑天氣，撤軍屯駐在鄧州。戰争停止，晋升官資兩階，遷任同知臨潢府事，改官西南路招討副使、宿州防禦使。貞祐二年，樞密使徒單度移剌任命完顏鐵哥充都統，入京城保衛中都。遷官東北路招討使，兼任德昌軍節度使。蒲鮮萬奴在咸平路，忌恨完顏鐵哥兵力强盛，行文書索取他所管轄的騎兵二千人，又召泰州軍兵三千人以及州城中的人户遷到咸平路。完顏鐵哥覺察到他有叛亂的志向，不遣發軍兵百姓。宣撫使承充召完顏鐵哥趕赴上京，命令他討伐蒲與路。已經撤軍回來，恰逢蒲鮮萬奴代替承充擔任宣撫使，收集他前時不調發軍隊的罪過，將他關進監獄，被殺害。賜謚號爲勇毅。

納蘭胡魯剌

納蘭胡魯剌，大名路怕魯歡猛安人。性淳直，寡言笑，好讀書，博通今古。承安二年，進士第一，除應奉翰林文字。被詔括牛于臨潢、上京等路。丞相襄有田在肇州，家奴匿牛不以實聞，即械繫正其罪而盡括之。於是豪民皆懼，無敢匿者。使還，襄稱其能。居父喪盡禮，御史舉其清節。服除，轉修撰。平章政事僕散端舉廉能有文采，遷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從伐宋。以勞加朝請大夫，改禮部員外郎、曹州刺史。豪民僕散掃合立私渡於定陶間，逃兵盜劫，皆籍為囊橐，累政莫敢問。胡魯剌捕治之，窮竟其黨，闔郡肅然。改沃州。改南

納蘭胡魯剌是大名路怕魯歡猛安人。生性淳樸直率，很少言語笑容，喜歡讀書，博通古今史事。承安二年，中進士第一名，授官應奉翰林文字。接受詔令到臨潢、上京等路搜求牛。丞相完顏襄有田地在肇州，家奴把牛隱藏起來不以實數報告，他就用枷鎖把家奴拘禁起來治他的罪，將牛全部搜走了。於是豪强人家都害怕了，没有敢隱藏的人。奉使歸來，完顏襄稱贊他能幹。爲父親守喪竭盡禮節，御史舉薦他有高尚的節操。服喪期滿，轉官爲翰林修撰。平章政事僕散端舉薦他廉潔能幹、文章有文采，升任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跟從大軍討伐宋朝。以功勞加官朝請大夫，改任禮部員外郎、曹州刺史。豪强百姓僕散掃合在定陶間設立私家渡口，軍隊逃兵、盜竊搶劫罪犯，他都收留窩藏，幾任執政官都不敢過

京路按察副使。貞祐二年，改泗州防禦使。召為吏部侍郎，遷絳陽軍節度使，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是時兵興，胡魯剌完城郭，繕器械，料丁壯為鄉兵。延問耆老，招致儒士，咨以備禦之策。鹽米儲偫，勸富民出粟，郡賴以完。賜詔褒諭，加資善大夫，官其次子吾申。改權經略使，被召，以疾不能行，卒于絳州。

問。納蘭胡魯剌將他捉拿治罪，徹底追究他的黨羽，曹州全境清静嚴整。改爲沃州刺史。又改任南京路按察副使。貞祐二年，改任泗州防禦使。召入朝爲吏部侍郎，升任絳陽軍節度使，代理河東南路宣撫副使。這時戰事興起，納蘭胡魯剌修築城墻，整修軍用器械，登記男子壯丁編爲鄉兵。延請聘問老年人，招徠儒學之士，詢問他們守備防禦的計策。儲蓄食鹽穀米，鼓勵富裕百姓捐出糧食，州縣賴此而保全。賜詔書褒獎鼓勵，加官資善大夫，任命他的二兒子納蘭吾申爲官。改任權經略使，被召入朝，因病不能成行，死在絳州。

贊曰：泰和、貞祐，其間相去五年耳，故將遺老往往在焉。高琪得君，宿將皆斥外矣；高汝礪任職，舊臣皆守藩矣。假以重任，其實疏之。故石抹仲温以下，以見當時之將校焉。

贊曰：泰和、貞祐，它們之間相距五年罷了，原來的將官、前朝的重臣遺老大多還健在。术虎高琪得到君王信任，老將們都被擯斥在外；高汝礪執掌政事，故舊大臣都去守衛藩郡。名義上是委以重任，其實是疏遠他們。因此從石抹仲温以下，可以見到當時將官們的情況。

金史卷一百四

列傳第四十二

納坦謀嘉　酈谷　高霖　孟奎　烏林荅與　郭俁
温迪罕達　王擴　移剌福僧　奥屯忠孝　蒲察思忠
紇石烈胡失門　完顔寓　斡勒合打　蒲察移剌都

納坦謀嘉

納坦謀嘉，上京路牙塔懶猛安人。初習策論進士，大定二十六年，選入東宫，教鄆王琮、瀛王瓌讀書。以終場舉人試補上京提刑司書史，以廉能著稱。承安元年，契丹陀鎖寇掠韓州、信州，提刑司問諸書史，誰入奏者，皆難之，謀嘉請行。五年，特賜同進士出身，調東京教授、湯池主簿、太學助教。丁母憂，服闋，累除翰林修撰，兼修起居注、監察御史。貞祐初，遷吏部員外郎、翰林待制、侍御史。完顔寓舉謀嘉才行，志在匡國，可預軍政，充元帥府經歷官。中都被圍，食且盡，胥鼎奏："京師官民能贍足貧民者，計所贍遷官，皆先給據。"謀嘉不受據而去。中都危急，謀嘉曰："帥臣統數萬衆不能出城一戰，何如自縛請降邪?"宣宗議遷都，謀嘉曰："不可。河南地狹土薄，他日宋、夏交侵，河北非我有矣。當選諸王分鎮遼東、河南，中都不可去也。"不聽。頃之，除唐州刺史。入爲太常少卿兼左拾遺，遷鄭州防禦使。改左諭德，轉少詹事，攝御史中丞，未幾，攝太子詹事。奥

納坦謀嘉是上京路牙塔懶猛安人。最初學習策論科進士舉業，大定二十六年，被選入東宫，教鄆王完顔琮、瀛王完顔瓌讀書。以考試終場的舉人身份應試補爲上京路提刑司書史，以廉潔能幹著稱。承安元年，契丹人陀鎖侵犯韓州、信州，提刑司詢問各個書史哪一個人可以進京城奏報軍情，都覺得很困難，納坦謀嘉請求前往。五年，特别賜予同進士出身，調任東京路教授、湯池縣主簿、太學助教。爲母親守喪，服喪期滿，多次升遷除授翰林院修撰，兼任修起居注、監察御史。貞祐初年，遷官吏部員外郎、翰林待制、侍御史。完顔寓舉薦納坦謀嘉有才學品行，立志拯救國家，可以參預軍政大事，充任元帥府經歷官。中都被圍困，糧食將要用盡了，胥鼎上奏説："京城的官吏百姓能够贍養貧民的，根據他所贍養的人數升遷官職，都先給憑據。"納坦謀嘉不接受憑據而離去。中都危急，納坦謀嘉説："將帥大臣統率幾萬士兵，不能出城決戰一次，倒不如自己捆綁起來請求投降!"宣宗商議遷都，納坦謀嘉説："不可以。河南地域狹窄，土地瘠薄，如果以後宋朝、夏國交相侵犯，河北就不是我朝所有了。應當選派各個王子分别鎮守遼東、河南，中都不可以離去。"不聽從。不久，任命爲唐州刺史。召入朝爲太常少卿兼左拾遺，遷官鄭州防禦使。改官太子左諭德，轉太子少詹

定元年，潼關失守，遷河南統軍使兼昌武軍節度使，攝簽樞密院事，行院許州，汰去冗食軍士二千餘人。上書諫伐宋，不聽。三年，降潁州防禦使。有告宋人將襲潁州者，已而宋兵果至，謀嘉有備，乃引去。有司上功，不及告者，謀嘉請而賞之。四年，召為翰林侍講學士兼兵部侍郎，同修國史。五年，卒。

事，代理御史中丞，不久代理太子詹事。興定元年，潼關失守，遷任河南統軍使兼昌武軍節度使，代理簽樞密院事，在許州行樞密院事，淘汰裁減冗兵二千多人。上書諫止討伐宋朝，不聽從。三年，降職爲潁州防禦使。有人報告宋朝軍隊將要襲擊潁州，不久宋軍果然來到，納坦謀嘉有準備，宋軍就撤退離去。有關官府奏上他的功勞，但没有提及報告的人，納坦謀嘉奏請賞賜了他。四年，召入朝爲翰林侍講學士兼兵部侍郎，同編修國史。五年，去世。

鄒谷

鄒谷字應仲，密州諸城人。中大定十三年進士第，累官瀋王府文學。尚書省奏擬大理司直，上曰："司直爭論情法，折正疑難，谷非所長也。"宰臣曰："谷有吏才，陝西、河南防察及定課皆稱職。"上以谷為同知曹州軍州事。召為刑部主事，轉北京、臨潢提刑判官，入為大理寺丞。尚書省點差接送伴宋國使官，令史周昂具數員呈請，左司都事李炳乘醉見之，怒曰："吾口舉兩人即是，安用許為？"命左右攬昂衣欲杖之，會左司官召昂去乃已，詈諸令史為奴畜。明日語權令史李秉鈞曰："吾豈惟棰罵，汝進退去留，亦皆在我！"群吏將陳訴，會官劾奏，事下大理寺議，差接送伴官事當奏聞，炳謂口舉兩人，當科違制。谷曰："口舉兩人，一時之言，當杖贖。攬昂衣欲加杖，當决三十。"上曰："李炳讀書人，何乃至是？"宰臣對曰："李炳疾惡，衆人不能容耳。"上曰："炳誠過矣，告者未必是也。"乃從谷議。歷濟南、彰德府治中，吏部郎中，河東按察副使，沂州防禦使。歷定海、泰寧軍節度使。泰和六年，致仕。貞祐初，卒。

鄒谷字應仲，密州諸城人。中大定十三年進士第，多次遷官爲瀋王府文學。尚書省奏報擬任爲大理司直，皇上説："大理司直要爭辯論議情理法令，反駁糾正疑難案件，這些都不是鄒谷所擅長的。"宰相説："鄒谷有爲政的才幹，到陝西、河南巡防按察以及編定租税都稱職。"皇上任命鄒谷爲同知曹州軍州事。召入朝爲刑部主事，轉北京路、臨潢路提刑判官，入朝爲大理寺丞。尚書省點選差遣接送陪伴宋國使臣的官吏，令史周昂開具了幾個人的姓名呈報奏請，左司都事李炳乘喝醉了酒去見他，發怒説："我口頭舉薦兩個人就可以了，哪裏用得着批准呢！"命令隨從人掀起周昂的衣服，要對他施行杖刑，恰逢左司官召周昂去纔作罷，怒駡各個令史是家奴牲畜。第二天，告訴權尚書省令史李秉鈞説："我哪裏衹是鞭打斥駡你們！你們的進退去留，都全操在我手上！"各個官吏將要申訴，正逢有官員彈劾禀奏，將這件事交付大理寺評議，差遣接送陪伴官的事應當奏報朝廷，李炳説口頭舉薦兩人，應當處以違反詔令的罪名。鄒谷説："口頭舉薦兩人，衹是一時的言語，應當判處杖刑而以錢幣贖免。掀起周昂衣服想要對他施加杖刑，這應當判處杖刑三十。"皇上説："李炳是讀書人，爲什麽竟然到了這種地步？"宰相對答説："李炳憎恨奸惡，因此衆人不能容忍他。"皇上説："李炳確實做錯了，但控告他的人也未必正確。"於是聽從了鄒谷的建議。歷任濟南府、彰德府治中，吏部郎中，河東路按察副使，沂州防禦使。

又歷任定海軍、泰寧軍節度使。泰和六年，辭官退休。貞祐初年，去世。

高霖

高霖字子約，東平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調符離主簿。察廉，遷泗水令，再調安國軍節度判官。以父憂還鄉里，教授生徒，恒數百人。服除，爲絳陽軍節度判官。用薦舉，召爲國史院編修官。建言："黄河所以爲民害者，皆以河流有曲折，適逢隘狹，故致湍决。按《水經》當疏其厄塞，行所無事。今若開雞爪河以殺其勢，可免數埽之勞。凡捲埽工物，皆取於民，大爲時病。乞并河堤廣樹榆柳，數年之後，堤岸既固，埽材亦便，民力漸省。"朝廷從之。遷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改監察御史。丁母憂，起復太常博士。改都水監丞，簽陝西路按察司事，體訪官員能否，仍赴闕待對。時南征，調發繁急，民稍稽滯，有司皆坐失誤軍期罪，霖言其枉，悉出之。授都水少監。大安初，爲耀州刺史。三年，遷河北東路按察副使，改韓王傅，兼翰林直學士。崇慶初，改工部侍郎兼直學士。至寧元年八月，霖奉儲偫迎宣宗至新城，敕霖南迎諸妃。既至，賜錢千貫，遷官三階。貞祐二年，除河平軍節度使兼都水監。霖請城宜村爲衛州以護北門，上從之。入爲兵部尚書，知大興府事，俄權參知政事，與右丞相承暉行省于中都。尋改中都留守，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平章政事抹撚盡忠棄中都南奔，霖與子義傑率其徒夜出，不能進，謂義傑曰："汝可求生，吾死於此矣。"霖死，義傑伏群尸中以免。贈翰林學士承旨，令立碑鄉里，歲時致祭，訪其子孫録用，謚文簡。

高霖字子約，東平人。中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調任符離縣主簿。以監司察舉，遷官泗水縣令，再次調官任安國軍節度判官。因爲父親去世解官服喪，回到鄉里，教授學生，學生經常有幾百人。服喪期滿，任絳陽軍節度判官。因爲受人薦舉，召入朝爲國史院編修官。上疏建議說："黄河之所以成爲百姓的災害，都是因爲黄河河道曲折，正好遇到狹窄的地方，所以導致河流湍急而决堤。依照《水經》所說，應當疏浚它的狹窄淤塞之處，使河水流經的地方没有事故。現在如果開掘雞爪河來分減水勢，可以避免幾個埽的勞苦。所有捆扎埽的人工物料，都取自百姓，成爲現在的一大弊病。請求沿黄河堤岸種植榆樹、柳樹，幾年以後，堤岸既已牢固，製作埽的材料也很方便，可以逐漸節省百姓的人力物力。"朝廷聽從他的建議。遷官應奉翰林文字兼前任職官，改監察御史。爲母親服喪，起用爲太常博士。改任都水監丞，簽書陝西路按察司事，察訪官員能幹與否，又召赴都城待次奏對。當時討伐南方，調發民伕物資繁多而又急迫，百姓稍有拖延遲緩，有關官員就都因此而承擔貽誤軍期的罪名，高霖陳述他們的冤枉，全部開脱了他們的罪責。授官都水少監。大安初年，擔任耀州刺史。三年，遷河北東路按察副使，改韓王傅，兼任翰林直學士。崇慶初年，改爲工部侍郎兼直學士。至寧元年八月，高霖運送儲備到新城迎接宣宗，詔令高霖往南迎接各位王妃。到後，賞賜錢一千貫，晋升官資三階。貞祐二年，任命爲河平軍節度使兼都水監。高霖奏請在宜村築城設置衛州以護衛京城北門，皇上聽從了。召入朝爲兵部尚書，知大興府事，不久，權參知政事，與右丞相完顔承暉在中都行尚書省事。不久，改中都留守，兼任本路兵馬都總管。平章政事抹撚盡忠放棄中都向南逃奔，高霖與兒子高義傑率領士兵趁夜晚衝出，不能前進，告訴高義傑説："你可以尋求一條生路，我就死在這裏了。"高霖戰死，

高義傑潛伏在尸體堆中得以幸免。朝廷追贈他翰林學士承旨，命令在他故鄉立碑，逢年節祭祀他，尋訪他的子孫任用爲官，賜謚號爲文簡。

孟奎

孟奎字元秀，遼陽人也。大定二十一年進士，調黎陽主簿。丁母憂，服闋，調淄州軍事判官，遷汲縣令。察廉，改定興令。補尚書省令史，從參知政事馬琪塞澶淵决河，改中都左警巡使。平章政事完顔守貞禮接士大夫在其門者，號“冷巖十俊”，奎其一也。改都轉運司支度判官、上京等路提刑判官。初，遼東契丹判官余里也嘗殺驛使大理司直，有契丹人同名者，有司輒繫之獄，奎按囚速頻路讞而出之，既而果獲其殺司直者。遷同知西京路轉運使事。置行樞密院于鎮寧，充宣差規措所官，給軍用。改簽河東南北路按察司事、武州刺史。上言三事，其一曰：“親民之寄，今吏部之選頗輕，使武夫計資而得，權歸胥吏。每縣宜參用士人，使紀綱其事。”未幾，改曹州刺史，再調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旱，詔審録中都路冤獄，多平反。大安初，除博州防禦使，凡屬縣事應赴州者，不得泊於逆旅，以防吏奸，人便之。改山東東西路安撫副使，遷北京、臨潢等路按察轉運使，以本官爲行六部侍郎。劾奏監軍完顔訛出虚造功狀，訛出坐免官。詔以奎爲宣差都提控。貞祐初，以疾卒，謚莊肅。

孟奎字元秀，是遼陽人。大定二十一年進士及第，調任黎陽主簿。爲母親守喪，服喪期滿，調任淄州軍事判官，升任汲縣縣令。監司考察，改任定興縣令。補爲尚書省令史，跟從參知政事馬琪堵塞澶淵等地黄河决口，改任中都左警巡使。平章政事完顔守貞禮敬優待在他門下的士大夫，號稱“冷巖十俊”，孟奎是其中之一。改任都轉運司支度判官、上京等路提刑判官。當初，遼東路契丹族判官余里也曾經殺死驛站使臣大理司直，有一個契丹人與他同名，有關官府就將同名人拘囚在監獄中，孟奎到速頻路復審囚犯，判明案情而釋放了他，不久果然抓獲了那個殺害大理司直的人。升任同知西京路轉運使事。在鎮寧設置行樞密院，他又充任宣差規措所官，供應軍隊財用。改任簽書河東南北路按察司事、武州刺史。上奏疏論三件事，其中一件説“親近百姓的官員的委任，現今吏部的選派頗爲輕率，使武人論資歷也可獲得，大權歸於小官吏手中。每一縣應參酌任用讀書人，使他們統領籌劃政事”。不久，改任曹州刺史，再調任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天大旱，詔令他復審中都路冤案，平反了大量冤案。大安初年，任命爲博州防禦使，命令凡所屬縣的公務應當趕赴州府報告的，不得在旅舍中停宿，以防止官吏奸詐，大家都認爲很便利。改任山東東西路安撫副使，升任北京、臨潢等路按察轉運使，以原來官職擔任行六部侍郎。彈劾奏告監軍完顔訛出假造功勞狀，完顔訛出因此獲罪免官。降詔任命孟奎爲宣差都提控。貞祐初年，因病去世，賜謚號爲莊肅。

烏林荅與

烏林荅與本名合住，大名路納鄰必剌猛安人。充奉職、奉御、尚食局直長，兼頓舍。除監察御史，累官武勝軍節度使、北京按察轉運使、太子詹事、武衛軍都指揮使。貞祐二

烏林荅與本來名叫合住，大名路納鄰必剌猛安人。充任奉職、奉御、尚食局直長，兼任頓舍。任命爲監察御史，多次遷官爲武勝軍節度使、北京按察轉運使、太子詹事、武衛軍都指揮使。貞祐二年，知東平府事，代理宣撫副使。改

年，知東平府事，權宣撫副使。改西安軍節度使，入為兵部尚書。上言："按察轉運司拘榷錢穀，糾彈非違，此平時之治法。今四方兵動，民心未定，軍士動見刻削，乞權罷按察及勸農使。"又曰："東平屯兵萬餘，可運濱鹽易糧芻給之。"又曰："潼關及黄河津要，將校皆出卒伍，類庸懦不可用。乞選材武者代之。"又曰："兗、曹、濮、濬諸郡皆可屯重兵，敕州縣官勸民力穡，至於防秋，則清野保城。"下尚書省，竟不施行。新制科買軍器材物稽緩者并的决，與奏："有司必督責趣辦，民將不堪，可量罰月俸。"從之。坐前在陝州市物虧直，降鄭州防禦使。尋召為拱衛直都指揮使，復為兵部尚書。興定三年，卒。

任西安軍節度使，召入朝爲兵部尚書。上奏疏說："按察轉運司限制專賣錢貨穀米，糾察彈劾過失和違令行爲，這是平時治理政事的方法。現在四方戰事不斷，民心不安，軍士們動輒被虐待剥削，請求暫且罷去按察使和勸農使。"又說："東平府屯集軍隊一萬多人，可以搬運濱州食鹽交换糧食馬料來供應他們。"又說："潼關以及黄河的渡口要道，防守將校官都是士兵出身，大多平庸懦弱不可任用，請求挑選有材力武勇的人代替他們。"又說："兗州、曹州、濮州、濬州各個州郡都可以屯駐重兵，命令州縣官吏鼓勵百姓努力耕種。待到防衛敵軍秋天進攻時，就清除郊野保衛城市。"將奏疏交付尚書省，最終没有施行。新頒降的詔書規定，購買製造軍器物資的官員如拖延遲緩，一律按實罪施行最終判决，烏林荅與上奏説："如果這樣，官府一定會督察責罰催促備辦，百姓將不能忍受，可酌情罰官吏當月的俸禄。"聽從了他的建議。因爲以前在陝州購買官用物資有虧損而獲罪，降職爲鄭州防禦使。不久召入朝爲拱衛直都指揮使，又擔任兵部尚書。興定三年，去世。

郭俁

郭俁字伯有，澤州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長子主簿、萊州觀察判官、萊陽縣令，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除大理司直。丁母憂，起復太常博士、左司都事。御史臺舉俁及前應奉翰林文字張檝、吏部主事王質、刑部主事抹撚居中、通事舍人完顔合住、弘文校理把掃合、吏部架閣管勾烏古論和尚、尚書省令史温迪罕思敬皆才幹可用。詔各升一等，遷除俁平陽府治中、張檝國子博士、王質昭義軍節度副使、抹撚居中大理司直、完顔合住侍儀司令、把掃合同知弘文院事、烏古論和尚利涉軍節度副使、温迪罕思敬同知定武軍節度事。久之，俁召為同知登聞鼓院兼秘書丞，遷禮部郎中、滕州刺史、同知

郭俁字伯有，是澤州人。中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第，調任長子縣主簿、萊州觀察判官、萊陽縣令，補爲尚書省令史，主持管理差遣任命官吏。任命爲大理司直。爲母親守喪，起復爲太常博士、左司都事。御史臺舉薦郭俁和前任應奉翰林文字張檝、吏部主事王質、刑部主事抹撚居中、通事舍人完顔合住、弘文院校理把掃合、吏部架閣管勾烏古論和尚、尚書省令史温迪罕思敬都有才幹可以任用。詔令每人晋升官職一等，升遷郭俁爲平陽府治中、張檝爲國子博士、王質爲昭義軍節度副使、抹撚居中爲大理司直、完顔合住爲侍儀司令、把掃合爲同知弘文院事、烏古論和尚爲利涉軍節度副使、温迪罕思敬爲同知定武軍節度事。過了很久，郭俁被召入朝爲同知登聞鼓院事兼秘書丞，遷任禮部郎中、滕州刺史、同知真定府事。上奏疏說："每一季都要除授巡檢、縣尉官，吏、刑兩部應當考慮各地盜賊數量的多少

真定府事。上言："每季合注巡尉官，吏、刑兩部斟酌盜賊多寡處選注。"詔議行之。改中都、西京按察副使，遷國子祭酒。泰和六年，伐宋，充宣差山東安撫副使。七年，遷山東宣撫副使。大安元年，遷遼東按察轉運使，改中都路都轉運使、泰定軍節度使、陝西東路按察轉運使。貞祐三年，罷按察司，仍充本路轉運使，行六部尚書。改河北西路轉運使，致仕。元光二年，卒。

選差任命。"詔令商議以後施行。改官中都路、西京路按察副使，遷任國子祭酒。泰和六年，討伐宋朝，充任宣差山東安撫副使。七年，升爲山東宣撫副使。大安元年，又遷任遼東按察轉運使，改官中都路都轉運使、泰定軍節度使、陝西東路按察轉運使。貞祐三年，撤銷按察司，仍然充任本路轉運使，行六部尚書。移任河北西路轉運使，辭官退休。元光二年，去世。

温迪罕達

温迪罕達字子達，本名謀古魯，蓋州按春猛安人。性敦厚，寡言笑。初舉進士，廷試搜閱官易達藐小，謂之曰："汝欲求作官邪?"達曰："取人以才學，不以年貌。"衆咸異之。明昌五年，中第，調固安主簿。以憂去官，服除，調信州判官。丞相襄辟行省幕府。改順州刺史，補尚書省令史，除南京警巡使。居父喪，是時伐宋兵興，起復，給事行尚書省。大安初，遷德興府判官，再遷監察御史。宣宗遷汴，以本職護送衛士妻子。復被詔運大名粟，由御河抵通州，事集，遷一官，轉户部員外郎、左司郎中。遇繼母憂，起復太常少卿，充陝西元帥府經歷官。

温迪罕達字子達，本來名叫謀古魯，蓋州按春猛安人。生性敦厚，不善言語談笑。最初被舉薦參加進士考試，殿試搜閱官看他長得矮小而輕視他，詢問他道："你也想要謀求當官嗎?"温迪罕達回答："録取人是憑才學，而不是憑年齡相貌。"衆人都很驚異。明昌五年，中進士第，調任固安主簿。因居喪解除官職，服喪期滿，調任信州判官。丞相完顏襄徵召他到行尚書省作幕僚。改官順州刺史，補爲尚書省令史，任命爲南京警巡使。爲父親服喪，這時討伐宋朝戰争開始，起用復官，供職於行尚書省。大安初年，遷任德興府判官，再移任監察御史。宣宗遷都到汴京，他以原任職官護送衛士的妻子兒女。又接受詔令運送大名府糧食，從御河上運抵通州，事情完成，晋升一階官資，轉官户部員外郎、左司郎中。遇繼母去世解官居喪，起復爲太常少卿，充任陝西元帥府經歷官。

興定元年，召還，攝侍御史，上疏論伐宋，略曰："天時向暑，士馬不利，宜俟秋凉，無不可者。"又曰："遼東興王之地，移剌都不能守，走還南京。度今之勢，可令濮王守純行省蓋州，駐兵合思罕，以繫一方之心。昔祖宗封建諸王，錯峙相維，以定大業。今乃委諸疏外，非計也。"宣宗曰："一子非所愛，但幼不更事，詎能辦此?"逾月，復上言："天下輕

興定元年，召還朝，代理侍御史，上奏疏論討伐宋朝事，大略説："天氣漸漸變炎熱了，對士兵戰馬都不利，應當等到秋天凉爽的時候，没有不可以做的事。"又説："遼東是王業興起的地方，移剌都不能守衛，逃跑回到南京。估計現在的形勢，可以命令濮王完顏守純到蓋州行尚書省，屯駐兵馬於合思罕，以此來維係一方軍民的心。過去祖宗封宗族子弟爲王，建立侯國，交錯對峙，相互維係，以穩定國家大業。現在却將國家交托給疏遠的外姓人，這是失策。"宣宗説：

重，係于宰相，邇來每令權攝，甚無謂也。今之將帥，謀者不能戰，戰者不能謀。今豈無其人，但用之未盡耳。”宣宗曰：“人才難知，故先試其稱否，卿何患焉。所謂用之未盡者為誰?”對曰：“陝西統軍使把胡魯忠直幹略，知延安府古里甲石倫深沉有謀，能得士心，雖有微過，不足以累大。”宰相高琪、高汝勵惡其言。俄充陝州行樞密院參議官。

“我并不是吝惜一個兒子，衹是他年齡小没有經歷過大事，怎麽能够辦好這些事呢?”過了一個月，又上奏疏説：“天下事無論輕重大小，都繫在宰相身上，近來大多命令權任代理，這是毫無意義的。現在的將帥，有謀略的人不能作戰，能作戰的人不能謀劃。現在哪裏是没有這種人才，衹是没有完全任用他們罷了。”宣宗説：“人才很難知曉，所以先試一下他們是否稱職，你何必憂慮呢！你所説的没有完全任用的人才是誰呢?”對答説：“陝西統軍使把胡魯忠誠耿直有才幹，知延安府古里甲石倫深沉有謀略，能够得到將士們的歡心，雖然有微小的過失，不足以損害大節。”宰相术虎高琪、高汝勵都討厭他的話。不久充任陝州行樞密院參議官。

二年，召為户部侍郎。改刑部，兼左司諫，同知集賢院。改大理卿，兼越王傅。尋遷河南統軍使、昌武軍節度使，行六部，攝同簽樞密院，行院許州。改集慶軍節度使。是時，東方荐饑，達上疏曰：“亳州户舊六萬，今存者無十一，何以為州? 且今調發數倍于舊，乞量為减免。”是歲大水，碭山下邑野無居民，轉運司方憂兵食，達謾聞二縣無主稻田且萬頃，收可數萬斛，即具奏。朝廷大駭，詔户部尚書高夔佩虎符專治其事，所獲無幾，夔坐累抵罪。達自念失奏，因感愧發病，尋卒。

二年，召入朝爲户部侍郎。改官刑部侍郎，兼左司諫，同知集賢院。改任大理寺卿，兼越王傅。不久遷任河南統軍使、昌武軍節度使，行六部事，代理同簽書樞密院事，在許州行樞密院。改集慶軍節度使。這時，東邊連續遭受饑荒，温迪罕達上奏疏説：“亳州原來有人户六萬，現今留存不足十分之一，拿什麽來成爲州呢? 况且現在的徵調幾倍於從前，請求酌量减免。”這一年發大水，碭山以下的州縣城郊没有了居民，轉運司正憂慮缺乏軍糧，温迪罕達隨便聽説兩個縣没有主人的稻田有將近一萬頃，收起來可以有幾萬斛，於是開具奏報。朝廷大爲震驚，詔令户部尚書高夔佩戴虎符專門處置這件事，獲取的糧食没有多少，高夔因此受牽連而抵罪。温迪罕達自己考慮奏報失實，於是感慨慚愧而發病，不久去世。

王擴

王擴字充之，中山永平人。明昌五年進士，調鄧州録事，潤色律令文字。遷懷安令。猾吏張執中誣敗二令，擴到官，執中挈家避去。改徐州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同知德州防禦使事。被詔賑貸山東西路饑民，棣州尤甚，擴輒限數外給之。泰和伐宋，山東盗賊起，被安撫使張萬

王擴字充之，中山永平縣人。中明昌五年進士第，調任鄧州録事參軍，修改潤色法令條文，遷官懷安縣令。奸猾官吏張執中誣陷兩任縣令使他們丢官，王擴到任，張執中帶領家眷逃避離去。改任徐州觀察判官，補爲尚書省令史，任命爲同知德州防禦使事。接受詔令賑濟貸糧給山東西路的飢民，棣州饑荒尤其嚴重，王擴就在限額之外貸糧給飢民。泰和年間討伐宋朝，山東境

公牒提控督捕。擴行章丘道中，遇一男子舉止不常，捕訊，果歷城大盜也。衆以爲有神。再遷監察御史，被詔詳讞冤獄。是時，凡鬥殺奏决者，章宗輒減死，由是中外斷獄，皆以出罪爲賢。擴謂同輩曰：“生者既讞，地下之冤云何！”是時，置三司治財，擴上書曰：“大定間，曹望之爲户部，財用殷阜，亦存乎人而已。今三司職掌，皆户部舊式，其官乃户部之舊官，其吏亦户部之舊吏，何愚於户部而智於三司乎?”既而三司亦竟罷。張煒職辦西北路糧草者數年，失亡多，尚書省奏擴考按，會煒亦舉王謙自代，王謙發其奸蠹，擴按之無所假借。煒舊與擴厚，使人誘擴曰：“君不念同舍邪?”擴曰：“既奉詔，安得顧故人哉!”

内强盗起事，又接受安撫使張萬公公牒，提控督察捕捉。王擴在章丘的道路上行走，遇見一個男子行動不正常，將他抓起來審訊，果然是歷城的大强盗。衆人以爲有神靈指點。再遷官爲監察御史，受詔令復審糾正冤獄。這時，凡是官司奏報因鬥毆殺人而處决的案子，章宗動輒減免死罪，因此朝廷内外判案，都以開脱罪責爲賢明。王擴告訴同級官員説：“活着的人既已得到辯明，地下死者的冤屈又怎麽樣呢?”這時，設置三司治理財政，王擴上書説：“大定年間，曹望之擔任户部長官，財力用費充裕富足，財力的聚集也在於任用什麽樣的人而已。現在三司主管的事務都是户部原來的事務，它的官吏也是户部舊有的官吏，怎麽可能在户部時愚蠢，在三司就聰明呢?”不久，三司也終於撤銷。張煒主管辦理西北路糧草幾年，虧欠了很多，尚書省上奏委派王擴考核按視，恰好張煒也舉薦王謙代替自己的職務，王謙揭發了他的奸邪侵吞行爲，王擴按察毫不寬容。張煒原來與王擴交誼深厚，派人對王擴托情説：“你難道不考慮同學舍時的交情嗎?”王擴説：“既然接受了詔命，哪裏還能顧及老朋友呢?”

大安中，同知横海軍節度事，簽河東北路按察事。貞祐二年，上書陳河東守禦策，大概謂：“分軍守隘，兵散而不成軍。聚之隘内，軍合則勢重。饋餉一塗，以逸待勞，以主待客，此上策也。”又曰：“軍校猥衆，分例過優，萬户一員，其費可給兵士三十人。本路三從宜，萬户二百餘員，十羊九牧，類例可知。乞以千人爲一軍，擇望重者一人萬户，兩猛安、四謀克足以教閲約束矣，豈不簡易而省費哉。”又曰：“按察兼轉運，本欲假糾劾之權，以檢括錢穀。邇來軍興，糧道軍府得而制之。今太原、代、嵐三軍皆其州府長官，如令通掌資儲，則弊立革，按察之職舉矣。”又曰：“數免租稅，科糴益繁，民不

大安年間，擔任同知横海軍節度事，簽書河東北路按察司事。貞祐二年，上奏疏陳述守禦河東的計策，内容大概説：“分派軍兵把守關口要塞，兵力分散而不成爲軍隊。將他們聚集在要塞内，軍隊聚合就使力量增强。從一條道路上輸送糧餉，以逸待勞，以主兵的優勢對待客軍，這是最好的計策。”又説：“軍隊中將官數量太多，享受的待遇過於優厚，萬户官一員，他的用費可以供給兵士三十人。本路現有三位從宜宣撫使，萬户官二百餘員，十隻羊有九個牧羊人，其餘的情况可以類推而知了。請求以一千人組成一軍，選擇一個名高望重的人擔任萬户，兩猛安、四謀克，就足以訓練管轄了，豈不是既簡單易行，而又節省費用了嗎?”又説：“按察使兼轉運司事，本來是要藉糾舉彈劾的權力，來搜求錢財穀米。近來戰事興起，糧食的運送，軍隊州府都可以控制。現在太原府、代州、嵐州三處軍帥都是那些

爲恩。徒增廩給，教練無法，軍不足用。”書奏，不見省。

州府的長官，如果讓他們一起掌管錢財儲備，那麼弊病可以立刻革除，按察的職權也行使了。”又説：“多次減免租税，科派購買的糧食更多了，百姓不以此爲恩典。白白地增加糧餉給養，訓練没有方法，軍隊不足以任用。”奏疏送上，不被采納。

遷汴後，召爲户部侍郎，遷南京路轉運使。太府監奏羊瘦不可供御。宣宗召擴詰問。擴奏曰：“官無羊，皆取於民，今民心未安，宜崇節儉。廷議肥瘠紛紛，非所以示聖德也。”宣宗首肯之。平章政事高琪閱尚食物，謂擴曰：“聖主焦勞萬機，賴膳羞以安養，臣子宜盡心。”擴曰：“此自食監事，何勞宰相！”高琪默然，銜之。有司奪市人衣，以給往戍潼關軍士，京師大擾。擴白宰相，請三日造之。高琪怒不從。潼關已破，大元兵至近郊，遣擴行六部事，規辦潼關芻糧。偕户部員外郎張好禮往商、虢，過中牟不可進。高琪奏擴畏避，下吏論死。宣宗薄其責，削兩階，杖七十，張好禮削三階，杖六十。降爲遥授隴州防禦使，行六部侍郎，規辦秦、鞏軍食。逾月，權陝西東路轉運使，行六部尚書。致仕。興定三年，卒，謚剛毅。擴博學多才，梗直不容物，以是不振於時云。

遷都汴京以後，召入朝爲户部侍郎，移任南京路轉運使。太府監奏報羊太瘦不可供給皇帝食用。宣宗召王擴詢問。王擴奏告説：“官府没有羊，都取自百姓，現今百姓人心没有安定，應當推崇節儉。在朝廷上對羊的肥瘦議論紛紛，不是用以顯示聖上恩德的舉措。”宣宗同意了他的看法。平章政事术虎高琪檢察皇帝食品，告訴王擴説：“聖上焦慮勞累，日理萬機，靠着膳食來保養身體，臣子應當盡心辦理。”王擴説：“這自然是尚食監的事，何必勞煩宰相！”术虎高琪默然不語，心中懷恨他。有關官府搶奪市人的衣服，用來發給前往防守潼關的士兵，京城大爲擾亂。王擴稟告宰相，請在三天内做好這批衣服，术虎高琪憤怒而不聽從。潼關已被攻破，元朝軍隊來到近郊，派遣王擴行六部事，策劃備辦潼關的糧食草料。他與户部員外郎張好禮一同前往商州、虢州，過了中牟就不能再行進了。术虎高琪彈奏他怕死逃避，交付獄吏判處死刑。宣宗減輕了對他的責罰，減削官資兩階，行杖刑七十，張好禮減削官資三階，行杖刑六十。降爲遥授隴州防禦使，行六部侍郎，規措備辦秦州、鞏州軍糧。過了一個月，權陝西東路轉運使，行六部尚書。辭官退休。興定三年，去世，賜謚號爲剛毅。王擴學問淵博多才幹，梗直而不能容忍外物，因此不能奮發於當時。

移剌福僧

移剌福僧，東北路烏連苦河猛安人。以蔭補吏部令史，轉樞密院，調滕州軍事判官，歷甄官署直長、豳王府司馬、順義軍節度副使。部内世襲猛安木吞掠民婦女，藏之窟室，人頗聞之，無敢發其罪者。福僧請于節度使，願自效，既迹得其所在，率衆

移剌福僧是東北路烏連苦河猛安人。以恩蔭補爲吏部令史，轉官樞密院令史，調滕州軍事判官，歷任甄官署直長、豳王府司馬、順義軍節度副使。轄境内世襲猛安人木吞擄掠民間婦女，將她們藏在密室中，衆人大多聽説了這件事，但没有人敢揭發他的罪行。移剌福僧向節度使請命，自己願意效力，偵察到密室的處所後，率領

入索之，得婦女四十三人，木吞抵罪。徙橫海軍，轉同知開遠軍節度事，簽北京、臨潢按察事，興中治中，莫州刺史。上言"沿邊軍官私役軍人，邊防不治，及擾動等事，按察司專一體究，各路宣差提控嚴勒禁治"。詔尚書省行之。

大安初，改沃州，同知興中府事。福僧督民繕治城郭，浚濠爲禦守備，百姓頗怨。頃之，兵果至，攻其北城。福僧戰其北，使備其西，薄暮果攻其西，以有備乃解去。尋改廣寧。崇慶元年秋，福僧被牒如鄰郡，大兵薄城，其子銅和尚率家奴拒戰，廣寧賴之以完。福僧還，悉放奴爲良，終不言子之功，識者多之。未幾，充遼東宣撫副使。歲大饑，福僧出沿海倉粟，先賑其民，而後奏之，優詔獎諭。至寧元年，除鞏王傅兼吏部郎中。胡沙虎作難，福僧稱疾不出。宣宗封胡沙虎澤王，百官皆賀，福僧不往，胡沙虎欲摭而罪之。詔除福僧壽州防禦使。貞祐三年，遷山東西路按察轉運使。是歲按察司罷，仍充轉運使。久之，致仕。

衆人進去搜索，搜得婦女四十三人，木吞被判罪。移任橫海軍，轉任同知開遠軍節度事，簽書北京路、臨潢路按察司事，興中府治中，莫州刺史。上奏疏說："邊境上的軍官私自役使軍人，邊防不安定以及騷擾動亂等事，委任按察司專門查訪追究，各路的宣差提控官嚴格命令禁止，違者治罪。"詔令尚書省施行。

大安初年，改爲沃州刺史，移同知興中府事。移剌福僧督責百姓修治府城，疏浚護城河，作防守的準備，百姓大多有怨言。不久，敵軍果然來到，進攻北城，移剌福僧在北面作戰，派人防備城西，傍晚敵軍果然進攻西面，因爲他們有準備，於是解圍離去。不久改官廣寧府。崇慶元年秋天，移剌福僧受公文差遣到相鄰近的州郡去，敵軍大兵逼近城下，他的兒子移剌銅和尚率領家奴抵禦作戰，廣寧府賴此而保全。移剌福僧回來，將家奴全部釋放爲良民，始終不說兒子的功勞，知道這事的人都稱贊他。不久，充任遼東路宣撫副使。當年大饑荒，移剌福僧拿出沿海倉庫的糧食，先賑濟那裏的百姓，然後奏報，降詔書褒獎鼓勵。至寧元年，任命爲鞏王傅兼吏部郎中。胡沙虎作亂，移剌福僧稱病不出門。宣宗封胡沙虎爲澤王，朝廷百官都前往祝賀，移剌福僧不去，胡沙虎想要收集罪名來治他的罪。詔令除授移剌福僧爲壽州防禦使。貞祐三年，遷任山東西路按察轉運使。這一年按察司撤銷，仍舊充任轉運使。過了很久，辭官退休。

興定二年十一月庚辰，宣宗御登賢門，召致仕官，兵部尚書完顏蒲剌都、户部尚書蕭貢、刑部尚書僕散偉、工部尚書奧屯扎里吉、翰林學士完顏孛迭、轉運使福僧、河東北路轉運使趙重福、沁南軍節度使猪奮、鎮南軍節度使石抹仲温、泰定軍節度使李元輔、中衛尉完顏奴婢、原州刺史紇石烈孛吉賜食，訪問時政得失。福僧乃上書曰："爲今之計，惟先招徠乣人。選擇乣人舊有宿望雄辨者，諭以恩信，彼若内附，然後中都可復，

興定二年十一月庚辰日，宣宗駕臨登賢門，召見退休官員，兵部尚書完顏蒲剌都、户部尚書蕭貢、刑部尚書僕散偉、工部尚書奧屯扎里吉、翰林學士完顏孛迭、轉運使移剌福僧、河東北路轉運使趙重福、沁南軍節度使猪奮、鎮南軍節度使石抹仲温、泰定軍節度使李元輔、中衛尉完顏奴婢、原州刺史紇石烈孛吉賜給飲食，詢問他們當時政事的得失。移剌福僧於是上書說："當今之計，衹有先招徠乣人。選擇乣人中原來就有聲望雄辯的人，告諭他們以恩德誠信，他們如果歸附内地，然後中都可以收復，遼東可以通行。現今西北多令人憂慮，而南方邊境不敢撤走防守士

遼東可通。今西北多虞，而南鄙不敢撤戍，芻糧調度，仰給河南，賦役頻繁，民力疲弊。宜開宋人講和之端，撫定河朔，養兵蓄鋭，策之上也。”又曰：“山東殘破，群盗滿野，官軍既少，且無騎兵。若宋人資以糧餉，假以官爵，爲患愈大。當選才幹官充宣差招捕，以恩賞諭使復業。募其壯悍爲兵，亦致勝之一也。”又曰：“自承安用兵，軍中設監戰官，論議之間，動相矛盾，不懲其失，反以爲法。若輩平居，皆選材勇自衛，一旦有急，驅疲懦出戰，寧不敗事？罷之爲便。”書奏，朝廷略施用焉。元光元年，卒。

兵，糧食草料的調度，完全仰仗河南供給，賦税沉重，徭役頻繁，百姓力量疲憊。應當開始與宋朝講和，安撫穩定河朔，教養軍隊，積蓄精鋭，這是上策。”又説：“山東殘毁破敗，各類强盗遍布山野，官府軍隊數量既少，而且没有騎兵。如果宋朝人用糧餉來資助他們，封賜給官爵，那麽危害就更大了。應當選擇有才幹的官員充任宣差招討捕捉官，用恩信賞賜來勸導他們，使他們恢復本業，招募其中强壯剽悍的人當兵，也是獲勝的一個計策。”又説：“自從承安年間用兵以來，軍隊中設立監戰官，與軍隊將帥商量議論時，動輒相互矛盾，既不懲戒這種過失，反而以此作爲法式。這些人平時都挑選有材力武勇的人來護衛自己，一旦有緊急軍情，就驅趕疲憊怯懦的人出戰，怎麽不敗壞大事？罷免了他們爲好。”奏疏送上去，朝廷大略施用了一些建議。元光元年，去世。

贊曰：宣宗急於求賢，而使小人間之；悦於直言，而使邪説亂之。貞祐、興定之間，豈無其人哉。是故直言蔽於所惑，群才詘於見忌耳。自納坦謀嘉以下，可考見焉。

贊曰：宣宗急於搜求賢才，但是又使小人離間他們；喜歡聽梗直的話，但是又使邪僻之説擾亂他們。貞祐、興定年間，難道没有這樣的人嗎？因此梗直的話被皇上所迷惑的邪説蒙蔽，各種賢才被妒忌他們的人所屈。從納坦謀嘉以下各人的傳記，可以考見這一事實。

奧屯忠孝

奧屯忠孝字全道，本名牙哥，懿州胡土虎猛安人。幼孤，事母孝。中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科，調蒲州司候。察廉，遷一官，除校書郎兼太子司經。三遷禮部員外郎。遷翰林待制，權户部侍郎，佐參知政事胥持國治决河，以勞進一階。除河平軍節度使，兼都水監，遂疏七祖佛河及王村、周平、道口、雞爪、孫家港，復開東明、南陽岡、馬蹄、孫村諸河。忠孝常曰：“河之爲患，不免勞民。”復壘石爲岸十餘里，民不勝其病矣。改沁南軍，坐前在衛州勾集妨農軍，

奧屯忠孝字全道，本來名叫牙哥，是懿州胡土虎猛安人。少年時代喪父，侍奉母親孝順。中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科，調任蒲州司候。監司察舉，升遷官資一階，任命爲校書郎兼太子司經。三次遷官至禮部員外郎。遷任翰林待制，代理户部侍郎，協助參知政事胥持國治理黄河决口，以勞績晋升官資一階。任命爲河平軍節度使，兼都水監，於是疏浚七祖佛河以及王村、周平、道口、雞爪、孫家港，又開挖東明、南陽岡、馬蹄、孫村各條河道。奧屯忠孝經常説：“黄河成爲禍患，難免要使百姓辛勞。”又壘砌石頭修築堤岸十餘里，老百姓都不能承受這種勞苦了。改官沁南軍節度使，因爲以前在衛州管轄妨農軍

借民錢不令償，由是貧富不相假貸，軍民不相安，降寧海州刺史。改滑州，歷同知南京留守，遷定國軍節度使，復爲沁南軍。入爲太子少傅兼禮部尚書。

時，借貸民間錢財，又不使軍人償還，因此窮人富民不相借貸，軍隊百姓相互間不和睦，於是獲罪，降職爲寧海州刺史。改滑州刺史，歷任同知南京留守司事，遷定國軍節度使，又擔任沁南軍節度使。召入朝爲太子少傅兼禮部尚書。

貞祐初，議降衛紹王，忠孝與蒲察思忠附胡沙虎議，語在《思忠傳》。頃之，拜參知政事。中都圍急，糧運道絶，詔忠孝搜括民間積粟，存兩月食用，悉令輸官，酬以銀鈔或僧道戒牒。是時，知大興府事胥鼎計畫軍食，奏許人納粟買官，鼎已籍者忠孝再括之，令百姓兩輸，欲爲己功。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疏論之曰："民食止存兩月，而又奪之，使當絶食，不獨歸咎有司，而亦怨朝廷之不察也。"宣宗善行信言，命近臣與忠孝同審取焉。謂忠孝曰："國家本欲得糧，今既得矣，姑從民便可也。"

貞祐初年，商議貶降衛紹王，奧屯忠孝與蒲察思忠附和胡沙虎的議論，他的言語記載在《蒲察思忠傳》上。不久，拜官參知政事。中都圍困緊急，運糧的道路斷絶，詔令奧屯忠孝搜索民間積蓄的糧食，留下兩個月食用糧，其餘的命令全部輸送給官府，用白銀、交鈔或是僧尼道士的度牒來酬賞。這時，知大興府事胥鼎籌劃軍糧，奏請允許交納糧食買官，胥鼎已經登記交納了的人户，奧屯忠孝再次搜刮，命令老百姓輸納兩次，想以此作爲自己的功勞。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奏疏議論説："老百姓衹存留兩個月的糧食，然而又奪走了這點糧食，使他們可能斷絶糧食，百姓不衹是歸罪於有關官府，而且也埋怨朝廷不明察。"宣宗贊同張行信的話，命令近臣與奧屯忠孝共同審察收取。告訴奧屯忠孝説："國家本意是要獲得糧食，現今既然已經得到了，姑且順從百姓便利就可以了。"

頃之，行信復奏曰："參政奧屯忠孝平生矯僞不近人情，急於功名，詭異要譽，慘刻害物，忍而不恤。勾當河防，河朔居民不勝其病。軍負民錢，抑不令償。東海欲用胡沙虎，舉朝皆曰不可，忠孝獨力薦。及胡沙虎作難，忠孝自謂有功。詔議東海爵號，忠孝請籍没其子孫，及論特末也則云不當籍没，其偏黨不公如此。無事之時，猶不容一相非才，况今多故，乃使此人與政，如社稷何！"宣宗曰："朕初即位，當以禮進退大臣，卿語其親知，諷之求去可也。"行信以語右司郎中把胡魯，把胡魯以宣宗意白忠孝，忠孝靦然不聽。頃之，罷爲太子太保，出知濟南府事，改知中山府。尋薨，年七十，謚惠敏。

不久，張行信又上奏説："參知政事奧屯忠孝平生矯情虚僞不近人情，急於追求功名，做事怪誕奇特沽求名譽，慘淡刻薄，殘害外物，殘忍而無憐憫之心。提點掌管黄河河防，河朔的百姓不堪承受他的虐害。軍隊虧欠百姓的錢財，壓着使不償還。東海郡侯想要任用胡沙虎，全部朝廷大臣都説不可以，惟獨奧屯忠孝竭力舉薦。等到胡沙虎作亂，奧屯忠孝自認爲有功勞。降詔評議東海郡侯的爵號，奧屯忠孝請没收他子孫的財産入官，等到議論特末也時，又説不應當没收財産，他的行爲像這樣偏私阿附不公平。國家在没有大事故時，尚且不能容忍一位宰相没有才能，何况當今多變故，却使這樣的人參與大政，對國家怎麽樣呢?"宣宗説："朕剛剛即位，應當用禮節來進退大臣，你告訴與他相親近的好友，暗示他請求離去就可以了。"張行信把這番話告訴右司郎中把胡魯，把胡魯將宣宗的意思告訴奧屯忠

孝，奥屯忠孝面有愧色，但是不聽從。不久，罷政爲太子太保，出朝任知濟南府事，改知中山府。不久去世，年齡七十歲，賜謚號爲惠敏。

蒲察思忠

蒲察思忠本名畏也，隆安路合懶合兀主猛安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調文德、潞陰主簿，國子助教，應奉翰林文字，太學博士，累遷涿州刺史、吏部郎中，遷潞王傅。被詔與翰林侍讀學士張行簡討論武成王廟配等列，思忠奏曰："伏見武成王廟配享諸將，不以世代為先後。按唐祀典，李靖、李勣居吴起、樂毅上。聖朝太祖以二千之衆，破百萬之師，太宗克宋，成此帝業，秦王宗翰、宋王宗望、婁室、谷神與前代之將，各以功德間列可也。"思忠論多矯飾，不盡録，録其頗有理者云。遷大理卿，兼左司諫、同修國史。泰和六年，平章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詔以備禦攻守之法，集百官議于尚書省。廷臣尚多異議，思忠曰："宋人攻圍城邑，動至數千，不得為小寇。但當選擇賢將，宜攻宜守，臨時制變，無不可者。"上以為然。頃之，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左諫議大夫，大理卿、同修國史如故。再閲月，兼知審官院正職，外兼四職自思忠始。宋人請和。賜銀五十兩、重綵十端。丁母憂，起復侍講學士，兼諫議、修史、知審官院，轉侍讀，兼兵部侍郎。貞祐初，胡沙虎請廢衛紹王為庶人，思忠與奥屯忠孝阿附胡沙虎，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位以私己乎！"宣宗不從。頃之，遷太子太保，兼侍讀、修國史。二年春，享于太廟，思忠攝太尉，醉毆禮直官，御史臺劾奏，降秘書監兼同修國史。頃之，遷翰林學士、同修國史，卒。

蒲察思忠本來名叫畏也，是隆安路合懶合兀主猛安人。中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任文德、潞陰縣主簿，國子監助教，應奉翰林文字，太學博士，多次升遷任涿州刺史、吏部郎中，遷潞王傅。接受詔令與翰林侍讀學士張行簡討論武成王廟祭祀配享的等級次序，蒲察思忠上奏説："伏見武成王廟配享的各位將領，不以世代爲先後序列。按照唐代祭祀的典則，李靖、李勣居於吴起、樂毅之上。聖朝太祖皇帝率領二千人的軍隊，攻破百萬人的軍隊，太宗攻克宋朝，建立了現在這樣的帝王大業，秦王宗翰、宋王宗望、婁室、谷神與前代的將領，各自按功德相間排列就可以了。"蒲察思忠的議論大多掩蓋真情粉飾文辭，没有全部載録，衹記載了其中比較有道理的部分。遷任大理卿，兼左司諫、同編修國史。泰和六年，平章政事僕散揆宣差安撫河南，降詔告諭防禦攻守的方法，召集百官在尚書省計議。朝廷大臣還有很多不同的議論，蒲察思忠説："宋朝人進攻圍困城市邑鎮，動輒幾千人，不能算是小的侵犯。衹應選擇賢明的將帥，應當進攻還是應當防守，要臨時根據變化而制定，没有不可以的。"皇帝認爲他的話正確。不久，遷任翰林侍講學士兼左諫議大夫，仍舊擔任大理卿、同編修國史。又過了一個月，兼任知審官院正職，本官之外兼任四項職官從蒲察思忠開始。宋朝人請求講和。賜給他白銀五十兩、彩綢十段。爲母親服喪，起用復官爲侍講學士，兼任諫議大夫、編修國史、知審官院，轉官侍讀學士，兼兵部侍郎。貞祐初年，胡沙虎請求廢黜衛紹王爲平民，蒲察思忠與奥屯忠孝阿附胡沙虎，説："盜竊他人的錢財，還稱爲盜賊，何况偷盜天子之位來謀取私利呢！"宣宗不聽從。不久，遷任太子太保，兼侍讀、編修國史。二年春天，在太廟祭祀祖宗，蒲察思忠代理太尉，因爲酒醉毆打禮直官，御史臺彈劾奏報，降職爲秘書監兼同編修國史。

不久，遷翰林學士、同修國史，去世。

紇石烈胡失門

紇石烈胡失門，上京路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除中都路支度判官。調河北東路都勾判官，累官翰林直學士、大理卿、右諫議大夫。興定二年，伐宋，充元帥左都監紇石烈牙吾塔參議官。牙吾塔至楚州，不待行省僕散安貞節制，輒進兵。宋人堅壁不出，野無所掠，軍士疲乏，餓死相望，直前至江而復。安貞劾奏之，牙吾塔坐不奉詔約，胡失門不矯正，特詔原之。改同知彰德府事。五遷吏部尚書。五年，拜御史大夫。元光元年，兼大司農。二年，薨，宣宗輟朝，百官致奠。

紇石烈胡失門是上京路猛安人。中明昌五年進士第，多次遷官補爲尚書省令史，除授中都路支度判官。調任河北東路都勾判官，多次升官爲翰林直學士、大理卿、右諫議大夫。興定二年，討伐宋朝，充任元帥左都監紇石烈牙吾塔的參議官。紇石烈牙吾塔來到楚州，不等行省僕散安貞調遣，就私自進軍。宋朝人堅守城壁不出戰，原野上没有可以擄掠的東西，軍隊士兵疲憊困乏，餓死的人到處都是，一直前進到長江邊纔回軍。僕散安貞彈劾奏報，紇石烈牙吾塔因爲不接受詔令制約，紇石烈胡失門不加以糾正，因此獲罪，特予降詔書赦免他們。改任同知彰德府事。五次遷官至吏部尚書。五年，拜官御史大夫。元光元年，兼任大司農。二年，去世，宣宗停止上朝，百官前往祭奠。

完顔寓

完顔寓本名訛出，西南路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調河東北路提刑司知事，改同知遼州軍州事，召爲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南京路轉運副使。丁父憂，起復太府監丞，改吏部員外郎。大安初，除知登聞檢院，累遷右司郎中、翰林待制，兼侍御史。貞祐初，議衛紹王事，語在《衛紹王紀》。

完顔寓本來名叫訛出，是西南路猛安人。中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第，多次升遷任河東北路提刑司知事，改任同知遼州軍州事，召入朝爲國史院編修官，移官應奉翰林文字、南京路轉運副使。爲父親守喪，起用復官爲太府監丞，改吏部員外郎。大安初年，任命爲知登聞檢院，多次升遷爲右司郎中、翰林待制，兼侍御史。貞祐初年，商議衛紹王的事，言語記載在《衛紹王紀》内。

中都圍急，詔於東華門置招賢所，内外士庶皆得言事，或不次除官，由是閭閻細民，往往衒鬻求售。王守信者，本一村夫，敢爲大言，以諸葛亮爲不知兵，寓薦于朝。詔署行軍都統，募市井無賴爲兵，教閱進退跳擲，大概似童戲。其陣法大書“古今相對”四字於旗上，作黄布袍、緇巾、鑞牌各三十六事，牛頭響環六十四枚，欲以怖敵而走之，大率皆誕妄。因與其衆出城，殺百姓之樵采者以爲功。賈耐兒者，本歧路小説人，

中都被圍困，情况緊急，詔令在東華門設置招賢所，朝廷内外士大夫百姓都可以議論政事，有人不按次第被授予官職，因此里巷中的小民百姓往往炫耀其説以求得官。王守信本來是鄉村中的一個農夫，敢於説大話，認爲諸葛亮不懂軍事，完顔寓將他舉薦給朝廷。降詔任命爲行軍都統，招募城市中無賴當兵，教練進軍退守跳起投擲的技能，大多類似於兒童游戲。他的陣法是用大字書寫“古今相對”四個字在旗幟上，製作黄布袍、黑頭巾、白鑞牌各三十六件，牛頭響環六十四個，想要以此使敵軍害怕而逃跑，大都荒誕虚妄。於是率領他的軍隊出城，殺害那些砍柴采

俚語詼嘲以取衣食，製運糧車千兩。是時材木甚艱，所費浩大，觀者皆竊笑之。草澤李棟在衛紹王時嘗事司天監李天惠，依附天文，假托占卜，趨走貴臣，俱爲司天官。棟嘗密奏白氣貫紫微，主京師兵亂，幸不貫徹，得不成禍。既而高琪殺胡沙虎，宣宗愈益信之。左諫議大夫張行信奏曰："狂子庸流，猥蒙拔擢，參預機務，甚無謂也。司天之官，占見天象，據經陳奏，使人主飭己修政，轉禍爲福。如有天象，乞令諸監官公同陳奏，所見或異，則各以狀聞，不宜偏聽也。"上召行信與寓面計守信事，復與近侍就决于高琪。高琪言守信不可用，上乃以行信之言爲然。

藥的百姓作爲戰功。賈耐兒本來是四處奔走的説書人，以民間俗語詼諧嘲笑來謀求衣食，製造了運糧車一千輛。當時木材奇缺，所需費用數量巨大，旁觀者都暗地譏笑這事。百姓李棟在衛紹王時曾經事奉司天監李天惠，依附天文曆象，假藉占卜術，奔走於權貴大臣的門下，都擔任司天監官。李棟曾經秘密奏報説白氣貫穿紫微星座，預示京城中軍隊作亂，幸好没有貫通，得以不成爲禍患。不久，术虎高琪殺了胡沙虎，宣宗更加相信他的話。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奏説："這些狂妄的小子和平庸之輩，過分蒙恩提拔，參預軍機要務，這是毫無意義的。主管天文的官吏，占卜觀測到上天的星象，根據經書陳請奏報，使國君警戒勉勵自己，整頓朝廷政治，將禍患轉變爲福氣。如果觀測到天象有變異，請求命令各監的官員共同陳請奏報，他們見到的或有歧異，那麽各人用狀子奏上來，皇上不應當偏聽。"皇上召集張行信與完顏寓當面計議王守信的事，又與近侍官找术虎高琪決定。术虎高琪説王守信不可任用，皇上就認爲張行信的話是對的。

頃之，寓遷禮部侍郎，改東京副留守、隴州防禦使，遷安化軍節度使，兼山東路統軍副使。興定元年四月，詔寓以本官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和輯苗道潤、移剌鐵哥軍事，語在《道潤傳》。十二月，密州破，寓爲亂軍所殺。

不久，完顏寓遷任禮部侍郎，改官東京副留守、隴州防禦使，升爲安化軍節度使，兼山東路統軍副使。興定元年四月，詔令完顏寓以原任官職代理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協調團聚苗道潤、移剌鐵哥的軍事指揮，事情記載在《苗道潤傳》内。十二月，密州被攻破，完顏寓被亂軍殺害。

斡勒合打

斡勒合打，蓋州本得山猛安人。以蔭補官，充親軍，調山陰尉。縣當兵衝，合打率土豪官兵身先行陣。貞祐初，以功遷本縣令。縣升爲忠州，合打充刺史。州被兵久，耕桑俱廢，詔徙其民于太和嶺南。合打遥授同知太原府事，仍領其衆。俄以本官遥授彰國軍節度使，權河東北路宣撫副使，督糧餉往代州。合打不欲行，因與宣撫使完顏伯嘉爭辨。合打恐伯嘉奏聞，乃先奏伯嘉辱己。御史臺廉得

斡勒合打是蓋州本得山猛安人。以恩蔭補官，充任親軍軍士，調任山陰縣縣尉。縣城處在軍事要道上，斡勒合打率領土著豪强、軍隊官兵守衛，身先士卒。貞祐初年，因功升爲本縣縣令。縣升級爲忠州，斡勒合打又充任刺史。忠州受戰爭侵擾很久了，農耕蠶桑都廢棄了，詔令將那裏的百姓遷移到太和嶺以南。斡勒合打遥授同知太原府事，仍舊統領原有的士兵。不久以原任官職遥授彰國軍節度使，代理河東北路宣撫副使，督運糧餉去代州。斡勒合打不想前往，於是與宣撫使完顏伯嘉爭辯。斡勒合打害怕完顏伯嘉

其事，未及奏，伯嘉、合打皆改遷。合打改武寧軍節度使。數月，召為勸農使。久之，為金安軍節度使。興定元年，復為勸農使，歷知河間府，權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事，駐兵蔡、息間。權同簽樞密院事，守河清，改知歸德府事。合打屢守邊要，無他將略，雖未嘗敗北，亦無大功。元光元年，卒。

將此事奏報朝廷，就先上奏説完顔伯嘉羞辱自己。御史臺按察到實情，還來不及奏報，完顔伯嘉、斡勒合打都改官移任。斡勒合打改爲武寧軍節度使。幾個月以後，召入朝爲勸農使。過了很久，擔任金安軍節度使。興定元年，又任勸農使，歷官知河間府，權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事，屯駐軍隊於蔡州、息州之間。權同簽書樞密院事，防守河清，改官知歸德府事。斡勒合打多次防守邊境要地，没有什麽爲將的謀略，雖然没有打過敗仗，但也没有大的功勞。元光元年，去世。

蒲察移剌都

蒲察移剌都，東京猛安人。父吾迭，太子太傅致仕。移剌都勇健多力，充護衛十人長，調同知秦州防禦使事、武衛軍鈐轄。以憂去官，起復武器署令。從軍，兵潰被執。貞祐二年，與降兵萬餘人俱脱歸。遷隆安府治中，賜銀百兩、重幣六端，遥授信州刺史。有功，遷蒲與路節度使兼同知上京留守事，進三階，改知隆安府事。逾年，充遼東、上京等路宣撫使兼左副元帥。再閱月，就拜尚書右丞。移剌都與上京行省蒲察五斤爭權，及賣隆安戰馬，擅造銀牌，睚眦殺人，已而矯稱宣召，棄隆安赴南京，宣宗皆釋不問。除知河南府事，俄改元帥左監軍，權左副元帥，充陝西行省參議官。無何，兼陝西路統軍使。興定二年四月，改簽樞密院事，權右副元帥，行樞密院於鄧州。御史臺奏移剌都在軍中，買沙覆道，盜用官銀，矯制收禁書，指斥鑾輿，使親軍守門，護衛押宿，擬前後衛仗，婢妾效内人妝飾等數事。詔吏部尚書阿不罕斜不失鞫之，坐是誅。

蒲察移剌都是東京路猛安人。父親蒲察吾迭，以太子太傅辭官退休。蒲察移剌都勇健有力氣，充任護衛軍十人長，調同知秦州防禦使事、武衛軍鈐轄。因爲服喪解除官職，起用復官爲武器署令。隨軍作戰，兵敗被捉。貞祐二年，與投降的士兵一萬多人一同脱逃歸來。升任隆安府治中，受賜白銀一百兩、厚重綢帛六段，遥授信州刺史。立有功勞，升遷蒲與路節度使兼同知上京留守司事，增進官資三階，改知隆安府事。過了一年，充任遼東、上京等路宣撫使兼左副元帥。又過了一個月，就地拜尚書右丞。蒲察移剌都與上京路行省蒲察五斤爭奪權力，又出賣隆安府戰馬，擅自製造銀牌，因爲細小的怨憤就殺人，既而假稱詔令宣召，拋棄隆安府趕赴南京，宣宗都釋免了他的罪過而不追問。任命爲知河南府事，隨即改元帥左監軍，權左副元帥，充任陝西行省參議官。不久，兼任陝西路統軍使。興定二年四月，改任簽書樞密院事，權右副元帥，在鄧州行樞密院事。御史臺彈劾蒲察移剌都在軍營中買沙鋪蓋道路，偷盜使用官府銀兩，僞造詔令收繳禁書，指斥攻擊皇上，派親軍士兵守門，護衛官巡視住宿處，模擬皇室衛隊前後的儀仗，奴婢侍妾仿效宫廷内人的梳妝打扮等幾件事。詔令吏部尚書阿不罕斜不失推勘審理，因此獲罪被誅殺。

贊曰：讀《金史》，至張行信論奥屯忠孝事，曰：嗟乎，宣宗之不足

贊曰：閲讀《金史》，讀到張行信論奥屯忠孝的事，感嘆説：唉，宣宗像這樣不足以有所作

與有爲也如此！夫進退宰執，豈無其道也哉！語其親知，諷之求去，豈禮邪？是故奥屯忠孝、蒲察思忠之黨比，紇石烈胡失門之疲衆，完顔寓之輕信誤國，斡勒合打之詆訟上官，於是曾不之罪，失政刑矣，豈小懲大誡之道哉！

爲！提升罷黜宰相，哪裏没有正當的方法呢！告訴他的親近之人，暗示他請求辭官離去，這難道是有禮節嗎？因此奥屯忠孝、蒲察思忠結黨朋比爲奸，紇石烈胡失門使軍士疲憊，完顔寓輕信邪術貽誤國家，斡勒合打詆毁訴訟上司官員，對這些竟然不治他們的罪，喪失政令刑法了，這哪裏是小懲罰大告誡的方法呢！

金史卷一百五

列傳第四十三

程寀　任熊祥　孔璠（子）拯　范拱　張用直　劉樞　王倫
楊伯雄（兄）伯淵　蕭貢　温迪罕締達　張翰　任天寵

程寀

程寀字公弼，燕之析津人。祖冀，仕遼廣德軍節度使。冀凡六男，父子皆擢科第，士族號其家為"程一舉"。冀次子四穆，遼崇義軍節度使。寀，四穆之季子也。自幼如成人。及冠，篤學，中進士甲科，累遷殿中丞。天輔七年，太祖入燕，授尚書都官員外郎、錦州安昌令，累加起居郎，為史館修撰。以從軍有勞，加少府少監。

熙宗時，歷翰林待制，兼右諫議大夫。寀上疏言事，其略曰："殿前點檢司，古殿岩環衛之任，所以肅禁籞、尊天子、備不虞也。臣幸得近清光，從天子觀時畋之禮。比見陛下校獵，凡羽衛從臣無貴賤皆得執弓矢馳逐，而聖駕崎嶇沙礫之地，加之林木叢鬱，易以迷失。是日自卯及申，百官始出沙漠，獨不知車駕何在。瞻望久之，始有騎來報，皇帝從數騎已至行在。竊惟古天子出入警蹕清道而行。至於楚畋雲夢，漢獵長楊，皆大陳兵衛，以備非常。陛下膺祖宗付托之重，奈何獨與數騎出入林麓沙漠之中，前無斥候，後無羽衛，甚非肅禁籞之意也。臣願陛下熟計之。後若復

程寀字公弼，是燕地析津人。祖父程冀在遼國任廣德軍節度使。程冀共有六個兒子，父子都登進士第，士大夫們稱他家爲"程一舉"。程冀的第二個兒子是程四穆，任遼國崇義軍節度使。程寀是四穆的小兒子。從小就像成年人一樣持重。等到長大成人，專心向學，考中進士甲科，幾次升遷任殿中丞。天輔七年，太祖攻入燕地，被任命爲尚書都官員外郎、錦州安昌縣令，歷任至起居郎，爲史館修撰。因爲在軍中服役有功勞，加官少府少監。

熙宗時，歷任翰林待制，兼右諫議大夫。程寀上奏疏議論政事，大略說："殿前點檢司，在古時承擔殿廷禁衛的重責，是用來肅清禁苑、使天子尊崇、防備不曾預料的變故的。我有幸得以親近皇上，跟從天子觀覽歲時田獵的禮節。近來見到陛下打獵，凡是侍衛隨從無論貴賤都可以手執弓箭騎射追逐，而皇上的車駕在崎嶇不平的沙石地上奔馳，加上樹木叢生茂密，很容易迷失方向。這一天從卯時一直到申時，百官纔走出沙漠，惟獨不知道皇上的車駕在哪裏。瞭望了很久，纔有騎兵前來報告說，皇帝帶着幾個騎從已經到達行宮了。私下認爲，古時候天子外出，先要警戒清道而後成行。至於楚王在雲夢澤田獵，漢朝皇帝在長楊宮圍獵，都設置大量的衛兵，以防備不同尋常的事變。陛下承受祖宗托付的重任，爲何要單獨與幾個騎兵出入樹林沙漠之中

獵，當預戒有司，圖上獵地，具其可否，然後下令清道而行。擇衝要稍平之地，爲駐蹕之所，簡忠義爪牙之士，統以親信腹心之臣，警衛左右。俟其麋鹿既來，然後馳射。仍先遣搜閱林藪，明立幖幟，爲出入之馳道。不然，後恐貽宗廟社稷之憂。”

呢，前面既没有探報的士兵，後面又没有侍衛，這決不是肅清禁苑的用意。我希望陛下認真考慮這件事。今後如果再要圍獵，應當預先訓誡有關官府，繪出圍獵地點的地圖呈上，詳細報告是否可以行獵，然後下命令清道前往。選擇交通方便比較平坦的地方，作停駐皇上車駕的處所，挑選忠心耿耿有勇力的衛士，以親信的心腹大臣來統率他們，在皇上左右警戒守衛。等到那些麋鹿已經被趕出來，然後奔馳射擊。并且先派遣人搜索叢林淵藪，明顯地樹立標識旗幟，作爲出入奔馳的大道。不然的話，以後恐怕要給祖宗、國家帶來憂患。”

又曰：“臣伏讀唐史，追尊高祖以下，謚號或加至十八字。前宋大中祥符間亦加至十六字，亡遼因之，近陛下亦受‘崇天體道欽明文武聖德’十字。臣竊謂人臣以歸美報上爲忠，天子以追崇祖考爲孝。太祖武元皇帝受命開基，八年之間，奄有天下，功德茂盛，振古無前，止謚‘武元’二字，理或未安，何以示將來？臣願詔有司定議謚號，庶幾上慰祖宗在天之靈，使耿光丕烈，傳于無窮。”

又説：“我拜讀唐朝史書，追贈尊崇高祖以下的各位皇帝，謚號有的增加到十八個字。以前宋朝大中祥符年間也增加到十六個字，滅亡前的遼國繼承了這一作法，近來陛下也接受了‘崇天體道欽明文武聖德’十個字的尊號。我私下認爲臣子以將美德歸於皇上、報答恩德爲忠心，天子以追贈尊崇祖宗爲孝順。太祖武元皇帝接受天命，開創基業，八年之間，擁有天下，功勞德業盛美光大，自古以來没有能比得上的，衹追贈謚號爲‘武元’兩個字，在道理上或許不妥貼，拿什麽來昭示將來呢？我希望詔令有關官府商議確定謚號，或許可以對上安慰祖宗在天的英靈，使偉大的功業更加發揚光大，流傳於無窮。”

又曰：“古者天子皆有巡狩，無非事者。或省察風俗，或審理冤獄，或問民疾苦，以布宣德澤，皆巡狩之名也。國家肇興，誠恐郡國新民，逐末棄本，習舊染之污，奢侈詐僞，或有不明之獄，僭濫之刑，或力役無時，四民失業。今鑾輅省方，將憲古行事，臣願天心洞照，委之長貳，釐正風俗，或置匭匣，以申冤枉，或遣使郡國，問民無告，皆古巡狩之事。昔漢昭帝問疾苦，光武求民瘼，如此則和氣通，天下丕平可坐而待也。”

又説：“古代天子都有巡行境内的行動，没有什麽不是他所過問的事。或是考察風土習俗，或是審理冤獄，或是詢問民間疾苦，以此來傳播宣揚天子的恩德，這些都是巡行境内的名義。國家開創興建，確實害怕郡國中新歸附的百姓追逐末業拋棄本業，習慣於原來沾染的污穢行爲，奢侈欺詐虚僞，或者是有不能辨明的冤獄、濫用的刑罰，或者是徭役不分時節，士農工商四類百姓喪失本業。現在皇上車駕巡視四方，將效法古代帝王而行事，我希望皇上洞察一切，委托給長吏僚佐，糾正那些不良風俗，或者是設置投進狀文的匣子，以便伸張他們的冤枉，或者是派遣使者巡察郡國，詢問那些無處投訴的百姓，這些都是古代天子巡行境内的事情。從前漢昭帝詢問民間

疾苦，漢光武帝訪求百姓病痛，這樣就會使和順之氣暢通，可以安坐着等待天下太平的到來。”

又曰：“臣聞，善醫者不視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否而已。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危矣。是故，四肢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天下雖無事，不足矜也，綱紀而已矣。尚書省，天子喉舌之官，綱紀在焉。臣願詔尚書省，戒勵百官，各揚其職，以立綱紀。如吏部天官，以進賢、退不肖爲任，誠使升黜有科，任得其人，則綱紀理而民受其賜，前代興替，未始不由此者。”

又說：“臣下聽説，善於治病的人不看別人的肥瘦，衹是察看脉理是否有病就行了。善於籌劃天下的人不看天下的安危，察看國家法度政令是否整治就行了。天下好比是人，安危好比是肥瘦，法度政令好比是人的脉理。脉理没有病，即使瘦也没有危害，脉理有病，即使胖也危險了。因此，人的四肢雖然没有變故，但是不足以依賴，察看他的脉理纔行。天下雖然没有事變，但是不足以誇耀，察看法度政令纔行。尚書省是天子的喉舌一類的官府，法度政令所在。我希望陛下詔令尚書省，警戒勉勵百官，各人盡心於自己的本職，以建立法度政令。如吏部天官之職，以登進賢才、斥退不賢爲職責，如果能使官吏的升遷罷黜有章程，任官能得到合適的人選，那麽就是法度政令整治，而百姓也受到了恩賜，前代的興盛廢替，没有哪一個不是由此開始的。”

又曰：“虞舜不告而娶二妃。帝嚳娶四妃，法天之四星。周文王一后、三夫人，嬪御有數。選求淑媛以充後宮，帝王之制也。然女無美惡，入宮見妒，陛下欲廣嗣續，不可不知而告戒之。”

又說：“虞舜不告訴父親而娶了兩個妃子。帝嚳娶了四個妃子，效法上天的四顆星。周文王有一位皇后、三位夫人，另有幾位妃嬪奉御。選擇尋求賢淑的美女來充實後宮，這是帝王的制度。但是女子無論美麗還是醜惡，進入宮中就要被妒忌，陛下想要增加後嗣，不可以不懂得這點而告誡她們。”

又曰：“臣伏見本朝富有四海，禮樂制度，莫不一新。宮禁之制，尚未嚴密，胥吏健卒之輩，皆得出入，莫有呵止，至淆混而無別。雖有闌入之法，久尚未行，甚非嚴禁衛、明法令之意，陛下不可不知而必行。”

又說：“我私下見到本朝擁有四海的財富，典禮樂章制度，没有一樣不是全新的。但宮廷警衛的制度還不嚴密，官府小吏士兵之流，都能够出入，没有人呵斥阻止，以至内外混淆而没有區別。雖然有擅自闖入的禁令，又長久地不曾施行，這決不是嚴格宮禁防衛、修明法令的用意。陛下不可以不知道這些事，而且必須施行。”

疏奏，上嘉納之，於是始命有司議增上太祖尊謚。皇統八年十二月，由翰林侍講學士爲橫海軍節度使，移彰德軍節度使。卒官，年六十二。寀剛直耿介，不諂奉權貴以希苟進，有古君子之風云。

章疏奏進，皇上稱贊采納了，於是就命令有關官府商議增加太祖謚號奏上。皇統八年十二月，由翰林侍講學士升爲橫海軍節度使，移任彰德軍節度使。死在任上，年齡六十二歲。程寀剛强耿直，不諂媚奉承權貴以謀求苟且升官，有古代君子的風範。

任熊祥

任熊祥字子仁。八代祖圜，爲後唐宰相。圜孫睿，隨石晉北遷，遂爲燕人。熊祥登遼天慶八年進士第，爲樞密院令史。太祖平燕，以其地畀宋，熊祥至汴，授武當丞。宋法，新附官不厘務，熊祥言於郡守楊哲曰："既不與事，請止給半俸以養親。"哲雖不許，而喜其廉。

任熊祥字子仁。第八代祖宗任圜，擔任後唐的宰相。任圜的孫子任睿，跟隨石氏後晋向北遷移，就成爲燕地的人。任熊祥中遼國天慶八年進士第，擔任樞密院令史。金太祖平定燕地，把那裏的土地交給宋朝，任熊祥來到汴梁，授予武當縣丞。按照宋朝法令，新歸附的官吏不管理事務，任熊祥向郡守楊哲進言說："既然不參與政事，請求衹發給一半俸禄來供養親眷。"楊哲雖然不准許，但是喜愛他的廉潔。

金人取均、房州，熊祥歸朝，復爲樞密院令史。時西京留守高慶裔攝院事，無敢忤其意者，熊祥未嘗阿意事之。其後杜充、劉筈同知燕京行省，法制未一，日有異論，熊祥爲折衷之。歷深、磁州刺史，開封少尹，行臺工部郎中，同知汴京留守事。天德初，爲山東東路轉運使，改鎮西軍節度使。是時，詔徐文、張弘信討東海縣，弘信逗遛，稱疾不進，决杖二百。熊祥被詔爲會試主文，以"事不避難臣之職"爲賦題。及御試，熊祥復以"賞罰之令信如四時"爲賦題，海陵大喜，以爲翰林侍讀學士。

金軍攻取均州、房州，任熊祥回到本朝，又擔任樞密院令史。當時西京留守高慶裔代管樞密院事，没有人敢違背他的意志，任熊祥從來不曲意侍奉他。以後杜充、劉筈同知燕京行省，法令制度不一致，每天都有不同的争論，任熊祥爲他們調和折衷。歷任深州、磁州刺史，開封少尹，行臺工部郎中，同知汴京留守司事。天德初年，爲山東東路轉運使，改官鎮西軍節度使。這時，詔令徐文、張弘信討伐東海縣，張弘信拖延遲緩，稱病不進軍，被判處杖刑二百。任熊祥接受詔令擔任進士考試主文官，用"事不避難臣之職"爲考試賦的題目。到殿試時，任熊祥又用"賞罰之令信如四時"爲賦的題目。海陵王非常高興，任命他爲翰林侍讀學士。

大定初，起爲太子少師。時契丹賊窩斡竊號，北鄙用兵未息，上以爲憂，詔公卿百官議所以招伐之宜。衆皆異議，熊祥徐進曰："陛下以勞民爲憂，用兵爲重，莫若以恩信招懷之。"上問："孰可使者?"對曰："臣雖老，憑國威靈，尚堪一行。"上曰："卿老矣，無煩爲此。"七年，復致仕。熊祥事母以孝聞，母没時，熊祥年已七十，不食三日，人皆稱之。卒于家。

大定初年，起用爲太子少師。當時契丹賊人窩斡僭用皇帝的名號，北部邊境用兵不止，皇上感到憂慮，詔令公卿大夫朝廷百官計議招降還是討伐的事宜。衆人議論各不相同，任熊祥慢慢進奏說："陛下以百姓勞苦爲憂慮，以用兵爲重事，不如用恩德誠信來招徠他們。"皇上問道："誰可以出使呢?"對答說："我雖然年老，但憑藉國家的威德英靈，還可以接受使命走一趟。"皇上說："你老了，不必勞煩做這些事。"七年，又辭官退休。任熊祥侍奉母親以孝著稱，母親去世時，任熊祥已經七十歲了，仍然三天不吃東西，衆人都稱贊他。死在家中。

孔璠

孔璠字文老，至聖文宣王四十九代孫，故宋朝奉郎襲封端友弟端操之

孔璠字文老，是至聖文宣王第四十九代孫子，原宋朝朝奉郎襲封爵位孔端友的弟弟孔端操

子。齊阜昌三年補迪功郎，襲封衍聖公，主管祀事。天會十五年，齊國廢。熙宗即位，興制度禮樂，立孔子廟於上京。天眷三年，詔求孔子後，加璠承奉郎，襲封衍聖公，奉祀事。是時，熙宗頗讀《論語》、《尚書》、《春秋左氏傳》及諸史、《通曆》、《唐律》，乙夜乃罷。皇統元年二月戊午，上謁奠孔子廟，北面再拜，顧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爲悔。大凡爲善，不可不勉，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萬世高仰如此。"皇統三年，璠卒。子拯襲封，加文林郎。

的兒子。齊國阜昌三年補爲迪功郎，承襲封號爲衍聖公，主管祭祀事。天會十五年，齊國被廢除。熙宗即位，制定禮樂典章制度，在上京建立孔子廟。天眷三年，詔令尋求孔子的後代，孔璠加官承奉郎，襲封號衍聖公，主持祭祀事。這時熙宗大量閲讀《論語》、《尚書》、《春秋左氏傳》以及各類史書、《通曆》、《唐律》，半夜纔停止。皇統元年二月戊午日，皇帝謁見祭奠孔子廟，向北面拜了兩次，告訴侍臣説："我幼年時游玩逸樂，不知道立志學習，年歲已老，深感後悔。大凡積累善行，不可以不勤勉，孔子雖然没有官位，他的道值得尊崇，後代萬世像這樣推崇景仰。"皇統三年，孔璠去世。兒子孔拯承襲封號，加官文林郎。

孔拯

拯字元濟。天德二年，定襲封衍聖公俸格，有加于常品。是歲立國子監，久之，加拯承直郎。大定元年，卒。弟總襲封，加文林郎。

孔拯字元濟。天德二年，確定襲封衍聖公的俸禄規格，比一般品位的官員俸禄有所增加。這一年，建立國子監，過了很久，升孔拯爲承直郎。大定元年，去世。弟弟孔總承襲封號，加官文林郎。

孔總

總字元會。大定二十年，召總至京師，欲與之官。尚書省奏："總主先聖祀事，若加任使，守奉有闕。"上曰："然。"乃授曲阜縣令。明昌元年，卒。子元措襲封，加文林郎。

孔總字元會。大定二十年，召孔總到京城，想要另外封他官。尚書省奏請説："孔總主管先聖祭祀事務，如果另外加官任用，守護奉祭恐怕有闕失。"皇上説："是這樣的。"於是任命爲曲阜縣令。明昌元年，去世。兒子孔元措承襲封號，加官文林郎。

孔元措　孔端甫

元措字夢得。三年四月詔曰："衍聖公視四品，階止八品，不稱。可超遷中議大夫，永著于令。"四年八月丁未，章宗行釋奠禮，北面再拜，親王、百官、六學生員陪位。承安二年正月，詔元措兼曲阜縣令，仍世襲。元措歷事宣宗、哀宗，後歸大元終焉。

孔元措字夢得。明昌三年四月降詔書説："衍聖公職官等同於四品，官階衹有八品，不相稱。可以越級升遷爲中議大夫，永遠記載在法令上。"四年八月丁未日，章宗舉行釋奠禮，向北面拜兩次，親王、朝廷百官、國子監六館的學生陪伴祭席。承安二年正月，詔令孔元措兼任曲阜縣縣令，并世代承襲官職。孔元措依次侍奉宣宗、哀宗，後來歸附元朝而終了一生。

四十八代端甫者，明昌初，學士党懷英薦其年德俱高，讀書樂道，該通古學。召至京師，特賜王澤榜及

孔子第四十八代孫孔端甫，在明昌初年，翰林學士党懷英舉薦他年高德重，讀書樂於學道，對古代學術博洽精通。召他到京城，特賜他中王

第，除將仕郎、小學教授，以主簿半俸致仕。

澤榜進士第，任命爲將仕郎、小學教授，享受主簿俸禄的一半而辭官退休。

范拱

范拱字清叔，濟南人。九歲能屬文，深於《易》學。宋末，登進士第，調廣濟軍曹，權邦彦辟爲書記，攝學事。劉豫鎮東平，拱撰謁廟文，豫奇之，深加賞識。拱獻《六箴》。

范拱字清叔，是濟南人。九歲能寫文章，精通《易》學。宋朝末年，中進士第，調任廣濟軍屬官，權邦彦徵召他爲掌書記，代管學校事務。劉豫鎮守東平府，范拱撰寫拜謁孔子廟文，劉豫認爲他奇異不凡，大加賞識。范拱獻上《六箴》。

齊國建，累擢中書舍人。上《初政録》十五篇：一曰《得民》，二曰《命將》，三曰《簡禮》，四曰《納諫》，五曰《遠圖》，六曰《治亂》，七曰《舉賢》，八曰《守令》，九曰《延問》，十曰《畏慎》，十一曰《節祥瑞》，十二曰《戒雷同》，十三曰《用人》，十四曰《御將》，十五曰《御軍》。豫納其說而不能盡用也。久之，權尚書右丞，進左丞，兼門下侍郎。豫以什一税民，名爲古法，其實裒斂，而刑法嚴急，吏貪緣爲暴。民久罹兵革，益窮困，陷罪者衆，境内苦之。右丞相張孝純及拱兄侍郎巽，極言其弊，請仍因履畝之法，豫不從。巽坐貶官，自是無復敢言者。拱曰："吾言之則爲黨兄，不言則百姓困弊。吾執政也，寧爲百姓言之。"乃上疏，其大略以爲"國家懲亡宋重斂弊，什一税民，本務優恤，官吏奉行太急，驅民犯禁，非長久計也"。豫雖未即從，而亦不加譴。拱令刑部條上諸路以税抵罪者凡千餘人，豫見其多，乃更爲五等税法，民猶以爲重也。

齊國建立，幾經升遷爲中書舍人。獻上《初政録》十五篇：一爲《得民》，二爲《命將》，三爲《簡禮》，四爲《納諫》，五爲《遠圖》，六爲《治亂》，七爲《舉賢》，八爲《守令》，九爲《延問》，十爲《畏慎》，十一爲《節祥瑞》，十二爲《戒雷同》，十三爲《用人》，十四爲《御將》，十五爲《御軍》。劉豫采納他的建議，但是不能完全施行。過了很久，權尚書右丞，進位尚書左丞，兼門下侍郎。劉豫對百姓徵收十分之一的税，名義上是古代的税法，其實是搜刮聚斂，而刑法嚴厲緊急，官吏依附鑽營，殘暴爲害。老百姓長期遭受戰亂，更加貧窮困乏，陷於刑獄的人很多，境内百姓都爲此而困苦。右丞相張孝純以及范拱的哥哥侍郎范巽，極力陳述它的弊病，請求仍舊施行履畝法，劉豫不聽從。范巽因此獲罪貶官，從此以後再没有人敢上言。范拱説："我上疏説這件事就是與哥哥結成私黨，不説就會使百姓貧困疲憊。我是執政官，願意爲老百姓上疏説這件事。"於是上奏疏，内容大概認爲："國家以滅亡了的宋朝加重賦斂的弊病爲警戒，收取百姓十分之一的税，本意是要優待救濟百姓，衹是官吏執行太急迫，驅使百姓違犯禁令，這不是長久的計策。"劉豫雖然没有立即聽從，然而也不加譴責。范拱讓刑部開具各路因爲賦税而犯罪的共一千餘人的名單，劉豫見到人數太多，於是改爲五等税法，百姓還是認爲過重。

齊廢，梁王宗弼領行臺省事，拱爲官屬。宗弼訪求百姓利病，拱以減税爲請，宗弼從之，減舊三分之一，民始蘇息。拱慎許可，而推轂士，李南、張輔、劉長言皆拱薦也。

齊國被廢除，梁王宗弼領行臺省事，范拱爲他的屬官。宗弼咨詢百姓的利病，范拱請求減輕賦税，宗弼聽從了，減免了原來的三分之一，老百姓纔開始復蘇。范拱對應允别人的事很慎重，而又喜歡推薦士人，李南、張輔、劉長言都

長言自汝州郟城酒監擢省郎，人不知其所以進，拱亦不自言也。以久病乞近郡，除淄州刺史。皇統四年，以疾求退，以通議大夫致仕。齋居讀書，罕對妻子。

是范拱舉薦的。劉長言從汝州郟城縣酒監提升爲省郎，衆人都不知道他進職的原因，范拱自己也不説。因爲長期患病，請求在近便的州郡做官，任命爲淄州刺史。皇統四年，因爲疾病請求退休，以通議大夫身份辭官歸居。在書齋中讀書，很少見妻子兒女。

世宗在濟南聞其名。大定初，拱上封事。七年，召赴闕，除太常卿。議郊祀，或有言前代都長安及汴、洛，以太、華等山列爲五岳，今既都燕，當別議五岳名。寺僚取《崧高》疏"周都酆鎬，以吴嶽爲西岳"。拱以爲非是，議略曰："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而改岳祀也。"後遂不改。拱嘗言："禮官當守禮，法官當守法，若漢張釋之可謂能守法矣。"故其議論確然不可移奪。九年，復致仕，卒于家，年七十四。

世宗在濟南聽説了他的名聲。大定初年，范拱奏上密封札子。七年，召他趕赴京城，任命爲太常卿。商議在郊外祭祀天地，有人説以前的朝代建都於長安或汴京、洛陽，把泰山、華山等山列爲五岳，現今既然建都在燕京，應當另外議定五岳的名稱。太常寺官吏取《詩經·崧高》注疏中説"周朝建都於酆鎬，以吴嶽作爲西岳"爲依據。范拱認爲不對，他的議論大略説："軒轅帝居住在上谷，在恒山的西面，舜帝居住在蒲坂，在華山的北面。從這方面説來，他們并没有根據都城所在地而改變五岳的祭祀。"後來就没有改變。范拱曾經説："禮官應當遵守禮制，法官應當遵守法令。像漢代的張釋之可以説能遵守法制了。"因此他的議論堅决而不可更改。九年，又辭官退休，在家中去世，年齡七十四歲。

張用直

張用直，臨潢人。少以學行稱。遼王宗幹聞之，延置門下，海陵與其兄充皆從之學。天眷二年，以教宗子賜進士及第，除禮部郎中。皇統四年，爲宣徽判官，歷横海軍節度副使，改寧州刺史。海陵即位，召爲簽書徽政院事、太常卿、太子詹事。海陵嘗謂用直曰："朕雖不能博通經史，亦粗有所聞，皆卿平昔輔導之力。太子方就學，宜善導之。朕父子并受卿學，亦儒者之榮也。"爲賀宋國正旦使，卒于汴。海陵深悼惜之，遣使迎護其喪，官給道途費。喪至，親臨奠，賜錢千萬。其養子始七歲，特受武義將軍。

張用直是臨潢路人。青年時以學問品行而著稱。遼王完顔宗幹聽説了他的名聲，禮聘他安置在門下，海陵王與他哥哥完顔充都跟隨他學習。天眷二年，因爲教育皇族子弟，賞賜他進士及第，任命爲禮部郎中。皇統四年，爲宣徽院判官，歷任横海軍節度副使，改任寧州刺史。海陵王即位，召入朝爲簽書徽政院事、太常卿、太子詹事。海陵王曾經告訴張用直説："我雖然不能博通經籍史書，也大略有所知，這都是你平常輔導的功勞。皇太子剛入學，你應當好好地教導他。我們父子都接受你的學問，也是讀書人的榮耀。"擔任賀宋國正旦使，在汴京去世。海陵王深深哀悼惋惜，派遣使臣迎取護送他的靈柩，官府供給路途上的用費。靈柩運到京師，海陵王親自駕臨致祭，賜錢一千萬。他的養子纔七歲，特別授官爲武義將軍。

劉樞

劉樞字居中，通州三河人。少以良家子從軍，屯河間。同輩皆騎射，獨樞刻意經史。登天眷二年進士，調唐山主簿，改飛狐令。蔚州刺史恃功貪污無所顧忌，屬邑皆厭苦之，樞一無所應，乃摭以他事繫獄，將致之死。郡人有憐樞者，導樞脱走，訴於朝。會廉察使至，守倅而下皆抵罪廢，獨樞治狀入優等，躐遷奉直大夫。張浩營建燕京宫室，選樞分治工役。遷尚書刑部員外郎，鞫治太原尹徒單阿里出虎反狀，旬日獄具。轉工部郎中，進本部侍郎。正隆末，從軍還自江上。大定初，與左司郎中王蔚、右司員外郎王全俱出補外，樞爲南京路轉運使事。初，世宗欲復用樞等，御史臺奏："樞等在正隆時皆以巧進，敗法蠹政，人多怨嫉之。"上以樞等頗幹濟，猶用之，戒之曰："能悛心改過，必加升擢。不然，則斥汝等矣。"是時，阿勒根彦忠爲南京都轉運使，不閑吏事，故用樞以佐之。遷山東路轉運使，改中都路轉運使。大定四年，卒于官。

劉樞字居中，是通州三河縣人。青年時以良家子弟身份在軍中服役，屯駐在河間府。同年齡的人都喜歡騎馬射箭，惟獨劉樞刻意學習經書史籍。中天眷二年進士第，調任唐山主簿，改飛狐縣令。蔚州刺史依仗功勞，貪污而無所顧忌，下屬縣邑都很厭惡他，對他的索求劉樞完全不理睬，刺史於是搜集其他的事情將劉樞逮捕下獄，準備置他於死地。州城中有憐憫劉樞的人，引導劉樞脱逃，向朝廷申訴。恰逢廉察使到來，州守通判以下都被判罪廢罷，衹有劉樞治理縣政治績入優等，越級升遷奉直大夫。張浩修建燕京的宫殿，選調劉樞分管工役。遷任尚書刑部員外郎，審理太原尹徒單阿里出虎謀反罪案，十天時間結案。轉官工部郎中，晋升工部侍郎。正隆末年，跟隨大軍從長江上撤還。大定初年，與左司郎中王蔚、右司員外郎王全都出朝補爲外官，劉樞擔任南京路轉運使事。當初，世宗想要再啓用劉樞等人，御史臺奏報説："劉樞等人在正隆時都憑藉機巧升遷，敗壞法制，危害政令，衆人大多怨憤嫉恨他們。"皇上認爲劉樞等人頗有才幹能辦事，還是任用了他們，告誡他們説："如能悔悟改過，必定會加以提拔。不然的話，就要斥逐你們了。"這時，阿勒根彦忠擔任南京路都轉運使，不熟悉做官的事務，所以任用劉樞來輔佐他。遷任山東路轉運使，改官中都路轉運使。大定四年，在任上去世。

王翛

王翛字翛然，涿州人也。登皇統二年進士第，由尚書省令史除同知霸州事。累遷刑部員外郎，坐請囑故人奸罪，杖四十，降授泰定軍節度副使。四遷大興府治中，授户部侍郎。世宗謂宰臣曰："王翛前爲外官，聞有剛直名。今聞專務出罪爲陰德，事多非理從輕。又巧倖偷安，若果剛直，則當忘身以爲國，履正以無偏，何必賣法以徼福耶?"尋命賑濟密雲等三十六縣猛安人户，冒請粟三萬餘

王翛字翛然，是涿州人。中皇統二年進士第，由尚書省令史任命爲同知霸州事。多次升遷任刑部員外郎，因爲接受請托減免老朋友的奸罪，受杖刑四十，降職爲泰定軍節度副使。四次遷官爲大興府治中，授予户部侍郎。世宗告訴宰相説："王翛以前爲外任官，聽説有剛直的名聲。現在聽説專門力求開脱罪行爲陰德，案子大多没有理由地從輕判决。又投機取巧，僥幸偷安，如果果真是剛直的話，就應當忘記自身私利來報效國家，行爲端正而没有偏私，何必要出賣法令來祈求福氣呢?"不久命令他賑濟密雲等三十六個

石，爲尚書省奏奪官一階，出爲同知北京留守事。上曰："人多言王翛能官，以朕觀之，凡事不肯盡力，直一老奸耳。"二十四年，遷遼東路轉運使。歲餘，改顯德軍節度使。以前任轉運使拽辱倉使王祺致死，追兩官解職，敕杖七十，降授鄭州防禦使。

縣的猛安人户，又冒充他們的名義請領糧食三萬餘石，被尚書省彈奏，削奪官資一階，派遣出朝擔任同知北京留守司事。皇上説："衆人大多説王翛是能幹的官吏，憑我觀察，他凡事都不肯盡心盡力，衹不過是一個老奸巨猾的官吏罷了。"二十四年，遷任遼東路轉運使。過了一年多，改任顯德軍節度使。因爲以前擔任轉運使時拉扯羞辱監倉使王祺，導致王祺死亡，追奪兩階官資解除官職，敕令行杖刑七十，降職爲鄭州防禦使。

章宗即位，擢同知大興府事。審録官奏，翛前任顯德潔廉剛直，軍吏斂迹，無訟獄。遷禮部尚書，兼大理卿。使宋還，會改葬太師廣平郡王徒單貞。貞，章宗母孝懿皇后父也。帝欲用前代故事，班劍、鼓吹、羽葆等儀衛。宰臣以貞與弑熙宗誅死，意難之。於是，詔下禮官議。翛言："晋葬丞相王導，給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唐以來，大駕鹵簿有班劍，其王公以下鹵簿并無，班劍兼羽葆非臣下所宜用，國朝葬大臣亦無之。"上先知唐葬大臣李靖等皆用班劍、羽葆，怒曰："典故所無，固可從，然用之亦不過禮。"一日，詔翛及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張暐詣殿門，諭之曰："朝廷之事，汝諫官、禮官即當辯析。且小民言可采，朕尚從之，况卿等乎？自今議事，毋但附合尚書省。"

章宗即位，提升爲同知大興府事。審録官奏報説，王翛以前在顯德軍任官時廉潔剛直，軍士官吏收斂劣迹，没有訴訟案件。升任禮部尚書，兼大理寺卿。出使宋朝回來，正逢重新安葬太師廣平郡王徒單貞。徒單貞是章宗母親孝懿皇后的父親。皇帝想要采用前代的先例，使用帶花綉的木劍、鼓吹樂器、羽毛裝飾的華蓋等儀仗。宰相認爲徒單貞參預謀殺熙宗而被誅殺，覺得難以從命。於是詔令交給禮部商議。王翛説："晋代安葬丞相王導，給儀仗前後有羽毛裝飾的華蓋、鼓吹樂器、武士、帶花綉的木劍一類的儀仗隊一百人。唐代以來，皇帝車駕儀仗隊有帶花綉的木劍，親王公卿以下的儀仗一律没有。使用帶花綉的木劍，加上羽毛裝飾的華蓋，不是臣下應當使用的，國朝安葬大臣也没有這種禮節。"皇帝預先知道唐代安葬大臣李靖等人都使用帶花綉的木劍、羽毛裝飾的華蓋，發怒説："典故所没有的，本來可以依從，但是使用了這種儀仗也不算是超越禮制。"一天，降詔命令王翛和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張暐到殿門，告諭他們説："朝廷的政事，你們作爲諫官、禮官，就應當争辯解釋。而且百姓的言論衹要可以采納，我尚且聽從，何况你們呢！從今以後商議政事，不要衹是附和尚書省。"

明昌二年，改知大興府事。時僧徒多游貴戚門，翛惡之，乃禁僧午後不得出寺。嘗一僧犯禁，皇姑大長公主爲請，翛曰："奉主命，即令出之。"立召僧，杖一百死，京師肅然。後坐故出人罪，復削官解職。明年，特授定海軍節度使。諭旨曰："卿賦

明昌二年，改官知大興府事。當時的僧徒大多奔走於貴族門庭，王翛憎惡他們，於是明令僧人在午時以後不准出寺院。曾經有一個僧人違犯禁令，皇帝姑母大長公主爲他請求，王翛説："奉公主命令，即刻使他開脱罪名。"立刻召來僧人，行杖刑一百而致死，京城秩序井然。後來因爲故意開脱他人罪名而獲罪，又減削官資解除官

性太剛，率意行事，乃自陷於刑。若殿年降叙，念卿入仕久，頗有執持，故特起於罪謫之中，授以見職。且彼歲歉民飢，盜賊多，須用舊人鎮撫，庶得安治。勉盡乃心，以圖後效。”未幾，表乞致仕。上曰：“翛能幹者，得力爲多。”不許。復申請，從之。泰和七年，卒，年七十五。翛性剛嚴，臨事果决，吏民憚其威，雖豪右不敢犯。承安間，知大興府事闕，詔諭宰臣曰：“可選極有風力如王翛輩者用之。”其爲上所知如此。

職。明年，特授定海軍節度使，聖旨告諭說：“你秉性太剛强，任意行事，纔使自己陷入刑典。如果因爲年績考核爲最下而降低你的官職的話，又考慮到你進入仕途已經很久了，比較有節操，因此在獲罪貶謫中特予起用，授予現任職官。况且那些地方年成歉收，百姓饑荒，盜賊多，必須任用原任官鎮守安撫，或許可以獲得安定太平。希望你盡心，以求將來有功效。”不久，上表請求辭官退休。皇上說：“王翛是能幹的官吏，州郡治理大多得力於他。”不准許。又申請，聽從了他。泰和七年，去世，年齡七十五歲。王翛秉性剛直嚴厲，處理事務果斷堅决，官吏百姓都害怕他的威嚴，即使是豪門貴族也不敢觸犯他。承安年間，知大興府事官缺員，降詔書告諭宰相說：“可選擇像王翛這樣非常有風力威嚴的人來任用。”他就是如此受皇帝知遇賞識。

楊伯雄

楊伯雄字希雲，真定藁城人。八世祖彦稠，後唐清泰中爲定州兵馬使。後隨晋主北遷，遂居臨潢。父丘行，太子左衛率府率。伯雄登皇統二年進士。海陵留守中京，丘行在幕府，伯雄來省視，海陵見之，深加器重。久之，調韓州軍事判官。有二盜詐稱賈販，逆旅主人見欺，至州署陳訴，實欲劫取伯雄，伯雄心覺其詐，執而詰之，并獲其黨十餘人，一郡駭服。遷應奉翰林文字。是時，海陵執政，自以舊知伯雄，屬之使時時至其第，伯雄諾之而不往也。日，海陵怪問之，對曰：“君子受知於人當以禮進，附麗奔走，非素志也。”由是愈厚待之。

楊伯雄字希雲，是真定府藁城縣人。第八代祖宗楊彦稠在後唐清泰年間擔任定州兵馬使。以後跟隨後晋皇帝向北遷移，於是就居住在臨潢路。父親楊丘行，爲太子左衛率府率。楊伯雄中皇統二年進士第。海陵王留守中京，楊丘行在他的幕府中任職，楊伯雄前來探望，海陵王見到他，很是器重他。過了很久，調任韓州軍事判官。有兩個盜賊假稱是商販，被旅店主人欺負，到州府衙門告狀陳訴，其實是想要劫持楊伯雄，楊伯雄内心察覺他們有詐，將他們抓起來審問，同時捕獲他們的同黨十幾人，一郡的人驚異嘆服。遷任應奉翰林文字。這時，海陵王執掌政事，自以爲從前就瞭解楊伯雄，叮囑他要他經常到王府來，楊伯雄答應了但并不前去。一天，海陵王感到奇怪，詢問他，回答說：“君子被人知遇，應當以禮節登進，依附奔走於門庭，這不是我平素的志向。”於是海陵王對他更爲優厚。

海陵篡立，數月，遷右補闕，改修起居注。海陵鋭於求治，講論每至夜分，嘗問曰：“人君治天下，其道何貴？”對曰：“貴静。”海陵默然。明日，復謂曰：“我遷諸部猛安分屯

海陵王篡奪帝位，幾個月後，升爲右補闕，改官修起居注。海陵王鋭意尋求治國的方針，議論政事每次都要到深夜，曾經詢問他說：“君主治理天下，他的策略以什麽爲貴重？”回答說：“貴在安静。”海陵王沉默不語。第二天，又告訴

邊戍，前夕之對豈指是爲非静邪?”對曰：“徙兵分屯，使南北相維，長策也。所謂静者，乃不擾之耳。”乙夜，復問鬼神事。伯雄進曰：“漢文帝召見賈生，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頗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之事未之學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釋永夜倦思。”伯雄不得已，乃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曆，白日所爲，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爲也。”海陵爲之改容。夏日，海陵登瑞雲樓納凉，命伯雄賦詩，其卒章云：“六月不知蒸鬱到，清凉會與萬方同。”海陵忻然，以示左右曰：“伯雄出語不忘規戒，爲人臣當如是矣。”再遷兵部員外郎。丁父憂，起復翰林待制，兼修起居注。遷直學士，再遷右諫議大夫，兼著作郎，修起居注如故。皇子慎思阿不薨，伯雄坐與同直者竊議被責，語在《海陵諸子傳》。海陵議征江南，伯雄奏：“晋武平吴皆命將帥，何勞親總戎律?”不聽。乃落起居注，不復召見。

他説：“我遷移各個部族的猛安人分别屯守邊防，昨天晚上的回答難道是指這件事爲不安静嗎?”對答道：“遷移軍隊分兵屯駐，使南方北方相互維係，這是長久的計策。我所説的静，是不擾亂他們罷了。”到了二更，海陵王又詢問鬼神的事，楊伯雄進言説：“漢文帝召見賈生，半夜時分膝蓋不覺伸到坐席的前邊，不問百姓的事而問鬼神的事，後代人頗爲譏諷他。陛下不認爲臣愚昧淺陋，有幸問到天下的大計謀，至於鬼神的事，臣没有學過。”海陵王説：“衹是隨意説説，以消散長夜的疲倦。”楊伯雄没有辦法，就説道：“我家中有一卷書，記載人死了以後又活過來。有人問他陰曹官用什麽方法來免去罪過，回答説，你購置一本曆書，白天所做的事，到晚上就書寫下來，不可以寫的事就是不可以做的事。”海陵王爲此改變了臉色。夏天，海陵王登上瑞雲樓乘凉，命楊伯雄作詩，它的最末一句説：“盛夏六月還不知道暑熱到來，清新凉爽應當與八方萬里相同。”海陵王非常高興，將詩文傳示給左右的人，説：“楊伯雄説出話來不忘記規勸告誡，爲臣子的就應當像這樣。”再次遷官爲兵部員外郎。爲父親守喪，服喪期限未滿起用復官，爲翰林待制，兼修起居注。升爲直學士，再次升任爲右諫議大夫，兼任著作郎，仍舊擔任修起居注。皇上的兒子慎思阿不去世，楊伯雄因爲與同值宿於禁中的官員私下議論他，於是獲罪而受到責罰，這件事記載在《海陵諸子傳》中。海陵王商議征討江南，楊伯雄上奏説：“晋武帝平定吴國都是任命將帥，何必勞煩陛下親自統領軍隊呢!”海陵王不聽從，於是罷免修起居注，不再召見。

大定初，除大興少尹，丁母憂。顯宗爲皇太子，選東宫官屬，張浩薦伯雄，起復少詹事，兄子蟠爲左贊善，言聽諫從，時論榮之。集古太子賢不肖爲書，號《瑶山往鑒》，進之。及進《羽獵》、《保成》等箴，皆見嘉納。復爲左諫議大夫、翰林直學士。會太子詹事闕，宰相復舉伯雄，上曰：“伯雄不可去朕左右，而東宫亦

大定初年，任命爲大興府少尹，爲母親守喪。顯宗爲皇太子，挑選東宫屬官，張浩舉薦楊伯雄，起用復官，爲太子少詹事，他哥哥的兒子楊蟠擔任左贊善，他們的言語都被聽從，進諫都被采納，當時的輿論認爲他們非常榮耀。他搜集古代太子賢明或是不賢明的事迹編成書，稱作《瑶山往鑒》，進獻給太子。又奏上《羽獵箴》、《保成箴》等箴文，都被稱賞接受。又擔任左諫議大夫、翰林直學士。恰逢太子詹事官職缺員，

須輔導。”遂以太子詹事兼諫議。

宰相又舉薦楊伯雄，皇上說：“楊伯雄不可離開我的左右，而太子也必須有人輔導。”於是以太子詹事兼任諫議大夫。

六年，上幸西京，欲因往凉陘避暑，伯雄率衆諫官入諫。上曰：“朕徐思之。”伯雄言之不已，同列皆引退，久之乃起。是年，至凉陘，徼巡果有疏虞。上思伯雄之言，及還，遷禮部尚書，謂近臣曰：“群臣有幹局者衆矣，如伯雄忠實，皆莫及也。”上謂伯雄曰：“龍逄、比干皆以忠諫而死，使遇明君，豈有是哉！”伯雄對曰：“魏徵願爲良臣，正謂遇明君耳。”因顧謂宰相曰：“《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朕與卿等共治天下，事有可否，即當面陳。卿等致位卿相，正行道揚名之時，偷安自便，徼倖一時，如後世何？”群臣皆稱萬歲。

六年，皇上臨幸西京，想要趁此機會去凉陘避暑，楊伯雄率領諫官們進宮勸諫。皇上說：“讓我慢慢考慮這事。”楊伯雄不停地進言，同列的官員都退下去了，他過了很久纔起來離去。這一年，皇上到了凉陘，巡察果然有疏失。皇上想起楊伯雄的話，等到還朝，升他爲禮部尚書，告訴近臣說：“各位大臣中有才幹氣度的人很多，但是像楊伯雄這樣忠實的，就没有人能趕上他。”皇上告訴楊伯雄說：“龍逄、比干都因爲盡忠進諫而死，如果他們遭遇賢明的君主，哪裏有這樣的結局呢！”楊伯雄對答説：“魏徵願意做一個良臣，正是説遇上賢明的君主罷了。”皇帝於是回頭看着宰相說：“《尚書》說：‘你們不要當面順從，退下去後又另有言語。’我與你們共同治理天下，政事可不可以施行，就應當當面陳請。你們做官一直到公卿宰相，正是行道顯揚名聲的時候，苟且偷安，爲自己尋求便利，僥幸於一時，後世會怎麽看呢？”各個大臣都高呼萬歲。

十二年，改沁南軍節度使，召爲翰林學士承旨。丞相石琚致仕，上問：“誰可代卿者？”琚對曰：“伯雄可。”時論以琚舉得其人。復權詹事，伯雄知無不言，匡救弘多。後宫僚有詭隨者，人必稱楊詹事以愧之。除定武軍節度使，改平陽尹。先是，張浩治平陽，有惠政，及伯雄爲尹，百姓稱之，曰：“前有張，後有楊。”徙河中尹。卒，年六十五，謚莊獻。弟伯傑、伯仁，族兄伯淵。

十二年，改官任沁南軍節度使，召入朝爲翰林學士承旨。丞相石琚辭官退休，皇帝問道：“誰可以代替你呢？”石琚回答說：“楊伯雄可以。”當時的議論認爲石琚舉薦了合適的人選。又代理太子詹事，楊伯雄凡是知道的事没有不説的，對政事匡正補救很多。後來宫中官吏有詭譎附和的人，衆人一定要稱贊楊詹事來使他羞愧。任命爲定武軍節度使，改任平陽府尹。在此之前，張浩治理平陽府，治政有恩惠，等到楊伯雄爲府尹，百姓稱頌説：“前有張，後有楊。”移任河中府尹。去世，年齡六十五歲，賜謚號爲莊獻。弟弟楊伯傑、楊伯仁，堂兄楊伯淵。

楊伯淵

伯淵字宗之。父丘文，遼中書舍人。伯淵早孤，事母以孝聞，疏財好施，喜收古書。天會初，以名家子補尚書省令史。十四年，賜進士第，歷吏、禮二部主事、御前承應文字，秩

楊泊淵字宗之。父親楊丘文，爲遼國中書舍人。楊伯淵很早就失去了父親，侍奉母親以孝著稱，把錢財看得很輕，喜好施捨，喜歡收藏古書。天會初年，以名家子弟的身份補爲尚書省令史。十四年，賜予進士及第，歷任吏部、禮部主

滿，除同知永定軍節度使事。召爲司計郎中。知平定軍，用廉，遷平州路轉運使。知泰安軍，有惠政，百姓刻石紀其事。四遷山東東路轉運使。正隆末，群盗蜂起，州郡往往罹害，獨濟南賴伯淵保全。大定三年，致仕，卒于家。

事、御前承應文字官職，任官期滿，任命爲同知永定軍節度使事。召入朝爲司計郎中。出知平定軍，以監司察舉，升爲平州路轉運使。知泰安軍，治政有恩惠，老百姓刻石碑記載他的事迹。四次遷官爲山東東路轉運使。正隆末年，各類强盗紛紛起事，州郡往往遭受禍害，衹有濟南仰仗楊伯淵得以保全。大定三年，辭官退休，在家中去世。

蕭貢

蕭貢字真卿，京兆咸陽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鎮戎州判官、涇陽令、涇州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舊例，試補兩月，乃補用，貢至數日，執政以爲能，即用之。擢監察御史。提刑司奏涇州有美政，遷北京轉運副使。親老，歸養。左丞董師中、右丞楊伯通薦其文學，除翰林修撰。上書論："比年之弊，人才不以器識、操履，巧于案牘，不涉吏議者爲工。用人不務因才授官，惟泥資叙。名器不務慎與，人多僥倖。守令不務才實，民罹其害。伏望擢真才以振澆俗，核功能以理職業，慎名器以抑僥倖，重守令以厚邦本。然後政化可行，百事可舉矣。"詔詞臣作《唐用董重質誅郭誼得失論》，貢爲第一，賜重幣四端。貢論時政五弊，言路四難，詞意切至，改治書侍御史。丁父憂，起復，改右司員外郎，尋轉郎中，遷國子祭酒，兼太常少卿，與陳大任刊修《遼史》。改刑部侍郎，歷同知大興府事、德州防禦使，三遷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大安末，改彰德軍節度使。坐兵興不能守城，亡失百姓，降同知通遠軍節度事。未幾，改静難軍節度使，歷河東北路、南京路轉運使、御史中丞、户部尚書。南京戒嚴，坐乏軍儲，詔釋不問。興定元年，致仕。元光二年，卒，謚文簡。

蕭貢字真卿，京兆府咸陽縣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及第，調任鎮戎州判官、涇陽縣令、涇州觀察判官，補爲尚書省令史。按照原來的慣例，令史試補兩個月以後纔補用，蕭貢到任幾天，執政大臣認爲他很能幹，就補用了他。提升爲監察御史。提刑司奏報他在涇州任上有善政，升爲北京路轉運副使。因爲雙親年老，辭官回家供養老人。尚書左丞董師中、右丞楊伯通舉薦他的文學才能，任命爲翰林修撰。上奏疏議論政事説："近年以來的弊病，人才不憑器量才識、節操行爲，而以精於公案文書，不引起官吏議論就算是稱職了。用人不力求根據才能授予官職，祇是拘泥於資歷官叙。功名爵位不力求審慎地賜予，衆人大多僥幸冒進。州縣的長官不求真才實幹，百姓遭受他們的禍害。希望提拔有真正才學的人以振作澆薄的風俗，考核功績能力以便理順職事，慎重地賞賜功名爵位以抑制僥幸貪求，重視州守縣令人選以加强國家的根本。然後政令教化可以施行，各種事務可以興起了。"詔令文學侍臣作《唐用董重質誅郭誼得失論》，蕭貢的文章被評爲第一，賜給厚重綢帛四段。蕭貢議論當時政治的五種弊端，進獻諫言的四種艱難，言詞周密意思懇切，改任治書侍御史。爲父親守喪，起用復官，改爲右司員外郎，不久轉官任右司郎中，升任國子祭酒，兼太常少卿，與陳大任一同編修《遼史》。改官刑部侍郎，歷任同知大興府事、德州防禦使，三次遷官爲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大安末年，改任彰德軍節度使。因爲戰事興起，不能守護城市，使老百姓逃亡失散，於是獲罪，降爲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不久，移官静難

貢好學，讀書至老不倦，有注《史記》一百卷。

軍節度使，歷任河東北路、南京路轉運使、御史中丞、户部尚書。南京戒嚴，因爲缺乏軍糧儲備而獲罪，詔令釋免不追究。興定元年，辭官退休。元光二年，去世，賜謚號爲文簡。蕭貢好學，讀書到老不知疲倦，有《史記》注釋一百卷。

温迪罕締達　温迪罕二十

温迪罕締達，該習經史，以女直字出身，累官國史院編修官。初，丞相希尹制女直字，設學校，使訛离剌等教之。其後學者漸盛，轉習經史，故納合椿年、紇石烈良弼皆由此致位宰相。締達最號精深。大定十二年，詔締達所教生員習作詩、策，若有文采，量才任使，其自願從學者聽。十三年，設女直進士科。是歲，徒單鎰等二十七人登第。十五年，締達遷著作佐郎，與編修官宗璧、尚書省譯史阿魯、吏部令史張克忠譯解經書。累遷秘書丞。十九年，改左贊善，以母老求養。顯宗使内直丞六斤謂締達曰："贊善，初未除此官，天子謂孤曰：'朕得一出倫之才，學問該貫，當令輔汝德義。'既數日，贊善除此官。自謂親炙德義，不勝其喜。未可去也，勿難于懷。"久之，轉翰林待制，卒。明昌五年，贈翰林學士承旨，謚文成。

温迪罕締達，廣泛地學習經書史籍，以學習女真文字出身，多次遷官任國史院編修官。當初，丞相完顔希尹創製女真文字，設立學校，使訛离剌等人教授學生。以後學習的人漸漸多起來，轉而學習經書史籍，所以納合椿年、紇石烈良弼都由這一途徑做官到宰相。温迪罕締達在學校中號稱學問最精深。大定十二年，詔令温迪罕締達所教育的學生作詩賦、策論，如果有文采，根據他們的才能任用爲官，那些自願跟隨學習的人也聽便。十三年，設置女真進士科。這一年，徒單鎰等二十七個人中進士第。十五年，温迪罕締達升爲著作佐郎，與編修官宗璧、尚書省譯史阿魯、吏部令史張克忠翻譯注解經書。幾經升遷任秘書丞。十九年，改左贊善大夫。因爲母親年老請求辭官供養老人。顯宗派内直丞完顔六斤告訴温迪罕締達説："贊善大夫，開始没有設立這一官職，天子告訴我説：'我得到了一個出類拔萃的人才，學問博洽貫通，要使他輔佐你的道德仁義。'過了幾天，你就被任命爲左贊善。自認爲能親自接受道德仁義的教誨，説不出的喜悦。你不可以離去，不要在心中感到爲難。"過了很久，轉官翰林待制，去世。明昌五年，追贈翰林學士承旨，賜謚號爲文成。

子二十，章宗即位，以爲符寶典書，累官左諫議大夫。貞祐四年，上疏，略曰："今邊備未撤，征調不休，州縣長吏不知愛養其民，督責徵科，鞭笞逼迫，急於星火。文移重複，不勝其弊，宜敕有司務從簡易。兵興以來，忠臣烈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湮没無聞者甚衆，乞遣史官一員，廣爲采訪，以議褒嘉。"興定元

温迪罕締達的兒子温迪罕二十，章宗即位，任命爲符寶典書，多次遷官至左諫議大夫。貞祐四年，上奏疏，大略説："現今邊防守備没有撤回，徵發調集没有休止，州縣長官不知道撫愛養育他的百姓，催督債務，索取賦税，用鞭子拷打逼迫百姓交納，比星火還要急迫。公文來往重復繁雜，不堪忍受它的弊害，應當命令有關官府行移公文力求簡便易行。戰争興起以來，忠心耿耿的大臣、堅貞剛强的士人、孝子、賢孫、忠義的

年，遷武勝軍節度使，改吏部尚書、知開封府。坐縱軍人家屬出城，當杖，詔解職。四年，復知開封府，復坐以事囑警巡使完顏金僧奴，降爲鄭州防禦使。未幾，復爲知開封府事。

男子、有節操的婦人，埋没而不被人知道的很多，請求派遣一名史官，廣泛地采訪搜集，以便計議褒賞嘉獎。”興定元年，升任武勝軍節度使，改吏部尚書、知開封府。因爲放縱軍人家屬出城而獲罪，判杖刑，詔令解除官職。四年，又知開封府，又因爲以私事囑托警巡使完顏金僧奴而獲罪，降職爲鄭州防禦使。不久，又重新擔任知開封府事。

張翰

張翰字林卿，忻州秀容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隰州軍事判官。有誣昆弟三人爲劫者，翰微行廉得其狀，白于州釋之。歷東勝、義豐、會川令，補尚書省令史，除户部主事，遷監察御史。丁母憂，服闋，調山東路鹽使。丁父憂，起復尚書省都事、户部員外郎。大安間，平章政事獨吉思忠、參知政事承裕行省戍邊，翰充左右司郎中，論議不相協，處置乖方，翰屢争之不見省。承裕就逮，衛紹王知翰嘗有言，召見撫慰之。改知登聞鼓院，兼前職，遷侍御史。貞祐初，爲翰林直學士，充元帥府經歷官。中都戒嚴，調度方殷，改户部侍郎。宣宗遷汴，翰規措扈從糧草，至真定，上書言五事：一曰强本，謂當裒兵徒、徙豪民，以實南京。二曰足用，謂當按蔡、汴舊渠以通漕運。三曰防亂，謂當就集義軍，假之官印，使相統攝，以安反側。四曰省事，謂縣邑不能自立者宜稍并之，既以省官，且易於備盗。五曰推恩，謂當推恩以示天子所在稱幸之意。上略施行之。翰雅有治劇才，所至輒辦。遷河平軍節度使、都水監、提控軍馬使，俄改户部尚書。是時，初至南京，庶事草略，翰經度區處皆有條理。是歲卒，謚達義。

張翰字林卿，是忻州秀容縣人。中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第，調任隰州軍事判官。有人誣告兄弟三人搶劫，張翰身着便服暗中出訪，查得真實情況，向州府禀告，釋放了他們。歷任東勝、義豐、會川縣令，補爲尚書省令史，任命爲户部主事，遷任監察御史。爲母親守喪，服喪期滿，調任山東路鹽使。又爲父親守喪，起用復官，爲尚書省都事、户部員外郎。大安年間，平章政事獨吉思忠、參知政事承裕行尚書省防守邊地，張翰充任左右司郎中，二人議論政事不相協調，處理事務違背事理，張翰多次争辯而不被采納。承裕被捕捉，衛紹王得知張翰曾經勸止他們，於是召見他加以安撫慰問。改官知登聞鼓院，兼原任職官，遷侍御史。貞祐初年，任翰林直學士，充任元帥府經歷官。中都戒嚴，安排調遣正繁忙，改爲户部侍郎。宣宗遷都汴京，張翰規劃措辦隨從護衛人員的糧草，來到真定，上奏疏論五件事：一爲加强根本，説應當聚集軍兵，遷移富豪百姓，以充實南京。二爲費用充足，説應當巡視蔡州、汴京舊有的河渠，以使漕運河道暢通。三爲防備禍亂，説應當就地招集義軍，發給官府印信，使他們相互統率牽制，以安定反覆無常的人心。四爲減省事務，説縣鎮不能自立的應當逐漸合并，既可以減少官吏，又容易防備盗賊。五爲推廣恩德，説應當推廣恩德以顯示天子所在之處都稱幸的意思。皇上大略施行了這些措施。張翰素來有治理繁難政事的才幹，所到之處政事就得到辦理。遷官河平軍節度使、都水監、提控軍馬使，不久改任户部尚書。這時，剛遷到南京，各類事務草創，張翰經劃調度、區分處置都很有條

理。這一年去世，賜謚號爲達義。

任天寵

任天寵字清叔，曹州定陶人也。明昌二年進士，調考城主簿，再遷威戎縣令。縣故堡寨，無文廟學舍，天寵以廢署建。有兄弟訟田者，天寵諭以理義，委曲周至，皆感泣而去。調泰定軍節度判官。丁父憂，服闋，調崇義軍節度判官。補尚書省令史、右三部檢法司正，遷監察御史。改右司都事，遷員外郎。改左司諫，轉左司郎中，遷國子祭酒。貞祐初，轉秘書監兼吏部侍郎，改中都路都轉運使。時京師戒嚴，糧運艱阻，天寵悉力營辦，曲盡勞瘁，出家貲以濟飢者，全活甚衆。監察御史高夔、劉元規舉天寵二十人公勤明敏，有材幹，可安集百姓。遷户部尚書。三年，中都不守，天寵繼走南京，中道遇兵，死之。謚純肅。

任天寵字清叔，是曹州定陶縣人。中明昌二年進士第，調任考城縣主簿，再次升遷爲威戎縣令。縣城設在過去的山寨城堡内，没有文廟學校，任天寵用廢棄了的官署建成文廟學校。有兄弟訴訟田産，任天寵以道理情義勸諭他們，委婉詳盡，他們都感動流淚而離去。調任泰定軍節度判官。爲父親守喪，服喪期滿，調任崇義軍節度判官。補爲尚書省令史、右三部檢法司正，升爲監察御史。改任右司都事，升任右司員外郎。改任左司諫，轉官左司郎中，升任國子祭酒。貞祐初年，轉官秘書監兼吏部侍郎，改任中都路都轉運使。這時京城戒嚴，糧食運輸艱難阻絶，任天寵全力經營備辦，竭盡勞苦，拿出家中財産來救濟飢民，保全救活的人很多。監察御史高夔、劉元規舉薦任天寵等二十二人公正勤勉，聰明敏悟，有才幹，可以招徠安撫百姓。升爲户部尚書。三年，中都失守，任天寵隨後逃往南京，在半路上遇到敵軍，戰死。賜謚號爲純肅。

贊曰：程寀、任熊祥，遼之進士，孔璠、范拱事宋、事齊，太祖皆見禮遇，而金之文治日以盛矣。張用直，海陵父子并列舊學。劉樞之練達，王翛之强敏於事，楊伯雄之善諷諫、工辭藻，蕭貢、温迪罕締達之文藝適時，之數人者迭用於正隆、大定、明昌之間。張翰、任天寵之經理調度，宣宗南遷，猶賴其用焉。金源氏百餘年所以培植人才而獲其效者，於斯可概見矣。

贊曰：程寀、任熊祥，都是遼國的進士，孔璠、范拱效力於宋朝、侍奉齊國，太祖都以禮相待，而金國以文教施政治民就一天天興盛了。張用直，海陵王父子一同接受他的教育。劉樞的幹練明達，王翛在政事上果敢敏捷，楊伯雄善於諷喻勸諫、工於辭藻，蕭貢、温迪罕締達的文學才能合於時用，這幾個人在正隆、大定、明昌之間交相受任用。張翰、任天寵的經營策劃、安排調遣，宣宗南遷後，還依賴他們起作用。金國百餘年來因注重培育人才而獲得成效，由此可以大略見到。

金史卷一百六

列傳第四十四

張暐　張行簡　賈益謙　劉炳　朮虎高琪　塔不也

張暐

張暐字明仲，莒州日照縣人。博學該通。登正隆五年進士，調陳留主簿、淄州酒稅副使，課增羨，遷昌樂令。改永清令，補尚書省令史，除太常博士，兼國子助教。丁父憂，服除，調山東東路轉運副使，入爲太常丞，兼左贊善大夫。章宗封原王，兼原王府文學。章宗册爲皇太孫，復爲左贊善，轉左諭德，兼太常丞。充宋國報諭使，至盱眙，宋人請赴宴，暐曰："大行在殯，未可。"及受賜，不舞蹈，宋人服其知禮。使還，遷太常少卿，兼修起居注。改禮部郎中，修起居注如故。遷右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

明昌二年，太傅徒單克寧薨，章宗欲親爲燒飯，是時，孝懿皇后梓宫在殯，暐奏："仰惟聖慈，追念勛臣，恩禮隆厚，孰不感勸？太祖時享，尚且權停，若爲大臣燒飯，禮有未安。今已降恩旨，聖意至厚，人皆知之，乞俯從典禮，則兩全矣。"章宗從之。上封事者言提刑司可罷，暐上疏曰："陛下即位，因民所利更法立制，無慮數十百條。提刑之設，政之大者，若爲浮議所搖，則内外無所取信。唐開元中，或請選擇守令，停采訪使，

張暐字明仲，莒州日照縣人。學問博洽貫通。登正隆五年進士第，調任陳留縣主簿、淄州酒稅副使，課稅盈餘增加，升爲昌樂縣令。改官永清縣令，補爲尚書省令史，任命爲太常博士，兼國子助教。爲父親守喪，服喪期滿，調山東東路轉運副使，入朝爲太常丞，兼左贊善大夫。章宗被封爲原王，兼任原王府文學。章宗被册立爲皇太孫，又擔任左贊善大夫，轉官太子左諭德，兼任太常寺丞。皇帝去世，充任宋國報諭使，到盱眙軍，宋朝人邀請他赴宴，張暐説："先皇帝還安放在靈柩中，不可以宴飲。"等到他接受賞賜時，也不行參拜大禮，宋朝人佩服他懂得禮節。出使回來，遷官太常少卿，兼修起居注。改爲禮部郎中，仍舊兼任修起居注。升任右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

明昌二年，太傅徒單克寧去世，章宗要親自替他燒飯，這時，孝懿皇后的靈柩還没有安葬，張暐上奏説："思念聖上仁慈，追念功勛大臣，恩禮深厚，誰不爲此感動激勵呢？在這個時候，太祖歲時的祭祀，尚且暫時停止，如果爲大臣燒飯，在禮制上有不妥貼之處。現在已經頒降詔書，聖上恩意深厚，衆人都知道了，請求委曲心意順從禮典制度，那就一舉兩得了。"章宗聽從了他的建議。上密封札子奏事的人説提刑司可以撤銷，張暐上奏説："陛下即位以來，根據老百姓的利益更改法令，建立制度，總共有幾十上百條。提刑司的設置，是政令的大事，如果被毫無

姚崇奏：‘十道采訪猶未盡得人，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守令皆稱其職？’然則，提刑之任，誠不可罷，擇其人而用之，生民之大利，國家之長策也。”因舉漢刺史六條以奏。上曰：“卿言與朕意合。”拜禮部尚書。孫即康鞫治鎬王永中事，還奏，有詔覆訊，群臣舉暐及兵部侍郎烏古論慶裔。上使參知政事馬琪諭暐曰：“百官舉閱實鎬王事，要勿屈抑其人，亦不可虧損國法。”上因謂宰臣曰：“鎬王視永蹈為輕。”馬琪曰：“人臣無將。”由是永中之獄决矣。霍王從彝母早死，温妃石抹氏養之，明昌六年温妃薨，上問從彝喪服。暐奏：“慈母服齊衰三年，桐杖布冠，禮也。從彝近親，至尊壓降與臣下不同，乞於未葬以前服白布衣絹巾，既葬止用素服終制，朝會從吉。”上從其奏。

根據的議論動摇的話，那麼朝廷内外就没有使人信任的東西了。唐代開元年間，有人請求選擇州守縣令，停罷采訪使，姚崇奏請説：‘分十個道采集訪問，還没有完全獲得合格人選，天下三百多個州，縣的數量比州多幾倍，怎麽能够使州守縣令都稱職呢？’既然如此，那麽提刑司的職任，確實不可撤銷，選擇合適的人加以任用，這是老百姓的大利益，國家的長遠計策。”於是列舉漢代刺史的六項條目上奏。皇上説：“你的話正與我心意相合。”任禮部尚書。孫即康審理鎬王完顔永中的案件，回朝奏報，詔令覆審，群臣推舉張暐和兵部侍郎烏古論慶裔。皇上派遣參知政事馬琪告訴張暐説：“朝廷百官都想要查實鎬王的事，關鍵在於不要使這些人委屈壓抑，也不可以損害國家法令。”皇上於是告訴宰相説：“鎬王與完顔永蹈相比較罪過還是輕的。”馬琪説：“臣子不得謀叛。”因此完顔永中的案情就决定了。霍王完顔從彝的母親早死，温妃石抹氏撫養他，明昌六年温妃去世，皇上詢問他關於完顔從彝穿喪服的禮制。張暐奏報説：“爲親生母親穿粗麻布喪服三年，拄桐木杖，戴麻布帽子，這是喪禮所規定的。完顔從彝是皇上的近親，最尊貴的人喪服制度降等級與臣子不同，請求在没有安葬之前穿白布衣服、戴絲綢頭巾，已經安葬就衹穿素色衣服來守滿喪期，朝會時穿吉禮服裝。”皇上聽從了他的話。

承安元年八月壬子，上召暐至内殿，問曰：“南郊大祀，今用度不給，俟他年可乎？”暐曰：“陛下即位于今八年，大禮未舉，宜亟行之。”上曰：“北方未寧，致齋之際有不測奏報何如？”對曰：“豈可逆度而妨大禮。今河平歲豐，正其時也。”上復問曰：“僧道三年一試，八十而取一，不亦少乎？”對曰：“此輩浮食，無益有損，不宜滋益也。”上曰：“周武帝、唐武宗、後周世宗皆賢君，其壽不永，雖曰偶然，似亦有因也。”對曰：“三君矯枉太過。今不毁除、不崇奉，

承安元年八月壬子日，皇上召張暐到内殿，問道：“南郊祭天是大的祭祀，現今用費不足，等到另外的年份再舉行可以嗎？”張暐説：“陛下從即位到現在已經八年，祭祀大禮還没有舉行，應當趕快舉行。”皇上説：“北方没有安寧，在齋祭時有不可預測的軍情奏報上來，又怎麽辦呢？”回答説：“哪裏可以預先猜度而妨害大禮？現今黄河平静，年歲豐收，正是祭祀的好時機。”皇上又問道：“僧人道士三年一次考試，八十個人取一人，不是太少了嗎？”回答説：“這些人不勞而食，没有益處衹有危害，不應當再增加他們的人數。”皇上説：“周武帝、唐武宗、後周世宗都是賢明的君主，他們的壽命都不長，雖然説是偶

是爲得中矣。”是歲，郊見上帝焉。頃之，翰林修撰路鐸論胥持國不可再用，因及董師中趨走持國及丞相襄之門，上曰：“張暐父子必不如是也。”

然，好像也有原因。”回答說：“這三位君主矯枉過正。現在不毀掉撤除寺廟，也不推崇尊奉，這就是適中了。”這一年，在南郊祭祀上帝。不久，翰林院修撰路鐸論胥持國不可以再任用，同時牽涉到董師中趨附奔走於胥持國以及丞相完顏襄門庭的事，皇上說：“張暐父子必定不像這樣做。”

三年，爲御史大夫，懇辭，不許。明年，坐奏事不實，奪一官，解職。起爲安武軍節度使。致仕，例給半俸，久之，暐不復請，遂止。暐自妻卒後不復娶，亦無姬侍，齋居與子行簡講論古今，諸孫課誦其側，至夜分乃罷，以爲常。歷太常、禮部二十餘年，最明古今禮學，家法爲士族儀表。子行簡、行信，行信自有傳。

三年，擔任御史大夫，懇請辭官，不批准。第二年，因爲奏報事情不確實而獲罪，削奪一級官資，解除官職。起用爲安武軍節度使。辭官退休，按舊例發給一半俸禄，過了很久，張暐不再陳請，就停止發給俸禄。張暐在妻子死後不再娶妻，也没有姬妾侍奉，在書齋中居處，與兒子張行簡論説古今，孫子們在旁邊誦讀學習，到深夜纔停止，習以爲常。歷官太常寺、禮部二十餘年，最精通古今禮學制度典章，治家有法，爲士大夫的表率。兒子張行簡、張行信，張行信另外有傳。

張行簡

行簡字敬甫。穎悟力學，淹貫經史。大定十九年進士第一，除應奉翰林文字。丁母憂，歸葬益都，杜門讀書，人莫見其面。服除，復任。章宗即位，轉修撰、進讀陳言文字，攝太常博士。夏國遣使陳慰，欲致祭大行靈殿。行簡曰：“彼陳慰非專祭，不可。”廷議遣使橫賜高麗，行簡曰：“比遣使報哀，彼以細故邀阻，且出嫚言，俟移問還報，橫賜未晚。”徒單克寧韙其言，深器重之。轉翰林修撰，與路伯達俱進讀陳言文字，累遷禮部郎中。

張行簡字敬甫。聰明敏悟努力學習，對經書史籍博洽貫通。大定十九年以進士第一名及第，任命爲應奉翰林文字。爲母親守喪，回益都安葬母親，關起門來讀書，旁人見不到他的面。服喪期滿，恢復原官。章宗即位，轉官翰林修撰、進讀陳言文字，代理太常博士。夏國因爲國喪派遣使臣前來慰問，想到先皇帝靈寢殿祭拜，張行簡說：“他們來慰問，不是專門派遣的祭祀官，不可以這樣做。”朝廷商議派遣使臣橫賜高麗國，張行簡又說：“近來派遣使臣報告國喪，他們藉小事攔截阻止，而且說出怠慢的話，等到行移文書詢問，稟報回來以後，再派遣使臣橫賜不晚。”徒單克寧認爲他的話很正確，對他很器重。任官翰林修撰，與路伯達一同擔任進讀陳言文字官，多次升遷任禮部郎中。

司天臺劉道用改進新曆，詔學士院更定曆名，行簡奏乞覆校測驗，俟將來月食無差，然後賜名。詔翰林侍講學士党懷英等覆校。懷英等校定道用新曆：明昌三年不置閏，即以閏月爲三月；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金木星

司天臺官劉道用改制新曆進獻，詔令學士院擬定新曆的名稱，張行簡奏請重新校訂測算驗證，等到將來推算月食没有誤差，然後再賜予名稱。詔令翰林侍講學士党懷英等人重新校正。党懷英等校訂劉道用新曆：明昌三年不設閏月，就以閏月爲三月；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金星、木星

俱在危十三度，道用曆在十三日，差一日；三年四月十六日夜月食，時刻不同。道用不曾考驗古今所記，比證事迹，輒以上進，不可用。道用當徒一年收贖，長行彭徽等四人各杖八十罷去。

群臣屢請上尊號，章宗不從，將下詔以示四方，行簡奏曰："往年飢民棄子，或丐以與人，其後詔書官為收贖，或其父母衣食稍充，即識認，官亦斷與之。自此以後，饑歲流離道路，人不肯收養，肆為捐瘠，餓死溝中。伏見近代禦災詔書，皆曰'以後不得復取'，今乞依此施行。"上是其言，詔尚書省行之。久之，兼同修國史。改禮部侍郎、提點司天臺，直學士，同修史如故。行簡言："唐制，僕射、宰相上日，百官通班致賀，降階答拜。國朝皇太子元正、生日，三師、三公、宰執以下須群官同班拜賀，皇太子立受再答拜。今尚書省宰執上日，分六品以下別為一班揖賀，宰執坐答揖，左右司郎中五品官廷揖，亦坐答之。臣謂身坐舉手答揖，近於坐受也。宰執受賀，其禮乃重於皇太子，恐於義未安。別嫌明微，禮之大節，伏請宰執上日令三品以下官同班賀，宰執起立，依見三品官儀式通答揖。"上曰："此事何不早辨正之，如都省擅行，卿論之是矣。"行簡對曰："禮部蓋嘗參酌古今典禮，擬定儀式，省廷不從，輒改以奏。"下尚書省議，遂用之。宰執上日，三品以下群官通班賀，起立答拜，自此始。行簡轉對，因論典故之學，乞於太常博士之下置檢閱官二員，通禮學資淺者使為之，積資乃遷博士。又曰："今雖有《國朝集禮》，至於食貨、官職、兵、刑沿革，未有成書，

都在危宿十三度，劉道用曆在十三日，差一天；三年四月十六日晚上月食，時間不同。劉道用不曾考查驗證古今的記録，比較核實事迹，就匆忙獻上，新曆不可以使用。劉道用判處苦役一年，繳納錢帛贖罪，長行彭徽等四人各行杖刑八十，罷去職任。

群臣多次奏請進上尊號，章宗不聽從，將要降詔書昭告天下，張行簡上奏說："往年百姓饑荒拋棄子女，或請求將子女送給他人，以後詔書命令官府代爲贖回收養，等到他們的父母衣食稍微充裕就認領，官府也裁決歸還給他們。從此以後，饑荒年歲災民流離於道路，衆人都不肯收養，任隨他們被拋棄，骨瘦如柴，餓死在道旁溝中。私下見到近代以來防備災害的詔書，都宣布説'以後不能再領取被遺棄的子女'，現在請求依照這一詔令施行。"皇上認爲他的話正確，詔令尚書省施行。過了很久，兼官同修國史。改任禮部侍郎、提點司天臺，直學士，仍舊爲同修國史官。張行簡上書說："唐代制度，僕射、宰相在初一，朝廷百官全部列班祝賀，他們走下臺階答禮拜揖。國朝制度，皇太子在正月初一、生日時，三師、三公、宰相以下會集群臣一同列班跪拜祝賀，皇太子站着接受，再答禮回拜。現在尚書省宰相在初一，分出六品以下官員單獨組成一班拜揖祝賀，宰相坐着作揖答禮，左右司郎中五品官在朝堂拜揖，宰相也坐着答禮。我認爲坐着舉手答禮作揖，近似於坐着受禮。宰相執政大臣接受祝賀，他們的禮節竟然比皇太子還要尊貴，恐怕在義理上不妥當。區別嫌疑，辨明細微，這是禮制的重要原則，請求宰相在初一命三品以下的官員一同到班祝賀，宰相執政大臣起立，依照會見三品官的儀式一起答禮拜揖。"皇上說："這件事爲何不早辨明糾正呢？如果尚書都省擅自行事，你直接論奏就對了。"張行簡對答說："禮部曾經參考古今的典章禮制，擬定儀式，尚書省不遵從，於是修改以後奏報朝廷。"交尚書省商議，就采用了。宰相在初一，三品以下的官一同列班祝賀，宰相站起來答禮拜揖，是從這時開始的。張行簡輪次奏對，於是奏論典章制度的學問，請

乞定會要，以示無窮。”承安五年，遷侍講學士，同修史、提點司天如故。

求在太常博士以下設置檢閱官二名，使精通禮制學問、資歷淺的人擔任這一職務，積累官資就遷任博士。又説：“現今雖然有《國朝集禮》，至於食貨、官職、兵制、刑制的沿襲更改，没有編成書，請求編定會要，以流傳於後世。”承安五年，遷任侍講學士，仍舊擔任同編修國史、提點司天臺官。

泰和二年，爲宋主生日副使。上召生日使完顔瑭戒之曰：“卿過界勿飲酒，每事聽於行簡。”謂行簡曰：“宋人行禮，好事末節，苟有非是，皆須正之，舊例所有不可不至。”上復曰：“頗聞前奉使者過淮，每至中流，即以分界争渡船，此殊非禮。卿自戒舟人，且語宋使曰：‘兩國和好久矣，不宜争細故傷大體。’丁寧諭之，使悉此意也。”四年，詔曰：“每奏事之際，須令張行簡常在左右。”

泰和二年，擔任賀宋朝國君生日副使。皇上召見賀生日使完顔瑭告誡他説：“你過了邊界就不要飲酒，每件事都聽從張行簡的建議。”又告訴張行簡説：“宋朝人行禮，喜歡追求細枝末節，如果有不對之處，都必須糾正過來，原來所有的禮節不可不做到。”皇上又説：“我多次聽説以前出使的使者經過淮河，每次行到中流時，就因分界争搶渡船，這是很無禮的行爲。你自己應當告誡船工，并且告訴宋朝使臣説：‘兩國和好已經很久了，不應當因小事而傷害了大體。’叮嚀告諭他們，使他們瞭解這一意圖。”四年，降詔書説：“每次在奏論政事的時候，必須使張行簡經常在我的左右。”

五年，群臣復請上尊號，上不許，詔行簡作批答，因問行簡宋范祖禹作《唐鑑》論尊號事。行簡對曰：“司馬光亦嘗諫尊號事，不若祖禹之詞深至，以謂臣子生謚君父，頗似慘切。”上曰：“卿用祖禹意答之，仍曰太祖雖有尊號，太宗未嘗受也。”行簡乞不拘對偶，引祖禹以微見其意，從之。其文深雅，甚得代言之體。改順天軍節度使。上謂行簡曰：“卿未更治民，今至保州，民之情僞，卒難臆度，如何治之則可？”對曰：“臣奉行法令，不敢違失，獄訟之事，以情察之，鈐制公吏，禁抑豪猾，以鎮静爲務，庶幾萬分之一。”上曰：“在任半歲或一年，所得利害上之。”行簡到保州，上書曰：“比者括官田給軍，既一定矣，有告欲别給者，輒從其告，至今未已。名曰官田，實取

五年，群臣又奏請進上尊號，皇帝不准許，詔令張行簡作批答，於是詢問張行簡宋朝范祖禹作《唐鑑》議論尊號的事。張行簡對答説：“司馬光也曾經諫止上尊號的事，但不如范祖禹的言詞深刻精到，他認爲是臣子在君王活着時給他上謚號，似乎太凄慘悲切了。”皇上説：“你用范祖禹的意思答覆他們，并且説太祖雖然有尊號，太宗却不曾接受。”張行簡請求不拘限以對偶句行文，引范祖禹的話以委婉地體現這一意思，聽從了。他作的批答文詞深刻典雅，深得代皇帝立言的大體。改官順天軍節度使。皇上告訴張行簡説：“你没有經歷過治理百姓的官職，現在到保州，百姓的真僞，終究難以猜測，怎麽樣治理纔可以呢？”對答説：“臣遵從執行法令，不敢有背離錯失，訴訟案件的事，以真情來考察，管理約束官府吏員，禁止抑制豪强奸猾，以鎮静作爲首務，這樣或許可以達到治理的萬分之一。”皇上説：“到任半年或一年以後，將所得州縣治政的利害奏報上來。”張行簡到保州，上書説：

之民以與之，奪彼與此，徒啓爭端。臣所管已撥深澤縣地三百餘頃，復告水占沙鹹者三之二，若悉從之，何時可定。臣謂當限以月日，不許再告爲便。”下尚書省議，奏請：“如實有水占河塌不可耕種，本路及運司佐官按視，尚書省下按察司覆同，然後改撥。若沙鹹堉薄，當準已撥爲定。”制曰：“可。”

“近來搜求官府田地供給軍人耕種，既已確定了，又有人陳告想要另外撥給的，就聽從了他們的陳告，到現在也没有停止。名義上説是官府田地，其實是取自百姓來給予他們，奪走彼處的田土來給此處的人，衹是挑起爭端。我所管轄的地方已經分撥了深澤縣土地三百餘頃，又來請求劃撥水淹没沙灘鹽鹹地的三分之二，如果全部順從他們，什麽時候可以確定呢？我認爲應當限制時間，過了時間，不許再來陳告爲便利。”交尚書省計議，奏請説：“如果確實有水淹没，河堤坍塌不可以耕種的田地，本路和轉運司的屬官按察巡視，尚書省交付按察司覆察無誤，然後改撥。如果是沙灘鹹地，土質瘠薄，應當依准已經撥過的數目爲定準。”制詔説：“可以。”

六年，召爲禮部尚書，兼侍講、同修國史。秘書監進《太一新曆》，詔行簡校之。七年，上遣中使馮賢童以實封御扎賜行簡曰：“朕念鎬、鄭二王誤干天常，自貽伊戚。藁葬郊野，多歷年所，朕甚悼焉，欲追復前爵，備禮改葬。卿可詳閱唐貞觀追贈隱、巢，并前代故事，密封以聞。”又曰：“欲使石古乃於威州擇地營葬，歲時祭奠，兼命衛王諸子中立一人爲鄭王後，謹其祭祀。此事既行，理須降詔，卿草詔文大意，一就封進。”行簡乃具漢淮南厲王長、楚王英、唐隱太子建成、巢剌王元吉、譙王重福故事爲奏，并進詔草，遂施行焉。累遷太子太保、翰林學士承旨，尚書、修史如故。

六年，召入朝爲禮部尚書，兼任侍講、同編修國史。秘書監奏進《太一新曆》，詔令張行簡校正。七年，皇帝派内侍官馮賢童把密封的御筆信札賜給張行簡説：“我思念鎬王、鄭王二人因爲誤犯上天的綱常，自己給自己帶來憂患。草草地埋葬在郊外，已經過了很多年，我非常痛心，想要恢復他們以前的官爵，備辦禮儀重新安葬。你可以詳細查閲唐代貞觀年間追贈隱太子、巢剌王的事，以及前代的史事，寫成札子密封上報。”又説：“想要派石古乃在威州選地安葬，逢年過節時祭奠，同時命令在衛王的幾個兒子中選立一人爲鄭王後嗣，讓他恭敬地奉行祭祀。這件事既已施行，按理應當頒降詔書，你草擬好詔書文字大意，一齊密封進奏。”張行簡就開列了漢代淮南厲王劉長、楚王劉英、唐代隱太子李建成、巢剌王李元吉、譙王李重福的史事上奏，并進奏詔書草稿，於是詔令施行。多次升遷任太子太保、翰林學士承旨，仍舊兼任禮部尚書、同編修國史。

貞祐初，轉太子太傅，上書論議和事，其略曰：“東海郡侯嘗遣約和，較計細故，遷延不决。今都城危急，豈可拒絶？臣願更留聖慮，包荒含垢，以救生靈。或如遼、宋相爲敵國，歲奉幣帛，或二三年以繼。選忠

貞祐初年，改官太子太傅，上書論議和的事，内容大略説：“東海郡侯曾經派遣使臣商討和議，衹因計較細微的事，所以遲疑拖延不能决定。現在都城危急，怎麽可以拒絶和議呢？我希望聖上思慮更加留意於此，包容四海八荒，隱忍污垢，委屈自己，以拯救百姓。或者像遼國、宋

實辨捷之人，往與議之，庶幾有成，可以紓患。”是時，百官議者，雖有異同，大概以和親爲主焉。莊獻太子葬後，不置宮師官，升承旨爲二品，以寵行簡，兼職如故。

國一樣，相互爲對等的國家，每年進貢錢幣絹帛，或者二三年進貢一次。選派忠實敏捷有口才的人，前往商談和議，或許能有成效，可以减輕禍患。”這時，參與議事的朝廷百官，雖然議論有分歧，但大概是以和好親善爲主。莊獻太子安葬以後，不再設置東宫老師的職官，升翰林學士承旨爲二品官，爲尊崇張行簡，兼任原來的職官不變。

三年七月，朝廷備防秋兵械，令内外職官不以丁憂致仕，皆納弓箭。行簡上書曰：“弓箭非通有之物，其清貧之家及中下監當、丁憂、致仕，安有所謂如法軍器。今繩以軍期，補弊修壞，以求應命而已，與倉猝製造何以異哉。若於隨州郡及猛安謀克人户拘括，擇其佳者買之，不足則令職輸所買之價，庶不擾而事可辦。”左丞相僕散端、平章政事高琪、盡忠、右丞賈益謙皆曰：“丁憂致仕者可以免此。”權參政烏古論德升曰：“職官久享爵禄，軍興以來，曾無寸補，况事已行而復改，天下何所取信。”是議也，丁憂致仕官竟得免。是歲，卒，贈銀青榮禄大夫，謚文正。行簡端慤慎密，爲人主所知。自初入翰林，至太常、禮部，典貢舉終身，縉紳以爲榮。與弟行信同居數十年，人無間言。所著文章十五卷，《禮例纂》一百二十卷，會同、朝獻、禘祫、喪葬，皆有記録，及《清臺》、《皇華》、《戒嚴》、《爲善》、《自公》等記，藏于家。

三年七月，朝廷準備防禦敵軍秋季進攻的軍器，命令内外職官，不論是守喪的，還是辭官退休的，都要交納弓箭。張行簡上書説：“弓箭不是通常所有的東西，那些清寒貧窮的家庭，以及中下級場務税務官員，解官守喪、辭官退休的人，哪裏有所説的符合規定的軍器。現在以軍期來限制，衹好修補那些壞爛了的弓箭，以圖應付命令罷了，這與倉促製造有什麽區别呢！如果隨軍隊所在的州郡和猛安、謀克人户中搜求，選擇那些好的軍器買下來，不足的話，就命令按職官交納收買軍器的錢，或許没有騷擾而事情就辦好了。”左丞相僕散端、平章政事术虎高琪、抹撚盡忠、尚書右丞賈益謙都説：“解官居喪、辭官退休的人可以免除這次徵收。”權參知政事烏古論德升説：“官員們長期享受官爵俸禄，戰事興起以來，根本没有一點補益，何况事情已經執行了而又再更改，拿什麽去取信於天下呢?”這次商議的結果，解官居喪、辭官退休的人終於得以免除。這一年，去世，追贈銀青榮禄大夫，賜謚號爲文正。張行簡端莊樸實謹慎周密，被君主知遇。從初入翰林院，直到太常寺、禮部，終生掌管科舉考試，士大夫以他爲榮耀。與弟弟張行信共同居處幾十年，衆人没有離間的言語。著有文章十五卷、《禮例纂》一百二十卷，諸侯朝見天子、朝覲貢奉土産、祭祀天地、祭祀列祖、喪葬，都有記載，并有《清臺》、《皇華》、《戒嚴》、《爲善》、《自公》等文章，收藏在家中。

贊曰：張暐、行簡世爲禮官，世習禮學。其爲禮也，行於家庭，講於朝廷，施用於鄰國，無不中度。古者

贊曰：張暐、張行簡世代爲禮官，世代學習禮學。他們研究禮，施行於家庭，講論於朝廷，施用於相鄰的國家，没有不符合法度的。古代官

官有世掌，學有專門，金諸儒臣，唯張氏父子庶幾無愧於古乎。

職有世代執掌的學術有精通某一門的，在金國的各個儒學大臣中，衹有張氏父子大概可以無愧於古人吧！

賈益謙

賈益謙字彦亨，沃州人也，本名守謙，避哀宗諱改焉。大定十年詞賦進士，歷仕州郡，以能稱。明昌間，入為尚書省令史，累遷左司郎中。章宗諭之曰："汝自知除至居是職，左司事不為不練，凡百官行止、資歷固宜照勘，勿使差繆。若武庫署直長移剌郝自平定州軍事判官召為典輿副轄，在職才五月，降授門山縣簿尉。朕比閲貼黄，行止乃俱書作一十三月，行止尚如此失實，其如選法何？蓋是汝不用心致然爾。今姑杖知除掾，汝勿復犯之。"五年，為右諫議大夫，上言："提刑司官不須遣監察體訪，宜據其任内行事，考其能否而升黜之。"上曰："卿之言其有所見乎？"守謙對曰："提刑官若不稱職，衆所共知，且其職與監察等，臣是故言之。"上嘉納焉。是年夏，上將幸景明宫清暑，守謙連上疏，極諫之。上御後閣，召守謙入對，稱旨。進兼尚書吏部侍郎。時鎬王以疑忌下獄，上怒甚，朝臣無敢言者。守謙上章論其不可，言極懇切。上諭之曰："汝言諸王皆有覬心，而游其門者不無横議。此何等語！固當罪汝，以汝前言事亦有當處，故免。"既而以議鎬王事有違上意，解職，削官二階。

賈益謙字彦亨，沃州人，本來名叫守謙，避哀宗的諱而改名。中大定十年詞賦科進士第，歷任州縣官，以能幹著稱。明昌年間，召入朝爲尚書省令史，多次升遷任左司郎中。章宗告訴他説："你從尚書省掌管任命官吏的職務一直到擔任左司郎中的職務，對左司的事不能不算熟練了，凡是百官的品格、行爲和資歷，自然應當審核，不要有差錯。例如武庫署直長移剌郝從平定州軍事判官召入朝爲典輿局副轄，在職纔五個月，就降職授門山縣簿尉。我近來查閲奏疏貼黄，他的履歷却都寫作十三個月，官吏資歷尚且這樣不真實，對選官法怎麽樣呢？大概都是因爲你不用心纔造成這類疏誤。現在姑且對掌管任命的曹官施行杖刑，你不得再犯這種過失。"五年，擔任右諫議大夫，上奏説："提刑司官員不需要派遣監察官巡視查訪，應當根據他們在任期内所作的事情，考察他們的能幹與否而升遷罷黜他們。"皇上説："你的話大概有所指吧？"賈守謙對答説："提刑司官員如果不稱職，大家都是知道的，而且他的職任和監察官相同，我因此説這些話。"皇上稱賞接受了。這年夏天，皇上將要前往景明宫避暑，賈守謙接連上奏章，竭力勸諫阻止。皇上駕臨後閣，召賈守謙入閣奏對，符合旨意，提升兼任尚書吏部侍郎。當時鎬王因爲猜疑忌恨而被關入監獄，皇上非常憤怒，朝廷大臣没有人敢上言。賈守謙上奏章論説事情不可以這樣處置，言詞極爲懇切，皇上告諭他説："你説各個王子都有覬覦之心，因而奔走於他們門庭的人不能没有放肆的議論，這是什麽話！本來應當治你的罪，因爲你以前議論政事也有恰當之處，所以赦免了你。"不久，因爲議論鎬王的事違背皇上旨意，解除官職，削奪官資二階。

承安元年七月，降為寧化州刺史。五年八月，改為山東路按察使，

承安元年七月，降職爲寧化州刺史。五年八月，改爲山東路按察使，轉官任河北西路轉運

轉河北西路轉運使。泰和三年四月，召爲御史中丞。四年三月，出爲定武軍節度使。八年六月，復爲御史中丞。八月，改吏部尚書。九月，詔守謙等一十三員分詣諸路，與本路按察司官一員同推排民户物力。上召見於香閤，諭之曰："朕選卿等隨路推排，除推收外，其新强、銷乏户，雖集衆推唱，然銷乏者勿銷不盡，如一户元物力三百貫，今蠲減二百五十貫，猶有不能當。新强者勿添盡，量存氣力，如一户添三百貫而止添二百貫之類。卿等宜各用心。百姓應當賦役，十年之間，利害非細。苟不稱所委，治罪當不輕也。"尋出知濟南府，移鎮河中。大安末，拜參知政事。

使。泰和三年四月，召入朝爲御史中丞。四年三月，出任定武軍節度使。八年六月，又擔任御史中丞。八月，改爲吏部尚書。九月，詔令賈守謙等十三人分别派往各路，與本路按察司官員一名共同推算民户家産，編排民户等級。皇上在香閤召見他們，告訴他們説："我選派你們隨各路推算民户家産，編排民户等級，除了推算、收入簿籍的事以外，對那些新發户、破落户的家産，雖然召集衆人推算唱報，但是破落户不要減免不徹底，例如一户人原有家産三百貫，現今減除二百五十貫，還有不能承擔的。新發户不要添盡等級，酌量保存餘力，例如一户人家産應當添三百貫而衹添二百貫之類。你們應當各自用心辦理。老百姓應該繳納的賦税、服的勞役，在十年的時間内，利害關係不小。如果你們不能承擔委托的重任，治罪決不會輕。"不久出知濟南府事，移官鎮守河中府。大安末年，任命爲參知政事。

貞祐二年二月，改河東南路安撫使，俄知彰德府。三年，召爲尚書省右丞。會宣宗始遷汴梁，益謙乃建言："汴之形勢，惟恃大河。今河朔受兵，群盗并起，宜嚴河禁以備不虞，凡自北來而無公憑者勿聽渡。"是時，河北民遷避河南者甚衆。侍御史劉元規上言："僑户宜與土民均應差役。"上留中，而自以其意問宰臣。丞相端、平章盡忠以爲便。益謙曰："僑户應役，甚非計也。蓋河北人户本避兵而來，兵稍息即歸矣。今旅寓倉皇之際，無以爲生，若又與地著者并應供億，必騷動不能安居矣。豈主上矜恤流亡之意乎。"上甚嘉賞，曰："此非朕意也。"因出元規章示之。三年八月，進拜尚書左丞。四年正月，致仕，居鄭州。

貞祐二年二月，改任河東南路安撫使，不久知彰德府事。三年，召入朝爲尚書省右丞。恰逢宣宗剛遷到汴梁，賈益謙於是上疏説："汴梁的地理形勢，衹有依仗黄河。現今河朔一帶遭受戰争，各類强盗同時起事，應當嚴格渡黄河的禁令，以防備不可預料的變故，凡是從北邊來而没有官府公文的人不准渡河。"這時，河北的百姓遷移河南躲避兵禍的很多。侍御史劉元規上言説："僑居的人户應當與當地百姓平均承擔差役。"皇上將奏疏留在内廷，而自己將這一意思詢問宰相。丞相僕散端、平章政事抹撚盡忠認爲這一方法便利。賈益謙説："僑居的人户承擔差役，决不是好的計策。因爲河北的人户本來是躲避兵禍而來的，戰争稍微平息就要回去。現今在旅居外地倉皇失措之時，没有謀生的職業，如果又與當地人户一同承擔供給，一定會騷動不能安居了。這哪裏是君主哀憐流亡百姓的心意呢?"皇上很是稱贊，説："這不是我的想法。"於是拿出劉元規的奏章給他看。三年八月，進位授尚書左丞。四年正月，辭官退休，居住在鄭州。

興定五年正月，尚書省奏："《章宗實録》已進呈，衛王事迹亦宜依

興定五年正月，尚書省奏報："《章宗實録》已經進呈，衛紹王的事迹也應當依照《海陵庶人

《海陵庶人實録》，纂集成書，以示後世。"制可。初，胡沙虎弑衛王，立宣宗，一時朝臣皆謂衛王失道，天命絶之，虎實無罪，且有推戴之功，獨張行信抗章言之，不報，舉朝遂以為諱。及是，史官謂益謙嘗事衛王，宜知其事，乃遣編修一人就鄭訪之。益謙知其旨，謂之曰："知衛王莫如我。然我聞海陵被弑而世宗立，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輒得美仕，故當時史官修實録多所附會。衛王為人勤儉，慎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議偉之。正大三年，年八十，薨。三子：賢卿、頤卿、翔卿，皆以門資入仕。

實録》，編纂成書，以昭示後世。"頒降詔書批准了。當初，胡沙虎殺了衛王，擁立宣宗，當時的朝廷大臣都説衛紹王喪失了道義，天意要滅他，胡沙虎其實没有罪，而且有推舉擁戴的功勞，衹有張行信上奏章申説，没有答覆，滿朝大臣就以此爲忌諱。到這時，史官認爲賈益謙曾經事奉衛王，應當知道他的事迹，於是派遣一名編修官前往鄭州詢問賈益謙。賈益謙知道了史官的意圖，告訴他説："知道衛王的事，没有人能像我那樣清楚。但是我聽説海陵王被殺而後世宗被擁立爲皇帝，大定三十年，宫禁近侍之臣能够揭發海陵王隱伏的罪惡的人，就得到好的差使，所以當時史官纂修實録有很多附會的東西。衛王爲人勤勞儉樸，對功名爵位謹慎愛惜，考核他的行爲事迹，中等才幹的人趕不上他的很多。我僅僅知道這些罷了，如果是要文飾我的話來坐實他的罪，那麼我又何必顧惜我的殘年餘生呢！"朝廷大臣議論都認爲他的話壯偉。正大三年，年齡八十歲，去世。有三個兒子：賈賢卿、賈頤卿、賈翔卿，都以門蔭資歷入仕爲官。

贊曰：賈益謙於衛紹王，可謂盡事君之義矣。海陵之事，君子不無憾焉。夫正隆之為惡，暴其大者斯亦足矣。中冓之醜史不絶書，誠如益謙所言，則史亦可為取富貴之道乎？噫，其甚矣。傳曰："不有廢者，其何以興？"

贊曰：賈益謙對衛紹王，可以説是盡到了事奉君主的道義。海陵王的事，君子不是没有遺憾的。正隆年間海陵王作惡，暴露那些大的罪惡也就够了。内宫中的醜事，史書記載不絶，如果像賈益謙所説的那樣，那麼修史也可以成爲謀取富貴的途徑了吧？唉，大概太過分了。傳注上説："没有廢棄的東西，又拿什麼來使它興起呢？"

劉炳

劉炳，葛城人。每讀書，見前古忠臣烈士為國家畫策慮萬世安，輒嘆息景慕。貞祐三年，中進士第，即日上書條便宜十事：

劉炳是葛城縣人。每次讀書，見到前代的忠臣、建功立業的士人爲國家籌劃長策、考慮萬世安定的事迹，就嘆息景仰追慕。貞祐三年，中進士第，當天就上奏疏列舉了對國家有利的十件事：

其一曰，任諸王以鎮社稷。臣觀往歲，王師屢戰屢衄，率皆自敗。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才，既無靖難之謀，又無效死之節，外托持重之名，而内為自安之計，擇驍果以自隨，委疲

第一，任命各位親王來鎮守國家。臣下觀察往年，朝廷軍隊屢戰屢敗，都是自己打敗自己。沿襲太平的日子長了，衆人不懂得軍事，將帥没有才能，既没有平定禍難的謀略，又没有爲國而死的氣節，表面假托穩重的名義，而内心却爲自己的安全作打算，選

懦以臨陣，陣勢稍動，望塵先奔，士卒從而大潰。朝廷不加詰問，輒為益兵。是以法度日紊，倉庾日虛，閭井日凋，土地日蹙。自大駕南巡，遠近相望，益無固志。吏任河北者以為不幸，逡巡退避，莫之敢前。昔唐天寶之末，洛陽、潼關相次失守，皇輿夜出，向非太子迴趨靈武，率先諸將，則西行之士當終老於劍南矣。臣願陛下擇諸王之英明者，總監天下之兵，北駐重鎮，移檄遠近，戒以軍政。則四方聞風者皆將自奮，前死不避。折衝厭難，無大於此。夫人情可以氣激不可以力使，一卒先登，則萬夫齊奮，此古人所以先身教而後威令也。

擇驍勇果敢的士兵跟隨自己，委派疲憊怯懦的士兵臨陣作戰，陣勢稍有變動，他們望見戰陣上的塵土首先奔逃，士兵們跟着大敗潰散。朝廷不加追問，就替他們增派軍隊。因此法令制度一天比一天混亂，倉庫一天比一天空虛，鄉里市井一天比一天凋敝，土地一天比一天縮小。自從皇上車駕巡視南方以來，遠近之人相互觀望，更加没有固守的志向。被委派到河北任職的官吏覺得不幸，逡巡畏縮，退逃躲避，没有人敢前去。從前唐代天寶末年，洛陽、潼關相繼失守，皇帝車駕在夜晚出奔，如果不是皇太子回駕奔趨靈武，在各個將領之先作出表率，那麼西行的將士就會在劍門關以南終老餘生了。臣希望陛下選擇親王中英明的人，統率監理天下的軍隊，屯駐北方軍事重鎮，向遠近各方傳布檄文，以軍隊政令訓誡他們，那麼四面八方聽到消息的人都將自我奮發，前進戰死而不迴避。擊退敵軍，平息禍難，没有比這件事更大的了。人的情緒可以用志氣來激勵，而不可以用武力來驅使，一個士兵首先登上敵軍陣地，那麼另外一萬人就一齊奮進，這就是古人先以自身行爲作表率，然後使用軍政命令的原因。

二曰，結人心以固基本。天子惠人，不在施予，在于除其同患，因所利而利之。今艱危之後，易於為惠，因其欲安而慰撫之，則忠誠親上之心，當益加於前日。臣願寬其賦役，信其號令，凡事不便者一切停罷。時遣重臣按行郡縣，延見耆老，問其疾苦，選廉正，黜貪殘，拯貧窮，恤孤獨，勞來還定，則效忠徇義，無有二志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危民易與為亂，惟陛下留神。

第二，聚合民心以使根本鞏固。天子施恩惠於衆人，不在於施予，在於除去他們的共同禍患，根據他們的利益而使他們獲利。現今正是艱難危急之後，很容易施加恩惠，趁着他們想要安定而慰勞安撫他們，那麼他們的忠誠親近皇上的心思，會比以前更爲增加。臣希望放寬他們的賦税徭役，使政令兑現，凡是不便於百姓的政事全部停止廢除。定期派遣重臣按視巡行郡縣，延請會見老年人，詢問他們的疾苦，選擇清廉正直的官吏，罷黜貪婪殘暴的官吏，拯救貧窮，憐憫孤獨，慰勞流散的百姓，使他們歸來定居，那麼百姓們竭盡忠心、爲仁義獻身，就没有二心了。所以説安定的百姓可以推行仁義，危急的百姓容易作亂，希望陛下留意。

三曰，廣收人材以備國用。備歲寒者必求貂狐，適長塗者必畜騏驥。河南、陝西，車駕臨幸，當有以大慰士民之心。其有操行爲民望者，稍擢用之，平居可以勵風俗，緩急可以備驅策。昭示新恩，易民觀聽，陰係天下之心也。

第三，廣泛收羅人才以準備國家需用。防備天寒的人一定要尋求貂裘狐皮，走長路的人一定要畜養良馬。河南、陝西的州縣，皇帝駕臨，應當有大大地寬慰士大夫、百姓心意的地方。那些有節操德行，爲百姓所景仰的人，逐漸地提拔任用他們，在平時可以激勵風俗，在緊急時可以供驅使任用。明確地顯示新的恩德，來改變百姓的視聽，暗地裏維係天下人心。

四曰，選守令以安百姓。郡守、縣令，天子所恃以爲治，百姓所依以爲命者也。今衆庶已弊，官吏庸暗，無安利之才，貪暴昏亂，與奸爲市，公有斗粟之賦，私有萬錢之求，遠近嚣嚣，無所控告。自今非才器過人，政迹卓異者，不可使在此職。親勛故舊，雖望隆資高，不可使爲長吏。則賢者喜於殊用，益盡其能，不肖者愧慕而思自勵矣。

第四，選擇州守、縣令來安撫百姓。郡守、縣令，是天子依靠他們來治理國家，百姓依賴他們保全生命的人。現今百姓已經疲憊了，官吏昏庸暗昧，没有安撫利民的才幹，貪婪殘暴，昏暗迷亂，與奸人相勾結，公開的有一斗糧食的賦斂，私下裏有一萬錢的索求，無論遠近，老百姓怨聲載道，但没有控告的地方。從今以後，不是才能器識超過衆人、治政業績優異的人，不可以使他們擔任郡守縣令。皇族勛爵、故舊大臣的子弟，雖然名望隆重，資歷很高，也不可使他們擔任州縣長吏。那麽，賢人因得到特殊的任用而歡喜，更加竭盡他們的才能，不賢的人慚愧羡慕，從而想要自己振奮了。

五曰，褒忠義以勵臣節。忠義之士，奮身效命，力盡城破而不少屈。事定之後，有司略不加省，棄職者顧以恩貸，死事者反不見録，天下何所慕憚，而不爲自安之計邪？使爲臣者皆知殺身之無益，臨難可以苟免，甚非國家之利也。

第五，褒獎忠義以激發臣子的節操。忠義的人士奮不顧身，獻出生命，力量用盡，城被攻破而没有一點屈服。事情平定以後，有關官府完全不加考察，抛棄職守的人反而以恩命免死，死於國事的人反而不被叙録功勞，天下的人有什麽羡慕、畏懼，而不作自我保全的打算呢？如果做臣子的人都知道爲國獻身没有好處，遇到禍難可以苟且幸免，這對國家决没有好處。

六曰，務農力本以廣蓄積。此最强兵富民之要術，當今之急務也。

第六，從事農耕，致力於本業，以增加積蓄。這是使軍隊强盛、百姓富裕的最重要的方法，當今最急迫的事務。

七曰，崇節儉以省財用。今海内虚耗，田疇荒蕪，廢奢從儉以紓生民之急，無先於此者。

第七，崇尚節約儉樸以節省財力用度。現今海内錢財空虚，耗用繁多，田地荒蕪，廢棄奢侈，遵循節儉，以緩解百姓的危急，没有比這件事更重要的了。

八曰，去冗食以助軍費。兵革之後，人物凋喪者十四五，郡縣官吏署置如故，甚非審權救弊之道。

第八，去掉多餘的吃國家糧餉的人，以增加軍隊費用。兵火戰亂之後，喪失人口、財産十分之四五，而郡縣官吏任命設置仍然像過去那樣，這决不是根據情况補救時弊的方法。

九曰，修軍政以習守戰。自古名將料敵制勝，訓練士卒，故可使赴湯蹈火，百戰不殆。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服習，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主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可不慎哉。

第九，講求軍隊教令以練習守備攻戰。自古以來有名的將帥判斷敵軍軍情取得勝利，訓練士兵，所以可以使軍隊赴湯蹈火，百戰不敗。孔子説："使没有受過訓練的百姓作戰，這就稱作抛棄他們。"兵法上説："軍器不鋭利，就是將他們的士兵交給敵人；士兵不從事反復操練，就是將他們的將帥交給敵人；將帥不懂得軍事，就是將他們的君主交給敵人；君主不選擇將帥，就是將他的國家交給敵人。"可以不慎重嗎。

十曰，修城池以備守禦，保障國家，惟都城與附近數郡耳。北地不守，是無河朔矣，黄河豈足恃哉。

第十，修治城墻，挖掘護城河，用作防守的準備，保衛國家，祇有京城和附近的幾個州縣罷了。北部邊境不能守護，這就喪失了河朔，黄河哪裏足以依仗呢。

書奏，宣宗異焉，復試之曰："河北城邑，何術可保？兵民雜居，何道可和？鈔法如何而通？物價如何而平？"炳對大略以審擇守將則城邑固，兵不侵民則兵民和，斂散相權則鈔法通，勸農薄賦則物價平。宣宗雖異其言，而不能用，但補御史臺令史而已。

奏疏呈報上去，宣宗很驚奇，又出題考試，説："河北的城鎮，用什麽方法可以保住？軍士和百姓間雜居處，用什麽方法可以使他們和睦？交鈔怎樣纔可以流通？物價怎樣纔可以平穩？"劉炳奏對，大略認爲審慎地選擇守將，城鎮就能鞏固；軍隊不侵犯百姓，軍民就能和睦；聚財散財相平衡，交鈔就會流通；鼓勵農耕，减輕賦税，物價就會平穩。宣宗雖然認爲他的建議不同一般，但不能重用他，祇是將他補爲御史臺令史罷了。

論曰：劉炳可謂能言之士矣。宣宗召試既不失對，而以一臺令史賞之，足以倡士氣乎？

論曰：劉炳可以稱得上是善於進諫的士人了。宣宗召試，既然已經不失對策，却祇以一個御史臺令史賞賜他，這一做法足以激起士人的志氣嗎？

术虎高琪

术虎高琪或作高乞，西北路猛安人。大定二十七年充護衛，轉十人長，出職河間都總管判官。召爲武衛軍鈐轄，遷宿直將軍，除建州刺史，改同知臨洮府事。泰和六年，伐宋，

术虎高琪或稱作术虎高乞，是西北路猛安人。大定二十七年充任護衛親軍，轉官十人長，出任河間府都總管判官。召入朝爲武衛軍鈐轄，升爲宿直將軍，任命爲建州刺史，改官同知臨洮府事。泰和六年，討伐宋朝，與彰化軍節度副使

與彰化軍節度副使把回海備鞏州諸鎮，宋兵萬餘自鞏州轆轤嶺入，高琪奮擊破之，賜銀百兩、重綵十端。青宜可内附，詔知府事石抹仲温與高琪俱出界，與青宜可合兵進取。詔高琪曰："汝年尚少，近聞與宋人力戰奮勇，朕甚嘉之。今與仲温同行出界，如其成功，高爵厚禄，朕不吝也。"詔封吴曦爲蜀國王，高琪爲封册使。詔戒諭曰："卿讀書解事，蜀人亦識威名，勿以財賄動心，失大國體。如或隨去奉職有違禮生事，卿與喬宇體察以聞。"使還，加都統，號平南虎威將軍。宋安丙遣李孝義率步騎三萬攻秦州，先以萬人圍皂角堡，高琪赴之。宋兵列陣出谷，以武車爲左右翼，伏弩其下來逆戰。既合，宋兵陽却。高琪軍見宋兵伏不得前，退整陣，宋兵復來。凡五戰，宋兵益堅，不可以得志。高琪分騎爲二，出者戰則止者俟，止者出則戰者還，還者復出以更。久之，遣蒲察桃思剌潛兵上山，自山馳下合擊，大破宋兵，斬首四千級，生擒數百人，李孝義乃解圍去。宋兵三千致馬連寨以窺湫池，遣夾谷福壽擊走之，斬七百餘級。

把回海防備鞏州各個城鎮，宋軍一萬多人從鞏州轆轤嶺入侵，术虎高琪奮勇攻破宋軍，賜給白銀一百兩、彩綢十段。青宜可歸附朝廷，詔令知府事石抹仲温與术虎高琪一同出地界，與青宜可的軍隊會合進攻宋軍。頒降詔書給术虎高琪説："你的年齡還小，近來聽説你與宋朝軍隊努力作戰，奮勇殺敵，我非常贊賞你。現在與石抹仲温一同行動，出地界作戰，如果獲得成功，高官厚禄，我決不吝惜。"降詔封吴曦爲蜀國王，术虎高琪擔任封册使。詔書告誡説："你讀書明白事理，蜀地的人也知道你的威名，不要因爲錢財賄賂而動心，喪失大國的體統。如果隨從去的奉職官有違反禮制滋生事端的，你與喬宇體訪按察奏報。"出使回來，加官都統，加號爲平南虎威將軍。宋朝安丙派遣李孝義率領步兵、騎兵三萬人進攻秦州，先派一萬人圍攻皂角堡，术虎高琪領兵奔赴那裏。宋軍在山谷中排列戰陣，用武車作爲戰陣的左、右翼，在戰車下面埋伏了弓弩，前來迎戰。兩軍交鋒後，宋軍假裝退却，术虎高琪軍隊見到宋兵有埋伏，不能前進，退下來整理陣勢，宋軍又攻殺過來。共衝殺了五次，宋軍更加堅固，不可以取勝。术虎高琪將騎兵分爲兩批，殺出的人作戰，那麽留下的人就等候，留下的人出戰，那麽原來作戰的人就撤回來，撤回的人再出戰替換陣地上作戰的人。過了很久，术虎高琪派遣蒲察桃思剌率領軍兵悄悄登上山頂，從山上奔馳下來合兵夾擊，大破宋軍，斬殺四千人，活捉幾百人，李孝義就解除圍攻撤走了。宋軍三千人行進到馬連寨以窺視湫池，术虎高琪派遣夾谷福壽擊退他們，斬殺七百多人。

大安三年，累官泰州刺史，以糺軍三千屯通玄門外。未幾，升縉山縣爲鎮州，以高琪爲防禦使，權元帥右都監，所部糺軍賞賚有差。至寧元年八月，尚書左丞完顔綱將兵十萬行省於縉山，敗績。貞祐初，遷元帥右監軍。閏月，詔高琪曰："聞軍事皆中覆，得無失機會乎？自今當即行之，朕但責成功耳。"是月，被詔自鎮州

大安三年，多次任官爲泰州刺史，率糺軍三千人屯駐在通玄門外面。不久，升縉山縣爲鎮州，任命术虎高琪爲防禦使，代理元帥右都監，所統領的糺軍將士分别給予賞賜。至寧元年八月，尚書左丞完顔綱統兵十萬到縉山行尚書省，大敗。貞祐初年，遷任元帥右監軍。閏月，詔令术虎高琪説："我聽説軍中事務都要由朝廷覆審，能不喪失機會嗎？從今以後你認爲得當就執行，我衹是要求成功而已。"這個月，接受詔令從鎮

移軍守禦中都迤南，次良鄉不得前，乃還中都。每出戰輒敗，紇石烈執中戒之曰："汝連敗矣，若再不勝，當以軍法從事。"及出果敗，高琪懼誅。十月辛亥，高琪自軍中入，遂以兵圍執中第，殺執中，持其首詣闕待罪。宣宗赦之，以為左副元帥，一行將士遷賞有差。丙寅，詔曰："胡沙虎畜無君之心，形迹露見，不可盡言。武衛副使提點近侍局慶山奴、近侍局使斜烈、直長撒合輦累曾陳奏，方慎圖之。斜烈漏此意於按察判官胡魯，胡魯以告翰林待制訛出，訛出達於高琪，今月十五日將胡沙虎戮訖。惟兹臣庶將恐有疑，肆降札書，不匿厥旨。"論者謂高琪專殺，故降此詔。頃之，拜平章政事。

州轉移軍隊防守中都以南的地方，行進到良鄉不能再前進，就撤回中都。每次出戰都打敗仗，紇石烈執中警告他說："你已經連續打了幾次敗仗，如果再不取勝，就要用軍法處置你。"等到出戰時，果然又打了敗仗，术虎高琪害怕被殺。十月辛亥日，术虎高琪從軍中入城，就率領軍兵包圍紇石烈執中的家，殺死紇石烈執中，帶着他的頭到朝廷請罪。宣宗赦免了他，任命他爲左副元帥，一道的將官士兵分別等級升官賞賜。丙寅日，降詔書說："胡沙虎懷有目無君主的心思，形迹暴露，不可以用言語說盡。武衛副使提點近侍局慶山奴、近侍局使斜烈、近侍局直長撒合輦曾經多次奏請，將要審慎地圖謀除掉他。斜烈將這一意圖泄露給按察判官胡魯，胡魯告訴給翰林待制訛出，訛出傳達給术虎高琪，本月十五日已將胡沙虎誅殺。衹是怕大臣百姓對這事會有疑慮，因此頒降詔書，不隱瞞這一旨意。"議論的人認爲术虎高琪專權擅殺，所以頒降這道詔書。不久，任命爲平章政事。

宣宗論馬政，顧高琪曰："往歲市馬西夏，今肯市否?"對曰："木波畜馬甚多，市之可得，括緣邊部落馬，亦不少矣。"宣宗曰："盡括邊馬，緩急如之何?"閲三日，復奏曰："河南鎮防二十餘軍，計可得精騎二萬，緩急亦足用。"宣宗曰："馬雖多，養之有法，習之有時，詳諭所司令加意也。"貞祐二年十一月，宣宗問高琪曰："所造軍器往往不可用，此誰之罪也?"對曰："軍器美惡在兵部，材物則户部，工匠則工部。"宣宗曰："治之！且將敗事。"宣宗問楊安兒事，高琪對曰："賊方據險，臣令主將以石墻圍之，勢不得出，擒在旦夕矣。"宣宗曰："可以急攻，或力戰突圍，我師必有傷者。"

宣宗議論馬政，對术虎高琪說："往年到西夏國買馬，今年還肯賣給我們嗎?"回答說："木波畜養的馬很多，去買就可以得到，搜求沿邊境的部落的馬，也不會少。"宣宗說："將邊境地方的馬全數搜羅乾净，一旦有緊急情况怎麽辦呢?"過了三天，又上奏說："河南鎮防軍有二十多支軍隊，估計可以獲得精良的騎兵二萬人，在緊急情况時也够用了。"宣宗說："馬雖然多，調養它們自有方法，訓練它們也有時節，可詳盡地告訴主管部門加意飼養。"貞祐二年十一月，宣宗詢問术虎高琪說："官府製造的軍器往往不能使用，這是誰的罪過呢?"對答說："軍器的好壞在兵部，材料的好壞則在户部，工匠的好壞則在工部。"宣宗說："要追究這件事！不然將要敗壞大事。"宣宗問楊安兒的事，术虎高琪回答說："賊人還占據險要地勢頑抗，臣命令主將修築石墻將他們圍住，他們勢必不能逃出，很快就會被活捉了。"宣宗說："可以緊急進攻，他們或許會奮力作戰突圍出來，我方軍隊必定有傷亡。"

應奉翰林文字完顔素蘭自中都議

應奉翰林文字完顔素蘭從中都商議軍事回

軍事還，上書求見，乞屏左右。故事，有奏密事輒屏左右。先是，太府監丞游茂以高琪威權太重，中外畏之，常以為憂，因入見，屏人密奏，請裁抑之。宣宗曰："既委任之，權安得不重？"茂退不自安，復欲結高琪，詣其第上書曰："宰相自有體，豈可以此生人主之疑，招天下之議。"恐高琪不相信，復曰："茂嘗間見主上，實惡相公權重。相公若能用茂，當使上不疑，而下無所議。"高琪聞茂嘗請間屏人奏事，疑之，乃具以聞。游茂論死，詔免死，杖一百，除名。自是凡屏人奏事，必令近臣一人侍立。及素蘭請密，召至近侍局，給筆札，使書所欲言。少頃，宣宗御便殿見之，惟留近侍局直長趙和和侍立。素蘭奏曰："日者，元帥府議削伯德文哥兵權，朝廷乃詔領義軍。改除之命拒而不受，元帥府方欲討捕，朝廷復赦之，且不令隸元帥府。不知誰為陛下畫此計者，臣自外風聞皆出平章高琪。"宣宗曰："汝何以知此事出於高琪？"素蘭曰："臣見文哥與永清副提控劉温牒云，差人張希韓至自南京，道副樞平章處分，已奏令文哥隸大名行省，毋遵中都帥府約束。温即具言於帥府。然則，文哥與高琪計結，明矣。"上頷之。素蘭復奏曰："高琪本無勳望，嚮以畏死擅殺胡沙虎，計出於無聊耳。妒賢能，樹黨與，竊弄威權，自作威福。去歲，都下書生樊知一詣高琪，言糺軍不可信，恐生亂。高琪以刀杖决殺之，自是無復敢言軍國利害者。使其黨移剌塔不也為武寧軍節度使，招糺軍，已而無功，復以為武衛軍使。以臣觀之，此賊滅亂紀綱，戕害忠良，實有不欲國家平治之意。惟陛下斷然行之，

朝，上書求見，請求讓左右侍從避開。按過去的慣例，有大臣稟奏機密事務就讓左右侍從避開。在此之前，太府監丞游茂認爲术虎高琪威勢權力太重，内外大臣都畏懼他，常常以此爲憂慮，趁入朝晋見的機會，避開旁人秘密上奏，請求裁省抑制他。宣宗説："既然委任他，權勢怎麽能够不重呢？"游茂退朝後内心不安，又想要巴結术虎高琪，到他家中拜訪，上書説："宰相自有他的體制，怎麽可以因此而使人主産生疑慮，招致天下人的議論呢？"他恐怕术虎高琪不相信，又説："我游茂曾經秘密謁見皇上，實際上是憎惡相公的權勢重。相公如果能任用我游茂，一定會使皇上不疑心，在下面的人没有什麽可議論的了。"术虎高琪聽説游茂曾經秘密避開人奏事，就懷疑他，於是開列罪狀奏聞。游茂被判死刑，詔令免死，行杖刑一百，除去名籍。從此以後，凡是避開人奏事，必定讓一名近臣陪立。等到完顔素蘭請求秘密奏事時，就召他到近侍局，供給他筆墨紙張，讓他寫下想要説的話。一會兒，宣宗坐在便殿召見他，衹留下近侍局直長趙和和陪立。完顔素蘭上奏説："前些日子，元帥府商議削奪伯德文哥的軍權，朝廷於是詔令他統領義軍。改官除授的命令，他拒絶不接受，元帥府正要聲討捕捉他，朝廷却又赦免了他，而且不使他隸屬於元帥府。不知道是誰替陛下出這一計策，臣下從外面的傳聞聽説都出自平章政事术虎高琪。"宣宗説："你從哪裏知道這件事出於术虎高琪呢？"完顔素蘭説："臣下見到伯德文哥與永清副提控劉温的文書説，差人張希韓從南京來，説是副樞密使平章政事的安排，已經奏請讓伯德文哥隸屬於大名行省，不要受中都元帥府的約束。劉温就全部報告給元帥府。既然如此，那麽伯德文哥與术虎高琪相預謀勾結，就很清楚了。"皇上點頭稱是。完顔素蘭又上奏説："术虎高琪本來没有功勛名望，過去因爲怕死擅自殺死胡沙虎，也是出於無可奈何的計策罷了。嫉妒賢能，培植黨羽，私下玩弄威勢權力，作威作福。去年，都城内有書生樊知一拜見术虎高琪，説糺軍不可以信賴，恐怕産生變亂。术虎高琪用刀、木

社稷之福也。”宣宗曰：“朕徐思之。”素蘭出，復戒曰：“慎無泄也。”

杖處治殺死了他，從此以後，再没有敢說國家軍隊利害大事的人了。他派他的黨羽移剌塔不也擔任武寧軍節度使，招集乣軍，隨後没有功勞，又任命爲武衛軍使。據臣下觀察，這個賊人毁壞擾亂政令法制，殘害忠良，確實懷有不想要國家太平安定的意圖。希望陛下斷然施行責罰，這是國家的福氣。”宣宗說：“朕慢慢考慮這件事。”完顔素蘭退出，又告誡說：“要謹慎，不要泄露出去。”

四年十月，大元大兵取潼關，次嵩、汝間，待闕臺院令史高嶷上書曰：“向者河朔敗績，朝廷不時出應，此失機會一也。及深入吾境，都城精兵無慮數十萬，若效命一戰，必無今日之憂，此失機會二也。既退之後，不議追襲，此失機會三也。今已度關，不亟進禦，患益深矣。乞命平章政事高琪爲帥，以厭衆心。”不報。御史臺言：“兵逾潼關、崤、澠，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絶道路，而别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爲寒心也。不攻京城而縱其别攻州縣，是猶火在腹心，撥置于手足之上，均一身也，願陛下察之。請以陝西兵扼拒潼關，與右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爲掎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人，各付精兵數千，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詔付尚書省，高琪奏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寢。高琪止欲以重兵屯駐南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也。宣宗惑之，計行言聽，終以自斃。

四年十月，元朝大軍攻取潼關，進駐於嵩岳、汝州之間，等待補充空缺職位的臺院令史高嶷上奏疏說：“過去，黄河以北的地方軍隊大敗，朝廷不及時出兵應援，這是第一次失去機會。等到敵軍深入到我們境内，都城有精兵不下幾十萬，如果拼命奮戰，一定没有今天的憂患，這是第二次失去機會。敵軍既已退軍，又不商議追趕襲擊，這是第三次失去機會。現在敵軍已經過了潼關，不急於進攻防禦，禍患更大了。請求命令平章政事术虎高琪爲元帥，以安定人心。”没有答覆。御史臺上書說：“敵軍已經越過潼關、崤山、澠池，深入腹心重地，臨近京城西郊。他們知道京城中屯駐有重兵，不再叩擊城門尋求作戰，衹是以游動的騎兵攔截道路，而别的軍兵攻擊州縣，這也是逐漸使京城受圍困的方法。如果專門以防守都城爲要事，那麽中都的危難又將在今天出現，況且國家、私人的積蓄與中都相比較還不及百分之一，這是臣子們爲此寒心的原因。敵軍不進攻京城而放縱軍兵另外攻擊州縣，這就像火原來在肚腹心臟内，又將它們撥放到手足上，都是同一個身體，危難并没有消除，希望陛下詳察。請求派陝西的軍隊控扼守衛潼關，與右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構成分兵夾擊的形勢，挑選在京城的勇敢將官十餘人，分别交付給精兵幾千人，根據情况窺伺機會，一邊作戰一邊守護，又告諭河北的官府，也用這種方法來對付他們。”詔令交付尚書省，术虎高琪上奏說：“御史臺官員歷來不懂軍事，守備防禦的策略，不是他們所懂得的。”於是作罷。术虎高琪衹想用重兵屯駐在南京以自我固守，其餘州郡的殘破不再顧惜。

宣宗被他迷惑，對他言聽計從，最終使自己滅亡。

未幾，進拜尚書右丞相，奏曰："凡監察有失糾彈者從本法。若人使入國，私通言語，説知本國事情，宿衛、近侍官、承應人出入親王、公主、宰執之家，災傷闕食，體究不實，致傷人命，轉運軍儲，而有私載，及考試舉人關防不嚴者，并的杖。在京犯至兩次者，臺官減監察一等論贖，餘止坐專差者。任滿日議定升降，若任内有漏察之事應的决者，依格雖爲稱職，止從平常，平常者從降罰。"制可。高琪請修南京裏城，宣宗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

不久，進位拜尚書右丞相，上奏説："凡是監察官有失於糾舉彈劾的依照本法定罪。如果使臣到别國去，私自與人交談，告知本國的事情，值宿護衛官、近侍官、應奉人出於親王、公主、宰相的家中，州縣遭受災害，百姓缺乏糧食，考察不確實，以致傷害人命，運送軍隊糧食儲備而載有私貨，以及考試應舉士人防衛不嚴格的官員，一律按實犯罪行施行杖刑。在京城爲官違犯案禁令兩次的，御史臺官比監察官減罪一等，用錢幣贖罪，其餘的衹是處罰專門差遣的人。官員任職期滿時議定升降，如果在任期内有遺漏督察的事件應當處以最終判决的，依規定雖然是稱職，也衹按平常等級升遷，當按平常等級升遷的按降罰等級處分。"詔書批准。术虎高琪請求修建南京裏城，宣宗説："這項勞役一旦興起，老百姓更加困苦不堪了。城雖然完整堅固，但能够獨自保全嗎？"

初，陳言人王世安獻攻取盱眙、楚州策，樞密院奏乞以世安爲招撫使，選謀勇二三人同往淮南，招紅襖賊及淮南宋官。宣宗可其奏，詔泗州元帥府遣人同往。興定元年正月癸未，宋賀正旦使朝辭，宣宗曰："聞息州透漏宋人，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爲亂，宋人何敢犯我？"高琪請伐之以廣疆土。上曰："朕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討。"高琪謝曰："今雨雪應期，皆聖德所致。而能包容小國，天下幸甚，臣言過矣。"四月，遣元帥左都監烏古論慶壽、簽樞密院事完顔賽不經略南邊，尋復下詔罷兵，然自是與宋絶矣。

當初，上言人王世安獻攻取盱眙、楚州的計策，樞密院奏報請求任命王世安爲招撫使，選派兩三個有智謀勇力的人一同前往淮南，招降紅襖賊軍以及在淮南的宋朝官吏。宣宗批准了他們的奏請，詔令泗州元帥府派人一同前往。興定元年正月癸未日，宋朝慶賀正旦使臣在朝堂辭别，宣宗説："聽説息州放過宋人，這是那邊邊境上的飢民，沿淮河作亂，宋朝軍隊怎麼敢侵犯我國呢？"术虎高琪請求討伐他們以開拓疆土，皇上説："我衹要能守住祖宗交付給我的土地就够了，何必要從事於對外討伐呢！"术虎高琪謝罪説："現今雨雪及時降落，這都是聖主恩德造成的。如果能够寬容小國，天下就很幸運了。臣的話説錯了。"四月，派遣元帥左都監烏古論慶壽、簽書樞密院事完顔賽不經營料理南方邊事，不久又下詔書停止軍事行動，但是從此與宋朝絶交了。

興定元年十月，右司諫許古勸宣宗與宋議和，宣宗命古草牒，以示宰臣，高琪曰："辭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足取。"遂寢。集賢院諮議官

興定元年十月，右司諫許古勸説宣宗與宋朝議和，宣宗命令許古草擬國書，將草稿交給宰相看，术虎高琪説："言辭中有哀求祈請的意思，自己顯示卑微軟弱，文稿不可用。"事情於是作

呂鑑言："南邊屯兵數十萬，自唐、鄧至壽、泗沿邊居民逃亡殆盡，兵士亦多亡者，亦以人烟絶少故也。臣嘗比監息州榷場，每場所獲布帛數千匹、銀數百兩，大計布帛數萬匹、銀數千兩，兵興以來俱失之矣。夫軍民有逃亡之病，而國家失日獲之利，非計也。今隆冬沍寒，吾騎得騁，當重兵屯境上，馳書諭之，誠爲大便。若俟春和，則利在於彼，難與議矣。昔燕人獲趙王，趙遣辯士説之，不許，一牧竪請行，趙王乃還。孔子失馬，馭卒得之。人無貴賤，苟中事機，皆可以成功。臣雖不肖，願效牧竪馭卒之智，伏望宸斷。"詔問尚書省。高琪曰："鑑狂妄無稽，但其氣岸可尚，宜付陝西行省備任使。"制可。十二月，胥鼎諫伐宋，語在《鼎傳》。高琪曰："大軍已進，無復可議。"遂寢。

罷。集賢院諮議官呂鑑上奏説："南方邊境屯聚大軍幾十萬，從唐州、鄧州直到壽州、泗州，沿邊居民差不多逃光了，士兵也有很多逃亡的，這也是因爲人烟太稀少的緣故。臣近來曾經監管息州專賣交易場務，每場税利可以獲得布帛幾千匹、白銀幾百兩，場務總計收布帛幾萬匹、白銀幾千兩，戰事興起以來都喪失了。軍兵百姓有逃亡的弊病，而國家喪失每天可以獲取的利益，這是失策。現今是隆冬季節，嚴寒封凍，我方騎兵可以馳騁，應當派遣重兵屯駐在邊境上，傳送書信告諭他們，確實是大爲便利。如果等到春天暖和了，那麽便利就在他們那一方，很難與他們議和了。從前燕國人俘獲了趙王，趙國派遣有口才的人士去游説他們，燕國人不答應，一個放牧的人請求前往，趙王就回來了。孔子丢失了馬，趕車的士兵找到了它。人無論貴賤，如果作事能符合事物機緣就都可以成功。臣雖然不賢，但願意仿效放牧人、趕車士兵的智謀，切望聖主明裁。"降詔詢問尚書省。术虎高琪説："呂鑑狂妄，説話無根據，但是他的志氣還可以推崇，可以交付陝西行省，以備任用差使。"詔書批准了。十二月，胥鼎進諫勸止討伐宋朝，他的話記載在《胥鼎傳》上。术虎高琪説："大軍已經進發，没有可以再議論的了。"於是作罷。

二年，盧鼎上書諫曰："錢穀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天子總大綱，責成功而已。"高琪曰："陛下法上天行健之義，憂勤庶務，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階也。鼎言非是。"宣宗以南北用兵，深以爲憂，右司諫呂造上章："乞詔同外百官各上封事，直言無諱。或時召見，親爲訪問。陛下博采兼聽，以盡群下之情，天下幸甚。"宣宗嘉納，詔集百官議河北、陝西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不用一言。是時，築汴京城裏城，宣宗問高琪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如何？"高琪曰："終當告成，但其濠未及浚耳。"宣宗曰："無濠可乎？"高琪曰："苟

二年，胥鼎上書進諫説："錢財穀粟之類繁冗的事務，不是天子所能兼任的，天子總攬大綱，要求臣下成功罷了。"术虎高琪説："陛下效法上天運行剛健有力的大義，爲天下事務憂愁勞苦，早晨夜晚都無暇休息，這正是謀求太平的階梯，胥鼎的話不正確。"宣宗因爲南方北方都在用兵，深深感到憂慮，右司諫呂造上奏章説："請求詔令朝廷内外百官各自奏上密封的札子，直接議論政事，不要忌諱。或者臨時召見，親自向他們咨詢。陛下博采衆議，聽取各種意見，以完全瞭解群臣的實情，天下幸運至極。"宣宗稱贊采納，詔令聚集朝廷百官商議防守備禦河北、陝西的計策。术虎高琪内心忌恨他們，不采用任何一條建議。這時，修築汴京的内城，宣宗問术虎高琪説："有人説修内城這一勞役恐怕不能完

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效力。”宣宗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為善。”高琪無以對。

成，你看怎麽樣？”术虎高琪説：“終究會修成的，祇是護城河來不及疏浚罷了。”宣宗問道：“没有護城河可以嗎？”术虎高琪説：“如果守城有法度，正是要使敵軍前來，臣子們纔更能够效力。”宣宗説：“與其讓他們兵臨城下，何如不讓他們到這裏爲好呢？”术虎高琪没有話可以對答。

高琪自為宰相，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高汝礪相唱和。高琪主機務，高汝礪掌利權，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材力或與己頡頏者，對宣宗陽稱其才，使幹當於河北，陰置之死地。自不兼樞密元帥之後，常欲得兵權，遂力勸宣宗伐宋。置河北不復為意，凡精兵皆置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平章政事英王守純欲發其罪，密召右司員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鮮石魯剌、令史蒲察胡魯謀之。石魯剌、胡魯以告尚書省都事僕散奴失不，僕散奴失不以告高琪。英王懼高琪黨與，遂不敢發。頃之，高琪使奴賽不殺其妻，乃歸罪于賽不，送開封府殺之以滅口。開封府畏高琪，不敢發其實，賽不論死。事覺，宣宗久聞高琪奸惡，遂因此事誅之，時興定三年十二月也。尚書省都事僕散奴失不以英王謀告高琪，論死。蒲鮮石魯剌、蒲察胡魯各杖七十，勒停。初，宣宗將遷南，欲置乣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遷汴，戒朮多厚撫此軍，朮多輒殺乣軍數人，以至于敗。宣宗末年嘗曰：“壞天下者，高琪、朮多也。”終身以為恨云。

术虎高琪自從擔任宰相以後，獨掌大權，鞏固寵幸，擅自作威作福，與高汝礪相附和。术虎高琪主管軍機政務，高汝礪執掌財務大權，依附自己的人就任用，不依附自己的人就排斥。凡是議論政事的人違反了他的心意，以及依仗才幹能力與自己相對抗的人，就對着宣宗假裝稱贊他的才幹，派他到河北辦理處置軍政事務，暗暗置人於死地。自從不兼任樞密使元帥以後，常常想要取得兵權，於是極力鼓動宣宗討伐宋朝。放棄河北，不再留意，凡是精鋭的軍隊都安置在河南，得過且過地打發日月，不肯輕意派出一兵一卒，以接應某一方的緊急情況。平章政事英王完顔守純想要揭發他的罪行，秘密召集右司員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鮮石魯剌、令史蒲察胡魯計議這件事。蒲鮮石魯剌、蒲察胡魯將這件事告訴了尚書省都事僕散奴失不，僕散奴失不又告訴了术虎高琪。英王害怕术虎高琪的黨與，於是不敢揭發。不久，术虎高琪使家奴賽不殺死他的妻子，就歸罪於賽不，送到開封府，殺掉他滅口。開封府畏懼术虎高琪，不敢揭發他的實情，賽不被判死刑。事情被察覺，宣宗早就聽説术虎高琪的奸惡，就藉這件事殺了他，這時是興定三年十二月。尚書省都事僕散奴失不將英王的預謀告訴术虎高琪，論罪處死。蒲鮮石魯剌、蒲察胡魯各行杖刑七十，勒令停職。當初，宣宗將要遷都到南方，想安置乣軍在平州，术虎高琪作難阻止。等遷移到汴京時，告誡抹撚朮多，要他好好安撫乣軍，抹撚朮多隨意殺死乣軍幾名士兵，以至於戰敗。宣宗在晚年曾經説：“毁壞天下的人是术虎高琪、抹撚朮多。”終生以此事爲遺憾。

移剌塔不也

移剌塔不也，東北路猛安人。明昌元年，累官西上閤門使。二年，襲

移剌塔不也是東北路猛安人。明昌元年，多次任官爲西上閤門使。二年，承襲父親爲謀克。

父謀克。泰和伐宋，有功，遥授同知慶州事，權迪列乣詳穩。丁父憂，起復西北路招討判官，改尚輦局使、曹王傅。貞祐二年，遷武寧軍節度使，招徠中都乣軍，無功，平章高琪芘之，召爲武衛軍都指揮使。應奉翰林文字完顔素蘭嘗面奏高琪黨比，語在《高琪傳》。尋知河南府事，兼副統軍，徙彰化軍節度使。上言："盡籍山東、河間、大名猛安人爲兵，老弱城守，壯者捍禦。"又言："河東地險人勇，步兵爲天下冠，可盡調以戍諸隘。"從之。自是河東郡縣屯兵少，不可守矣。改知臨洮府事，兼陝西副統軍。貞祐三年十一月，破夏兵于熟羊寨。平章高琪率宰臣入賀曰："塔不也以少敗衆，蓋陛下威德所致。"宣宗曰："自古興國皆賴忠賢，今兹立功，皆將率諸賢之力也。"乃以塔不也爲勸農使，兼知平凉府事，進階銀青榮禄大夫。四年，伐西夏，攻威、靈、安、會等州。興定元年，知慶陽府事。三年，遷元帥左都監，卒。

泰和年間討伐宋朝，有功勞，遥授同知慶州事，代理迪列防禦守備官。爲父親守喪，起用復官，爲西北路招討判官，改任尚輦局使、曹王傅。貞祐二年，升爲武寧軍節度使，招徠中都路乣軍，没有功勞，平章政事朮虎高琪庇護他，召入朝爲武衛軍都指揮使。應奉翰林文字完顔素蘭曾經當面奏論朮虎高琪結黨營私，他的話記載在《朮虎高琪傳》中。不久，出知河南府事，兼副統軍，移任彰化軍節度使。上疏説："將山東、河間、大名各路的猛安人全部登記注册組成軍隊，年老體弱的防城，强壯的捍衛守禦。"又上疏説："河東地形險要百姓勇敢，步兵是天下之冠，可全部抽調來防守各道險要處。"朝廷聽從了他的建議。從此以後河東的州縣屯駐軍隊很少，不可以守禦了。改官知臨洮府事，兼任陝西副統軍。貞祐三年十一月，在熟羊寨攻破夏國軍隊。平章政事朮虎高琪率領宰相入朝稱賀，説："塔不也的軍隊以少勝多，這是陛下恩威功德造就的。"宣宗説："自古以來要使國家興盛都依賴忠心賢良之士，現在所建立的功業都是將帥、各位賢良的力量。"於是任命塔不也爲勸農使，兼任知平凉府事，晋升官階爲銀青榮禄大夫。四年，討伐西夏，攻取威州、靈州、安州、會州等州。興定元年，知慶陽府事。三年，遷官元帥左都監，去世。

論曰：高琪擅殺執中，宣宗不能正其罪，又曲爲之説，以詔臣下。就其事論之，人君欲誅大臣，而與近侍密謀于宫中，已非其道。謀之不密，又爲外臣所知，以告敗軍之將，因殺之以爲説，此可欺後世邪。金至南渡，譬之尫羸病人，元氣無幾。琪喜吏而惡儒，好兵而厭静，沮遷乣之議，破和宋之謀，正猶繆醫，投以烏喙、附子，祇速其亡耳。使宣宗于擅殺之日，即能伸大義而誅之，何至誤國如是邪。

論曰：朮虎高琪擅權殺死紇石烈執中，宣宗不能治他的罪，又委曲設法爲他辯説，以詔令群臣。就這件事而言，君主想要誅殺大臣，而與親近侍臣在宫中秘密計議，已經不是正確的方法，商議不隱密，又被外臣知道，將内情告訴敗軍之將，於是誅殺了他，并爲此自圓其説，這種作法可以欺騙後世嗎？金國到了南渡的時候，已經如同殘疾虚弱的病人，元氣所剩無幾。朮虎高琪喜歡任用吏人而厭惡儒生，喜好用兵而厭惡安静，阻止遷移乣軍的計策，破壞與宋朝議和的謀略，正如荒謬的庸醫，給病人投以烏喙、附子一類的毒藥，祇能加速他的死亡罷了。使宣宗在專權誅殺大臣的時候，就能够伸張大義而殺掉他，又何至於像這樣貽誤國家呢！



金史卷一百七

列傳第四十五

高汝礪　張行信

高汝礪

高汝礪字巖夫，應州金城人。登大定十九年進士第，莅官有能聲。明昌五年九月，章宗詔宰執，舉奏中外可爲刺史者，上親閲闕點注，蓋取兩員同舉者升用之。於是，汝礪自同知絳陽軍節度事起爲石州刺史。承安元年七月，入爲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時侍臣皆迴避，上所御凉扇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奏事畢，上謂宰臣曰："高汝礪不進扇，可謂知體矣。"未幾，擢爲左諫議大夫。以賦調軍須，郡縣有司或不得人，追胥走卒利其事急，規取貨賂，深爲民害，建言"自今若因兵調發，有犯者乞權依'推排受財法'治之，庶使小人有所畏懼"。二年六月，定制，因軍前差發受財者，一貫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貫處死，從汝礪之言也。

高汝礪字巖夫，是應州金城縣人。中大定十九年進士第，歷任官職有能幹的聲譽。明昌五年九月，章宗詔令宰相，舉薦奏報内外官吏可以擔任刺史的人，皇上親自審閲官吏缺額點選差派，取兩名宰相同時舉薦的人提拔任用。於是高汝礪從同知絳陽軍節度事起用爲石州刺史。承安元年七月，召入朝爲左司郎中。一天，在紫宸殿奏事，當時侍臣都迴避，皇帝手執的凉扇忽然掉在几案下邊，高汝礪認爲不是他的職事，不敢拾起來進獻給皇上。奏事完畢，皇帝告訴宰相説："高汝礪不進獻凉扇，可以説是知禮得體啊。"不久，提升爲左諫議大夫。由於徵調軍需物資，郡縣有關官府有的找不到恰當的人選，於是衙役吏卒藉緊急辦理這件事謀利，謀求索取錢財賄賂，成爲百姓的一大禍害，上奏説："從今以後因爲戰事興起而徵調軍需用品，有違犯法令的官吏請求暫且依照'推排受財法'治罪，大概可以使小人有所畏懼。"二年六月，訂立制度，因爲軍隊行動調發物資，收受錢財的官吏，一貫以下服苦役二年，一貫以上服苦役三年，十貫判處死刑，皇上聽從了高汝礪的建議。

時遇奏事，臺臣亦令迴避，汝礪乃上言："國家置諫臣以備侍從，蓋欲周知時政以參得失，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故唐制，凡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必遣諫官隨之，俾預聞政事，冀其有所開説。今省臺以下，

當時凡是遇到稟奏政事，御史臺官吏也要迴避，高汝礪於是上奏説："國家設置諫官以備員侍從之列，大概是要他們詳盡瞭解時局政事以參考得失，而不衹是讓他們排在朝臣的行列之中而已。所以唐代制度規定，凡是中書省、門下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員入内殿奏事，必定要派諫官跟隨

遇朝奏事則一切迴避，與諸侍衛之臣旅進旅退。殿廷論事初莫得聞，及其已行，又不詳其始末，遂事而諫，斯亦難矣。顧諫職爲何如哉？若曰非材，擇人可也，豈可置之言責而疏遠若此。乞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諫官得以預聞，庶望少補。且修注之職，掌記言動，俱當一體。"上從之。

入内，讓他們參與瞭解政事，希望他們有所陳請進諫。現在尚書省、御史臺以下的官吏，遇到大臣上朝奏事，就命令他們全部都要迴避，與各個侍衛之臣同進同退。殿堂上計議的政事一點也不能聽聞，等到事情已經施行，又不知道它的起因結果，做過的事情再來論諫，這也就很難了。將諫官的職責看作是什麼呢？如果説這些諫官不是合適的人才，那麼選擇人就行了，怎麼可以安置他們在進言的職位上而又這樣疏遠他們呢？請求從今以後，有關官府奏論政事，諫官能够參與議論，或許能有少許補益。而且修起居注的職官，掌管記録皇上的言語行爲，都應當一樣對待。"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

又言：

年前十月嘗舉行推排之法，尋以逾時而止，誠知聖上愛民之深也。切聞周制，以歲時定民之衆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數于小司徒，以施政教，以行徵令，三年則天下大比，按爲定法。伏自大定四年通檢前後，迄今三十餘年，其間雖兩經推排，其浮財物力，惟憑一時小民之語以爲增減，有司惟務速定，不復推究其實。由是豪强有力者符同而幸免，貧弱寡援者抑屈而無訴。況近年以來，邊方屢有調發，貧户益多。如止循例推排，緣去歲條理已行，人所通知，恐新强之家預爲請囑狡獪之人，冀望至時同辭推唱。或虚作貧乏，故以産業低價質典，及將財物徙置他所，權止營運。如此奸弊百端，欲望物力均一，難矣。欲革斯弊，莫若據實通檢，預令有司照勘大定四年條理，嚴立罪賞，截日立限，關防禁約。其間有可以輕重者斟酌行之，去煩碎而就簡易，戒搔擾而事鎮静，使富者不得以

又上言説：

在年前十月，曾經頒行推排法令，隨即因爲過了時節而停止，臣確實知道這是聖主愛撫百姓的深意。臣聽説周代的制度，每年按時來核定百姓人口的多少，辨明財物的多少，將數字報告給小司徒，用以施行政令教化，實行徵調賦税的法令，每三年就在天下普查人口財力數量，制訂出固定的税法。從大定四年前後全國普遍核查人口財力算起，到現在已有三十多年，在這之間雖然經過兩次推算編籍，那些流通的資財、家庭産業，衹憑當時百姓的話來進行增加減免，有關官員衹是力求迅速確定，不再推究他們的實情。因此豪强有勢力的人共同作弊而僥幸得免，貧窮軟弱缺少援助的人被壓抑受冤屈而無處申訴。況且近年以來，邊境上多次徵發調遣，貧窮户日益增多。如果衹是按照慣例推算編籍民户財産等級，那麼因爲條貫法令在去年已經頒行，衆人都知道了，恐怕新發家的人户預先請托狡詐的人，希望到時統一言辭來推算唱報，減降等級。或者假裝貧困，故意將産業用低價典當給别人，或者將財産轉移到其他地方，暫時停止經營。像這樣多方作弊，要想公平推算出百姓財力，就困難了。要革除這一弊端，不如據實際情形普遍核查，預先命令有關官府對照審定大定

苟避，困者有望於少息，則賦稅易辦，人免不均之患矣。

四年頒布的條令，嚴格地立下賞罰規格，劃定截止日期，防範禁止約束。其中有可輕可重的斟酌施行，去掉繁瑣細碎的冗文而使用簡便易行的條令，嚴禁騷擾而從事於鎮静安撫，使富人不得因爲苟且而逃避，貧困的人有希望稍微蘇息，那麽賦稅就容易辦理，百姓就可以免除不平均的禍患了。

詔尚書省俟邊事息行之。是歲十月，上諭尚書省，遣官詣各路通檢民力，命户部尚書賈執剛與汝礪先推排在都兩警巡院，令諸路所差官視以為法焉。尋為同知大興府事。四年十二月，為陝西東路轉運使。

詔令尚書省等到邊境戰事平息以後施行。這年十月，皇上告訴尚書省，派遣官員到各路普遍核查百姓財産，命令户部尚書賈執剛與高汝礪先推算在都城的兩個警巡院所轄民户的家産，編排賦役等級，命令差往各路的官員以此爲法則。隨即擔任同知大興府事。四年十二月，爲陝西東路轉運使。

泰和元年七月，改西京路轉運使。二年正月，為北京臨潢府路按察使。四年二月，遷河北西路轉運使。十一月，進中都路都轉運使。六年六月，拜户部尚書。時鈔法不能流轉，汝礪隨事上言，多所更定，民甚便之，語在《食貨志》。上嘉其議，敕尚書省曰："内外百官所司不同，比應詔言事者不啻千數，俱不達各司利害，汗漫陳説，莫能詳盡。近惟户部尚書高汝礪，論本部數事，并切事情，皆已行之。其論内外百司各究利害舉明，若可舉而不即申聞，以致上司舉行者，量制其罰。"

泰和元年七月，改任西京路轉運使。二年正月，擔任北京臨潢府路按察使。四年二月，遷官河北西路轉運使。十一月，晋升爲中都路都轉運使。六年六月，拜官户部尚書。當時使用的交鈔不能流通，高汝礪依隨事情的實際變化上奏章，對原來的鈔法作了大量改動，老百姓都認爲很便利，這事記載在《食貨志》上。皇上對他的議論非常贊賞，敕令尚書省説："朝廷内外百官所主管的事務不同，近來應詔議論政事的不祇一千人，都不能够通曉各個主管部門的利害，毫無根據地陳述意見，没有人能詳盡地述説。近來惟有户部尚書高汝礪，議論本部的幾件事，完全切合事實，都已經施行了。要告諭内外各級官府各自探究所轄事務的利害關鍵列舉奏報，如果可以奏舉而不及時奏聞，以至於上級官府奏請施行的，酌量給予懲罰。"

貞祐二年六月，宣宗南遷，次邯鄲，拜汝礪為參知政事。次湯陰，上聞汴京穀價騰踴，慮扈從人至則愈貴，問宰臣何以處之。皆請命留守司約束，汝礪獨曰："物價低昂，朝夕或異，然糴多糶少則貴。蓋諸路之人輻湊河南，糴者既多，安得不貴。若禁止之，有物之家皆將閉而不出，商旅轉販亦不復入城，則糴者益急而貴

貞祐二年六月，宣宗向南遷都，臨時屯駐在邯鄲，任命高汝礪爲參知政事。又屯駐在湯陰，皇上聽説汴京糧食價格飛漲，擔心隨行侍從人員一到就更貴了，詢問宰相用什麽辦法來對付。宰相們都請求命令留守司控制禁止，祇有高汝礪説："物價的跌落上漲，早晨晚上或許都有差異，但是購買的數量多，出售的數量少，糧價就貴。大概各路的人都集中到河南，購買的人既然多，怎麽能够不貴呢？如果禁止糧價上漲，有糧食的

益甚矣。事有難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難得者穀也，多而易致者鈔也，自當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多方開誘，務使出粟更鈔，則穀價自平矣。”上從之。

人家都將要封存起來而不出售，商家、轉賣的小販也不再進城出售，那麼買的人更急着購買而價格就更加昂貴了。事情有困難的、有容易的，不可以不知道，現在數量少而難以獲得的是糧食，數量多而容易獲取的是交鈔，自然應當將難辦的事放在前頭，將容易辦的事放在後面，多方設法開導引誘，務必使百姓拿出糧食來交換交鈔，那麼穀價自然就平穩了。”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

三年五月，朝廷議徙河北軍户家屬於河南，留其軍守衛郡縣，汝礪言：“此事果行，但便於豪强家耳，貧户豈能徙。且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使盡赴河南，彼一旦去其田園，扶携老幼，驅馳道路，流離失所，豈不可憐。且所過百姓見軍户盡遷，必將驚疑，謂國家分别彼此，其心安得不摇。况軍人已去其家，而令護衛他人，以情度之，其不肯盡心必矣。民至愚而神者也，雖告以衛護之意，亦將不信，徒令交亂，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繫至重。乞先令諸道元帥府、宣撫司、總管府熟論可否，如無可疑，然後施行。”不報。

三年五月，朝廷商議遷移河北隸屬軍籍人户的家屬到河南，留下軍隊守衛郡縣，高汝礪說：“這件事果真施行，衹對豪强人家有利罷了，貧窮的人家怎麼能遷移呢？况且安於本土把遷徙看得很嚴重，這是人的常情。現在使他們全部遷到河南，他們一旦離開了自己的家園，扶老携幼，驅馳奔走在道路上，流離失所，難道不可憐嗎？况且經過之地的百姓見到軍籍户全都遷移了，一定會驚慌懷疑，認爲國家對他們分别彼此，他們的心思怎麼能不動摇？何况軍人已經離開了自己的家，而命令他們保護其他人，以情理猜度他們，他們不肯盡心是必然的。老百姓是最愚蠢但又是最聰明的人，即使告訴他們護衛的意圖，也將不相信，衹是使他們交相混亂，都不得安寧，這件事利害關係至爲重要。請求先命令各路元帥府、宣撫司、總管府仔細計議可行不可行，如果確實没有可疑的了，然後施行。”没有答覆。

軍户既遷，將括地分授之，未有定論，上敕尚書省曰：“北兵將及河南，由是盡起諸路軍户，共圖保守。今既至矣，糧食所當必與，然未有以處之。可分遣官聚耆老問之，其將益賦，或與之田，二者孰便。”又以諭汝礪。既而所遣官言：“農民并稱，比年以來租賦已重，若更益之，力實不足，不敢復佃官田，願以給軍。”於是汝礪奏：“遷徙軍户，一時之事也。民佃官田，久遠之計也。河南民地、官田，計數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墳塋、莊井俱在其中。率皆貧民，一旦奪之，何以自活。夫小民易

隸屬軍籍的人户遷移以後，將搜求土地分配給他們，還没有定論，皇上敕令尚書省說：“北邊的大軍將要到達河南了，因此調發各路隸屬軍籍的人户，共同謀求保衛守備。現在已經到了，糧食是應當必須供給的東西，但是還没有辦法解決。可以分别派遣官員召聚年長的人詢問，是增加百姓賦税呢，還是授與軍籍户土地，兩種方法哪一種更有利？”又把這一命令告訴高汝礪。不久，派遣出去的官員奏告說：“農民都說，近年以來田租賦税已經很重，如果再增加賦税，財力實在不够，不敢再租種官府的田，願意將田交給軍籍户。”於是高汝礪上奏說：“遷移有軍籍的人户，是一段時間的事情。百姓租種官府田土，是長遠的計策。河南路百姓私人的土地和官府的田

動難安，一時避賦，遂有此言。及其與人，即前日之主今還爲客，能勿悔乎，悔則忿心生矣。如山東撥地時，腴田沃壤盡入勢家，瘠惡者乃付貧户。無益於軍，而民則有損，至於互相憎疾，今猶未已，前事不遠，足爲明戒。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糧之半，復以係官荒田、牧馬草地量數付之，令其自耕，則百姓免失業之艱，而官司不必爲厲民之事矣。且河南之田最宜麥，今雨澤沾足，正播種之時，誠恐民疑以誤歲計，宜早决之。”上從其請。

土，兩者的數量各占一半。又有很多完全租佃官田的人家，墳墓、房舍都在其中。這些人家都是貧民，一旦奪走了他們的土地，拿什麼來養活自己。老百姓容易動摇難以安定，一時間想要逃避賦税，纔説這種話。等到真正將田交給别人，從前的主人現在反而成爲客户，能够不後悔嗎，有了後悔之意，那麽憤恨之心就産生了。例如山東路在撥給土地時，肥田沃土都給了有權勢的人家，瘠薄惡劣的土地纔交給貧困人户。對軍籍户没有好處，而對百姓却有損害，以至於他們之間相互憎惡嫉恨，現在還没有停止，以前的事還没有過去多久，足以成爲明顯的警戒。衹應當成倍增加官田的租賦，用來供應軍糧的半數，再將屬於官府的荒田、放牧軍馬的草地酌量交付給他們，使他們自行耕種，那麽百姓將免除喪失本業的艱難，而官府不必做危害百姓的事了。况且河南的土地最適宜播種小麥，現今雨水充足，正是播種的時節，確實害怕百姓疑慮猶豫而耽誤了一年的生計，應當早日决定。”皇上聽從了他的奏請。

尋遷尚書右丞。時上以軍户地當撥付，使得及時耕墾，而汝礪復上奏曰：“在官荒田及牧馬地，民多私耕者。今正蓺麥之時，彼知將以與人，必皆棄去，軍户雖得，亦已逾時，徒成曠廢。若候畢功而後撥，量收所得，以補軍儲，則公私俱便。乞盡九月然後遣官。”十月，汝礪言：“今河北軍户徙河南者幾百萬口，人日給米一升，歲率三百六十萬石，半給其直猶支粟三百萬石。河南租地計二十四萬頃，歲徵粟纔一百五十六萬有奇，更乞於經費之外倍徵以給，仍以係官閑田及牧馬地可耕者畀之。”奏可。乃遣右司諫馮開等分詣諸郡就給之，人三十畝，以汝礪總之。既而，括地官還，皆曰：“頃畝之數甚少，且瘠惡不可耕。計其可耕者均以與之，人得無幾。又僻遠處不免徙就之，軍人

不久升爲尚書右丞。當時皇上認爲給有軍籍的人户的土地應當撥劃給他們，使得他們能及時開墾耕種，而高汝礪又上奏説：“屬於官府的荒田以及放牧軍馬的草地，老百姓大多私自耕種。現在正是播種小麥的時候，他們知道將要拿這些土地給别人，一定會全數抛棄，有軍籍的人户縱然得到土地，也已經過了農時，衹白白地成爲荒蕪的田土。如果等到播種完畢然後撥給，估量收成徵收所獲的糧食，用來補充軍糧儲備，那麽對國家私人都很有利。請求在九月底以後派遣官吏施行。”十月，高汝礪上奏説：“現在從河北遷移到河南的有軍籍的人户差不多有一百萬人，每人每天供給大米一升，每年大概要三百六十萬石，付一半還要支三百萬石糧食。河南民户租種官府的土地總計二十四萬頃，每年徵收糧食纔一百五十六萬石多一點，請求再在日常經費之外多徵賦税以供給，同時將屬於官府的閑田和可以耕種的牧馬草地撥付給他們。”批准了他的奏請，於是派遣右司諫馮開等人分别到郡縣就地撥給田土，

皆以爲不便。"汝礪遂言於上，詔有司罷之，但給軍糧之半，而半折以實直焉。

每人三十畝，派高汝礪總領這件事。不久，搜求田地的官員回朝，都說："田畝的數量很少，而且瘦瘠惡劣不可以耕種。計算那些可以耕種的田地平均分給他們，每個人所得的也没有多少。而且偏僻荒遠之處的田土，不免使他們遷徙靠近，軍人們都認爲不便。"高汝礪就將這事禀報給皇上，詔令有關官府停止，衹供給軍糧的一半，而另一半以其餘的實物折價發放。

四年正月，拜尚書左丞，連上表乞致仕，皆優詔不許。會朝廷議發兵河北，護民芟麥，而民間流言謂官將盡取之。上聞，以問宰職曰："爲之奈何?"高琪等奏："若令樞密院遣兵居其衝要，鎮遏士寇，仍許收逃户之田，則軍民兩便。或有警急，軍士亦必盡心。"汝礪曰："甚非計也。蓋河朔之民所恃以食者惟此麥耳。今已有流言，而復以兵往，是益使之疑懼也。不若聽其自便，令宣撫司禁戢無賴，不致侵擾足矣。逃户田令有司收之，以充軍儲可也。"乃詔遣户部員外郎裴滿蒲剌都閱視田數，及訪民願發兵以否，還奏："臣西由懷、孟，東抵曹、單，麥苗苦亦無多，訊諸農民，往往自爲義軍。臣即宣布朝廷欲發兵之意，皆感戴而不願也。"於是罷之。

四年正月，升任尚書左丞，接連上奏表請求辭官退休，都降詔書鼓勵而不許可。恰逢朝廷商議調發軍隊到河北，保護百姓收割小麥，而民間流傳説官府要把小麥全部取走。皇上聽説了，以這件事詢問宰相説："怎樣處置這件事呢?"术虎高琪等上奏："如果命令樞密院派遣士兵屯駐在交通要道處，鎮守防備土著强盗，同時允許收割逃走了的民户的莊稼，那麽軍隊百姓雙方都有利。倘若有緊急情况，軍士們也必然要盡心作戰。"高汝礪説："這樣做很是失策。黄河以北地域的百姓所依賴活命的糧食衹有這些小麥而已。現在已經有了流言，而又再派兵前往，這就使他們更爲疑慮害怕了。不如聽隨他們自便，命令宣撫司禁止約束那些無賴游民，不至於侵犯騷擾百姓就够了。逃走了的人户田裏的莊稼命令有關官府收割，以充實軍糧儲備，就可以了。"於是詔令派遣户部員外郎裴滿蒲剌都點檢核實田畝數量，并詢問百姓是否願意派兵保護，回來奏報説："臣從西邊的懷州、孟州出發，向東一直到曹州、單州，麥苗苦於不多，詢問農民們，往往自己組成義軍。臣就宣布朝廷要派遣軍隊保護收割的意圖，他們都感恩戴德，但不願意接受。"於是作罷。

汝礪以數乞致仕不從，乃上言曰："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大兵既退，正完葺關隘、簡練兵士之時，須得通敏經綸之才預爲籌畫，俾濟中興。伏見尚書左丞兼行樞密副使胥鼎，才擅衆長，身兼數器，乞召還朝省。"不從。時高琪欲從言事者歲閱民田徵租，朝廷將從之。汝礪

高汝礪因爲多次請求辭官退休而朝廷不許可，於是上奏説："建立非同尋常的功勞，必須等待不同尋常的人。現在大軍已經撤退，正是修建補築關口要塞、精簡訓練士兵的時候，必須有通達敏悟具備治理國家政事才幹的人來預先籌措經劃，以使國家中興。臣私下見到尚書左丞兼行樞密院副使胥鼎，他的才幹據有衆人所長，一身兼有多種器質，請求召還朝廷任用。"不聽從。

言：

當時术虎高琪想要聽從上奏論事的人的建議，每年核實百姓田畝以徵收租賦，朝廷將要聽從。高汝礪上奏説：

臣聞治大國者若烹小鮮，最爲政之善喻也。國朝自大定通檢後，十年一推物力，惟其貴簡静而重勞民耳。今言者請如河北歲括實種之田，計數徵斂，即是常時通檢，無乃駭人視聽，使之不安乎。且河南、河北事體不同，河北累經劫掠，户口亡匿，田疇荒廢，差調難依元額，故爲此權宜之法，蓋軍儲不加多，且地少而易見也。河南自車駕巡幸以來，百姓湊集，凡有閑田及逃户所棄，耕墾殆遍，各承元户輸租，其所徵斂皆準通推之額，雖軍馬益多，未嘗闕誤，詎宜一概動擾。若恐豪右蔽匿而逋征賦，則有司檢括亦豈盡實。但嚴立賞罰，許其自首，及聽人告捕，犯者以盜軍儲坐之，地付告者，自足使人知懼，而賦悉入官，何必爲是紛紛也。

臣聽説治理國家如同烹製鮮美的食品，這是處理政事的最好的一種比喻。國朝從大定年間普遍核查以後，十年推算一次民户的産業，衹是以簡便安静爲貴而把勞苦百姓看得很重罷了。現今上言的人請求像河北那樣每年核實民户所種的田畝，按照田畝數量徵收賦税，就是隨時進行普遍核查，豈不是駭人聽聞，使他們不安定嗎？況且河南、河北事情的實質不同，河北多次經歷搶劫擄掠，户口逃亡隱匿，田地荒蕪廢棄，差役徵調很難依照原來的數額，所以實行這一權宜的辦法，大概是因爲軍糧儲備不增多，而且土地少容易被發現。河南自從皇上巡幸以來，百姓聚集，凡是有空閑田土以及逃走的人户所丢棄的土地，差不多都開墾耕種完了，各自承擔了原來人户輸納的租税，所徵收的賦税都依照普遍推算後確定的數額，雖然軍隊日益增多，但從來没有缺少延誤，怎麽可以一概使他們擾亂騷動呢？如果害怕豪强富裕人户隱蔽藏匿而逃避賦税，那麽有關官府檢查搜索又怎麽能完全真實呢？衹要嚴格地立下賞罰條令，允許他們自己投案陳報，以及聽從其他人告發，違犯的人以偷盜軍糧儲備的罪名治罪，土地交付告發的人，這樣自然足以使人人知道畏懼，而賦税全部輸入官府，何必做這種紛紛擾擾的事呢？

抑又有大不可者三：如每歲檢括，則夏田春量，秋田夏量，中間雜種亦且隨時量之，一歲中略無休息，民將厭避，耕種失時，或止耕膏腴而棄其餘，則所收仍舊而所輸益少，一不可也。檢括之時，縣官不能家至户到，里胥得以暗通貨賂，上下其手，虚爲文具，轉失其真，二不可也。民田與軍田犬牙相錯，彼或

而且又有三條絶對不可以施行的緣由：如果每年都搜索檢查，那麽夏季的莊稼在春季就要丈量，秋天的莊稼在夏季就要丈量，中間間雜栽種的莊稼也將要隨時進行丈量，一年之中全没有休息，老百姓將會厭倦逃避，耕種失去時節，或者衹耕種肥沃的土地而抛棄其餘的土地，那麽他們收穫的糧食仍像過去一樣多而輸納的糧食却减少了，這是第一條不可行的原因。檢查搜索的時候，州縣官員不能親自到每家每户，衙役里正得以

陰結軍人以相冒亂，而朝廷止憑有司之籍，儻使臨時少於元額，則資儲闕誤必矣，三不可也。夫朝廷舉事，務在必行，既行而復中止焉，是豈善計哉。

暗暗接受錢財賄賂，上下串通作弊，編造虛假的文書，想要核實反而失實，這是第二條不可行的原因。百姓的土地與有軍籍的人户的田土犬牙交錯，相互間雜，他們或者暗中勾結軍人來冒認擾亂，而朝廷衹憑有關官府的簿籍記載，倘若到時比原來數額還少，那麼資産軍儲必定會有欠缺貽誤，這是第三條不可行的原因。朝廷辦理事務，力求必定能够施行，既已施行以後而又中途停止，這哪裏是好的計策呢？

議遂寢。

建議於是作罷。

興定元年十月，上疏曰：

言者請姑與宋人議和以息邊民，切以為非計。宋人多詐無實，雖與文移往來，而邊備未敢遽撤。備既不撤，則議和與否蓋無以異。或復蔓以浮辭，禮例之外別有求索，言涉不遜，將若之何？或曰："大定間亦嘗先遣使，今何不可？"切謂時殊事異，難以例言。昔海陵師出無名，曲在於我，是以世宗即位，首遣高忠建等報諭宋主，罷淮甸所侵以修舊好。彼隨遣使來，書辭慢易，不復奉表稱臣，願還故疆為兄弟國。雖其樞密院與我帥府時通書問，而侵軼未嘗已也。既而，征西元帥合喜敗宋將吴璘、姚良輔於德順、原州，右丞相僕散忠義、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敗李世輔于宿州，斬首五萬，兵威大振。世宗謂宰臣曰："昔宋人言遣使請和，乘吾無備遂攻宿州，今為我軍大敗，殺戮過當，故不敢復通問。朕哀南北生靈久困于兵，本欲息民，何較細故，其令帥府移書宋人以議和好。"宋果遣使告和，以當時堂堂之勢，又無邊患，竟免其奉表稱臣之禮。

興定元年十月，高汝礪上奏疏説：

上言的人請求姑且與宋朝人議和，以使邊境的百姓安寧。臣下深以爲這是一種失策。宋朝人多欺詐没有實意，即使與他們行移文書相互往來，但邊防守備不敢急遽撤走。守備既然不可以撤走，那麽議和或不議和就没有什麽區别。他們或者再用無根據的言辭來糾纏，在通常的禮儀之外另有需求索取，言語所及不恭順，又將怎麽辦呢？有人可能會説："大定年間也曾經先派出使臣，現在爲何不可以呢？"臣下認爲時間不同，事情有變化，很難用過去的先例來推論。從前海陵王出動軍隊而没有正當的名義，理虧在我們一方，因此世宗即位，首先派遣高忠建等人回報告諭宋朝君主，歸還所侵占的淮河的土地，以繼續過去的友好關係。他們隨即派遣使者前來，國書言辭怠慢輕忽，不再進奉章表稱爲臣下，希望歸還過去的疆土成爲兄弟國家。雖然他們的樞密院與我方的元帥府經常有書信往來，但是侵略行爲却不曾停止。不久，征西元帥徒單合喜在德順州、原州擊敗宋朝大將吴璘、姚良輔，右丞相僕散忠義、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在宿州擊敗李世輔，斬殺五萬人，軍隊威勢大振。世宗告訴宰相説："過去宋朝人宣稱派遣使臣講和，趁我方没有防備，就攻取了宿州，現在被我軍打得大敗，被殺戮的士兵很多，所以不敢再來通好言和。我哀憐南北兩方的百姓長久

今宋棄信背盟，侵我邊鄙，是曲在彼也。彼若請和，於理為順，豈當先發此議而自示弱耶？恐非徒無益，反招謗侮而已。

地受戰火困擾，本來想要使百姓安寧，何必計較細小的枝節，可以命令元帥府行移文書給宋朝，以商議和好之事。”宋朝果然派遣使臣來請求和議，以當時巨大明顯的優勢，又没有邊境的禍患，竟然免除了他們進奉章表稱爲臣子的禮節。現在宋朝拋棄了信義，背叛盟約，侵犯我國邊境，這是理虧在他們。他們如果請求和議，在道理上纔順當，怎麽可以讓我們先提出和議，從而顯示自己軟弱呢？恐怕不衹是没有好處，反而招來毀謗侮辱罷了。

十一月，汝礪言：

臣聞國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是以王者必先愛養基本。國家調發，河南為重，所徵税租率常三倍于舊。今省部計歲收通寶不敷所支，乃于民間科斂桑皮故紙錢七千萬貫以補之。近以通寶稍滯，又加兩倍。河南人户，農民居三之二，今税租猶多未足，而此令復出，彼不糶所當輸租，則必減其食以應之。夫事有難易，勢有緩急。今急用而難得者芻糧也，出於民力，其來有限；可緩圖而易為者鈔法也，行于國家，其變無窮。向者大鈔滯更為小鈔，小鈔弊改為寶券，寶券不行易為通寶，從權制變皆由于上，尚何以煩民為哉。彼悉力以奉軍儲已患不足，而又添徵通寶，苟不能給，則有逃亡。民逃亡則農事廢，兵食何自而得。有司不究遠圖而貪近效，不固本原而較末節，誠恐軍儲、鈔法兩有所妨。臣非於鈔法不為意也，非與省部故相違也，但以鈔法稍滯物價稍增之害輕，民生不安軍儲不給之害重耳。惟陛下外度事勢，俯察臣言，特命有司減免，

十一月，高汝礪上言説：

臣下聽説國家以百姓爲基礎，百姓以財産爲根本，因此統治天下的人必定首先愛護培養基礎根本，國家徵調賦役，河南是很重的，所徵收的田租賦税大約經常是過去的三倍。現在尚書省户部計算每年收的通寶錢幣不够支出的數量，於是向民間科派桑皮舊紙錢七千萬貫用來補足缺額。近來因爲通寶錢幣稍爲滯留，又增加兩倍科派。河南的人户，農民占了三分之二。現在田租賦税還有很多没有交够，而這條命令又發出了，他們不出售應當繳納租税的糧食，就必定要減少他們的口糧來應承。事情有難有易，形勢有緩有急。現在急用而難以得到的是糧食草料，出自百姓的勞力，它的來源有限；可以慢慢籌劃而容易施行的是鈔法，由國家發行，它的變化没有窮盡。從前大面額交鈔滯留就改爲小額交鈔，小交鈔出現弊端就改爲寶券，寶券不通行就改爲通寶。根據變化制訂變通措施都由朝廷決定，還爲何要煩擾百姓呢？他們竭盡全力來供給軍糧儲備已經擔心不足了，而今又增收通寶錢，如果不能交納，就會有逃亡。百姓逃亡，農事就廢棄了，軍隊糧食從哪裏獲取呢？有關官府不探究長遠的規劃而貪圖短時的功效，不鞏固根本而計較細微枝節，確實害怕對軍隊儲備、交鈔法令兩者都有所妨礙。臣下不是在交鈔法令方面不留意，也不是故意與尚書省户部

則群心和悦，而未足之租有所望矣。

相違抗，衹是因爲錢鈔稍爲不流通、物價稍稍增加的危害輕，百姓不安定、軍隊儲備不足的危害重罷了。衹希望陛下對外估量時事形勢，明察臣下的話，特旨命令有關官府減免，那麽百姓的心意就會和順喜悦，而没有交足的租賦也有希望補足了。

時朝廷以賈仝、苗道潤等相攻不和，將分畀州縣、别署名號以處之。汝礪上書曰："甚非計也。蓋河北諸帥多本土義軍，一時權爲隊長，亦有先嘗叛亡者，非若素宦於朝，知禮義、識名分之人也。貪暴不法，蓋無足怪。朝廷以時方多故，姑牢籠用之，庶使遺民少得安息。彼互相攻劫則勢寖弱，勢力既弱則朝廷易制。今若分地而與之，州縣官吏得輒署置，民户税賦得擅徵收，則地廣者日益强，狹者日益弱。久之，弱者皆并於强，强者之地不可復奪，是朝廷愈難制也。昔唐分河朔地授諸叛將，史臣謂其護養孽萌以成其禍，此可爲今日大戒也。不若姑令行省羈縻和輯，多方牽制使之不得逞。異時邊事稍息，氣力漸完，若輩又何足患哉。"議遂寢。上嘗謂汝礪曰："朕每見卿侍朝，恐不任其勞，許坐殿下，而卿終不從何哉？夫君臣相遇貴在誠實，小謹區區朕固不較也。"汝礪以君臣之分甚嚴，不敢奉命。

當時朝廷因爲賈仝、苗道潤等人相互攻訐不和睦，將要分别交付給他們州縣，另外封賜名號來安置他們。高汝礪上書説："這樣做很是失策。大抵河北的各個將帥多是土著義軍，臨時擔任首領，也有先前曾經叛變逃亡的人，不同於那些歷來在朝廷做官，知道禮義、懂得名分的人。貪殘暴戾不守法令，這些行爲不足奇怪。朝廷因爲當時正多變故，姑且籠絡任用他們，希望能使遺留下來的百姓稍微得以安寧。他們互相攻擊，那麽勢力就會逐漸減弱，勢力減弱以後，那麽朝廷就容易控制。現在如果分割土地交付給他們，州縣的官吏可以隨意委任設置，民户的賦税可以擅自徵收，那麽土地廣闊的人就一天比一天强大，土地狹窄的人就一天比一天衰弱。時間一久，弱小的人就會被强大的人兼并，强大的人的土地不可以重新奪回，這樣朝廷就更難以控制他們了。從前唐朝分割黄河以北的土地授予各個反叛的將帥，史官們認爲這是養育滋長從而釀成他們的災禍，這件事可以成爲今天的大戒，不如姑且命令行省加以控制約束，調解他們的關係，想盡辦法牽制，使他們的意圖不能得逞。到以後邊境事務稍稍安定，國家元氣實力漸漸恢復，那時這些人又哪裏值得憂慮呢？"這一建議於是作罷。皇上曾經告訴高汝礪説："我每次見到你侍立於朝堂，害怕你不能承受這種勞苦，允許你坐在大殿下面，而你始終不聽從，這是什麽原因呢？君主和臣下相知遇，貴在誠實，那種微不足道的小心謹慎，我本來就不計較。"高汝礪以君主臣下的區分非常嚴格，不敢接受命令。

三年，河南頗豐稔，民間多積粟，汝礪乃奏曰："國家之務莫重於食，今所在屯兵益衆，而修築新城其費亦廣，若不及此豐年多方營辦，防

三年，河南糧食大多豐收，百姓都積蓄有很多糧食，高汝礪於是上奏説："國家的要務没有比糧食更重要的，現今在各處屯駐的軍隊日益增多，而修築新城的費用也很巨大，如果不趁着這

秋之際或乏軍興。乞於河南州府驗其物價低昂，權宜立式，凡内外四品以下雜正班散官及承廕人，免當傔使監官功酬，或僧道官師德號度牒、寺觀院額等，并聽買之。司縣官有能勸誘輸粟至三千石者，將來注授升本榜首，五千石以上遷官一階，萬石以上升職一等，并注見闕。庶幾人知勸慕，多所收獲。”上從之。

一豐年多方設法經營辦理，防備敵軍秋季進攻之際或許會缺乏軍隊需用的錢財物資。請求在河南各個州府察看那裏物價的高低，根據情況，立定標準，凡是内外官四品以下的雜班、正班散官以及承襲恩蔭的人，免去連日值宿差使監當官功勞酬賞，或是管理僧徒道士的官吏、大師、法號、度牒、寺廟道觀的院額等，一律聽從購買。司、州縣官員有能够勸諭誘導百姓交納糧食到三千石的，將來在注籍授官時升爲本屆官員榜首，交納五千石以上的升遷官資一階，交納一萬石以上的晉升官職一等，一律差注現任官缺。這樣大概可以使人人都知道激勵仰慕，有較多的收獲。”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

同提舉榷貨司王三錫建議榷油，高琪以用度方急，勸上行之。汝礪上言曰：

> 古無榷法，自漢以來始置鹽鐵酒榷均輸官，以佐經費。末流至有算舟車、税間架，其征利之術固已盡矣，然亦未聞榷油也。蓋油者世所共用，利歸於公則害及於民，故古今皆置不論，亦厭苛細而重煩擾也。國家自軍興，河南一路歲入税租不啻加倍，又有額徵諸錢、横泛雜役，無非出於民者，而更議榷油，歲收銀數十萬兩。夫國以民爲本，當此之際民可以重困乎。若從三錫議，是以舉世通行之貨爲榷貨，私家常用之物爲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爲良法，切爲聖朝不取也。若果行之，其害有五，臣請言之。

同提舉榷貨司官王三錫建議對油料實行專賣，术虎高琪認爲用費正緊急，勸皇上施行。高汝礪上奏説：

> 古代没有專賣法令，自從漢代以來纔開始設置鹽、鐵、酒專賣法，税利全部交納官府，以贊助國家費用。這種作法導致後來有製造船隻車輛要計算收税，修建房屋也要徵税，那些索取利益的方法固然已經用盡了，但是也没有聽説對油實行專賣的。油是世上人共同食用的東西，如果利益都歸於官府，那麼禍害就集中到百姓身上，所以古往今來都棄置而不談論這一問題，也是討厭税法苛刻瑣細而看重不使百姓受到騷擾。國家自從戰爭興起以來，河南一路每年繳納的田租賦税不祇增加了一倍，另外又有規定時間數額徵收的各種錢糧、不定時調發的各類徭役，没有一種不是出自百姓的，而又議論對油實行專賣，每年收取白銀十萬兩。國家以百姓爲根本，在這種時候，對百姓可以加重困擾嗎？如果聽從王三錫的建議，這就把社會上通行的所有東西當成專賣商品，把私人日常使用的物品作爲禁物，把自古以來不實行的法令作爲好法令，臣深切地認爲聖朝不應取法。倘若果真施行這一措施，將會有五種危害，請允許臣下陳述。

河南州縣當立務九百餘所，

河南一路各個州縣應當設立榷貨務九百

設官千八百餘員，而胥隸工作之徒不與焉。費既不貲，而又創構屋宇，奪買作具，公私俱擾，殆不勝言。至於提點官司有升降決罰之法，其課一虧必生抑配之弊，小民受病益不能堪，其害一也。夫油之貴賤所在不齊，惟其商旅轉販有無相易，所以其價常平，人易得之。今既設官各有分地，輒相侵犯者有罪，是使貴處常貴而賤處常賤，其害二也。民家日用不能躬自沽之，而轉鬻者增取利息，則價不得不貴，而用不得不難，其害三也。鹽、鐵、酒、醋，公私所造不同，易於分別，惟油不然，莫可辨記。今私造者有刑，捕告者有賞，則無賴輩因之得以誣構良民枉陷於罪，其害四也。油户所置屋宇、作具，用錢已多，有司按業推定物力，以給差賦。今奪其具、廢其業而差賦如前，何以自活，其害五也。惟罷之便。

多所，設置官員一千八百多員，而吏卒衙役操作的人還不包括在內。費用既然不可計算，而且又要創設修建房屋，掠奪購置器具，官府私人都將受到侵擾，簡直説都説不完。至於提點專賣的官府有升降懲罰的條令，專賣課税一旦虧欠，必定要産生攤派數額强制購買的弊病，老百姓受到傷害，更加不能忍受，這是第一種危害。油價的貴賤各個地方不相一致，由於商人轉運販賣，相互交换有無，所以油價纔經常平穩，人們纔容易得到。現在既然設立官司，各自有分管的地域，那麽相侵犯的有罪，這就使油價貴的地方經常都貴，而油價低的地方經常都低，這是第二種危害。百姓家庭日常用油不能自己直接購買，而轉賣的人從中增價獲取利息，因此油價不得不貴，而用油不能不艱難，這是第三種危害。鹽、鐵、酒、醋，官府與私家製造的不同，容易區别，衹有油不是這樣，不可以分辨記認。現在私自造油的人有罪，捕捉告發的人有賞賜，那麽奸詐刁猾的人因此得以誣告陷害善良百姓，使他們冤枉地遭受罪罰，這是第四種危害。榨油的人户購置的房屋、器具，耗用的錢財已經很多，有關官府按照家業推算編定他們的家産能力，來供給差役賦税。現在奪走了他們的器具、廢棄了他們的本業，而仍然像從前那樣承擔賦税徭役，將用什麽方法來養活自己呢，這是第五種危害。衹有廢除對油料的專賣纔合適。

上是之，然重違高琪意，乃詔集百官議于尚書省。户部尚書高夔、工部侍郎粘割荆山、知開封府事温迪罕二十等二十六人議同高琪，禮部尚書楊雲翼、翰林侍讀學士趙秉文、南京路轉運使趙瑄、吏部侍郎趙伯成、刑部郎中姬世英、右司諫郭著、提舉倉場使時戩皆以爲不可。上曰："古所不行者而今行之，是又生一事也，其罷之。"

皇上認爲他的建議很對，但是又難於違背术虎高琪的意見，於是召集百官到尚書省商議。户部尚書高夔、工部侍郎粘割荆山、知開封府事温迪罕二十等二十六人的看法與术虎高琪相同，禮部尚書楊雲翼、翰林侍讀學士趙秉文、南京路轉運使趙瑄、吏部侍郎趙伯成、刑部郎中姬世英、右司諫郭著、提舉倉場使時戩都認爲不可以施行。皇上説："古代所不施行的法令而現在却要施行，這是又生出一件事情，可以廢除它。"

十月，賜金鼎一、重幣三。四年三月，拜平章政事，俄而進拜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封壽國公。五年二月，上表乞致政，不許。九月，上諭汝礪曰："昨日視朝，至午方罷。卿老矣，不任久立，奏事畢，用寶之際，可先退坐，恐以勞致疾，反妨議政也。"是月，復乞致仕，上諭之曰："丞相之禮盡矣，然今廷臣誰如丞相者，而必欲求去乎，姑留輔朕可也。"十月，躐遷榮祿大夫，仍諭曰："丞相數求去，朕以社稷事重，故堅留之。丞相老矣，而官猶未至二品，故特升兩階。"十二月，上復諭曰："向朕以卿年老，視朝之日侍立為勞，令用寶時退坐廊下，而卿違之，復侍立終朝，豈有司不為設榻耶，卿其勉從朕意。"

十月，賜給金鼎一座、厚綢帛三段。四年三月，拜官平章政事，隨即進位拜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封爲壽國公。五年二月，上奏章請求辭官退休，不准許。九月，皇上告訴高汝礪說："昨天臨朝聽政，到午時纔結束。你老了，受不住長久站立的勞累，奏報政事完畢，用符寶印信的時候，可以先行退下坐等，怕你因勞累引起疾病，反而妨礙議論政事。"這一個月，又請求辭官退休，皇上告諭他說："丞相的禮節是完備了，但是現今朝廷大臣哪一個能比得上丞相，何必一定要請求離去呢？姑且留下來輔助我，這就可以了。"十月，越級升爲榮祿大夫，又告諭他說："丞相多次請求離去，我因爲國家政事繁重，因此堅持挽留。丞相老了，而官還沒有做到二品，所以特別升遷兩階。"十二月，皇上又告訴他說："從前我因爲你年老，臨朝聽政的時候侍奉站立辛勞，命令在用符寶時退下殿堂坐在廊廡下，而你却違背旨意，又一直站立到朝見結束，難道是有關官府不爲你設立坐榻嗎？希望你勉力順從我的旨意。"

元光元年四月，汝礪跪奏事，上命起曰："卿大臣也，所言皆社稷計。朕之責卿惟在盡誠，何事小謹，自今勿復爾也。"七月，上謂宰臣曰："昔有言世宗太儉者，或曰不爾則安得廣畜積。章宗時用度甚多，而得不闕乏者，蓋先朝有以遺之也。"汝礪因進言曰："儉乃帝王大德，陛下言及此，天下福也。"九月，上又謂宰臣曰："有功者雖有微過亦當貸之，無功者豈可貸耶。然有功者人喜謗議。凡有以功過言於朕者，朕必深求其實，雖近侍為言不敢輕信，亦未嘗徇一己之愛憎也。"汝礪因對曰："公生明，偏生暗。凡人多徇愛憎，不合公議。陛下聖明，故能如是耳。"

元光元年四月，高汝礪下跪稟奏政事，皇上命令他站起來，說："你是大臣，所說的都是國家大計。我要求你的衹是要你盡到忠誠，何必拘泥小的謹慎，從今以後不要再這樣了。"七月，皇上告訴宰相說："從前有人說世宗太節儉，有人說如果不這樣做，那麼怎麼能使積蓄增加呢？章宗時花費很多，而能够不缺乏的原因，是先朝爲他留下了財富的緣故。"高汝礪於是進言說："勤儉本是帝王的大德，陛下能够談論到這個問題，是天下的福氣。"九月，皇上又告訴宰相說："有功勞的人即使有微小的過錯，也應當寬恕他，沒有功勞的人難道也可以寬恕嗎？但是有功勞的人，衆人喜歡誹謗議論他。凡是有向我談論功勞過失的人，我一定要深入探求他的實情，即使是近侍之臣向我進言，也不敢輕易相信，也不曾偏向自己一人的喜愛憎惡。"高汝礪於是進對說："公正導致明察，偏聽導致愚暗。凡人大多曲從自己的愛憎，不合於公衆的議論。陛下神聖英明，所以能够像這樣做。"

二年正月，復乞致政，上面諭曰："今若從卿，始終之道俱盡，於卿甚安，在朕亦為美事。但時方多故，而朕復不德，正賴舊人輔佐，故未能遂卿高志耳。"汝礪固辭，竟不許，因謂曰："朕每聞人有所毀譽，必求其實。"汝礪對曰："昔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及左右之嘗毀譽者，由是群臣恐懼，莫敢飾非，齊國大治。陛下言及此，治安可期也。"二月，上以汝礪年高，免朝拜，侍立久則憩于殿下，仍敕有司設榻焉。三月，又乞致仕，復優詔不許。上謂群臣曰："人有才堪任事，而處心不正者，終不足貴。"汝礪對曰："其心不正而濟之以才，所謂虎而翼者也，雖古聖人亦未易知。"上以為然，他日復謂宰臣曰："凡人處心善良而行事忠實，斯為難得。若言巧心僞，亦復何用。然善良者，人又多目為平常。"汝礪對曰："人材少全，亦隨其所長取之耳。"上然之。五月，上問宰執以修完京城樓櫓事，汝礪奏："所用皆大木，顧今難得，方令計置。"上曰："朕宮中別殿有可用者即用之。"汝礪對以不宜毀，上曰："所居之外，毀亦何害，不愈於勞民遠致乎。"

二年正月，又請求辭官退休，皇上當面告訴他說："現在如果聽從你的要求，作爲臣子善始善終的道義就都盡到了，對於你來說很是安心，在我這方面也是好事，但是時政正多變故，而我又没有能力，正要依賴故舊大臣輔佐，所以不能滿足你高尚的志向。"高汝礪執意辭免，終究没有准許，於是告訴他說："我每當聽到對人有所詆毀贊譽的話，一定要探求實情。"高汝礪奏對說："從前齊威王封賞即墨大夫，烹殺阿大夫以及曾經詆毀稱譽過這兩個人的左右侍從，因此群臣恐懼，没有人敢掩飾壞事，齊國大大地得到治理。陛下說及這個問題，國家的治理安定可以期待了。"二月，皇上因爲高汝礪年事已高，免去朝見時的跪拜禮節，站立太久就退到殿廷下面休息，又詔令有關官府，在那裏設置坐榻。三月，又請求辭官退休，又降詔書褒慰他但不准許。皇上告訴群臣說："一個人有才幹可以承擔政事，但居心不正，最終不值得重視。"高汝礪奏對道："心思不正，而又有才幹，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如虎添翼，即使是古時的聖人也不容易察覺。"皇上認爲他的話很對，有一天又告訴宰相說："凡人存心善良，而且行事忠實，這是難得的。如果是言語靈巧而内心虚僞，又有什麽用呢？但是，善良的人，人們又多看作是平平常常的人。"高汝礪對答說："人才少有完備無缺的，也隨他的長處而任用他罷了。"皇上同意他的看法。五月，皇上詢問宰相修建京城門樓的事，高汝礪奏告說："使用的都是大木材，衹是現今很難獲得，正命令人計劃措置。"皇上說："我宮廷中偏殿有用得上的木材就使用。"高汝礪回答說不宜拆毁偏殿，皇上說："我所居處的宮殿以外，其餘的房舍毁了有什麽禍害呢，不是比使百姓勞苦從遠方運來更好嗎？"

哀宗初即位，諫官言汝礪欺君固位，天下所共嫉，宜黜之以厲百官。哀宗曰："昔惠帝言，我不如高帝，當守先帝法耳。汝礪乃先帝立以為相者，又可黜歟！"又有投匿名書云："高某不退當殺之。"汝礪因是告老，

哀宗剛即位，諫官上言彈劾高汝礪欺騙君主，鞏固權位，爲天下人共同嫉恨，應當罷黜他以整肅百官。哀宗說："從前惠帝說，我的才能不如高帝，應當守護先帝的法令罷了。高汝礪本是先帝任命爲宰相的，又怎麽可以罷黜呢！"又有人投遞匿名信說："高某不退位就應當殺了

優詔不許。正大元年三月，薨，年七十一，配享宣宗廟。為人慎密廉潔，能結人主知，然規守格法，循嘿避事，故為相十餘年未嘗有譴訶。貪戀不去，當時士論頗以為譏云。

他。"高汝礪因此告老請求辭官，降詔書寬慰而不准許。正大元年三月，去世，年齡七十一歲，陪祭於宣宗廟。高汝礪爲人謹慎廉潔，能結交人主，取得信任，但是固守成規舊法，遇事隨順緘默，逃避責任，因此擔任宰相十餘年不曾有過譴責呵斥。貪戀富貴不離去，當時士人輿論很是以此爲譏諷。

張行信

張行信字信甫，先名行忠，避莊獻太子諱，改焉，行簡弟也。登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第，累官銅山令。明昌元年，以廉擢授監察御史。泰和三年，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俄簽河東路按察司事。四年四月，召見于泰和殿，行信因言二事：一、依舊移轉吏目以除民害。一、徐、邳地下宜麥，稅粟許納麥以便民。上是其言，令尚書省議行之。

張行信字信甫，原來名叫行忠，避莊獻太子諱，改爲今名，是張行簡的弟弟。中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第，多次升遷任銅山縣令。明昌元年，因爲廉潔提升爲監察御史。泰和三年，出任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事，不久改簽書河東路按察司事。四年四月，皇上在泰和殿召見他，張行信於是奏論兩件事：一是按原來法令改换調任官吏，以消除百姓的禍害；一是徐州、邳州的土地適宜種植小麥，百姓賦稅徵收的糧食准許交納小麥以便利百姓。皇上同意他的建議，命令尚書省商議施行。

崇慶二年，為左諫議大夫。時胡沙虎已除名為民，賂遺權貴，將復進用。舉朝無敢言者，行信乃上章曰："胡沙虎殘忍凶悖，跋扈強梁，媚結近習，以圖稱譽。自其廢黜，士庶莫不忻悅。今若復用，惟恐為害更甚前日，況利害之機更有大於此者。"書再上，不報。及胡沙虎弒逆，人甚危之，行信坦然不顧也。

崇慶二年，擔任左諫議大夫。當時胡沙虎已被除去名籍成爲平民，用錢財賄賂權貴大臣，將要重新進用。整個朝廷没有人敢議論，張行信就上奏疏説："胡沙虎殘忍凶暴悖逆，跋扈强横，向内侍之臣獻寵取媚，相互勾結，以求得他們的稱譽。自從他被廢黜，士人百姓没有不高興的。現在如果再任用他，衹怕造成的危害比以前更嚴重，何况涉及國家利害的關鍵更有比這還要大的呢!"奏疏兩次進上，没有答覆。到胡沙虎殺害皇帝反叛的時候，人們都覺得他很危險，張行信却坦然没有顧慮。

是歲九月，宣宗即位，改元貞祐。行信以皇嗣未立，無以係天下之望，上疏曰："自古人君即位，必立太子以為儲副，必下詔以告中外。竊見皇長子每遇趨朝，用東宮儀衛，及至丹墀，還列諸王班。況已除侍臣，而今未定其禮，可謂名不正言不順矣。昔漢文帝元年，首立子啓為太子者，所以尊祖廟、重社稷也。願與大

這年九月，宣宗即位，改年號爲貞祐。張行信因爲皇帝儲嗣未立，無以維係天下人的期望，上奏疏説："自古以來，君主即位，必定要立太子作爲儲嗣副君，必定要下詔書向國家内外宣告。私下見到皇帝長子每次遇到上朝，使用太子東宮的儀仗衛隊，等到了宮殿的石階時，再回到各個親王的班列中。何况已任命爲侍從大臣，但是至今没有確定對他的禮儀，可説是名不正、言不順了。從前在漢文帝元年，首先確立兒子劉啓

臣詳議，酌前代故事，早下明詔，以定其位，慎選宫僚，輔成德器，則天下幸甚。"上嘉納之。

爲太子的原因，就在於尊崇祖宗神廟、看重國家根本的緣故。希望陛下與大臣詳盡地計議，斟酌前代的史實先例，早日降下詔書，以確定他的地位，謹慎地選擇東宫僚屬，輔佐他成爲大德之器，那麽天下百姓就非常幸運了。"皇上稱贊接納了他的建議。

胡沙虎誅，上封事言正刑賞，辭載《胡沙虎傳》。又言："自兵興以來，將帥甚難其人，願陛下令重臣各舉所知，才果可用，即賜召見，褒顯奬諭，令其自效，必有奮命報國者。昔李牧爲趙將，軍功爵賞皆得自專，出攻入守不從中覆，遂能北破大敵，西抑强秦。今命將若不以文法拘繩、中旨牽制，委任責成，使得盡其智能，則克復之功可望矣。"上善其言。時方擢任王守信、賈耐兒者爲將，皆鄙俗不材、不曉兵律，行信懼其誤國，上疏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者，其嚴如此。今大兵縱横，人情恟懼，應敵興理，非賢智莫能。狂子庸流，猥蒙拔擢，參預機務，甚無謂也。"於是，上皆罷之。權元帥右都監内族訛可率兵五千護糧通州，遇兵輒潰，行信上章曰："御兵之道，無過賞罰，使其臨敵有所慕而樂於進，有所畏而不敢退，然後將士用命而功可成。若訛可敗衄，宜明正其罪，朝廷寬容，一切不問，臣恐御兵之道未盡也。"詔報曰："卿意具悉，訛可等已下獄矣。"

胡沙虎被誅殺，張行信進上密封的奏章，議論使刑罰賞賜端正的事，言辭記載在《胡沙虎傳》内。又上言説："自從戰事興起以來，將帥很難得到合適的人選，希望陛下命令重要大臣各自舉薦所知道的人才，才幹如果果真可以任用，就特别賜予召見，表彰顯揚，嘉奬告諭，讓他們自己效力，必然有奮勇作戰，不顧及自己生命以報效國家的人。從前李牧擔任趙國大將，將士的軍功爵禄賞賜都能够自行决斷，進攻退守的計策不通過朝廷審察，於是能够在北邊攻破强大的敵軍，在西邊控扼强大的秦國。現在任命將帥，如果不用法令條文拘束限制、内廷旨意牽制，委任將帥，衹要求他們成功，使他們能竭盡自己的智慧才能，那麽戰勝敵人收復失地的功業就可以期望了。"皇上贊賞他的建議。當時正提拔任用王守信、賈耐兒等人爲將帥，都粗鄙庸俗，没有才幹，不懂得用兵規律，張行信怕他們貽誤國家，上奏疏説："《易經》説：'開創國家，繼承家業，不要任用小人。'聖人流傳這些話來使後代的人警戒，竟然嚴厲到如此地步。現在敵軍的大兵横行侵略，衆人惶恐不安，要對付敵軍，使國家興盛治理，不是賢良聰明的人不能辦到。狂妄小子、平庸之輩，承蒙提拔，參與决策軍機政務，這是毫無意義的。"於是，皇上都罷去了這些人的職位。權元帥右都監皇族完顏訛可率領軍隊五千人護運糧草到通州，遇見敵軍就潰散了，張行信上奏章説："駕馭軍隊的方法，没有超過獎賞懲罰的，使士兵在面臨敵軍時有所企求而樂意進攻，有所畏懼而不敢退却，然後將士們奮勇效命而大功可以告成。至於完顏訛可敗逃，應當明確地治他的罪，如果朝廷寬恕包容，一切罪過都不追究，臣下怕駕馭軍隊的策略還没有完備。"詔書答覆説："你的意圖已經全部知悉，完顏訛可

時中都受兵，方遣使請和，握兵者畏縮不敢戰，曰“恐壞和事”。行信上言：“和與戰二事本不相干，奉使者自專議和，將兵者惟當主戰，豈得以和事爲辭。自崇慶來，皆以和誤，若我軍時肯進戰，稍挫其鋒，則和事成也久矣。頃北使既來，然猶破東京，略河東。今我使方行，將帥輒按兵不動，於和議卒無益也。事勢益急，芻糧益艱，和之成否蓋未可知，豈當閉門坐守以待弊哉。宜及士馬尚壯，擇猛將鋭兵，防衛轉輸，往來拒戰，使之少沮，則附近蓄積皆可入京師，和議亦不日可成矣。”上心知其善而不能行。

等人已關入監獄了。”

當時中都遭受攻擊，正要派遣使臣請求議和，掌握軍隊的人畏縮不敢作戰，説是怕壞了和議的事。張行信上言説：“和議與作戰兩件事本來不相抵觸，奉命出使的人自然要專一議和，統率軍隊的人祇應當力主作戰，怎麽能够用議和的事爲藉口而不出戰呢？自從崇慶年間以來，都是因爲議和而誤了戰事，如果我方軍隊當時肯進兵作戰，稍稍挫折他們的鋒芒，那麽和談的事早就完成了。最近，北方的使者已經來了，但他們的軍隊仍然攻破了東京，攻占河東。現在我方使者剛要成行，將帥們就按兵不動，這對於和議的事終究没有好處。軍事形勢愈緊急，糧食草料愈艱難，和議能否成功還不可預測，怎麽可以關門坐守，等待滅亡呢？應當趁兵强馬壯的時機，選擇勇猛的將官、精鋭的士兵，防衛城市，運送糧草，流動作戰，使敵人軍隊稍微受挫，那麽附近州郡的蓄積都可以運入京城，和議也可以在不久的時間内談成。”皇上心裏知道他的建議是正確的，但不能够施行。

二年三月，以朝廷括糧恐失民心，上書言：“近日朝廷令知大興府胥鼎便宜計畫軍食，鼎因奏許人納粟買官。既又遣參知政事奥屯忠孝括官民糧，户存兩月，餘悉令輸官，酬以爵級銀鈔。時有粟者或先具數于鼎，未及入官，忠孝復欲多得以明己功，凡鼎所籍者不除其數，民甚苦之。今米價踴貴，無所從糴，民糧止兩月又奪之，將不獨歸咎有司，亦怨朝廷不察也。大兵在邇，人方危懼，若復無聊，或生他變，則所得不償所損矣。”上深善其言，即命與近臣往審處焉，仍諭忠孝曰：“極知卿盡心于公，然國家本欲得糧，今既得矣，姑從人便可也。”四月，遷山東東路按察使，兼轉運使，仍權本路宣撫副使。將行，求入見，上御便殿見之。奏曰：“臣伏見奥屯忠孝飾詐不忠，臨事慘

二年三月，因爲擔心朝廷搜求糧食喪失民心，張行信於是上書説：“近日以來朝廷命令知大興府胥鼎視情况自行處置籌劃軍隊糧食，胥鼎於是奏請允許人們交納糧食買官爵。朝廷隨即又派遣參知政事奥屯忠孝搜求官員百姓的糧食，每户人祇留存兩個月的糧食，其餘的命令全部交納給官府，用官爵、白銀、交鈔來酬賞。當時有糧食的人户或者先將數量報告給胥鼎，還來不及送入官府，奥屯忠孝又想要多獲取糧食以表明自己的功勞，凡是胥鼎所登記的數量一概不減除。老百姓深受其害。現今米價昂貴飛漲，無處買糧，百姓的糧食祇够吃兩個月而又被奪走，百姓將不祇是歸罪於有關官府，還要怨恨朝廷不明察。大軍已經臨近，人心正驚惶恐懼，如果再使他們無所依靠，或許要産生其他變故，那麽就得不償失了。”皇上非常贊同他的建議，就命令他與近臣前往審核處置，又告諭奥屯忠孝説：“我深知你盡心公事，但是國家本來是想得到糧食，現在既然已經得到了，那麽姑且順從百姓的便利

刻，與胡沙虎爲黨。”歷數其罪，且曰：“無事時猶不容一相非才，况今多故，可使斯人與政乎？願即罷之。”上曰：“朕始即位，進退大臣自當以禮，卿語其親知，諷令求去可也。”行信以告右司郎中把胡魯白忠孝，忠孝不恤也。

就可以了。”四月，遷官山東東路按察使，兼任轉運使，并代理本路宣撫副使。將要赴任時，請求入朝晋見，皇上在便殿召見他。張行信上奏說：“臣私下見到奧屯忠孝虛僞奸詐不忠誠，處理政事殘暴苛刻，與胡沙虎結成同黨。”依次列舉他的罪惡，并且說：“在平安無事的時候尚且不能容許一位宰相缺乏才幹，何況現在多變故，難道可以使這種人參與政事嗎？希望陛下立即罷免他。”皇上說：“我剛剛即位，提拔斥退大臣自然應當按照禮節，你告訴與他親近知心的人，暗示他自己請求離去，這就可以了。”張行信將這番話告訴右司郎中把胡魯，把胡魯告知奧屯忠孝，奧屯忠孝不理會。

三年二月，改安武軍節度使，兼冀州管内觀察使。始至，即上書言四事，其一曰：“楊安兒賊黨旦暮成擒，蓋不足慮。今日之急，惟在收人心而已。向者官軍討賊，不分善惡，一概誅夷，劫其資産，掠其婦女，重使居民疑畏，逃聚山林。今宜明敕有司，嚴爲約束，毋令劫掠平民。如此則百姓無不安之心，奸人誑脅之計不行，其勢漸消矣。”其二曰：“自兵亂之後，郡縣官豪，多能糾集義徒，摧擊土寇，朝廷雖授以本處職任，未幾遣人代之。夫舊者人所素服，新者未必皆才，緩急之間，啓釁敗事。自今郡縣闕員，乞令尚書省選人擬注。其舊官，民便安者宜就加任使，如資級未及，令攝其職，待有功則正授。庶幾人盡其才，事易以立。”其三曰：“掌軍官敢進戰者十無一二，其或有之，即當責以立功，不宜更授他職。”其四曰：“山東軍儲皆鬻爵所獲，及或持敕牒求仕，選曹以等級有不當鬻者往往駁退。夫鬻所不當，有司罪也，彼何責焉？况海岱重地，群寇未平，田野無所收，倉廪無所積，一旦軍餉不給，復欲鬻爵，其誰信之？”朝廷

三年二月，改官安武軍節度使，兼任冀州管内觀察使。剛到任，就上書論四件事，第一件事說：“楊安兒賊人餘黨早晚將被擒獲，不值得憂慮。當今的急務，衹是在收服人心罷了。從前官軍討伐賊人，不分好壞一概誅殺，搶劫他們的財産，擄掠他們的婦女，又使百姓懷疑畏懼，逃竄聚集到山林中。現在應當明令有關官司，嚴加約束，不要使士兵搶劫擄掠平民。這樣一來，老百姓就没有不安定的心思，奸人引誘脅迫百姓作亂的計謀就不能得逞，他們的勢力就會漸漸消亡。”第二件事說：“自從戰亂之後，郡縣的官吏、豪傑，大多能糾合聚集義勇之人，攻擊摧毁當地的强盗，朝廷雖然授予他們當地的職官，但不久就派人替代了他們。原來的官吏是衆人歷來所信服的人，新任的官吏未必都有才幹，在情况緊急時，容易引起猜疑，敗壞大事。從今以後郡縣官府或有缺員，請求命令尚書省選擇人擬議差遣。那些原任官吏，百姓認爲他們治政簡便安定的，應當就地加以任用差使，如果資歷級别没有達到，可以命令暫時代理一個職位，等到有功勞時就正式任命。這樣大致可以使人人完全發揮自己的才幹，事務簡便容易完成。”第三件事說：“統率軍隊的官員敢於進兵作戰的不到十分之一二，其中間或有這樣的人，就應當要求他建立功業，不應當另外授予其他職任。”第四件事說：“山東路軍隊的儲備都是靠出賣官爵來獲取的，等到有

多用其議。八月，召為吏部尚書。九月，改户部尚書。十二月，轉禮部尚書，兼同修國史。

人持公文前來求官時，掌管選調官吏的官署又以不應當出售這種等級的官爵爲理由，往往駁斥退回。出售官爵等級不恰當，這是有關官司的罪過，他們有什麽責任呢？何況東海、泰山是重要的地方，各種强盜没有平定，田野上没有收成，倉庫中没有積蓄，一旦軍隊糧餉供給不上，再要出售官爵，誰會相信呢？”朝廷大量采用他的建議。八月，召入朝爲吏部尚書。九月，改爲户部尚書。十二月，轉官禮部尚書，兼同修國史。

四年二月，為太子少保，兼前職。時尚書省奏：“遼東宣撫副使完顏海奴言：參議官王澮嘗言，本朝紹高辛，黄帝之後也。昔漢祖陶唐，唐祖老子，皆為立廟。我朝迄今百年，不為黄帝立廟，無乃愧於漢、唐乎。又云，本朝初興，旗幟尚赤，其為火德明矣。主德之祀，闕而不講，亦非禮經重祭祀之意。臣聞於澮者如此，乞朝廷議其事。”詔問有司，行信奏曰：“按《始祖實録》止稱自高麗而來，未聞出於高辛。今所據欲立黄帝廟，黄帝高辛之祖，借曰紹之，當為木德，今乃言火德，亦何謂也。況國初太祖有訓，因完顏部多尚白，又取金之不變，乃以大金為國號，未嘗議及德運。近章宗朝始集百僚議之，而以繼亡宋火行之絶，定為土德，以告宗廟而詔天下焉。顧澮所言特狂妄者耳。”上是之。八月，上將祔享太廟，詔依世宗十六拜之禮。行信與禮官參定儀注，上言宜從四十四拜之禮，上嘉納焉，語在《禮志》。祭畢，賜行信寶券二萬貫、重幣十端，諭之曰：“太廟拜禮，朕初欲依世宗所行，卿進奏章，備述隨室讀祝，殊為中理。向非卿言，朕幾失之，故特以是旌賞，自今每事更宜盡心。”是年十二月，行信以父暐卒，去官。

四年二月，爲太子少保，兼原任職務。當時尚書省上奏説：“遼東宣撫副使完顏海奴上言：參議官王澮曾經説，本朝繼承高辛，是黄帝的後裔。從前漢代以唐堯爲始祖，唐代以老子爲始祖，都爲他們修建了祀廟。我朝從立國到現在已經一百年了，没有爲黄帝立廟，這恐怕有愧於漢代、唐代吧！又説，本朝開初興起的時候，旗幟崇尚紅色，它明確地顯示國家氣運爲火德。掌管火德的祭祀，禮數缺乏而不講求，這也不是禮經重視祭祀的意思。臣從王澮那裏聽説的就是這些，請求朝廷計議這件事。”降詔書詢問有關官司，張行信上奏説：“根據《始祖實録》，衹是稱從高麗而來，没有聽説出自高辛氏。現在根據他的説法要修建黄帝廟，黄帝是高辛氏的祖先，即使説我們繼承了他，也應當是木德，現在却説是火德，這是説的什麽？況且建國初年，太祖有訓令，因爲完顏部族大多崇尚白色，又取金子不變色的這一特性，就以大金作爲國號，不曾商議到德運的事。近年以來章宗時代纔召集朝廷百官商議，讓國家繼承滅亡了的宋朝主火德的絶祀，議定爲土德，以此祭告宗廟并詔令天下。所以王澮所説的衹是狂妄的言語罷了。”皇上認爲他的話正確。八月，皇上將要合祭各個先皇帝神主於太廟，詔令依世宗所定行十六拜的禮節。張行信與禮官參驗商定禮儀制度，上言説應當依照四十四拜的禮節，皇上稱贊采納了，這件事記載在《禮志》上。祭祀完畢，賞賜張行信寶券二萬貫、厚綢緞十段，告訴他説：“太廟跪拜的禮節，我開始想依照世宗施行的禮節，你進上奏章，詳盡地述説按每一室的神主依次讀祝文祭文的理由，很

合理。如果不是你上言的話，我幾乎要失禮了，所以特意用這些東西獎賞你，從今以後，每件事都應更加盡心盡意。”這年十二月，張行信因爲父親張暐去世，解除官職。

興定元年三月，起復舊職，權參知政事。六月，真拜參知政事。時高琪為相，專權用事，惡不附己者，衣冠之士動遭窘辱，惟行信屢引舊制力抵其非。會宋兵侵境，朝廷議遣使詳問，高琪等以為失禮，行信獨上疏曰：“今以遣使為不當，臣切惑之。議者不過曰：‘遣使則為先示弱，其或不報，報而不遜，則愈失國體。’臣獨以為不然。彼幸吾釁隙，數肆侵掠，邊臣以兵却之復來，我大國不責以辭而敵以兵，玆非示弱乎？至於問而不報，報而不遜，曲自在彼，何損於我！昔大定之初，彼嘗犯順，世宗雖遣丞相烏者行省于汴，實令元帥撒合輦先為辭詰之，彼遂伏罪。其後宋主奪取國書，朝廷復欲加兵，丞相婁室獨以為不可，及刑部尚書梁肅銜命以往，尋亦屈焉。在章宗時，猖狂最甚，猶先理問而後用兵。然則遣使詳問正國家故事，何失體之有。且國步多艱，戍兵滋久，不思所以休息之，如民力何。臣書生無甚高論，然事當機會，不敢不罄其愚，惟陛下察之。”上復令尚書省議，高琪等奏：“行信所言固遵舊制，然今日之事與昔不同。”詔姑待之。已而，高汝礪亦上言先遣使不便，議遂寢，語在《汝礪傳》。

興定元年三月，起復原任職官，代理參知政事。六月，正式拜官參知政事。當時朮虎高琪任宰相，獨攬政事大權，憎惡不依附自己的人，儒學之士動輒遭受刁難羞辱，衹有張行信多次引用原來的制度盡力抵制他的非禮。恰逢宋朝軍隊侵略邊境，朝廷計議派遣使臣詳察追問，朮虎高琪等人以爲有失大國體統，惟獨張行信上奏疏說：“執政大臣現在認爲派遣使臣不得當，臣極爲疑惑。議論的人不過說：‘派遣使臣就是首先自我顯示虛弱，他們或者不答覆，或者答覆了但不恭順，就更加有失國家體統。’臣下獨自認爲不是這樣。他們趁我朝的嫌隙，多次肆意侵略，邊境守臣派軍隊將他們擊退，然後他們又來進犯，我們這樣的大國不用言辭去譴責他們，而用軍隊去與他們對抗，這不是顯示虛弱嗎？至於說責問他們而不答覆，答覆了而不恭順，理虧自然在他們一方，對我們有什麼損害呢！從前在大定初年，他們曾經進犯順應天道的我朝，世宗雖然派遣丞相烏者到汴京行尚書省，實際上又命令元帥撒合輦先以言辭責問他們，他們於是認罪。以後宋朝君主奪走國書，朝廷又想要動用軍隊，惟獨丞相婁室認爲不可以，等到刑部尚書梁肅接受使命前往，不久他們也就屈服了。在章宗時代，他們最爲猖狂，我朝還是先據理責問而後用兵。既然如此，那麼派遣使臣詳察責問正是國家的慣例，有什麼喪失體統的呢？况且國家命運多艱虞，士兵守邊時間已經很久，不考慮采用使他們休養生息的措施，百姓的力量怎麼能承受呢？臣下是書生，没有什麼高妙的議論，但是事情正逢關鍵時機，不敢不竭盡自己的愚忠，希望陛下明察。”皇上再命令尚書省計議，朮虎高琪等人奏告說：“張行信所說的固然是遵從原來的制度，但是今天的事與過去不同。”詔令姑且等待。不久，高汝礪也上言說先派遣使臣不便，張行信的建議於是作罷，高汝礪的話記載在《高汝礪傳》內。

時監察御史多被的决，行信乃上言曰："大定間，監察坐罪大抵收贖，或至奪俸，重則外降而已，間有的决者皆有爲而然。當時執政程輝已嘗面論其非是，又有敕旨，監察職主彈劾，而或看循者，非謂凡失察皆然也。近日無問事之大小、情之輕重，一概的决，以爲大定故實、先朝明訓，過矣。"於是詔尚書省更定監察罪名制。史館修《章宗實録》，尚書省奏："舊制，凡修史，宰相執政皆預焉，然女直、漢人各一員。崇慶中，既以參知政事梁瑭兼之，復命翰林承旨張行簡同事，蓋行簡家學相傳，多所考據。今修《章宗實録》，左丞汝礪已充兼修，宜令參知政事行信同修如行簡例。"制可。

當時監察御史大多按實犯罪過實行最終判决，張行信於是上言説："大定年間，監察官獲罪大抵是繳納錢幣贖免，或者是奪取俸禄，嚴重的也就是貶降出外罷了，間或有施行最終斷遣的，都是另有原因纔這樣。當時執政大臣程輝已經當面奏論説這種處置不對，又有詔旨，説監察官的職責是主管彈劾，或者有人觀望因循，并不是説凡有失於覺察都是這樣。近日以來，不問事情的大小、情節的輕重，對監察御史一概按實罪斷遣，把這當作是大定年代的慣例、先朝聖明的訓導，這就錯了。"於是詔令尚書省修改有關監察官罪名的法令。史館編修《章宗實録》，尚書省上奏説："按照原來的制度，凡是編修史書，宰相執政大臣都要參與，但是女真、漢人各派一員。崇慶年間，已經派參知政事梁瑭兼任這一職務，又命令翰林承旨張行簡同領此事，大概是張行簡繼承家學，多有考據。現在編修《章宗實録》，尚書左丞高汝礪已經充任兼修官，應當命令參知政事張行信依照張行簡的先例共同編修。"詔書批准了。

二年二月，出爲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内觀察使，諭之曰："初，朕以朝臣多稱卿才，乃令參决機務。而廷議之際，每不據正，妄爲異同，甚非爲相之道。復聞邇來殊不以幹當爲意，豈欲求散地故耶。今授此職，卿宜悉之。"初，内族合周避敵不擊，且詭言密奉朝旨，下獄當誅。諸皇族多抗表乞從末减，高琪以爲自古犯法無告免者，行信獨曰："事無古今，但合周平昔忠孝，或可以免。"又以行信族弟行貞居山東，受紅襖賊僞命，樞密院得宋人書，有干涉行信事，故出之。其子莒，時爲尚書省令史，亦命别加注授焉。初，行信言："今法，職官論罪，多從的决。伏見大定間世宗敕旨，職官犯故違聖旨，徒年、杖數并的决。然其後三十餘年，有司論罪，未嘗引用，蓋非經久

二年二月，出任彰化軍節度使，兼任涇州管内觀察使，皇上告訴他説："當初，朕因爲朝廷大臣大多稱贊你的才幹，於是讓你參與决策軍機政務。但是在朝廷議論的時候，你每每不據正道，妄自立異，簡直不是作宰相應該做的。又聽説近來你很不以辦理政務爲心意，這莫非是想要請求閑散官職的緣故嗎？現在授予你這一職官，你應當知道我的意圖。"當初，皇族完顔合周躲避敵軍而不出擊，并且假稱是秘密地遵奉朝廷旨意，被關進監獄判處死刑。各個皇族大多上章表請求减等論罪，术虎高琪認爲從古以來犯法没有因爲哀告而獲免的，惟獨張行信説："事情不分古今，衹是完顔合周平時忠孝，或許可以免死。"又因爲張行信的同族弟弟張行貞在山東，接受紅襖賊人非法的任命，樞密院獲得宋朝人的書信，有牽涉到張行信的事，所以使他出任外官。他的兒子張莒，當時爲尚書省令史，也命令另外除授官職。當初，張行信上言説："按現在的法令，在職官員論罪，大多依從實罪决斷。臣私下見到

爲例之事也。乞詳定之。”行信既出，上以其章付尚書省。至是，宰臣奏：“自今違奏條之所指揮、及諸條格，當坐違制旨者，其徒年、杖數論贖可也。特奉詔旨違者，依大定例。”制可。行信去未久，上嘗諭宰臣曰：“自張行信降黜，卿等遂緘默，此殊非是。行信事，卿等具知，豈以言之故耶。自今宜各盡言，毋復畏忌。”

大定年間世宗的詔書說，在職官員犯有故意違抗聖旨的罪名，服苦役年限、行杖刑數目一律按照實罪決斷。但是從這以後三十多年，有關官府判罪，都不曾引用過，大概認爲這不是可以長久作爲先例的事。請求詳細審訂。”張行信既已出任外官，皇上將他的奏章交給尚書省。到這時，宰相奏請道：“從今以後，違反奏章條目所降的命令以及各類條令格式，應當處以違犯詔書罪的，他們的服苦役年限、行杖刑數量，可以用錢幣來贖罪。特別奉詔書而違犯的，依照大定時的先例。”詔書批准了。張行信離去不久，皇上曾經告訴宰相說：“自從張行信被貶官罷黜以來，你們就緘默無言，這很不對。張行信的事，你們全都知道，哪裏是因爲進言的緣故呢？從今以後應當各自將自己的心裏話講出來，不要再畏懼猜疑。”

行信始至涇，即上書曰：“馬者甲兵之本，方軍旅未息，馬政不可緩也。臣自到涇，聞陝右豪民多市於河州，轉入内地，利蓋百倍。及見省差買馬官平凉府判官烏古論桓端市于洮州，以銀百鋌幾得馬千匹，云生羌木波諸部蕃族人户畜牧甚廣。蓋前所遣官或抑其直，或以勢陵奪，遂失其和，且常患銀少，所以不能多得也。又聞蕃地今秋薄收，鬻馬得銀輒以易粟。冬春之交必艱食，馬價甚低。乞令所司輦銀粟于洮、河等州，選委知蕃情、達時變如桓端者貿易之。若捐銀萬兩，可得良馬千匹，機會不可失，惟朝廷亟圖之。”

張行信初到涇州，就上書説：“馬是軍隊的根本，現今戰事没有停息，買馬的事不可以遲緩。臣自從來到涇州，聽説陝西的富豪百姓大多從河州買馬，轉販到内地，利潤大概達到一百倍。等見到尚書省差遣的買馬官平凉府判官烏古論桓端在洮州買馬時，用白銀一百錠差不多買到一千匹馬，他説生羌木波各個部族中蕃族人家畜養的馬很多。大抵以前派遣的官吏或者壓低馬的價錢，或者憑藉威勢欺凌强奪，於是傷害了和氣，并且又常常擔心銀兩少，所以不能大量購買。又聽説蕃族田土今年秋天收成不好，賣馬得到的銀兩就用來换取糧食。冬春兩季交替的時節糧食必定困難，而馬的價格很低。請求命令有關官府運送銀兩糧食到洮州、河州等州，選擇委派熟知蕃族實情、通曉時事變化的官吏，如烏古論桓端一樣的人，前往貿易。如果花費白銀一萬兩，就可以買得良馬一千匹，機會不可以喪失，希望朝廷儘快籌劃這件事。”

又曰：“比者沿邊戰士有功，朝廷遣使宣諭，賜以官賞，莫不感戴聖恩，願出死力，此誠得激勸之方也。然贈遺使者或馬或金，習以爲常，臣所未諭也。大定間，嘗立送宣禮，自

又説：“近來邊境上的將士立了功，朝廷派遣使臣宣布慰勞的詔書，賜給朝廷恩賞，將士們没有人不感戴聖上的恩典，願意出死力報效，這確實是激勵將士的好方法。但是將士要贈送使臣禮品，或是馬匹或是黄金，都習以爲常，這是臣

五品以上各有定數，後竟停罷。況今時務與昔不同，而六品以下及止遷散官者，亦不免饋獻，或莫能辦，則斂所部以應之，至有因而獲罪者。彼軍士效死立功，僅蒙恩賞，而反以饋獻爲苦，是豈朝廷之意哉？乞令有司依大定例，參以時務，明立等夷，使取予有限，無傷大體，則上下兩得矣。"

所不可理解的。大定年間，曾經制訂饋贈宣諭使臣禮品的制度，從五品官以上，贈送禮品各自有規定數額，最後終於廢除送禮。何況現在的時局政務與過去不同，但是從六品官以下以及衹是升遷散官的，也不能免去贈送禮品，有人或者不能備辦，就搜刮他所管轄的部屬來應付送禮，以致有人因此而犯罪的。那些軍士賣命立功，僅僅蒙恩獲得賞賜，又反而爲饋贈奉獻苦惱，這哪裏是朝廷的本意呢？請求命令官府依照大定年間的先例，參酌現今的時事政務，明確地訂立等級，使收取給予有限度，不要傷害了大的體統，那麽上下兩方的人就都得利了。"

又曰："近聞保舉縣令，特增其俸，此朝廷爲民之善意也。然自關以西，尚未有到任者，遠方之民不能無望，豈舉者猶寡，而有所不敷耶？乞詔內外職事官，益廣選舉，以補其闕，使天下均受其賜。且丞、簿、尉亦皆親民，而獨不增俸，彼既不足以自給，安能禁其侵牟乎？或謂國用方闕，不宜虛費，是大不然。夫重吏祿者，固使之不擾民也，民安則國定，豈爲虛費。誠能裁減冗食，不養無用之人，亦何患乎不足？今一軍充役，舉家廪給，軍既物故，給其子弟，感悦士心，爲國盡力耳。至於無男丁而其妻女猶給之，此何謂耶？自大駕南巡，存贍者已數年，張頤待哺，以困農民。國家糧儲常患不及，顧乃久養此老幼數千萬口，冗食虛費，正在是耳。如即罷之，恐其失所，宜限以歲月，使自爲計，至期而罷，復將何辭。"上多采納焉。

又說："近來聽説保舉縣令，特别增添他們的俸禄，這是朝廷爲百姓着想的良好意願。但是從潼關以西的州縣，仍然没有到任的人，遠方的百姓不能没有怨恨之情，難道是舉薦的人還少，從而有不能滿足的嗎？請求詔令朝廷内外職事官員，更加擴大選拔舉薦人才範圍，以彌補官吏的缺額，使天下百姓都受到他們的恩賜。而且縣丞、主簿、縣尉也都是親近百姓的官吏，而惟獨他們不增加俸禄，他們既然不可以自己滿足自己的需用，怎麽能禁止他們侵擾掠奪呢？或許有人要説，國家用費正缺乏，不應當枉自花費，這種説法很不正確。增加官吏俸禄的原因，本來是使他們不擾害百姓，百姓安定，那麽國家也就安定了，這哪裏是枉自花費國家財用呢？如果能裁減那些没有職事而就食於國家的人，不供養没有用處的人，又何必顧慮財用不足呢？現在一個軍人服役，全家人的食用都靠國庫供給，軍人死亡以後，仍然供給他的兒子兄弟，這樣做是使將士感動喜悦，讓他們爲國盡力罷了。至於那些没有男性壯丁的家庭，對他們的妻子女兒仍然還要供給，這又是什麽意思呢？自從皇上往南方巡視以來，存活贍養這些人已經有好幾年了，他們張開嘴巴等待食物，不勞而食，因此使農民困乏。國家糧食儲備常常苦於不够，就是因爲長久供養這些老幼人口幾千萬人，不勞而食、浪費國家財用，正是在這些地方。如果立即取消對他們的贍養，恐怕他們會失去依靠，應當限定時間，使他

們自謀生計，到期限而後取消，又將有什麽話説呢?”皇上大都采用了他的建議。

元光元年正月，遷保大軍節度使，兼鄜州管内觀察使。二月，改静難軍節度使，兼邠州管内觀察使。未幾，致仕。哀宗即位，徵用舊人，起爲尚書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頗減。尋復致仕家居，惟以抄書教子孫爲事，葺園池汴城東，築亭號“静隱”，時時與侯摯輩游咏其間。正大八年二月乙丑，薨于嵩山崇福宫，年六十有九。初游嵩山，嘗曰“吾意欲主此山”，果終于此。爲人純正真率，不事修飾，雖兩登相位，殆若無官然。遇事輒發，無所畏避，每奏事上前，旁人爲動色，行信處之坦如也。及薨之日，雖平昔甚娼忌者，亦曰正人亡矣。初至汴，父暐以御史大夫致仕猶康健，兄行簡爲翰林學士承旨，行信爲禮部尚書，諸子侄多中第居官，當世未之有也。

元光元年正月，遷任保大軍節度使，兼鄜州管内觀察使。二月，改爲静難軍節度使，兼邠州管内觀察使。不久，辭官退休。哀宗即位，徵召任用過去的大臣，起用爲尚書左丞，議論政事漸漸趕不上從前，在衆人中的聲望大爲降低，隨即又辭官退休閑居在家中，衹是以抄録書籍教育子孫爲事務，在汴京城的東邊修建園林池塘，構築亭子，號稱“静隱”，時常與侯摯等人游玩咏吟於其間。正大八年二月乙丑日，在嵩山崇福宫去世，年齡六十九歲。他開初游嵩山時，曾經説“我想要主持這座山”，後來果真死在這裏。張行信爲人純樸正直，不虚飾，雖然兩次登上宰相的官位，差不多就像没有做官一樣。遇到事情就振作奮發，没有什麽畏懼迴避的地方，每次在皇上跟前奏事，别人見到他直言進諫的樣子爲此而改變了臉色，張行信却坦然對待。到他去世的時候，即使平時非常妒忌他的人，也説正人去世了。剛遷到汴京的時候，他的父親張暐以御史大夫身份辭官退休，身體還康健，兄長張行簡爲翰林學士承旨，張行信任禮部尚書，兒子、侄兒輩有很多人中進士第擔任職官，在當世還没有這種盛事。

贊曰：高汝礪褆身清慎，練達事宜，久居相位，雖爲大夫士所鄙，而人主寵遇不衰。張行信礪志謇諤，言無避忌，然一簉政塗，便多坎壈。及其再用，論事稍不及前，豈以汝礪爲真可法耶。宣宗伐宋本非萬全之策，行信諫，汝礪不諫，又沮和議。胡沙虎之惡未著，行信兩疏擊之。汝礪與高琪共事，人疑其黨附。優劣可概見於斯矣。

贊曰：高汝礪立身清廉慎密，對政事幹練通達，長久居於宰相的高位，雖然爲大夫士人所鄙薄，但君主對他的恩寵并不衰減。張行信砥礪志向，正直忠貞，進言無所迴避顧忌，然而一進入政途，便多坎坷。到他再被任用時，議論政事漸漸不如從前了，難道是認爲高汝礪真正可以效法嗎？宣宗討伐宋朝，本來不是萬全的計策，張行信進諫，高汝礪不進諫，又破壞與宋朝的和議。胡沙虎的罪惡還没有顯露，張行信兩次上奏疏抨擊他。高汝礪與术虎高琪共事，衆人懷疑他結黨阿附。兩人的優劣在這些事上可以大略考見了。

金史卷一百八

列傳第四十六

胥鼎　侯摯　把胡魯　師安石

胥鼎

胥鼎字和之，尚書右丞持國之子也。大定二十八年擢進士第，入官以能稱，累遷大理丞。承安二年，持國卒，去官。四年，尚書省起復爲著作郎。上曰：“鼎故家子，其才如何?”宰臣奏曰：“爲人甚幹濟。”上曰：“著作職閑，緣今無他闕，姑授之。”未幾，遷右司郎中，轉工部侍郎。泰和六年，鼎言急遞鋪轉送文檄之制，上從之，時以爲便。至寧初，中都受兵，由户部尚書拜參知政事。

胥鼎字和之，是尚書右丞胥持國的兒子。大定二十八年中進士第，進入仕途以能幹著稱，多次升遷任大理寺丞。承安二年，胥持國去世，解除官職。四年，服喪期限未滿，尚書省起用他任著作郎。皇上說：“胥鼎是舊臣家的兒子，他的才幹怎樣?”宰相奏告說：“他十分能幹會辦事。”皇上說：“著作郎的職務清閑，衹是現今没有其他的官缺，姑且授予這一職官。”不久，遷任右司郎中，轉官工部侍郎。泰和六年，胥鼎上疏論說急遞鋪傳送文告書檄的制度，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當時認爲便利。至寧初年，中都遭受敵軍圍困，由户部尚書授官參知政事。

貞祐元年十一月，出爲泰定軍節度使，兼兖州管内觀察使，未赴，改知大興府事，兼中都路兵馬都總管。二年正月，鼎以在京貧民闕食者衆，宜立法振救，乃奏曰：“京師官民有能贍給貧人者，宜計所贍遷官升職，以勸奬之。”遂定權宜鬻恩例格，如進官升職、丁憂人許應舉求仕、官監户從良之類，入粟草各有數，全活甚衆。四月，拜尚書右丞，仍兼知府事。五月，宣宗將南渡，留爲汾陽軍節度使，兼汾州管内觀察使。十一月，改知平陽府事，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權宣撫使。

貞祐元年十一月，出任泰定軍節度使，兼兖州管内觀察使，没有赴任，改官知大興府事，兼中都路兵馬都總管。二年正月，胥鼎認爲在京城的缺乏糧食的貧民很多，應當制訂法令賑救，於是奏請說：“京城的官吏百姓有能够贍養供給窮人糧食的，應當計算贍養的人數升遷官職，以鼓勵奬賞他們。”於是議定權宜出售恩例的格令，如加官資晋升官職、居喪的人允許應試求官、官府奴隸人户改爲良民之類，進獻糧食草料各有定數，保全救活了很多人。四月，拜官尚書右丞，仍然兼任知府事。五月，宣宗將要渡河南遷，留下他爲汾陽軍節度使，兼汾州管内觀察使。十一月，改任知平陽府事，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代理宣撫使。

三年四月，建言利害十三事，若

三年四月，上奏疏論説涉及國家利害的十三

積軍儲、備黄河、選官讞獄、簡將練卒、鈔法、版籍之類，上頗采用焉。又言："平陽歲再被兵，人户散亡，樓櫓修緝未完，衣甲器械極少，庾廩無兩月食。夏田已爲兵蹂，復不雨，秋種未下。雖有復業殘民，皆老幼，莫能耕種，豈足徵求。比聞北方劉伯林聚兵野狐嶺，將深入平陽、絳、解、河中，遂抵河南。戰禦有期，儲積未備，不速錯置，實關社稷生靈大計。乞降空名宣敕一千、紫衣師德號度牒三千，以補軍儲。"上曰："鼎言是也，有司其如數亟給之。"

件事，諸如積蓄軍備、守禦黄河、挑選官吏審理冤案、選擇將官訓練士兵、交鈔法、賦税簿籍之類，皇上大多采用了。又上奏説："平陽府今年兩次遭受戰火，百姓散失逃亡，城樓没有修繕完畢，衣服鎧甲軍用器械數量很少，倉庫中的糧食不够兩個月食用。夏天的莊稼已經被軍隊踐踏，天又不下雨，秋莊稼没有種下。雖然有戰後回復本業的百姓，但又都是老人小孩，没有人能耕種，賦税怎麽能够交足呢？近來聽説北方的劉伯林在野狐嶺屯聚軍隊，將要深入到平陽府、絳州、解州、河中府，就抵達河南了。離戰爭僅有很短的日期了，軍隊積儲没有完備，如果不迅速措置，確實是涉及到國家百姓的長遠利益的大事。請求頒降没有填名字的敕牒一千道、紫衣大師法號度牒三千道，用來出售以補充軍隊儲備。"皇上説："胥鼎的話是對的，官府可按請求數量儘快撥給他。"

七月，就拜本路宣撫使，兼前職。朝廷欲起代州戍兵五千，鼎上言："嶺外軍已皆南徙，代爲邊要，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損其力，一朝兵至，何以待之。平陽以代爲藩籬，豈可撤去。"尚書省奏宜如所請，詔從之。又言："近聞朝廷令臣清野，切謂臣所部乃河東南路，太原則北路也，大兵若來，必始於北，故清野當先北而後南。况北路禾稼早熟，其野既清，兵無所掠，則勢當自止。不然，南路雖清，而穀草委積於北，是資兵而召之南也。臣已移文北路宣撫司矣，乞更詔諭之。"既而大兵果出境，賜詔獎諭曰："卿以文武之才，膺兵民之寄，往鎮方面，式固邊防，坐釋朕憂，孰如卿力。益懋忠勤之節，以收綏静之功，仰副予心，嗣有後寵。"尋以能設方略退兵，進官一階。十月，鼎上言："臣所將義軍，皆從來背本趨末、勇猛凶悍、盜竊亡命之徒，苟無訓練統攝官以制之，則

七月，就地任本路宣撫使，兼前任職務。朝廷想要調發代州守兵五千人，胥鼎上言説："嶺外軍隊已經全部往南遷移，代州成爲邊境要地，正應當增派軍隊保衛守備，現在又減少軍力，有朝一日敵人大軍來到，用什麽來對付他們。平陽府以代州爲屏障，怎麽可以撤走呢？"尚書省奏報應當像他請求的那樣做，詔令聽從。又上言説："近來聽説朝廷命令臣下清野，臣下認爲我所統轄的地方是河東南路，太原府則是河東北路，敵人大軍如果前來，必然是從北邊開始的，所以清野應當先北方而後南方。况且北路的莊稼成熟早，那裏的原野清理過後，敵兵没有可以擄掠的東西，那麽勢必應當停止。不然的話，南路雖然已經清野，而糧食草料仍然堆積在北方，這是資助敵軍而召他們到南方來。臣下已經行移文書到北路宣撫司，請求再降詔書告諭他們。"不久，敵人大軍果然撤出境外，賜給詔書獎勵道："你以文武俱全的才幹，接受治理軍隊百姓的重托，前往鎮守一方，鞏固邊境防衛，安坐着而消除我的憂慮，誰人能像你這樣出力呢？你要更加發揚忠心勤奮的節操，以收取安撫平定的功勞，滿足我的意願，接續而有今後的褒寵。"不久以

朋聚黨植，無所不至。乞許臣便宜置總領義軍使、副及彈壓，仍每五千人設訓練一員，不惟預爲防閑，使有畏忌，且令武藝精熟，人各爲用。”上從之。

能够設計使敵人退軍，晋升官資一階。十月，胥鼎上言説：“臣下所統領的義軍，都是以前那些背棄本業趨附末業、勇猛凶悍、偷盗亡命的人，如果没有訓練官、統攝官來管制他們，那麽就會結成團夥培植黨羽，没有什麽事幹不出來。請求允許臣下自行處置，設置總領義軍使、副使以及糾察鎮壓的官吏，同時每五千人設置訓練官一員，不衹是預先作好防備，使他們有所畏懼，而且也使士兵武藝精良熟練，人人都各自發揮作用。”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

四年正月，大兵略霍、吉、隰三州，已而步騎六萬圍平陽，急攻者十餘日，鼎遣兵屢却之，且上言：“臣以便宜立官賞，預張文榜，招還脅從人七千有奇，續至者又六千餘，俱令復業。竊謂凡被俘未歸者，更宜多方招誘，已歸者所居從便，優加存恤，無致失所。”制可。二月，拜樞密副使，權尚書左丞，行省于平陽。時鼎方抗表求退，上不許，因進拜焉，且遣近侍諭曰：“卿父子皆朕所知，向卿執政時，因有人言，遂以河東事相委，果能勉力以保無虞。方國家多難，非卿孰可倚者。卿退易耳，能勿慮社稷之計乎。今特授卿是任，咫尺防秋，更宜悉意。”

四年正月，敵人大軍侵略霍州、吉州、隰州三州，不久步兵、騎兵六萬人圍攻平陽府，猛攻了十多天，胥鼎調遣士兵多次擊退他們的進攻，又上言説：“臣下自行决定，設立官府賞賜格令，預先張挂榜文告示，招回被敵軍脅迫的人七千多，接續前來的又有六千多人，都使他們恢復本業。私下認爲凡是被俘虜而没有歸回的人，更應當用多種方法引誘招徠，已經歸來的人聽便居住，給予優厚的安撫救濟，不要使他們失去安身之處。”詔書批准了。二月，拜官樞密副使，代理尚書左丞，在平陽府行尚書省。當時胥鼎正上章表請求辭官退休，皇上不允許，於是晋升官職，并且派遣近侍之臣告訴他説：“你們父子都是我瞭解的人，從前你執掌政事的時候，因爲有人推薦，於是把河東的大事托付給你，果然能够盡力以確保没有憂患。方今正是國家多災難的時候，除了你以外，誰還可以依靠呢？你要退居是很容易的，能够不考慮國家大計嗎？現在特别授予這一職任，防止敵軍秋季侵犯的事近在咫尺，更應當竭盡心意辦理。”

時河南粟麥不令興販渡河，鼎上言曰：“河東多山險，平時地利不遺，夏秋荐熟，猶常藉陝西、河南通販物斛。况今累值兵戎，農民寖少，且無雨雪，闕食爲甚。又解州屯兵數多，糧儲僅及一月。伏見陝州大陽渡、河中大慶渡皆邀阻粟麥，不令過河，臣恐軍民不安，或生内患。伏望朝廷聽其輸販，以紓解州之急。”從之。

當時河南的粟米小麥不准販運過黄河，胥鼎上言説：“河東多大山險阻，平時土地所産没有剩餘，夏秋兩季莊稼相繼成熟，還常常藉助陝西、河南流通販運糧食。况且現今多次遭受戰争，農民逐漸減少，而且没有雨雪，短缺糧食的情况很嚴重。另外解州屯聚軍隊數量多。糧食儲備僅僅够一個月。私下見到陝州大陽渡、河中府大慶渡都攔截阻擋粟米小麥，不准渡過黄河，臣下怕軍民不安定，或許會産生内亂。私下希望

朝廷聽任商人轉運販賣，以緩解解州的急難。”聽從了他的建議。

又言：“河東兵革之餘，疲民稍復，然丁牛既少，莫能耕稼，重以亢旱蝗螟，而餽餉所須，徵科頗急，貧無依者俱已乏食，富户宿藏亦爲盗發，蓋絶無而僅有焉，其憔悴亦已甚矣。有司宜奉朝廷德意，以謀安集，而潞州帥府遣官於遼、沁諸郡搜括餘粟，懸重賞誘人告訐，州縣憚帥府，鞭棰械繫，所在騷然，甚可憐憫。今大兵既去，惟宜汰冗兵，省浮費，招集流亡，勸督農事。彼不是務，而使瘡痍之民重罹兹苦，是兵未來而先自弊也。願朝廷亟止之，如經費果闕，以恩例勸民入粟，不猶愈於强括乎。”又言：“霍州回牛、鳳棲嶺諸厄，戍卒幾四千。今兵既去而農事方興，臣乞量留偵候，餘悉遣歸，有警復徵。既休民力，且省縣官，萬一兵來，亦足禦遏。舉一事而獲二利，臣敢以爲請。”詔趣行之。

又上言說：“河東在經歷戰争之後，疲憊的百姓漸漸返回，但是成年人、耕牛已經很少，不能耕種，加上極度乾旱、蝗螟蟲害，而軍隊所需的糧餉，徵調科配很急迫，貧窮無依靠的人都已經缺乏糧食，富裕人户原來貯存的糧食也被盗賊發掘，大概到了絶無僅有的地步了，他們的艱難困苦也已很嚴重了。官府應當遵奉朝廷的恩德善意，以謀求使百姓安居聚集，而潞州元帥府派遣官吏到遼州、沁州各郡搜刮剩餘的糧食，懸重賞引誘人告發，州縣官府害怕元帥府的威勢，對百姓用鞭子抽打，枷鎖囚繫，到處動亂擾害，很值得憐憫。現在大兵既已離去，衹應當淘汰多餘的士兵，節省虚浮不實的用費，招徠聚集流亡的百姓，督促鼓勵農事耕種。他們不致力於此，而使經受創傷的百姓重新遭受這些痛苦，這是敵兵没有來而先損害自己。希望朝廷迅速制止，如果經費果然缺少，那麽用恩賞的條例鼓勵百姓交納糧食，不是也比强制搜刮更好嗎？”又說：“霍州回牛嶺、鳳棲嶺各道險要關口，防守的士兵將近四千人。現今敵軍已經離去而農業耕種剛開始，臣下請求酌量留下偵察探望的士兵，其餘的人全部遣返回鄉，有警報再徵發。這樣既使民力得以休息，又節省國家用費，萬一敵軍前來，也足以守禦遏止。辦一件事而獲得兩大好處，臣纔敢以此作爲請求。”詔令急速施行。

又言：“河東兩路農民浸少，而兵戍益多，是以每歲糧儲常苦不繼。臣切見潞州元帥府雖設鬻爵恩例，然條目至少，未盡勸誘之術，故進獻者無幾。宜增益其條，如中都時，仍許各路宣撫司俱得發賣，庶幾多獲貯儲，以濟不給。”於是尚書省更定制奏行焉。又言：“交鈔貴於通流，今諸路所造不敷所出，苟不以術收之，不無闕誤。宜從行省行部量民力徵斂，以裨軍用。河中宣撫司亦以寶券所支已多，民不貴，乞驗民貧富徵

又上言說：“河東兩路的農民漸漸減少，而防守士兵日益增多，因此每年糧食儲備常常苦於接濟不上。臣下見到潞州元帥府雖然設有出售官爵的恩典條例，但是條目很少，没有想盡勸導的辦法，所以進獻糧食的人寥寥無幾。應當增加它的條目，像中都時制訂的條例那樣，同時允許各路宣撫司都可以出賣官爵，大概可以多獲取貯蓄，以供給不充足的地方。”於是尚書省再擬定條例奏報施行。又上言說：“交鈔貴在流通，現在各路印製的交鈔不能滿足支出，如果不設法收回來，不會没有闕失疏誤。應當聽從行省、行部估量百姓財力徵收聚斂，以補充軍隊用費。河中

之。雖然，陝西若一體徵收，則彼中所有日凑于河東，其與不斂何異。又河北寶券以不許行于河南，由是愈滯，將誤軍儲而啓釁端。”時以河北寶券商旅齎販南渡，致物價翔貴，權限路分行用，因鼎有言，罷之。

府宣撫司也因爲寶券支付過多，百姓已不看重它，請求考察百姓的貧富而加以徵收。即使如此，如果陝西也像這樣一概徵收，那麽那裏所有的寶券將一天天聚集到河東，這和不加收斂有什麽區别呢？另外，河北的寶券因爲不准許在河南通行，所以越發滯積，這樣將會耽誤軍隊儲備而開啓争端。”當時因爲商人携帶河北的寶券南渡過河販賣，以致物價飛漲，於是暫且限制分路使用通行，因爲胥鼎上言，所以取消了這種限制。

又言：“比者朝廷命擇義軍爲三等，臣即檄所司，而潞帥必蘭阿魯帶言：‘自去歲初置帥府時已按閲本軍，去其冗者。部分既定，上下既親，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戰之餘，屢試可者。且又父子兄弟自相赴援，各顧其家，心一而力齊，勢不可離。今必析之，將互易而不相諳矣。國家糧儲常恐不繼，豈容僥冒，但本府兵不至是耳。况潞州北即爲異境，日常備戰，事務方殷，而分别如此，彼居中下者皆將氣挫心懈而不可用，慮恐因得測吾虚實。且義軍率皆農民，已各散歸田畝，趨時力作。若徵集之，動經旬日，農事廢而歲計失矣。乞從本府所定，無輕變易。’臣切是其言。”時阿魯帶奏亦至，詔遂許之。

又上言説“近來朝廷命令選擇義軍分爲三等，臣下立即通告所屬官司，而潞州府元帥必蘭阿魯帶説：‘自從去年開初設置元帥府時已經巡視核查過本部軍兵，剔除了那些多餘的人。安排部署既已確定，上下之間也已和睦，所以軍隊到哪裏都能取得成功。這都是流血奮戰後所剩下的、經過多次考驗能够作戰的人。而且又是父子兄弟自己相互赴敵救援，各自顧念他的家庭，齊心協力，勢必不可分離。現在一定要將他們分開，那就將會相輕視而不相熟悉了。國家的糧食儲備常常怕接應不上，怎麽容許僥幸冒占呢？衹是本府的士兵不會到這種地步。况且潞州的北邊就是别國的境土，平時備禦作戰，事務正很繁多，而又要像這樣區分士兵，那些居於中下等的士兵都將會志氣受挫心思懈怠，而不可任用，恐怕敵軍因此得以估測我方的虚實。况且義軍大多都是農民，已經各自分散回到田畝中去，趕時節努力耕作。如果徵調聚攏他們，動輒要經過十天時間，農事耕作一旦廢弛，那麽一年的生計也就喪失了。請求依從本元帥府確定的等級，不要輕易變更。’臣極爲贊同他的話。”這時必蘭阿魯帶的奏疏也送到了，於是詔令批准了他們的建議。

又言：“近偵知北兵駐同、耀，竊慮梗吾東西往來之路，遂委河中經略使陀滿胡土門領軍赴援。今兵勢將叩關矣，前此臣嘗奏聞，北兵非止欲攻河東、陝西，必將進取河南。雖已移文陝州行院及陝西鄰境，俱令設備，恐未即遵行。乞詔河南行院統軍司，議所以禦備之策。”上以示尚書

又上言説：“近來偵察得知北方大軍駐扎在同州、耀州，私下憂慮他們斷絶我方東西往來的道路，於是委派河中經略使陀滿胡土門率領軍隊奔赴救援。現在敵人大軍的攻勢將要進攻潼關了，在此之前臣曾經奏報説，北方軍隊不衹是要進攻河東、陝西，必將進取河南。雖然已經行移文書給陝州行樞密院和陝西鄰境的州縣，使他們都作好戰備，恐怕未必立即遵奉執行。請求詔令

省，宰臣奏："兵已逾關，惟宜嚴責所遣帥臣趨迎擊之，及命鼎益兵渡河以掣其肘。"制可。既而鼎聞大兵已越關，乃急上章曰："臣叨蒙國恩擢列樞府，凡有戎事，皆當任之。今入河南，將及畿甸，豈可安據一方，坐視朝廷之急，而不思自奮以少寬陛下之憂乎。去歲頒降聖訓，以向者都城被圍四方無援爲恨，明敕將帥，若京師有警，即各提兵奔赴，其或不至自有常刑。臣已奉詔，先遣潞州元帥左監軍必蘭阿魯帶領軍一萬，孟州經略使徒單百家領兵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臣將親率平陽精兵直抵京師，與王師相合。"又奏曰："京師去平陽千五百餘里，儻俟朝廷之命方圖入援，須三旬而後能至，得無失其機耶。臣以身先士卒倍道兼行矣。"上嘉其意，詔樞府督軍應之。

河南行樞密院統軍司，商議防禦守備的計策。"皇上將奏疏交付尚書省，宰相奏告說："敵人大軍已經越過潼關，衹可以嚴厲督責將帥奔趨戰場迎頭攻擊他們，并命令胥鼎增加軍隊渡過黄河以牽制他們的臂肘。"詔書批准了。不久，胥鼎聽說大軍已越過潼關，就緊急上奏章說："臣非分地承受國家恩典，被提拔安排在樞密院這樣重要的官府，凡是有戰事，都應當承擔責任。現在敵人大軍攻入河南，將要到達京城近郊，怎麽可以安然地占據一方，穩坐着觀望朝廷的急難，而不想自己奮發來稍微寬解陛下的憂慮呢？去年頒降的聖旨，以從前都城被圍困，四方没有軍隊增援爲遺憾，明令訓敕將領帥臣，如果京城有緊急軍情，就各自率領軍隊奔赴京城，如有不到的，自然有規定的刑罰處治。臣下已經敬奉聖旨，先派遣潞州元帥府左監軍必蘭阿魯帶率領軍隊一萬人，孟州經略使徒單百家率領軍隊五千人，從近道渡過黄河趕赴潼關、陝州，臣下將親自率領平陽府的精鋭軍隊直接開往京城，與朝廷的大軍相會合。"又上奏說："京城離平陽府有一千五百多里，倘若等到朝廷的命令纔策劃入關救援，需要三十天纔能到達，豈不是喪失了戰機嗎？臣下自己已經身先士卒，日夜兼程趕赴京城了。"皇上稱贊他的忠心，詔令樞密院元帥府督促軍隊接應他。

初，鼎以將率兵赴援京師，奏乞委知平陽府事王質權元帥左監軍，同知府事完顔僧家奴權右監軍，以鎮守河東，從之。至是，鼎拜尚書左丞，兼樞密副使。是時，大兵已過陝州，自關以西皆列營柵，連亘數十里。鼎慮近薄京畿，遂以河東南路懷、孟諸兵合萬五千，由河中入援，又遣遥授河中府判官僕散掃吾出領軍趨陝西，并力禦之。且慮北兵扼河，移檄絳、解、吉、隰、孟州經略司，相與會兵以爲夾攻之勢。已而北兵果由三門、集津北渡而去。

最初，胥鼎因爲將要率領軍隊奔赴京城救援，奏請委任知平陽府事王質權元帥左監軍，同知府事完顔僧家奴權右監軍，以鎮守河東，聽從了他的奏請。到這時，胥鼎擔任尚書左丞，兼樞密副使，這時，大軍已經過了陝州，從潼關以西全部排列營寨，連綿幾十里。胥鼎擔心敵軍逼近京城附近，就把河東南路懷州、孟州各路軍兵聚合成一萬五千人的軍隊，由河中府入關救援，又派遣遥授河中府判官僕散掃吾出率領軍隊奔赴陝西，協力守禦。又擔心北方軍隊扼守黄河渡口，行移文書通告絳州、解州、吉州、隰州、孟州經略司，相互會合軍隊形成夾攻的形勢。不久，北方軍隊果然從三門、集津渡河向北而去。

鼎復上言："自兵興以來，河北

胥鼎又上言説："自從戰爭開始以來，河北

潰散軍兵、流亡人户，及山西、河東老幼，俱徙河南。在處僑居，各無本業，易至動摇。竊慮有司妄分彼此，或加迫遣，以致不安。今兵日益盛，將及畿甸，儻復誘此失職之衆使為鄉導，或驅之攻城，豈不益資其力？乞朝廷遣官撫慰，及令所司嚴為防閑，庶幾不至生釁。”上從其計，遣監察御史陳規等充安撫捕盗官，巡行郡邑。大兵還至平陽，鼎遣兵拒戰，不利乃去。

潰散的軍兵、逃亡的民户，以及山西、河東的老人小孩，都遷移到河南，在各處僑居，各自都喪失了本業，很容易引起騷動擾亂。私下顧慮官府妄自區分彼此，或是加以逼迫遣返，以至於不安定。現在敵軍一天天强盛，將要到達京城郊野，如果再勸誘這些喪失本業的人使他們擔任嚮導，或者驅遣他們進攻城鎮，豈不是更加增大他們的力量嗎？請求朝廷派遣官吏安撫慰勞，并命令所在官府嚴加防範禁止，或許可以不至於滋生事端。”皇上聽從了他的計策，派遣監察御史陳規等人充任安撫捕捉盗賊官，巡視各個州縣。敵軍大兵撤回到平陽府，胥鼎派遣軍隊抵禦作戰，敵軍不能取勝，於是離開。

興定元年正月，上命鼎選兵三萬五千，付陀滿胡土門統之西征。至是，鼎馳奏以為非便，略曰：“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饋運為勞，而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繫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禦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是月，進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又上奏曰：“臣近遣太原、汾、嵐官軍以備西征，而太原路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升以狀白臣，甚言其失計。臣愚以為德升所言可取，敢具以聞。”詔付尚書省議之，語在《德升傳》。三月，鼎以祖父名章，乞避職，詔不從。

興定元年正月，皇上命令胥鼎挑選士兵三萬五千人，交給陀滿胡土門統領以征討西方。到這時，胥鼎急速遞送奏章認爲這樣做不便利，奏章大略説：“自從北方大軍經過以後，百姓糧食不足，軍隊實力没有恢復。如果又派遣軍隊出戰，不衹是運送糧草勞苦，而百姓將要流散逃亡，更是失去了安身之處。如果宋朝人趁着間隙而出動，又用什麽方法來制服他們呢？這件事關係到國家大計。當今的形勢，衹應守禦防備南邊，征伐西邊還不可商議。”於是停止西征。這一月，進位拜平章政事，封爲莘國公。又上奏説：“近來臣派遣太原府、汾州、嵐州官軍準備征討西方，而太原路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升以奏狀禀告臣，極力稱説這一舉動爲失策。臣愚昧地認爲烏古論德升的話可以采納，謄敢具狀奏報。”詔令交付尚書省商議，這段話記載在《烏古論德升傳》内。三月，胥鼎因爲祖父名叫胥章，請求迴避職務，降詔不依從。

朝廷詔鼎舉兵伐宋，且令勿復有言以沮成算。鼎已分兵由秦、鞏、鳳翔三路并進，乃上書曰：“竊懷愚懇，不敢自默，謹條利害以聞。昔泰和間，蓋嘗南伐，時太平日久，百姓富庶，馬蕃軍鋭，所謂萬全之舉也，然猶亟和，以偃兵為務。大安之後，北兵大舉，天下騷然者累年，然軍馬氣

朝廷詔令胥鼎出兵討伐宋朝，并且命令不要再有奏論以破壞已制訂的計劃。胥鼎已經分派軍隊由秦州、鞏州、鳳翔府三路同時進兵，又上書説：“私下懷着愚昧的忠誠，不敢自行沉默，謹慎地列舉利害關係以奏報。從前在泰和年間，曾經討伐南方，當時天下太平已經很久，百姓富裕，戰馬多軍隊精鋭，這是人們所説的萬無一失的行動，然而還是急速講和，以停止戰爭爲首

勢視舊纔十一耳。至于器械之屬亦多損弊，民間差役重繁，寖以疲乏，而日勤師旅，遠近動摇，是未獲一敵而自害者衆，其不可一也。今歲西北二兵無入境之報，此非有所憚而不敢也，意者以去年北還，姑自息養，不然則别部相攻，未暇及我。如聞王師南征，乘隙并至，雖有潼關、大河之險，殆不足恃，則三面受敵者首尾莫救，得無貽後悔乎？其不可二也。凡兵雄于天下者，必其士馬精强，器械犀利，且出其不備而後能取勝也。宋自泰和再修舊好，練兵峙糧，繕修營壘，十年于兹矣。又車駕至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憂懼，委曲為防。況聞王師已出唐、鄧，必徙民渡江，所在清野，止留空城，使我軍無所得，徒自勞費，果何益哉？其不可三也。宋我世仇，比年非無恢復舊疆、洗雪前耻之志，特畏吾威力，不能窺其虚實，故未敢輕舉。今我軍皆山西、河北無依之人，或招還逃軍，脅從歸國，大抵烏合之衆，素非練習，而遽使從戎，豈能保其决勝哉。雖得其城，内無儲蓄，亦何以守。以不練烏合之軍，深入敵境，進不得食，退無所掠，將復遁逃嘯聚為腹心患，其不可四也。發兵進討，欲因敵糧，此事不可必者。隨軍轉輸，則又非民力所及。沿邊人户雖有恒産，而賦役繁重，不勝困憊。又凡失業寓河南者，類皆衣食不給。貧窮之迫，盗所由生，如宋人陰為招募，誘以厚利，使為鄉導，伺我不虞突而入寇，則内有叛民，外有勍敵，未易圖之，其不可五也。今春事將興，若進兵不還，必違農時，以誤防秋之用，此社稷大計，豈特疆埸利害而已哉，其不可六也。臣愚以為止當遴選材武將士，分

務。大安年代以後，北方軍隊大舉侵犯，天下連續多年動亂不安，但是軍兵戰馬、軍隊氣勢與從前相比纔有十分之一，至於軍用器械之類也有很多破損毁壞，百姓負擔的差役繁重，漸漸地疲憊困乏，然而每天使軍隊辛勞，遠近的百姓動蕩不定，這樣没有俘獲一個敵人而使自己的人大量受害，這是不可以伐宋的第一個理由。今年西邊、北邊兩國的軍隊没有入侵邊境的警報，這并非是有所畏懼而不敢前來，猜想是因爲去年撤回北方，姑且休養生息，不然的話，就是别的部族攻擊他們，没有餘暇顧及我國。如果他們聽説朝廷軍隊征討南方，趁此機會一齊來犯，雖然有潼關、黄河的險阻，恐怕也不足以依靠，那麽將會三面遭受敵人攻擊，頭、尾不能相互救援，能够不留下後悔嗎？這是不可行的第二個理由。凡是軍隊稱雄於天下的國家，必定是兵馬精强，武器鋒利，而且出於對方不防備，然後纔能取勝。宋朝從泰和年間和我們恢復過去的友好關係以來，訓練士兵，儲積糧食，建造修繕營寨堡壘，至現在已經十年了。另外，皇上車駕來到汴京，更加接近宋朝疆土，他們一定是從早到晚憂慮恐懼，想盡辦法防備。況且聽説朝廷軍隊已經從唐州、鄧州出發，他們必定要遷移百姓渡過長江，所到之處，清理田野，衹留下空城，使我方軍隊一無所得，枉自勞苦，消耗用費，究竟有什麽好處呢？這是不可行的第三個理由。宋朝是我國的世代仇敵，近年來不是没有恢復原來的疆土、洗雪以前的耻辱的志向，衹是畏懼我國的威力，不能窺探我們的虚實，所以不敢輕舉妄動。現今我們的軍隊都是山西、河北没有依靠的人，或是招回的逃亡的軍士，他們被迫隨從衆人回國，大體上都是烏合之衆，歷來没有經過訓練，而馬上使他們作戰，怎麽能保證他們能取勝呢？即使取得了敵人的城市，但是城内没有儲積，又用什麽來守城呢？用没有經過訓練的烏合之衆組成的軍隊，深入敵境，前進得不到糧食，後退没有可供擄掠的東西，他們將會重新逃亡聚合，成爲心腹大患。這是不可行的第四個理由。調遣軍隊進兵討伐，想要奪取敵人糧食來供應自己的軍隊，這件

布近邊州郡，敵至則追擊，去則力田，以廣儲蓄。至于士氣益强，民心益固，國用豐饒，自可恢廓先業，成中興之功，一區區之宋何足平乎。”詔付尚書省，宰臣以為諸軍既進，無復可議，遂寢。

事不能保證成功。跟隨軍隊運輸，則又不是百姓力量所能達到的。沿邊境的人家雖然有固定的産業，但賦税徭役繁重，不能承受困乏疲憊。另外，凡是失去本業寄居河南的人，大多都是衣服糧食不足。貧窮逼迫，盗賊由此而産生，如果宋朝人暗地進行招募，用豐厚的利益來引誘他們，使他們擔任嚮導，等到我們不防備時突然入侵，那麽我們内部有反叛的百姓，外面有强大的敵人，這是不容易對付的。這是不可行的第五個理由。現今春季農事將要進行，如果軍隊前進而不撤回來，必定要失去農時，以至耽誤防備敵人秋季進攻的軍需，這是國家大事，哪裏衹是疆埸的利害關係而已呢？這是不可行的第六個理由。臣下愚昧地認爲，衹應當選擇有才幹武勇的將領士兵，分布在鄰近邊境的州郡，敵軍來了就追殺攻擊，離開了就努力耕作，以增加糧食儲備。到了士氣更加强盛，民心更加安定，國家財用豐裕富饒時，自然可以恢復擴展先人的大業，成就中道復興的功績，一個區區宋朝，哪裏值得我們去蕩平呢？”詔令交付尚書省，宰相認爲各路軍隊既已進軍，没有什麽可商議的了，於是作罷。

既而元帥承裔等取宋大散關，上諭鼎曰：“所得大散關，可保則保，不可則焚毁而還。”於是鼎奏：“臣近遣官問諸帥臣，皆曰散關至蕎關諸隘，其地遠甚，中間堡壘相望，如欲分屯非萬人不可。而又有恒州、虢縣所直數關，宋兵皆固守如舊，緩急有事當復分散關之兵。餘衆數少必不能支，而鳳翔、恒、隴亦無應援，恐兩失之。且比年以來，民力困於調度，今方春農事已急，恐妨耕墾。不若焚毁此關，但屯邊隘以張其勢，彼或來侵，互相應援易為力也。”制可。

不久，元帥完顔承裔等人攻取宋朝大散關，皇上告訴胥鼎説：“你們獲取的大散關，可以保衛就保衛，不可保衛就燒掉而後撤還。”於是胥鼎上奏説：“臣近來派遣官吏詢問各位帥臣，都説從散關至蕎關各險要處，相距很遠，中間堡寨壁壘密布，遥遥相望，如果要分兵屯守，非要一萬人不可。而且又有恒州、虢縣面對的幾個關口，宋朝軍隊仍像從前那樣牢固地守衛着，一旦有緊急軍情，就應當再分派散關的守軍。剩餘的士兵數量少，必然不能支撑，而鳳翔府、恒州、隴州也没有應急救援的士兵，恐怕兩方面都會丢失。況且近年以來，百姓的力量由於徵調頻繁而困乏，現在正是春季，農事耕種已經急迫，恐怕會妨害開墾耕作。不如燒毁這一關口，衹是在邊境險要地段屯駐軍隊，以張大聲勢，宋軍如果前來侵犯，就互相接應救援，這樣容易聚集兵力。”詔書批准了。

二年四月，鼎乞致仕，上遣近侍

二年四月，胥鼎請求辭官，皇上派遣近侍官

諭曰："卿年既耄，朕非不知，然天下事方有次第，卿舊人也，姑宜勉力以終之。"鼎以宣宗多親細務，非帝王體，乃上奏曰："天下之大，萬機之衆，錢穀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則必付之有司，天子操大綱、責成功而已，況今多故，豈可躬親細務哉？惟陛下委任大臣，坐收成算，則恢復之期不遠矣。"上覽其奏不悦，謂宰臣曰："朕惟恐有怠，而鼎言如此何耶？"高琪奏曰："聖主以宗廟社稷爲心，法上天行健之義，憂勤庶政，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階也。鼎言非是。"上喜之。

告諭說："你年齡已經老了，朕不是不知道，但是天下大事剛開始有了眉目，你是舊臣，姑且奮力完成這一功業。"胥鼎認爲宣宗常常親自處理細小事務，不是帝王體制，於是上奏說："天下博大，各類事務衆多，錢財穀米的冗雜，不是陛下居處於九重殿廷所能兼任的，那麽就必定要交付給有關官府，天子秉持大綱、督責他們成功罷了。況且現今多變故，陛下怎麽可以親自過問這些瑣細事務呢？希望陛下委任大臣，按大計坐享其成，那麽恢復先業的日期就不遠了。"皇上閲讀他的奏章，感到不高興，告訴宰相說："朕衹是害怕有懈怠的情况，而胥鼎却這樣說，是什麽原因呢？"术虎高琪奏告說："聖主專心於祖宗神廟國家，效法上天運行則剛健的道理，對各類政務都憂心勤奮，早晨夜晚没有閑暇休息，這正是使國家太平的途徑。胥鼎的話不對。"皇上喜歡他這番話。

三年正月，上言："沿邊州府官既有減定資歷月日之格，至于掌兵及守禦邊隘者，征行暴露，備歷艱險，宜一體減免，以示激勸。"從之。二月，上言："近制，軍前立功犯罪之人，行省、行院、帥府不得輒行誅賞。夫賞由中出則恩有所歸，兹固至當。至于部分犯罪，主將不得施行，則下無所畏而令莫得行矣。"宰臣難之，上以問樞密院官，對如鼎言，乃下詔，自今四品以下皆得裁决。

三年正月，上言說："沿邊境的州府官吏既有減除規定的任官月日的格令，至於統領軍隊以及守禦邊關隘口的將領，行軍作戰暴露於野外，歷盡艱險，也應當一例減免，以表示激勵勸勉之意。"聽從了他的建議。二月，上言說："近來的制度，在戰場上立功或犯罪的人，行尚書省、行樞密院、元帥府不能擅自施行誅戮賞賜。賞賜由朝廷頒出，那麽恩典就歸於朝廷，這固然是很得當的。至於部屬犯罪，主將不能够對他們施行懲罰，那麽下屬就無所畏懼，而命令也不能執行了。"宰相對此感到爲難，皇上詢問樞密院官，回答也同胥鼎所說一樣，於是降詔書，從今以後對四品以下的官吏，主將都可以處置决斷。

時元帥内族承裔、移剌粘何伐宋，所下城邑多所焚掠，於是鼎上言："承裔等奉詔宣揚國威，所謂'吊民伐罪'者也。今大軍已克武休，將至興元。興元乃漢中、西蜀喉衿之地，乞諭帥臣，所得城邑姑無焚掠，務慰撫之。誠使一郡帖然，秋毫不犯，則其餘三十軍，將不攻自下矣。若拒王師，乃宜有戮。"上甚是其言，

當時元帥皇族完顔承裔、移剌粘何討伐宋朝，攻下的城鎮大多被擄掠焚毁，於是胥鼎上言說："完顔承裔等人遵奉詔書宣揚國家聲威，這正是所謂'撫慰人民，討伐罪人'。現在大軍已經攻克武休，將要到達興元府。興元是漢中、西蜀的咽喉要地，請求告訴帥臣，所獲取的城鎮姑且不要焚毁擄掠，務必慰勞安撫。如果能使一個州郡安寧，秋毫不犯，那麽其餘的三十個州軍，將會不進攻而自行降服了。如果是抗拒朝廷軍

遂詔諭承裔。鼎以年老屢上表求致仕，上謂宰臣曰："胥鼎以老求退，朕觀其精力未衰，已遣人往慰諭之。鼎嘗薦把胡魯，以為過己遠甚，欲以自代。胡魯固佳，至于駕馭人材，處決機務，不及鼎多矣。"俄以伐宋有功，遷官一階。

隊，纔應當有所誅戮。"皇上很贊同他的話，於是降詔書告諭完顏承裔。胥鼎因爲年老多次上章表請求退休，皇上告訴宰臣說："胥鼎因爲年老請求退休，我看他精力還没有衰退，已經派人前往慰勞勸諭他。胥鼎曾經舉薦把胡魯，認爲他的才幹遠遠超過自己，想要用把胡魯代替自己。把胡魯固然很好，至於駕馭人才，處理决斷政事要務，不及胥鼎的地方很多。"不久因爲討伐宋朝有功勞，晋升官資一階。

八月，上言："臣奉詔兼節制河東，近晉安帥府令百里内止留桑棗果木，餘皆伐之。方今秋收，乃為此舉以奪其事，既不能禦敵而又害民，非計也。且一朝警急，其所伐木豈能盡去，使不資敵乎。他木雖伐，桑棗舍屋獨非木乎，此殆徒勞。臣已下帥府止之，而左都監完顏閭山乃言嘗奉旨清野，臣不知其可。"詔從鼎便宜規畫。是時，大元兵大舉入陝西，鼎多料敵之策，朝臣或中沮之，上諭樞密院官曰："胥鼎規畫必無謬誤，自今卿等不須指授也。"尋又遣諭曰："卿專制方面，凡事得以從宜規畫，又何必一一中覆，徒為逗遛也。"

八月，上奏疏說："臣接受詔令兼任節制河東，近來晋安元帥府命令百里以内衹存留桑、棗等果樹，其餘樹木全部砍掉。當今正是秋收時節，却因爲這件事奪占了秋收農事時間，既不能抵禦敵軍而又危害百姓，這是失策。况且一旦有緊急軍情，他們所砍伐的樹木怎麼能全部搬走，使它不爲敵軍利用呢？其他的樹木雖然被砍伐，桑樹、棗樹、房舍難道不是木料嗎？這大概是徒勞無益的舉動。臣已經下令元帥府制止此事，但左都監完顏閭山却說曾經接到聖旨清除原野，臣不知道這樣做是否正確。"詔令聽從胥鼎根據情况自行處理。這時，元朝軍隊大舉攻入陝西，胥鼎設想多種應付敵軍的計策，朝廷大臣有的從中阻止他，皇上告訴樞密院官員說："胥鼎的措置處理絶對没有錯誤，從今以後你們不必指示方略。"不久又派遣使者告諭他說："你專門指揮節制一方，凡事可以不等奏報自行措置處分，又何必一一向朝廷覆奏，枉自逗留延誤呢！"

四年，進封温國公，致仕，詔諭曰："卿屢求退，朕初不許者，俟其安好，復為朕用爾。今從卿請，仍可來居京師，或有大事得就諮决也。"五年三月，上遣近侍諭鼎及左丞賈益謙曰："自去冬至今，雨雪殊少，民心不安，軍用或闕，為害甚重。卿等皆名臣故老，今當何以處之。欲召赴尚書省會議，恐與時相不合，難於面折，故令就第延問，其悉意以陳，毋有所隱。"元光元年五月，上敕宰相曰："前平章胥鼎、左丞賈益謙、工

四年，進封爲温國公，退休，降詔書告諭說："你多次請求退休，我開初不許可的原因，是要等你康復，再爲朕所任用罷了。現在聽從你的請求，你仍舊可以來京城居住，如有大事，能够就近詢問决定。"五年三月，皇上派遣近侍告訴胥鼎和尚書左丞賈益謙說："從去年冬天到現在，雨雪很少，百姓心緒不安定，軍隊用費或許要缺乏，危害很嚴重。你們都是著名大臣、故人元老，現在應當用什麼辦法來處置呢？想要召你們到尚書省聚集商議，又害怕與現今的宰相意見不合，難於當面批駁他，所以派使者到府第上來請教，希望竭盡心意陳述，不要有所隱瞞。"元

部尚書札里吉、翰林學士孛迭，皆致政老臣，經練國事，當邀赴省與議利害。”仍遣近侍官分詣四人者諭意焉。

六月，晉陽公郭文振奏：“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來春去，今已盛暑不迴，且不嗜戕殺，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測也。樞府每檄臣會合府兵進戰，蓋公府雖號分封，力實單弱，且不相統攝，方自保不暇，朝廷不即遣兵為援，臣恐人心以謂舉棄河北，甚非計也。伏見前平章政事胥鼎，才兼將相，威望甚隆，向行省河東，人樂為用。今雖致政，精力未衰，乞付重兵，使總制公府，同力戰禦，庶幾人皆響應，易為恢復，惟陛下圖之。”

明年，宣宗崩，哀宗即位。正大二年，起復，拜平章政事，進封英國公，行尚書省于衛州。鼎以衰病辭，上諭曰：“卿向在河東，朝廷倚重。今河朔州郡多歸附，須卿圖畫。卿先朝大臣，必濟吾事，大河以北，卿皆節制。”鼎乃力疾赴鎮，來歸者益衆。鼎病不能自持，復由前請，優詔不許。三年，復上章請老，且舉朝賢練軍政者自代。詔答曰：“卿往在河東，殘破孤危，殆不易保，卿一至而定。迨卿移鎮，敵不復侵。何乃過為嫌避？且君臣均為一體，朕待下亦豈自殊，自外之語殆為過計。況餘人才力孰可副卿者。卿年高久勞於外，朕豈不知，但國家百年積累之基，河朔億萬生靈之命，卿當勉出壯圖，同濟大事。”鼎奉詔惶懼不敢退。是年七月，

光元年五月，皇上敕令宰相說：“前任平章政事胥鼎、尚書左丞賈益謙、工部尚書札里吉、翰林學士孛迭都是退休了的元老大臣，經歷的國事多，處置幹練，應當邀請赴尚書省與他們商議政事的利害。”并派遣近侍官吏分別前往四人家中告知皇上旨意。

六月，晉陽公郭文振奏請道：“黄河以北地區遭受戰争多年了，敵軍以前都是秋天前來春天離去，而現在已經是盛夏了却還不撤回，而且不喜好殺戮，任隨百姓耕種，這一舉動難以估測他們的意圖。樞密院每每通告臣聚合公府所屬軍兵進攻作戰，公府雖然號稱是分封的藩國，軍力其實薄弱，而且軍隊之間不相統屬管轄，正是自己保護自己都顧不過來，朝廷如果不立即派遣軍隊援救，臣怕人心將認爲朝廷把河北全部拋棄了，這很是失策。私下見到前任平章政事胥鼎，兼具將帥宰相的才幹，威望很高，過去在河東行尚書省，人人樂意爲他效力。現在雖然已辭去政事，但是精力没有衰減，請求交付給他重兵，使他總領節制公府，會合兵力作戰守禦，或許人們都響應贊同，容易完成恢復大業，希望陛下考慮。”

第二年，宣宗駕崩，哀宗即位。正大二年，起用復官，任命爲平章政事，進封英國公，在衛州行尚書省。胥鼎以體衰多病推辭，皇上告訴他說：“你從前在河東時，朝廷倚重你。現今黄河以北的州郡大多歸順依附，必須要你策劃措置。你是先朝大臣，一定會成就我的大事。黄河以北的軍政事務，你都總領指揮。”胥鼎於是勉强支撑病體趕往軍鎮，來歸附的人更多了。胥鼎患病不能支持，又重新提出以前的請求，降詔書嘉獎而不許可。三年，又上奏章告老退休，并且舉薦諳練軍政事務的朝廷賢臣代替自己。詔書回報說：“你往年在河東時，州縣殘毁破敗，形勢孤單危急，幾乎難以保全，你一到任就安定了。一直到你遷移到别的方鎮，敵軍都不再侵犯。何必要過分地迴避嫌疑呢？而且君主臣子同爲一體，我對待臣下與對待自己哪裏有區别呢，自己見外的話大概是過慮了。何況其他人的才幹能力哪一個可以與你相比。你年事已高，長久在外辛勞，

薨。鼎通達吏事，有度量，爲政鎮靜，所在無賢不肖皆得其歡心。南渡以來，書生鎮方面者，惟鼎一人而已。

朕怎麽不知道？衹是國家百年來積累的基礎，黄河以北億萬百姓的生命，你都應當勉力，作出宏偉的壯舉，共同完成偉大的事業。”胥鼎接受詔書驚惶恐懼不敢退休，這年七月，去世。胥鼎通曉官吏事務，有度量，治理政事鎮静安寧，所在之處無論賢才小人都能獲得他們的歡心。南渡以來，讀書人鎮守一方，衹有胥鼎一人罷了。

侯摯

侯摯初名師尹，避諱改今名，字莘卿，東阿人。明昌二年進士，入官慷慨有爲。承安間，積遷山東路鹽使司判官。泰和元年，以課增四分，特命遷官二階。八年七月，追官一階，降授長武縣令。初，摯爲户部主事，與王謙規措西北路軍儲以代張煒，摯上章論本路財用不實，至是降除焉。貞祐初，大兵圍燕都，時摯爲中都麴使，請出募軍，已而嬰城有功，擢爲右補闕。二年正月，詔摯與少府監丞李迥秀分詣西山招撫。宣宗南渡，轉勸農副使，提控紫荆等關。俄遷行六部侍郎。三年四月，同簽樞密院阿勒根訛論等以謂“今車駕駐南京，河南兵不可易動，且兵不在多，以將爲本。侯摯有過人之才，儻假以便宜之權，使募兵轉糧，事無不克，可升爲尚書，以總制永錫、慶壽兩軍”。於是以摯爲太常卿，行尚書六部事，往來應給之。

侯摯最初名叫師尹，因爲避諱改爲現名，字莘卿，是東阿人。中明昌二年進士第，進入仕途慷慨有所作爲。承安年間，積累官資遷任山東路鹽使司判官。泰和元年，因爲課税增加四分，特旨命令晋升官資兩階。八年七月，追奪官資一階，降職授予長武縣令。當初，侯摯任户部主事，與王謙規劃籌措西北路軍隊儲備以代替張煒，侯摯上奏章論説本路財政用費不確實，到這時就降職除授。貞祐初年，蒙古大軍圍困燕都，當時侯摯擔任中都酒麴使，請求出城招募軍隊，不久因爲環城固守有功勞，提升爲右補闕。二年正月，詔令侯摯與少府監丞李迥秀分别前往西山招徠安撫流民。宣宗南渡遷都，轉官勸農副使，提控紫荆關等關隘。不久升爲行六部侍郎。三年四月，同簽書樞密院事阿勒根訛論等人認爲：“現今皇上車駕駐扎在南京，河南的軍隊不可以輕易調動，而且士兵不在多，以將領爲根本。侯摯有超出别人的才幹，倘若給予他根據情况處置政事的權力，使他招募軍兵轉運糧草，事情没有不成功的，可以升職爲尚書，以總領約束完顔永錫、烏古論慶壽兩支軍隊。”於是任命侯摯爲太常卿，行尚書六部事，往返供給軍隊糧餉。

摯遂上章言九事，其一曰：“省部所以總天下之紀綱，今隨路宣差便宜、從宜，往往不遵條格，輒札付六部及三品以下官，其於紀綱豈不紊亂，宜革其弊。”其二曰：“近置四帥府，所統兵校不爲不衆，然而弗克取勝者，蓋一處受敵，餘徒傍觀，未嘗發一卒以爲援，稍見小却，則棄戈遁去，此師老將怯故也。將將之道，惟

侯摯於是上奏疏論説九件事，第一：“尚書省是總攬天下綱紀之處，現今隨各路宣差便宜從事、從宜從事的官員，往往不遵守條令格式，動輒以札子交付六部和三品以下的官員，這種做法怎麽不導致綱紀紊亂呢？應當革除這一弊病。”第二：“近來設置四個元帥府，他們所統轄的士兵將校不是不多，然而不能够取勝的原因，大概是由於一處受敵人攻擊，其餘各處衹是在旁邊觀望，不曾調發一個士兵作爲增援，稍微出現小小

陛下察之。"其三曰："率兵禦寇，督民運糧，各有所職，本不可以兼行，而帥府每令雜進，累遇寇至，軍未戰而丁夫已遁，行伍錯亂，敗之由也。夫前陣雖勝，而後必更者，恐爲敵所料耳，况不勝哉。用兵尚變，本無定形，今乃因循不改覆轍，臣雖素不知兵，妄謂率由此失。"其四曰："雄、保、安肅諸郡據白溝、易水、西山之固，今多闕員，又所任者皆柔懦不武，宜亟選勇猛才幹者分典之。"其五曰："漳水自衛至海，宜沿流設備，以固山東，使力穡之民安服田畝。"其六曰："近都州縣官吏往往逋逃，蓋以往來敵中失身者多，兼轉輸頻并，民力困弊，應給不前復遭責罰，秩滿乃與他處一體計資考，實負其人。乞詔有司優定等級，以別異之。"其七曰："兵威不振，罪在將帥輕敵妄舉，如近日李英爲帥，臨陣之際酒猶未醒，是以取敗。臣謂英既無功，其濫注官爵并宜削奪。"其八曰："大河之北，民失稼穡，官無俸給，上下不安，皆欲逃竄。加以潰散軍卒還相剽掠，以致平民愈不聊生。宜優加矜恤，亟招撫之。"其九曰："從來掌兵者多用世襲之官，此屬自幼驕惰不任勞苦，且心膽懦怯何足倚辦。宜選驍勇過人、衆所推服者，不考其素用之。"上略施行焉。

的退却，就拋棄戈矛逃遁離去，這是軍隊疲老、將帥膽怯的緣故。駕馭將帥的方法，希望陛下明察。"第三："率領軍隊抵禦入侵的敵人，督責百姓運送糧草，各有各的職責，本來不可以兼任并行，但是元帥府每每命令間雜進行，多次遇到敵軍來到，都是軍隊還没有作戰而壯丁役夫已經逃跑了，行列陣式錯亂，這是失敗的根由。前方陣地雖然取勝，而後方陣地必定要改變陣式，是怕被敵軍探知虛實，何况不能戰勝呢！使用軍隊崇尚變化，本來没有固定的格式，現在却沿襲舊法，不改變覆車之轍，臣雖然歷來不懂軍事，也妄自認爲大都因此而失利。"第四："雄州、保州、安肅州各州郡占據了白溝、易水、西山的險要地形，現今這些地方大多缺少官吏，而在任的人都懦弱不勇武，應當儘快選擇勇猛有才幹的人分別統領這些地方。"第五："漳水從衛州流到海州，應當沿河設置守備，以鞏固山東，使農耕的百姓安心地在田畝中耕作。"第六："鄰近都城的州縣官吏往往逃亡，大概是因爲許多官吏往來於敵軍中而失身，加上運輸頻繁，百姓困乏疲敝，供給不上又要遭受譴責懲罰，任職期滿却與其他地方的官吏一樣計算資歷考核等級，確實虧負了這些人。請求詔令有關官府從優擬定等級，以與其他地方的官吏相區別。"第七："軍威不振，罪過在於將帥輕視敵人妄自行動。例如近日以來李英擔任元帥，在臨到作戰的時候，酒還没有醒，因此打了敗仗。臣認爲李英既然没有功勞，那麽濫授的官爵就應當全部削奪。"第八："黄河以北的地方，百姓不能耕種收穫，官吏没有俸禄給養，上下不安，都想要逃亡躲藏。加上潰散的士兵還要搶劫擄掠他們，使百姓更加無法生存。應當哀憐他們，從優給予救濟，儘快招徠撫慰。"第九："歷來掌管軍隊的人大多任用世襲官吏，這些人從小就驕縱懶惰，不能忍受勞苦，而且懦弱膽怯，怎麽可以依靠他們辦事呢？應當選擇驍勇過人、爲衆人所推舉折服的人，不考慮他的家世而任用他。"皇上大略施行了這些建議。

時元帥蒲察七斤以通州叛，累遣諜者間摯，摯恐爲所陷，上章自辯。

當時元帥蒲察七斤以通州反叛，多次派遣間諜來離間侯摯，侯摯怕被他陷害，上奏章自我辯

詔諭之曰："卿朕素知，豈容間耶。其一意於職，無以猜嫌自沮也。"八月，權參知政事。俄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河北。先是，摯言："河北東西兩路最爲要地，而真定守帥胡論出輒棄城南奔，州縣危懼。今防秋在邇，甚爲可憂，臣願募兵與舊部西山忠義軍往安撫之。"制可，故有是命。十一月，入見。壬申，遣祭河神于宜村。十二月，復行省于河北。

解。降詔書告訴他説："你是我歷來瞭解的人，怎麽容許他人挑撥離間呢？你要一心一意盡職，不要因爲猜忌嫌疑而自己頹喪。"八月，代理參知政事。不久拜官參知政事，在河北行尚書省。在此之前，侯摯上言説："河北東、河北西兩路是最重要的地方，而真定府守帥胡論出却拋棄府城向南逃奔，州縣危急恐懼。現在防備敵軍秋季進攻近在眼前，大可憂慮。臣願意招募軍兵與原來統轄的西山忠義軍前往安撫他們。"詔書批准了，所以有這項任命。十一月，入朝覲見。壬申日，派遣他到宜村祭祀黄河河神。十二月，又到河北行尚書省。

四年正月，進拜尚書右丞。嘗上言，宜開沁水以便饋運，至是，詔有司開之。是時，河北大飢，摯上言曰："今河朔饑甚，人至相食，觀、滄等州斗米銀十餘兩，殍殣相屬。伏見沿河上下許販粟北渡，然每石官糴其八，彼商人非有濟物之心也，所以涉河往來者特利其厚息而已，利既無有，誰復爲之。是雖有濟物之名，而實無所渡之物，其與不渡何異。昔春秋列國各列疆界，然晉饑則秦輸之粟，及秦饑，晉閉之糴，千古譏之。况今天下一家，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而遭罹兵革，尤爲可哀，其忍坐視其死而不救歟。人心惟危，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而起也。願止其糴，縱民輸販爲便。"詔尚書省行之。

四年正月，進位拜尚書右丞。曾經上言説，應當開浚沁水以便於糧食運輸，到這時，詔令有關官府開掘。這時，河北大饑荒，侯摯上言説："現在黄河以北地區饑荒很嚴重，甚至於有人吃人的事，觀州、滄州等州縣一斗米值白銀十餘兩，餓死的人尸體交錯縱横。私下見到沿黄河上下州縣允許販賣糧食渡河北運，但是每石官府要收購八斗，那些商人并非有賑濟百姓的心意，之所以要渡河往來販運，衹是貪圖其間的厚利罷了，既然無利可圖，誰還再來販運呢？這樣一來，雖然有賑濟百姓的名義，而實際上却没有運過河的糧食，這與不允許運糧渡河有什麽區别呢？從前春秋時代，諸侯國各自立有疆界，然而晉國饑荒，秦國就運送糧食給他們，等到秦國饑荒時，晉國却禁止他們購買糧食，這件事千古以來都受到譏諷。况且現在天下成爲一家，黄河以北的百姓都是陛下的子民，又遭受了戰争，尤其可憐，怎麽忍心坐着觀望他們死去而不救助呢？人心是不穩定的，臣怕那些控制軍隊的人，得以以此爲藉口而起事。希望停止官府購買，任隨百姓轉運販賣爲好。"詔令尚書省施行。

時紅襖賊數萬人入臨沂、費縣之境，官軍敗之，生擒僞宣徽使李壽甫。訊之，則云其衆皆楊安兒、劉二祖散亡之餘，今復聚及六萬，賊首郝定者兖州泗水人，署置百官，僭稱大漢皇帝，已攻泰安、滕、兖、單諸

當時紅襖賊軍幾萬人攻入臨沂、費縣境内，官府軍隊擊敗了他們，活捉僞命宣徽使李壽甫。審訊他，就招供説他的部衆都是楊安兒、劉二祖逃散了的殘餘，現在又聚合達到六萬人，賊黨首領郝定是兖州泗水縣人，設置任命百官，冒用名號稱大漢皇帝，已經攻克泰安、滕州、兖州、

州，及萊蕪、新泰等十餘縣，又破邳州硐子堌，得船數百艘，近遣人北構南連皆成約，行將跨河爲亂。摯以其言聞于上，且曰："今邳、滕之路不通，恐實有此謀。"遂詔摯行省事于東平，權本路兵馬都總管，以招誘之，若不從即率兵捕討。興定元年四月，濟南、泰安、滕、兗等州土賊并起，肆行剽掠，摯遣提控遥授棣州防禦使完顔霆率兵討之，前後斬首千餘，招降僞元帥石花五、夏全餘黨壯士二萬人，老幼五萬口。

單州等州，以及萊蕪、新泰等十幾個縣，又攻破邳州硐子堌，獲得幾百艘船，近來派人與北方勾結，與南方聯絡，都已結成盟約，將要跨過黃河作亂。侯摯將他的話奏報給朝廷，并且説："現在邳州、滕州的道路不通，恐怕確實有這一陰謀。"於是詔令侯摯到東平府行尚書省，代理本路兵馬都總管，以引誘招降他們，如果他們不聽從，就率領軍隊捕捉討伐。興定元年四月，濟南、泰安、滕州、兗州等州府的强盗同時起事，大肆進行搶劫擄掠，侯摯派遣提控遥授棣州防禦使完顔霆率領軍隊討伐他們，前後斬殺一千多人，招降僞命元帥石花五、夏全殘餘賊黨丁壯二萬人，老人小孩五萬人。

是年冬，升資德大夫，兼三司使。二年二月，摯上言："山東、河北數罹兵亂，遺民嗷嗷，實可哀恤，近朝廷遣官分往撫輯，其惠大矣。然臣忝預執政，敢請繼行，以宣布國家德信，使疲瘵者得以少蘇，是亦圖報之一也。"宰臣難之，無何，詔遣摯行省于河北，兼行三司安撫事。既行，又上言曰："臣近歷黃陵崗南岸，多有貧乏老幼自陳本河北農民，因敵驚擾故南遷以避，今欲復歸本土及春耕種，而河禁邀阻。臣謂河禁本以防閑自北來者耳，此乃由南而往，安所容奸，乞令有司驗實放渡。"詔付尚書省，宰臣奏宜令樞府講究，上曰："民饑且死，而尚爲次第何耶。其令速放之。"

這年冬天，升爲資德大夫，兼任三司使。二年二月，侯摯上言説："山東、河北多次遭受戰争禍亂，遺留的百姓嗷嗷待哺，確實應當哀憐體恤，近來朝廷派遣官員分别前往安撫，這種恩惠可説是很大了。但是臣慚愧地排在執政大臣之列，斗膽請求接着前往，以宣揚傳布國家的恩德，使疲憊的人得以稍微恢復，這也是臣力圖報答君主恩信的一種行爲。"宰相對此感到爲難，不久，詔令派遣侯摯到河北行尚書省，兼行三司安撫事。已經出發，又上言説："臣近來經過黃陵崗的南岸，經常有貧窮困乏的老人小孩自己陳述説本來是河北的農民，因爲敵軍侵擾，所以逃到南方，躲避兵禍，現在想要重新回到家鄉，趕上春季耕種，但是有不准渡黃河的禁令攔阻。臣認爲渡河禁令本來是用來防備從北方來的人的，這些人却是由南往北，哪裏會有壞人呢？請求命令官府驗證核實，放他們渡河。"詔令交付尚書省商議，宰相奏報説應當讓樞密院研究，皇上説："百姓快要餓死了，而還講究先後次序幹什麽呢？可命令急速放行。"

四月，招撫副使黃摑阿魯苔破李全於密州。初，賊首李全據密州及膠西、高密諸縣，摯督兵討之。會高密賊陳全等四人默白招撫副使黃摑阿魯苔，願爲内應，阿魯苔乃遣提控朱琛率兵五百赴之。時李全暨其黨于忙兒

四月，招撫副使黃摑阿魯苔在密州攻破李全。最初，賊黨首領李全占據密州以及膠西、高密各縣，侯摯督率軍隊討伐。恰逢高密賊人陳全等四人暗地報告招撫副使黃摑阿魯苔，願意作内應，黃摑阿魯苔於是派遣提控朱琛率領士兵五百人趕赴高密。這時李全和他的同黨于忙兒都在城

者皆在城中，聞官軍且西來，全潛逸去，忙兒不知所爲。阿魯苔馳抵城下，鼓噪逼之，賊守陴者八百人皆下乞降，餘賊四千出走，進軍邀擊之，斬首千級，俘百餘人，所獲軍實甚衆，遂復其城。是夜，琛又用陳全計，拔高密焉。六月，上遣諭摯曰："卿勤勞王家，不避患難，身居相職而往來山堌水寨之間，保庇農民收穫二麥，忠恪之意朕所具知。雖然，大臣也，防秋之際亦須擇安地而處，不可墮其計中。"摯對曰："臣蒙大恩，死莫能報，然承聖訓敢不奉行。擬駐兵于長清縣之靈巖寺，有屋三百餘間，且連接泰安之天勝寨，介於東平、益都之間，萬一兵來，足相應援。"上恐分其兵糧，乃詔權移邳州行省。

內，聽説官府軍隊將要從西邊開來，李全秘密逃走，于忙兒不知所措。黄摑阿魯苔急行軍抵達城下，擊鼓吶喊逼近城墻，守衛城墻的賊軍八百人都下城乞求投降。其餘的賊軍四千人出城逃跑，進軍攔截攻擊，斬殺一千人，俘虜一百餘人，繳獲的軍用器械很多，收復了這座城市。當天晚上，朱琛又采用陳全的計策，攻取了高密。六月，皇上派遣使者告訴侯摯説："你爲國家辛勤勞苦，不逃避患難，身居宰相的職位而往來奔馳於山崗水寨之間，保護農民收穫兩季麥子，忠誠謹慎的心意我全部知曉。雖然如此，你是執政大臣，在防備敵軍秋季進攻的時候也需要選擇安全的地方居處，不可墮入他們的計謀之中。"侯摯奏對説："臣蒙受大恩，至死也不能報答，但是秉承聖主的訓導，怎麽敢不奉行呢？打算駐扎軍隊在長清縣的靈巖寺，那裏有房屋三百餘間，而且連接泰安的天勝寨，夾在東平府、益都府之間，萬一敵軍前來，足以相互接應救援。"皇上怕分散了他的士兵軍糧，於是降詔暫且移任邳州行省。

九月，摯上言："東平以東累經殘毀，至于邳、海尤甚，海之民户曾不滿百而屯軍五千，邳户僅及八百，軍以萬計。夫古之取兵以八家爲率，一家充軍七家給之，猶有傷生廢業、疲於道路之嘆。今兵多而民不足，使蕭何、劉晏復生亦無所施其術，况於臣者何能爲哉。伏見邳、海之間，貧民失業者甚衆，日食野菜，無所依倚，恐因而嘯聚以益敵勢。乞募選爲兵，自十月給糧，使充戍役，至二月罷之，人授地三十畝，貸之種粒而驗所收穫，量數取之，逮秋復隸兵伍。且戰且耕，公私俱利，亦望被俘之民易于招集也。"詔施行之。

九月，侯摯上言説："東平府以東的地方多次經歷戰火，殘破毀壞，至於邳州、海州尤爲嚴重，海州的百姓户數還不滿一百而屯駐軍隊五千人，邳州百姓僅有八百户，軍隊却以萬數計。古代徵招軍兵以八家爲標準，一家出人當兵，七家供應軍需，即使是這樣，還有傷害生民廢棄本業、疲憊奔走於道路的哀嘆。現在士兵多而百姓不足，即使蕭何、劉晏再生，也没有施展他們的措施的地方，何况對於臣來説，能有什麽作爲呢？私下見到邳州、海州之間，喪失了本業的貧困百姓很多，每天吃野菜充飢，無所依靠，恐怕他們會因此呼嘯聚集成爲强盗，增强敵人勢力。請求招募選擇貧民爲士兵，從十月開始供給糧食，使他們守衛服役，到二月停止服役，每人授予土地三十畝，借貸給他們糧種，而後檢驗收穫的糧食，估計數量收取，到秋天再將他們編排到軍隊中去。這樣一邊作戰一邊耕作，對官家私人都有利，也期望被俘虜的百姓容易招徠聚集。"詔令施行這一措施。

是時，樞密院以海州軍食不足，艱于轉輸，奏乞遷于内地。詔問摯，摯奏曰："海州連山阻海，與沂、莒、邳、密皆邊隅衝要之地，比年以來為賊淵藪者，宋人資給之故。若棄而他徙，則直抵東平無非敵境，地大氣增，後難圖矣，臣未見其可。且朝廷所以欲遷者，止慮糧儲不給耳。臣請盡力規畫，勸喻農民趨時耕種，且令煮鹽易糧，或置場宿遷，以通商旅，可不勞民力而辦。仍擇沭陽之地可以為營屯者，分兵護邏，雖不遷無患也。"上是其言，乃止。

這時，樞密院因爲海州軍隊糧食不足，運輸艱難，奏請遷移到内地。降詔書詢問侯摯，侯摯奏報説："海州連接大山隔着海，與沂州、莒州、邳州、密州都是邊境軍事要地，近年以來之所以成爲盜賊聚積的淵藪，是宋朝人資助供給的緣故。如果放棄這座州城而遷移到其他地方，那麽一直到東平府，没有一處不是敵人的境土，土地擴大，氣勢增加，今後將難以對付了，臣下没有見到這一措施可行的地方。而且朝廷想要遷移的原因，衹是顧慮糧食儲備不足罷了。臣下請求盡力規劃措置，鼓勵勸導農民趕時節耕種，而且讓他們煮鹽换取糧食，或是在宿遷設置交易場務，以使商人通行，可以不使百姓勞苦而把事情辦好。又選擇沭陽可以作爲軍隊屯駐營地的地方，分派軍隊守護巡邏，即使不遷移，也没有禍患。"皇上贊同他的話，就作罷了。

十月，先是，邳州副提控王汝霖以州廩將乏，扇其軍為亂。山東東路轉運副使兼同知沂州防禦使程戩懼禍及己，遂與同謀，因結宋兵以為外應。摯聞，即遣兵捕之，訊竟具伏，汝霖及戩并其黨彈壓崔榮、副統韓松、萬户戚誼等皆就誅，至是以聞。三年七月，設汴京東、西、南三路行三司，詔摯居中總其事焉。十月，以裹城畢工，遷官一階。四年七月，遷榮禄大夫，致仕。

十月，在此之前，邳州副提控王汝霖因爲州中倉庫糧食將要告罄，煽動他的軍隊作亂。山東東路轉運副使兼同知沂州防禦使程戩害怕禍亂殃及自己，就與他共同預謀，於是勾結宋朝軍隊作外援。侯摯聞訊，立即派遣軍兵捕捉到他們，審訊完畢，他們全部服罪，王汝霖和程戩連同他們的黨羽彈壓官崔榮、副都統韓松、萬户戚誼等都被誅殺，到這時將案情上報。三年七月，設置汴京東、西、南三路行三司，詔令侯摯在朝中總領行三司事務。十月，因爲汴京裹城修築完工，晋升官資一階。四年七月，遷任榮禄大夫，辭官。

天興元年正月，起復為大司農。四月，歸大司農印，復致仕。八月，復起為平章政事，封蕭國公，行京東路尚書省事。以軍三千護送就舟張家渡，行至封丘，敵兵覺，不能進。諸將卒謀倒戈南奔，留數騎衛摯。摯知其謀，遂下馬，坐語諸將曰："敵兵環視，進退在我。汝曹不思持重，吾寧死於汝曹之手，不忍為亂兵所蹂，以辱君父之命。"諸將諾而止，得全師以還，聞者壯之。十一月，復致仕。居汴中，有園亭蔡水濱，日與耆

天興元年正月，起用復官爲大司農。四月，歸還大司農印，又辭官。八月，重新起用爲平章政事，封蕭國公，行京東路尚書省事。派軍隊三千人護送他到張家渡乘船，行進到封丘，敵軍發覺了，不能再往前進。將領士兵們圖謀掉轉戈矛向南奔逃，留下幾個騎兵護衛侯摯。侯摯知道了他們的預謀，就下馬來，坐着告訴各個將領説："敵人軍隊環繞在四周盯着我們，進兵退兵全在於我們。你們這些人不考慮慎重固守，我寧肯死在你們手中，也不忍心被亂兵所蹂踐，而辱没了國君付予的使命。"將官們許諾而停止逃奔，得以使軍隊保全歸回，聽説這事的人都認爲他勇

舊宴飲，及崔立以汴城降，爲大兵所殺。摯爲人威嚴，御兵人莫敢犯。在朝遇事敢言，又喜薦士，如張文舉、雷淵、麻九疇輩皆由摯進用。南渡後宰執中，人望最重。

壯。十一月，再辭官退休。居住在汴京城中，在蔡水河濱修建園林亭臺，每天與故舊老友飲酒作樂，到崔立以汴京城投降時，被大軍殺害。侯摯爲人威嚴，統率士兵没有人敢冒犯。在朝廷上遇到事情敢於進言，又喜歡舉薦士人，如張文舉、雷淵、麻九疇等人都是由侯摯進薦而被任用的。在渡河南遷以後的宰輔大臣中，他在衆人中的威望最重。

把胡魯

把胡魯，不詳其初起。貞祐二年五月，宣宗南遷，由左諫議大夫擢爲御前經歷官，上面諭之曰："此行，軍馬朕自總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聞。"三年十一月，出爲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內觀察使。四年五月，改知京兆府事，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充行省參議官。

興定元年三月，授陝西路統軍使，兼前職。二年正月，召爲御史中丞。三月，上言："國家取人，惟進士之選爲重，不求備數，務在得賢。竊見今場會試，考官取人泛濫，非求賢之道也。宜革其弊，依大定舊制。"詔付尚書省集文資官雜議，卒依泰和例行之。是月，拜參知政事。六月，詔權左副元帥，與平章胥鼎同事防秋。三年六月，平涼等處地震，胡魯因上言："皇天不言，以象告人，災害之生必有其故，乞明諭有司，敬畏天戒。"上嘉納之，遣右司諫郭著往閲其迹，撫諭軍民焉。

把胡魯，不知道他最初起家的情形。貞祐二年五月，宣宗遷移到南方，由左諫議大夫提拔爲御前經歷官，皇上當面告訴他説："這次行動，護衛軍馬我親自總領，事情有利害關係重大的，可通過近侍局奏聞。"三年十一月，出任彰化軍節度使，兼任涇州管内觀察使。四年五月，改官知京兆府事，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充任行尚書省參議官。

興定元年三月，任命爲陝西路統軍使，兼任前職。二年正月，召入朝爲御史中丞。三月，上言説："國家録取人才，衹有進士科的選拔最爲重要，不求充數，務必要獲得賢才。私下見到這一次的禮部考試，考官録取人浮泛不實，這不是搜求賢才的方法。應當革除這一弊端，依照大定年間訂立的制度。"詔令交付尚書省召集文職官員共同商議，最後確定依照泰和年間的先例施行。這一月，授任參知政事。六月，詔令權左副元帥，與平章政事胥鼎一同辦理防備敵軍秋季進攻事務。三年六月，平涼等處發生地震，把胡魯於是上言説："英明的上天不言語，以天象昭告人間，災害的産生必定有它的緣故，請求明令告訴有關官府，敬畏上天的懲戒。"皇上稱贊采納了，派遣右司諫郭著前往巡視災情，安撫慰勞軍士百姓。

四年四月，權尚書右丞、左副元帥，行尚書省、元帥府于京兆。時陝西歲運糧以助關東，民力寖困，胡魯上言："若以舟楫自渭入河，順流而下，庶可少紓民力。"從之。時以爲便。五年正月，朝議欲復取會州，胡

四年四月，權尚書右丞、左副元帥，在京兆府行尚書省、元帥府事。當時陝西每年運送糧食以援助關東，百姓力量漸漸困乏，把胡魯上言説："如果使用舟船，從渭河駛入黄河，順流而下，大概可以稍微使百姓力量緩解。"聽從了他的建議，當時認爲便利。五年正月，朝廷商議想

魯上言："臣竊計之，月當費米三萬石、草九萬稱，轉運丁夫不下十餘萬人。使此城一月可拔，其費已如此，況未必耶。臨洮路新遭劫掠，瘡痍未復，所須芻糧決不可辦，雖復取之慶陽、平凉、鳳翔及邠、涇、寧、原、恒、隴等州，亦恐未能無闕。今農事將興，沿邊常費已不暇給，豈可更調十餘萬人以餉此軍。果欲行之，則數郡春種盡廢矣。政使此城必得，不免留兵戍守，是飛輓之役無時而已也。止宜令承裔軍于定西、鞏州之地，護民耕稼，俟敵意怠，然後取之。"詔付省院曰："其言甚當，從之可也。"

要重新攻取會州，把胡魯上言說："臣私下計算費用，每月要耗費米三萬石、草料九萬稱，轉搬運送的民夫不下十多萬人。即使這座城市一個月可以拔取，費用已經是這樣，何況一個月未必可以攻取呢？臨洮路新近遭受敵軍搶劫擄掠，創傷還没有恢復，戰事所需要的糧食草料決不可能備辦，即使再從慶陽府、平凉府、鳳翔府以及邠州、涇州、寧州、原州、恒州、隴州等州府獲取供給，也恐怕不能没有缺乏。現在農事耕作將要開始，沿邊州縣日常用度已不能及時供給，怎麽可以再調發十餘萬人來給這支軍隊運送糧食呢？果真要這樣做，那麽幾個州郡春季的耕種就全部廢棄了。即使這座城市一定可以奪取，那麽不免要留士兵防守，這樣運送糧草的徭役就没有停止的時候了。衹應當命令完顔承裔的軍隊駐扎在定西、鞏州的地界，保護百姓耕作播種，等到敵軍意志懈怠了，然後再攻取它。"詔令交付尚書省樞密院說："他的話很得當，可以聽從他的建議。"

三月，上言："禦敵在乎强兵，强兵在乎足食，此當今急務也。竊見自陝以西，州郡置帥府者九，其部衆率不過三四千，而長校猥多，虚糜廩給，甚無謂也。臣謂延安、鳳翔、鞏州邊隅重地固當仍舊，德順、平凉等處宜皆罷去。河南行院、帥府存沿邊並河者，餘亦宜罷之。"制可。是年十月，西北兵三萬攻延安，胡魯遣元帥完顔合達、元帥納合買住禦之，遂保延安。

三月，上言說："防禦敵人在於使軍隊强盛，軍隊强盛在於使糧食充足，這是當今的急務。私下見到從陝州以西，州郡設置元帥府的有九個，他們的部屬大多不過三四千人，而官吏將校很多，空費糧餉供給，毫無意義。臣認爲延安府、鳳翔府、鞏州是邊境上的重鎮，固然應當像原來那樣，德順、平凉等處應當全部撤銷。河南行樞密院、行元帥府保存沿邊境靠着黄河的，其餘各處也應當撤銷。"詔書批准了。這年十月，西邊、北邊的軍隊三萬人進攻延安，把胡魯派遣元帥完顔合達、元帥納合買住抵禦他們。於是保住了延安。

先是，胡魯以西北兵勢甚大，屢請兵於朝，上由是惡之。元光元年正月，遂罷參知政事，以知河中府事權安撫使。於是陝西西路轉運使夾谷德新上言曰："臣伏見知河中府把胡魯廉直忠孝，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實朝廷之良臣也。去歲，兵入延安，胡魯遣將調兵，城賴以完，不爲無功。今

在此之前，把胡魯因爲西邊、北邊軍隊聲勢很大，多次向朝廷請求增派軍隊，皇上因此討厭他。元光元年正月，就罷去參知政事職務，以知河中府事身份權安撫使。於是陝西西路轉運使夾谷德新上言說："臣私下見到知河中府把胡魯廉明正直忠孝，對國家有利的事知道了没有不做的，確實是國家的忠良之臣。去年，敵軍入侵延安，把胡魯派遣將帥調集軍兵抵禦，城池依靠他

合達、買住各授世封，而胡魯改知河中府。切謂方今用人之時，使謀略之臣不獲展力，緩急或失事機。誠宜復行省之任，使與承裔共守京兆，令合達、買住捍禦延安，以藩衛河南，則内外安矣。”不報。

得以保全，不是没有功勞。現在完顏合達、納合買住都各自授予世襲封爵，而把胡魯却改官知河中府。臣切實認爲當今是任用人才的時候，假使有謀略的大臣不能施展才力，一旦有緊急軍情，或許將要喪失戰機。確實應當恢復他行尚書省的職任，使他與完顏承裔共同守護京兆府，命令完顏合達、納合買住捍衛守禦延安府，以藩屏保衛河南，那麽内外就都安定了。”没有回覆。

六月，召爲大司農，既至汴，遂上言曰：“邇來群盗擾攘，侵及内地，陳、潁去京不及四百里，民居稀闊，農事半廢，蔡、息之間十去八九。甫經大赦，賊起益多，動計數百，驅牛焚舍，恣行剽掠，田穀雖熟莫敢穫者。所在屯兵率無騎士，比報至而賊已遁，林薄深惡復難追襲，則徒形迹而已。今向秋成，奈何不爲處置也。”八月，復拜參知政事，上謂之曰：“卿頃爲大司農，巡行郡縣，盗賊如何可息？”對曰“盗賊之多，以賦役多也。賦役省則盗賊息。”上曰：“朕固省之矣。”胡魯曰：“如行院、帥府擾之何。”上曰：“司農官既兼采訪，自今其令禁止之。”

六月，召入朝爲大司農，已經來到汴京，就上言説：“近來各類强盗紛亂猖獗，侵犯到了内地，陳州、潁州距離京城不到四百里，民户稀少疏闊，農事耕作大半廢棄，蔡州、息州之間十分之八九的人户都離去了，剛經過大赦，盗賊起事的更多，動輒有幾百人，驅掠耕牛，焚燒房舍，放肆地進行搶劫擄掠，田裏的穀子熟了也没有人敢收穫。盗賊所在地方屯駐的軍隊大多没有騎兵，等到接到報告前來時，盗賊已經遁逃，樹林深邃險惡，又難以追擊掩襲，衹是走走過場而已。現今接近秋天莊稼成熟，爲何不對此加以處置呢？”八月，又拜官參知政事，皇上詢問他説：“你前些時候擔任大司農，巡行各個郡縣，要怎樣纔可以使盗賊平息呢？”對答説：“盗賊多是因爲賦税徭役多的緣故。賦税徭役减少，盗賊就平息了。”皇上説：“朕本來就要减少賦税徭役。”把胡魯説：“如果行樞密院、行元帥府騷擾百姓，又怎麽辦呢？”皇上説：“司農官既然兼任采訪的職務，從今以後可下令禁止他們。”

初，胡魯拜命日，巡護衛紹王宅都將把九斤來賀，御史粘割阿里言：“九斤不當游執政門，胡魯亦不當受其賀，請并案之。”於是詔諭曰：“卿昔行省陝西，擅出繫囚，此自人主當行，非臣下可專，人苟有言，其罪豈特除名？朕爲卿地，因而肆赦，以弭衆口，卿知之乎。今九斤有職守，且握兵柄，而縱至門下，法當責降。朕重卿素有直氣，故復曲留。公家事但當履正而行，要取人情何必爾也，卿其戒之。”是年十二月，進拜尚書右

當初，把胡魯任命爲執政大臣的時候，巡邏守護衛紹王府第的都將把九斤前來慶賀，御史粘割阿里上言説：“把九斤不應當游走於執政大臣的門庭，把胡魯也不應當接受他的祝賀，請求一起查辦。”於是降詔書告諭他説：“你從前在陝西行尚書省的時候，擅自放出關押的囚犯，這自然是君主纔應當有的行爲，而不是臣子可以專斷的，旁人如果有彈劾的言語，那麽這一罪責豈衹是除去名籍？我爲你遮掩，因而施行大赦，以封住衆人之口，你知道這件事嗎？現今把九斤有他的職責，而且握有兵權，居然放縱他到門下來，按照法律應當貶責降職。我看重你歷來有忠直的

丞。

氣節，因此再曲意挽留。國家的事衹應當走正道施行，求取人情何必這樣，你要加以警戒。”這年十二月，進位拜尚書右丞。

元光二年正月，上諭宰臣曰：“陝右之兵將退，當審後圖，不然今秋又至矣。右丞胡魯深悉彼中利害，其與共議之。”尋遣胡魯往陝西，與行省賽不、合達從宜規畫焉。哀宗即位，以有册立功，進拜平章政事。正大元年四月，薨。詔加贈右丞相、東平郡王。胡魯為人忠實，憂國奉公。及亡，朝廷公宰，下迨吏民，皆嗟惜之。

元光二年正月，皇上告訴宰相說：“陝西的敵軍將要撤退了，應當商議今後的計劃，不然今年秋天又會來，尚書右丞把胡魯深深瞭解那裏的利害關係，可以與他共同議定此事。”不久派遣把胡魯前往陝西，與行省完顏賽不、完顏合達根據情況措置規劃。哀宗即位，因爲有册立的功勞，進位拜平章政事。正大元年四月，去世。詔令追贈右丞相、東平郡王。把胡魯爲人忠心誠實，憂慮國家，以公事爲重，不徇私情。到他去世時，從朝廷的公卿宰相，下至小吏百姓，都爲他哀嘆惋惜。

師安石

師安石字子安，清州人，本姓尹氏，避國諱更焉。承安五年詞賦進士。為人輕財尚義。初補尚書省令史，適宣宗南遷，留平章完顏承暉守燕都，承暉將就死，以遺表托安石使赴行在，安石間道走汴以聞。上嘉之，擢為樞密院經歷官。時哀宗在春宮，領密院事，遂見知遇。元光二年，累遷御史中丞。其七月，上章言備禦二事，其一曰：“自古所以安國家、息禍亂，不過戰、守、避、和四者而已。為今之計，守、和為上。所謂守者，必求智謀之士，使內足以得戍卒之心，外足以挫敵人之鋭，不惟彼不能攻，又可以伺其隙而敗之。其所謂和，則漢、唐之君固嘗用此策矣，豈獨今日不可用乎。乞令有司詳議而行。”其二曰：“今敵中來歸者頗多，宜豐其糧餉，厚其接遇，度彼果肯為我用，則擇有心力者數十人，潛往以誘致其餘。來者既衆，彼必轉相猜貳，然後徐起而圖之，則中興之功不遠矣。”上嘉納之。九月，坐劾英王守純附奏不實，决杖追官。及哀

師安石字子安，是清州人，本來姓尹，因爲避國君的名諱而改姓。考中承安五年詞賦科進士第。爲人輕視錢財，崇尚節義。開初補爲尚書省令史，恰逢宣宗南渡遷都，留平章政事完顏承暉守護燕都，完顏承暉將要自盡，把遺表托付給師安石，讓他趕赴行都，師安石從小路奔往汴京奏聞。皇上嘉獎他，提升爲樞密院經歷官。當時哀宗在東宫，領樞密院事，於是被賞識受到寵遇。元光二年，幾經升遷任御史中丞。當年七月，上奏章論守備防禦二事，其中第一件事說：“自古以來，使國家安定、平息禍亂的途徑，不過作戰、守備、逃避、議和四種方法罷了。作爲當今的計策，守備、議和爲上策。我所說的守備，是一定要尋求有智慧謀略的人士，使得對內足以獲得士兵的歡心，對外足以挫敗敵人的鋭氣，不祇是敵人不能攻克，又可以偵察到敵人的破綻而擊敗他。我所說的議和，則漢代、唐代的君主原來就曾經運用過這一計策了，怎麽惟獨今天不可以使用呢？請求命令有關官府詳盡計議而後施行。”第二件事說：“現在從敵人國中來歸附的人很多，應當使他們的糧餉豐足，對他們的待遇要優厚，估計他們果真肯爲我們效力，就選擇有心計膽識的幾十個人，讓他們偷偷回去以引誘其餘的人前來歸附。來歸附的人多了，他們必定轉而相互猜

宗即位，正大元年擢為同簽樞密院事。二年，復御史中丞。三年，工部尚書、權左參政。四年，進尚書右丞。五年，臺諫劾近侍張文壽、張仁壽、李麟之，安石亦論列三人不已，上怒甚，有旨謂安石曰：“汝便承取賢相，朕為昏主，止矣。”如是數百言。安石驟蒙任用，遽遭摧折，疽發腦而死，上甚悼惜之。

疑，然後我們再慢慢地對付他們，那麼中道復興的成功就不遠了。”皇上稱贊采納了他的建議。九月，因爲劾奏英王完顔守純附奏不確實，被判處杖刑，追奪官職。到哀宗即位，正大元年提升爲同簽書樞密院事。二年，又爲御史中丞。三年，擔任工部尚書、權左參政。四年，進位尚書右丞。五年，御史臺官彈劾近侍張文壽、張仁壽、李麟之，師安石也不斷地奏論這三人，皇上非常憤怒，有詔旨告訴師安石説：“你便因此取得賢宰相的名聲，我是昏庸的君主，這就可以停止了吧。”像這種言語有幾百字。師安石驟然蒙恩受到任用，又突然遭受挫折，腦上發惡瘡而死，皇上十分哀悼惋惜。

贊曰：宣宗南遷，天命去矣，當是時雖有忠良之佐、謀勇之將，亦難為也。然而汝礪、行信拯救于內，胥鼎、侯摯守禦于外，訖使宣宗得免亡國，而哀宗復有十年之久，人才有益于人國也若是哉。胡魯養兵惜穀之論，善矣。安石不負承暉之托，遂見知遇，以論列近侍觸怒而死，悲夫。

贊曰：宣宗南遷，上天的眷命已經完了，在這時即使有忠誠優秀的輔佐之臣、智謀武勇兼備的將帥，也難以有所作爲了。然而高汝礪、張行信拯救於朝廷內，胥鼎、侯摯防守備禦於外，終於使宣宗能够免於亡國，而且哀宗還有十年之久的統治，人才像這樣對國家有益處啊。把胡魯蓄養軍隊、珍惜糧食的議論，説得很好。師安石不辜負完顔承暉的托付，於是被賞識受到恩遇，因爲奏論近侍觸怒皇上而死去，又多麼悲哀啊！

金史卷一百九

列傳第四十七

完顏素蘭　陳規　許古

完顏素蘭

完顏素蘭一名翼，字伯揚，至寧元年策論進士也。貞祐初，累遷應奉翰林文字、權監察御史。二年，宣宗遷汴，留皇太子於燕都，既而召之，素蘭以爲不可，平章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否?"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可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從。

七月，車駕至汴，素蘭上書言事，略曰："昔東海在位，信用讒諂，疏斥忠直，以致小人日進，君子日退，紀綱紊亂，法度益隳。風折城門之關，火焚市里之舍，蓋上天垂象以儆懼之也。言者勸其親君子、遠小人，恐懼修省，以答天變，東海不從，遂至亡滅。夫善救亂者必迹其亂之所由生，善革弊者必究其弊之所自起，誠能大明黜陟以革東海之政，則治安之效可指日而待也。陛下龍興，不思出此，輒議南遷，詔下之日士民相率上章請留，啓行之日風雨不時、橋梁數壞，人心天意亦可見矣。此事既往，豈容復追，但自今尤宜戒慎，覆車之轍不可引轅而復蹈也。"又曰：

完顏素蘭又名翼，字伯揚，登至寧元年策論科進士第。貞祐初年，多次升遷爲應奉翰林文字、權監察御史。二年，宣宗遷都到汴京，留皇太子在燕都，隨即又召太子到汴京，完顏素蘭認爲不可以這樣做，平章政事术虎高琪說："主上居處在此，太子應當跟隨。而且你能保證都城一定會保全嗎?"完顏素蘭說："保全固然不敢保證，但是太子在那兒，那麽聲威勢力都重，邊境關隘有守備，都城就可以没有憂慮。從前唐明皇駕幸西蜀，太子其實在靈武，大概將以此維係天下人心。"不聽從，最終召回太子侍從。

七月，皇上車駕到汴京，完顏素蘭上書奏事，大略說："從前東海郡侯在位的時候，信任委用讒佞諂媚的人，疏遠斥退忠誠正直之士，以致小人一天天登進，君子一天天退下，朝廷綱紀紊亂，法令制度更加毁壞。狂風吹折了城門的門杠，大火焚燒了市井的房舍，大概是上天降下災象來使他警戒畏懼。進言的人規勸他親近君子，疏遠小人，惶恐畏懼，整頓國政，以順天意，東海郡侯不聽從，於是導致滅亡。凡善於拯救禍亂的人必定要探討禍亂産生的原因，善於革除弊端的人一定要尋究弊端起始的根由，如果能够大力明確奬善懲惡之舉，以革除東海郡侯的弊政，那麽治理安定的成效指日可待了。陛下像飛龍一般興起，不思量出此計謀，却輕率議決南渡遷都，詔書頒降的日子，士大夫百姓相繼進奏章請求留下來；啓程出發的時候，不按時節颳風降雨，橋

"國家不可一日無兵，兵不可一日無食。陛下爲社稷之計，宫中用度皆從貶損，而有司復多置軍官，不恤妄費，甚無謂也。或謂軍官之衆所以張大威聲，臣竊以爲不然。不加精選而徒務其多，緩急臨敵其可用乎？且中都惟其糧乏，故使車駕至此。稍獲安地，遂忘其危而不之備，萬一再如前日，未知有司復請陛下何之也。"

梁多處損壞，人心天意由此也可以見到了。這件事情既已過去，怎麽可能再補救呢，祇是從今以後尤其應當警戒慎重，已經傾翻了車子的道路，不可以再駕車子重蹈覆轍。"又説："國家不可以一天没有軍隊，軍隊不可以一天没有糧食，陛下爲國家着想，宫中用費都從節約損減，而有關官府却又大量設置軍官，不顧惜胡亂花費，這是毫無道理的。或許有人説軍官數量衆多可以張大軍隊的聲威，臣私下認爲并不是這樣的。不加精心選擇而祇是貪圖數量多，一旦有緊急軍情面臨敵人，這些人怎麽可用呢？而且正是由於中都糧食缺乏，纔使皇上車駕來到這裏。稍稍得到安全的地方，就忘記了危難而不作準備，萬一再像以前那樣，不知道有關官府又要請陛下前往何處？"

三年正月，素蘭自中都計議軍事迴，上書求見，乞屏左右。上遣人諭之曰："屏人奏事，朕固常爾。近以游茂因緣生疑間之語，故凡有所引見，必令一近臣立侍，汝有封章亦無患不密也。"尋召至近侍局，給紙札令書所欲言，書未及半，上出御便殿見之，悉去左右，惟近侍局直長趙和和在焉。素蘭奏曰："臣聞興衰治亂有國之常，在所用之人如何耳。用得其人，雖衰亂尚可扶持，一或非才，則治安亦亂矣。向者糺軍之變，中都帥府自足剿滅，朝廷乃令移剌塔不也等招誘之，使帥府不敢盡其力，既不能招，愈不可制矣。至於伯德文哥之叛，帥府方議削其權，而朝廷傳旨俾領義軍，文哥由是益肆，改除之令輒拒不受，不臣之狀亦顯矣。帥府方且收捕，而朝廷復赦之，且不令隸帥府。國家付方面於重臣，乃不信任，顧養叛賊之奸，不知誰爲陛下畫此計者。臣自外風聞，皆平章高琪之意，惟陛下裁察。"上曰："汝言皆是。文哥之事，朕所未悉，誠如所言，朕肯赦之乎？且汝何以知此事出於高琪。"

三年正月，完顔素蘭從中都計議軍事回來，上書請求召見，并請求摒去左右侍從。皇上派人告諭他説："摒去一旁的人秘密奏事，我本來經常這樣做。近來因爲游茂因此生出猜疑離間的話語，所以凡是有引見的人，必定命令一位近侍站立侍候，你有密封的奏章也不必擔心不保密。"隨即召他到近侍局，供給他紙張，要他寫下想要説的話，没寫到一半，皇上出來在便殿召見他，使左右侍臣全部離去，祇有近侍局直長趙和和在場。完顔素蘭啓奏説："臣聽説興盛、衰亡、治理、混亂是國家的常事，在於所任用的人如何罷了。任用合適的人，即使是衰亡、混亂的國家也還可以扶持，一旦任用的人没有才幹，那麽即使是治理安定的國家也會變得混亂。從前糺軍叛變的時候，中都元帥府自己足以圍剿殲滅，朝廷却命令移剌塔不也等人引誘招安他們，使元帥府不敢竭盡力量，既然不能招降，就更加不可控制了。至於伯德文哥反叛之時，元帥府正計議削奪他的軍權，而朝廷却傳下聖旨使他統領義軍，伯德文哥因此更加肆無忌憚，改官除授的命令竟敢抗拒不接受，不守臣子本分的情狀也很明顯了。元帥府正要把他捕捉收審，但朝廷又赦免了他，而且不使他隸屬於元帥府。國家將一個方面交付給重要大臣，却不信任他們，反而滋養叛賊的奸謀，不知道是誰替陛下籌劃這一計策的。臣從外

素蘭曰："臣見文哥牒永清副提控劉温云'所差人張希韓至自南京，道副樞平章處分，已奏令文哥隸大名行省，勿復遵中都帥府約束'。温即具言於帥府。然則，罪人與高琪計結明矣。"上頷之。素蘭續奏曰："高琪本無勛勞，亦無公望，向以畏死故擅誅胡沙虎，蓋出無聊耳。一旦得志，妒賢能，樹奸黨，竊弄國權，自作威福。去歲，都下書生樊知一者詣高琪言，'糺軍不可信，恐終作亂'，遂以刀杖决殺之，自是無復敢言軍國利害者。宸聽之不通，下情之不達，皆此人罪也。及糺軍為變，以黨人塔不也為武寧軍節度使往招之，已而無成，則復以為武衛軍使。塔不也何人，且有何功，而重用如此。以臣觀之，此賊變亂紀綱，戕害忠良，實有不欲國家平治之意。昔東海時，胡沙虎跋扈無上，天下知之，而不敢言，獨臺官烏古論德升、張行信彈劾其惡，東海不察，卒被其禍。今高琪之奸過於胡沙虎遠矣。臺諫職當言責，迫於凶威，噤不敢忤。然内外臣庶見其恣横，莫不扼腕切齒，欲一剚刃，陛下何惜而不去之耶。臣非不知言出而患至，顧臣父子迭仕聖朝，久食厚禄，不敢偷安。惟陛下斷然行之，社稷之福也。"上曰："此乃大事，汝敢及之，甚善。"素蘭復奏："丞相福興，國之勛舊，乞召還京，以鎮雅俗，付左丞象多以留後事，足矣。"上曰："如卿所言，二人得無相惡耶。"素蘭曰："福興、象多同心同德，無不協者。"上曰："都下事殷，恐丞相不可輟。"素蘭曰："臣聞朝廷正則天下正，不若令福興還，以正根本。"上曰："朕徐思之。"素蘭出，上復戒曰："今日與朕對者止汝二人，慎無

面的傳聞聽説，都是平章政事术虎高琪的主意，希望陛下裁處明察。"皇上説："你的話都是對的。伯德文哥的事，我不瞭解内情，如果果真像你所説的那樣，那麽我肯赦免他嗎？而你從哪裏知道這事出於术虎高琪呢？"完顏素蘭説道："臣見到伯德文哥給永清副提控劉温的書啓説'所差遣的人張希韓從南京回來，説副樞密使、平章政事的處置，已經奏請使伯德文哥隸屬於大名府行尚書省，不要再遵從中都元帥府的指揮節制'。劉温就全部報告給元帥府。既然如此，那麽罪人與术虎高琪計議交結就很明顯了。"皇上點頭稱是。完顏素蘭接着奏告説："术虎高琪本來没有功勛勞績，在衆人中也没有聲望，從前因爲怕死的緣故擅自誅殺了胡沙虎，大概是出於没有辦法。一旦得志，嫉妒賢能，培植奸黨，盗取玩弄國家大權，自己作威作福。去年，京城中一位書生樊知一拜見术虎高琪，説'糺軍不可以信賴，恐怕終究要作亂'，就用刀杖殺死了他，從此以後再也没有人敢議論軍政國事利害的了。皇上聖聽不通暢，下情不能上達，都是這人的罪過。到糺軍變亂時，派他的同黨移剌塔不也爲武寧軍節度使前往招降他們，不久没有成效，就又任命爲武衛軍使。移剌塔不也是什麽人，并且有什麽功勞，而受到如此重用？以臣觀察，這個賊人變亂朝廷綱紀，殘害忠誠善良的人，其實是懷有不想要國家太平安定的意圖。從前東海郡侯在位時，胡沙虎專横跋扈，目無君主，天下人知道但不敢聲張，衹有御史臺官烏古論德升、張行信彈劾他的奸惡，東海郡侯不明察，最終遭受他的禍害。現在术虎高琪的奸惡超過胡沙虎很遠了。御史臺諫官的職責正是進言，被他的凶焰淫威逼迫，閉口而不敢觸犯。但朝廷内外大臣百姓看到他任意横暴，没有人不扼住手腕切齒憤恨，想要在他身上刺一刀，陛下爲什麽要顧惜而不除去他呢？臣不是不知道話一出口而災禍就緊隨而到，衹是臣父子相繼在聖明的朝廷爲官，長久地享受豐厚的俸禄，不敢苟且偷安。希望陛下斷然行事，這是國家的福氣。"皇上説："這本來是國家大事，你敢議論到這些事，很好。"完顏素蘭又奏請説：

泄也。”厥後，上以素蘭屢進直言，命再任監察御史。

“丞相完顔福興是國家的勛舊大臣，請求召他回京城，以使士大夫百姓安定，將留後的事務交給尚書左丞抹撚象多，就足够了。”皇上説：“如你所説的那樣，這二人該不會相互憎惡吧！”完顔素蘭説：“完顔福興、抹撚象多同心同德，没有不一致的地方。”皇上説：“都城中事務繁多，恐怕丞相不可廢止。”完顔素蘭説：“臣聽説朝廷正那麽天下就正，不如使完顔福興還朝，以便端正天下的根本。”皇上説：“我慢慢考慮一下這事。”完顔素蘭退出，皇上又告誡他道：“今天與我奏對的衹有你們二人，要謹慎不得泄露出去。”以後皇上因爲完顔素蘭多次進獻忠直的言論，命令他再次擔任監察御史。

四年三月，言：“臣近被命體問外路官，廉幹者擬不差遣，若懦弱不公者罷之，具申朝廷，别議擬注。臣伏念彼懦弱不公之人雖令罷去，不過止以待闕者代之，其能否又未可知，或反不及前官，蓋徒有選人之虚名，而無得人之實迹。古語曰‘縣令非其人，百姓受其殃’。今若後官更劣，則爲患滋甚，豈朝廷恤民之意哉。夫守令，治之本也。乞令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各舉堪充司縣長官者，仍明著舉官姓名，他日察其能否，同定賞罰，庶幾其可。議者或以閡選法、紊資品爲言，是不知方今之事與平昔不同，豈可拘一定之法，坐視斯民之病而不權宜更定乎。”詔有司議行之。

四年三月，上言説：“臣近來接受旨令探問外路官吏，如果是廉正有才幹的人打算不另作差遣，如果是懦弱不公正的人就罷免他，具奏狀申報朝廷，另外商議選調除授其他人。臣私下考慮懦弱不公正的人雖然命令罷去，但衹不過是以在吏部等待缺員的官吏代替他們，待缺官吏的能幹與否又不知道，有的反而不及前任官，大概徒有選擇人才的虚名，而没有獲得人才的實迹了。古語説‘縣令不是合適的人，百姓就遭受他的禍害’。現在若是後任的官吏更差，那麽造成的災禍就更大，哪裏是朝廷顧念百姓的用意呢？州守縣令是治政的根本。請求命令隨朝官七品、外路官六品以上的官員，各自舉薦可以充任各司州縣長官的人，并且寫明保舉官的姓名，到以後檢察他的能幹與否，共同確定賞賜責罰，這樣大概就可以了。議論的人或者要以隔閡選人法令、使官資品位紊亂爲理由來抨擊此事，這是不知道現在與平時情況不同，怎麽可以拘泥於一成不變的法令，安坐着觀望這些百姓遭受痛苦而不權宜改變法令呢？”詔令有關官司商議施行。

時哀宗爲皇太子，春宫所設師保贊諭之官多非其人，於是素蘭上章言：“臣聞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欲治天下先正其本，正本之要無他，在選人輔翼之耳。夫生于齊者能齊言而不能楚語，未習之故也。人之性亦在夫

當時哀宗爲皇太子，東宫設置的師、保、贊善、諭德之類的官員大多不是合適的人選，於是完顔素蘭上奏章説：“臣聽説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想要治理天下就要使它的根本端正，使根本端正的關鍵没有其他的方法，在於選擇人輔佐他罷了。生長在齊國的人能够説齊國話而不能説楚國

習之而已。昔成王在襁褓中，即命周、召以爲師保，戒其逸豫之心，告以持守之道，終之功光文、武，垂休無窮。欽惟陛下順天人之心，預建春宮。皇太子仁孝聰明出于天資，總制樞務固已綽然有餘，儻更選賢如周、召之儔者使之夾輔，則成周之治不足侔矣。"上稱善。未幾，擢爲内侍局直長，尋遷諫議大夫，進侍御史。

話，是没有學習的緣故。人的心性也在於學習而已。古時周成王還在襁褓中的時候，就命令周公、召公擔任太師太保，戒除他貪圖安樂的心意，告訴他以堅持守業的道理，最終發揚光大了文王、武王的功績，美譽流傳於無窮。希望陛下順應上天百姓的心意，預先建立東宫。皇太子仁聖孝敬聰明出於天性，總領節制重要政務已經綽綽有餘，倘若再選派像周公、召公一類的賢人來輔佐他，那麽成周時代的治政就不足與聖朝相提并論了。"皇上稱贊。不久，提升爲内侍局直長，隨即遷任諫議大夫，進位侍御史。

興定二年四月，以蒲鮮萬奴叛，遣素蘭與近侍局副使内族訛可同赴遼東，詔諭之曰："萬奴事竟不知果何如，卿等到彼當得其詳，然宜止居鐵山，若復遠去，則朕難得其耗也。"又曰："朕以訛可性頗率易，故特命卿偕行，每事當詳議之。"素蘭將行，上言曰："臣近請宣諭高麗復開互市事，聞以詔書付行省必蘭出。若令行省就遣諭之，不過鄰境領受，恐中間有所不通，使聖恩不達於高麗，高麗亦無由知朝廷本意也。况彼世爲藩輔，未嘗闕臣子禮，如遣信使明持恩詔諭之，貸糧、開市二者必有一濟。苟俱不從，則其曲在彼，然後别議圖之可也。"上是其言，於是遣典客署書表劉丙從行。及還，授翰林待制。

興定二年四月，因爲蒲鮮萬奴反叛，派遣完顏素蘭與近侍局副使皇族完顏訛可一同趕往遼東，降詔告訴他説："蒲鮮萬奴的事不知道究竟怎樣，你們到了那兒可以得知詳情，但是應當衹居處在鐵山，如果再遠遠離開，那麽我很難得到你們的消息。"又説："我因爲完顏訛可性格頗爲粗疏輕慢，所以特地命令你同行，每件事都應當詳細計議。"完顏素蘭將要出發，上言説："臣近來請求宣詔告訴高麗國重新互相開放交易市場的事，聽説降詔書交給行省夾谷必蘭發出。如果命令行省就近派遣使臣告訴他們，不過是鄰近邊境的地方領受命令，恐怕中途有不通暢，使聖主的恩意傳達不到高麗，高麗也無從知道朝廷的本意。况且他們世代爲我朝藩屏輔佐的國家，不曾缺過臣子的禮節，如果派遣使臣正式携帶恩命詔書前往告諭他們，那麽借貸糧食、開放市場互相交易二者必定有一件事可以成功。如果都不依從，那麽理屈就在他們一方，然後另外商議對付他們就行了。"皇上認爲他的話正確，於是派遣典客署書表官劉丙隨從前行。等到他歸來，任命爲翰林待制。

正大元年正月，詔集群臣議修復河中府，素蘭與陳規等奏其未可，語在《規傳》。是月，轉刑部郎中。時南陽人布陳謀反，坐繫者數百人，司直白華言於素蘭曰："此獄詿誤者多，新天子方務寬大，他日必再詔推問，比得昭雪，死於榜笞之下者多矣。"

正大元年正月，降詔書召集群臣商議修復河中府，完顏素蘭與陳規等奏論此事不可施行，話語記載在《陳規傳》内。這一月，轉官刑部郎中。當時南陽人布陳陰謀反叛，受牽連被拘囚的有幾百人，大理司直白華告訴完顏素蘭説："這個案子貽誤連累的人多，新天子正力求治政寬大，將來必定會再降詔書推勘審問，等到昭雪的

素蘭命華及檢法邊澤分别當死、當免者，素蘭以聞，止坐首惡及擬僞將相者數人，餘悉釋之。八月，權户部侍郎。二年三月，授京西司農卿，俄改司農大卿，轉御史中丞。七年七月，權元帥右都監、參知政事，行省於京兆。未幾，遷金安軍節度使，兼同、華安撫使。既而，召還朝，行至陜被圍，久之，亡奔行在，道中遇害。素蘭莅官以修謹得名，然苛細不能任大事，較之輩流頗可稱。自擢爲近侍局直長，每進言多有補益。其居父喪，不飲酒，廬墓三年，時論以爲難。

時候，死在拷打鞭笞之下的人就很多了。"完顔素蘭命令白華和檢法官邊澤區分應當判死刑、應當免罪的人，完顔素蘭將案情奏聞，衹是判處首犯以及擬任僞命將相的幾個人，其餘的人全部釋放了。八月，代理户部侍郎。二年三月，任命爲京西司農卿，隨即改司農大卿，轉官御史中丞。七年七月，權元帥右都監、參知政事，在京兆府行尚書省事。不久，遷任金安軍節度使，兼同州、華州安撫使。稍後不久，召回朝廷，行進到陜州被包圍，過了很久，逃亡奔赴行都所在地，在路上被害。完顔素蘭在官任上以整飭謹慎而得名，但是辦事苛刻瑣細不能承擔大事，與同時的人相比較，很值得稱道。自從提拔爲近侍局直長以後，每次進言對政事多有裨益。他在爲父親居喪的時候，不飲酒，在墓旁構築廬舍居住三年，當時的議論認爲難得。

陳規

陳規字正叔，絳州稷山人。明昌五年詞賦進士，南渡爲監察御史。貞祐三年十一月，上章言："參政侯摯初以都西立功，獲不次之用，遂自請鎮撫河北。陛下遽授以執政，蓋欲責其報效也。既而盤桓西山，不能進退，及召還闕，自當辭避，乃恬然安居，至於按閲倉庫，規畫榷酤，豈大臣所宜親。方今疆土日蹙，將帥乏人，士不選練，冗食猥多，守令貪殘，百姓流亡，盗賊滋起，災變不息，則當日夜講求其故，啓告陛下者也，而摯未嘗及之。伏願陛下特賜省察，量其才分别加任使，無令負天下之謗。"不報。又言："警巡使馮祥進由刀筆，無他才能，第以慘刻督責爲事。由是升職，恐長殘虐之風，乞黜退以勵餘者。"詔即罷祥職，且諭規曰："卿知臣子之分，敢言如此，朕甚嘉之。"

陳規字正叔，是絳州稷山縣人。中明昌五年詞賦科進士第，南渡以後擔任監察御史。貞祐三年十一月，上奏章説："參知政事侯摯最初在都城西邊立功，獲得越級進用，於是自己請求鎮守安撫河北。陛下急遽地授予他執政之職，大概是想要責成他報效國家。隨即在西山盤旋逗留，不能前進，等到召回都城，自應辭去政事以避免罪責，却平静閑適安然居處，甚至於巡行視察倉庫，規劃措置酒的專賣，這哪裏是執政大臣應當親自過問的事呢？當今國家的土地一天天縮小，將帥缺人，士兵不加選擇訓練，不勞而食的人很多，州守縣令貪暴殘苛，百姓流散逃亡，盗賊興起，災禍變故不斷，那麼就應當日夜講論探求産生災禍變亂的原因，稟告陛下，而侯摯不曾做過這些事。私下希望陛下特予賜以審察考核，衡量他的才幹另外加以任用，不要使他受到天下人的指責。"没有回覆。又説："警巡使馮祥由刀筆吏進用，没有其他的才能，衹是以殘酷苛刻督責爲職事，由此而晋升職務，這樣恐怕會滋長殘忍暴虐的風氣，請求罷黜斥退以警戒其餘的人。"詔令立即罷免馮祥的官職，并且告訴陳規説："你知道作臣子的職責，敢像這樣進言，我很贊賞

你。”

四年正月，上言：“伏見沿河悉禁物斛北渡，遂使河北艱食，人心不安。昔秦、晋爲仇，一遇年饑則互輸之粟。今聖主在上，一視同仁，豈可以一家之民自限南北，坐視困餒而不救哉。況軍民效死禦敵，使復乏食，生亦何聊，人心一摇，爲害不細。臣謂宜於大陽、孟津等渡委官閲視，過河之物每石官收不過其半，則富有之家利其厚息，輻湊而往，庶幾公私俱足。”宰執以河南軍儲爲重，詔兩渡委官取其八，二以與民，至春澤足，大兵北還，乃依規請。制可。

四年正月，上言說：“私下見到沿黄河的渡口全部禁止糧食渡河北運，於是使河北糧食艱難，人心不安定。從前秦國、晋國爲仇敵，但是一遇到饑荒就相互運送糧食。現今聖主在上，一視同仁，怎麽可以自己把一家的百姓分成南北，安坐着觀望他們困乏飢餓而不救援呢？況且軍隊百姓賣命地抵禦敵軍，使他們再缺乏糧食，活着又有什麽依靠，人心一旦動摇，危害一定不小。臣認爲應當在大陽、孟津等渡口委派官吏巡視檢察，渡河的糧食每一石官府收購不超過一半，那麽富裕的人户就貪圖厚利，車輛聚集前往，這樣或許可以使國家私人都充足。”宰相認爲河南的軍糧儲備很重要，詔令兩個渡口委派官吏收取渡河糧食的八成，其餘二成交付百姓，到春天雨水充足，敵軍大兵撤回北邊時，再依從陳規的請求。詔書批准了。

三月，上言：“臣因巡按至徐州。去歲河北紅襖盗起，州遣節度副使紇石烈鶴壽將兵討之，而乃大掠良民家屬爲驅，甚不可也。乞明敕有司，凡鶴壽所虜俱放免之，餘路軍人有掠本國人爲驅者，亦乞一體施行，庶幾河朔有所係望，上恩無有極已。”事下尚書省，命徐州、歸德行院拘括放之，有隱匿者坐掠人爲奴婢法，仍許諸人告捕，依令給賞，被虜人自訴者亦賞之。

三月，上言說：“臣因爲巡視按察來到徐州。去年河北紅襖賊起事，州府派遣節度副使紇石烈鶴壽率領軍隊討伐他們，而他却大量擄掠良民的家眷子女供驅使，這很不對。請求明令有關官府，凡是紇石烈鶴壽所擄掠的人全部釋放，其他各路軍人有擄掠本國人供驅使的，也請求同樣處理，這樣大概可以使黄河以北的百姓有所維係期望，皇上的恩德没有窮盡。”事情交付尚書省，命令徐州、歸德行樞密院搜求集中釋放，有隱瞞藏匿的人按擄掠人爲奴婢的法令判罪，同時允許各類人告發捕捉，依照格令給予賞賜，被擄掠的人自己申訴的也給予賞賜。

四月，上言：“河北瀕河州縣，率距一舍爲一寨，籍居民爲兵。數寨置總領官一人，并以宣差從宜爲名。其人大抵皆閑官，義軍之長、偏裨之屬尤多無賴輩，徵逐宴飲取給于下，日以爲常。及敵至則伏匿不出，敵去騷擾如初。此輩小人假以重柄，朝廷號令威權無乃太輕乎。臣謂宜皆罷之，第委宣撫司從宜措畫足矣。”制可。

四月，上言說：“河北臨近黄河的州縣，大多距離三十里爲一個寨子，登記居住的百姓組成軍隊。幾個寨子設置總領官一人，一律以宣差、從宜爲名號。這些人大抵都是閑散官吏，義軍首領、偏將副將之類尤其多奸詐强横之徒，吆喝追逐，飲酒歡宴，費用取自下邊，每天以此爲常事。等到敵軍到來，就潜伏躲藏不出戰，敵軍離去後又像從前一樣騷擾百姓。將重大的權力授予這些小人，朝廷的號令權威恐怕太輕了吧！臣認爲應當將他們全部罷去，衹委托宣撫司根據情況

措置規劃就足够了。"詔書批准。

七月，上章言：

陛下以上聖寬仁之姿，當天地否極之運，廣開言路以求至論，雖狂妄失實者亦不坐罪。臣忝耳目之官，居可言之地，苟爲緘默，何以仰酬洪造。謹條陳八事，願不以人微而廢之，即無可采，乞放歸山林以懲尸禄之罪。

七月，上奏章説：

陛下以上聖寬大仁厚的姿質，面臨天地否極泰來的時運，廣泛開拓進言之路以尋求至當的議論，即使是狂妄失實的議論也不怪罪。臣僥幸地擔任陛下耳目一類的官職，居處在可以進言的位置，如果緘默不言，將用什麽來酬答聖主的再造之恩呢？謹慎地分條列舉八件政事進上，希望不要因爲進言人的卑微而廢棄，如果没有可采納的地方，請求將臣放逐回山林，以懲戒尸位竊禄的罪過。

一曰：責大臣以身任安危。今北兵起自邊陲，深入吾境，大小之戰無不勝捷，以致神都覆没，翠華南狩，中原之民肝腦塗地，大河以北莽爲盜區，臣每念及此，驚怛不已。況宰相大臣皆社稷生靈所繫以安危者，豈得不爲陛下憂慮哉。每朝奏議不過目前數條，特以碎末，互生異同，俱非救時之急者。況近詔軍旅之務，專委樞府，尚書省坐視利害，泛然不問，以爲責不在己，其於避嫌周身之計則得矣，社稷生靈將何所賴。古語云："疑則勿任，任則勿疑。"又曰："謀之欲衆，斷之欲獨。"陛下既以宰相任之，豈可使親其細而不圖其大者乎。伏願特出睿斷，若軍伍器械、常程文牘即聽樞府專行，至于戰守大計、征討密謀皆須省院同議可否，則爲大臣者知有所責，而天下可爲矣。

第一，責成執政大臣親自承擔安危重任。現在北方軍隊從邊疆出發，深入我國的境土，大大小小的戰役無不獲勝，以至於使我國神聖的都城覆没，皇上儀衛向南巡視，中原地區的百姓肝腦塗地，黄河以北淪爲盜匪占據的區域，臣每次想到這些，都震驚憂傷不能自已。何况宰相執政大臣都是維係國家百姓安危的人，怎麽能不爲陛下憂慮呢？每當在朝廷進奏議論，不過是眼前的幾條事務，衹不過是些瑣細的事務，相互産生異同，都不是拯救時局的急務。况且近來降詔把軍隊的事務專門委託給樞密府，尚書省安坐着觀望涉及國家利害關係的大事，完全不予過問，以爲責任不在自己，他們爲避開嫌疑保全自身考慮算是得法了，但國家百姓將依賴什麽呢？古語説："懷疑他就不要任用，任用他就不要懷疑。"又説："商議的時候人要多，決斷的時候衹要單獨一人。"陛下既然把宰相的職務委任給他，怎麽可以使他親臨細務而不考慮國家大事呢？私心希望陛下特意降下睿旨，如軍隊編制、軍用器械、日常文書公牒就聽任樞密院專一施行，至於作戰守禦的大計、征討敵人的秘密計謀，都必須由尚書省、樞密院共同商議可否，那麽做大臣的人知道自己的職責，從而天下可以治理了。

二曰：任臺諫以廣耳目。人主有政事之臣，有議論之臣。政

第二，任用御史臺官、諫官以增廣耳目。國君有執掌政事的臣子，有主管議論的

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遂萬物，鎮撫四夷，親附百姓，與天子經綸於廟堂之上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與天子辨曲直、正是非者也。二者豈可偏廢哉。昔唐文皇制中書門下入閣議事皆令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國朝雖設諫官，徒備員耳，每遇奏事皆令迴避。或兼他職，或為省部所差，有終任不覿天顏、不出一言而去者。雖有御史，不過責以糾察官吏、照刷案牘、巡視倉庫而已，其事關利害或政令更革，則皆以為機密而不聞。萬一政事之臣專任胸臆、威福自由，或掌兵者以私見敗事機，陛下安得而知之？伏願遴選學術該博、通曉世務、骨鯁敢言者以為臺諫，凡事關利害皆令預議，其或不當，悉聽論列，不許兼職及充省部委差，苟畏徇不言則從而黜之。

臣子。執掌政事的臣子就是宰相執政，是使陰陽協和，萬物順利生長，鎮守安撫四方蠻夷部族，使百姓親近歸附，與天子在朝堂上籌劃治理國家大事的人。主管議論的臣子是諫官御史，是與天子分辨曲直、端正是非的人。這兩種人怎麼可以偏廢呢？從前唐文皇規定中書、門下長官入閣議論政事，都命令諫官跟隨，一有疏失就進諫勸止。國朝雖然設置有諫官，衹是聊以湊數而已，每當遇到奏論政事都命令他們迴避。有的兼任其他職務，有的被尚書省六部所差遣，有任期結束没有目睹過聖上容顏、没有進諫一句話就離去的。雖然有御史，不過責成他們糾舉彈劾官吏、推勘查驗公文案牘、巡視倉庫罷了，那些關係國家利害或是變更政治法令的事，就都當作機密而不讓他們聞知。萬一執掌政事的大臣一意孤行，擅自作威作福，或者是掌管軍隊的人因爲私人偏見，而敗壞了事機，陛下怎麼能够知道呢？希望陛下選擇學問淵博、精通事務、鯁直敢言的人爲御史臺官、諫官，凡是關係國家利害的政事都使他們參預議論，計議或有不得當，可以聽憑他們一一加以議論評定，不允許他們兼任其他職官和充任尚書省各部的委派差遣，如果畏懼權勢徇私不敢進言，就隨即罷黜他。

三曰：崇節儉以答天意。昔衛文公乘狄人滅國之餘，徙居楚丘，纔革車三十兩，乃躬行儉約，冠大帛之冠，衣大布之衣，季年致騋牝三千，遂為富庶。漢文帝承秦、項戰爭之後，四海困窮，天子不能具鈞駟，乃示以敦朴，身衣弋綈，足履革舄，未幾天下富安，四夷咸服。國家自兵興以來，州縣殘毀，存者復為土寇所擾，獨河南稍完，然大駕所在，其費不貲，舉天下所奉責之一路，顧不難哉。賴陛下慈仁，上天眷佑，蝗災之餘而去歲秋

第三，崇尚節儉以酬答上天意志。從前衛文公在遭北狄滅國之後，遷居到楚丘，纔有兵車三十輛，於是親自厲行勤儉節約，戴白布帽子，穿粗布衣服，到晚年擁有健壯的馬三千匹，成了富庶的國家。漢文帝承接秦始皇、項羽戰亂之後，四海的百姓困乏貧窮，天子不能使用毛色純一的馬匹駕車，就以淳厚樸素昭示天下，身穿黑綈製的衣服，足穿皮革做的鞋子，不久天下就富裕安樂，四方蠻夷部族都臣服了。國家自從戰爭興起以來，州縣殘破毁壞，留存下來的又受到當地强盗的侵擾，衹有河南稍微完整，但是皇上車駕所在地，費用難以計算，把整個天下所貢奉的物品責成一路進奉，這難道不艱難

禾、今年夏麥稍得支持。夫應天者要在以實，行儉者天必降福，切見宫中及東宫奉養與平時無異，隨朝官吏、諸局承應人亦未嘗有所裁省。至於貴臣、豪族、掌兵官莫不以奢侈相尚，服食車馬惟事紛華。今京師鬻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者日增於舊，俱非克己消厄之道。願陛下以衛文公、漢文帝爲法，凡所奉之物痛自撙節，罷冗員，減浮費，戒豪侈，禁戢明金服飾，庶皇天悔禍，太平可致。

嗎？幸賴陛下慈祥仁聖，上天眷念保祐，在遭受蝗蟲災害之後，而去年的秋莊稼、今年夏天的麥子稍稍可以支持應付。順應上天的人關鍵在於實際行動，施行節儉的人上天必定降給福氣，臣見到宫廷中和太子東宫的供奉給養與平時没有差異，隨朝官吏、各局的應命承辦事務的人也不曾有所裁減。至於權貴大臣、豪門貴族、掌管軍隊的官員，没有人不以奢侈相誇耀，衣服食品車馬一意追求繁盛華麗。現在京城裏出售用金子裝飾的衣服和珍珠、寶玉、犀角、象牙的一天天比過去多起來，這都不是克制自己消弭災禍的方法。希望陛下以衛文公、漢文帝爲榜樣，凡是進奉使用的物品都自己大加裁減節省，罷去多餘的官員，減少浮泛不實的用費，戒除過分的奢侈，禁止使用金銀製作的服飾，這樣大概可以使上天悔咎降給我們災禍，太平可以來臨。

四曰：選守令以結民心。方今舉天下官吏軍兵之費、轉輸營造之勞，皆仰給河南、陝西。加之連年蝗旱，百姓荐饑，行賑濟則倉廩懸乏，免征調則用度不足，欲其實惠及民，惟得賢守令而已。當賦役繁殷、期會促迫之際，若措畫有方則百姓力省而易辦，一或乖謬有不勝其害者。況縣令之弊無甚于今，由軍衛監當進納勞效而得者十居八九，其桀黠者乘時貪縱，庸懦者權歸猾吏。近雖遣官廉察，治其奸濫，易其疲軟，然代者亦非選擇，所謂除狼得虎也。伏乞明敕尚書省，公選廉潔無私、才堪牧民者，以補州府官，仍清縣令之選，及責隨朝七品、外任六品以上官各保堪任縣令者一員，如他日犯贓并從坐。其資歷已係正七品，及見任縣令者，皆聽寄理，

第四，選擇州守縣令以團結民心。現今整個天下官吏軍士的費用、轉搬運輸建造修築的全部勞役，都完全依靠河南、陝西供應。加上連年的蝗蟲旱災，百姓連續遭受饑荒，要施行賑濟，而倉庫却早已空乏，要免除對百姓的徵調，而用費又不足，要想有實際的恩惠給百姓，衹有靠得到賢明的州守縣令罷了。在賦税勞役繁重、官府規定的期限急迫的時候，如果措置規劃得當，那麽百姓就省力而且事情容易辦理，一旦處置錯謬不得當，那麽就有不能承受的禍害。況且縣令的敗壞没有比現在更厲害的了，由軍士、侍衛、倉場税務官吏進呈勞效而獲得這一職官的，在十個縣令中占了八九個，那些奸詐狡黠的人趁機貪贓放縱，平庸懦弱的人大權落入狡猾的官吏手中。近來雖然派遣官員巡視按察，整治了其中奸惡不稱職的人，更换了其中疲老軟弱的人，但代替他們的人也没有經過選擇，這就是人們所説的除去狼却招來虎。臣私意請求明令訓示尚書省，公開選派廉潔無私、才幹足以治理百姓的人，用來補

俟秩滿升遷。復令監察以時巡按，有不法及不任職者究治之，則實惠及民而民心固矣。

充州府官吏，并清理縣令的人選，又責成在朝官七品、外任官六品以上的官員各自保舉可以擔任縣令的官吏一人，如果日後犯有貪贓罪，薦舉的人一并隨從案犯處罪。那些資歷已經是正七品和現在擔任縣令的人，都聽任他們寄置官資治理縣政，等任期滿後再行升遷。又命令監察官按時巡行按察，有不守法令和不稱職的人就加以推問治罪，那麼百姓得到實惠，而民心也就安定了。

五曰：博謀群臣以定大計。比者徙河北軍户百萬餘口于河南，雖革去冗濫而所存猶四十二萬有奇，歲支粟三百八十餘萬斛，致竭一路終歲之斂，不能贍此不耕不戰之人。雖無邊事，亦將坐困，況兵事方興，未見息期耶。近欲分布沿河，使自種殖，然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群飲賭博習以成風，是徒煩有司徵索課租而已。舉數百萬衆坐糜廪給，緩之則用闕，急之則民疲，朝廷惟此一事已不知所處，又何以待敵哉。是蓋不審於初，不計其後，致此誤也。使初遷時去留從其所願，則欲來者是足以自贍之家，何假官廪，其留者必有避難之所，不必强遣，當不至今日措畫之難。古昔人君將舉大事，則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卜筮，乞自今凡有大事必令省院臺諫及隨朝五品以上官同議爲便。

第五，廣泛地與群臣計議以確定國家大計。近來遷移河北的軍籍户一百萬餘人到河南，雖然革除了那些多餘充數的人，而存留的還有四十二萬多人，每年支付糧食三百八十餘萬斛，以至於用盡一路整整一年的賦税，還不能贍養這些不耕種不作戰的人。雖然没有邊境戰事，也將因此而困乏，何況戰争剛興起，没有見到停止的日期呢！近來想要將他們分布在黄河沿岸，使他們自己種植糧食，但是游手好閑懶惰的人不懂得耕作播種，聚集在一起宴飲賭博，習慣了而成爲風氣，這樣做衹是枉自勞煩官府徵收追索租税罷了。以幾百萬的人衆坐着耗費國家糧倉，發放稍緩那麼他們就缺糧，急速催促徵收那麼百姓就疲憊，朝廷僅僅對這一件事情已經不知道怎麼處置，又用什麼來對付敵人呢？這大概是在起初的時候不審慎，隨後又不加計劃，以至於産生這一疏誤。如果在剛遷徙時去留聽從他們自願，那麼想要遷來的是自己足以贍養自己的人家，何必藉助於官府的糧食，那些願意留住的必定有避難的處所，不必强迫遣送，應當不至於有今天籌措規劃的艱難。古代的人主將要舉措大事，就自己用心策劃，與公卿士大夫、庶民百姓、占卜的人商議，請求從今以後凡是有大事，必定命令尚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官、諫官以及在朝五品以上的官員共同商議爲便利。

六曰：重官賞以勸有功。陛下即位以來，屢沛覃恩以均大慶，不吝官爵以激人心，至有未

第六，增加官府賞賜以鼓勵有功之人。陛下從即位以來，多次普遍地頒降恩惠以同享盛大的慶典，不吝惜官爵以激勵人心，甚

滿一任而并進十級，承應未出職而已帶驃騎榮禄者，冗濫之極至于如此，復開鬻爵進獻之門，然則被堅執鋭效死行陣者何所勸哉。官本虚名，特出於人主之口，而天下之人極意趨慕者，以朝廷愛重耳。若不計勛勞，朝授一官，暮升一職，人亦將輕之而不慕矣。已然之事既不可咎，伏願陛下重惜將來，無使公器爲尋常之具，功賞爲僥倖所乘。又今之散官動至三品，有司艱於遷授，宜於減罷八資内量增階數，易以美名，庶幾歷官者不至于太驟，而國家恩權不失之太輕矣。

至有的官吏不滿一個任期而連續晋升十級官資，承旨應命的侍從没有出任職務而已經帶驃騎將軍、榮禄大夫稱號的事，冗官濫賞達到如此地步，又開創出賣爵位、進獻授官的門路，既然如此，那麽對那些披着堅甲、手執武器在戰場上以死報效的將士用什麽激勵呢？官爵本來是虚名，衹是出自君主的口中，而天下的人用盡心思仰慕追逐的原因，是因爲朝廷愛惜看重罷了。如果不計算功勛勞效，早晨除授一官，晚上升遷一職，人們也將要看輕它而不再仰慕了。已經成了的事既不可以追究，私下希望陛下重視顧惜將來，不要使國家的重器成爲尋常的器具，功勞賞賜被僥幸的人冒占。另外，現今的散官動輒增加到三品，有關官署遷轉除授深感艱難，應當在削減撤銷的八級官資内酌量增加官階數目，改换美好的名號，這樣大概可以使做官的人不至於升遷太迅速，而國家恩命的權柄不會失於太輕。

七曰：選將帥以明軍法。夫將者國之司命，天下所賴以安危者也。舉萬衆之命付之一人，呼吸之間以決生死，其任顧不重歟？自北兵入境，野戰則全軍俱殃，城守則闔郡被屠，豈皆士卒單弱、守備不嚴哉，特以庸將不知用兵之道而已。古語云："三辰不軌，取士爲相。四夷交侵，拔卒爲將。"今之將帥大抵先論出身官品，或門閥膏粱之子，或親故假托之流，平居則意氣自高，遇敵則首尾退縮，將帥既自畏怯，士卒夫誰肯前。又居常裒刻，納其饋獻，士卒因之以擾良民而莫可制。及率之應敵，在途則前後亂行，頓次則排門擇屋，恐逼小民，恣其求索，以此責其畏法死事，豈不難哉。況今軍官數多，自千户而上有萬户、有副

第七，選擇將帥以申明軍政法令。大將是掌握國家命運的，是天下安危所依賴的人。將上萬人的生命全部交付給一人，在呼吸的瞬間決定他們的生死，他的責任難道不重嗎？自從北方大軍攻入境土，在野外作戰就使全軍覆滅，守衛城市就使全城百姓被屠殺，哪裏都是士兵人少力弱、守備不嚴的緣故呢，衹是因爲平庸的將帥不懂得用兵的方法罷了。古人説："日月星辰不遵守軌道，取用士人爲相。四方番夷交相侵凌，提拔士兵爲將。"現在的將帥大多先講論出身官品，或者是勛舊名門富貴人家的子弟，或者是親戚故友他人托付的人，平日居處自以爲意氣高昂，遇到敵軍就首尾畏縮不前，將帥既然自己畏懼膽怯，士兵們誰肯上前呢？另外，在平時聚斂搜刮財物，接受進獻的物品，士兵們因此擾害良民而没有人能制止。到率領軍隊抵禦敵人時，在路途上就前軍後軍雜亂行進，在住宿地就挨門逐户選擇房屋，恐嚇逼迫小民百姓，放縱他們搜求勒索，以這種

統、有都統、有副提控，十羊九牧，號令不一，動相牽制。切聞國初取天下，元帥而下惟有萬户，所統軍士不下數萬人，專制一路豈在多哉，多則難擇，少則易精。今之軍法，每二十五人爲一謀克，四謀克爲一千户，謀克之下有蒲輦一人、旗鼓司火頭五人，其任戰者纔十有八人而已。又爲頭目選其壯健以給使令，則是一千户所統不及百人，不足成其隊伍矣。古之良將常與士卒同甘苦，今軍官既有俸廩，又有券糧，一日之給兼數十人之用。將帥則豐飽有餘，士卒則飢寒不足，曷若裁省冗食而加之軍士哉。伏乞明敕大臣，精選通曉軍政者，分詣諸路，編列隊伍，要必五十人爲一謀克，四謀克爲一千户，五千户爲一萬户，謂之散將。萬人設一都統，謂之大將，總之帥府。數不足者皆并之，其副統、副提控及無軍虚設都統、萬户者悉罷省。仍敕省院大臣及内外五品以上，各舉方略優長、武勇出衆、材堪將帥者一二人，不限官品，以充萬户以上都統、元帥之職。千户以下，選軍中有謀略武藝爲衆所服者充。申明軍法，居常教閱，必使將帥明於奇正虚實之數，士卒熟于坐作進退之節。至于弓矢鎧仗須令自負，習於勞苦。若有所犯，必刑無赦。則將帥得人，士氣日振，可以待敵矣。

方法去督責士兵畏懼法令爲國事而死，豈不是很困難嗎？况且現在軍官數量多，從千户往上數，有萬户，有副都統，有都統，有副提控，十隻羊有九個牧人，號令不一致，動輒相互牽制。我聽説國朝初年攻取天下的時候，元帥以下衹有萬户，所統轄的軍士不下幾萬人，專行控制一路，哪裏在於軍官多呢，多了就難以選擇，少就容易精良。現今的軍法，每二十五人爲一謀克，四個謀克爲一千户，謀克之下設有蒲輦一人、旗鼓司火頭五人，擔任作戰的士兵纔有十八個人而已。另外又替長官選擇那些健壯的士兵以供驅遣差使，這樣就使一個千户所統轄的士兵不到一百人，不足以成爲隊伍了。古代的良將常常與士兵同甘共苦，現今的軍官既有俸禄糧料，又有契券配給的糧食，一天的供給足够幾十個士兵的用費。將帥們則富裕飽暖有餘，而士兵們却飢餓寒凍不足，何不如裁減那些没有職守白白耗費國家廪禄的官吏而增加給士兵呢？請求明令訓示執政大臣，精心選擇通曉軍政事務的官員，分别前往各路，整編軍隊，大體上必須五十人爲一謀克，四謀克爲一千户，五千户爲一萬户，萬户的長官稱爲散將。一萬士兵設立一位都統，稱爲大將，由元帥府總領。士兵人數不足的都要合并，那些副都統、副提控以及没有士兵虚設的都統、萬户全都撤銷省并。又再詔令尚書省樞密院大臣和朝廷内外五品以上的官員，各自舉薦謀略優異、武藝勇力超過衆人、才能足以勝任將帥的一二人，不拘限現任官品，用以充任萬户以上的都統、元帥一類的職務。千户以下的軍官，選擇軍中有謀略武藝，爲衆人所推服的人充當。申明軍政法令，平常訓練檢閲，必須使將帥對於用兵的正道、權宜制變、虚實相參的策略很明瞭，士兵對於停止、起立、前進、後退的節制很熟悉。至於弓箭鎧甲必須使他們自己負載，讓他們習慣於勞苦。如果有所觸犯，一定要處以刑罰不予赦免，那麽將帥得到合

適的人選，士氣一天天振奮，就可以對付敵軍了。

八曰：練士卒以振兵威。昔周世宗常曰："兵貴精而不貴多，百農夫不能養一戰士，奈何朘民脂膏養此無用之卒。苟健懦不分，衆何以勸。"因大蒐軍卒，遂下淮南、取三關，兵不血刃，選練之力也。唐魏徵曰："兵在以道御之而已。御壯健足以無敵于天下，何取細弱以增虛數。"比者凡戰多敗，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故爲敵所乘，懦者先奔，健者不能獨戰而遂潰，此所以取敗也。今莫若選差習兵公正之官，將已籍軍人隨其所長而類試之。其武藝出衆者別作一軍，量增口糧，時加訓練，視等第而賞之。如此，則人人激厲，争效所長，而衰懦者亦有可用之漸矣。昔唐文皇出征，常分其軍爲上中下，凡臨敵則觀其强弱，使下當其上，而上當其中，中當其下。敵乘下軍不過奔逐數步，而上軍中軍已勝其二軍，用是常勝。蓋古之將帥亦有以懦兵委敵者，要在預爲分別，不使混淆耳。

第八，訓練士兵以振作軍威。從前周世宗經常說："軍隊貴在精良而不貴在數量多，一百個農夫不能養活一個戰士，爲什麽要搜刮民脂民膏來養活這些無用的士兵呢？如果對强健懦弱的士兵不加區分，那麽用什麽來激勵士兵呢？"因而對軍隊進行大檢閲，於是攻下淮南，奪取三關，士兵的軍器没有沾上血迹，這是選擇士兵加以訓練的威力。唐代魏徵說："軍隊在於用正確的方法駕御他們罷了。駕御健壯的士兵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用瘦小懦弱的人來增加虛數呢。"近來凡是作戰大多失敗，不是因爲士兵少，正是因爲他們數量多而不區分健壯懦弱，所以被敵軍擊敗，懦弱的人首先奔逃，健壯的人不能獨力作戰，於是也跟着潰散，這是軍隊戰敗的原因。現在不如選擇差遣懂得軍事的公正的官員，將已經登記在簿籍的軍兵隨他們的特長分類考試。那些武藝出衆的人另外編爲一支軍隊，酌量增添口糧，隨時加以訓練，根據考核的名次給予賞賜。這樣一來，那麽人人都會激勵奮發，争着表現自己的專長，而體衰怯懦的人也逐漸可以量才使用了。從前唐文皇出征的時候，常常把他的軍隊分爲上中下三等，凡是面臨敵軍就觀察對方的强弱，用下軍抵擋他們的上軍，而用上軍抵擋他們的中軍，用中軍抵擋他們的下軍。敵軍戰勝下軍，不過追逐奔逃幾步，而上軍中軍已經戰勝另外兩軍了，用這種方法經常取勝。大概古代的將帥也有用怯懦的軍兵對付敵人的，關鍵在於要預先區分，不要使健壯、怯懦的士兵相混淆罷了。

上覽書不悦，詔付尚書省詰之。宰執惡其紛更諸事，謂所言多不當。於是，規惶懼待罪，詔諭曰："朕始以規有放歸山林之語，故令詰之，乃辭以不識忌諱，意謂朕惡其言而怒也。朕初無意加罪，其令御史臺諭

皇上閲讀奏疏後不高興，詔令交付尚書省責問。宰相討厭他變亂更改各種事務，認爲他所説的事大多不得當。於是陳規惶恐待罪，降詔告諭説："我開始因爲陳規有放逐回山林的話，所以使人追問他，他却以不懂得忌諱來推辭，意思是説朕厭惡他的議論而發怒。朕完全没有加罪於他

之。”尋出爲徐州帥府經歷官。

正大元年，召爲右司諫，數上章言事，尋權吏部郎中。時詔群臣議修復河中府，規與楊雲翼等言：“河中今爲無人之境，陝西民力疲乏，修之亦不能守，不若以見屯軍士量力補治，待其可守即修之未晚也。”從之。未幾，坐事解職。初，吏部尚書趙伯成坐銓選吏員出身王京與進士王著填開封警巡判官見闕，爲京所訟免官，規亦坐之。是年十一月，改充補闕。十二月，言將相非材，且薦數人可用者。

二年正月，規及臺諫同奏五事：一，乞尚書省提控樞密院，如大定、明昌故事。二，簡留親衛軍。三，沙汰冗軍，減行樞密院、帥府。四，選大臣爲宣撫使，招集流亡以實邊防。五，選官置所，議一切省減。略施行之。四月，以大旱詔規審理冤滯，臨發上奏：“今河南一路便宜、行院、帥府、從宜凡二十處，陝西行尚書省二、帥府五，皆得以便宜殺人，冤獄在此不在州縣。”又曰：“雨水不時則責審理，然則職燮理者當何如。”上善其言而不能有爲也。十一月，上召完顏素蘭及規入見，面諭曰：“宋人輕犯邊界，我以輕騎襲之，冀其懲創告和，以息吾民耳。宋果行成，尚欲用兵乎。卿等當識此意。”規進曰：“帝王之兵貴於萬全，昔光武中興，所征必克，猶言‘每一出兵，頭須爲白’。兵不妄動如此。”上善之。

的意思，可命令御史臺告諭他。”不久，出任徐州元帥府經歷官。

正大元年，召入朝爲右司諫，多次上奏章議論政事，不久代理吏部郎中。當時詔令群臣聚議修復河中府，陳規與楊雲翼等人說：“河中現今是没有人的境土，陝西民力疲憊困乏，即使修復了，也不能守衛，不如以現在屯駐的軍隊量力修補整治，等到可以守衛了，再修復它也不算晚。”聽從了他們的建議。不久，因事獲罪被解除官職。當初，吏部尚書趙伯成因爲選調吏員出身的王京與進士王著填補開封府警巡判官現缺職務，被王京訴訟而獲罪免官，陳規也因爲這事而獲罪。這年十一月，改官充任補闕。十二月，上書議論將帥宰相没有才幹，并且舉薦可以任用的幾個人。

二年正月，陳規與御史臺官、諫官一同奏論五件政事：一，請求尚書省提舉控制樞密院，如大定、明昌年間的舊例。二，選擇保留侍衛親軍。三，淘汰多餘的軍兵，削減行樞密院、元帥府。四，選派大臣擔任宣撫使，招徠聚集流亡百姓以充實邊境防衛。五，選派官吏設置官署，一切從節省費用出發商議。朝廷大略施行了這些建議。四月，因爲大旱詔令陳規審理冤案、積案，臨出發時上奏說：“現今河南一路便宜從事、行樞密院、元帥府、從宜從事之類的官署共有二十處，陝西路有行尚書省二處、元帥府五處，都可以不奏報朝廷而自行處置殺人，冤案在這些地方而不在州縣。”又說：“雨水不按時節降落，就責成審理冤案，既然如此，那麽對那些職責在調理陰陽的執政大臣應當怎麽辦呢?”皇上贊賞他的話但不能有所作爲。十一月，皇上召完顏素蘭和陳規入殿晋見，當面告訴他們說：“宋朝人輕率地侵犯邊界，我們派遣輕騎兵襲擊他們，希望他們受到打擊而警戒，請求講和，以使我們的百姓休息。宋朝果真來講和，我們還要運用武力嗎?你們應當知道這一意思。”陳規進奏說：“帝王的軍隊貴在萬無一失，從前光武帝中興帝王大業，征討之處必定攻克，尚且説‘每次出兵，頭髮必定爲此變白’。軍隊像這樣不隨便行動。”皇上對

這些話很贊賞。

四年三月，上召群臣喻以陝西事曰：“方春北方馬漸羸瘠，秋高大勢并來，何以支持。朕已喻合達盡力决一戰矣，卿等以爲如何。”又言和事無益，撒合輦力破和議，賽不言：“今已遣和使，可中輟乎。”餘皆無言，規獨進曰：“兵難遥度，百聞不如一見。臣嘗任陝西官，近年又屢到陝西，兵將冗懦，恐不可用，未如聖料。”言未終，烏古論四和曰：“陳規之言非是，臣近至陝西，軍士勇鋭，皆思一戰。”監察御史完顔習顯從而和之，上首肯，又泛言和事。規對曰：“和事固非上策，又不可必成，然方今事勢不得不然。使彼難從，猶可以激厲將士，以待其變。”上不以爲然。明日，又令集議省中，欲罷和事，群臣多以和爲便，乃詔行省斟酌發遣，而事竟不行。

四年三月，皇上召集群臣告訴他們陝西的事務說：“現今正是春季，北方軍隊的戰馬漸漸瘦弱，到秋高氣爽的時節大軍一同來犯，我們將用什麼方法來支撑局面？我已經告訴完顔合達盡全力决戰一次，你們認爲怎麼樣。”又說議和的事没有益處，撒合輦極力詆毁和議，完顔賽不說：“現今已經派遣議和使臣，可以中途停止嗎？”其餘的人都無話可說，衹有陳規進奏說：“軍隊的情况很難在遠處估計，百聞不如一見。臣曾經擔任陝西的官吏，近年又多次到陝西，士兵將帥冗雜怯懦，恐怕不可任用，未必如聖上所預料的那樣。”話還没有完，烏古論四和說：“陳規的話不正確，臣近時前往陝西，士兵勇猛精鋭，都想與敵軍决一死戰。”監察御史完顔習顯緊跟着附和他，皇上點頭稱是，又廣泛地議論講和的事，陳規奏對說：“議和一事固然不是上策，又不可以保證成功，但是當今事態不得不這樣做。即使他們難以依從，還可以激勵將士，以等待他們的變故。”皇上對他的話不以爲然。第二天，又命令群臣聚集在尚書省商議，想要取消議和的事，群臣大多認爲議和爲便利，於是詔令行尚書省斟酌事態處置，而議和一事最終没有施行。

十月，規與右拾遺李大節上章，劾同判大睦親事撒合輦諂佞，招權納賄及不公事，由是撒合輦竟出爲中京留守，朝廷快之。五年二月，又與大節言三事：一，將帥出兵每爲近臣牽制，不得專輒。二，近侍送宣傳旨，公受賂遺，失朝廷體，可一切禁絶。三，罪同罰異，何以使人。上嘉納焉。

十月，陳規與右拾遺李大節上章疏，彈劾同判大睦親事撒合輦諂媚奸佞，招攬權勢，接受賄賂以及不公正等事，因此撒合輦終於被遣出擔任中京留守，朝廷大臣們對此感到高興。五年二月，又與李大節上言議論三件政事：一，將帥率軍出戰，每每受到近臣的牽制，不能專斷行事。二，近侍官傳送宣讀聖旨，公開收受財物饋贈，有失朝廷體統，可以下令禁絶一切贈送。三，罪行相同處罰却不同，用什麼來任使人？皇上稱贊采納了他們的建議。

初，宣宗嘗召文綉署令王壽孫作大紅半身綉衣，且戒以勿令陳規知。及成，進，召壽孫問曰：“曾令陳規輩知否？”壽孫頓首言：“臣侍禁庭，凡宫省大小事不敢爲外人言，况親被聖訓乎。”上因嘆曰：“陳規若知，必

最初，宣宗曾經召文綉署令王壽孫製作大紅半身綉花衣服，并且告誡他不要讓陳規知道。等到衣服製成，進獻上來，皇上召王壽孫問道：“曾經讓陳規等人知道嗎？”王壽孫叩頭而拜說：“臣侍奉宫廷禁闈，凡是宫中的大小事都不敢對外面的人說，何况還親自接受聖上訓示呢！”皇

以華飾諫我，我實畏其言。”蓋規言事不假借，朝望甚重，凡宮中舉事，上必曰：“恐陳規有言。”一時近臣切議，惟畏陳正叔耳，挺然一時直士也。後出爲中京副留守，未赴，卒，士論惜之。規博學能文，詩亦有律度。爲人剛毅質實，有古人風，篤於學問，至老不廢。渾源劉從益見其所上八事，嘆曰：“宰相材也。”每與人論及時事輒憤惋，蓋傷其言之不行也。南渡後，諫官稱許古、陳規，而規不以訐直自名，尤見重云。死之日，家無一金，知友爲葬之。子良臣。

上於是嘆息説：“陳規若是知道了，一定要用使用過分華美的服飾來勸諫我，我確實畏懼他的諫言。”大體上陳規論事不寬容留情，在朝廷聲望很大，凡是宮廷中做什麽事，皇上必定要説：“恐怕陳規有話説。”當時近臣私下議論，衹是害怕陳正叔罷了，無愧是當時直言敢諫的人士。後來，出任中京副留守，没有赴任，去世，士大夫輿論對此很惋惜。陳規學問淵博能寫文章，作詩也講究格律法度。爲人剛毅質樸誠實，有古人風範，專心致志於學問，到老年也不荒廢。渾源劉從益見到他奏疏中所論的八件事，嘆息説：“是宰相的人才。”每當與人談論到時政就憤激惋惜，哀傷他的諫言不能施行。南渡以後，有名望的諫官要數許古、陳規，而陳規不以攻擊旁人過失不徇私情自稱，尤其被世人看重。他死的時候，家中没有一點錢財，知己朋友料理安葬了他。兒子陳良臣。

許古

許古字道真，汾陽軍節度使致仕安仁子也。登明昌五年詞賦進士第。貞祐初，自左拾遺拜監察御史。時宣宗遷汴，信任丞相高琪，無恢復之謀，古上章曰：

> 自中都失守，廟社、陵寢、宮室、府庫，至于圖籍、重器，百年積累，一朝棄之。惟聖主痛悼之心至爲深切，夙夜思懼，所以建中興之功者未嘗少置也。爲臣子者食禄受責，其能無愧乎。且閭閻細民猶顒望朝廷整訓師徒，爲恢復計。而今纔聞拒河自保，又盡徙諸路軍户河南，彼既棄其恒産無以自生，土居之民復被其擾，臣不知誰爲此謀者。然業已如是，但當議所以處之，使軍無妄費，民不至困窮則善矣。

許古字道真，是以汾陽軍節度使辭官的許安仁的兒子。登明昌五年詞賦科進士第。貞祐初年，從左拾遺任命爲監察御史。當時宣宗遷都到汴京，信任丞相术虎高琪，没有恢復王業的謀略，許古上奏章説：

> 自從中都失守以來，宗廟、陵園、宮殿、倉庫，以至於圖書簿籍、貴重器物，一百年的積累，一朝之間全部拋棄。惟有聖主悲痛哀悼的心意最爲深切，從早到晚深思遠慮，有所畏懼，用以建立中道復興的功業的措施，不曾稍微擱置。做臣子的食用俸禄承擔責任，怎麽能够不慚愧呢？况且街巷小民還仰望朝廷整飭訓練軍隊，作恢復的打算。而現今纔聽説要守禦黄河以自衛，又要將各路的軍籍户全部遷移到河南，他們既已拋棄了他們固有的産業，無法自己謀求生計，當地居住的百姓又遭受他們的侵擾，臣不知道是誰出的這一計謀。但是事情業已至此，衹應當商議安置他們的辦法，使軍隊没有不實的花費，百姓不至於困乏貧窮，那就好了。

臣聞安危所繫在於一相，孔

臣聽説維係國家安危的在於宰相一人，

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事勢至此，不知執政者每對天顏，何以仰答清問也。今之所急，莫若得人，如前御史大夫裴滿德仁、工部尚書孫德淵，忠諒明敏，可以大用，近皆許告老，願復起而任之，必能有所建立以利國家。太子太師致仕孫鐸，雖頗衰疾，如有大議猶可賜召，或就問之。人材自古所難，凡知治體者皆當重惜，况此耆舊，豈宜輕棄哉。若乃臨事不盡其心，雖盡心而不明於理，得無益、失無損者，縱其尚壯，亦安所用。方時多難，固不容碌碌之徒備員尸素，以塞賢路也。惟陛下宸衷剛斷，黜陟一新，以幸天下。臣前為拾遺時，已嘗備論擇相之道，乞取臣前奏并今所言，加審思焉。

孔子稱："站立不穩而不扶持，跌倒了而不攙扶，那麼將用他來幹什麼呢？"政事形勢到了這種地步，不知道執掌政事的人每當面對皇上，用什麼來對答皇上的詢問呢？現在急切的事情，莫如獲得人才，例如前任御史大夫裴滿德仁、工部尚書孫德淵，忠心誠實聰明敏捷，可以重用，近來都允許他們告老歸家，希望重新起用他們，必定能够建立功業而有利於國家。以太子太師身份辭官退休的孫鐸，雖然頗爲衰老多病，如果有大的議論還可以恩賜召對，或到他的府第詢問他。人才從古以來難得，凡是知道治國大體的人都應當重視愛惜，何况這些人都是耆舊大臣，怎麽可以輕易地拋棄呢？至於那些臨事不能盡心，雖然盡心而不明白事理，有他没有益處、失去他没有損害的人，縱然還健壯，又有什麽作用呢？當今時勢多艱難，本來就不容許碌碌無爲的人凑數，尸位素餐，堵塞進用賢才的道路。希望陛下聖慮剛毅决斷，罷黜升遷朝廷大臣，使之面目全新，以使天下幸運。臣以前擔任拾遺的時候，已曾經詳盡地論述過選擇宰相的方法，請求取來臣以前的奏疏連同今日所説的事，加以詳審考慮。

臣又聞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所繫，故古之人君必重其選，為將者亦必以天下為己任。夫將者貴謀而賤戰，必也賞罰使人信之而不疑，權謀使人由之而不知，三軍奔走號令以取勝，然後中心誠服而樂為之用。邇來城守不堅，臨戰輒北，皆以將之不才故也。私於所暱，賞罰不公，至於衆怨，而懼其生變則撫摩慰籍，一切為姑息之事。由是兵輕其將，將畏其兵，尚能使之出死力以禦敵乎？願令腹心之臣及閑於兵事者，各舉所知，果得真才，優加寵任，則戰功可期矣。

臣又聽説將帥是掌管百姓命運的，是維係國家安危的人，所以古代的君主必定看重將帥的人選，做將帥的人也一定以天下爲自己的責任。將帥以謀略爲貴而輕視作戰，賞罰兑現使人相信而不懷疑，權術謀略使人用了還不知道，三軍士兵奔走於號令以取得勝利，然後内心真誠地信服而樂意爲他所用。近來守城不堅固，臨陣作戰就敗北，這都是因爲將帥没有才幹的緣故。偏愛所親近的人，賞罰不公平，以至於衆人怨憤，而又害怕他們發動變亂，於是就安撫寬慰他們，一味做出姑息的事。因此士兵輕視他們的將帥，將帥畏懼他們的士兵，這樣還能使他們出死力以抵禦敵人嗎？希望陛下命令心腹大臣以及對於軍事嫻熟的臣子，各自舉薦所瞭

如河東宣撫使胥鼎、山東宣撫使完顏弼、涿州刺史内族從坦、昭義節度使必蘭阿魯帶，或忠勤勇幹，或重厚有謀，皆可任之以捍方面。

解的人才，果真得到了真正的人才，優厚地給予恩遇職任，那麽征戰的功勞就可以期望了。例如河東宣撫使胥鼎、山東宣撫使完顏弼、涿州刺史皇族完顏從坦、昭義軍節度使必蘭阿魯帶，或是忠誠勤奮武勇有才幹，或是持重寬厚有謀略，都可以任用來捍衛一方。

又曰：

河北諸路以都城既失，軍户盡遷，將謂國家舉而棄之，州縣官往往逃奔河南。乞令所在根括，立期遣還，違者勿復録用。未嘗離任者議加恩賚，如願自效河北者亦聽陳請，仍先賞之，减其日月。州縣長貳官并令兼領軍職，許擇軍中有才略膽勇者為頭目，或加爵命以收其心，能取一府者即授以府長官，州縣亦如之，使人懷復土之心。别遣忠實幹濟者，以文檄官賞招諸脅從人，彼既苦於敵役，來者必多，敵勢當自削。有司不知出此，而但為清野計，事無緩急惟期速辦，今晚禾十損七八，遠近危懼，所謀可謂大戾矣。

又說：

河北各路因爲都城已經喪失，軍籍户全部遷移，將會認爲國家完全放棄了河北，州縣官吏往往逃奔到河南。請求命令所在地的官府搜羅聚集，立定期限遣返，違抗命令的人不再録用。不曾離開職任的人計議加恩賞賜，如果自己願意到河北效力的人也聽從他的請求，并先行賞賜，削減他任職的年月。州縣長官副長官一律使他們兼領軍隊職務，允許挑選軍隊中有才略膽量勇力的人爲頭領，或加爵封官以收買他們的心，能够攻取一個府的人就授予府的長官，能攻取一州一縣的人也像這樣授官，使人人懷有收復故土的志向。另外派遣忠實有才幹會辦事的官吏，用文書告示、官府賞賜招降各種被逼迫跟從作亂的人，他們既已苦於敵軍的勞役，來歸附的人必定很多，敵軍勢力自然會削弱。有關官署不知道出這一計策，而衹是作清野的打算，事情無論緩急，衹是力求迅速辦理，現今晚莊稼十成已經損失了七八成，遠近的百姓恐懼不安，他們的計謀可以説是極爲錯誤的。

又曰：

京師諸夏根本，况今常宿重兵，緩急征討必由于此，平時尚宜優於外路，使百姓有所蓄積，雖在私室猶公家也。今有司搜括餘糧，致轉販者無復敢入，宜即止之。臣頃看讀陳言，見其盡心竭誠以吐正論者率皆草澤疏賤之人，况在百僚，豈無為國深憂進章疏者乎？誠宜明敕中外，使得

又說：

京城是華夏的根本，何况現在經常屯駐重兵，有緊急軍情，征討必定由這裏出兵，平時尚且應當比在外各路優裕，使百姓有積蓄，積蓄雖然存在於私人家中仍然如同在國家一樣。現在有關官府搜求多餘的糧食，致使轉運販賣的人不敢再入城，應當立即制止。臣近來看讀陳請奏論的文字，見到那些竭盡忠誠之心陳述正確議論的人，大多是不在朝廷做官疏遠卑賤的人，何况在朝百官，

盡言不諱，則太平之長策出矣。

哪裏没有爲國家深謀遠慮，進上奏章的人呢？確實應當明令訓示朝廷内外官吏百姓，使得各盡其言而没有忌諱，那麽使天下太平的長久計策就會出現了。

詔付尚書省，略施行焉。

詔令交付尚書省，大略施行了這些建議。

尋遷尚書左司員外郎，兼起居注，無何，轉右司諫。時丞相高琪立法，職官有犯皆的决，古及左司諫抹撚胡魯剌上言曰："禮義廉耻以治君子，刑罰威獄以治小人，此萬世不易論也。近者朝廷急於求治，有司奏請從權立法，職官有犯應贖者亦多的决。夫爵禄所以馭貴也，貴不免辱，則卑賤者又何加焉。車駕所駐非同征行，而凡科徵小過皆以軍期罪之，不已甚乎。陛下仁恕，决非本心，殆有司不思寬静可以措安，而專事督責故耳。且百官皆朝廷遴選，多由文行、武功、閥閱而進，乃與凡庶等，則享爵禄者亦不足爲榮矣。抑又有大可慮者，爲上者將曰官猶不免，民復何辭，則苛暴之政日行。爲下者將曰彼既亦然，吾復何耻，則陵犯之心益肆。其弊豈勝言哉。伏願依元年赦恩'刑不上大夫'之文，削此一切之法，幸甚。"上初欲行之，而高琪固執以爲不可，遂寢。

不久遷任尚書左司員外郎，兼修起居注，不久，轉官右司諫。當時丞相术虎高琪訂立法令，在職官員有犯法的都按實際罪過終審判罪，許古和左司諫抹撚胡魯剌上言説："禮制、仁義、廉潔、耻辱用來治理君子，刑罰、威令、牢獄用來整治小人，這是千秋萬代不可改變的正論。近來朝廷急於尋求治理，有關官司奏請權宜制訂法令，在職官員有犯罪可以繳納錢財贖罪的也大多按照實犯罪過判罪。官爵禄位是用來駕馭權貴之人的，貴人尚且不免受辱，那麽卑賤的人犯罪又用什麽來加罪於他們呢？皇上車駕駐蹕的地方不同於征戰行軍經歷之處，而凡是因爲科賦徵税小的過失都按延誤軍隊行期治罪，不是太過分了嗎？陛下仁慈寬恕，這樣做絶對不是出自本心，大概是有關官府不考慮寬容鎮静可以舉措安定，而專門從事督責的緣故罷了。况且百官都是由朝廷選擇的，大多是由文學品行、征戰武功、世家門第而進用的，而與凡人庶民等同，那麽享受官爵俸禄的人也不足以爲榮耀了。或者又有大可憂慮的地方，在上位的人將會説連做官的人都不能免除刑罰，百姓還能説什麽，那麽苛刻殘暴的政令就一天天盛行。在下面的人將會説他們既然也是這樣，我們又爲什麽要感到耻辱呢，那麽欺侮侵犯的心思就更加囂張。它造成的危害哪裏可以説完呢？私下希望依照元年頒布的大赦恩典中'刑罰不及於大夫'的文字，削除所有這些法令，天下非常幸運。"皇上開初想要施行這一建議，而术虎高琪堅持認爲不可施行，於是作罷。

四年，以右司諫兼侍御史。時大兵越潼關而東，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古上言曰："兵逾關而朝廷甫知，此蓋諸將欺蔽罪也。雖然，大兵駐閿鄉境數日不動，意者恐吾河南之軍逆諸前，陝西之衆議其後，或欲先令覘者

四年，以右司諫身份兼任侍御史。當時元朝大軍越過潼關而向東進軍，詔令尚書省聚集百官計議，許古上言説："敵軍越過潼關而朝廷纔知道，這是各個將官欺騙隱瞞的罪過，雖然如此，敵人大軍屯駐在閿鄉境内幾天不行動，估計是害怕我們河南的大軍在前頭迎面攻擊，陝西的軍隊

伺趨向之便，或以深入人境非其地利而自危，所以觀望未遽進也。此時正宜選募鋭卒并力擊之，且開其歸路，彼既疑惑，遇敵必走，我衆從而襲之，其破必矣。”上以示尚書省，高琪沮其議，遂不行。是月，始置招賢所，令古等領其事。

在他們後面攔截，或是想要先派探子偵察選擇去向，或是因爲深入他人境土，不占有有利的地理形勢而自己感到危險，所以觀望而没有急遽進軍。這個時候正應當選派招募精鋭的士兵合力攻擊他們，并且放開他們回軍的路，他們既然感到疑惑，遇見敵軍必定退逃，我們的軍隊跟隨着襲擊他們，他們肯定會被攻破。”皇上將奏章給尚書省看，术虎高琪阻止他的建議，於是不能施行。這一月，開始設置招賢所，命令許古等主管它的事務。

興定元年七月，上聞宋兵連陷贛榆、漣水諸縣，且獲僞檄，辭多詆斥，因諭宰臣曰：“宋人構禍久矣，朕姑含容者，衆慮開兵端以勞吾民耳。今數見侵，將何以處，卿等其與百官議。”於是集衆議于都堂，古曰：“宋人孱弱，畏我素深，且知北兵方强，將恃我爲屏蔽，雖時跳梁，計必不敢深入，其侮嫚之語，特市井屠沽兒所爲，烏足較之。止當命有司移文，諭以本朝累有大造，及聖主兼愛生靈意。彼若有知，復尋舊好，則又何求。其或怙惡不悛，舉衆討之，顧亦未晚也。”時預議者十餘人，雖或小異而大略則一，既而丞相高琪等奏：“百官之議，咸請嚴兵設備以逸待勞，此上策也。”上然之。時朝廷以諸路把軍官時有不和不聽，更相訴訟，古上言曰：“臣以爲善者有勸，惡者有懲，國之大法也。苟善惡不聞，則上下相蒙，懲勸無所施矣。”上嘉納之。

興定元年七月，皇上聽説宋朝軍隊接連攻陷贛榆、漣水各縣，并且繳獲的僞命文告，言辭中有很多詆毁指斥的文字，於是告訴宰相説：“宋朝人造成禍亂已經很久了，我姑且容忍的原因，是衆人憂慮開啓軍事争端將使我們的百姓勞苦罷了。現在多次被侵犯，將怎樣來處置呢，你們可與百官商議。”於是召集百官到都堂聚議，許古説：“宋朝人虚弱，歷來就非常畏懼我們，而且知道北方軍隊很强盛，將依仗我們作爲屏障，雖然時時有跳梁不法的行爲，估計他們必定不敢深入進犯，那些欺侮嫚駡的話語，衹是市井中屠户賣酒小子的所作所爲，哪裏值得計較呢？衹應當命令有關官府行移文書，告訴他們本朝對他們多次有極大的關懷，以及聖主同時愛撫兩國百姓的意思。他們如果有智識，重新尋求過去的友好關係，那麽我們又苛求什麽呢？他們如果堅持過惡而不悔改，再興兵討伐他們，那時也不算晚。”當時參預議論的有十幾個人，意見雖然或有小的差别，但大體上則是一致的，不久丞相术虎高琪等奏報説：“朝廷百官商議，都請求整治軍隊設置守備，以逸待勞，這是上策。”皇上認爲這一處置正確。當時朝廷因爲各路守備的軍官時常有不和睦、不聽從命令的事，又相互訴訟，許古上言説：“臣認爲好人有獎勵，壞人有懲罰，這是國家的大法。如果好壞都不能聽聞，那麽就會使上下相互蒙蔽，懲罰獎勵無處施行了。”皇上稱贊采納了他的建議。

古以朝廷欲舉兵伐宋，上疏諫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

許古因爲朝廷想要興兵討伐宋朝，於是上奏疏諫阻説：“從前在大定初年，宋朝軍隊侵犯宿

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遽乞和，乃敕元帥府遣人議之，自是太平幾三十年。泰和中，韓侂冑妄開邊釁，章宗遣駙馬僕散揆討之。揆慮兵興費重不能久支，陰遣侂冑族人賫乃祖琦畫像及家牒，僞爲歸附，以見丘崇，因之繼好，振旅而還。夫以世宗、章宗之隆，府庫充實，天下富庶，猶先俯屈以即成功，告之祖廟，書之史册，爲萬世美談，今其可不務乎？今大兵少息，若復南邊無事，則太平不遠矣。或謂專用威武可使宋人屈服，此殆虛言，不究實用。借令時獲小捷，亦不足多賀。彼見吾勢大，必堅守不出，我軍倉猝無得，須還以就糧，彼復乘而襲之，使我欲戰不得、欲退不能，則休兵之期殆未見也。況彼有江南蓄積之餘，我止河南一路征斂之弊，可爲寒心。願陛下隱忍包容，速行此策，果通和，則大兵聞之亦將斂迹，以吾無掣肘故也。河南既得息肩，然後經略朔方，則陛下享中興之福，天下賴涵養之慶矣。惟陛下略近功、慮後患，不勝幸甚。”上是其言，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以示宰臣，宰臣言其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遂不用。

州，不久屢次戰敗，世宗預料他們不敢急遽乞求和議，於是敕令元帥府派人前往議和，自此以後享受太平將近三十年。泰和年間，韓侂冑妄自開啓邊境争端，章宗派遣駙馬僕散揆討伐他們。僕散揆擔心戰争興起軍費浩繁不能長久支持，暗中派遣韓侂冑的族人，帶着他們先祖韓琦的畫像和家族譜牒，假裝歸附南方，以會見丘崇，通過他續修以前的友好關係，整頓軍隊而撤回。世宗、章宗時期，倉庫充實，天下富庶，尚且委屈以求得成功，告於宗廟，書寫在史册上，成爲千秋萬世爲人頌揚的話題，現在難道可以不致力於此嗎？現在北方大軍稍稍止兵，如果再使南方邊境没有戰事，那麽天下太平的日子就不遠了。有人認爲專門使用威勢武力可以使宋朝人屈服，這大概是虛妄的言論，没有探究實際作用。即使我們有時獲得小勝利，也不值得多加慶賀。他們見到我軍勢力强大，必定會堅守營壘不出戰，我軍在匆忙中没有收獲，必須撤回來，移軍到有糧食的地方以取得給養，他們再乘機襲擊我們，使我軍想作戰不可能，想退兵也不可能，那麽罷兵的日子大概就不能見到了。況且他們有長江以南積蓄儲備的剩餘，我們却衹有河南一路徵收賦斂的弊端，大可爲此寒心。願陛下克制忍耐，包涵寬容，迅速施行這一計策，果真能實行請和，那麽北方軍隊聽到這個消息也將要收斂行迹，這是因爲我們消除了肘臂受牽制的緣故。河南既已得以卸下重擔休息，然後再經營料理北方，那麽陛下享受中道復興的幸福，天下百姓有賴以滋潤養育的喜慶了。希望陛下忽略短期的功利，思慮將來的憂患，不勝幸運之至。”皇上認爲他的話很對，就命令許古起草議和文書，寫成後交給宰相看，宰相説其中有哀求祈請的意思，自己顯示卑微怯弱，於是不采用。

監察御史粘割梭失劾榷貨司同提舉毛端卿貪污不法，古以詞理繁雜輒爲删定，頗有脱漏，梭失以聞，削官一階，解職，特免殿年。三年正月，尚書省奏諫官闕員，因以古爲請，上曰：“朕昨暮方思古，而卿等及之，

監察御史粘割梭失彈劾榷貨司同提舉毛端卿貪污不守法紀，許古認爲文詞義理繁雜，擅自替他删削改定，頗有脱漏之處，粘割梭失把這事向上奏報，削奪官資一階，解除官職，特予免除因爲政績考核下等而應受的處分。三年正月，尚書省奏報諫官缺人，於是請求以許古爲諫官，皇上

正合朕意，其趣召之。”復拜左補闕。八月，削官四階，解職。初，朝廷遣近侍局直長温敦百家奴暨刑部侍郎奥屯胡撒合徙吉州之民於丹以避兵鋒，州民重遷，遮道控訴，百家奴諭以天子恐傷百姓之意，且令召晋安兵將護老幼以行。衆意兵至則必見强也，乃噪入州署，索百家奴殺之。胡撒合畏禍，矯徇衆情，與之會飲歌樂盡日，衆肩舁導擁、歡呼拜謝而去。既還，詔古與監察御史紇石烈鐵論鞫之，諭旨曰：“百家奴之死皆胡撒合所賣也，其閲實以聞。”奥屯胡撒合既下獄，上怒甚，亟欲得其情以正典刑，而古等頗寬縱之，胡撒合自縊死，有司以故出論罪，遂有是罰。

説：“我昨天傍晚正想到許古，而你們談到他，正符合我的心意，可急速宣召他。”又拜官左補闕。八月，削奪官資四階，解除官職。當初，朝廷派遣近侍局直長温敦百家奴和刑部侍郎奥屯胡撒合遷移吉州的百姓到丹州躲避戰亂，吉州的百姓把遷居看得很嚴重，攔路哀告陳述，温敦百家奴將天子怕傷害百姓的意圖告訴他們，并且命令召集晋安的士兵將領護衛老人幼童前行。衆人認爲軍隊一到就必定要强迫他們遷移，於是喧嘩吶喊攻入州署，搜索温敦百家奴殺了他。奥屯胡撒合畏懼災禍，假意順從衆人心願，與他們一整天聚會飲酒歡歌作樂，衆人用肩輿抬着他在前面護衛開道，歡呼拜謝離去。回來後，詔令許古與監察御史紇石烈鐵論審訊他，宣布聖旨説：“温敦百家奴的死都是奥屯胡撒合出賣的，要按察核實上報。”奥屯胡撒合既關入監獄後，皇上非常憤怒，急於想得到案件真情以按照法律刑典處置，而許古等頗爲寬容放縱他，奥屯胡撒合上吊自殺，有關官府以故意開脱罪犯論罪，於是有這一處罰。

哀宗初即位，召為補闕，俄遷左司諫，言事稍不及昔時。未幾，致仕，居伊陽，郡守為起伊川亭。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間，留飲或十數日不歸，及溯流而上，老稚争為挽舟，數十里不絶，其為時人愛慕如此。正大七年卒，年七十四。古平生好為詩及書，然不為士大夫所重，時論但稱其直云。

哀宗剛即位，召入朝擔任補闕，不久升任爲左司諫，議論政事逐漸不如從前。不久，辭官退休，居住在伊陽，郡長官爲他修建了伊川亭。許古生性喜好喝酒，到老了興趣也不衰減，每每乘船出入於鄉村之間，駐留飲酒有時十幾天不回，到逆流而上的時候，老人幼童争着替他拉縴，幾十里不斷，他像這樣被當時人愛慕。正大七年去世，時年七十四歲。許古平生喜好作詩和書法，但是不被士大夫看重，當時的輿論衹稱道他的正直。

天興間，有右司諫陳岢者，遇事輒言無少隱，上嘗面奬。及汴京被兵，屢上封事言得失，《請戰》一書尤為剴切，其略云：“今日之事，皆出陛下不斷，將相怯懦，若因循不决，一旦無如之何，恐君臣相對涕泣而已。”可謂切中時病，而時相赤盞合喜等沮之，策為不行，識者惜焉。岢字和之，滄州人，大安元年進士。

天興年間，有右司諫陳岢，遇到事情就直言進諫没有少許隱藏的，皇上曾經當面稱贊他。等到汴京遭到圍攻時，多次上密封的奏札議論得失，《請戰》這篇奏疏尤其懇切，它的大概内容説：“今天的事都出於陛下不果斷，將帥宰相膽怯懦弱，如果再因循苟且不果斷决策，一旦對政局無可奈何，恐怕衹有君主人臣相對哭泣流淚罷了。”可以説是切實説中了當時的弊病，而當時的宰相赤盞合喜等人阻止他，計策因而不能施

行，知情的人都感到惋惜。陳岢字和之，是滄州人，爲大安元年進士。

贊曰：宣宗即位，孜孜焉以繼述世宗爲志，而其所爲一切反之。大定講和，南北稱治，貞祐用兵，生民塗炭。石琚爲相，君臣之間務行寬厚。高琪秉政，惡儒喜吏，上下苛察。完顏素蘭首攻琪惡，謂琪必亂紀綱。陳規力言刀筆吏殘虐，恐壞風俗。許古請與宋和，辭極忠愛。三人所言皆切中時病，有古諍臣之風焉。宣宗知其爲直，而不用其言，如是而欲比隆世宗，難矣。

贊曰：宣宗即位，孜孜不倦以繼承世宗爲志向，而他的作爲却全都違反了他的心願。大定年間達成和議，南北兩方堪稱治理，貞祐年間用兵，百姓遭受災難。石琚擔任宰相，君主人臣之間都力求推行寬容仁厚之道。术虎高琪執掌政事，憎惡儒生喜歡吏人，上下之間苛刻督察。完顏素蘭首先攻擊术虎高琪的奸惡，認爲术虎高琪必定擾亂朝政綱紀。陳規極力稱説刀筆吏殘忍暴虐，怕他們會敗壞世風時俗。許古請求與宋朝講和，言辭竭盡忠誠愛君之心。這三個人的話都切實擊中了當時的弊病，有古代諫諍之臣的風範。宣宗知道他們正直，但不能采用他們的諫言，像這樣做而又想與世宗同樣興盛，那就困難了。

金史卷一百十

列傳第四十八

楊雲翼　趙秉文　韓玉　馮壁　李獻甫　雷淵　程震

楊雲翼

楊雲翼字之美，其先贊皇檀山人，六代祖忠客平定之樂平縣，遂家焉。曾祖青、祖郁、考恒皆贈官于朝。雲翼天資穎悟，初學語輒畫地作字，日誦數千言。登明昌五年進士第一，詞賦亦中乙科，特授承務郎、應奉翰林文字。承安四年，出爲陝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泰和元年，召爲太學博士，遷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七年，簽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事，因召見，章宗咨以當世之務，稱旨。大安元年，翰林承旨張行簡薦其材，且精術數，召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修撰，俄兼禮部郎中。崇慶元年，以病歸。貞祐二年，有司上官簿，宣宗閱之，記其姓名，起授前職，兼吏部郎中。三年，轉禮部侍郎，兼提點司天臺。四年，大元及西夏兵入鄜延，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尚書蒲察阿里不孫爲副元帥以禦之。雲翼言其人言浮於實，必誤大事。不聽，後果敗。

興定元年六月，遷翰林侍講學士，兼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兼前職，詔曰："官制入三品者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議論忠讜，故特留之。"時右丞相高琪當國，人有請榷

楊雲翼字之美，他的先祖是贊皇檀山人，六代祖楊忠客居平定州的樂平縣，於是安家在那裏。曾祖父楊青、祖父楊郁、父親楊恒都在本朝追贈官爵。楊雲翼天資聰穎，剛剛學說話就在地上寫字，每天讀誦幾千字。考中明昌五年進士第一名，詞賦科也考中乙科，特旨授予承務郎、應奉翰林文字。承安四年，出任陝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泰和元年，召入朝爲太學博士，遷官太常寺丞，兼任翰林修撰。七年，任簽書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事，因事召見，章宗詢問他當時的政務，奏對符合旨意。大安元年，翰林承旨張行簡舉薦他的才幹，而且精通天文曆數，召入朝授予提點司天臺官職，兼翰林修撰，不久又兼任禮部郎中。崇慶元年，因病解官歸家。貞祐二年，有關官府進上職事官簿册，宣宗看閱簿册，記起了他的姓名，起用恢復他原任官職，兼任吏部郎中。三年，轉任禮部侍郎，兼提點司天臺。四年，元朝和西夏的大軍攻占鄜延路，潼關失守，朝廷商議任命兵部尚書蒲察阿里不孫爲副元帥以抵禦敵軍。楊雲翼上言説蒲察阿里不孫這人言過其實，必定要貽誤大事。朝廷不聽從，後來果然戰敗。

興定元年六月，升任翰林侍講學士，兼編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兼前任職官，皇上降詔書説："按命官制度，任三品官的人照例要除授外任官，因爲你遇到事情敢於進言，議論忠誠正直，所以特意把你留在朝中。"當時右丞相术虎

油者，高琪主之甚力，詔集百官議，户部尚書高夔等二十六人同聲曰："可。"雲翼獨與趙秉文、時戩等數人以為不可，議遂格。高琪後以事譴之，雲翼不恤也。二年，拜禮部尚書，兼職如故。三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數萬，夏秋之交病者相籍，雲翼提舉醫藥，躬自調護，多所全濟。

高琪主持國政，有人請求對油實行專賣，朮虎高琪竭力主張這一做法，詔令聚集朝廷百官商議，户部尚書高夔等二十六人同聲説："可以。"惟獨楊雲翼與趙秉文、時戩等幾個人認爲不可以施行，建議於是作罷。後來朮虎高琪藉其他事譴責他，楊雲翼也不顧念。二年，拜爲禮部尚書，依舊兼任原來職官。三年，修築京城的裏城，役使軍士民工幾萬人，在夏、秋二季交替的時節染病的人縱横交錯，楊雲翼主管醫藥，親自爲病人調藥護理，保全救活了很多人。

四年，改吏部尚書。凡軍興以來，入粟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事定之後，有司苛為程式，或小有不合輒罷去，雲翼奏曰："賞罰國之大信，此輩宜從寬録，以勸將來。"是年九月，上召雲翼及户部尚書夔、翰林學士秉文於内殿，皆賜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戰為言，上俯首不樂，雲翼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説解之，且曰："今日奚計哉，使生靈息肩，則社稷之福也。"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於京兆，大臣言其不法，詔雲翼就鞫之，獄成，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問。向大兵掠平凉以西，數州皆破，承立坐擁强兵，瞻望不進。鄜延帥臣完顏合達以孤城當兵衝，屢立戰績。其功如此，而承立之罪如彼，願陛下明其功罪以誅賞之，則天下知所勸懲矣。自餘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合達遂掌機務。

四年，改任吏部尚書。從戰争開始以來，凡是交納糧食補官和因爲戰功升遷授官的人，戰事平定之後，有關官府立定苛刻的規則法式，或者稍有不合的就罷免撤職，楊雲翼上奏説："賞罰是國家的大信用，這些人應該從寬録用，以鼓勵將來的人。"這年九月，皇上召楊雲翼和户部尚書高夔、翰林學士趙秉文到内殿，都賜給座位，詢問他們講和的計策，有人上言説要奮力作戰，皇上低着頭不高興，楊雲翼慢慢地用《孟子》書中事奉大國、事奉小國的説法來寬解，并且説："今天何必要計較這些呢，衹要使百姓放下重擔休息，就是國家的福分了。"皇上的臉色纔和緩過來。十一月，改任御史中丞。宗室完顏承立代理參知政事，到京兆府行尚書省事，大臣稟告説他不守法令，詔令楊雲翼前往就地審問，案情了結後，在殿廷上奏報説："完顏承立所犯的罪名都是小事，不值得推問。過去敵軍大兵侵略平凉以西的疆土，幾個州都被攻破了，完顏承立統領精鋭强盛的軍隊，安坐觀望，不敢進軍。鄜延路守臣完顏合達以一座孤城抵擋守護軍事要道，多次立下戰功。他的功勞是這樣巨大，而完顏承立的罪過又是那樣深重，希望陛下辨明他們的功績罪行，從而分别誅戮賞賜他們，那麼天下的人就知道朝廷鼓勵懲罰什麼了。至於其他的小過失，哪裏值得去追究呢?"完顏承立因此被免去官職，完顏合達於是執掌軍機政務。

哀宗即位，首命雲翼攝太常卿，尋拜翰林學士。正大二年二月，復為禮部尚書，兼侍讀。詔集百官議省

哀宗即位，首先任命楊雲翼代理太常卿，不久又拜任翰林學士。正大二年二月，再次擔任禮部尚書，兼侍讀學士。詔令聚集百官商議節省費

費，雲翼曰："省費事小，户部司農足以辦之。樞密專制軍政，蔑視尚書。尚書出政之地，政無大小皆當總領。今軍旅大事，社稷繫焉，宰相乃不得預聞，欲使利病兩不相蔽得乎。"上嘉納之。

用的事，楊雲翼説："節省費用事情很小，户部司農寺足以辦理。樞密院專門掌管軍隊事務，而蔑視尚書省。尚書省是發布政令的地方，政事無論大小都應當總領。現今軍中事務是大事，國家安危維係於此，宰相却不能够參與聽取軍情，想要使利益禍害兩方不相掩蔽，這可能嗎?"皇上稱賞采納了他的建議。

明年，設益政院，雲翼爲選者，每召見賜坐而不名。時講《尚書》，雲翼爲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分章析句，但知爲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逆於汝心""有言遜於汝志"等數條，一皆本於正心誠意，敷繹詳明，上聽忘倦。尋進《龜鑑萬年録》、《聖學》、《聖孝》之類凡二十篇。當時朝士，廷議之際多不盡言，顧望依違，寖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有事君之禮，有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一陳之，則向所謂禮者特虚器耳。君曰可，而有否者獻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獻其可。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軔輪有不恤焉者。當是時也，姑徇事君之虚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言。"

次年，設立益政院，楊雲翼是第一個人選，皇上每次召見都賜給座位而且不稱呼他的名字。當時講授《尚書》，楊雲翼向皇上進言，説帝王的學問不必像經學學生那樣分章節解析句義，衹要知道治國的大綱就可以了。於是列舉"任用賢才""除去邪人"、"與治理的國家政治相同""與危亡的國家政事相同"、"人有言語違反你的心意""人有言語順從你的志向"等幾個條目，全都本着使心意端正忠誠的準則，推演解釋詳盡明白，皇上聽講忘記了疲倦。不久，又進獻《龜鑑萬年録》、《聖學》、《聖孝》之類的文章共二十篇。當時朝廷大臣在殿廷議論政事的時候，大多不把自己的意見説完，觀望依從，看君主的臉色行事，漸漸成爲一種風氣。一天，講解經書完畢，於是進言説："君子有事奉君主的禮節，有事奉君主的道義。按照禮制，臣子不敢議論君主駕車的馬的年齒，踐踏它們食料的人要受到懲罰，臣子進入君主門庭就要小步快走，見到君主的几案手杖就要起立，國君命令召見，不等車駕好就要前往，接受國君的命令後就不在家中留宿，這些都是事奉君主的禮節，是臣子應當盡到的禮數。但是國家的利害，百姓的禍福悲歡，一一陳述比較起來，那麽以前所説的禮節也不過是虚設的東西罷了。對於政事，君主説可以，然而有不可以的地方，臣子就要申説他認爲不可以的原因。君主説不可以，然而有可以的地方，臣子就要申説他認爲可以的原因。如果進言不被聽從，那麽即使牽扯住君主的衣服大襟、折斷欄杆、割斷駕車的馬的皮帶、塞住車輪，也在所不惜。在這種時候，苟且順從事奉君主的空虚的禮節，而不知道事奉君主的大義，國家將依賴什麽呢?"皇上變了臉色，説："如果不是你，我就聽

雲翼嘗患風痹，至是稍愈，上親問愈之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知其爲醫諫也。夏人既通好，遣其徽猷閣學士李弁來議互市，往返不能决，朝廷以雲翼往議乃定。五年卒，年五十有九，謚文獻。

雲翼天性雅重，自律甚嚴，其待人則寬，與人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少變。其於國家之事，知無不言。貞祐中，主兵者不能外禦而欲取償於宋，故頻歲南伐。有言之者，不謂之與宋爲地，則疑與之有謀。至於宰執，他事無不言者，獨南伐則一語不敢及。雲翼乃建言曰："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蓋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爲戰地，進而争利於舟楫之間，恐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彼若扼江爲屯，潛師於淮以斷餉道，或决水以瀦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及時全倡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雲翼曰："朝臣率皆諛辭，天下有治有亂，國勢有弱有强，今但言治而不言亂，言强而不言弱，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也，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綴之，則我三面受敵矣，故欲我師乘勢先動，以阻其進。借使宋人失淮，且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猶未可必然。彼江之南其地尚廣，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衆，伺我有警而出師耶。戰而勝且如此，如不勝害將若何。且我以騎當彼之步，理宜萬全，臣猶恐其有不敢

不到這些話了。"

楊雲翼曾經患有風痹病，到這時逐漸痊愈，皇上親自詢問治愈疾病的方法，對答説："衹要治療心就行了，如果心意平和，邪氣就不能觸犯。治理國家也是這樣，國君先使自己的心意端正，那麽朝廷百官就無不統一在正道上了。"皇上神色嚴肅，知道他是以醫道來進諫。與西夏國通好後，他們派遣徽猷閣學士李弁來商議相互交易的事，往返多次不能决定，朝廷派楊雲翼前往商議纔確定下來。五年逝世，年齡五十九歲，賜謚號爲文獻。

楊雲翼生性高雅持重，他約束自己很嚴格，對待旁人則很寬容，與人結交，情分一旦確定，死生禍福之際都不會稍有改變。他對於國家的事，衹要知道，就没有不説的。貞祐年間，掌管軍隊的人不能抵禦外敵的侵略，而想要從宋朝取得補償，所以連年討伐南方。凡是有議論這件事的人，不是説他替宋朝説話，就是懷疑他與宋朝有陰謀。至於宰輔大臣，其他事没有一件不可説的，惟獨討伐南方這件事，却一句話也不敢涉及。楊雲翼於是上言説："國家的憂慮，不在於没有獲取淮南以前，而在於已經獲得淮南之後。大概淮南一旦平定，那麽長江以北就全部成爲争戰之地，進而與宋人在舟船之間争奪利益，恐怕强弓良馬也有不能够馳騁的地方。他們如果控扼長江，屯兵駐守，再派遣軍隊潛入淮南截斷我軍糧道，或是决堤放水淹没淮南的土地，那麽我軍用什麽來處置善後事宜呢?"等到時全倡議討伐南方時，宣宗以這件事詢問朝廷大臣，楊雲翼上言説："朝廷大臣説的都是阿諛奉承的話，天下有治理有動亂，國家的形勢有虚弱有强盛，現在衹説治理而不説動亂，衹説强盛而不説虚弱，衹説取勝而不説戰敗，這是議論所以偏激的原因。臣請就兩方面來論説。將要用兵於宋朝的原因，不是貪圖他們的土地，衹是害怕西方、北方有緊急情況，而南方又接續起事，那麽我們就三面受敵了，所以想使我們的軍隊趁着優勢先行動，以阻擋他們進軍。假設宋朝人丢失了淮南，而不敢再來進犯，這是作戰勝利的益處。即使像所預料

恃者。蓋今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泰和以冬征，今我以夏往，此天時之不同也。冬則水涸而陸多，夏則水潦而塗淖，此地利之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驅乣軍以為前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和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請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手之在西邊者一遇敵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乃陷吾城而虜守臣，敗吾軍而禽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夫以夏人既非前日，奈何以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之利，又思敗之之害，無悦甘言，無貽後悔。”章奏不報。時全果大敗於淮上，一軍全没。宣宗責諸將曰：“當使我何面目見楊雲翼耶。”

的那樣，它的益處也還未必一定是這樣。他們在長江以南的土地還很廣闊，雖然没有了淮南，難道就不能聚集幾萬人的軍隊，等我們有緊急情況而後出兵嗎！作戰勝利了尚且如此，如果不勝，禍害將怎樣呢？況且我們用騎兵去對付他們的步兵，按理應該是萬無一失的了，但是臣還是害怕其間有不敢依賴的地方。大概是當今的事態形勢與泰和年間不同，泰和年間在冬天出征，現在我們在夏天前往，這是天時不同。到冬天河流湖泊乾涸而陸地多，在夏天積水遍地而道路泥濘，這是地利不同。泰和年間竭盡天下的全部力量，驅遣乣軍作爲前鋒，現在能够這樣做嗎？這是人事的不同。建議的人衹是見到泰和年間取勝的容易，而不知道今天攻伐的艱難。再請用西夏人爲例來考察這件事，從前居住在西方邊地的弓箭手，一遇到敵人就搏鬥奮戰，脱下衣服袒露臂膀射擊，西夏人就已經連奔逃敗北都來不及了。現在却攻陷我們的城鎮而俘虜我們的守臣，擊敗我們的軍隊而擒獲我們的主將。過去他們是那樣畏懼我們，現在却像這樣侮辱我們。西夏人已經不是從前的西夏人了，爲什麽要認爲惟獨宋朝人還像從前呢？希望陛下既考慮戰勝他們的好處，又考慮被他們擊敗的禍害，不要因爲甜言蜜語而喜悦，不要給將來留下悔恨。”奏疏進上而没有答覆。時全果然在淮上打了大敗仗，全軍覆没。宣宗責怪各個將帥説：“將使我用什麽臉面去見楊雲翼呢？”

河朔民十有一人為游騎所迫，泅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雲翼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奸僞也。今平民為兵所迫，奔入於河，為逭死之計耳。今使不死於敵而死於法，後惟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哀宗以河南旱，詔遣官理冤獄，而不及陝西，雲翼言：“天地人通為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為之不寧，豈可專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哉。”朝廷是之。

黄河北邊的百姓有十一個人被流動的騎兵逼迫，泅渡黄河逃往南方，有關官府論罪判處死刑，楊雲翼説：“法律所以要從重懲罰那些私自渡河的人，是要防止奸惡欺詐。現在是平民爲兵士所逼迫，逃奔到河裏，這衹是逃避死亡的辦法罷了。現在使他們不死在敵人手中而死於法律，今後就衹有順從敵人了。”宣宗醒悟，全部釋放了他們。哀宗因爲河南乾旱，詔令派遣官吏審理冤案，但是不涉及陝西，楊雲翼上言説：“天地人三者共同成爲一體，現在人的一個肢體生了病，那麽四體就爲此而不安寧，怎麽可以專門治療生病的地方而棄置其餘的部分呢？”朝廷認爲

他的話很對。

司天有以《太乙新曆》上進者，尚書省檄雲翼參訂，摘其不合者二十餘條，曆家稱焉。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若干卷，《周禮辨》一篇，《左氏》、《莊》、《列賦》各一篇，《五星聚井辨》一篇，《縣象賦》一篇，《勾股機要》、《象數雜説》等著藏于家。

司天監有人進獻《太乙新曆》，尚書省命令楊雲翼參驗訂正，摘録出其中不符合天象的謬誤二十餘條，曆算家都稱贊他。他的著作有文集若干卷，校訂《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若干卷，《周禮辨》一篇，《左丘明賦》、《莊子賦》、《列子賦》各一篇，《五星聚井辨》一篇，《縣象賦》一篇，《勾股機要》、《象數雜説》等著作，收藏在家中。

趙秉文

趙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也。幼穎悟，讀書若夙習。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邯鄲令，再遷唐山。丁父憂，用薦者起復南京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明昌六年，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章宗召問，言頗差異，於是命知大興府事内族膏等鞫之。秉文初不肯言，詰其僕，歷數交游者，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嘗與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鄭贊道、高坦等私議。"庭筠等皆下獄，決罰有差。有司論秉文上書狂妄，法當追解，上不欲以言罪人，遂特免焉。當時爲之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朱雲攀檻，秉文攀人。"士大夫莫不耻之。坐是久廢，後起爲同知岢嵐軍州事，轉北京路轉運司支度判官。

趙秉文字周臣，是磁州滏陽縣人。從小聰明伶俐，讀書好像早已學過一樣。中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任安塞縣主簿，以考課最優遷官邯鄲縣令，再遷爲唐山縣令。爲父親守喪，因爲他人舉薦，服喪期限未滿起用復官，爲南京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明昌六年，召入朝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應當罷職，宗室完顏守貞可以重用。章宗召見詢問，他的言語前後頗有差異，於是命令知大興府事皇族完顏膏等人審訊他。趙秉文起初不肯説，盤問他的僕人，要僕人依次列舉與他交游的人，趙秉文纔説："最初想要上奏疏，曾經與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尚書省令史潘豹、鄭贊道、高坦等私下商議。"王庭筠等人都被關入監獄，分别給予決斷處罰。官府議論説趙秉文上書狂妄，按法令應當追奪官資解除職務，皇上不想因爲上言而降罪於人，於是特旨赦免了他。當時的人爲此編成諺語説："古代有朱雲，現在有秉文，朱雲攀住欄杆，秉文攀連别人。"士大夫没有人不爲他感到耻辱。趙秉文因爲這事而被長久廢罷，後來起用爲同知岢嵐州軍州事，移任北京路轉運司支度判官。

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張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曰："卿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極有理。若趙秉文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藻、工書翰，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以北邊軍事方興，姑試之耳。"泰和二年，召爲户部主

承安五年冬十月，連續多日天色陰暗不明，宰相張萬公入殿奏對，皇上望着張萬公告訴他説："你上言説天色陰暗，也如像君主任用人不能區分邪正一樣，很有道理。如像趙秉文從前因爲上書論事而被降職授官，聽説這個人有才幹文采，擅長於文字筆墨，而且又敢進言，朕不是棄置不任用他，因爲北方邊地戰事正在興起，姑且

事，遷翰林修撰。十月，出爲寧邊州刺史。三年，改平定州。前政苛於用刑，每聞赦將至，先掊賊死乃拜赦，而盗愈繁。秉文爲政一從寬簡，旬月盗悉屏迹。歲飢，出禄粟倡豪民以賑，全活者甚衆。

試一下他的才能罷了。”泰和二年，召入朝爲户部主事，遷官翰林修撰。十月，出任寧邊州刺史。三年，改平定州刺史。前任刺史爲政用刑酷烈，每次聽説大赦詔書要到了，先拷打賊人致死而後跪拜接受赦詔，但是强盗更加繁多。趙秉文治理政事一概遵從寬大簡便，十天一月之内强盗完全絶迹。年成不好鬧饑荒，他捐獻俸禄所得糧食以此來倡導富裕百姓賑救災民，保全救活的人很多。

大安初，北兵南嚮，召秉文與待制趙資道論備邊策，秉文言：“今我軍聚於宣德，城小，列營其外，涉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俟秋敵至將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虚，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必救’者也。”衛王不能用，其秋宣德果以敗聞。尋爲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轉翰林直學士。

大安初年，北方的軍隊向南侵犯，皇上召趙秉文與翰林待制趙資道議論防禦邊境的計策，趙秉文説：“現在我們的軍隊聚集在宣德一地，它的城市很小，軍隊排列營帳在城外，經過夏季暑熱大雨，軍用器械鬆弛敗壞，軍士也將患上疾病，等到秋天敵軍來到，將對我軍很不利。可派遣臨潢路的一支軍隊攻擊他們虚弱的地方，那麽山西的圍困就可以解除了，這是兵法上所説的‘出其不意，攻其必救’的方法。”衛紹王不能采用，這年秋天，宣德的軍隊果然以敗訊奏聞。不久，爲兵部郎中，兼任翰林修撰，隨即轉官翰林直學士。

貞祐初，建言時事可行者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朝廷略施行之。明年，上書願爲國家守殘破一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意，且曰：“陛下勿謂書生不知兵，顔真卿、張巡、許遠輩以身許國，亦書生也。”又曰：“使臣死而有益於國，猶勝坐縻廪禄爲無用之人。”上曰：“秉文志固可尚，然方今翰苑尤難其人，卿宿儒當在左右。”不許。四年，拜翰林侍講學士，言：“寶券滯塞，蓋朝廷初議更張，市肆已妄傳其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絶。臣愚以爲宜立回易務，令近上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以銀鈔粟麥縑帛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詔有司議行之。

貞祐初年，上奏疏論可以施行的三件時事：一是遷移都城，二是疏浚黄河，三是分封諸王建立藩國。朝廷大略施行了這些建議。第二年，上書説願意爲國家守護一座殘破的州城，以宣揚推行朝廷顧念百姓的意圖，并且説道：“陛下不要認爲讀書人不懂得軍事，顔真卿、張巡、許遠這些人以身報國，他們也是讀書人。”又説：“如果臣死了而對國家有益，那麽也勝過安坐着耗費國家糧食俸禄，成爲没有用處的人。”皇上説：“趙秉文的志向固然可以推崇，但是當今翰林院很難得到合適人選，你是老成博學的大儒，應當在我左右。”不允許。四年，拜官翰林侍講學士，上言説：“寶券滯積不流通，大概朝廷剛剛商議重新更换，市場上已經妄自傳言説它不再使用，因此壓制遏止，漸漸到了廢棄的地步。臣愚見認爲應當設立回易務，命令通曉市場規律的接近皇上的職官掌管，供給白銀、交鈔、粟米、小麥、絹、帛之類的物品，衡量它們價格的高低而出售

購買。"降詔命令官府計議施行。

興定元年，轉侍讀學士。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同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取進士盧亞重用韵，削兩階，因請致仕。金自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其弊益甚。蓋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陳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即遭絀落，於是文風大衰。貞祐初，秉文為省試，得李獻能賦，雖格律稍疏而詞藻頗麗，擢為第一。舉人遂大喧噪，訴於臺省，以為趙公大壞文格，且作詩謗之，久之方息。俄而獻能復中宏詞，入翰林，而秉文竟以是得罪。

興定元年，轉官侍讀學士。任命爲禮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同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又過了一年，主持科舉考試，因爲録取的進士盧亞犯了重複用韵的疏誤，從而獲罪，減削官資兩階，於是請求辭官退休。金國從泰和、大安時代以來，科舉考試文章的弊端越來越多。大抵有關官府衹是謹守格律法式，所録取的文章卑下淺陋陳腐，勉强符合程式法度罷了，稍有奇峭文風，就立刻遭到貶斥落第，於是文風大大衰退。貞祐初年，趙秉文主持禮部考試，得到李獻能的賦，雖然格律稍嫌粗疏，但詞藻頗爲華麗，選拔爲第一名。應試的人於是大聲喧嘩起來，向御史臺尚書省申訴，認爲趙公大大地破壞了文章格式，而且作詩毁謗他，過了很久纔平息下來。不久，李獻能又考中宏詞科，升入翰林院，而趙秉文終因這件事而獲罪。

五年，復為禮部尚書，入謝，上曰："卿春秋高，以文章故須復用卿。"秉文以身受厚恩，無以自效，願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為上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納焉。哀宗即位，再乞致仕，不許。改翰林學士，同修國史，兼益政院説書官。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

五年，又任禮部尚書，入朝拜謝，皇上説："你年事頗高，因爲文章的緣故必須再任用你。"趙秉文認爲自己身受大恩，自己没有什麽報效的東西，希望開啓進獻忠誠之言，增廣聖主思慮，每次進見都從容向皇上進言，説君主應當節儉勤奮，審慎地使用軍隊和刑罰，用來祈求上天保佑國祚長久，皇上稱賞采納。哀宗即位，又請求辭官退休，不允許。改爲翰林學士，同修國史，兼任益政院説書官。他認爲皇上剛剛繼承德行大業，應當每天閱讀經史書籍提高自己，進獻《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

正大九年正月，汴京戒嚴，上命秉文為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秉文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及兵退，大臣欲稱賀，且命為表，秉文曰："《春秋》'新宫火，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遂已。時年已老，日以時事為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拜章，小則為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已。三月，草《開興改元詔》，閭巷間皆能傳誦，洛

正大九年正月，汴京城宣布戒嚴，皇上命令趙秉文撰寫大赦詔書，用以宣布悔悟哀痛的心意。趙秉文指明時事陳述大義，言辭情理都發揮得淋漓盡致。等到敵軍撤退，大臣們想要慶賀，而且已命令草擬章表，趙秉文説："《春秋》上記載'新修的宫殿遭火災，哀哭三天'。現在墳園陵墓毁壞成這樣，參酌禮制，衹應當吊慰而不應當慶賀。"這事於是作罷。這時他已經年老，每天以時勢政事爲憂慮，即使在吃飯休息時，片刻也不能忘懷，每當聽説一件事可以方便百姓，一位士人可以提拔任用，是大事就上章表進奏，是

陽人拜詔畢，舉城痛哭，其感人如此。是年五月壬辰，卒，年七十四，積官至資善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

小事就向掌權的人上言，情意懇切莊重，不能自止。三月，起草《開興改元詔》，里巷間的人都能傳誦，洛陽的人拜讀完詔書，全城的人都痛哭起來，詔書使人感動到了如此地步。這年五月壬辰日，去世，年齡七十四歲，多次升遷到資善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

正大間，同楊雲翼作《龜鑑萬年録》上之。又因進講，與雲翼共集自古治術，號《君臣政要》爲一編以進焉。秉文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著《易叢説》十卷，《中庸説》一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説》一卷，《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删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資暇録》一十五卷，所著文章號《滏水集》者三十卷。秉文之文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絶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古詩則沉鬱頓挫。字畫則草書尤遒勁。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問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狀，其爲四方所重如此。爲人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楊雲翼嘗與秉文代掌文柄，時人號楊趙。然晚年頗以禪語自污，人亦以爲秉文之恨云。

正大年間，他同楊雲翼編著《龜鑑萬年録》進獻。又趁侍讀進講的機會，與楊雲翼共同彙集自古以來治理國家的策略，號稱《君臣政要》，編爲一編進獻。趙秉文從小到老没有一天廢棄過讀書，著有《易叢説》十卷，《中庸説》一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説》一卷，《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删集《論語》、《孟子解》各十卷，《資暇録》十五卷，所著的文章稱作《滏水集》，有三十卷。趙秉文的文章擅長辯論分析，表達完想要説的話就收筆了，不用規則程式來束縛自己。七言體長詩氣勢縱橫奔放，不拘泥於一種形式，律詩雄壯艷麗，小詩精巧絶妙，大多以近體詩體裁來創作，至於五言體古詩就藴含深刻音節抑揚。書法則以草書最爲剛勁有力。有從河州、湟中來的朝廷使臣，大多都要提及西夏人詢問趙秉文以及王庭筠的生活情况，他們像這樣爲四方的人所敬重。他的爲人極其誠懇，平易和藹，與人交往不設立界限，從來不曾以名聲大自居。在五個朝代做官，官居執政，自己的生活却像貧寒士人一般。楊雲翼曾經與趙秉文輪流執掌文壇權柄，當時人號稱楊趙。但是到晚年他却頗以佛家語使自己蒙受玷污，衆人也以此作爲趙秉文的遺憾。

贊曰：楊雲翼、趙秉文，金士巨擘，其文墨論議以及政事皆有足傳。雲翼《諫伐宋》一疏，宣宗雖不見聽，此心何愧景略。庭筠之累，秉文所爲，兹事大愧高允。

贊曰：楊雲翼、趙秉文都是金代士人的傑出人物，他們的文章、議論以及治政業績都有值得傳頌的地方。楊雲翼《諫伐宋》這篇奏疏，宣宗雖然没有聽從，但是這種忠心與景略相比較，哪裏會慚愧呢？王庭筠受連累，是趙秉文做的事，這件事與高允的行爲相比較却大有愧色。

韓玉

韓玉字温甫，其先相人，曾祖錫

韓玉字温甫，他的祖先是相州人，曾祖父韓

仕金，以濟南尹致仕。玉明昌五年經義、辭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爲應奉，應制一日百篇，文不加點。又作《元勳傳》，稱旨，章宗嘆曰："勛臣何幸，得此家作傳耶。"泰和中，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升兩階，授同知陝西東路轉運使事。大安三年，都城受圍。夏人連陷邠、涇，陝西安撫司檄玉以鳳翔總管判官爲都統府募軍，旬日得萬人，與夏人戰，敗之，獲牛馬千餘。時夏兵五萬方圍平凉，又戰于北原，夏人疑大軍至，是夜解去。當路者忌其功，驛奏玉與夏寇有謀，朝廷疑之，使使者授玉河平軍節度副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以都城隔絶，謀舉兵入援，而玉恃其軍爲可用，亦欲爲勤王之舉，乃傳檄州郡云："事推其本，禍有所基，始自賊臣貪容奸賂，繼緣二帥貪固威權。"又云："裹糧坐費，盡膏血於生民。棄甲復來，竭資儲於國計。要權力而望形勢，連歲月而守妻孥。"又云："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然。事至于今，忍君親之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虚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顔以居人世。"公直一軍行有日矣，將有違約、國朝人有不從者，輒以軍法從事。京兆統軍便謂公直據華州反，遣都統楊珪襲取之，遂置極刑。公直曾爲書約玉，玉不預知，其書乃爲安撫所得，及使者覘玉軍，且疑預公直之謀，即實其罪。玉道出華州，被囚死於郡學，臨終書二詩壁間，士論冤之。

錫在金朝做官，以濟南尹的身份辭官退休。韓玉在明昌五年中經義、辭賦兩科進士第，召入翰林院爲應奉翰林文字，奉詔令一天草擬制誥一百篇，文字通暢不加修改。又撰寫《元勳傳》，符合旨意，章宗感嘆道："功勛大臣何等幸運，得這個人爲他們作傳!"泰和年間，上言開掘通州潞水漕運河渠，漕船載運糧食直達京城。晋升官資兩階，任命爲同知陝西東路轉運使事。大安三年，都城受圍困。西夏軍隊接連攻陷邠州、涇州，陝西安撫司委令韓玉以鳳翔總管府判官的身份爲都統府招募軍士，十天時間招得一萬人，與西夏軍隊作戰，擊敗了他們，繳獲牛馬一千多匹。當時西夏軍隊五萬人正圍攻平凉，又在北原激戰，西夏人懷疑大軍到了，當晚解圍撤走。掌權的人妒嫉他的功勞，通過驛站奏報韓玉與西夏賊人有陰謀，朝廷懷疑他，派遣使者授予韓玉河平軍節度副使職官，并又暗中監督他的軍隊。在此之前，華州人李公直因爲京城被隔絶，策劃興兵進京救援，而韓玉依仗他的軍隊認爲可以任用，也想要做派兵援救王室的事，於是傳送檄文給州郡説："事情要推導它的本原，災禍有它起始的原因，國家禍難，首先始於賊臣貪圖賄賂，包容奸邪，接着又因爲二位元帥貪戀權力，鞏固威勢。"又説："携帶乾糧，安坐着耗費，耗盡百姓的脂膏血肉。抛棄武器，逃散了又重新前來，耗盡國家的資財儲蓄。謀取權力而觀望形勢，拖延歲月而守護妻子兒女。"又説："哪一個人不死呢，衹因爲有臣子必須這樣做的原因。事情到了今天這種地步，怎麽忍心不顧念君主呢? 不要説百年過去就是身後的事，空虚的名聲一概聽任史臣撰寫。衹是對今天眼前的世事，有什麽臉面居處在人世間呢?"李公直的軍隊出發有很多天了，將領中有違犯盟約的人、女真人有不順從的人，就按照軍隊政令加以處置。京兆府統軍便聲稱李公直占據華州反叛，派遣都統楊珪襲擊攻取華州，李公直於是被處以極刑。李公直曾經寫信約韓玉，韓玉預先并不知道，這封信被安撫司獲得，等到朝廷派遣使者偵察韓玉軍情時，又懷疑韓玉參與了李公直的陰謀，就落實了他的罪名。

韓玉路經華州，被囚禁死在郡城的學校中，臨終的時候書寫了兩首詩在墻壁上，士人的輿論認爲他冤枉。

子不疑，字居之。以父死非罪，誓不禄仕。藏其父臨終時手書云："此去冥路，吾心皓然，剛直之氣，必不下沉。兒可無慮。世亂時艱，努力自護，幽明雖異，寧不見爾。"讀者惻然。

韓玉的兒子韓不疑，字居之。因爲他父親死於無罪，發誓不再做官。珍藏他父親臨終時親筆書寫的話語："從此前往幽冥之路，我的心胸光明坦蕩，剛烈正直的氣概，必定不會下沉。我兒可以無憂慮。世道混亂，時運艱難，要努力愛護自己，陰間與人世雖然不同，難道就見不到你嗎?"讀到的人都很傷心。

馮璧

馮璧字叔獻，真定縣人。幼穎悟不凡，弱冠補太學生。承安二年經義進士，制策復優等，調莒州軍事判官，宰相奏留校秘書。未幾，調遼濱主簿。縣有和糴粟未給價者餘十萬斛，散貯民居，以富人掌之，有腐敗則責償於民，民殊苦之。璧白漕司，即日罷之，民大悦。泰和四年，調鄜州録事。六年，伐蜀，行部檄充軍前檢察，帥府以書檄委之。章宗欲招降吴曦，詔先以文告曉之，然後用兵。蜀人守散關不下，金兵殺獲甚衆，璧言："彼軍拒守而并禍其民，無乃與詔旨相戾乎?"主帥憾之，以璧招兩當潰卒，璧即日率鳳州已降官屬淡剛、李果偕行。道逢軍士所得子女金帛牛馬皆奪付剛，使歸其家，軍士則以違制决遣之。比到兩當，軍民三萬餘衆鼓舞迎勞，璧以朝旨慰遣之。及還，主帥嘉其能，奏遷一官。五年，自東阿丞召補尚書省令史，用宗室承暉薦授應奉翰林文字，兼韓王府記室參軍。俄轉太學博士。至寧初，忽沙虎弑逆，遂去官。

馮璧字叔獻，是真定縣人。在少年時就聰明不凡，二十歲時補爲太學生。承安二年，中經義科進士第，試制策科又考中優等，調任莒州軍事判官，宰相奏請留在朝廷校勘秘閣書籍。不久，調任遼濱縣主簿。縣上存有没有付錢的科配購買的糧食十萬餘斛，分散貯存在百姓家中，讓富人掌管，衹要糧食有腐敗的就責成百姓賠償，百姓對這件事感到非常痛苦。馮璧稟告漕運司，當天取消了這項命令，百姓皆大歡喜。泰和四年，調任鄜州録事參軍。六年，討伐西蜀，行部委令他充當軍前檢察官，元帥府委派他草擬文書告示。章宗想要招降吴曦，詔令先發文告勸諭他，然後再用軍隊進攻。蜀軍把守散關，久攻不下，金軍斬殺俘獲很多，馮璧進言説："他們的軍隊抵禦守衛，因而同時禍及他們的百姓，這樣恐怕與詔書相違背了吧?"主帥於是怨恨他，派馮璧去招降兩當潰散了的士兵，馮璧當天率領鳳州已經歸降的官屬淡剛、李果一同前往。在道途上遇見士兵擄掠得的少年男女、金銀綢帛以及牛馬，都奪過來交付淡剛，讓他送還他們家中，軍士則按照違反詔令的罪名决斷罰遣。等到他來到兩當時，軍士百姓三萬餘人歡欣鼓舞，迎候慰勞，馮璧宣布朝廷旨意慰問遣送他們。到他歸來時，主帥嘉獎他的能幹，奏請升遷一階官資。五年，從東阿縣丞召入朝補爲尚書省令史，因爲宗室完顔承暉舉薦，任命爲應奉翰林文字，兼任韓王府記室參軍。不久轉官太學博士。至寧初年，忽沙虎殺害皇上，於是離任。

宣宗南遷，璧時避兵東方，由單父渡河詣汴梁，時相奏復前職。貞祐三年，遷翰林修撰。時山東、河朔軍六十餘萬口，仰給縣官，率不逞輩竄名其間。詔璧攝監察御史，汰逐之。總領撒合問冒券四百餘口，劾案以聞，詔杖殺之，故所至爭自首，減幾及於半。復進一官。初，監察御史本温被命汰宗室從坦軍於孟州，軍士欲謀變，本温懼不知所爲，尋有旨北軍沈思忠以下四將屯衛州，餘衆果叛入太行。於是，密院奏以璧代本温竟其事。璧馳至衛，召四將喻以上意，思忠等挾叛者請還奏之，璧責以大義，將士慚服，不日就汰者三千人。

宣宗遷都到南方，馮璧當時在東方躲避戰亂，由單父渡過黄河前往汴梁，宰相奏請恢復他原任官職。貞祐三年，遷任翰林修撰。當時山東、黄河以北的軍隊有六十多萬人，完全靠國家供給，大多是不法之人冒名混雜在中間。詔令馮璧代理監察御史，淘汰驅逐這些不法之人。總領撒合問冒領四百餘人的契券，按察核實上報，詔令行杖刑誅殺，因此他所到之處，將領們都争相自首，裁減士兵將近一半。又晋升一階官資。當初，監察御史本温接受詔令到孟州淘汰宗室完顔從坦的軍隊，軍士們想要預謀嘩變，本温恐懼不知道該怎麽辦，隨即有聖旨命令北軍沈思忠以下的四員將官屯駐在衛州，其餘的士兵果然叛變逃入太行山。這時，樞密院奏請派馮璧代替本温完成這件事。馮璧急速趕到衛州，召集四位將官告諭他們皇上的旨意，沈思忠等挾持反叛的士兵不聽從，請求他回朝廷奏報，馮璧用大道理責備他們，將士們都慚愧服從，不幾天接受淘汰的有三千人。

六月，改大理丞，與臺官行關中，劾奏奸贓之尤者商州防禦使宗室重福等十數人，自是權貴側目。

六月，改官大理寺丞，與御史臺官巡行關中，彈劾奏裁作奸貪贓最厲害的官吏，像商州防禦使宗室完顔重福等十幾人。從此以後權貴大臣都對他畏懼而不敢正視。

興定四年，以宋人拒使者於淮上，遣兵南伐，詔京東總帥紇石烈牙吾塔攻盱眙，牙吾塔不從命，乃率精騎由滁州略宣化，縱兵大掠。故兵所至原野蕭條，絶無所資，宋人堅壁不戰，乃無功而歸。行省奏牙吾塔故違節制，詔璧佩金符鞫之。璧馳入牙吾塔軍，奪其金符，易以他帥攝。牙吾塔入獄，兵士嘩噪，以吾帥無罪爲言，璧怒責牙吾塔曰："元帥欲以兵抗制使耶，待罪之禮恐不如此，使者還奏，獄能竟乎。"牙吾塔伏地請死，璧曰："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即擬以聞，時議壯之。

興定四年，因爲宋朝人在淮上拒絶使者入境，派遣軍隊討伐南方，詔令京東總帥紇石烈牙吾塔攻擊盱眙，紇石烈牙吾塔不接受命令，却率領精鋭騎兵從滁州進攻宣化，放縱士兵大肆擄掠。所以軍隊所到之處原野上蕭條荒凉，簡直没有一點可以資助軍需的東西，宋朝軍隊堅守壁壘不出戰，於是無功而回。行尚書省奏報牙吾塔故意違背指揮約束，詔令馮璧佩帶金符審問他。馮璧急馳進入紇石烈牙吾塔軍營，奪取了他的金符，交給另外的將帥代理。紇石烈牙吾塔入獄，兵士們喧嘩鼓噪，揚言説他們的主帥没有罪過，馮璧憤怒地斥責紇石烈牙吾塔説："元帥想要以武力對抗奉詔的使者嗎？等待治罪的禮節恐怕不是這樣的，使者回朝廷奏報，案子能够了結嗎？"紇石烈牙吾塔趴伏在地上請求治以死罪，馮璧説："按照軍隊政令，進軍退守，主將可以自行

决斷，有喪失戰機以致全軍覆滅戰敗的斬首。”於是擬定事狀奏聞，當時的議論認爲他的行爲很壯偉。

十月，改禮部員外郎，權右司諫、治書侍御史。詔問時務所當先者，璧上六事，大略言減冗食，備選鋒，緩疑似以慎刑，擇公廉以檢吏，屯戍革朘削之弊，權貴嚴請托之科。又條自治之策四，謂別賢佞，信賞罰，聽覽以通下情，貶損以謹天戒。詔以東方飢饉，盜賊并起，以御史中丞完顏伯嘉爲宣慰使，監察御史道遠從行。道遠發永城令簿奸贓，伯嘉與令有違，付令有司，釋簿不問，燕語之際又許參佐克忠等臺職，璧皆劾之，伯嘉竟得罪去。初，諜者告歸德行樞密院言，河朔叛軍有竊謀南渡者，行院事胡土門、都水監使毛花輦易其人，不爲備。一日，紅衲數百聯筏南渡，殘下邑而去。命璧鞫之。璧以二將托疾營私，聞寇弛備，且來不戰、去不追，在法皆當斬。或以爲言：“二將皆寵臣，而都水者貲累巨萬，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君徒結怨權貴，果何益耶?”璧嘆曰：“睢陽行闕東藩，重兵所宿，門廷之寇且不能禦，有大於此者復何望乎。”即具所擬聞。

十月，改任禮部員外郎，代理右司諫、治書侍御史。降詔書詢問應當首先施行的時政事務，馮璧進上六件政事，大略是說裁減多餘的不勞而食的人，儲備精心挑選的勇武士兵，延緩判决疑難案件以審慎用刑，選擇公正廉明的官吏以整飭吏治，駐守屯田要革除剋扣減削的弊病，對權貴大臣要嚴格請求托付的科條。又分條列舉使國家治理的四項策略，包括辨别賢才奸佞，賞罰要兑現，聽取審閲奏報以使下情通達，自我減損禮數以謹慎對待上天的懲戒。皇上因爲國家東部遭受饑荒，盜賊同時起事，降詔派御史中丞完顏伯嘉爲宣慰使，監察御史道遠隨從前往。道遠揭發出永城縣令主簿作惡貪贜的事狀，完顏伯嘉與縣令有隔閡，將縣令交給有關官府處置，對主簿却釋免不追究，在閑談的時候又應許要奏請任縣令屬官克忠等爲御史臺職官，馮璧對這些事都進行彈劾，完顏伯嘉終於獲罪離職。當初，探子告訴歸德府行樞密院説，黄河以北的叛軍有預謀南渡過河的，行樞密院事胡土門、都水監使毛花輦輕視這些人，不作準備。一天，紅衲賊軍幾百人連結船筏南渡，攻破了下邑而後離去。命令馮璧審理這件事。馮璧認爲二位將官假托疾病，謀求私利，聽到有强盜的消息還放鬆戒備，而且賊人來了不作戰、離去不追擊，按照法令都應當斬首。有人爲他們求情説：“這二位將官都是受寵幸的臣子，而且都水使者家資累計超過萬數，如果他們向宫廷親近皇上的官吏求援，必定從輕發落，你白白與權貴大臣結怨，果真能得到什麽好處呢?”馮璧嘆息説：“睢陽是行宫東邊的屏障，大量的軍隊駐守在這裏，門前的强盜尚且不能抵禦，有比這種强盜更厲害的，還能指望什麽呢?”就將擬定的奏狀上報。

四年，遷刑部郎中。關中旱，詔璧與吏部侍郎畏忻審理冤獄。時河中帥阿虎帶及僚屬十數人皆以棄城罪當死，繫同州獄待報。同州官僚承望風

四年，升任刑部郎中。關中乾旱，詔令馮璧與吏部侍郎畏忻審理冤案。當時河中府元帥完顏阿虎帶以及同僚屬官十餘人都因爲棄城罪名判處死刑，關押在同州監獄等待朝廷批覆。同州的官

旨，問璧何以處之，璧曰："河中今日重地，朝議擬爲駐蹕之所，若失此則河南、陝西有唇亡之憂。以彼宗室勳貴，故使鎮之，平居無事竭民膏血爲浚築計，一旦有警乃遽焚蕩而去，此而不誅，三尺法無用矣。"竟以無冤上之。冬十月，出爲歸德治中。未幾，改同知保静軍節度使，又改同知集慶軍節度使，到官即上章乞骸骨，進一官致仕。正大九年，河南破，北歸，又數年卒，年七十有九。

員觀望風聲旨意，詢問馮璧怎樣處置他們，馮璧說："河中府是現今重要的地方，朝廷擬議作爲皇上行宫所在，如果丢失了這一地方，那麽河南、陝西將有唇亡齒寒的憂慮。因爲他們是宗室功勛權貴之臣，所以讓他們鎮守此地，平常無事的時候竭盡百姓的脂膏血肉，疏浚護城河修築城墻作固守的打算，一旦有警報就焚燒蕩毁而逃離，這種人如果不誅殺，國家法律就没有用處了。"最終以没有冤屈將這件案子奏報上去。冬季十月，出任歸德府治中。不久，改官同知保静軍節度使，又改任同知集慶軍節度使，到任就上章表請求辭官退休，晋升一階官資退休。正大九年，河南被攻破，回到北方，又過了幾年去世，年齡七十九歲。

李獻甫

李獻甫字欽用，獻能從弟也。博通書傳，尤精《左氏》及地理學。爲人有幹局，心所到則絶人遠甚，故時人稱其精神滿腹。興定五年登進士第，歷咸陽簿，辟行臺令史。正大初，夏使來請和，朝廷以翰林待制馮延登往議，時獻甫爲書表官，從行。夏使有口辯，延登不能折，往復數日不定，至以歲幣爲言，獻甫不能平，從旁進曰："夏國與我和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爲兄弟之國，使兄輸幣寧有據耶。"使者曰："兄弟且不論。宋歲輸吾國幣二十五萬匹，典故具在，君獨不知耶。金朝必欲修舊好，非此例不可。"獻甫作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誠謂使者當以爲諱，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議，以從賜姓之例，弊邑雖歲捐五十萬，獻甫請以身任之。"夏使語塞，和議乃定。後朝廷録其功，授慶陽總帥府經歷官。尋辟長安令。京兆行臺所在，供億甚繁，獻甫處之常若有餘，縣民賴之以

李獻甫字欽用，是李獻能的堂弟。博通經書史傳，尤其精通《左傳》以及地理學。爲人有辦事的才幹氣度，心思所到往往遠遠超過别人，因此當時的人稱他精神充滿腹中。興定五年中進士第，歷任咸陽縣主簿，徵召爲行臺令史。正大初年，西夏使臣來請求議和，朝廷派翰林待制馮延登前往商議，當時李獻甫爲書表官，隨行。西夏使臣有口才善於争辯，馮延登不能折服對方，往返了幾天都不能商定，甚至説要每年輸納錢幣作爲條件，李獻甫心中不平静，從旁邊進言説："夏國與我國和好已有一百年了，現在雖然改换了君臣的名分而成爲兄弟國家，使兄長繳納錢幣，難道有依據嗎？"使者説："兄弟關係暫且不談。宋朝每年繳納給我國絹帛二十五萬匹，可以效法的事例全部存在，君難道不知道嗎？金朝一定要繼續過去的友好關係，非按照這種先例不可。"李獻甫變了臉色，説道："使者還能忍心説出來呢。宋朝利用每年輸納的錢幣引誘你們君主而賜給他姓氏，傲慢地以君王父輩自居，夏國君臣没有一個醒悟的人，我確實認爲使者應當以此爲忌諱，現今居然公開稱説此事。使者倘若果真能主持這一議論，以依從賞賜姓氏的先例，我們那一個破敗的國家雖然每年要拿出五十萬絹帛來，我李獻甫也請求以自身擔保。"夏國使者無

安。入爲尚書省令史。天興元年，充行六部員外郎，守備之策時相倚任之。以功遷鎮南軍節度副使，兼右警巡使，死於蔡州之難，年四十。所著文章號《天倪集》，留汴京。獻甫死，其家亦破，同年華陰王元禮購得之，傳于世。

話對答，和議於是商定。後來朝廷記録他的功勞，授予他慶陽總帥府經歷官。不久徵召爲長安縣令。京兆府是行臺所在地，供應非常繁多，李獻甫處理這些公務常常像有剩餘的力量，縣上的百姓依賴他得以安定。召入朝爲尚書省令史。天興元年，充任行六部員外郎，防守備禦的計策，宰相常依靠委任他出謀籌劃。因功遷官鎮南軍節度副使，兼任右警巡使，死在蔡州戰亂中，卒年四十歲。他所著的文章號稱《天倪集》，留在汴京。李獻甫死後，他的家也破敗了，與他同榜的進士華陰人王元禮買到他的書稿，流傳於世。

雷淵

雷淵字希顔，一字季默，應州渾源人。父思，名進士，仕至同知北京轉運使，注《易》行于世。淵庶出，年最幼，諸兄不齒，父歿不能安於家，乃發憤入太學，衣弊履穿，坐榻無席，自以跣露恒兀坐讀書，不迎送賓客，人皆以爲倨。其友商衡每爲辯之，且賙恤焉。後從李之純游，遂知名。登至寧元年詞賦進士甲科，調涇州録事，坐高庭玉獄幾死。後改東平，河朔重兵所在，驕將悍卒倚外敵爲重，自行臺以下皆摩撫之，淵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不數月，閭巷間多畫淵像，雖大將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尋遷東阿令，轉徐州觀察判官。

雷淵字希顔，又字季默，是應州渾源人。父親雷思，是著名的進士，作官一直當到同知北京轉運使，注解《易經》通行於世間。雷淵是侍妾生的兒子，年紀最小，各個兄長不願意與他并列，父親死後不能在家中安身，於是發憤入太學學習，衣服破爛鞋子磨穿了，坐榻上没有席子，因爲自己光着脚裸露出身體，所以總是端坐着讀書，不起身迎送賓客，别人都認爲他倨傲。他的朋友商衡每次都爲他辯解，而且還周濟他。後來他跟從李之純游學，於是知名於世。中至寧元年詞賦科進士甲科，調任涇州録事參軍，因爲高庭玉案件牽連獲罪差一點被處死。後來改官東平府，黄河以北是國家重兵屯集之處，驕縱的將官、强悍的士兵依仗外面的敵軍來抬高自己的身價，從行臺以下的官府都對他們安撫遷就，雷淵出入軍隊中安然自若，不爲之屈服。過了幾個月，街巷間的人大多繪製雷淵的畫像，即使是大將軍，也不敢以新入仕途的書生看待他。不久遷官東阿縣令，轉徐州觀察判官。

興定末，召爲英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拜監察御史，言五事稱旨，又彈劾不避權貴，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譽，奸豪不法者立棰殺之。至蔡州，杖殺五百人，時號曰“雷半千”，坐此爲人所訟，罷去。久之，用宰相侯摯薦，起爲太學博士、南京轉運司户籍判官，遷翰林修

興定末年，召入朝擔任英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拜官監察御史，上言論五件政事符合旨意，又彈劾官吏不避忌權貴大臣，出朝巡視州縣，所到之處有聲威美譽，對奸惡豪强不守法令的人立刻鞭笞誅殺。來到蔡州，行杖刑誅殺五百人，當時號稱“雷半千”，因爲這件事而被人告訐獲罪，罷官離職。過了很久，因爲宰相侯摯舉薦，起用爲太學博士、南京轉運司户

撰。一夕暴卒，年四十八。

籍判官，遷任翰林修撰。一天晚上突然死亡，年齡四十八歲。

正大庚寅倒廻谷之役，淵嘗上書破朝臣孤注之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主兵者沮之，策竟不行。爲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懲創，然亦不能變也。爲文章詩喜新奇。善結交，凡當塗貴要與布衣名士無不往來。居京師，賓客踵門未嘗去舍，家無餘貲，及待賓客甚豐腆。莅官喜立名，初登第攝遂平縣事，年少氣銳，擊豪右，發奸伏，一邑大震，稱爲神明。嘗擅笞州魁吏，州檄召之不應，罷去。後凡居一職輒震耀，亦坐此不達。

正大庚寅年的倒廻谷戰役，雷淵曾經上書批駁朝廷大臣孤注一擲的議論，援引史實深刻貼切，明白易曉，主管軍政的人阻止了他，計策終於不能施行。他長得身材高大雄偉，鬍鬚舒展，口大開，臉色紅潤，目光深邃，遇到不平的事，那種憎恨奸惡的氣概就顯現在臉上，或是切齒大罵不停，雖然自己痛加警惕，引以爲戒，但也不能改變。寫文章詩歌喜好新奇。善於結交朋友，凡是執掌大權的貴官要人和有名望的布衣之士没有不交往的。住在京城的時候，賓客盈門，家中没有空過，家裏没有多餘的財産，但是接待賓客却很豐厚。在官任上喜歡建立功名，剛及第就代理知遂平縣事，年輕氣盛，打擊豪强，揭發隱藏的壞人，一縣的人都大爲震驚，稱他神奇英明。曾經擅自鞭打州府爲首的吏人，州府發文書召他也不理會，罷職離去。後來凡是擔任一處官職，就使一方震動畏懼，也因此而不能够顯達。

程震

程震字威卿，東勝人。與其兄鼎俱擢第。震入仕有能聲。興定初，詔百官舉縣令，震得陳留，治爲河南第一，召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撓。時皇子荆王爲宰相，家僮輩席勢侵民，震以法劾之，奏曰："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顧乃專恃權勢，蔑棄典禮，開納貨賂，進退官吏。縱令奴隸侵漁細民，名爲和市，其實脅取。諸所不法不可枚舉。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於是，上責荆王，出内府銀以償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未幾，坐爲故吏所訟，罷官。歲餘，嘔血卒。震爲人剛直有材幹，忘身徇國，不少私與。及爲御史，臺綱大振，以故小人側目者衆，不能久留於朝，士論惜之。

程震字威卿，是東勝人。與他哥哥程鼎都登進士第。程震進入仕途後有能幹的聲譽。興定初年，詔令朝廷百官舉薦縣令，程震得到陳留縣，治政爲河南第一，召入朝拜監察御史，彈劾奸惡毫不屈從遷就。當時皇帝的兒子荆王擔任宰相，家中的奴僕之流依仗權勢侵奪百姓，程震依法彈劾他們，上奏説："荆王以陛下之子身份，承擔天下的重托。不能對上輔助君主父王，共同渡過艱難。反而專門仗恃皇族權勢，蔑視拋棄法典禮制，收受財貨賄賂，以私心進退官吏。放縱家中奴僕侵奪殘害百姓，名義上是議價購買，其實是脅迫强取。各種不法行爲不可一一列舉。陛下不能端正自己的家，而想要治理天下，這就困難了。"於是皇上就責備了荆王，拿出内府銀兩來抵償物品價值，對幾個尤其不守法紀的大家奴施以杖刑。不久，因爲被原來的下屬官吏告訐而獲罪，罷免官職。過了一年多，吐血而死。程震爲人剛烈正直有才幹，遇事忘記自己以報效國家，私下不輕易與人交往。等到做御史時，御史臺紀

綱大爲振作，因爲這一緣故，很多小人對他怒目而視，不能長久留在朝廷中，士大夫議論對此很惋惜。

贊曰：韓玉、馮璧、李獻甫、雷淵皆金季豪傑之士也。邠、涇之變，玉募兵旬日而得萬人。牙吾塔之凶暴，璧以王度繩之，卒不敢動。夏人援宋例以邀歲幣，獻甫以宋賜夏姓一事折之，夏使語塞而和議定。淵爲御史，權貴斂避，古之國士何加焉。玉以疑見冤，璧、淵疾惡太甚，議者以酷譏之，瑕豈可以掩瑜哉。程震劾荆抵罪，比踪馮、雷，然亦以群小齟齬而死，直士之不容於世也久矣。吁。

贊曰：韓玉、馮璧、李獻甫、雷淵都是金代末年的豪傑之士。在邠州、涇州事變的時候，韓玉招募軍兵，十天招得一萬人。紇石烈牙吾塔凶殘横暴，馮璧用王令法度來制服他，終於使其不敢妄動。夏國人援引宋朝之例以索取每年進奉的錢幣，李獻甫用宋朝賜給夏國君主姓氏這件事來折服他，夏國使者無言對答，從而和議。雷淵擔任御史，權貴大臣收斂行迹迴避。古代國中才能傑出的人有誰能超過他們呢？韓玉因爲見疑而遭受冤屈，馮璧、雷淵憎恨奸惡太過分，議論的人用殘酷來譏諷他們，玉中的瑕疵怎麽可以掩蔽它的光彩呢！程震彈劾荆王而使他抵罪，追隨馮璧、雷淵而與他們并列，終究也因爲許多小人的怨恨攻訐而死，行直道的人不被世間所容忍也很久了。唉！



金史卷一百十一

列傳第四十九

古里甲石倫　(内族)訛可　撒合輦　强伸　烏林荅胡土
(内族)思烈　紇石烈牙吾塔

古里甲石倫

古里甲石倫，隆安人。以武舉登第。為人剛悍頗自用，所在與人不合，宣宗以其勇善戰，每任用之。貞祐二年，累遷副提控、太原府判官，與從宜都提控、振武軍節度使完顔蒲剌都議拒守不合，措置乖方，敵因大入，幾不可禦。既乃交章論列以自辨其無罪，上惡其不和，詔分統其兵。未幾，遷同知太原府事。奏請招集義軍，設置長校，各立等差。都統授正七品職，副統正八品，萬户正九品，千户正班任使，謀克雜班。仍三十人為一謀克，五謀克為一千户，四千户為一萬户，四萬户為一副統，兩副統為一都統，外設一總領提控。制可。

古里甲石倫是隆安人。登武舉進士第。爲人剛强剽悍，常按自己的意志行事，爲官所在之處與人不和，宣宗因爲他武勇善戰，每每任用他。貞祐二年，屢經升遷任副提控、太原府判官，與從宜都提控、振武軍節度使完顔蒲剌都商議防守事務意見不合，指揮處置錯謬，敵軍趁機大舉入侵，幾乎不可抵禦。隨即又交互上章疏奏論，自我申辯没有罪責，皇上討厭他們不和睦，詔令各自統領自己的軍隊。不久，升任同知太原府事。上奏疏請求招集義軍，設置長官將校，各自立定級别。都統授予正七品官職，副都統授予正八品官職，萬户授予正九品官職，千户按正班任使，謀克按雜班任使。又以三十人爲一謀克，五個謀克爲一千户，四個千户爲一萬户，四個萬户設一副都統，兩個副都統設一都統，另外設立一位總領提控。詔書批准了。

四年，遷河東宣撫副使，上章言宣撫使烏古論禮不肯分兵禦敵，且所行多不法。詔禮罷職，石倫遷絳陽軍節度使，權經略使，尋知延安府事，兼鄜延路兵馬都總管。大元兵圍忻州，石倫率兵往援，以兵護其民入太原，所保軍民甚衆。

四年，升任河東宣撫副使，上奏章説宣撫使烏古論禮不肯分派軍隊抵禦敵人，而且行爲大多不守法令。詔令罷免烏古論禮職務，古里甲石倫升任絳陽軍節度使，代理經略使，不久擔任知延安府事，兼鄜延路兵馬都總管。元朝大軍圍攻忻州，古里甲石倫率領軍隊前往救援，派兵護衛那裏的百姓撤入太原，保全的軍士百姓很多。

興定元年七月，改河平軍節度，兼衛州管内觀察使，詔諭曰："朕初謂汝勇果，為國盡力，故倚以濟事。

興定元年七月，改任河平軍節度使，兼任衛州管内觀察使，降詔書告訴他説："開初我認爲你武勇果斷，爲國家竭盡全力，所以依靠你來完

尋聞汝嗜酒不法，而太原知府烏古論德升亦屢嘗爲朕言之，然皆瑣屑，乃若不救汾州，豈細事哉。有司議罪如此，汝其悉之，益當戮力，以掩前過。”是年十一月，遷鎮西軍節度使，兼嵐州管内觀察使，行元帥府事。

二年四月，石倫言：“去歲北兵破太原，游兵時入嵐州境，而官民將士悉力捍禦，卒能保守無虞。向者河東内郡皆駐以精甲，實以資儲，視邊城尤爲完富，然兵一至相繼淪没。嵐兵寡而食不足，惟其上下協同，表裏相應，遂獲安帖。當大軍初入，郡縣倉皇，非此帥府控制，則隩、管、保德、岢嵐、寧化皆不可知矣。今防秋不遠，乞朝廷量加旌賞，務令益盡心力，易以鎮守。”詔有功者各遷官一級，仍給降空名宣敕，令樞密院遣授之。

三年二月，石倫奏：“向者并、汾既破，兵入内地，臣謂必攻平陽，平陽不守，將及潞州，其還當由龍州谷以入太原。故臣嘗請兵欲扼其歸路，朝廷不以爲然，既而皆如臣所料。始敵人河東時，郡縣民皆携老幼徙居山險，後雖太原失守，而衆卒不從，其意謂敵不久留，且望官軍復至也。今敵居半歲，遣步騎擾諸保聚，而官軍竟無至者，民其能久抗乎。夫太原，河東之要郡；平陽，陜西、河南之藩籬也。若敵兵久不去，居民盡從，屯兵積糧以固基本，而復擾吾郡縣未殘者，則邊城指日皆下矣。北路不守，則南路爲邊，去陜西、河南益近，臣竊憂之，故復請兵以圖戰守。而樞府檄臣，并將權太原治中郭遹

成大事。不久聽説你喜好飲酒，不守法度，而且太原府知府烏古論德升也曾經多次向我談到此事，但這些都是瑣屑小事，至於你不援救汾州，哪裏是小事呢？有關官府這樣議論你的罪過，你是知道這些内情的，應當更加努力，以彌補從前的過失。”這年十一月，升任鎮西軍節度使，兼嵐州管内觀察使，行元帥府事。

二年四月，古里甲石倫上言説：“去年北方大軍攻破太原，流動的士兵不時進入嵐州境内，而當地的官吏百姓將士全力守禦，終於能保住城市没有禍難。從前河東内地各個州郡都屯駐有精鋭的軍隊，糧食儲積充實，與邊境城市相比尤爲完善富足，但是元軍一到就相繼淪陷。嵐州士兵少而且糧食不足，衹是因爲他們上下同心協力，内外相互接應，纔獲得安寧。當元軍最初攻入的時候，各郡縣倉惶失措，若不是這個元帥府提控節制，那麽隩州、管州、保德州、岢嵐州、寧化州的情況都難以預料了。現在離防備敵軍秋季進攻的日子已經不遠，請求朝廷酌量加以表揚賞賜，務必使他們更加盡心竭力，以利於鎮守。”詔令有功的人分别升官一級，并頒降没有填寫名號的敕牒，命令樞密院派人去交給他們。

三年二月，古里甲石倫上奏説：“前些時候并州、汾州已被攻破，敵軍深入内地，臣認爲敵軍必定要進攻平陽，平陽不能守住，那麽將要殃及潞州，敵軍撤回時會從龍州谷進入太原。所以臣請求率領軍隊，想要扼守住他們的歸路，朝廷不認爲臣的話是對的，不久事情都像臣預料的那樣。開始敵軍攻入河東的時候，州縣的百姓都扶老携幼遷居到山中險要的地方，後來雖然太原失守，而衆人始終不屈從，他們的意思是認爲敵軍不能長久留駐，而且期望官軍重新到來。現在敵軍留住了半年，派遣步兵騎兵騷擾各個百姓保聚的山寨，而官軍終究没有到來，百姓怎麽能够長久地對抗呢？太原是河東重要的郡城；平陽是陜西、河南的屏障。如果敵軍長久不離開，百姓全都屈從了他們，敵人屯聚軍隊積蓄糧食，鞏固根本，而再侵擾我們没有殘破的郡縣，那麽邊境上的城市被攻下就指日可待。北路不能守護，那麽

祖、義軍李天祿等萬餘人，就其糧五千石，會汾州權元帥右都監抹撚胡剌復太原。臣召遹祖，欲號令其衆，遹祖不從。尋得胡剌報曰：‘嘗問軍數於遹祖，但稱天祿等言之，未嘗親閱。問糧，則曰散在數處。’蓋其情本欲視朝廷以己有兵糧，冀或見用，以取重職，不可指爲實用也。雖然，臣已遣提控石盞吾里忻等領軍以往矣。但敵勢頗重，而往者皆新集白徒，絶無精鋭，恐不能勝。乞於河南、陝西量分精兵，以增臣力，仍令陝西州郡近河東者給之資糧，更令南路諸軍綴敵之南，以分其勢，如此庶幾太原可復也。”詔陝西、河東行省分糧與之，請兵之事以方伐宋不從。

南路就成爲邊境，離陝西、河南更近，臣私下憂慮這件事，所以再請求增兵以圖謀征戰守備。而樞密府命令臣把代理太原府治中郭遹祖、義軍李天祿等的軍隊一萬餘人一并交給臣統率，使用他們的五千石糧食，會合汾州權元帥右都監抹撚胡剌收復太原。臣召見郭遹祖，想要號令他的部衆，郭遹祖不服從。不久得到抹撚胡剌禀報説：‘曾經向郭遹祖詢問軍隊人數，祇稱是李天祿等人説，不曾親自檢閲核實。詢問糧食，就説分散在幾處。’大概他們的實情本來是要使朝廷以爲自己有軍隊有糧食，希望或許能够被任用，以求取重要職官，不可以指望他們有實際用場。雖然如此，臣已經派遣提控石盞吾里忻等人統領軍隊前往。但是敵軍勢力很大，而派去的人都是纔招集的没有訓練過的人，全無精鋭軍隊，恐怕不能取勝。請求從河南、陝西酌量分撥精鋭軍隊，以增强臣的軍力，并命令鄰近河東的陝西的州郡供給軍隊糧餉，再命令南路的各支軍隊緊緊地貼近敵軍的南邊，以分散他們的軍力，這樣大概太原就可以收復了。”詔令陝西、河東行尚書省分撥糧食給他，請求增加軍隊的事因爲正討伐宋朝而不聽從。

三月，石倫復上言曰：“頃者大兵破太原，招民耕稼，爲久駐之基。臣以太原要鎮，所當必争，遣提控石盞吾里忻引官兵義兵共圖收復。又以軍士有功者宜速賞之，故擬令吾里忻得注授九品之職，以是請于朝，而執政以爲賞功罰罪皆須中覆。夫河東去京師甚遠，移報往返不暇數十日，官軍皆敗亡之餘，鋒鋭略盡，而義兵亦不習行陣，無異烏合，以重賞誘之猶恐不爲用，况有功而久不見報乎。夫衆不可用則不能退敵，敵不退則太原不可復，太原不可復則平陽之勢日危，而境土日蹙矣。今朝廷抑而不許，不過慮其濫賞耳。借使有濫賞之弊，其與失太原之害孰重？”於是詔從其請，自太原治中及他州從七品以

三月，古里甲石倫又上奏説：“近來北方大軍攻破太原，招集百姓耕作播種，作爲長久駐留的基地。臣認爲太原是一座重要的城市，軍事上的必争之地，派遣提控石盞吾里忻率領官軍義軍共同圖謀收復。又認爲有戰功的將士應當迅速賞賜他們，所以打算讓石盞吾里忻可以委任九品職官，將此事向朝廷請報，而執政大臣認爲賞賜功勞、處罰罪失都必須由朝廷批准。河東距離京城很遠，移文禀報往返不祇幾十天，官軍都是戰敗逃亡的殘餘，鋒芒鋭氣差不多喪失完了，而義軍士兵也不熟悉戰陣，與烏合之衆没有區别，以重賞引誘他們還怕他們不願效勞，何况有功勞而長久不回報呢。部衆不可以任用就不能擊退敵軍，敵軍不撤退那麽太原就不能收復，太原不能收復那麽平陽的形勢就一天天危急，而境土也就一天天减小。現今朝廷壓抑而不准許，不過是擔心他們賞賜過濫罷了。即使有賞賜過濫的弊端，與丢

下職、四品以下散官，并聽石倫遷調焉。

失太原的危害相比哪一個更嚴重呢?”於是詔令聽從他的請求，從太原府治中以及其他州從七品以下的職官、四品以下的散官，一律聽從古里甲石倫升遷調任。

是月，石倫復言：“日者遣軍潛搗敵壘，欲分石州兵五百權屯方山，剿殺土寇，且備嵐州，而同知蒲察桓端拒而不發。又召同知寧邊軍節度使姚里鴉鶻與之議兵，竟不聽命。近領兵將取太原，委石州刺史納合萬家權行六部，而辭以他故，幾誤軍糧。約武州刺史郭憲率所領并進，憲亦不至。臣猥當方面之任，而所統官屬并不稟從，乞朝廷嚴爲懲誡，庶人知職分，易以責辦。”宰臣惡之，乃奏曰：“桓端、鴉鶻已經奏改，無復可議。石倫身兼行部，不自規畫，而使萬家往來應給，石州無人恐亦有失。武州邊郡，正當兵衝，使憲率軍離城，敵或乘之，孰與守禦。萬家等不從，未爲過也。”上以爲然，因遣諭石倫曰：“卿嘗行院于歸德，衛州防備之事非不素知，乃屢以步騎爲請何耶。比授卿三品，且數免罪譴，卿嘗自誓以死報國，今所爲如此，豈報國之道哉！意謂河南之衆必不可分，但圖他日得以藉口耳。卿果赤心爲國，盡力經畫，亦足自效。萬家等若必懲戒，彼中誰復可使者，姑爲容忍可也。”

這一月，古里甲石倫又上言說：“近來派遣軍隊秘密出師摧毁敵軍營壘，想要分派石州士兵五百人暫且屯駐在方山，剿滅誅殺當地的强盗，并防備嵐州，但同知州事蒲察桓端抗拒命令而不發兵。又召同知寧邊軍節度使姚里鴉鶻與他商議軍事，竟然不聽從命令。近來率領軍隊將要攻取太原，委令石州刺史納合萬家奴權行六部，他却藉其他事推辭，幾乎耽誤了軍糧。約定武州刺史郭憲率領他的部屬一同進軍，郭憲也不到。臣有辱擔當一方重任，而所統轄的官屬却不稟命服從，請求朝廷嚴加懲處告誡，希望可以使人人知道職守，使事情容易督責辦理。”宰相討厭他，於是奏報説：“蒲察桓端、姚里鴉鶻已經奏准改官，没有再可議論的了。古里甲石倫自己兼任行部，不自行規劃處置，而使納合萬家奴往來供給接應，石州没有人防守恐怕也有疏失。武州是邊境城市，正處於軍事要道，使郭憲率領軍隊離開州城，敵軍如果乘機攻擊，誰來守禦呢? 納合萬家奴等不聽從命令，不算是過失。”皇上認爲宰相的奏論是對的，於是派遣使臣告訴古里甲石倫説：“你曾經在歸德府行樞密院事，衛州防禦守備的事是歷來就知道的，却多次請求增派步兵騎兵，這是什麽原因呢? 近來授予你三品職銜，而且多次免除降罪譴責，你曾經自己發誓以死報效國家，現今的作爲却是這樣，哪裏是報效國家的方法呢? 你認爲河南的軍隊必定不能分派，衹是打算到以後能够用這件事作爲藉口罷了。你果真是忠心爲國家，應盡力經營策劃，也足以爲國效力。納合萬家奴等如果一定要給予懲罰，那裏將來誰還可以任用呢，姑且爲此容忍就行了。”

閏三月，石倫駐兵太原之西，俟諸道兵至進戰，聞脅從人頗有革心，上言于朝，乞降空名宣敕、金銀符，許便宜遷注，以招誘之。上從其請，并給付之，仍聽注五品以下官職。六

閏三月，古里甲石倫屯駐軍隊在太原城的西邊，等各路軍隊來到就進兵作戰，聽説被脅從的人大多有悔過的心意，向朝廷上言，請求頒降没有填名號的委任誥敕、金銀官符，准許不奏報而自行除授官職，以此來招誘他們。皇上聽從了他

月，保德州振威軍萬户王章、弩軍萬户齊鎮殺其刺史孛术魯銀术哥，仍滅其家，脅官吏軍民同狀白嵐州帥府，言銀术哥專恣慘酷，私造甲仗，將謀不軌。石倫密令同知州事把蒲剌都圖之，蒲剌都乃與兵吏置酒召章等飲，擒而族誅之。至是，朝廷命行省胥鼎量宜遷賞，仍令蒲剌都攝州事，撫安其衆焉。

的請求，并交付誥敕、官符給他，又聽從他除授五品以下的職官。六月，保德州振威軍萬户王章、弓弩軍萬户齊鎮殺死他們州的刺史孛术魯銀术哥，同時殺了他全家的人，脅迫官吏軍士百姓共同書寫狀詞禀告嵐州元帥府，説孛术魯銀术哥專横慘刻殘酷，私自製造軍器，將要圖謀不軌。古里甲石倫秘密命令同知州事把蒲剌都對付他，把蒲剌都就和士兵官吏設置酒宴召王章等人前來飲酒，將他們擒獲并滅族。到這時，朝廷命令行尚書省胥鼎酌情遷官賞賜，又命令把蒲剌都代理知州事，安撫他的部衆。

六月，遷金安軍節度使，行帥府事於葭州。時鄜州元帥内族承立慮夏人入寇，遣納合買住以兵駐葭州，石倫輒分留買住兵千八百人，令以餘兵屯綏德，而後奏之。有司論罪當絞，既而遇赦，乃止除名。元光元年，起爲鄭州同知防禦使，與防禦使裴滿羊哥部内酤酒不償直，皆除名。三月，上諭元帥監軍内族訛可曰："石倫今以罪廢，欲再起之，恐生物議，汝軍前得無用之乎。此人頗善戰，果可用便當遣去。古亦有白衣領職者，渠雖除名何害也。"十月，大元兵圍青龍堡，詔以石倫權左都監，將兵會上黨公、晉陽公往援之。兵次彈平寨東三十里，敵兵梗道不得進，會青龍堡破，召還。既而復以罪免。

六月，古里甲石倫遷任金安軍節度使，在葭州行元帥府事。當時鄜州元帥皇族完顔承立擔心西夏人入侵，派遣納合買住率領軍隊屯駐在葭州，古里甲石倫私自分撥留下納合買住的士兵一千八百人，命令他率其餘的士兵屯駐在綏德，而後向朝廷奏報。有關官府議罪判處他絞刑，不久遇到大赦，於是衹除去名籍。元光元年，起用爲鄭州同知防禦使，與防禦使裴滿羊哥部屬買酒不付酒錢，都被除去名籍。三月，皇上告訴元帥監軍皇族完顔訛可説："古里甲石倫現在因爲犯罪而被廢罷，想要再起用他，又恐怕生出他人的非議，你的軍隊中可不可以任用他呢？這個人很善於作戰，果真可以任用就應當派遣他前往。古代也有以平民百姓的身份接受官職的，他雖然已被除名有什麽妨害呢?"十月，元朝大軍圍攻青龍堡，詔令委任古里甲石倫權元帥左都監，率領軍隊會合上黨公、晉陽公前往救援。大軍駐扎在彈平寨東邊三十里的地方，敵軍攔住了道路不能前進，恰逢青龍堡被攻破，召還。不久又因爲犯罪免去官職。

正大八年，大兵入河南，州郡無不下者，朝議以權昌武軍節度使粘葛仝周不知兵事，起石倫代之。石倫初赴昌武，詔諭曰："卿先朝宿將，甚有威望，故起拜是職。元帥蘇椿、武監軍皆曉兵事，今在昌武，宜與同議，勿復不睦失計也。"時北兵已至許，石倫赴鎮幾爲游騎所獲。數日，

正大八年，北方大軍攻入河南，各個州縣都被攻下，朝廷議論認爲權昌武軍節度使粘葛仝周不懂軍事，起用古里甲石倫代替他。古里甲石倫起初趕赴昌武的時候，詔書告訴他説："你是先朝的老將，很有威望，所以起用授予你這一職務。元帥蘇椿、武監軍都通曉軍事，現在在昌武，你應當與他們商議，不要再因不和睦而失策。"當時北方大軍已經到達許州，古里甲石倫

知兩省軍敗，潰軍踵來，有忠孝軍完顏副統入城，兩手皆折，血污滿身，州人憂怖不知所出。石倫遣歸順軍提控嵐州人高珪往斥候，珪因持在州軍馬糧草數目奔大元軍，仍告以城池深淺。俄大兵至城下，以鳳翔府韓壽孫持檄招降，言三峰敗狀。石倫、蘇椿不詰問即斬之市中。既而武監軍偏裨何魏輩開東門，内族按春開南門，夾谷太守開西門，大元軍入城，擒蘇椿，問以大名南奔之事，椿曰："我本金朝人，無力故降，我歸國得爲大官，何謂反耶。"大將怒其不屈，即殺之。石倫投廨後井中，仝周自縊州廨。武監軍者初不預開門之謀，何魏輩欲保全之，故言於大將曰："監軍令我輩獻門。"然亦怒其不迎軍而降，亦殺之。

趕赴軍鎮差一點被游動的騎兵俘獲。幾天以後，知道兩個行省軍隊戰敗，潰逃的士兵接踵逃來，有忠孝軍副統姓完顏氏的奔入城内，兩隻手都折斷了，血迹塗滿全身，州城的居民憂懼恐怖不知道該怎麽辦。古里甲石倫派遣歸順軍提控嵐州人高珪前往警戒偵察，高珪於是記下在州城的軍隊糧草的數目投奔元朝軍隊，并將城墻護城河的高低深淺情況告訴了他們。不久大軍攻到城下，派鳳翔府韓壽孫拿着檄文前來招降，告訴三峰山軍隊戰敗的情況。古里甲石倫、蘇椿不加推問就在市上將他斬首。不久，武監軍偏將何魏等人打開東門，皇族完顏按春打開南門，夾谷太守打開西門，元朝軍隊進入州城，活捉了蘇椿，審問他從大名南逃的事，蘇椿説："我本來是金朝人，没有力量了纔投降，我回國後得以擔任大官，怎麽説是反叛呢?"大將對他不屈服感到憤怒，就殺了他。古里甲石倫跳入官舍後邊的井中自殺。粘葛仝周在州署上吊自殺。武監軍開初没有參預打開城門的陰謀，何魏等人想要保全他，所以告訴大將説："監軍命令我們獻出城門。"但是大將也對他不出來迎接軍隊投降感到憤怒，也殺了他。

粘葛仝周

仝周名暉，字子陽，策論進士，興定間爲徐州行樞密院參議官，上章言："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自古帝王靡不爲重。今之金銀牌，即古符節也，其上有太祖御畫，往年得佩者甚難，兵興以來授予頗濫，市井道路黄白相望，恐非所以示信於下也。乞寶惜之，有所甄别。"上以語宰臣，而丞相高琪等奏："時方多難，急於用人，駕馭之方，此其一也，如故爲便。"

粘葛仝周名暉，字子陽，是策論科進士，興定年間擔任徐州行樞密院參議官，上奏疏説："惟有名號和重器不可以假藉給人，從古以來帝王没有不看重的。現在的金、銀印牌，就是古代的符節，它上面有太祖的御像，過去能够佩戴它很困難，戰争興起以來恩賜授予過濫，街市道路上黄、白印牌到處可以見到，恐怕不是向臣下顯示誠信的方法。請求朝廷珍重愛惜它，使立功的臣子有所區别。"皇上將他的上言告訴宰相，而丞相术虎高琪等上奏説："時局正多艱難，急於任用人才，駕馭臣下的方法，這是其中的一種，像過去那樣施行爲便利。"

蘇椿，大名人，初守大名，歸順于大元。正大二年九月，自大名奔汴，詔置許州，至是見殺。

蘇椿是大名人，最初鎮守大名，歸順於元朝。正大二年九月，從大名逃奔到汴京，詔令安置在許州，到這時被殺害。

完顏訛可

完顏訛可，内族也。時有兩訛可，皆護衛出身，一曰“草火訛可”，每得賊好以草火燎之，一曰“板子訛可”，嘗誤以宫中牙牌報班齊者爲板子，故時人各以是目之。正大八年九月，大兵攻河中。初，宣宗議遷都，朝臣謂可遷河中：“河中背負關陝五路，士馬全盛，南阻大河，可建行臺以爲右翼。前有絳陽、平陽、太原三大鎮，敵兵不敢輕入。應三鎮郡縣之民皆聚之山寨，敵至則爲晝攻夜劫之計。屯重軍中條，則行在有萬全之固矣。”主議者以河中在河朔，又無宫室，不及汴梁，議遂寢。

完顏訛可，是皇族子弟。當時有兩個訛可，都是護衛官出身，一個叫作“草火訛可”，每次捕得盜賊喜歡用草燒火來熏烤他們；一個叫作“板子訛可”，曾經誤把宫廷中用來報告升朝班齊的象牙牌子當作板子，所以當時的人分别用這兩樣東西來稱呼他們。正大八年九月，蒙古大軍進攻河中府。當初，宣宗商議遷移都城，朝廷中有大臣認爲可以遷到河中府，説：“河中府背靠潼關、陝西五路，將士甲馬充足强盛，南面有黄河阻斷，可建置行臺作爲右翼。前面有絳陽、平陽、太原三大重鎮，敵軍不敢輕易攻入。凡是三鎮各州縣的百姓都聚集到山寨中，敵軍來到就施行白天進攻夜晚劫營的計策。在中條山屯駐重兵，那麽皇上的行都就有萬全無失的堅固了。”主持朝議的大臣認爲河中府在黄河以北，又没有宫殿屋室，趕不上汴梁，這一建議於是作罷。

宣宗既遷河南，三二年之後，詔元帥都監内族阿禄帶行帥府事。阿禄帶恇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爲浚築之計。未幾，絳州破，阿禄帶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親視，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禄帶遂棄河中，燒民户官府，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棄之爲失策，設爲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宣宗悔悟，繫阿禄帶同州獄，累命完復之，隨守隨破。至是，以内族兩訛可將兵三萬守之。

宣宗遷移到河南後，二三年以後，詔令元帥都監皇族完顏阿禄帶行元帥府事。完顏阿禄帶怯懦不能統率軍隊作戰，耗盡百姓的脂膏血肉來開掘護城河修築城墻作固守的打算。不久，絳州被攻破，完顏阿禄帶更加恐懼，派使者飛馳奏報説，河中府是孤城，不可以守護，有詔旨命令他親自視察，如果果真不可以守衛就毁棄它，不要資助了敵人。完顏阿禄帶於是毁棄了河中府，焚燒百姓住房官署倉庫，一兩天纔燒完。隨後有人説河中府是軍事重鎮，是國家根本所在，放棄了它是失策，假使被敵軍占據，那麽黄河天險，就不能專爲我們依靠了。宣宗醒悟後悔，將完顏阿禄帶關押在同州監獄中，多次命令修復河中，隨時守備隨時被攻破。到這時，派遣皇族兩位完顏訛可率領軍隊三萬人守衛河中府。

大兵謀取宋武休關。未幾，鳳翔破，睿宗分騎兵三萬入散關，攻破鳳州，徑過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關。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興元軍民散走，死於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别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鼈山，撤屋爲

大軍打算攻取宋朝的武休關。不久，鳳翔府被攻破，睿宗分派騎兵三萬人進入散關，攻破鳳州，直接經過華陽，屠戮洋州城，攻克武休關。開通生山，截斷焦崖，從武休關東南出發，於是包圍了興元府。興元府的士兵百姓四散逃跑，死在沙窩的有數十萬人。分派軍兵向西邊進發，西路軍隊由别的道路攻入沔州，取道大安軍路開通

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而還。東軍止屯興元、洋州之間，遂趨饒峰。宋人棄關不守，大兵乃得入。

魚鼈山，拆毁房屋做木筏，渡過嘉陵江進入關堡，沿着嘉陵江直趨葭萌，侵奪土地一直到西水縣而後撤回。東路軍留駐在興元、洋州之間，就奔趨饒峰。宋朝人拋棄關口不守衛，大軍纔得以進入。

初，大兵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梁，故自將攻河中。河中告急，合打、蒲阿遣王敢率步兵一萬救之。十二月，河中破。初，河中主將知大兵將至，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守之。及被攻，行帳命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并進。至十一月，攻愈急。自王敢救軍至，軍士殊死鬥，日夜不休，西北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盡乃陷。草訛可戰數十合始被擒，尋殺之。板訛可提敗卒三千奪船走，北兵追及，鼓噪北岸上，矢石如雨。數里之外有戰船橫截之，敗軍不得過，船中有賫火炮名“震天雷”者連發之，炮火明，見北船軍無幾人，力斫横船開，得至潼關，遂入閿鄉。尋有詔赦將佐以下，責訛可以不能死，車載入陜州，决杖二百。識者以為河中城守不下德順，力竭而陷，非戰之罪，故訛可之死人有冤之者。

當初，蒙古大軍預定第二年正月會合南北軍隊進攻汴梁，因此蒙古國君親自統率大軍進攻河中府。河中府告急，完顔合打、移剌蒲阿派遣王敢率領步兵一萬人前往救援。十二月，河中府被攻破。開初，河中府主將知道敵人大軍將要到來，害怕軍力不足，截取舊城的一半來進行守衛。到被圍攻時，蒙古行營軍帳命令修築松樹構建的望樓高達二百尺，向下俯瞰城内的情況，堆積土山、開掘地道，由多條道路同時進攻。到十一月，攻勢更加激烈。從王敢援軍到達之後，士兵們拼死戰鬥，日夜作戰不停，西邊、北邊的望樓全部被焚毁掉了，又白刃作戰半個月，力量用盡纔失陷。草火訛可奮戰數十回合纔被活捉，隨即被殺。板子訛可率領敗兵三千人奪船逃走，北方大軍追趕上來，在北岸上吶喊喧嚷，射箭投石像雨點一般。幾里之外有戰船横在河面上截住去路，敗軍不能通過，船上載有一種名叫“震天雷”的火炮，接連發射，炮火明亮，見到北軍船上没有多少士兵，就奮力砍開横在河面上的戰船，纔得以到達潼關，於是進入閿鄉。不久，有詔書赦免將佐以下部衆，責備完顔訛可不能戰死，用囚車載入陜州，施杖刑二百。知情的人認爲河中城固守不比德順差，兵力竭盡而後失陷，不是作戰不力的罪過，所以對完顔訛可的死，有人認爲這事冤枉。

初，訛可以元帥右監軍、邠涇總帥、權參知政事，奉旨於邠、涇、鳳翔往來防秋，奉御六兒監戰，於訛可為孫行，而訛可動為所制，意頗不平，漸生猜隙。七年九月，召赴京師，改河中總帥，受京兆節制。此時六兒同赴召，謂訛可奉旨往來防秋，而乃畏怯避遠，正與朝旨相違，上意頗罪訛可。及河中陷，苦戰力盡，而

最初，完顔訛可以元帥右監軍、邠涇總帥、權參知政事的身份，奉聖旨在邠州、涇州、鳳翔府境内往來防備敵軍秋季進攻，奉御完顔六兒監軍督戰，完顔六兒對於完顔訛可來説是孫子一輩的人，而完顔訛可却動輒被他制約，心中很不滿，漸漸産生猜疑嫌隙。七年九月，朝廷召他趕回京城，改官河中府總帥，受京兆府指揮。這時完顔六兒也一同被召回，奏報説完顔訛可奉聖旨往來防備敵軍秋季進攻，而他却畏懼怯懦，遠遠

北兵百倍臨之，人謂雖至不守猶可以自贖，竟杖而死，蓋六兒先入之言主之也。

躲避，正與朝廷旨意相違背，皇上内心頗爲怪罪完顏訛可。到河中府失陷時，他艱苦奮戰，兵力殫盡，而北方軍隊却以一百倍的兵力來對付他，衆人認爲雖然弄到城市不可守衛的地步，也還可以自己贖罪，竟然遭受杖刑而死，這是因爲完顏六兒先前的話主宰了皇上的心意。

劉祁曰："金人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以為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輩采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以責臺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為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之不改，終至亡國。

劉祁説："金國人自從南渡以後，近侍的權力尤其重大。大概是宣宗喜歡用這些人作爲耳目，窺伺在朝百官，所以奉御官之流在民間訪查，號稱'行路御史'，間或查訪得一兩件事就進宫奏報，皇上因此譴責御史臺官泄露機密，都被治罪。另外專制一方的權柄雖然委托給將帥，又差遣一個奉御在軍中，號稱'監戰'，每當面臨事機處置事變的時候大多被他們牽制，遇到敵軍就先行奔逃，所以軍隊常常喪師戰敗。"哀宗繼承這一作法不加改變，最終導致亡國。

論曰：古里甲石倫善戰而好犯法，故見廢者屢，晚起為將，卒死於難。金運將終，又用數奇之李廣，其乏絶不亦宜乎。草訛可力戰而死，板訛可亦力戰，不死於陣而死於刑，論者以為有近侍先入之言。夫以暬御治軍，既掣之肘，又信其讒以殺人，金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哀哉。

論曰：古里甲石倫善戰但又喜歡犯法，所以多次被廢罷，晚年起用爲大將，最後死於兵難之中。金國的國運將要完結了，又任用命運乖舛的李廣，它的困敝絶滅不是應該的嗎？草火訛可奮力作戰而死，板子訛可也奮力作戰，不死在戰場而死於刑罰，議論的人認爲是有近侍先入的話造成的。任用近侍小臣治理軍隊，既已牽制了將帥的臂肘，又聽信他們的讒言而殺人，金國喪失了政令刑法。唐朝的滅亡，是因爲近侍之臣監軍的緣故，金國又重蹈它的覆轍，多麽悲哀啊！

完顏撒合輦

撒合輦字安之，内族也。宣宗朝，累遷同簽樞密院事。元光二年十二月庚寅夜，宣宗病篤，英王盤都先入侍，哀宗後至，東華門已閉，聞英王在宫，遣樞密院官及東宫親衛軍總領移剌蒲阿勒兵東華門，都點檢駙馬都尉徒單合住奏中宫，得旨，領符鑰啓門。合住見上，上命撒合輦解合住刀佩之，哀宗遂入，明日即位，由是見親信。正大元年正月庚申，以輦

撒合輦字安之，是皇族子弟。在宣宗朝歷經升遷任同簽書樞密院事。元光二年十二月庚寅日夜晚，宣宗病危，英王完顏盤都先入宫侍候，哀宗後來纔到，東華門已經關閉，聽説英王在宫中，派遣樞密院官員以及東宫侍衛親軍總領移剌蒲阿屯兵東華門，都點檢、駙馬都尉徒單合住奏報中宫，得到聖旨，領取符契鑰匙打開宫門。徒單合住見到皇上，皇上命令撒合輦解下徒單合住的刀佩上，哀宗於是入宫，第二天即位，因此徒單合住被皇上親近信任。正大元年正月庚申日，

同判大睦親府事，兼前職。刑部完顏素蘭言："把胡魯策功第一，非超拜右丞相無以酬之，然同功數人亦有不次之望。"故胡魯之命中輟，輦猶升二品云。

四年，大元既滅西夏，進軍陝西。四月丙申，召尚書温迪罕壽孫、中丞烏古孫卜吉、祭酒裴滿阿虎帶、直學士蒲察世達、右司諫陳規、監察烏古論四和完顏習顯、同判睦親府事撒合輦同議西事，上曰："已諭合達盡力决一戰矣。"群臣多主和事，獨輦力破和議，語在《陳規傳》。

八月，朝廷得清水之報，令有司罷防城及修城丁壯，凡軍需租調不急者權停。初，聞大兵自鳳翔入京兆，關中大震，以中丞卜吉、祭酒阿忽帶兼司農卿，簽民兵，督秋税，令民入保爲避遷計。當時議者以謂大兵未至而河南先亂，且曰："御史監察城洛陽，治書供帳北使，中丞下兼司農簽軍督税，臺政可知矣。"至是，上謂撒合輦曰："諺云，水深見長人。朝臣或欲我一戰，汝獨言當静以待之，與朕意合，今日有太平之望，皆汝謀也。先帝嘗言汝可用，可謂知人矣。"未幾，右拾遺李大節、右司諫陳規言，撒合輦諂佞納賄及不公事，奏帖留中不報。明惠皇后嘗傳旨戒曰："汝諂事上，上之騎鞠皆汝所教。"尉忻亦極言之，上頗悟，出爲中京留守、兼行樞密院事。初，宣宗改河南府爲金昌府，號中京，又擬少室山頂爲御營，命移剌粘合築之，至是撒合輦爲留守。

任命撒合輦爲同判大睦親府事，兼前任職官。刑部官完顏素蘭上言説："把胡魯策立皇上的功勞數第一，不越級任右丞相的官職，不能酬賞他的功勞，但是與他功勞相同的幾個人也有越級升遷的願望。"所以把胡魯的任命在中途作罷，而撒合輦仍然晋升爲二品官。

四年，元朝已經滅掉西夏國，進軍陝西。四月丙申日，召集尚書温迪罕壽孫、御史中丞烏古孫卜吉、國子祭酒裴滿阿虎帶、翰林直學士蒲察世達、右司諫陳規、監察御史烏古論四和與完顏習顯、同判睦親府事撒合輦共同商議西邊的戰事，皇上説："已經告訴完顏合達竭盡全力决戰一番。"群臣大多主張議和，衹有撒合輦極力阻止和議，這些話記載在《陳規傳》内。

八月，朝廷得到清水戰役的禀報，命令官府罷去守城和修築城墻的丁壯役夫，凡是不急需的軍用物品、租賦徵調都暫停。最初，傳聞蒙古大軍從鳳翔府攻入京兆府，關中大大震驚，任命御史中丞烏古孫卜吉、國子祭酒裴滿阿忽帶兼司農卿，簽書民兵事，督責徵收秋税，命令百姓撤入堡寨作避敵遷居的準備。當時議論的人認爲敵人大軍没有到來而河南已先擾亂，并且説："御史監督修築洛陽城，治書侍御史爲北方使臣供設帷帳，御史中丞下去兼任司農卿，簽署軍事，督責税收，御史臺的政令由此可以知道了。"到這時，皇上告訴撒合輦説："諺語説，水深纔顯出高個子。朝廷有的大臣想要我竭盡全力决一死戰，衹有你説應當以鎮静來對待，與我的心意吻合，今天有了太平的希望，這都是你的計謀。先皇帝曾經説你可以任用，可以説是能識别人才。"不久，右拾遺李大節、右司諫陳規上奏議論撒合輦諂媚奸佞收受賄賂以及不公正的事，奏疏存留在内廷没有回覆。明惠皇后曾經傳宣聖旨告誡他説："你事奉皇上諂媚，皇上騎馬鞠球都是你所教唆的。"尉忻也極力奏論，皇上頗爲醒悟，派他出任中京留守、兼行樞密院事。當初，宣宗改河南府爲金昌府，號稱中京，又打算在少室山山頂修建御用行營，派移剌粘合修築，到這時撒合輦擔任留守。

九年正月，北兵從河清徑渡，分兵至洛，出没四十餘日。二月乙亥，立炮攻城。洛中初無軍，得三峰潰卒三四千人，與忠孝軍百餘守禦。時輦疽發于背，不能軍，同知温迪罕斡朵羅主軍務，有大事則就輦禀之。三月甲申，忠孝軍百餘騎入使宅，强擁輦出奔，輦不得已從之，并以官屬及其子自隨，才出南裹城門，城上軍覺，閉之瓮城中，矢石亂下，人馬多死傷。輦知不能出，仰呼求救，軍士知出奔非輦意，以繩引而上，送入其宅，不敢出。鎮撫官縛出奔之黨，欲殺之，已斬三人，輦親爲乞命，得免。乙酉，斡朵羅賫金帛出北門，如前日巡城犒軍之狀，既出即沿城而西，直出外壕，城上人呼曰："同知講和去矣。"軍士及將領隨而下者三四百人。少之，輦傳令云："同知叛降，有再下城者斬。"凡斬三四人，乃定。丙戌夜，城東北角破，輦奪南門出不得，投濠水死。已而，大兵退，强伸復立帥府。

九年正月，北方大軍從河清直接渡河，兵分幾路到達洛陽，在城外出没四十餘天。二月乙亥，架設大炮攻城。洛陽城中本來没有軍隊，獲得三峰山潰散的士兵三四千人，與忠孝軍士兵一百餘人一同守禦。當時撒合輦背上長了惡瘡，不能統領軍隊，同知府事温迪罕斡朵羅主管軍隊事務，有大事情就找撒合輦禀報。三月甲申日，忠孝軍一百多名騎兵進入行樞密使住宅，强迫簇擁撒合輦出城奔逃，撒合輦不得已依從他們，并帶領下屬官吏和他的兒子緊隨着自己，纔出奔到裹城的南門，城上的守軍發覺，將他們關閉在城門外的月城中，箭石紛紛落下，人馬死傷很多。撒合輦知道不能出去，仰頭高呼求救，士兵們知道出奔不是撒合輦的本意，用繩子把他拉上去，把他送回宅第，撒合輦不敢出來。鎮撫官將出逃士兵的同黨捆縛起來，要處决他們，已經斬殺三個人，撒合輦親自替他們乞求饒命，纔得以免死。乙酉，温迪罕斡朵羅携帶金銀綢帛出北門，如同前些日子沿城犒賞軍隊的樣子，出城門後就沿着城墻向西行進，一直奔出城外的壕溝，城上的人高呼道："同知講和去了。"士兵和將官緊隨着而跑下城的有三四百人。一會兒，撒合輦傳下軍令説："同知反叛投降了，有再下城的斬首。"共斬了三四個人，纔安定下來。丙戌日夜晚，城的東北角被攻破，撒合輦奪取南門出奔，没能脱身，投到護城河中死去。不久，大軍撤退，强伸又建立了元帥府。

强伸

强伸，本河中射糧軍子弟，貌極寢陋，而膂力過人。興定初，從華州副都統安寧復潼關，以勞任使，嘗監郃陽酷。後客洛下，選充官軍，戍陝鐵嶺，軍潰被虜，從都尉兀林荅胡土竄歸中京。時中京已破，留守兼行樞密院使内族撒合輦死之，元帥任守真復立府事，以便宜署伸警巡使。後守真率部曲軍從行省思烈入援，鄭州之敗守真死。

强伸，本來是河中府射糧軍的子弟，容貌極其醜陋，但臂力過人。興定初年，跟從華州副都統安寧收復潼關，因爲功勞而被差遣任用，曾經監管郃陽酷。後來客居在洛陽城中，被選派充當官軍士兵，防守陝州鐵嶺，軍隊潰敗被俘虜，跟隨都尉兀林荅胡土逃竄回到中京。當時中京已被攻破，留守兼行樞密院使皇族撒合輦戰死，元帥任守真重新建立元帥府，不奏報朝廷，自行委任强伸爲警巡使。後來任守真率領他的軍隊跟從行尚書省完顔思烈入都城救援，到鄭州戰役失敗時任守真戰死。

天興元年八月，中京人推伸爲府簽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傷殘老幼半之。甫三日，北兵圍之，東西北三面多樹大炮，伸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五十人往來救應，大叫，以“憨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爲鏃，得大兵一箭截而爲四，以筩鞭發之。又創遏炮，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得二駝及所乘馬皆殺之，以犒軍士，人不過一啖，而得者如百金之賜。九月，大兵退百里外。閏月，復攻，兵數倍於前。又一月，不能拔。事聞，哀宗降詔褒諭，以伸爲中京留守、元帥左都監、世襲謀克、行元帥府事。

天興元年八月，中京人推舉强伸爲府署簽事，統率現有的軍兵二千五百人，其中傷殘老幼占了一半。剛三天，北方大軍圍攻中京，在東、西、北三面樹立很多大炮，强伸搜集衣服、絹帛製成旗幟，將它們插在城墻上，率領士兵光着身子作戰，派五十名壯士往來應急救援，大聲吶喊，用“憨子軍”作爲名號，他們的聲勢與一萬人的軍隊没有區别。兵器用完後，就把銅錢製成箭頭，把獲得的北方軍隊射來的箭，一支截斷爲四截，使用筩鞭發射。又創造了遏炮，僅用幾個人操縱，能够發射大石頭到一百步以外，無不擊中目標。强伸奔走四處接應，所到之處必定取勝。把繳獲的兩頭駱駝，連同他所騎坐的馬都宰殺了，用來犒勞軍士，每人不過吃到一塊肉，而獲得的人却如同得到百金的賞賜。九月，北方大軍撤退到一百里以外的地方。閏九月，元兵又來進攻，兵力有以前的幾倍之多。又過了一個月，仍然不能攻克。事情報到朝廷，哀宗頒降聖旨褒獎鼓勵，任命强伸爲中京留守、元帥左都監、世襲謀克、行元帥府事。

十月，參知政事内族思烈自南山領軍民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二年二月，伸建一堂於洛川驛之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願以死自效。三月，中使至，以伸便宜從事。是月，大兵自汴驅思烈之子於東門下，誘思烈降。思烈即命左右射之，既而知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忽林荅胡土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稍散去。

十月，參知政事皇族完顏思烈從南山率領軍兵百姓十餘萬人進入洛陽，行尚書省事。二年二月，强伸在洛川驛的東邊修建一座殿堂，取名“報恩”，刻詔書文字在石碑上，願意以死來報效國家。三月，内侍省使臣到洛陽，允許强伸根據情況自行處理軍事。這個月，蒙古大軍從汴梁驅趕完顏思烈的兒子到城東門下邊，勸誘完顏思烈投降。完顏思烈就命令左右士兵用弓箭射擊他們，不久得知崔立事變的消息，患病不能説話而死去。總帥忽林荅胡土代行尚書省事，强伸行總帥府事，過了一個多月，糧食吃光了，軍士百姓漸漸逃散離去。

五月，大兵復來，陣於洛南，伸陣水北。有韓帥者匹馬立水濱，招伸降，伸謂帥曰：“君獨非我家臣子耶？一日勤王，猶遺令名于世，君既不能，乃欲誘我降耶？我本一軍卒，今貴爲留守，誓以死報國耳。”遂躍而射之。帥奔陣，率步卒數百奪橋，伸

五月，蒙古大軍又來進攻，排列戰陣在洛水之南，强伸排列戰陣在洛水以北。有一位名叫韓帥的降將單人匹馬站立在河水邊上，招强伸歸降，强伸告訴韓帥説：“君難道不是我朝的臣子嗎？一天勤勞於王事，還可以在世上留下美名，君既然不能够這樣做，却又想勸誘我投降嗎？我本來是一個士兵，現在顯貴成爲留守，發誓以死

軍一旗手獨出拒之，殺數人，伸乃手解都統銀符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築戰壘於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墻。大兵以五百騎迫之，伸率卒二百鼓噪而出，大兵退。

來報效國家罷了。”於是跳起來用弓箭射他，韓帥奔回陣地，率領步兵幾百人搶奪河橋，强伸軍中一名旗手單獨出陣抵禦他們，斬殺幾人，强伸就親手解下都統的銀符給他佩上，士氣重新振作。當初，在城外的四個角落上修築作戰堡壘，到五道門內外都有屏障，稱作迷魂墻。北方大軍以五百騎兵逼近他們，强伸率領二百名士兵吶喊殺出，大軍退去。

六月，行省胡土率衆走南山，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人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伸宛轉不肯進，强挾之，將見大帥塔察。及中京七里河，伸語不遜，兵卒相謂曰：“此人乖角如此，若見大帥其能降乎，不若殺之。”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吾貸汝命。”伸不從，左右力持使北面，伸拗頭南向，遂殺之。

六月，行尚書省烏林荅胡土率領部衆逃向南山，鷹揚都尉獻出西城門投降，强伸知道城池不能把守了，率領敢死勇士幾十個人突破東門出逃，轉戰來到偃師，力量耗盡而被活捉。元軍用一匹馬載着他，簇擁逼迫着他行進，强伸輾轉掙扎不肯前進，士兵强迫挾持着他，將要去見大帥塔察。到中京七里河時，强伸出言不恭順，士兵們相互說：“這個人像這樣怪僻頂撞，如果見到大帥就能够投降嗎？不如殺了他。”於是用好話勸誘他道：“你能够向着北面屈膝下跪一次，我們就饒你性命。”强伸不聽從，左右的士兵用力抓住使他面向北方，强伸拗過頭去南向而立，元軍於是殺了他。

烏林荅胡土

烏林荅胡土。正大九年正月戊子，北兵以河中一軍由洛陽東四十里白坡渡河。白坡故河清縣，河有石底，歲旱水不能尋丈。國初以三千騎由此路趨汴，是後縣廢爲鎮，宣宗南遷，河防上下千里，常以此路爲憂，每冬日命洛陽一軍戍之。河中破，有言此路可徒涉者，已而果然。北兵既渡，奪河陰官舟以濟諸軍。時胡土爲破虜都尉，戍潼關，以去冬十二月被旨入援，至偃師，聞白坡徑渡之耗，直趨少室，夜至少林寺。時登封縣官民已遷太平頂御寨。明日，胡土使人紿縣官云：“吾軍中家屬輜重欲留此山，即率兵赴汴京。”因攝縣官下山，使之前導，一軍隨之而上。山既險固，糧亦充足，遂有久住之意。尋繼

烏林荅胡土。正大九年正月戊子日，北方大軍派遣河中府的一支軍隊從洛陽東邊四十里的白坡渡過黃河。白坡是原來的河清縣，河中有石質的河底，乾旱時水深不到一丈。建國初年派三千騎兵從這條路直趨汴梁，以後縣降爲鎮，宣宗向南遷移，黃河的守備上下達一千里，經常以這一路爲憂慮，每到冬季的時候就命令洛陽派一支軍隊守衛它。河中府被攻破，有人說這條路可以徒步渡過，不久果真是這樣。北方大軍渡河以後，奪取了河陰縣官府的渡船用來擺渡各路軍隊。當時烏林荅胡土擔任破虜都尉，戍守潼關，於去年冬天十二月接受詔令入都城救援，行進到偃師縣，聽說北方大軍從白坡直接渡河的消息，率領軍隊直奔少室山，晚上到達少林寺。當時登封縣官吏百姓已經遷移到太平頂御用行營中。第二天，烏林荅胡土派人哄騙縣官說：“我們想把軍隊中的家屬、軍用物資存留在這座山中，然後立

軍下山劫掠居民，甚於盜賊，旁近一二百里無不被害。胡土畏變，知而不禁，又所劫牛畜糧糗亦分有之。

即率領軍隊趕赴汴京。”於是挾持縣官下山，使他在前面作嚮導，全部軍馬緊隨着他上山。山勢既險峻牢固，糧食也很充足，於是有長久留駐的打算。不久放縱士兵下山搶劫掠奪百姓，比盜賊還厲害，周圍一二百里的地方没有不受害的。烏林荅胡土害怕變故，知道這些事而不加禁止，另外士兵們搶劫來的耕牛牲畜糧食也分給他享用。

七月，恒山公武仙、參政思烈兩行省軍，屯登封城南大林下，遣人約之入京。胡土百計不肯下，不得已，乃分其軍四千，與思烈俱東。八月三日，兩行省軍潰於中牟，胡土狼狽上山，殘卒三二十人外偏裨無一人至者。十二月，思烈自留山行省於中京，徵兵同保洛陽，又遷延不行。思烈以檄來，言：“若依前逗遛，自有典憲，吾不汝容矣。”胡土懼，乃挈妻子及軍往中京，留其半山上以為巢穴。天興二年三月，思烈病卒，留語胡土代行省事。六月，敵勢益重，强伸方盡力戰禦，而胡土即領輕騎、挈妻子棄城南奔，遂失中京。初，胡土在太平頂既顧望不進，又懼人議己，乃出榜募人爲救駕軍，云：“一旅之衆可以興復國家，諸人有能奮發許國捐軀者，豈不濟大事乎!”於是，不逞之徒隨募而出，得澤人緝麻嵛、武録事等二十餘人，促令赴京，行及盧店即行劫，械至，杖之二百，人無不竊笑。

七月，恒山公武仙、參知政事完顏思烈兩個行省的軍隊屯駐在登封城南大樹林下，派遣人約他入京城。烏林荅胡土千方百計不肯下山，迫不得已，纔分派他的軍隊四千人，與完顏思烈會合一起東進。八月三日，兩個行省的軍隊在中牟潰散，烏林荅胡土狼狽奔逃上山，除殘兵二三十人以外，偏將没有一人回來的。十二月，完顏思烈從留山到中京行尚書省，徵召軍隊共同保衛洛陽，他又輾轉拖延不去。完顏思烈簽發文告來，説：“如果像以前一樣逗留不進，自然有刑典法令，我不會寬容你了。”烏林荅胡土害怕了，纔携帶妻子兒女，率領軍隊前往中京，留下一半的軍兵屯駐在山上作爲巢穴。天興二年三月，完顏思烈病死，留下話語要烏林荅胡土代行尚書省事。六月，敵軍勢力更加强盛，强伸正竭盡全力奮戰守禦，而烏林荅胡土却率領輕裝騎兵，携帶妻子兒女，抛棄城市向南奔逃，於是中京失守。當初，烏林荅胡土在太平頂上既觀望不進軍，又害怕衆人議論自己，於是出榜招募人組成救駕軍，榜文説：“一個師旅的軍隊可以使國家復興，諸位有能够奮力振作願意爲國捐軀的，難道不能完成大事嗎?”於是，那些爲非作歹之徒應募而來，招得澤州人緝麻嵛、武録事等二十多人，催促他們趕赴京城，這些人行進到盧店就開始搶劫，烏林荅胡土用枷鎖押解他們回來，每人被杖刑二百，衆人無不暗中譏笑。

既而，走蔡州，上召見慰問，而心薄之。會宋人攻唐州，元帥烏古論黑漢屢遣人告急，即命胡土領忠孝軍百人，就徵西山招撫烏古論换住、黄八兒等軍赴之。胡土率兵至唐，宋人斂避，縱其半入城，夾擊之，胡土大

不久，烏林荅胡土奔逃到蔡州，皇上召見慰問，而内心却鄙薄他。恰逢宋朝人進攻唐州，元帥烏古論黑漢多次派遣人來告急，皇上就命令烏林荅胡土率領忠孝軍一百人，前往西山招撫烏古論换住、黄八兒等軍隊趕赴那裏。烏林荅胡土率領軍隊來到唐州，宋朝人避開他們，放縱他們半

敗，僅存三十騎以還，換住死焉。

數入城，進行夾攻，烏林荅胡土大敗，衹保存了三十個騎兵逃回，烏古論換住戰死。

既而，以胡土爲殿前都點檢，罷權參政。大兵圍蔡，分軍防守，胡土守西面。十一月，胡土之奴竊其金牌，夜縋城降，朝士喧播謂胡土縱之往，將有異志。胡土聞之，内不自安，乞解軍職。上慰之曰："卿父子昆弟皆爲帥臣，受恩不爲不厚，顧肯降耶。且卿向在洛陽不即降，而千里遠來降於蔡，豈人情也哉。聞卿遇奴太察，且其衣食不常給之，此蓋往求温飽耳，卿何慊焉。"因賜饌以安其心。初，胡土罷機政，頗有怨言，左右勸上誅之，上不聽。及令守西城，尤怏怏不樂，至是始感恩無他慮矣。尋以總帥孛术魯婁室與胡土皆權參政，婁室與右丞仲德同事，胡土防守如故，復以都尉承麟爲東面元帥權總帥。先是，攻東城，婁室隨機備禦。二日移攻南城，烏古論鎬易之，炮擊城樓幾仆，右丞仲德率軍救援，乃罷攻。俄而四面受敵，仲德艱於獨援，遂薦承麟代婁室東面，而乞與婁室同救應。初，胡土失外城，頗慚恨，聲言力小不能令衆，仲德亦薦之，故有是命。蔡城破，投汝水死。

不久，任命烏林荅胡土爲殿前都點檢，罷去權參知政事的官職。蒙古大軍圍攻蔡州，分兵防守，烏林荅胡土防守西面。十一月，烏林荅胡土的家奴偷竊他的金牌，在晚上用繩子吊下城投降，朝廷大臣喧嘩傳聞説烏林荅胡土放他出逃，將要有叛變的志向。烏林荅胡土聽到這些話，内心不安，請求解除軍職。皇上安慰他説："你們父子兄弟都是將帥之臣，承受國家恩典不是不厚重，怎麽肯投降呢？況且你以前在洛陽不就近投降，反而從千里之遠的地方來到蔡州投降，這哪裏是人之常情呢？聽説你對待家奴太苛察了，而且他們的衣物食品都不經常供給，這些人大概是前去謀求温飽罷了，你何必顧慮呢？"又賞賜給食物以使他安心。當初，烏林荅胡土罷去軍機政事，很有怨言，左右大臣勸告皇上把他殺了，皇上不聽從。到命令他防守城西時，烏林荅胡土更是怏怏不樂，到這時纔開始感激皇上恩典，没有其他顧慮了。不久委派總帥孛术魯婁室與烏林荅胡土都擔任權參知政事，婁室與尚書右丞完顔仲德共同料理軍政事務，烏林荅胡土像從前一樣防守西城，又任命都尉承麟爲東面元帥，代理總帥。在此之前，元軍進攻東城，孛术魯婁室隨機應變守備防禦。第二天移軍進攻南城，烏古論鎬輕視他們，用大炮幾乎將城墻門樓打塌，尚書右丞仲德率領軍隊救援，纔停止了進攻。緊接着城的四面都受到敵軍攻擊，仲德獨力援救感到艱難，於是舉薦承麟代替孛术魯婁室防守城東，而請求與孛术魯婁室協同救援接應。當初，烏林荅胡土丢失外城，很是慚愧後悔，聲言是由於力量小不能號令衆人的緣故，仲德也舉薦他，所以有這一任命。蔡州城攻破，他投入汝水自殺。

贊曰：撒合輦本以佞進，烏林荅胡土戰陣不武，付以孤城，望其捍禦大難，豈得爲知人乎。强伸一射糧卒耳，及授以兵，乃能應變制勝，遠過二人，力盡乃斃，猶有烈丈夫之風

贊曰：撒合輦本來因爲諂媚而得到進用，烏林荅胡土出戰臨陣不武勇，將孤城托付給他們，希望他們捍衛城市，抵禦大的禍難，怎麽能算是瞭解人呢？强伸衹是一個射糧軍士兵罷了，等到交給他軍隊的時候，却能够應付變故，獲取勝

焉。古人有言："四郊多壘，拔士為將。"使金運未去，伸足以建功名矣夫！

利，遠遠超過這兩個人，力量用盡了纔倒斃，還具有英烈的大丈夫的風範。古人曾説："四郊多戰亂，就選拔士兵爲大將。"假使金國的國運没有完結，强伸足以建立功名了吧！

完顔思烈

内族思烈，南陽郡王襄之子也。資性詳雅，頗知書史。自五六歲入宫充奉御，甚見寵幸，世號曰"自在奉御"。當宣宗入承大統，胡沙虎跋扈，思烈尚在髫齔，嘗涕泣跪抱帝膝致説曰："願早誅權臣，以靖王室。"帝急顧左右掩其口。自是，帝甚器重之。後由提點近侍局遷都點檢。天興元年，汴京被圍，哀宗以思烈權參知政事，行省事于鄧州。會武仙引兵入援，於是思烈率諸軍發自汝州，過密縣，遇大元兵，不用武仙阻澗之策，遂敗績于京水，語在《武仙傳》。中京留守、元帥左監軍任守真死之。上聞，罷思烈行省之職，以守中京。無何，大兵圍中京未能下，崔立遣人監思烈子於中京城下，招之使降。思烈不顧，令軍士射之，既而知崔立已以汴京歸順，病數日而死。初，思烈會武仙等軍入援，即與仙論議不同，仙以思烈方得君，每假借之。思烈謂仙本無入援意，特以朝廷遣一參政召兵，迫於不得已乃行耳。然仙知兵，頗以持重為事。思烈急於入京，不聽仙策，於是左右司員外郎王渥乃勸思烈曰："武仙大小數百戰，經涉不為不多，兵事當共議。"思烈疑其與仙有謀，幾斬之，渥自以無愧於内，不懼也。已而，思烈果敗，渥歿於陣。

皇族完顔思烈，是南陽郡王完顔襄的兒子。天性安詳嫻雅，頗爲知曉經書史籍。從五六歲時就入宫充任奉御，很受皇上寵幸，當世人稱作"自在奉御"。當宣宗入宫繼承帝業大統的時候，胡沙虎專横跋扈，完顔思烈還在童年，曾經流淚下跪抱着皇上的腿膝説："希望早日誅殺權貴大臣，以使王室安定。"皇帝急忙環視左右掩住他的口。從此以後，皇帝很是器重他。後來由提點近侍局升爲都點檢。天興元年，汴京被圍困，哀宗任命完顔思烈權參知政事，到鄧州行尚書省事。恰逢武仙率領軍隊入援都城，於是完顔思烈率領各路軍隊從汝州進發，經過密縣，遇到元朝大軍，不采用武仙依仗山澗防守的計策，於是在京水大敗，這事記載在《武仙傳》内。中京留守、元帥左監軍任守真戰死。皇上聽到消息，撤去完顔思烈行尚書省的職務，派他守衛中京。不久，大軍圍攻中京，没有攻克，崔立派遣人監押完顔思烈的兒子到中京城下，招唤他要他投降。完顔思烈全然不顧，命令軍士用弓箭射擊。不久，知道崔立已經以汴京歸順投降了元朝，患病幾天死去。當初，完顔思烈會合武仙等軍隊入援京城，就與武仙意見不合，武仙因爲完顔思烈正得到君主的信用，每每藉助於他。完顔思烈認爲武仙本來没有入援京城的心意，衹是因爲朝廷派遣一員參知政事召集軍隊，迫不得已纔前來罷了。但武仙懂得軍事，多以用兵穩重爲計謀。完顔思烈急於進京，不聽從武仙的計策，在這時左右司員外郎王渥就勸告完顔思烈説："武仙作戰大大小小有數百次，經歷戰事不算不多，在軍事上應當共同商議。"完顔思烈懷疑他與武仙有預謀，差一點將他斬殺，王渥自己因爲内心無愧，也不畏懼。不久，完顔思烈果然戰敗，王渥死在陣地上。

王渥

渥字仲澤，後名仲澤，太原人。性明俊不羈，博學善談論，工尺牘，字畫清美，有晋人風。少游太學，長於詞賦，登興定二年進士第。為時帥奥屯邦獻、完顔斜烈所知，故多在兵間。後辟寧陵令，有治迹，入為尚書省令史。因使宋至揚州，應對敏給，宋人重之。及還，為太學助教，轉樞密院經歷官，俄遷右司都事，稍見信用。及思烈往鄧州，以渥為左右司員外郎，從行。

王渥字仲澤，後來改名仲澤，是太原人。生性明悟俊秀不拘小節，學問淵博善於談論，擅長書信文牘，文字筆畫清秀俊美，有晋人風度。少年時游學太學，長於詞賦，興定二年考中進士。爲當時的元帥奥屯邦獻、完顔斜烈所知遇，因此大多時間在軍隊中。後來徵召爲寧陵縣令，有治政的業績，入朝爲尚書省令史。因爲出使宋朝到揚州，對答敏捷，宋朝人看重他。回朝後，擔任太學助教，轉樞密院經歷官，不久升任右司都事，漸漸被信用。到完顔思烈前往鄧州時，任命王渥爲左右司員外郎，隨從前行。

贊曰：思烈夙惠，請誅權奸以立主威，有甘羅、辟彊之風，所謂“茂良不必父祖”者也。中京之圍，崔立脅其子使招之降，不顧而趣射之，何愧乎橋玄。至如不從武仙之言，以至於敗，此蓋時人因惜王仲澤之死而有是言，仙無入援之意則非誣也。

贊曰：完顔思烈從幼年時就聰慧，請求誅殺權貴奸臣以建立人主的威權，有甘羅、辟彊的風範，這就是古人所説“俊秀優良不必像他父親祖上那樣”。中京被圍困，崔立脅迫他的兒子招降他，他毫不顧及而催促士兵用弓箭射他們，與橋玄相比，又有什麼慚愧呢？至於不聽從武仙的話，以致戰敗，這大概是因爲當時人惋惜王仲澤的死纔有這番話，而武仙没有入援都城的打算却不假。

紇石烈牙吾塔

紇石烈牙吾塔一名志。本出親軍，性剛悍喜戰。貞祐間，僕散安貞為山東路宣撫使，以牙吾塔為軍中提控。是時，山東群盗蜂起，安貞遣牙吾塔破巨蒙等四堌，又破馬耳山寨，殺劉二祖賊黨四千餘人，降賊八千，虜其僞宣差程寬、招軍大使程福，又降脅從民三萬餘人。貞祐四年六月，積功累遷欄通渡經略使。十月，為元帥左都監。十二月，行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兼武寧軍節度使、徐州管内觀察使。

興定二年正月，宋兵萬餘攻泗州，牙吾塔赴援，至臨淮，遇宋人三百，掩殺殆盡。及泗州，宋兵八千圍

紇石烈牙吾塔又名志。本來出身於侍衛親軍，生性剛烈剽悍，喜好征戰。貞祐年間，僕散安貞擔任山東路宣撫使，任命紇石烈牙吾塔爲軍中提控。這時，山東的各種强盗紛紛起事，僕散安貞派遣紇石烈牙吾塔攻破巨蒙等四堌，又攻破馬耳山寨，斬殺劉二祖賊軍黨徒四千餘人，招降賊軍八千人，俘獲僞命宣差官程寬、招軍大使程福，又招降被賊軍脅迫順從的百姓三萬餘人。貞祐四年六月，積聚功勞多次升遷任欄通渡經略使。十月，擔任元帥左都監。十二月，爲行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兼任武寧軍節度使、徐州管内觀察使。

興定二年正月，宋朝軍隊一萬餘人進攻泗州，紇石烈牙吾塔趕赴那裏救援，行進到臨淮，遇見宋朝軍隊三百人，掩襲追殺，差不多把他們

甚急，督衆進戰，大破之，溺水死者甚衆，獲馬三百餘匹，俘五十餘人。又圍盱眙，宋人閉門堅守不敢出。以騎兵分掠境内，而時遣羸卒薄城誘之。宋人出騎數百來拒，牙吾塔麾兵佯北，發伏擊之，斬首二百。宋人復出步騎八千來援，合擊敗之，殺一太尉，斬首三百。尋獲覘者，稱青平宋兵甚衆，將救盱眙。牙吾塔移兵赴之，宋兵步騎七千人突出，兵少却，旋以輕騎扼其後，初逗遛不與戰，縱之走東南，薄諸河，斬首千餘，溺死者無算，獲馬牛數百，甲仗以千計。師還，遇宋兵三千於連塘村，斬首千餘級，俘五十人，獲馬三十五匹。宣宗以其有功，賜金帶一。

全部消滅了。到達泗州，宋軍八千人圍攻州城很緊急，紇石烈牙吾塔督率士兵進軍作戰，大破宋軍，落水淹死的人很多，繳獲三百多匹馬，俘虜五十多人。又圍攻盱眙，宋軍緊閉城門堅守不敢出戰。派遣騎兵分頭擄掠境内的財物，而且經常派遣老弱士兵逼近城市誘惑他們出戰。宋軍派出幾百騎兵來交戰，紇石烈牙吾塔指揮軍隊佯裝敗退，埋伏的士兵突然發動進攻，斬殺二百人。宋軍又派出步兵騎兵八千人來救援，紇石烈牙吾塔聚合兵力打敗他們，殺死一名太尉，斬殺三百人。隨即又捕獲敵軍探子，稱説青平的宋朝軍隊很多，將要前來援救盱眙。紇石烈牙吾塔轉移軍隊奔赴青平，宋軍步兵騎兵七千人突然殺出，軍隊稍微退却，立即用輕騎兵扼守住他們的後路，開初停留不前不與他們接戰，放他們朝東南方向逃跑，將他們逼到河邊，斬殺一千多人，淹死的人無數，繳獲馬牛數百，武器以千數計算。軍隊撤回，在連塘村遭遇到宋軍三千人，又斬殺一千多人，俘虜五十人，繳獲馬三十五匹。宣宗因爲他有功勞，賞給他一條金帶。

三年正月，敗宋人於濠州之香山村。二月，又敗之於滁州，斬首千級。拔小江寨，殺統制王大篷等，斬三萬，俘萬餘人。又拔輔嘉平山寨，斬首數千，俘五百餘人，獲馬牛數百，糧萬斛。三月，提控奥敦吾里不大敗宋人于上津縣，兵還至濠州，宋人以軍八千拒戰，牙吾塔迎擊敗之，獲馬百餘匹。

三年正月，在濠州的香山村擊敗宋朝軍隊。二月，又在滁州擊敗宋軍，斬殺一千人。攻取小江寨，殺死統制王大篷等，斬殺三萬人，俘虜一萬多人。又拔取了輔嘉平山寨，斬殺幾千人，俘虜五百餘人，繳獲馬牛幾百，糧食一萬斛。三月，提控奥敦吾里不在上津縣大敗宋朝軍隊，軍隊撤回到濠州，宋朝人派軍隊八千人前來抵禦作戰，紇石烈牙吾塔迎頭擊敗他們，繳獲馬一百餘匹。

五年正月，上以紅襖賊助宋爲害，邊兵久勞苦，詔牙吾塔遺宋人書求戰，略曰："宋與我國通好，百年於此，頃歲以來，納我叛亡，絶我貢幣，又遣紅襖賊乘間竊出，跳梁邊疆，使吾民不得休息。彼國若以此曹爲足恃，請悉衆而來，一决勝負，果能當我之鋒，沿邊城邑當以相奉。度不能，即宜安分保境，何必狐號鼠竊、乘陰伺夜以爲此態耶？且彼之將

五年正月，皇上因爲紅襖賊軍幫助宋朝人成爲禍害，邊境上軍兵長久勞苦，詔令紇石烈牙吾塔給宋人送信要求决戰，大略説："宋朝與我國友好，到現在已有一百年了，近年以來，接納我國反叛逃亡的人，斷絶每年向我國進貢的錢幣，又派遣紅襖賊軍乘間隙暗地出動，侵犯邊境，使我們的百姓不能休息。你們國家如果以爲這些人足以依賴，就請調集全部人馬前來，一决勝負，果真能够抵擋我軍的鋒芒，當以邊境的城鎮奉送。如果你們估計不能抵擋我軍的鋒芒，就應當

帥亦自受鉞總戎，而臨敵則望風遠遁，被攻則閉壘深藏，逮吾師還，然後現形耀影以示武。夫小民尚氣，女子有志者猶不爾也，切爲彼國羞之。”

安守本分，保全境土，又何必效法狐狸哀號老鼠偷竊、乘着陰時等待夜晚，做出這番醜惡姿態呢？況且你們的將官帥臣自然也是接受了節鉞統率軍隊，但面臨敵軍時，就望風遠逃，被圍攻時就緊閉壁壘深藏，等到我軍撤回，然後纔露出身影顯示武力。崇尚氣節的小民百姓、有志向的女子也不會這樣做，深深地替你們國家感到羞恥。”

先是，宋將時青襲破泗州西城。二月，牙吾塔將兵取之，宋兵拒守甚力，乃募死士以梯衝并進，大敗宋兵。時青乘城指麾，射中其目，遂拔衆南奔。乃陳兵橫絶走路擊之，宋兵大潰，遂復泗州西城。三月，復出兵宋境，以報其役，破團山、買家等諸寨，進逼濠州。牙吾塔慮州人出拒，躬率勁兵逆之，遇邏騎二百于城東，擊殺過半。會偵者言前路芻糧甚艱，乃西掠定遠，由渦口而還。九月，又率兵渡淮，大破宋兵於團山，詔遷官升職有差。

在此之前，宋朝將官時青襲擊攻破了泗州西城。二月，紇石烈牙吾塔率領軍隊奪取它，宋軍極力抵禦守衛，於是牙吾塔招募敢死勇士用雲梯衝車同時并進，大敗宋軍。時青登上城墻指揮，箭射中了他的眼睛，就帶領部衆向南奔逃。牙吾塔就排列軍隊截斷他們的逃路攻擊他們，宋軍大潰敗，就收復了泗州西城。三月，又出兵攻入宋朝境土，以報復他們的入侵，攻破團山、買家等各個堡寨，進軍逼近濠州。紇石烈牙吾塔擔心州城中的守軍出城抵禦，親自率領精鋭的軍隊迎面攻擊他們，在城東遇見巡邏的騎兵二百人，殺死一半多。恰逢探子報告説前面路上糧食草料很困難，於是向西行進擄掠定遠，從渦口撤回。九月，又率領軍隊渡過淮河，在團山大破宋朝軍隊，詔令對立功將士分等級升遷官職。

元光元年五月，以京東便宜總帥兼行户、工部事，上因謂宰臣曰：“牙吾塔性剛，人皆畏之，委之行部，無不辦者。至於御下亦頗有術，提控有胡論出者，渠厚待之，常同器而食，其人感奮，遂以戰死。”英王守純曰：“凡爲將帥，駕馭人材皆當如此。”上曰：“然。”未幾，宋人三千潛渡淮，至聊林，盡伐堤柳，塞汴水以斷吾糧道。牙吾塔遣精甲千餘破之，獲其舟及渡者七百人，汴流由是復通。

元光元年五月，以京東路便宜從事、總帥的身份兼行户、工部事，皇上於是告訴宰相説：“紇石烈牙吾塔性格剛强，衆人都畏懼他，委令他行部，没有不可辦理的事。至於駕馭下屬也很有方法，有一個提控名叫胡論出，紇石烈牙吾塔對待他優厚，常常與他用同一食具吃東西，這個人感動奮激，於是戰死。”英王完顔守純説：“凡是作爲將帥，駕馭人才都應當像這樣。”皇上説：“是這樣的。”不久，宋軍三千人暗中渡過淮河，進到聊林，將河堤上的柳樹全部砍掉了，堵塞住汴河以隔斷我軍的運糧河道。紇石烈牙吾塔派遣精鋭士兵一千多人攻破他們，俘獲了他們的舟船以及渡河的士兵七百人，汴河水道因此重新暢通。

二年四月，上言：“賞罰國之大信，帝王所以勸善而懲惡，其令一出不可中變。向官軍戰歿者皆廩給其

二年四月，上言説：“賞罰是國家的大的信用，是帝王用來鼓勵善良并懲罰奸惡的，法令一經發出，就不可中途變更。以前作戰陣亡的官軍

家，恩至厚也。臣近抵宿州，乃知例以楮幣折支，往往不給，至于失所。此殆有司出納之吝，不能奉行朝廷德意之過也。自今願支本色，令得贍濟。”以糧儲方艱，詔有司給其半。

都由國家供養他們的家庭，朝廷的恩德很深厚。臣近來抵達宿州，纔知道按慣例是用紙幣折價支給，往往不足，以至於有喪失安身之處的。這大概是有關官府支出錢財吝嗇，不能奉行朝廷恩德善意的過失。希望自今以後支給糧食實物，使他們得以贍養接濟。”因爲糧食儲備正困難，詔令有關官府供給他們一半實物。

紅襖賊寇壽、潁，剽掠數日而去。牙吾塔聞之，率兵渡淮，偵知朱村、孝義村有賊各數百，分兵攻之，連破兩栅，及焚其村塢數十。還遇宋兵數百，陣淮南岸，擊殺其半，尋有兵千餘自東南來追，復大敗之。先是，納合六哥殺元帥蒙古綱，據邳州以叛。十月，牙吾塔圍之，焚其樓櫓，斬首百餘。於是，宋鈐轄高顯、統制侯進、正將陳榮等知不能守，共誅六哥，持其首縋城降。六哥既誅，衆猶拒守，方督兵進攻，宋總領劉斌、提控黄温等縛首亂顏俊、戚誼、完顏乞哥，及梟提控金山八打首，遣其校馬俊、吴珪來獻。既而紅襖監軍徐福、統制王喜等亦遣其總領孫成、總押徐琦納款。劉斌等遂率軍民出降，牙吾塔入城，撫慰其衆，各使安集，又招獲紅襖統制十有五人，將官訓練百三十有九人。十一月，遣人來報，仍函六哥首以獻。宣宗大喜，進牙吾塔官一階，賜金三百兩、内府重幣十端，將士遷賞有差。

紅襖賊軍侵犯壽州、潁州，搶劫擄掠幾天後纔離去。紇石烈牙吾塔聽到這一消息，率領軍隊渡過淮河，偵察到朱村、孝義村各有賊軍幾百人，分派軍隊襲擊他們，連續攻破兩座栅欄，并焚燒了他們幾十處村莊堡寨。撤軍回來遇到宋朝軍隊幾百人，牙吾塔在淮河南岸擺成戰陣，攻擊他們，斬殺了一半的士兵，隨後宋軍一千餘人從東南趕來追擊，又把他們打得大敗。在此之前，納合六哥殺害了元帥蒙古綱，占據邳州反叛。十月，紇石烈牙吾塔圍攻邳州，焚燒瞭望樓，斬殺一百餘人。在這時，宋軍鈐轄高顯、統制侯進、正將陳榮等人知道不能守衛了，就共同誅殺納合六哥，帶着他的首級用繩索吊下城來投降。納合六哥已經被誅殺，他的部衆還在抗拒守衛，正督責軍兵進攻，宋軍總領劉斌、提控黄温等將帶頭作亂的顏俊、戚誼、完顏乞哥捆綁起來，并砍下提控金山八打的頭，派遣他們的牙校馬俊、吴珪來獻上。不久，紅襖賊監軍徐福、統制王喜等也派遣他們的總領孫成、總押徐琦歸降。劉斌等就率領軍兵百姓出城投降。紇石烈牙吾塔進入城中，安撫慰勞衆人，使各自安定聚集，又招安得紅襖賊軍統制十五人，訓練將官一百三十九人。十一月，派遣人來京城禀報，并用木匣裝上納合六哥首級進獻。宣宗非常高興，晋升紇石烈牙吾塔官資一階，賞賜黄金三百兩、内廷府庫厚重綢帛十端，將士們依照功勞大小分别升遷受賞。

正大三年十一月，北兵猝入西夏，攻中興府甚急。召陝西行省及陝州、靈寶二總帥訛可、牙吾塔議兵，又詔諭兩省曰：“儻邊方有警，内地可憂，若不早圖，恐成噬臍。旦夕事勢不同，隨機應變，若逐旋申奏，恐

正大三年十一月，北方大軍突然攻入西夏，進攻中興府很急。皇上召集陝西行省和陝州、靈寶兩位總帥完顏訛可、紇石烈牙吾塔商議軍情，又降詔書告訴兩個行省説：“倘若邊境有警報，内地很可憂慮，如果不早作打算，恐怕要後悔莫及。一朝一夕之間時事形勢都不相同，要隨機應

失事機，并從行省從宜規畫。”

四年，牙吾塔復取平陽，獲馬三千。是歲，大兵既滅夏國，進攻陝西德順、秦州、清水等城，遂自鳳翔入京兆，關中大震。五年，圍慶陽。六年十月，上命陝省以羊酒及幣赴慶陽犒北帥，爲緩師計。北中亦遣唐慶等往來議和，尋遣斡骨欒爲小使，徑來行省。十二月，詔以牙吾塔與副樞蒲阿權簽樞密院事，内族訛可將兵救慶陽。七年正月，戰于大昌原，慶陽圍解。詔以牙吾塔爲左副元帥，屯京兆。初，斡骨欒來，行省恐泄事機，因留之。蒲阿等既解慶陽之圍，志氣驕滿，乃遣還，謂使者曰：“我已準備軍馬，可戰鬥來。”語甚不遜，斡骨欒以此言上聞，太宗皇帝大怒，至應州，以九日拜天，即親統大兵入陝西。八年，遷居民於河南，棄京兆東還。五月，至閿鄉，得寒疾，汗不出，死。

“塔”亦作“太”，亦曰“牙忽帶”，蓋女直語，無正字也。是歲九月，國信使内族乘慶自北使還，始知牙吾塔不遜激怒之語，且言慶等在旁心魄震蕩，殆不忍聞。當時以帥臣不知書，誤國乃爾。塔爲人鷙狠狼戾，好結小人，不聽朝廷節制。嘗入朝，詣省堂，詆毁宰執，宰執亦不敢言，而上倚其鎮東方，亦優容之。尤不喜文士，僚屬有長裾者輒以刀截去。又喜凌侮使者，凡朝廷遣使來，必以酒食困之，或辭以不飲，因并食不給，使餓而去。司農少卿張用章以行户部過宿，塔飲以酒，張辭以寒疾，塔笑曰：“此易治耳。”趨左右持艾來，卧張於床，灸之數十。又以銀符佩妓，

變，如果逐一地申奏朝廷，恐怕喪失機會，一律聽從行省根據情况自行籌措指揮。”

四年，紇石烈牙吾塔又攻取平陽，繳獲馬三千匹。這一年，蒙古大軍既已滅掉西夏國，又進攻陝西德順、秦州、清水等城，於是從鳳翔進入京兆府，關中大爲震驚。五年，圍攻慶陽府。六年十月，皇上命令陝西行省載羊酒和錢幣趕赴慶陽犒勞北方大軍元帥，以此作爲緩兵之計。北方朝廷也派遣唐慶等人往來議和，不久又派遣斡骨欒爲小使臣，直接來行省。十二月，降詔委任紇石烈牙吾塔與副樞密使蒲阿權簽書樞密院事，皇族完顔訛可統率兵將援救慶陽。七年正月，在大昌原作戰，慶陽府的圍困解除。詔令以紇石烈牙吾塔任左副元帥，屯駐軍隊於京兆府。當初，斡骨欒前來，行省怕泄露了軍事機密，於是扣留了他。蒲阿等人既已解除了慶陽的圍困，志氣驕傲滿盈，就將斡骨欒遣送回去，告訴使者説：“我們已經準備好軍隊，可以前來戰鬥。”言語很不恭順，斡骨欒將這些話向上奏報，太宗皇帝大怒，來到應州，以九日拜祭天神，就親自統率大軍攻入陝西。八年，牙吾塔遷移居民到河南，放棄京兆府向東撤回。五月，來到閿鄉，得了寒疾，汗發不出來，死去。

“塔”也作“太”，又叫作“牙忽帶”，大概是女真語言，没有正字。這年九月，國信使皇族完顔乘慶從北方出使回來，纔知道紇石烈牙吾塔對北使不恭順激怒的話，而且説乘慶等在旁邊心驚膽顫，簡直不忍聽聞。當時因爲將帥大臣不知書識禮，竟然像這樣貽誤國事。紇石烈牙吾塔爲人凶猛狠毒殘暴，喜歡結交小人，不聽從朝廷控制指揮。曾經入朝廷，來到尚書省大堂，惡意詆毁宰相，宰相也不敢説話，而皇上依賴他鎮守東方，也優待寬容他。牙吾塔尤其不喜歡文人，下屬官吏的衣服有長衣襟的就用刀割掉。又喜歡欺侮使者，凡是朝廷派遣使臣來，必定用酒食使他困窘，有人以不能飲酒來推辭，就連食品都不供給，使他餓着離開。司農少卿張用章因爲行户部經過宿州，紇石烈牙吾塔讓他飲酒，張用章以有寒疾推辭，牙吾塔笑道：“這很容易治療。”催左

屢往州郡取賕，州將之妻皆遠迎迓，號“省差行首”，厚賄之。御史康錫上章劾之，且曰：“朝廷容之，適所以害之。欲保全其人，宜加裁制。”朝廷竟不治其罪。以屢敗宋兵，威震淮、泗，好用鼓椎擊人，世呼曰“盧鼓椎”，其名可以怖兒啼，大概如呼“麻胡”云。

右侍從拿艾草來，使張用章卧在床上，用艾火熏了他數十下。又把銀符佩戴在妓女身上，多次派她們到州郡去索取賄賂，州守將官的妻子都要遠遠迎接，號稱“省差行首”，重重地賄賂她們。御史康錫上奏疏彈劾他，并且說：“朝廷寬容他，恰恰是害了他。想要保全這個人，應當加以制裁。”朝廷最終没有治他的罪。因爲他多次擊敗宋軍，聲威震動淮上、泗州，喜歡用鼓槌打人，世人呼作“盧鼓槌”，他的名字可以嚇住啼哭的小孩，大概像稱呼“麻胡”一樣。

有子名阿里合，世目曰“小鼓椎”，嘗爲元帥，從哀宗至歸德，與蒲察官奴作亂，伏誅。

有兒子名叫阿里合，世人稱作“小鼓槌”，曾經擔任元帥，跟從哀宗來到歸德，與蒲察官奴作亂，被誅殺。

康錫

康錫字伯禄，趙州人。至寧元年進士。正大初，由省掾拜御史，劾侯摯、師安石非相材，近侍局宗室撒合輦聲勢熏灼，請托公行，不可使在禁近。時論韙之。轉右司都事、京南路司農丞，爲河中路治中。河中破，從時帥率兵南奔，濟河，船敗死。爲人氣質重厚，公家之事知無不爲，與雷淵、冀禹錫齊名。

康錫字伯禄，是趙州人。至寧元年中進士及第。正大初年，由尚書省屬官拜爲御史，彈劾侯摯、師安石不是做宰相的材料，近侍局宗室撒合輦聲威氣焰逼人，公然請托求情，不可以使他在宫禁中。當時輿論認爲他的話很對。轉官右司都事、京南路司農丞，擔任河中路治中。河中府被攻破，隨從當時的元帥率領士兵向南奔逃，渡過黄河，渡船壞了被淹死。他爲人氣質穩重仁厚，對國家的事知道了没有不做的，與雷淵、冀禹錫名氣相當。

贊曰：金自胡沙虎、高琪用事，風俗一變。朝廷矯寬厚之政，好爲苛察，然爲之不果，反成姑息；將帥鄙儒雅之風，好爲粗豪，然用非其宜，終至跋扈。牙吾塔戰勝攻取，威行江、淮，而矜暴不法，肆侮王人，此豈可制者乎？棄陝而歸，死於道途，殆其幸歟。其子效尤，竟陷大僇，君子乃知康錫之言不爲過也。

贊曰：金國自從胡沙虎、术虎高琪執掌政事以來，風俗全部改變。朝廷改變了寬容仁厚的政治，喜歡做苛刻督察的事，但是做得不果斷，反而成了姑息；將領帥臣鄙薄温文爾雅的儒士風度，喜歡粗獷豪放的舉動，但是使用不得當，最終到了專横跋扈的地步。紇石烈牙吾塔戰勝敵軍，攻取州縣，威震長江、淮河，但驕縱横暴不守法紀，肆意侮辱朝廷使臣，這哪裏是可以控制的人呢？拋棄陝西撤回來，病死在道路上，大概也是他的幸運吧！他的兒子明知有錯誤仍然效法，最終陷於大罪，君子於是知道康錫的話不錯。

金史卷一百十二

列傳第五十

完顏合達　移剌蒲阿

完顏合達

完顏合達名瞻，字景山。少長兵間，習弓馬，能得人死力。貞祐初，以親衛軍送岐國公主，充護衛。三年，授臨潢府推官，權元帥右監軍。時臨潢避遷，與全、慶兩州之民共壁平州。合達隸其經略使烏林荅乞住，乞住以便宜授軍中都統，累遷提控，佩金符。未幾，會燕南諸帥將兵復中都城，行至平州遷安縣，臨潢、全慶兩軍變，殺乞住，擁合達還平州，推為帥，統乞住軍。合達以計誅首亂者數人。其年六月，北兵大將喊得不遣監戰提軍至平州城下，以州人黃裳入城招降，父老不從，合達引兵逆戰，知事勢不敵，以本軍降於陣。監戰以合達北上，留半歲，令還守平州。已而，謀自拔歸，乃遣奉先縣令紇石烈布里哥、北京教授蒲察胡里安、右三部檢法蒲察蒲女涉海來報。

完顏合達名叫瞻，字景山。從小生長在軍隊中，熟悉射箭騎馬，能使人出死力替他辦事。貞祐初年，派侍衛親軍護送岐國公主，他充當護衛官。三年，任臨潢府推官，代理元帥右監軍。當時臨潢府避敵遷移，與全州、慶州兩州的百姓在平州共同修建城墻。完顏合達隸屬於經略使烏林荅乞住，烏林荅乞住未經奏報任命他爲軍中都統，幾經升遷任提控，佩戴金符。不久，恰逢燕南各路將帥統率軍隊收復中都城，行進到平州遷安縣，臨潢、全慶兩支軍隊嘩變，殺死烏林荅乞住，簇擁完顏合達回到平州，推舉爲元帥，統率烏林荅乞住的軍隊。完顏合達設計誅殺了爲首作亂的幾個人。這年六月，蒙古軍隊大將喊得不派遣監戰官統領軍隊來到平州城下，派州民黃裳進入城中招降，城中父老不依從，完顏合達率領軍隊迎戰，從軍事形勢上知道不能抵擋，率自己的軍隊在陣地上投降。監戰官讓完顏合達北上，留住了半年，命令他回來守護平州。不久，完顏合達打算自己拉出軍隊歸國，於是派遣奉先縣令紇石烈布里哥、北京府學教授蒲察胡里安、右三部檢法官蒲察蒲女渡海來朝廷禀報。

四年十一月，合達果率所部及州民並海西南歸國。詔進官三階，升鎮南軍節度使，駐益都，與元帥蒙古綱相應接，充宣差都提控。十二月，大元兵徇地博興、樂安、壽光，東涉濰州之境，蒙古綱遣合達率兵屢戰於壽

四年十一月，完顏合達果然率領他所轄的軍隊和州中百姓沿着海的西南邊回到本國。降詔命令進官資三階，升爲鎮南軍節度使，屯駐於益都，與元帥蒙古綱相互接應，充任宣差都提控。十二月，元朝軍隊在博興、樂安、壽光侵奪土地，向東一直到達濰州境内，蒙古綱派遣完顏合

光、臨淄。興定元年正月，轉通遠軍節度使，兼鞏州管内觀察使。七月，改平西軍節度使，兼河州管内觀察使。二年正月，知延安府事，兼鄜延路兵馬都總管。

三年正月，詔伐宋，以合達為元帥右都監。三月，破宋兵於梅林關，擒統領張時。又敗宋兵於馬嶺堡，獲馬百匹。又拔麻城縣，獲其令張倜、幹辦官郭守紀。四月，夏人犯通秦寨，合達出兵安塞堡，抵隆州，夏人自城中出步騎二千逆戰，進兵擊之，斬首數十級，俘十人，遂攻隆州，陷其西南隅，會日暮乃還。六月，行元帥府事於唐、鄧，上遣諭曰："以卿才幹故委卿，無使敵人侵軼，第固吾圉可也。"四年正月，復為元帥右都監，屯延安。十月，夏人攻綏德州，駐兵于拄天山，合達將兵擊之，别遣先鋒提控樊澤等各率所部分三道以進，畢會于山顛，見夏人數萬餘傅山而陣，即縱兵分擊，澤先登，摧其左軍，諸將繼攻其右，敗之。

五年五月，知延安府事，兼前職。上言："諸軍官以屢徙，故往往不知所居地形迂直險易，緩急之際恐至敗事，自今乞勿徙。"又言："河南、陜西鎮防軍皆分屯諸路，在營惟老稚而已。乞選老成人為各路統軍以鎮撫之，且督其子弟習騎射，將來可用。"皆從之。十一月，夏人攻安塞堡，其軍先至，合達與征行元帥納合買住禦之。合達策之曰："比北方兵至，先破夏人則後易為力。"於是潛軍裹糧倍道兼進，夜襲其營，夏人果大潰，追殺四十里，墜崖谷死者不可勝計。上聞之，賜金各五十兩、重幣十端，且詔諭曰："卿等克成大功，

達率領軍隊多次在壽光、臨淄作戰。興定元年正月，改任通遠軍節度使，兼任鞏州管内觀察使。七月，改官平西軍節度使，兼河州管内觀察使。二年正月，知延安府事，兼任鄜延路兵馬都總管。

三年正月，詔令討伐宋朝，以完顏合達爲元帥右都監。三月，在梅林關擊破宋軍，活捉統領張時。又在馬嶺堡擊敗宋軍，繳獲馬一百匹。又攻取麻城縣，俘獲縣令張倜、幹辦官郭守紀。四月，夏國軍隊侵犯通秦寨，完顏合達從安塞堡出兵，抵達隆州，夏國人從城中派出步兵騎兵二千人迎戰，進軍攻擊他們，斬殺幾十人，俘虜十人，就乘勢進攻隆州，攻陷了州城西南角，到傍晚纔撤回來。六月，在唐州、鄧州行元帥府事，皇上派使者告訴他說："因爲你有才幹，所以委派你，不要使敵人侵犯襲擊我們，衹要固守我們的邊境就可以了。"四年正月，又擔任元帥右都監，屯駐在延安。十月，夏國軍隊進攻綏德州，在拄天山屯駐軍兵，完顏合達率領軍隊攻擊他們，另外派遣先鋒提控樊澤等人各自率領所屬軍兵分三路進發，全部會合於山頂上，看見夏國軍隊幾萬人依傍山勢排列戰陣，就調遣士兵分路出擊，樊澤先登上山頂，摧毁敵人左軍，各將緊接着攻擊他們的右軍，打敗了他們。

五年五月，完顏合達知延安府事，兼前任職官。上奏説："各路軍兵將官因爲多次遷移，所以往往不知道所在地地形的迂迴捷直和險難平易，有緊急軍情時恐怕要導致敗壞大事，從今以後請求不要遷移。"又説："河南、陜西鎮防軍都分别屯駐在各路，在營寨中衹有老人小孩罷了。請求選派老成持重的人擔任各路統軍以鎮定安撫他們，并且督促他們的子弟學習騎馬射箭，將來可以任用。"皇上都聽從了他的奏請。十一月，夏國軍隊進攻安塞堡，他們的軍隊先開到，完顏合達與征行元帥納合買住抵禦他們。完顏合達策劃説："趁蒙古大軍還没有到來，先攻破夏國軍隊，然後就容易使用兵力了。"於是秘密派遣軍隊携帶乾糧日夜兼程行進，趁夜晚襲擊他們的營地，夏國軍兵果然大敗潰逃，追殺四十里，夏人

朕聞之良喜。經畫如此，彼當知畏，期之數年，卿等可以休息矣。”仍詔以合達之功遍諭河南帥臣。是月，與元帥買住又戰延安，皆被重創。十二月，以保延安功賜金帶一、玉吐鶻一、重幣十端。

落入山崖澗谷中摔死的人難以數計。皇上聽到戰報，賞賜每人金五十兩、厚重綢帛十段，并且降詔告訴他們説：“你們能够成就大的功業，我聽到這事很高興。像這樣經營策劃，他們應當知道畏懼，期望幾年以後，你們就可以休息了。”又降詔將完顏合達的戰功普遍告諭河南的元帥大臣。這一個月，他與元帥納合買住又在延安作戰，敵軍都受了重創。十二月，因爲保衛延安的功勞賞賜金帶一條、玉腰帶一條、厚重綢帛十段。

元光元年正月，遷元帥左監軍，授山東西路吾改必刺世襲謀克。權參知政事，行省事於京兆。未幾，真拜。是年五月，上言：“頃河中安撫司報，北將按察兒率兵入隰、吉、翼州，寖及榮、解之境，今時已暑，猶無回意，蓋將蹂吾禾麥。儻如此，則河東之土非吾有也。又河南、陝西調度仰給解鹽，今正漉鹽之時，而敵擾之，將失其利。乞速濟師，臣已擬分兵二萬，與平陽、上黨、晋陽三公府兵同力禦之。竊見河中、榮、解司縣官與軍民多不相諳，守禦之間或失事機。乞從舊法，凡司縣官使兼軍民，庶幾上下相得，易以集事。”又言鹽利：“今方敵兵迫境，不厚以分人，孰肯冒險而取之。若自輸運者十與其八，則人争赴以濟國用。”從之。

元光元年正月，升任元帥左監軍，授予他山東西路吾改必刺世襲謀克。代理參知政事，在京兆府行尚書省事。不久，正式拜爲參知政事。這年五月，上奏説：“近來河中安撫司報告，蒙古軍隊大將按察兒率領軍隊攻入隰州、吉州、翼州，漸漸達到榮州、解州的境土，現在的時節已經是暑天，還没有回軍的意思，大概是要蹂躪踐踏我們的莊稼麥苗。如果真是這樣，那麽河東的土地就不是我們所有了。另外，河南、陝西的徵調用費仰仗解鹽供給，現今正是濾鹽的時候，而敵軍騷擾，我們將要失去解鹽的利益。請求急速增援軍隊，臣已打算分撥軍隊二萬人，與平陽、上黨、晋陽三個公府的軍隊共同防禦敵軍。私下見到河中府、榮州、解州諸司縣官吏與軍兵百姓大多不相熟悉，守禦之時也許要喪失戰機。請求依照原來的法令，凡是司縣官吏使他們兼管軍隊百姓，這樣大概可以使上下之間相互適應，容易完成大事。”又奏論鹽的利益，説：“現在敵軍正逼近境土，不將利益優厚地分給衆人，哪一個肯冒險前來搬取鹽呢？如果自己來運輸鹽的人十成利潤給予他八成，那麽人人就都争着趕來販運，從而接濟國家費用。”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

葭州提控王公佐言於合達曰：“去歲十月，北兵既破葭州，構浮梁河上。公佐寓州治北石山子，招集餘衆得二千餘人，欲復州城。以士卒皆自北逃歸者，且無鎧仗，故嘗請兵於帥府，將焚其浮橋，以取葭州，帥府不聽。又請兵援護老幼稍徙内地，而

葭州提控王公佐對完顏合達説：“去年十月，蒙古大軍已經攻破葭州，在黄河上架設浮橋。公佐寄居在州城北邊的石山子，招集殘餘的士衆得到二千多人，想要收復州城。因爲士兵都是從北邊逃回來的人，而且没有鎧甲軍器，所以曾經向元帥府請求派兵，準備焚燒他們的浮橋，以攻取葭州，元帥府不聽從。又請求派軍隊救援護衛老

帥府亦不應。今葭州之民迫於敵境，皆有動摇之心。若是秋敵騎復來，則公佐力屈死於敵手，而遺民亦俱屠矣。”合達乃上言：“臣願馳至延安，與元帥買住議，以兵護公佐軍民來屯吴堡，伺隙而動。”詔省院議之，於是命合達率兵取葭州。行至鄜州，千户張子政等殺萬户陳紋，將掠城中。合達已勒兵爲備，子政等乃出城走，合達追及之，衆復來歸，斬首惡數十人，軍乃定。

人小孩逐漸遷移到内地，而元帥府也不答應。現在葭州的百姓臨近敵人境土，都有動摇的心思。如果今年秋天敵軍騎兵再來，那麽公佐力量用盡死在敵人手中，而遺留的百姓也都將被屠戮了。”完顏合達於是上言説：“臣願意急速趕往延安，與元帥納合買住商議，派軍隊護送王公佐的軍兵百姓來屯駐於吴堡，等有機可乘再行動。”詔令尚書省樞密院商議這件事，於是命令完顏合達率領軍隊攻取葭州。行進到鄜州，千户張子政等人殺死萬户陳紋，將要在城中搶劫。完顏合達已經命令軍隊作好準備，張子政等就出城逃跑，完顏合達追上他們，士衆重新來歸附，斬殺了爲首作惡的幾十個人，軍隊纔安定下來。

六月，合達上言：“累獲諜者，皆云北方已約夏人，將由河中、葭州以入陝西。防秋在近，宜預爲計。今陝西重兵兩行省分制之，然京兆抵平凉六百餘里，萬一敵梗其間，使不得通，是自孤也。宜令平凉行省内族白撒領軍東下，與臣協力禦敵，以屏潼、陝，敵退後復議分司爲便。”詔許之。二年二月，以保鳳翔之功進官，賜金幣及通犀帶一。是時，河中已破，合達提兵復取之。

六月，完顏合達上言説：“多次捕獲探子，都説蒙古已經約集西夏人，將從河中府、葭州攻入陝西。防備敵軍秋季進攻已經迫近，應當預先籌劃。現在陝西的重兵由兩個行省分别指揮，但是從京兆府到平凉有六百多里，萬一敵軍堵在中間，使兩地不能相通，這是自己孤立自己。應當命令平凉行省皇族完顏白撒率領軍隊向東行進，與臣協力防禦敵軍，用以保護潼關、陜州，敵軍撤退以後再商議分别執掌爲便利。”詔令批准了。二年二月，合達因爲保衛鳳翔府的功勞晉升官職，賞賜金幣和通天犀牛帶一條。這時，河中府已被攻破，完顏合達又統領軍隊攻取了它。

正大二年七月，陝西旱甚，合達齋戒請雨，雨澍，是歲大稔，民立石頌德。延安既殘毁，合達令於西路買牛付主者，招集散亡，助其耕墾，自是延安之民稍復耕稼之利。八月，鞏州田瑞反，合達討之，諸軍進攻，合達移文諭之曰：“罪止田瑞一身，餘無所問。”不數日，瑞弟濟殺瑞以降，合達如約撫定一州，民賴以寧。三年，詔遷平凉行省。四年二月，徵還，拜平章政事、芮國公。七年七月庚寅朔，以平章政事妨職樞密副使。初，蒲阿面奏：“合達在軍中久，今日多事之際乃在於省，用違其長。臣

正大二年七月，陝西乾旱很厲害，完顏合達齋戒求雨，雨下得很充足，這一年獲得大豐收，百姓立石碑頌揚他的功德。延安既已殘破毁敗，完顏合達派人在西路買牛交給田主，招集散失逃亡的人，幫助他們開墾耕種，從此以後延安的百姓纔漸漸地重新得到耕種的利益。八月，鞏州田瑞反叛，完顏合達討伐他，各路軍隊進攻，完顏合達行移文書告訴叛軍説：“罪行衹在田瑞一人，其餘的人不追問。”没過幾天，田瑞的弟弟田濟殺死田瑞來歸降，完顏合達按照以前的約定安撫平定一州，百姓依賴他而獲得安寧。三年，降詔命令升任平凉行省。四年二月，徵召還朝，拜授平章政事、芮國公。七年七月庚寅初一，以平章政事兼樞密副使之職。當初，移剌蒲阿當面

等欲與樞密協力軍務，擢之相位似亦未晚。"故有此授。

奏請道："完顔合達在軍中很久了，現今正是多事變的時候，他却在尚書省，對他的任用違背了他的長處。臣等想要與樞密使合力處理軍隊事務，提升他爲宰相似乎也還不晚。"所以有這一任命。

十月己未朔，詔合達及樞密副使蒲阿救衛州。初，朝廷以恒山公仙屯衛州，公府節制不一，欲合而一之。至是，河朔諸軍圍衛，内外不通已連月，但見塔上時舉火而已。合達等既至，先以親衛兵三千嘗之，北兵小退，翼日圍解。上登承天門犒軍，皆授世襲謀克，賜良馬玉帶，全給月俸本色，蓋異恩也。未幾，以蒲阿權參知政事，同合達行省事於閿鄉，以備潼關。先是，陜省言備禦策，朝官集議，上策親征，中策幸陜，下策棄秦保潼關。議者謂止可助陜西軍以决一戰，使陜西不守，河南亦不可保。至是，自陜以西亦不守矣。

十月己未初一，降詔命令完顔合達與樞密副使移剌蒲阿援救衛州。開初，朝廷派恒山公武仙屯駐於衛州，公府的指揮號令不一致，想要合起來統一指揮。到這時，黄河以北的各路敵軍圍攻衛州，州城内外不通音訊已經幾個月了，衹是見到烽火塔上不時點起烽火罷了。完顔合達等軍到衛州後，先派侍衛親軍三千人與敵軍嘗試交戰，北方軍隊稍微退却，第二天圍困解除。皇上登上承天門犒賞軍隊，都授予世襲謀克，賜給良馬玉帶，每月的俸禄全部支給糧食實物，這都出自特殊的恩典。不久，任命移剌蒲阿爲權參知政事，同完顔合達在閿鄉行尚書省事，以守備潼關。在此之前，陜西行省禀報守備防禦的計策，朝廷大臣聚集商議，上策是皇上親自征討，中策是皇上臨幸陜西，下策是放棄秦川保守潼關。議論的人認爲衹可以協助陜西軍隊决戰一次，如果陜西不能守衛，那麽河南也不可保全。到這時，從陜州以西也不能守衛了。

八年正月，北帥速不𠷔攻破小關，殘盧氏、朱陽，散漫百餘里間。潼關總帥納合買住率夾谷移迪烈、都尉高英拒之，求救於二省。省以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都尉夾谷澤軍一萬往應，北軍退，追至谷口而還。兩省輒稱大捷，以聞。既而北軍攻鳳翔，二省提兵出關二十里，與渭北軍交，至晚復收兵入關，鳳翔遂破。二省遂棄京兆，與牙古塔起遷居民於河南，留慶山奴守之。九月，北兵入河中，時二相防秋還陜，量以軍馬出冷水谷以爲聲援。

八年正月，北軍元帥速不𠷔攻破小關，殘毁盧氏、朱陽等縣，軍兵分散在一百餘里之間。潼關總帥納合買住率領夾谷移迪烈、都尉高英抵禦他們，向兩個行省求救。行省派完顔陳和尚忠孝軍一千人、都尉夾谷澤軍一萬人前往接應，蒙古大軍撤退，陳和尚和夾谷澤的軍隊追擊到谷口纔撤回。兩個行省就稱作大勝，向朝廷奏報。隨後，蒙古大軍進攻鳳翔府，兩行省率領軍隊出關行進二十里，與渭北的敵軍交戰，到晚上又收兵入關，鳳翔府於是被攻破。兩個行省就放棄了京兆府，與牙古塔將那裏的百姓遷移到河南，留慶山奴守護京兆。九月，蒙古大軍攻入河中府，當時兩位宰相因爲防備敵軍秋季進攻回到陜州，酌量派軍馬出冷水谷作爲聲援。

十一月，鄧州報，北兵道饒峰關，由金州而東。於是，兩省軍入

十一月，鄧州禀報説北方大軍經過饒峰關，從金州向東行進。於是兩個行省的軍隊進入鄧

鄧，遣提控劉天山以札付下襄陽制置司，約同禦北兵，且索軍食。兩省以前月癸卯行，留楊沃衍軍守閿鄉。沃衍尋被旨取洛南路入商州，屯豐陽川備上津，與恒山公仙相掎角。合達復留禦侮中郎將完顔陳和尚於閿鄉南十五里，乃行。陳和尚亦隨而往。沃衍軍八千及商州之木瓜平，一日夜馳三百里入桃花堡，知北兵由豐陽而東，亦東還，會大軍於鎮平。恒山公仙萬人元駐胡陵關，至是亦由荆子口、順陽來會。十二月朔，俱至鄧下，屯順陽。乃遣天山入宋。

初，宋人於國朝君之、伯之、叔之，納歲幣將百年。南渡以後，宋以我為不足慮，絶不往來。故宣宗南伐，士馬折耗十不一存，雖攻陷淮上數州，徒使驕將悍卒恣其殺虜、飽其私欲而已。又宣徽使奥敦阿虎使北方，北中大臣有以輿地圖指示之曰："商州到此中軍馬幾何?"又指興元云："我不從商州，則取興元路入汝界矣。"阿虎還奏，宣宗甚憂之。哀宗即位，群臣建言可因國喪遣使報哀，副以遺留物，因與之講解，盡撤邊備，共守武休之險。遂下省院議之，而當國者有仰而不能俯之疾，皆以朝廷先遣人則於國體有虧為辭。元年，上諭南鄙諸帥，遣人往滁州與宋通好，宋人每以奏稟為辭，和事遂不講。然十年之間，朝廷屢敕邊將不妄侵掠，彼我稍得休息，宋人始信之，遂有繼好之意。及天山以札付至宋，札付者指揮之别名，宋制使陳該怒辱天山，且以惡語復之。報至，識者皆為竊嘆。

州，派遣提控劉天山送札子給襄陽制置司，約定共同防禦北方大軍，并索取軍糧。兩個行省在前一月癸卯日出發，留楊沃衍的軍隊守衛閿鄉。楊沃衍隨即接受詔令從洛南路入商州，屯駐於豐陽川守備上津，與恒山公武仙相互組成夾擊的形勢。完顔合達又留禦侮中郎將完顔陳和尚在閿鄉以南十五里，纔出發。完顔陳和尚也隨後前往。楊沃衍的軍隊八千人來到商州的木瓜平，一天一夜奔馳三百里進入桃花堡，知道北方大軍由豐陽向東行進，也向東撤回，在鎮平與大軍會合。恒山公武仙軍隊一萬人原來屯駐在胡陵關，到這時也由荆子口、順陽來會合。十二月初一，軍隊都來到鄧州城下，屯駐在順陽，於是派遣劉天山去宋朝。

最初，宋朝人對於國朝稱作君主、稱作伯父、稱作叔父，每年貢奉錢財幣帛，將近一百年。我朝南渡以後，宋朝人以爲我朝不足以憂慮，便斷絶關係，不相往來。所以宣宗討伐南方，將士軍馬損失慘重，十成中存留不到一成，雖然攻陷了淮河上的幾個州，不過使驕縱的將官、强悍的士卒隨意斬殺擄掠、滿足他們的私欲罷了。另外，宣徽使奥敦阿虎出使蒙古，蒙古朝廷中有大臣拿着地理圖指給他看説："商州到這裏，其中的軍隊有多少?"又指着興元府説："我不從商州進軍，就取道興元路攻入你們的邊界。"奥敦阿虎回朝奏報，宣宗對這事很憂慮。哀宗即位，群臣進言説可以趁先皇帝喪亡的時機派遣使臣報告哀訊，附上先皇帝的遺留物品，趁機與他們講和解兵，全部撤除邊境守備，共同守衛武休的險要。於是交付尚書省樞密院商議這事，而執掌國事的人却認爲不能屈尊，都以朝廷先派遣使臣有損國家體統爲藉口，不予施行。元年，皇上告諭南方邊境各個元帥，派遣使者前往滁州與宋朝通和好，宋朝人每每以需要啓奏稟報爲托辭，議和的事就不再商議了。但是在十年之間，朝廷多次訓令邊境將領不要隨意入侵擄掠，兩方稍微得以休息，宋朝人開始相信和議的事，於是有繼續通好的心意。等到劉天山持札付到宋朝，札付是指揮的别名，宋朝制置使陳該發怒，侮辱劉天

山，并且用惡毒的話語回覆他。稟報送到朝廷，知道的人都爲此暗中嘆惜。

戊辰，北兵渡漢江而北，諸將以爲可乘其半渡擊之，蒲阿不從。丙子，兵畢渡，戰於禹山之前，北兵小却，營於三十里之外。二相以大捷驛報，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爲實然也。先是，河南聞北兵出饒峰，百姓往往入城壁，保險固，及聞敵已退，至有晏然不動者，不二三日游騎至，人無所逃，悉爲捷書所誤。

戊辰日，蒙古大軍渡過漢江向北進軍，各個將領以爲可乘他們渡過一半的機會攻擊他們，移剌蒲阿不聽從。丙子日，大軍全部渡江，在禹山前激戰，蒙古軍隊稍微退却，在三十里之外安營。兩位宰相從驛站向朝廷稟報大勝，朝廷百官上表稱賀，各位丞相在尚書省中設置酒宴慶功，尚書左丞李蹊一邊笑着一邊哭泣說："不是今天的大勝，百姓的禍患哪裏可以說盡呢?"大概以爲確實是這樣的了。在此之前，河南聽說蒙古大軍從饒峰出兵，百姓們往往撤入城堡，守護險要堅固的地方，等到聽說敵軍已經退走，以致有安坐着不動的人，不過二三天，流動的騎兵來到，衆人無處可逃，全都被捷報貽誤了。

九年正月丁酉，兩省軍潰於陽翟之三峰山。初，禹山之戰，兩軍相拒，北軍散漫而北，金軍懼其乘虛襲京城，乃謀入援。時北兵遣三千騎趨河上，已二十餘日，泌陽、南陽、方城、襄、郟至京諸縣皆破，所有積聚焚毀無餘。金軍由鄧而東無所仰給，乃並山入陽翟，既行，北兵即襲之，且行且戰，北兵傷折亦多。恒山一軍爲突騎三千所衝，軍殊死鬥，北騎退走，追奔之際，忽大霧四塞，兩省命收軍。少之，霧散乃前，前一大澗長闊數里，非此霧則北兵人馬滿中矣。明日，至三峰山，遂潰，事載《蒲阿傳》。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以數百騎走鈞州，北兵塹其城外攻之，走門不得出，匿窟室中，城破，北兵發而殺之。時朝廷不知其死，或云已走京兆，賜以手詔，募人訪之。及攻汴，乃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黄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爲我殺，黄河爲我有，不降何待。"合達熟知敵情，習於行陣，且重義輕財，與下同甘苦，有俘

九年正月丁酉日，兩個行省的軍隊在陽翟的三峰山潰敗。當初，在禹山戰役的時候，兩軍相對抗，蒙古大軍分散向北行進，金軍害怕他們乘兵力空虛襲擊京城，於是打算入京城救援。當時蒙古大軍派遣三千騎兵直趨黄河，已經過了二十多天，泌陽、南陽、方城、襄、郟一直到京城各個縣都被攻破，所有的積蓄都被焚毀無餘。金軍由鄧州向東行進，没有供給，於是沿着山進入陽翟，軍隊一行動，蒙古軍隊就襲擊他們，一邊行軍一邊作戰，蒙古軍傷亡損失也很多。恒山公一軍被敵軍急馳的騎兵衝擊，軍士拼死戰鬥，蒙古軍騎兵退逃，金軍追擊逃亡士兵的時候，忽然大霧瀰漫，遮蔽四野，兩個行省命令收兵。一會兒，大霧散去纔前進，前面有一條大的山澗長寬幾里，如果不是這場霧，蒙古軍人馬就填滿澗中了。第二天，來到三峰山，金軍就潰散了，這事記載在《移剌蒲阿傳》内。完顏合達知道大勢已去，想要下馬决戰，而移剌蒲阿已不知所在。完顏合達率領幾百騎兵逃奔到鈞州，蒙古大軍在城外挖掘壕溝來進攻，完顏合達從城門突圍没能出去，隱藏在地下室中，城被攻破，蒙古大軍打開密室抓住并殺了他。當時朝廷不知道他死的消息，有人說他已逃往京兆府，皇上頒賜御筆詔書，招募人尋訪他。等到圍攻汴梁的時候，蒙古

獲即分給，遇敵則身先之而不避，衆亦樂為之用，其為人亦可知矣。左丞張行信嘗薦之曰：“完顏合達今之良將也。”

軍就揚言說：“你們國家所依賴的，衹有黄河與完顏合達罷了。現在完顏合達爲我們所殺，黄河被我們占有，不投降又等待什麼呢?”完顏合達深透地瞭解敵情，對於行軍作戰非常熟習，并且看重義氣輕視錢財，與下屬同甘共苦，一有繳獲的東西就分給他們，遇到敵軍則親自衝在將士前邊而不迴避，衆人也樂意爲他效力，他的爲人也就可以知道了。尚書左丞張行信曾經舉薦他說：“完顏合達是當今的良將。”

移剌蒲阿

移剌蒲阿本契丹人，少從軍，以勞自千户遷都統。初，哀宗為皇太子，控制樞密院，選充親衛軍總領，佩金符。元光二年冬十二月庚寅，宣宗疾大漸，皇太子異母兄英王守純先入侍疾，太子自東宫扣門求見，令蒲阿衷甲聚兵屯於艮嶽，以備非常。哀宗即位，嘗謂近臣言：“向非蒲阿，何至於此。”遂自遥授同知睢州軍州事，權樞密院判官，自是軍國大計多從决之。

移剌蒲阿本來是契丹人，從少年時代從軍，因爲功勞由千户升任都統。當初，哀宗爲皇太子，控制樞密院，選派他充任親衛軍總領，佩戴金符。元光二年冬十二月庚寅日，宣宗病危，皇太子異母兄長英王完顏守純先進入宫中侍奉皇上，太子從東宫來敲門請求晋見，命令移剌蒲阿身披鎧甲聚集軍隊屯扎在艮嶽，以防備不測。哀宗即位，曾告訴近臣說：“以前如果不是移剌蒲阿，我怎麽能做皇帝呢?”於是從遥授同知睢州軍州事，升任權樞密院判官，從此以後軍國大計大多聽從他决定。

正大四年十二月，河朔軍突入商州，殘朱陽、盧氏，蒲阿逆戰至靈寶東，遇游騎十餘，獲一人，餘即退，蒲阿輒以捷聞。賞世襲謀克，仍厚賜之。人共知其罔上，而無敢言，吏部郎中楊居仁以微言取怒。

正大四年十二月，黄河以北的敵軍突然入侵商州，殘毁朱陽、盧氏等縣，移剌蒲阿迎戰來到靈寶東邊，遇見游動的騎兵十幾人，俘獲一人，其餘的就撤退了，移剌蒲阿就以捷報奏聞。皇上賜給他世襲謀克，又優厚地賞賜他。衆人都知道他欺騙皇上，但没有人敢説，吏部郎中楊居仁因爲暗含諷諭的話而招來怨怒。

六年二月丙辰，以蒲阿權樞密副使。自去年夏，北軍之在陝西者駸駸至涇州，且阻慶陽糧道。蒲阿奏：“陝西設兩行省，本以藩衛河南，今北軍之來三年於兹，行省統軍馬二三十萬，未嘗對壘，亦未嘗得一折箭，何用行省。”院官亦俱奏將來須用密院軍馬勾當，上不語者久之。是後，以丞相賽不行尚書省事於關中，召平章政事合達還朝，白撒亦召至闕，蒲阿率完顏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駐邠州，

六年二月丙辰日，任命移剌蒲阿權樞密副使。從去年夏天以來，屯駐於陝西的蒙古大軍疾速進至涇州，并且隔斷了慶陽府的運糧通道。移剌蒲阿上奏説：“陝西設兩個行省，本來是用以藩屏捍衛河南的，現在蒙古軍來到這裏已經三年了，行省統率軍隊二三十萬，從來不曾與他們對陣，也不曾獲得一枝折斷的箭，何必設行省呢?”樞密院官也都奏報將來必須使用樞密院軍馬辦理軍務，皇上長久不言語。這以後，派丞相完顏賽不在關中行尚書省事，召平章政事完顏合達回朝，完顏白撒也被召到京城，移剌蒲阿率領完顏

且令觀北勢。八月丙申，蒲阿再復潞州。十月乙未朔，蒲阿東還。

陳和尚忠孝軍一千人屯駐在邠州，并命令他觀察北方形勢。八月丙申日，移剌蒲阿又收復潞州。十月乙未初一，移剌蒲阿向東撤回。

十二月乙未，詔蒲阿與總帥牙吾塔、權簽樞密院事訛可救慶陽。七年正月，戰北兵於大昌原，北軍還，慶陽圍解。詔以訛可屯邠州，蒲阿、牙吾塔還京兆。未幾，以權參知政事與合達行省于閿鄉。八年正月，北軍入陝西，鳳翔破，兩行省棄京兆而東，至洛陽驛，被召議河中事，語在《白華傳》。

十二月乙未日，詔令移剌蒲阿與總帥紇石烈牙吾塔、權簽書樞密院事完顏訛可援救慶陽。七年正月，與北方大軍在大昌原激戰，北軍撤回，慶陽的圍困解除。皇上降詔命令完顏訛可屯駐邠州，移剌蒲阿、紇石烈牙吾塔撤回京兆府。不久，以權參知政事身份與完顏合達行尚書省事於閿鄉。八年正月，北方大軍攻入陝西，鳳翔府被攻破，兩個行省放棄京兆府向東行進，來到洛陽驛，被召回朝商議河中府事，這事記載在《白華傳》內。

十二月，北兵濟自漢江，兩省軍入鄧州，議敵所從出，謂由光化截江戰為便、放之渡而戰為便？張惠以："截江為便，縱之渡，我腹空虛能不為所潰乎？"蒲阿麾之曰："汝但知南事，於北事何知。我向於裕州得制旨云，'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況今自來乎。汝等更勿似大昌原、舊衛州、扇車回縱出之。"定住、高、樊皆謂蒲阿此言為然。合達乃問按得木，木以為不然。軍中以木北人，知其軍情，此言為有理，然不能奪蒲阿之議。

十二月，蒙古大軍從漢江渡過，兩行省的軍隊進入鄧州，計議敵軍出兵的方向，商議是由光化攔江面作戰爲便利，還是放他們渡江而後作戰爲便利。張惠認爲："攔江作戰爲便利，放他們渡江，我們的腹地空虛，能不被他們擊潰嗎？"移剌蒲阿揮斥他道："你祇知道南方軍隊的事，對於北方軍隊的事你知道什麼？我以前在裕州得到詔書説'如果他們在沙石堆積的荒灘地中，就應當前往尋求他們作戰'，何况現今他們自己前來呢。你們這些人不要再像大昌原、舊衛州、扇車回那樣放他們出逃。"蒲察定住、高英、樊澤都認爲移剌蒲阿的話是對的。完顏合達於是詢問按得木，按得木以爲不對。軍隊中認爲按得木是北方人，知道他們的軍情，他的話有道理，但是不能使移剌蒲阿改變他的主意。

順陽留二十日，光化探騎至，云"千騎已北渡，兩省是夜進軍，比曉至禹山，探者續云北騎已盡濟"。癸酉，北軍將近，兩省立軍高山，各分據地勢，步迎於山前，騎屯於山後。甲戌，日未出，北兵至，大帥以兩小旗前導來觀，觀竟不前，散如雁翅，轉山麓出騎兵之後，分三隊而進，輜重外餘二萬人。合達令諸軍："觀今日事勢不當戰，且待之。"俄而北騎突前，金兵不得不戰，至以短兵相

在順陽駐留二十天，往光化探報的騎兵回來，説蒙古大軍一千騎兵已經渡江向北行進，兩個行省在當天夜晚進軍，到天明來到禹山，探報的人接着報告説蒙古大軍騎兵已經全部渡江。癸酉日，蒙古大軍將要臨近了，兩個行省將軍隊排列在高山上，各自分頭占據有利地勢，步兵到山前迎戰，騎兵屯集在山後。甲戌日，太陽還没有出來，蒙古大軍來到，大元帥以兩面小旗作前導來觀察陣地，觀察完後不前進，軍隊散開如同大雁翅膀，轉過山麓從騎兵的後面出擊，分成三隊進軍，除運送軍用物資的士兵以外剩餘二萬人。

接，戰三交，北騎少退。北兵之在西者望蒲阿親繞甲騎後而突之，至於三，為蒲察定住力拒而退。大帥以旗聚諸將，議良久。合達知北兵意向。時高英軍方北顧，而北兵出其背擁之，英軍動，合達幾斬英，英復督軍力戰，北兵稍却觀變，英軍定。復擁樊澤軍，合達斬一千夫長，軍殊死鬥，乃却之。

完顏合達傳令各路軍兵："觀察今天的事態不應當拼戰，姑且等待時機。"不久蒙古軍騎兵奔突向前，金軍不得不應戰，甚至短兵相接，經過三次交鋒，蒙古軍騎兵稍微退却。在西邊的蒙古大軍望見移剌蒲阿，親自繞到鐵甲騎兵後面衝擊他們，進攻了三次，被蒲察定住奮力抵禦擊退。大元帥用令旗招聚各將，商議了很久。完顏合達知道蒙古大軍的意向。當時高英的軍隊正向着北邊警戒，而蒙古大軍從他們的背後殺出衝擊他們，高英的軍隊動摇，完顏合達幾乎要斬了高英，高英又督率軍隊奮力拼戰，蒙古軍稍稍退却以觀望形勢變化，高英軍隊穩定下來。又衝擊樊澤的軍隊，完顏合達斬了一個千夫長，軍隊拼死戰鬥，纔使敵軍退却。

北兵回陣，南向來路。兩省復議："彼雖號三萬，而輜重三之一焉。又相持二三日不得食，乘其却退當擁之。"張惠主此議，蒲阿言："江路已絕，黄河不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為。"不從。乙亥，北兵忽不知所在，營火寂無一耗。兩省及諸將議，四日不見軍，又不見營，鄧州津送及路人不絕，而亦無見者，豈南渡而歸乎。己卯，邏騎乃知北軍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望林中往來，不五六十步而不聞音響，其有謀可知矣。初，禹山戰罷，有二騎迷入營，問之，知北兵凡七頭項，大將統之。復有詐降者十人，弊衣羸馬泣訴艱苦，兩省信之，易以肥馬，飲之酒，及暖衣食而置之陣後，十人者皆鞭馬而去，始悟其為覘騎也。

蒙古大軍撤回陣地，面對着南方的來路。兩個行省又商議説："他們雖然號稱三萬人，但是運送軍用物資的占了三分之一，又相持二三天不能吃東西，應當乘他們退却的機會襲擊他們。"張惠主張這一建議，移剌蒲阿説："渡江的路已經斷絶，黄河又不結冰，他們進入重兵之地，將要回到哪裏去呢，何必要急着與他們决戰呢?"不聽從。乙亥日，蒙古大軍忽然不知去向，營地上寂静没有一點火光。兩個行省和各位將官商議説，四天没有見到敵軍，又不見營帳，鄧州護送軍隊給養的人和過路的人不斷，但也没有看見他們的人，難道是向南渡江撤回去了嗎? 己卯日，巡邏的騎兵纔知道蒙古大軍在光化對岸的棗樹林中，白天做飯，夜晚不下馬，在樹林中往來，不出五六十步就聽不到聲音響動了，可知他們有陰謀。當初，禹山戰事停息，有兩個騎兵迷路進入營地，盤問他們，纔知道蒙古大軍共有七個部分，由大將統領。又有假裝投降的敵軍十個人，穿着破爛衣服騎着瘦弱的馬，哭着述説生活的艱苦，兩行省相信了他們的話，給他們换上肥壯的戰馬，給他們酒喝以及暖和的衣服、食品，將他們安置在陣地後邊，這十個人都揚鞭策馬離去，纔明白他們是探聽軍情的騎兵。

庚辰，兩省議入鄧就糧，辰巳間到林後，北兵忽來突，兩省軍迎擊，

庚辰日，兩個行省商議入鄧州就地取糧，在辰時巳時之間到樹林後面，蒙古大軍忽然前來衝

交綏之際，北兵以百騎邀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乃入城，懼軍士迷路，鳴鍾招之。樊澤屯城西，高英屯城東。九年正月壬午朔，耀兵於鄧城下，北兵不與戰，大將使來索酒，兩省與之二十瓶。

擊，兩個行省的軍隊迎擊，在交戰之際，蒙古軍隊用一百騎兵攔截軍用物資離去，金軍幾乎不能排列成陣，到夜晚纔進入城中，害怕軍士們迷失道路，敲鐘招集他們。樊澤屯駐在城的西邊，高英屯駐在城東邊。九年正月壬午初一，在鄧州城下炫耀兵力，蒙古軍不與他們交戰，大將軍派人來索取酒，兩個行省給了他們二十瓶。

癸未，大軍發鄧州，趨京師，騎二萬、步十三萬，騎帥蒲察定住、蒲察荅吉卜，郎將按忒木，忠孝軍總領夾谷愛荅、內族達魯歡，總領夾谷移特剌，提控步軍臨淄郡王張惠，殄寇都尉完顏阿排、高英、樊澤，中軍陳和尚，與恒山公武仙、楊沃衍軍合。是日，次五朵山下，取鴉路，北兵以三千騎尾之，遂駐營待楊武。楊武至，知申、裕兩州已降七日。至夜，議北騎明日當復襲我，彼止騎三千，而我示以弱，將爲所輕，當與之戰。乃伏騎五十於鄧州道。明日軍行，北騎襲之如故，金以萬人擁之而東，伏發，北兵南避。是日雨，宿竹林中。庚寅，頓安皋。辛卯，宿鴉路、魯山。河西軍已獻申、裕，擁老幼牛羊取鴉路，金軍適值之，奪其牛羊餉軍。

癸未日，大軍從鄧州出發，直奔京城，有騎兵二萬、步軍十三萬人，騎兵元帥蒲察定住、蒲察荅吉卜，郎將按忒木，忠孝軍總領夾谷愛荅、皇族完顏達魯歡，總領夾谷移特剌，提控步軍臨淄郡王張惠，殄寇都尉完顏阿排、高英、樊澤，中軍完顏陳和尚，與恒山公武仙、楊沃衍的軍隊會合。這一天，屯駐在五朵山下，取道鴉路，蒙古大軍派三千騎兵尾隨他們，於是扎營等待楊武。楊武來到，知道申州、裕州兩州已經投降七天了。到晚上，商議蒙古軍騎兵第二天會再襲擊我們，他們衹有騎兵三千人，而我們顯示軟弱，將被他們輕視，應當與他們交戰。於是在鄧州道上埋伏騎兵五十人。第二天軍隊出發，蒙古軍騎兵像過去一樣襲擊他們，金軍派遣一萬人擁迫北軍向東行進，伏兵齊發，蒙古軍騎兵向南逃避。這一天下雨，宿營在竹林中。庚寅日，屯駐在安皋。辛卯日，宿營於鴉路、魯山。河西的軍隊已經獻出申州、裕州，挾持老人小孩，驅趕牛羊取道鴉路，金軍正好遇到他們，奪取他們的牛羊慰勞軍隊。

癸巳，望鈞州，至沙河，北騎五千待於河北，金軍奪橋以過，北軍即西首斂避。金軍縱擊，北軍不戰，復南渡沙河。金軍欲盤營，北軍復渡河來襲。金軍不能得食，又不得休息。合昏，雨作，明旦變雪。北兵增及萬人，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盤營三日。丙申，一近侍入軍中傳旨，集諸帥聽處分，制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我御門犒軍，換易御馬，然後出戰未晚。"復有密旨云："近知張家灣透漏

癸巳日，向鈞州進發，來到沙河，蒙古軍騎兵五千人在河的北岸等待，金軍奪橋渡過河，蒙古大軍就向西邊聚集躲避。金軍調遣士兵攻擊，蒙古軍不迎戰，又向南渡過沙河。金軍想要安扎營寨，蒙古軍隊又渡河來襲擊。金軍不能得到食品，又不能够休息。黃昏，下起了雨，到第二天早晨，雨變成了雪。蒙古軍增加到一萬人，一邊行軍一邊作戰，來到黃榆店，前望鈞州還有二十五里，因爲雨雪不能行進，安扎營寨停留了三天。丙申日，一位近侍官到軍隊中傳達聖旨，召集各位元帥聽候指揮，聖旨說："兩個行省的軍隊全部趕赴京城，我登上城門犒賞軍隊，調換御

二三百騎，已還衛、孟兩州，兩省當常切防備。”領旨訖，蒲阿拂袖而起，合達欲再議，蒲阿言：“止此而已，復何所議。”蓋已奪魄矣。軍即行。

馬，然後出戰不算晚。”又有秘密詔旨說：“近來知道張家灣偷渡過去二三百騎兵，已經遷移到衛州、孟州，兩個行省應當經常嚴切防備。”領受聖旨完畢，移刺蒲阿拂袖起身，完顏合達想要再計議，移刺蒲阿說：“衹有這些情況罷了，又再商議什麼呢?”大概已經是喪魂奪魄了。軍隊於是行進。

北軍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其軍路，沃衍軍奪路，得之。合達又議陳和尚先擁山上大勢，比再整頓，金軍已接竹林，去鈞州止十餘里矣。金軍遂進，北軍果却三峰之東北、西南。武、高前鋒擁其西南，楊、樊擁其東北，北兵俱却，止有三峰之東。張惠、按得木立山上望北兵二三十萬，約厚二十里。按得木與張惠謀曰：“此地不戰，欲何為耶?”乃率騎兵萬餘乘上而下擁之，北兵却。須臾雪大作，白霧蔽空，人不相覿。時雪已三日，戰地多麻田，往往耕四五過，人馬所踐泥淖没脛。軍士被甲胄僵立雪中，槍槊結凍如椽，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北兵與河北軍合，四外圍之，熾薪燔牛羊肉，更遞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軍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忽天氣開霽，日光皎然，金軍無一人得逃者。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楊、樊、張三軍爭路，北兵圍之數重，及高英殘兵共戰於柿林村南，沃衍、澤、英皆死，惟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歿。蒲阿走京師，未至，追及，擒之。七月，械至官山，召問降否，往復數百言，但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見殺。

從北邊渡江的蒙古大軍全部聚集了，前後用大樹堵塞了他們行軍的道路，楊沃衍軍隊爭奪道路，獲取了它。完顏合達又商議派完顏陳和尚先占據山上的有利地勢，等到再次整頓軍馬，金軍已經接近竹林，離鈞州衹有十多里了。金軍於是前進，蒙古軍隊果然退却到三峰的東北、西南面。武仙、高英軍隊的前鋒攻擊他們西南面的軍隊，楊沃衍、樊澤的軍隊攻擊他們東北面的軍隊，蒙古軍都退却了，衹有三峰的東面還有敵軍。張惠、按得木站在山上望見蒙古軍有二三十萬，大約連綿二三十里。按得木與張惠商議道：“這個地方不作戰，還想做什麼呢?”於是率領騎兵一萬多人從山上往下衝擊他們，蒙古軍退却。一會兒下起了大雪，白霧遮蔽天空，人都看不見了。當時雪已經下了三天，戰場上有很多麻田，往往翻耕過四五遍，人馬踏過，泥漿陷没腿脛。軍士們披挂着鎧甲，僵硬地站立在雪地中，長矛結冰像椽子一樣粗，軍士甚至有三天没有吃東西的。蒙古大軍與河北的軍隊合攏，四面將他們圍住，燃起了大火烤牛羊肉吃，相互替換着休息。乘金軍士兵困乏疲憊，就放開通往鈞州的道路讓他們逃跑，而派遣生力軍夾攻他們。金軍於是崩潰，聲響如同山崩，忽然天氣放晴，雨雪停止，陽光明亮，金軍没有一個人能够逃脱的。武仙率領三十名騎兵逃入竹林中，楊沃衍、樊澤、張惠三支軍隊爭搶道路，蒙古軍將他們圍了幾層，與高英軍隊的殘餘兵將在柿林村南邊共同作戰，楊沃衍、樊澤、高英都戰死了，衹有張惠徒步手持長槍奮戰而亡。移刺蒲阿向京城逃跑，没有到達，被敵軍追及，捉住了他。七月，戴上枷鎖押解到官山，召見審問他投降不，反復問了幾百次，他衹是回答：“我是金國大臣，衹應當死在

金國境内罷了。”於是被殺害。

贊曰：金自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絶書，然而地不加闢，殺傷相當，君子疑之。異時伐宋，唐州之役喪師七百，主將訛論匿之，而以捷聞。御史納蘭糾之，宣宗奬御史，而不罪訛論，是君臣相率而爲虛聲也。禹山之捷，兩省爲欺，遂致誤國，豈非宣宗前事有以啓之耶。至於三峰山之敗，不可收拾，上下瞪眙，而金事已去十九。天朝取道襄、漢，懸軍深入，機權若神，又獲天助，用能犯兵家之所忌，以建萬世之俊功，合達雖良將，何足以當之。蒲阿無謀，獨以一死無愧，猶足取焉爾。

贊曰：金國自從南渡以後，用兵取勝的功績史書不斷有所記載，但是土地没有開闢，死傷人數與敵軍相當，君子因此懷疑這些記載。過去討伐宋朝，唐州之戰損失軍兵七百人，主將完顔訛論隱瞞喪亡，而以獲勝奏報。御史納蘭彈劾他，宣宗奬賞御史，而不降罪於完顔訛論，這是君臣競相造作虛名。禹山的勝利，兩個行省施行欺騙，於是導致誤國，這難道不是宣宗以前的事對他們有所啓發嗎？至於三峰山的失敗，局面不可收拾，上下驚愕，而金國的大事已經去了十分之九。天朝取道於襄、漢，孤軍深入，隨機應變如同神明，又獲得上天的祐助，因而能够冒犯兵家的忌諱，以建立千秋萬世的大功，完顔合達雖然是良將，哪裏可以抵擋他們呢？移剌蒲阿没有謀略，惟獨因爲一死没有愧色，還有可以稱贊之處而已。

金史卷一百十三

列傳第五十一

完顏賽不　白撒(一名承裔)　赤盞合喜

完顏賽不　完顏按春

完顏賽不，始祖弟保活里之後也。狀貌魁偉，沉厚有大略。初補親衛軍，章宗時，選充護衛。明昌元年八月，由宿直將軍爲寧化州刺史。未幾，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泰和二年，轉胡里改路節度使。四年，升武衛軍都指揮使，尋爲殿前左副都點檢。及平章僕散揆伐宋，爲右翼都統。

完顏賽不是始祖弟弟保活里的後代。體格外貌魁梧壯偉，深沉穩重，有遠大的謀略。最初補爲親衛軍，章宗時選拔充任護衛。明昌元年八月，由宿直將軍升爲寧化州刺史。不久，升任武衛軍副都指揮使。泰和二年，改任胡里改路節度使。四年，晉升武衛軍都指揮使，不久任殿前左副都點檢。等到平章政事僕散揆討伐宋朝時，任右翼都統。

六年六月，宋將皇甫斌遣曹統制率步騎數萬由確山、褒信分路侵蔡，聞郭倬、李爽之敗，阻溱水不敢進。於是，揆遣賽不及副統尚厩局使蒲鮮萬奴、深州刺史完顏達吉不等以騎七千往擊之。會溱水漲，宋兵扼橋以拒，賽不等謀潛師夜出，達吉不以騎涉水出其右，萬奴等出其左，賽不度其軍畢渡，乃率副統阿魯帶以精兵直趨橋，宋兵不能遏，比明大潰，萬奴以兵斷真陽路，諸軍追擊至陳澤，斬首二萬級，獲戰馬雜畜千餘。兵還，進爵一級，賜金幣甚厚。

六年六月，宋朝大將皇甫斌被派遣曹統制率領步騎軍幾萬人由確山、褒信分路侵犯蔡州，聽説郭倬、李爽戰敗，守護住溱水不敢進軍。在這時，僕散揆派遣完顏賽不和副都統尚厩局使蒲鮮萬奴、深州刺史完顏達吉不等率領騎兵七千人前往攻擊他們。正逢溱水漲水，宋軍把守大橋對抗，完顏賽不等商議派遣軍隊乘黑夜秘密出動襲擊，完顏達吉不率騎兵渡過河出擊他們的右翼，蒲鮮萬奴等出擊他們的左翼，完顏賽不估計那些軍隊已經完全渡過河，就率領副都統阿魯帶用精鋭的軍隊直接奔赴大橋，宋軍不能抵擋，到天明大潰敗，蒲鮮萬奴率軍隊截斷通往真陽的通路，各路軍隊追擊到陳澤，斬殺二萬人，繳獲戰馬、各種牲畜一千多匹。軍隊撤還，晉升官爵一級，賞賜大量黄金絹帛。

貞祐初，拜同簽樞密院事。三年，遷知臨洮府事，兼陝西路副統軍。上召見諭曰："卿向在西京盡心

貞祐初年，授官同簽書樞密院事。三年，升任知臨洮府事，兼陝西路副統軍。皇上召見告訴他説："你以前在西京盡心爲國，到治理華州時

為國，及治華州亦嘗宣力，今始及三品。特升授汝此職者，以陝西安撫副使烏古論兖州不遵安撫使達吉不節制，多致敗事。今已責罰兖州，命卿副之。宜益務盡心，其或不然，復當別議行之。”八月，知鳳翔府事，兼本路兵馬都總管，俄為元帥右都監。四年四月，調兵拔宋木陡關。五月，夏人於來羌城界河修折橋，以兵守護，賽不遣兵焚之。八月，夏人寇結耶觜川，遣兵擊走之，尋又破其衆于車兒堡。

興定元年二月，轉簽樞密院事。時上以宋歲幣不至，且復侵盗，詔賽不討之。四月，與宋人戰於信陽，斬首八千，生擒統制周光，獲馬數千、牛羊五百。又遇宋人於隴山、七里山等處，前後六戰，斬獲甚衆。尋遣兵渡淮，略中渡店，拔光山、羅山、定城等縣，破光州兩關，斬首萬餘，獲馬牛及布，分給將士。詔賜玉兔鶻一、内府重幣十端。七月，上章言：“京都天下之根本，其城池宜極高深，今外城雖堅，然周六十餘里，倉猝有警難於拒守。竊見城中有子城故基，宜於農隙築而新之，為國家久長之利。及凡河南、陝西州府，皆乞量修。”從之。

二年正月，破宋人於鐵山及上石店、唐縣。四月，進兼西南等路招討使、西安軍節度使、陝州管内觀察使。奉詔攻棗陽，宋出兵三萬拒戰，稍誘擊之，宋兵敗走城，薄諸濠，殺及溺死者三千餘人，遂進兵圍之。宋騎兵千、步卒萬來援，逆戰復大敗之。七月，還行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兼武寧軍節度使。三年二月，奪

也曾經效力，現在纔到三品職官。特予升任你這一職任，是因爲陝西安撫副使烏古論兖州不遵從安撫使完顏達吉不的指揮，多次導致壞事。現在已經處罰了烏古論兖州，任命你作他的副職。應當更加盡心盡力，如果不是這樣，又需要另外計議施行。”八月，知鳳翔府事，兼任本路兵馬都總管，隨即任元帥右都監。四年四月，調集軍隊攻取宋朝木陡關。五月，夏國人在來羌城界河上修建折橋，派軍兵守護，完顏賽不派遣軍隊焚燒了它。八月，夏國人入侵結耶觜川，完顏賽不派遣軍隊攻擊趕走了他們，不久又在車兒堡攻破他們的部衆。

興定元年二月，改任簽書樞密院事。當時皇上因爲宋朝每年貢奉的錢帛没有輸納，而且又侵犯竊奪境土，詔令完顏賽不討伐他們。四月，與宋軍在信陽作戰，斬殺八千人，活捉統制周光，繳獲馬幾千匹，牛羊五百頭。又在隴山、七里山等地方與宋軍遭遇，前後交戰六次，斬殺俘獲很多。隨即派遣軍隊渡過淮河，進攻中渡店，攻取光山、羅山、定城等縣，攻破光州的兩個關塞，斬殺一萬多人，繳獲馬牛和布匹，都分給了將士。皇上詔令賞賜玉腰帶一條，内廷倉庫所收的厚重綢帛十段。七月，上奏疏説：“京城是天下的根本，它的城墻應當很高、護城河應當很深，現今外城雖然堅固，但是周圍有六十餘里，倉促之時有緊急軍情難於抵禦守備。私下見到城裏面有子城原來的基礎，可以在農閑的時候修築更新它，作爲國家長久的利益。并且凡是河南、陝西的州府，都請求量力修築。”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

二年正月，在鐵山和上石店、唐縣攻破宋軍。四月，升兼任西南等路招討使、西安軍節度使、陝州管内觀察使。奉詔令進攻棗陽，宋軍派出三萬士兵對陣作戰，完顏賽不稍加誘惑并攻擊他們，宋軍戰敗逃回州城，將他們逼近城壕，斬殺及淹死的有三千餘人，於是進軍包圍宋軍。宋軍騎兵一千人、步兵一萬人前來增援，完顏賽不迎戰，又大敗他們。七月，升任行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兼武寧軍節度使。三年二月，奪取宋朝

宋白石關，殺其守者千餘人，獲鎧仗千計。三月，破宋兵於七口倉，又奪宋小鶻倉，獲糧九千石、兵仗三十餘萬。是月，復敗宋兵三千于石鶻崖。

白石關，殺死關塞守軍一千多人，繳獲鎧甲軍器數以千計。三月，在七口倉攻破宋軍，又奪取宋軍小鶻倉，繳獲糧食九千石、軍器鎧甲三十餘萬件。這個月，又在石鶻崖擊敗宋軍三千人。

四年三月，奉詔出兵河北招降，晋安權府事皇甫珪、正平縣令席永堅率五千餘人來歸，得糧萬石。時河北所在義軍官民堅守堡寨，力戰破敵者衆。賽不上章言："此類忠赤可嘉，若不旌酬無以激人心。乞朝廷量加官賞，萬一敵兵復來，將争先效用矣。"上覽奏，召樞密官曰："朕與卿等亦嘗有此議，以不見彼中事勢，故一聽帥臣規畫。今觀此奏，甚稱朕意，其令有司遷賞之。"是年四月，遷樞密副使。

四年三月，完顏賽不奉詔令出兵到河北招降，晋安權知府事皇甫珪、正平縣令席永堅率領五千多人來歸附，得到糧食一萬石。當時河北各處的義軍官吏百姓堅守城堡山寨，奮力作戰攻破敵軍的很多。完顏賽不上奏章説："這類人忠心赤膽，大可嘉獎，如果不褒獎酬賞，就不能激勵人心。請求朝廷酌量給予官職賞賜，萬一敵軍再來，他們將争先效力。"皇上閲讀奏章，召集樞密院官説："我與你們也曾經有過這一議論，因爲没有見到那裏的情況，所以全部聽從帥臣規劃措置。現在審覽這一奏章，很符合我的心意，可命令有關官府升官賞賜他們。"這年四月，升任樞密副使。

五年五月，奉詔引兵救河東，戰屢捷，復晋安、平陽二城。監察御史言其不能檢束士衆，縱之虜略，請正其罪。上以有功，詔勿問。元光二年五月，復河中。六月，詔諭宰臣曰："樞密副使賽不本皇族，先世偶然脱遺。朕重其舊人，且久勞王家，已命睦親府附于屬籍矣。卿等宜知之。"

五年五月，完顏賽不奉詔令率領軍隊救援河東，作戰多次獲勝，收復晋安、平陽兩座城市。監察御史彈劾他不能約束士兵，放縱他們擄掠，請求治他的罪。皇上因爲他有功勞，詔令不加追問。元光二年五月，收復河中府。六月，降詔告訴宰相説："樞密副使完顏賽不本來是皇族，在先世偶然遺漏脱籍。我看重他是舊人，而且長久地勤勞於國家，已經命令睦親府將他附載於屬籍中了。你們應當知道這事。"

正大元年五月，拜平章政事。未幾，轉尚書右丞相。雅與參知政事李蹊相得，及蹊以公罪出尹京洛，賽不數薦蹊比唐魏徵，以故蹊得復相。三年，宣宗廟成，將禘祭，議配享功臣，論者紛紜。賽不爲大禮使，因言"丞相福興死王事，七斤謹守河南以迎大駕，功宜配享"。議遂定。

正大元年五月，任命爲平章政事。不久，改任尚書右丞相。歷來與參知政事李蹊相友善，到李蹊因爲公事獲罪，出任中京洛陽尹時，完顏賽不多次舉薦李蹊可以與唐代的魏徵相比，因此李蹊又得以恢復相位。三年，宣宗廟落成，將要舉行宗廟大祭，商議陪祭的功臣，議論紛紛不能決定。完顏賽不擔任大禮使，於是進言道："丞相完顏福興爲王事而死，僕散七斤謹慎地守護河南以迎接皇上車駕，按功勞應當陪祭。"議論於是確定。

四年，吏部郎中楊居仁上封事，言宰相宜擇人，上語大臣曰："相府

四年，吏部郎中楊居仁進上密封札子，説宰相應當選擇人，皇上告訴大臣説："宰相不是合

非其人，御史諫官當言，彼吏曹何與于此。”尚書左丞顏盞世魯素嫉居仁，亦以為僭，賽不徐進曰：“天下有道，庶人猶得獻言，況在郎官。陛下有寬弘之德，故不應言者猶言。使其言可用則行之，不可用不必示臣下也。”上是之。居仁字行之，大興人，泰和三年進士。天興末時北渡，舉家投黃河死。

適的人選，御史諫官應當上言，他是吏部官吏，爲何參預這事呢?”尚書左丞顏盞世魯歷來妒忌楊居仁，也認爲他越職，完顏賽不從容地進言說：“天下有良好的治政，庶民百姓還可以進言，何況在郎官之職。陛下有寬弘的恩德，所以不應上言的人也上言。如果他的話可以采用就施行，如果不可以采用就不必給臣下看了。”皇上認爲他的話對。楊居仁字行之，是大興府人，泰和三年考中進士。天興末年渡河向北遷移時，全家人投黃河自殺身亡。

五年，行尚書省于京兆，謂都事商衡曰：“古來宰相必用文人，以其知為相之道。賽不何所知，使居此位，吾恐他日史官書之，某時以某為相而國乃亡。”即促衡草表乞致仕。平章政事侯摯朴直無蘊藉，朝廷鄙之，天興元年兵事急，自致仕起為大司農，未幾復致仕，徐州行尚書省無敢行者，復拜摯平章政事。都堂會議，摯以國勢不支，因論數事，曰：“只是更無擘劃。”白撒怒曰：“平章出此言，國家何望耶。”意在置之不測。賽不顧謂白撒曰：“侯相言甚當。”白撒遂含憤而罷。

五年，在京兆府行尚書省事，告訴都事商衡說：“自古以來宰相必定任用文人，因爲他們知道做宰相的方法。我完顏賽不懂得什麽，讓我處在這個位子上，我怕將來史官記載此事，説某時用某人爲宰相而國家就滅亡了。”於是催促商衡起草奏表請求辭官退休。平章政事侯摯樸訥質直而不矯飾寬容，朝廷大臣看不起他，天興元年軍情緊急，從退休家中起用爲大司農，不久他又辭官退休，没有人敢到徐州行尚書省事，又召任侯摯爲平章政事。在尚書省大堂會集議事，侯摯以爲國家形勢不可支撑，於是論説幾件事情，説道：“祇是再也没有籌措規劃了。”完顏白撒發怒道：“平章政事説這種話，國家還指望什麽呢?”他的意圖是在置他於難以預料之地。完顏賽不回頭望着完顏白撒説：“侯相的話很得當。”完顏白撒於是忍着憤怒而作罷。

時大元兵薄汴，白撒策後日講和或出質，必首相當行，力請賽不領省事，拜為左丞相，尋復致仕。是年冬，哀宗遷歸德，起復為右丞相、樞密使，兼左副元帥，封壽國公，扈從以行。河北兵潰，從至歸德，又請致仕。

當時元朝大軍逼近汴梁，完顏白撒估計以後講和或出城作人質，必定是首相應當前去，極力請完顏賽不總領尚書省事，授任左丞相，不久完顏賽不又辭官退休。這年冬天，哀宗遷移到歸德府，起用完顏賽不復官右丞相、樞密使，兼左副元帥，封爲壽國公，隨從皇帝出行。河北軍隊潰敗，隨皇帝來到歸德府，又請求辭官退休。

二年七月，復詔行尚書省事於徐州。既至，以州乏糧，遣郎中王萬慶會徐、宿、靈壁兵取源州，令元帥郭恩統之。九月，恩至源州城下，敗績而還。再命卓翼攻豐縣，破之。初，郭恩以敗為耻，托疾不行，乃密與河

二年七月，又詔令他在徐州行尚書省事。到任後，因爲州裏缺乏糧食，派遣郎中王萬慶會集徐州、宿州、靈壁的軍隊攻取源州，命令元帥郭恩統領軍隊。九月，郭恩來到源州城下，大敗而回。再命令卓翼進攻豐縣，攻破了縣城。當初，郭恩因爲戰敗而感到耻辱，推托有病而不去，却

北諸叛將郭野驢輩謀歸國用安，執元帥商瑀父子、元帥左都監紇石烈善住，并殺之。又逐都尉斡轉留奴、泥厖古桓端、蒲察世謀、元帥右都監李居仁、員外郎常忠。自是，防城與守門者皆河北義軍，出入自恣。賽不先病疽，久不視事，重為賊黨所制，束手聽命而已。初，源、徐交攻，郭野驢者每辭疾不行，賽不遂授野驢徐州節度副使、兼防城都總領，實羈之也。野驢既見徐州空虛，乃約源州叛將麻琮内外相應。十月甲申，詰旦，襲破徐州。時蔡已被圍，徐州將士以朝命阻絶，且逼大兵，議出降。賽不弗從，恐被執，至是投河求死，流三十餘步不没，軍士援出之。又五日，自縊于州第。麻琮乃遣人以州降大元。

子按春，正大中充護衛，坐與宗室女奸，杖一百收係。居許州，大兵至許，按春開南門以降。從攻京師，曹王出質，朝臣及近衛有從出者，按春極口大駡，以至指斥。是冬，復自北中逃迴，詔令押入省，問事情，按春隨近侍登階作揮涕之狀。詔問丞相云："按春自北中來，丞相好與問彼中息耗。"賽不附奏曰："老臣不幸生此賊，事至今日，恨不手刃之，忍與對面語乎。"十二月，車駕東狩，留後二相下開封，擒捕斬之獄中。

秘密與河北的各個叛將郭野驢等人陰謀歸降國用安，拘囚元帥商瑀父子、元帥左都監紇石烈善住，將他們一齊殺害了。又驅逐都尉斡轉留奴、泥厖古桓端、蒲察世謀、元帥右都監李居仁、員外郎常忠。從此以後，防備城墻和把守城門的都是河北的義軍，自己隨意出入。完顏賽不先患惡瘡，很久不能料理事務，加上被賊人徒黨控制，祇有束手聽從命令而已。當初，源州、徐州相互攻擊，郭野驢每次都推辭有病不成行。完顏賽不於是任命郭野驢爲徐州節度副使，兼任防城都總領，實際上是束縛他。郭野驢見到徐州空虛後，就約源州叛將麻琮内外相應。十月甲申日早晨，偷襲攻破徐州。當時蔡州已被圍困，徐州將士因爲朝廷詔令不通，而且逼近大軍，商議出城投降。完顏賽不不依從，害怕被拘執，到這時投到黄河中以求一死，漂流了三十幾步没沉下去，軍士們將他拉出來。又過了五天，在州府宅第上吊自殺。麻琮於是派遣人以州城向元朝投降。

兒子完顏按春，正大年間充任護衛，因爲與宗室的女子通奸獲罪，行杖刑一百收押。居住在許州，蒙古大軍到許州，完顏按春打開州城南門投降。跟從軍隊進攻京城，曹王出城作人質，朝廷大臣和侍衛有跟從出城的，完顏按春對他們破口大駡，以至於指名斥責。這年冬天，完顏按春又從北方逃回來，詔令押解到省部，審問事實情由，完顏按春跟隨近侍登上臺階做出揮淚的樣子。降詔詢問丞相説："完顏按春從北方回來，丞相好好待他，詢問他們那邊的消息。"完顏賽不附上奏疏説："老臣不幸生了這個賊人，事情到了今天這種地步，恨不得能够親手殺了他，哪裏忍心與他對面説話呢?"十二月，皇上車駕向東巡幸，兩位留後宰相下命開封府，將完顏按春捕捉來在獄中斬首。

贊曰：賽不臨陣對壘既有將略，洎秉鈞衡，觀其救解楊居仁、侯摯等言，殊有相度，按春之事尤有古人之風焉。晚以老病受制叛臣，致修匹夫匹婦之節，此猶大厦將傾，非一木之

贊曰：完顏賽不臨陣作戰既有將帥的謀略，到他執掌國政時，觀察他解救楊居仁、侯摯等人的話，很有宰相的氣度，對待完顏按春的事尤其有古人的風範。晚年因爲衰老疾病遭受叛臣的制約，以致講求平民男女的節烈，這就如同大厦將

所能支也，悲夫。

要傾倒了，不是一根木頭能够支撑的，可悲啊！

完顏白撒

内族白撒名承裔，末帝承麟之兄也，系出世祖諸孫。自幼為奉御。貞祐間，累官知臨洮府事、兼本路兵馬都總管。興定元年，為元帥左都監，行帥府事於鳳翔。是年，詔陝西行省伐宋，白撒出鞏州鹽川，遇宋兵于皂郊堡，敗之。又遇宋兵于天水軍，掩擊，宋兵大潰。二年四月，復敗宋兵，至雞公山，遂拔西和州，毁其諸隘營屯。遣合扎都統完顏習涅阿不率軍趨成州，宋帥羅參政、統制李大亨焚廬舍棄城遁，留千餘人城守，督兵赴之，遂克焉，獲糧七萬斛、錢數千萬。河池縣守將楊九鼎亦焚縣舍走保清野原。統制高千據黑谷關甚固，遣兵襲之，千遁去，獲糧二萬斛，器械稱是，因夷其險而還。

皇族完顏白撒名叫承裔，是末帝完顏承麟的哥哥，族系出自世祖的後代子孫。從少年時代擔任奉御官。貞祐年間，幾經升遷任知臨洮府事，兼任本路兵馬都總管。興定元年，爲元帥左都監，在鳳翔行元帥府事。這一年，詔令陝西行省討伐宋朝，白撒從鞏州鹽川出發，在皂郊堡與宋軍遭遇，擊敗了他們。又在天水軍遭遇到宋軍，掩襲攻擊，宋軍大潰敗。二年四月，又擊敗宋軍，行進到雞公山，就攻取了西和州，毁掉了他們的各道關隘營寨。派遣合扎都統完顏習涅阿不率領軍隊直奔成州，宋軍元帥羅參政、統制李大亨焚燒房舍拋棄州城逃跑，留下一千多人守城，督率軍隊趕赴那裏，於是攻克成州，繳獲糧食七萬斛、錢幾千萬。河池縣守將楊九鼎也焚燒縣城的房舍逃去守衛清野原。統制高千占據黑谷關，關塞很險固，完顏白撒派遣軍隊襲擊他們，高千逃走，繳獲糧食二萬斛，軍用器械數量與此相當，於是平毁了那些險阻而後撤回。

三年，破虎頭關，敗宋兵于七盤子、雞冠關。褒城縣官民自焚城宇遁，因取其城。興元府提刑兼知府事趙希昔聞兵將至，率官民遁，於是白撒遂取興元，以駐兵焉。命提控張秀華馳視洋州，官民亦遁，又取其城。尋聞漢江之南三十里，宋兵二千據山而陣，遣提控唐括移失不擊走之。行省以捷聞，宣宗大悦，進白撒官一階。時朝議以蘭州當西夏之衝，久為敵據，將遣白撒復之，白撒奏曰："臣近入宋境，略河池，下鳳州，破興元，抵洋州而還。經涉險阻數千里，士馬疲弊，未得少休，而欲重為是舉，甚非計也，不若息兵養士以備。"從之。未幾，權參知政事，行省事于平凉。

三年，攻破虎頭關，在七盤子、雞冠關擊敗宋軍。褒城縣的官吏百姓自己焚燒了縣城屋宇後逃走，於是攻取了縣城。興元府提刑兼知府事趙希昔聽説大軍將要到來，率領官吏百姓逃走，於是完顏白撒就攻取了興元府，在那裏屯駐軍隊。命令提控張秀華急馳視察洋州，官吏百姓也已遁逃，又取得這座城市。隨即聽説在漢江的南邊三十里，有宋軍二千人占據山頭排列戰陣，派遣提控唐括移失不擊退了他們。行尚書省向皇上報捷，宣宗非常高興，晋升白撒官資一階。當時朝廷議論認爲蘭州正當西夏的軍事要道，長久地被敵軍占據，將要派遣完顏白撒收復它，白撒奏請説："臣近來攻入宋朝境土，攻克河池，攻取鳳州，攻破興元府，抵達洋州而後撤回。經歷跋涉幾千里險阻，將士軍馬疲憊，没有能够稍微休息，而想要再進行這次行動，就很是失策了，不如停止作戰，使將士們休息，以作好準備。"聽從了他的奏請。不久，權參知政事，在平凉行尚

書省事。

四年，上言："宋境山州宕昌東上撈一帶蕃族，昔嘗歸附，分處德順、鎮戎之間。其後，有司不能存撫，相繼亡去。近聞復有歸心，然不招之亦無由自至。誠得其衆，可以助兵，寧謐一方。臣以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烏古論長壽及通遠軍節度副使温敦永昌皆本蕃屬，且久鎮邊鄙，深得彼心，已命遣人招之。其所遣及諸來歸者皆當甄奬，請預定賞格以待之。"上是其言。

四年，完顏白撒上言說："宋朝境内山州宕昌東上撈一帶的蕃夷部族，在從前曾經歸附，分别居處在德順、鎮戎之間。後來，有關官府不能關心撫慰，相繼逃亡離去。近來聽説又有歸順的心意，但是不招徠他們，他們也不會自己前來。如果獲得了他們的部衆，就可贊助軍力，使一方安寧。臣認爲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烏古論長壽和通遠軍節度副使温敦永昌原本都是蕃人，而且長久地鎮守在邊境上，很得他們的人心，已經命令派人去招徠他們了。那些派遣的人和各類來歸附的人都應當選拔嘉奬，請求預先擬定奬賞規格以等待他們。"皇上認爲他的話很對。

是年，夏兵三萬由高峰嶺入寇定西州，環城為柵，白撒遣刺史愛申阿失剌與行軍提控烏古論長壽、温敦永昌出戰，大敗之，斬首千餘，獲馬仗甚衆。五年五月，白撒言："近詔臣遣官諭諸蕃族以討西夏，臣即令臨洮路總管女奚烈古里間計約喬家丙令族首領以諭餘族。又别遣權左右司都事趙梅委差官遥授合河縣尉劉貞同往撫諭。未幾，梅、貞報溪哥城等處諸族，與先降族共願助兵七萬八千餘人，本國蕃族願助兵九千，若更以官軍繼為聲援，勝夏必矣。臣已令古里間將鞏州兵三萬，宜更擇勇略之臣副之。梅、貞等既悉事勢，當假以軍前之職。蕃僧納林心波亦招誘有功，乞遷官授職以奬勵之。"上皆從其請。

這年，夏國軍隊三萬人由高峰嶺入侵定西州，環繞州城建立寨柵，完顏白撒派遣刺史愛申阿失剌與行軍提控烏古論長壽、温敦永昌出城作戰，將他們打得大敗，斬殺一千多人，繳獲很多戰馬武器。五年五月，完顏白撒上言說："近來降詔書命令臣派遣官吏告諭各個蕃夷部族以征討西夏，臣就命令臨洮路總管女奚烈古里間計議約集喬家丙令族的首領以告諭其餘的部族。又另外派遣權左右司都事趙梅委派官吏遥授合河縣尉劉貞一同前往安撫告諭。不久，趙梅、劉貞禀報説溪哥城等處的各個部族，與原來歸附的部族願意共同贊助軍隊七萬八千多人，本國的蕃夷部族願意贊助軍隊九千人，如果再用官府的軍隊接續作爲聲援力量，戰勝夏國是肯定的了。臣已經命令女奚烈古里間率領鞏州軍兵三萬人前往，應當再選擇武勇有謀略的臣子作爲他的副手。趙梅、劉貞等既然熟悉軍事形勢，應當暫時委任軍中的職務。蕃族僧人納林心波招徠蕃夷也有功勞，請求晋升官資授予職務以奬勵他。"皇上都依從了他的請求。

元光元年二月，行省上言："近與延安元帥完顏合達、納合買住議：河北郡縣俱已殘毁，陝西、河南亦經抄掠。比者西北二敵并攻鄜延，城邑隨陷，惟延安孤墉僅得保全。若今秋復至，必長驅而深入，雖京兆、鳳

元光元年二月，行省上言說："近來與延安府元帥完顏合達、納合買住商議：河北的郡縣都已經殘破毁壞，陝西、河南也受到敵軍擄掠。近來西邊、北邊兩處敵軍合力進攻鄜延路，城鎮隨着失陷，衹有延安孤城僅僅得以保全。如果今年秋天敵人再來侵犯，他們就必定會長驅直入了，

翔、慶陽、平凉已各益軍，而率皆步卒，且相去闊遠，卒難應援，儻關中諸鎮不支，則河南亦不安矣。今二敵遠去，西北少休，宜乘此隙徑取蜀、漢，實國家基業萬全之計。”詔樞密議之。

雖然京兆府、鳳翔府、慶陽府、平凉府已經各自增添了軍隊，但大多都是步兵，而且相互離得很遠，最終難以接應救援，倘若關中的各鎮不能支撑，那麽河南也不安定了。現今兩路敵軍遠遠離去，西北方面可以稍微休息，應當乘這一間隙直接攻取西蜀、漢中，這確實是國家基業萬全無失的計策。”詔令樞密院商議這件事。

先是，夏兵數十萬分寇龕谷、鄜延、大通諸城，上召白撒等授以方略，命發兵襲其浮橋，遂趨西凉。别遣將取大通城，出溪哥路，略夏地。白撒徐出鎮戎，合達出環州，以報三道之役。白撒馳至臨洮，遣總管女奚烈古里間、積石州刺史徒單牙武各攝帥職，率兵西入，遇夏兵千餘於踏南寺，擊走之。夏人據大通城，因圍之，分兵奪其橋，與守兵七千人戰，大敗之，幾殺其半，入河死者不可計，餘兵焚其橋西遁。乃還軍攻大通，克之，斬首三千，因招來諸寺族被脅僧俗人，皆按堵如故。以河梁既焚，塞外地寒少草，師遂還。

在此之前，夏國軍隊幾十萬人分路侵犯龕谷、鄜延、大通各個城市，皇上召集完顏白撒等人授予計謀策略，命令他們調兵襲擊敵軍的浮橋，於是直奔西凉。另外派遣大將攻取大通城，出溪哥城大路，侵占夏國土地。完顏白撒慢慢地從鎮戎軍出兵，完顏合達從環州出兵，以報復西夏軍三路進犯之戰的舉動。完顏白撒迅速趕到臨洮府，派遣總管女奚烈古里間、積石州刺史徒單牙武各自代理元帥職務，率領軍隊向西邊攻入，在踏南寺遇到西夏軍一千多人，并擊退他們。西夏軍隊占據了大通城，於是包圍了州城，完顏白撒分派軍隊奪取他們的大橋，與守橋士兵七千人作戰，將他們打得大敗，幾乎斬殺了他們的一半，落入黄河中淹死的人不計其數，其餘的士兵燒毁大橋向西逃跑。於是撤回軍隊進攻大通城，攻克了它，斬殺三千人，就招徠被脅迫而順從的各個寺院的僧人、各個部族的俗人，都像過去一樣安居。因爲黄河上的大橋已被焚毁，關塞之外土地寒凍缺少青草，軍隊於是撤回。

十二月，行省言：“近有人自北來者，稱國王木華里悉兵沿渭而西，謀攻鳳翔，鳳翔既下，乃圖京兆，京兆卒不可得，留兵守之，至春蹂踐二麥以困我。未幾，大兵果圍鳳翔，帥府遣人告急。臣以爲二鎮脣齒也，鳳翔蹉跌則京兆必危，而陝右大震矣。然平川廣野實騎兵馳騁之地，未可與之爭鋒。已遣提控羅桓將兵二千，循南山而進，伺隙攻其栅壘，以紓城圍。更乞發河南步騎以備潼關。”詔付尚書省樞密院議之。

十二月，行省上言説：“近來有從北方歸來的人，説國王木華里調集所有的軍隊沿着渭河向西邊進發，打算攻取鳳翔府，鳳翔府攻下後，就圖謀攻克京兆府，京兆府不可以獲得，就留下軍兵守候，到來年春天踐踏冬、春二季麥苗以使我們困乏。不久，大軍果然圍攻鳳翔府，元帥府派遣人來告急。臣認爲這兩處方鎮脣齒相依，鳳翔府有閃失，那麽京兆府必定危急，而陝右就大爲震動了。但是平原曠野確實是騎兵馳騁的地方，不可以與他們爭鬥交鋒。已經派遣提控羅桓率領軍兵二千人，順着南山進發，等待機會攻擊他們的寨栅營壘，以解除城市的圍困。還請求調發河南的步兵騎兵以守備潼關。”詔令交尚書省樞密

院商議。

二年冬，哀宗即位，邊事益急。正大五年八月，召白撒還朝，拜尚書右丞，未幾，拜平章政事。白撒居西垂幾十年，當宋、夏之交，雖頗立微效，皆出諸將之力。然本恇怯無能，徒以儀體為事，性愎貪鄙，及入為相，專愎尤甚。嘗惡堂食不適口，每以家膳自隨，國家顛覆，初不恤也。

二年冬天，哀宗即位，邊境事態更加緊急。正大五年八月，宣召完顏白撒回到朝廷，授官尚書右丞，不久，任命爲平章政事。完顏白撒居處在西部邊地近十年，在宋朝、西夏國交界之處，雖然稍許立有微小的功勞，都出自各個將領的力量，但是他原本怯懦没有才幹，衹是因爲儀表體貌而被看重，生性又貪婪淺陋，到入朝廷擔任宰相後，固執專横尤爲厲害。曾經嫌棄尚書省膳堂的食品不合口味，每每自己携帶家裏製作的膳食，國家的顛覆滅亡，完全不予顧恤。

九年正月，諸軍敗績於三峰山。大兵與白坡兵合，長驅趨汴。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白撒不從，且陰怒之。遂遣完顏麻斤出、邵公茂等部民萬人，開短堤，决河水，以固京城。功未畢而騎兵奄至，麻斤出等皆被害，丁壯無二三百人得反者。

九年正月，各路軍隊在三峰山大敗覆没。元朝大軍與白坡的軍隊會合，長驅而入，直奔汴梁。尚書省令史楊居仁請求乘他們遠道而來的機會攻擊他們，完顏白撒不聽從，而且暗地裏惱怒他，於是派遣完顏麻斤出、邵公茂等人統領民伕一萬人，挖開河堤，使汴河水横流，以鞏固京城。工程没有結束而敵軍騎兵突然趕到，完顏麻斤出等人都被殺害，少壯男子能够逃回來的不到二三百人。

壬辰，棄衛州，運守具入京。初，大兵破衛州，宣宗南遷，移州治於宜村渡，築新城於河北岸，去河不數步，惟北面受敵，而以石包之，歲屯重兵於此，大兵屢至不能近。至是，棄之，隨為大兵所據。

壬辰日，放棄衛州，運送守城戰具入京城。當初，元朝大軍攻破衛州，宣宗向南遷移，將州府移到宜村渡，在黄河北岸修築新城，離黄河不過幾步，衹是城北受敵軍攻擊，就用石塊圍起來，每年在這裏屯駐重兵，元朝大軍多次來到而不能接近。到這時，放棄了它，隨即就被元朝大軍占據。

甲午，修京城樓櫓。初，宣宗以京城闊遠難守，詔高琪築裏城，公私力盡僅乃得成。至是，議所守。朝臣有言裏城决不可守，外城决不可棄，大兵先得外城，糧盡救絶，走一人不出。裏城或不測可用，於是决計守外城。時在城諸軍不滿四萬，京城周百二十里，人守一乳口尚不能遍，故議避遷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官於上清宫，平日防城得功者如内族按出虎、大和兒、劉伯綱等皆隨召而出，截長補短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

甲午日，修築京城城墻的望樓。當初，宣宗因爲京城四周寬闊遥遠難以防守，降詔命令术虎高琪修築裏城，國家私人的力量用盡了纔僅僅得以修成。到這時，商議防守的策略。朝廷大臣中有人説裏城絶不可以守衛，外城絶不可以放棄，如果敵人大軍先攻取外城，糧食耗盡，援軍斷絶，想逃脱一人也不能够出城。裏城或者不能估測是否可以使用，於是决計守衛外城。當時在城中的各種軍隊不滿四萬人，京城四周有一百二十里，每人守護一個口子尚且不能守完，所以計議用逃避敵軍遷移來的百姓充當士兵。又召集在京城的將官到上清宫，平時防守城墻立功的人如皇

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已起義軍，通建威得四萬人，益以丁壯六萬，分置四城。每面別選一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

族完顏按出虎、大和兒、劉伯綱等人都隨着召集的命令而出來，裁長補短，臨時委派任用，得到一百多人。又聚集京東、京西兩路原來屯駐在黄河沿岸的兩個都尉的軍隊和已經調發來的衛州的義軍，連同建威軍士兵得到四萬人，補充少壯男子六萬人，分别安置於城的四面。每一面另外選派一千士兵，號稱“飛虎軍”，專門用來救援應急，但是也不能組成軍隊了。

三月，京城被攻，大臣分守四面。白撒主西南，受攻最急，樓櫓垂就輒摧，傳令取竹為護簾，所司馳入城大索，竟無所得，白撒怒欲斬之。員外郎張衮附所司耳語曰：“金多則濟矣，胡不即平章府求之。”所司懷金三百兩徑往，賂其家僮，果得之。

三月，京城被圍攻，大臣分别守衛城墻的四面。完顏白撒主管西南面，遭受攻擊最猛，望樓剛要修成就被摧毁了，傳達命令用竹子作爲防護的竹簾，主管官吏急速進城大力尋求，最終一無所得，白撒發怒要將他斬首。員外郎張衮附在官吏的耳邊告訴他説：“衹要金子多，就能够辦成，爲什麽不到平章府中去求取竹子呢?”主管官吏懷揣三百兩黄金直接前往，賄賂他的家僮，果然得到了竹子。

已而兵退，朝廷議罷白撒，白撒不自安，乃謂令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是幸，為我撰乞致仕表。”頃之，上已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既廢，軍士恨其不戰誤國，揚言欲殺之。白撒懼，一夕數遷，上以親軍二百陰為之衛。軍士無以泄其憤，遂相率毀其別墅而去。其黨元帥完顏斜捻阿不領本部軍戍汴，聞之徑詣其所，斬經其垣下者一人以鎮之。

不久，大軍退去，朝廷商議罷去完顏白撒宰相一職，白撒心中不安，就告訴尚書省令史元好問説：“我妨礙賢人登進的路很久了，能够退位就算是大幸，你替我撰寫請求辭官退休的奏表。”隨即，皇上已經派遣使臣帶着詔書到他的府第來，命令他辭官退休。他被罷官後，軍士們怨恨他不力戰而貽誤國家，揚言説要殺死他。完顏白撒害怕，一晚上搬遷幾次來躲避，皇上派遣侍衛親軍二百人暗中保衛他。軍士們無處發泄他們的憤恨，就一起毁壞了他的别墅而後離去。他的同黨元帥完顏斜捻阿不統領自己所屬的軍隊守衛汴京，聽到這件事直接到他的住所，把經過他垣墻下邊的一個人斬首以示彈壓。

是時，速不解等兵散屯河南，汴城糧且盡，累召援兵復無至者。冬十月，乃復起白撒為平章政事、權樞密使，兼右副元帥。於是，群臣為上畫出京計，以賽不為右丞相、樞密使，兼左副元帥；内族訛出右副元帥，兼樞密副使、權參知政事；李蹊兵部尚書、權尚書左丞；徒單百家元帥左監軍，行總帥府事。東面元帥高顯，副

這時，速不解等人的軍隊分散屯駐在河南，汴京城内糧食將要耗盡，多次徵召援兵又没有到來的。冬天十月，就又起用完顏白撒爲平章政事、權樞密使，兼任右副元帥。在這時，朝廷群臣爲皇上籌劃從京城出走的計策，任命完顏賽不爲右丞相、樞密使，兼任左副元帥；皇族完顏訛出爲右副元帥，兼任樞密副使、權參知政事；李蹊爲兵部尚書、權尚書左丞；徒單百家爲元帥左監軍，行總帥府事。東面元帥爲高顯，以果毅都

以果毅都尉粘合咬住兵五千。南面元帥完顔猪兒，副以建威都尉完顔斡論出兵五千。西面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副以安平都尉紀綱軍五千。北面元帥内族婁室，副以振威都尉張閏軍五千。中翼都尉賀都喜軍四千，隸總帥百家，都尉内族久住、副都尉王簡、總領王福胤神臂軍三千五百。左翼元帥内族小婁室親衛軍一千。右翼元帥完顔按出虎親衛軍一千，總領完顔長樂、副帥温敦昌孫馬軍三百，郡王王義深馬軍一百五十，郡王范成進、總領蘇元孫圭軍三千，隸總帥百家。飛騎都尉兼合里合總領术虎只魯歡、總領夾谷得伯、纠軍田衆家奴等百人及諸臣下，發京師。

十二月甲辰，車駕至黄陵岡，白撒先降大兵兩寨，得河朔降將，上赦之，授以印及金虎符。群臣議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破竹之勢成矣。温敦昌孫曰："太后、中宫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爲。若往歸德，更五六月不能還京。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爲便。"白撒奏曰："聖體不便鞍馬，且不可令大兵知上所在，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俟諸軍到，可一鼓而下，因而經略河朔，且空河南之軍。"上以爲然。時上已遣官奴將三百騎探漚麻岡未還，上將御船，賜白撒劍，得便宜從事决東平之策。官奴還奏衛州有糧可取，上召白撒問之，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爲耶。以臣觀之，東平之策爲便。"上主官奴之議。

尉粘合咬住軍兵五千人輔佐他。南面元帥爲完顔猪兒，以建威都尉完顔斡論出軍兵五千人輔佐他。西面元帥爲劉益、上黨公張開，以安平都尉紀綱軍隊五千人輔佐他。北面元帥爲皇族完顔婁室，以振威都尉張閏軍隊五千人輔佐他。中翼有都尉賀都喜的軍隊四千人，隸屬於總帥徒單百家，都尉皇族完顔久住、副都尉王簡、總領王福胤的神臂軍三千五百人。左翼有元帥皇族小婁室的親衛軍一千人。右翼有元帥完顔按出虎的親衛軍一千人，總領完顔長樂、副元帥温敦昌孫的馬軍三百人，郡王王義深的馬軍一百五十人，郡王范成進、總領蘇元孫圭的軍隊三千人，隸屬於總帥徒單百家。飛騎都尉兼合里合總領术虎只魯歡、總領夾谷得伯、纠軍田衆家奴等一百人和各個大臣，從京城出發。

十二月甲辰日，皇上車駕到黄陵岡，完顔白撒先使兩寨元朝軍兵投降，獲得黄河以北歸降元軍的將官，皇上赦免了他們，授予他們印信和金虎符。群臣商議派黄河以北的各個將領作爲前鋒前導，擊鼓進軍進入開州，攻取大名、東平府，當地豪傑應當有響應的人，不可抵擋的破竹之勢就形成了。温敦昌孫説："太后、皇后都留在南京，往北行進萬一不如意，聖君孤身一人想要做什麽呢？如果前往歸德府，又有五六個月不能返回京城。不如先攻取衛州，返回京城爲便利。"完顔白撒奏請道："聖上身體不便於騎馬，而且不可以使敵軍知道皇上在哪裏，現今可以屯駐於歸德府。臣等率領歸降的將領前往東平府，等到各路大軍來到，可以一舉而攻下它，乘此機會經營管理黄河以北，而且使河南的軍隊得有空閑。"皇上認爲他的話正確。當時皇上已經派遣官奴率領三百騎兵偵察漚麻岡，還没有回來，皇上將要登船，賜給完顔白撒御用寶劍，讓他不等奏報，自行處置决定攻取東平的計策。官奴回來奏報衛州有糧食可以取用，皇上召白撒詢問這事，完顔白撒説："京城尚且不能守衛，即使得到衛州，又想做什麽呢？依照臣下的觀察，攻取東平的策略爲便利。"皇上贊同官奴的建議。

明年正月朔，次黄陵岡。是日，歸德守臣以糧糗三百餘船來餉，遂就其舟以濟南岸，未濟者萬人，大元將回古乃率四千騎追擊之，賀都喜揮一黄旗督戰，身中十六七箭，軍殊死鬥，得卒十餘人，大兵少却。上遣送酒百壺勞之。須臾，北風大作，舟皆吹著南岸，諸兵復擊之，溺死者近千人，元帥猪兒、都尉紇石烈訛論等死之。建威都尉完顏訛論出降於大元。上於北岸望之震懼，率從官為猪兒等設祭，哭之，皆贈官，録用其子侄，斬訛論出二弟以徇。

明年正月初一，皇上車駕駐屯在黄陵岡。這一天，歸德府的守臣運送乾糧三百多船來作軍糧，於是乘這些船從南岸渡河，没有渡河的有一萬人，元軍大將回古乃率領四千騎兵追殺攻擊他們，賀都喜揮動一面黄旗督戰，身上中了十六七箭，士兵們拼死作戰，俘獲敵軍十幾個人，元軍稍稍退却。皇上派人送來酒一百壺慰勞他們。一會兒，北風猛烈地颳起來，船都吹得靠上了南岸，各路元軍又攻擊金軍，掉到河中淹死的將近一千人，元帥完顏猪兒、都尉紇石烈訛論等人都戰死了。建威都尉完顏訛論出投降了元軍。皇上在北岸觀望戰鬥震驚恐懼，率領隨從官爲完顏猪兒等人設祭奠，爲他們哀哭，都追贈官職，收録任用他們的兒子侄子，將完顏訛論出的二弟斬首示衆。

遂命白撒攻衛州。上駐兵河上，留親衛軍三千護從。都尉高顯步軍一萬，元帥官奴忠孝軍一千，郡王范成進、王義深、上黨公張開、元帥劉益等軍總帥百家總之，各賫十日糧，聽承裔節制。發自蒲城，上時已遣賽不將馬軍北向矣，白撒以三十騎追及，謂賽不曰："有旨，令我將馬軍。"賽不謂上曰："北行議已决，不可中變。"上曰："丞相當與平章和同。"完顏仲德持御馬銜苦諫曰："存亡在此一舉，衛州决不可攻。"上麾之曰："參政不知。"白撒遂攻衛州，兵至城下，御旗黄傘招之不下。其夜，北騎三千奄至，官奴、和速嘉兀地不、按出虎與之戰，北兵却六十里。然自發蒲城遷延八日始至衛，而猝無攻具，縛槍為雲梯，州人知不能攻，守益嚴。凡攻三日不克。及聞河南大兵濟自張家渡至衛西南，遂班師。大兵踵其後，戰於白公廟，敗績，白撒等棄軍遁，劉益、張開皆為民家所殺。車駕還次蒲城東三十里，白撒使人密奏劉益一軍叛去。點檢抹

皇上於是命令完顏白撒進攻衛州。皇上屯駐軍隊在黄河岸上，留下親衛軍三千人隨從保護。都尉高顯的步軍一萬人，元帥官奴的忠孝軍一千人，郡王范成進、王義深、上黨郡公張開、元帥劉益等的軍隊，由總帥徒單百家統率，各自携帶十天的糧食進發，聽從完顏白撒指揮。從蒲城出發，皇上當時已經派遣完顏賽不率領馬軍向北進發了，完顏白撒率領三十名騎兵追趕上他們，告訴完顏賽不説："有聖旨，命令我率領馬軍。"完顏賽不告訴皇上道："向北行進的計議已經决定，不可以中途改變主意。"皇上説："丞相應當與平章政事協力同心。"完顏仲德抓住皇上車駕的馬嚼子苦苦勸諫説："國家存亡在此一舉，衛州絶對不可以進攻。"皇上揮斥他説："參政不懂軍事。"完顏白撒於是進攻衛州，大軍來到城下，用皇上的御用旗幟黄傘招降守軍，他們不肯投降。當天晚上，北軍騎兵三千人突然趕到，官奴、和速嘉兀地不、按出虎與他們拼戰，北軍退却六十里。但是從蒲城出發拖延了八天纔趕到衛州，而倉促之間没有攻城器具，捆扎長槍作雲梯，州城的人知道他們不能攻下，防守更加嚴密。一共攻打了三天都不能攻克。等到聽説河南的元軍從張家渡渡河來到衛州的西南時，金軍於是回師。元軍緊隨在他們後面，在白公廟激戰，

撚兀典、總領温敦昌孫時侍行帳中，請上登舟，上曰："正當决戰，何遽退乎。"少頃，白撒至，倉皇言於上曰："今軍已潰，大兵近在堤外，請聖主幸歸德。"上遂登舟，侍衛皆不知，巡警如故。時夜已四更矣，遂狼狽入歸德。

金軍大敗，完顔白撒等人捨棄軍隊逃走，劉益、張開都被百姓殺害。皇上車駕撤回屯駐在蒲城東邊三十里的地方，完顔白撒派人秘密奏報劉益全軍反叛離去。點檢官抹撚兀典、總領温敦昌孫當時在行營帳中侍候，請求皇上登船，皇上説："正要决戰，爲什麽急遽撤退呢?"不一會兒，完顔白撒趕到，神色驚惶地對皇上説道："現在軍隊已經潰敗，敵人大軍近在河堤之外，請聖上大駕臨幸歸德府。"皇上於是登上船，侍衛軍士都不知道，仍像過去一樣巡邏警戒。當時已是半夜四更時分，於是狼狽地逃入歸德府。

白撒收潰兵大橋，得二萬餘人，懼不敢入。上聞，遣近侍局提點移剌粘古、紇石烈阿里合、護衛二人以舟往迎之。既至，不聽入見，并其子下獄。諸都尉司軍以白撒不戰而退，發憤出怨言。上乃暴其罪曰："惟汝將士，明聽朕言。我初提大軍次黄陵岡得捷，白撒即奏宜渡河取衛州，可得糧十萬石，乘勝恢復河北。我從其計，令率諸軍攻衛。去蒲城二百餘里，白撒遷延八日方至，又不預備攻具，以致敗衄。白撒棄軍竄還蒲城，便言諸軍已潰，北兵勢大不可當，信從登舟，幾死于水。若當時知諸軍未嘗潰，只河北戰死亦可垂名於後。今白撒已下獄，不復録用，籍其家産以賜汝衆，其盡力國家，無效此人。"囚白撒七日而餓死，發其弟承麟、子狗兒徐州安置。當時議者，衛州之舉本自官奴，歸之白撒則亦過矣。

完顔白撒在大橋收聚潰散的士兵，得到二萬多人，害怕而不敢入城。皇上聽説了，派遣近侍局提點移剌粘古、紇石烈阿里合和兩個護衛駕船前往迎接他。來後，不允許他入見，連同他的兒子一起關入獄中。各個都尉司的軍士因爲完顔白撒不戰而退，激起憤怒而口出怨言。皇上就降聖旨暴露他的罪行道："你們這些將官士兵，明確地聆聽我的話語。開初，我提領大軍屯駐於黄陵岡，取得勝利，完顔白撒就上奏説應當渡過黄河，攻取衛州，可以獲得糧食十萬石，乘勝收復河北。我聽從了他的計策，命令他率領各路軍隊進攻衛州。衛州距離蒲城二百多里，白撒拖延了八天纔趕到，又不預先準備攻城的器具，以致戰敗。完顔白撒抛棄軍隊逃竄，回到蒲城，就聲言説各路軍隊已經潰敗，北方軍隊勢力强大不可以抵擋，我聽信這些話依從他登船，幾乎死在水中。如果當時知道各路軍隊不曾潰敗，即使在河北戰死，也可以流傳名聲於後世。現今完顔白撒已關入監獄中，不再收録任用，没收他的家産用來賞賜你們，你們要爲國家竭盡全力，不要效法這個人。"將完顔白撒囚禁了七天而餓死，發配他的弟弟完顔承麟、兒子完顔狗兒在徐州安置。當時的議論認爲，進攻衛州的行動本來是由官奴提出的，歸咎於完顔白撒也錯了。

初，瀕河居民聞官軍北渡，築垣塞户，潛伏洞穴，及見官奴一軍號令明肅，撫勞周悉，所過無絲髮之犯，老幼婦子坦然相視，無復畏避。俄白

當初，臨近黄河的居民聽説官府軍隊渡河北進，都修築垣墻堵塞門户，潛伏在山洞地道中，等到看見官奴這支軍隊號令嚴明整肅，安撫慰勞周到完備，經過的地方没有絲毫侵犯，老人兒童

撒輩縱軍四出，剽掠俘虜，挑掘焚炙，靡所不至。哭聲相接，尸骸盈野。都尉高禄謙、苗用秀輩仍掠人食之，而白撒誅斬在口，所過官吏殘虐不勝，一飯之費有數十金不能給者，公私皇皇，日皆徯大兵至矣。

婦女坦然地看待他們，不再畏懼躲避。不久，完顔白撒等人放縱軍士四處騷擾，搶劫財物，擄掠人口，挖掘墳墓，焚燒房舍，没有什麼壞事不幹。老百姓哭聲此起彼伏，尸體堆滿原野。都尉高禄謙、苗用秀等人還抓人來吃，而完顔白撒嘴上時常説誅戮斬殺一類的話，經過之處的官吏不堪忍受他的殘暴，一頓飯的費用有幾十兩銀子纔能供給的，官吏百姓都恐懼驚惶，天天盼望元朝大軍到來。

白撒目不知書，奸黠有餘，簿書政事聞之即解，善談議，多知，接人則煦煦然，好貨殖，能捭闔中人主心，遂浸漬以取將相。既富貴，起第於汴之西城，規模擬宫掖，婢妾百數，皆衣金縷，奴隸月廪與列將等，猶以爲未足也。上嘗遣中使責之曰："卿汲汲於此，將無北歸意耶。"白撒終不悛，以及於禍。

完顔白撒不認識字，奸詐狡猾有餘，對簿籍、政事一聽説就能够瞭解，擅長言談議論，多智謀，對人則顯得平易親近，喜歡經商積聚錢財，言語縱横捭闔能迎合人主心意，於是漸漸地謀取到將帥宰相的高位。富貴以後，在汴京城的西邊修建府第，規模摹擬宫殿，侍婢寵妾上百人，都穿着金絲製作的衣服，奴僕每月的糧米與軍中將校相當，還覺得不滿足。皇上曾經派遣近侍使臣責備他説："你對於這些東西急切追求，難道没有回到北方的意願了嗎？"完顔白撒始終不悔改，因此遭致禍害。

贊曰：白撒本非將才，恇怯誤國，徒能阿合以取富貴，性愎貪鄙，當此危亡，方謀封殖以自逸，此猶大厦將焚而燕雀不悟者歟。

贊曰：完顔白撒本來不是做將帥的人才，怯懦畏縮，貽誤國家，衹是能够阿諛迎合以謀取富貴，生性固執貪婪鄙陋，在這種關係國家危亡的時候，還圖謀聚斂財物追求逸樂，這就如同大厦將要被焚毁，而燕子麻雀却不醒悟一樣吧。

赤盞合喜

赤盞合喜，性剛愎，好自用，朝廷以其有才幹任之。宣宗時，累遷蘭州刺史、提控軍馬。貞祐四年十一月，夏人四萬餘騎圍定西，輦致攻具，將取其城。合喜及楊斡烈等率兵鏖戰走之，斬首二千級，俘數十人，獲馬八百餘匹，器械稱是，餘悉遁去。興定元年正月，以屢敗夏人，遥授同知臨洮府事，兼前職。是冬，陝西行省奉詔伐宋，合喜權行元帥府，駐來遠寨以張聲勢，既而獲捷。二年四月，宋兵數千侵臨洮，合喜擊走之，斬獲甚衆。三年四月，遷元帥左

赤盞合喜，生性傲慢固執，喜歡憑自己的意志辦事，朝廷因爲他有才幹而任用他。宣宗時，幾經升遷任蘭州刺史、提控軍馬。貞祐四年十一月，西夏國軍隊四萬多騎兵圍攻定西，用車輛運來攻城的器具，將要攻取這座城市。赤盞合喜與楊斡烈等人率領士兵奮力激戰使他們敗逃，斬殺二千人，俘虜幾十人，繳獲馬八百多匹，軍用器械數量與此相當，其餘的人全都逃走了。興定元年正月，因爲他多次擊敗西夏國軍隊，遥授同知臨洮府事，兼任前述官職。這年冬天，陝西行省接受詔令討伐宋朝，赤盞合喜代理行元帥府事，駐扎在來遠寨以張大聲勢，不久獲得勝利。二年四月，宋朝軍隊幾千人侵犯臨洮府，赤盞合喜擊

都監，行元帥府事于鞏州。

四年四月，夏人犯邊，合喜討之，師次鹿兒原，遇夏兵千人，遣提控烏古論世顯率偏師敗之，都統王定亦破其衆一千五百于新泉城。九月，夏人攻鞏州，合喜遣兵擊之，一日十餘戰，夏人退據南岡，遣精兵三萬傅城，又擊走之，生擒夏將劉打、甲玉等。訊知夏大將你思丁、兀名二人謀，以為鞏帥府所在，鞏既下則臨洮、積石、河、洮諸城不攻自破，故先及鞏，且構宋統制程信等將兵四萬來攻。合喜聞之，飭兵嚴備。俄而兵果至，合喜督兵搏戰，却之，殺數千人。攻益急，將士殊死戰，殺傷者以萬計。夏人焚其攻具，拔柵而去。合喜已先伏甲要地邀之，復率衆躡其後，斬首甚衆。十月，以功遥授平西軍節度使。

元光元年，大將萌古不花攻鳳翔，朝廷以主將完顔仲元孤軍不足守禦，命合喜將兵援之。二年二月，木華黎國王、斜里吉不花等及夏人步騎數十萬圍鳳翔，東自扶風、岐山，西連汧、隴，數百里間皆其營柵，攻城甚急，合喜盡力，僅能禦之。於是，合喜以同知臨洮府事顔盞蝦蟆戰尤力，遂以便宜升為通遠軍節度使，上嘉其功，許之。是歲，升簽樞密院事。哀宗即位，拜參知政事、權樞密副使。

正大八年十一月，鄧州馳報大元兵破嶢峰關，由金州東下。報至時日已暮，省院官入奏，上曰："事至於此奈何。"上即位至是八年，從在東

退他們，斬殺俘獲很多人。三年四月，升任元帥左都監，在鞏州行元帥府事。

四年四月，西夏軍隊侵犯邊境，赤盞合喜討伐他們，軍隊屯駐在鹿兒原，遇到西夏軍隊一千人，派遣提控烏古論世顯率領側翼軍隊擊敗他們，都統王定也在新泉城攻破他們的軍隊一千五百人。九月，西夏軍隊進攻鞏州，赤盞合喜派遣軍兵攻擊他們，一天作戰十幾次，西夏軍隊撤退占據城南的山崗，派遣精鋭軍隊三萬人逼近城下，金軍又擊退他們，活捉西夏軍將官劉打、甲玉等。經過審訊得知西夏國軍隊大將你思丁、兀名兩個人商議，認爲鞏州是元帥府所在地，鞏州如被攻下，那麽臨洮府、積石州、河州、洮州各個城市就不攻而自破了，所以先進攻鞏州，并且約集宋朝軍隊統制程信等人率領四萬士兵來進攻。赤盞合喜聽到這一消息，就整飭軍隊嚴加守備。不久敵軍果然來到，赤盞合喜督率軍隊拼搏奮戰，打退他們，斬殺幾千人。敵軍進攻更加緊急，將士拼死激戰，殺傷敵軍數以萬計。西夏軍隊焚毁他們的攻城器具，拔取營寨栅欄離去。赤盞合喜已經預先在要道上埋伏士兵攔截阻擊他們，又率領軍隊跟在他們後面追擊，斬殺很多敵軍。十月，因爲功勞遥授平西軍節度使。

元光元年，元軍大將萌古不花進攻鳳翔府，朝廷因爲主將完顔仲元孤軍不能守禦，命令赤盞合喜率領軍隊增援他。二年二月，元朝木華黎國王、斜里吉不花等人和西夏軍隊幾十萬圍攻鳳翔府，東邊從扶風、岐山開始，西邊連接汧州、隴州，幾百里之間都是他們的營帳栅欄，攻城非常緊急，赤盞合喜竭盡全力，僅僅能够守禦住。到這時，赤盞合喜因爲同知臨洮府事顔盞蝦蟆作戰尤其得力，於是不等上奏自行决定，升他爲通遠軍節度使，皇上嘉獎他的功勞，批准了。這年，赤盞合喜升爲簽書樞密院事。哀宗即位，任命爲參知政事、權樞密副使。

正大八年十一月，鄧州派人急馳來京城禀報元朝大軍攻破嶢峰關，從金州向東而下。戰報送到時已是傍晚，尚書省樞密院官入宫奏報，皇上説："國事到了這種地步，怎麽辦呢?"皇上即位

官日立十三都尉，每尉不下萬人，强壯趫捷，極爲精練。步卒負擔器甲糧糗重至六七斗，一日夜行二百里。忠孝軍萬八千人，皆回紇、河西及中州人被掠而逃歸者，人有從馬，以騎射選之乃得補。親衛、騎兵、武衛、護衛，選外諸軍又二十餘萬。故頻年有大昌原、倒回谷之捷，士氣既振，遂有一戰之資。至是，院官同奏："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爲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百姓不能入城者聚保山寨。彼深入之師，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上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且諸軍無慮二十餘萬，今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謂我何。"又曰："存亡有天命，惟不負民可也。"乃詔合達、蒲阿等屯軍襄、鄧。

到這時已有八年，從在東宮當太子時開始設立十三都尉，每個都尉統領的軍兵不下一萬人，强壯矯健敏捷，極其精鋭幹練。步兵負荷軍器鎧甲乾糧重量達到六七斗，一天一夜行進二百里。忠孝軍士兵一萬八千人，都是回紇、河西和中州的百姓被擄掠到北方而後逃回來的人，每個人都有戰馬，用騎馬射箭來考校他們，選上纔能補爲軍兵。親衛軍、騎兵、武衛軍、護衛軍，編制以外的各類軍兵又有二十幾萬。所以連年有大昌原、倒回谷的勝利，將士志氣既已振奮，就有了决戰一次的資本。到這時，樞密院官一同奏請説："北方大軍冒着行軍萬里的艱險，歷時二年之久，方纔攻入武休關，他們的勞累辛苦已達到極點。爲我們打算，將軍隊屯集在睢州、鄭州、昌武、歸德以及京城郊外各縣，派大將守衛洛陽、潼關、懷州、孟州等處，整飭軍隊防備敵軍。京城儲積糧食幾百萬斛，命令河南的州縣堅壁清野，百姓們不能够進城的聚集起來守護山寨。他們那些深入到内地的軍隊，想進攻不能進攻，想作戰不能作戰，軍隊疲憊糧食耗盡，不攻擊他們自己也撤回去了。"皇上嘆息道："從南渡以來已經二十年了，各處的百姓毁壞了田地房舍，出賣了妻子兒女，用來供養士兵。而且各種軍隊不下二十多萬，現在敵軍來了却不能迎戰，衹能用這些軍隊來自我保衛，京城雖然保存下來，我拿什麽來維持國家，天下人又説我是什麽人呢?"又説道："國家的存亡自有天命，衹要不辜負百姓就可以了。"於是降詔書命令完顔合達、移剌蒲阿等屯集軍隊於襄州、鄧州。

九年正月，兩省軍潰于三峰山，北兵進薄京師。三月庚子，議曹王出質。大兵北行，留速不解攻城，攻具已辦，既有納質之請，即又云："我受命攻城，但曹王出則退，不然不罷也。"壬寅，曹王入辭，宴於宫中。癸卯，北兵立攻具，沿壕列木栅，以薪草填壕，頃刻平十餘步。主兵者以議和之故不敢與戰，但於城上坐視而已。城中喧哄，上聞之，從六七騎出

九年正月，陝西兩個行省的軍隊在三峰山潰敗，蒙古大軍進逼京城。三月庚子日，商議派曹王出城作人質講和。蒙古大軍向北行進，留下速不解攻城，攻城器具已經備辦，接着又有接納人質的請命，立即又説："我接受命令攻城，衹要曹王出城就退兵，不然的話不撤軍。"壬寅日，曹王入宫辭行，在宫廷中設宴款待他。癸卯日，蒙古大軍建立起攻城器具，沿着壕溝排列木栅欄，用柴草填平壕溝，一會兒時間就填平了十幾步。掌管軍隊的人因爲商議講和的緣故不敢與他

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人驚愕失措，但跪於道傍，亦有望而拜者，上自麾之曰：“勿拜，恐泥污汝衣。”倉皇中，市肆米豆狼藉於地，上敕衛士令各歸其家，老幼遮擁至有誤觸御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士暴露，我何用此爲。”所過慰勞軍士，皆踴躍稱萬歲，臣等戰死無所恨，至有感泣者。西南軍士五六十輩聚而若有言者，上就問之，跪曰：“大兵芻土填壕，功已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懷和事，想豈有計耶。”上顧謂其中長者云：“朕爲生靈，稱臣進奉無不從順，止有一子，養來成長，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略忍，待曹王出，大兵不退，汝等死戰未晚。”復有拜泣者曰：“事急矣，聖主毋望和事。”乃傳旨城上放箭。西水門千户劉壽控御馬仰視曰：“聖主無信賊臣，賊臣盡，大兵退矣。”衛士欲擊之，上止之曰：“醉矣，勿問。”是日，曹王出詣軍前，大兵并力進攻。

們接戰，衹是在城墻上坐着觀望罷了。城中喧鬧，皇上聽到了鬧聲，帶領六七個騎士從端門出來到了舟橋。當時剛下過雨地上泥濘，皇上車駕忽然出現，衆人驚慌失措，衹是跪在大道兩旁，也有望着車駕叩拜的，皇上揮手道：“不要跪拜，恐怕稀泥會沾污了你們的衣服。”在忙亂之中，市場上的大米豆子一類的東西散亂地拋在地上，皇上訓示衛士命令百姓各自收拾拿回家去，老人幼童攔住道路簇擁皇上，以致有不小心觸到御衣的。一會兒，宰相侍從官都趕到了，送上笠帽，皇上不接受，說：“軍士們都暴露在雨中，我爲什麽要用這種東西呢?”所過之處皇上慰勞士兵，軍士們都歡呼跳躍高呼萬歲，說臣等戰死也没有遺憾了，甚至有感動得流淚的人。西南面的軍士有五六十人聚集在一起，好像有話要說，皇上走近詢問他們，士兵們跪着說道：“蒙古軍隊用柴草泥土填平壕溝，工程已經過了一半，平章政事傳令不要放一箭，恐怕破壞了議和的事，想來莫非有計策嗎?”皇上看着其中年長的人告訴他們說：“我爲了百姓，對他們稱爲臣子進貢錢幣，這些事没有不順從的，衹有一個兒子，撫養長大，現在也前往作爲人質了。你們略爲忍耐，等曹王出城，大軍還不撤退，你們再拼死作戰也不算晚。”又有人跪拜哭泣着說：“事情危急了，聖主不要指望議和的事。”於是傳宣聖旨，命令城上士兵射箭攻擊。西水門千户劉壽拉住皇上的御馬，仰頭看着皇上說：“聖上不要相信奸臣，奸臣滅盡，大軍就撤退了。”衛士們想要打他，皇上制止衛士道：“他醉了，不要追問。”這一天，曹王出城前往敵軍軍中，元朝大軍聚集兵力進攻。

甲辰，上復出撫東門將士，太學生楊奂等前白事，上問何所欲言，曰：“臣等皆太學生，令執炮夫之役，恐非國家百年以來待士之意。”敕記姓名，即免其役。過南薰門，值被創者，親傅以藥，手酌卮酒以賜，且出内府金帛以待有功者。是日，大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壕塹，城上

甲辰日，皇上又出來撫慰東門的將士，太學生楊奂等人上前禀告事情，皇上問他們想要說什麽，他們說：“我們都是太學生，却命令我們做炮夫的勞役，恐怕不是國家百年以來對待士人的本意。”皇上命令記下姓名，就免去了他們的勞役。經過南薰門，正遇見受傷的士兵，皇上親自爲他們敷藥，親手斟酒賜給他們喝，并且拿出宫廷府庫的金銀綢帛來賞賜有功的人。這一天，北

箭鏃四下如雨，頃刻壕爲之平。

軍驅趕漢人俘虜和婦女老幼背柴草填平壕溝，城上射出的箭像雨點般從四面落下，頃刻間壕溝被填平了。

龍德宮造炮石，取宋太湖、靈璧假山爲之，小大各有斤重，其圓如燈球之狀，有不如度者杖其工人。大兵用炮則不然，破大磑或碌碡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炮有至十三稍者，餘炮稱是。每城一角置炮百餘枝，更遞下上，晝夜不息，不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玉谿所拆大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網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遂謂不可近。大兵以火炮擊之，隨即延爇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炮所擊唯凹而已。大兵壕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

龍德宮製造炮石，搜取宋朝宮苑中的太湖、靈璧的假山來製作，大小重量不一，它的形狀像燈球那樣的圓形，有不合規格的就對工匠施行杖刑。蒙古軍使用大炮就不是這樣，把大的石磨或是石滾子劈成兩三塊，都可以使用。攢竹炮有用十三根竹子捆扎起來發射的，其餘的炮與它相當。在城的每一角設置大炮一百多門，輪換着發射，晝夜不停止，不過幾天時間，石塊堆積得與裏城城墻一樣高。而城上的望樓都是用舊有的宮殿和芳華、玉谿等園苑拆取的大木料修建的，一個人兩手合抱粗的木頭，隨炮石的打擊而被砸碎，把馬糞、麥秆鋪散在木頭上面，捆扎上毛氈子、被褥牢牢地護衛它們。在望樓懸風板的外面都用牛皮作爲屏障，於是就說不可接近了。元軍用火炮攻擊它，隨即燃燒蔓延開來，不能撲滅。老年人相傳説周世宗修築京城城墻，挖取虎牢那個地方的泥土來修建，堅硬密實像鐵一樣，受到炮石打擊祇是凹下去一點罷了。元軍在壕溝外邊築城墻，周圍有一百五十里，城上有垛口望樓，壕溝深一丈多，寬度也相同，大約三四十步設置一鋪，每一鋪安排一百多人防守。

初，白撒命築門外短墻，委曲狹隘容二三人得過，以防大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已爲北兵所覺。後又夜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徑渡，燒其炮坐。城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起渡壕，又爲圍者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北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前日紙燈、今日紙鳶，宰相以此退敵難矣。右丞世魯命作《江水曲》，使城上之人靜夜唱之，蓋河朔先有此曲以寄謳吟之思，其謬計如此。

當初，完顏白撒命令修築城門外邊的短墻，曲折狹隘僅容許二三人通過，以防止元軍攻奪城門。到被圍攻時，各個將領請求乘黑夜偷襲敵營，軍隊却不能突然出擊，等到出來已被北方軍隊發覺。後來又招募敢死的壯士一千人，乘夜晚在城墻上打洞從壕溝直接渡過，燒毀敵軍大炮的炮座。在城墻上懸挂紅紙燈籠作爲信號，約定燈籠亮起就渡過壕溝，又被圍城的敵軍發覺。又放紙製的鷂鷹風筝，把文書告示放在風筝上，到北軍營地就截斷它，用來誘惑被北軍俘虜的人。知道的人認爲以前挂紙燈籠、今天放紙鷂鷹，宰相用這種方法來擊退敵軍，就困難了。尚書右丞顏盞世魯命人寫成《江水曲》，使城上的人在寂靜的夜晚歌唱，大概是黄河以北的地區先有這支曲子以寄托謳歌吟咏的思緒。他們的計策就像這樣

合喜先以守鳳翔自誇，及令守西北隅，其地受攻最急，而合喜當之，語言失措，面無人色。軍士特以車駕數出慰勞，人自激昂，争為效命耳。其守城之具有火炮名“震天雷”者，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炮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之上，火點著甲鐵皆透。大兵又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龕，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者，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大兵惟畏此二物云。

荒謬。

赤盞合喜先前以守衛鳳翔的功勞自我誇耀，到命令他守衛城墻的西北面時，那個地方遭受攻擊最緊急，而赤盞合喜正面對着它，嚇得語言失措，臉上没有血色。軍士們衹是因爲皇上多次出宫慰勞，人人憤激昂揚，争着爲國家效勞而不顧惜生命罷了。他們守城的武器有一種火炮名叫“震天雷”，用鐵罐子盛滿火藥，拿火將它點燃，火炮飛起來火焰噴發，它的聲音就像打雷一樣，一百里以外都聽得到，焚燒的地方周圍寬達半畝以上，火星沾在鎧甲的鐵皮上都能穿透。元軍又製作牛皮洞，一直通到城墻下，挖掘城墻做成龕洞，大小可以容納一個人，那麽城上的人就對他無可奈何了。有人獻上一條計策，用鐵繩子懸挂“震天雷”，順着城墻放下來，到挖掘的地方點火引發，人與牛皮都炸得四處飛濺，不留痕迹。又有飛火槍，灌上火藥用火引發，它就燃燒射向前方十幾步，人也不敢接近。元朝軍隊衹害怕這兩種武器。

四月罷攻，至是十六晝夜矣，内外死者以百萬計。大兵知不可下，乃謾為好語云：“兩國已講和，更相攻耶?”朝廷亦就應之。明日，遣户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師，於是營幕稍稍外遷，遂退兵。壬戌，合喜以大兵退，議入賀，諸相皆不欲，獨合喜以守城為己功，持論甚力，呼令史元好問曰：“罷攻已三日而不入賀，何也? 速召翰苑官作表。”好問以白諸相，權參政内族思烈曰：“城下之盟，諸侯以為耻，况以罷攻為可賀歟!”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帝后免難，汝等不以為喜耶!”明日，近侍局直長張天任至省，好問私以賀議告之，天任曰：“人不知耻乃若是耶。”因謂諸相曰：“京城受兵，上深以為辱。聞百官欲入賀，誠有此否。”會學士趙秉文不肯撰表，議遂寢。

四月停止攻城，到這時已經過了十六晝夜，城内外死亡的人數以百萬計。元朝大軍知道不能攻下，就説好話欺騙道：“我們兩國已經講和，爲什麽要再相攻擊呢?”朝廷也就答應他們。第二天，派遣户部侍郎楊居仁從宜秋門出城用酒肉犒勞敵軍，於是元軍營帳逐漸向外遷移，就撤兵了。壬戌日，赤盞合喜因爲大軍撤退，商議入宫慶賀，各位丞相都不想這樣做，惟獨赤盞合喜以爲守住京城是自己的功勞，極力堅持這一主意，叫尚書省令史元好問説：“敵軍停止攻城已經三天了，而不入宫慶賀，這是什麽原因? 你迅速召集翰林院官員撰寫賀表。”元好問將這事稟告各位丞相，權參知政事皇族完顔思烈説：“在城下被迫與敵軍簽訂盟約，諸侯將它視爲耻辱，何况是把敵軍停止攻城作爲可慶賀呢!”赤盞合喜發怒説：“國家没有滅亡，皇帝皇后免於禍難，你們這些人難道不認爲這是喜事嗎?”第二天，近侍局直長張天任到尚書省，元好問私下把商議入宫慶賀的事告訴他，張天任説：“人不知羞耻，居然像這樣。”於是告訴各位丞相説：“京城遭受

兵亂，皇上深切地把它作爲耻辱。聽説朝廷百官想要入宫慶賀，果真有這事嗎?”恰逢翰林學士趙秉文不肯撰寫賀表，議論於是作罷。

是月，以尚書省兼樞密院事，合喜罷樞密。合喜既失兵柄，意殊不樂，欲銷院印，諸相謂院事仍在，印有用時，不宜毁。合喜怒，欲笞其掾。有投匿名書於御路云：“副樞合喜、總帥撒合、參政訛出皆國賊，朝廷不殺，衆軍亦須殺之，為國除害。”衛士以聞。撒合飲藥死，訛出稱疾不出，惟合喜坦然若無事者，上亦無所問，由是軍國之事盡决于合喜矣。

這一月，朝廷以尚書省兼管樞密院事，赤盞合喜被罷免樞密副使職務。赤盞合喜失去兵權後，内心很不高興，想要銷毁樞密院印，各位丞相認爲樞密院事務還在，印有使用的時候，不應當銷毁。赤盞合喜大怒，想要鞭笞他的官屬。有人投匿名信到皇帝專用大道上，匿名信説：“樞密副使赤盞合喜、總帥撒合、參知政事完顔訛出都是國家的奸賊，即使朝廷不殺他們，各路軍兵也一定要殺死他們，爲國家除去禍害。”衛士把信奏報給朝廷。撒合喝毒藥自殺，完顔訛出宣稱有病不出門，惟獨赤盞合喜心安理得好像没有事一樣，皇上也没有追問，於是軍隊國家的事都取决於赤盞合喜了。

初，大兵圍汴，司諫陳岢屢上封事言得失，切中時病。合喜大怒，召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為‘陳山可’耶，果如子言能退大敵，我當世世與若為奴。”聞者無不竊笑。蓋不識“岢”字，至分為兩耳。

當初，元朝大軍圍攻汴京，司諫陳岢多次奏上密封札子議論政事得失，切實擊中當時的弊病。赤盞合喜大怒，將他召入尚書省，直呼他的名字指責他説：“你就是‘陳山可’嗎? 果真像你説的能把强大的敵軍擊退，我就世世代代給你當奴隸。”聽到的人没有不暗自發笑的。因爲他不認識“岢”字，以致分成了兩個字。

天興元年七月，權參知政事思烈、恒山公武仙合軍自汝州入援，詔以合喜為樞密使，統京城軍萬五千應之，且命賽不為之助。八月己酉朔，駐於近郊，候益兵乃進屯中牟古城。凡三日，聞思烈軍潰，即夜棄輜重馳還，黎明至鄭門，聚軍乃入。言者謂：“合喜始則抗命不出，中則逗遛不進，終則棄軍先遁，委棄軍資不可勝計，不斬之無以謝天下。”上貸其死，免為庶人，既而籍其家以賜軍士。

天興元年七月，權參知政事完顔思烈、恒山公武仙會合軍隊從汝州入京城救援，降詔任命赤盞合喜爲樞密使，統率京城的軍隊一萬五千人接應他們，并且命令完顔賽不協助他。八月己酉初一，赤盞合喜屯駐在近郊，等到增加了軍隊纔進軍屯駐在中牟縣古城内。共住了三天，聽説完顔思烈軍隊潰敗，當天晚上抛棄了軍用物資奔馳逃回，黎明時到達鄭門，聚集了軍兵纔進城。議論的人説：“赤盞合喜開始就違抗命令不出城。中間又停留拖延不進發，最後就捨棄軍隊率先逃遁，抛棄的軍用物資不可以計算，不殺他就不能向天下人交代。”皇上赦免他的死罪，罷免爲庶人，不久抄没他的家産賞賜給軍士。

既廢，居汴中，常鞅鞅不樂。會大將速不解遣人招之，合喜即治裝欲行，崔立邀至省酌酒餞送，且以白金

赤盞合喜被廢罷後，居住在汴京城内，經常惆悵失意不高興。恰逢元軍大將速不解派人來招他，赤盞合喜就整治行裝想要前往，崔立邀請他

二百兩爲贐。明日，復詣省別立，方對語，適一人自歸德持文書至，發視之，乃行省傳哀宗語以諭合喜者，其言曰："卿朕老臣，中間雖廢出，未嘗忘卿。今崔立已變，卿處舊人尚多，若能反正，與卿世襲公相。"立怒，叱左右繫之獄，是日斬之。

到尚書省設酒席替他餞行，并且贈送二百兩銀子作爲盤纏。第二天，又前往尚書省與崔立辭别，正相對交談，恰好有一個人從歸德府帶書信到來，拆開信看，原來是行省傳達哀宗告諭赤盞合喜的話，信上説："你是我的元老大臣，中間雖然被廢罷遣出，但我對你不曾忘懷。現今崔立已經叛變，在你那裏的故人還多，如果能够返回正道，歸順朝廷，將授予你世襲公卿將相的職位。"崔立大怒，喝斥左右隨從把赤盞合喜關進監獄，當天就殺了他。

論曰：合喜初年用兵西夏，屢著勞效，要亦諸將顏盞蝦蟆等功也。既當大任，遂自矜伐，汴城之役舉措煩擾，質出兵退即圖稱賀，此豈有體國之誠心者乎。中牟之潰，衆怒所歸，幸逭一死，猶懷異圖，卒殞猜疑，天蓋假手於崔立也。

論曰：赤盞合喜當初對西夏國作戰，多次建立功績，總的説來，也是各個將領如顏盞蝦蟆等人的功勞。擔當重大職任後，就自我誇耀，汴京城之戰指揮繁亂失當，等到人質出城敵軍解圍，就打算入宫慶賀，這哪裏有體諒國事的誠心呢？在中牟軍隊潰敗，衆人的怨怒指向他，僥幸逃脱一死，仍懷有反叛的二心，最終在猜疑中喪生，上天大概藉助於崔立之手來除掉他吧。

金史卷一百十四

列傳第五十二

白華　斜卯愛實 合周(附)　石抹世勣

白華

白華字文舉，隩州人。貞祐三年進士，初爲應奉翰林文字。正大元年，累遷爲樞密院經歷官。二年九月，武仙以真定來歸，朝廷方經理河北，宋將彭義斌乘之，遂由山東取邢、洺、磁等州。華上奏曰："北兵有事河西，故我得少寬。今彭義斌招降河朔郡縣，駸駸及於真定，宜及此大舉，以除後患。"時院官不欲行，即遣華相視彰德，實擠之也，事竟不行。

三年五月，宋人掠壽州，永州桃園軍失利，死者四百餘人。時夏全自楚州來奔。十一月庚申，集百官議和宋。上問全所以來，華奏："全初在盱眙，從宋帥劉卓往楚州。州人訛言劉大帥來，欲屠城中北人耳。衆軍怒，殺卓以城來歸。全終不自安，跳走盱眙，盱眙不納，城下索妻孥，又不從，計無所出，乃狼狽而北，止求自免，無他慮也。"華因是爲上所知。全至後，盱眙、楚州，王義深、張惠、范成進相繼以城降。詔改楚州爲平淮府，以全爲金源郡王、平淮府都總管，張惠臨淄郡王，義深東平郡王，成進膠西郡王。和宋議寢。

白華字文舉，是隩州人。中貞祐三年進士第，最初任應奉翰林文字。正大元年，屢經升遷任樞密院經歷官。二年九月，武仙以真定歸附，朝廷正經營管理河北，宋軍大將彭義斌乘這一機會，就由山東攻取邢州、洺州、磁州等州。白華上奏說："北方大軍在河西有戰事，所以我們得有少許寬閑。現在彭義斌招降黄河以北的郡縣，漸漸地達到真定，應當趁此機會大舉行動，以消除今後的禍患。"當時樞密院官不想行動，就派遣白華巡視彰德府，其實是排擠他，事情最終没有施行。

三年五月，宋朝軍隊侵犯壽州，永州桃園軍戰敗，死亡了四百多人。當時夏全從楚州奔來歸降。十一月庚申日，聚集朝廷百官商議與宋朝講和的事。皇上詢問夏全來歸降的原因，白華奏告說："夏全最初在盱眙，跟從宋軍元帥劉卓前往楚州。州城的人謠傳説劉大帥來，不過是要屠殺州城中的北方人罷了。許多軍士憤怒了，殺死劉卓以州城來歸降。夏全始終不安心，逃跑到盱眙，盱眙守軍不接納他，在城下邊索取妻子兒女，又不聽從，想不出任何應付的計策，纔狼狽地逃來北方，衹求自己幸免於難，沒有其他的考慮。"白華因此被皇上知曉。夏全到來以後，盱眙軍、楚州，王義深、張惠、范成進相繼以城市歸降。降詔書改楚州爲平淮府，任命夏全爲金源郡王、平淮府都總管，張惠爲臨淄郡王，王義深爲東平郡王，范成進爲膠西郡王。與宋朝議和的

事於是作罷。

四年，李全據楚州，衆皆謂盱眙不可守，上不從，乃以淮南王招全，全曰："王義深、范成進皆我部曲而受王封，何以處我?"竟不至。是歲，慶山奴敗績于龜山。五年秋，增築歸德城，擬工數百萬，宰相奏遣華往相役，華見行院温撒辛，語以民勞、朝廷愛養之意，減工三之一。温撒，李辛賜姓也。

四年，李全占據楚州，衆人都認爲盱眙不可守衛了，皇上不聽從，就以淮南王的封號招降李全，李全説："王義深、范成進都是我的部屬而也接受了郡王的封號，將用什麼封號來安置我呢?"最終没有來。這一年，慶山奴在龜山打了大敗仗。五年秋天，擴大修築歸德城，擬定需用工役幾百萬，宰相奏請派遣白華前往視察工程，白華見到行樞密院温撒辛，告訴他百姓勞苦、朝廷愛撫養育的本意，減少工役三分之一。温撒，是朝廷賞賜給李辛的姓。

六年，以華權樞密院判官。上召忠孝軍總領蒲察定住、經歷王仲澤、户部郎中刁璧及華諭之曰："李全據有楚州，睥睨山東，久必爲患。今北事稍緩，合乘此隙令定住權監軍，率所統軍一千，别遣都尉司步軍萬人，以璧、仲澤爲參謀，同往沂、海界招之，不從則以軍馬從事，卿等以爲何如?"華對曰："臣以爲李全借大兵之勢，要宋人供給餽餉，特一猾寇耳。老狐穴冢待夜而出，何足介懷。我所慮者北方之强耳。今北方有事，未暇南圖，一旦事定，必來攻矣。與我争天下者此也，全何預焉。若北方事定，全將聽命不暇，設不自量，更有非望，天下之人寧不知逆順，其肯去順而從逆乎。爲今計者，姑養士馬，以備北方。使全果有不軌之謀，亦當發於北朝息兵之日，當此則我易與矣。"上沉思良久曰："卿等且退，容我更思。"明日，遣定住還屯尉氏。

六年，任命白華權樞密院判官。皇上召忠孝軍總領蒲察定住、經歷官王仲澤、户部郎中刁璧和白華，告訴他們説："李全占據楚州，倨傲地窺視山東，時間長了必定成爲禍患。現在與北方的戰事稍微和緩，應當乘這一間隙命令蒲察定住任權監軍，率領他所統轄的軍兵一千人，另外派遣都尉司的步軍一萬人，以刁璧、王仲澤爲參謀官，一同前往沂州、海州境内招降他們，如果不聽從，就用軍隊討伐他們，你們以爲怎麽樣?"白華奏對説："臣認爲李全藉助大軍的勢力，要挾宋朝供應糧餉，衹是一個狡猾的强盜罷了。老狐狸在墳墓中掘洞等待夜晚纔出來，哪裏值得介意呢！我們所顧慮的是北方的强敵罷了。現今北方國家有戰事，没有閑暇圖謀南方，一旦國事安定，必定前來進攻了。與我們争奪天下的是這一國家，李全怎麽能參預到中間呢?如果我們與北方的戰事平定了，李全將會聽從命令都來不及，如果他不自量力，再有非分的企望，天下的人難道不知道逆反順正，願意離開順正而跟從逆反嗎?作爲當今的計策，應當姑且培養士兵，以防備北方。即使李全果真有反叛的陰謀，也應當在北方朝廷停止戰争的時候發起，在這個時候我們就容易對付他了。"皇上沉思了很久，説道："你們暫且退下，讓我再思考。"第二天，皇上派遣蒲察定住回去屯駐在尉氏縣。

時陝西兵大勢已去，留脱或欒駐慶陽以擾河朔，且有攻河中之耗，而衛州帥府與恒山公府并立，慮一旦有

當時陝西軍隊的大勢已去，北軍留脱或欒屯駐在慶陽府以侵擾黄河以北的地區，而且有進攻河中的消息，而衛州行元帥府與恒山公府同時存

警，節制不一，欲合二府爲一，又恐其不和，命華往經畫之。初，華在院屢承面諭云："汝爲院官，不以軍馬責汝。汝辭辯，特以合喜、蒲阿皆武夫，一語不相入，便爲齟齬，害事非細，今以汝調停之，或有乖忤，罪及汝矣。院中事當一一奏我，汝之職也。今衛州之委，亦前日調停之意。"國制，凡樞密院上下所倚任者名奏事官，其目有三，一曰承受聖旨，二曰奏事，三曰省院議事，皆以一人主之。承受聖旨者，凡院官奏事，或上處分，獨召奏事官付之，多至一二百言，或直傳上旨，辭多者即與近侍局官批寫。奏事者，謂事有區處當取奏裁者，殿奏，其奏每嫌辭費，必欲言簡而意明，退而奉行，即立文字謂之檢目。省院官殿上議事則默記之，議定歸院亦立檢目，呈覆。有疑則復稟，無則付掾史施行。其赴省議者，議既定，留奏事官與省左右司官同立奏草，圓覆諸相無異同，則右司奏上。此三者之外又有難者，曰備顧問，如軍馬糧草器械、軍帥部曲名數、與夫屯駐地里阨塞遠近之類，凡省院一切事務，顧問之際一不能應，輒以不用心被譴，其職爲甚難，故以華處之。

在，朝廷擔心一旦有緊急軍情，指揮不統一，想要合并兩府爲一體，又害怕他們不和睦，命令白華前往管理。當初，白華在樞密院多次承皇上當面告諭說："你作爲樞密院官，不拿軍隊事務責成你辦理，你有口才，衹因爲赤盞合喜、移剌蒲阿都是武人，一句話不入耳，便造成分歧争端，危害事體不小，現在由你來調解他們，如有錯謬違背事理的地方，罪責就在你身上了。樞密院中的事應當一一禀奏我，這是你的職責。現在委派你去衛州也是以前調解的意思。"按金國制度，凡是樞密院上下所依賴的官員名叫奏事官，他們的名目有三種，第一叫承受聖旨，第二叫奏事，第三叫省院議事，都委派一個人主持。承受聖旨官，凡是樞密院官禀奏事務，或是皇上對軍情的處置措施，單獨召奏事官交付給他，多的有一二百字，或是直接傳宣聖上旨意，詞語多的就給近侍局官批示謄寫。奏事官是説事情的處置有應當奏禀皇上裁處的，上殿奏報，他們的奏章每每嫌詞語冗繁，一定要言語簡潔而意思明瞭，退朝下來好遵從奉行，於是寫定文字，稱作檢目。尚書省樞密院官在殿上商議政事，就默默地記下來，商議停當回到院中也立定檢目，呈長官復察。有疑問就再行禀奏，没有疑問就交付屬官施行。那些赴尚書省商議政事的官員，計議確定以後，留下奏事官與尚書省左右司官員共同擬定奏疏草稿，交各個丞相輪流審閲，没有不同意見，就由右司奏上。這三種名目之外又有更難的，叫作備顧問，如軍隊糧草器械的數量、軍隊將帥部屬的名號以及軍隊屯駐的地點關口要塞的遠近之類，凡是尚書省樞密院的一切事務，在皇上詢問的時候一旦不能應對，就會因爲不用心而受譴責，他的職責是最難的，所以委派白華處在這一位置上。

五月，以丞相賽不行尚書省事於關中，蒲阿率完顏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駐邠州，且令審觀北勢。如是兩月，上謂白華曰："汝往邠州六日可往復否?"華自量日可馳三百，應之曰："可。"上令密諭蒲阿纔候春首，當事

五月，派丞相完顏賽不到關中行尚書省事，移剌蒲阿率領完顏陳和尚忠孝軍一千人屯駐在邠州，而且命令他們審視觀察北軍形勢。像這樣過了兩個月，皇上告訴白華説："你前往邠州六天可以往返嗎?"白華自己估量每天可奔馳三百里，答應皇上説："可以。"皇上命令他秘密諭令移剌

慶陽。華如期而還。上一日顧謂華言："我見汝從來凡語及征進，必有難色，今此一舉特鋭於平時，何也。"華曰："向日用兵，以南征及討李全之事梗之，不能專意北方，故以北向爲難。今日異於平時，况事至於此，不得不一舉。大軍入界已三百餘里，若縱之令下秦川，則何以救，終當一戰摧之。與其戰於近裏之平川，不若戰於近邊之險隘。"上亦以爲然。

蒲阿衹要等候春季開始，就要收復慶陽。白華按期歸來。一天皇上對白華説："我見你自來凡是談到征討進攻的事，必定有爲難的神色，現今這一次行動比平時特别急切，這是什麽原因呢?"白華説："以前用兵，因爲征討南方和討伐李全的事情而受阻擾，不能够專心一意於北方，因此以向北進軍爲艱難。今天的事體與平時不同，何况事情到了這一步，不得不行動一次。北方大軍進入國界已經有三百多里，如果放縱他們讓他們攻下秦川，那將用什麽來救援呢？最終應當決戰一次來摧毁他們。與其同他們在接近腹地的平川地帶決戰，不如在接近邊境的險要地域決戰。"皇上也認爲這些話對。

七年正月，慶陽圍解，大軍還。白華上奏："凡今之計，兵食爲急。除密院已定忠孝軍及馬軍都尉司步軍足爲一戰之資，此外應河南府州亦須簽揀防城軍，秋聚春放，依古務農講武之義，各令防本州府城，以今見在九十七萬，無致他日爲資敵之用。"五月，華真授樞密判官，上遣近侍局副使七斤傳旨云："朕用汝爲院官，非責汝將兵對壘，第欲汝立軍中綱紀、發遣文移、和睦將帥、究察非違，至於軍伍之閲習、器仗之修整，皆汝所職。其悉力國家，以稱朕意。"

七年正月，慶陽的圍困解除，北方大軍撤回去了。白華上奏説："當今的計策，軍隊糧食爲急務。除了樞密院已經確定忠孝軍和馬軍都尉司的步軍足以作爲決戰一次的資本，此外河南的所有府、州也必須徵調挑選防城軍，秋天聚集，春季放歸回家，依照古代從事農業講求武備的道理，使他們各自防衛本州、府城市，以目前現有的九十七萬人，不至於以後供敵軍使用。"五月，正式任命白華爲樞密判官，皇上派遣近侍局副使七斤傳宣聖旨説："我任用你爲樞密院官，并不是要求你率領軍隊對陣作戰，衹是要你建立軍隊的綱紀，發送行移文書軍令，使將帥之間和睦協調，檢察追究過失疏誤，至於軍隊的教練演習、軍器的修理整治，都是你所職掌的事。你要對國家盡力，以合我的心意。"

八年，大軍自去歲入陝西，翺翔京兆、同、華之間，破南山寨柵六十餘所。已而攻鳳翔，金軍自閿鄉屯至澠池，兩行省晏然不動。宰相臺諫皆以樞院瞻望逗遛爲言，京兆士庶横議蜂起，以至諸相力奏上前。上曰："合達、蒲阿必相度機會，可進而進耳。若督之使戰，終出勉强，恐無益而反害也。"因遣白華與右司郎中夾谷八里門道宰相百官所言，并問以："目今二月過半，有怠歸之形，諸軍

八年，北方大軍自從去年攻入陝西，馳騁於京兆府、同州、華州之間，攻破南山堡寨六十多處。不久圍攻鳳翔府，金軍從閿鄉屯駐到澠池，兩個行省安然不動。宰相、御史臺諫官都上奏説樞密院觀望逗留不進軍，京兆府的士人百姓議論猜測紛紛而起，以致各位宰相極力稟奏給皇上。皇上説："完顔合達、移剌蒲阿必定觀察機會，可以進軍而後纔進軍。如果督責他們使他們出戰，終究出於勉强，恐怕没有好處反而有危害。"於是派遣白華與右司郎中夾谷八里門向他們陳説宰相朝廷百官的話，問他們説："現今已經過了

何故不動?"且詔華等往復六日。華等既到同，諭兩行省以上意。合達言："不見機會，見則動耳。"蒲阿曰："彼軍絶無糧餉，使欲戰不得，欲留不能，將自敝矣。"合達對蒲阿及諸帥則言不可動，見士大夫則言可動，人謂合達近嘗得罪，又畏蒲阿方得君，不敢與抗，而亦言不可動。華等觀二相見北兵勢大皆有懼心，遂私問樊澤、定住、陳和尚以為何如，三人者皆曰："他人言北兵疲困故可攻，此言非也。大兵所在豈可輕料，是真不敢動。"華等還，以二相及諸將意奏之，上曰："我故知其怯不敢動矣。"即復遣華傳旨諭二相云："鳳翔圍久，恐守者力不能支。行省當領軍出關宿華陰界，次日及華陰，次日及華州，略與渭北軍交手。計大兵聞之必當奔赴，且以少紓鳳翔之急，我亦得為掣肘計耳。"二相迴奏領旨。華東還及中牟，已有兩行省納奏人追及，華取報密院副本讀之，言"領旨提軍出關二十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是晚收軍入關"，華為之仰天浩嘆曰："事至於此，無如之何矣。"華至京，奏章已達，知所奏為徒然，不二三日鳳翔陷，兩行省遂棄京兆，與牙古塔起遷居民於河南，留慶山奴守之。

二月中旬，敵軍有倦怠撤還的迹象，各路軍隊爲什麽還不行動?"并且降詔限令白華等人六天内往返。白華等來到同州以後，將皇上的意圖告訴兩位行省。完顔合達説："没有見到機會，見到機會就要行動了。"移剌蒲阿説："他們的軍隊完全没有糧餉，使他們想作戰不能够，想停留也不可能，就將會自行斃命。"完顔合達面對移剌蒲阿以及各個將帥就説不可以行動，見到士大夫就説可以行動，衆人認爲完顔合達近來曾經獲罪，又畏懼移剌蒲阿正得到君主的寵幸，不敢與他對抗，從而也説不可行動。白華等觀察二位丞相看到北方軍隊勢力强大就都存有畏懼之心，於是私下問樊澤、蒲察定住、完顔陳和尚以爲怎麽樣，三人都説："其他人都説北方軍隊疲憊困乏，因此可以攻擊，這些話不對。大軍所在的地方怎麽可以輕率估料，這是真的不敢行動。"白華等回朝，把二位丞相和各個將官的意見奏報，皇上説："我本來就知道他們膽怯不敢行動。"就又派遣白華傳宣聖旨告訴二位丞相説："鳳翔府圍困很久了，恐怕守衛的軍隊力量不能支撑。兩行省應當統率軍隊出潼關住宿於華陰地界，第二天抵達華陰，再過一天到達華州，略微與渭北的敵軍交鋒。估計北方大軍得知消息必定會奔赴華州，暫且以此來稍微緩解鳳翔的危急，我們也得以施行牽掣其肘臂的計策。"二位丞相回奏説恭領聖旨。白華向東返還京城來到中牟，已經有兩行省送奏章的使者追趕上了他，白華取來樞密院奏章的副本閲看，奏章説"奉聖旨率軍出潼關二十里來到華陰地界，與渭北的敵軍交戰，當天晚上收軍入關"，白華爲此仰頭向天長長嘆息道："事情到了這一步，也無可奈何了!"白華回到京城，奏章已經送達，他知道自己的奏報衹是枉然，不過二三天時間鳳翔府失陷，兩行省於是放棄京兆府，與牙古塔遷移居民到河南，留慶山奴守護京兆。

夏五月，楊妙真以夫李全死於宋，構浮橋於楚州之北，就北帥梭魯胡吐乞師復仇。朝廷覘知之，以謂北軍果能渡淮，淮與河南跬步間耳，遣

夏五月，楊妙真因爲丈夫李全被宋朝人殺死，於是在楚州的北面建造浮橋，向北軍元帥梭魯胡吐請求派兵復仇。朝廷偵察知道了這事，認爲北方軍隊果真能渡過淮河，兩淮與河南衹是一

合達、蒲阿駐軍桃源界㵐河口備之。兩行省乃約宋帥趙范、趙葵爲夾攻之計。二趙亦遣人報聘，俱以議和爲名，以張聲勢。二相屢以軍少爲言，而省院難之，因上奏云："向來附關屯駐半年，適還舊屯，喘不及息，又欲以暑月東行，實無可圖之事，徒自疲而已。況兼桃源、青口蚊虻湫濕之地，不便牧養。目今非征進時月，决不敢妄動。且我之所慮，特楚州浮梁耳，姑以計圖之，已遣提控王鋭往視可否。"奏上，上遣白華以此傳諭二相，兼領王鋭行。二相不悦。蒲阿遣水軍虹縣所屯王提控者以小船二十四隻令華順河而下，必到八里莊城門爲期，且曰："此中望八里莊如在雲間天上，省院端坐徒事口吻，今樞判親來可以相視可否，歸而奏之。"華力辭不獲，遂登舟，及淮與河合流處，纔及八里莊城門相直，城守者以白鷂大船五十溯流而上，占其上流以截華歸路。華幾不得還，昏黑得徑先歸，乃悟兩省怒朝省不益軍，謂皆華輩主之，故擠之險地耳。是夜二更後，八里莊次將遣人送款云："早者主將出城開船，截大金歸路，某等商議，主將還即閉門不納，渠已奔去楚州，乞發軍馬接應。"二相即發兵騎、開船赴約，明旦入城安慰，又知楚州大軍已還河朔，宋將燒浮橋，二相附華納奏，上大喜。

舉足間的距離罷了，派遣完顔合達、移剌蒲阿屯駐軍隊在桃源界㵐河口防備他們。兩位行省於是約定宋軍元帥趙范、趙葵爲夾攻之計。二位趙姓元帥也派遣人來回聘，都以議和爲名義，以張大聲勢。二位丞相多次上言説軍兵數量少，而尚書省樞密院對這事感到爲難，於是上奏説："前些時候軍隊依附潼關屯駐了半年，纔回到過去的營屯，連喘口氣還來不及，又要在暑月天氣向東行進，其實没有什麽可以圖謀的事，枉自使自己疲憊罷了。況且加上桃源、青口是蚊子牛虻滋生、低窪潮濕的地方，不便於放牧。現今不是征伐進軍的時間，决不敢輕舉妄動。而且我們所憂慮的，衹是楚州的浮橋罷了，姑且設計謀取它，已經派遣提控王鋭前往視察是否可行了。"奏疏進上，皇上派遣白華將這一意思傳達給二位丞相，同時領王鋭前行。二位丞相不高興。移剌蒲阿派遣屯駐在虹縣的水軍王提控派小船二十四隻載着白華順着黄河往下行，約定一定要到八里莊城門，并且説："在這裏望八里莊如同在雲間天上一樣，尚書省樞密院官員端坐着衹是説空話，現今樞密院判官親自前來，可以視察事情是否可行，回到朝廷奏報此事。"白華極力推辭而不能推脱掉，就登上船，來到淮河與黄河合流的地方，剛剛與八里莊城門相對，守城的軍隊派遣五十艘白鷂大船逆流而上，占據了河的上游以截斷白華的歸路。白華幾乎不能回去，趁着天色昏黑尋得路徑先逃歸軍營，纔明白兩位行省怨怒朝廷不增派軍兵，認爲都是白華等人的主意，因此將他推到危險的地方。這天晚上二更以後，八里莊次將派人送降書來，説："早晨主將出城開船，堵截大金官員的歸路，我們一批人商議，主將回來就關閉城門不接納，他已經逃奔到楚州去了，請求調發軍隊接應。"二位丞相就調發步兵騎兵、開船赴約，第二天早晨進城安撫慰勞，又知道屯駐在楚州的北方大軍已經撤回到黄河以北，宋軍將官燒毁浮橋，二位丞相附在白華後面送上奏疏，皇上大喜。

初，合達謀取宋淮陰。五月，渡淮。淮陰主者胡路鈴往楚州計事於

當初，完顔合達打算攻取宋朝的淮陰。五月，渡過淮河。淮陰的主將胡路鈐前往楚州與楊

楊妙真，比還，提正官郭恩送款于金，胡還不納，慟哭而去。合達遂入淮陰，詔改歸州，以行省烏古論葉里哥守之，郭恩為元帥右都監。既而，宋人以銀絹五萬兩匹來贖盱眙龜山，宋使留館中，郭恩謀劫而取之，或報之于盱眙帥府，即以軍至，恩不果發。明日，宋將劉虎、湯孝信以船三十艘燒浮梁，因遣其將夏友諒來攻盱眙，未下。泗州總領完顏矢哥利館中銀絹，遂反。防禦使徒單塔剌聞變，扼罘山亭甬路，好謂之曰："容我拜辭朝廷然後死。"遂取朝服望闕拜，慟良久，投亭下水死。矢哥遂以州歸楊妙真，總帥納合買住亦以盱眙降宋。

妙真商議事務，等到回來時，提正官郭恩已經歸降金國，胡路鈐回來不被接納，痛哭而後離去。完顏合達於是進入淮陰，降詔改爲歸州，派行省烏古論葉里哥守護，郭恩爲元帥右都監。不久，宋朝人用白銀、綢絹五萬兩、匹來贖回盱眙的龜山，宋朝使臣留宿在館舍中，郭恩陰謀劫奪獲取財物，有人向盱眙元帥府報告了這事，就派遣軍隊前往，郭恩不敢動手。第二天，宋軍將官劉虎、湯孝信率領三十艘船來燒毁浮橋，於是派遣他的部將夏友諒進攻盱眙，没有攻下。泗州總領完顏矢哥貪圖客館中的白銀絹綢，於是反叛。防禦使徒單塔剌聽説事變，扼守住罘山亭的甬道，用好言語告訴他們説："讓我跪拜辭别朝廷然後死。"就取來朝服向着京城叩拜，哀慟了很久，投入亭下的水中死去。完顏矢哥就以州城歸降楊妙真，總帥納合買住也以盱眙歸降宋朝。

九月，陝西行省防秋，時大兵在河中，睿宗已領兵入界，慶山奴報糧盡，將棄京兆而東。一日，白華奏，偵候得睿宗所領軍馬四萬，行營軍一萬，布置如此，"為今計者與其就漢禦之，諸軍比到可行半月，不若徑往河中。目今沿河屯守一日可渡，如此中得利，襄、漢軍馬必當遲疑不進。在北為投機，在南為掣肘，臣以為如此便"。上曰："此策汝畫之，為得之他人?"華曰："臣愚見如此。"上平日鋭於武事，聞華言若欣快者，然竟不行。

九月，陝西行省防備敵軍秋季進攻，當時北方大軍在河中府，睿宗已經率領軍隊進入河中地界，慶山奴報告糧食耗盡，將要放棄京兆府而東還。一天，白華奏告説，偵察到睿宗所率領的軍隊四萬人，行營的軍隊一萬人，像這樣布置，"爲當前考慮，與其扼守漢水防禦他們，等到各路軍隊到達可能要半個月，不如直接前往河中府。目前，沿黄河屯守的地方一天就可以渡河，如果這裏獲勝，襄陽、漢水一帶的敵軍必定要遲疑不敢前進。這一行動在北面是看準了機會，在南面是牽掣肘臂，臣認爲像這樣做便利"。皇上説："這一計策是你籌劃的，還是得之於其他人?"白華回答："臣愚昧的見解如此。"皇上平日鋭意於軍事，聽到白華的議論好像感到歡欣暢快，但是最終没有施行。

未幾，合達自陝州進奏帖，亦為此事，上得奏甚喜。蒲阿時在洛陽，驛召之，蓋有意於此矣。蒲阿至，奏對之間不及此，止言大兵前鋒忒木解統之，將出冷水谷口，且當先禦此軍。上曰："朕不問此，只欲問河中可擣否。"蒲阿不獲已，始言睿宗所領兵騎雖多，計皆冗雜。大兵軍少而

不久，完顏合達從陝州進上奏帖，也是爲了這件事，皇上得到奏疏很高興。移剌蒲阿當時在洛陽，用驛馬召他，大概有意於這一行動。移剌蒲阿來到，奏對時不涉及此事，衹是説北方大軍的前鋒由忒木解統領，將要從冷水谷口出軍，應當先防禦這支軍隊。皇上説："我不問這事，衹是想要問河中府可以進攻嗎?"移剌蒲阿不得已，纔説："睿宗所統領的步騎兵雖然多，算起來都

精，無非選鋒。金軍北渡，大兵必遣輜重屯於平陽之北，匿其選鋒百里之外，放我師渡，然後斷我歸路與我決戰，恐不得利。”上曰：“朕料汝如此，果然。更不須再論，且還陜州。”蒲阿曰：“合達樞密使所言，此間一面革撥恐亦未盡，乞召至同議可否。”上曰：“見得合達亦止此而已，往復遲滯，轉致誤事。”華奏合達必見機會，召至同議爲便。副樞赤盞合喜亦奏蒲阿、白華之言爲是，上乃從之。召合達至，上令先與密院議定，然後入見。既議，華執合達奏帖舉似再三，竟無一先發言者。移時，蒲阿言：“且勾當冷水谷一軍何如。”合達曰：“是矣。”遂入見。上問卿等所議若何，合達數奏，其言甚多，大概言河中之事與前日上奏時勢不同，所奏亦不敢自主，議遂寢。二相還陜，量以軍馬出冷水谷，奉行故事而已。十二月，河中府破。

是多餘繁雜的人員。北方大軍兵士少却很精良，都是經過選擇的精鋭。金軍向北渡河，北方大軍必定調遣軍需物資屯積在平陽府的北面，將他們的精鋭力量隱蔽在一百里以外的地方，放過我們的軍隊渡河，然後截斷我們的歸路，與我們決戰，我們恐怕不能獲勝。”皇上説：“我預料你會如此説，果真是這樣。不需要再議論了，暫且回陜州去。”移剌蒲阿説：“完顏合達樞密使所説的事，在這裏單方面更改處置，恐怕也不能完備，請求召集他來共同商議可否。”皇上説：“見了完顏合達也衹遲延，反而遭致誤事。”白華上奏説完顏合達必定能洞見機要，召集他來共同商議爲便利。樞密副使赤盞合喜也啓奏説移剌蒲阿、白華的話是對的，皇上於是聽從了。召完顏合達來到，皇上命令他先與樞密院商議定，然後入宫進見。開始商議以後，白華拿着完顏合達的奏帖連續舉起來兩三次，竟然没有一個先説話的人。過了一會兒，移剌蒲阿説：“暫且料理冷水谷一軍的事，怎麽樣?”完顏合達説：“對。”於是入宫進見。皇上問他們議論得怎樣，完顏合達進奏，他的話很多，大概是説河中府的事態與前些日子上奏疏時有所不同，所奏的事也不敢自行作主，這一計議於是作罷。二位丞相回到陜州，酌量派遣軍隊從冷水谷出發，奉行例行公事罷了。十二月，河中府被攻破。

九年，京城被攻，四月兵退，改元天興。是月十六日，并樞密院歸尚書省，以宰相兼院官，左右司首領官兼經歷官，惟平章白撒、副樞合喜、院判白華、權院判完顏忽魯剌退罷。忽魯剌有口辯，上愛幸之。朝議罪忽魯剌，而書生輩妒華得君，先嘗以語撼之，用是而罷。金制，樞密院雖主兵，而節制在尚書省。兵興以來，茲制漸改，凡在軍事，省官不得預，院官獨任專見，往往敗事。言者多以爲將相權不當分，至是始并之。

九年，京城被圍攻，四月敵軍撤退，改年號爲天興。這月十六日，將樞密院合并歸入尚書省，以宰相兼任院官，左右司長官兼任經歷官，衹有平章政事完顏白撒、樞密副使赤盞合喜、樞密院判官白華、權樞密院判官完顏忽魯剌罷職摒退。完顏忽魯剌有口才，皇上喜愛寵幸他。朝廷商議降罪於忽魯剌，而書生們嫉妒白華得到君主的歡心，先就曾經進言語來動摇他，因此被罷官。按金國制度，樞密院雖然主管軍事，但節制指揮權在尚書省。戰事興起以來，這一制度逐漸改變，凡是軍中的事務，尚書省官員不得干預，樞密院官獨斷專行，往往敗壞大事。上言的人大多認爲將相的權力不應當分割，到這時纔將它們合并起來。

十二月朔，上遣近侍局提點曳剌粘古即白華所居，問事勢至於此，計將安出。華附奏："今耕稼已廢，糧斛將盡，四外援兵皆不可指擬，車駕當出就外兵，可留皇兄荆王使之監國，任其裁處。聖主既出，遣使告語北朝，我出非他處收整軍馬，止以軍卒擅誅唐慶，和議從此斷絶，京師今付之荆王，乞我一二州以老耳。如此則太后皇族可存，正如《春秋》紀季入齊為附庸之事，聖主亦得少寬矣。"於是起華為右司郎中。初，親巡之計決，諸將皆預其議，將退，首領官張袞、聶天驥奏："尚有舊人諳練軍務者，乃置而不用，今所用者皆不見軍中事體，此為未盡。"上問未用者何人，皆曰院判白華，上領之，故有是命。

十二月初一，皇上派遣近侍局提點官曳剌粘古到白華的住所，詢問他國事到了這一步，將用什麼計策來對付。白華附上奏疏："現在農事耕作已經荒廢，糧食將要耗盡，外面州郡的援兵都不可以指望，皇上車駕應當出外靠近軍隊，可以留下皇兄荆王，使他監理國政，任隨他處理政事。聖主出京城後，就派遣使臣告訴北方朝廷，説我們出城并不是到其他地方去收拾整頓軍馬，衹是因爲軍士擅自誅殺了唐慶，和議從此以後斷絶，現在把京城交付給荆王，請求給我一二個州郡以養老罷了。像這樣那麼太后皇族就可以保存，正像《春秋》上記載的紀季入齊國成爲附庸的事，聖主也得以稍微寬閑了。"於是起用白華爲右司郎中。當初，在確定皇上親自巡幸的計策的時候，各個將領都參預議論，將要退下去時，首領官張袞、聶天驥上奏説："還有諳練軍中事務的故人，却棄置而不任用，現今所任用的人都看不到軍中事務的大體，這是用人不盡。"皇上問没有任用的人是誰，都説是樞密院判官白華，皇上點頭稱是，所以纔有這一任命。

明日，召華諭之曰："親巡之計已決，但所往群議未定，有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者，或言可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大將速不解今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卿以為如何？"華曰："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欲往鄧下，既汝州有速不解，斷不能往。以今日事勢，博徒所謂孤注者也。孤注云者，止有背城之戰。為今之計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有楚則無漢，有漢則無楚。汝州戰不如半塗戰，半塗戰又不如出城戰，所以然者何，我軍食力猶在，馬則豆力猶在。若出京益遠，軍食日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内則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為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可詳審之。"

第二天，皇上召見白華告訴他説："親自巡幸的計策已經決定了，但往何處去衆人議論没有確定，有人説歸德府四面都是水可以自我保衛，有人説可以沿着西山進入鄧州。有人説如果要進入鄧州，北軍大將速不解現今在汝州，不如取道陳州、蔡州路轉到鄧州城下，你認爲怎麼樣？"白華説："歸德府城墻雖然堅固，時間久了糧食耗盡，坐以待斃，决不可以前往。要往鄧州，既然汝州有速不解在，斷然不能前往。以今天的形勢，正是賭徒所説的孤注一擲。所謂孤注一擲，衹有背城決戰。作爲現今的計策，應當直接奔赴汝州，與他們決戰一次，有楚就没有漢，有漢就没有楚。在汝州決戰不如在半途上決戰，在半途上決戰又不如出城決戰，之所以會這樣的原因是什麼呢？出城決戰，我們的軍隊就近取糧的力量還存在，戰馬喂養豆料的力量還存在。如果出京城愈遠，軍隊的糧食一天天減少，戰馬啃食野草，事情就更困難了。如果我們的軍隊能够決戰，國家的存亡決定於這一次行動，對外就可以

遂召諸相及首領官同議，禾速嘉兀地不、元帥猪兒、高顯、王義深俱主歸德之議，丞相賽不主鄧，議竟不能決。

激勵三軍將士的勇氣，對内就可以寬慰都城百姓的心。如果衹是作逃避遷移的打算，那麽人心顧念眷戀家業，未必肯毅然跟從前行。陛下可以詳細審察。”於是召各個丞相和部院長官共同計議，禾速嘉兀地不、元帥猪兒、高顯、王義深都主張遷往歸德的建議，丞相完顔賽不主張遷往鄧州，計議最終不能決定。

明日，制旨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聚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此意，諭訖，諸帥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三軍欣然願爲國家效死。”上猶豫，欲以官奴爲馬軍帥，高顯爲步軍帥，劉益副之，蓋采輿議也，而三人者亦欲奉命。權參政内族訛出大駡云：“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邪。”衆默然，惟官奴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

第二天，降詔書説京城糧食完了，現在擬定親自出巡，聚集軍士到大慶殿，將這一意圖告訴他們，宣諭完畢，各個元帥將佐綜合言詞上奏説：“聖主不可以親自出巡，衹可以任命將帥，三軍將士欣然願意爲國家效力，不惜犧牲生命。”皇上猶豫不決，想要任命蒲察官奴爲馬軍元帥，高顯爲步軍元帥，劉益爲副元帥，大概是采納衆人的建議，而這三人也願接受命令。權參知政事皇族完顔訛出大駡道：“你們這些人握着鋤頭不知道高低，國家大事，怎麽敢輕意應承呢?”衆人沉默無語，衹有蒲察官奴説：“如果大將丞相可以了結，何至於支使我們這些人。”事情也就中止了。

明日，民間哄傳車駕欲奉皇太后及妃、后往歸德，軍士家屬留後。目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上聞之，召賽不、合周、訛出、烏古孫卜吉、完顔正夫議，餘人不預。移時方出，見首領官、丞相言，前日巡守之議已定，止爲一白華都改却，今往汝州就軍馬索戰去矣。遂擇日祭太廟誓師，擬以二十五日啓行。是月晦，車駕至黄陵岡，復有北幸之議，語在《白撒傳》。

第二天，民間紛紛傳説皇上要護送皇太后及皇太妃、皇后前往歸德，軍士的家屬留在後面。現今糧食已經吃光了，在城中坐着觀望，全會被餓死。縱然能够到歸德，軍馬所需費用又能够支撑多少日子呢？皇上聽到了這些話，召集完顔賽不、完顔合周、完顔訛出、烏古孫卜吉、完顔正夫商議，其餘的人不參預。過了一段時間纔出來，召見部院長官、丞相説，前些日子巡守的計議已經確定了，衹是因爲一個白華，就全部改變了，現在前往汝州靠攏軍隊尋求作戰。於是選擇吉日祭祀太廟誓師，擬定於二十五日出發。這個月的三十日，車駕來到黄陵岡，又有向北巡幸的計議，話語記載在《完顔白撒傳》上。

天興二年正月朔，上次黄陵岡，就歸德餫船北渡，諸相共奏，京師及河南諸州聞上幸河北，恐生他變，可下詔安撫之。是時，在所父老僧道獻食，及牛酒犒軍者相屬，上親爲拊慰，人人爲之感泣。乃赦河朔，招集

天興二年正月初一，皇上屯駐於黄陵岡，利用歸德府的運糧船向北渡河，各個丞相共同上奏説，京城和河南各州聽説皇上巡幸河北，恐怕産生其他變故，可降詔書安撫他們。這時，所在地的老人、僧徒、道士貢獻糧食和牛、酒來犒勞軍士的連續不斷，皇上親自撫慰他們，人人爲此而

兵糧，赦文條畫十餘款，分道傳送。二日，或有云：“昨所發河南詔書，儻落大軍中，奈泄事機何。”上怒，委近侍局官傳旨，謂首領官張衮、白華、内族訛可當發詔時不爲後慮，皆量决之。

感動流淚。於是大赦黄河以北，招集軍隊糧草，赦文列舉了十幾項條款，分路傳送出去。初二，有人説：“昨天所發布的給河南的詔書，倘若落在北方大軍手中，泄漏事情機密怎麽辦呢?”皇上發怒，委派近侍局官傳宣聖旨，説部院長官張衮、白華、皇族完顔訛可在頒發詔書時不爲以後考慮，都酌量給予處罰。

是時，衛州軍兩日至蒲城，而大軍徐躡其後。十五日，宰相諸帥共議上前，郎中完顔胡魯剌秉筆書，某軍前鋒，某軍殿後，餘事皆有條畫。書畢，惟不言所往，華私問胡魯剌，托以不知。是晚，平章及諸帥還蒲城軍中。夜半，訛可、衮就華帳中呼華云：“上已登舟，君不知之耶?”華遂問其由，訛可云：“我昨日已知上欲與李左丞、完顔郎中先下歸德，令諸軍並北岸行，至鳳池渡河。今夜，平章及禾速嘉、元帥官奴等來，言大軍在蒲城曾與金軍接戰，勢莫能支，遂擁主上登舟，軍資一切委棄，止令忠孝軍上船，馬悉留營中。計舟已行數里矣。”華又問：“公何不從往?”云：“昨日擬定首領官止令胡魯剌登舟，餘悉隨軍，用是不敢。”是夜，總帥百家領諸軍舟往鳳池，大軍覺之，兵遂潰。

這時，衛州的軍隊兩天内趕到蒲城，而北方大軍慢慢地跟在他們後面。十五日，宰相、各個元帥共同在皇上面前計議，郎中完顔胡魯剌執筆記録，某軍爲前鋒，某軍走在最後，其餘的事都有安排。寫完後，衹是不説前往何處，白華私下問胡魯剌，推托説不知道。這天晚上，平章政事和各位元帥回到蒲城軍營中。半夜，完顔訛可、張衮到白華營帳中叫白華説：“皇上已經登船，君不知道這事嗎?”白華就詢問他們事情緣由，完顔訛可説：“我昨天已經知道皇上要與李左丞、完顔郎中先前往歸德，命令各路軍隊沿着北岸行進，到鳳池渡河。今天晚上，平章政事和禾速嘉兀地不、元帥蒲察官奴等人來，説北方大軍在蒲城曾經與金軍交戰，形勢不能支撑了，就簇擁皇上登船，軍用物資全部抛棄，衹命令忠孝軍上船，馬全部留在軍營中。估計船已經行進幾里了。”白華又問：“公爲何不隨從前往?”説道：“昨天擬定首領官衹命令完顔胡魯剌登船，其餘的人全都隨軍隊行動，因此不敢。”這天晚上，總帥百家統領各路軍隊的舟船前往鳳池，北方大軍發覺了，金軍於是潰散。

上在歸德。三月，崔立以汴京降，右宣徽提點近侍局移剌粘古謀之鄧，上不聽。時粘古之兄瑗爲鄧州節度使、兼行樞密院事，其子與粘古之子并從駕爲衛士。適朝廷將召鄧兵入援，粘古因與華謀同之鄧，且拉其二子以往，上覺之，獨命華行，而粘古改之徐州。華既至鄧，以事久不濟，淹留于館，遂若無意於世者。會瑗以鄧入宋，華亦從至襄陽，宋署爲制幹，又改均州提督，後范用吉殺均之

皇上在歸德。三月，崔立以汴京歸降，右宣徽使提點近侍局移剌粘古謀劃前往鄧州，皇上不聽從。當時，移剌粘古的兄長移剌瑗爲鄧州節度使、兼行樞密院事，他的兒子與粘古的兒子一起扈從皇上爲衛士。正逢朝廷將要召鄧州兵入援，移剌粘古就與白華商量一同前往鄧州，并且拉他的兩個子侄前往，皇上察覺了這事，衹命令白華前往，而移剌粘古改往徐州。白華來到鄧州以後，因爲事情長久不獲成功，逗留在館舍中，就好像無意於世事一樣。遇到移剌瑗以鄧州歸降宋朝，白華也跟從來到襄陽，宋朝委任他爲制置使

長吏送款于北朝，遂因而北歸。士大夫以華夙儒貴顯，國危不能以義自處爲貶云。

幹辦官，又改鈞州提督，後來范用吉殺了鈞州的長官吏員，歸降於北朝，就隨着歸入北方。士大夫認爲白華是飽學的儒士，爲官顯貴，在國事危難時不能够以道義自處，以此作爲貶責。

范用吉

用吉者，本姓孛术魯，名久住。初歸入宋，謁制置趙范，將以計動其心，故更姓名范用吉。趙怒其觸諱，斥之，用吉猶應對如故。趙良久方悟，且利其事與己符，遂擢置左右，凡所言動略不加疑，遂易其姓曰花，使爲太尉，改鎮均州。未幾，納款于北。後以家人誣以欲叛，爲同列所害。

范用吉本來姓孛术魯，名久住。最初歸入宋朝，拜見制置使趙范，準備以計謀說動他的心意，所以改姓名爲范用吉。趙范對他觸犯忌諱感到憤怒，斥責他，范用吉還是像以前一樣應對。趙范過了很久纔醒悟，而且利於他所說的事與自己的心意相符，於是提拔他安置在左右，凡是他的言語行動完全不加懷疑，就改换他的姓氏作花，讓他爲太尉，改官鎮守鈞州。不久，歸降於北朝。後來因爲家人誣告他想要叛變，被同列的官員殺害。

贊曰：白華以儒者習吏事，以經生知兵，其所論建，屢中事機，然三軍敗衄之餘，士氣不作，其言果可行乎。從瑗歸宋，聲名掃地，而猶得列於金臣之傳者，援蜀譙周等例云。

贊曰：白華作爲儒士熟悉官吏事務，作爲經學生知曉軍事，他所建議的事，多次切中事情機宜，但是三軍敗亡之後，士氣不振作，他的話果真可以施行嗎？跟從移剌瑗歸降宋朝，名聲掃地，而還能够排列在金國大臣的傳内，是援引蜀漢譙周的先例。

斜卯愛實

斜卯愛實字正之，策論進士也。正大間，累官翰林直學士，兼左司郎中。天興元年正月，聞大兵將至，以點檢夾谷撒合爲總帥，率步騎三萬巡河渡，命宿直將軍内族長樂權近侍局使，監其軍。行至封丘而還。入自梁門，樞密副使合喜遇之，笑語撒合曰："吾言信矣，當爲我作主人。"蓋世俗酬謝之意也。明日，大兵遂合，朝廷置而不問。於是愛實上言曰："撒合統兵三萬，本欲乘大兵遠至，喘息未定而擊之。出京纔數十里，不逢一人騎，已畏縮不敢進。設遇大兵，其肯用命乎？乞斬二人以肅軍政。"不報。蓋合喜輩以京師倚此一

斜卯愛實字正之，是策論科進士。正大年間，幾經升遷任翰林直學士，兼左司郎中。天興元年正月，聽說北方大軍將要到來，朝廷任命點檢夾谷撒合爲總帥，率領步兵騎兵三萬人巡視黄河渡口，命令宿直將軍皇族完顏長樂權近侍局使，監督軍隊。行進到封丘而撤回。從梁門入城，樞密副使赤盞合喜遇到他們，笑着告訴夾谷撒合說："我的話成現實了，你們應當爲我作酒席的主人。"大概是民間酬謝的意思。第二天，北方大軍就會合了，朝廷對他們的過失放置而不追問。於是斜卯愛實上言說："夾谷撒合統領軍隊三萬，本來是要乘北方大軍自遠方來到，喘息不定，從而攻擊他們。出京城纔幾十里，没有遇到一人一騎，已經畏縮不敢前進。如果遇到大軍，怎麽肯盡心國事，不惜犧牲生命呢？請求斬

軍爲命，初不敢俾之出戰，特以外議哄然，故暫出以應之云。

殺這兩人以嚴肅軍隊政令。”皇上不答覆。大概赤盞合喜等人認爲京城依靠這一支軍隊爲命根，最初不敢讓他們出戰，衹是因爲外面議論紛紛，所以暫且派出去以應付輿論。

衛紹、鎬厲二王家屬，皆以兵防護，且設官提控，巡警之嚴過於獄犴。至是，衛紹宅二十年，鎬厲宅四十年。正大間，朝臣屢有言及者，不報。愛實乃上言曰：“二族衰微，無異匹庶，假欲爲不善，孰與同惡。男女婚嫁，人之大欲，豈有幽囚終世，永無伉儷之望，在他人尚且不忍，况骨肉乎。”哀宗感其言，始聽自便。未幾，有青城之難。

衛紹王、鎬厲王兩王的家屬，都派軍隊守護，而且設官提控，巡邏警備的嚴格超過牢獄。到這時，守衛衛紹王宅第已有二十年，鎬厲王宅第四十年。正大年間，有朝廷大臣多次議論到這事，没有答覆。斜卯愛實就上言説：“兩王的族系衰敗微弱，無異於百姓，即使他們想要做出罪惡之舉，哪一個人與他們同惡呢？男婚女嫁，這是人的大欲望，哪裏有幽禁拘囚一輩子，永遠没有結爲夫妻的希望，在其他的人尚且不忍心，何况是骨肉之親呢？”哀宗感傷他的話，纔聽任他們自便。不久，有青城的禍難。

愛實憤時相非其人，嘗歷數曰：“平章白撒固權市恩，擊丸外百無一能。丞相賽不菽麥不分，更謂乏材，亦不至此人爲相。參政兼樞密副使赤盞合喜粗暴，一馬軍之材止矣，乃令兼將相之權。右丞顔盞世魯居相位已七八年，碌碌無補，備員而已。患難之際，倚注此類，欲冀中興難矣。”於是，世魯罷相，賽不乞致仕，而白撒、合喜不恤也。

斜卯愛實氣憤當時的宰相不是合適的人選，曾經一一指責説：“平章政事完顔白撒鞏固權勢，收買私恩，除了打彈丸以外没有别的任何才能。丞相完顔賽不分辨不出豆子小麥，即使是説再缺乏人才，也不至於讓這種人擔任宰相。參知政事兼樞密副使赤盞合喜粗暴，作爲一個統領馬軍的將官就足够了，却使他兼任大將宰相的大權。右丞相顔盞世魯居處於相位已經七八年，碌碌無爲，於政事没有補益，衹是充數而已。在國家患難之際，依靠這樣的人，要希望中道復興就困難了。”於是顔盞世魯罷去宰相職務，完顔賽不請求退休，而完顔白撒、赤盞合喜却不理會。

是年四月，京城罷攻，大兵退。既而，以害唐慶事，和議遂絶。於是，再簽民兵爲守禦備。八月，括京城粟，以轉運使完顔珠顆、張俊民、曳剌克忠等置局，以推舉爲名，珠顆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唱，果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粟令，復以進獻取之。

這年四月，北方大軍停止進攻京城，大軍撤退。不久，因爲殺害唐慶的事，和議就中斷了。於是再次徵調百姓、兵士作守禦的準備。八月，搜求京城的糧食，派遣轉運使完顔珠顆、張俊民、曳剌克忠等人設置局，以推舉爲名義，完顔珠顆告訴百姓道：“你們應當從實推舉唱報，有朝一日果真糧食耗盡，命令你們獻妻子兒女作爲軍隊糧食，還能够吝惜嗎？”不久，撤銷搜求糧食的命令，又以進獻的名義搜取糧食。

前御史大夫内族合周復冀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可得百餘萬石。朝廷信之，命權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總其

前任御史大夫皇族完顔合周希冀重新進用，上疏説在京城搜求糧食可以獲得一百多萬石。朝廷相信了他的話，任命他權參知政事，與尚書左

事。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内族完顔久住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内有蓬子約三升，久住笑曰："吾得之矣。"執而以令于衆。婦泣訴曰："妾夫死於兵，姑老不能爲養，故雜蓬秕以自食耳，非敢以爲軍儲也。且三升，六斗之餘。"不從，竟死杖下。京師聞之股栗，盡投其餘于糞溷中。或白於李蹊，蹊顰蹙曰："白之參政。"其人即白合周，周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予謂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師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當時皆莫敢言，愛實遂上奏，大概言："罷括粟，則改虐政爲仁政，散怨氣爲和氣。"不報。

丞李蹊總管這件事。先令各家自己留足糧食，壯年人存留一石三斗，幼童減半，又將各家存留的數量寫在門楣上，敢有隱藏的人按升斗多少治罪。京城三十六坊，分别挑選嚴厲刻薄的人主持，皇族完顔久住尤其殘酷暴虐。有一個寡婦人家有兩口人，存留豆子六斗，其中有蓮蓬子約三升，完顔久住笑道："我獲得贓證了。"將她抓起來以號令於衆。寡婦哭訴説："妾的丈夫死在軍中，婆婆年老不能供養，所以摻雜蓬子秕粒來自己吃，不敢將這種東西作爲軍隊的糧儲。況且這三升也是六斗之外的。"不聽從，最終死在棍棒下。京城的百姓聽説了不覺腿脚發顫，將他們剩餘的糧食全部投到糞坑中。有人向李蹊稟告，李蹊皺着眉頭説："報告給參知政事。"這個人就稟告完顔合周，合周説："别人説'花又不損壞，蜜又得以釀成'。我説花不損壞，從哪裏釀成蜂蜜呢？況且京城危急，現在是要保存國家呢，還是要保存百姓呢？"當時都不敢議論，斜卯愛實就上奏疏，大意是説："罷去搜求糧食，就改變暴政爲仁政，疏散怨氣爲協和之氣了。"没有答覆。

時所括不能三萬斛，而京城益蕭然矣。自是之後，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上聞之，命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愛實聞之嘆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爲奉御把奴所告。又近侍干預朝政，愛實上章諫曰："今近侍權太重，將相大臣不敢與之相抗。自古僕御之臣不過供給指使而已，雖名僕臣，亦必選擇正人。今不論賢否，惟以世胄或吏員爲之。夫給使令之材，使預社稷大計，此輩果何所知乎。"章既上，近侍數人泣訴上前曰："愛實以臣等爲奴隸，置至尊何地耶。"上益怒，送有司。近侍局副使李大節從容開釋，乃赦之，出爲中京留守，後不知所終。

當時搜求到的糧食還不到三萬斛，而京城更加蕭條了。從此以後，餓死的人相枕藉，無論貧富人家衹有束手待斃罷了。皇上聽説了這事，命令拿出太倉的米熬粥來供給飢餓的人，斜卯愛實聽説後嘆息道："與其給他們吃東西，不如不奪走他們的糧食。"被奉御把奴報告了皇上。另外，近侍官干預朝政，斜卯愛實上奏章進諫説："現今近侍官的權太重，大將丞相、朝廷大臣都不敢與他們相抗衡。自古以來僕從侍御之臣不過供支使罷了，雖説是僕從之臣，也必須選擇正直的人。現在却不論賢與不賢，衹是以世宦子弟或官吏擔任近侍。這些人衹有供别人支使的才力，却使他們參預決策國家大計，這些人究竟知道什麽呢？"奏章已經進上，幾名近侍在皇上跟前哭訴説："斜卯愛實將臣等看作奴隸，把皇上至尊安放在什麽地方呢？"皇上更加憤怒，把他送交有關官署。近侍局副使李大節替他斡旋開脱，皇上纔赦免了他，出任中京留守，後來不知所終。

完顔合周

合周者一名永錫。貞祐中，爲元帥左監軍，失援中都，宣宗削除官爵，杖之八十。已而復用。四年，以御史大夫權尚書右丞，總兵陝西。合周留澠池數日，進及京兆，而大兵已至，合周竟不出兵，遂失潼關。有司以敵至不出兵當斬，諸皇族百餘人上章救之，上曰："向合周救中都，未至而軍潰，使宗廟山陵失守，罪當誅，朕特寬貸以全其命。尋復重職，今鎮陝西，所犯乃爾，國家大法豈敢私耶。"遂再奪爵，免死除名。至是，爲參知政事。性好作詩詞，語鄙俚，人采其語以爲戲笑。因自草《括粟榜文》，有"雀無翅兒不飛，蛇無頭兒不行"等語，以"而"作"兒"，掾史知之不敢易也。京城目之曰"雀兒參政"。哀宗用而不悟，竟致敗事。

完顔合周又名永錫。貞祐年間，爲元帥左監軍，援救中都失利，宣宗削除他的官職爵位，行杖刑八十。不久又起用他。四年，以御史大夫權尚書右丞，統領陝西軍隊。完顔合周在澠池停留了幾天，行進到京兆府，而北方大軍已經到來，完顔合周竟然不出兵，於是丢失了潼關。有關官府以敵軍到來不出兵作戰的罪名判處斬首，皇族一百多人上奏章救他，皇上説："以前完顔合周援救中都，没有到達中都而軍隊潰散，使祖宗神廟山陵失守，論罪應當被誅殺，我特予寬恕以保全他的性命。不久又恢復其重要職官，現今鎮守陝西，所犯罪行又是這樣，國家的大法怎麽敢有所偏私呢?"於是再次削奪爵位，赦免死罪，除去名籍。到這時，擔任參知政事。生性喜好作詩詞，言詞鄙陋粗俗，衆人采集他的言語作爲戲談笑料。因爲他親自起草《括粟榜文》，其中有"雀無翅兒不飛，蛇無頭兒不行"等話語，把"而"寫作"兒"，下屬官吏知道錯了也不敢改動，京城中的人稱他爲"雀兒參政"。哀宗任用他而不醒悟，最終導致敗壞大事。

石抹世勣

石抹世勣字景略。幼勤學，爲文有體裁。承安二年，以父元毅死王事，收充擎執。五年，登詞賦、經義兩科進士第。貞祐三年，累官爲太常丞，預講議所事。時朝廷徙河北軍户河南，宰職議給以田，世勣上言曰："荒閑之田及牧馬地，其始耕墾，費力當倍，一歲斷不能熟。若奪民素蒔者與之，則民將失所，且啓不和之端。況軍户率無耕牛，雖或有之，而廩給未敢遽減。彼既南來，所捐田宅爲人所有，一旦北歸，能無争奪?切謂宜令軍户分人歸守本業，收其晚禾，至春復還爲固守計。"會侍御史劉元規亦言給田不便，上大悟，乃罷之。未幾，遷同知金安軍節度使。

石抹世勣字景略。少年時代就勤奮好學，作文章有體制。承安二年，因爲父親石抹元毅死於國事，收録充當侍儀司擎執。五年，考中詞賦、經義兩科進士。貞祐三年，多次升遷任太常寺丞，參預講議所事。當時朝廷遷移河北軍籍户到河南，宰相商議配給他們田土，石抹世勣上言説："荒蕪的閑田和牧馬草地，剛開始開墾耕作，耗費的力量會是平時的一倍，一年之内絶對不能豐熟。如果奪取百姓素來耕種的田地給他們，那麽百姓將要失去生業，而且開啓了不和睦的端倪。況且軍籍户大多没有耕牛，即使有的户有，而國家供給的糧食也不敢急遽減少。他們既已遷往南方，拋棄的田土宅院被他人占有，有朝一日回到北方，能够没有争奪嗎?私下認爲應當命令軍籍户分派人回去守護本業，收割他們的晚稻，到春天再回來作固守的打算。"恰好侍御史劉元規也上奏説配給田土不便，皇上大大醒悟，就取

消了這道命令。不久，遷任同知金安軍節度使。

興定二年，選爲華州元帥府參議官。初，右都監完顏合達行帥府于楨州，嘗以前同知平涼府事卓魯回蒲乃速爲參議，及移駐華州，陝西行省請復用蒲乃速，令世勣副之。上曰："蒲乃速但能承奉人耳，餘無所長，非如世勣可任以事。華爲要鎮，而輕用其人，或致敗事。"遂獨用世勣焉。尋入爲尚書省左司郎中。元光元年，奪一官，解職。初，世勣任華州，有薦其深通錢穀者，覆察不如所舉，未籍行止中。後主者舉覺，平章英王以世勣避都司之繁，私屬治籍吏冀改他職，奏下有司，故有是責。久之，起爲禮部侍郎，轉司農，改太常卿。正大中，爲禮部尚書，兼翰林侍講學士。

興定二年，選拔充任華州元帥府參議官。當初，元帥右都監完顏合達在楨州行元帥府事，曾經任命前任同知平涼府事卓魯回蒲乃速爲參議官，等到移屯於華州，陝西行省請再任用卓魯回蒲乃速，任命石抹世勣爲他的副手。皇上說："蒲乃速衹是能够奉承人罷了，其餘没有什麽長處，不像石抹世勣可委任以政事。華州是重要的邊鎮，而輕率地任用這種人，或許要招致敗壞大事。"於是單獨任用石抹世勣。不久入朝擔任尚書省左司郎中。元光元年，削奪一級官資，解除職務。當初，石抹世勣在華州任職，有人舉薦他精通錢穀之術，經復查并不像所舉薦的那樣，没有記録在仕履簿籍上。後來主事的人察覺此事予以檢舉，平章政事英王以石抹世勣逃避都司的繁難任使，私自囑托管理簿籍的官吏希望改任其他職官，奏請交付有關官府處置，所以有這一責罰。過了很久，起用爲禮部侍郎，轉官任司農卿，改太常卿。正大年間，爲禮部尚書，兼任翰林侍講學士。

天興元年冬，哀宗將北渡，世勣率朝官劉肅、田芝等二十人求見仁安殿。上問卿等欲何言，世勣曰："臣等聞陛下欲親出，切謂此行不便。"上曰："我不出，軍分爲二，一軍守，一軍出戰。我出則軍合爲一。"世勣曰："陛下出則軍分爲三，一守、一戰、一中軍護從，不若不出爲愈也。"上曰："卿等不知，我若得完顏仲德、恒山公武仙付之兵事，何勞我出。我豈不知今日將兵者，官奴統馬兵三百止矣，劉益將步兵五千止矣，欲不自將得乎。"上又指御榻曰："我此行豈復有還期，但恨我無罪亡國耳。我未嘗奢侈，未嘗信任小人。"世勣應聲曰："陛下用小人則亦有之。"上曰："小人謂誰？"世勣歷數曰："移剌粘古、温敦昌孫、兀撒惹、完顏長樂皆小人也。陛下不知爲小人，所以

天興元年冬天，哀宗將要渡過黄河向北行進，石抹世勣率領朝官劉肅、田芝等二十人求見於仁安殿。皇上問他們想要説什麽，石抹世勣説："臣等聽説陛下想要親自出巡，私下認爲這次行動不便利。"皇上説："我不出巡，軍隊就分爲兩部分，一軍守衛，一軍出戰。我如果出巡，軍隊就合二爲一。"石抹世勣説："陛下出巡，軍隊就要分爲三部分，一軍守城，一軍出戰，一軍在中軍護衛隨從，不如不出巡爲好。"皇上説："你們不知道，我如果有完顏仲德、恒山公武仙，托付給他們軍事，何必勞煩我出巡呢？我怎麽不知道現今統領軍隊的人，蒲察官奴統領馬軍三百人就足够了，劉益統率步兵五千人就到頂了，想要不自己統領軍隊，這可能嗎？"皇上又指着御用坐榻説："我這次出行，哪裏還有回來的時候，衹是我無罪而使國家滅亡，對此感到遺憾罷了。我不曾奢侈，也不曾信任小人。"石抹世勣隨着他的話音回答説："陛下也有任用小人這種事。"皇上説："小人是誰呢？"石抹世勣一一指出説：

用之。”肅與世勣復多有言，良久，君臣涕泣而別。初，肅等求見，本欲數此四人。至是，世勣獨言之，於是哀宗以世勣從行。自蒲城至歸德。明年六月，走蔡州，次新蔡縣之姜寨。世勣子嵩，時爲縣令，拜上於馬前，兵亂後父子始相見。上嘉之，授嵩應奉翰林文字，以便養親。蔡城破，父子俱死。嵩字企隆，興定二年經義進士。

“移剌粘古、温敦昌孫、兀撒惹、完顔長樂都是小人。陛下不知道他們是小人，所以任用他們。”劉肅與石抹世勣又説了很多話，過了很久，君臣流淚告别。當初，劉肅等求見，本來是要數説這四個人。到這時，石抹世勣獨自説出來，於是哀宗讓石抹世勣扈從隨行。從蒲城到歸德。第二年六月，奔向蔡州，駐扎在新蔡縣的姜寨。石抹世勣的兒子石抹嵩，當時任縣令，在馬前叩拜皇上，兵亂以後父子初次相見。皇上稱賞他們，任命石抹嵩爲應奉翰林文字，以便於奉養父親。蔡州城被攻破，父子倆都死了。石抹嵩字企隆，是興定二年經義科進士。

贊曰：愛實言衛、鎬家屬禁錮之虐，京城括粟之暴，近侍干政之横；世勣言河北軍户給田之不便，親出渡河之非計；皆藥石之言也。然金至斯時，病在膏肓間矣，倉、扁何施焉。其爲忠讜，則不可廢也。

贊曰：斜卯愛實議論衛紹王、鎬厲王家屬禁錮的暴虐，京城搜求糧食的殘酷，近侍干預朝政的專横；石抹世勣議論配給河北軍籍户田地的不便利，皇帝親自出行渡黄河的失策；這些都是治病的良藥、石針一般的話語。但是金國到了這時候，已經病入膏肓之間了，倉公、扁鵲又有什麽作爲呢？他們的話作爲忠言讜論，却不可以廢棄。

金史卷一百十五

列傳第五十三

完顔奴申　崔立　聶天驥　赤盞尉忻

完顔奴申

完顔奴申字正甫，素蘭之弟也。登策論進士第，仕歷清要。正大三年八月，由翰林直學士，充益政院説書官。五年，轉吏部侍郎。監察御史烏古論石魯剌劾近侍張文壽、仁壽、李麟之受敵帥饋遺，詔奴申鞫問，得其奸狀。上曲赦其罪，皆斥去，朝論快之。九月，改侍講學士，以御史大夫奉使大元。至龍駒河，朝見太宗皇帝。十二月，還。明年六月，遷吏部尚書，復往。八年春，還。朝廷以勞拜參知政事。

完顔奴申字正甫，是完顔素蘭的兄弟。他通過策論考中進士，歷任事少而位重的官職。金哀宗正大三年八月，完顔奴申由翰林直學士充當益政院説書官。正大五年，轉任吏部侍郎。監察御史烏古論石魯剌揭發近侍官張文壽、張仁壽、李麟之收受敵帥賄賂，哀宗令完顔奴申審問，查得他們通敵的實情。哀宗雖特免了他們的死罪，但都罷免官職，朝中人士拍手稱快。正大五年九月，改任侍講學士，奉命以御史大夫身份出使大元。到達龍駒河，拜見元太宗皇帝。十二月，回到本國。第二年六月，升任吏部尚書，再次出使。至正大八年春季，回到本國。朝廷因他出使有功，任命爲參知政事。

天興元年春，大兵駐鄭州海灘寺，遣使招哀宗降。復以奴申往乞和，不許，攻汴益急。汴受圍數月，倉庫匱乏，召武仙等入援不至，哀宗懼，以曹王訛可出質，請罷攻。

金哀宗天興元年的春季，蒙古大軍屯集於鄭州海灘寺，派人招降哀宗。哀宗再次派完顔奴申前往求和，蒙古人不許，并加緊對汴京發動進攻。汴京被圍數月，食用缺乏，詔令入援的武仙等部又没到，哀宗十分恐怖，派出曹王完顔訛可作人質，請蒙古人停止進攻。

冬十二月，哀宗議親出捍禦，以奴申參知政事、兼樞密副使，完顔習捏阿不樞密副使、兼知開封府、權參知政事，總諸軍留守京師。又以翰林學士承旨烏古孫卜吉提控諸王府，同判大睦親府事兼都點檢内族合周管宫掖事，左副點檢完顔阿撒、右副點檢温敦阿里副之，户部尚書完顔珠顆兼

同年冬季十二月，哀宗决定親率兵馬出京抵禦蒙古兵，任命奴申爲參知政事、兼樞密副使，完顔習捏阿不爲樞密副使、兼知開封府、代理參知政事，統領各部隊留守京師。又任命翰林學士承旨烏古孫卜吉提控各王府，同判大睦親府事兼都點檢内族合周掌管宫中事務，左副點檢完顔阿撒、右副點檢温敦阿里作合周的副手，户部尚書完顔珠顆兼内城四面都總領，御史大夫裴滿阿虎

裏城四面都總領，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兼鎮撫軍民都彈壓，諫議大夫、近侍局使、行省左右司郎中烏古孫奴申兼知官省事。又以把撒合爲外城東面元帥，术甲咬住南面元帥，崔立西面元帥，孛术魯買奴北面元帥。乙酉，除拜定，以京城付之。又以户部侍郎刁璧爲安撫副使，總招撫司，規運京外糧斛。設講議所，受陳言文字，以大理卿納合德輝、户部尚書仲平、中京副留守愛失等總其事。

帶兼鎮撫軍民都彈壓，諫議大夫、近侍局使、行省左右司郎中烏古孫奴申兼管宫廷事務。又任命把撒合爲外城東面元帥，术甲咬住爲南面元帥，崔立爲西面元帥，孛术魯買奴爲北面元帥。乙酉，官職任命完畢，將京城事務交付他們。又任命户部侍郎刁璧爲安撫副使，統領招撫司，安排運輸京外糧食。又設置講議所，收受臣民進呈的文書，派大理卿納合德輝、户部尚書仲平、中京副留守愛失等人負責這件事。

十二月辛丑，上出京，服絳紗袍，乘馬導從如常儀。留守官及京城父老從至城外奉辭，有詔撫諭，仍以鞭揖之。速不解聞上已出，復會兵圍汴。初，上以東面元帥李辛跋扈出怨言，罷爲兵部侍郎，將出，密喻奴申等羈縶之。上既行，奴申等召辛，辛懼，謀欲出降，棄馬逾城而走，奴申等遣人追及之，斬於省門。汴民以上親出師，日聽捷報，且以二相持重，幸以無事。俄聞軍敗衛州，蒼黄走歸德，民大恐以爲不救。時汴京内外不通，米升銀二兩，百姓糧盡，殍者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於市，至有自食其妻子者，至於諸皮器物皆煮食之，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歸德遣使迎兩宫，人情益不安，於是民間有立荆王監國以城歸順之議，而二相皆不知也。

同年十二月辛丑，哀宗離開京城，他身穿絳紗袍，儀衛車馬前導後隨，和往常儀式一樣。留守京師的官員和城中父老尾隨在後，在城外拜别，哀宗下令撫慰，并執鞭拱手作禮。速不解聽説哀宗已出城，又合兵圍困汴京。起初，哀宗因東面元帥李辛專横，口出怨言，將他降爲兵部侍郎，這次出發前，暗令奴申等人收禁他。哀宗出發之後，奴申等人召見李辛，李辛恐懼，打算出城投降，他丢掉坐騎翻城而逃，奴申等派人追上，將他斬於行省門前。汴京民衆因哀宗皇帝御駕親征，天天聽到勝利的消息，又因兩位丞相老成持重，幸而没有發生意外的事。不久傳來消息，金軍在衛州戰敗，倉惶逃奔歸德，民衆驚恐萬分，認爲汴京没救了。這時汴京内外不通，米價高達二兩銀一升，百姓糧已吃完，餓死的人隨處可見，官宦人家的少爺小姐也多在街市間乞討，甚至有吃自己妻子兒女的，至於那些用皮革製成的器物，都被煮來吃掉，貴族家的房舍、街市間的樓閣館舍都被拆毁當柴燒。當哀宗從歸德派人前來迎接太后、皇后時，人心更感不安，這時民間就出現了擁立荆王代理朝政、以城投降的議論，但兩位丞相都没察覺。

天興二年正月丙寅，省令史許安國詣講議所言："古者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今事勢如此，可集百官及僧道士庶，問保社稷、活生靈之計。"左司都事元好問以安國之言白奴申，奴申曰："此論甚佳，可與

天興二年正月丙寅，尚書省令史許安國到講議所進言説："古時遇到重大疑難問題，令卿士一類官員參與商討，讓平民百姓提供意見。當今的形勢到了這種地步，可召集百官及僧人、道士、士人、平民，向他們咨詢保國家、救民衆的辦法。"左司都事元好問把許安國的意見告知完

副樞議之。”副樞亦以安國之言爲然。好問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宫。民間洶洶，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耶。”阿不款語曰：“今日惟吾二人，何言不可?”好問乃曰：“聞中外人言，欲立二王監國，以全兩宫與皇族耳。”阿不曰：“我知之矣，我知之矣。”即命召京城官民，明日皆聚省中，諭以事勢危急當如之何。有父老七人陳詞云云，二相命好問受其詞。白之奴申，顧曰：“亦爲此事也。”且問副樞：“此事謀議今幾日矣?”阿不屈指曰：“七日矣。”奴申曰：“歸德使未去，愼勿泄。”或曰是時外圍不解，如在陷阱，議者欲推立荆王以城出降，是亦《春秋》紀季入齊之義，況北兵中已有曹王也。衆憤二人無策，但曰“死守”而已。忽聞召京城士庶計事，奴申拱立無語，獨阿不反覆申論，“國家至此無可奈何，凡有可行當共議之”，且繼以涕泣。

顔奴申，奴申説：“這個意見很好，可與樞密副使商議。”樞密副使也認爲許安國的話不錯。元好問説：“從皇帝離京到現在已二十多天，又派人迎接太后和皇后，民間人心惶惶，議論紛紛，都説國家要放棄京城，您準備怎麽辦?”完顔習捏阿不説：“我二人衹有一死而已。”元好問説：“死不可怕，假如能安國家、救民衆，爲這而死是值得的。如果不是這樣，衹準備以一條身軀喂飽五十名紅衲軍，這也叫作死呀!”阿不誠懇地説：“今天衹有你我二人，有什麽話不可説?”於是元好問又説：“我聽到朝廷内外人的議論，打算擁立二王監國，不過是想保全兩宫和帝族罷了。”阿不説：“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立即下令召集京城官民，明日都聚集行省，告訴他們形勢危急，問他們該怎麽辦纔好。有父老七人發表意見，兩位丞相令元好問受理。元好問向奴申稟報，奴申看了看説：“父老進言也是爲了這件事啊。”并問副樞密使：“這事從初議到現在有幾天了?”阿不屈指一數，回答説：“已七天了。”奴申説：“歸德來的使臣還未走，小心勿泄漏。”有人認爲，此時外圍不解，人們如在陷阱之中，獻議的人希望擁立荆王，獻汴京投降，這和《春秋》記載的紀季歸附齊國是同樣的道理，何況蒙古軍中已先有曹王作人質。衆人對兩位丞相的束手無策、衹知死守十分憤慨。忽然聽説丞相召集京城官民議事，而奴申拱手站立，無言無語，衹有阿不反復申明“國家到了這種無可奈何的地步，凡有可行的意見，應當提出來共同討論”，講完話後淚流不止。

明日戊辰，西面元帥崔立與其黨孛术魯長哥、韓鐸、藥安國等爲變，率甲卒二百横刀入省中，拔劍指二相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百姓餓死，恬不爲慮何也?”二相大駭，曰：“汝輩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阿不，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輝等，餘見《崔立傳》。

第二天戊辰，西面元帥崔立和他的同黨孛术魯長哥、韓鐸、藥安國等發動叛亂，率領二百甲兵揮刀衝入省中，崔立拔劍指着兩位丞相説：“京城危急到了極點，你二人坐視百姓餓死，無動於衷，這是爲什麽?”兩位丞相大驚，説：“你們有事當好好商量，怎麽竟做出這種舉動?”崔立指令他的同黨先殺阿不，接着殺掉了奴申和左司郎中納合德輝等人，其餘的事載在《崔立傳》。

劉祁曰：“金自南渡之後，爲宰

劉祁説：“金自南遷之後，擔任執政大臣的

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臨事相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懦熟無鋒鋩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黄閣中矣。因循苟且，竟至亡國。又多取渾厚少文者置之台鼎，宣宗嘗責丞相僕散七斤'近來朝廷紀綱安在'？七斤不能對，退謂郎官曰：'上問紀綱安在，汝等自來何嘗使紀綱見我？'故正人君子多不見用，雖用亦未久而遽退也。"祁字京叔，渾源人。

人大都没有重整旗鼓的計劃，遇事總是輕言慢語地互相推讓，把這看作是培養宰相的體統。每有四方災異、民間疾苦，上奏之前總要相互談論：'恐怕聖明的君主心中不安。'事情到了危難關頭，總是中途作罷，曰'等下次再商議'，到下次商議時又是這樣。偶爾有人提出應當進行改革，又總是以横生事端爲名加以壓制，所以他們用人必定是選擇怯懦圓熟、無鋭氣、易控制的人。每當北兵壓境，君臣就衹有相對落淚，或在殿上長嘘哀嘆罷了。敵兵一退，即刻就大設宴樂，會飲於殿廷中了。像這樣因循苟且，終致國家滅亡。又多選用生性渾厚、不懂法令條文的人，安排在監察執法機構，金宣宗曾責備丞相僕散七斤'近來朝廷紀綱在哪裏'？七斤不能回答，告退後對郎官們説：'皇上問紀綱在哪裏，你們從來做事哪讓我見到有紀綱？'所以品性端正的人多不被任用，就算用了也不久就被斥退。"劉祁字京叔，是渾源人。

贊曰：劉京叔《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二書雖微有異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焉。哀宗北禦，以孤城弱卒托之奴申、阿不二人，可謂難矣。雖然，即墨有安平君，玉壁有韋孝寬，必有以處此。

贊曰：劉京叔所著《歸潛志》與元裕之所著《壬辰雜編》二書雖稍有出入，但記載金末世亂國亡的事實還是有可信的地方。哀宗北上禦敵，把孤城弱兵委托給奴申、阿不二人，可説是太艱難了。雖然是這樣，但如是守即墨的安平君、守玉壁的韋孝寬，必定有辦法完成這項任務。

崔立

崔立，將陵人。少貧無行，嘗爲寺僧負鈸鼓。乘兵亂從上黨公開爲都統、提控，積階遥領太原知府。正大初，求入仕，爲選曹所駁，每以不至三品爲恨。圍城中授安平都尉。天興元年冬十二月，上親出師，授西面元帥。性淫姣，常思亂以快其欲。

崔立是將陵人。年輕時貧困，品行不好，曾爲寺中和尚持鈸捧鼓。趁着兵荒馬亂，投靠上黨公張開，充當都統、提控，屢經升遷至遥領太原知府。金哀宗正大初年，崔立請求入朝任職，被掌選部門駁回，他常因官位不到三品而憤懣。汴京被圍時，他被任命爲安平都尉。天興元年冬十二月，哀宗親自率兵出征，任命崔立爲西面元帥。崔立生性淫蕩，常想縱欲淫亂以滿足他的欲望。

藥安國者管州人，年二十餘，有勇力。嘗爲嵐州招撫使，以罪繫開封獄。既出，貧無以爲食。立將爲變，潛結納之，安國健啖，日飽之以魚，遂與之謀。先以家置西城上，事不勝

藥安國是管州人，時年二十餘歲，强健有力。他曾受任嵐州招撫使，因犯罪被關押在開封府獄中。出獄之後，貧困潦倒，没有生活來源。崔立正想發動變亂，就暗中交結他，藥安國胃口很好，崔立每天供魚，任他飽餐，於是安國就與

則挈以逃。日與都尉揚善入省中候動静，布置已定，召善以早食，殺之。二年正月，遂帥甲卒二百，撞省門而入。二相聞變趨出，立拔劍曰："京城危困，二公欲如何處之?"二相曰："事當好議之。"立不顧，麾其黨張信之、孛术魯長哥出省，二相遂遇害。馳往東華門，道遇點檢温屯阿里，見其衷甲，殺之。即諭百姓曰："吾為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為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是日，御史大夫裴滿阿忽帶、諫議大夫左右司郎中烏古孫奴申、左副點檢完顏阿散、奉御忙哥、講議蒲察琦、户部尚書完顏珠顆皆死。

立還省中，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從恪，須臾入，以太后誥命梁王監國。百官拜舞山呼，從恪受之，遂遣送二相所佩虎符詣速不解納款。凡除拜皆以監國為辭。立自稱太師、軍馬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出入御乘輿，稱其妻為王妃，弟倚為平章政事，侃為殿前都點檢。其黨孛术魯長哥御史中丞，韓鐸都元帥兼知開封府事，折希顔、藥安國、張軍奴并元帥，師肅左右司郎中，賈良兵部郎中兼右司都事，内府之事皆主之。初，立假安國之勇以濟事，至是復忌之，聞安國納一都尉夫人，數其違約斬之。

壬申，速不解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大帥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既還，悉燒京城樓櫓，火起，大帥大喜，始信其實降也。立托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聚之省

他合謀。他們先把家眷安置在西城上，事不成功就帶上逃跑。他們每天和都尉揚善入省中觀察動静，安排妥當之後，就以進早餐爲名召來揚善，將他殺了。天興二年正月，崔立就率領甲兵二百名，撞開尚書省大門，進到省中。兩位丞相得知事變，趕了出來，崔立拔劍在手，説："京城危急，你二位打算怎樣對待?"二位丞相回答説："事情應當好好商量。"崔立置之不理，指令他的同黨張信之、孛术魯長哥離省而去，二相也就被殺害。他們催馬奔向東華門，途中遇見點檢温屯阿里，見他身上披挂甲胄，就把他殺了。接着告示百姓説："我因兩位丞相閉門不出，束手無策，現把他們殺了，這是爲你們全城的人求一條活路。"衆人都叫好。這天，御史大夫裴滿阿忽帶、諫議大夫左右司郎中烏古孫奴申、左副點檢完顏阿散、奉御忙哥、講議蒲察琦、户部尚書完顏珠顆都遭殺害。

崔立回到省中，召集百官商議擁立何人爲帝。崔立説："衛紹王的太子完顏從恪，他的妹妹公主正在蒙古軍中，可以擁立他。"於是就派他的同黨韓鐸以太后的命令前去召從恪，不久從恪到來，以太后的命令封梁王，代理國事。百官慶賀，叩拜歡呼，從恪受禮後，就派人送二相所佩的兵符到速不解軍營投誠。所有的官員任命都以監國的名義。崔立自稱太師、軍馬都元帥、尚書令、鄭王，進出乘皇帝用的車馬，稱他的妻子叫王妃，他的弟弟崔倚被任命爲平章政事，崔侃爲殿前都點檢。他的黨羽孛术魯長哥爲御史中丞，韓鐸爲都元帥兼知開封府事，折希顏、藥安國、張軍奴都任元帥，師肅任左右司郎中，賈良任兵部郎中兼右司都事，宫廷内部的事務都由他掌管。起初，崔立憑藉藥安國的勇猛獲得成功，到這時又很猜忌他，得知安國娶了一名都尉的夫人，就斥責他違背盟約，將他殺掉。

壬申這天，速不解到達青城，崔立身着帝服，在儀仗衛士的導從下前往拜見。大元帥很高興，招待他喝酒，崔立像對父親一樣侍奉他。回城之後，崔立將京城四面的哨樓全都燒掉，城上火起，大元帥十分高興，這纔相信崔立是真心投

中，人自閱之，日亂數人猶若不足。又禁城中嫁娶，有以一女之故殺數人者。未幾，遷梁王及宗室近族皆置宫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爲私第，取内府珍玩實之。二月乙酉，以天子衮冕后服上進。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百苦備至，郕國夫人及内侍高祐、京民李民望之屬，皆死杖下。温屯衛尉親屬八人，不任楚毒皆自盡。白撒夫人、右丞李蹊妻子皆被掠死。同惡相濟，視人如仇，期於必報而後已。人人竊相謂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之中，諸門出葬者開封府計之凡百餘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不幸也。"立時與其妻入宫，兩宫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皇乳母招歸德。當時冒進之徒爭援劉齊故事以冀非分者，此肩接武。

降。崔立謊言蒙古人要取隨帝出征官員的家屬，將她們聚集在省中，親自查看每一個人，天天奸淫數人還嫌不够。他又禁止城中人嫁女娶媳，有時因一女子的緣故而數人被殺。不久，崔立把梁王和皇族都遷到宫中，派心腹監守，限制他們的出入。他又把荆王府占爲自己的府第，將皇宫府庫内的珍寶玩物取來充實私宅。二月乙酉，崔立向蒙古人進獻皇帝的衣冠。隨後又千方百計搜括城中金銀，像捕捉穴中獵物用烟熏水灌似的，以殘酷的刑法逼迫，城中人飽受了百般痛苦。郕國夫人和内侍高祐、京民李民望等，都死在棍棒之下。温屯衛尉親屬八人，因受不了毒刑拷打，全都自殺。白撒的夫人、右丞李蹊的夫人兒子，都被拷打至死。亂黨狼狽爲奸，把他人看作仇家，總要報復纔罷休。城中人人暗中議論："攻城之後七八天中，死後從各城門出葬的按開封府計算總數有一百多萬，遺憾没早充死人之數而遭受這種不幸的痛苦。"崔立常和他的妻子一起入宫，得到太后、皇后的賞賜難以數計。崔立趁機勸太后寫一書信，信中講述了天命所在和人心所向，派哀宗的乳母前去歸德招降。當時企圖高升的人爭着援引劉豫爲齊主的故事，以求得到特殊的待遇，這種人比比皆是。

四月壬辰，立以兩宫、梁王、荆王及諸宗室皆赴青城，甲午北行，立妻王氏備仗衛送兩宫至開陽門。是日，宫車三十七兩，太后先，中宫次之，妃嬪又次之，宗族男女凡五百餘口。次取三教、醫流、工匠、綉女皆赴北。四月，北兵入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無如之何。

四月壬辰，崔立把兩宫、梁王、荆王和皇族的人都送往青城，甲午向北行進，崔立的妻子王氏安排儀仗衛隊，送兩宫到開陽門。當天，宫車共三十七輛，太后在前，其次皇后，再其次嬪妃，皇族男男女女共五百餘人。隨後又把三教中人、醫士、工匠、織綉女工等都送往北方。四月中，蒙古兵進入汴京。當時崔立在城外，兵士先進他的家，把他的妻妾寶物玉器都搶走了，崔立回家後極其悲哀，但也無可奈何。

李琦者山西人，爲都尉，在陳州與粘哥奴申同行省事。陳州變，入京，附崔立妹婿折希顔，娶夾谷元之妻。妻年二十餘，有姿色，立初拘隨駕官之家屬，妻輿病而往，得免。琦娶之後，有言其美者，立欲强之。琦每見立欲奪人妻，必差其夫遠出，一

李琦是山西人，官任都尉，在陳州與粘哥奴申共掌行省事務。陳州發生叛亂，他進了京城，依附崔立的妹夫折希顔，娶了夾谷元的妻子。他的妻子二十多歲，容貌漂亮，當初崔立强取哀宗隨從官員的家屬時，他的妻子有病乘車而去，得以幸免。李琦娶作妻子之後，有人稱贊她的美貌，崔立就想强占她。李琦常看到崔立準備强占

日差琦出京，琦以妻自隨，如是者再三，立遂欲殺琦。琦又數爲折希顔所折辱，乃首建殺立之謀。李伯淵者寶坻人，本安平都尉司千户，美姿容，深沉有謀，每憤立不道，欲仗義殺之。李賤奴者燕人，嘗以軍功遥領京兆府判。壬辰冬，車駕東狩，以都尉權東面元帥。立初反，以賤奴舊與敵體，頗貌敬之。數月之後，勢已固，遂視賤奴如部曲然。賤奴積不能平，數出怨言，至是與琦等合。

別人妻子時，必定派遣她的丈夫遠出，某天派遣李琦出京，李琦就讓妻子隨同前往，多次都是這樣，崔立於是就想殺掉李琦。李琦又多次遭受折希顔欺凌，於是就首先提議謀殺崔立。李伯淵是寶坻人，原爲安平都尉司的一名千户，他有漂亮的身姿容儀，思慮深沉善於謀略，常對崔立大逆不道的行爲憤憤不平，準備仗義殺掉他。李賤奴是燕人，曾因軍功受任爲遥領京兆府判官。壬辰年冬季，皇帝東征，李賤奴以都尉的身份代理東面元帥。崔立造反之初，因賤奴以前和自己職位相當，表面上對他還是很敬重。數月之後，大勢已定，就把賤奴當作手下走卒。賤奴懷恨在心，常口出怨言，到這時就同李琦等人合謀。

三年六月甲午，傳近境有宋軍，伯淵等陽與立謀備禦之策。翌日晚，伯淵等燒外封丘門以警動立。是夜，立殊不安，一夕百卧起。比明，伯淵等身來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顔數騎往，諭京城民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男子皆詣太廟街點集。既還，行及梳行街，伯淵欲送立還二王府，立辭數四，伯淵必欲親送，立不疑，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汝何傷?"即出匕首横刺之，洞而中其手之抱立處，再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黄摑三合殺苑秀。折希顔後至不知，見立墜馬，謂與人鬥，欲前解之，隨爲軍士所斫，被創走梁門外，追斬之。伯淵係立尸馬尾，至内前號于衆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不?"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啖之。以三尸挂闕前槐樹上，樹忽拔，人謂樹有靈亦厭其爲所污。已而，有告立匿宫中珍玩，遂籍其家，以其妻王花兒賜丞相鎮海帳下士。

天興三年六月甲午，傳聞附近出現宋國兵馬，伯淵等人表面上和崔立共同策劃防守辦法。第二天晚上，伯淵等爲使崔立驚恐不安，放火焚燒外封丘門。這一夜，崔立十分不安，一夜中起卧上百次。天剛亮，李伯淵等人親來約崔立察看火勢，崔立帶了苑秀、折希顔數人騎馬前去，告示京城民衆，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的男子都到太廟街集中。返回途中，走到梳行街，伯淵表示願送崔立回二王府，崔立再三推辭，伯淵堅持要親送，崔立毫不懷疑，李伯淵突然從馬上抱住了崔立。崔立回頭望着伯淵説："你想殺我嗎?"伯淵説："殺掉你有什麽關係?"立刻抽出匕首迅速刺下，穿透了他手所抱住崔立的部位，再刺一刀，崔立就從馬上落地死去。接着伏兵躍起，元帥黄摑三合殺死苑秀。折希顔後到不知情，見崔立從馬上掉下來，還認爲他在和人爭鬥，準備上前勸解，隨後被兵士砍中，受傷逃到梁門外，被追上殺掉。伯淵把崔立的尸體繫在馬尾，拖到皇宫門前向衆人宣示説："崔立殺害無辜，搶奪財寶，敗壞倫理，奸人妻女，大逆不道的行爲是從古到今都没有的，該不該殺他?"萬衆同聲地回答説："把他斬成一寸一寸的碎片都不能解恨。"接着就割下崔立的頭示衆，望着承天門祭奠哀宗皇帝。從伯淵到軍民都悲痛萬分，有人剖開崔立的胸膛，取他的心來生吃。大家把亂黨三人的尸體挂在宫門前的槐樹上，樹忽然倒了，人們都説

樹有靈性，也嫌被亂人玷污。隨後有人告發崔立家藏有宫中珍寶玩物，於是就抄了他的家，把他的妻子王花兒賞給了丞相鎮海帳前的武士。

初，立之變也，前護衛蒲鮮石魯負祖宗御容五，走蔡。前御史中丞蒲察世達、西面元帥把撒合挈其家亦自拔歸蔡。七月己巳，以世達爲尚書吏部侍郎，權行六部尚書。世達嘗爲左司郎中，同簽樞密院事，充益政院官，皆稱上意。及上幸歸德，遣世達督陳糧運。陳變，世達亦與脅從，尋間道之汴，至是徒往行在，上念其舊，録用之。左右司官因奏把撒合、石魯亦宜任用，上曰："世達曲從非出得已，然朕猶少降資級以示薄罰。彼撒合掌軍一面，石魯宿衛九重，崔立之變曾不聞發一矢，束手於人。今雖來歸，待以不死足以示恩，又安得與世達等。撒合老矣，量用其子可也。石魯但當酬其負御容之勞。"未幾，以撒合爲北門都尉，其子爲本軍都統。石魯復充護衛。世達字正夫，是泰和三年進士。

起初，當崔立發動叛亂時，前任護衛蒲鮮石魯帶着前輩五位皇帝的畫像逃奔蔡州。前任御史中丞蒲察世達、西面元帥把撒合帶着家眷，也私下拔營，開往蔡州。七月己巳，任命世達爲尚書吏部侍郎，暫理行六部尚書。世達曾任左司郎中，同簽樞密院事，充益政院官，辦事都合皇帝的心意。當哀宗皇帝到達歸德，令世達由陳州督運糧食。陳州發生叛亂，世達也被迫參與，不久從小路到汴京，到這時又步行到了皇帝行所歸德，哀宗不忘他往時的勞績，依然任用他。左右司官員因此上言，説把撒合、蒲鮮石魯也應任用，哀宗説："世達曲從亂黨是迫不得已，但我還是略降他的官品，以示懲罰，把撒合掌握一路大軍，蒲鮮石魯負責宫城警衛，崔立叛亂時没聽説他們放過一箭，對亂黨袖手旁觀。現在雖然回來，不處以死罪就足以表示寬大，又怎麽能和世達同樣對待。把撒合已經老了，根據情况任用他的兒子是可以的，對蒲鮮石魯衹應獎賞他帶來帝像的功勞。"不久，任命把撒合爲北門都尉，他的兒子爲本軍都統。蒲鮮石魯還是擔任護衛。世達字正夫，是泰和三年考中的進士。

論曰：崔立納款，使其封府庫、籍人民以俟大朝之命可也。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徵索暴横，輒以供備大軍爲辭，逞欲由己，斂怨歸國，其爲罪不容誅矣。而其志方且要求劉豫之事，我大朝豈肯效尤金人者乎。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論曰：崔立投誠，假若他是封閉府庫、管好民衆，等待大朝的命令，是可以的。趁機篡權，大肆奸淫婦女、壓榨百姓，横徵暴斂，總是以供應蒙古軍需爲名，縱情作樂，使民衆對國家積怨在心，他犯下的罪惡真是死有餘辜。何况他的志向正想作第二個劉豫，我朝難道願效法金人嗎。金人俘虜别國的君主，統制别國的臣子，百年之後恰好引出崔立狂妄的陰謀，因此釀成青城這場慘禍。曾子説："警惕，警惕，你怎樣對人，别人也會反過來對你。"這話能不信嗎？

聶天驥

聶天驥字元吉，五臺人。至寧元年進士，調汝陰簿，歷睢州司候、封丘令。興定初，辟爲尚書省令史。時胥吏擅威，士人往往附之，獨天驥不

聶天驥字元吉，是五臺人。他考中至寧元年進士，調任汝陰縣主簿，歷任睢州司候、封丘縣令。金宣宗興定初年，他被召爲尚書省令史。當時的小吏們擅自作威作福，文士往往附和他

少假借，彼亦不能害也。尋授吏部主事，權監察御史。夏使賀正旦，互市於會同館，外戚有身貿易于其間者，天驥上章曰：“大官近利，失朝廷體，且取輕外方。”遂忤太后旨。出爲同知汝州防禦使事，未赴，陝西行尚書省驛召，特旨遥領金安軍節度副使，兼行尚書省都事。未幾，入爲右司員外郎，轉京兆治中，尋爲衛州行尚書六部事。

們，獨有聶天驥對他們毫不寬容，而那些小吏也不能傷害他。不久天驥被任命爲吏部主事，代理監察御史。夏國使者來賀春節，在會同館交易貨物，有外戚親自在其中進行貿易，天驥就呈上奏章説：“大臣謀利，有失朝廷體統，并且會使外國人輕視。”這就觸犯了太后。朝廷令他出京任同知汝州防禦使事，還未赴任，陝西行尚書省有驛車前來徵召，皇帝特令他遥領金安軍節度副使，兼行尚書省都事。不久，入朝任右司員外郎，改任京兆治中，不久又任衛州行尚書六部事。

慶陽圍急，朝廷遣宿州總帥牙古塔救之，以天驥充經歷官。圍解，從别帥守邠，帥欲棄州而東，天驥力勸止之，不從，帥坐是被繫逮，天驥降京兆治中。尋有訟其冤者，即召爲開封簽事，旬月復右司員外郎。丁母憂，未卒哭，奪哀復職。

慶陽被緊緊包圍，朝廷派宿州總帥牙古塔救援，任天驥爲經歷官。解圍之後，天驥又隨另一元帥守邠州，元帥準備放棄州城向東退却，天驥竭力勸阻，元帥不聽，元帥因此被囚禁，天驥降爲京兆治中。不久有人申訴他的冤情，立刻召任開封簽事，過了一月左右，又任右司員外郎。母親去世，離任服喪，没過百天，朝廷令免喪復職。

哀宗遷歸德，天驥留汴中。崔立變，天驥被創甚，卧一十餘日，其女舜英謁醫救療，天驥嘆曰：“吾幸得死，兒女曹乃爲謁醫，尚欲我活耶。”竟鬱鬱以死。舜英葬其父，明日亦自縊，有傳。

哀宗移駐歸德，天驥留在汴京城中。崔立叛亂，天驥受了重傷，卧床十多天，他的女兒聶舜英求醫救治，天驥嘆息説：“我得死是幸事，兒女們竟爲我求醫，還望我活嗎。”最後鬱鬱而死。舜英安葬父親後，第二天也上吊自殺，她在本書中有傳。

天驥沉静寡言，不妄交。起於田畝，能以雅道自將，踐歷臺省若素宦然，諸人多自以爲不及也。

天驥性沉静，少言語，不隨便結交人。他出身農家，能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在朝廷重要部門任職但如普通官吏一般，許多人都自認比不上他。

赤盞尉忻

赤盞尉忻字大用，上京人。當襲其父謀克，不願就，中明昌五年策論進士第。後選爲尚書省令史、吏部主事、監察御史，言諸王駙馬至京師和買諸物，失朝廷體，有詔禁止。遷鎮南軍節度副使、息州刺史。耕鞠場種禾，兩禾合穗，進於朝，特詔褒諭。改丹州，遷鄭州防禦使，權許州統軍使。丞相高汝礪嘗薦其才可任宰相。

赤盞尉忻字大用，是上京人。他本來應承襲父親的謀克職位，但不願就任，自己通過策論考中明昌五年進士。後來他被升任爲尚書省令史、吏部主事、監察御史，他曾上言説一些親王、駙馬到京師交易貨物，有失朝廷體統，皇帝下令禁止。後升任鎮南軍節度副使、息州刺史。在這裏，他把鞠球場墾爲耕地，種上禾苗，有兩株禾苗共結一穗，把它進獻朝廷，皇帝特令嘉獎。改任丹州刺史，升鄭州防禦使，兼許州統軍使。丞

元光二年正月，召爲户部侍郎。未幾，權參知政事。二月，爲户部尚書，權職如故。三月，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詔諭近臣曰："尉忻資稟純質，事可倚任，且其性孝，朕今相之，國家必有望，汝輩當效之也。"

相高汝礪曾推薦他的才幹可以勝任宰相。宣宗元光二年正月，召入朝廷，任命爲户部侍郎。不久，兼任參知政事。二月，任命爲户部尚書，兼任的職務不變。三月，正式任命爲參知政事，兼修國史。皇帝訓示近臣説："尉忻資質純正樸實，可以放心地委任他幹事，并且他生性孝敬，我現在任他爲丞相，國家必有希望，你們都應該學習他。"

正大元年五月，拜尚書右丞。哀宗欲修宫室，尉忻極諫，至以卧薪嘗膽爲言，上悚然從之。同判睦親府内族撒合輦交結中外，久在禁近，哀宗爲太子，有定策功，由是頗惑其言，復倚信日深，臺諫每以爲言。太后嘗戒敕曰："上之騎鞠舉樂皆汝教之，再犯必杖汝。"哀宗終不能去。尉忻諫曰："撒合輦奸諛之最，日在天子左右，非社稷福。"上悔悟，出爲中京留守，朝論快之。

哀宗正大元年五月，任命尉忻爲尚書右丞。當哀宗準備修築宫室時，尉忻竭力勸告，甚至用了卧薪嘗膽的故事來勸説，哀宗驚懼醒悟，接受了他的意見。同判睦親府内族撒合輦交結朝廷内外的人，長期任内廷近職，哀宗被立爲太子，他有建議決策的功勞，因此很大程度上受他言語迷惑，還一天天地對他信任加深，諫官常爲此論奏。太后曾警告撒合輦説："皇帝跑馬踢球行樂都是你教的，再犯必用杖刑懲罰你。"哀宗始終没有斥退他。尉忻勸告説："撒合輦是最狡詐而又最善於奉迎的人，天天處在皇帝身邊，不是國家的幸事。"哀宗終於醒悟，遣撒合輦去擔任中京留守，朝中人士對此稱快叫好。

五年，致仕，居汴中。崔立之變明日，召家人付以後事，望睢陽慟哭，以弓弦自縊而死，時年六十三。一子名董七，没於兵間。弟秉甫字正之。

正大五年，退休，居住在汴京城中。崔立發動叛亂的第二天，赤盞尉忻召集家人安排後事，眼望睢陽方向放聲痛哭，隨後用弓弦勒頸自殺，當年他六十三歲。他有一個兒子名董七，死於戰亂之中。他的弟弟名秉甫，字正之。

贊曰：聶天驥素履清慎，赤盞尉忻天資忠諒，在治世皆足爲良臣，不幸仕亂離之朝，以得死爲願欲，哀哉！

贊曰：聶天驥操行高潔，辦事仔細，赤盞尉忻天資忠厚，爲人誠信，在天下清平的時代，他們都完全能够成爲有建樹的名臣，不幸在分崩離析的朝代做官，滿足於一死全節，可悲啊！

金史卷一百十六

列傳第五十四

徒單兀典　石盞女魯歡　蒲察官奴　(内族)承立(一名慶山奴)

徒單兀典

徒單兀典，不知其所始，累官爲武勝軍節度使，駐鄧州。尋遷中京留守，知金昌府事，駐洛陽。鄧及洛陽兀典皆城之，且招亡命千人，號“熊虎軍”，以剽掠南鄙爲事，宋人亦時時報復，邊民爲之搔動。兀典資性深刻，而以大自居，好設耳目，凡諸將官屬下及民家細事，令親暱日報之，務爲不可欺。正大間，以兵部尚書權參知政事，行省事於徐州。自恃得君，論議之際不少假貸，同列皆畏之。

徒單兀典，他的家世和本人早期經歷都不清楚，多次升到武勝軍節度使，駐守鄧州。不久升任中京留守，知金昌府事，駐守洛陽。兀典在鄧州和洛陽都修築了城池，并且招納了上千名亡命之徒，號稱“熊虎軍”，專門對宋人進行掠奪，宋人也常常報復，邊境百姓因此惶惶不安。兀典生性嚴峻刻薄，又自認爲高居别人之上，喜歡布置暗探，所有將領、屬官以及民家的小事，都讓親信天天稟報，力求任何事都瞞不過自己。哀宗正大年間，兀典以兵部尚書職務代理參知政事，又在徐州行尚書省事務。他憑藉自己得到皇帝重用，在論人議事的時候毫不留情，與他官位相當的同事都畏懼他。

天興元年正月，朝廷聞大兵入饒風，移兀典行省閿鄉，以備潼關。徒單百家爲關陝總帥，便宜行事。百家馳入陝，榜州民云：“淮南透漏軍馬，慮其道由潼關，勢不能守，縣鎮遷入大城，糧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會阿里合傳旨召兀典入援，兀典遂與潼關總帥納合合閏、秦藍總帥都點檢完顔重喜、安平都尉苗秀、蕩寇都尉术甲某、振武都尉張翼及虎威、鷹揚、葭州劉趙二帥，軍十有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隘之備，從虢入陝。同、華、閿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

哀宗天興元年正月，朝廷聽説蒙古大軍進入饒風，就改任兀典至閿鄉行省事，以防衛潼關。任徒單百家爲關陝總帥，允許他根據情况自行裁决。百家急入陜州，張榜告示州民説：“敵人兵馬突破淮南，恐怕會從潼關取道前來，潼關必定保不住，縣鎮遷入大城，糧食輜重聚集到陜州，靠近山區的人進山寨避兵。”正在這時哀宗派阿里合傳令召兀典入援，兀典立刻和潼關總帥納合合閏、秦藍總帥都點檢完顔重喜、安平都尉苗秀、蕩寇都尉术甲某、振武都尉張翼以及虎威都尉、鷹揚都尉、葭州的劉趙二元帥，共計軍士十一萬、騎兵五千，完全放棄了秦州、藍州各險要的守備，取道虢州，進入陜州。同州、華州、閿鄉一帶有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

艘，皆順流東下。俄聞大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倉粟，游騎至，殺掠不勝計。又遣陝州觀察副使兼規措轉運副使抹撚速也以船八十往運潼關、閺鄉糧，行及靈寶北河夾灘。義軍張信、侯三集壯士三百餘，保老幼，立水柵。北將忽魯罕只乘淺攻之不能克，遇速也船至即降，大兵得此船遂破侯、張，殺戮殆盡。

百多艘，全都順流東下。不久傳來敵人大兵壓境的消息，糧食都没來得及裝載，全部船隻都放空順流而下。後又盡數徵發州中百姓，搬運靈寶、硤石倉中的糧食，蒙古人的前哨騎兵突然來到，殺人奪物，難以數計。又派陝州觀察副使兼規措轉運副使抹撚速也備船八十艘前去搬運潼關、閺鄉的糧食，行進到靈寶北河狹灘。這裏有義軍張信、侯三招集壯士三百多人，在水中設置栅欄，保衛老幼鄉民。蒙軍將領忽魯罕只趁水淺進攻没能奏效，遇速也船行到這裏即刻投降，蒙古兵得到這些船後就攻破了侯三、張信的防禦，把這裏的人差不多殺光了。

是時陝州同知内族探春願從行省征進，兀典授以帥職，聽招在城民充軍。探春厚擬官賞，數日無一人，乃以兀典命招之，得壯士八百。宣差趙三三名偉，亦依探春招募，偉人所知識，不二日得軍八百餘，號“破敵軍”。兀典忌偉得衆，欲挾詐坑之，完顏素蘭時爲同華安撫使，力諫乃止。尋以偉權興寶軍節度使，兼行元帥府事，領軍三百，屯金鷄堡。

這時陝州同知皇族人完顏探春願隨行省進發征討，兀典授予他元帥職位，允許他招募城中人從軍。探春定下很高的賞額，好幾天没一人應徵，於是用兀典的命令招募，募得壯士八百名。宣差趙三三名偉，也按探春的賞額招募，許多人對趙偉都認識瞭解，不到兩天就募得兵士八百多人，號稱“破敵軍”。兀典嫉妒趙偉能得人心，打算玩弄手段坑害他，當時完顏素蘭任同州華州安撫使，竭力勸告，這纔作罷。不久任趙偉權興寶軍節度使，兼行元帥府事，領兵三百，駐守金鷄堡。

大兵既知潼關焚棄，長驅至陝。賀都喜不待命出城迎戰，馬蹶幾爲所獲，兀典易以一馬，遂下令不復令一人出，大兵亦去。自此潼關諸渡船筏俱盡，偉亦無船可渡矣。

蒙古大軍得知金人放棄潼關縱火燒城後，長驅直入，抵達陝州。賀都喜不等命令出城迎戰，坐騎跌倒，他差點被俘，兀典换了一匹馬給他，接着下令不允許一人出戰，蒙古人也退兵離去。從此潼關各渡口的船隻木筏都没有了，趙偉也無船可渡了。

初，兀典發閺鄉，拜天，賞軍，人白金三兩，將校有差。州之庫藏，軍資器械，爲之一空。期日進發，已而不行，日造銀器及兵幕牌印，陝州及鹽司牌亦奪取之。又欲劫州民財物以資軍，素蘭諫之而止。二月戊午，乃行。有李先生者諫曰：“方今大兵俱在河南，河北空虚，相公可先取衛州，出其不意。彼知我軍在北，必分兵北渡，京師即得少寬，相公入援亦

起初，兀典從閺鄉進發，行拜天禮，犒賞兵士，每人白銀三兩，將官、校官按等級賞賜。州中庫存的軍資及各種器械因此被消耗一空。定期進發，後來又没動，每天製造銀器、兵器、幕帳和牌印，陝州和提舉鹽務司的符牌都被他奪取了。他又打算强奪州民的財物來助軍用，因完顏素蘭的勸阻纔作罷。二月戊午，這纔成行。有人稱李先生的勸告他説：“現在蒙古大軍都在河南，河北空虚，您可先攻取衛州，出其不意。對方知我軍在北，必定分兵北渡，這樣京師就得以稍稍

易爲矣。”兀典大怒，以爲泄軍機，斬之於市，遂行。軍士各以老幼自隨。州中亦有關中、河中遷避商賈老幼，亦倚兵力從行，婦女皆嫁士卒，軍中亦有强娶奪者。

減輕壓力，您入援京城也就容易成功了。”兀典大怒，認爲他泄露軍機，在街市中將他斬首，然後就出發。兵士都把老幼家眷帶在身邊。陝州中也有從關中、河中遷來避難的商販老幼家眷，他們都倚仗兀典的兵力，願意跟隨前往，婦女們都嫁給士兵，軍中也有强娶搶奪的情况。

是日，軍出兩東門及南門，不遵洛陽路，乃由州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葭州劉、趙兩帥即日叛去，大兵以數百騎遥躡其後。明日，張翼軍叛往朱陽，入鹿盧關，大兵追及降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幼稚，哀號盈路。軍至鐵嶺，大兵潛召洛陽大軍從西三縣過盧氏，所至燒官民廬舍積聚，慮爲金軍所據，又反守鐵嶺，以斷歸路。金兵知必死，皆有鬥志，然已數日不食，行二百里許，困憊不支，頗亦散走。於是，完顔重喜先降，大軍斬於馬前。鄭倜劫苗英降，英不從，殺之，携其首以降，於是士卒大潰。兀典、合閏提數十騎走山間，追騎禽得，皆殺之。

這天，部隊從東邊兩門和南門出發，没有沿着去洛陽的路前進，却由州西南方直入冰雪覆蓋的大山中。葭州的劉、趙兩元帥當天就叛離他，蒙古軍派了幾百騎兵遠遠地跟在後面。第二天，張翼一軍叛離，向朱陽行進，進入鹿盧關，被蒙古軍追上，他投降了。山路積有厚雪，白天冰雪消融，路途盡是泥漿，小腿都陷在泥中，隨軍婦女抛棄幼小的孩子，哀痛哭叫的聲音充斥在行進的隊伍中。部隊到達鐵嶺，蒙古軍暗中調發洛陽的大部隊，由洛陽西邊的三縣經盧氏前進，所到之處燒官府民房和儲備的糧食，擔心被金兵占有，隨後回頭守住鐵嶺，斷絶金兵歸路。金兵知道不免一死，人人都有鬥志，但已幾天没吃東西，行進二百來里，已經困乏無力，也多有人四散逃走。在這種情况下，完顔重喜首先投降，蒙古人把他斬於馬前。鄭倜脅持苗英投降，苗英不肯，鄭倜就把他殺了，帶着他的頭前去投降，於是兵士奔逃，部隊完全潰散了。兀典、合閏帶着數十騎兵逃入山中，被蒙軍騎兵追上捕獲，全都殺掉。

先是，兀典嘗爲鄧州節度使，世襲謀克黄摑三合時爲宣差都總領，與兀典親厚，故决計入鄧。是役也，安平、蕩寇、鷹揚、振威諸都尉，及西安、金雞等軍，脱走者百才一二。

在這以前，兀典曾任鄧州節度使，世襲謀克黄摑三合當時任宣差都總領，與兀典交情深，所以斷然到了鄧州。在這次戰役中，安平、蕩寇、鷹揚、振威各都尉的兵馬，以及西安、金雞等軍，逃掉的不過百分之一二。

二月，素蘭竄歸，有報徒單百家言“行省至”，百家欲出迎，父老遮馬前哀訴云：“行省復來，吾州碎矣，願無出迎。”百家曉之曰：“前日兀典欲劫此州，爲素蘭力勸而止，此行省非兀典乃素蘭也。”父老乃聽百家出城。陝州自軍出，日有逃還者，百家皆撫納之，所得及萬人。百家又募收

二月，完顔素蘭逃回陝州，有人禀報徒單百家説“行省來了”，百家準備出城迎接，州中父老攔在馬前哀告他説：“行省再來，我們陝州就完蛋了，希望您不要出去迎他。”百家向他們解釋説：“前次兀典準備强奪本州民財，因素蘭竭力勸阻纔作罷，這次來的行省不是兀典而是素蘭啊。”父老這纔讓百家出城。自從部隊由陝州出發，天天都有逃回來的，百家都安撫收容，所得

所棄甲仗。若獲二副，即以一與之，其一官出直買之。由是軍稍振。

達萬人。百家又出資收購部隊丟棄的甲胄器械。若有人拾得兩副，就把一副給本人，另一副由公家出錢收買。這樣一來兵勢稍有提高。

五月，總帥副點檢顏盞領軍復立商州總帥。華州人王某立虢州，權刺史。七月，制旨召百家入援，以權西安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阿不罕奴十剌為金安軍節度使、關陝總帥。九月，鞏昌知府元帥完顏忽斜虎入陝州，詔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以河中總帥府經歷李獻能充左右司員外郎。獻能字欽叔，貞祐三年進士。復立山寨，安撫軍民。十月朔，制旨召忽斜虎赴南陽留山寺，以阿不罕奴十剌權參知政事，行省。

五月，總帥副點檢顏盞領軍重建商州總帥府。華州人王某重建虢州，代理刺史。七月，皇帝令百家入援京師，以代理西安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阿不罕奴十剌爲金安軍節度使、關陝總帥。九月，鞏昌知府元帥完顏忽斜虎進入陝州，朝廷授任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又任命河中總帥府經歷官李獻能擔任左右司員外郎。獻能字欽叔，是貞祐三年考中的進士。又設置山寨，安撫軍民。十月初一，皇帝下令召忽斜虎前往南陽留山寺，任命阿不罕奴十剌代理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

時趙偉為河解元帥，屯金雞堡，軍務隸陝省，行省月給糧以贍其軍。明年五月，麥熟，省札令偉計置兵食，權罷月給。十月，偉軍食又盡，屢白陝省，云無糧可給。偉私謂其軍言：“我與李員外郎有隙，坐視我軍飢餓，不為存恤。”於是，自往永寧勸喻，偉頗為小民所信，往往獻糧，或導其發藏。南縣把隘軍提控以偉横恣言於行省，行省遣趙提控者權元帥，守永寧元村寨，偉還金雞。

這時趙偉擔任河解元帥，駐守金雞堡，軍務歸陝州行省掌管，行省按月撥糧供給他的部隊。第二年五月，麥熟，行省發出文書，令趙偉自己籌措軍糧，暫時停止每月的供給。十月，趙偉一軍的糧食又吃光了，多次向行省禀報，行省的回答是無糧可給。趙偉私下對他的兵士説：“我和李員外郎有矛盾，所以他坐視我軍飢餓，不想法接濟。”於是他親自去永寧勸説，趙偉很得民衆的信任，大都獻出糧食，有的還指引他去發掘暗藏的糧食。南縣把守險道部隊的提控官將趙偉任意行事的情況禀報行省，行省派趙提控代理元帥，駐守永寧元村寨，趙偉回金雞堡。

十一月冬至，大兵已攻破元村寨，偉攻解州不能下，於是密遣總領王茂軍士三十人入陝州。匿菜圃中凡三四日，乘夜，王茂殺北城邏卒，舉號召偉軍八百渡河，入城劫殺阿不罕奴十剌、李獻能、提控蒲鮮某、總領來道安。因誣奏：“奴十剌等欲反，臣誅之矣。”朝廷知其冤而莫敢詰，就授偉元帥左監軍，兼西安軍節度使，行總帥府事。食盡，括粟。粟又盡，以明年三月降大兵。

十一月冬至這天，蒙古軍已攻破元村寨，趙偉攻解州未成功，於是暗令總領王茂和兵士三十人入陝州。他們在菜園中隱藏了三四天後，趁着黑夜，王茂殺掉城北巡邏兵，發出信號召引趙偉的八百兵士渡過黄河，入城抓住了阿不罕奴十剌、李獻能、提控蒲鮮某、總領來道安，并把他們殺掉。接着向朝廷謊報説：“奴十剌等人圖謀造反，我已把他們殺了。”朝廷知道他們冤枉但却不敢追究，就任命趙偉爲元帥左監軍，兼西安軍節度使，行總帥府事。糧食吃光了，衹好搜括小米。搜來的小米又吃光了，趙偉就在第二年三月投降蒙古。

或謂偉軍餉不繼，以劫掠自資，一日詣李獻能，獻能靳之，曰："從宜破敵不易。"由是憾之。乃乘奴十剌宴飲不設備，選死士二十八人，夜由後河灘逾城而上，取餅爐碎石擲屋瓦門扇爲箭鏃聲。州人疑叛軍多，不敢動，遂開門納軍。殺行省以下官屬二十一人，獻能最爲所恨，故被害尤酷。

又有一種傳聞，說趙偉因軍餉接濟不上，靠搶奪財物來維持，某天去見李獻能，獻能奚落他說："你破敵真不容易。"因此趙偉懷恨在心。於是就趁奴十剌設宴飲酒没有防備，挑選不怕死的心腹武士二十八人，晚上由後河灘翻城而上，取烤餅爐竈間的碎石塊投向屋瓦門扇，使它發出像箭頭射中的聲音。州中人誤認爲叛軍人多，不敢動，於是就打開城門迎進趙偉的部隊。殺掉了行省以下官屬二十一人，李獻能最被趙偉仇恨，所以他受害特别慘。

偉之變，絳州録事張升字進之，大同人，户工部令史出身，曾爲漁陽簿，遷絳州録事，謂知識者曰："我本小人，受國家官禄，今日國家遭不幸，我不能從反賊。"言訖赴水死，岸上數百人皆嗟惜之。

當趙偉叛亂，絳州録事張升字進之，大同人，最初任户工部令史，曾任漁陽縣主簿，升爲絳州録事，他對熟悉的人説："我本是卑微之人，受國家俸禄，現在國家遭到不幸，我不能服從反叛的奸賊。"説完跳河自殺，岸上數百人都爲之嘆惜。

及徒單百家鄭西之敗，單騎間道數百里入京，爲上言兀典等鐵嶺敗狀。於是籍重喜、合閏、兀典家貲，暴兀典爲罪首，榜通衢云。

當徒單百家在鄭州以西戰敗，他單人匹馬抄小路行數百里入京城，向皇帝稟報兀典等在鐵嶺戰敗的情况。於是就抄没了重喜、合閏、兀典的家財，公布兀典是罪魁禍首，在大道旁張榜告示。

石盞女魯歡

石盞女魯歡，本名十六。興定三年，以河南路統軍使爲元帥右都監，行平凉元帥府事。先是，陝西行省胥鼎言："平凉控制西垂，實爲要地。都監女奚烈古里間材識凡庸，不閑軍務，且以入粟補官，遂得升用，握重兵，當方面，豈能服衆。防秋在邇，宜選才謀、有宿望、善將兵者代之。"故以命女魯歡。

石盞女魯歡，本名十六。宣宗興定三年，他以河南路統軍使的職位任元帥右都監，代理平凉元帥府事。在這之前，陝西行省胥鼎上言説："平凉控制西部邊境，實在是要地。都監女奚烈古里間的見識才幹平庸低下，不熟悉軍務，何况他是因獻糧食纔授的官，很快就被提拔重用，掌握重兵，獨當一面，怎麽能服衆呢。防備敵兵進犯的秋季就要到了，應該選擇有才幹智謀、素有重望、善於帶兵的人取代他。"所以就任命女魯歡擔任這個職務。

十一月，女魯歡上言："鎮戎赤溝川，東西四十里，地無險阻，當夏人往來之衝，比屢侵突，金兵常不得利。明年春，當城鎮戎，彼必出兵來撓。乞於二三月間，徵傍郡兵聲言防護，且令鄜、鞏各屯兵境上示進伐之勢，以掣其肘。臣領平凉之衆由鎮戎

十一月，女魯歡上言説："鎮戎赤溝川東西四十里間没有險要的地勢，正處在夏人往來的要道，近來夏人多次侵襲，金兵往往失利。明年春季，應當在鎮戎修築城墻，那時夏人必定出兵前來騷擾。請在二三月間，調發鄰郡兵，聲言防護鎮戎，并令鄜州、鞏州各在境内集結兵馬，作出進攻夏國的姿態，用以牽制夏國人。我就率領平

而入，攻其心腹。彼自救之不暇，安能及我？如此則鎮戎可城，而彼亦不敢來犯。又所在官軍多河北、山西失業之人，其家屬仰給縣官，每患不足。鎮戎土壤肥沃，又且平衍，臣裨將所統幾八千人，每以遷徙不常為病。若授以荒田，使耕且戰，則可以禦備一方，縣官省費而食亦足矣。其餘邊郡亦宜一體措置。”上嘉納焉。遷昌武軍節度使。

涼的部隊由鎮戎進發，攻擊夏國的腹心重地。夏人自救都忙不過來，怎能騷擾我呢？這樣做鎮戎的城墻就可修建起來，而夏人也不敢來犯。再者，我部官兵中許多是河北、山西失業的人，他們的家屬都靠公家供給，常常爲缺吃少穿操心。鎮戎地區土地肥沃，廣闊平坦，我手下將領所統的兵馬近八千人，常爲遷徙不定犯愁。假若給與他們荒田，讓他們邊耕邊戰，那麽就可以守衛一方，公家既省開支而軍糧也不缺乏了。其餘邊境州郡也應該像這樣安排。”皇帝對他的見解表示贊許并予以采納。後女魯歡升任昌武軍節度使。

元光二年九月，又言：“商洛重地，西控秦陝，東接河南，軍務繁密，宜選才幹之士為防禦使、攝帥職以鎮之。又舊來諸隘守禦之官，并從帥府辟置，其所辟者多其親暱，殖産營私，專事漁獵。及當代去，又復保留。此最害之甚者。宜令樞府選舉，以革其弊。又州之戍兵艱於餽運，亦合依上屯田，以免轉輸之費。”又言：“每年防秋，諸隘守者不過數十人，餘衆盡屯保安、石門、大荆、洛南以為應援，中間相距遠至百里，倉猝豈能徵集？宜近隘築營，徙見兵居之，以待緩急。又南邊所設巡檢十員，兵率千人，此乃平時以詰奸細者，已有大軍，宜悉罷去。”朝廷略施行之。

元光二年九月，女魯歡又上言說：“商州、洛州是戰略要地，往西可以控制秦陝一帶，東邊連接着河南，軍務繁多，應該選擇有才幹的人作爲防禦使、代理帥職鎮守。再者，以往守禦各要地的官吏，都是由元帥府自行任用，而任用的大多是他們的親信，這些人增置産業，營求私利，專幹剥奪民衆的勾當。到了該替换的期限，又再次保留他們。這是最最有害的。應令樞密院選舉，用以革除這種弊病。再者，州的駐防部隊在糧食運送方面十分困難，也應按前述辦法實行屯田，這樣可以節省運輸開支。”女魯歡又說：“每年秋季防範，各險要道口守衛的人不過數十名，其餘的人全都駐在保安、石門、大荆、洛南作爲接應，險要道口與大兵駐地之間相距長達百里，突然發生事變，怎麽來得及調集？應靠近險要道口築營，把現有部隊移駐進去，準備應付緊急事變。還有，南邊所設巡檢官十名，每人都有兵士千名，這是平時用來查辦邪惡的人，現已有大部隊在這地區，全都應該廢除。”朝廷大致都按女魯歡的建議實施。

正大九年二月，以行樞密院事守歸德。乙丑，大元將忒木解率真定、信安、大名、東平、益都諸軍來攻。是日，無雲而雷，有以《神武祕略》占之者，曰“其城無害”，人心稍安。適慶山奴潰軍亦至，城中得之，頗有鬥志。己巳，提控張定夜出斫營，發數炮而還。定平日好談兵，女魯歡令

哀宗正大九年二月，任命女魯歡兼掌樞密院事，駐守歸德。乙丑，蒙古將領忒木解統率真定、信安、大名、東平、益都各部隊來攻。這天，空中無雲却有雷聲，有人用《神武祕略》預測，說“這城没有危險”，人心稍稍安定。恰在這時，慶山奴的敗軍也來到歸德，得到這支兵馬，人們鬥志很高。己巳，提控張定趁夜出城襲擊蒙古軍營，放了幾炮就回來了。張定平常喜歡

自募一軍，使為提控，小試而勝，上下遂恃以為可用。初患炮少，欲以泥或磚為之，議者恐為敵所輕，不復用。父老有言北門之西一菜圃中時得古炮，云是唐張巡所埋，掘之得五千有奇，上有刻字或"大吉"字者。大兵晝夜攻城，駐營于南城外，其地勢稍高。相傳是安祿山將尹子奇於此攻巡、遠，得睢陽。時經歷冀禹錫及官屬王璧、李琦、傅瑜極力守禦，城得不拔。

談論兵法，女魯歡讓他自行招募一支軍隊，任命他爲提控，初試得勝，上上下下的人就把他看作可以倚重的臺柱。起初擔憂炮少，打算用泥或磚來做，又擔心被敵人輕視，不再用這辦法。父老中有人說北門西邊一個菜園中常發掘出古炮，說是唐代張巡埋下的，於是進行發掘，得五千多，上有刻字，有的是"大吉"字樣。蒙古軍晝夜攻城，他們在南城扎營，這裏地勢稍高。相傳是安祿山的將領尹子奇在這裏進攻張巡、許遠，取得睢陽。這時經歷冀禹錫和屬官王璧、李琦、傅瑜竭力堅守，因此蒙古軍没能攻克歸德。

方大兵圍城，議决鳳池大橋水以護城，都水官言，去歲河决敖游堌時，曾以水平量之，其地與城中龍興塔平，果决此口則無城矣。及大兵至，不得已遣招撫陳貴往决之，纔出門為游騎所鈔，無一返者。三月壬午朔，攻城不能下，大軍中有獻决河之策者，主將從之。河既决，水從西北而下，至城西南，入故濉水道，城反以水為固。求獻策者欲殺之，而不知所在。四月，以女魯歡為總帥，佩金虎符。罷司農司，以其官蒲察世達為集慶軍節度使、行六部侍郎。温特罕道僧歸德府同知，李無黨府判。五月，圍城稍緩，頗遷民出城就食。

當蒙古大軍圍城時，城中官員商議放鳳池大橋的水來護城，都水監的官員説，去年黄河在敖游堌决口時，曾經用水平器械測量，那地方和城中的龍興塔在同一水平綫上，果真挖開這道水口，那麽也就没有城了。當蒙古大軍抵達城下時，迫不得已派招撫陳貴前去决堤，纔出城門就被蒙古軍巡邏騎兵攻擊，没有一人返回。三月壬午初一，蒙古軍攻城没能奏效，軍中有人獻出决黄河的計策，主將采納了。河堤挖開之後，水從西北方向下流，流到城西南，進入原來的濉水水道，歸德反而憑藉水勢鞏固了城防。蒙古軍主將想把獻計人殺掉，却不知那人在什麽地方。四月，任命女魯歡爲總帥，佩帶金虎符。取消司農司，任原司農司長官蒲察世達爲集慶軍節度使、行六部侍郎。任温特罕道僧爲歸德府同知，李無黨爲府判。五月，蒙古軍的圍攻稍稍緩解，城中大批民衆到城外求糧謀生。

十二月，哀宗次黄陵岡，遣奉職术甲搭失不、奉職權奉御粘合斜烈來歸德徵糧。女魯歡遣侍郎世達，治中王元慶權郎中，儀封從宜完顔胡土權元帥，護送載糧千五百石。是月晦二更發船，二年正月，達蒲城東二十里。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不聽歸，且命張布為幄，上遂用此舟以濟。

十二月，哀宗抵達黄陵岡，派奉職术甲搭失不、奉職兼奉御粘合斜烈來歸德徵糧。女魯歡就派侍郎世達，治中王元慶代理郎中，儀封從宜完顔胡土代理元帥，護送裝載的一千五百石糧食。當月三十日二更發船，第二年正月到達蒲城東二十里。哀宗把糧食全數分給了各部隊，就留下運糧船不讓返回，并命在船上張挂布匹，做成帳幕，哀宗就用這些船渡過黄河。

及上來歸德，隨駕軍往往出城就糧，時城中止有馬用一軍近七百人。用，山西人，與李辛同鄉里，嘗為辛

當哀宗來到歸德，跟隨他的各部隊大多到城外籌措糧食，這時城中祇有馬用的一支近七百人的隊伍。馬用是山西人，和李辛是同鄉，曾被李

軍彈壓，在歸德權果毅都尉，車駕至，授以帥職。此軍外復有官奴忠孝軍四百五十人。河北潰軍至者皆縱遣之，故城中惟此兩軍。上時召用計事，而不及官奴，故官奴有異心。朝廷知兩人不協，恐生變。三月戊辰，制旨令宰相錫宴省中，和解之。是夜，用撤備，官奴以兵乘之為亂。明日，攻用軍，用敗走被殺，衆下城投水奪船而去者斯須而盡。

辛的部隊鎮壓，馬用在歸德兼任代理果毅都尉，哀宗來了之後，授予他元帥職位。這一軍以外還有蒲察官奴的忠孝軍四百五十人。河北敗軍來到，都解散遣退了，所以城中祇有這兩支隊伍。哀宗常常召馬用商議事情，而没有召官奴，因此官奴懷有二心。朝廷知道他二人不和，擔心發生事變。三月戊辰，哀宗特令宰相在尚書省賜宴，爲他們和解。這天晚上，馬用解除了戒備，官奴率兵乘機作亂。第二天，對馬用軍發動進攻，馬用敗逃被殺，衆兵士翻下城墻，跳入水中，争奪船隻逃走，不一會兒就逃光了。

官奴在雙門，驅知府女魯歡至，言："汝自車駕到府，上供不給，好醬亦不與，汝罪何辭?"遂以一馬載之，令軍士擁至其家，檢其家雜醬凡二十瓮，且出所有金具，然後殺之。即提兵入見，言："石盞女魯歡等反，臣殺之矣。"上不得已，就赦其罪，且暴女魯歡之惡。後其侄大安入蔡，上言求湔雪，上復其官，語在《烏古論鎬傳》。

官奴在雙門，派人押知府女魯歡前來，官奴説："自從皇帝到達歸德府以來，上供物品接濟不上，好醬也不給，你的罪過怎能推脱?"接着就用一匹馬馱上女魯歡，令兵士擁着到了他的家，搜出各種醬總計二十罐，并搜出他家所有的金製器具，然後把他殺了。接着官奴帶兵入宫見哀宗，上言説："石盞女魯歡等人造反，我已把他們殺了。"哀宗迫不得已，就赦免了他的罪，并公布女魯歡的罪過。後來，女魯歡的侄兒大安進蔡州，上言要求昭雪，哀宗恢復了他生前的官職，這事載在本書的《烏古論鎬傳》。

禾速嘉兀底代女魯歡為總帥，軍變，官奴無意害兀底，使二卒召之，道官奴有善意，兀底喜，各以金十星與之，同見官奴。二卒復恐受金事泄，亦殺之。

禾速嘉兀底替代女魯歡任總帥，發生兵變，官奴無心傷害兀底，派兩兵去召他，這兩兵講述了官奴的好心，兀底很高興，每人送給金十錠，一道前去見官奴。兩兵又擔心受金的事泄露出去，又把兀底也殺了。

初，河北潰軍至歸德，糧餉不給。朝廷命孛术魯阿海行總帥府事，以親軍武衛皆隸之，往宿州就食。軍士有不願者，誶語道中，朝廷聞之，使問其故。或言願入京或陳州，阿海請從其願，以券給之，軍心稍定。既而令求誶語者，阿海得四人，斬之國子監前，由是諸軍洶洶。二月庚子夜，劫府民武邦傑及蒲察鮁住等凡九家，一軍遂散。數日，遂有官奴之變。

起初，河北敗軍來到歸德，糧餉供給不上。朝廷命孛术魯阿海代掌總帥府事，把親軍武衛都劃撥給他，開往宿州自籌軍糧。兵士中有人不樂意，行進中口出惡語，朝廷得知，派人問緣故。有人説希望到汴京或陳州，阿海請朝廷滿足他們的願望，發給證明，這樣軍心稍定。不久朝廷下令追查謾駡的人，阿海查出四人，在國子監前將他們殺了，因此各部隊人心大亂。二月庚子夜，阿海部兵士搶劫了歸德府平民武邦傑和蒲察鮁住等共九家，然後就逃散了。幾天之後，就發生了官奴的叛亂。

蒲察官奴

蒲察官奴，少嘗爲北兵所虜，往來河朔。後以奸事繫燕城獄，劫走夏津，殺回紇使者得鞍馬資貨，即自拔歸。朝廷以其種人，特恩收充忠孝軍萬户。此軍月給甚優，官奴日與群不逞博，爲有司所劾。事聞，以其新自河朔來，未知法禁，詔勿問。

蒲察官奴，年少時曾被蒙古兵所俘，往來於河朔間。後因犯奸淫罪被關押燕城獄中，劫獄逃到夏津，殺掉回紇使者，獲得馬匹錢財，隨後就獨自逃回金境。朝廷因他是族人，特别准讓他擔任忠孝軍萬户。忠孝軍每月的兵餉很優厚，官奴每天都和一些不守法度的人賭博，被有關部門彈劾。皇帝因他剛從河朔回來，還不知法規，下令不予追究。

移剌蒲阿攻平陽，官奴請行，論功第一，遷本軍提控，佩金符。三峰山之敗，走襄陽，説宋制使以取鄧州自效，制使信之，至與同燕飲。已而，知汴城罷攻，復謀北歸。遣移剌留哥入鄧，説鄧帥粘合，稱欲劫南軍爲北歸計。留哥以情告粘合，官奴繼以騎卒十餘入城議事，粘合欲就瓮城中擒之。官奴知事泄，即馳還，見制使得騎兵五百，掠鄧之邊面小城，獲牛羊數百，宋人不疑。官奴掩宋軍得馬三百，至鄧州城下，移書粘合辨理屈直，留馬於鄧而去。乃縛忠孝軍提控姬旺，詐爲唐州太守，械送北行，隨營帳取供給，因得入汴。有言其出入南北軍、行數千里而不懾，其智略有可取者，宰相以爲然，乃使權副尉。未幾，提軍數百馳入北軍獵騎中，生挾一回紇而還。遂巡黄陵、八谷等處，劫牛羊糧資甚衆，尋轉正都都尉。又以軍至黄陵，幾獲鎮州大將，於是中外皆以爲可用，遂拜爲元帥，統馬軍。

移剌蒲阿攻平陽，官奴請求從征，戰後評定功勞，官奴爲第一，升任忠孝軍提控，佩帶金符。在三峰山戰敗後，官奴逃往襄陽，用攻取鄧州立功投誠游説宋國的制使，制使不疑，甚至還和他一起飲酒。不久，官奴得知蒙古軍停止對汴京的進攻，又策劃北歸。他派移剌留哥進鄧州城，游説鄧州元帥粘合，稱自己準備脅迫南軍作北歸的計劃。留哥把實情告訴了粘合，官奴隨後帶着十多名騎兵入城議事，粘合準備在城門外的月城捉拿他。官奴發覺事情敗露，立刻驅馬奔回，參見宋國制使，借到騎兵五百名，侵擾鄧州的邊界小城，搶得牛羊數百頭，宋人對他不懷疑。官奴突然襲擊宋軍，獲得三百匹馬，來到鄧州城下，傳書給粘合，和他辯論是非，把馬匹留在鄧州就走了。然後官奴就把忠孝軍提控姬旺捆綁起來，冒充唐州太守，給他戴上刑具，押着向北行進，從沿途兵營取得食用，因此能够進入汴京。有人説他出入南北兵之間、行數千里而不膽怯，他的智略還是可取的，宰相認爲這話不錯，就讓他暫任副都尉。不久，官奴帶領數百兵士闖入北軍圍獵的騎兵中，活捉了一名回紇人回來。接着他又巡邏黄陵、八谷等處，搶得許多牛羊、糧食和其他物資，不久官奴就轉爲正都尉。他又帶兵到黄陵，差點活捉蒙古的鎮州大將，於是朝廷内外的人都認爲他能承擔重任，因此任命爲元帥，統率馬軍。

天興元年十二月，從哀宗北渡。上次黄陵岡，平章白撒率諸將戰，官奴之功居多。及渡河朔，惟官奴一軍號令明肅，秋毫無犯。明年正月，上

天興元年十二月，官奴隨哀宗北渡。哀宗抵達黄陵岡，平章白撒率領衆將作戰，官奴的功勞最多。當隊伍通過河朔時，衹有官奴一軍號令嚴明，秋毫無犯。第二年正月，哀宗進入歸德。知

至歸德。知府石盞女魯歡以軍衆食寡，懼不能給，請於上，令河北潰軍至者就糧於徐、宿、陳三州，親衛軍亦遣出城就食。上不得已從之，乃召諭官奴曰："女魯歡盡散衛兵，卿當小心。"

是時，惟官奴忠孝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留府中。用本果毅都尉，上至歸德始升爲元帥，又嘗召之謀事，而不及官奴，故官奴始有圖用之志。是時，大元將忒木解攻歸德。官奴既總兵柄，私與國用安謀，欲邀上幸海州。及近侍局直長阿勒根兀惹使用安迴，附奏帖，謂海州可就山東豪傑以圖恢復，且已具舟楫，可通遼東。上覽奏不從。又嘗請上北渡，再圖恢復，女魯歡沮之，自是有異心矣。且一軍倚外兵肆爲剽掠，官奴不之禁。於是，左丞李蹊、左右司郎中張天綱、近侍局副使李大節俱爲上言官奴有反狀。上竊憂之，以馬軍總領紇石烈阿里合、内族習顯陰察其動静，與朝臣言及，則曰："我從官奴微賤中起爲大帥，何負而反耶。卿等勿過慮。"阿里合、習顯知官奴漸不能制，反泄上意。上亦懼官奴、馬用相圖，因以爲亂，命宰執置酒和解之。用撤備。俄官奴乘隙率其軍攻用，用軍敗走。官奴亂殺軍民，以卒五十人守行宫，劫朝官皆聚於都水毛花輦宅，以兵監焉。驅參知政事石盞女魯歡至其家，悉出所有金具，然後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刃劫直長把奴申於上前，上初握劍，見實，擲劍於地曰："爲我言於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實不敢追，逡巡而退。凡殺朝官左丞李蹊已下三百餘人，軍將、禁衛、民庶死者三千。郎中完顔胡魯剌、都事冀禹錫赴

府石盞女魯歡因兵馬多糧食少，擔心供應不上，向哀宗請求，讓河北兵敗來歸德的人到徐、宿、陳三州自行措辦糧食，親衛軍也派到城外取食。哀宗迫不得已用了他的建議，於是就召來官奴并告誡他説："女魯歡解散了所有衛兵，你應當小心。"

這時，祇有官奴的忠孝軍四百五十人和馬用的兵士七百人留在歸德府中。馬用原爲果毅都尉，哀宗到達歸德後纔升爲元帥，又經常召馬用議事而没讓官奴參與，所以官奴開始有謀害馬用的想法。這時，蒙古將領忒木解進攻歸德。官奴既已掌握兵權，私下與國用安策劃，準備强求哀宗去海州。當近侍局直長阿勒根兀惹從用安處出使返回，帶來用安的奏章，説海州可以憑藉山東豪傑的力量來收復失去的江山，并已備辦船隻，可以通往遼東。哀宗看了奏章，没有采納。官奴又曾請哀宗北渡，然後再策劃收復失土，女魯歡從中阻撓，從此官奴就有反叛之心了。并且官奴的一軍配合外兵任意掠奪，他也不加禁止。於是左丞李蹊、左右司郎中張天綱、近侍局副使李大節都向哀宗進言，説官奴有反叛的徵狀。哀宗暗暗憂慮，派馬軍總領紇石烈阿里合、宗室完顔習顯暗中觀察他的動静，與朝臣言及這事，就説："我把官奴從卑微中起用爲大帥，怎麽會辜負我而造反呢，你們不要太操心。"阿里合、習顯知道對官奴已漸漸不能控制，反而泄露了哀宗的意圖。哀宗也害怕官奴、馬用相互争鬥，因此造成内亂，命宰相設宴爲他們和解。馬用解除了戒備。不久官奴趁機率領他的部隊進攻馬用，馬用的部隊戰敗逃走。官奴亂殺軍民，派五十名士兵監守行宫，又劫持朝廷官員，把他們都聚集在都水官毛花輦的住宅中，派兵監視。把參知政事石盞女魯歡驅趕回家，搜出他家的全部金製器具，然後把他殺掉。接着派都尉馬實披甲握刀，當着哀宗的面劫持直長把奴申，哀宗起初手中握劍，見到馬實，就擲劍於地説："你替我向元帥説，我身邊祇有他一人，姑且留下侍候我。"馬實不敢硬逼，遲疑一會兒之後就退下了。官奴共殺朝官左丞李蹊以下三百多人，軍中將領、禁衛兵

水死。

禹錫字京甫，龍山人。至寧元年進士，仕歷州郡有能聲。歸德受兵，禹錫爲行院都事，經畫守禦一府倚重。聞變，或勸以微服免，不從，見害。

是日薄暮，官奴提兵入見，言："石盞女魯歡等反，臣殺之矣。"上不得已，赦其罪，以爲樞密副使、權參知政事。

初，官奴之母，自河北軍潰，北兵得之。至是，上乃命官奴因其母以計請和，故官奴密與忒木解議和事，令阿里合往言，欲劫上以降。忒木解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其遣來使者二十餘輩，皆女直、契丹人，上密令官奴以金銀牌與之，勿令還營。因知王家寺大將所在，故官奴畫斫營之策。

先是，忠孝軍都統張姓者，謂官奴决欲劫上北降，遂率本軍百五十人圍官奴之第，數之曰："汝欲獻主上，我輩皆大朝不赦者，使安歸乎?"官奴懼，乃以其母出質，云："汝等若以吾母自北中來，疑我與北有謀，即殺之，我不恨。"張意稍解，即以好語與之約曰："果如參政所言，今後勿復言講和，北使至即當殺之。"官奴曰："殺亦可，不殺亦可，奏而殺之亦可。"張乃退。官奴即聚軍北草場，自言無反情，今勿復相疑也。遂畫斫營之策。

五月五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

士、平民百姓死的達三千人。郎中完顔胡魯剌、都事冀禹錫跳水自殺。

冀禹錫字京甫，是龍山人。他考中至寧元年進士，擔任州郡地方官有政績，聲望很高。歸德府遭遇兵禍，禹錫受任行院都事，安排守城禦敵事宜，整個歸德府都依賴并尊重他。傳聞官奴叛亂，有人勸他換上民間裝束逃走，他不聽，於是遇害。

這天傍晚，官奴帶着兵馬進見哀宗，說："石盞女魯歡等人造反，我已把他們殺了。"哀宗迫不得已，赦免他的罪，任命他爲樞密副使、代理參知政事。

當初，官奴的母親自從河北金兵潰敗，就被蒙古兵扣留。到這時，哀宗就命官奴憑着母親在對方這個條件設計請和。所以官奴暗與忒木解商議和事，他令阿里合前往傳信，說準備劫持哀宗投降。忒木解相信了，送還了他的母親，於是就定下和計。官奴這纔天天和他們往來商議討論，有時還乘船到河心聚會宴飲。蒙古軍前後派來的使者二十多人，都是女真、契丹人，哀宗密令官奴給與他們金牌銀牌，不讓他們回營。因此得知蒙古軍駐王家寺大將的居處地，所以官奴籌劃了襲營的計策。

在此之前，忠孝軍的一名姓張的都統認爲官奴一定是想劫持哀宗投降蒙古，就率領本部人馬一百五十人包圍了官奴的住宅，斥責他說："你想獻出皇帝投降，我們都是蒙古人不能寬容的人，讓我們歸向什麽地方呢?"官奴十分害怕，就把他的母親交出來作人質，說："你們如認爲我母親從北方回來，懷疑我和蒙古人有勾結，就把我母親殺了，我不恨你們。"張統領的情緒稍稍緩解，就語氣緩和地與他相約說："果真如你所說，今後不要再提講和的事，如再有蒙古使者來，就應立即把他們殺掉。"官奴說："殺也可，不殺也可，奏請皇帝殺也可。"張統領就退下了。官奴立刻把兵士召集到北草場，自我申明没有反叛的意思，今後不要再懷疑。隨後就籌劃襲營的計策。

五月五日，行了祭天禮。軍中暗備火槍和其

戰具，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外堤邏卒，遂至王家寺。上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入徐州而遁。四更接戰，忠孝初小却。再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七十出栅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北軍不能支，即大潰，溺水死者凡三千五百餘人，盡焚其栅而還。遂真拜官奴參知政事、兼左副元帥，仍以御馬賜之。

他作戰器械，官奴率領忠孝軍四百五十人，從南門上船，向東行進後又折向北，趁夜殺死河堤外的巡邏兵，接着抵達王家寺。哀宗住在北門，派船隻靠岸等候，打算如果安奴不能取勝，就進徐州逃避。兩軍在四更時交戰，忠孝軍開始稍稍退却。再次進攻時，官奴分出五七十個兵士，坐小船划出栅欄外，腹背夾攻。忠孝軍持火槍衝進營寨，蒙古軍抵擋不住，隨即大潰，落水淹死的共有三千五百多人，將蒙古軍營栅全部燒掉，然後官奴回到歸德。於是哀宗正式任命官奴爲參知政事、兼左副元帥，并把自乘的馬賞給他。

槍制，以敕黄紙十六重為筒，長二尺許，實以柳炭、鐵滓、磁末、硫黄、砒霜之屬，以繩繫槍端，軍士各懸小鐵罐藏火，臨陣燒之，焰出槍前丈餘，藥盡而筒不損。蓋汴京被攻已嘗得用，今復用之。

火槍的製造和使用辦法，是用敕黄紙十六張重叠捲爲筒，長二尺左右，中間裝滿柳炭、鐵滓、磁末、硫黄、砒霜之類，用細繩拴在槍端，兵士各自携帶小鐵罐藏火種，臨陣點燃，火焰噴出槍前一丈多，藥用完後槍筒不壞。在汴京被攻時這種火槍已曾發揮威力，這次又用它取勝。

兵既退，官奴入亳州，留習顯總其軍。上御照碧堂，無一人敢奏對者，日悲泣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用人，故為此奴所囚耳。"於是，内局令宋乞奴與奏御吾古孫愛實、納蘭忔荅、女奚烈完出密謀誅官奴。或言，官奴密令兀惹計構國用安，脅上傳位，恢復山東。事不成則獻上於宋，自贖反復之罪。

退兵之後，官奴進入亳州，留下完顔習顯統領他的兵馬。哀宗在照碧堂坐朝，百官没有一人敢上言對話，哀宗每天痛苦地哭泣説："自古以來没有不亡的國家、不死的君主，衹恨我不知用人，所以纔被這奴才囚禁。"這時，内局令宋乞奴和奉御吾古孫愛實、納蘭忔荅、女奚烈完出暗中策劃殺掉官奴。有人説，官奴密令阿勒根兀惹設法交結國用安，威逼哀宗傳讓帝位，收復山東。事不成功就向宋國獻出哀宗，藉此免除自己投宋又反宋的罪名。

官奴以己未往亳州。辛酉，召之還，不至。再召，乃以六月己卯還。上諭以幸蔡事，官奴憤憤而出，至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上决意欲誅之，遂與内侍宋乞奴處置，令裴滿抄合召宰相議事，完出伏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上呼參政，官奴即應。完出從後刺其肋，上亦拔劍斫之。官奴中創投階下以走，完出叱忔荅、愛實追殺之。

官奴在己未日去亳州。辛酉日，哀宗召他回歸德，没來。再召，這纔在六月己卯返回。哀宗把决定去蔡州的事告訴他，官奴憤憤地離去，甚至還扼腕頓脚，他的意向難以捉摸。哀宗决心殺掉官奴，就和内侍宋乞奴進行了安排，讓裴滿抄合召宰相議事，女奚烈完出隱藏在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哀宗叫參政，官奴立即答應。完出從後邊刺官奴肋下，哀宗也拔劍砍擊。官奴受傷後跳下廷階逃跑，完出喝令納蘭忔荅、吾古孫愛實追上殺掉他。

忠孝軍聞難皆擐甲，完出請上親撫慰之。名呼李泰和，授以虎符，使

忠孝軍兵士得知官奴遇難，人人披挂甲胄，完出請哀宗親自出面安撫。哀宗點名指派李泰

往勞軍，因召范陳僧、王山兒、白進、阿里合。進先至，殺之堂下。阿里合中路覺其事，悔發之晚，為亂箭所射而死。乞奴、愛實、忔荅皆授節度使、世襲千户，完出兼殿前右衛將軍，范陳僧、王山兒忠孝軍元帥。於是，上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除崔立不赦外，其餘常所不原者咸赦之。

和，授予他虎符，讓他前去慰勞各部隊，趁便召見范陳僧、王山兒、白進、阿里合。白進先到，被殺在照碧堂下。阿里合行到中途纔發覺事情不對，後悔發現太遲，被亂箭射死。乞奴、愛實、忔荅都被任命爲節度使、世襲千户，完出兼殿前右衛將軍，范陳僧、王山兒任忠孝軍元帥。這時候，哀宗親到雙門，宣布忠孝軍無罪，以便消除兵士的二心。除去崔立不赦免外，其餘往常不可饒恕的人這次都赦免了。

初，官奴解睢陽之圍，侍從官屬久苦飢窘，聞蔡州城池堅固、兵衆糧廣，咸勸上南幸。惟官奴以嘗從點檢內族斜烈過蔡，知其備禦不及睢陽，力爭以為不可，故號於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奴為無君，諷上早為計，會其變，遂以計誅之。後遣烏古論蒲鮮如蔡，還言其城池兵糧果不足恃，上已在道，無可奈何。及蔡受兵，始悔不用官奴之言，特詔尚書省月給其母妻糧，俾無失所。

當初，官奴解救了被圍的睢陽城，侍從官員因長期受到飢餓窘困的痛苦，又聽説蔡州城池堅固、兵多糧廣，都勸哀宗南遷。衹有官奴一人因曾隨皇族人點檢完顏斜烈經過蔡州，知道蔡州的防禦設施不如睢陽，竭力反對，認爲不能南遷，所以他對衆人下令説："再敢講南遷的人一律處死。"衆人認爲官奴目無君主，勸哀宗早作打算，恰逢官奴發起內亂，哀宗君臣就設計殺了他。後來哀宗派烏古論蒲鮮到蔡州，回來説蔡州的城池、兵員、糧食果真不足依靠，這時哀宗已經上路，無可奈何。當蔡州受到圍攻時，哀宗纔後悔没采用官奴的建議，特令尚書省按月發給官奴母親妻子糧食，不讓她們生活困難。

習顯既黨官奴，一日率忠孝軍劫官庫金四千兩。上命歸德治中溫特罕道僧、帥府經歷把奴申鞠問，顯伏罪下獄。官奴變，顯脱走，殺總領完顏長樂於宮門，殺道僧、奴申於其家，遂奔亳。及官奴伏誅，詔點檢阿勒根阿失荅即亳州斬顯及忠孝軍首領數人。兀惹使用安未還，伺於中路，數其罪殺之。

完顏習顯依附官奴後，某天率忠孝軍搶劫官庫金四千兩。哀宗命歸德治中溫特罕道僧、帥府經歷把奴申審問，習顯服罪，被押獄中。官奴內亂，習顯逃出，在宮門殺了總領完顏長樂，又把道僧、奴申殺死在家中，然後就奔往亳州。當官奴被殺，哀宗令點檢阿勒根阿失荅去亳州，就地處死習顯和忠孝軍首領數人。阿勒根兀惹出使國用安處没回，就在半路守候攔截，列舉他的罪狀，然後殺掉。

完顏承立

內族慶山奴名承立，字獻甫，統軍使枴山之子，平章白撒之從弟也。為人儀觀甚偉，而內恇怯無所有。至寧初，宣宗自彰德赴闕，慶山奴迎見于臺城。宣宗喜，遣先還中都觀變。宣宗既即位，以承立為西京副留守，權近侍局直長，進官五階，賜錢五千

皇族人慶山奴又名承立，字獻甫，是統軍使枴山的兒子，平章白撒的堂弟。他這人外表很氣派，但內心却膽小懦弱，毫無能耐。衛紹王至寧初年，宣宗由彰德進京，慶山奴在臺城迎拜。宣宗十分高興，派他先回中都觀察事態變化。宣宗即位後，任命承立爲西京副留守，代理近侍局直長，加官位五級，賞錢五千貫，并下令説：

貫，且詔曰：“汝雖授此職，姑留侍朕，遇闕赴之，仍給汝副留守祿。此朕特恩，宜知悉也。”貞祐初，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兼提點近侍局。胡沙虎專權僭竊，嘗為宣宗言之，後胡沙虎伏誅，慶山奴愈見寵幸，以為殿前右副都點檢。三年，大元兵圍中都，詔以慶山奴為宣差便宜都提控，率所募兵往援。俄為元帥右都監，行帥府事，兼前職。

四年，知慶陽府事，兼慶原路兵馬都總管，以所獲馬駝進，詔諭曰：“此皆軍士所得，即以與之可也，朕安用哉，後勿復進。”因令遍諭諸道帥府焉。

興定元年正月，大元兵及夏人迴經寧州，慶山奴以兵邀擊敗之，以功進元帥左都監，兼保大軍節度使，行帥府事於鄜州。二年五月，夏人率步騎三千由葭州入寇，慶山奴以兵逆之，戰于馬吉峰，殺百餘人，斬酋首二級，生擒數十人，獲馬三十餘匹。三年四月，夏人據通秦寨，慶山奴遣提控納合買住討之。夏人以步騎二萬逆戰，買住擊敗之，夏人由葭蘆川遁去，凡斬首八百級。俄而，復攻寨據之，慶山奴率兵與戰，斬首五千級，復其寨。詔賜慶山奴金帶一，將士賞賚有差。四年四月，破夏兵于宥州，斬首千餘級，遂圍神堆府。慶山奴四面攻之，士卒方登陴，援兵大至，復擊走之。

正大四年，李全據楚州，詔以慶山奴為元帥，同總帥完顏訛可將兵守盱眙，且令城守勿出戰。已而，全軍盱眙界，二帥迎敵大敗，死者萬餘人，委棄資仗甚衆。時軍無見糧，轉輸不繼，民疲奔命，愁嘆盈路。諸相不肯正言，樞密判官白華拜章乞斬之

“你雖然受任這個職位，暫時留下侍奉我，等有空缺再赴任，但仍給你副留守的俸祿。這是我特別的優待，你應當明白。”貞祐初年，慶山奴升任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兼提點近侍局。胡沙虎專横跋扈，竊取高位，慶山奴曾向宣宗稟報，後來胡沙虎被殺，慶山奴更加受到宣宗信任，任命爲殿前右副都點檢。貞祐三年，蒙古軍圍困中都，宣宗任慶山奴爲宣差便宜都提控，率領招募的兵馬前去救援。不久又任元帥右都監，行帥府事，兼任先前所授職務。

貞祐四年，慶山奴知慶陽府事，兼慶原路兵馬都總管，他把奪得的馬匹、駱駝貢獻朝廷，宣宗下令告誡他説：“這些都是兵士們獲得的，就給與他們行了，我拿來有什麽用呢，以後不要再送朝廷。”於是下令通告各路帥府遵守。

興定元年正月，蒙古和夏國回兵經過寧州，慶山奴率軍攔擊取勝，因功升元帥左都監，兼保大軍節度使，在鄜州代掌帥府事。興定二年五月，夏國人率領步兵騎兵三千人由葭州入侵，慶山奴率兵迎擊，戰於馬吉峰，殺死一百餘人，殺首領二名，活捉數十人，奪得戰馬三十多匹。興定三年四月，夏國人占據通秦寨，慶山奴派提控納合買住征討。夏人用步兵騎兵二萬人迎戰，買住擊敗了他們，夏人由葭蘆川逃走，共殺死夏人八百名。不久，夏人又攻占了通秦寨，慶山奴率兵與夏人戰，殺死夏人達五千名，收復了通秦寨。宣宗下令賞給慶山奴金帶一條，其他將領士兵也得到多少不等的賞賜。興定四年四月，慶山奴在宥州擊敗夏軍，殺死一千多人，接着就圍攻神堆府。慶山奴從四面發動進攻，當士兵們剛剛登上城墻，夏人的增援大軍趕到，慶山奴又擊退援兵。

哀宗正大四年，李全占據了楚州，哀宗任慶山奴爲元帥，同總帥完顏訛可一起統兵守盱眙，并令固城自守莫出戰。不久，李全進軍至盱眙境界，二帥前往迎戰，大敗，金兵死了一萬多人，丟棄不少軍資兵器。當時軍中没有存糧，運輸接濟不上，民衆疲於奔命，哀苦愁怨的聲音充斥在行進的路上。各位宰相不願稟報真情，樞密

以謝天下，不報。降爲定國軍節度使，又以受賂奪一官。

八年正月，鳳翔破，兩行省徙京兆居民於河南，令慶山奴以行省守之。時京兆行省止有病卒八百、瘦馬二百，承立懼不能守，屢上奏請還。每奏一帖，附其兄白撒一書，令爲地，朝廷不許。十月，慶山奴棄京兆還朝，留同知乾州軍州事、保義軍提控苟琪守之。

慶山奴行至閿鄉，哀宗遣近侍裴滿七斤授以黄陵岡從宜，不聽入見。未幾，代徒單兀典行省事於徐州。九年正月，自徐引兵入援，選精鋭一萬五千，與徐帥完顏兀論統之，將趨歸德。義勝軍總領侯進、杜政、張興等率所部三千人降大兵。慶山奴留睢州三日不敢進，聞大兵且至，懼此州不可守，退保歸德。二月，行次楊驛店，遇小乃解軍，遂潰。兀論戰死，慶山奴馬躓被擒，惟元帥郭恩、都尉烏林荅阿督率三百餘人走歸德。

大兵以一馬載慶山奴，擁迫而行，道中見真定史帥，承立問曰："君爲誰?"史帥言："我真定五路史萬户也。"承立曰："是天澤乎?"曰："然。"曰："吾國已殘破，公其以生靈爲念。"及見大帥忒木解，誘之使招京城，不從，又偃蹇不屈，左右以刀斫其足折，亦不降，即殺之。議者以承立累敗不能解其軍職，死有餘責，而能以死報國，亦足稱云。

初，睢州刺史張文壽聞大兵將至，遷旁縣居民入城，大聚芻粟，然無固守意，日夜謀走以自便。既而，聞承立入援，即以州事付其僚佐，托以應援徐兵，夜啓關挈家走歸德，慶

判官白華上奏請殺二帥以平民憤，哀宗不表態。後把慶山奴降爲定國軍節度使，又因受賄被降官一級。

正大八年正月，鳳翔被攻破，兩位行省把京兆居民遷移到河南，令慶山奴爲行省守京兆。當時京兆行省衹有疲敝士兵八百名、瘦馬兩百匹，慶山奴害怕守不住，多次上奏請回。他每呈上一奏，總捎帶一信給他哥哥白撒，讓他爲自己説情，朝廷没答應。十月，慶山奴丢下京兆不管自行回往京師，留下同知乾州軍州事、保義軍提控苟琪守京兆。

慶山奴行達閿鄉，哀宗派近侍裴滿七斤授任他爲黄陵岡從宜，不讓入朝參見。不久，慶山奴代替徒單兀典到徐州行省事。正大九年正月，慶山奴從徐州帶兵援助京師，他選派精鋭部隊一萬五千人，與徐州元帥完顏兀論共同率領，準備開往歸德。義勝軍總領侯進、杜政、張興等率領各自管轄的兵士三千人投降蒙古軍。慶山奴在睢州逗留了三天不敢前進，聽説蒙古軍隊快要到達，害怕睢州守不住，就退往歸德堅守。二月，行至楊驛店，碰上小乃解的兵馬，於是就崩潰了。兀論戰死，慶山奴因坐騎跌倒被活捉，衹有元帥郭恩、都尉烏林荅阿督帶着三百多人逃往歸德。

蒙古兵士用一匹馬馱着慶山奴，衆多人强迫着他行進，途中遇見真定史元帥，慶山奴發問説："你是誰?"史元帥回答説："我是真定五路的史萬户。"慶山奴又問："是天澤嗎?"回答説："是的。"慶山奴説："我們國家已經殘破，你應當爲民衆生命着想。"當見到蒙軍大元帥忒木解，忒木解利誘他，要他招降京城的人，慶山奴不肯，傲然挺立，毫不屈服，身旁武士用刀砍斷他的脚，還是不降，隨後就把他殺了。有人評論説，慶山奴多次戰敗而不能辭免軍職，死有餘辜，但能以死報國，也還是值得稱道的。

先前，睢州刺史張文壽聽説蒙古大軍快到，把鄰近縣居民遷入州城，大量聚集糧食草料，但并無堅守城池的决心，日夜策劃逃走，便於自免於難。隨後聽説慶山奴救援京師，立刻把州中事務交給屬官去辦，自己假稱接應徐州兵馬，夜開

山奴以爲行部郎中，死楊驛。俄大兵圍睢州，以無主將，故殘破之甚也。

城門帶家眷奔向歸德，慶山奴任他爲行部郎中，死於楊驛店。不久蒙古軍圍攻睢州，因州中無主將，所以睢州遭到特别嚴重的殘殺破壞。

兀論，丞相賽不之侄，元光間例以諸帥爲總領，兀論以丞相故獨不罷。金朝防近族而用疏屬，故白撒、承立、兀論輩皆腹心倚之。

完顏兀論是丞相完顏賽不的侄兒，在宣宗元光年間，各路元帥依例降爲總領，衹有兀論因丞相的緣故没降職。金朝防範親近的宗族而任用遠親，所以白撒、慶山奴、兀論等都被當作心腹重臣來倚仗。

贊曰：官奴素行反側，倏南倏北，若龍斷然。哀宗一旦倚爲腹心，終爲所制，照碧之處何異幽囚，其事與梁武、侯景大同而小異。徒單兀典、慶山奴爲將皆貪，宜數取敗。女魯歡無大失行，而死於官奴，哀宗猶暴其罪，冤哉。

贊曰：蒲察官奴的行爲一貫是反覆不定，忽南忽北，好像飛龍變化截然不同似的。哀宗一時把他作爲心腹來倚仗，終於被他控制，被安置在照碧堂，和幽禁囚犯有什麼不同，這事和梁武帝、侯景的情形大同小異。徒單兀典、慶山奴身爲將領，但都貪得無厭，常常戰敗也是必然的。女魯歡并無大的過錯，却死在官奴手中，哀宗還公布他的罪名，真是太冤枉了。

金史卷一百十七

列傳第五十五

徒單益都　粘哥荆山 劉均(附)　王賓 王進(等附)　國用安　時青

徒單益都

徒單益都，不詳其履歷，嘗累官為延安總管。正大九年正月，行省事於徐州。時慶山奴撤東方之備入援，未至睢州，徐、邳義勝軍總領侯進、杜政、張興率本軍降大兵於永州。辛丑，大兵守徐張盆渡。益都到官才三日，懼兵少不能守，即令移剌長壽率甲士千人迎大兵。長壽軍無紀律，大兵掩之，一軍皆覆，徐危甚。益都籍州人及運糧埽兵得萬人。乙巳，大兵傅城，燒南關而去。侯進既降北，即以為京東行省，進遂請千人來襲。二月庚申未明，大兵坎南城而上，守者皆散走，城中大呼曰："大兵入南門矣。"益都聞之不及甲，率州署夜直兵三百，由黄樓而南，力戰禦敵。亂定，遷賞有差。

徒單益都，他的履歷不太清楚，曾歷官升任延安總管。哀宗正大九年正月，居徐州行省事。這時慶山奴放棄東方的守備入援京師，還未到達睢州，徐、邳義勝軍總領侯進、杜政、張興各率本部人馬在永州投降蒙軍。辛丑，蒙軍駐守徐州境内的張盆渡。益都到任纔三天，擔憂兵少不能固守，即令移剌長壽率甲兵千名前去迎戰蒙軍。長壽的部隊没有紀律，蒙軍突然進攻，長壽一軍全部覆滅，徐州十分危急。益都徵集州民和運糧護堤的兵士，共得一萬人。乙巳，蒙軍接近州城，火燒南關後離去。侯進投降蒙軍後，立即被任命爲京東行省，於是侯進就要求帶兵千人來襲徐州。二月庚申日天没亮，蒙軍在南城墻上鑿坑，然後攀登而上，守城的人都四散逃走，城中有人大叫："蒙軍進南門了。"益都聽到後來不及披挂甲胄，率領州府值夜士兵三百人，由黄樓向南，奮力苦戰，抵禦敵人。戰亂平定，對將士給予不同等級的升遷和賞賜。

由是，軍勢稍振，復奪張盆渡，取蕭縣，破白塔，戰於土山，救被俘老幼五千還徐。既而，侯進亡命駐靈璧，杜政、張興亦慮為北所害，窮窘自歸。益都撫而納之，興留徐，杜政還邳州。

通過這次勝利，部隊的聲勢有了提高，又奪取張盆渡，攻克蕭縣，擊潰白塔蒙軍，在土山會戰，救出被俘的老幼五千人回徐州。不久後，侯進逃奔到靈璧駐下來，杜政、張興也擔心被蒙古人殘害，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自動回歸。益都安撫并收容了他們，張興留在徐州，杜政回到邳州。

益都資稟仁厚，持大體。二子兩侄為軍將，頗侵漁軍民。青州人王祐

益都的心性仁慈寬厚，具有顧全大局的觀念。他的兩個兒子、兩個侄子都擔任軍中將領，

爲埽兵總領，將兵千七百人，益都常倚之，雖有過亦不責。以故祐亦横恣，與河間張祚、下邑令李閏、義勝都統封仙、遥授永州刺史成進忠輩，乘軍政廢弛，城中空虚，以六月丁巳夜燒草場作亂。時張興卧病，祐恐事不成，起興與同行。益都疑左右皆叛，挈妻子縋城而出，就從宜衆僧奴及東面總領劉安國軍。張興推祐爲都元帥，復懼祐圖己，遂誅祐，并張祚殺之，因大掠城中。壬戌，國用安以行山東路尚書省事率兵至徐，張興率甲士迎之。用安輕騎而入，執興與其黨十餘人，斬之于市，遂以封仙爲元帥，兼節度使，主徐州。

常常侵犯兵民。青州人王祐爲護堤兵總領，率領兵士一千七百人，益都常常藉重他，雖有錯誤也不處分。因此王祐也肆意妄爲，與河間人張祚、下邑縣令李閏、義勝都統封仙、遥授永州刺史成進忠等人，趁着軍務政事的癱瘓狀態，城中空虚，在六月丁巳夜燒草場作亂。這時張興卧病在床，王祐擔心事情不能成功，把張興從病床上叫起來與自己同行。益都懷疑身邊的人都背叛了，帶着妻子兒女從城墻上吊繩子出城，投靠到從宜衆僧奴和東面總領劉安國軍中。張興推舉王祐爲都元帥，後來又擔心王祐謀害自己，就把王祐殺了，連張祚也一并殺掉，接着在城中肆行掠奪。壬戌，國用安以行山東路尚書省事的名義率兵抵達徐州，張興帶領甲兵迎接。用安帶輕裝騎兵入城，捉拿了張興和他的黨羽十多人，在街市斬首，隨後就任封仙爲元帥，兼節度使，掌管徐州。

益都窘無所歸，乃奔宿州，節度使紇石烈阿虎以益都爲人所逐不納，乃與諸將駐于城南。時宿之鎮防軍有逃還者，阿虎以爲叛歸亦不納。城中鎮防千户高臘哥，結小吏郭仲安，謀就徐州將士内外相應以取宿，因歸楊妙真。甲戌夜半，開門納徐州總領王德全及妻弟高元哥軍。劉安國尋亦入城，縛阿虎父子殺之。州中請益都主帥府事，益都不從曰："吾國家舊人，爲將帥亦久，以資性疏迂不能周防，遂失重鎮。今大事已去，方逃罪不暇，豈有改易髻髮、奪人城池以降外方乎?"即日，率官吏而行。至穀熟東，遇大兵，不屈而死。

益都處境困迫，没有歸宿，於是投奔宿州，節度使紇石烈阿虎因益都被人驅逐，不予收容，益都衹好與各將領駐扎南城外。這時宿州鎮防軍中有人逃回，阿虎認爲他們是叛逃而來的人，也不收容。城中鎮防千户高臘哥，聯絡小吏郭仲安，策劃聯合徐州將士内外相應取宿州，然後就投靠楊妙真。甲戌半夜，他們開城門放進徐州總領王德全和他妻弟高元哥的部隊。劉安國不久也入城，捉拿阿虎父子殺掉。州中人請益都主持帥府事，益都不肯，説："我原本是金國的人，又長期擔任將帥，因天性粗疏迂腐，不能周密防範，因此失去重鎮。眼下大勢已無法挽回，正是想逃避罪責都來不及，怎麼能改頭换面、奪人城池而投降外邦呢?"當天，益都就帶着屬官走了。行至穀熟東，遇上蒙古軍，益都不屈被殺。

徐州既歸海州，邳帥兀林荅某亦讓印於杜政，遂送款於用安。已而，宿州王德全、劉安國亦送款海州。惟益都不改髻髮，以至於死云。

徐州歸屬海州後，邳州元帥兀林荅某也把帥印讓給了杜政，杜政立刻向國用安投誠。隨後，宿州王德全、劉安國也向海州投誠。衹有益都不肯改頭换面，投降外邦，最後因此死去。

粘哥荆山

粘哥荆山，不知其所始。正大中，累官亳州節度使。九年正月己

粘哥荆山，他最初的情况不清楚。哀宗正大年間，他的官職升遷到亳州節度使。正大九年

丑，游騎自鄧至亳，鈔鹿邑，營於衛真西北五十里。鹿邑令高昂霄知太康已降，即夜趨亳，道出衛真，呼縣令楚珩約同行。珩知勢不支，即明諭縣人以避遷之意，遂同走亳。丁未，二邑皆降。是日，軍至亳州城下。州止有單州兵四百人，號“鎮安軍”，提控楊春、邢某、都統戴興屯已六年。荆山悉籍城中丁壯爲軍，修守具，而大兵亦不暇攻。四月，擁降民而北，城門閉，不之知也。

正月己丑，蒙古軍前哨騎兵由鄧州開往亳州，攻奪鹿邑，在衛真西北五十里處扎營。鹿邑縣令高昂霄知太康已降，當夜奔往亳州，路過衛真，招呼縣令楚珩，邀約他同行。楚珩知堅守不住，當即把遷移避難的想法明確告訴縣民，隨後就同奔亳州。丁未，兩縣都投降了。這天，蒙軍抵達亳州城下。亳州城祇有單州兵四百人，號稱“鎮安軍”，提控楊春、邢某、都統戴興在這裏已經屯守六年。粘哥荆山徵發城中所有的青壯年充軍，完善守禦設施，而蒙軍也來不及進攻。四月，蒙軍逼迫着降民北去，由於城門關閉着，對這事情没察覺。

五月，縱遷民收麥，老幼得出，丁壯悉留之。民往往不肯留而遁，數日，城爲之空。荆山遣將領各詣所屬招之，并將領亦不返。“鎮安”都皆紅襖餘黨，力盡來歸，變詐反覆，朝廷終以盜賊待之。荆山以遷民爲軍，蓋防之也。及召外兵不至，乃請於歸德，得甲騎百餘，兩總領統之。既至，“鎮安”疑其謀己，乃乘將士新到不設備，至夜，掩殺殆盡。荆山出走衛真，楚珩與之馬而去。州中豪貴悉被剽略。

五月，放出遷移而來的人收割小麥，老幼人得以出城，青壯年全留城中。民衆大多不願留，暗中逃走，幾天之後，亳州成了一座空城。荆山派將領各自去招回自己所轄的兵民，連將領也不回來了。稱作“鎮安”的人都是紅襖軍餘黨，走投無路時來降，狡詐多變，反覆無常，朝廷始終把他們當作盜賊看待。荆山把遷來的民衆組成部隊，就是爲了防範他們。當外兵召集不到時，於是向歸德求援，得到鐵甲騎兵一百多名，由兩總領統率。援兵到後，“鎮安”懷疑他們是來謀害自己，就趁將士新到没有防備，到晚上突然襲擊，幾乎把他們殺光了。荆山出城逃到衛真，楚珩送給他馬匹，荆山又離衛真而去了。亳州城中的官宦富豪之家都遭到洗劫。

劉堅者，初爲大兵守城父，亳州復，擒之，囚之於獄。楊春謀欲北降，乃出之，使爲宣差。乙巳，大兵石總管入州，改州爲順天府，春爲總管，戴興爲同知，劉順治中，留党項軍千人戍之。屬縣皆下，惟城父令李用宜不降，其妻子在亳，春以爲質，竟不屈而死。春既據州，與劉堅坐樓上，召副提控邢某。邢剛直循理，將士嚴憚之，時卧病，聞春亂，流涕不自禁。春遣人舁致之，邢指春大罵，春慚恧無言。春欲殺荆山家，邢力勸止之，且令給道路費送之出城，邢尋

劉堅先前爲蒙軍守城父，亳州收復後，他被捉拿關押在獄中。楊春暗中準備投降蒙古，就把他放了出來，任爲宣差。乙巳，蒙軍石總管進入亳州，改亳州爲順天府，楊春任總管，戴興任同知，劉順任治中，留下党項軍一千人戍守。亳州所屬各縣都已投降，祇有城父縣令李用宜不降，他的妻子兒女在亳州城，楊春扣留作爲人質，最終因不屈服被害。楊春占據亳州後，與劉堅同坐樓上，召見副提控邢某。邢某性格剛直，行事依理，將士都敬畏他，這時他卧病在床，聽説楊春作亂，淚落不能自止。楊春派人把他抬到樓上，邢某指着楊春大罵，楊春自覺慚愧，無話可對。楊春想要殺害荆山一家，邢某竭力勸阻他，并令

病卒。

天興二年夏四月，北省忒木解攻歸德，春以戴興提精卒以往，獨與疲弱者守城，州人王賓遂反正，春渡河北遁。既而，崔七斤爲亂，殺王賓，朝廷不得已，以七斤爲節度使，就其兵仗入蔡。八月，劉順攻亳州，破之，七斤爲城父令所殺。未幾，單州軍以州人殺其家屬，召大兵來攻，不能拔，殺屬縣民而去。既渡河，知亳人不疑，復來攻，州竟爲春所破。明年六月，宋人來攻，春出降，劉堅北走。

給予路費送他們出城，邢某不久病死。

天興二年夏四月，北省忒木解攻歸德，楊春派戴興率精兵前往，自己與老弱殘兵守城，州人王賓就趁機收復亳州，楊春渡過黄河逃往北方。不久，崔七斤作亂，殺了王賓，朝廷迫不得已，任七斤爲節度使，用他的兵馬作儀衛而進入蔡州。八月，劉順攻亳州，破城而入，七斤被城父縣令殺死。不久，單州兵因亳州人殺害他們的家屬，招引蒙軍來攻，没能攻克，殺害屬縣民衆後離去。他們渡過黄河後，知亳州人無疑心，又回頭來攻，亳州最終被楊春攻破。第二年六月，宋國兵馬來攻，楊春出城投降，劉堅逃往北方。

劉均

劉均者林慮人，時爲亳州觀察判官。春既逐荆山，納款大兵，脅均同降。均佯應之，歸其家取朝服服之，顧謂妻子曰："我起身刀筆，仰荷上知，始列朝著，又佐大藩，死亦足矣。今頭顱已如此，假使有十年壽，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即仰藥而死。

劉均是林慮人，當時任亳州觀察判官。楊春逐走粘哥荆山後，向蒙軍投誠，威脅劉均同降。劉均僞裝同意，回家取朝服穿上，向着妻子兒女説："我最初不過是一個舞弄文墨的小官吏，承蒙皇上信任提拔，這纔進入朝班，又任一大鎮輔佐，死也值得了。我今已是這般年紀的人了，假如再活十年，那時用什麽面目到地下見先皇帝呢。"説完服毒自殺。

王賓 王進 李喜住

王賓字德卿，亳州人，貞祐二年進士。外若曠達，而深有謀畫。初調蘭陵主簿，辟虹縣令，尋入爲尚書省令史，坐事罷歸鄉里。

天興元年正月，亳州軍變，節度使粘哥荆山出走，楊春以州出降。既而，自以羸兵守之。賓與前譙縣尉王進、魏節亨、吕鈞約城中軍民復其州，楊春遂循。遣節亨詣歸德以聞，哀宗嘉之，授進節度使，賓同知節度使，節亨節度副使，鈞觀察判官。楊春復以兵來攻，月餘不能拔，即渡河而北。

六月，哀宗遷蔡，賓奉迎於州北之高安，上與語大悦，恨用之晚，擢爲行部尚書、世襲謀克。上初至亳，

王賓字德卿，是亳州人，考中貞祐二年進士。他表面看來很曠達，但思慮很深，善於謀劃。最初調任蘭陵縣主簿，召爲虹縣令，不久入朝任尚書省令史，因事被罷官，回到故鄉。

天興元年正月，亳州發生兵變，節度使粘哥荆山出城逃走，楊春獻州投降。後來，楊春自率老弱兵士守城。王賓與前任譙縣尉王進、魏節亨、吕鈞結集城中軍民收復亳州，楊春衹好逃走。王賓派魏節亨前往歸德奏告，哀宗給予嘉獎，任命王進爲節度使，王賓爲同知節度使，魏節亨爲節度副使，吕鈞爲觀察判官。楊春再次率兵來攻，攻了一個多月没能奏效，隨後渡黄河北上。

六月，哀宗遷往蔡州，王賓在州北的高安恭迎，哀宗和他談話後很高興，遺憾任用太晚，提拔他爲行部尚書、世襲謀克。哀宗初到亳州，王

賓等適徵民丁負鐵甲入蔡，及會計忠孝軍家屬口糧，故留參知政事張天綱董之，就遷有功將士。時亳之糧儲不廣，賓等常吝惜，軍士以此歸怨。及運甲之役，復不欲行。會天綱與賓等於一樓上銓次立功等第，鎮防軍崔復哥、王六十之徒擐甲嘩噪登樓。天綱問曰："即欲見殺，容我望闕拜辭。"賊曰："無預相公。"即拽賓及吕鈞往市中。鈞且行且跪，涕淚俱下。賓岸然不懼，大叫曰："不過殺我。但殺，但殺。"乃并害之。節度副使魏節亨、節度判官孫良、觀察副使孫九住皆被害。又數日，殺節度使王進。

進嘗應荆山之募，由間道入汴京納奏，賞以物不受，又散家所有濟貧民，以死自勵。至汴，以勞遷本州節度判官，賜以白金，亦不受，一時甚稱之。

有李喜住者，本宿州衆僧奴下宣差。天興二年四月，進糧入歸德，將還，聞亳州王進反正，制旨以喜住爲振武都尉，將兵三千應援。是時，太赤圍亳步騎十萬，喜住以衆寡不敵，獨與三人間道入城。王進方議遷左軍林，喜住不可，進即以兵付喜住。大兵攻八日不能下，五月壬子，兵退。

己未，官奴與阿里合提忠孝軍百人至亳，與諸將議遷可否。以爲不可，當留輜重於蔡，選軍扈從入聖朵就武仙軍，遂入關中。關中地利可恃，又有郭蝦蟆等軍在西可恃。五月甲子，召官奴還歸德，不赴，再召，留其軍半於亳乃赴。

六月壬辰，車駕舟行至亳，王進奏："臣本軍伍，不知治體，如李喜住扈從入蔡，則亳不守矣。乞留治此州。"詔以喜住爲集慶軍節度使，便

賓等剛剛徵派民夫運送鐵甲入蔡州，以及措置忠孝軍家屬口糧，所以留下參知政事張天綱總理，就便升遷有功將士。當時亳州積蓄的糧食不多，王賓等吝惜，兵士們因此怨恨他。并且運送鐵甲的事，他又不願施行。正當張天綱與王賓等在一樓上評定立功等第時，鎮防軍中的崔復哥、王六十等人全副披挂、大聲叫嚷着登上樓來。天綱發問說："就算要殺我，也等我先望宫城拜别。"賊徒説："與你無關。"隨即把王賓和吕鈞拖往街市中。吕鈞邊走邊跪，鼻涕眼淚一起往下流。王賓却昂首挺胸，毫不畏懼，大叫："不過殺我，儘管殺，儘管殺。"於是一起被殺害了。節度副使魏節亨、節度判官孫良、觀察副使孫九住都被害。過了幾天，節度使王進也被殺。

王進曾接受荆山的招募，抄小路進汴京呈奏章，他不要荆山的賞物，并散發家中所有財物，用以救濟貧民，用死節來勉勵自己。到達汴京，因功升任本州節度判官，賞賜白銀，也不接受，當時的人十分贊賞。

有個名叫李喜住的人，本是宿州衆僧奴手下的宣差官。天興二年四月，李喜住運送糧食到歸德，將返回時，得知亳州王進回歸正道，哀宗特任李喜住爲振武都尉，帶兵三千增援。這時，太赤圍亳州的步兵騎兵達十萬，喜住因敵我力量懸殊，獨與三人繞道入城。王進正商議遷往左軍林，喜住不同意，王進立刻把兵馬交給喜住指揮。蒙軍攻城八天不能破，五月壬子，退兵。

己未，官奴與阿里合率忠孝軍一百人到達亳州，和衆將領討論能否遷行宫到亳州。喜住認爲不行，應把輜重留在蔡州，選派兵士護衛皇帝入聖朵去投靠武仙軍，隨後進入關中。關中的地勢可以憑仗，西邊又有郭蝦蟆等軍可以依靠。五月甲子，哀宗召官奴回歸德，官奴不去，再召，纔把半數部隊留在亳州後赴歸德。

六月壬辰，哀宗乘船抵達亳州，王進上奏説："我原是軍人，不懂政務體統，如果李喜住隨從皇上入蔡州，那麽亳州就保不住了。請留下他治理亳州。"哀宗任喜住爲集慶軍節度使，允

宜從事，進領帥職。七月，進死。喜住先往城父督糧餫，聞亂遂不敢入亳，後投宋。

許他根據情況自行裁處事務，王進執掌元帥職務。七月，王進死。喜住在此之前去城父督運糧食，聽説發生變亂後就不敢回亳州，後來投奔到宋國去了。

論曰：金季之亂，軍士欲代其偏裨，偏裨欲代其主將，即群起而價之，無復忌憚。益都、荆山皆忠亮之士，賓、進才略尤足取焉，而并不免於難，惜哉。

論曰：在金國末年的動亂中，兵士想取代偏將，偏將想取代主帥，隨時結群發動事變，不再有什麼顧忌。益都、荆山都是忠心耿耿的人士，王賓、王進的才幹智謀尤其可取，但都不免於難，太可惜了。

國用安

國用安先名安用，本名咬兒，淄州人。紅襖賊楊安兒、李全餘黨也。嘗歸順大元，為都元帥、行山東路尚書省事。

國用安先名安用，最初名咬兒，是淄州人。他是紅襖賊楊安兒、李全的餘黨。他曾經投降蒙古，受任都元帥、行山東路尚書省事。

天興元年六月，徐州埽兵總領王祐、義勝軍都統封仙、總領張興等夜燒草場作亂，逐元帥徒單益都。安用率兵入徐，執張興與其黨十餘人斬之，以封仙為元帥兼節度使，主徐州。宿州鎮防軍千户高臘哥與東面總帥劉安國構徐州總帥王德全，殺宿帥紇石烈阿虎，以其州歸海州。邳州從宜兀林荅某亦讓州於杜政，送款海州。既而，皆歸安用。

哀宗天興元年六月，徐州護堤兵總領王祐、義勝軍都統封仙、總領張興等夜燒草場作亂，趕走元帥徒單益都。安用率兵入徐州，把張興及其同黨十多人抓來殺掉，任封仙爲元帥兼節度使，主持徐州事務。宿州鎮防軍千户高臘哥和東面總帥劉安國聯絡徐州總帥王德全，殺死宿州元帥紇石烈阿虎，以宿州歸屬海州。邳州從宜兀林荅某也把邳州大權讓給杜政，杜政向海州投誠。不久，他們都投奔安用。

北大將阿术魯聞安用據徐、宿、邳，大怒曰："此三州我當攻取，安用何人，輒受降。"遣信安、張進等率兵入徐，欲圖安用，奪其軍。安用懼，謀於德全，劫殺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數百人，與楊妙真絶，乃還邳州。會山東諸將及徐、宿、邳主帥，刑馬結盟，誓歸金朝。既盟，諸將皆散去，安用無所歸，遂同德全、安國托從宜衆僧奴自通於朝廷。衆僧奴遣人上奏："安用以數州反正，功甚大。且其兵力强盛，材略可稱，國家果欲倚用，非極品重權不足以堅其許國之

蒙古大將阿术魯聽説安用占有徐州、宿州、邳州，大怒説："這三州該我攻取，安用是什麼人，隨便接受三州投降。"於是派遣信安、張進等率兵入徐州，準備謀害安用，接管他的部隊。安用十分害怕，就與王德全謀議，攻殺了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數百人，與楊妙真斷絶關係，然後就回到邳州。安用會集山東衆將領及徐、宿、邳三州主帥，殺馬爲誓，結成聯盟，决心投順金朝。結盟之後，衆將領都離去，安用没有歸宿，就和王德全、劉安國托從宜衆僧奴稟報，主動與朝廷取得聯係。衆僧奴派人上奏説："安用率數州棄暗投明，功勞很大。并且他的兵力强盛，本人的才幹智謀也不錯，國家如想藉重，不給予很

心。"未報，安用率兵萬人攻海州，未至，衆稍散去。安國因勸安用當赤心歸國，安用亦自知反復失計，事已無可奈何，於是復金朝衣冠。妙真怒其叛己，又懼爲所圖，悉屠安用家走益都。安用遂選兵分將，期必得妙真，自此淮海之上無寧歲矣。

高的官位和重大權力，就不能堅定他以身報國的志向。"朝廷還没回報，安用就帶兵萬人攻海州，還没抵達海州，兵士就漸漸離去了。劉安國趁機勸説安用應當誠心誠意地歸順朝廷，安用自己也知道這次反覆無常爲失策，事情已到無可奈何的地步，於是再穿戴金朝的衣帽。楊妙真對安用背叛自己十分惱怒，又擔心被他謀算，於是殺了安用全家後逃跑到益都。安用於是選兵派將，決心要捉獲妙真，從此淮海地區就没有安寧的日子了。

未幾，朝廷遣近侍局直長因世英、都事高天祐持手詔至邳，以安用爲開府儀同三司、平章政事、兼都元帥、京東山東等路行尚書省事，特封兗王，賜號"英烈戡難保節忠臣"，錫姓完顔，附屬籍，改名用安，賜金鍍銀印、駝紐金印、金虎符、世襲千户宣命、敕様、牌様、御畫體宣、空頭河朔山東赦文，便宜從事，且以彭王妃誥委用安招妙真。用安始聞使者至，猶豫未决，以總領楊懋迎使者入，監于州廨，問所以來。世英對以封建事，意頗順。諸帥王、杜輩皆不欲宣言，欲殺使者。明日，用安乃出見使者，跪揖如等夷。坐定，語世英曰："予向隨大兵攻汴，嘗於開陽門下與侯摰議内外夾擊。此時大兵病死者衆，十七頭項皆在京城，若從吾計出軍，中興久矣。朝廷乃無一人敢决者，今日悔將何及。"言竟而起。既而選人取朝廷賜物遍觀之，喜見顔色。復與使者私議，欲不以朝禮受之，世英等不可，即設宴拜授如儀，以主事常謹等隨使者奉表入謝。

不久，朝廷派遣近侍局直長因世英、都事高天祐帶着哀宗手令到邳州，任命安用爲開府儀同三司、平章政事、兼都元帥、京東山東等路行尚書省事，特封兗王，授予"英烈戡難保節忠臣"稱號，賜姓完顔，附於皇室族系，改名用安，授給鍍金銀印、駝柄金印、金虎符、世襲千户宣命、敕様、牌様、皇帝簽署的勞問宣命、空頭河朔山東赦文，允許他根據情況自行裁處事務，并把宣封彭王妃的文書交付用安，委派他招降楊妙真。用安最初聽説使者到，猶豫不决，派總領楊懋迎進使者，軟禁在邳州官衙中，問他們來這裏的目的。因世英用封官行賞的事作了回答，用安看來倒很樂意接受。各路元帥如王德全、杜政等人不願公布這事，打算殺掉使者。第二天，用安纔出面會見使者，行禮如平輩相交。大家落座後，用安對世英説："我前次隨蒙軍攻汴京，曾在開陽門下與侯摰商議内外夾攻。這時蒙軍病死的人很多，十七位首領都在京城，假若是聽從我的計策而出兵，金國在很久前就恢復振興了。朝廷中竟然没有一人敢作决斷，今日後悔怎來得及。"説完就站了起來。隨後派人取來朝廷賞賜的物品一一觀賞，高興的神色露在臉上。用安又私下與使者商議，想不按朝廷禮儀接受封賞，世英等不同意，用安衹好按禮設宴跪拜，接受封賞，派主事常謹等帶表章隨使者入朝謝恩。

上復遣世英、天祐賜以鐵券一、虎符六、龍文衣一、玉魚帶一、弓矢二、封贈其父母妻誥命，及郡王宣、世襲宣、大信牌、玉兔鶻帶各十，聽

哀宗再次派遣因世英、高天祐前往，授予用安鐵券一件、虎符六枚、龍紋衣一件、玉魚帶一條、弓箭二副、封拜和追贈他父母妻子的詔書，以及郡王宣命、世襲宣命、大信牌、玉兔鶻帶各

同盟可賜者賜之。使者至邳，用安迎受如禮，始有入援意。及聞上將遷蔡州，乃遣人以蠟書言遷蔡有六不可，大率以謂："歸德環城皆水，卒難攻擊，蔡無此險，一也。歸德雖乏糧儲，而魚芡可以取足，蔡若受圍，廪食有限，二也。大兵所以去歸德者，非畏我也，縱之出而躡其後，舍其難而就其易者攻焉，三也。蔡去宋境不百里，萬一資敵兵糧，禍不可解，四也。歸德不保，水道東行猶可以去，蔡若不守，去將安之？五也。時方暑雨，千里泥淖，聖體豐澤，不便鞍馬，倉卒遇敵，非臣子所敢言，六也。雖然，陛下必欲去歸德，莫如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臣略有其地，東連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北控淄、齊。若鑾輿少停，臣仰賴威靈，河朔之地可傳檄而定。惟陛下審察。"上以其言示宰臣，宰臣奏用安反復，本無匡輔志，此必參議張介等議之。業已遷蔡，議遂寢。

十件，允許他在同盟中可賜的就賜。使者到達邳州，用安依禮迎接拜受，這時纔有援助朝廷的心意。當聽説哀宗將遷往蔡州，用安就派人送呈蠟封密書，説遷蔡州有六不可，大略是説："歸德環城都是水，一時間難以攻擊，蔡州没有這種險要地勢，這是第一點。歸德雖然儲糧不多，但可以獲取魚蝦水草一類自足，蔡州若受圍攻，倉中存糧有限，這是第二點。蒙軍之所以離開歸德，并不是怕我們，而是讓我出城他却尾追在後，放棄難攻的城池而選擇易攻的地方，這是第三點。蔡州距宋國邊境不到百里，萬一宋國資助蒙軍兵員糧食，就成不可解救的禍患，這是第四點。歸德堅守不住，還可以由水路東去，蔡州如守不住，又能往什麽地方去呢？這是第五點。此時正當多雨的夏季，方圓千里一片泥沼，皇上的貴體豐腴柔弱，不適應騎馬奔波，突然間遇上敵人，後果不是我敢説的，這是第六點。情况雖然是這樣，陛下一定要離開歸德，倒不如暫時開往山東。山東富饒爲天下第一，我基本上控制這一地區，東連沂州、海州，西接徐州、邳州，南扼盱眙、楚州，北控淄州、齊州。如陛下在山東短住，我得以仰仗神威，河朔地區就能够發布一道檄書而平定。所有這些望陛下仔細考慮。"哀宗把用安的意見告知宰相，宰相上奏説用安反覆無常，本無輔助朝廷的决心，這事定是參議張介等人商議的。又因已經遷往蔡州，用安的建議就作罷了。

初，世英等過徐，王德全、劉安國説之曰："朝廷恩命豈宜出自用安，郡王宣吾二人最當得者，乞就留之。"世英乃留郡王宣、世襲宣、玉帶各二。由是與用安有隙，又懼爲所圖，皆不聽其節制。十郡王者，李明德、封仙、張瑀、張友、卓翼、康琮、杜政、吴歪頭、王德全、劉安國也。用安必欲取山東，累徵徐、宿兵，止以勤王爲辭，二帥不應。用安怒，令杜政等率兵三千，以取糧爲名，襲徐、宿。既入城，德全覺之，就留杜政、

先前，因世英等經過徐州，王德全、劉安國對他們説："朝廷的恩命怎應由用安發出，郡王宣命我二人是最應當獲得的，請就留在這裏。"世英於是留下郡王宣命、世襲宣命、玉帶各二件。因此他們和用安有了矛盾，又擔心遭用安謀算，所以都不受他的節制。受封的十位郡王是：李明德、封仙、張瑀、張友、卓翼、康琮、杜政、吴歪頭、王德全、劉安國。用安一心要占有山東，多次調發徐州、宿州兵馬，都用救援朝廷爲名，二帥不響應。用安惱怒，令杜政等率兵三千，以取運糧食爲名，襲取徐州、宿州。入城之後，王德全有所察覺，就扣留杜政、封仙不放

封仙不遣。用安愈怒，謂德全、安國必有謀，乃執桃園帥吴某等八九人下獄鞫問。二帥遣温特罕張哥以杜政、封仙欲襲取徐州白用安，不聽，驅吴帥、張哥輩九人并斬之。張哥將死大呼曰："國咬兒，汝無尺寸功，受國家大封爵，何負於汝，而從杜政等變亂，又殺無罪之人。今雖死，當與汝辨於地下矣。"

回。用安更加氣憤，認爲德全、安國必有陰謀，就捉拿桃園元帥吴某等八九人下獄審問。二帥派温特罕張哥向用安禀報，説杜政、封仙試圖襲取徐州，用安不理，把吴帥、張哥等九人驅趕到一塊殺掉。張哥臨死前大聲喊叫："國咬兒，你没有絲毫功勞，受到國家高官顯爵的封賞，國家有什麽地方對不起你，却縱容杜政等變亂，又殺無罪的人。我今天雖死，定會到地府與你辯理。"

會上遣臧國昌以密詔徵兵東方，故用安假朝命聲言入援，檄劉安國爲前鋒，親率兵三千駐徐州城下招德全。德全終疑見圖，不出，係封仙於獄，殺之，遣杜政出城。安國既至宿州，用安復召安國還，安國不從，獨與衆僧奴赴援。行及臨涣龍山寺，用安使人劫殺之，遂攻徐州，逾三月不能下，退歸漣水。於是，因世英以用安終不赴援，乃還朝，至宿州西遇大兵，不屈而死，事聞，贈汝州防禦使。

恰逢哀宗派遣臧國昌帶密令到東方調兵，所以用安藉用朝廷命令聲言入援，傳書令劉安國爲先鋒，親自帶兵三千駐扎徐州城下，召唤德全。德全始終擔心被謀算，不出城，把封仙監押獄中，後又殺掉，放杜政出城。劉安國到達宿州後，用安又召他回兵，安國不聽，獨自和衆僧奴前往救援。他們行到臨涣龍山寺，用安派人攔劫，殺了安國，接着就進攻徐州，三個多月没能攻下，退回漣水。這時候，因世英因用安始終不去救援，於是返回朝廷，行到宿州西，遇上蒙軍，世英不屈被殺，事迹傳到朝廷，追贈他爲汝州防禦使。

既而，用安軍食不給，乞糧於宋，宋陽許之，即改從宋衣冠，而私與朝使相親。尋益乏食，軍民多亡去，乃命蕭均以嚴刑禁亡者，血流滿道。大元東平萬户查剌將兵至漣水，遂降焉。查剌既渡河，趨蔡州，用安以詭計還漣水，復叛歸於宋，受浙東總管、忠州團練使，隸淮閫。甲午正月，聞大兵圍沛，用安往救之，敗走徐州。會移兵攻徐，用安投水死，求得其尸，剮面繫馬尾，爲怨家田福一軍臠食而盡。

過了不久，用安軍糧供不上，向宋國求糧，宋國假意答應，用安就改用宋人衣帽，而私下與朝廷使臣親善。不久糧食更加缺乏，軍民多逃走，於是命蕭均用嚴刑禁止逃亡人，血流滿路。蒙古東平萬户查剌率兵抵達漣水，用安就投降了。查剌渡過黄河後，直奔蔡州，用安使詭計回到漣水，又叛變投宋，受任宋國的浙東總管、忠州團練使，隸屬於江淮都督府。甲午正月，聽説蒙軍圍攻沛城，用安前往救援，戰敗逃往徐州，恰遇蒙軍轉攻徐州，用安投水自殺，他的尸體被人找到後，破開臉皮綁上馬尾，尸身的肉被仇家田福一軍兵士割成塊吃光。

用安形狀短小無須，喜與輕薄子游，日擊鞠衢市間，顧眄自矜，無將帥大體。

用安形狀矮小，没長鬍鬚，喜歡和浪蕩子弟游樂，每天在大道街市間踢皮球，左顧右盼，自鳴得意，没有將帥的體統。

介字介甫，平州人，正大元年經義進士第一，時爲用安參議。

張介字介甫，是平州人，正大元年他考中經義科第一名進士，此時擔任用安的參議官。

初，天祐等出汴，微服間行，經

先前，高天祐等出了汴京，平民裝束，專走

北軍營幕，至通許崔橋始有義軍招撫司官府，去京師二百里矣。至陳州，防禦使粘葛奴申始立州事。留二日，至項城，縣令朱珍立縣事，有士卒千二百人。至泰和縣，縣令王義立縣已五月矣。八月，至宿州，衆僧奴得報，且知朝廷授以權宿州節度使、兼元帥左都監之命，具彩輿儀衛出城五里奉迎。時東方不知朝廷音問已八月矣，官民見使者至，且拜且哭。有張顒者任俠尚氣知義理，即謂天祐曰："東方不知朝廷音問已數月，今見使者，百姓皆感動。若不以聖旨撫慰之，恐失東民之心。我欲矯稱制旨宣諭，如何?"天祐書生守規矩，不敢從，但以宰相旨集州民慰撫之，州民復大哭。明日，往徐州。

小路，曾從蒙軍營盤走過，到通許崔橋纔有義軍招撫司衙門，這裏離汴京已二百里了。到達陳州，防禦使粘葛奴申剛剛建立州府。留了兩天，行達項城，縣令朱珍設置縣府，有兵士一千二百人。到達泰和縣，縣令王義建縣行事已五個月了。八月，到達宿州，衆僧奴得報，并知朝廷授予自己權宿州節度使、兼元帥左都監的命令，就安排彩車、儀仗、衛隊出城五里恭迎。這時東方没聽到朝廷的音訊已有八個月了，官民見使者到來，邊拜邊哭。有個叫張顒的人，爲人仗義，重氣節，懂道理，就對高天祐説："東方的人已經好幾個月没聽到朝廷的音訊，今見使者，百姓都感動。假如不用皇帝命令安撫慰問，恐怕會失掉東方民心。我打算假藉皇帝命令公開慰勞，你認爲怎麽樣?"天祐是個書生，按規矩辦事，不敢接受，衹用宰相的名義召集州民安慰一番，州民又是一陣痛哭。第二天，向徐州進發。

時青

時青，滕陽人。初與叔父全俱爲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承赦來降，隸軍中。興定初，青爲濟州義軍萬户，是時叔父全爲行樞密院經歷官。興定二年冬，全馳驛過東平，青來見，因告全將叛入宋，全秘之。頃之，青率其衆入于宋，宋人置之淮南，屯龜山，有衆數萬。

興定四年，泗州行元帥府紇石烈牙吾塔遣人招之。青以書來，書曰："青本滕陽良民，遭時亂離，扶老携幼避地草莽。官吏不明此心，目以叛逆，無所逃死，竄匿淮海。離親舊、去鄉邑，豈人情之所樂哉? 僕雖偷生寄食他國，首丘之念未嘗一日忘之。如朝廷赦青之罪，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盡定淮南，以贖往昔之過。"牙吾塔復書曰："公等初亦無罪，誠能爲國建功，全軍來歸，即吾人也。邳州吾城，以吾人居之亦何不可。《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

時青，滕陽人。起初他和叔父時全都是紅襖賊徒，當楊安兒、劉二祖失敗後，接受赦命來降，加入朝廷軍隊。宣宗興定初年，時青任濟州義軍萬户，這時他叔父時全任行樞密院經歷官。興定二年冬，時全乘驛車經過東平，時青來見，順便告知時全自己準備投奔宋國，時全對這事保密。不久，時青率衆投宋，宋國把他們安置在淮南，屯集在龜山，有人口數萬。

興定四年，泗州行元帥府紇石烈牙吾塔派人招引時青。時青寫信來告，信中説："我本是滕陽守法的百姓，遭逢戰亂紛紛的年月，扶老携幼逃到荒野山川。官吏不知我這苦心，把我當作叛逆的人，我無法逃脱死罪，衹好躲避在淮海地區。告别親人故交，離鄉背井，這難道是人們心甘情願去做的嗎? 我雖然苟且偷生，在外邦謀一口飯吃，生死都將回歸故土的想法時時不忘。假如朝廷能原諒我的過錯，請藉邳州安頓老幼，我一定襲取盱眙，平定整個淮南地區，用這來彌補我以往的過錯。"牙吾塔回信説："你們當初就是無罪的，假如能爲國立功，帶着全部人馬回來，也就是我國的民衆了。邳州是我國的城池，讓我

俟終日。'公其亟圖之。生還父母之邦，富貴終身，傳芳後世，與其羈縻異域，目以兵虜，孰愈哉?"牙吾塔奏其事，十月，詔加青銀青榮祿大夫，封滕陽公，仍爲本處兵馬總領元帥、兼宣撫使。青潛表陳謝，復以邳州爲請。樞密院奏："恐青意止欲得邳州。可諭牙吾塔，若青誠實來歸，即當授之。如審其詐，可使人入宋境宣布往來之言，及所授官爵，亦行間之術也。"青既不得邳州，復爲宋守。

國的民衆去居住又有什麽不可以的呢。《易經》中說：'有識見的人看準機會就行動，不要等到第二天。'你還是快作打算吧。能生還父母所在的鄉土，富貴終身，流芳後世，這和在外邦受羈絆、被當作俘虜兵，哪種境况好呢?"牙吾塔把這事禀報朝廷，十月，宣宗下令增授時青銀青榮祿大夫，封滕陽公，并任本處兵馬總領元帥、兼宣撫使。時青暗中上表謝恩，再次請借邳州。樞密院上奏說："恐怕時青的心意就是想得到邳州。可示意牙吾塔，假如時青誠心歸來，就可以授予他。如察明他是詐騙，就可派人到宋國境内公開他和國内往來的書信表章及朝廷授予的官爵，這也是施行離間計的辦法。"時青既然没有得到邳州，又繼續爲宋國守淮南。

興定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夜，青襲破泗州西城，提控王祿遇害。是時，時全爲同簽樞密院事，朝廷不知青襲破西城，止稱宋人而已。詔全往督泗州兵取西城。全至泗州，獲紅襖賊一人，詰問之，乃知青爲宋京東鈐轄，襲破西城。全頗喜，乃殺其人以滅口。牙吾塔晝夜力戰，募死士以梯衝逼城，青縋兵出拒不得前。牙吾塔遣提控王應孫穴城東北隅，青夜出兵來襲，擊却之。越二日，復出又却之。攻城益急，青以舟兵二千合城中兵來犯牙吾塔營，提控斡魯朵先知，設伏掩擊，青兵大敗，溺淮水死者千人，自是不復出矣。王應孫穴城將及城中，青隧地然薪逼出之。青乘城指麾，流矢中其目，餘衆往往被創，樓堞相繼摧壞，城中恟懼，遂無固志。二月二十六日夜，青拔衆走，遂復西城。

興定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夜，時青攻破泗州西城，提控王祿被殺。這時，時全任同簽樞密院事，朝廷不知是時青攻破西城，衹説是宋人而已。宣宗就令時全前往，督率泗州兵馬收復西城。時全到達泗州，抓住紅襖賊徒一人，經過審問，纔知時青擔任宋國的京東鈐轄，攻破西城。時全十分欣喜，就殺掉俘虜滅口。牙吾塔不分晝夜地苦戰，招募敢死勇士用雲梯衝車逼近城墻，時青從城上縋兵出戰，不能前進。牙吾塔派遣提控王應孫在城東北角穿鑿地道，時青夜間出兵來攻，被擊退。過了兩天，再出來進攻又被擊退。牙吾塔對西城發動更加猛烈的進攻，時青調水兵二千配合城中兵馬來擊牙吾塔營地，提控斡魯朵先得消息，設伏兵突擊，時青的兵馬大敗，掉進淮水淹死的有上千人，從此不再出城了。王應孫穿過城墻的地道快要挖到城中，時青開挖隧道截斷，點燃柴草，把王應孫的人馬逼了出來。時青登城指揮作戰，被流矢射中眼睛，其餘將士也多受傷，城樓矮墻被相繼摧毁，城中人惶恐不安，於是喪失堅守的信心。二月二十六日夜，時青率衆逃走，西城於是收復。

元光元年二月，全與元帥左監軍訛可節制三路軍馬伐宋。詔曰："卿等重任，毋致不和以貽喪敗。其資糧可取，規取失宜不能得之，罪在訛

元光元年二月，時全與元帥左監軍訛可節制三路兵馬伐宋。宣宗下令說："你們肩負重任，不要造成不和而導致失敗。軍資糧食能够措置，因規劃措置不當而不能獲得，這罪責在訛可。獲

可。既已得之，不能運致以為我用，罪在全。”全與訛可由潁、壽進渡淮，敗宋人于高塘市，攻固始縣，破宋廬州將焦思忠兵。無何，獲生口言，時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全匿其事。

五月，兵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穫麥三石以給軍。衆惑之，訛可及諸將佐勸之不聽，軍留三日。訛可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濟。時方暑雨，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從宜達阿、移失不、斜烈、李辛稍稍不平，全怒曰：“訛可一帥耳，汝曹黨之。汝曹致身至此，皆吾之力。吾院官也，於汝無不可者。”衆乃不敢言。是夜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為橋渡軍。宋兵襲之，軍遂敗績。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没。宣宗乃下詔誅之，遣官招集潰軍，詔曰：“大軍渡淮，每立功效。諸將謬誤，部曲散亡，流離憂苦，朕甚閔焉。各歸舊營，勉圖自效。”又詔曰：“陣亡把軍品官子孫，十五以上者依品官子孫例隨局承應，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者依品從隨局給俸，至成人本局差使。無子孫官，依例給俸。應贈官、賻錢、軍人家口當養贍者，并如舊制。”

贊曰：金自章宗季年，宋韓侂胄構難，招誘鄰境亡命以撓中原，事竟無成。而青、徐、淮海之郊民心一摇，歲遇饑饉，盜賊蜂起，相為長雄，又自屠滅，害及無辜，十餘年糜沸未息。宣宗不思靖難，復為伐宋之

得之後，不能運到而作爲我軍支用，這罪責在時全。”時全與訛可由潁州、壽州前進，渡過淮河，在高塘市擊潰宋軍，又攻固始縣，擊敗宋廬州將領焦思忠的兵馬。不久，時全從俘虜口中得到消息，時青受宋國命令抵禦時全兵馬，時全隱瞞了這件事。

五月，回師，離淮河岸還有二十里，各部隊準備渡河，時全假稱皇帝密令“各軍暫留收割淮南小麥”，就下令每人收穫小麥三石充軍糧。衆人疑惑，訛可和各將領、屬官勸他也不聽，部隊逗留了三天。訛可對時全説：“現在淮水淺，河面窄，可以迅速涉過。現在正是夏天雨季，如遇上河水暴漲，宋人在後追趕，我們將不能全軍無損地回去了。”時全竭力抵制他的意見。從宜達阿、移失不、斜烈、李辛稍有不滿情緒，時全惱怒地説：“訛可不過是一軍元帥罷了，你們就夥同他。你們能有現在的地位，都是靠我的提拔。我是樞密院官，想把你們怎樣就怎樣，没有辦不到的。”衆人於是不敢再説話。這晚下了大雨，第二天，淮水暴漲，衹好架橋渡軍。宋兵發動進攻，金兵就敗了。橋壞，時全駕快船先渡河，士兵都遇難。宣宗於是下令殺時全，派官員招集潰散的部隊，宣宗下令説：“大軍渡過淮河以後，常常建立功勛。各將領失誤，手下兵士散亡，流離失所，憂愁困苦，我十分憐憫。現各歸舊營，争取立功。”宣宗又下令説：“陣亡的入官品將官的子孫，十五歲以上的按品官子孫補官慣例，到有關部門承受職事，十五歲以下、十歲以上的按父祖官品高低由有關部門發給俸禄，到長大成人時由本部門分配工作。無子孫的陣亡將官，按慣例發給家人俸禄。應追贈官號、賜錢助葬、贍養兵士家人等事，都按原有規定施行。”

贊曰：金國自章宗末年，宋國的韓侂胄挑起禍亂，招誘金國邊鄰的亡命之徒侵撓中原，事情最終没能成功。但是青、徐、淮海這片土地上，民心動摇，每遇饑荒年月，盜賊蜂起，互相稱霸，又自相殘殺，無辜的人也被害，這種混亂的狀況持續十多年，一直没有安寧。宣宗不考慮怎

舉，迄金之亡，其禍尤甚。簡書所載國用安、時青等遺事，至今仁人君子讀之猶蹙頞終日。當時烝黎，如魚在釜，其何以自存乎。兵，凶器也。金以兵得國，亦以兵失國，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樣平定內亂，卻再次發動對宋國的進攻，直到金國滅亡，禍亂更加慘烈。書册中記載的國用安、時青等人的舊事，至今有識之士看了後都還成天愁眉不展。當時的芸芸衆生如魚在鍋中，有什麽辦法能拯救自己呢。兵器是一種凶器。金靠用兵建立國家，也因用兵亡掉國家，能不慎重嗎，能不慎重嗎？

金史卷一百十八

列傳第五十六

苗道潤　王福　移剌衆家奴　武仙
張甫　靖安民　郭文振　胡天作　張開　燕寧

苗道潤

苗道潤，貞祐初，為河北義軍隊長。宣宗遷汴，河北土人往往團結為兵，或為群盜。道潤有勇略、敢戰鬥，能得衆心，比戰有功，略定城邑，遣人詣南京求官封。宰相難其事，宣宗召河南轉運使王擴問曰："卿有智慮，為朕决道潤事。今即以其衆使為將，肯終為我盡力乎?"擴對曰："兼制天下者以天下為度。道潤得衆有功，因而封之，使自為守，羈縻使之，策之上也。今不許，彼負其衆，何所不可為。"宣宗顧謂宰執曰："王擴之言，實契朕心。"於是，除道潤宣武將軍、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貞祐四年，復以功遷懷遠大將軍、同知中山府事。再閱月，復戰有功，遷驃騎上將軍、中都路經略使、兼知中山府事。頃之，加中都留守、兼經略使。道潤前後撫定五十餘城。

興定元年，詔道潤恢復中都，以山東兵益之。道潤奏："去年十一月，臣遣總領張子明招降蠡州獨吉七斤。近日，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移剌鐵哥移軍蠡州，襲破子明軍，殺數百人，子明亦被創。臣將提兵問罪，重以鐵哥自拔來歸，但備之而已。今欲復取

苗道潤，在宣宗貞祐初年爲河北義軍隊長。宣宗遷都汴京，河北本地人往往集結爲部隊，有的成爲一群盜賊。道潤有勇有謀，敢於戰鬥，能得人心，屢戰有功，攻占了城池和鄉村，派人到南京要求封官。宰相認爲這事難辦，宣宗就召來河南轉運使王擴，向他咨詢說："你是有智謀的人，爲我判斷道潤這件事。眼下就是因他人多勢衆任命爲將，他肯爲我盡力嗎?"王擴回答說："統治天下的人爲天下着想。道潤得民心，有戰功，趁此時授予官爵，令他保衛本土，用籠絡的手段驅使他，這是上策。今如不答應他的要求，他依仗人多，什麽事幹不出來呢。"宣宗回視宰相說："王擴的話，真合我的心意。"於是就任命道潤爲宣武將軍、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貞祐四年，又因功升任懷遠大將軍、同知中山府事。又過一月，再立戰功，升驃騎上將軍、中都路經略使、兼知中山府事。不久，加授中都留守、兼經略使。道潤前後招撫、平定五十多座城池。

興定元年，宣宗令道潤收復中都，給他增派山東兵馬。道潤上奏說："去年十一月，我派總領張子明招降蠡州獨吉七斤。最近，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移剌鐵哥把部隊遷到蠡州，擊敗子明的兵馬，殺死數百人，子明也受傷。我本想帶兵討伐，又考慮到鐵哥自動棄暗投明，衹是防備他而已。眼下準備收復都城，請求不要判鐵哥罪，

都城，乞無罪鐵哥，直令受臣節制，庶可集事。”宣宗以問宰相，奏曰：“道潤、鐵哥不協，不可相統屬。”詔以完顏寓行元帥府事，督道潤復中都，和輯鐵哥軍。

初，道潤與順天軍節度使李琛不相能，兩軍士兵因之相攻。琛遣兵攻滿城、完州，道潤軍拒戰，殺琛兄榮及弟明等。琛奏：“潞州提控烏林荅吾典承道潤風指，日謀侵害。山東行省數諭道潤與臣通和，竟不見從，且殺臣兄榮、弟明等，恣橫如此，將為後患。”又奏：“乞令河北州府官不相統攝，并聽帥府節制。仍遣官增減諸路兵力，使權均勢敵無相并吞，則百姓安農畝矣。”道潤奏李琛以衆叛，陷滿城，攻完州。琛亦奏道潤叛。廷議以為兩人失和，故至于此，令山東行省樞密院諭琛：“行省在彼，自當俱聽節制，何待帥府。士兵本以義團結，且耕且戰，今乃聚之城寨，遂相并吞。百姓不安，皆由官長無所忌憚使之然也。嚴為約束，依時樹藝，無致生事。”有詔道潤與移剌鐵哥合兵撫定河北，令諸道兵互相應援。

既而，道潤與賈仝、賈瑀互相攻擊，詔道潤、賈仝、王福、武仙、賈瑀分畫各路元帥府控制之，彰德衛輝招撫司隸樞密院。賈瑀既與道潤相攻，已而詐為約和，道潤信之，遂伏兵刺殺道潤。朝廷不能問，一軍彷徨無所依，提控靖安民乞權隸潞州行元帥府，聽其節制。時興定二年也。

右丞侯摯乞以保、蠡、完三州隸真定，而蠡州舊受移剌衆家奴節制，一旦改隸真定，恐因而交争。靖安民等願隸潞州，乃令河北行省審處之。經略副使張柔奏：“賈瑀攻易州寨，殺刺史馬信及其裨校，奪所佩金符而

衹令他受我節制，這就有希望成功。”宣宗用這事問宰相，宰相上奏説：“道潤、鐵哥不和，不能爲統屬關係。”於是宣宗任命完顏寓行元帥府事，督促道潤收復中都，調和他與鐵哥部隊的關係。

先前，道潤與順天軍節度使李琛不和，兩軍士兵因此互相進攻。李琛派兵攻滿城、完州，道潤軍抵抗，殺死李琛的哥哥李榮和弟弟李明等。李琛上奏説：“潞州提控烏林荅吾典接受道潤的暗示，隨時圖謀侵害，山東行省多次示意道潤與我和解，他竟然不照辦，并且殺了我的哥哥李榮、弟弟李明等，一意孤行到了這種地步，將成爲後患。”他又上奏説：“請令河北州府官員不互相管轄，大家都受帥府節制。并派官增減各路兵力，使各路權均勢敵，不能相互吞并，那麽百姓就安心生産了。”道潤上奏説李琛率衆叛亂，攻陷滿城，圍攻完州。李琛也上奏説道潤叛亂。朝中商議，認爲兩人不和，所以出現這樣互相攻擊的情況，令山東行省樞密院示意李琛：“行省在哪裏，自然都應受行省節制，何必依靠帥府。士兵本來都是仗義結成部伍，邊耕邊戰，今却聚集城池營寨，於是互相吞并。百姓不安，都是由官長肆意妄爲造成的。應嚴格控制，按時耕種，不要横生事端。”宣宗又令道潤與移剌鐵哥合兵平定河北，令各路兵馬相互接應增援。

不久，道潤與賈仝、賈瑀互相攻擊，宣宗令道潤、賈仝、王福、武仙、賈瑀分别劃歸各路元帥府控制，彰德衛輝招撫司隸屬樞密院。賈瑀既與道潤相攻，隨後假意邀約和好，道潤不疑，賈瑀就設下伏兵，刺殺道潤。朝廷無力追究，道潤的士兵没有統屬和依靠，惶惶不安，提控靖安民請暫時隸屬潞州行元帥府，接受帥府的節制。這時是興定二年。

右丞侯摯請將保、蠡、完三州隸屬真定，但蠡州原受移剌衆家奴節制，一旦改屬真定，擔心會因此相互發生争鬥。靖安民等願意隸屬潞州，於是令河北行省妥善處理。經略副使張柔上奏説：“賈瑀攻易州寨，殺死刺史馬信和他手下副將衛士，奪走了馬信所佩的金符後離去。”不久，

去。"頃之，張柔攻賈瑀殺之。道潤既死，靖安民代領其衆，是後乃封建矣。

初，貞祐四年，右司諫术甲直敦乞封建河朔，詔尚書省議，事寢不行。興定三年，以太原不守，河北州縣不能自立，詔百官議所以爲長久之利者。翰林學士承旨徒單鎬等十有六人以謂"制兵有三，一曰戰，二曰和，三曰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從，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概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南、陜西，其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刑部侍郎奧屯胡撒合三人曰："河北於河南有輔車之勢，蒲、解於陜西有襟喉之要，盡徙其民，是撤其藩籬也。宜令諸郡，選才幹衆所推服、能糾衆遷徙者，願之河南或晋安、河中及諸險隘，量給之食，授以曠土，盡力耕稼。置僑治之官，以撫循之。擇其壯者，教之戰陣。敕晋安、河中守臣檄石、嵐、汾、霍之兵，以謀恢復，莫大之便。"兵部尚書烏林荅與等二十一人曰："河朔諸州，親民掌兵之職，擇土人嘗居官、有材略者授之，急則走險，無事則耕種。"宣徽使移剌光祖等三人曰："度太原之勢，雖暫失之，頃亦可復。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克復一道，即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捍州郡，即以長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復業。"提點尚食局石抹穆請以高爵募民，大概同光祖議。宰臣欲置公府，宣宗意未决，御史中丞完顔伯嘉曰："宋人以虚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地。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亦何惜焉。"宣宗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

張柔攻殺了賈瑀。道潤死後，靖安民代領他的兵馬，在這以後宣宗就進行了分封。

先前，在貞祐四年，右司諫术術甲直敦請在河朔地區進行分封，宣宗令尚書省討論，後來這事擱置一邊，没能施行。興定三年，因太原失守，河北州縣不能自立，宣宗令百官商討長久有利的辦法。翰林學士承旨徒單鎬等十六人認爲"把握軍事有三種情况，一是戰，二是和，三是守。眼下打算戰却兵力不足，打算和而對方又不答應，那就衹有守了。河朔地區的州郡既已殘破，不可以一概防守，應把願意遷徙的人聚集起來屯守河南、陜西，不願遷的人允許他們各自推舉首領，聚集在險要之地保守。"刑部侍郎奧屯胡撒合等三人説："河北與河南的形勢是相輔相成的，蒲州、解州對陜西來説是門户要地，把河北、蒲州、解州的民衆都遷走，這就是拆除河南、陜西的屏障。應令各郡選擇有才幹受人推重、能招集民衆遷移的人，願到河南或晋安、河中及各險要地的，就酌情給予糧食，授予荒地，盡力耕種。又在遷居地設置臨時官府，以便管理安撫。并選擇移民中身强力壯的人，教習戰事。令晋安、河中的守臣調集石州、嵐州、汾州、霍州的兵馬，以圖收復失地，這是最適宜的方案。"兵部尚書烏林荅與等二十一人説："河朔各州的軍政職務，選擇本地曾做官、有才智的人授予，情况緊急時帶民入險關，無戰事時就耕種。"宣徽使移剌光祖等三人説："分析太原的形勢，雖然暫時失守，不久也可收復。應招求有威望、能服衆的本地人，暫時授予主宰一方的大權。能收復一道的，就授予本道總管職位。能捍衛州郡的，就任命爲本州郡的長官和僚屬。這樣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恢復生産。"提點尚食局石抹穆請用高級爵位募民，大致和光祖的意見相同。宰相打算建置公府，宣宗没拿定主意，御史中丞完顔伯嘉説："宋人用虚名招得李全，於是就得到山東實地。衹要能統率民衆守衛國土，就算給予三公高位又有什麽捨不得呢。"宣宗説："往後亂事平定，公府不是就太多了嗎？"伯嘉説："如果

者?"宣宗意乃决。

亂事平定，派三公到重鎮有什麽不可呢?"宣宗這纔下定决心。

四年二月，封滄州經略使王福爲滄海公，河間路招撫使移剌衆家奴爲河間公，真定經略使武仙爲恒山公，中都東路經略使張甫爲高陽公，中都西路經略使靖安民爲易水公，遼州從宜郭文振爲晋陽公，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爲平陽公，昭義軍節度使完顏開爲上黨公，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爲東莒公。九公皆兼宣撫使，階銀青榮禄大夫，賜號"宣力忠臣"，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斂賦税，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仍賜詔曰:"乃者邊防不守，河朔失寧，卿等自總戎昭，備殫忠力，若能自效，朕復何憂。宜膺茅土之封，復賜忠臣之號。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

興定四年二月，封滄州經略使王福爲滄海公，河間路招撫使移剌衆家奴爲河間公，真定經略使武仙爲恒山公，中都東路經略使張甫爲高陽公，中都西路經略使靖安民爲易水公，遼州從宜郭文振爲晋陽公，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爲平陽公，昭義軍節度使完顏開爲上黨公，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爲東莒公。九公都兼宣撫使，官階爲銀青榮禄大夫，賜給"宣力忠臣"稱號，統率本路兵馬，有關任命官吏、徵收賦税、賞罰號令，都可以根據情况自行裁處。宣宗還下令説:"前期邊防失守，河朔不安，你們各自統率部伍，竭力盡忠，你們能主動立功，我還有什麽擔憂。你們應該得公侯封地，我再授予忠臣名號。除已經劃分你們管轄的州縣外，如有能收復附近州縣的，也允許作爲屬地。"

王福

王福，本河北義軍，積戰功累遷同知横海軍節度使事、滄州經略副使。

王福，原是河北義軍，積戰功累升同知横海軍節度使事、滄州經略副使。

興定元年，福遣提控張聚、王進復濱、棣二州，以聚攝棣州防禦使，進攝濱州刺史。久之，福與聚有隙，聚以棣州附於益都張林。

興定元年，王福派提控張聚、王進收復濱、棣兩州，任張聚攝棣州防禦使，王進攝濱州刺史。過了較長時間，王福和張聚發生矛盾，張聚就以棣州依附益都張林。

興定三年九月，福上言:"滄州東濱滄海，西連真定，北備大兵，可謂要地。乞選重臣爲經略使，得便宜從事，以鎮撫軍民。"朝廷以福初率義兵復滄州，招集殘民，今有衆萬餘，器甲完具，自雄一方;與益都張林、棣州張聚皆爲鄰境;今利津已不守，遼東道路艱阻;且其意本欲自爲使，但托詞耳。因而授之，使招集濱、棣之人，通遼東音問;今若不許，宋人或以大軍迫脅，或以官爵招之，將貽後悔。宣宗以爲然，乃以福

興定三年九月，王福上奏説:"滄州東臨茫茫大海，西連真定，北方防範蒙古軍，可説是戰略要地。請選派大臣任經略使，允許根據情况自行决事，以便統率和安撫軍民。"朝廷中人認爲，王福先前率義兵收復滄州，招集剩餘的民衆，現在有人馬一萬多人，器械甲胄完備，稱霸一方;與益都張林、棣州張聚都是近鄰;今利津已失守，通往遼東的道路很艱難險阻;并且王福的本意就是想自任經略使，上奏所説的話衹是藉口而已。可以同意他的請求授予經略使，令他招集濱州、棣州的人，溝通遼東的聯係;今若不同意，宋人或者用大軍威脅，或者用官爵招誘，將造成

爲本州經略使，仍令自擇副使。會福有戰功，遷遥授同知東平府事、權元帥右都監，經略節度如故。興定四年，封爲滄海公，以清、滄、觀州，鹽山、無棣、樂陵、東光、寧津、吴橋、將陵、阜城、蓨縣隸焉。

後患。宣宗認爲不錯，就任命王福爲本州經略使，并讓他自己選擇副使。後逢王福又立戰功，升遥授同知東平府事、權元帥右都監，前任經略使、節度使不變。興定四年，封王福爲滄海公，劃分清州、滄州、觀州和鹽山、無棣、樂陵、東光、寧津、吴橋、將陵、阜城、蓨縣等縣作爲他的管轄範圍。

四月，紅襖賊李二太尉寇樂陵，棣州張聚來攻，福皆擊却之。李二復寇鹽山，經略副使張文與戰，李二大敗，擒其統制二人，斬首二千級，獲馬三十匹。七月，宋人與紅襖賊入河北，福嬰城固守。益都張林、棣州張聚日來攻掠，滄州危蹙，福將南奔，爲衆所止，遂納款於張林。東平元帥府請討福，乞益河南步卒七千、騎兵五百，滑、濬、衛州資助芻糧，先定賞格以待有功。朝廷以防秋在近，河南兵不可往，東平兵少不能獨成功，待至來年春，使東平帥府與高陽公并力討之，乃止。

四月，紅襖賊李二太尉侵犯樂陵，棣州張聚來進攻，王福把他們都擊退了。李二又侵犯鹽山，經略副使張文應戰，李二大敗，活捉了他的兩名統制官，殺死兩千人，繳獲馬三十匹。七月，宋人與紅襖賊進入河北，王福憑藉環繞的城池固守。益都張林、棣州張聚每天來進攻，滄州十分危迫，王福準備投奔南方，被衆人制止，於是就向張林投誠。東平元帥府請求討伐王福，要求增加河南步兵七千、騎兵五百，滑、濬、衛三州資助糧食草料，先立定酬賞標準，準備獎勵有功人員。朝廷因重點防範北兵侵犯的秋季就要到了，河南兵不可前往，東平兵少不能獨成大功，等到明年春季，讓東平帥府與高陽公并力討伐，於是這事就作罷了。

移剌衆家奴

移剌衆家奴，積戰功，累官河間路招撫使，遥授開州刺史，權元帥右都監，賜姓完顔氏。興定四年，與張甫俱封。衆家奴封河間公，以獻、蠡、安、深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强、饒陽、六家莊、郎山寨隸焉。

興定末，所部州縣皆不可守。元光元年，移屯信安，本張甫境内。張甫因奏："信安本臣北境，地當衝要，乞權改爲府以重之。"詔改信安爲鎮安府。是歲，與甫合兵，復取河間府及安、蠡、獻三州，與張甫皆遷金紫光禄大夫。二年，衆家奴及張甫同保鎮安，各當一面，别遣總領提控孫汝楫、楊壽、提控袁德、李成分保外垣，遂全鎮安。

未幾，衆家奴奏："鎮安距迎樂

移剌衆家奴，積累戰功，官升至河間路招撫使，遥授開州刺史，權元帥右都監，賜姓完顔。興定四年，他同張甫一起受封。衆家奴封河間公，把獻州、蠡州、安州、深州以及河間、肅寧、安平、武强、饒陽、六家莊、郎山寨等地作爲他的管轄範圍。

興定末年，他所轄的州縣都不能堅守。元光元年，移駐信安，原是張甫所轄的範圍内。張甫於是上奏説："信安本是我所轄的北部邊境，地處往來要道，請暫改爲府以提高它的地位。"宣宗令改信安爲鎮安府。這年，衆家奴與張甫合兵，收復河間府及安、蠡、獻三州，兩人都升爲金紫光禄大夫。元光二年，衆家奴和張甫協力保衛鎮安，各負責一面，另遣總領提控孫汝楫、楊壽、提控袁德、李成分保外圍，於是保全了鎮安。

不久，衆家奴上奏説："鎮安距迎樂堌海口

堌海口二百餘里，實遼東往來之衝。高陽公甫有海船在鎮安西北，可募人直抵遼東，以通中外之意。若賞不重不足以使人，今擬應募者特遷忠顯校尉，授八品職，仍賞寶泉五千貫。如官職已至忠顯八品以上者，遷兩官、升職一等，回日再遷兩官、升職二等。"詔從之。

二百多里，的確是遼東往來的要道。高陽公張甫有海船在鎮安西北，可以招募人直達遼東，以便溝通中外的關係。如賞不重不足以令人樂意前往，現我初步考慮，應募的人特升忠顯校尉，授八品職級，并賞寶泉五千貫。如官職已達到忠顯八品以上的人，升兩官，升職一等，返回時再升兩官、升職二等。"宣宗下令批准。

武仙

武仙，威州人。或曰嘗為道士，時人以此呼之。貞祐二年，仙率鄉兵保威州西山，附者日衆，詔仙權威州刺史。興定元年，破石海于真定，宣差招撫使惟宏請加官賞，真授威州刺史，兼真定府治中，權知真定府事。遷洺州防禦使、兼同知真定府事，遥授河平軍節度使。興定四年，遷知真定府事，兼經略使，遥領中京留守，權元帥右都監。無何，封恒山公，以中山、真定府，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欒城、南宫縣隸焉。同時九府，財富兵强恒山最盛。

武仙，威州人。有人説他做過道士，當時的人就用"仙"稱呼他。貞祐二年，武仙率領鄉兵保守威州西山，歸附的人一天天增多，宣宗就令武仙權威州刺史。興定元年，武仙在真定擊敗石海，宣差招撫使惟宏請朝廷升官獎勵，於是正式任命爲威州刺史，兼真定府治中，暫時主持真定府事。後又升任洺州防禦使、兼同知真定府事，遥授河平軍節度使。興定四年，升任知真定府事，兼經略使，遥領中京留守，兼元帥右都監。不久，封恒山公，把中山府、真定府，沃、冀、威、鎮寧、平定五州以及抱犢寨，欒城、南宫縣等地劃作他的管轄範圍。在同時建置的九個公府中，無論財力兵力都數恒山公最强。

是歲，歸順于大元，副史天倪治真定。仙兄貴為安國軍節度使，史天祥擊之，貴亦歸順于大元。仙與史天倪俱治真定且六年，積不相能，懼天倪圖己，嘗欲南走。宣宗聞之，詔樞密院牒招之，仙得牒大喜，正大二年，仙賊殺史天倪，復以真定來降。大元大將笑乃解討仙，仙走。閲月，乘夜復入真定，笑乃解復擊之，仙乃奔汴京。

這年，武仙投降蒙古，輔助史天倪治理真定。武仙的哥哥武貴擔任安國軍節度使，史天祥進攻他，武貴也就投降蒙古。武仙和史天倪一起治理真定將近六年，長期不和，擔心遭天倪謀算，曾想投奔南方。宣宗得知消息，就令樞密院用公文招來他，武仙收到公文後很高興，正大二年，武仙殺害史天倪，又以真定來降。蒙古大將笑乃解討伐武仙，武仙逃走。過了一個多月，武仙趁夜再進真定，笑乃解再次進攻他，武仙於是奔往汴京。

五年，召見，哀宗使樞密判官白華導其禮儀，復封為恒山公，置府衛州。七年，仙圍上黨，已而大兵至，仙遁歸。未幾，衛州被圍，内外不通。詔平章政事合達、樞密副使蒲阿救之，徙仙兵屯胡嶺關，扼金州路。

正大五年，哀宗召見武仙，派樞密判官白華指導他有關禮節儀式，仍舊封他爲恒山公，在衛州建置公府。正大七年，武仙圍攻上黨，不久蒙古大部隊到達，武仙逃回。不久，衛州被圍困，内外隔絶。哀宗令平章政事合達、樞密副使蒲阿援救，調武仙的兵馬駐守胡嶺關，控制金州通道。

八年十一月，大元兵涉襄漢，合達、蒲阿駐鄧州，仙由荆子口會鄧州軍。天興元年正月丁酉，合達、蒲阿敗績於三峰山，仙從四十餘騎走密縣，趨御寨，都尉烏林荅胡土不納，幾爲追騎所得。乃舍騎，步登嵩山絶頂清凉寺，謂登封蘭若寨招撫使霍琢僧秀曰："我豈敢入汴京。一旦有急，縛我獻大國矣。"遂走南陽留山，收潰軍得十萬人，屯留山及威遠寨。立官府，聚糧食，修器仗，兵勢稍振。

三月，汴京被圍，哀宗以仙爲參知政事、樞密副使、河南行省，詔與鄧州行省思烈合兵入救。八月，至密縣東，遇大元大將速不解兵過之，仙即按軍眉山店，報思烈曰："阻澗結營待仙至俱進，不然敗矣。"思烈急欲至汴，不聽，行至京水，大兵乘之，不戰而潰。仙亦令其軍散走，期會留山。仙至留山，潰軍至者益衆。哀宗罷思烈爲中京留守，詔仙曰："思烈不知兵，向使從卿阻澗之策，豈有敗哉。軍務一以付卿，日夕以待，戮力一心以圖後舉。"十一月，遣刑部主事烏古論忽魯召仙，仙不欲行，乃上疏陳利害，請緩三月，生死入援。

初，思烈至鄧州，承制授宣差總領黄摑三合五朵山一帶行元帥府事、兼行六部尚書。及仙還留山，惡三合權盛，改爲征行元帥，屯比陽。三合怨仙奪其權，乃歸順于大元，大將速不解署三合守裕州。三合乃詐以書約仙取裕州，可以得志，仙信之。三合乃報大元大將，遣兵夾擊，敗仙于柳河，仙跳走聖朵寨。

初，沈丘尉曹政承制召兵西山，

正大八年十一月，蒙古軍渡過襄河、漢水，合達、蒲阿駐扎鄧州，武仙由荆子口前往會合鄧州部隊。天興元年正月丁酉，合達、蒲阿在三峰山戰敗，武仙帶着四十多名騎兵逃往密縣，投奔御軍營寨，都尉烏林荅胡土不讓進，武仙差點被追趕的騎兵捉住。於是他就捨掉坐騎，徒步登上嵩山絶頂的清凉寺，他對登封蘭若寨招撫使霍琢僧秀説："我哪敢進汴京，一旦遇到緊急情况，就會綁上我獻給蒙古人了。"於是他就逃到南陽留山，收羅潰散的兵士達十萬人，屯集在留山和威遠寨。武仙在這裏建置官府，儲備糧食，修製兵器，兵勢漸漸振作。

三月，汴京被圍，哀宗任命武仙爲參知政事、樞密副使、河南行省，令他與鄧州行省思烈合兵入援。八月，到達密縣東，正逢蒙古大將速不解的部隊從這裏通過，武仙立刻按兵不動，駐扎眉山店，并通知思烈説："依澗水扎營，等我到達後一同前進，不然就會失敗。"思烈急於趕到汴京，不聽他的勸告，行進到京水，蒙古兵突然襲擊，思烈兵馬不戰自潰。武仙也令他的兵士四散逃走，相約在留山會合。武仙到了留山，敗軍前來會集的人數更多。哀宗把思烈降爲中京留守，命令武仙説："思烈不懂用兵，假如先前聽從你依澗扎營的策略，哪會戰敗呢。現把軍務全交給你處理，我不分晝夜地期待着你，希望你盡心盡力地策劃今後的行動。"十一月，哀宗派刑部主事烏古論忽魯召武仙前往，武仙不願出發，就上書陳述利害，請求延緩三個月，到時不顧生死都將入援。

先前，思烈來到鄧州，以皇帝的名義授任宣差總領黄摑三合爲五朵山一帶行元帥府事、兼行六部尚書。到武仙回到留山後，對三合權力太大感到不滿，就改任他爲征行元帥，屯守比陽。三合恨武仙剥奪他的權力，就投降蒙古，蒙古大將速不解委任三合守裕州。三合於是使用詭計，寫信約武仙攻取裕州，説能够成功，武仙相信了他的話。三合於是稟報蒙古大將，派兵夾攻，在柳河擊敗武仙，武仙倉惶逃到聖朵寨。

先前，沈丘縣尉曹政遵照皇帝的命令到西山

裕州防禦使李天祥不用命，政斬之以徇。仙至聖朵，謂政曰："何故擅誅吾將?"政曰："天祥違詔逗遛不行，政用便宜斬之。"仙怒曰："今日宣差來起軍，明日宣差來起軍，因此軍卒戰亡殆盡矣。自今選甚人來亦不聽，且教兒郎輩山中休息。"又曰："天祥果有罪，待我來處置，汝何人輒敢殺之。"政曰："參政柳河失利，不知存亡，天祥違詔，何為不殺。"仙大怒，叱左右奪政所佩銀牌，令總領楊全械繫之。會赦，猶囚之，及仙敗始得釋，與楊全俱降宋。

調兵，裕州防禦使李天祥不聽指揮，曹政就殺他示衆。武仙到了聖朵，就問曹政說："你爲什麼擅自殺我的將領?"曹政回答說："天祥違抗皇帝命令逗留不前，我用皇帝所授據情裁處的權力殺了他。"武仙氣憤地說："今天宣差來調兵馬，明天宣差又來調兵馬，我的士兵就這樣幾乎戰死光了。從今後派誰來都不聽，暫時叫子弟們到山中休息。"他又說："天祥就算有罪，等我回來處置，你是什麽人，竟敢隨意殺他。"曹政回答說："你在柳河失利，不知存亡，天祥違抗皇命，爲何不殺。"武仙十分憤怒，喝令左右奪下曹政佩帶的銀牌，又令總領楊全給他戴上刑具，關押起來。遇皇帝下大赦令，武仙還是囚禁不放，直到武仙最後失敗，曹政纔獲釋，就和楊全一起投降宋國。

是時，哀宗走歸德，遣翰林修撰魏璠間道召仙。行至裕州，會仙敗于柳河，璠矯詔招集潰軍以待仙，仙疑璠圖己。二年正月，仙閱兵，選鋒尚十萬，璠曰："主上旦夕西首望公，公不宜久留於此。"仙怒，幾殺璠。璠及忽魯剌還歸德，仙乃奏請誅璠，哀宗不聽，以璠為歸德元帥府經歷官。璠字邦彦，渾源人，貞祐二年進士云。

這時，哀宗逃往歸德，派翰林修撰魏璠抄小路前往召武仙。魏璠走到裕州，正當武仙在柳河戰敗，魏璠就假托皇帝命令招集散兵等候武仙，武仙懷疑魏璠算計自己。天興二年正月，武仙檢閱兵馬，前軍就有十萬，魏璠說："皇帝天天眼望西方盼你前去，你不應老停留在這裏。"武仙生氣，差點殺了魏璠。魏璠和忽魯剌回到歸德，武仙就上奏請殺魏璠，哀宗不同意，任命魏璠爲歸德元帥府經歷官。魏璠字邦彦，是渾源人，考中貞祐二年進士。

仙部將董祐有戰功，詔賜虎符，仙畏其逼己，久不與佩。祐憾之，乃結官奴欲殺仙，猶豫未敢發。近侍局使完顏四和有謀敢斷，嘗徵兵鄧州，圉牧使移剌呆合有異志，四和以計誅之。祐使謂四和曰："仙終不肯入援，祐等位卑，力不能誅，惟君為國家圖之。"四和曰："已殺呆合，復殺武仙，他日使者來，人誰肯信。"不從。仙知祐嘗有此謀，使祐使河北，其後竟殺之。

武仙的部將董祐有戰功，哀宗令授予虎符，武仙擔心他的權勢迫近自己，拖了很長時間都不授予他佩帶。董祐怨恨他，就勾結官奴打算殺武仙，但又猶豫不决，没敢行動。近侍局使完顏四和有智謀，敢決斷，曾到鄧州調兵，圉牧使移剌呆合有二心，四和就設計殺了他。董祐派人對四和說："武仙始終不肯入援，我們地位低下，無力除掉他，希望你爲國家着想殺掉他。"四和說："我已殺了呆合，再殺武仙，今後朝廷使者來，誰能相信我。"於是没有答應。武仙得知董祐曾有殺自己的意圖，就派他出使河北，最終還是殺了他。

三月，仙以聖朵軍食不足，徙軍鄧州，仰給于鄧州總帥移剌瑗。鄧州

三月，武仙因聖朵的軍糧不足，就把部隊轉移到鄧州，仰仗鄧州總帥移剌瑗供給。鄧州倉中

倉廩亦乏，乃分軍新野、順陽、淅川就食民家。遣講議官朱槩、劉琢往襄陽，借糧于宋制置使史嵩之。琢、槩持兩端，畏留，乃以情告史嵩之曰："仙兵勢不復振矣。"且曰："名爲借糧，實欲納款，待將軍一諾耳。"嵩之以爲實然，遣田俊持書報仙。四月，仙遣大理少卿張伯直取糧于襄陽，屯軍小江口以待之。嵩之聞張伯直至大喜，謂仙送款矣，發書乃謝狀也，大怒，留伯直不遣。

儲糧也不多，於是就分遣兵士到新野、順陽、淅川百姓的家中求食。又派講議官朱槩、劉琢前往襄陽，向宋國的制置使史嵩之借糧。劉琢、朱槩對雙方都不得罪，害怕被扣留，就把情況告訴史嵩之說："武仙的兵勢再也不能振作了。"又說："武仙名爲借糧，實際上是想投誠，就等你的許諾了。"史嵩之信以爲真，派田俊帶書信回報武仙。四月，武仙派大理少卿張伯直到襄陽取運糧食，在小江口駐兵等候。史嵩之聽説張伯直到，十分高興，以爲武仙歸順了，打開書信纔知是一封道謝的書札，非常惱怒，就扣留伯直不放。

仙自順陽入鄧州，移剌瑗畏逼，以女女仙，仙不疑納之，乃還順陽。鄧州糧盡，瑗終疑仙。五月，瑗舉城降宋。嵩之益知仙軍虛實，使孟珙率兵五千襲仙軍于順陽。是時，仙令士卒刈麥供軍，未至二里許始覺，仙率帳下百餘人迎擊之，孟珙不敢前。俄頃，軍士稍集，有五六百人，大敗珙兵。珙與數百人脱走，生擒其統制、統領數十人，獲馬千餘。至是，槩、琢妄謂將納款于嵩之之語泄矣，仙皆誅之。

武仙從順陽進了鄧州，移剌瑗害怕武仙逼迫，就把女兒嫁給他，武仙没懷疑有其他緣故，就迎娶了，隨後回到順陽。鄧州糧食耗盡，移剌瑗始終擔憂武仙逼迫。五月，移剌瑗獻鄧州城向宋投降。史嵩之更加清楚武仙軍的虛實，派孟珙率兵五千到順陽襲擊武仙兵馬。當時，武仙正令士兵收割小麥充軍糧，在孟珙兵馬祗差兩里左右就趕到時纔發覺，武仙率手下一百多人迎擊，孟珙不敢前進。不一會兒，兵士稍稍會集，有五六百人，大敗孟珙兵馬。孟珙與數百人逃走，活捉了他手下的統制、統領數十人，繳獲戰馬一千多匹。到這時，朱槩、劉琢胡説將向史嵩之投誠的話泄露了，武仙就把他們一起殺掉。

移剌瑗本名粘合，字廷玉，世襲契丹猛安，累功鄧州便宜總帥。既至襄陽，使更姓名，稱歸正人劉介，具將校禮謁制置使。瑗大悔恨，明年三月，疽發背死。

移剌瑗本名粘合，字廷玉，世襲契丹猛安，積功升遷到鄧州便宜總帥。他到了襄陽後，宋人要他改名换姓，稱作歸正人劉介，用將校對主帥的禮節參見制置使。移剌瑗悔恨萬分，第二年三月，背發惡瘡而死。

孟珙雖敗而去，仙懼宋兵復來，七月，徙淅川之石穴。是時，哀宗在蔡州，遣近侍兀顏責仙赴難，詔曰："朕平日未嘗負卿，國家危難至此，忍擁兵自恃，坐待滅亡邪?"將士聞之，相視哽咽，皆願赴難與國同生死。仙懼衆心有變，乃殺馬牛，與將士三千人歃血盟誓，不負國家，衆乃大喜。

孟珙雖然已戰敗逃離，武仙擔心宋兵再來，七月，轉移到淅川的石穴。這時，哀宗在蔡州，派近侍兀顏責令武仙發兵前往，拯救國難，哀宗的命令説："我往常没有一點對不起你的地方，現在國家危急困苦到這種地步，你忍心擁兵自保，坐等國家滅亡嗎?"將士聽了之後，相對抽泣，都願前往救難與國家共存亡。武仙害怕將士變心作亂，就殺牛馬，與將士三千人刺血誓約，保證不辜負國家，衆人這纔高興萬分。

無何，仙復謂衆曰："蔡州道梗，

不久，武仙又對衆人説："蔡州道路梗塞，

吾兵食少，恐不能到。且蔡不可堅守，縱到亦無益。近遣人覘視宋金州，百姓據山爲栅極險固，廣袤百里，積糧約三百萬石。今與汝曹共圖之，可不勞而下，留老弱守此寨以爲根本，然後選勁勇趨蔡，迎上西幸未晚也。”衆未及應，即令戒行李。取淅川溯流而上，山路險阻，霖雨旬日水湍悍，老幼溺死者不可勝數，糧食絶，軍士亡者八九。

我們的兵糧少，恐怕到不了。况且蔡州不能堅守，就算到達也没什麽作用。近來我派人偵察宋國的金州，百姓占據山谷，設置栅欄，十分險要堅固，方圓百里，積糧約三百萬石。現在我和你們一起去奪取，可以不費力就攻下，到時留下老弱人守這山寨作根據地，然後選派强健勇敢的人奔赴蔡州，把皇上迎到西邊來，這也爲時不晚。”衆人還没來得及表態，武仙就下令準備行李。他們取道淅川，沿河而上，山路險阻，大雨不停地下了十多天，河水湍急洶涌，老幼落水淹死的難以數計，糧食也吃光了，兵士逃走的十有八九。

仙計無所出，八月，乃由荆子口東還，自内鄉將入聖朵寨，至峽石左右八疊秋林，聞總領楊全已降宋，留秋林十日乃遷大和。九月，至黑谷泊，進退失據，遂謀北走，行部尚書盧芝、侍郎石玠不從。

武仙想不出辦法，八月，就由荆子口向東返回，到達内鄉後，又準備由這裏進入聖朵寨，走到峽石附近的八疊秋林，得知總領楊全已經向宋投降，在秋林逗留十天後纔遷往大和。九月，到達黑谷泊，進退都無保障，於是武仙就計劃投奔北方，行部尚書盧芝、侍郎石玠不同意。

芝字庭瑞，河東人，任子補官，以西安軍節度使行尚書。玠字子堅，河中人，崇慶二年進士，以汝州防禦使行侍郎。二人相與謀曰：“吾等知仙不恤國家久矣。諫之不從，去之未可，事至今日，正欠蔡州一死耳。假若不得到蔡州，死於道中猶勝死於仙也。”既去，仙始覺，追玠殺之。芝走至南陽，爲土賊所害。

盧芝字庭瑞，是河東人，因父任而補任官職，這時以西安軍節度使的頭銜任行尚書。石玠字子堅，是河中人，考中崇慶二年進士，這時以汝州防禦使的頭銜任行侍郎。二人一起商議説：“我們知道武仙不關心國家是很久的了。勸他他不聽，脱離他又不可能，事到今天，就差没能死在蔡州了。假如不能到達蔡州，死在路上也勝過死在武仙手裏。”二人離去後，武仙纔發覺，追上石玠并殺掉。盧芝逃跑到南陽，被當地賊徒殺害。

甲午，蔡州破。糧且盡，將士大怨，皆散去。仙無所歸，乃從十八人北渡河，又亡五人。五月，趨澤州，爲澤之戍兵所殺。

甲午，蔡州被攻破。武仙的軍糧將耗光，將士怨恨萬分，都紛紛逃去。武仙無處可歸，就帶着十八人往北渡過黄河，途中又跑了五人。五月，武仙奔向澤州，被澤州的守兵殺死。

張甫

張甫，賜姓完顔氏。初歸順大元，涿州刺史李瘸驢招之，興定元年正月，甫與張進俱來降。東平行省蒙古綱承制除甫中都路經略使，進經略副使。二年，苗道潤死，河北行省侯摯承制以李瘸驢權道潤中都路經略使，甫與張柔爲副。頃之，苗道潤

張甫，賜姓完顔。他先前投降蒙古，涿州刺史李瘸驢招降他，興定元年正月，張甫就和張進一起來降。東平行省蒙古綱遵照皇帝的命令任張甫爲中都路經略使，張進爲經略副使。興定二年，苗道潤死，河北行省侯摯遵照皇帝命令以李瘸驢代理道潤的中都路經略使職務，張甫與張柔爲副使。不久，苗道潤的屬下請用靖安民頂替道

之衆請以靖安民代道潤。是時，張柔、安民實分掌道潤部衆，朝廷乃以瘸驢為中都東路經略使，自雄、霸以東皆隸之。

潤。這時，張柔、靖安民事實上分掌道潤的部衆，朝廷就任李瘸驢爲中都東路經略使，自雄州、霸州以東地區都歸他管轄。

甫、進與永定軍節度使賈仝不協，以兵相攻，奪據仝地，取仝馬以遺經略使李瘸驢，瘸驢受之。朝廷怪瘸驢不能和輯州府，乃有向背，召瘸驢別與官職。詔東平蒙古綱講睦甫與賈仝。綱遣同知安武軍王郁、博野令高常住往平之，輒留瘸驢不遣，因奏曰："張甫本受瘸驢招降，情意厚善，今遣郁先與瘸驢議所以平之者然後可。況甫等不識禮義之人，瘸驢就徵則皆自疑，恐生他變，故不避專擅之罪。"詔從綱奏。未幾，賈仝復以兵捕甫部民，殺甫參議官邢理，甫率兵攻之，賈仝敗走，遂自縊死。甫請符印以安輯部衆，詔與之。

張甫、張進二人與永定軍節度使賈仝不和，就率兵進攻，强占了賈仝的轄地，奪取賈仝的馬送給經略使李瘸驢，瘸驢收下了。朝廷責備瘸驢不能融洽各州府的關係，竟然偏袒一方，召他回朝改任官職。令東平蒙古綱勸和張甫與賈仝。蒙古綱派同知安武軍王郁、博野縣令高常住前去平息糾紛，擅自留下瘸驢，不送朝廷，隨後上奏説："張甫原是接受瘸驢招降的人，關係親密，情意深厚，現派王郁先同瘸驢商討和解的辦法，然後纔便於行動。況且張甫等是不知禮義的人，瘸驢遵命入朝，他們就會各自猜疑，恐怕要發生其他變故，所以我不敢逃避擅作主張的罪名。"宣宗采納了蒙古綱的意見。不久，賈仝又派兵抓獲張甫轄境的民衆，殺死張甫的參議官邢理，張甫率兵進攻，賈仝戰敗逃走，後上吊自殺。張甫請求授予兵符官印，以便招集安撫賈仝的部衆，宣宗下令授給。

無何，李瘸驢歸順大元。甫為中都東路經略使、遥授同知彰德府事、權元帥右都監。三年，張進為中都南路經略使。甫奏：真定兵衝，乞遣重臣與恒山公武仙并力守之。不報。及真定不守，甫復奏："權元帥右都監柴茂保冀州水寨，孤立無援，若不益兵，非臣之所知也。"

不久，李瘸驢投降蒙古。張甫任中都東路經略使、遥授同知彰德府事、兼元帥右都監。興定三年，張進任中都南路經略使。張甫上奏説：真定是兵馬往來的要道，請派大臣和恒山公武仙合力固守。宣宗没有表態。當真定失守，張甫又上奏説："權元帥右都監柴茂保守冀州水寨，孤立無援，如不增派兵馬，後果不是我所能設想的。"

四年，甫封高陽公，以雄、莫、霸州，高陽、信安、文安、大城、保定、静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隸焉。元光元年，移剌衆家奴不能守河間，甫居之信安。是歲，以功進金紫光禄大夫，始賜姓完顔。二年二月，張進亦遷元帥左監軍，賜姓完顏。

興定四年，張甫被封爲高陽公，把雄州、莫州、霸州以及高陽、信安、文安、大城、保定、静海、寶坻、武清、安次縣劃作他的管轄範圍。元光元年，移剌衆家奴不能固守河間，張甫把他安置在信安。這年，張甫因功升爲金紫光禄大夫，并在這時賜姓完顔。元光二年二月，張進也升任元帥左監軍，賜姓完顔。

靖安民

靖安民，德興府永興縣人。貞祐初，充義軍，歷謀克、千户、總

靖安民，德興府永興縣人。他在貞祐初年參加義軍，歷任謀克、千户、總領、萬户、都

領、萬户、都統，皆隸苗道潤麾下。以功遥授定安縣令，遷涿州刺史，遥授順天軍節度使，充提控。興定元年，遥授安武軍節度使。

興定二年，遷知德興府事、中都路總領招撫使。是歲，苗道潤死，安民代領其衆，行省承制以涿州刺史李瘸驢權中都路經略使。三年，詔瘸驢自雄、霸以東爲中都東路經略使，自易州以西安民爲中都西路經略使，西山義軍屯壘諸招撫皆隸焉。

四年，遥授知德興府事，權元帥左監軍，行中都西路元帥府事。三月，安民上書曰："苗道潤撫定州縣五十餘城，其功甚大。西京路經略使劉鐸嫉其功，反間賈瑀、李琛與道潤不協，轉相攻伐，竟以陰謀殺道潤。鐸令所部劉智元等掠鎮撫孫資孫、招撫楊德勝家人二十餘口，錮之山寨。若鐸常居此，恐致敗事。"劉鐸亦遣副使劉璋詣南京自訴，且言："安民侵入飛狐之境，冒濫封拜，誘惑人心，强抑總領馮通等輸銀粟。索飛狐總領王彦暉，彈壓劉智元、杜貴，欲充偏裨。彦暉等拒之，輒殺貴而杖智元，竟驅彦暉而去。"又言："經略職卑，以致從宜李栢山等日謀見害，乞許罷去。"廷議，劉鐸本行招誘逋亡，今乃與安民互相論列以起争端。苗道潤死，安民實代領其衆，彦暉等軍本隸道潤，當聽安民節制。乃召鐸還。頃之，封易水公，以涿、易、安肅、保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礬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攡谷、東安寨隸焉。十月，安民出兵至礬山，復取檜車寨。

大元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提控馬豹等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衆議欲降以保妻

統，一直都是苗道潤的部屬。因功遥授安定縣令，升涿州刺史，遥授順天軍節度使，充任提控。興定元年，遥授安武軍節度使。

興定二年，升知德興府事、中都路總領招撫使。這年，苗道潤死，安民代領他的舊部，行省遵照皇帝命令委任涿州刺史李瘸驢兼中都路經略使。興定三年，宣宗下令，以雄州、霸州以東地區爲中都東路，由李瘸驢任經略使，自易州以西地區爲中都西路，由靖安民任經略使，西山義軍營壘的各招撫使都隸屬他。

興定四年，遥授知德興府事，兼元帥左監軍，代理中都西路元帥府事。三月，靖安民上書説："苗道潤安定州縣五十多座城池，他的功勞很大。西京路經略使劉鐸嫉妒他的功勞，離間賈瑀、李琛和道潤的關係，造成他們的不和，相互攻殺，最後竟使詭計殺害道潤。劉鐸令手下劉智元等擄掠鎮撫孫資孫、招撫楊德勝的家眷二十多人，把他們監禁在山寨。假如劉鐸長期留在這裏，恐怕會帶來不好的後果。"劉鐸也派副使劉璋到南京自我申辯，并且説："靖安民侵入飛狐境内，胡亂封官授爵，誘惑人心，强迫總領馮通等繳納銀兩粟米。又索求飛狐總領王彦暉，用武力逼迫劉智元、杜貴，要他們作自己手下偏將。彦暉等人拒絶，安民就殺了杜貴并用杖刑責罰智元，最後竟驅趕彦暉離去。"他又説："經略使職位低，以致從宜李栢山等人常常想謀害我，請允許罷免他。"朝廷官員們的意見認爲，劉鐸本身的職責是招引逃亡的人，現在竟然和靖安民互相告狀，引起争端。苗道潤死後，靖安民事實上代領他的舊部，王彦暉等部原屬道潤，應當受安民節制。於是就把劉鐸召回朝廷。不久，封安民爲易水公，把涿州、易州、安肅州、保州以及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礬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攡谷、東安寨等地劃作他的管轄範圍。十月，安民出兵抵達礬山，又攻取檜車寨。

蒙古軍圍攻安民所居的山寨，守寨提控馬豹等劫持安民的妻兒以及寨中年老體弱的人出寨投降，安民軍中得知這一消息，驚惶失措，大家商

子，安民及經歷官郝端不肯從，遂遇害。詔贈金紫光禄大夫。

郭文振

郭文振字拯之，太原人。承安二年進士，累官遼州刺史。貞祐四年，昭義節度使必蘭阿魯帶請升遼州為節鎮，廷議遼州城郭人户不稱節鎮，而文振有功當遷，乃以本官充宣差從宜都提控。興定元年，詔文振接應苗道潤，恢復中都，會道潤與賈仝相攻而止。

文振治遼州，深得衆心。興定三年，遷遥授中都副留守，權元帥左都監，行河東北路元帥府事，刺史、從宜如故。文振招降太原東山二百餘村，遷老幼于山寨，得壯士七千，分駐營柵，防護秋穫。文振奏："若秋高無兵，直取太原，河東可復。"優詔許之。十月，權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事，與張開合堅、臺州兵復取太原。四年，詔升樂平縣為臯州，壽陽縣西張寨為晋州，從文振之請也。

文振上疏曰："揚子雲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有天下者審所御而已。河朔自用兵之後，郡邑蕭然，并無官長，武夫悍卒因緣而起以為得志，僭越名位，瓜分角競以相侵攘，雖有内除之官亦不得領其職，所為不法，可勝言哉？乞行帥府，擅請便宜，妄自誇張以尊大其權，包藏之心蓋可知也。朝廷因而撫之，假權傳授，至與各路帥府力侔勢均，不相統屬。陝西行省總為節制，相去遼遠，道路梗塞，卒難聞知。故飛揚跋扈無所畏憚，鄰道相望莫敢誰何。自平陽城破以來，河北不置行省，朝廷信臣不復往來布揚聲教，但令曳刺行報而

議，打算投降，保全妻室兒女，安民和經歷官郝端都不肯答應，於是就被殺害。朝廷追贈他爲金紫光禄大夫。

郭文振字拯之，是太原人。他考中章宗承安二年進士，屢經升遷到遼州刺史。貞祐四年，昭義節度使必蘭阿魯帶請升遼州爲節度使級軍鎮，朝廷商議的結果認爲，遼州的城郭規模和人口數目都和節度使軍鎮不相稱，但文振有功應升官，於是就以原來的官職充當宣差從宜都提控。興定元年，宣宗令文振接應苗道潤，收復中都，碰上道潤和賈仝互相攻殺，這事就作罷了。

文振治理遼州，深得人心。興定三年，升遥授中都副留守，兼元帥左都監，代理河東北路元帥府事，原任刺史、從宜不變。文振招降了太原東山的二百多個村落，把老幼遷移到山寨，徵得壯士七千名，分駐各營寨，保衛秋收。文振上奏説："如到深秋無兵來犯，我就直攻太原，河東地區能够收復。"宣宗以言詞美好的詔令表示同意。十月，文振兼元帥右都監、代理元帥府事，與張開一起會合堅州、臺州兵馬收復太原。興定四年，宣宗下令把樂平縣升爲臯州，壽陽縣西張寨升爲晋州，這是根據文振的請求施行的。

文振上奏書説："揚雄曾説過這樣的話，'統治有方，那麽天下狡猾奸詐的人都可差使；統治無方，那麽天下狡猾奸詐的人都會成爲仇敵'。治理天下的人衹要仔細審察統治的方法就行了。河朔地區自從戰事發生以後，郡縣蕭條冷落，全無官長治理，一些驕横的兵將趁機行動，認爲是飛黄騰達的時刻到了，他們不安本分，謀取高位，像鬥角切瓜似地爭搶勢力範圍，以致相互排擠攻殺，雖有朝廷任命的官員也不能上任行使職權，他們的非法行爲，是言語能説盡的嗎？他們要求行帥府事，任意求取自便行事權力，狂妄地自我吹嘘，以求增重自己的職權，他們的内心由此可知。朝廷按現狀進行安撫，或假官，或權官，或傅官，或授以職權官位，甚至和各路帥府實力均衡，權勢相當，不受帥府節制。陝西行省總管這一地區，但相隔遥遠，道路梗塞，終究難

已。所司勞以酒食，悦以貨財，借其聲譽共欺朝廷。奸倖既行，遂至驕恣，變故之生何所不有，此臣所以夙夜痛心而爲之憂懼也。乞分遣公廉之官遍詣訪察，庶知所在利害之實。伏見澤、潞等處芻糧猶廣，人民猶衆，地多險阻，乞選重臣復置行省，皆聽節制，上下相維可臂指使之，則國勢日重，奸惡不萌矣。”是時，澤、潞已詔張開規劃，不能盡用文振之言，但令南京兵馬使术甲賽也行帥府於懷、孟而已。是歲，封晉陽公，河東北路皆隸焉。

於覺察。所以他們專横跋扈，没有任何顧忌，附近地區的人眼看着也不敢追究。自從平陽城失守以來，河北不置行省，朝廷使臣再也不往來宣傳教育，衹令簽名畫押呈報公文而已。有關部門用酒食慰勞使者，送財貨討好使者，藉使者的聲譽共同欺騙朝廷。奸邪的手段得逞後，於是就專横跋扈，爲所欲爲，什麽變故不能發生呢。這就是我日夜痛心并擔憂恐懼的事情。請分派廉潔奉公的官員到各地察訪，可以瞭解到各地利弊的真實情况。我觀察到澤州、潞州等地糧食草料儲集還多，人口還不少，許多地方形勢險要，請選派有威望的大臣重新設置行省，各部都受行省節制，這樣上下相連，可如手臂帶動指頭似的指揮，那麽國家的威勢就會一天天地增重，奸詐邪惡的人就不敢妄動了。”這時，澤州、潞州已令張開規劃，不能全照文振的意見辦，衹令南京兵馬使术甲賽也行帥府於懷州、孟州。這年，封文振爲晉陽公，河東北路都隸屬他。

文振奏：“孟州每以豪猾不逞之人攝行州事，朝廷重於更代，就令主之。去年，伯德和攝刺史，提控伯德安殺之，奪其職。河東行省以陳景璠代安，安内不能平，因誣告景璠死罪，朝廷未及按問，安輒逐之。恥受臣節制，宣言于衆，待道路稍通當隸恒山公節制。今真定已不守，安猶向慕不已。臣徵兵諸郡，安輒詭辭不遣。臣若興師，是自生一敵，非國家之便也。聞安有女，臣輒違律令爲侄孫述娶之，安遂見許。臣非願與安爲姻，爲公家計，屑就之耳。自結親以來，安頗循率以從王事。法不當娶而輒娶之，敢以此罪爲請。”宣宗嘉其意，遣近臣慰諭之。

文振上奏説：“孟州常用狡猾强横不守法紀的人攝行州事，朝廷不願輕易更替，就讓他們主持州事。去年，伯德和攝刺史，提控伯德安殺了他，奪了他的職位。河東行省派陳景璠换下伯德安，伯德安内心不服氣，就誣告景璠犯了死罪，朝廷還没來得及察問，伯德安就趕走了他。伯德安把受我節制看作耻辱，當衆宣稱，等道路稍通時定去受恒山公節制。現真定已失守，伯德安依然不改敬仰歸往的心意。我調發各郡兵馬，伯德安總是找藉口不發兵。我如果興兵問罪，是在内部自樹一敵，對國家不利，聽説伯德安有女兒，我擅自違背法令替侄孫郭述娶作妻子，伯德安也就答應了。我并非樂意和伯德安結爲姻親，衹是爲公家着想，有意親近他罷了。自從結親以來，伯德安稍微能循規蹈矩地爲國家辦事。按法令我不當娶他女兒却擅自娶了，因此冒昧地向朝廷請罪。”宣宗贊許他的用心，派近臣前往慰問。

文振復奏：“武仙所統境土甚大，雖與林州元帥府共招撫之，乞更選本土州縣官，重其職任，同與安集，可使還定。”宣宗用其策。

文振又上奏説：“武仙管轄的境地很廣，雖然和林州元帥府共同招集安撫，請更選本地州縣官，加重他們的職責任務，一同進行安集，可以使他們收復平定故土。”宣宗采納了他的策略。

五年，文振奏："臣所統嵐、管、隩、石、寧化、保德諸州，境土闊遠，不能周知利害，恐誤軍國大計。伏見葭州刺史古里甲蒲察智勇過人，深悉河東事勢，乞令行元帥府事，或爲本路兵馬都總管，與臣分治。"詔文振就擇可者處之便地，仍受文振節制。

興定五年，文振上奏說："我所管轄的嵐、管、隩、石、寧化、保德等州，範圍廣大，不能完全瞭解各地的利弊，恐會耽誤軍國大計。據我所見，葭州刺史古里甲蒲察智勇過人，洞察河東的時事形勢，請任命他行元帥府事，或任本路兵馬都總管，和我一起分管這一地區。"宣宗令文振就地選擇勝任的人安排在適當的地方，仍受文振節制。

上黨公張開以厚賞誘文振將士，頗有亡歸者。詔分遼、潞粟賑太原饑民，張開不與。文振奏其事，詔遣使慰諭之。文振復申前請，以葭州刺史古里甲蒲察分治嵐、管以西諸州，制可，仍令防秋後再度其宜。文振請分上黨粟以贍太原，詔文振與張開計度。頃之，詔以石州隸晉陽公府。

上黨公張開用厚賞引誘文振的將士，跑去投奔的人真還不少。宣宗令調撥遼州、潞州的小米賑救太原飢民，張開不給。文振奏報了這事，宣宗派遣使者前往慰問。文振重申前請，以葭州刺史古里甲蒲察分管嵐、管以西各州，宣宗下令同意，但命秋季戰備以後再籌劃有關事宜。文振請求調撥上黨的小米救濟太原，宣宗令文振與張開一起商量安排。不久，宣宗令石州隸屬晉陽公府。

元光元年，林州行元帥府惟良得罪召還，文振奏："近聞惟良召還，臣竊以爲不可。惟良在林州五歲，政尚寬厚，大得民心，今兹被召，軍民遮路泣留。其去未幾，巖尖之衆作亂，逐招撫使康瑭。乞遣惟良還林州爲便。"不許。

元光元年，林州行元帥府惟良因犯罪被召回朝廷，文振上奏說："最近聽說召惟良回朝，我私意認爲不當。惟良在林州五年，政務以寬厚爲本，深得民心，最近被召，軍民哭泣着攔路挽留。惟良離開後不久，巖尖的人作亂，趕走了招撫使康瑭。請派惟良回林州，這是有效的辦法。"朝廷没同意。

文振上書："乞遣前平章政事胥鼎行省河北，諸公府、帥府并聽節制，詔諭百姓使知不忘遺黎之意，然後以河南、陝西精鋭并力恢復。"不報。文振復奏："河朔百姓引領南望，臣再四請於樞府，但以會合府兵爲言。公府雖號分封，力實單弱，且不相統攝，所在被兵。朝廷不即遣兵復河北，人心將以爲舉河朔而棄之，甚非計也。"文振大抵欲起胥鼎爲行省，定河北，朝廷不能用。

文振上書說："請派遣前任平章政事胥鼎任河北行省，各個公府、帥府都受行省節制，皇上下令撫問百姓，使他們知道朝廷不忘故國遺民的心意，然後用河南、陝西的精鋭部隊合力收復失地。"朝廷没有答覆。文振又上奏說："河朔地區的百姓伸着脖子遥望南方，我反復向樞密院請求，都衹講會合各府兵力。公府雖說是朝廷分封，實際上力量單薄，并且互不管轄，各府境内都有戰事。朝廷如不即刻派兵收復河北，人們將認爲朝廷放棄整個河朔地區，簡直不是個辦法。"文振的主張大概是起用胥鼎任行省，平定河北，朝廷没有采納。

二年，詔文振應援史詠復河東。是歲，遼州不能守，徙其軍于孟州，以部將郝安等爲文振副，護沿山諸

元光二年，宣宗令文振應援史詠收復河東。這年，遼州堅守不住，把部隊轉移到孟州，任部將郝安等人作文振手下副將，擔任沿山各寨護

寨。文振辭公府，詔不許。頃之，文振部將汾州招撫使王遇與孟州防禦使納蘭謀古魯不相能，復徙衛州，然亦不可以為軍，迄正大間，寓于衛而已。

衛。文振請求辭去公府封號，朝廷不許。不久，文振的部將汾州招撫使王遇和孟州防禦使納蘭謀古魯不和，又遷移到衛州，但還是不能自成一軍，直到哀宗正大年間，衹是寄居衛州罷了。

胡天作

胡天作字景山，管州人。初以鄉兵守禦本州，累功少中大夫、管州刺史。興定二年，遥授同知太原府事，刺史如故。是歲，平陽失守，改同知平陽府事。

胡天作字景山，是管州人。他起初率鄉兵守禦本州，積功升少中大夫、管州刺史。興定二年，遥授同知太原府事，刺史職務不變。這年，平陽失守，改任同知平陽府事。

三年，復取平陽，天作言："汾、潞皆置帥府，平陽大鎮，今稍完復，所管州縣不下十萬户，復業者相繼不絶，其過汾、潞遠甚，宜一體置之。"是時，晉安、嵐州皆有帥府，乃以天作充便宜招撫使、權元帥左都監。四年，封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隸焉。天作請以晉安府之翼城縣為翼州，以垣曲、絳縣隸焉；置平水縣于汾河之西，朝廷皆從之。

興定三年，奪回平陽，天作上奏説："汾州、潞州都設置了元帥府，平陽是個大鎮，現逐漸恢復原貌，所管州縣人口不下十萬户，人們相繼不斷地恢復生産，它的地位大大超過汾州、潞州，應當同等對待，設置元帥府。"這時，晉安、嵐州都有元帥府，於是就以天作擔任便宜招撫使、兼元帥左都監。興定四年，封爲平陽公，把平陽府、晉安府，隰州、吉州劃作他的管轄範圍。天作請求以晉安府的翼城縣設置翼州，以垣曲、絳縣爲翼州屬縣；在汾河的西邊設置平水縣，朝廷都同意了。

初，軒成本隸程琢麾下，琢死，成率衆保隰州，以為同知隰州軍州事、兼提控軍馬。成增繕器甲，招納亡命，頗有他志。是時，隰州方用兵，未可制，天作請增置要害州縣，以分其勢。隰州之境蒲縣最居其衝，可改為州，隰川之仵城鎮可改為縣，選官守備。詔升蒲縣為蒲州，以大寧縣隸之，仵城鎮為仵城縣。天作守平陽凡四年，屢有功，詔録其子定哥為奉職。

先前，軒成本是程琢的屬下，程琢死後，軒成率領部衆保衛隰州，被任命爲同知隰州軍州事、兼提控軍馬。軒成添製修理兵器甲胄，招納亡命之徒，顯然懷有異心。這時，隰州正有戰事，無力制止他，天作就請求在要害處增置州縣，以便減弱他的勢力。隰州境内蒲縣是最重要的交通樞紐，可改爲州，隰川的仵城鎮可改爲縣，選派官員守備。宣宗下令升蒲縣爲蒲州，以大寧縣爲它的屬縣，升仵城鎮爲仵城縣。天作守平陽前後四年，屢建功勛，宣宗下令收用他的兒子胡定哥爲奉職。

元光元年十月，青龍堡危急，詔遣古里甲石倫會張開、郭文振兵救之，次彈平寨東三十里，不得進。知府事朮虎忽失來、總領提控王和各以兵歸順，臨城索其妻子，兵民皆潰，執天作出。天作已歸順，詔誅忽失來

元光元年十月，青龍堡危急，宣宗派古里甲石倫會同張開、郭文振的兵馬前往救援，駐扎彈平寨東三十里處，被阻不能前進。知府事朮虎忽失來、總領提控王和分别率軍投降，到城下接取他們的妻室兒女，城中兵民都潰散了，就捉了天作出城。天作投降後，宣宗下令殺了忽失來去南

子之南京者，命天作子定哥承應如故。天作已受大元官爵，佩虎符，招撫懷、孟之民，定哥聞之乃自經死，贈信武將軍、同知睢州軍州事。詔張開、郭文振招天作，天作至濟源欲脱走，先遣人奏表南京，大元大將惡其反覆，遂誅之。

京的兒子，命天作的兒子定哥依舊奉職。天作投降後接受了蒙古任命的官爵，佩帶着虎符，招誘并安定懷州、孟州的民衆，定哥得知後就上吊自殺了，朝廷追贈他爲信武將軍、同知睢州軍州事。宣宗又令張開、郭文振招降天作，天作在到達濟源後準備逃走，先派人去南京上奏表，蒙軍大將討厭他反覆無常，就將他殺掉。

天作死後，宣宗以同知平陽府事史詠權行平陽公府事，後封平陽公。平陽初破，詠父祚、母蕭氏藏於窟室，索出之，使祚招詠，祚乃自縊死，蕭氏逃歸。詠妻梗氏亦自死。宣宗贈祚榮禄大夫、京兆郡公，謚成忠。蕭氏封京兆郡太夫人，賜號歸義。梗氏贈京兆郡夫人，謚義烈。未幾，詠乞内徙，徙其軍于解州河中府。

天作死後，宣宗以同知平陽府事史詠代理平陽公府事，後封爲平陽公。平陽剛被攻破時，史詠的父親史祚、母親蕭氏藏在洞室中，被搜出，讓史祚招降史詠，史祚就上吊自殺，蕭氏逃了回去。史詠的妻子梗氏也自殺。宣宗追贈史祚爲榮禄大夫、京兆郡公，謚號成忠。蕭氏封京兆郡太夫人，授予她歸義的稱號。追贈梗氏爲京兆郡夫人，謚號義烈。不久，史詠請求内遷，就把他的部隊遷移到解州河中府。

張開

張開，賜姓完顔氏，景州人。至寧末，河北兵起，開團結鄉兵為固守，累功遥授同知清州防禦事，兼同知觀州事。

張開，賜姓完顔，是景州人。至寧末年，河北戰事發生，張開組織鄉兵固守本土，積功升遥授同知清州防禦事，兼同知觀州事。

貞祐四年，開率所部復取河間府及滄、獻二州十有三縣。開有宣撫司留付空名宣敕二百道，奏乞從權署置，就任所復州縣舊官，闕者補之。詔遷同知觀州軍州事。開復清州，乞輸鹽易糧，詔與之糧。遷觀州刺史、權本州經略使。至是，始賜姓完顔氏。開奏乞許便宜，及論淇門、安陽、黎陽皆作堰塞水，河運不通，乞開發水道，不報。

貞祐四年，張開率領所屬部隊收復河間府及滄、獻二州所屬的十三縣。張開手中有宣撫司留給的空白任命書兩百張，奏請權宜命官，於是就任命了收復州縣的前任官員，有缺員就給予補充。宣宗下令升張開爲同知觀州軍州事。張開收復清州，請求交納食鹽換取糧食，宣宗下令給他糧食。後張開升任觀州刺史、兼本州經略使。到這時，張開纔賜姓完顔。張開上奏請允許自己見機行事，又論説淇門、安陽、黎陽等地都築堰阻水，造成水路運輸不暢，請求開通水道，朝廷没有回答。

觀州糧盡，是歲秋，徙軍輝州，乞麥種三千石、驢騾三百或寶券二百貫，户部不與。御史臺奏："開自觀州轉戰來此，久著勞績，欲令其軍耕種以自給，有司計小費拒不與。乞斷自宸衷，與之麥種，若無牛可與，給

觀州糧食吃光後，就在這年秋季，張開把部隊轉移到輝州，請求朝廷給予麥種三千石、驢騾三百匹或者寶券二百貫，户部不給。御史臺上奏説："張開從觀州轉戰來到這裏，早建功勞，他打算讓兵士進行耕種而保障自己部隊的糧食供給，有關部門計較這點微少的開支，拒不給與。

以寶券。"制可。

請皇帝親作決定，給與麥種，如無耕牛可給，請給予寶券。"宣宗下令批准。

是歲，潼關不守，被召入衛南京。興定元年，遥授澤州刺史。二年，遥授同知彰德府、兼總領提控。三年，充潞州招撫使。林州元帥府徙潞人實林州，既復遣還。開乞隸晋安元帥府，或與林州并置元帥府，各自爲治。十月，開以權昭義軍節度使、遥授孟州防禦使、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與郭文振共復太原。四年，封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焉。五年，詔復以涉縣爲崇州，從開請也。

這年，潼關失守，張開被召入朝保衛南京。興定元年，遥授澤州刺史。興定二年，遥授同知彰德府、兼總領提控。興定三年，充潞州招撫使。林州元帥府遷移潞州人充實林州，後又遣回。張開請將潞州隸屬晋安元帥府，或者和林州一樣都設元帥府，各自管理所屬地區。十月，張開以權昭義軍節度使、遥授孟州防禦使、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的職位，與郭文振共同收復太原。興定四年，封上黨公，把澤州、潞州、沁州劃作他的管轄範圍。興定五年，宣宗下令再次把涉縣改爲崇州，這是根據張開的請求施行的。

元光元年，復取高平縣及澤州。二年，大戰壺關，有功。既而潞州危急，開奏："封建公府以固屏翰，今胡天作出平陽，郭文振南徙河東，公府獨臣與史詠而已。乞升澤、沁二州爲節鎮，以重守禦。"詔以澤爲忠昌軍，沁爲義勝軍。林州巖尖寨衆亂，逐招撫使康瑭，推杜仙爲招撫使，開請以盧芝瑞爲副，代領其衆。又奏："比聞郭文振就食懷、孟，史詠徙解州，高倫遷葛伯寨，各自保守，民安所仰哉？臣領孤軍，内無儲峙，外無應援，臣不敢避失守之罪，恐益重朝廷之憂。"

元光元年，張開收復了高平縣和澤州。元光二年，在壺關大戰中，張開又建功勞。不久潞州危急，張開上奏説："置府封公是爲鞏固朝廷的屏障，現在胡天作離開平陽，郭文振南遷到河東，公府就衹有我和史詠了。請把澤、沁二州升爲節度使軍鎮，以便加强防禦。"朝廷令升澤州爲忠昌軍，沁州爲義勝軍。林州巖尖寨人群起鬧事，趕走招撫使康瑭，推舉杜仙爲招撫使，張開請任盧芝瑞爲副使，代領康瑭的人馬。張開又上奏説："近來聽説郭文振部到懷州、孟州就地求食，史詠部遷移解州，高倫部遷移葛伯寨，各自保守，民衆還有什麽依靠呢？我率領孤軍，内無積糧，外無應援，我不敢爲逃失守的罪責而遷往他鄉，這樣做恐怕會增加朝廷的憂慮。"

正大間，潞州不守，開居南京，部曲離散，名爲舊公，與匹夫無異。天興初，起復，與劉益爲西面元帥，領安平都尉紀綱軍五千攻衛州，敗績于白公廟。是時，哀宗走歸德，開與劉益謀收潰兵從衛，不果，遂與承裔西走，皆爲民家所殺。

正大年間，潞州失守，張開居住在南京，部下都離散了，他名義上是先朝舊公，但和尋常百姓没有區别。天興初年，重新起用他，和劉益同任西面元帥，率領安平都尉紀綱部兵士五千人攻衛州，在白公廟戰敗。這時，哀宗逃到歸德，張開和劉益策劃收集潰散兵士隨行護衛，没能實現，就和承裔西逃，他們都被百姓殺害。

初置公府，開與恒山公武仙最强。後駐兵馬武山，遣人間道請糧二萬石，用事者難之，止給二千石。公府將佐得報皆不敢白，開聞，置酒召

剛置公府時，張開和恒山公武仙力量最强。後張開駐軍馬武山，派人從小路向朝廷求糧二萬石，當事人感到很爲難，衹給了二千石。公府中的將官屬僚得報後都不敢向張開彙報，張開得知

諸將曰："朝廷待某特厚，今日與諸君一醉。"諸將問故，曰："頃以糧竭為請，祈二萬而得二千，是吾君相不以武仙輩待我也。"是時，郭文振處開西北，當兵之衝，民貧地瘠，開又不奉命以糧賑文振軍。文振窮竄，開勢愈孤，以至於敗。

後，設置酒席，召來衆將，對他們說："朝廷待我特别優厚，今天和各位痛飲一回。"衆將問其中原因，張開回答說："不久前因糧食用完求助朝廷，要求兩萬却衹得到兩千，這是我們的皇上和宰相没把我看作武仙一類的人啊。"這時，郭文振部位於張開境地西北，正當兵馬往來的要道，土質薄，百姓貧，張開又不奉命送糧救濟文振兵馬，文振無法維持，逃避他鄉，張開的形勢更孤立，因此造成失敗。

燕寧

燕寧，初為莒州提控，守天勝寨，與益都田琢、東平蒙古綱相依為輔車之勢，山東雖殘破，猶倚三人為重。紅襖賊王公喜據注子堌，率衆襲據沂州。寧擊走之，遂復沂州，語在《田琢傳》。寧既屢破紅襖賊，招降胡七、胡八，引為腹心，賊中聞之多有欲降者。累官遥授同知安化軍節度使事、山東安撫副使。興定四年，封東莒公，益都府路皆隸焉。

五年，與蒙古綱、王庭玉保全東平，以功遷金紫光禄大夫。還天勝，戰死。蒙古綱奏："寧克盡忠孝，雖位居上公，祖考未有封爵，身没之後老稚無所衣食，乞降異恩以勵節義之士。"詔贈故祖臯銀青榮禄大夫，祖母張氏范陽郡夫人，父希遷金紫光禄大夫，母彭氏、繼母許氏、妻霍氏皆為范陽郡夫人，族屬五十二人皆廩給之。

自益都張林逐田琢，繼而寧死，蒙古綱勢孤，徙軍邳州，山東不復能守矣。

燕寧，先前爲莒州提控，駐守天勝寨，和益都田琢、東平蒙古綱構成輔車相依的形勢，山東地區雖已殘破，還是依仗三人，不失爲一重地。紅襖賊王公喜占據注子堌，率衆攻占了沂州。燕寧打跑了王公喜，於是收復沂州，這事詳載《田琢傳》。燕寧在多次戰敗紅襖賊後，招降了胡七、胡八，把他們當作心腹，紅襖賊人得知後，很多人都打算投降。燕寧積功升遥授同知安化軍節度使事、山東安撫副使。興定四年，封爲東莒公，益都府路都隸屬他。

興定五年，燕寧和蒙古綱、王庭玉一起保全了東平，因功升爲金紫光禄大夫。返回天勝寨，遇敵戰死。蒙古綱上奏説："燕寧能盡忠盡孝，雖然位居上公，祖父、父親都没有封爵，死後老人幼兒没有生活來源，請朝廷給予特殊待遇，以便激勵爲國獻身的將士。"朝廷下令追贈燕寧祖父燕臯爲銀青榮禄大夫，祖母張氏爲范陽郡夫人，父燕希遷爲金紫光禄大夫，母彭氏、繼母許氏、妻霍氏都封范陽郡夫人，族屬五十二人都由公家給予衣食。

自從益都張林趕走田琢，隨後燕寧又戰死，蒙古綱勢力孤單，把部隊轉移到邳州，於是山東再也不能堅守了。

贊曰：苗道潤死，中分其地，靖安民有其西之半，中分以東者其後張甫有之，然無北境矣。大凡九公封建，《宣宗實録》所載如此。他書載滄海公張進、河間公移剌中哥、易

贊曰：苗道潤死後，他原轄境地被從中分割爲二，靖安民擁有西半部，中分後的東部後來歸屬張甫，但這時東半部北部境土已失去了。有關九公設置任命的情况，《宣宗實録》記載的就是這樣。其他書中載有滄海公張進、河間公移剌

水公張進、晉陽公郭楝，此必正大間繼封，如史詠繼胡天作者，然不可考矣。

中哥、易水公張進、晉陽公郭楝，這些必定是正大年間相繼任命的，就像史詠承接胡天作這一例，但已經無法考證了。

金史卷一百十九

列傳第五十七

粘葛奴申 劉天起(附) 完顏婁室 烏古論鎬 張天綱 完顏仲德

粘葛奴申

粘葛奴申，由任子入官，或曰策論進士。天興初，倅開封府，以嚴幹稱。其年五月，擢爲陳州防禦使。時兵戈搶攘，道路不通，奴申受命，毅然策孤騎由間道以往。陳自兵興，軍民皆避遷他郡，奴申爲之擇官吏，明號令，完城郭，立廬舍，實倉廩，備器械。未幾，聚流亡數十萬口，米一斛直白金四兩，市肆喧哄如汴之闤闠，京城危困之民望而歸者不絕，遂指以爲東南生路。

粘葛奴申，憑藉前輩的官資而進入仕途，又有人說他由策論科考中進士。天興初年，他爲開封府副職，以慎密幹練出名。這年五月，他被提拔爲陳州防禦使。當時戰事紛紛，道路不通，奴申接受命令，毅然揚鞭催馬獨由小路前往。陳州自從戰事發生後，軍民都轉移到其他州郡避難，奴申爲陳州選擇官吏，申明號令，修繕城防，建築房屋，充實糧倉，修製器械。過了不久，聚集流亡人口數十萬，米一斛值白金四兩，街市集市熱鬧非常，就如汴京都市一般，京城中危難困苦的人羡慕來投奔的絡繹不絕，於是把陳州看作東南地區的一條生路。

明年，哀宗走歸德，改陳州爲金興軍，馳使褒諭，以奴申爲節度使。俄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陳。於是，奴申立五都尉以將其兵，建威來猪糞、虎威蒲察合達、振武李順兒、振威王義、果毅完顏某，凡招撫司至者皆使隸都尉司。

第二年，哀宗遷往歸德，改陳州爲金興軍，派使者前往嘉獎，任奴申爲節度使。不久，又任命奴申爲參知政事，在陳州行尚書省事。在這時，奴申設置五都尉來管轄他的人馬，這五都尉是建威都尉來猪糞、虎威都尉蒲察合達、振武都尉李順兒、振威都尉王義、果毅都尉完顏某，凡招撫司人員到來，都讓隸屬都尉司。

是時，交戰無虚日，州所屯軍十萬有餘。奴申與官屬謀曰：“大兵日至，而吾州糧有盡，奈何?”乃減軍所給，月一斛五斗者作一斛，又作八斗，又作六斗。將領則不給。人心稍怨。故李順兒、崔都尉因而有異志，劉提控及完顏不如哥提控者預焉。

這時期每天都有戰鬥，陳州屯集有部隊十萬多人。奴申和僚屬商議説：“蒙古軍每天來戰，而我州糧食總有吃光的時候，怎麽辦?”最後衹有減少兵士的供給，原每月一斛五斗減作一斛，又減作八斗，再減作六斗。將領就不再供給。這樣人們心中漸漸有了怨氣。所以李順兒、崔都尉藉機圖謀不軌，劉提控及完顏不如哥提控都參與了。

奴申知其謀，常以兵自防。及聞大元兵往朱仙鎮市易，奴申遣五都尉軍各二百人，以李順兒、副都尉崔某將之，襲項城寨。令孫鎮撫者召順兒議兵事，孫至其家，順兒已擐甲，孫欲觀其刀，順兒拔示之，孫色動，即出門奔去。順兒追殺之，乃上馬，引兵二百人入省，説軍士曰："行省剋減軍糧，汝輩欲飽食則從我，不欲則從行省。"於是，省中軍士皆坐不起。奴申聞變走後堂，追殺之。提控劉某加害，解其虎符以與順兒，并殺其子侄婿及鄉人王都尉。順兒令五都尉軍皆甲，守街曲。自稱行省，署元帥、都尉。以劉提控語不順，斬之坐中。明日，遂遣剋石烈正之送款于汴。崔立乃遣其弟倚就加順兒淮陽軍節度使，行省如故。

奴申察覺他們的陰謀，常常帶兵自衛。當他聽説蒙古兵前往朱仙鎮交易，就派五都尉兵各二百人，令李順兒、副都尉崔某帶領，前往襲擊項城寨。奴申讓孫鎮撫去召李順兒來商議兵事，孫鎮撫來到李家，順兒已披挂上甲冑，孫鎮撫就説想觀賞他的佩刀，順兒拔刀展示，孫鎮撫心虚變了臉色，立刻出門奔逃。順兒追上殺了他，接着就騎上馬，帶兵二百名入行省，煽動兵士説："行省剋減軍糧，你們如想吃飽飯就跟我走，不想吃飽飯就跟行省走。"這時候，行省中的兵士都坐着不動。奴申得知變亂發生就往後堂跑，順兒追殺他。提控劉某殺了奴申，解下他佩帶的虎符交給順兒，又把奴申的兒子、侄子、女婿和同鄉王都尉一起殺掉。順兒令五都尉所屬兵士都披挂甲冑，守衛大街小巷。他自稱行省，私命元帥、都尉。因劉提控出言不恭，被他殺死在座位上。第二天，順兒就派剋石烈正之去汴京表忠。崔立於是派他的弟弟崔倚前往，趁機加任順兒爲淮陽軍節度使，行省職務不變。

未幾，虎威都尉蒲察合達與高元帥者盡殺順兒之徒，舉城走蔡州。大兵覺，追及孫家林，老幼數十萬少有脱者。

不久，虎威都尉蒲察合達和高元帥徹底消滅了順兒一夥人，帶着全城兵民遷往蔡州。蒙古軍發覺後，追趕到孫家林，陳州老幼數十萬人很少有逃脱的。

初，奴申聞崔立之變，遣人探其事情，而順兒、崔都尉亦密令人結構崔立，適與奴申所遣者同往同還。順兒懼其謀泄，故發之益速。奴申亦知其謀，故遣襲項城，欲因其行襲殺之，然已爲所先。

先前，奴申得知崔立發動叛亂，派人探聽這事，而順兒、崔都尉也密令人結交崔立，剛好和奴申所派的人同去同回。順兒害怕他的陰謀暴露，所以加快了行動。奴申也瞭解他的陰謀，所以派他去襲擊項城，打算趁他這次行動時出其不意地殺掉他，但順兒已搶先了。

劉天起

劉天起者起於匹夫，初甚庸鄙。汴京戒嚴，嘗上書以干君相，願暫假一職以自效。每言戰國兵法，平章白撒等信之，令景德寺監造革車三千兩。天興元年，授都招撫使，佩金符。召見，乞往陳州運糧，上從之，一時皆竊笑其僥倖。及至陳，行軍殊有方略，每出戰數有功，陳人甚倚重之。順兒之變，天起偃蹇不從，爲所

劉天起是從尋常百姓中提拔起來的，他當初很平庸低下。汴京處於緊急戰備狀態時，他曾上書請求皇帝和宰相，希望能暫時授予一官，以便貢獻自己的力量。他常常談論戰國時期的兵法，平章政事白撒等人信任了他，令景德寺監造革車三千輛。天興元年，任命他爲都招撫使，佩帶金符。哀宗召見，他自請去陳州運糧，哀宗同意了，當時的人都暗笑他僥幸得官。當他到達陳州，指揮部隊很有方略，常常出戰多次建立功

殺。同時一唐括招撫者亦不屈而死。

勢，陳州人十分倚重他。李順兒叛亂，天起傲氣十足，不肯屈從，被殺害。同時有一位唐括招撫也不屈被殺。

完顔婁室

完顔婁室三人，皆内族也，時以其名同，故各以長幼别之。

名叫完顔婁室的有三個人，都是皇族人，當時人因他們名相同，所以分别用長幼次序加以區别。

正大八年，慶山奴棄京兆，適鷹揚都尉大婁室運軍器至白鹿原，遇大兵與戰，兵刃既盡，以絲繫掉金牌，力戰而死。

九年正月，大兵至襄城，元帥中婁室、小婁室以馬軍三千遇之於汝墳。時大兵以三四十騎入襄城，驅驛馬而出，又入東營，殺一千夫長，金人始覺之。兩婁室以正旦飲將校，皆醉不能軍，遂敗，退走許州。會中使召入京師。天興二年正月，河朔軍潰，哀宗走歸德，中婁室為北面總帥，小婁室左翼元帥，收潰卒及將軍夾谷九十奔蔡州。蔡帥烏古論栲栳知其跋扈不納，遂走息州，息帥石抹九住納之。

時白華以上命送虎符於九住為息州行帥府事。九住出近侍，好自標致，騶從盈路。三人者妒之，各以招集勤王軍士為名，得五六百人，州以甲仗給之。久之，漸生猜貳，九住亦招負販牙儈數百人為“虎子軍”，夜則擐甲為備。一日，九住使一萬户巡城，三帥執而驅之，使大呼云“勿學我欲開西門反”，即斬之。乃召九住，九住欲不往，懼州人及禍，乃從三百卒以往。三帥令甲士守街曲，九住從者過，處處執之。九住獨入，三帥問：“汝何為欲反?”九住曰：“我何緣反?”三帥怒，欲殺者久之，小婁室意稍解，頗為救護得不殺，使人鎖之。以夾谷九十為帥，兼權息州。

正大八年，慶山奴放棄京兆，剛好鷹揚都尉大婁室運送軍器到達白鹿原，遇上蒙古軍并與他們交戰，武器用光後，又用絲帶拴住金牌揮舞，奮力作戰至死。

正大九年正月，蒙古軍抵達襄城，元帥中婁室、小婁室率騎兵三千在汝墳和蒙古軍相遇。這時蒙古軍派三四十騎兵進入襄城，驅趕驛站的馬匹出了城，又闖入東營，殺死一名千夫長，直到這時金人纔發覺。兩婁室因正月初一讓將校飲酒，都大醉不能率部衆迎戰，於是戰敗，退往許州。正逢朝廷使者來召，他們就進了京師。天興二年正月，河朔地區的部隊潰敗，哀宗逃到歸德，中婁室爲北面總帥，小婁室爲左翼元帥，收羅潰散的兵士和將軍夾谷九十奔往蔡州。蔡州元帥烏古論栲栳知道他們專横跋扈，不放入城，於是又逃奔息州，息州元帥石抹九住接納了他們。

當時白華受哀宗委派送虎符給九住，任他爲息州行帥府事。九住是由近侍官提拔起來的，好顯示自己的威儀，出行時僕從衛士盈路。投奔而來的三人都忌妒他，分别以招集救援朝廷軍爲名，獲得五六百人，州府供給他們甲胄兵仗。過了較長時間，他們之間漸漸相互猜忌，九住也招募商販掮客數百人組成“虎子軍”，夜間就披挂甲胄進行防禦。有一天，九住派一名萬户巡城，三帥抓住并驅使他，令他大聲叫喊説“勿學我打算開西門叛變”，隨後就把他殺了。接着召見九住，九住本想不去，又擔心州民遭受災禍，於是就帶了三百兵士前往。三帥令全副武裝的兵士守候大街小巷，九住的隨從通過大街小巷都被捉拿。九住獨自入内，三帥問：“你爲什麽要造反?”九住反問説：“憑什麽説我想造反?”三帥惱怒，一直想殺了他，小婁室怒意稍有緩和，儘

量爲他説情，這纔没殺他，派人監押起來。他們委夾谷九十爲元帥，兼理息州。

蔡帥栲栳聞九住為三帥所誣，上奏辨之，三帥亦掊摭九住之過上聞。朝廷主栲栳之辨，且不直三帥。六月，赦至蔡，栲栳懼九住為三帥所誅，遣二卒馳送詔書於息，乃得免。及上將幸蔡，密召中婁室引兵來迓，婁室遲疑久之，乃率所招卒奉迎。七月，上遣近侍局使入息州括馬，即召九住。九住至，與中婁室辨於上前。時中婁室已授同簽樞密院事，上不欲使之終訟，乃罷九住帥職，授户部郎中，以烏古論忽魯為息州刺史。

蔡州元帥烏古論栲栳得知九住被三帥誣陷，上奏替他分辯，三帥也收集九住的過失上報。朝廷接受栲栳的申辯，但也不追究三帥。六月，赦免令傳達到蔡州，栲栳擔心九住被三帥殺害，派兩名兵士把詔書火速送到息州，九住纔免於一死。當哀宗準備遷往蔡州時，密召中婁室帶兵來迎，中婁室遲疑了很久，纔率領招募的兵士前往迎接。七月，哀宗派近侍局使到息州收括馬匹，趁便召九住入朝。九住到達後，就和中婁室在哀宗面前爭辯。這時中婁室已被任命爲同簽樞密院事，哀宗不願讓他們長期爭論不休，就解除九住的帥職，任命爲户部郎中，另派烏古論忽魯擔任息州刺史。

時有土豪劉禿兒、馬安撫者自蔡朝還，以軍儲不給叛入宋，州之北關為所焚毀。是時，城中軍無幾，日有叛去者，且覘知宋人有窺息之意，息帥懼，上奏請益兵為備。朝廷以參知政事抹撚兀典行省事于息州，中婁室以同簽樞密院事為總帥，小婁室以副點檢為元帥，王進為彈壓帥，夾谷九十為都尉，以忠孝馬軍二百、步軍五百屬之，行省、院於息。將行，上諭之曰："北兵所以常取全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卿等勉之。"

這時有土豪劉禿兒、馬安撫在蔡州朝拜後返回息州，因軍資儲備供不應求，叛逃宋國，州城北關被他們燒毀。這時，城中没有多少兵馬，天天都有叛逃的，并且又偵察到宋人有侵犯息州的意圖，息州元帥感到恐懼，上奏請求增加兵力防禦。朝廷派參知政事抹撚兀典到息州行省事，中婁室以同簽樞密院事的職位任總帥，小婁室以副點檢職位任元帥，王進任彈壓帥，夾谷九十任都尉，撥忠孝軍的騎兵兩百、步兵五百隸屬他們，在息州行使尚書省、樞密院有關權力。出發前，哀宗指示他們説："蒙古兵常獲全勝的原因，是憑仗北方的馬力來對付中原的作戰器械、技術。我們的確很難和他們抗衡，至於對宋人，那就不值一談了。我衹要有甲士三千，馳騁於長江、淮河之間都綽綽有餘了。你們都要盡力而爲。"

八月壬辰，行省遣人奏中渡店之捷。初，兀典等赴息，既至之夜，潛遣忠孝軍百餘騎襲宋營於中渡。我軍皆北語，又散漫似之，宋人望之駭愕奔潰，斬獲甚衆。復奏元帥張閏不遵約束，失亡軍士，乞正典刑。婁室表閏無罪，上遣人赦之，比至，已死獄中。蓋閏為婁室腹心，九住之獄皆閏發之，兀典廉得其事，因其失律而誅

八月壬辰，行省派人奏報中渡店戰鬥勝利。先前，兀典等奔赴息州，到達後的當晚，暗派忠孝軍一百多名騎兵到中渡店奇襲宋營。金兵都操蒙古語，散漫的狀態也很像蒙軍，宋人望見驚恐萬分，四散奔逃，被斬殺俘虜了許多人。行省又奏元帥張閏不執行軍紀，兵士散逃，請依法處死。婁室上表説張閏無罪，哀宗派人赦免他，當使者快到達時，張閏已死在獄中。因張閏是婁室的心腹，九住的冤案都是他製造的，兀典察知這

之也。九月，以忽魯退縮，不能撫御，民多叛去，奪其職，以夾谷九十權息州事。

事，就趁他違犯律令殺了他。九月，因忽魯遇事退縮，不能安定人心，百姓多逃離，撤免他的職務，任夾谷九十代理息州事。

十一月，宋人以軍二萬來攻。城中食盡，乃和糴，既而括之，每石止留一斗，并括金帛衣物，城中皆無聊矣。前兩月，蔡州以軍護老幼萬口來就食，北兵覺之，追及於二十里之外，至息者才十餘人。至是，蔡問不通。行省及諸帥日以歌酒爲事，聲樂不絶。下及軍士强娶寡婦幼女，絶滅人理，無所不至。

十一月，宋人以兩萬人的兵力來攻。城中官糧吃光，於是就出價收買，後來又强行收括，每石衹留下一斗，并且還收括金銀布帛衣物，城中已是民不聊生的景況了。前兩月，蔡州派兵護送老幼一萬人到息州求食，蒙古軍發覺，在息州二十里外的地方追趕上，到達息州的衹有十多人。到這時，蔡州的音訊不通。行省和各元帥每天衹知飲酒賞歌，樂聲不斷。將官以下，直到士兵，都强娶寡婦幼女，滅絶人性的事，没有哪種没幹出來的。

三年甲午正月，蔡凶問至，諸帥殺之以滅口，然民間亦頗有知者。初，諸帥欲北降，而遞相猜忌，無敢先發者。數日，蔡信哄然，諸帥屏人聚議，皆言送款南中爲便。時李裕爲睦親府同僉桓端國信使下經歷官，乃使送款于宋。遂發喪設祭，謚哀宗曰昭宗。州民奉行省爲領省，丞相、總帥、左平章皆娶婦。十三日，舉城南遷，宋人焚州樓櫓。州人老幼渡淮南行，入羅山，委曲之信陽。北兵見火起，追及之，無有免者，且誅索行省已下官屬于宋。宋人令官屬入城，托以犒賞，從萬户以上六七百人皆殺之，軍中亦有奪命死敵者。宋人諭諸軍，行省已下有罪已處置，汝等就迷魂寨安屯，遂以軍防之。既而與北軍接，南軍斂避，一軍悉爲所殺。

天興三年甲午正月，蔡州報告哀宗死訊的使者到來，諸帥殺了使者滅口，但民間還是有不少人得知消息。先前，各位元帥都想投降蒙古，但又互相猜忌，没人敢首先提出。幾天後，蔡州的消息傳開了，到處人聲鼎沸，各位元帥避開衆人，凑到一塊商議，都説向南方宋國投誠爲適宜。這時李裕充當睦親府同僉桓端國信使下的經歷官，於是就派他去向宋國投誠。接着就發喪，布置祭奠，謚哀宗叫昭宗。州民擁護行省爲領省，丞相、總帥、左平章都娶了新夫人。十三日，全城兵民一起南遷，宋人放火燒了息州城樓。息州老幼渡過淮河南行，進入羅山，輾轉到信陽。蒙古軍見城中起火，追趕上來，没人能逃脱，并强行向宋國索取行省以下的官屬。宋人令官屬入城，假稱是行犒賞，把萬户以上的六七百人都殺了，兵士中也有拼命求生而戰死的。宋人向各降軍宣告，行省以下的人有罪的已處死，你們就安屯在迷魂寨，隨後又派了一支部隊加以防範。不久宋人和蒙古軍交戰，宋軍收兵退避，擔任防範的一軍全被蒙古軍消滅。

烏古論鎬

烏古論鎬本名栲栳，東北路招討司人。由護衛起身，累官慶陽總管。

烏古論鎬本名栲栳，是東北路招討司人。他從護衛被提拔起來，官位歷經升遷到慶陽總管。

天興初，遷蔡、息、陳、潁等州便宜總帥。二年，哀宗在歸德，蒲察官奴、國用安欲上幸海州，未決。會

天興初年，升任蔡、息、陳、潁等州便宜總帥。天興二年，哀宗在歸德，蒲察官奴、國用安想要哀宗遷往海州，但還没有決定。正好烏古論

鎬餫米四百餘斛至歸德，且請幸蔡，上意遂決。先遣直學士烏古論蒲鮮如蔡，告蔡人以臨幸之意。六月，徵蔡、息軍馬來迓，以蔡重鎮，且慮有不測，詔鎬勿遠迎。

鎬運送米四百多斛抵達歸德，并請哀宗遷往蔡州，哀宗的決心就下定了。哀宗先派直學士烏古論蒲鮮到蔡州，把皇帝遷往蔡州的意圖告知蔡州人民。六月，調發蔡州、息州的兵馬來迎，因蔡州是重鎮，而且害怕發生意外，令烏古論鎬不要遠迎。

辛卯，車駕發歸德，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爲糧，數日足脛盡腫，參政天綱亦然。壬辰，至亳。上黄衣皂笠金兔鶻帶，以青黄旗二導前，黄傘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餘匹而已。行次城中，僧道父老拜伏道左，上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爾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亳之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上太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是日，小婁室自息來迓，得馬二百。己亥，入蔡。蔡之父老千人羅拜於道，見上儀衛蕭條，莫不感泣，上亦歔欷者久之。

辛卯，哀宗從歸德出發，這時已是連降很多天雨，隨從的朝官都在泥水中徒步行進，摘取青棗當糧食，幾天後脚至小腿都腫了，參政張天綱也是這樣。壬辰，抵達亳州。哀宗身着黄色衣，頭戴黑斗笠，腰纏金兔鶻帶，以二面青黄色旗作前導，黄傘遮護在後，跟隨的衹有二三百人、馬五十多匹。行到城中，僧人道士、州中父老拜倒在道旁，哀宗派近侍告訴他們説"國家養育你們一百多年，現因我無德無能，讓你們生靈塗炭。我也沒有什麼可説的，你們别忘祖宗的好處就行了"。衆人都高呼萬歲，以至落淚。在亳州停留了一天。進到亳州南面六十里，在雙溝寺中避雨，寺外滿目雜草，無一人影，哀宗長嘆説："天下百姓都完了。"爲此哀痛極了。這天，小婁室從息州前來迎接，得馬二百匹。己亥，進入蔡州。蔡州的父老上千人排隊在路旁下拜，見哀宗的儀衛稀疏冷落，無不感嘆落淚，哀宗也嘆息了許久。

七月，以鎬爲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初，鎬守蔡，門禁甚嚴，男女樵采必以墨識其面，人有以錢出者，十取一分有半以贍軍。上至蔡，或言其非便，即弛其禁。時大兵去遠，商販頗集，小民鼓舞以爲復見太平，公私宿釀一日俱盡。

七月，任烏古論鎬爲御史大夫，總帥職務不變。先前，烏古論鎬守蔡州，對城門出入管理很嚴，不論男女出城打柴拾果，都必用墨在他們臉上作標記，有帶錢出城的人，就從十分中抽取一分半作爲軍費。哀宗到達蔡州後，有人説這樣做不太合適，於是就解除了城門進出的禁令。這時離開蒙古軍很遠，商販大量結集，百姓都興高采烈，以爲重新見到太平景象，官府和私家往常釀製的酒都在一天内喝光了。

郾城土豪盧進殺其長吏，自稱招撫使，以前關、陝帥府經歷范天保爲副。至是，天保來見，進麥三百石及獐鹿脯、茶、蜜等物，遂賜進金牌，加天保官，自是進物者踵至。既而，遣内侍殿頭宋珪與鎬妻選室女備後

郾城土豪盧進殺死本地長官，自稱招撫使，委前任關、陝帥府經歷官范天保爲副使。到這時，天保來見，進獻麥三百石和鹿肉乾、茶、蜜等物，於是就授給盧進金牌，加任天保官爵，這樣一來進獻財物的人相繼不斷。隨後，哀宗派内侍殿頭宋珪和烏古論鎬的妻子選擇未婚女子充實

宫，已得數人，右丞忽斜虎諫曰："小民無知，將謂陛下駐蹕以來不聞恢復遠略，而先求處女以示久居。民愚而神不可不畏。"上曰："朕以六宫失散，左右無人，故令采擇。今承規誨，敢不敬從。止留解文義者一人，餘皆放遣。"

後宫，已選得數人，右丞忽斜虎勸告説："百姓無知，將認爲陛下進入蔡州以來，没聽説有收復故土的長遠打算，却先求未婚女子表示要長期留在蔡州。民衆是愚昧的，但神靈在上，不能不畏懼。"哀宗説："我因六宫失散，左右無人，所以纔下令選擇。現承蒙你的規誡指教，我怎能不認真接受。今祇留下有文化知識的一人，其餘的人都放回去。"

是時，從官近侍率皆窮乏，悉取給於鎬，鎬亦不能人滿其欲，日夕交譖於上，甚以尚食闕供爲言。上怒，雖擢拜大夫，而召見特疏。小婁室之在息州也，與石抹九住有隙，怨鎬爲九住辨曲直。及上幸蔡，婁室見於雙溝，因厚誣鎬罪，上頗信之。鎬自知被讒，憂憤鬱抑，常稱疾在告。會前參知政事石盞女魯歡侄大安來，以女魯歡無反狀，爲官奴所殺，白尚書省求改正，尚書省以聞。上曰："朕嘗謂女魯歡反邪，而無迹可尋。謂不反邪，朕方暴露，遣人徵援兵，彼留精鋭自防，發其羸弱者以來。既到睢陽，彼厚自奉養，使朕醯醬有闕。朕爲人君，不當語此細事，但四海郡縣孰非國家所有？坐保一城，臣子之分，彼乃自負而有驕君上之心，非反而何？然朕方駕馭人材以濟艱難，録功忘過此其時也，其厘正之。"群臣知上意之在鎬也，數爲右丞仲德言之。仲德每見上必稱鎬功業，宜令預參機務，又薦以自代，上怒少解。及參政抹撚兀典行省息州，鎬遂以御史大夫權參知政事。

這時候，隨從哀宗而來的官員近侍都很窮困貧乏，全由烏古論鎬處取得供給，烏古論鎬也不可能滿足每個人的欲望，於是成天有人輪番在哀宗面前説他的壞話，甚至用尚食局供應不足作話柄。哀宗氣惱，雖提升烏古論鎬爲大夫，但召見的時候特别少。小婁室在息州的時候，和石抹九住有矛盾，怨烏古論鎬爲九住辯解是非。當哀宗遷往蔡州時，婁室在雙溝寺見到哀宗，趁機捏造烏古論鎬的大量罪名，哀宗很相信他的話。烏古論鎬自知被誣陷，憂憤在心，悶悶不樂，常稱病在家休假。當前任參知政事石盞女魯歡的侄兒大安來到蔡州，把女魯歡并無反叛行徑却被官奴殺害的事向尚書省禀報，要求平反，尚書省又奏報哀宗。哀宗説："我曾這樣認爲，要説女魯歡反叛嘛，却又找不出一點根據。要説他不反嘛，正當我離開都城，奔波在荒天野地的時候，派人調援兵，他留精鋭自保，祇派弱兵前來。到了睢陽後，他自己生活很優裕，却讓我連醬醋都供不上。我作爲君主，本不應提及這些小事，但天下郡縣哪處不屬於國家呢？坐守一城，是臣下分内的事，他竟自恃有功而有怠慢君主的心，這不是反叛又是什麽呢？但我正將使用人才度越難關，記下他們的功勞，忘掉他們的過錯，正是現在應當做的，還是給他恢復名譽吧。"許多官員都知道哀宗説這些話的意思是針對烏古論鎬的，就有人多次和右丞仲德談到這事。仲德每次拜見哀宗都説烏古論鎬有功勞業績，應讓他參預機要政務，并推薦他代替自己，哀宗的怒意稍稍緩和。當參政抹撚兀典出任息州行省，烏古論鎬就以御史大夫的職位兼參知政事。

九月，大兵圍蔡，鎬守南面，忠

九月，蒙古軍圍攻蔡州，烏古論鎬守南面，

孝軍元帥蔡八兒副之。未幾，城破被執，以招息州不下，殺之。

忠孝軍元帥蔡八兒做他的副手。不久，蒙古軍攻進蔡州，烏古論鎬被俘，蒙軍令他招降息州，没能成功，烏古論鎬也就被殺了。

烏古論先生

烏古論先生者，本貴人家奴，為全真師。佯為狂態，裸顛露足，綴麻為衣，人亦謂之“麻帔先生”。宣宗嘗召入宫，問以秘術。因出入大長主家，殊有穢迹，上微聞之，敕有司掩捕，已逃去。正大末，從鎬來官汝南，人皆知與其妻通，而鎬不知。生不自安，求出，鎬為營道宇，親率僧道送使居之。車駕將至蔡，生欲遁無所往，因自言能使軍士服氣不費糧。右丞仲德知其妄，乃奏：“欲如田單假神師退敵之意，授一真人之號，旋出奇計，北兵信巫必駭異之，或可以有成功。”參政天綱以為不可，遂止。復求入見，言有詭計可以退敵。及見，長揖不拜，且多大言，欲出説大帥嘖盞為脱身計。時郎中移剌克忠、員外郎王鶚具以向者“麻帔”為言，上怒殺之。

烏古論先生本是一貴族的家奴，後來成了全真道的法師。他裝出一副瘋癲的模樣，光頭露脚，連接麻綫做衣裳，人們也把他叫作“麻帔先生”。宣宗曾召他進宫，向他咨詢道家秘方。他藉機出入宣宗的姑姑家，多有不正當行爲，宣宗略有覺察，令有關部門逮捕，但他已逃走了。正大末年，他隨從烏古論鎬到汝南上任，大家都知他和烏古論鎬的妻子私通，但烏古論鎬不知道。烏古論先生自己心中感到不安穩，要求離開，烏古論鎬爲他建造道觀，親率僧人道士送他前去居住。哀宗將遷往蔡州，烏古論先生想躲避又没地方去，就自稱能讓軍士服氣養生，不費糧食。右丞仲德知道他這是一派胡言，就上奏説：“我想用田單藉用神師退敵的辦法，授予他一個真人的稱號，隨即使出奇計，蒙古兵信巫術，必定驚恐萬分，也許有可能獲得成功。”參政張天綱認爲不行，於是就作罷了。烏古論先生又請求入見哀宗，説是有奇異的計策能够退敵。當入見時，他衹是深深作揖不跪拜，又多説大話，願出城游説蒙古軍大元帥嘖盞，用這來作爲自己逃走的計策。這時郎中移剌克忠、員外郎王鶚都把往常“麻帔先生”的行爲向哀宗奏告，哀宗十分氣惱，就殺了他。

贊曰：晋劉越石長於撫納，短於駕馭，以故取敗。粘葛奴申陳州之事，殆類之矣。三婁室皆金内族，唯大婁室死得其所，其兩婁室讒賊人也。襄城事急，醉不能軍，乃逭一死，金失政刑一至於是。烏古論鎬幸蔡之請，雖非至謀，區區效忠，以讒見忌，哀宗之明蓋可知矣。

贊曰：晋朝的劉琨長於收容安撫，短於管理使用，所以造成失敗。粘葛奴申在陳州的作爲，幾乎和劉琨相同。三個婁室都是金國皇族，衹有大婁室死得其所，另外兩婁室都是奸邪小人，襄城戰事急迫，兩婁室醉酒誤事，喪失戰鬥力，竟能免於一死，金國無視政令刑律到了這種地步。烏古論鎬要求哀宗遷蔡的建議，雖不是完美的策略，但也是效忠國家的一片誠心，因誣陷被猜忌，哀宗的所謂英明由此可知了。

張天綱

張天綱字正卿，霸州益津人也。至寧元年詞賦進士。性寬厚端直，論議醇正，造次不少變。累官咸寧、臨潼令，入補尚書省令史，拜監察御史，以鯁直聞。升户部郎中，權左右司員外郎。哀宗東幸，遷左右司郎中，扈從至歸德，改吏部侍郎。知元帥官奴有反狀，屢爲上言之，上不從，官奴果變，遂擢天綱權參知政事。及從上遷蔡，留亳州，適軍變，天綱以便宜授作亂者官，州賴之以安。及蔡，轉御史中丞，仍權參政。

張天綱字正卿，是霸州益津人。他在至寧元年考中詞賦科進士。他的性格寬厚，品德端正，議論醇正，不肯輕易改變自己的主張。歷任咸寧、臨潼縣令，入朝補尚書省令史，任監察御史，以鯁直著稱。又升任户部郎中、代理左右司員外郎。哀宗東遷時，他升爲左右司郎中，隨從哀宗到達歸德，改任吏部侍郎。他察覺元帥蒲察官奴有反叛行徑，多次向哀宗奏報，哀宗不聽他的意見，後來官奴果真發動事變，於是就提拔天綱兼參知政事。當隨從哀宗遷往蔡州時，他中途留在亳州，正碰上亳州兵變，天綱就憑見機行事的權力授予作亂人官職，亳州就靠他纔安定下來。到達蔡州，轉任御史中丞，仍代理參政。

扶溝縣招撫司知事劉昌祖上封事，請大舉伐宋，其略云："官軍在前，飢民在後，南踐江、淮，西入巴、蜀。"頗合上意。上命天綱面詰其蘊藉，召與語，無可取者，然重違上命，且恐閉塞言路，奏以爲尚書省委差官。

扶溝縣招撫司知事劉昌祖呈上一道密封奏章，請大舉伐宋，奏章大略是説："官軍在前，飢民在後，往南踏入長江、淮河之間地區，往西進入巴州、蜀州境土。"這話很合哀宗的心意。哀宗命天綱和他當面問對，以此考察他内在的才智，天綱召見昌祖，與他交談，知他没有可取的地方，但又難以違背哀宗命令，并擔心阻塞言路，就上奏推薦他爲尚書省委差官。

護衛女奚烈完出、近侍局直長粘合斜烈、奉御陳謙、權近侍局直長内族泰和四人，以食不給出怨言，乞往陳州就食。天綱奏令監之出門任所往。才出及汝南岸，遇北兵皆見殺，時人快之。

護衛女奚烈完出、近侍局直長粘合斜烈、奉御陳謙、代理近侍局直長皇族泰和四人，因糧食不够吃口出怨言，請求去陳州就地取食。天綱奏報哀宗，令監督他們出城，任憑去往什麽地方。纔出走到汝水南岸，就遇上蒙古兵，四人都被殺，當時的人爲他們的死而高興。

妖人烏古論先生者自言能使軍士服氣，可不費糧。右丞仲德援田單故事，欲假其術以駭敵，語在《烏古論鎬傳》。上頗然之，天綱力辨以爲不可，遂止，且曰："向非張天綱，幾爲此賊所誑。"軍吏石抹虎兒者求見仲德，自謂有奇計退敵，出馬面具如獅子狀而惡，别制青麻布爲足、尾，因言："北兵所恃者馬而已，欲制其人，先制其馬。如我軍進戰，尋少却，彼必來追。我以馴騎百餘皆此

一個玩弄騙術、稱作烏古論先生的人自稱能使兵士練氣養生，可以不費糧食。右丞仲德援引田單的故事，打算藉用他的法術來驚嚇敵人，這事載在《烏古論鎬傳》。哀宗很同意仲德的建議，天綱竭力争辯，認爲不可行，於是就作罷了，哀宗還説："先前要不是張天綱，我差點被這奸人愚弄了。"軍中有個叫石抹虎兒的小吏求見仲德，自稱有退敵奇計，他出示一件像是凶猛獅子的馬面具，另用青麻布做成脚和尾，接着説："蒙古軍依仗的不過是馬，想制服他們的兵士，就得先制服他們的馬。如我軍進攻，不一會就逐漸退

狀，仍繫大鈴于頸，壯士乘之，以突彼騎，騎必驚逸，我軍鼓噪繼其後，此田單所以破燕也。”天綱曰：“不可。彼衆我寡，此不足恃，縱使驚去，安保其不復來乎。恐徒費工物，衹取敵人笑耳。”乃罷之。

却，他們必定來追。這時我們用訓練有素的馬百餘匹都扮成這模樣，并在它們頸上繫上大鈴，讓壯士騎上，去衝擊敵人的騎兵，敵馬必然驚恐奔逃，我軍擊鼓吶喊隨後追趕，這就是田單用來破燕軍的辦法。”天綱說：“不行。敵衆我寡，這些怪馬不足憑仗，就算敵人驚恐逃離，怎能保證他們不再來呢。恐怕會白費人力物力，衹能換取敵人的嘲笑而已。”於是這事就作罷了。

蔡城破，爲宋將孟珙得之，檻車械至臨安，備禮告廟。既而，命臨安知府薛瓊問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對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大叱曰：“曳去。”明日，遂奏其語，宋主召問曰：“天綱真不畏死耶？”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爾，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宋主不聽。初，有司令供狀必欲書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不知所終。

蔡州城被攻破，天綱被宋將孟珙俘獲，用囚車押解到臨安，宋人按禮制舉行了告宗廟的儀式。隨後，宋帝命臨安知府薛瓊問天綱說：“你有什麼臉面到這裏來？”天綱回答說：“國家興亡，哪個朝代沒有。我金國的滅亡，比你國的徽、欽二帝怎麼樣？”薛瓊大聲喝令說：“拉下去。”第二天，薛瓊就彙報了天綱所說的話，宋帝召天綱，問他說：“天綱真不怕死嗎？”天綱回答說：“大丈夫衹擔心死得不合節義罷了，有什麼可怕的。”接着不停地請殺自己，但宋帝不理睬他的請求。先前，有關部門令俘虜供狀一定要把本國君主寫成“虜主”，天綱說：“要殺就殺，還用得着寫什麼供狀？”有關部門不能使他屈服，任隨他怎麼寫供狀，天綱在提到金帝的時候就衹寫“故主”而已。得知這事的人都同情他。後來他下落不明。

完顏仲德

完顏仲德本名忽斜虎，合懶路人。少穎悟不群，讀書習策論，有文武才。初試補親衛軍，雖備宿衛而學業不輟。中泰和三年進士第，歷仕州縣。貞祐用兵，辟充軍職，嘗爲大元兵所俘，不逾年盡解其語，尋率諸降人萬餘來歸。宣宗召見，奇之，授邳州刺史、兼從宜。增築城壁，匯水環之，州由是可守。哀宗即位，遥授同知歸德府事，同簽樞密院事，行院於徐州。徐州城東西北三面皆黄河而南獨平陸，仲德叠石爲基，增城之半，復浚隍引水爲固，民賴以安。

完顏仲德本名忽斜虎，是合懶路人。他從小聰明過人，愛讀書，練習策論，有文武才幹。最初他試補親衛軍，雖擔任宫城警衛但不廢學業。他考中泰和三年進士，歷任州縣官吏。貞祐年間，戰事興起，仲德被召，擔任軍職，曾被蒙古軍俘虜，不到一年時間就完全能懂蒙古語，不久他率領一萬多名降人回歸金國。宣宗召見他，認爲他是奇才，任命他爲邳州刺史、兼從宜。仲德在邳州增築城墻壁壘，又疏通水道，讓水環繞城外，邳州因此可以堅守。哀宗即位，遥授同知歸德府事，同簽樞密院事，在徐州行樞密院事。徐州城東西北三面都臨黄河、而南面獨有一片平原，仲德壘石頭作墻基，增高了原城墻的一半，又疏通乾涸的護城濠，引水入濠，使徐州城防加

固，州民依仗這些措施獲得安寧。

正大五年，詔關陝以南行元帥府事，以備小關及扇車回。時北兵叩關，仲德適與前帥奧屯阿里不酌酒更代，而兵猝至，遂驅而東。阿里不素無守禦之策，為有司所劾，罪當死。仲德上書引咎，以謂“北兵越關之際，符印已交，安得歸罪前帥，臣請受戮”。上義之，止杖阿里不而貰其死。

正大五年，哀宗任仲德爲關陝以南行元帥府事，以便防禦小關和扇車回。這時蒙古軍前來攻關，而仲德剛好在和前任元帥奧屯阿里不飲酒，辦理更替事宜，敵兵突然來臨，於是祇有驅馬東奔。阿里不向來沒有守禦的方略，被有關部門彈劾，按罪狀應處死。仲德上書把罪責歸在自己身上，認爲“蒙古軍攻進關口的時候，符、印已交給我，怎能把罪責歸於前帥，請判我死罪吧”。哀宗贊許他的義氣，祇用杖刑處分阿里不而免去他的死罪。

六年，移知鞏昌府，兼行總帥府事。時陝西諸郡已殘，仲德招集散亡，得軍數萬，依山為柵，屯田積穀，人多歸焉。一方獨得小康，號令明肅，至路不拾遺。八年四月，詔授仲德鞏昌行省及虎符、銀印。

正大六年，仲德移知鞏昌府，兼行總帥府事。當時陝西各郡都已破敗，仲德招集散亡的人，收得兵士數萬名，依山立柵，屯田積糧，人們多去投奔他。一方獨得小康，號令嚴明，以致路不拾遺。正大八年四月，哀宗下令任命仲德爲鞏昌行省并授予虎符、銀印。

天興元年九月，拜工部尚書、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於陝州。時兀典新敗，陝州殘破，仲德復立山寨，安撫軍民。會上以蠟丸書徵諸道兵入援，行省院帥府往往觀望不進，或中道遇兵而潰，惟仲德提孤軍千人，歷秦、藍、商、鄧，擷果菜為食，間關百死至汴。至之日，適上東遷。妻子在京師五年矣，仲德不入其家，趨見上於宋門，問東幸之意。知欲北渡，力諫云：“北兵在河南，而上遠徇河北，萬一無功，得完歸乎？國之存亡，在此一舉，願加審察。臣嘗屢遣人奏，秦、鞏之間山岩深固，糧餉豐贍。不若西幸，依險固以居，命帥臣分道出戰，然後進取興元，經略巴蜀，此萬全策也。”上已與白撒議定，不從，然素重仲德，且嘉其赴難，進拜尚書省右丞、兼樞密副使，軍次黄陵岡。

天興元年九月，任命仲德爲工部尚書、參知政事，在陝州行尚書省事。這時兀典剛剛戰敗，陝州殘破，仲德重新建置山寨，安撫軍民。正當哀宗用蠟丸書徵調各路兵馬入援時，行省、行院、帥府往往觀望不前，有的中途遇敵被擊潰，祇有仲德率領孤軍千人，歷經秦、藍、商、鄧數州，靠采集荒果野菜當糧食，歷盡艱險，死裏逃生，終於到達汴京。剛到的這天，正逢哀宗東遷。仲德的妻子孩子在京師已五年了，仲德不入家門，趕到宋門見哀宗，問他東遷的意圖。當他知道哀宗是想往北渡越黄河時，就竭力勸阻説：“蒙古軍在河南，而陛下遠征河北，萬一失敗，能够平安歸來嗎？國家存亡，在此一舉，希望陛下再仔細考慮。我曾多次派人奏告，秦州、鞏州之間山深岩固，糧食豐足。不如遷往西部，憑險要地勢據守，命帥臣分路出戰，然後進取興元，設法攻取巴州、蜀州地區，這纔是萬無一失的策略。”哀宗已經和白撒商議决定，没有接受仲德的建議，但哀宗一直看重仲德，又贊許他捨身忘死來救國難，就升任他爲尚書省右丞、兼樞密副使，駐軍黄陵岡。

二年正月，車駕至歸德，以仲德

天興二年正月，哀宗到達歸德，派仲德到徐

行尚書省于徐州。既至，遣人與國用安通問。沛縣卓翼、孫璧冲者初投用安，用安封翼爲東平郡王，璧冲博平公，升沛縣爲源州。已而，翼、璧冲來歸，仲德畀之舊職，令統河北諸寨，行源州帥府事。用安累檄王德全入援，不赴，仲德至徐，德全大恐，求赴歸德。仲德留之，遣人納奏帖云："徐州重地，德全不宜離鎮。"仲德虚州廨不居，亦無兵衛自防，日以觀書爲事，而德全自疑益甚。

二月，魚山總領張瓛作亂，殺元帥完顔胡土降北。仲德累議討之，德全不從，即領麾下十許人，親勸民兵得三百人，徑往魚山，而從宜嚴禄已誅瓛反正，仲德撫慰軍民而還。有曹總領者，盜御馬東行，制旨諭行省討之，仲德既殺賊，德全欲功出己，殺曹黨四十八人。

三月，阿術魯攻蕭縣，游騎至徐，德全馬悉爲所邀。仲德時往宿州，德全以失馬故始議救蕭縣，遣張元哥、苗秀昌率騎八百以往。未及交戰，元哥退走，北兵掩之，皆爲所擒殺之，蕭縣遂破。四月，仲德陽以關糧往邳州，州官出迎，就執德全并其子殺之，餘黨之外一無所問，闔郡稱快。

初，完顔胡土以遥授徐州節度，往帥嚴禄軍於永州北保安鎮。時禄已爲從宜，在碭山數年，又得士心。忽土到，軍士不悦，二月辛卯夜，遂爲總領張瓛、崔振所害。吏部郎中張敏修，忽土下經歷官，乃以軍變脅嚴禄降北。禄佯應之，陰召永州守陳立、副招撫郭昇，會諸義軍赴保安鎮誅作亂者。軍夜至，禄遣敏修召瓛、振計事，二人不疑，介胄而至，及其黨與

州行尚書省事。到達徐州以後，就派人和國用安取得聯係。沛縣人卓翼、孫璧冲先前投靠國用安，用安封卓翼爲東平郡王，封孫璧冲爲博平公，升沛縣爲源州。不久，卓翼、孫璧冲來投仲德，仲德讓他們擔任原職，命他們統率黄河以北各寨兵民，行源州帥府事。用安多次行文令王德全救援朝廷，德全按兵不動，仲德來到徐州，德全十分恐懼，請求前往歸德。仲德留下了德全，派人送奏札到朝廷，奏中説："徐州是重鎮，德全不當離開。"仲德空着州府官邸不住，也不用兵保護自己，成天專心看書，但德全更加自疑。

二月，魚山總領張瓛作亂，殺了元帥完顔胡土後投降蒙古。仲德多次商議討伐，德全不同意，仲德就帶領手下十來人，親自動員百姓當兵，得到三百人，直向魚山進發，而這時從宜嚴禄已經殺掉張瓛，撥亂反正，仲德安撫慰問軍民後回到徐州。有個曹總領盗取皇帝用馬向東逃去，哀宗下令通告行省捕捉，仲德殺掉盗馬賊後，德全想占有功勞，就殺了曹總領的同夥四十八人。

三月，阿術魯進攻蕭縣，前哨騎兵抵達徐州，德全的馬匹全被搶去。仲德這時去了宿州，德全因丢失馬匹的緣故纔決定救援蕭縣，派張元哥、苗秀昌率騎兵八百前去。還没交戰，元哥就退兵逃走，蒙古軍撲了過來，金兵全被殺死和俘虜，蕭縣也就被攻破。四月，仲德裝着籌辦糧食前去邳州，州官出來迎接，趁機就捉拿了德全和他的兒子，將他們殺了，除了他們殘餘的同黨外，其他人一概不追究，全郡的人無不叫好。

先前，完顔胡土以遥授徐州節度使的身份，前往永州北面的保安鎮掌管嚴禄的兵馬。這時嚴禄已是從宜，在碭山已數年，又得到士兵的擁護。忽土前來，兵士不滿意，二月辛卯夜，忽土就被總領張瓛、崔振殺害。吏部郎中張敏修，本是忽土手下經歷官，就用發動兵變的罪名脅迫嚴禄投降蒙古。嚴禄假意答應，暗中召永州守陳立、副招撫使郭昇會集各部義兵前往保安鎮剿滅作亂的人。部隊晚上到達，嚴禄就派張敏修召張瓛、崔振商議事情，二人不疑，披挂上甲胄就來

皆爲禄所殺。徐州去保安百里，行省聞之來討，會禄已反正，乃以便宜授禄行元帥左都監，就佩忽土虎符。朝廷復授禄遥領歸德知府、兼行帥府事。未幾，大元將阿术魯兵至保安，禄夜遁。後禄聞官奴變，一軍頓徐、宿間幾一月，遂投漣水，敏修入徐。

了，嚴禄就把他們和他們的黨羽一起殺掉。徐州離保安鎮有百里路程，行省得知後前來討伐，正逢嚴禄已經撥亂反正，行省就用權宜行事的權力任命嚴禄行元帥左都監，就便佩帶忽土的虎符。朝廷又任命嚴禄爲遥領歸德知府、兼行帥府事。不久，蒙古軍將領阿术魯的兵馬抵達保安，嚴禄趁夜逃走。後來嚴禄得知蒲察官奴作亂，帶着一軍停留在徐州、宿州之間差不多一個月時間，隨後就投奔漣水，張敏修進了徐州。

五月，詔仲德赴行在。時官奴已變，官屬懼爲所紿，勸勿往。仲德曰："君父之命，豈辨真僞耶，死亦當行。"尋使者至，果官奴之詐。六月，官奴誅，詔仲德議遷蔡，仲德雅欲奉上西幸，因贊成之。及蔡，領省院，事無巨細率親爲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無西志。近侍左右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爲上言西行不便。未幾，大兵梗路，竟不果行。仲德每深居燕坐，瞑目太息，以不得西遷爲恨。

五月，有詔令仲德前往行宫。這時蒲察官奴已經作亂，屬官們擔心他上官奴的當，勸他不要去。仲德説："皇上的命令，怎能辨别真假呢，就算死也當去。"不久朝廷使者到，果然前令是官奴玩的把戲。六月，官奴被殺，哀宗召仲德商議遷往蔡州的事，仲德一直希望哀宗遷往西部地區，因而贊同并促成這件事。到達蔡州後，仲德兼領尚書省和樞密院事務，不論大小事情他都親自去做，挑選戰士，徵集馬匹，修製甲胄兵器，没有哪天忘掉西遷的主意。哀宗身邊的人在睢陽經歷了長期的難艱困苦，好不容易得到汝陽這樣的安寧環境，都娶妻子，置財産，不願再遷移，成天對哀宗説西行不便。不久，蒙古兵截斷了西去的路，最終没能成行。仲德常常深居静坐，閉目嘆息，對没能西遷感到遺憾。

是月，上至蔡，命有司修見山亭及同知衙，爲游息之所。仲德諫曰"自古人君遭難，播越于外，必痛自刻苦貶損，然後可以克復舊物。况今諸郡殘破，保完者獨一蔡耳。蔡之公廨固不及宫闕萬一，方之野處露宿則有加矣。且上初行幸已嘗勞民葺治，今又興土木之役以求安逸，恐人心解弛，不足以濟大事。"上遽命止之。

這月中，哀宗在到達蔡州後，命有關部門修建見山亭和同知蔡州事官府，作爲游樂休息的場所。仲德勸告説："自古帝王遭受大難，離京出走，流離在外，必親行節儉，飽嘗痛苦，然後纔能收復失去的一切。况且當今各郡殘破，得以保全的衹不過一個蔡州而已。蔡州的官邸固然抵不上宫廷的萬分之一，但比起野外露宿就好多了。并且陛下先前巡視時已曾花費民力修治，今又徵發民夫從事土木修建，以求生活舒適，恐怕人們心灰意冷，不能成就大事。"哀宗立即下令不再修造。

七月，定進馬遷賞格，每甲馬一匹或二匹以上，遷賞有差。自是，西山帥臣范真、姬汝作等各以馬進，凡得千餘匹，以抹撚阿典領之。又遣使

七月，定立獻馬升官獎勵標準，每進上等馬一匹或兩匹以上，按等級升官獎勵。從這以後，西山帥臣范真、姬汝作等分别獻馬，共得一千多匹，命抹撚阿典掌管這事。又派使者分别去各地

分詣諸道徵兵赴蔡，得精鋭萬人。又以器甲不完，命工部侍郎术甲咬住監督修繕，不逾月告成。軍威稍振，扈從諸人苟一時之安，遂以蔡爲可守矣。

調集兵馬開往蔡州，獲得精兵一萬人。又因兵器甲胄殘缺不全，命工部侍郎术甲咬住監督修理，不過一月就完成了。這樣軍威漸漸提高，哀宗來蔡州時的隨從人員衹圖一時安閑，就認爲蔡州可以堅守了。

魯山元帥元志領軍千餘來援。時諸帥往往擁兵自固，志獨冒險數百里，且戰且行，比至蔡幾喪其半。上表異之，賜以大信牌，升爲總帥。息州忠孝軍帥蔡八兒、王山兒亦來援。

魯山元帥元志領兵千餘來援，當時各路元帥往往擁兵自保，衹有元志冒險行軍數百里，邊走邊打，當到達蔡州時幾乎喪失一半人馬。哀宗給予特殊的嘉獎，賜給大信牌，升他爲總帥。息州的忠孝軍元帥蔡八兒、王山兒也來援助。

壬午，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於罵詈。郎中移剌克忠白之仲德，仲德大怒，縛德堂下，杖之六十。上諭仲德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仲德曰："時方多故，録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决，大犯則誅，强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更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至于國亡不敢有犯。

壬午，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多人乘馬闖入尚書省，因每月供給的糧食不優厚而大喊大叫，差點破口大駡。郎中移剌克忠向仲德禀報，仲德十分氣憤，把李德綁起來拖到堂下，打了六十棒。哀宗告誡仲德説："這支部隊很得力，正要依仗他們出力，你怎不容忍一些，給予這樣重的處罰。"仲德説："現在正是多事之秋，記録戰功，隱忍過錯，出自陛下的恩德。至於將帥的職責就不同，稍犯法規就要處罰，嚴重違犯軍紀的就得殺頭，對强勁勇猛的士兵不能讓他一天不守紀律。因爲小人生性就是這樣，你一縱容他就驕横，驕横就難以控制，睢陽這場禍亂難道衹是官奴一人的罪過，也怪有關部門太縱容了。現在要想改變以前的作法，就不當讓愛心勝過權威，獎賞一定由陛下決斷，處罰的事就讓我來承擔責任。"兵士聽到這些話，直到金國滅亡時都没人敢違犯軍紀。

九月，蔡城戒嚴。行六部尚書蒲察世達以大兵將至，請諭民并收晚田，不及者踐毁之，毋資敵，制可。丙辰，詔裁冗員，汰冗軍，及定官吏軍兵月俸，自宰執以下至于皂隸，人月支六斗。初，有司定減糧，人頗怨望。上聞之，欲分軍爲三，上軍月給八斗，中七斗，下六斗，人復怨不均。乃立射格，而上中軍輒多受賞，連中者或面賜酒，人益爲勸，且陰有所增而人不知，仲德之謀也。甲子，分軍防守四面。

九月，蔡州城緊急備戰。行六部尚書蒲察世達因蒙古軍就要到來，請告誡州民同心協力收穫晚秋作物，來不及收割的就踐踏毁掉，不要留給敵人，哀宗批准施行。丙辰，哀宗令裁減閑散多餘的官吏和兵士，并定官吏兵士每月的俸禄，自宰相大臣以下至僕從人員，每人月給六斗糧。先前，有關部門決定減少糧食供給，許多人都有埋怨。哀宗聽説後，打算把部隊分作三等，上軍每人每月供給八斗，中軍七斗，下軍六斗，人們又埋怨分配不均。於是就定下射箭比賽獎賞標準，因而上中軍士兵總是多受賞，連連射中目標的還當面賞酒喝，於是更加激發了兵士習射的勁頭，

并且還有人暗中多得糧食而其他人不知道，這些都是仲德的主意。甲子，分軍防守四面。

十月壬申朔，大兵壕壘成，耀兵城下，旗幟蔽天，城中駭懼。及暮，焚四關，夷其墻而退。十一月辛丑，大兵以攻具傅城，有司盡籍民丁防守，不足則括婦女壯健者，假男子衣冠使運木石。蔡既受圍，仲德營畫禦備，未嘗一至其家，拊存軍士，無不得其歡心，將校有戰亡者，親為賻祭，哭之盡哀。己丑，西城破，城中前期築栅浚濠為備，雖克之不能入也。但於城上立栅，南北相去百餘步而已，仲德摘三面精鋭日夕戰禦，終不能拔。

十月壬申初一，蒙古軍的戰壕營壘築成，在城下炫耀兵威，旗幟遮天，城中人驚恐不安。到黃昏時，蒙古軍放火燒毀月城四門，推倒城墻後退回營壘。十一月辛丑，蒙古軍用攻城器械靠近州城，有關部門徵發全部青壯州民防守，力量不够就强令健壯的婦女穿上男子衣裝，讓她們搬運木頭石塊。蔡州被圍之後，仲德策劃布置防禦，從未回過一次家，他慰勞撫恤戰士，每個士兵都感激他，將校有戰死的，他親自湊錢安葬祭奠，哭得很悲痛。己丑，西城被攻破，城中在戰前就設置栅欄，疏通濠溝，作了防備，雖然攻上城墻也不能入城。衹在城上立栅欄，南北兩栅相距不過百餘步，仲德選取另外三面的精兵日夜抵抗，蒙古軍始終不能從西城攻入。

三年正月庚子朔，大兵以正旦會飲，鼓吹相接，城中飢窘愁嘆而已。圍城以來，戰歿者四帥、三都尉，其餘總帥以下，不可勝紀。至是，盡出禁近，至於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戊申，大兵鑿西城為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

天興三年正月庚子初一，因這天是春節，蒙古軍集會飲酒，吹打樂器陣陣奏鳴，樂聲此伏彼起，城中人飢餓困迫，衹聽到愁嘆的聲音。州城被圍以來，戰死的有元帥四人、都尉三人，其餘總帥以下戰死的人就數不清了。到這時，出動全部内宫近侍人員，至於舍人、掌印傳令人、尚書省及各部屬官，也都參加戰鬥。戊申，蒙古軍鑿穿西城墻成五道門，整頓好部隊進城，指揮兵士激戰，直到黃昏時纔退去，并聲言第二天要再來。

己酉，大兵果復來，仲德率精兵一千巷戰，自卯及巳，俄見子城火起，聞上自縊，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為。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為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是參政孛术魯婁室、兀林荅胡土，總帥元志，元帥王山兒、紇石烈柏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

己酉，蒙古軍果然再次來攻，仲德率精兵一千巷戰，從卯時戰到巳時，突然發現子城起火，聽説哀宗上吊自殺，仲德對將士説："我國君主已死去，我還打什麽仗。我不能死在亂兵手下，我投汝水，跟隨我的君王去了。各位自己好好打算吧。"説完就投河自殺。將士們都説："丞相都能死，我們就不能嗎。"於是參政孛术魯婁室、兀林荅胡土，總帥元志，元帥王山兒、紇石烈柏壽、烏古論桓端以及兵士五百多人，都相隨自殺。

仲德狀貌不逾常人，平生喜怒未嘗妄發，聞人過，常護諱之。雖在軍旅，手不釋卷，門生故吏每以名分教

仲德狀貌和平常人差不多，平生從不妄發喜怒，發現別人的過錯，常常遮掩，避而不談。雖在軍隊之中，但手不釋卷，常用安名分、守禮法

之。家素貧，敝衣糲食，終其身晏如也。雅好賓客，及薦舉人材，人有寸長，極口稱道。其掌軍務，賞罰明信，號令嚴整，故所至軍民為用，至危急死生之際，無一士有異志者。南渡以後，將相文武，忠亮始終無瑕，仲德一人而已。

教導門生故吏。家庭向來貧困，他穿破舊衣，吃粗糙食物，終身安於這種清貧的生活。他向來樂意接待賓客，當薦舉人才時，衹要別人有一點長處，他總是贊不絕口。他掌管軍務，賞罰分明，講求信譽，號令嚴明，所以他走到哪裏，哪裏的軍民都爲他出力，就是在生死危亡的關頭，也没有一人懷有二心。自金都南遷以後，文武將相中始終忠心耿耿無懈可擊的衹有仲德一人而已。

贊曰：金之亡，不可謂無人才也。若完顏仲德、張天綱，豈非將相之器乎。昔者智伯死又無後，其臣豫讓不忘國士之報，君子謂其無所為而為之，真義士也。金亡矣，仲德、天綱諸臣不變所守，豈愧古義士哉。

贊曰：金國的滅亡，不能認爲是没有人才。像完顏仲德、張天綱這些人，難道没有將帥宰相的才幹嗎。古時候智伯死後又無子，他的家臣豫讓感謝他給予一國名士的待遇，不忘報答，君子認爲他不抱任何個人目的去做報恩的事，真是義士。金國滅亡，仲德、天綱等人不改節操，比起古代的義士難道有愧色嗎。

金史卷一百二十

列傳第五十八

世　戚

石家奴　裴滿達　忽覩　徒單恭　烏古論蒲魯虎
唐括德温　烏古論粘没曷　蒲察阿虎迭　烏林荅暉　蒲察鼎壽
徒單思忠　徒單繹　烏林荅復　烏古論元忠(子)誼　唐括貢
烏林荅琳　徒單公弼　徒單銘　徒單四喜

金昭祖娶徒單氏，后妃之族自此始見。世祖時，烏春爲難，世祖欲求昏以結其歡心，烏春曰："女直與胡里改豈可爲昏?"章宗時，賜夾谷清臣族同國人。清臣，胡里改人也。然則四十七部之中亦有不通昏因者矣，其故則莫能詰也。有國家者，昏因有恒族，能使風氣淳固、親義不渝、而貴賤等威有别焉，蓋良法也歟。作《世戚傳》。

自從金昭祖娶徒單氏的女子爲妻後，皇后嬪妃的家族纔見於記載。世祖時，烏春和他作梗，世祖就想通過聯姻來獲得他的好感，烏春拒絶説："女真與胡里改怎可婚配?"章宗時，恩准把夾谷清臣的族屬視同女真各部。夾谷清臣就是胡里改部族人。這樣看來在四十七個部族中也有不通婚的情況，至於其中緣故就無法考索了。統治天下的人，讓婚姻在一定的族姓中進行，能使風氣淳厚穩定、親屬情義不變，而貴賤尊卑的等級差别也明確了，這大概可説是好辦法吧。爲此本書立《世戚傳》。

蒲察石家奴

石家奴，蒲察部人，世居案出虎水。祖斛魯短，世祖外孫。桓赧、散達之亂昭肅皇后父母兄弟皆在敵境，斛魯短以計迎還之。

石家奴自幼時撫養于太祖家，及長，太祖以女妻之。年十五，從攻寧江州、敗遼主親軍、攻臨潢府皆有功，襲謀克。其後，自山西護齊國王謀良虎之喪歸上京，道由興中。是時，方攻興中未下，石家奴置柩于驛，率其所領猛安兵助王師，遂破其

石家奴，蒲察部人，世代居住在案出虎水。他的祖父名叫斛魯短，是世祖的外孫。桓赧、散達作亂的時候，昭肅皇后的父母兄弟都在敵人境内，斛魯短用計迎回了他們。

石家奴從小撫養在太祖家，到他長大成人，太祖把女兒許配給他。十五歲時，跟隨太祖出征，在攻寧江州、敗遼帝親軍、攻臨潢府的戰役中都立下功勞，繼承了謀克職位。後來，他從山西護送齊國王謀良虎的靈柩回上京，路過興中。這時，金軍正在圍攻興中城，但没能攻下，石家奴把靈柩安放在驛站，率領自己所帶的猛安兵協

城。

從宗望討張覺。再從宗翰伐宋。宗翰聞宗望軍已圍汴，遣石家奴計事，抵平定軍遇敵兵數萬，敗之，遂見宗望。已還報，宗翰聞其平定之戰，甚嘉之。

助朝廷軍隊，於是就攻克興中。

後石家奴隨從宗望進攻張覺。又隨宗翰征伐宋朝。宗翰得知宗望的兵馬已圍汴城，就派石家奴前去和他議事，抵達平定軍時遇上敵兵數萬人，石家奴將他們打敗，然後去見宗望。議完事回報宗翰，宗翰得知他在平定軍的戰況，十分贊許。

明年，復伐宋，石家奴隸婁室軍。婁室討陝西未下，石家奴領所部兵援之。既而，以本部屯戍西京，會契丹大石出奔，以余睹爲元帥，石家奴爲副，襲諸部族以還。未幾，有疾，退居鄉里。

第二年，再次征伐宋朝，石家奴隸屬於婁室軍。婁室進攻陝西没有攻下，石家奴率本部兵馬增援。不久，石家奴率本部兵馬駐守西京，正當契丹大石出逃時，朝廷以余睹爲元帥，以石家奴爲副元帥，襲擊大石各部族，後又回到西京。不久，石家奴生病，離任回鄉家居。

天眷間，授侍中、駙馬都尉。再以都統定邊部，熙宗賜御書嘉奬之。封蘭陵郡王，除東京留守，以病致仕。卒，年六十三，加贈鄖王。正隆奪王爵，封魯國公。

天眷年間，任命石家奴爲侍中、駙馬都尉。他兩次以都統的職位平定邊境地區，熙宗賜給親筆詔書，予以嘉奬。後封爲蘭陵郡王，又任命爲東京留守，因病退休。去世，年六十三歲，加贈鄖王。正隆年間廢除王爵，封魯國公。

裴滿達

裴滿達本名忽撻，婆盧木部人。爲人淳直孝友。天輔六年，從蒲家奴追叛寇於鐵呂川，力戰有功。熙宗娶忽撻女，是爲悼平皇后。天眷元年，授世襲猛安。明年，以皇后父拜太尉，封徐國公。皇統元年，除會寧牧。居數歲，以太尉奉朝請。

裴滿達本名忽撻，是婆盧木部人。他爲人淳樸正直，孝敬長輩，友愛兄弟。天輔六年，裴滿達跟隨蒲家奴追擊叛寇，直到鐵呂川，他力戰有功。熙宗娶忽撻的女兒，這就是悼平皇后。天眷元年，授予裴滿達世襲猛安職位。第二年，因他是皇后的父親，就升任太尉，封徐國公。皇統元年，任命爲會寧牧。過了幾年，以太尉的身份爲奉朝請。

九年，悼后死。無何，海陵弒熙宗，欲邀衆譽，揚熙宗過惡，以悼后死非罪，於是封忽撻爲王。天德三年，薨。子忽覩，爲燕京留守，以罪免，居中都，海陵命馳驛赴之。及葬，使秘書監納合椿年致祭，賻銀五百兩。

皇統九年，悼平皇后被殺死。不久，海陵王殺了熙宗，他想得到人們的贊美，就公開熙宗的過錯，因悼平皇后無罪被殺，於是就封忽撻爲王。天德三年，去世。他的兒子名叫忽覩，任燕京留守，因罪罷免，居住在中都，海陵王命他乘驛車赴喪。到下葬時，派秘書監納合椿年前往致哀，給銀五百兩助葬。

裴滿忽覩

忽覩，天眷三年權猛安，皇統元年爲行軍猛安。歷橫海、崇義軍節度使，以后戚怙勢贓污不法。其在橫海，拜富人爲父，及死，爲之行服而

忽覩，天眷三年代理猛安，皇統元年爲行軍猛安。歷任橫海、崇義軍節度使，因自己是皇后親戚，仗勢貪贓枉法。他在橫海的時候，拜一個富人爲義父，當這人死後，又爲他服喪守孝而分

分其資。在崇義，諷寺僧設齋而受其施。及留守中京，益驕恣，苟可以得財無不為者。選諸猛安富人子弟為扎野，規取財物，時號“閑郎君”。朝廷以忽覩與徒單恭等污濫至甚，命秉德黜陟天下官吏，忽覩以贓罷。海陵以忽覩所至縱家奴擾民，乃定禁外官任所閑雜人條約。天德三年，復起為鄭州防禦使，改安國軍節度使。卒，年三十九。

他的家產。在崇義時，他暗示寺院和尚設齋會，而自己收受人們向齋會施捨的財物。到留守中京後，忽覩更加膽大妄爲，衹要能獲取財物的事無不去做。他選擇各猛安中的富人子弟組成扎野，謀求財物，當時人稱作“閑郎君”。朝廷因忽覩和徒單恭等人過於妄爲，命秉德升降天下官吏，忽覩因貪贓被罷官。海陵王因忽覩每到一地都縱容家奴騷擾百姓，就制定了禁止外地官員官府內閑雜人員的條約。天德三年，重新起用忽覩鄭州防禦使，改任安國軍節度使。去世，年三十九歲。

徒單恭

徒單恭本名斜也。天眷二年，為奉國上將軍。以告吴十反事，超授龍虎衛上將軍。為户部侍郎，出為濟南尹，遷會寧牧，封譚國公。復出為太原尹。斜也貪鄙，使工繪一佛像，自稱嘗見佛，其像如此，當以金鑄之。遂賦屬縣金，而未嘗鑄佛，盡入其家，百姓號為“金總管”。秉德廉訪官吏，斜也以贓免。

海陵篡立，海陵后徒單氏，斜也女，由是復用為會寧牧，封王。未幾，拜平章政事。海陵獵於胡剌渾水，斜也編列圍場，凡平日不相能者輒杖之。海陵謂宰相曰：“斜也為相，朕非私之。今聞軍國大事凡斜也所言，卿等一無取，豈千慮無一得乎?”他宰相無以對，温都思忠舉數事對曰：“某事本當如此，斜也輒以為如彼，皆妄生異議，不達事宜。臣逮事康宗，累朝宰相未嘗有如斜也專恣者。”海陵默然。斜也於都堂脊杖令史馮仲尹，御史臺劾之，海陵杖之二十。斜也猛安部人撒合出者，言斜也强率取部人財物，海陵命侍御史保魯鞫之。保魯鞫不以實，海陵杖保魯，而以撒合出為符寶祗候，改隸合扎猛安。

徒單恭本名斜也。天眷二年，爲奉國上將軍。因告發吴十造反事有功，破格提升爲龍虎衛上將軍。後任户部侍郎，出任濟南尹，升任會寧牧，封譚國公。再次出京任太原尹。斜也貪婪卑鄙，派畫工繪了一張佛像，自稱曾見過佛，佛的相貌就是這樣，應用黄金鑄造。於是向屬縣徵收黄金，但根本没有鑄佛，黄金全收進他家中，百姓稱他叫“金總管”。秉德考察官吏，斜也因貪贓被罷免。

海陵王篡位登基，他的皇后徒單氏就是斜也的女兒，因此又起用他做會寧牧，封王。不久，任平章政事。海陵王到胡剌渾水打獵，斜也布置圍獵場地，凡是平時與他不和的人就隨意用木杖打。海陵王對宰相說：“斜也做丞相，我不是偏袒他。近來聽説有關軍國大事，凡是斜也的意見你們都一概不取，難道千般思慮中就没有一點是可取的嗎?”其他宰相無話可對，温都思忠舉了幾件事例回答説：“某件事本來應當是這樣，斜也總認爲應當像那樣，都是隨意亂發不同意見，和當做的事情毫不相干。我從康宗朝就開始任職，幾朝宰相中没有像斜也這樣專横無理隨心所欲的。”海陵王默不作聲。斜也在都堂用棍棒責打令史馮仲尹，御史臺告了他的狀，海陵王打了他二十棒。斜也猛安中一個叫撒合出的部人，告斜也强行抽取部人財物，海陵王命侍御史保魯審問。保魯不按實情審理，海陵王罰保魯杖刑，而任撒合出爲符寶祗候，改屬合扎猛安。

斜也兄定哥尚太祖長女兀魯，定哥死無子，以季弟之子查剌爲後。斜也謀取其兄家財，强納兀魯爲室而不相能，兀魯嘗怨詈斜也。斜也妾忽撻與兀魯不叶，乃譖兀魯於海陵后徒單氏曰："兀魯怨上殺其兄宗敏，有怨望語。"會韓王亨改廣寧尹，諸公主宗婦往賀其母，兀魯以言慰亨母，忽撻亦以怨望指斥誣兀魯。海陵使蕭裕鞫之，忽撻得幸于徒單后，左驗皆不敢言，遂殺兀魯，斜也因而盡奪查剌家財。大定間皆追正之。海陵以兀魯有怨望語，斜也不奏，遂杖斜也，免所居官。俄，復爲司徒，進拜太保，領三省事，兼勸農使。再進太師，封梁、晋國王。

斜也的哥哥定哥娶太祖的長女兀魯爲妻，定哥死後無子，以小兄弟的兒子查剌爲繼承人。斜也企圖奪取兄長的家産，就强行娶兀魯爲妻但又不和睦，兀魯常怨恨地駡斜也。斜也的小妻忽撻與兀魯不和，就在海陵王的皇后徒單氏面前誣陷兀魯説："兀魯怨恨陛下殺了她哥哥宗敏，説過埋怨責備的話。"剛好韓王完顔亨改任廣寧尹，衆多公主和皇族的女子都去向他母親道賀，兀魯説了一些寬慰完彦亨母親的話，忽撻也以埋怨責備指斥誣陷兀魯。海陵王派蕭裕審理，忽撻在徒單后面前受寵，證人都不敢説實話，於是就殺了兀魯，斜也因而奪取了查剌的全部家産。後來在大定年間對這件事的處理進行了全面的糾正。海陵王因兀魯有埋怨責備的話而斜也没有奏報，就對斜也施杖刑，免去他所任的官職。不久，又任命爲司徒，升爲太保，領三省事，兼勸農使。又升太師，封梁、晋國王。

貞元二年九月，斜也從海陵獵于順州。方獵，聞斜也薨，即日罷獵，臨其喪，親爲擇葬地，遣使營治。及葬，賜轀輬車，上及后率百官祭之，賜謚曰忠。正隆間，改封趙國公，再進齊國公。

貞元二年九月，斜也隨海陵王到順州打獵。海陵王剛開始打獵，聽説斜也死了，當天就停止打獵，親到他的靈堂，又親自爲他選擇墓地，派人營造墳墓。到了葬期，賜給轀輬車，海陵王和皇后率領百官祭奠，賜謚號忠。正隆年間，改封趙國公，又進封齊國公。

其妻先斜也卒，海陵嘗至其葬所致祭，起復其子率府率吾里補爲諫議大夫。大定間，海陵降爲庶人，徒單氏爲庶人妻，斜也降特進、鞏國公。

斜也的妻子先死，海陵王曾到葬地表示哀悼，又在喪期未滿時就把他的兒子率府率吾里補起用爲諫議大夫。大定年間，海陵王降爲平民，徒單皇后降爲平民妻，斜也降爲特進、鞏國公。

烏古論蒲魯虎

烏古論蒲魯虎，父當海，國初有功。蒲魯虎通契丹大小字，娶宋王宗望女昭寧公主什古。熙宗初，爲護衛，改牌印，常侍左右。轉通進，襲父謀克，再遷臨海軍節度使，改衛州防禦使。海陵賜食内殿，謂之曰："衛州風土甚佳，勿以防禦爲降也。"對曰："頗聞衛州官署不利守者。"即日，改汾陽軍節度使，賜衣服、佩玉、帶劍。入爲太子詹事，卒，年四十一。海陵親臨哭之，后妃皆吊祭，

烏古論蒲魯虎，他的父親名當海，在建國之初立下功勞。蒲魯虎通曉契丹大小字，娶宋王完顔宗望的女兒昭寧公主什古爲妻。熙宗初年，蒲魯虎擔任護衛，改掌牌印，常在熙宗身邊。改任通進，繼承父親的謀克職位，再升爲臨海軍節度使，改任衛州防禦使。海陵王在内殿賜食，對他説："衛州的環境風俗等都很好，不要認爲防禦使是降職。"蒲魯虎回答説："聽很多人説衛州的官府衙門不便於防護。"當天，海陵王就改任他爲汾陽軍節度使，賜給衣服、佩玉、帶劍。後入京任太子詹事，去世，年四十一歲。海陵王親

賻贈甚厚。有司給喪事，贈特進、駙馬都尉。正隆例贈光禄大夫。

到靈堂哀悼，皇后嬪妃都吊唁祭奠，追贈和賜予都很優厚。有關部門供給喪葬費用，贈官特進、駙馬都尉。正隆年間依例贈光禄大夫。

唐括德温

唐括德温本名阿里，上京率河人也。曾祖石古，從太祖平臘醅麻產，領謀克。祖脱孛魯，領其父謀克，從太祖伐遼，攻寧江、泰州戰有功。父撻懶，尚康宗女，從宋王宗望以軍二萬收平州，至城東十里許遇敵兵甚衆，戰敗之，太祖賞賚甚厚，授行軍猛安。皇統初，遷龍虎衛上將軍，歷興平、臨海等軍節度使。

唐括德温本名阿里，上京率河人。他的曾祖名石古，跟隨太祖平息了臘醅、麻產挑起的戰亂，領謀克。祖父名叫脱孛魯，代領父親石古的謀克，跟隨太祖進攻遼國，在攻寧江、泰州的戰鬥中都立下功勞。父親名撻懶，娶康宗的女兒爲妻，跟隨宋王完顔宗望帶兵兩萬攻取平州，到達城東十里左右的地方遇上很多敵兵，撻懶力戰敗敵，太祖給予優厚的獎賞，任命爲行軍猛安。皇統初年，升任龍虎衛上將軍，歷任興平、臨海等軍節度使。

德温善射，尚睿宗皇帝女楚國長公主。天眷三年，授宣武將軍。皇統元年，從都元帥宗弼南征，以善突戰遷廣威將軍。六年，遷定遠大將軍。七年，授殿前右副都點檢。天德初，改殿前左副都點檢，遷兵部尚書。出爲大名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改横海軍節度使，延安尹兼鄜延路兵馬都總管。世宗即位，封道國公，爲殿前都點檢、駙馬都尉。大定二年，以父祖功授按出虎猛安所管世襲謀克。三年九月九日，世宗以故事出獵，謂德温曰："扈從軍士二千，飲食芻秣能無擾百姓乎?"嚴爲約束，仍以錢一萬貫分給之。四年，爲勸農使，出爲西京留守，賜犀弓玉帶，召入爲皇太子太傅，卒。上輟朝，親臨喪奠祭，賻贈甚厚。

德温擅長射箭，娶睿宗皇帝的女兒楚國長公主爲妻。天眷三年，授宣武將軍。皇統元年，跟隨都元帥完顔宗弼南征，因擅長猛衝猛打，被升爲廣威將軍。皇統六年，升定遠大將軍。七年，授殿前右副都點檢。天德初年，改任殿前左副都點檢，升兵部尚書。後出京任大名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改授横海軍節度使，延安尹兼鄜延路兵馬都總管。世宗即位後，封他爲道國公，任命爲殿前都點檢、駙馬都尉。大定二年，因父祖的功勞授予他按出虎猛安所管的世襲謀克。大定三年九月九日，世宗按慣例外出打獵，他對德温説："隨從護衛的兵士有兩千人，人要吃喝，馬需草料，能不煩擾百姓嗎?"於是嚴加約束，又拿出一萬貫錢分給士兵。大定四年，任勸農使，又離朝出任西京留守，賞賜犀弓玉帶，召入朝，任皇太子太傅，死在任上。世宗特爲他的死停止視朝，親自參加喪葬，表示哀悼，資助喪葬、追贈位號的規格都很高。

十八年，追録其父撻懶并德温前後功，授其長子駙馬都尉鼎世襲西北路没里山猛安，徙隸泰州。

大定十八年，朝廷追記他父親撻懶和德温本人先後所建的功勞，授予他的長子駙馬都尉唐括鼎世襲西北路没里山猛安，并把這猛安遷移到泰州轄境。

烏古論粘没曷

烏古論粘没曷，上京胡剌温屯人也，移屯河間。祖唤端，太祖伐遼

烏古論粘没曷，上京胡剌温屯人，移居河間。祖名唤端，太祖進攻遼國時他常侍衛在太祖

常侍左右，追遼主延禧、却夏人援兵皆有功，授世襲謀克。父歡覩，官至廣威將軍。

粘没曷尚睿宗女冀國長公主，初為護衛，天德二年襲謀克。海陵伐宋，為押軍猛安。世宗即位，軍還，授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加駙馬都尉。歷左副點檢，禁直被酒不親視扃鐍，杖四十。遷右宣徽使、勸農使，出為興平軍節度使。改廣寧尹，賜錢三千貫。

粘没曷至廣寧，嗜酒不視事，上以兵部員外郎宗安為少尹，詔宗安戒諭之。上謂宗安曰："汝能繼修前政，朕不忘汝，勉之。"大定中，粘没曷卒。上聞之，遣其子駙馬都尉公説馳驛奔喪，賜錢三千貫，沿路祭物并從官給。

身邊，在追擊遼主延禧、擊退夏國援兵的戰役中都立下功勞，被授予世襲謀克。父名歡覩，官至廣威將軍。

粘没曷娶睿宗女兒冀國長公主爲妻，最初擔任護衛，天德二年繼承謀克。海陵王伐宋，粘没曷任押軍猛安。世宗即位後，粘没曷退兵回朝，被任命爲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加授駙馬都尉。曾任左副點檢，在宿衛宫廷時因喝醉酒不親自巡察門衛，被打了四十棍。後升右宣徽使、勸農使，離朝任興平軍節度使。改任廣寧尹，賞錢三千貫。

粘没曷到達廣寧後，好酒成癖，不理政事，世宗任兵部員外郎宗安爲少尹，令宗安告誡曉諭粘没曷，世宗對宗安説："你要是能接手整頓好以前的政務，我是不會忘記你的，你努力吧。"大定年間，粘没曷去世。世宗得知死訊，派粘没曷的兒子駙馬都尉公説乘驛車奔喪，賜錢三千貫，沿路所需祭物都由官府供給。

蒲察阿虎迭

蒲察阿虎迭，初授信武將軍，尚海陵姊遼國長公主迪鉢，為駙馬都尉。遼國薨，繼尚鄧國長公主崔哥。皇統三年，為右副點檢。五年，使宋為賀正旦使。改左副點檢，禮部、工部尚書，廣寧、咸平、臨潢尹，武定軍節度使，封葛王。薨年二十八。海陵親臨葬，贈譚王。正隆例贈特進、楚國公。

蒲察阿虎迭，最初授信武將軍，娶海陵王的姐姐遼國長公主迪鉢爲妻，任命爲駙馬都尉。遼國長公主死後，他又娶鄧國長公主崔哥爲妻。皇統三年，任右副點檢。五年，他作爲賀正旦使出使宋國。後改任左副點檢，禮部、工部尚書，廣寧、咸平、臨潢尹，武定軍節度使，封葛王。年二十八去世。海陵王親臨他的葬禮，追封譚王。正隆年間，依例贈特進、楚國公。

烏林荅暉

烏林荅暉本名謀良虎，明德皇后兄也。天眷初，充護衛，以捕宗磐、宗雋功授忠勇校尉，遷明威將軍。從宗弼北征，遷廣威將軍，賞以金幣、尚厩擊球馬。久之，除殿中侍御史。再除蒲速碗群牧使，謹畜牧，不事游宴，孳産蕃息，進秩，改特滿群牧使。

世宗即位，召見行在，除中都兵馬都指揮使。世宗至中都，將遣使於

烏林荅暉本名謀良虎，是明德皇后的哥哥。天眷初年，他擔任護衛，因捕捉宗磐、宗雋有功，授忠勇校尉，升明威將軍。跟隨宗弼北征，升任廣威將軍，并賞給他金幣、尚厩局訓養的擊球馬。過了一段時間，授殿中侍御史。後又任命爲蒲速碗群牧使，他認真負責地從事畜牧，不把心思放在吃喝游樂上，於是牲畜繁衍生長，朝廷給他升級，改任特滿群牧使。

世宗即位，在行宫召見他，任命爲中都兵馬都指揮使。世宗到達中都，準備派人出使宋國，

宋，以暉爲使。世宗曰："暉嘗私用官錢五百貫。"乃數其罪而罷之，遣高忠建往。因謂宰臣曰："朕於賞罰，毫髮無所假借。果公廉辦治，雖素所不喜必加升擢，若抵冒公法，雖至親不少恕。"遷都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卒。遣官致祭，皇太子諸王百官會喪，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十匹。詔以暉第三子天錫世襲納鄰河猛安親管謀克。

以烏林荅暉爲使者。後世宗説："烏林荅暉曾私用官錢五百貫。"就列舉他的罪過而撤銷使臣的任命，改派高忠建前往。他藉這事對宰相説："我對賞罰是絲毫不容情的。如果公正廉潔辦事得力，就是我向來不滿意的人也必定加以提拔；如果公然違犯朝廷法令，就是至親也不稍有寬恕。"後來烏林荅暉升任都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死在任上。朝廷派官致哀，皇太子、衆王、百官一起參加喪禮，賜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十匹助葬。又令以烏林荅暉的第三子天錫世襲納鄰河猛安親管謀克。

蒲察鼎壽

蒲察鼎壽本名和尚，上京曷速河人，欽懷皇后父也。賦性沉厚有明鑒，通契丹、漢字，長於吏事。尚熙宗女鄭國公主。貞元三年，以海陵女弟慶宜公主子加定遠大將軍，爲尚衣局使，累官器物局使。大定二年，加駙馬都尉，職如故。歷符寶郎、蠡州刺史、濬州防禦使，有惠政，兩州百姓刻石紀之。遷泰寧軍節度使，歷東平府、横海軍，入爲右宣徽使，改左宣徽，授中都路昏得渾山猛安曷速木單世襲謀克。

改河間尹，號令必行，豪右屏迹。有宗室居河間，侵削居民，鼎壽奏徙其族于平州，郡内大治。卒官。上聞之深加悼惜。喪至香山，皇太子往奠，百官致祭，賻銀綵絹。明昌三年，以皇后父贈太尉、越國公。

鼎壽既世連姻戚，女爲皇后，長子辭不失凡三尚定國、景國、道國公主，其寵遇如此，未嘗以富貴驕人，當時以爲外戚之冠云。

蒲察鼎壽本名和尚，上京曷速河人，他是欽懷皇后的父親。他秉性老成持重，善於洞察事物，通契丹和漢族文字，長於吏事。鼎壽娶熙宗女兒鄭國公主爲妻。貞元三年，因他是海陵王妹妹慶宜公主的兒子，加授定遠大將軍，任尚衣局使，歷任器物局使。大定二年，加授駙馬都尉，前任職不變。後歷任符寶郎、蠡州刺史、濬州防禦使，做了很多有利百姓的事，兩州百姓在石碑上刻文記載他的功德。後升任泰寧軍節度使，歷任東平府、横海軍，入朝任右宣徽使，改任左宣徽使，又授予中都路昏得渾山猛安曷速木單世襲謀克。

鼎壽改任河間尹，他在這裏號令必行，土豪惡霸再不敢出頭露面。有皇族人居住河間，欺壓剥削附近居民，鼎壽奏請朝廷，將這個家族遷往平州，從此郡内清平無事。鼎壽死在河間尹任上。世宗得知鼎壽死訊，十分哀痛惋惜。靈柩送到香山，皇太子前往祭奠，百官都去哀悼，朝廷給銀、綵、絹助葬。明昌三年，因他是皇后的父親，追贈太尉、越國公。

鼎壽既數代和皇室聯姻，女兒又是皇后，長子辭不失共娶定國、景國、道國公主三人爲妻，他得到這樣優厚的待遇，但從不憑富貴輕視欺凌别人，當時的人把他看作外戚中最優秀的人物。

徒單思忠

徒單思忠字良弼，本名寧慶。曾祖賽補，尚景祖女，從太祖伐遼，戰

徒單思忠字良弼，本名寧慶。曾祖名賽補，娶景祖的女兒爲妻，跟隨太祖進攻遼國，戰死在

歿于臨潢之渾河。父賽一，尚熙宗妹。正隆末，爲乣椀群牧使，契丹賊窩斡擾北邊，賽一與戰死之。大定初，贈金吾衛上將軍。

思忠通敏有才，頗通經史。世宗在潛邸，撫養之。賦性寬厚，十有二歲從上在濟南，一日，與姻戚公子出游近郊，有醉人腰弓矢策馬突過，諸公子怒欲鞭之，思忠曰："醉人昏昧，又何足責。"遂釋之。其人行數十步，忽執弓矢，思忠恐欲傷人，速馳至其傍，奪其弓，弛而還之。上聞之，嘉有識量，由是常使侍側。尚皇弟二女唐國公主。

大定初，世宗使思忠迎南征萬户高忠建、完顔福壽于遼口，察其去就，思忠知其誠意，乃與俱至東京。世宗即位，如中都，思忠從行，軍國庶事補益弘多。大定元年十月，拜殿前左衛將軍，二年，加駙馬都尉，卒。上爲輟朝，即喪所臨奠，命有司備禮葬之，營費從官給。

十九年，上追念思忠輔立功，贈驃騎衛上將軍，仍授其子鐸武功將軍、世襲中都路烏獨渾謀克。

徒單繹

徒單繹本名朮輦，其先上京按出虎達阿人。祖撒合懣，國初有功，授隆安府路合扎謀克、奪古阿鄰猛安。

繹美姿儀，通諸國語。尚熙宗第七女瀋國公主，充符寶祗候，遷御院通進，授符寶郎。歷宣德、泰安、淄州刺史，有廉名。改同知廣寧府事，以母鄂國公主憂，不赴。世宗特許以憂制中襲父封。服闋，授同知濟南府事。二十六年，遷棣州防禦使，以政迹聞，升臨海軍節度使，卒。

臨潢境内的渾河。父名賽一，娶熙宗的妹妹爲妻。正隆末年，賽一任乣椀群牧使，契丹賊人窩斡侵擾北部邊境，賽一和他交戰，被殺。大定初年，追贈他爲金吾衛上將軍。

思忠通達機敏有才幹，通曉不少經學史學著作。世宗還沒即位時，就把他收養在自己府中。思忠的秉性寬厚，十二歲時，隨世宗在濟南，一天和皇親公子到近郊游玩，一個腰挂弓箭的醉漢催馬衝過，衆公子發怒要鞭打他，思忠説："醉人頭腦不清，又怎值得責怪。"於是就放了他。醉人走了數十步遠，突然取弓箭在手，思忠擔心他要傷人，迅速催馬趕到他身旁，奪下他的弓，鬆掉弓弦後又還給他。世宗得知這事，贊許他有見識有膽量，從此常讓他守在身邊。思忠娶世宗第二女唐國公主爲妻。

大定初年，世宗派思忠到遼口迎接南征的萬户高忠建、完顔福壽，觀察他們的去留，思忠知道他們有誠意，就和他們一起前往東京。世宗即位後，前往中都，思忠隨行，對世宗處理軍國大事有很大的幫助。大定元年十月，任命思忠爲殿前左衛將軍，二年，加授駙馬都尉，去世。世宗特爲他的死停止視朝，到他的靈前哭祭，命有關部門舉行儀式安葬，營造費用由官府供給。

大定十九年，世宗追念思忠推戴輔佐自己的功勞，追贈他爲驃騎衛上將軍，并授命他的兒子徒單鐸爲武功將軍、世襲中都路烏獨渾謀克。

徒單繹本名朮輦，他的先輩是上京按出虎達阿人。祖名撒合懣，建國初立有功勞，授予隆安府路合扎謀克、奪古阿鄰猛安。

徒單繹的姿態容儀很漂亮，通各國語言。他娶熙宗第七女瀋國公主爲妻，充任符寶祗候，升御院通進，授符寶郎。歷任宣德、泰安、淄州刺史，有廉潔奉公的名聲。改任同知廣寧府事，因母親鄂國公主去世，没上任。世宗特許他在守喪期内繼承父親的封爵。守喪期滿後，任命他爲同知濟南府事。大定二十六年，升棣州防禦使，以政績出色，升臨海軍節度使，死在任上。

繹家世貴寵，自曾祖照至繹尚公主者凡四世云。

徒單繹家族世代受皇帝恩遇，門第顯貴，從曾祖徒單照至徒單繹共四代人，都曾娶公主爲妻。

烏林荅復

烏林荅復本名阿里剌，東平人也。奉御出身，大定七年尚世宗第七女宛國公主，授駙馬都尉。改引進使、兼符寶郎，出爲蠡州刺史，三遷歸德軍節度使。明昌三年，轉知興中府事。久之，爲曷懶路兵馬都總管。承安四年，拜絳陽軍節度使，卒。

烏林荅復本名阿里剌，是東平人。最初任奉御，大定七年娶世宗第七女宛國公主爲妻，授駙馬都尉。改任引進使、兼符寶郎，離京任蠡州刺史，三次升遷，官至歸德軍節度使。明昌三年，改任知興中府事。過了許久，任曷懶路兵馬都總管。承安四年，任命爲絳陽軍節度使，死在任上。

烏古論元忠

烏古論元忠本名訛里也，其先上京獨拔古人。父訛論，尚太祖女畢國公主。元忠幼秀異，世宗在潛邸以長女妻之，後封魯國大長公主。正隆末，從海陵南伐。世宗即位遼陽，時太保昂爲海陵左領軍大都督，遣元忠朝于行在，遂授定遠大將軍，擢符寶郎。諭之曰："朕初即位，親密無如汝者，侍從宿衛宜戒不虞。"大定二年，加駙馬都尉，除近侍局使，遷殿前左衛將軍。從世宗獵，上欲射虎，元忠諫止之。進殿前右副都點檢，爲賀宋正旦使，還，轉左副都點檢。坐家奴結攬民税，免官。十一年，復舊職。明年，升都點檢。十五年，北邊進獻，命元忠往受之，及還，詔諭曰："朕每遇卿直宿，其寢必安。今夏幸景明宫，卿去久，朕甚思之。"

烏古論元忠本名訛里也，他的先輩是上京獨拔古人。父名訛論，娶太祖女畢國公主爲妻。元忠從小就是一個不同尋常的人，世宗還没即位時，就把長女許配給他，後來封爲魯國大長公主。正隆末年，元忠跟隨海陵王南征。世宗在遼陽即位，這時太保完顔昂是海陵王的左領軍大都督，他派元忠到行宫朝拜，世宗就授予他定遠大將軍，升符寶郎。世宗告誡他説："我剛即位，你是我最親近的人，侍從宿衛時都應提防意外事情的發生。"大定二年，加授駙馬都尉，任近侍局使，升殿前左衛將軍。曾隨世宗打獵，世宗將要射虎，元忠勸阻了他。升殿前右副都點檢，作爲賀新年的使者出使宋國，返回後，轉任左副都點檢。因家奴包攬民户税收牽連得罪，罷官。大定十一年，官復原職。第二年，升都點檢。大定十五年，北方進貢，命元忠前去接收，到返回時，世宗告訴他説："我每遇你值夜警衛，總是睡得很安穩。今年夏季居景明宫，你離開很長時間，我十分思念。"

會大興府守臣闕，遂以元忠知府事。有僧犯法，吏捕得置獄，皇姑梁國大長公主屬使釋之，元忠不聽，主奏其事。世宗召謂曰："卿不徇情，甚可嘉也，治京如此，朕復何憂。"秩滿，授吏部尚書。以其子誼尚顯宗長女薛國公主。

正好大興府缺守臣，就任元忠知府事。有和尚犯法，官吏將他逮捕囚禁獄中，世宗的姑姑梁國大長公主囑托元忠，讓他放人，元忠不同意，公主就奏報了這事。世宗召見元忠，對他説："你不徇私情，很值得贊賞，像這樣治理京都，我還有什麽擔心的呢。"任期滿，改授吏部尚書。元忠的兒子烏古論誼娶顯忠的長女薛國公主爲妻。

十八年，擢御史大夫，授撒巴山世襲謀克。世宗問左丞相紇石烈良弼孰可相者，良弼以元忠對，乃拜平章政事，封任國公，進尚書右丞相。策論進士之科設，元忠贊成之。世宗將幸會寧，元忠進諫不聽，出知真定府，尋復詔為右丞相。

大定十八年，升任御史大夫，授予撒巴山世襲謀克。世宗問左丞相紇石烈良弼誰可任宰相，良弼回答說元忠可以，於是就任命元忠爲平章政事，封任國公，進尚書右丞相。選舉科目中設置策論進士一科，是元忠大力輔助確立的。世宗將要去會寧，元忠進言規勸，世宗不聽，讓他離京知真定府，不久又召回任右丞相。

世宗欲甓上京城，元忠曰："此邦遭正隆軍興，百姓凋弊，陛下休養二十餘年，尚未完復。況土性疏惡，甓之恐難經久，風雨摧壞，歲歲繕完，民將益困矣。"駕東幸久之未還，元忠奏曰："鑾輿駐此已閱歲，倉儲日少，市買漸貴，禁衛暨諸局署多逃者，有司捕置諸法恐傷陛下仁愛。"世宗嘉納之。

世宗準備用土磚重修上京城墻，元忠說："這地區遭遇正隆年間的戰事，百姓生活困苦，事業衰敗，陛下休養生息二十多年，至今還没恢復元氣。何况這地方土質不好，十分疏鬆，用它製磚築城恐怕很難經久，風雨侵蝕，垮塌剥落，年年修繕，民衆將會更加窮困了。"世宗離京東去，住了很長時間都没回京，元忠上奏說："陛下在這裏已停留了一年，倉中儲積一天天減少，市面價格逐漸上升，禁衛兵士和局、署各部門官吏逃走許多，有關部門如依法捕捉處置，恐怕會損害陛下寬厚仁慈的聲望。"世宗贊賞地接受了他的意見。

尋出為北京留守，責諭之曰："汝強悍自用，顓權而結近密。汝心叵測，其速之官。"後左丞張汝弼奏事，世宗惡其阿順，謂左右曰："卿等每事依違苟避，不肯盡言，高爵厚祿何以勝任。如烏古論元忠為相，剛直敢言，義不顧身，誠可尚也。"於是，改知真定府事，移知河間。

不久，出任北京留守，世宗責備他說："你剛愎自用，獨掌大權，又交結近臣。你的心思真不可捉摸，趕快上任去吧。"後來左丞張汝弼奏事，世宗討厭他的阿諛奉迎、隨意附和，對身邊人說："你們對任何事都持模棱兩可、敷衍塞責的態度，不肯表達自己全部看法，怎麽能承擔國家重任。像烏古論元忠那樣做丞相，剛直敢言，衹問道義所在，不顧自身利害，的確是值得推重的。"於是就改任元忠知真定府事，又改知河間。

明昌二年，知廣寧府，以河間修築球場擾民。會赦下，除順義軍節度使。乞致仕不許，特加開府儀同三司、北京留守。徙知濟南府，過闕令預宴，班平章政事之上。承安二年，移守南京，尋改知彰德府，卒。訃聞，上遣宣徽使白琬燒飯，賻物甚厚。元忠素貴，性粗豪而內深忌，世宗嘗責之。又所至不能戢奴僕，世以此為訾云。子誼。

明昌二年，因元忠在河間修築馬球場騷擾民衆，改任他知廣寧府。正逢大赦令下達，重任元忠爲順義軍節度使。元忠請求退休，朝廷不批准，特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北京留守。又移知濟南府，過京城，章宗讓他參加宫廷宴會，列位在平章政事之前。承安二年，移守南京，不久改知彰德府，死在這個任上。死訊傳到朝廷，章宗派宣徽使白琬燒飯，賜給豐富的物資助葬。元忠向來顯貴，他的性格表面看來粗疏豪放，而内心却深沉猜忌，世宗曾斥責他。而且他每到一處都不能約束奴僕守法，當時的人都用這些來貶責他。

元忠的兒子名誼。

烏古論誼

誼本名雄名。大定八年，尚海陵女。宴宗室及六品以上官，命婦預焉，上曰："此女亦太祖之曾孫，猶朕之女，乃父廢亡，非其女之罪也。"海陵女卒，大定二十一年，尚顯宗女廣平郡主。誼歷仕宫衛，爲人粗豪類其父。二十六年，上謂原王曰："元忠勿望其可復相也。雄名又不及乃父，朕嘗宥待，殊不知恩，汝宜知其爲人。"謂平章政事襄曰："雄名可令補外。自今宫掖官已有旨補外者，比及廷授，即毋令入宫。"於是，誼除同知澄州軍州事。章宗即位，廣平郡主進封鄴國長公主，誼改順天軍節度副使，加駙馬都尉。承安元年，累遷秘書監兼吏部侍郎，改刑部，遷工部尚書。泰和元年，遇父元忠憂。二年，以本官起復。三年，知東平府事，改知真定府事。六年，伐宋，遷元帥左都監。七年，轉左監軍。八年，拜御史大夫。大安中，知大名府。至寧初，以謀逆伏誅。

烏古論誼本名雄名。大定八年，娶海陵王女兒爲妻。世宗宴請皇室及六品以上官員，有封號的婦女也參加了，世宗説："這女孩也是太祖的曾孫，就同我的女兒一樣，她的父親被廢而死，不是她作女兒的罪過。"海陵王女兒死後，大定二十一年，娶顯宗女兒廣平郡主爲妻。烏古論誼歷任宫廷警衛官，爲人粗疏豪放，和他父親差不多。大定二十六年，世宗對原王説："元忠重新擔任丞相的可能是没有了，雄名更不及他父親，我常寬待他，却一點不知感恩，你應知道他的爲人。"世宗又對平章政事完顔襄説："可讓雄名補外地官缺額。從今以後，宫禁官員已得令補外的人，到時在殿廷任命後，就不讓再入宫中。"於是就任命烏古論誼爲同知澄州軍州事。章宗即位，廣平郡主進封鄴國長公主，烏古論誼改任順天軍節度副使，加封駙馬都尉。承安元年，歷升秘書監兼吏部侍郎，改任刑部侍郎，升工部尚書。泰和元年，因父親元忠死，離任守孝。二年，喪期未滿起用任原職。三年，知東平府事，改知真定府事。六年，征伐宋國，升元帥左都監。七年，轉任左監軍。八年，任命爲御史大夫。大安年間，知大名府。至寧初年，因謀反被殺。

唐括貢

唐括貢本名達哥，太傅阿里之子也。尚世宗第四女吴國公主，授駙馬都尉，充奉御。特授拱衛直副都指揮使，五遷刑部侍郎，坐擅離職削官一階，出爲德州防禦使。升順天軍節度使，移鎮横海。召爲左宣徽使，遷兵部尚書，改吏部，轉禮部尚書、兼大理卿。

先是，大理卿闕，世宗命宰臣選可授者，左丞張汝弼舉西京副留守楊子益法律詳明。上曰："子益雖明法，而用心不正，豈可任之以分别天下是非也？大理須用公正人。"右丞粘割

唐括貢本名達哥，是太傅阿里的兒子。娶世宗第四女吴國公主爲妻，授駙馬都尉，充奉御。後特授拱衛直副都指揮使，又五次提升，官至刑部侍郎，因擅自離職得罪，被降官一級，出任德州防禦使。升順天軍節度使，移守横海。召入朝，任左宣徽使，升兵部尚書，改吏部尚書，轉任禮部尚書、兼大理卿。

在這之前，大理卿缺員，世宗命宰相選擇能够勝任的人，左丞張汝弼推薦西京副留守楊子益，説他通曉法律。世宗説："子益雖懂法律，但用心不正，怎可任用他來判理天下的是非曲直呢？大理卿必須用公正人擔任。"右丞粘割斡特

幹特剌舉貢可任以閑簡部分而兼領是職，遂以貢爲之。

刺推薦唐括貢，說可以任用他負責尚書各部中較爲事閑務簡的一部，再兼領大理卿，於是就由唐括貢擔任。

二十八年，拜樞密副使。章宗立，爲御史大夫。會貢生日，右丞相襄、參知政事劉瑋、吏部郎中訔、中都兵馬都指揮使和喜爲貢壽，遂犯夜禁，和喜遣軍人送襄至第。監察御史徒單德勝劾其事，下刑部逮訔等問狀。上以襄、瑋大臣釋之，而貢等各解職。

大定二十八年，授任樞密副使。章宗即位，任御史大夫。正當唐括貢生日，右丞相完顏襄、參知政事劉瑋、吏部郎中訔、中都兵馬都指揮使和喜爲唐括貢祝壽，於是超過了夜禁令規定的時間，和喜就派軍士送完顏襄回家。監察御史徒單德勝告發這事，章宗責令刑部逮捕訔等審問實情。章宗因完顏襄、劉瑋是大臣，免罪釋放，而唐括貢等都解除職務。

尋知大興府事，復爲樞密副使。乞致仕不許，進樞密使，封莘國公，改封蕭。復上表乞退，上曰："向已嘗告，續知意欲外除，今之告將復若何。"遂優詔許之。尋起知真定府事。泰和二年，薨。

不久，知大興府事，再次擔任樞密副使。唐括貢請求退休，章宗不准，升樞密使，封莘國公，改封蕭國公。再上表求退休，章宗說："你前次已經打報告，後來知你的心意是想做外官，今天打報告又想幹什麽。"隨後寬容地同意了。不久又起用他知真定府事。泰和二年，唐括貢去世。

烏林荅琳

烏林荅琳本名留住，尚鄯國公主，加駙馬都尉。貞祐元年，爲靜難軍節度使。夏人犯邠州，琳降。會延安府遣通事張福孫至夏國，夏人使福孫見琳，時已中風。公主令人以狀付福孫，屬以懇禱朝廷，冀早太平得還鄉之意。福孫具以聞，詔賜以藥物。

烏林荅琳本名留住，娶鄯國公主爲妻，加授駙馬都尉。貞祐元年，任靜難軍節度使。夏國人進攻邠州，烏林荅琳投降。後逢延安府派通事張福孫到夏國，夏人讓張福孫去見烏林荅琳，這時烏林荅琳已中風。公主寫下一紙派人交給張福孫，大意是囑托他懇請朝廷，希望早日太平得返故鄉。張福孫把情況奏報朝廷，詔令賜給藥物。

徒單公弼

徒單公弼本名習烈，河北東路算主海猛安人。父府君奴，尚熙宗女，加駙馬都尉，終武定軍節度使。公弼初充奉御，大定二十七年，尚世宗女息國公主，加定遠大將軍、駙馬都尉，改器物局直長。轉副使、兼近侍局直長。丁父憂，起復本局副使。章宗秋山射中虎，虎怒突而前，侍衛皆避去，公弼不動，虎亦隨斃。詔責侍衛而慰諭公弼。除濱州刺史，再遷兵部侍郎，累除知大名府事。

徒單公弼本名習烈，河北東路算主海猛安人。父名府君奴，娶熙宗女爲妻，加授駙馬都尉，生前官至武定軍節度使。公弼最初充當奉御，大定二十七年，娶世宗女息國公主爲妻，加授定遠大將軍、駙馬都尉，改任器物局直長。轉任副使、兼近侍局直長。父死，離職守喪，喪期未滿起用爲近侍局副使。章宗在秋山射中猛虎，猛虎狂怒，猛衝向前，侍衛們都躲避，公弼不動，虎也隨即倒地死去。章宗下令責罰侍衛，慰問公弼。授濱州刺史，再升兵部侍郎，又歷數任，官至知大名府事。

是時，伐宋軍興，有司督逋租及

這時，征伐宋國部隊開始行動，有關部門非

牛頭稅甚急，公弼奏："軍士從戎，民亦疲弊，可緩徵以紓民。"朝廷從之。大安初，知大興府事，讞武清盜，疑其有冤，已而果獲真盜。歲餘拜參知政事，進右丞，轉左丞。至寧初，拜平章政事，封定國公。

常急迫地催交欠租和牛頭稅，公弼上奏說："兵士征戰，百姓也困乏，可緩期徵調，寬鬆民力。"朝廷采納他的意見。大安初年，公弼知大興府事，在審判武清盜案時，懷疑其中有冤情，後來果然捉獲真盜賊。過了一年多，被任命爲參知政事，進右丞，改任左丞。至寧初年，授任平章政事，封定國公。

貞祐初，進拜右丞相，罷知中山府事。是時，中都圍急不可行。圍解，宣宗曰："中山新被兵，不如河中善。"乃改知河中府。歷定國軍節度使事、太孫太師、同判大睦親府事。興定五年薨，宣宗輟朝，賻贈，謚恪愿。

貞祐初年，升任右丞相，後罷相出京知中山府事。這時候，中都被緊緊包圍，公弼不能成行。解圍之後，宣宗說："中山剛剛遭遇戰事，不如河中條件好。"於是就改任公弼知河中府事。歷任定國軍節度使、太孫太師、同判大睦親府事。興定五年，公弼去世，宣宗特爲他的死停止視朝，給資財助葬，賜謚號恪愿。

徒單銘

徒單銘字國本，顯宗賜名重泰。祖貞，別有傳。父特進、涇國公。性重默寡言，粗通經史，事母盡孝。大定末，充奉御。章宗即位，特敕襲中都路渾特山猛安。明昌五年，授尚醖署直長，累遷侍儀司令、宿直將軍、尚衣局使、兵部郎中，與大理評事孫人鑑爲采訪使，覆按提刑司事。改右衛將軍，轉左衛，出爲永定軍節度使，移河東北路按察使、轉運使。大安三年，改知大名府，就升河北東西、大名路安撫使。大名荐饑重困，銘乞大出交鈔以賑之。崇慶初，移知真定府，復充河北東西、大名路宣撫使。至寧元年九月，奉迎宣宗于彰德府，俄拜尚書右丞，出爲北京留守，以路阻不能赴。貞祐二年，卒。

徒單銘字國本，顯宗賜名重泰。祖名貞，在本書中另立有傳。父親官至特進，封涇國公。徒單銘生性厚道沉默寡言，略通經學史學，侍奉母親能盡孝道。大定末年，充任奉御。章宗即位，特令他繼承中都路渾特山猛安。明昌五年，授尚醖署直長，多次升任侍儀司令、宿直將軍、尚衣局使、兵部郎中，與大理評事孫人鑑同任采訪使，復核提刑司處理的事務。改右衛將軍，改任左衛將軍，出任永定軍節度使，改任河東北路按察使、轉運使。大安三年，改知大名府，就在本任上升爲河北東西、大名路安撫使。大名地區遭受連連饑荒重重困擾，徒單銘請大量印造紙幣來救濟。崇慶初年，徒單銘移知真定府，又充當河北東西路、大名府路宣撫使。至寧元年九月，徒單銘到彰德府迎接宣宗，不久宣宗任命他爲尚書右丞，出任北京留守，因道路不通没成行。貞祐二年，徒單銘去世。

贊曰：天子娶后，王姬下嫁，豈不重哉？秦、漢以來，無世世甥舅之家。《關雎》之道缺，外戚驕盈，《何彼穠矣》不作，王姬肅雍之義幾希矣。蓋古者異姓世爵公侯與天子爲昏因，他姓不得參焉。女爲王后，己尚

贊曰：天子娶后妃，公主擇配偶，這事難道不重要嗎？自從秦朝、漢代以來，没有世代聯姻的家族。缺乏《詩經·關雎》咏頌的后妃德行，后妃的親屬驕奢淫逸；《詩經·何彼穠矣》所咏頌的公主德行再也不能興行，公主謙和敬重的美德少見了。在古代，天子衹和不同姓氏、世襲公侯

王姬，而自貴其貴，富厚不加焉，寵榮不與焉。使漢、唐行此道，則無吕氏、王氏、武氏之難，公主下嫁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矣。金之徒單、拏懶、唐括、蒲察、裴滿、紇石烈、僕散皆貴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與周之齊、紀無異，此昏禮之最得宜者，盛於漢、唐矣。

爵位的家族通婚，其他家族不能參預，女兒當皇后，自己娶公主，但自己憑自己的爵位顯貴，豐足的財富不因聯婚天子而增加，寵信榮耀與聯姻無關。假如漢代、唐朝采用這種措施，就不會有吕氏、王氏、武氏這幾場災難，公主出嫁後也就各自安於作妻子的名分、各自有滿意的歸宿。金代的徒單、拏懶、唐括、蒲察、裴滿、紇石烈、僕散都是貴族，天子必在這些族中娶后妃，公主必出嫁到這些家族，這同周代的齊國、紀國差不多，是有關婚姻法制中最可取的，比漢代、唐朝的法制優越。

徒單四喜

徒單四喜，哀宗皇后之弟也。天興二年正月辛酉夜，四喜、内侍馬福惠至自歸德，時河朔已失利，京城猶未知，二人被旨迎兩宫，遂托以報捷，執小黄旗以入，至則奏兩宫以奉迎之意。是日，召二相入議，二相及烏古孫奴申諫不可行。四喜作色曰："我奉制旨迎兩宫，有敢言不行者當以别敕從事矣。"二相不復敢言，行議遂决。制旨所取兩宫、柔妃裴滿氏及令人張秀蕊、都轄、承御、湯藥、皇乳母鞏國夫人等十餘人外，皆放遣之。又取宫中寶物，馬蹄金四百枚、大珠如栗黄者七千枚、生金山一、龍腦板二及信瑞御璽，仍許賜忠孝軍以兩宫隨行物之半。

徒單四喜，是哀宗皇后的弟弟。天興二年正月辛酉夜，四喜、内侍馬福惠從歸德來到京城，當時河朔地區的戰事已失利，但京城中人還不知，二人受哀宗命令迎娶太后、皇后兩宫人員，就假稱報捷，手執小黄旗入城，入城後就把迎取兩宫人員的意思向兩宫禀報。當天，召兩丞相入宫議論，二相和烏古孫奴申勸阻，認爲不能出走。四喜翻了臉，説："我奉陛下特令迎取兩宫，有敢説不去的我就用另一命令處置了。"二相不敢再説什麽，於是就作出成行的决定。除了哀宗特令迎取的兩宫、柔妃裴滿氏及令人張秀蕊、都轄、承御、湯藥、皇乳母鞏國夫人等十多人外，其餘的人都遣放出宫。又取走宫中珍貴之物，馬蹄金四百枚、如板栗大的珍珠七千枚、生金山一座、龍腦板二副以及作憑信的玉器、皇帝印，并允許用兩宫隨帶物品的一半賞賜忠孝軍。

丙寅，太后御仁安殿，出錠金及七寶金洗分賜忠孝軍。是夜，兩宫騎而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遲回間，奴申初不欲行，即承太后旨馳還。丁卯，入京頓四喜家，少頃，還宫。復議以是夜再往，太后憊於鞍馬不能動，遂止。

丙寅，太后到仁安殿，拿出金錠和七寶金洗分賞給忠孝軍。這天晚上，兩宫騎馬出城，到達陳留時，見城外兩三處地方起火，懷疑有敵兵，在這遲疑徘徊的時刻，奴申起初就不願出走，就秉承太后的意思奔回京城。丁卯，入京城，停留四喜家，過了一會兒，回到宫中。他們又商議當夜再出走，太后由於騎馬奔波，已疲憊得不能動，於是就作罷了。

明日，崔立變。四喜、术甲塔失不及塔失不之父咬住、四喜妻完顔

第二天，崔立叛亂。四喜、术甲塔失不及塔失不的父親咬住、四喜的妻子完顔氏，帶領九十

氏，以忠孝卒九十七騎奪曹門而出，將往歸德，不得出，轉陳州門，亦爲門卒所止。門帥裕州防禦使阿不罕斜合已遁去，經歷官完顏合住權帥職，麾門卒放塔失不等去，且曰："罪在我，非汝等之過。"明日，立以數十騎召合住，合住自分必死，易衣冠而往。立左右扼腕欲加刃。立遥見，問："汝是放忠孝軍出門者耶?"合住曰："然。天子使命，某實放之，罪在某。"立忽若有所省，顧群卒言："此官人我識之，前築裏城時與我同事。我所部十餘卒盗官木罪當死，此官人不之問，但笞數十而已。此家能殺人，能救人。"因好謂合住曰："業已放出，吾不汝罪也。"

七名忠孝軍騎兵奪曹門而出，將前往歸德，但没能出門，又轉走陳州門，也被守門士兵阻止。守門元帥裕州防禦使阿不罕斜合這時已潛逃，經歷官完顏合住權帥職，指令守門士兵放走塔失不等人，他對士兵説："這事的罪責在我身上，不是你們的過錯。"第二天，崔立派數十名騎兵召合住，合住認定自己必死，就换了衣帽前去。崔立左右的人以手握腕，神情激憤，想要殺掉合住。崔立遠遠望見合住，問他説："你是放忠孝軍出門的人嗎?"合住回答説："是的。天子的使臣，我的確放走了，這罪過在我身上。"崔立突然間像想起了什麽，他環視衆士兵説："這個官員我認識，前次築裏城時他和我同事。我部十多名士兵盗公家木料應處死罪，這官員不追究，衹打了幾十下就算了。這人是又能殺人又能救人。"於是好言好語地對合住説："人已經放走了，我也不怪罪你了。"

四喜等至歸德，上驚問兩宫何如，二人奏京城軍變不及入宫。上曰："汝父汝妻獨得出耶?"下之獄，皆斬於市。

四喜等人到達歸德，哀宗驚訝地問兩宫怎麽樣了，二人回答説京城發生兵變，没來得及入宫。哀宗説："衹有你們的父親、妻子能出城嗎?"於是把他們監押獄中，後又一起處死在街市。

贊曰：四喜奉迎兩宫，而值崔立之變，智者居此，與兩宫周旋兵間，以俟事變之定而徐圖之。萬一不然，以一死徇之耳，他無策也。四喜奉其私親以歸，而望人主貸其死，豈非愚乎?

贊曰：四喜迎取兩宫，正當崔立變亂，理智的人處在這種境地，應當和兩宫在兵亂中進退應付，以等待事變穩定下來再慢慢地作下一步的打算。萬一不能做到這點，就衹有以身殉職了，没有其他對策。四喜接取自己的親人而回，并希望君主能免他死罪，難道不是愚昧的人嗎?

金史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第五十九

忠義(一)

胡沙補　特虎　僕忽得　粘割韓奴　曹珪
温迪罕蒲睹　訛里也　納蘭綽赤　魏全　鄯陽　夾谷守中　石抹元毅
伯德梅和尚　烏古孫兀屯　高守約　和速嘉安禮　王維翰
移剌古與涅　宋扆　烏古論榮祖　烏古論仲温
九住　李演　劉德基　王毅　王晦　齊鷹揚　术甲法心　高錫

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公卿大夫居其位，食其禄，國家有難，在朝者死其官，守郡邑者死城郭，治軍旅者死行陣，市井草野之臣發憤而死，皆其所也。故死得其所，則所欲有甚於生者焉。金代褒死節之臣，既贈官爵，仍録用其子孫。貞祐以來，其禮有加，立祠樹碑，歲時致祭，可謂至矣。聖元詔修《遼》、《金》、《宋史》，史臣議凡例，凡前代之忠於所事者請書之無諱，朝廷從之。烏呼，仁哉聖元之為政也。司馬遷記豫讓對趙襄子之言曰："人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成名之義。"至哉斯言，聖元之為政足為萬世訓矣。作《忠義傳》。

欒共子説："民由天地人三者生養，但爲三者效勞是一致的，衹要道義所在，就能捨身忘死。"公卿大夫居朝廷官位，食朝廷俸禄，當國家遇難的時候，在朝官員死於官守，守郡縣的地方官員死於城郭，掌管軍隊的官員死於行伍戰陣，街市荒野的臣民發憤而死，都是合符道義的。因此衹要死得其所，則必死的決心就會超過求生的願望。金代表彰死節之臣，既追贈官爵，又録用他們的子孫。貞祐以後，表彰忠臣的禮儀更加隆重，立祠樹碑，逢年過節、春秋四季祭祀，可説是十分優厚的了。大元詔令編撰《遼》、《金》、《宋史》，修史官員討論凡例，主張凡前代忠於各自朝廷的人，史臣要求如實記載，朝廷批准了。嗚呼，大元朝爲政真是寬厚仁慈啊！司馬遷記載豫讓對趙襄子説的話："君主不埋没别人的美德，而忠臣有爲名分而死的義務。"這話真是太精辟了，大元朝的爲政可以爲萬世之法。爲此本書立《忠義傳》。

胡沙補　撒八

胡沙補，完顔部人。年三十五從軍，頗見任用。太祖使僕刮剌往遼國請阿踈，實觀其形勢。僕刮剌還言遼

胡沙補，完顔部人。三十五歲時從軍，很受重用。太祖派僕刮剌去遼國謁見阿踈，實際是想觀察遼的形勢。僕刮剌回來説遼兵不知其數，太

兵不知其數，太祖疑之，使胡沙補往。還報曰："遼方調兵，尚未大集。"及見統軍，使其孫被甲立於傍，統軍曰："人謂汝輩且反，故爲備耳。"及行道中，遇渤海軍，渤海軍向胡沙補且笑且言曰："聞女直欲爲亂，汝輩是邪?"具以告太祖，又曰："今舉大事不可後時，若俟河凍，則遼兵盛集來攻矣。乘其未集而早伐之，可以得志。"太祖深然之。及破寧江州，戰于達魯古城，皆有功，賜以旗鼓并御器械。

祖不信，又派胡沙補前去。胡沙補返回報告太祖說："遼國正在調動兵馬，還没大量集結。"當他去見統軍時，讓他孫子披甲站一旁，統軍說："有人說你們將造反，所以就要布置防禦了。"當他在路途中行進時，碰上渤海軍隊，渤海士兵對着胡沙補邊笑邊說："聽說女真人想作亂，你們就是吧?"胡沙補就把這些情况報告太祖，并且說："現在要想幹一番大事業就不能拖延時間，如等到河面結冰，遼兵就會調集大部隊來進攻我們，趁他們還没集結，搶先發動進攻，可以達到目的。"太祖認爲他的話很不錯。當攻克寧江州後，又在達魯古城交戰，胡沙補都立下戰功，太祖賞給他旗鼓和皇帝用的器械。

高永昌請和，胡沙補往招之，取胡突古以歸。高永昌詐降于斡魯，斡魯使胡沙補、撒八往報。會高楨降，言永昌非真降者，斡魯乃進兵。永昌怒，遂殺胡沙補、撒八，皆支解之。胡沙補就執，神色自若，罵永昌曰："汝叛君逆天，今日殺我，明日及汝矣。"罵不絶口，至死。年五十九。天會中，與撒八俱贈遥鎮節度使。

高永昌請和，胡沙補前往招撫，帶了胡突古回去。高永昌假意向斡魯投降，斡魯就派胡沙補、撒八去回報。恰好高楨投降，揭露永昌并不真心投降，斡魯就進兵攻打。永昌憤怒，就殺了胡沙補、撒八，都用了分尸肢解的酷刑。胡沙補被捕時，神色自若，罵永昌說："你背叛君主，違犯天意，今天殺了我，明天就輪到你了。"至死罵不絶口。胡沙補死時五十九歲。天會年間，他和撒八都被追贈爲遥鎮節度使。

完顏特虎

特虎，雅撻瀾水人。軀幹雄偉，敢戰鬥。達魯古城之役，活女陷敵，特虎救出之。攻照散城，遼兵三千來拒，特虎先登，敗之。攻盧葛營，麻吉墮馬，特虎獨殺遼兵數輩，掖而出之。賞賚逾渥。自臨潢班師，至遼河，余睹來襲，婁室已引去，特虎獨殿，馬憊乃步鬥，婁室與數騎來救，特虎止之曰："我以一死捍敵，公勿來，俱斃無益。"遂没于陣。皇統間，贈明威將軍。

特虎，雅撻瀾水人。身材魁偉，作戰勇敢。在達魯古城戰役中，活女陷入敵陣，特虎把他救了出來。進攻照散城時，遼兵三千人抵禦，特虎率先登城，戰敗遼兵。攻盧葛營時，麻吉從馬上掉下，特虎獨自殺了數名遼兵，挾着麻吉出了營。特虎得到的賞賜超越一般。從臨潢回師，來到遼河，余睹突然發動進攻，婁室已撤離，特虎獨自斷後，戰馬疲憊不支，特虎又下馬步戰，婁室和數名騎兵轉來救援，特虎阻止他說："我拼着一死抵擋敵人，你不要再來，都死在這裏没必要。"後來他就戰死陣中。皇統年間，追贈他爲明威將軍。

完顏僕忽得

僕忽得，宗室子。初事國相撒改，伐蕭海里有功。與酬斡俱，招降燭偎水部族，酬斡爲謀克，僕忽得領

僕忽得，皇族子弟。最初在國相撒改手下效勞，在討伐蕭海里時立下戰功。他又和酬斡一起，招降燭偎水部族，酬斡被授予謀克，僕忽得

行軍千户。從破黄龍府，戰于達魯古城，皆有功。寧江州渤海乙塞補叛，僕忽得追復之。天輔五年九月，酬斡、僕忽得往鼈古河籍軍馬，燭偎水部實里古達等七人殺酬斡、僕忽得，投其尸水中，俱年四十三。太祖悼惜，遣使吊賻加等。六年正月，斡魯伐實里古達于石里罕河，追及於合撻剌山，殺四人，撫定餘衆。詔斡魯求酬斡、僕忽得尸以葬。天眷中，贈酬斡奉國上將軍、僕忽得昭義大將軍。

領行軍千户。在隨主帥攻克黄龍府和在達魯古城的戰鬥中，僕忽得都立下功勞。寧江州渤海人乙塞補叛逃，僕忽得追回了他。天輔五年九月，酬斡、僕忽得前往鼈古河徵集軍馬，燭偎水部人實里古達等七人殺了酬斡、僕忽得，把他們的尸體投入河中，當年他們纔四十三歲。太祖哀痛惋惜，派人吊唁，破格賞賜助葬錢物。天輔六年正月，斡魯到石里罕河討伐實里古達，在合撻剌山追上他們，殺掉四人，招撫了其餘的人。太祖令斡魯尋求酬斡、僕忽得的尸體安葬。天眷年間，追贈酬斡爲奉國上將軍、僕忽得爲昭義大將軍。

完顏酬斡

酬斡，亦宗室子也。年十五隸軍，從太祖伐遼，率濤温路兵招撫三坦、石里很、跋苦三水鱉古城邑，皆降之。敗室韋五百于阿良葛城，獲其民衆。至是死焉。

酬斡也是皇族子弟。十五歲從軍，隨太祖討伐遼國，率濤温路兵馬招撫三坦、石里很、跋苦三條河流間的鱉古人城鎮，這地區的人都投降了他。後又在阿良葛城戰敗室韋五百人，俘獲了室韋的民衆。到這次執行任務時就被害了。

粘割韓奴

粘割韓奴，以護衛從宗弼征伐，賜鎧甲弓矢戰馬。初，太祖入居庸關，遼林牙耶律大石自古北口亡去，以其衆來襲奉聖州，壁于龍門東二十五里，婁室往取之，獲大石并降其衆。宗望襲遼主輜重于青塚，以大石爲鄉導，詔曰："遼趙王習泥烈、林牙大石、北王喝里質、節度使訛里剌、孛堇赤狗兒、招討迪六、詳穩六斤、同知海里及諸官民，并釋其罪。"復詔斡魯曰："林牙大石雖非降附，其爲鄉導有勞，可明諭之。"時天輔六年也。既而亡去，不知所往。

粘割韓奴，由護衛隨宗弼征戰，被賞給鎧甲弓箭戰馬。先前，太祖進入居庸關，遼國的林牙耶律大石從古北口逃走，率領他的人馬來襲擊奉聖州，在龍門東二十五里處設下營壘，婁室前往攻取，俘虜了大石并招降了他的部衆。宗望前往青塚襲擊遼帝的輜重部隊，用大石作嚮導，太祖下令説："遼國趙王習泥烈、林牙大石、北王喝里質、節度使訛里剌、孛堇赤狗兒、招討迪六、詳穩六斤、同知海里及其他官民，一律免除罪名。"又令斡魯説："林牙大石雖不是主動投降歸附，但他作嚮導是有功勞的，可明確告訴他。"這時是天輔六年。後來大石逃走，不知去向。

天會二年，遼詳穩撻不野來降，言大石稱王於北方，署置南北面官僚，有戰馬萬匹，畜産甚衆。詔曰："追襲遼主，必酌事宜而行。攻討大石，須俟報下。"三年，都統完顏希尹言，聞夏人與耶律大石約曰："大金既獲遼主，諸軍皆將歸矣，宜合兵以取山西諸部。"詔答曰："夏人或與

天會二年，遼國詳穩撻不野來降，説大石在北方稱王，建置官府，任命南面官、北面官，有戰馬一萬匹，各種牲口很多。太宗下令説："追擊遼國國主，必須見機行事，攻討大石，必須等候命令。"三年，都統完顏希尹上奏，説得知夏人和耶律大石相約："大金既已抓住遼國國主，各部隊都將降金了，我們應合兵奪取山西各部人馬。"太宗下令説："夏人或許會與大石合謀挑起

大石合謀為釁，不可不察，其嚴備之。"七年，泰州路都統婆盧火奏："大石已得北部二營，恐後難制，且近群牧，宜列屯戍。"詔答曰："以二營之故發兵，諸部必擾，當謹斥候而已。"八年，遣耶律余睹、石家奴、拔離速追討大石，徵兵諸部，諸部不從，石家奴至兀納水而還。余睹報元帥府曰："聞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當遣使索之。"夏國報曰："小國與和州壤地不相接，且不知大石所往也。"

皇統四年，回紇遣使入貢，言大石與其國相鄰，大石已死。詔遣韓奴與其使俱往，因觀其國風俗，加武義將軍，奉使大石。韓奴去後不復聞問。

大定中，回紇移習覽三人至西南招討司貿易，自言："本國回紇鄒括番部，所居城名骨斯訛魯朵，俗無兵器，以田為業，所獲十分之一輸官。耆老相傳，先時契丹至不能拒，因臣之。契丹所居屯營，乘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近歲契丹使其女婿阿本斯領兵五萬北攻葉不輦等部族，不克而還，至今相攻未已。"詔曰："此人非隸朝廷番部，不須發遣，可於咸平府舊有回紇人中安置，毋令失所。"

是歲，粘拔恩君長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長孛古及户三萬餘求內附，乞納前大石所降牌印，受朝廷牌印。詔西南招討司遣人慰問，且觀其意。禿里余睹、通事阿魯帶至其國見撒里雅，具言願歸朝廷，乞降牌印，無他意也。因曰："往年大國嘗遣粘割韓奴自和州往使大石，既入其境，大石方適野，與韓奴相遇，問韓奴何人敢

戰爭，不能不注意，你們要嚴密戒備。"天會七年，泰州路都統婆盧火奏："大石已取得北邊兩營，恐怕今後難以制服，況且又接近群牧使司所轄牧場，應當派兵布營屯守。太宗下詔回答說："因兩營的緣故出兵，各部必定騷擾，祇要密切注視就行了。"天會八年，太宗派耶律余睹、石家奴、拔離速追擊大石，向各部徵兵，各部不遵命，石家奴抵達兀納水後就退回了。余睹向元帥府禀報說："聽説耶律大石在和州境内，恐怕會與夏人聯合，應派使者向夏國索取。"夏國回報說："我這個小國與和州境地不相連，并且也不知大石去了什麽地方。"

皇統四年，回紇派使臣朝貢，説大石的居處和他們的國土鄰近，大石已經死了。熙宗派粘割韓奴和回紇使者一道前往，趁便觀察回紇國風俗，并加授他武義將軍，作爲朝廷使臣去見大石。韓奴去後就再沒有消息。

大定年間，回紇移習覽三人到西南招討司進行貿易，主動報告説："我國回紇鄒括番部所居住的城名叫骨斯訛魯朵，没有舞刀弄劍的習俗，全都從事耕種，將收穫的十分之一交官府。從老人們口中流傳的故事，知道先前契丹人來到這裏，本地人無力抵抗，因此就作了契丹的臣民。契丹人居處的營盤，乘馬而行需從清早到中午纔能繞一圈。近年來契丹主派他的女婿阿本斯領兵五萬北攻葉不輦等部族，没能成功，又回到這裏，至今不停地相互進攻。"世宗下令說："這人不居在隸屬朝廷的番部，不必遣送回去，可在咸平府原有回紇人的地方安置，不要讓他們無依無靠。"

這年，粘拔恩首領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首領孛古和部衆三萬多户要求歸附金國，請允許交出先前大石所給牌印，接受金朝的牌印。世宗令西南招討司派人慰問，并觀察他們的用心。禿里余睹、通事阿魯帶到他們國中見撒里雅，撒里雅就向二人申訴，自己願意歸順金國，請求授予牌印，没有其他目的。接着他又說："往年大金國曾派粘割韓奴從和州出發，負朝廷使命去見大石，進入大石的居地後，大石正出行野外，和韓

不下馬，韓奴曰：‘我上國使也，奉天子之命來招汝降，汝當下馬聽詔。’大石曰：‘汝單使來，欲事口舌耶?’使人捽下，使韓奴跪，韓奴駡曰：‘反賊，天子不忍於爾加兵，遣招汝。爾縱不能面縛請罪闕下，亦當盡敬天子之使，乃敢反加辱乎。’大石怒乃殺之。此時大石林牙已死，子孫相繼，西方諸部仍以大石呼之。”

奴相遇，問韓奴是什麽人，竟敢不下馬，韓奴説：‘我是大國使臣，受天子的命令來招降你，你應當下馬聽令。’大石説：‘你單人匹馬出使到這裏，想憑口舌作説客嗎?’隨即派人把韓奴抓下馬來，命他下跪，韓奴大駡説：‘你這反叛的賊子，天子不忍心對你施加武力，派人招撫你。你就算不肯反綁雙手到朝廷請罪，也應當對天子的使臣畢恭畢敬，怎敢凌辱使臣?’大石被激怒，就殺了韓奴。現在大石林牙已死了，由子孫相傳繼承他的職位，西方各部依舊用大石稱呼他們。”

余睹、阿魯帶還奏，并奏韓奴事。世宗嘉韓奴忠節，贈昭毅大將軍，召其子永和縣商酒都監詳古、汝州巡檢婁室諭之曰：“汝父奉使萬里，不辱君命，能盡死節，朕甚閔之。”以詳古爲尚輦局直長，遷武義將軍，婁室爲武器署直長。

余睹、阿魯帶返回奏報，連同韓奴的事一并上報朝廷。世宗贊許韓奴忠貞的節操，追贈昭毅大將軍，召見他的兒子永和縣商酒都監詳古、汝州巡檢婁室，告訴他們説：“你們的父親出使遠方，不辱君命，能爲國盡忠，我十分哀憐。”於是就任詳古爲尚輦局直長，升武義將軍，任婁室爲武器署直長。

曹珪

曹珪，徐州人。大定四年，州人江志作亂，珪子弼在賊黨中，珪謀誅志，并弼殺之。尚書省議，當補二官雜班敘。詔曰：“珪赤心爲國，大義滅親，自古罕聞也。法雖如是，然未足以當其功，更進一官，正班用之。”

曹珪，徐州人。大定四年，徐州人江志作亂，曹珪的兒子曹弼也在賊黨中，曹珪設計殺江志，連曹弼也一起殺掉。尚書省討論，認爲應當授予兩級官階，在雜班中安排任用。世宗下令説：“曹珪忠心爲國，大義滅親，這是從古到今都少見的。法規雖是這樣，但不足以酬賞他的功勞，再加官階一級，在正班官職中安排。”

温迪罕蒲睹

温迪罕蒲睹，爲兀者群牧使。西北路契丹撒八等反，諸群牧皆應之。蒲睹聞亂作，選家奴材勇者數十人，給以兵仗，陰爲之備。賊不得發，乃紿諸奴曰：“官閲兵器，願借兵仗以應閲。”諸奴以爲實然，遂借與之。明旦，賊至，蒲睹無以禦之。賊執蒲睹而問之曰：“今欲反未?”蒲睹曰：“吾家世受國厚恩，子侄皆仕宦，不能從汝反而累吾族也。”賊怒，臠而殺之，子與孫皆與害。

温迪罕蒲睹，任兀者群牧使。西北路契丹人撒八等反叛，各群牧都響應他。蒲睹得知叛亂發生，挑選家奴中才勇雙全的數十人，給以兵器，暗中作了戒備。叛賊不敢妄動，就哄騙家奴們説：“長官檢閲兵器，希望能借給兵器，以便應付檢閲。”家奴們信以爲真，就借給了他們。第二天早上，叛賊來犯，蒲睹無法抵禦。叛賊抓住蒲睹問他説：“你現在打算反不?”蒲睹説：“我家世代受到國家優厚的待遇，兒子、侄子都任官，我不能隨你們造反而連累我的家族。”叛賊大怒，一塊一塊地割他的肉，把他殺死了，他的兒子和孫子都被殺害。

是時，迪斡群牧使徒單賽里、副

這時，迪斡群牧使徒單賽里、副使赤盞胡失

使赤盞胡失荅，耶魯瓦群牧使鶴壽，歐里不群牧使完顏术里骨、副使完顏辭不失，卜迪不部副使赤盞胡失賴，速木典糺詳穩加古買住，胡睹糺詳穩完顏速没葛，轄木糺詳穩高彭祖等皆遇害。

荅，耶魯瓦群牧使鶴壽，歐里不群牧使完顏术里骨、副使完顏辭不失，卜迪不部副使赤盞胡失賴，速木典糺詳穩加古買住，胡睹糺詳穩完顏速没葛，轄木糺詳穩高彭祖等都遇害。

完顏鶴壽

鶴壽，鄆王昂子，本名吾都不。五院部人老和尚率衆來招鶴壽與俱反，鶴壽曰："吾宗室子，受國厚恩，寧殺我，不能與賊俱反。"遂與二子皆被殺。

鶴壽是鄆王完顏昂的兒子，本名吾都不。五院部人老和尚率部衆來招誘鶴壽同自己一起造反，鶴壽説："我是皇族子弟，受朝廷優厚待遇，我寧願被殺，不能和賊人一道反叛。"於是他和兩個兒子都被殺。

訛里也

訛里也，契丹人，爲尚廄局直長。大定初，招諭契丹，窩斡叱令訛里也跪見，訛里也不從，謂曰："我朝廷使也，豈可屈節於汝。汝等早降可全性命，若大軍至，汝輩悔將何及。"窩斡怒曰："汝本契丹人，而不我從，敢出是言。"遂害之。從行驍騎軍士閏孫、史大、習馬小底頗荅皆被害。三年，贈訛里也宣武將軍，録其子阿不沙爲外帳小底。閏孫、史大皆贈修武校尉，頗荅贈忠翊校尉。

訛里也，契丹人，官爲尚廄局直長。大定初年，訛里也勸説招降契丹人，窩斡喝令他跪拜參見，訛里也不肯，對窩斡説："我是朝廷使臣，怎能向你屈服失節。你們早早投降還可保全性命，要是朝廷大軍趕到，你們就是後悔也將來不及了。"窩斡氣憤地説："你本是契丹人，竟不服從我，敢説這樣的話。"於是就殺了他。隨從訛里也前往的驍騎軍士閏孫、史大、習馬小底頗荅都被害。大定三年，追贈訛里也爲宣武將軍，録用他的兒子阿不沙爲外帳小底。閏孫、史大都被追贈爲修武校尉，頗荅被追贈爲忠翊校尉。

納蘭綽赤

納蘭綽赤，咸平路伊改河猛安人。契丹括里使人招之，綽赤不從。括里兵且至，綽赤遂團結旁近村寨爲兵，出家馬百餘匹給之，教以戰陣擊刺之法，相與拒括里于伊改渡口，由是賊衆月餘不得進。既而括里兵四萬人大至，綽赤拒戰，賊兵十倍，遂見執，臠而殺之。詔贈官兩階，二子皆得用廕。

納蘭綽赤，咸平路伊改河猛安人。契丹人括里派人招誘他，綽赤不答應。括里的兵馬快來了，綽赤就聚集附近村寨的民衆組成軍隊，把自家的一百多匹馬分給他們，教他們布陣搏擊的方法，一起到伊改渡口抵禦括里，因此賊人被阻一個多月不能前進。隨後括里的大部隊四萬人蜂擁而來，綽赤迎戰，賊兵兵力超過他的十倍，於是綽赤被俘，賊人把他一身割成碎塊，殘殺了。朝廷下詔追贈給他官階兩級，兩個兒子都得以享受封官的待遇。

魏全　徒單義

魏全，壽州人。泰和六年，宋李爽圍壽州，刺史徒單義盡籍城中兵民及部曲厮役得三千餘人，隨機拒守

魏全，壽州人。泰和六年，宋國李爽圍攻壽州，刺史徒單義徵集全城的兵民及私兵奴僕，共得三千多人，隨機應變，守衛抵抗，十分堅

堅甚。羲善撫御，得衆情，雖婦人皆樂爲用。同知蒲烈古中流矢卒，羲益勵不衰，募人往斫爽營，全在選中，爲爽兵所執。爽謂全曰："若爲我駡金主，免若死。"全至城下，反駡宋主，爽乃殺之，至死駡不絶口。

僕散揆遣河南統軍判官乞住及買哥等以騎二千人救壽州，去壽州十餘里與爽兵遇，乞住分兩翼夾擊爽兵，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追奔至城下，拔其三栅，焚其浮梁。羲出兵應之，爽兵大潰，赴淮死者甚衆。爽與其副田林僅脱身去，餘兵脱者十之四。詔遷羲防禦使、乞住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買哥河南路統軍判官。贈蒲烈古昭勇大將軍，官其子圖剌。贈全宣武將軍、蒙城縣令，封其妻爲鄉君，賜在州官舍三間、錢百萬，俟其子年至十五歲收充八貫石正班局分承應，用所贈官廕，仍以全死節送史館，鏤版頒諭天下。

完顔鄯陽　*完顔石古乃*

鄯陽，宗室子。爲符寶祗候。完顔石古乃爲護衛十人長。至寧元年八月，紇石烈執中作亂，入自通玄門。是日，變起倉猝，中外不知所爲，鄯陽、石古乃往天王寺召大漢軍五百人赴難，與執中戰於東華門外。執中揚言曰："大漢軍反矣，殺一人者賞銀一定。"執中兵衆，大漢軍少，二人不勝而死。須臾，執中兵殺五百人殆盡。

執中死，詔削官爵。詔曰："宣武將軍、護衛十人長完顔石古乃，修武校尉、符寶祗候鄯陽，忠孝勇果，没于王事。石古乃贈鎮國上將軍、順州刺史，鄯陽贈宣武將軍、順天軍節

固。徒單羲善於用人，得人心，就是婦人都樂意爲他效勞。同知蒲烈古被飛箭射中而死，徒單羲更加努力，不減鬥志，招募人前去襲擊李爽營地，魏全也被選在這支隊伍中，被李爽的兵士抓住。李爽對他説："你爲我駡金主，我就免你一死。"魏全到了城下，反過來駡宋主，李爽就殺了他，直到氣絶他還駡不絶口。

僕散揆派河南統軍判官乞住及買哥等率騎兵二千人救援壽州，在離壽州十多里的地方和李爽的兵馬相遇，乞住分撥兵馬從兩個側面夾擊李爽兵，大敗李爽人馬，斬殺一萬多人，追趕到城下，衝垮宋軍設置的三道栅欄，燒掉他們架設的浮橋。徒單羲出兵接應，李爽兵大亂潰逃，跳進淮河淹死的人不少。李爽和他的副將田林僥幸逃走，其餘兵士逃掉的祇有十分之四。章宗下令升徒單羲爲防禦使、乞住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買哥任河南路統軍判官。追贈蒲烈古爲昭勇大將軍，任他的兒子圖剌爲官。追贈魏全爲宣武將軍、蒙城縣令，封他的妻子爲鄉君，賜給州城的官房三間、錢一百萬，等他的兒子長到十五歲時，録用爲八貫石正班局分承應，這是根據魏全追贈的官階而給予的待遇，并把魏全爲國死難的事迹送交史館，刻版印製，頒告天下。

鄯陽是皇族子弟，任符寶祗候。完顔石古乃任護衛十人長。至寧元年八月，紇石烈執中發動事變，由通玄門闖入。這天，由於事變突然發生，朝廷内外的人都不知該怎麼辦，鄯陽、石古乃前往天王寺，招集了大漢軍五百人入朝救難，和執中在東華門外交戰。執中揚言説："大漢軍造反了，能殺他們一人的賞銀一錠。"執中的兵多，大漢軍少，鄯陽、石古乃二人戰敗被殺。不一會，執中的兵士就幾乎把大漢軍五百人殺光了。

後執中死，宣宗下令剥奪他的官位封爵。又下令説："宣武將軍、護衛十人長完顔石古乃，修武校尉、符寶祗候鄯陽，忠孝兩全，英勇果敢，爲國獻身。追贈石古乃爲鎮國上將軍、順州刺史，追贈鄯陽爲宣武將軍、順天軍節度副使。

度副使。嘗從拒戰猛安賞錢五百貫、謀克三百貫、蒲輦散軍二百貫，各遷兩階。戰没者，贈賞付其家。石古乃子尚幼，以八貫石俸給之，俟年十五以聞。”

曾參加抵抗執中戰鬥的，猛安賞錢五百貫、謀克三百貫、蒲輦散兵二百貫，分别升官兩級。戰死的人，贈官賞物送交他們的家人。石古乃的兒子年齡還小，按八貫石的俸禄供給他，等長到十五歲時奏報朝廷，安排任用。”

夾谷守中

夾谷守中，咸平人，本名阿土古。大定二十二年進士，歷清池、聞喜主簿，補尚書省令史，除刑部主事、監察御史、修起居注。轉禮部員外郎、大名治中，歷嵩琢、北京、臨洮路按察副使。以憂去官，起復同知曷懶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坐事謫韓州刺史，尋復同知平凉府事。大安二年，為秦州防禦使，遷通遠軍節度使。

夾谷守中，咸平府人，本名阿土古。他考中大定二十二年進士，歷任清池、聞喜兩縣主簿，入朝補尚書省令史，又任命爲刑部主事、監察御史、修起居注。改任禮部員外郎、大名治中，歷任嵩琢、北京、臨洮路按察副使。因家有喪事離任，服喪期未滿，起用爲同知曷懶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因事犯罪被降爲韓州刺史，不久恢復原官階，任同知平凉府事。大安二年，任秦州防禦使，升通遠軍節度使。

至寧末，移彰化軍，未行，夏兵數萬入鞏州。守中乘城備守，兵少不能支，城陷，官吏盡降，守中獨不屈。夏人壯之，且誘且脅，守中益堅，遂載而西。至平凉，要以招降府人，守中佯許，至城下即大呼曰：“外兵矢盡且遁矣，慎勿降。”夏人交刃殺之。

至寧年末期，移任彰化軍，還没出發，夏國兵馬數萬人侵入鞏州，守中登城防守，因兵少不能抗敵，城被攻破，官吏全都投降，衹有守中不屈服。夏人佩服他的堅强，對他又利誘又威脅，守中意志更堅，於是夏人就載着他西去。抵達平凉，夏人要挾他招降平凉府人，守中假意應允，來到城下就大喊：“城外軍隊的箭已用完，就要退逃了，千萬别投降。”夏人就一陣亂刀把他殺了。

興定元年，監察御史郭著按行秦中，得其事以聞。詔贈資善大夫、東京留守，仍收其子兀母為筆硯承奉。

興定元年，監察御史郭著在秦地巡察，獲知守中的事迹，向朝廷作了彙報。朝廷追贈守中爲資善大夫、東京留守，并録用他的兒子兀母爲筆硯承奉。

石抹元毅

石抹元毅本名神思，咸平府路酌赤烈猛安莎果歌仙謀克人也。以廕補吏部令史，再調景州寧津令。有劇盗白晝恣劫為民害，元毅以術防捍，賊散去。入為大理知法，除同知亳州防禦使事。被省檄，録陝右五路刑獄，無冤人。復委受宋歲幣，故事有私遺物，元毅一無所受。

石抹元毅本名神思，是咸平府路酌赤烈猛安莎果歌仙謀克人。他最初憑父祖的功績被任命爲吏部令史，後調任景州寧津縣令。縣境有大盗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意搶劫，成爲一方民害，元毅設法防禦，賊衆散逃。入朝任大理知法，又出任同知亳州防禦使事。他接到尚書省指令，總領陝右五路刑獄案件，没有被冤枉的人。朝廷又委派他接受宋國每年交納的貢品，按慣例宋國還送給私人財物，元毅絲毫不接受。

明昌初，驛召爲大名等路提刑判官，以最遷汾陽軍節度副使。時石、嵐間賊黨嘯聚，肆行剽掠，朝廷命元毅捕之，賊畏而遁，元毅追襲，盡殪之，二境以安。遷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别郡有殺人者，屢鞫不伏，元毅訊不數語即具服。河東北路田多山坂磽瘠，大比時定爲上賦，民力久困，朝廷命相地更賦，元毅以三壤法平之，民賴其利。

明昌初年，朝廷派驛使徵召他爲大名等路提刑判官，以政績最優秀升汾陽軍節度副使。當時石州、嵐州之間賊徒結夥成群，肆意搶劫，朝廷令元毅捕捉，賊徒畏懼逃竄，元毅追擊，將賊徒全部殺掉，兩州境土因此安寧。元毅升任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其他郡有殺人凶手，該郡多次審理他都不服罪，元毅審訊時，没用幾句話就使那人老實認罪。河東北路的田土多是坡地和土質乾硬貧瘠的田地，在檢查户口物力時却定作上等交納賦税，因此民衆長期處於困境，朝廷命察視土地情況，重新確定賦税，元毅按上中下三等土壤平衡賦税，民衆靠這辦法獲得利益。

改彰德府治中，尋以邊警授撫州刺史。會邊將失守，芻糧馬牛焚剽殆盡，元毅率吏卒三十餘人出州經畫軍餉，卒與敵遇。州倅暨從吏堅請還，元毅曰："我輩責任邊守，遇敵而奔其如百姓何？縱得自安，復何面目見朝廷乎？"遂執弓矢令衆，衆感其忠，争爲效死。元毅力戰，射無不中，敵去而復合，元毅氣愈厲，鏖戰久之，衆寡不敵遂遇害，時年四十七。事聞，上深驚悼，贈信武將軍，召用其子世勣侍儀司承應。

元毅改任彰德府治中，不久因邊境出現戰情，朝廷任命他爲撫州刺史。遇上邊將失守，糧草馬牛幾乎被燒毁搶奪光，元毅帶領府吏士兵三十多人出州籌辦軍餉，突然和敵兵相遇。州的副長官和其他隨從吏員都堅决請求退回，元毅説："我們的責任是守衛邊境，遇上敵人就跑，老百姓怎麽辦？即使自己能平安無事，又有什麽面目去見朝廷呢？"接着就手執弓箭，指揮衆人殺敵，衆人佩服他的忠誠，争着拼死效力。元毅奮力作戰，射無不中，敵人退去後又會集前來，元毅勇氣倍增，激戰許久，因衆寡不敵，於是元毅遇難，這年他四十七歲。元毅的死事傳到朝廷，金帝十分震驚傷心，追贈他爲信武將軍，録用他的兒子世勣爲侍儀司承應。

世勣後登進士第，奏名之日，上謂宰臣曰："此神思子耶。"嘆賞者久之。元毅性沈厚，武勇過人，每讀書見古人忠義事未嘗不嗟嘆賞慕，喜動顔色，故臨難能死所事云。

後來世勣考中進士，奏報進士姓名這天，金帝對宰臣説："這人是神思的兒子嗎。"嘆賞了許久。元毅的性格沉着，爲人厚道，勇武過人，每當讀書看到古人的忠義事迹，無不感嘆贊賞仰慕，甚至高興得眉飛色舞，所以他在遇難時能以身殉職。

伯德梅和尚

伯德梅和尚，泰州人也。性鯁直，尚氣節。正隆五年，收充護衛，授曷魯椀群牧副使。未幾，復召爲護衛十人長，改尚厩局副使，遷本局使，轉右衛將軍拱衛使。典尚厩者十餘年，積勞特遷官二階，除復州刺

伯德梅和尚是泰州人。他性情耿直，崇尚氣節。正隆五年，他被録用爲護衛，改任曷魯椀群牧副使。不久又召爲護衛十人長，改任尚厩局副使，升正使，改任右衛將軍拱衛使。他負責尚厩局事務十多年，累建功勞，特升官兩級，任爲復州刺史。明昌初年，任西北路副招討，改任秦州

史。明昌初，為西北路副招討，改秦州防禦使，升武勝軍節度使。六年，移鎮崇義軍。時有事北邊，左丞相夾谷清臣行省于臨潢，檄為副統。

防禦使，升任武勝軍節度使。明昌六年，移守崇義軍。當時北邊有戰事，左丞相夾谷清臣至臨潢行尚書省事，徵召梅和尚爲副統。

會敵入臨潢，梅和尚暨護衛闢合土等領軍逆擊之。敵積陣以待，梅和尚直擣其陣，殺傷甚衆。敵知孤軍無繼，聚兵圍之。度不能免，乃下馬相背射，復殺百餘人，矢盡猶以弓提擊，為流矢所中死，闢合土等皆没。

當敵人入侵臨潢時，梅和尚及護衛闢合土等率軍迎擊。敵人正結陣等待，梅和尚直衝敵陣，殺死許多敵人。敵人得知他是孤軍深入，没有後繼部隊，就集中兵力圍攻他。梅和尚估計無法脱難，就跳下馬來，背靠馬背，放箭殺敵，又殺死一百多人，箭用完後還擲弓擊敵，後被飛箭射中而死，闢合土等人也都戰死。

上聞之震悼，詔贈龍虎衛上將軍，躐遷十階，特賜錢二十萬，命以禮葬之，物皆官給，以其子都奴為軍前猛安，中奴護喪，就差權同知臨潢府事李達可為敕祭使，同知德昌軍節度使事石抹和尚為敕葬使。

章宗得知消息，震驚傷感，下令追贈梅和尚爲龍虎衛上將軍，超升官階十級，特賜錢二十萬，命令舉行儀式安葬，所用物資都由公家供給，録用他的兒子都奴爲軍前猛安，中奴護喪，就近派權同知臨潢府事李達可爲敕祭使，同知德昌軍節度使事石抹和尚爲敕葬使。

承安五年，上諭尚書省曰："梅和尚死王事，其子都奴從軍久有功，其議所以酬之。"乃命為典署丞。

承安五年，章宗指示尚書省説："梅和尚爲國獻身，他的兒子都奴從軍又早建功勞，你們商議一下怎麽樣酬勞。"於是就任命都奴爲典署丞。

烏古孫兀屯

烏古孫兀屯，上京路人。大定末，襲猛安。明昌七年，以本兵充萬户，備邊有功，除歸德軍節度副使，改盤安軍，察廉，遷同知速頻路節度使事。以憂去官，起復歸德府治中，遷唐州刺史。

烏古孫兀屯，上京路人。大定末年，繼承猛安職位。明昌七年，率領本猛安兵充任萬户，守邊有功，授予歸德軍節度副使，改任盤安軍，通過考察，升同知速頻路節度使事。因家有喪事離任，服喪期未滿，起用爲歸德府治中，升唐州刺史。

泰和六年四月，宋皇甫斌步騎萬人侵唐州，兀屯兵甚少，遣泌陽尉白撒不、巡檢蒲閑各以五十人乘城拒守。兀屯見宋兵在城東北者可破，令軍事判官撒虎帶以精兵百人自西門出，繞出東北宋兵營後掩擊之，殺數十百人，宋兵大亂，迨夜乃遁去。五月，皇甫斌復以兵數萬來攻，行省遣泌陽副巡檢納合軍勝救唐州。兀屯出兵與軍勝合兵城東北，設伏兵以待之。乃分騎兵為三，一出一入以致宋兵。宋兵陷于淖，伏兵發，中衝宋兵

泰和六年四月，宋人皇甫斌率步兵騎兵上萬人侵犯唐州，兀屯的兵馬很少，派泌陽縣尉白撒不、巡檢蒲閑各帶五十人登城守禦。兀屯見宋兵在城東北的一部分比較薄弱，可以攻破，就令軍事判官撒虎帶率精兵一百名從西門出，繞道出現在城東北宋軍軍營後，突然發起進攻，殺死近百人，宋兵大亂，到晚上就退逃了。五月，皇甫斌再次用數萬兵力來攻，行省派泌陽副巡檢納合軍勝救援唐州。兀屯出兵與軍勝會合於城東北，設下伏兵待敵。隨後就把騎兵分作三部分，讓他們一進一出引誘宋兵。宋兵陷入了泥沼中，伏兵發起進攻，把宋軍攔腰衝斷成兩部分，宋兵於是大

爲二，遂大潰。追奔至湖陽，斬首萬餘級，獲馬三百匹。宋别將以兵三千來襲，遇之竹林寺，殪之。納合軍勝手殺宋將，取其金帶印章以獻。詔遷兀屯同知河南府事，軍勝遷梁縣令，各進兩階。兀屯賞銀三百五十兩、重綵十端，爲右副元帥完顏匡右翼都統。

匡取棗陽，遣兀屯襲神馬坡，宋兵五萬人夾水陣，以强弩拒岸，兀屯分兵奪其三橋，自辰至午連拔十三栅，遂取神馬坡。從攻襄，至漢江，兀屯亂流徑度。復進一階，號平南虎威將軍。宋人請和，遷河南副統軍。大安初，遷昌武軍節度使，副統軍如故，遷西南路招討使。兀屯御下嚴酷，軍士多亡，杖六十，除同知上京留守事。大安三年，將兵二萬入衛中都，遷元帥右都監，轉左都監、兼北京留守。有功，賜金吐鶻、重綵十端，遷元帥左監軍，留守如故。

貞祐元年閏月，以兵入衛中都，詔以兵萬六千人守定興，軍敗，兀屯戰没。

高守約

高守約字從簡，遼陽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觀州刺史。大元兵徇地河朔，郭邦獻已歸順，從至城下，呼守約曰："從簡當計全家室。"守約弗顧，至再三，守約厲聲曰："吾不汝識也。"城破被執，使之跪，守約不屈，遂死。詔贈崇義軍節度使，謚忠敬。

和速嘉安禮

和速嘉安禮字子敬，本名酌，大名路人。穎悟博學，淹貫經史。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至寧末，爲泰安州刺史。貞祐初，山東被兵，郡縣望風而

敗。金軍追擊到湖陽，斬殺宋兵一萬多人，繳獲馬三百匹。宋國另一將領率兵三千來攻，在竹林寺相遇，金軍把他們殲滅。納合軍勝親手殺死宋將，解下他的金帶印章進獻朝廷。章宗下令升兀屯爲同知河南府事，升軍勝爲梁縣縣令，分别升兩級。又賞給兀屯銀三百五十兩、重綵十端，充當右副元帥完顏匡的右翼都統。

完顏匡攻取棗陽，派兀屯襲擊神馬坡，宋兵五萬人沿河流兩岸布陣，利用强弓勁弩在河岸抵禦，兀屯分派部隊奪取三座橋，從辰時至午時，接連攻陷宋軍十三道栅欄，於是就攻取了神馬坡。又隨完顏匡攻襄城，抵達漢江，兀屯直接横渡激流。又升官一級，官號叫平南虎威將軍。宋人請和後，升河南副統軍。大安初年，升昌武軍節度使，副統軍職位不變，又升西南路招討使。兀屯管制部下十分嚴峻苛刻，兵士多有逃亡，因此被罰挨了六十大板，調任同知上京留守事。大安三年，兀屯帶兵二萬入衛中都，升元帥右都監，改任左都監、兼北京留守。守衛有功，朝廷賜給金吐鶻、重綵十端，升元帥左監軍，留守職務不變。

貞祐元年閏月，兀屯帶兵入衛中都，朝廷令他帶兵一萬六千人守定興，兵敗，兀屯戰死。

高守約字從簡，遼陽人。他考中大定二十八年進士，官職幾次升到觀州刺史。蒙古軍進攻河朔地區，郭邦獻已投降，隨從蒙軍來到城下，向高守約呼話："從簡應當爲整個家庭考慮。"守約不理他，郭邦獻又再三勸説，守約高聲説："我不認識你。"城破，守約被俘，蒙古人要他下跪，守約不屈服，於是被殺。朝廷追贈他爲崇義軍節度使，謚號忠敬。

和速嘉安禮字子敬，本名酌，大名路人。他聰穎博學，通曉經史。他考中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至寧末年，任泰安州刺史。貞祐初年，山東遭到侵犯，各郡縣官望風而逃，有人勸安禮離

遁，或勸安禮去之，安禮曰："我去，城誰與守，且避難負國家之恩乎?"乃團練繕完，爲禦守計。已而，大元兵至，戰旬日不能下，謂之曰："此孤城耳，内無糧儲，外無兵援，不降無遺類矣。"安禮不聽。城破被執，初不識其爲誰，或妄以酒監對，安禮曰："我刺史也，何以諱爲?"使之跪，安禮不屈，遂以戈撞其胸而殺之。詔贈泰定軍節度使，謚堅貞。

開，安禮説："我如離開，誰來守城，况且能爲了避難而辜負國家的恩惠嗎?"於是就聚集民衆，操練士兵，修製器械，加固城墻，作了堅守的打算。不久蒙古軍抵達城下，戰了十來天都没能攻下，就對安禮説："這裏已是一座孤城了，内無積糧，外無援兵，不投降就没人能活了。"安禮不予理睬。城破，安禮被俘，蒙古人開始不知道他是誰，有人就用謊言回答，説他是酒監小官，安禮説："我是刺史，何必隱瞞?"蒙古人要他下跪，安禮不屈服，蒙古兵就用戈撞擊他的胸部，殺死了他。朝廷追贈他爲泰定軍節度使，賜謚號堅貞。

王維翰

王維翰字之翰，利州龍山人。父庭，遼季率縣人保縣東山，後以衆降。維翰好學不倦，中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貴德州軍事判官，察廉遷永霸令。縣豪欲嘗試維翰，設事陳訴，維翰窮竟之，遂伏其詐，杖殺之，健訟衰息。歷弘政、獲嘉令，佐胥持國治河决，有勞，遷一階。改北京轉運户籍判官，補尚書省令史。

王維翰字之翰，利州龍山人。父名庭，在遼國末年，他率領縣民占據縣東山地自保，後率衆來降。維翰好學不倦，考中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任貴德州軍事判官，通過朝廷察訪考核升永霸縣令。縣有豪强想試一試維翰的能耐，就布置一個騙局前往投案，維翰追根問底，豪强衹好承認自己的欺詐，被維翰用杖刑打死，於是好打官司、强詞奪理的事就幾乎没有了。又歷任弘政、獲嘉縣令，協助胥持國治理黄河决口，有功，升官一級。改任北京轉運户籍判官，補任尚書省令史。

除同知保静軍節度使事，檢括户籍，一郡稱平。屬縣有奴殺其主人者，誣主人弟殺之，刑部疑之。維翰審讞，乃微行物色之，得其狀，奴遂引服。改中都轉運副使，攝侍御史。奏事殿中，章宗曰："佳御史。"就除侍御史。改左司員外郎，轉右司郎中。僕散揆伐宋，維翰行省左右司郎中。

維翰又出任同知保静軍節度使事，進行户籍的考核登記，全郡的人都説他很公允。屬縣有家奴殺主人，誣告主人的兄弟是凶手，刑部對此有疑問。維翰復審時，就便裝出訪，獲得實情，家奴衹好認罪。改任中都轉運副使，代理侍御史。曾在殿中奏事，章宗贊許説："好御史。"於是就正式任命爲侍御史。改任左司員外郎，又改右司郎中。僕散揆伐宋時，維翰任行省左右司郎中。

泰和七年，河南旱蝗，詔維翰體究田禾分數以聞。七月，雨，復詔維翰曰："雨雖沾足，秋種過時，使多種蔬菜猶愈於荒萊也。蝗蝻遺子如何可絶，舊有蝗處來歲宜菽麥，諭百姓使知之。"

泰和七年，河南地區旱災、蝗災并起，章宗令維翰考察莊稼受害程度上報。七月降雨，章宗又令維翰説："雨水雖已浸透土壤，但已錯過秋種時令，如能多種蔬菜，也勝過荒廢。蝗蟲和蟲卵怎樣纔能根除，原有蝗害的地方第二年應種豆麥，這些都要告訴百姓，讓他們懂得。"

八年，宋人受盟，還爲右司郎中，進官一階。上問："宋人請和復能背盟否?"維翰對曰："宋主怠于政事，南兵佻弱，兩淮兵後千里蕭條，其臣懲韓侂胄、蘇師旦，無復敢執其咎者，不足憂也。唯北方當勞聖慮耳。"

泰和八年，宋國接受盟約，維翰還朝任右司郎中，升官一級。章宗問："宋人求和，以後還會不會背盟毀約?"維翰回答說："宋主不勤政事，南方的兵力虛弱，兩淮地區戰後已是千里蕭條，宋國的臣子鑒於韓侂胄、蘇師旦的失敗，没人再敢堅持他的錯誤方針，不值得擔心。衹是北方的事會使陛下費心操勞了。"

久之，遷大理卿、兼潞王傅，同知審官院事。新格，教坊樂工階至四品，換文武正資，服金紫。維翰奏："伶優賤工，衣縉紳之服，非所以尊朝廷也。"從之。大安初，權右諫議大夫，三司欲税間架，維翰諫不聽。轉御史中丞，無何，遷工部尚書、兼大理卿，改刑部尚書，拜參知政事。

過了許久，維翰升任大理卿、兼潞王傅，同知審官院事。按新規定，教坊樂工的級别升到四品，就可以改授文武正班官資格，穿金紫官服。維翰上奏説："奏樂演戲的人身份卑賤，却穿朝官服裝，這不是尊重朝廷的辦法。"朝廷接受了他的意見。大安初年，權右諫議大夫，三司計劃徵收房屋建築税，維翰勸阻，没被采納。轉任御史中丞，不久，升工部尚書、兼大理卿，改任刑部尚書，升參知政事。

貞祐初，罷爲定海軍節度使。是時，道路不通，維翰舟行遇盜，呼謂之曰："爾輩本良民，因亂至此，財物不惜，勿恐吾家。"盜感其言而去。至鎮，無兵備，鄰郡皆望風奔潰，維翰謂吏民曰："孤城不可守。此州阻山浮海，當有生地，無俱爲魚肉也。"乃縱百姓避難。維翰率吏民願從者奔東北山，結營堡自守，力窮被執不肯降。妻姚氏亦不肯屈，與維翰俱死。詔贈中奉大夫，姚氏芮國夫人，謚貞潔。

貞祐初年，降爲定海軍節度使。這時，道路不通，維翰乘船而往，中途遇上强盜，維翰向着他們高喊："你們本來都是良民百姓，因戰亂纔落到這種地步，財物我不吝惜，但不要驚嚇我的家人。"强盜被他的話感動，就退走了。到達定海軍，這裏無軍防禦，鄰郡的官兵又都望風奔逃，維翰就對官吏民衆説："這座孤城是不可能堅守的。本州面山臨海，定有求生的去處，不要全都死在這裏。"於是就任隨百姓離州避難。維翰帶領願意跟隨的官吏民衆奔入州東北的山地，構築營壘自守，力盡被俘不肯投降。維翰妻姚氏也不肯屈服，和維翰一起遇害。宣宗下令追贈維翰爲中奉大夫，姚氏爲芮國夫人，賜謚號貞潔。

移剌古與涅

移剌古與涅，安化軍節度使。貞祐初，大元兵取密州，古與涅率兵力戰，流矢連中其頸，既拔去復中其頰，死焉。貞祐三年，詔贈安遠大將軍、知益都府事。

移剌古與涅，任安化軍節度使。貞祐初年，蒙古軍攻奪密州，古與涅率兵力戰，飛箭連連射中他的脖子，拔去箭後又被射中臉部，死去。貞祐三年，宣宗下令追贈他爲安遠大將軍、知益都府事。

宋扆

宋扆，中都宛平人也。正隆五年進士，歷辰州、寧化州軍事判官，曹王府記室參軍，陝西西路轉運都勾

宋扆是中都宛平人。他考中正隆五年進士，歷任辰州、寧化州軍事判官，曹王府記室參軍，陝西西路轉運都勾判官，補尚書省令史，又任武

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武定軍節度副使、中都右警巡使。時固安縣丞劉昭與部民裴原争買鄰田，扆用昭屬，抑原使毋争。御史臺劾奏，奪一官，解職，降廣寧府推官。改遼東路鹽使。丁父憂，起復吏部員外郎，歷薊、曹、景州刺史，同知中都路轉運使事，遷北京、臨潢等路按察使。改安國軍節度使、河東南路轉運使。御史劾其前任按察侵民舍不稱職，降沂州防禦使，移濬州，遷山東西路轉運使，改定海軍節度使。

定軍節度副使、中都右警巡使。這時固安縣縣丞劉昭和部民裴原争買鄰里的田地，宋扆因受劉昭囑托，就對裴原施加壓力，叫他不要競争。御史臺告發宋扆，朝廷就降了他官品一級，解除原有職務，降爲廣寧府推官，改任遼東路鹽使。因父死離任，喪期未滿，起用爲吏部員外郎，先後出任薊、曹、景州刺史，同知中都路轉運使事，升北京、臨潢等路按察使，改任安國軍節度使、河東南路轉運使。因御史揭發他前任按察使時侵占民房不稱職，降爲沂州防禦使，移任濬州，升山東西路轉運使，改定海軍節度使。

貞祐二年，改沁南軍。正月，大元兵至懷州，城破死焉。扆天資刻酷，所至不容物，以是蹭蹬於世云。

貞祐二年，改任沁南軍節度使。這年正月，蒙古軍抵達懷州，城破，宋扆遇害。宋扆天性刻薄嚴厲，每到一地都不得人心，因此他一生累遭挫折。

烏古論榮祖

烏古論榮祖本名福興，河間人。明昌二年進士，歷官補尚書省令史，除都轉運司都勾判官，轉弘文校理，升中都總管府判官，察廉除震武軍節度副使、彰德府司馬，累遷户部員外郎、寧海州刺史。貞祐二年城破，榮祖猶力戰，死之。贈安武軍節度使，賜謚毅勇。

烏古論榮祖本名福興，河間人。他考中明昌二年進士，歷任尚書省令史、都轉運司都勾判官，改任弘文校理，升中都總管府判官，通過察訪考核後任震武軍節度副使、彰德府司馬，累升户部員外郎、寧海州刺史。貞祐二年，州城被攻破後，榮祖依然拼命抵抗，最終戰死。朝廷追贈他爲安武軍節度使，賜謚號毅勇。

烏古論仲温

烏古論仲温本名胡剌，蓋州按春猛安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累官太學助教、應奉翰林文字、河東路提刑判官，改河北東路轉運副使。御史薦前任提刑稱職，遷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簽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事，改提舉肇州漕運、兼同知武興軍節度使事、東勝州刺史。坐前在上京不稱職，降鎮寧軍節度副使。改滑州刺史、河東南路按察副使、壽州防禦使。

烏古論仲温本名胡剌，蓋州按春猛安人。他考中大定二十五年進士，歷任太學助教、應奉翰林文字、河東路提刑判官，改任河北東路轉運副使。御史薦舉他前任提刑稱職，升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簽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事，改爲提舉肇州漕運、兼同知武興軍節度使事、東勝州刺史。又因前在上京時不稱職，降爲鎮寧軍節度副使，改任滑州刺史、河東南路按察副使、壽州防禦使。

貞祐初，遷鎮西軍節度使。是時，中都被圍，遂至太原，移書安撫

貞祐初年，仲温升任鎮西軍節度使。這時中都被圍，仲温就趕到太原，寫了一封書信派人送

使賈益謙，約以鄉兵救中都。因馳驛如平陽，將與益謙會于絳，不能進，抵平陽而還。仲温嘗治平陽，吏民争留之，仲温曰："平陽巨鎮，易爲守禦，於私計得矣，如嵐州何?"遂還鎮。已而，大元兵大至，城破，不屈而死。贈資德大夫、婆速路兵馬都總管，謚忠毅，歲時致祭。

交安撫使賈益謙，約他率鄉兵共救中都。隨後就乘驛車到平陽，準備在絳與益謙會合，受阻不能進，抵達平陽後就退回了。仲温曾經治理平陽，官吏民衆都争着挽留他，仲温説："平陽是個大鎮，容易防禦，從我個人考慮是求之不得的，但嵐州會怎麽樣呢?"於是就回守嵐州。不久，蒙古大軍壓境，城被攻破，仲温不屈被殺。朝廷追贈他爲資德大夫、婆速路兵馬都總管，賜謚號忠毅，逢年過節都祭奠。

完顔九住 唐括孛果速

九住，宗室子，爲武州刺史，唐括孛果速爲軍事判官。貞祐二年十一月，大元兵取九住子侄抵城下，謂之曰："山東、河北今皆降我，汝之家屬我亦得已，苟不速降且殺之也。"九住曰："當以死報國，遑恤家爲?"無何，城破，力戰而死，孛果速亦不屈死焉。詔贈九住臨海軍節度使，加驃騎衛上將軍。孛果速建州刺史，加鎮國上將軍。仍令樹碑，歲時致祭。

九住是皇族子弟，任武州刺史，唐括孛果速任軍事判官。貞祐二年十一月，蒙古兵抓來九住的兒子、侄子，押到武州城下，對九住説："山東、河北現都投降我國，你的家屬也已在我們手中，假如不趕快投降就將殺掉他們。"九住説："我當以死報國，能够爲家屬着想嗎?"不久，城被攻破，九住力戰到死，孛果速也不屈遇難。朝廷追贈九住爲臨海軍節度使，加授驃騎衛上將軍。孛果速贈建州刺史，加授鎮國上將軍。并令樹碑記功，逢年過節祭奠。

李演

李演字巨川，任城人。泰和六年進士第一，除應奉翰林文字。再丁父母憂，居鄉里。貞祐初，任城被兵，演墨衰爲濟州刺史，畫守禦策。召集州人爲兵，搏戰三日，衆皆市人不能戰，逃散。演被執，大將見其冠服非常，且知其名，問之曰："汝非李應奉乎?"演答曰："我是也。"使之跪不肯，以好語撫之亦不聽，許之官禄，演曰："我書生也，本朝何負於我，而利人之官禄哉?"大將怒，擊折其脛，遂曳出殺之，時年三十餘。贈濟州刺史，詔有司爲立碑云。

李演字巨川，任城人。泰和六年，李演考取進士第一名，被任爲應奉翰林文字。因父母相繼去世，李演離職守喪，居住鄉里。貞祐初年，任城發生戰事，李演在喪期中被起用爲濟州刺史，策劃守禦措施。他召集州民充兵，搏鬥了三天，衆人都是城鎮居民，不會戰鬥，於是逃散。李演被俘，敵軍大將見他衣着與衆不同，又知道他的名字，就問他説："你不是李應奉嗎?"李演回答説："我就是。"敵軍大將令他下跪他不肯，用好言好語勸他他也不理，又許諾給他官爵俸禄，李演説："我是讀書人，本朝哪點對不起我，使我貪圖他國的官爵俸禄呢?"大將被激怒，打斷了他的腿，隨後拉出去殺掉，這年他纔三十多歲。朝廷追贈他爲濟州刺史，令有關部門爲他立碑。

劉德基

劉德基，大興人。貞祐元年，特賜同進士出身。守官邊邑，夏兵攻

劉德基，大興人。貞祐元年，特授同進士出身。他擔任邊城長官，夏兵來攻城，德基坐在聽

城，德基坐廳事，積薪其傍，謂家人曰：“城破即焚我。”及城破，其家人不忍縱火，遂被執。脅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紿夏人曰：“此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為臣子當如此爾，吾豈狂耶?”夏人壯其義，乃繫諸獄，冀其改圖。已而召問，德基大駡，終不能從，曰：“吾豈苟生者哉?”遂害之。贈朝列大夫、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

政堂，旁邊堆積柴草，對家人説：“城被攻破時你們就燒死我。”當城被攻破時，家人不忍放火，於是德基被俘。夏人强迫他跪地投降，德基不肯屈服。德基的同僚舊友哄騙夏人説：“他這人一向有瘋病，所以纔敢像這樣。”德基説：“作爲臣子應當這樣做而已，我怎會是狂人呢?”夏人佩服他的氣節，就押在獄中，希望他能改變主意。隨後召問，德基大罵，始終不肯歸附，德基説：“我難道是苟且偷生的人嗎?”於是夏人就殺了他。朝廷追贈他爲朝列大夫、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

王毅

王毅，大興人。經義進士，累官東明令。貞祐二年，東明圍急，毅率民兵願戰者數百人拒守。城破，毅猶率衆抗戰，力窮被執，與縣人王八等四人同驅之郭外。先殺二人，王八即前跪將降，毅以足蹃之，厲聲曰：“忠臣不佐二主，汝乃降乎?”驅毅者以刃斫其脛，毅不屈而死。贈曹州刺史。

王毅，大興人。他考中經義科進士，屢次升遷至東明縣令。貞祐二年，東明被緊緊包圍，王毅率領自願參戰的數百軍民拒守。城被攻破，王毅還繼續率衆抵抗，力盡被俘，和縣人王八等四人一起被趕到城外。敵兵先殺兩人，王八就上前跪下，打算投降，王毅用脚踢倒他，大聲斥責説：“忠臣不助二主，你竟要投降嗎?”押解王毅的敵兵用刀砍他的腿，王毅仍不屈服，以致遇害。朝廷追贈他爲曹州刺史。

王晦 牛斗

王晦字子明，澤州高平人。少負氣自憙，常慕張詠之爲人，友妻與人有私，晦手刃殺之。中明昌二年進士，調長葛主簿，有能聲。察廉除遼東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提刑司舉其能，轉北京轉運户籍判官。遷安陽令，累除簽陝西西路按察司事，改平凉治中。召爲少府少監，遷户部郎中。貞祐初，中都戒嚴，或舉晦有將帥才，俾募人自將，得死士萬餘統之。率所統衛送通州粟入中都，有功，遷霍王傅。以部兵守順州。

王晦字子明，澤州高平人。年輕時喜歡憑自己的意氣行事，常仰慕張詠的爲人，朋友的妻子與人私通，王晦就親手殺了他們。他考取明昌二年進士，調任長葛縣主簿，有辦事得力的聲譽。通過察訪考核，任爲遼東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提刑司推薦他有才幹，改任北京轉運户籍判官。升安陽縣令，積勞升進，任簽陝西西路按察司事，改任平凉治中。召入朝，任少府少監，升户部郎中。貞祐初年，中都緊急備戰，有人推薦王晦具備將帥才幹，朝廷就讓他自行招募人馬，招得敢死勇士一萬多人，王晦親自統率。他帶領所轄兵馬護送通州糧食入中都，有功，升霍王傅。後率本部兵馬守順州。

通州圍急，晦攻牛欄山以解通州之圍。賜賚優渥，遷翰林侍讀學士，加勸農使。九月，順州受兵，晦有别部在滄、景，遣人突圍召之，衆皆踊

通州被圍很緊急，王晦進攻牛欄山替通州解圍。朝廷賞賜格外豐厚，升任翰林侍讀學士，加授勸農使。這年九月，順州遭到敵兵進攻，王晦另有部隊在滄州、景州，就派人突圍前去調集，

躍思奮，而主者不肯發。王臻，晦之故部曲也，免冑出見，且拜曰："事急矣，自苦何爲，苟能相從，可不失富貴。"晦曰："朝廷何負汝耶?"臻曰："臻雖負國，不忍負公。"因泣下。晦叱曰："吾年六十，致位三品，死則吾分，詎從汝耶?"將射之，臻掩泣而去。無何，將士縋城出降，晦被執，不肯降，遂就死。

士兵們都很踴躍，準備大幹一場，但管事的人不肯發兵。王臻是王晦的老部下，這時脱下頭盔出陣來見，并下拜説："事情已很危險了，你何必跟自己過不去，假如能歸附，可以不失富貴。"王晦責問他："朝廷哪點對不起你呀?"王臻説："我雖對不起國家，却不忍對你見死不救啊。"説着話眼淚都淌了下來。王晦呵叱他説："我年已六十，官至三品，爲國獻身是我分内的事，難道能步你的後塵嗎?"説完就要用箭射他，王臻掩面哭泣着退去。不久，將士縋城出降，王晦被俘，不肯投降，於是被害。

初，晦就執，謂其愛將牛斗曰："若能死乎?"曰："斗蒙公見知，安忍獨生。"并見殺。詔贈榮禄大夫、樞密副使，仍命有司立碑，歲時致祭。録其子汝霖爲筆硯承奉。

先前，在王晦被俘的時候，他對自己的愛將牛斗説："你能不變節而死嗎?"牛斗回答説："我承蒙你的賞識，怎忍心一人求生。"後來他倆就一起被殺。朝廷令贈王晦爲榮禄大夫、樞密副使，并令有關部門立碑記功，逢年過節祭奠。又録用他的兒子汝霖爲筆硯承奉。

齊鷹揚　楊敏中　張乞驢

齊鷹揚，淄州軍事判官；楊敏中，屯留縣尉致仕；張乞驢，淄州民。貞祐初，大元兵取淄州，鷹揚等募兵備禦，城破，率衆巷戰。鷹揚等三人創甚被執，欲降之。鷹揚伺守者稍怠，即起奪槊殺數人，與敏中、乞驢皆不屈以死。詔贈鷹揚嘉議大夫、淄州刺史，仍立廟于州，以時致祭。敏中贈昭勇大將軍、同知横海軍節度使事。乞驢特贈宣武將軍、同知淄州軍州事。

齊鷹揚，淄州軍事判官；楊敏中，由屯留縣尉退休；張乞驢，淄州平民。貞祐初年，蒙古軍攻取淄州，鷹揚等募兵防禦，城被攻破後，他又率衆巷戰。鷹揚等三人受重傷被俘，蒙古人想讓他們投降。鷹揚抓住看守們稍有懈怠的機會，立即跳起來奪取長矛，殺死數人，後與敏中、乞驢都因不肯屈服遇難。宣宗下令追贈齊鷹揚爲嘉議大夫、淄州刺史，并在淄州建立祠廟，按時節祭祀。敏中贈昭勇大將軍、同知横海軍節度使事。乞驢特贈爲宣武將軍、同知淄州軍州事。

术甲法心　温迪罕咬查剌(等)

术甲法心，薊州猛安人，官至北京副留守。貞祐二年，爲提控，與同知順州軍州事温迪罕咬查剌俱守密雲縣。法心家屬在薊州，大元兵得之，以示法心曰："若速降當以付汝，否則殺之。"法心曰："吾事本朝受厚恩，戰則速戰，終不能降也，豈以家人死生爲計耶?"城破，死于陣。咬查剌被執，亦不屈而死。

术甲法心，薊州猛安人，官至北京副留守。貞祐二年，任提控，與同知順州軍州事温迪罕咬查剌同守密雲縣。法心的家屬在薊州，蒙古兵俘獲了他們，帶到城下來見法心説："如能儘快投降，定把家屬送還你，否則就殺了他們。"法心説："我在本朝任職，得到朝廷優厚的待遇，你們要戰就儘快戰，我始終是不會投降的，難道會考慮家人的生死嗎?"城被攻破，法心戰死陣中。咬查剌被俘，也因不屈服遇害。

盤安軍節度判官蒲察糺舍與雞澤縣令溫迪罕十方奴同守薊州，衆潰而出，糺舍、十方奴死之。

詔贈法心開府儀同三司、樞密副使，封宿國公，咬查刺鎮國上將軍、順州刺史，糺舍金紫光禄大夫、薊州刺史，十方奴鎮國上將軍、薊州刺史。仍命樹碑，以時致祭。

盤安軍節度判官蒲察糺舍和雞澤縣令溫迪罕十方奴同守薊州，部衆潰散出逃，糺舍、十方奴遇難。

宣宗下令追贈法心爲開府儀同三司、樞密副使，封宿國公，追贈咬查刺爲鎮國上將軍、順州刺史，追贈糺舍爲金紫光禄大夫、薊州刺史，追贈十方奴爲鎮國上將軍、薊州刺史。并令樹碑記功，按時進行祭祀。

高錫

高錫字永之，德基子。以蔭補官，積勞調淄州酒使。課最，遷平鄉令。察廉遷遼東路轉運支度判官、太倉使、法物庫使、兼尚林署直長、提舉都城所，歷北京、遼東轉運副使、同知南京路轉運使事。貞祐初，累遷河北東路按察轉運使。城破，遂自投城下而死。

高錫字永之，是高德基的兒子。他最初憑父親的蔭庇受任官職，累計歷年勞績，調任淄州酒使。職務考核時被評爲最優等，升平鄉縣令。通過察訪考核，歷升遼東路轉運支度判官、太倉使、法物庫使、兼尚林署直長、提舉都城所，歷任北京、遼東轉運副使、同知南京路轉運使事。貞祐初年，歷升河北東路按察轉運使。城被攻破時，高錫就跳城自殺了。

金史卷一百二十二

列傳第六十

忠義(二)

吴僧哥　烏古論德升　張順　馬驤　伯德窊哥　奥屯醜和尚
從坦　孛术魯福壽　吴邦傑　納合蒲剌都　女奚烈斡出
時茂先　温迪罕老兒　梁持勝　賈邦獻　移剌阿里合
完顏六斤　紇石烈鶴壽　蒲察婁室　女奚烈資禄　趙益
侯小叔　王佐　黄摑九住　烏林荅乞住　陀滿斜烈
尼厖古蒲魯虎　兀顏畏可　兀顏訛出虎　粘割貞

吴僧哥

吴僧哥，西南路唐古乙剌糺上沙鷙部落人。拳勇善騎射。大安間，選籍山西人爲兵，僧哥充馬軍千户，有功。貞祐初，遷萬户，權順義軍節度使。朔州失守，僧哥復取之，真授同知節度使事，弟權同知節度使事迪剌真授節度副使，權節度副使燕曹兒真授節度判官，提控馬壽兒以下，遷授有差。

衆苦乏食，僧哥乞賜糧十五萬斛，朝廷以爲應州已破，朔爲孤城，其勢不可守，乃遷朔之軍民九萬餘口分屯於嵐、石、隰、吉、绛、解之間。未行，大元兵至朔州，戰七晝夜，有功，加遥授同知太原府事、兼同知節度使事，迪剌石州刺史，曹兒同知岢嵐州防禦使事。

四年，始遷其民南行，且戰且行者數十里，僧哥力憊馬躓死焉，時年三十。詔贈鎮國上將軍、順義軍節度

吴僧哥，西南路唐古乙剌糺上沙鷙部落人。他勇猛有力，擅長騎馬射箭。大安年間，徵選山西百姓充軍，僧哥擔任馬軍千户，立下功勞。貞祐初年，升萬户，代理順義軍節度使。朔州失守後，僧哥又率軍收復，朝廷正式任命他爲同知節度使事，正式任命他的弟弟原權同知節度使事迪剌爲節度副使，正式任命原權節度副使燕曹兒爲節度判官，對提控馬壽兒以下的人，也按不同情况升級授官。

朔州軍民苦於糧食缺乏，僧哥就請求朝廷賜糧十五萬斛，朝廷認爲應州已失守，朔州已是孤城，勢必無法保全，就决定把朔州軍民九萬多人遷走，分别屯駐在嵐州、石州、隰州、吉州、绛州、解州之間的地區。還没出發，蒙古軍抵達朔州，僧哥奮戰七晝夜，有功，朝廷加任他爲遥授同知太原府事，兼同知節度使事，迪剌加任石州刺史，曹兒加任同知岢嵐州防禦使事。

貞祐四年，纔開始把朔州百姓遷往南方，邊走邊戰走了數十里，僧哥人既疲憊，馬也困倒，因此遇難，這年他三十歲。宣宗下令追贈他爲鎮

使。

烏古論德升

烏古論德升本名六斤，益都路猛安人。明昌二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除吏部主事、絳陽軍節度副使。丁父憂，起復太常博士、東平治中。大安初，知弘文院。改侍御史，論西京留守紇石烈執中奸惡，衛紹王不聽。遷肇州防禦使。

宣宗遷汴，召赴闕，上言："泰州殘破，東北路招討司猛安謀克人皆寓于肇州，凡徵調往復甚難。乞升肇州爲節度使，以招討使兼之。置招討副使二員，分治泰州及宜春。"詔從之。進翰林侍讀學士、兼户部侍郎。俄以翰林侍讀權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抹撚盡忠論近侍局預政，宣宗怒，語在《盡忠傳》。無何，出爲集慶軍節度使，改汾陽軍節度使、河東北路宣撫副使，復改知太原府事、權元帥左監軍。

興定元年，大元兵急攻太原，糧道絶。德升屢出兵戰，糧道復通，詔遷官一階。德升上言："皇太子聰明仁孝，保訓之官已備，更宜選德望素著之士朝夕左右之，日聞正言、見正行。此社稷之洪休、生民之大慶也。"宣宗嘉納之。

二年，真授左監軍，行元帥府事。大元兵復圍太原，環之數匝，已破濠垣，德升植栅爲拒，出其家銀幣及馬賞戰士。北軍壞城西北隅以入，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其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其姑及其妻皆自殺。詔贈翰林學士承旨。子兀里偉尚幼，詔以奉御俸養之。

國上將軍、順義軍節度使。

烏古論德升本名六斤，益都路猛安人。他考中明昌二年進士。官職歷經升遷到尚書省令史，主管官吏任命事宜。又任吏部主事、絳陽軍節度副使。父死，離任守喪，喪期未滿，起用爲太常博士、東平治中。大安初年，知弘文院。改任侍御史，論列西京留守紇石烈執中的不法行爲，衛紹王没有理睬。德升後升任肇州防禦使。

宣宗遷都汴京，召德升入朝，德升上奏説："泰州已是百孔千瘡，東北路招討司所屬猛安謀克人都寄居在肇州，凡有徵調，往返十分困難。請把肇州升爲節度使級州鎮，委招討使兼任。另置招討副使兩員，分治泰州和宜春。"宣宗接受他的建議。德升升任翰林侍讀學士、兼户部侍郎。不久又以翰林侍讀學士職務兼參知政事，和平章政事抹撚盡忠評論近侍局參預朝政的事，宣宗十分生氣，事見本書《抹撚盡忠傳》。不久，德升離京出任集慶軍節度使，改任汾陽軍節度使、河東北路宣撫副使，又改知太原府事、兼元帥左監軍。

興定元年，蒙古軍急攻太原，太原糧道斷絶。德升多次出兵奮戰，使糧道重新暢通，朝廷爲他升官一級。德升上奏説："皇太子聰明仁孝，保育和教導的官員已有了，進一步就當選德高望重的人士早晚伴隨，使皇太子天天聽到正直的言論、見到正直的行爲。這樣做真是國家齊天的洪福、百姓無疆的喜慶。"宣宗贊許并接受他的意見。

興定二年，正式任命德升爲左監軍，行元帥府事。蒙古軍再次圍攻太原，重重包圍，并已攻破護城河及城墻，德升就立栅欄拒守，又拿出私家的銀兩雜器和馬匹獎賞戰士。蒙軍破毁太原城西北角，從這裏攻入，德升就連接車輛阻塞城洞，蒙軍三退三上，飛箭石彈密如雨下，守城人不敢從矮墻後站起來。城被攻破，德升來到太原府官署，對他的姑姑和妻子説："我守衛這裏好幾年，不幸力盡。"隨後就上吊自殺。他的姑姑和妻子也都自殺。宣宗下令追贈德升爲翰林學士

承旨。他的兒子兀里偉年齡還小，宣宗令用奉御的俸禄供養他。

張順

張順，淄州士伍。淄州被圍，行省侯摯遣總領提控王庭玉將兵救之。庭玉募順等三十人往覘兵勢，且欲令城中知援兵之至。乘夜潜至城下，順為所得。執之使宣言行省軍敗績，庭玉亦死，宜速降。順陽許諾，既乃呼謂城中曰："外兵無多，王節度軍且至，堅守毋降。"兵刃交下，順曰："得為忠孝鬼，足矣。"遂死。淄人知救兵至，以死守，城賴以完。後贈宣武將軍、同知棣州防禦使事，詔有司給養其親，且訪其子孫，優加任用。

張順，淄州士兵。淄州被圍的時候，行省侯摯派總領提控王庭玉率兵救援。庭玉募張順等三十人前去偵察軍情，并想讓城中人知道援兵已來的消息。他們趁黑夜摸到城下，張順被敵人捉去。敵人押着他，要他宣揚行省的兵馬戰敗，庭玉也死了，最好趁早投降。張順假意應允，到了城下却大聲對城中人説："敵兵不多，王節度的兵馬就要到了，你們要堅守，别投降。"敵人一陣亂刀砍下，張順説："死能成爲忠孝鬼，也算值得了。"於是遇難。淄州人知救兵到來，拼命堅守，因此州城得以保全。後來朝廷追贈張順爲宣武將軍、同知棣州防禦使事，令有關部門供養他的親屬，并訪尋他的子孫，從優録用。

馬驤

馬驤，禹城人也。登進士，歷官有聲。貞祐三年，為曹州濟陰令。四月，大元克曹州，驤被執。軍卒搒掠求金，驤曰："吾書生，何從得是。"又使跪，驤曰："吾膝不能屈，欲殺即殺，得死為大金鬼，足矣。"遂死。贈朝列大夫、泰定軍節度副使，仍樹碑于州，歲時致祭。貞祐四年七月，詔以其男惟賢于八貫石局分收補。

馬驤，禹城人。他考中進士，當官有聲譽。貞祐三年，任曹州濟陰縣令。四月，蒙古軍攻克曹州，馬驤被俘。兵士抽打他，逼他拿出金子，馬驤説："我是書生，哪來這東西。"又令他下跪，馬驤説："我的膝不能彎，要殺就殺，死能成爲大金國的鬼，也值得了。"於是被殺。朝廷追贈他爲朝列大夫、泰定軍節度副使，并在曹州爲他樹碑，逢年遇節都祭祀。貞祐四年七月，宣宗下令録用他的兒子惟賢，安排在俸禄爲八貫石的有關部門。

伯德窊哥

伯德窊哥，西南路咩糺奚人，壯健沉勇。大元兵克西南路，鄰郡皆降，窊哥獨不屈。貞祐五年，東勝州已破，窊哥與姚里鴉胡、姚里鴉兒招集義軍，披荆棘復立州事。河東北路行元帥府承制除窊哥武義將軍、寧遠軍節度副使，姚里鴉胡武義將軍、節度判官，姚里鴉兒武義將軍、觀察判官。窊哥等以恩不出朝廷，頗懷觖望，縱兵剽掠。興定元年，詔窊哥遥授武州刺史、權節度使，姚里鴉胡權

伯德窊哥，西南路咩糺奚人，他體格健壯，沉着勇敢。蒙古軍攻取西南路，鄰郡都投降，衹有窊哥不屈服。貞祐五年，東勝州已被攻破，窊哥與姚里鴉胡、姚里鴉兒招集義軍，披荆斬棘，重新建置州府。河東北路行元帥府秉承皇帝的授權，任命窊哥爲武義將軍、寧遠軍節度副使，任姚里鴉胡爲武義將軍、節度判官，任姚里鴉兒爲武義將軍、觀察判官。窊哥等人因委官恩命不是由朝廷授予，心中很是失望，縱容兵士掠奪。興定元年，宣宗下令任窊哥爲遥授武州刺史、權節度使，任姚里鴉胡兼同知節度使事，任姚里鴉兒

同知節度使事，姚里鴉兒權節度副使，各遷官兩階。

興定三年，窊哥特遷三官，遥授同知晉安府事，尋真授東勝軍節度使。東勝被圍，城中糧盡，援兵絶，窊哥率衆潰圍，走保長寧寨，詔各進一官，戰没者贈三官。九月，復被圍，窊哥死之。

奧屯醜和尚

奧屯醜和尚，爲代州經略使。貞祐四年八月，大元兵攻代州，和尚禦戰敗績，身被數創，被執。欲降之，不屈，遂死。

完顏從坦

從坦，宗室子。大安中，充尚書省祗候郎君。貞祐二年，自募義兵數千，充宣差都提控，詔從提舉奉先、范陽三都統兵。除同知涿州事，遷刺史，佩金牌，經略海州。

頃之，充宣差都提控，安撫山西軍民，應援中都。上書曰："絳、解二州僅能城守，而村落之民皆嘗被兵，重以連歲不登，人多艱食，皆恃鹽布易米，今大陽等渡乃不許粟麥過河。願罷其禁，官税十三，則公私皆濟矣。"又曰："絳、解，河中必争之地，惟令寶昌軍節度使從宜規畫鹽池之利，以實二州，則民受其利，兵可以强矣。"又曰："中條之南，垣曲、平陸、芮城、虞鄉，河東之形勢，陝、洛之襟喉也。可分陝州步騎萬二千人爲一提控、四都統，分戍四縣，此萬全之策也。"又曰："平陸産銀鐵，若以鹽易米，募工煉冶，可以廣財用、備戎器，小民傭力爲食，可以息盗。"又曰："河北貧民渡河逐食，已而復還濟其饑者，艱苦殊甚。苛暴之吏抑止誅求，弊莫大焉。"又曰："河南、陝西調度未急，擇騎軍牝馬

兼節度副使，各升官兩級。

興定三年，窊哥特升三級，遥授同知晉安府事，不久又正式任命爲東勝軍節度使。東勝被圍，城中糧食耗盡，城外又無援兵，窊哥就率衆衝破包圍圈，逃跑到長寧寨堅守，朝廷給每人進升一級，戰死的人贈官三級。九月，窊哥再次被圍，遇難。

奧屯醜和尚，任代州經略使。貞祐四年八月，蒙古軍攻取代州，和尚抵抗失敗，身上多處受傷，被俘。蒙古人想要他投降，和尚不肯屈服，於是被害。

從坦，皇族子弟。大安年間，充任尚書省祗候郎君。貞祐二年，從坦自行招募義兵數千人，充任宣差都提控，宣宗又任命他同提舉奉先、范陽三都統兵。後任同知涿州事，升刺史，佩金牌，經營謀取海州。

不久，從坦充宣差都提控，前去安撫山西軍民，應援中都。從坦上書説："絳、解二州衹是憑城池守住，而村落百姓都曾遭受兵禍，加上年年收成不好，許多人缺糧，都靠鹽、布换米爲生，現大陽等渡口竟不許帶粟麥過黄河交易。希望能廢除這條禁令，由官府徵收十分之三的税，這樣對公對私都有幫助。"又説："絳州、解州在河中地區是兵家必争之地，衹要令寶昌軍節度使根據適當情况從鹽池謀利，用來充實絳、解二州的物力，那麽百姓可從中獲得好處，兩州兵力也可加强了。"又説："在中條山以南，垣曲、平陸、芮城、虞鄉四地，是河東形勢險要的地方，是陝州、洛州的咽喉。可以分出陝州步兵騎兵一萬二千人爲一提控、四都統，分别駐守四縣，這是萬無一失的良策。"又説："平陸出産銀和鐵，如用鹽换米，再募工冶煉，可以增加財政收入、完善武器裝備，老百姓以勞力求食爲生，又可避免淪爲盗賊。"又説："河北貧民渡黄河尋求糧食，隨後又返回來救濟飢餓的人，異常艱苦。苛刻殘暴的官吏，或是强行禁止，或是索取歸己，

群牧，不二三年可增數萬騎，軍勢自振矣。"又曰："諸路印造寶券，久而益多，必將積滯。止於南京印造給降，庶可久行。"又曰："河北職任雖除授不次，而人皆不願者，蓋以物價十倍河南，祿廩不給，飢寒且至。若實給俸粟之半，少足養廉，則可責其效力。"又曰："河北之官，朝廷減資遷秩躐等以答其勞。聞河南官吏以貶逐目之，彼若以為信然，誰不解體？"書奏，下尚書省議，惟許放大陽等渡、宣撫司量民力給河北官俸、目河北為貶所者有禁而已。

這是最大的弊病。"又說："河南、陝西的軍事調度不是很緊張，可選出騎兵中的母馬結群放牧，不過兩三年就可增加數萬匹，軍勢自然就會振興起來。"又說："各路印造寶券，時間越長，印得越多，必定會造成積壓。如衹在南京印造發放，有可能長期流通。"又說："河北的職務，即使是破格升任，而人人都不願去，這是因爲河北物價高於河南十倍，官糧供給不上，飢寒就要到來。如能實給規定俸糧的一半，使官吏基本上能維生，不至於爲此失去廉潔的操守，那就可以責成他們爲朝廷效力了。"又說："對河北的官吏，朝廷降低資格進遷官秩、破格提升，用這些來酬答他們的勞績。但聽説河南官吏把他們看作被貶受罰的人，假如河北官吏信以爲真，誰能不心灰意冷、懈怠渙散？"從坦的書奏上達宣宗，宣宗下令送尚書省討論，衹是同意開放大陽等渡口、宣撫司根據民力供給河北官吏俸糧、視河北爲貶逐地的人加以禁止。

四年，行樞密院于河南府，上書曰："用兵累年，出輒無功者，兵不素勵也。士庶且充行伍，況於皇族與國同休戚哉。皆當從軍，親冒矢石為士卒先，少寬聖主之憂。族人道哥實同此心，願隸臣麾下。"宣宗嘉其忠，許之。

貞祐四年，從坦在河南府行樞密院事，他上書說："用兵已多年，出兵總是無功的原因，就是平時不對兵士加以勉勵。士人百姓都能充軍效力，何況是與國同甘共苦的皇族呢。皇族都應從軍，親冒飛箭礌石，衝在士兵前面，稍解陛下的憂慮。族人道哥實與我同有這心意，希望能隸屬在我的手下。"宣宗贊許他的忠誠，同意了。

興定元年，改輝州刺史，權河平軍節度使、孟州經略使。初，御史大夫、權尚書右丞永錫被詔經略陝西，宣宗曰："敵兵强則謹守潼關，毋使得東。"永錫既行，留澠池數日，至京兆駐兵不動。頃之，潼關破，大元兵次近郊。由是永錫下獄，久不決。從坦乃上疏救之，略曰："竊聞周祚八百，漢享國四百餘載，皆以封建親戚，犬牙相制故也。孤秦、曹魏亡國不永，晉八王相魚肉，猶歷過秦、魏。自古同姓之親未有不與國存亡者，本朝胡沙虎之難，百僚將士無敢誰何，鄯陽、石古乃奮身拒戰，盡節

興定元年，改任輝州刺史，兼河平軍節度使、孟州經略使。先前，御史大夫、兼尚書右丞永錫受命統籌安排陝西事務，宣宗說："敵兵强就嚴守潼關，不能讓敵兵東進。"永錫出發後，在澠池逗留了好幾天，抵達京兆就按兵不動。不久，潼關被攻破，蒙古兵抵達京城附近。因此永錫被投入監牢，很久没有處理。從坦於是上書營救他，大略是說："我私下聽說，周代的王位傳承八百年，漢代擁有天下四百多年，都是由於采用了分封親戚建立屏藩的措施，構成犬牙交錯互相制約的局面。皇室勢力孤單的秦、曹魏立國不久就滅亡，晉代雖出現八王相互殘殺的混亂，統治天下的時間還是比秦、曹魏長。從古到今，皇帝的同姓親屬没有不和國家同存共亡的，如本朝

而死。御史大夫永錫才不勝任，而必用之，是朝廷之過也。國之枝葉已無幾矣，伏惟陛下審圖之。”於是，宗室四百餘人上書論永錫，皆不報。久之，永錫杖一百，除名。

胡沙虎挑起的那場動亂，百官將士没人敢過問，鄯陽、石古乃奮不顧身進行抵抗，最後爲國盡節而死。御史大夫永錫的才能不可承擔重任，却一定要叫他去做，這是朝廷用人不當。宗室親屬在世的已不多了，還望陛下慎重考慮這件事。”這時候，皇族中有四百多人上書議論永錫的事，宣宗都没答覆。過了許久，永錫被罰杖刑一百，解除原有名位。

當是時諸路兵皆入城自守，百姓耕稼失所，從坦上書曰：“養兵所以衛民。方今河朔惟真定、河間之衆可留捍城，其餘府州皆當散屯于外，以爲民防，俟稼穡畢功然後移于屯守之地，是爲長策。”從之。加遥授同知東平府事，權元帥左監軍、行元帥府事，與參知政事李革俱守平陽。

在這段時間，各路兵馬都入城自守，老百姓耕作没有保障，從坦上書説：“養兵的目的是爲了保衛百姓。當前河朔地區衹有真定、河間的部隊可以留下守城，其餘府州的兵馬都應分别屯守城外各地，保護百姓，等耕種完成後再遷回原駐地，這是長久可行的好辦法。”朝廷接受他的建議。後加任從坦爲遥授同知東平府事，兼元帥左監軍、行元帥府事，和參知政事李革同守平陽。

興定二年十月，從坦上奏：“太原已破，行及平陽。河東郡縣皆不守，大抵屯兵少、援兵不至故耳。行省兵不滿六千。平陽，河東之根本，河南之藩籬也。乞并懷、孟、衛州之兵以實潞州，調澤州、沁水、端氏、高平諸兵並山爲營，爲平陽聲援。惟祈聖斷，以救倒懸之急。”是月壬子，大元兵至平陽，提控郭用戰于城北濠垣，被執不屈而死。癸丑，城破，從坦自殺。贈昌武軍節度使。

興定二年十月，從坦上奏説：“太原已失守，敵兵很快就要抵達平陽。河東地區的郡縣都没能堅守，基本上都是由於駐守部隊少、援兵不到的緣故。行省所轄部隊不滿六千人。平陽是河東地區的根本，河南地區的屏障。請會合懷州、孟州、衛州的兵力充實潞州，調集澤州、沁水、端氏、高平等地兵馬沿山扎營，作爲平陽的聲援。請陛下千萬作出决斷，解救平陽的倒懸之急。”這月壬子日，蒙古軍抵達平陽，提控郭用在城北護城河堤拒戰，被俘後不肯屈服，於是遇難。癸丑，城被攻破，從坦自殺。朝廷追贈他爲昌武軍節度使。

孛术魯福壽

孛术魯福壽，爲唐邑主簿。大元兵攻唐邑，福壽與戰，死之。贈官三階，賻錢五百貫。

孛术魯福壽，任唐邑縣主簿。蒙古軍進攻唐邑，福壽迎戰，被殺。朝廷追升官品三級，賜錢五百貫助葬。

吴邦傑

吴邦傑，登州軍事判官。邦傑寓居日照之村墅，爲大元兵所得，驅令攻城，邦傑曰：“吾荷吾國恩，詎忍攻吾君之城。”與之酒食不顧，乃殺之。詔贈朝列大夫、定海軍節度副使。

吴邦傑，任登州軍事判官。邦傑寓居日照的村舍時，被蒙古兵捉住，驅使他攻城，邦傑説：“我受本國的恩惠，怎忍心攻打我國君主的城池。”蒙古兵供給他酒食，邦傑不予理睬，蒙古兵就殺了他。朝廷追贈邦傑爲朝列大夫、定海軍節度副使。

納合蒲剌都

納合蒲剌都，大名路猛安人。承安二年進士，調大名教授。累除比陽令，補尚書省令史，除彰德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官。貞祐二年，調同知西安軍節度使事，歷同知臨洮、平凉府事，河州防禦使。三年，夏人圍定羌，蒲剌都擊走之，以功加遥授彰化軍節度使。

納合蒲剌都，大名路猛安人。他考中承安二年進士，調任大名教授。後歷任比陽縣令、尚書省令史、彰德軍節度副使，因家有喪事離任。貞祐二年，調任同知西安軍節度使事，歷任同知臨洮、平凉府事及河州防禦使。貞祐三年，夏國兵馬圍攻定羌，被蒲剌都擊退，因功加任遥授彰化軍節度使。

四年，升河州爲平西軍，就以蒲剌都爲節度使。上言："古者一人從軍，七家奉之，興十萬之師，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今籍諸道民爲兵者十之七八，奉之者纔二三，民安得不困？夫兵貴精，不在衆寡。擇勇敢謀略者爲兵，脆懦之徒使歸農畝，是亦紓民之一端也。"又請補官贖罪以足用，及請許人射佃陝西荒田、開采礦冶，不報。

貞祐四年，升河州爲平西軍，就便任蒲剌都爲節度使。蒲剌都上奏説："古時候一人參軍，由七家負擔糧餉，組建十萬人的部隊，就有七十萬家不能從事其他事情。當前徵發各路百姓當兵的占十分之七八，負擔糧餉的纔占十分之二三，百姓怎會不困乏呢？兵貴在精，不在於多少。挑選勇敢有頭腦的人當兵，讓膽小脆弱的人回家務農，這也是緩和民力的一個方面。"蒲剌都又請用納糧任官、納糧贖罪的方法補充國用，并請允許百姓申請租種陝西荒田、開礦冶煉，朝廷没作答覆。

改知平凉府事，入爲户部尚書。是時，伐宋大捷，蒲剌都奏："宋人屢敗，其氣必沮，可乘此遣人諭説，以尋舊盟。若宋人不從，然後伐之，疾仇怒頑，易以成功。"朝廷不能用。蒲剌都又言："諸軍當汰去老弱，妙選精鋭，庶可取勝；陝西弓箭手不習騎射，可選善騎者代之；延安屯兵甚衆，分徙萬人駐平凉；關中元帥猥多，除京兆重鎮，其餘皆可罷；鞏縣以北，黄河南岸，及金鉤、弔橋、虎牢關、虢州崿嶺，凡斜徑僻路俱當置兵防守。"詔下尚書省、樞密院議，竟不施行。

後蒲剌都改知平凉府事，入朝任户部尚書。這時，征伐宋國的戰争取得重大勝利，蒲剌都上奏説："宋人屢戰屢敗，士氣必然沮喪，可趁此時機派人前往勸説，以便恢復先前的盟約。假如宋人不答應，然後再進兵討伐，在我軍將士痛恨敵人、被敵人的頑固不化激怒的情况下，容易取得成功。"朝廷没有采用他的建議。蒲剌都又説："各部隊應當淘汰老弱人員，篩選精鋭士兵，這樣就可能取勝；陝西弓箭手不善於騎馬射擊，可選擅長騎術的士兵替换；延安駐軍太多，可分出一萬人遷駐平凉；關中元帥衆多，除京兆重鎮外，其餘都可罷免；鞏縣以北，黄河南岸，以及金鉤、弔橋、虎牢關、虢州崿嶺，所有的偏僻道路都應布置兵馬防守。"宣宗令尚書省、樞密院討論，最終没有施行。

未幾，改元帥右監軍、兼昭義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興定二年，潞州破，力戰而死。贈御史大夫。

不久，蒲剌都改任元帥右監軍、兼昭義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興定二年，潞州被攻破，蒲剌都竭力苦戰，遇難。朝廷追贈他爲御史大夫。

女奚烈斡出

女奚烈斡出，仕至楨州刺史，被行省牒徙州人于金勝堡。已而大兵至，斡出拒戰，中流矢，病創卧。花帽軍張提控言："兵勢不可當，宜速降。"斡出曰："吾曹坐食官禄，可忘國家恩乎？汝不聞趙坊州乎，以金帛子女與敵人，終亦不免。我輩但當力戰而死耳。"至夜，張提控引數人持兵仗以入，脅斡出使出降，斡出曰："聽汝所為，吾終不屈也。"遂殺之，執其妻子出降。

初，楨州人遷金勝堡多不能至，軍事判官王謹收遺散之衆，別屯周安堡。周安堡不繕完樓堞、置戰守之具，兵至，謹拒戰十餘日，内潰，被執不屈而死。詔斡出、謹各贈官六階、升職三等。

女奚烈斡出，官至楨州刺史，他接到行省公文，令遷移州民到金勝堡。隨後蒙古兵壓境，斡出迎戰，中飛箭，卧床養傷。花帽軍張提控説："蒙軍勢不可擋，應趁早投降。"斡出説："我們坐吃朝廷俸禄，可忘國家的恩惠嗎？你没聽説趙坊州的事吧，他把黄金絹帛子女送給敵人，最後還是不免一死。我們衹有盡力戰鬥到死而已。"到了晚上，張提控率數人拿着刀槍棍棒闖入斡出住宅，威脅斡出投降，斡出説："隨便你要怎麽樣，我始終是不會屈服的。"張提控就殺了他，捉住他的妻子兒女出城投降。

先前，楨州遷往金勝堡的民衆許多没能到達，軍事判官王謹收容掉隊散失的民衆，改屯周安堡。周安堡没有修繕城樓墻壘、安排戰守的設施，敵兵抵達，王謹奮戰抵抗了十多天，内部崩潰，王謹被俘不屈服，遇難。朝廷分别追贈斡出、王謹官階六級、升職三等。

時茂先

時茂先，日照縣沙溝酒監，寓居諸城。紅襖賊方郭三據密州，過其村，居民相率迎之。賊以元帥自稱，茂先怒謂衆曰："此賊首耳，何元帥之有。"方郭三聞而執之，斷其腕，茂先大駡，賊不勝忿，復剔其目，亂刃銼之，至死駡不絶。詔贈武節將軍、同知沂州防禦使事。

時茂先，任日照縣沙溝酒監，寓居諸城。紅襖賊方郭三占據密州，從茂先居住的村落經過，居民們相互邀約迎接他。賊徒自稱元帥，茂先憤怒地對衆人説："這人衹是賊徒的首領而已，哪算什麽元帥。"方郭三得知後就捉拿了茂先，砍斷他的手腕，茂先大駡，賊人氣得受不了，又剜了他的眼睛，隨後一陣亂刀斬割，茂先直到死前仍駡不絶口。朝廷追贈他爲武節將軍、同知沂州防禦使事。

温迪罕老兒

温迪罕老兒，為同知上京留守事。蒲鮮萬奴攻上京，其子鐵哥生獲老兒，脅之使招餘人，不從，鐵哥怒，亂斫而死。贈龍虎衛上將軍、婆速兵馬都總管，以其侄黑厮為後，特授四官。

温迪罕老兒，任同知上京留守事。蒲鮮萬奴攻上京，他的兒子鐵哥活捉老兒，迫使他招降其他人，老兒不肯，鐵哥惱怒，亂刀砍死了他。朝廷追贈老兒爲龍虎衛上將軍、婆速兵馬都總管，并以他的侄兒黑厮爲繼子，特授官階四級。

梁持勝

梁持勝字經甫，本名詢誼，避宣宗嫌名改焉。保大軍節度使襄之子。多力善射。泰和六年進士，復中宏

梁持勝字經甫，本名詢誼，因避諱宣宗名字的音而改名。他是保大軍節度使梁襄的兒子。力氣大，擅長射箭。他考中泰和六年進士，後又中

詞。累官太常博士，遷咸平路宣撫司經歷官。

宏詞科。屢經升遷至太常博士，升咸平路宣撫司經歷官。

貞祐初，宣撫使蒲鮮萬奴有異志，欲棄咸平徙曷懶路，持勝力止之，萬奴怒，杖之八十。持勝走上京，告行省太平。是時，太平已與萬奴通謀，口稱持勝忠，而心實不然，署持勝左右司員外郎。

貞祐初年，宣撫使蒲鮮萬奴懷有二心，準備放棄咸平，遷往曷懶路，持勝竭力制止，萬奴惱怒，打了他八十棍棒。持勝奔往上京，告知行省太平。這時，太平已和萬奴勾結合謀，他口中稱贊持勝忠誠，但心中却不以爲然，任持勝爲行省的左右司員外郎。

既而，太平受萬奴命，焚毁上京宗廟，執元帥承充，奪其軍。持勝與提控咸平治中裴滿賽不、萬户韓公恕約，殺太平，復推承充行省事，共伐萬奴。事泄，俱被害。詔贈持勝中順大夫、韓州刺史，賽不鎮國上將軍、顯德軍節度使，公恕明威將軍、信州刺史。

隨後，太平受萬奴的命令，燒毁上京宗廟，逮捕元帥承充，接管他的兵馬。持勝與提控咸平治中裴滿賽不、萬户韓公恕相約，殺掉太平，再推舉承充行省事，共同討伐萬奴。事情泄露，他們一起被害。朝廷追贈持勝爲中順大夫、韓州刺史，賽不爲鎮國上將軍、顯德軍節度使，公恕爲明威將軍、信州刺史。

賈邦獻

賈邦獻，霍州霍邑縣陳村人也。舉進士第。質直有勇略。大元攻河東，邦獻集居民爲守禦計。既而，兵大至，居民悉降。邦獻棄其家，獨與子懿保於松平寨。是時，權知州事劉珍在寨，與之共守，竟能成功。珍每欲辟之，邦獻輒以衰老爲辭。

賈邦獻，霍州霍邑縣陳村人。他應進士舉及第，爲人樸實正直，有勇有謀。蒙古軍進攻河東，邦獻聚集居民作防禦的準備。隨後蒙軍大兵壓境，居民全都投降。邦獻拋棄家室，衹和兒子賈懿在松平寨堅守。這時，兼知州事劉珍在寨中，和他一起守禦，最終獲得成功。劉珍常打算召他出任官職，邦獻總是藉口年老力衰加以謝絶。

興定四年十月，兵復大至，病不能避，與懿俱被執。欲以爲鎮西元帥，且持刃脅之，邦獻不屈，密遣懿歸松平，遂自剄。贈奉直大夫、本縣令。

興定四年十月，蒙古大軍再次來攻，邦獻因病没能躲避，與賈懿一起被俘。蒙古大軍想任他爲鎮西元帥，并持刀威脅他，邦獻不屈服，暗中吩咐賈懿回歸松平寨，本人就自殺了。朝廷追贈他爲奉直大夫、本縣縣令。

移剌阿里合

移剌阿里合，遼人。興定間，累遷霍州刺史。興定四年正月，移霍州治好義堡。大元兵至，阿里合力戰不能敵，兵敗被執。誘使降，阿里合曰："吾有死無貳。"叱使跪，但向闕而立，於是叢矢射殺之。

移剌阿里合，遼州人。興定年間，升官至霍州刺史。興定四年正月，霍州治所遷移到好義堡。蒙古兵來犯，阿里合竭力苦戰抵擋不住，兵敗被俘。蒙古人利誘他投降，阿里合説："我寧死不降。"又喝令他下跪，阿里合衹是朝着京都所在的方向站立，於是蒙古兵就用亂箭射死了他。

寶昌軍節度副使孔祖湯同時被

寶昌軍節度副使孔祖湯同時被俘，在殺死阿

獲，既又令祖湯跪，祖湯不從，亦死。

里合後又令祖湯下跪，祖湯不肯，也被殺。

詔贈阿里合龍虎衛上將軍、泰定軍節度使，祖湯資善大夫、同知平陽府事。祖湯，泰和三年進士。

宣宗下令追贈阿里合爲龍虎衛上將軍、泰定軍節度使，追贈祖湯爲資善大夫、同知平陽府事。祖湯是泰和三年考中的進士。

完顔六斤

完顔六斤，中都路胡土愛割蠻猛安人。大安中，以蔭補官，選充親軍。調阜平尉，遷方城令，改通州軍事判官，以功遷本州刺史。頃之，元帥右都監蒲察七斤執之以去。未幾，挈家脱歸，除同知臨洮府事，徙慶陽，遷保大軍節度使。興定五年，鄜州破，六斤自投崖下死焉。贈特進、知延安府事。詔陝西行省訪其子孫以聞。

完顔六斤，中都路胡土愛割蠻猛安人。大安年間，他憑前輩的蔭恩得官位，被選入親軍。後調任阜平縣尉，升方城縣令，改任通州軍事判官，因功升任本州刺史。不久，元帥右都監蒲察七斤捉走了他。没過多久，六斤帶着家人逃了回來，朝廷任他爲同知臨洮府事，移任慶陽，升保大軍節度使。興定五年，鄜州失守，六斤跳崖自殺。朝廷追贈他爲特進、知延安府事，詔令陝西行省察訪他的子孫，向朝廷彙報。

紇石烈鶴壽

紇石烈鶴壽，河北西路山春猛安人。性淳質，軀幹雄偉。初充親軍，中泰和三年武舉，調褒信縣副巡檢。六年，宋人圍蔡州，鶴壽請于防禦使，與勇士五十人夜斫宋營，使諸軍噪于城上，斬三百餘級，宋兵自相蹂踐，死者千餘人。遲明，宋人解圍去。鶴壽追之，使殿曳柴，宋人顧塵起，以爲大兵且至，遂奔，追至陳寨而還。已而，宋兵復據新蔡、新息、褒信三縣，鶴壽皆復取之，得馬三百匹。充行軍萬户，從大軍出壽春，敗宋人于渦口，奪馬千餘匹，攻下真、滁二州及盱眙軍。軍還，進九官，遷同知息州軍州事，改萬寧宫同提舉。

紇石烈鶴壽，河北西路山春猛安人。他的品行純樸正直，身材高大雄偉。他最初加入親軍，泰和三年通過比武考試中舉，調任褒信縣副巡檢。泰和六年，宋人圍困蔡州，鶴壽向防禦使請令，和五十名勇士趁夜前去襲擊宋營，又讓衆兵士在城上吶喊助威，這夜殺死宋兵三百多人，宋兵自相踐踏，死了一千多人。等到天明，宋人解除對蔡州的包圍，撤退。鶴壽追擊，并令後衛兵馬拖着柴草奔跑，宋人看到塵土飛揚，以爲大隊人馬快到，於是就加速逃跑，鶴壽一直追到陳寨纔返回。不久，宋軍又占領了新蔡、新息、褒信三縣，鶴壽都一一收復，繳獲戰馬三百匹。後鶴壽擔任行軍萬户，隨大部隊由壽春出擊，在渦口戰敗宋軍，奪取戰馬一千多匹，攻下真、滁二州和盱眙軍。回師以後，朝廷爲他加官九級，升任同知息州軍州事，改同提舉萬寧宫。

大安三年，充西南路馬軍萬户。夏人五萬圍東勝，鶴壽救之，突圍入城，夏兵解去。遷兩階，賜銀百兩、重綵十端。遷尚方署令，充行軍副統，升充行省左翼都統。轉武衛軍都統，充馬軍副提控。轉鈐轄，充都城

大安三年，鶴壽擔任西南路馬軍萬户。夏人五萬圍攻東勝州，鶴壽前往救援，突圍入城，夏國兵馬撤退了。朝廷給他加官兩級，賞銀百兩、重綵十端。升任尚方署令，充任行軍副統，升任行省左翼都統。後改任武衛軍都統，充馬軍副提控。又改任鈐轄，充都城東面宣差副提控。

東面宣差副提控。

貞祐二年，丁父憂，起復武寧軍節度副使。破紅襖賊于蘭陵石城堌，一切掠良人爲生口。監察御史陳規奏："乞敕有司，凡鶴壽所獲俱從放免。"詔徐州、歸德行院拘括放之。尋遥授同知武寧軍節度使事，兼節度副使。坐出獵縱火延燒官草，杖一百，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

貞祐二年，鶴壽因父親去世離任，喪期未滿起用爲武寧軍節度副使。鶴壽在蘭陵石城堌擊潰紅襖賊徒後，把良民都抓來當作奴婢。監察御史陳規上奏説："請令有關部門，凡屬鶴壽俘獲的人口都作放免處理。"宣宗令徐州、歸德行樞密院一一查出，給予放免。不久，鶴壽任遥授同知武寧軍節度使事，兼節度副使。因外出打獵時用火，火勢蔓延燒了公家草料，被打一百棍棒，改任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

興定元年，充馬軍都提控，入宋襄陽界，遥授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改遥授睢州刺史。二年，攻棗陽，三敗宋兵，改遥授同知歸德府事。三年，奪宋石渠寨，决去棗陽濠水，加宣差鄧州路軍馬從宜，遥授汝州防禦使。四年，宋扈太尉步騎十萬圍鄧州，鶴壽分兵拒守，出府庫金帛賞士，許以遷官加爵。自將餘衆日出搏戰，宋兵焚營去。鶴壽被創不能騎馬，遣招撫副使术虎移剌答追及之，殺數十人，奪其俘而還。詔所散金帛勿問，將士優遷官爵，鶴壽遷金紫光禄大夫，遥授武勝軍節度使。

興定元年，鶴壽充任馬軍都提控，攻入宋國襄陽境地，朝廷任他爲遥授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改任遥授睢州刺史。興定二年，進攻棗陽，鶴壽三次擊敗宋軍，改任遥授同知歸德府事。興定三年，鶴壽奪取宋國石渠寨，引走了棗陽護城河水，朝廷加授宣差鄧州路軍馬從宜，遥授汝州防禦使。興定四年，宋國扈太尉率步兵騎兵十萬人圍攻鄧州，鶴壽分兵拒守，拿出府庫中的金銀絹帛賞賜將士，并許諾有功者升官進爵。他親自率領其餘部衆天天出城拼鬥，宋兵燒掉營寨撤退。鶴壽受傷不能騎馬，就派招撫副使术虎移剌答追上宋軍，殺死數十人，奪下被宋軍俘虜的人回到鄧州。宣宗下令，散發府庫金銀絹帛的事不追究，對將士從優加官進爵，升鶴壽爲金紫光禄大夫，遥授武勝軍節度使。

俄丁母憂，以本官起復，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于鄜州。興定五年閏十二月，鄜州破，鶴壽與數騎突出城，追及之，鶴壽據土山力戰而死。謚果勇。

不久鶴壽因母親去世離任，喪期未滿就官復原職，并兼元帥左都監，駐鄜州行元帥府事。興定五年閏十二月，鄜州失守，鶴壽和數名騎士衝出城去，被敵軍追上，鶴壽憑藉土山力戰到死。朝廷賜給謚號果勇。

蒲察婁室

蒲察婁室，東北路按出虎割里罕猛安人，泰和三年進士。調慶都、牟平主簿，以廉能遷中都右警巡副使。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貞祐初，除吏部主事、監察御史。丁母憂，服闋，充行省經歷官，改京兆治中，遥授定西州刺史，充元帥參議官。

蒲察婁室，東北路按出虎割里罕猛安人，考中泰和三年進士。先後調任慶都、牟平兩縣主簿，因廉潔奉公有才幹，升任中都右警巡副使。後任尚書省令史，負責官吏任命事宜。貞祐初年，任吏部主事、監察御史。因母親去世離任，守孝期滿，充行省經歷官，改任京兆治中，遥授定西州刺史，充元帥參議官。

興定二年，與元帥承裔攻下西和州。白撒由秦州進兵抵棧道，宋人悉鋭來拒，婁室乘高立幟，策馬旋走，揚塵爲疑兵，别遣精騎掩出其後，宋兵大潰，乘勝遂拔興元。進一階，除丹州刺史。再遷同知河中府事，權元帥右都監、河東路安撫使。復取平陽、晋安，優詔褒寵，進一階，賜銀二百兩、重幣二十端，遥授孟州防禦使，權都監如故。將兵救鄜州，轉戰而至，城破死之。贈資德大夫、定國軍節度使，謚襄勇，敕行省求其尸以葬。

興定二年，婁室和元帥承裔攻下西和州。白撒由秦州進軍抵達棧道，宋國出動全部精鋭部隊來抵抗，婁室登上高地，樹立旗幟，催馬繞旗奔跑，揚起塵土，用作疑兵，另派精鋭騎兵突然從宋軍背後發動襲擊，宋兵大敗潰逃，金兵乘勝追擊，於是又攻克了興元。朝廷給他加官一級，升爲丹州刺史。後又升爲同知河中府事，兼元帥右都監、河東路安撫使。婁室又收復了平陽、晋安，宣宗特令表彰并給予優厚奬賞，加官一級，賞銀二百兩、重質絹帛二十端，遥授孟州防禦使，兼都監職務不變。後帶兵救鄜州，經過輾轉戰鬥纔到達，鄜州失守，婁室遇害。朝廷追贈他爲資德大夫、定國軍節度使，賜謚號襄勇，并令行省尋找他的尸體安葬。

女奚烈資禄

女奚烈資禄本姓張氏，咸平府人。泰和伐宋，從軍有功，調易縣尉，遷潞縣主簿。貞祐初，遥授同知德州防禦事，改秦州。三年，遥授同知通遠軍節度事。興定元年，改西寧州刺史，賜今姓。久之，遥授同知臨洮府事，兼定西州刺史。從元帥右都監完顔阿鄰破宋兵于梢子嶺。三年，攻破武休關，資禄功最。詔比將士遷五官、職二等外，資禄更加官、職一等，遥授通遠軍節度使，刺史如故。

五年，遥授隴安軍節度使，俄改金安軍，詔曰："陝西行省奏軍官闕員。卿久在行陣，御下有法，舊隸士卒多在京兆。今正防秋，關、河要衝，悉心備禦。"將兵救鄜州。閏十二月，鄜州破，被執不肯降，遂死。贈銀青榮禄大夫、中京留守。元光元年，言事者謂資禄褒贈尚薄，詔録其二子烈山、林泉，升職一等，陝西行省軍中用之。

女奚烈資禄本姓張，咸平府人。泰和年間討伐宋國，他隨軍作戰有功，調任易縣縣尉，升潞縣主簿。貞祐初年，爲遥授同知德州防禦事，改任秦州。貞祐三年，爲遥授同知通遠軍節度事。興定元年，改任西寧州刺史，賜姓女奚烈。過了許久，資禄任遥授同知臨洮府事，兼定西州刺史。曾隨元帥右都監完顔阿鄰在梢子嶺打敗宋軍。興定三年，金軍攻取武休關，其中資禄功勞最大。宣帝下令，除按將士升官五級、升職二等外，資禄加升官、職各一級，任遥授通遠軍節度使，刺史職務不變。

興定五年，資禄任遥授隴安軍節度使，不久改任金安軍，宣宗下令説："陝西行省上奏説軍官缺人。你長期帶兵作戰，管理部下很有方法，原轄士兵多在京兆。當前正是秋季防禦的時刻，金安軍是函谷關、黄河間的重要通道，你要精心布置防禦。"後資禄帶兵救援鄜州。同年閏十二月，鄜州失守，資禄被俘不肯降，於是遇難。朝廷追贈他爲銀青榮禄大夫、中京留守。元光元年，有人上奏認爲對資禄的表彰追贈還不够，宣宗就令録用他的兩個兒子烈山、林泉，升職一等，在陝西行省的軍中安排任用。

趙益

趙益，太原人，讀書肄業。大元

趙益，太原人，以讀書學習爲業。蒙古軍侵

兵入境，益鳩合土豪，保聚山硤，屢戰有功。晉陽公郭文振署爲壽陽令，駐兵榆次重原寨。遂率衆收復太原，夜登其城，斬馘甚衆，所獲馬仗不可計，護老幼二萬餘口以出。升太原治中，復擢同知府事、兼招撫使。

入鄉境，趙益鳩合土豪，在山谷間聚衆自保，多次交戰獲勝。晉陽公郭文振委任他爲壽陽縣令，在榆次重原寨駐扎兵馬。趙益於是就率衆收復太原，趁夜登上城墻，斬割了許多敵人的左耳，繳獲馬匹兵器難以數計，保護老幼民衆兩萬多人出了城。升任太原治中，又提升爲同知太原府事、兼招撫使。

元光元年八月，大元兵大至，攻城益急，知不可支，乃自焚其府庫，殺妻子，沉其符印于井，遂自殺。宣宗聞之嘉嘆，贈銀青榮禄大夫、河東北路宣撫使，仍諭有司求其子孫録用。

元光元年八月，蒙古大部隊抵達，對太原城發動了更加猛烈的進攻，趙益知道支持不住，就親自燒掉府庫，殺了妻子兒女，把官符官印投入井中，然後就自殺了。宣宗得知他的事迹，十分感慨贊賞，追贈他爲銀青榮禄大夫、河東北路宣撫使，并示意有關部門察訪他的子孫，加以録用。

侯小叔

侯小叔，河東縣人。為河津水手。貞祐初，籍充鎮威軍，以勞補官。元光元年，遷河中府判官，權河東南路安撫副使。小叔盡護農民入城，以家財賞戰士。河中圍解，遷治中，安撫如故。樞密院奏："小叔才能可用，權位輕不足以威衆，乞假符節。"十二月，詔權元帥右都監，便宜從事。

侯小叔，河東縣人。他先前在河津當水手。貞祐初年，被徵發充當鎮威軍兵士，因有功勞被提拔爲官。元光元年，升河中府判官，兼河東南路安撫副使。小叔掩護所有農民進入城中，用家財獎賞戰士。河中解圍之後，小叔升任治中，安撫副使的職務不變。樞密院上奏説："小叔的才能可用，權位輕不足以服衆，請授予他行使權力的符節。"十二月，宣宗令小叔兼元帥右都監，有權根據情况自行决事。

提控吴德説小叔出降，叱出斬之。表兄張先從容言大兵勢重，可出降以保妻子。小叔怒謂先曰："我舟人子，致身至此，何謂出降。"縛先於柱而殺之，飯僧祭葬，以盡戚黨之禮。

提控吴德勸説小叔出城投降，小叔喝令推出殺掉。他的表哥張先委婉地説，蒙古軍勢力太强，爲了保全妻室兒女可以出城投降。小叔憤怒地對張先説："我本是船家子弟，獲得今天這樣的地位，怎麽能説投降的話。"於是就把張先綁在柱上殺掉，請了和尚爲他設道場并祭奠安葬，表示盡到親屬的情義。

頃之，樞密院遣都監訛論與小叔議兵事，小叔出城與訛論會，石天應乘之取河中府，作浮橋通陝西。小叔駐樂李山寨，衆兵畢會，夜半坎城以登，焚樓櫓，火照城中。天應大驚不知所爲，盡棄輜重、牌印、馬牛雜畜，死于雙市門。小叔燒絶浮橋，撫定其衆。遷昭毅大將軍、遥授孟州防

不久，樞密院派都監訛論和小叔商議軍事，小叔出城去和訛論相會，石天應趁機奪取河中府，架設了通往陝西方向的浮橋。小叔駐守在樂李山寨，等到各路人馬會齊，就在半夜攀着墻縫登上城去，放火燒城樓，火光照亮城中。天應大驚，不知怎樣做纔好，衹有拋棄所有輜重、牌印、馬牛及各種牲畜，倉惶逃跑，在雙市門被殺。小叔燒毁了浮橋，安定好民衆。朝廷升他爲

禦使、同知府事，監軍、安撫如故。

二年正月，大元軍騎十萬圍河中，總帥訛可遣提控孫昌率兵五千，樞密副使完顏賽不遣李仁智率兵三千，俱救河中。小叔期以夜中鳴鉦，内外相應。及期，小叔出兵戰，昌、仁智不敢動。小叔斂衆入城，圍益急，衆議出保山寨，小叔曰："去何之?"密遣經歷官張思祖潰圍出，奔告于汴京。

明日，城破，小叔死，不得其尸。總帥訛可以河中府推官籍阿外代小叔權右都監。樞密院奏："小叔功卓異，或疑尚在，遽令阿外代之，絶歸向之路。"至是，小叔已亡四十餘日，中條諸寨無所統領，乃詔阿外權領。宣宗思小叔功，下詔褒贈，切責訛可不救河中之罪。

王佐

王佐字輔之，霍州農家子。豁略不事產業，輕財好施，善騎射。興定中，聚兵數千人，權領霍州事。平陽胡天作承制加忠勇校尉、趙城丞，遷霍邑令、同知蒲州軍事，權招撫副使、蒲州經略使。詔遷宣武將軍，遥授寶昌軍節度副使。

大元兵取青龍堡，佐被獲，署霍州守將，隸元帥崔環，質其妻子。招撫使成天祐與環有隙，佐與天祐謀殺環，天祐曰："君妻子爲質奈何?"佐曰："佐豈顧家者邪?"元光二年七月，因環出獵殺之，率軍民數萬請命，加龍虎衛上將軍、元帥右監軍、兼知平陽府事。

佐與平陽公史詠素不協，請徙沁州玉女寨，詔從之，仍令聽上黨公完顏開節制。是歲七月，救襄垣，

昭毅大將軍、遥授孟州防禦使、同知河中府事，前任監軍、安撫副使的職務不變。

元光二年正月，蒙古十萬兵馬圍攻河中，總帥訛可派提控孫昌率兵五千，樞密副使完顏賽不派李仁智率兵三千，都來救援河中。小叔和他們約定時間，在夜間敲鉦聯絡，來一次内外夾攻。到了約定時間，小叔出兵交戰，孫昌、李仁智没敢行動。小叔收兵入城，蒙古軍的圍攻更加激烈，衆人建議出城據山寨堅守，小叔説："離城之後又能去什麽地方呢?"於是就暗中派經歷官張思祖突圍出城，奔向汴京，向朝廷奏報。

第二天，府城失守，小叔遇難，但没有找到尸體。總帥訛可委任河中府推官籍阿外代替小叔兼右都監。樞密院上奏説："小叔的功勞卓越，也許還在人世，這時就令阿外代替他的職務，斷絶他回歸本朝的路。"但到這時小叔已死四十多天，中條山各寨人馬没人統一指揮，宣宗就令阿外兼領。宣宗追念小叔的功績，下令表彰追贈，對訛可不救河中府的罪過嚴加責備。

王佐字輔之，霍州農家子弟。他性格豁達大量，不經營家業，不看重財産，樂於捨財助人，擅長騎馬射箭。興定年間，他聚集數千兵馬，代理霍州事。平陽胡天作憑朝廷授予的權力，加授王佐忠勇校尉、趙城丞，遷霍邑令、同知蒲州軍事，兼招撫副使、蒲州經略使。宣宗下令升王佐爲宣武將軍，遥授寶昌軍節度副使。

蒙古軍攻取青龍堡，王佐被俘，蒙古人委任他爲霍州守將，隸屬於元帥崔環，扣留他的妻兒作人質。招撫使成天祐和崔環有矛盾，王佐就和成天祐合謀殺崔環，天祐説："你的妻兒在他們手裏，怎麽辦?"王佐回答説："我難道是爲家庭着想的人嗎?"元光二年七月，王佐等趁崔環外出打獵的機會殺了他，率領軍民數萬人，請求朝廷處置，朝廷加任他爲龍虎衛上將軍、元帥右監軍、兼知平陽府事。

王佐和平陽公史詠關係向來不融洽，就請求移守沁州玉女寨，朝廷同意，并令他受上黨公完顏開的節制。這年七月，王佐救援襄垣，

中流矢卒。贈金吾衛上將軍，以其子爲符寶典書。

被飛箭射中身亡。朝廷追贈他爲金吾衛上將軍，任用他的兒子爲符寶典書。

黄摑九住

黄摑九住，臨潢人。大定間，以廕補部令史，轉樞密院令史，調安肅州軍事判官。明昌四年，爲大理執法，同知薊州軍事，再遷潞王府司馬，累官河東北路按察使、轉運使，改知彰德府事。戰殁，贈榮禄大夫、南京留守，仍録用其子孫。

黄摑九住，臨潢府人。大定年間，憑先輩的蔭恩出任尚書省某部令史，改任樞密院令史，調任安肅州軍事判官。明昌四年，任大理執法，同知薊州軍事，又升爲潞王府司馬，屢經升遷至河東北路按察使、轉運使，改知彰德府事。後九住戰死，朝廷追贈他爲榮禄大夫、南京留守，并録用他的子孫爲官。

烏林荅乞住

烏林荅乞住，大名路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山東提刑判官、英王府司馬。御史臺舉前在山東稱職，改太原府治中。簽陝西按察司事，歷汝州、沁州刺史，北京、臨潢按察副使，遷蒲與路節度使。未幾，以罪奪三官，解職，降德昌軍節度副使。崇慶初，戍邊有功，遷一官，賞銀百兩、重幣十端，轉利州刺史。貞祐初，改同知咸平府事，遷歸德軍節度使。改興平軍，就充東面經略使。尋罷經略司，改元帥右都監。赴援中都戰殁。贈榮禄大夫、參知政事，以參政半俸給其家。

烏林荅乞住，大名路猛安人。他考取大定二十八年進士。屢經升遷至尚書省令史，又任山東提刑判官、英王府司馬。御史臺推薦他以前在山東任上稱職，改任太原府治中。後歷任簽書陝西按察司事，汝州、沁州刺史，北京、臨潢按察副使，升蒲與路節度使。不久，因犯罪被降官三級，解除原職，降任德昌軍節度副使。崇慶初年，戍守邊境有功，升官一級，賞銀百兩、厚質絹帛十端，改任利州刺史。貞祐初年，改任同知咸平府事，升歸德軍節度使。改任興平軍節度使，就近充任東面經略使。不久廢除經略司，改任乞住爲元帥右都監。後率軍前往中都救援，戰死。朝廷追贈他爲榮禄大夫、參知政事，用參知政事應得俸禄的一半供給他的家庭。

陀滿斜烈

陀滿斜烈，咸平路猛安人。襲父猛安。明昌中，以所部兵充押軍萬户，戍邊。承安中，討契丹有功，除陳州防禦使。遷知平涼府事，改保大軍節度使，徙知彰德府事。貞祐四年，大元兵復取彰德，斜烈死焉。

陀滿斜烈，咸平路猛安人。他繼承父親的猛安職位。明昌年間，斜烈率領所轄猛安兵充任押軍萬户，戍守邊境。承安年間，斜烈在討伐契丹人的戰役中立功，被任命爲陳州防禦使。後升任平涼知府，改任保大軍節度使，又移任彰德知府。貞祐四年，蒙古軍再次攻取彰德，斜烈遇難。

尼厖古蒲魯虎

尼厖古蒲魯虎，中都路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從平章政事僕散揆伐宋。兵罷，除同知崇義軍節度使事。察廉，改東平府

尼厖古蒲魯虎，中都路猛安人。他考取明昌五年進士。屢經升遷至尚書省令史，隨平章政事僕散揆討伐宋國。戰事結束後，蒲魯虎被任爲同知崇義軍節度使事。通過朝廷的察訪考核，改任

治中。歷環州、裕州刺史，翰林待制，開封府治中，大理卿。尋擢知河南府事，兼河南路副統軍。貞祐四年，急備京西，爲陝州宣撫副使，兼西安軍節度使。是歲，大元兵取潼關，戍卒皆潰，蒲魯虎禦戰，兵敗死焉。

東平府治中。歷任環、裕兩州刺史，翰林待制、開封府治中，大理卿。不久又升任河南知府，兼河南路副統軍。貞祐四年，朝廷加緊布置京城以西地區的防禦，任蒲魯虎爲陝州宣撫副使，兼西安軍節度使。這年，蒙古軍攻奪潼關，守關士兵都潰散了，蒲魯虎堅持抵抗，兵敗身亡。

兀顔畏可

兀顔畏可，隆安路猛安人。補親軍，充護衛，除益都總管府判官、中都兵馬副都指揮使，累官會州刺史。貞祐初，爲左衛將軍、拱衛直都指揮使、山東副統軍、安化軍節度使。土賊據九仙山爲巢穴，畏可擁衆不擊，賊愈熾。東平行省蒙古綱劾奏畏可不任將帥，朝廷不問。改鎮西軍，權經略副使，歷金安、武勝軍。興定四年，改泰定軍。是歲五月，兖州破，死焉。

兀顔畏可，隆安路猛安人。他被選入親軍，擔任護衛，後被任命爲益都總管府判官、中都兵馬副都指揮使，多次升遷任會州刺史。貞祐初年，任左衛將軍、拱衛直都指揮使、山東副統軍、安化軍節度使。當地賊徒憑仗九仙山爲根據地，畏可擁有兵馬却没進攻，賊徒的聲勢越來越大。東平行省蒙古綱向朝廷告發，説畏可不勝任將帥職責，朝廷没有追究。畏可後改任鎮西軍節度使，兼經略副使，又歷任金安軍、武勝軍節度使。興定四年，改任泰定軍節度使。這年五月，兖州失守，畏可遇難。

兀顔訛出虎

兀顔訛出虎，隆安府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除順天軍節度副使，召爲治書侍御史、刑部員外郎、單州刺史、户部郎中、河東北路按察副使、同知大興府事、秦州防禦使。丁母憂，起復泗州防禦使，遷武寧軍節度使，徙河平軍、兼都水監。坐前在武寧奏軍功不實，降沂州防禦使，遷汾陽軍節度使、兼經略使。興定二年九月，城破死焉。

兀顔訛出虎，隆安府猛安人。他考取大定二十八年進士，多次升遷任尚書省令史，任順天軍節度副使，召入朝，任治書侍御史，後歷任刑部員外郎、單州刺史、户部郎中、河東北路按察副使、同知大興府事、秦州防禦使。因母親去世離任，喪期未滿起用爲泗州防禦使，升武寧軍節度使，移任河平軍，兼都水監。因前在武寧時奏報軍功不真實，被降爲沂州防禦使，後升汾陽軍節度使、兼經略使。興定二年九月，汾陽城失守，訛出虎遇難。

粘割貞

粘割貞本名抄合，西南路招討司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歷教授、主簿，用薦舉除河北大名提刑知事。察廉遷都轉運户籍判官，累官泰定軍節度副使。丁父憂，服闋，除德興治中、宣德州刺史。貞祐元年十二月，貞以禮部郎中攝國子祭酒，與恩州刺

粘割貞本名抄合，西南路招討司人。他考取大定二十八年進士，歷任教授、主簿，通過推薦選舉，被任命爲河北大名提刑知事。又通過察訪考核，升任都轉運户籍判官，多次升遷任泰定軍節度副使。因父親去世離任，守喪期滿，任命爲德興治中、宣德州刺史。貞祐元年十二月，粘割貞以禮部郎中的職位代理國子祭酒，與恩州刺

史攝武衛軍副都指揮使粘割合達、河間府判官攝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梅只乞奴、保州録事攝永定軍節度副使伯德張奴出議和事。二年，和議成，賞銀二百兩、重幣十端、玉吐鶻。改户部侍郎，歷沁南、河平、鎮南、集慶、汾陽軍節度使。貞祐四年，改昭義軍，充潞州經略使。

史代理武衛軍副都指揮使粘割合達、河間府判官代理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梅只乞奴、保州録事代理永定軍節度副使伯德張奴出使商談和事。第二年，和談成功，朝廷賞給銀二百兩、厚質絹帛十端及玉吐鶻。後改任户部侍郎，歷任沁南、河平、鎮南、集慶、汾陽四軍節度使。貞祐四年，改任昭義軍節度使，充潞州經略使。

興定二年，入爲工部尚書。由壽州伐宋，攻正陽有功。權元帥左都監，守晋安府。興定三年十一月，城破，貞與府官十餘人皆死之。

興定二年，粘割貞入朝任工部尚書。後由壽州出兵討伐宋國，在攻奪正陽的戰役中建立功勞。受命兼元帥左都監，守晋安府。興定三年十一月，府城失守，粘割貞和府中僚屬十多人都遇難。

金史卷一百二十三

列傳第六十一

忠義(三)

徒單航　完顔陳和尚　楊沃衍　烏古論黑漢　陀滿胡土門
姬汝作　愛申 馬肩龍(附)　禹顯

徒單航

徒單航一名張僧，駙馬樞密使某之子也。父號九駙馬，衛王有事北邊，改授都元帥，仍權平章，殊不允人望。張僧時為吏部侍郎，力勸其父請辭帥職，遂拜平章。至寧元年，胡沙虎弑逆，降航為安州刺史。會北兵大至城下，聲言都城已失守，汝可速降。航謂其民曰："城守雖嚴，萬一攻破，汝輩無孑遺矣。我家兩世駙馬，受國厚恩，决不可降。汝輩計將安出?"其民曰："太守不屈，我輩亦何忍降，願以死守。"航乃盡出家財以犒軍民，軍民皆盡力備禦。又五日，城危，航度不可支，謂其妻孥曰："今事急矣，惟有死爾。"乃先縊其妻孥，謂其家人曰："我死即撤屋焚之。"遂自縊死。城破，人猶力戰，曰："太守既死，我輩不可獨降。"死者甚衆。

徒單航一名張僧，是駙馬、樞密使某的兒子。他的父親被人稱作九駙馬，衛王在北部邊境措置軍事行動，改任九駙馬爲都元帥，依舊兼平章政事，但他辦事一點也不令人滿意。張僧當時任吏部侍郎，竭力勸告父親請自辭去帥職，於是就任爲平章政事。至寧元年，胡沙虎殺帝作亂，降徒單航爲安州刺史。正碰上蒙古大軍抵達城下，聲言都城已失守，你們可以趁早投降。徒單航對所轄民衆説："州城的防守雖然嚴密，但萬一失守，你們就没人能活命了。我家兩代人都作駙馬，蒙受國家的大恩，决不能投降。你們又將作什麽打算呢?"民衆説："你太守都不屈服，我們又怎忍心投降，願拼死堅守。"於是徒單航拿出全部家財犒賞軍民，軍民也都盡力防守抵抗。又過了五天，州城危急，徒單航估計無法堅守，就對妻兒們説："現在事情急迫了，祗有死路一條了。"於是先吊死妻兒，又吩咐家人説："我死後就拆毁房屋，放火焚燒。"隨後就上吊自殺。城被攻破，城中人依然奮力抵抗，大家説："太守已死，我們不能獨自投降。"戰死的人很多。

完顔陳和尚　完顔斜烈

完顔陳和尚名彝，字良佐，世以小字行，豐州人。系出蕭王諸孫。父乞哥，泰和南征，以功授同知階州軍

完顔陳和尚名彝，字良佐，世人都稱他的小名陳和尚，他是豐州人。按族屬關係，他是出自蕭王孫輩。父名乞哥，泰和年間南征宋國，因功

事，及宋復階州，乞哥戰歿於嘉陵江。

授同知階州軍事，當宋人收復階州時，乞哥戰死在嘉陵江。

貞祐中，陳和尚年二十餘，為北兵所掠，大帥甚愛之，置帳下。時陳和尚母留豐州，從兄安平都尉斜烈事之甚謹。陳和尚在北歲餘，托以省母，乞還，大帥以卒監之至豐。乃與斜烈劫殺監卒，奪馬奉其母南奔，大兵覺，合騎追之，由他路得免。既而失馬，母老不能行，載以鹿角車，兄弟共挽，南渡河。宣宗奇之。

貞祐年間，陳和尚已二十多歲，被蒙古兵搶劫去，蒙軍大帥很喜歡他，把他留在身邊。這時陳和尚的母親還留在豐州，他的從兄安平都尉斜烈侍奉得很周到仔細。陳和尚在北邊逗留了一年多，藉口探望母親，請求還鄉，大帥就派兵士監視他到達豐州。隨後陳和尚就和斜烈殺了監視的兵士，奪得馬匹，侍奉母親往南奔逃，蒙古兵發覺，集合騎兵追趕，他們改走另外方向的路纔逃脱。隨後丢失了馬，母親年邁不能步行，就用一種人力小車載上，兄弟二人共同拖拉，往南行走，渡過黄河。宣宗對他們很看重。

斜烈以世官授都統，陳和尚試補護衛，未幾轉奉御。及斜烈行壽、泗元帥府事，奏陳和尚自隨，詔以充宣差提控，佩金符。斜烈辟太原王渥為經歷。渥字仲澤，文章論議與雷淵、李獻能相上下，故得師友之。陳和尚天資高明，雅好文史，自居禁衛日，人以秀才目之。至是，渥授以《孝經》、《小學》、《論語》、《春秋左氏傳》，略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窗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之士，其視世味漠然。

斜烈因有世襲官位，任命爲都統，陳和尚試任護衛，不久轉爲奉御。當斜烈行壽州、泗州元帥府事時，奏請讓陳和尚隨自己前往，朝廷就任陳和尚爲宣差提控，佩帶金符。斜烈又召太原人王渥爲經歷官。王渥字仲澤，他寫作文章、發表議論，水平和雷淵、李獻能差不多，所以能和他們作師生朋友般的交往。陳和尚天資高明，十分喜好文史，自從在宫中擔任護衛時，大家就把他看作秀才。到這時，王渥教他讀《孝經》、《小學》、《論語》、《春秋左氏傳》，他都能大致明白其中的含義。軍中無事的時候，他就在窗下練習寫筆畫細如牛毛的小字，好像一位貧寒的書生，把世上各種快樂情味看得很淡。

正大二年，斜烈落帥職，例為總領，屯方城。陳和尚隨以往，凡兄軍中事皆預知之。斜烈時在病，軍中李太和者與方城鎮防軍葛宜翁相毆，訴於陳和尚，宜翁事不直，即量笞之。宜翁素凶悍，耻以理屈受杖，竟鬱鬱以死，留語其妻必報陳和尚。妻訟陳和尚以私忿侵官，故殺其夫，訴於臺省、於近侍，積薪龍津橋南，約不得報則自焚以謝其夫。以故陳和尚繫獄。議者疑陳和尚狃於禁近、倚兵閫之重，必橫恣違法，當以大辟。奏上，久不能决。陳和尚聚書獄中讀

正大二年，斜烈罷除帥職，依例擔任總領，駐扎在方城。陳和尚隨從前往，凡兄軍中的事務他都參預或是瞭解。正在斜烈生病時，軍中一個叫李太和的人與方城鎮防軍葛宜翁相互鬥毆，到陳和尚面前申訴，宜翁做事不當，陳和尚就酌情責打了他。宜翁的性情向來暴烈，以理屈挨打而感到耻辱，悶悶不樂，竟因此死去了，死前他給妻子留下話，一定要報復陳和尚。他的妻子就告陳和尚的狀，説他因私人的怨恨而侵犯他人職守，故意殺害她的丈夫，她分别向御史臺、尚書省、近侍官申訴，又在龍津橋南堆積柴草，預先申明，如得不到答覆就自焚，以此向丈夫謝罪。因此陳和尚就被監禁獄中。評議這事的人推測，

之，凡十有八月。明年，斜烈病愈，詔提兵而西，入朝，哀宗怪其瘦甚，問：“卿寧以方城獄未决故耶？卿但行，吾今赦之矣。”以臺諫復有言，不敢赦。未幾，斜烈卒。上聞，始馳赦陳和尚，曰：“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汝兄死，失吾一名將。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天下必有議我者。他日，汝奮發立功名，國家得汝力，始以我為不妄赦矣。”陳和尚且泣且拜，悲動左右，不能出一言為謝。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逾年轉忠孝軍提控。

陳和尚充當宫廷警衛、倚仗軍府權勢强大，必定是隨意專斷，違犯國法，應當處以死刑。他們把這意見奏報哀宗，但長期没能裁决。陳和尚收集許多書在獄中閱讀，共度過了十八個月。第二年，斜烈的病好了，哀宗令他率兵西行，入朝時，哀宗對他身體十分瘦弱感到吃驚，就問他説：“你難道是因方城這場官司没解决的緣故嗎？你儘管去吧，我現在就赦免他。”但因御史臺、諫院官員再次提出意見，哀宗没敢赦免。不久，斜烈去世。哀宗得知，這纔派人趕去赦免陳和尚，哀宗説：“有關部門告你憑私人怨氣殺人。你的兄長死了，我失去一位名將。現因你兄長的緣故，枉法赦免你，天下定有人議論我。今後，你要奮發努力，建立功名，國家得到你的大力扶助，天下人纔會認爲我不是隨意赦免了你。”陳和尚邊哭邊拜，悲傷的情態使身旁的人感動，連一句表示感謝的話都没能説出。於是陳和尚就以受處分官員的身份領紫微軍都統，第二年轉任忠孝軍提控。

五年，北兵入大昌原，平章合達問誰可為前鋒者，陳和尚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然者，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八千衆，三軍之士踴躍思戰，蓋自軍興二十年始有此捷。奏功第一，手詔褒諭，授定遠大將軍、平凉府判官、世襲謀克。一日名動天下。

正大五年，蒙古軍進入大昌原，平章政事合達問誰能擔任先鋒，陳和尚出位接受命令。他先已沐浴更衣，就像死到臨頭了，披甲上馬，頭也不回地去了。這天，他率四百騎兵打敗八千敵人，全軍將士歡欣鼓舞，準備參戰，自從戰事開始到現在已二十年，第一次取得這樣大的勝利。向朝廷報功時，陳和尚列名第一，哀宗親自下令表彰勉勵，任命爲定遠大將軍、平凉府判官、世襲謀克。一日之間，名震天下。

忠孝一軍皆回紇、乃滿、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鷙狠凌突號難制。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常料所給外秋毫無犯，街曲間不復喧雜，每戰則先登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為重。七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倒回谷之勝。自刑徒不四五遷為禦侮中郎將。

整個忠孝軍都是由回紇人、乃滿人、羌人、渾人以及中原地區被俘後逃罪來投附的人組成的，這些人凶狠驕横，被認爲難以駕馭。陳和尚管理有方，坐起進退都合規定要求，凡經過的州縣，除取得規定的糧草供給外秋毫無犯，大街小巷間不再有他們的喧鬧聲，每次戰鬥都是搶先進攻，衝鋒陷陣，行動迅速，快如風雨，各部隊依仗陳和尚屬部作主力。正大七年，取得衛州之戰的勝利。正大八年，取得倒回谷之戰的勝利。衹不過四五次提升，陳和尚就由一名囚犯升任禦侮中郎將。

副樞移剌蒲阿無持重之略，嘗一日夜馳二百里趨小利，軍中莫敢諫止。陳和尚私謂同列曰："副樞以大將軍為剽略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士卒喘死者則不復計。國家數年所積，一旦必為是人破除盡矣。"或以告蒲阿，一日，置酒會諸將飲，酒行至陳和尚，蒲阿曰："汝曾短長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盡壞，誠有否?"陳和尚飲畢，徐曰："有。"蒲阿見其無懼容，漫為好語云："有過當面論，無後言也。"

樞密副使移剌蒲阿没有謹慎穩重的謀劃，曾爲了追求一點小利讓軍士一天一夜奔馳二百里，軍中没人敢勸阻他。陳和尚私下對同僚説："副樞密使身爲大將軍，却幹搶人劫財的事，今天俘虜三百人，明天獲得牛羊一二千，而士兵累死了多少却不考慮。國家多年來積蓄的兵力，總有一天會被這人損失殆盡。"有人把這話告訴蒲阿，一天，蒲阿設宴會集衆將喝酒，酒斟到陳和尚時，蒲阿説："你曾議論我，還説國家兵力定被我損失殆盡，真有這事嗎?"陳和尚飲完酒，不慌不忙地説："有這事。"蒲阿看他没有畏懼的表情，也就隨便地説了一句體面話："我有錯你應當面争辯，不要背後議論。"

九年正月，三峰山之敗，走鈞州。城破，大兵入，即縱軍巷戰。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兵士以數騎夾之，詣行帳前。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者我也，衛州之勝亦我也，倒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時欲其降，斫足脛折不為屈，豁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絶。大將義之，酹以馬湩，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年四十一。是年六月，詔贈鎮南軍節度使，塐像褒忠廟，勒石紀其忠烈。

正大九年正月，金軍在三峰山戰敗，陳和尚逃到鈞州。鈞州城被攻破，蒙古軍入城，立即分兵進行巷戰。陳和尚跑到隱蔽處藏起來，等到外面的厮殺争搶稍稍平静纔出來，主動向蒙軍士兵説："我是金國大將，要見你們大將談事情。"蒙軍士兵們用騎兵數人夾着他，來到大將的行帳前。大將問他的姓名，陳和尚説："我就是忠孝軍總領陳和尚。大昌原戰勝的是我，衛州戰勝的也是我，倒回谷戰勝的還是我。我如死在亂軍中，人們還將認爲我背棄了國家，今天我死得明明白白，天下定有瞭解我的人。"這時大將想要他投降，但砍斷了他的腿仍不屈服，又從口到耳割開他的臉部，陳和尚噴血呼叫，至死不絶。蒙軍大將敬佩他的節操，用馬奶進行祭奠，并祝告説："好男兒，他日再生，應讓我得到。"陳和尚死時四十一歲。這年六月，哀宗下令追贈他爲鎮南軍節度使，在褒忠廟塑像，并刻石樹碑，記載他忠貞不渝、英勇不屈的事迹。

斜烈名鼎，字國器，畢里海世襲猛安。年二十，以善戰知名。自壽、泗元帥轉安平都尉，鎮商州，威望甚重，敬賢下士，有古賢將之風。初至商州，一日搜伏，於大竹林中得歐陽脩子孫，問而知之，并其族屬鄉里三千餘人皆縱遣之。

斜烈名鼎，字國器，世襲畢里海猛安。二十歲時，就因善戰出名。他由壽州、泗州元帥轉任安平都尉，鎮守商州，威望很高，禮賢下士，有古時賢將的風度。初到商州時，有天他在搜查隱匿的人口，在大竹林中捉到歐陽脩的子孫，詢問屬實之後，就連同他們的族屬鄉親三千多人一起放還故里。

楊沃衍

楊沃衍一名斡烈，賜姓兀林荅，朔州靜邊官莊人，本屬唐括迪刺部族。少嘗爲北邊屯田小吏，會大元兵入境，朝命徙唐括族內地，沃衍留不徙，率本部族願從者入保朔州南山茶杞溝，有衆數千，推沃衍爲招撫使，號其溝曰府。故殘破鎮縣徒黨日集，官軍不能制。又與大兵戰，連獲小捷。及乏食，遂行剽劫，官軍捕之，拒戰不下，轉走寧、隩、武、朔、寧邊諸州，民以爲病。朝廷遣人招之，沃衍即以衆來歸。時宣宗適南遷，次淇門，聞之甚喜，遂以爲武州刺史。

楊沃衍一名斡烈，賜姓兀林荅，朔州靜邊官莊人，原屬唐括迪刺部族。他年輕時曾任北邊屯田小頭目，正當蒙古軍侵入北境，朝廷令唐括族遷移到內地，沃衍留下不走，率本部族樂意跟隨的人進入朔州南山茶杞溝自保，共有數千人，推舉沃衍爲招撫使，把他們居住的溝稱作府。因而那些遭受戰爭創傷的鎮縣民衆就一天天地聚集到茶杞溝，官軍無法控制。沃衍又與蒙古軍交戰，連續取得一些小勝利。到後來缺乏糧食，就進行搶劫，官軍搜捕，沃衍抵擋不住，就輾轉在寧、隩、武、朔、寧邊等州之間，這些地區的民衆對他們的騷擾感到憂慮。朝廷派人招降，沃衍就率衆歸順。這時宣宗正在遷都南下，到達淇門時，得知沃衍歸順的消息後很高興，就任命他爲武州刺史。

武州屢經殘毀，沃衍入州未幾而大兵來攻，死戰二十七晝夜不能拔，乃退，時貞祐二年二月也。既而，朝廷以武州終不可守，令沃衍遷其軍民駐嵐州，以武州功擢爲本州防禦使。俄升嵐嵐爲節鎮，以沃衍爲節度使，仍詔諭曰："卿於國盡忠，累有勞績。今特升三品，恩亦厚矣，其益勵忠勤，與宣撫司輯睦以安軍民。"沃衍自奉詔即以身許國，曰："爲人不死王事而死於家，非大丈夫也。"

武州多次經受慘重破壞，沃衍入州不久就遇上蒙古軍來攻，拼死苦戰了二十七個晝夜，蒙古軍没能攻克，於是纔撤退，這時是貞祐二年二月。隨後，朝廷認爲武州最終不能堅守，就令沃衍把軍民遷移到岢嵐州駐防，因他防守武州有功，升爲本州防禦使。不久岢嵐州升爲節度使級軍鎮，就任沃衍爲節度使，宣宗還下令告誡他說："你爲國盡忠，多次有功勞。現破格提拔你爲三品官，朝廷的恩惠也是很優厚的了，你要更加發揚忠心耿耿、努力不懈的精神，和安撫司同心協力，從而安定軍民。"沃衍自從接受詔令後就立志以身報國，他說："做人不爲國而是爲家而死，不算是大丈夫。"

三年，奉旨屯涇、邠、隴三州，沃衍分其軍九千人爲十翼五都統，親統者十之四。是冬，西夏四萬餘騎圍定西州，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以沃衍提控軍事，率兵與夏人戰，斬首幾二千，生擒數十人，獲馬八百餘匹，器械稱是，餘悉遁去。詔陝西行省視功官賞之。

貞祐三年，沃衍奉宣宗的命令駐守涇、邠、隴三州，他把所轄九千兵馬分爲十翼五都統，親自統率十分之四的兵力。這年冬天，西夏騎兵四萬多人包圍定西州，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命沃衍提控軍事，率兵與夏人作戰，殺死夏兵近兩千人，活捉數十人，繳獲戰馬八百多匹，繳獲各種器械的數目與上述俘殺人馬數字相當，其餘的夏人全部逃走。宣宗令陝西行省按勞行賞，或加官，或賜物。

興定元年春，上以沃衍累有戰

興定元年春，宣宗因沃衍累戰有功，賜姓兀

功，賜今姓。未幾，遥授通遠軍節度使、兼鞏州管内觀察使。是冬，詔陝西行省伐宋，沃衍與元帥左都監内族白撒、通遠軍節度使温迪罕婁室、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烏古論長壽、平西軍節度副使和速嘉兀迪將兵五千出鞏州鹽川，至故城逢夏兵三百，擊走之。又入西和州至岐山堡，遇兵六千凡三隊，遣軍分擊，逐北三十餘里，斬首四百級，生獲十人，馬二百匹，甲仗不勝計。尋復得散關。二年正月，捷報至，上大喜，詔遷沃衍官一階，遥授知臨洮府事。三年，武休關之捷，沃衍功居多，詔特遷一官。

元光元年正月，遥授中京留守。六月，進拜元帥右監軍，仍世襲納古胡里愛必剌謀克。二年春，北兵游騎數百掠延安而南，沃衍率兵追之，戰于野猪嶺，獲四人而還。俄而，兵大至，駐德安寨，復擊走之。未幾，大兵攻鳳翔還，道出保安，沃衍遣提控完顏查剌破于石樓臺，前後獲馬二百、符印數十。詔有司論賞。

初，聞野猪嶺有兵，沃衍約陀滿胡土門以步軍會戰。胡土門宿將，常輕沃衍，至是失期。沃衍戰還，會諸將欲斬胡土門，諸將哀請乃釋之。時大兵聲勢益振，陝西行省檄沃衍清野，不從，曰："我若清野，明年民何所得食。"遂隔大澗持勢使民畢麥事。正大二年，進拜元帥左監軍，遥領中京留守。

八年冬，平章合達、參政蒲阿由鄧州而西，沃衍自豐陽川遇於五朵山下，問禹山之戰如何，合達曰："我軍雖勝，而大兵已散漫趨京師矣。"沃衍憤云："平章、參政蒙國厚恩，握兵柄，失事機，不能戰禦，乃縱兵

林莕。不久，遥授通遠軍節度使、兼鞏州管内觀察使。這年冬，宣宗令陝西行省討伐宋國，沃衍與元帥左都監皇族人白撒、通遠軍節度使温迪罕婁室、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烏古論長壽、平西軍節度副使和速嘉兀迪率兵五千，從鞏州鹽川進發，抵達原鞏州城時，遇上夏兵三百人，沃衍將他們擊退。隨後又進入西和州，到達岐山堡時又遇上敵兵六千人共三隊，沃衍派兵分頭出擊，打敗了敵人并追擊了三十多里，殺死四百多人，活捉了十人，繳獲戰馬兩百匹，獲甲胄兵器不計其數。不久又奪取散關。興定二年正月，捷報傳到京師，宣宗十分高興，下令給沃衍升官一級，遥授知臨洮府事。興定三年，武休關一戰獲勝，沃衍的功勞居多，宣宗下令特升一官。

元光元年正月，沃衍爲遥授中京留守。六月，升任元帥右監軍，并世襲納古胡里愛必剌謀克。元光二年春，蒙古軍巡游騎兵數百人繞過延安南行，沃衍率兵追趕，在野猪嶺交戰，活捉四人回來。不久，蒙古軍大部隊趕到，駐扎在德安寨，沃衍又將他們擊退。没過多久，蒙古軍攻打鳳翔後回兵，經由保安，沃衍派提控完顏查剌在石樓臺打敗他們，前後繳獲戰馬兩百匹、符印數十枚。宣宗令有關部門論功行賞。

先前，得知野猪嶺有敵兵，沃衍就約陀滿胡土門率步兵前來會戰。胡土門是有名氣的老將，常常輕視沃衍，到這時延誤了軍期。沃衍作戰回來，召集衆將，準備殺了胡土門，衆將苦苦求情，沃衍纔放了他。這時蒙古軍的聲勢越來越大，陝西行省下文，要求沃衍實行堅壁清野的策略，沃衍不接受，他説："我要是堅壁清野，明年百姓從哪裏求得吃的。"於是就隔着一條大澗水布成與敵抗衡的陣勢，讓百姓種完麥子。正大二年，沃衍晋升爲元帥左監軍，遥領中京留守。

正大八年冬，平章政事合達、參知政事蒲阿由鄧州西行，沃衍由豐陽川前來，和他們相遇在五朵山下，問他們禹山的戰况如何，合達説："我軍雖勝，但蒙軍已紛紛奔向京師去了。"沃衍憤怒地説："你二人享受朝廷的優厚待遇，手握兵權，喪失戰機，不能防守抵抗，竟然讓敵兵深

深入，尚何言耶？”

三峰山之敗，沃衍走鈞州。其部曲白留奴、呆劉勝既降，請于大帥，願入鈞招沃衍。大帥質留奴，令勝入鈞見沃衍，道大帥意，降則當授大官。沃衍善言慰撫之，使前，拔劍斫之，曰：“我起身細微，蒙國大恩，汝欲以此污我耶？”遂遺語部曲後事，望汴京拜且哭曰：“無面目見朝廷，惟有一死耳。”即自縊。部曲舉火并所寓屋焚之，從死者十餘人。沃衍死時年五十二。

入，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三峰山戰敗，沃衍逃到鈞州。他的部下白留奴、呆劉勝投降後，就向蒙軍大帥請求，願意入鈞州招降沃衍。大帥扣下留奴作人質，讓呆劉勝進鈞州去見沃衍，表達大帥的心意，衹要投降就封大官。沃衍好言好語地慰勞呆劉勝，讓他來到自己面前，隨即拔劍向他砍去，沃衍說：“我出身低微，受到國家格外的優待，你想用投敵求榮來玷污我嗎？”於是他留下遺言，向部屬安排後事，又望着汴京方向邊哭邊拜說：“我没有臉面見朝廷，衹有一死而已。”隨後就上吊自殺了。他的部下點燃火，把他的尸體和所居房屋一并燒掉，陪同他死去的有十多人。沃衍死時五十二歲。

初，大兵破西夏，長驅而至，關輔千里皆洶洶不安，雖智者亦無如之何。沃衍與其部將劉興哥者率兵往來邠、隴間，屢戰屢勝，故大軍猝不能東下。

先前，蒙古軍滅亡西夏，長驅而來，關中三輔地區千里之間人心惶惶，騷動不安，就算有智謀的人對此也毫無辦法。沃衍和他的部將劉興哥率兵轉戰於邠州、隴州之間，屢戰屢勝，所以蒙古大軍一時間不能東下。

劉興哥

興哥，鳳翔虢縣人，起於群盜，人呼曰“熱劉”。後於清化戰死，大兵至酹酒以吊，西州耆老語之至為泣下。

劉興哥是鳳翔虢縣人，出身群盜，人們稱他叫“熱劉”。後來他在清化戰死，連蒙軍將士都用酒祭奠他，西州的故老談到這事時都很傷感，甚至爲他落淚。

烏古論黑漢

烏古論黑漢，初以親軍入仕，嘗為唐、鄧元帥府把軍官。天興二年，唐州刺史内族斜魯病卒，鄧州總帥府以蒲察都尉權唐州事。宋軍兩來圍唐，又唐之糧多為鄧州所取，以故乏食。六月，遣萬户夾谷定住入歸德，奏請軍糧，不報。七月，鎮防軍馮總領、甄改住為變，殺蒲察都尉。時朝廷道梗，帥府承制以黑漢權刺史，行帥府事。

烏古論黑漢，最初由親軍進入仕途，曾任唐州、鄧州元帥府把軍官。天興二年，唐州刺史皇族人斜魯病死，鄧州總帥府委任蒲察都尉代理唐州事。宋軍兩次來圍攻唐州，而唐州的糧食又多被鄧州取走，所以唐州缺糧。六月，派萬户夾谷定住前往歸德，奏請朝廷撥軍糧，朝廷没有答覆。七月，鎮防軍的馮總領、甄改住發動叛亂，殺死蒲察都尉。當時通往朝廷的道路不暢，帥府就憑朝廷的授權委任黑漢代理刺史，行帥府事。

既而，鎮防軍有歸宋之謀，時裕州大成山聶都統一軍五百人在州，獨不欲歸宋，與鎮防軍為敵，鎮防不能勝，棄老幼奔棗陽，宋人以故知唐

隨後，鎮防軍有投奔宋國的預謀，當時裕州大成山聶都統的一支五百人的部隊駐在唐州，惟有他們不願歸宋，與鎮防軍爲敵，鎮防軍戰不能勝，就拋棄老幼奔往棗陽，因此宋人得知唐州

之虛實。會鄧帥移剌瑗以城叛歸于宋，遺書招黑漢，黑漢殺其使者不報。

的虛實。當鄧州元帥移剌瑗叛變獻城降宋後，就送信招降黑漢，黑漢殺了他派來的使者，没有回信。

宋王安撫率兵攻唐，鄂司王太尉繼至，攻益急。黑漢聞哀宗遷蔡，遣人求救，上命權參政兀林荅胡土將兵以往。宋人設伏，縱其半入城，邀擊之，胡土大敗，僅存三十騎以還。

宋國的王安撫率兵進攻唐州，鄂州軍府的王太尉也隨後抵達，進攻更加猛烈。黑漢得知哀宗遷到蔡州，派人前去求援，哀宗就派代理參政兀林荅胡土帶兵前去。宋人設下埋伏，讓他的一半人馬入城，然後攔腰衝擊，胡土大敗，僅存三十騎逃回。

城中糧盡，人相食，黑漢殺其愛妾啖士，士争殺其妻子。官屬聚議欲降，黑漢與聶都統執議益堅。馮總領乃私出城與王安撫會飲，約明日宋軍入城。馮歸，宋軍不得入，聶都統請馮議事，即坐中斬之，及其黨皆死。總領趙醜兒者初與馮同謀，内不自安，開西門納宋軍。黑漢率大成山軍巷戰，自辰至午，宋軍大敗而出，殺傷無數。宋人城下大呼趙醜兒，約并力殺大成山軍。大成軍敗，宋人獲黑漢，脅使降，黑漢不屈，為所殺，其得脱走者十餘人。總領移剌望軍、女奚烈軍、醜兒走蔡州，皆得遷賞，後俱死於甲午之難。

唐州城内糧食耗盡，到了人吃人的地步，黑漢把他愛妾殺了讓士兵吃，士兵們也争着殺自己的妻子兒女。官員們聚集在一起商議，準備投降，黑漢和聶都統更加堅决地主張抗戰。馮總領就私自出城和王安撫會飲，約定宋軍第二天入城。馮總領回到城中，宋軍没能入城，聶都統請馮總領商量事情，就在座位上把他殺了，連同他的黨羽一并處死。總領趙醜兒先前和馮總領同謀，心中不安，就開西門放入宋軍。黑漢率大成山軍巷戰，從辰時戰到午時，宋軍大敗而出，被殺死受傷的人不計其數。宋人在城下大喊趙醜兒，約他合力消滅大成山軍。大成山軍戰敗後，宋人俘虜了黑漢，逼他投降，黑漢不屈服，被宋人殺掉。逃走的衹有十多人。總領移剌望部、女奚烈部及趙醜兒逃到蔡州，都得到朝廷升任和賞賜，後來他們都在甲午年的國難中身亡。

陀滿胡土門

陀滿胡土門字子秀，策論進士也。累官翰林待制。貞祐二年，遷知中山府。三年，改知臨洮府、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叛賊蘭州程陳僧等誘夏人入寇，圍臨洮凡半月，城中兵數千而粟且不支，衆皆危之。胡土門日為開諭逆順禍福，皆自奮，因捕其黨欲為内應者二十人，斬之，擲首城外。賊四面來攻，乃夜出襲賊壘，夏兵大亂，金軍乘之，遂大捷，夏人遁去。

陀滿胡土門字子秀，是由策論科考中的進士。歷任數職後升爲翰林待制。貞祐二年，升知中山府。三年，改知臨洮府、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叛徒蘭州人程陳僧等招引夏人入侵，圍攻臨洮達半月之久，城中有兵數千而糧食却快供不上了，衆人都感到危急。胡土門天天用逆順禍福的道理開導他們，衆人都各自振作精神，接着又逮捕了程陳僧的準備作内應的黨羽二十人，把他們殺了，將他們的頭抛到城外。敵人從四面發動進攻，胡土門就在夜間出兵襲擊敵人營壘，夏兵大亂，金軍趁機進攻，於是獲得大勝，夏人逃離。

四年，知河中府事，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十月，進元帥右監軍，兼

貞祐四年，知河中府事，兼河東南路宣撫副使。十月，升任元帥右監軍，兼前任職務。興定

前職。興定二年，爲絳陽軍節度使，兼絳州管内觀察使。十月，遷元帥左監軍、行元帥府事、兼知晉安府、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於是，修城池，繕甲兵，積芻糧，以備戰守。民不悦，行省胥鼎聞之，遺以書曰："元帥始鎮河中，惠愛在民，移旆晉安，遠近忻仰。去歲兵入，平陽不守，河東保完者惟絳而已。蓋公坐籌制勝，威德素著，故不動聲氣以至無虞也。邇來傳聞，治政太剛，科徵太重，鼎切憂之。古人有言，御下不寬則人多懼禍，用人有疑則士不盡心。况大兵在邇，鄰境已虚，小人易動，誠不可不慮也。願公以謙虚待下，忠孝結人，明賞罰，平賦税，上以分聖主宵旰之憂，下以爲河東長城之托。"

胡土門得書，懼民不從且或生變，乃上言："臣本瑣材，猥膺重寄，方將治隍陴、積芻糧爲捍禦之計，而小民難與慮始，以臣政令頗急，皆有怨言，遂貽行省之憂。自聞訓諭，措身無所，内自悛悔，外加寬撫，庶幾少慰衆心。而近以朝命分軍過河，則又讙言帥臣不益兵保守，而反助河南，將棄我也。人心如此，恐一旦遂生他變。向者李革在平陽，人不安之，而革隱忍不言，以至于敗。臣實拙繆，無以服人，敢以鼎書上聞，惟朝廷圖之。"朝廷以鼎言，遣吏部尚書完顔閭山代之。或曰，胡土門欲以計去晉安，乃大興役，恣爲殺戮，務失民心，故鼎言及之。未幾，晉安失守，死者幾百萬人，遂失河東。

二年，任絳陽軍節度使，兼絳州管内觀察使。十月，升任元帥左監軍、行元帥府事、兼知晉安府、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於是胡土門修築城池，修製甲胄兵器，積蓄糧食草料，作爲戰守的準備。民衆對此不滿意，行省胥鼎得知，就派人送信給他，信中説："元帥你先前鎮守河中，愛護百姓，移鎮晉安，遠近的人都欣喜仰慕。去年敵兵入侵，平陽失守，河東地區得以保全的衹有絳州而已。這是因爲你能運籌帷幄，制勝千里，早有威名，所以不費力氣就收到平安無事的效果。近來得知傳聞，説你治政太强硬，攤派徵調太重，我十分憂慮。古人有這樣的話，待下不寬厚那麼多數人都害怕得罪，用人懷有疑心那麼士人就不肯盡心。何况敵人大部隊就在不遠處，附近地區已經空虚，小人慣於鬧事，的確不能不顧忌。願你用謙虚的態度對待部下，用忠孝的道義團結人，賞罰分明，賦税公平，上可以分聖主日夜不解的憂愁，下可以作人們依賴的河東長城。"

胡土門收到這封書信，擔心民衆不服從自己并有可能發生變故，就上奏朝廷説："我本是才能凡庸的人，誤蒙朝廷重托，正當修治城防，積蓄糧草，作好抵禦敵人的準備，但無知小民很難理解長遠的規劃，因我的政令很急迫，都有怨言，於是就給行省帶來憂慮。自從得到行省的訓導，我不知所措，除了内心獨自反省，對外又加以寬待和撫恤，希望能稍稍寬慰民衆的心。但最近按朝廷的命令分出部分人馬渡越黄河，他們又喧嘩叫嚷，説帥臣不增加兵力保守本土，反而援助河南，是要拋棄我們。人心已是這樣，我擔心説不定哪天就會發生變故。以前李革在平陽時，人們對他不滿意，而李革却隱瞞容忍，不向朝廷彙報，以至於失敗。我的確是笨拙無能，無法令人信服，我冒昧地將胥鼎的書信上報朝廷，望朝廷妥善處理。"朝廷按胥鼎的意見，派吏部尚書完顔閭山接替胡土門的職務。又有一種説法，胡土門想用計離開晉安，就大興勞役，隨意殺人，力求失掉民心，所以胥鼎談到這件事。不久，晉安失守，死了近百萬人，於是金國就喪失了河東地區。

三年八月，改太常卿、權簽樞密院事、知歸德府事。元光二年二月，坐上書不實，削一官。正大三年七月，復爲臨洮府總管。四年五月，城破被執，誘之降不應，使之跪不從，以刀亂斫其膝脛，終不爲屈，遂殺之。五年，詔贈中京留守，立像褒忠廟，録用其子孫。其妻烏古論氏亦死節，有傳。

興定三年八月，胡土門改任太常卿、權簽樞密院事、知歸德府事。元光二年二月，因上書不實得罪，罷一官。正大三年七月，再次擔任臨洮府總管。正大四年五月，城破被俘，敵人引誘胡土門投降，他不予理睬，令他下跪，他也不肯，又用刀亂砍他的腿和膝，但胡土門始終不被敵人屈服，於是敵人就殺了他。正大五年，哀宗下令追贈他爲中京留守，在褒忠廟塑像供奉，録用他的子孫爲官。他的妻子烏古論氏也爲守貞操而死，她在本書中有傳。

姬汝作

姬汝作字欽之，汝陽人，全州節度副使端脩之侄孫也。父懋以蔭試部掾，轉尚書省令史。汝作讀書知義理，性豪宕不拘細行，平日以才量稱。正大末，避兵崧山，保鄉鄰數百家，衆以長事之。後徙居交牙山寨，會近侍局使烏古論四和撫諭西山，以便宜授汝作北山招撫使，佩銀符，遂遷入汝州。

初，汝州殘破之後，天興元年正月，同知宣徽院事張楷授防禦使，自汴率襄、郏縣土兵百餘人入青陽垛。時呼延實者領青陽寨事。實，趙城人，本楊沃衍部曲，以戰功至寶昌軍節度使，閒居汝之西山。楷自揣不能服衆，乃以州事托實，尋往鄧州從恒山公武仙。後大元兵至，城破，殺數千人，乃許降，以張宣差者管州事。三月，鈞州潰軍柳千户者入州，張逃去，柳遂據之。未幾，城復破。

及汝作至，北兵雖去，但空城爾。汝作招集散亡，復立市井。北兵屢招之不從，數戰互有勝負。已而，北兵復來攻，汝作親督士卒，以死拒之。兵退，間道納奏，哀宗宣諭："此州無險固可恃，汝乃能爲國用命，今授以同知汝州防禦使，便宜從事。"

姬汝作字欽之，汝陽人，全州節度副使端脩的侄孫。父名懋，以門第資格試任尚書省某部的屬吏，轉任尚書省令史。汝作讀書知義理，性格豪放，不拘小節，在平時就以才氣肚量被人稱道。正大末年，他爲避兵禍來到崧山，保護鄉鄰數百家人，大家都把他當作尊長來敬奉。後移居交牙山寨，正逢近侍局使烏古論四和撫慰西山，以便宜行事的權力委任汝作爲北山招撫使，佩銀符，隨後就遷入汝州。

先前，汝州在遭受戰爭的毀損後，天興元年正月，同知宣徽院事張楷受任防禦使，從汴京率領襄、郏縣土兵一百多人進入青陽垛。當時是由呼延實領青陽寨事。呼延實是趙城人，本爲楊沃衍的部下，因戰功升到寶昌軍節度使，閑居汝州的西山。張楷估計自己不能服衆，就把州事托付呼延實，不久他就去了鄧州，依附恒山公武仙。後來蒙古軍來攻，城被攻破，城中數千人被殺，這纔答應投降，委任張宣差管州事。三月，鈞州潰軍柳千户進入汝州，張宣差逃走，柳千户就占據了汝州。不久，州城再度失守。

當汝作到達汝州時，蒙古軍雖已離去，但僅剩一座空城。汝作招集散逃民衆，重建城市，恢復貿易。蒙古軍多次招降他，汝作不肯，頻頻交戰，互有勝負。接着，蒙古軍又來進攻，汝作親督士兵，拼死抵禦。敵兵退去，汝作派人抄小路去朝廷呈送奏章，哀宗派人宣令嘉獎他説："這州没有險要堅固的地勢可憑仗，你竟能爲國拼死效力，現任命你爲同知汝州防禦使事，可以根據

情況，自行决事。”

是時，此州南通鄧州，西接洛陽，東則汴京，使傳所出，供億三面，傳通音耗。然呼延實在青陽爲總帥，忌汝作城守之功，不能相下，州事動爲所制。實欲遷州入山，謂他日必爲大兵所破。汝作以爲“倉中糧尚多，四面潰軍日至，此輩經百死，激之皆可用，朝廷倚我守此州，總帥乃欲棄之，何心哉?”讒間既行，有相圖之隙，詳議官楊鵬釋之曰：“外難未解而顧私忿?”語甚諄切。實乃還山，鵬因勸汝作納奏，乞死守此州，以堅軍民之心。其冬，戰于襄、郟，得馬百餘，士氣頗振，遂以汝作爲總帥，不復與實相關矣。

這時候，汝州南通鄧州，西接洛陽，東面就是汴京，使者的傳車都經由這裏，汝州供給三方使者，傳遞和溝通消息。但呼延實在青陽任總帥，嫉妒汝作守城的功勞，不能忍讓，汝州的事務動輒受他牽制。呼延實想把州府遷入山中，認爲總有一天州城會被蒙古軍攻破。汝作認爲“倉中糧食還多，四面潰散的人馬一天天地會集到這裏，這些人身經百戰，死裏逃生，祇要加以激勵，都可以安排使用，朝廷倚仗我守此州，總帥却想拋棄它，是什麽用心呢?”閑語讒言産生後，他們之間就出現了相互爭鬥的裂痕，詳議官楊鵬爲他們調解說：“外難還没解除，有閑心考慮個人恩怨嗎?”他的話十分深切。於是呼延實回到山中，楊鵬就勸汝作向朝廷上奏，請求死守此州，以便堅定軍民的决心。這年冬天，汝作在襄、郟間作戰，獲馬一百多匹，士氣大振，朝廷於是任汝作爲總帥，不再和呼延實相關了。

天興二年六月，哀宗在蔡州，遣使徵兵入援。州人爲邏騎所擾，農事盡廢，城中糧亦垂盡。是月，中京破，部曲私議有唇亡之懼，謀以城降，懼汝作，不敢言，乃以遷州入山白之。汝作怒曰：“吾家父祖食禄百年，今朝廷又以州事帥職委我，吾生爲金民，死爲金鬼。汝輩欲避於山，非欲降乎？有再言遷者吾必斬之。”

天興二年六月，哀宗在蔡州，派使者徵調兵馬入援。州人被敵人的巡邏騎兵騷擾，土地全荒廢了，城中糧食也快吃光。這月，中京失守，汝作的部屬私下議論，害怕出現唇亡齒寒的結果，策劃獻城投降，但又畏懼汝作，不敢明說，就用遷州入山的話向他稟告。汝作憤怒地說：“我家祖祖輩輩享受了國家上百年的俸禄，現在朝廷又把州事帥職雙重大權交給我，我生爲金民，死爲金鬼。你們想躲藏山中，不是想投降嗎？有再敢說遷州的人，我一定要殺了他。”

八月，塔察將大兵攻蔡，經汝州。州人梁皋作亂，與故吏温澤、王和七八人徑入州廨，汝作不爲備，遂爲所殺。時宣使石珪體究洛陽所以破及强伸死節事，以路阻，留汝州驛。梁皋既殺汝作，走告珪曰：“汝作私積糧斛，不恤軍民，衆怒殺之矣。皋不圖汝作官職，惟宣使裁之。”珪懼，乃以皋權汝州防禦使、行帥府事。脱走入蔡，以皋殺汝作事聞。

八月，塔察率領蒙古軍進攻蔡州，經過汝州。州人梁皋作亂，和故吏温澤、王和等七八人直接闖入州府，汝作没有防備，就被他們殺害。這時宣撫使石珪前往考察洛陽失守的原因和强伸守節遇難的事迹，因道路不通，留住汝州驛館。梁皋殺了汝作後，趕去告訴石珪說：“汝作私積糧食，不體恤軍民，大家憤怒之下殺了他。我不是圖取汝作的官職，還望宣撫使裁决。”石珪害怕了，就委任梁皋代理汝州防禦使、行元帥府事。然後脱身逃入蔡州，把梁皋殺汝作的事報告哀宗。

哀宗甚嗟惜之，遣近侍張天錫贈汝作昌武軍節度使，子孫世襲謀克，仍詔峴山帥呼延實、登封帥范真并力討皋。天錫避峴山遠，先約范真，真以麾下李某者往，以撫諭軍民爲名。皋率軍士迎於東門，知朝廷圖己，陰爲之備，李猶豫不敢發。皋館天錫于望崧樓，隱毒於食，天錫遂中毒而死。皋後爲大元兵所殺。

楊鵬字飛卿，能詩。

愛申

愛申逸其族與名，或曰一名忙哥。本虢縣鎮防軍，累功遷軍中總領。李文秀據秦州，宣宗詔鳳翔軍討之，軍圍秦州城。時愛申在軍中，有罪當死。宣宗問之樞帥，有知其名者奏此人將帥材，忠實可倚。宣宗命馳赦之，以爲德順節度使、行元帥府事。

正大四年春，大兵西來，擬以德順爲坐夏之所。德順無軍，人甚危之。愛申識鳳翔馬肩龍舜卿者可與謀事，乃遺書招之。肩龍得書欲行，鳳翔總管禾速嘉國鑑以大兵方進，吾城可恃，德順决不可守，勸勿往。肩龍曰："愛申平生未嘗識我，一見許爲知己。我知德順不可守，往則必死，然以知己故，不得不爲之死耳。"乃舉行橐付族父，明爲死別，冒險而去。既至，不數日受圍，城中惟有義兵鄉軍八九千人，大兵舉天下之勢攻之。愛申假舜卿鳳翔總管府判官，守禦一與共之。凡攻百二十晝夜，力盡乃破，愛申以劍自刭，時年五十三。軍中募生致肩龍，而不知所終。臺諫有言當贈德順死事者官，以勸中外。詔各贈官，配食褒忠廟。

哀宗對汝作的死十分傷感惋惜，派近侍張天錫追贈汝作爲昌武軍節度使，子孫世襲謀克，并令峴山元帥呼延實、登封元帥范真并力討伐梁皋。天錫爲了避免跑峴山這趟遠路，就先去約范真，范真派部下李某前往，以慰問軍民作藉口。梁皋率軍士到東門迎接，他知道朝廷是要謀害自己，暗中作了準備，李某猶豫不决，没敢動手。梁皋讓天錫在望崧樓下榻，暗中在食物内下毒，於是天錫就中毒而死。梁皋後來被蒙古兵殺死。

楊鵬字飛卿，會作詩。

愛申的族屬和名字已不可知，有人説他又名忙哥。他本是虢縣鎮防軍士，累建功勞，升任爲軍中的總領官。李文秀占據秦州，宣宗令鳳翔軍討伐，於是鳳翔軍的兵馬包圍了秦州城。這時愛申在這支軍隊中，因犯罪當處死。宣宗向樞帥詢問，有知道他名字的人奏報宣宗，説這人有將帥的才幹，又很忠實，可以倚仗。宣宗就命人驅馬趕去赦免了他，任他爲德順節度使、行元帥府事。

正大四年春，蒙古軍由西而來，打算把德順作爲他們夏季休養地。德順没有兵馬，人人都感到危急。愛申瞭解鳳翔的馬肩龍字舜卿是位能够共同謀事的人，就派人送信招他。肩龍得信就準備出發，鳳翔總管禾速嘉國鑑認爲蒙古軍正展開攻勢，自己城池可以憑仗，德順决不可守，勸他不要去。肩龍説："愛申往常并不認識我，偶然一見之後就把我當作知己。我知德順不可守，去就必死，然憑知己的緣故，不得不爲他死了。"於是就把自己所有的隨身之物交給族父，表明這是訣别，然後冒險前去。到了德順後，不幾天就被包圍，城中衹有義兵鄉軍八九千人，蒙古軍用了全部兵力發動攻勢。愛申委任舜卿爲鳳翔總管府判官，一切守禦事都和他共同進行。蒙古軍一直攻了一百二十個晝夜，城中力量耗盡，這纔被攻破，愛申用劍自殺，時年五十三。蒙古軍中懸賞活捉肩龍，却不知他的下落。朝廷論事官中有人説，應追贈德順死難人的官爵，用以勉勵朝廷内外人士。哀宗下令分别贈官，配享褒忠廟。

馬肩龍

肩龍字舜卿，宛平人。先世遼大族，有知興中府者，故人號興中馬氏。祖大中，金初登科，節度全、錦兩州。父成誼，明昌五年登科，仕爲京兆府路統軍司判官。肩龍在太學有賦聲。

馬肩龍字舜卿，宛平人。他的先輩曾是遼國大族，族中有人曾知興中府，所以人們稱作興中馬氏。肩龍的祖父名大中，在金國初年科舉登第，節度全、錦兩州。父名成誼，明昌五年登科，任京兆府路統軍司判官。肩龍在太學時以會作賦出名。

宣宗初，有誣宗室從坦殺人，將置之死。人不敢言其冤，肩龍上書，大略謂："從坦有將帥材，少出其右者，臣一介書生，無用於世，願代從坦死，留爲天子將兵。"書奏，詔問："汝與從坦交分厚歟?"肩龍對曰："臣知有從坦，從坦未嘗識臣。從坦冤人不敢言，臣以死保之。"宣宗感悟，赦從坦，授肩龍東平録事，委行省試驗。

宣宗即位之初，有人誣告皇族從坦殺人，將把他置於死地。別的人都不敢說他冤枉，肩龍就向宣宗上書，書中大致是說："從坦有將帥的才幹，很少有人能超過他，我衹是一個微弱書生，留在世上也没有什麽作用，願代從坦死，留下他爲陛下帶兵作戰。"宣宗看了他上的書後，召他問話："你和從坦交情很深吧?"肩龍回答說："我知有從坦，從坦不曾認識我。從坦是受冤枉的人，自己又不敢申訴，我以死保他。"宣宗被他感動，終於醒悟，就赦免了從坦，任肩龍爲東平録事，委托行省考察他的能力。

宰相侯摯與語不契，留數月罷歸。將渡河，與排岸官紛競，搜篋中得軍馬糧料名數及利害數事，疑其爲奸人偵伺者，繫歸德獄根勘，適從坦至，立救出之。正大三年，客鳳翔，元帥愛申深器重之，至是，同死於難。

宰相侯摯和他交談不投機，留了數月後就放回去了。將要渡過黄河時，與排岸官發生争執，排岸官搜查他的小箱，查到一些有關軍馬糧草數額和幾件涉及利害關係的資料，排岸官懷疑他是某個奸賊的偵探，就把他監押在歸德府獄中仔細審問，恰好從坦來到歸德，立即救他出獄。正大三年，肩龍客居鳳翔，元帥愛申十分器重他，到這時，他們一同殉難。

禹顯

禹顯，雁門人。貞祐初，隸上黨公張開，累以戰功授義勝軍節度使、兼沁州招撫副使。元光二年四月，大帥達兒解、按察兒攻河東，張開遣顯扼龍猪谷，夾攻敗之，擒元帥韓光國，獲輜重甲仗甚衆，追至祁縣而還，所歷州縣悉復之。

禹顯，雁門人。貞祐初年，隸屬於上黨公張開，因屢建戰功，被任爲義勝軍節度使、兼沁州招撫副使。元光二年四月，蒙古大帥達兒解、按察兒進攻河東，張開派禹顯扼守龍猪谷，兩頭夾攻，擊敗蒙古軍，活捉元帥韓光國，繳獲許多物資和武器，追到祁縣纔回師，所經過的州縣也全部收復。

顯將軍三百人，守襄垣，八年不遷。大帥嘗集河朔步騎數萬攻之，至於數四不能拔。既而，戰於玉女寨，大獲。開言於朝，權元帥右都監。

禹顯率領三百名兵士守襄垣，八年没有調動。蒙古軍大帥曾集中河朔地區的步兵騎兵數萬人來進攻，但反復多次進攻都没能攻克。隨後禹顯又在玉女寨作戰，大獲全勝。張開向朝廷奏報，任禹顯代理元帥右都監。

正大六年冬十二月，軍内變，城破被擒。帥義之，不欲加害。初以鐵繩鈐之，既而，密與舊部曲二十人遁去，聞上黨公軍復振，將往從之。大兵四向來追，顯適與負釜一兵相失，乞飯山寺中，僧走報焉，被執不屈死，時年四十一。

正大六年冬十二月，由於軍内發生叛亂，城破，禹顯被俘。蒙軍元帥敬佩他的氣節，不想殺他。最初是用鐵繩套住他，隨後禹顯暗中與老部下二十人逃走了，他們聽説上黨公的軍威復振，準備前往依附。蒙軍士兵從各個方向來追捕，禹顯正好和一名背釜的士兵走散，就到山間的寺廟中討飯吃，和尚跑去報了信，禹顯又被俘，仍不屈服，於是遇難，時年四十一歲。

張邦憲

秦州人張邦憲字正叔，登正大中進士第，爲永固令。天興二年，避兵徐州。卓翼率兵至城，邦憲被執，將驅之北。邦憲罵曰："我進士也，誤蒙朝廷用爲邑長，可從汝曹反耶?"遂遇害。

秦州人張邦憲字正叔，他在正大年間考取進士，任永固縣令。天興二年，他爲避兵禍到了徐州。卓翼率兵到徐州城，邦憲被俘，卓翼準備迫使他去北方。邦憲大罵説："我是進士，誤蒙朝廷任爲一縣之長，能隨你等造反嗎?"後來他就被殺了。

劉全

劉全者，彭城民也。率鄉鄰數百避兵沫溝，推爲寨主。北兵至徐，盡俘其老幼，全父亦在其中，北兵質之以招全，全縛其人送徐州，因竊其父以歸。徐帥益都嘉其忠，承制以爲昭信校尉，遥領彭城縣尉。後遇國用安，怒其不附己，見殺。

劉全是彭城平民。他率領鄉鄰數百人到沫溝躲避兵禍，被推舉爲寨主。蒙古軍抵達徐州，把老人小孩都俘虜了，劉全的父親也在其中，蒙軍用他作人質招降劉全，劉全綁了蒙古使者送往徐州，趁便又暗中救了父親回來。徐州元帥益都贊許他的忠義，就按朝廷的授權委任劉全爲昭信校尉，遥領彭城縣尉。後來碰上國用安來徐州，國用安惱怒他不依附自己，就殺了他。

金史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第六十二

忠義(四)

馬慶祥　商衡　朮甲脱魯灰　楊達夫
馮延登　烏古孫仲端　烏古孫奴申　蒲察琦
蔡八兒　温敦昌孫　完顔絳山　畢資倫　郭蝦蟆

馬慶祥

馬慶祥字瑞寧，本名習禮吉思。先世自西域入居臨洮狄道，以馬爲氏，後徙家净州天山。泰和中，試補尚書省譯史。大安初，衛王始通問大元，選使副，上曰："習禮吉思智辯通六國語，往必無辱也。"使還，授開封府判官。内城之役充應辦使，不擾而事集。未幾，大元兵出陝右，朝廷命完顔仲元爲鳳翔元帥，舉慶祥爲副，上曰："此朕志也，且築城有勞。"即拜鳳翔府路兵馬都總管判官。

馬慶祥字瑞寧，本名習禮吉思。他的先輩由西域入居臨洮狄道，以馬爲姓，後來又遷居净州天山。泰和年間，馬慶祥試補尚書省譯史。大安初年，衛王初次對蒙古進行聯絡，需要選派正副使臣，衛王説："習禮吉思機智善辯，精通六國語言，由他去定不會辜負使命。"出使回來，慶祥被任命爲開封府判官。在修建内城的工程中，他擔任應辦使，没有侵擾民衆却把事情辦得很好。不久，蒙古軍從陝右出兵，朝廷命完顔仲元爲鳳翔元帥，仲元又推薦慶祥爲副帥，衛王説："這也是我的心意，况且他築城時立有功勞。"於是就任命慶祥爲鳳翔府路兵馬都總管判官。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聞大將萌古不花將攻鳳翔，行省檄慶祥與治中胥謙分道清野。將行，命畫工肖其貌，付其家人。或曰："君方壯，何乃爲此不祥?"慶祥曰："非汝所知也。"明日遂行。遇先鋒于澮水，戰不利。且行且戰，將及城，會大兵邀其歸路。度不能脱，令其騎曰："吾屬荷國厚恩，竭力效死乃其職也。"諸騎皆曰："諾。"人殊死戰。良久矢盡，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得知蒙軍大將萌古不花將攻鳳翔的消息，行省就命慶祥和治中胥謙分路前往各地，實行堅壁清野。臨行前，慶祥命畫工畫下自己的像貌，把它交付家人。有人説："你正當壯年，怎麽就做這不吉利的事?"慶祥説："這事你是不懂的。"第二天慶祥就出發了。抵達澮水時遇上蒙軍先頭部隊，慶祥交戰不利。他邊走邊戰，快到城時，正碰上截斷他退路的蒙軍。慶祥估計無法脱身，就號令他的騎士們説："我們都受到國家的優厚待遇，竭力效忠是我們的本

大兵圍數匝，欲降之，軍擁以行，語言往復，竟不屈而死，年四十有六。元帥郭仲元輿其尸以歸，葬鳳翔普門寺之東。事聞，詔贈輔國上將軍、恒州刺史，謚忠愍。

分。”衆騎士齊聲説：“遵命。”於是人人拼死苦戰。戰了很長時間，箭已用完，蒙軍重重包圍，想要慶祥投降，兵士們圍着他邊走邊談，反復勸降，慶祥始終不肯屈服，因而遇難，這年他四十六歲。元帥郭仲元用車載回他的尸體，安葬在鳳翔普門寺東邊。朝廷得知此事，下令追贈慶祥爲輔國上將軍、恒州刺史，謚作忠愍。

胥謙(等)

胥謙及其子嗣亨亦不屈死，謙贈輔國上將軍、彰化軍節度使，嗣亨贈威遠將軍、鳳翔府判官。

胥謙和他的兒子嗣亨也不屈遇害，朝廷追贈胥謙爲輔國上將軍、彰化軍節度使，追贈嗣亨爲威遠將軍、鳳翔府判官。

楨州金勝堡提控僕散胡沙亦死，贈銀青榮禄大夫。

楨州金勝堡提控僕散胡沙也遇難，追贈爲銀青榮禄大夫。

正大二年，哀宗詔褒死節士，若馬習禮吉思、王清、田榮、李貴、王斌、馮萬奴、張德威、高行中、程濟、姬玘、張山等十有三人，為立褒忠廟，仍録其孤。二人者逸其名，餘亦無所考。

正大二年，哀宗下令表彰爲國盡忠的烈士，爲馬習禮吉思、王清、田榮、李貴、王斌、馮萬奴、張德威、高行中、程濟、姬玘、張山等十三人修建了褒忠廟，并録用他們的後代。十三人中有兩人姓名失傳，其他的人也無法考索詳情了。

商衡

商衡字平叔，曹州人。至寧元年，特恩第一人，授鄜州洛郊主簿。以廉能换鄜縣，尋辟威戎令。興定三年，歲飢，民無所於糴，衡白行省，得開倉賑貸，全活者甚衆。後因地震城圮，夏人乘釁入侵，衡率蕃部土豪守禦應敵，保以無虞。秩滿，縣人為立生祠。再辟原武令，未幾，入為尚書省令史，轉户部主事，兩月拜監察御史。

商衡字平叔，曹州人。至寧元年，他是由特恩入選的第一名，任爲鄜州洛郊縣主簿。因廉潔奉公有才幹，改任鄜縣，不久又召任爲威戎縣令。興定三年，莊稼無收，百姓又没有什麽東西可用來换取糧食，商衡請示行省，被允許開倉借貸，使許多人得以生存。後因地震城毁，夏人趁機入侵，商衡率領異族部落、本地豪强守禦應敵，保障了一縣平安無事。任職期滿，縣民爲他建立生祠。商衡又被召任爲原武縣令，不久入朝任尚書省令史，轉户部主事，又兩月升任監察御史。

哀宗姨郕國夫人不時出入宫闈，干預政事，聲迹甚惡。衡上章極言，自是郕國被召乃敢進見。内族慶山奴將兵守盱眙，與李全戰敗，朝廷置而不問。衡上言：“自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以謝天下。”詔降慶山奴為定國軍節度使。户部侍郎權尚書曹温之女在掖庭，親舊干預權利，

哀宗姨郕國夫人經常出入宫禁，干預政事，名聲很不好。商衡上奏力諫，從這以後郕國夫人祗有受命入宫時纔敢進見。皇族人慶山奴率兵守盱眙，在和李全交戰時失敗，朝廷置而不問。商衡上奏説：“自古以來對敗軍之將必依法處治，不這樣就無法向天下人交代。”於是哀宗下令降慶山奴爲定國軍節度使。户部侍郎、權尚書曹温的女兒是宫廷女官，他的親戚故交都參政掌權，

其家人填委諸司，貪墨彰露。臺臣無敢言者，衡歷數其罪。詔罷温户部，改太后府衛尉。再上章言："温果可罪當貶逐，無罪則臣為妄言，豈有是非不别而兩可之理?"哀宗為之動容，乃出温為汝州防禦使。

他家的人充斥各部門，貪財受賄的形迹暴露無遺。監察官員們没人敢揭發，商衡却一一列舉了他的罪狀。哀宗下令罷免曹温户部侍郎一職，改任太后府衛尉。商衡又上奏説："如果曹温的罪狀屬實就應貶出朝廷，如他無罪就是我隨意誣告，哪有不辨是非而兩無罪責的道理呢?"哀宗被他的話觸動得變了神色，於是就將曹温出任汝州防禦使。

未幾，為右司都事，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未赴，改樞密院經歷官，遥領昌武軍同知節度使事。丞相完顔賽不領陝西行省，奏衡為左右司員外郎，密院表留，有旨："行省地重，急於得人，可從丞相奏。"明年，召還，行省再奏留之。

不久，商衡被任爲右司都事，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還没上任，又改任樞密院經歷官，遥領昌武軍同知節度使事。丞相完顔賽不領陝西行省，奏請以商衡爲行省的左右司員外郎，而樞密院又上表請求留下商衡，哀宗有令説："行省重地，急於得人，可按丞相的意見辦。"第二年，召商衡回朝，行省再次奏請留下他。

正大八年，以母喪還京師。十月，起復為秦藍總帥府經歷官。天興元年二月，關陝行省徒單兀典等敗於鐵嶺，衡未知諸帥存歿，招集潰軍以須其至。遂為兵士所得，欲降之，不為屈。監至長水縣東岳祠前，誘之使招洛陽，衡曰："我洛陽識何人為汝招之耶?"兵知不可誘，欲捽其巾。衡瞋目大呼曰："汝欲脅從我耶?"終不肯降，望闕瞻拜曰："主將無狀，亡兵失利。臣之罪責亦無所逃，但以一死報國耳。"遂引佩刀自刭，年四十有六。

正大八年，因母親去世回到京師。十月，喪期未滿起用爲秦藍總帥府經歷官。天興元年二月，關陝行省徒單兀典等在鐵嶺戰敗，商衡不知衆元帥的存亡，就招集潰散兵士等候他們的到來。因此商衡就被蒙古士兵俘虜了，敵人要他投降，商衡没有被他們屈服。敵人把他押解到長水縣東岳祠前，又利誘他，叫他招降洛陽人。商衡説："我在洛陽認識誰，能爲你們招降嗎?"敵兵知道無法利誘他，就要動手揪他的頭巾。商衡瞪着眼大聲説："你們想用武力逼我順從嗎?"他始終不肯投降，朝着京師方向瞻望跪拜，并説："主將無能，損兵折將打敗仗。我的罪責也不可逃，祇有用死來報答國家了。"隨後就抽出佩刀自殺，時年四十六歲。

正大初，河間許古詣闕拜章，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詔古赴都堂，問孰為可相者，古以衡對，則衡之材可知矣。

正大初年，河間人許古入朝上奏説："尚書省八大長官都是不勝任的人，而中央機關内的小官吏却有可以擔任宰相的人才，不進行大規模的升降就無法造就天下重振的局面。"哀宗看了奏書後，令許古來到尚書省廳堂，問他誰可任宰相，許古就用商衡的名字作答，由此就可見商衡的才幹了。

术甲脱魯灰

术甲脱魯灰，上京人，世為北京路部長。其先有開國功，授北京路

术甲脱魯灰，上京人，世代擔任北京路部長。他的先輩爲金國的建立立有大功，被授予北

宋阿荅阿猛安，脱魯灰自幼襲爵。貞祐二年，宣宗遷汴，率本部兵赴中都扈從，上喜，特授御前馬步軍都總領。

宋人略南鄙，命同簽樞密院事時全將大軍南伐。脱魯灰率本部屢摧宋兵破城寨，以功遥授昌武軍節度使、元帥右都監、行蔡、息等路元帥府事。既而，宋人有因畜牧越境者，邏卒擒之，法當械送朝廷，脱魯灰曰："國家自遷都以來，境土日蹙，民力凋耗，幸邊無事，人稍得息。若戮此曹則邊釁復生，兵連禍結矣。不如釋之，以絶兵端。"

哀宗即位，授鎮南軍節度使、蔡州管内觀察使、行户、工部尚書。時大元兵入陝西，乃上章曰："宋人與我為仇敵，頃以力屈自保，非其本心。今陝西被兵，河南出師，轉戰連年不絶，兵死于陣，民疲于役，國力竭矣。壽、泗一帶南接盱、楚，紅襖賊李全巢穴也。萬一宋人諜知，與全乘虚而入，腹背受敵，非計之得者也。臣已令所部沿邊警斥，以備非常。宜敕壽、泗帥臣謹斥候，嚴烽燧，常若敵至，此兵法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之道也。"上是而行之。

正大二年秋，傳言宋人將入侵，農司令民先期刈禾，脱魯灰曰："夫民所恃以仰事俯育及供億國家者，秋成而已。今使秋無所獲，國何以仰，民何以給?"遂遣軍巡邏，聽民待熟而刈，宋人卒不入寇。諜者又報光州汪太尉將以八月發兵來取真陽，議者請籍丁男以備，脱魯灰曰："汪太尉恇怯人耳，寧敢為此？必奸人聲言來寇，欲使吾民廢務也，不可信。"已

京路宋阿荅阿猛安，脱魯灰年幼時就繼承了這個爵位。貞祐二年，宣宗遷都汴京，脱魯灰率本部兵趕到中都隨從護衛，宣宗十分高興，破格任命他爲御前馬步軍都總領。

宋人侵犯南部邊境，宣宗命同簽樞密院事時全率領大軍南征。脱魯灰率本部兵馬多次打垮宋兵，攻克城池和營寨，因功遥授昌武軍節度使、元帥右都監、行蔡州、息州等路元帥府事。不久，宋國有人因放養牲畜越過邊境，被巡邏的士兵捉拿，依法應戴上鐐銬押送朝廷，脱魯灰說："國家從遷都以來，國土一天天縮小，民力衰減，幸而邊境無事，民衆稍得休息。假如殺了這些人，那麼邊患又將出現，就會是戰事不斷、禍患無窮的局面了。不如放了這些人，以避免戰事的發生。"

哀宗即位，任脱魯灰爲鎮南軍節度使、蔡州管内觀察使、行户、工兩部尚書。這時蒙古軍侵入陝西，脱魯灰就上奏說："宋人和我們是仇敵，近來因力弱求自保，不是真心求和。當前陝西發生戰事，我們出動河南兵力，連年不斷地轉戰，兵死於戰陣，民疲於勞役，國力將消耗盡了。壽州、泗州一帶南接盱眙、楚州，是紅襖賊李全的根據地。萬一宋人探查到我國内情，聯合李全乘虚而入，我們將腹背受敵，這對我們是不利的。我已令屬部沿邊警戒，以防意外。陛下應令壽州、泗州元帥密切注視敵人動態，嚴密設防，常如敵人就在眼前，這就是兵法中所說的'不要期望敵人不來，要依靠自己有所準備'的道理。"哀宗贊成他的意見并加以施行。

正大二年秋，傳說宋人將入侵，掌管農事的部門令百姓提前收割莊稼，脱魯灰說："百姓上養老人下育子女并供給國用，所依仗的就是秋季收成。如今造成他們秋季一無所獲，國家靠什麼維持，百姓靠什麼供給?"於是他就分派兵士巡邏，讓百姓等莊稼成熟了再收割，結果宋人没來入侵。探子又報告光州汪太尉將在八月間出兵來奪取真陽，議事的人請求徵調青年男子充軍，以便防禦，脱魯灰說："汪太尉不過是一個膽小懦弱的人，怎敢作出這種舉動？必是詭計多端的

而果然。

人聲言入侵，想讓我國百姓放棄生産，不可信以爲真。”後來果然如他所説。

叛人焦風子者，沿河南北屢爲反覆，朝廷授以提控之職，令將三千人戍遂平。四年春，風子謀率其衆入宋，脱魯灰策之，以兵數千伏鄱陽道，賊果夜出此途，伏發殪之。

有個人稱焦風子的叛降人，活動在黄河南北沿岸，反覆無常，朝廷授予他提控職位，令他率兵三千守遂平。正大四年春，焦風子計劃率領屬部投奔宋國，脱魯灰預測到他的行動，派兵數千埋伏在通往鄱陽的路旁，叛賊果然趁夜經過這條路，脱魯灰出動伏兵消滅了他們。

七年，大元兵攻藍關，至八渡倉退。舉朝皆賀，以爲無事。脱魯灰獨言曰：“潼關險隘，兵精足用。然商、洛以南瀕於宋境，大山重複，宋人不知守，國家亦不能逾宋境屯戍。大兵若由散關入興元，下金、房，繞出襄、漢，北入鄧鄙，則大事去矣。宜與宋人釋怨，諭以輔車之勢，唇亡齒寒，彼必見從，據其險要以備，不然必敗。”是秋，改授小關子元帥，屯商州大吉口。

正大七年，蒙古軍進攻藍關，抵達八渡倉後就退兵了。整個朝廷的人都慶賀，以爲無事了。衹有脱魯灰一人説：“潼關是險要關口，又有足够用的精鋭兵力。但是商州、洛州以南臨近宋境，這裏山巒重叠，宋人不知防守，我國又不能越過宋境去駐守。蒙古軍如從散關進入興元，攻下金州、房州，再繞道經襄城、渡漢水，向北進入鄧州邊境，那就大勢已去了。應與宋人消除仇怨，告訴他們金、宋兩國是輔車相依、唇亡齒寒的形勢，宋人必然應允，憑他們的險要地勢設防，不然必定失敗。”這年秋，脱魯灰改任小關子元帥，駐守商州大吉口。

九年春，從行省參政徒單吾典將潼關兵入援，至商山遇雪，大兵邀擊之，士卒饑凍不能戰而潰。脱魯灰被執不屈，拔佩刀自殺。

正大九年春，脱魯灰隨行省參政徒單吾典率潼關兵馬入救京師，到商山時遇雪，蒙古軍半路攔擊，金兵又凍又餓，無力作戰，因而潰散。脱魯灰被俘不屈，拔出佩刀自殺。

楊達夫

楊達夫字晉卿，耀州三原人。泰和三年進士。有才幹，所至可紀。召補省掾，草奏章，坐字誤，降平凉府判官。嘗主鄠縣簿，事一從簡，吏民樂之。達夫亦愛其山水之勝，因家焉。日以詩酒自娱，了無宦情。

楊達夫字晉卿，耀州三原人。他在泰和三年考中進士。達夫有才幹，每到一地都有值得記述的事迹。召入朝，任尚書省屬官，因起草奏書時誤用字，被降爲平凉府判官。曾任鄠縣主簿，一切事務從簡，官吏百姓都很滿意。達夫也愛這地方山水美麗，因而在此安家。他每天吟詩飲酒爲樂，對宦海沉浮一點也不在意。

會有詔徙民東入關，達夫與衆行，及韶州，避兵于州北之横嶺，爲游騎所執，將褫衣害之。達夫挺然直立馬首，略無所懼，稍侵辱之，即大言曰：“我金國臣子，既爲汝所執，不過一死，忍裸袒以黷天日耶?”遂見殺。兩山潛伏之民竊觀之者，皆相

遇上朝廷下令遷移民衆東進關中，達夫和衆人同行，到了韶州，就在州北的横嶺躲避敵兵，被敵軍的前哨騎兵俘虜，敵人準備脱掉他的衣裳再加害於他。達夫昂首挺胸地站在馬前，一點也不畏懼，敵人稍有侵犯凌辱行爲，他就大聲説：“我是金國臣子，既被你們捉住，不過是一死，還忍心讓我赤身裸體而褻瀆天日嗎?”於是達夫

告曰："若此好官，異日祠之，當作我橫嶺之神。"

馮延登

馮延登字子俊，吉州吉鄉人。世業醫。延登幼穎悟，既長事舉業。承安二年登詞賦進士第，調臨真簿、德順州軍事判官。泰和元年，轉寧邊令。大安元年秋七月，霜害稼，民艱于食，延登發粟賑貸，全活甚衆。貞祐二年，補尚書省令史，尋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興定五年，入為國史院編修官，改太常博士。元光二年，知登聞鼓院，兼翰林修撰，奉使夏國，就充接送伴使。

正大七年十二月，遷國子祭酒。假翰林學士承旨，充國信使，以八年春奉國書朝見於虢縣御營。有旨問："汝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問："何如人?"曰："敏於事者也。"又問："汝能招之使降即貰汝死，不則殺汝矣。"曰："臣奉書請和，招降豈使職乎? 招降亦死，還朝亦死，不若今日即死為愈也。"明日，復問："汝曾思之不?"對如前，問至再三，執義不回。又明日，乃喻旨云："汝罪應死，但古無殺使者理，汝愛汝須髯猶汝命也。"叱左右以刀截去之，延登岸然不動，乃監之豐州。二年後放還，哀宗撫慰久之，復以為祭酒，歷禮、吏二部侍郎，權刑部尚書。

明年，大元兵圍汴京，倉猝逃難，為騎兵所得，欲擁而北行。延登辭情慷慨，義不受辱，遂躍城旁井中，年五十八。

烏古孫仲端

烏古孫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承安二年策論進士。宣宗時，累官禮

就被殺害。兩邊山後潛伏的民衆暗中看到這一情景的人，都相互訴説："像這樣的好官，以後一定要立祠紀念，他應作我們橫嶺的神靈。"

馮延登字子俊，吉州吉鄉人。他家世代以行醫爲業。延登從小聰明，思路敏捷，長大以後就從事應科舉的學業。承安二年考中詞賦科進士，調任臨真縣主簿、德順州軍事判官。泰和元年，轉寧邊縣令。大安元年秋七月，莊稼遭到霜害，百姓生活困難，延登發糧救濟，保全了許多人的生命。貞祐二年，補尚書省令史，不久又任命爲河中府判官、兼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興定五年，入朝任國史院編修官，改任太常博士。元光二年，知登聞鼓院，兼翰林修撰，奉命出使夏國，就便充任接送夏國使臣的陪伴使。

正大七年十二月，延登升任國子祭酒。臨時加授翰林學士承旨，充國信使，在正大八年春季帶上國書到虢縣的蒙古國主營帳朝見。國主問："你認識鳳翔元帥嗎?"回答説："認識。"又問："他是個什麽樣的人?"回答説："是位辦事敏捷的人。"國主又説："你能替我招降他就免你一死，否則就殺了你。"延登説："我持國書來請和，招降難道是使者分内的事嗎? 招降也是死，還朝也是死，不如現在就死還强一些。"第二天又問他："你已經考慮了嗎?"延登的回答如前，又問了多次，延登抱定信念，决不改變。又過一天，蒙古國主纔宣令説："按你的罪狀應處死刑，但從古以來没有殺使者的規矩，你愛惜自己的鬍鬚猶如性命。"於是喝令左右的人用刀割去，延登挺立不動，後來就把他監押在豐州。兩年後放回延登，哀宗安慰他許久，依舊任爲國子祭酒，後歷任禮、吏兩部侍郎，代理刑部尚書。

第二年，蒙古軍圍攻汴京，延登倉促逃難，被蒙軍騎兵捉住，準備押着他向北去。延登言語神情慷慨激昂，决心保持節操，不受凌辱，就跳入城邊的井中自殺，這年他五十八歲。

烏古孫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他在承安二年考中策論科進士。宣宗時，官職歷任升到禮部

部侍郎。與翰林待制安庭珍奉使乞和于大元，謁見太師國王木華黎，於是安庭珍留止，仲端獨往。並大夏，涉流沙，逾葱嶺，至西域，進見太祖皇帝，致其使事乃還。自興定四年七月啓行，明年十二月還至。朝廷嘉其有奉使勞，進官兩階，庭珍進一階。歷裕州刺史。正大元年，召爲御史中丞，奉詔安撫陝西。及歸，權參知政事。

侍郎。他與翰林待制安庭珍奉命出使向蒙古求和，拜見太師國王木華黎，這時就留下了安庭珍，仲端獨自前往。他沿着大夏邊境行進，穿過流沙，翻越葱嶺，抵達西域，進見蒙古太祖皇帝，完成使命後就返回。這次出使從興定四年七月出發，到第二年十二月回到京城。朝廷嘉獎他出使有功，升官兩級，庭珍升一級。仲端後任裕州刺史。正大元年，召入朝，任御史中丞，奉命安撫陝西地區。當他返回時，朝廷任他代理參知政事。

正大五年十二月，知開封府事完顔麻斤出、吏部郎中楊居仁以奉使不職，尚書省具獄，有旨釋之備再使。仲端言曰：“麻斤出等辱君命，失臣節，大不敬，宜償禮幣誅之。”奏上，麻斤出等免死除名。會議降大軍事，及諍太后奉佛，涉亡家敗國之語，上怒，貶同州節度使。

正大五年十二月，知開封府事完顔麻斤出、吏部郎中楊居仁因奉命出使不稱職，尚書省已定案處置，哀宗下令放免，準備下次出使差遣。仲端上奏説：“麻斤出等辜負朝廷的使命，喪失臣子的節操，犯了大不敬罪，應令賠償出使禮品并處死。”奏書呈上，哀宗免了麻斤出等人死罪，解除原有職位。當商議投降蒙軍及規勸太后信奉佛法時，仲端提到了亡國敗家的話，哀宗惱怒，就貶他爲同州節度使。

哀宗將遷歸德，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兼同簽大睦親府事，留守汴京。及大元兵圍汴，日久食盡，諸將不相統一。仲端自度汴中事變不測，一日與同年汝州防禦裴滿思忠小飲，談太學同舍事以爲笑樂，因數言“人死亦易事耳”。思忠曰：“吾兄何故頻出此語?”仲端因寫一詩示之，其詩大概謂人生大似巢燕，或在華屋杏梁，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甫臨，皆當逝去。人生雖有富貴貧賤不同，要之終有一死耳。書畢，連飲數杯，送思忠出門，曰：“此别終天矣。”思忠去，仲端即自縊，其妻亦從死。明日，崔立變。

哀宗將遷歸德，召仲端入朝，任命爲翰林學士承旨，兼同簽大睦親府事，留守汴京。當蒙古軍圍困汴京，時間一長，糧食耗盡，衆將領相互不能協調。仲端私下推測，汴京城中定會發生非常事變，一天和同年汝州防禦使裴滿思忠小酌，談論太學同舍讀書時的事情，以這來取笑作樂，於是就多次提到“人死也是一件容易事”的話。思忠説：“老兄你爲什麽三番五次地説這種話?”仲端就寫了一首詩給他看，詩的大意是説，人生好比築窩而居的燕子，或居高樓大厦，或居村舍茅屋，當秋祭社稷的日子剛剛來臨，它們都該飛去了。人生雖有富貴貧賤的不同，但總的説來終究是有一死的。仲端寫完詩，連喝了幾杯酒，就送思忠出門，他對思忠説：“這一别終生不能再見了。”思忠離去後，仲端就上吊自殺了，他的妻子隨後自殺。第二天，崔立發動了事變。

仲端爲人樂易寬厚知大體，奉公好善，獨得士譽。一子名愛實，嘗爲護衛、奉御，以誅官奴功授節度、世襲千户。

仲端爲人和藹平易寬厚，顧全大局，廉潔奉公，樂做善事，最受士人稱道。他有一個兒子名叫愛實，曾擔任護衛、奉御，因除掉官奴的功勞，被任命爲節度使、世襲千户。

思忠名正之，本名蒲剌篤，亦承安二年進士。

思忠名正之，本名蒲刺篤，也是承安二年考取的進士。

烏古孫奴申

烏古孫奴申，字道遠。由譯史入官。性伉特敢爲有直氣，嘗爲監察御史，時中丞完顏百家以酷烈聞，奴申以事糾罷，朝士聳然。後爲左司郎中、近侍局使，皆有名。哀宗東遷，爲諫議大夫、近侍局使、行省左右司郎中、兼知官省事，留汴京居守。崔立變之明日，同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自縊死於臺中。是日，户部尚書完顏珠顆亦自縊。

烏古孫奴申，字道遠。他由譯史升入官班。他的性格剛强，敢作敢爲，有正直的風操，曾任監察御史，當時的御史中丞完顏百家以苛刻暴烈出名，奴申根據他的罪行檢舉揭發，罷免了百家，朝中人士都感到震驚。後任左司郎中、近侍局使，在任都有名聲。哀宗東遷時，任奴申爲諫議大夫、近侍局使、行省左右司郎中、兼知宫省事，留守汴京。崔立事變的第二天，奴申和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在御史臺中上吊自殺。這天，户部尚書完顏珠顆也上吊自殺。

阿虎帶字仲寧，珠顆字仲平，皆女直進士。

阿虎帶字仲寧，珠顆字仲平，他們都是女真族進士。

時不辱而死者，奉御完顏忙哥、大睦親府事烏古孫仲端、大理裴滿德輝、右副點檢完顏阿撒、參政完顏奴申之子麻因，可知者數人，餘各有傳。

當時不願受屈辱而死的，有奉御完顏忙哥、大睦親府事烏古孫仲端、大理裴滿德輝、右副點檢完顏阿撒、參政完顏奴申的兒子麻因，可知名的有數人，其餘的各在本書中有傳。

蒲察琦

蒲察琦本名阿憐，字仁卿，棣州陽信人。試補刑部掾。兄世襲謀克，兄死，琦承襲。正大六年，秦、藍總帥府辟琦爲安平都尉粘葛合典下都統兼知事。其冬，小關破，事勢已迫，琦常在合典左右，合典令避矢石，琦不去，曰："業已從公，死生當共之，尚安所避耶。"哀宗遷歸德，汴京立講議所，受陳言文字，其官則御史大夫納合寧以下十七人，皆朝臣之選，而琦以有論議預焉。時左司都事元好問領講議，兼看讀陳言文字，與琦甚相得。

蒲察琦本名阿憐，字仁卿，棣州陽信人。他最初試任刑部屬吏。他的兄長繼承世襲謀克，兄長死後，就由蒲察琦繼承。正大六年，秦、藍總帥府徵召他，委任爲安平都尉粘葛合典屬下的都統兼知事。這年冬，小關失守，形勢已很緊張，蒲察琦常在合典左右，合典讓他迴避戰争，蒲察琦不肯離去，他説："我已經跟隨你，就該同生共死，還迴避什麽呢。"哀宗遷往歸德時，在汴京設置了講議所，接受官民的議論上書，該所的官員即御史大夫納合寧以下十七人，都是朝官中的優秀人才，蒲察琦也因爲善於論議參與講議所。當時左司都事元好問領講議所，兼看讀陳言文字，與蒲察琦很合心。

崔立變後，令改易巾髻，琦謂好問曰："今日易巾髻，在京人皆可，獨琦不可。琦一刑部譯史，襲先兄世爵，安忍作此。今以一死付公，然死則即死，付公一言亦剩矣。"因泣涕

崔立發動事變後，下令改變頭飾，蒲察琦對好問説："今日改變頭飾，在京的人都可，衹有我不能。我一個小小的刑部譯史，繼承了亡兄的祖傳爵位，怎忍心做這種事。現告訴你我已準備一死了之，然而要死就死，告訴你這句話也是多

而別。琦既至其家，母氏方晝寢，驚而寤。琦問："阿母何爲?"母曰："適夢三人潛伏梁間，故驚寤。"仁卿跪曰："梁上人，鬼也。兒意在懸梁，阿母夢先見耳。"家人輩泣勸曰："君不念老母歟?"母止之曰："勿勸，兒所處是矣。"即自縊，時年四十餘。

琦性沉静好讀書，知古今事。其母完顏氏，以孝謹稱。

蔡八兒

蔡八兒，不知其所始。趫捷有勇，性純質可任。時爲忠孝軍元帥。天興二年，自息州入援，會大將奔盞遣數百騎駐城東，令人大呼曰："城中速降，當免殺戮，不然無噍類矣。"於是，上登城，遣八兒率挽强兵百餘潛出暗門，渡汝水，左右交射之。自是兵不復薄城，築長壘爲久困計。上令分軍防守四城，以殿前都點檢兀林荅胡土守西面，八兒副之。

已而，哀宗度蔡城不守，傳位承麟。群臣入賀，班定，八兒不拜，謂所親曰："事至於此，有死而已，安能更事一君乎?"遂戰死。

毛佺

毛佺者，恩州人。貞祐中爲盜，宣宗南渡，率衆歸國，署爲義軍招撫。哀宗遷蔡，以佺爲都尉。圍城之戰，佺力居多，城破自縊。其子先佺戰歿。

時死事者則有閻忠、郝乙、王阿驢、樊喬焉。

閻忠 郝乙

忠，滑州人。衛王時，開州刺史賽哥叛，忠單騎入城，縛賽哥以出，由是漸被擢用。乙，磁州人。同日戰

餘的了。"隨後就揮淚告别。蒲察琦剛回到家，他的母親本來正在午睡，突然驚醒。蒲察琦問："母親爲啥這樣?"母親説："剛纔夢見三人潛伏屋梁間，所以驚醒。"仁卿向母親跪下説："梁上人就是鬼。我打算要懸梁自盡，母親夢中先預見了。"家人們都落淚勸告説："你不顧念老母親嗎?"母親制止了他們，説："你們别勸，我兒的做法是正確的。"蒲察琦就上吊自殺了，這年他四十多歲。

蒲察琦性格沉静，喜歡看書，瞭解古今大事。他的母親姓完顏，以孝順穩重被人稱道。

蔡八兒，不知他最初的事情。他矯健勇猛，品行純正，值得信賴。當時他任忠孝軍元帥。天興二年，八兒從息州入救朝廷，正逢蒙古大將奔盞派數百名騎兵駐扎城東，令人高喊："城中人趕快投降，一定不殺你們，否則就會鷄犬不留啦。"在這時，哀宗登上城樓，派八兒率領使硬弓的一百多名士兵從暗門摸出去，渡過汝水，從左右兩個方向交叉射擊。從這以後敵兵不再逼近城池，築下長壘，作長期圍困的打算。哀宗下令分兵防守四城，以殿前都點檢兀林荅胡土守西面，八兒做他的副手。

不久，哀宗估計蔡州城無法堅守，就傳位給承麟。群臣入廷朝賀，排定位次，八兒不下拜，他對親近的人説："事到如今，不過一死罷了，怎能更事一君呢?"後來他就戰死了。

毛佺是恩州人。貞祐年間他淪爲盜賊，宣宗南遷後，他帶領同夥歸順朝廷，被委任爲義軍招撫。哀宗遷往蔡州，任毛佺爲都尉。在抵禦蒙古軍圍攻州城的戰鬥中，毛佺出了大力，城被攻破後他上吊自殺。他的兒子已先戰死。

當時效忠國事而死的人有閻忠、郝乙、王阿驢、樊喬。

閻忠是滑州人。衛王時，開州刺史賽哥反叛，閻忠單騎入城，把賽哥綁了出來，從此逐漸受到提拔重用。郝乙是磁州人。他們同一天戰

死，哀宗贈官。

死，哀宗下令追贈官位。

王阿驢　樊喬

阿驢、樊喬皆河中人，初爲炮軍萬户。鳳翔破，北降，從軍攻汴，司炮如故，即紿主者曰："炮利於短，不利於長。"信之，使截其木數尺、綆十餘握，由是機雖起伏，所擊無力。即日，二人皆捐家走城。

王阿驢、樊喬都是河中人，先前任炮軍萬户。鳳翔失守，他們投降了蒙古，隨軍進攻汴京，依然統率炮兵，於是他們就哄騙主管人説："炮機利於短，不利於長。"主管人信以爲真，就讓他們切除了機木數尺和引繩十多握，因此炮機雖然啓動上下，但拋出的炮石已無攻擊力。當天，他們二人都拋棄家人，逃奔汴京城。

是時，女直人無死事者，長公主言於哀宗曰："近來立功效命多諸色人，無事時則自家人争强，有事則他人盡力，焉得不怨?"上默然。餘各有傳。

在這時，女真族人没有能爲國家效忠而死的，長公主對哀宗説："近來建立功勞、拼死效忠的多是外族各部人，本族人無事時就互相争勝，有事時就由他人盡力，别人怎能不怨?"哀宗默默無語。其餘死難的人分别在本書有傳。

温敦昌孫

温敦昌孫，皇太后之侄，衛尉七十五之子。爲人短小精悍，性復愷弟。累遷諸局分官。上幸蔡，授殿前左副點檢。圍城中，數引軍潛出巡邏。時尚食須魚，汝河魚甚美，上以水多浮尸，惡之。城西有積水曰練江，魚大且多，往捕必軍衛乃可。昌孫常自領兵以往，所得動千餘斤，分賜將士。後知其出，左右設伏，伺而邀之，力戰而死。蔡城破，前監察御史納坦胡失打聞之，慟哭，投水而死。

温敦昌孫是皇太后的侄兒，衛尉七十五的兒子。他這人身材矮小，但精明能幹，性情也很温和，平易近人。歷任各部門官職。哀宗遷往蔡州，任命他爲殿前左副點檢。當金人被圍在蔡州城中時，昌孫常常率軍摸出城外巡邏。這時尚食局需用魚來備辦御食，汝河中魚味道很美，但哀宗因水面漂浮許多尸體，不願吃汝河魚。州城西邊有積水名叫練江，裏面的魚又多又大，但前去捕撈必須有部隊護衛纔行。昌孫常親自帶兵前往，每次都有一千多斤收獲，昌孫把它們分賞給將士。後來敵軍瞭解到他的行動，就分左右兩部設下埋伏，等昌孫到來時就發動伏兵進攻，昌孫力戰至死。蔡州失守，前監察御史納坦胡失打得知後放聲痛哭，投水自殺。

完顔絳山

完顔絳山，哀宗之奉御也，系出始祖。天興二年十月，蔡城被圍，城中飢民萬餘訴於有司求出，有司難之，民大呼於道。上聞之，遣近侍官分監四門，門日出千人，必老稚羸疾者聽其出。絳山時在北門，憫人之飢，出過其數，命杖之四十。然出者多泄城中虚實，尋止之。

完顔絳山是哀宗朝的奉御官，出自始祖一系。天興二年十月，蔡州城被圍，城中一萬多飢民向有關部門訴苦，要求出城，有關部門爲難他們，民衆就在大道中高聲叫嚷。哀宗得知，就分派近侍官監督四門，每天一門准許放出一千人，但必須是老幼病弱的人纔讓出。絳山當時在北門，他憐憫民衆飢餓難忍，放出的人超過了規定數額，哀宗下令打了他四十棍棒。但由於外出的人多泄露城中虚實，不久又禁止出城。

三年正月己酉，蔡城破，哀宗傳位承麟，即自縊于幽蘭軒。權點檢内族斜烈矯制召承御石盞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内侍局殿頭宋珪赴上前，曉以名分大義，及侍從官巴良弼、阿勒根文卿皆從死。斜烈將死，遺言絳山，使焚幽蘭軒。

天興三年正月己酉，蔡州城被攻破，哀宗傳位給承麟後，就在幽蘭軒上吊自殺。權點檢皇族人斜烈假藉皇帝命令召集承御石盞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内侍局殿頭宋珪，讓他們來到哀宗身前，用君臣名分、臣爲君死的道理開導他們，這幾人和侍從官巴良弼、阿勒根文卿都隨哀宗自殺。斜烈臨死前，遺囑絳山，令他焚毁幽蘭軒。

火方熾，子城破，大兵突入，近侍左右皆走避，獨絳山留不去，為兵所執。問曰："汝為誰?"絳山曰："吾奉御絳山也。"兵曰："衆皆散走，而獨後何也?"曰："吾君終于是，吾候火滅灰寒，收瘞其骨耳。"兵笑曰："若狂者耶，汝命且不能保，能瘞而君耶?"絳山曰："人各事其君。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社稷，忍使暴露遺骸與士卒等耶？吾逆知君輩必不遺吾，吾是以留，果瘞吾君之後，雖寸斬吾不恨矣。"兵以告其帥，奔盞曰："此奇男子也。"許之。絳山乃掇其餘燼，裹以弊衾，瘞于汝水之旁，再拜號哭，將赴汝水死。軍士救之得免，後不知所終。

火正燃得旺，子城被攻破，蒙古兵突然闖了進來，近侍官和哀宗身邊的人都逃跑躲藏，衹有絳山留在原地不動，被蒙古兵捉住。蒙古士兵問他："你是什麽人?"絳山説："我是奉御完顔絳山。"士兵説："其他人都散逃了，你爲什麽獨自落在後面?"絳山説："我的君主死在這裏，我要等火滅灰冷，收埋他的骨灰。"士兵嘲笑説："你是瘋子嗎，你自己的性命都不能保，能安葬你的君主嗎?"絳山説："大家都是爲自己的君主幹事。我的君主統治天下十多年，没能成就功業，爲國家而死，我忍心讓他的尸骨和士兵一樣暴露在荒野嗎？我估計你們定不放過我，我也就留在這裏，如果能安葬好我的國君，你們就是一寸一寸地宰割我，我也不會遺憾。"士兵把他的話告知元帥，奔盞説："這人真是偉丈夫。"於是就允許了。絳山就收揀哀宗的灰骨，用舊被子裹上，埋在汝水之濱，他一再下拜，放聲痛哭，準備跳入汝水自殺。蒙軍士兵救下他，得以不死，後來就不知他的下落。

畢資倫

畢資倫，縉山人也。泰和南征，以傭雇從軍，軍還，例授進義副尉。崇慶元年，改縉山為鎮州，朮虎高琪為防禦使，行元帥府事于是州，選資倫為防城軍千户。至寧元年秋，大元兵至鎮州，高琪棄城遁。資倫行及昌平，收避遷民兵，轉戰有功，擢授都統軍。軍數千，與軍中將領沈思忠、甯子都輩同隸一府，屯鄭州及衛州，時號"沈、畢軍"。積功至都總領，思忠為副都尉。

畢資倫是縉山人。泰和年間，章宗南征，資倫帶雇傭兵隨軍，回師以後，依例授予進義副尉。崇慶元年，縉山改爲鎮州，朮虎高琪任防禦使，并在鎮州行元帥府事，他選拔資倫爲防城軍千户。至寧元年秋，蒙古兵抵達鎮州，高琪棄城逃走。資倫走到昌平，收集避禍遷徙的兵民，輾轉作戰，建立功勞，被升任爲都統軍。他手下有兵馬數千，和軍中將領沈思忠、甯子都等同屬於一府，駐守鄭州和衛州，當時稱作"沈、畢軍"。他們累建功勞，資倫被升爲都總領，思忠任副都尉。

僕散阿海南征，軍次梅林關不得

僕散阿海南征，部隊進到梅林關時受阻，不

過。阿海問諸將誰能取此關者，資倫首出應命。問須軍士幾何，曰："止用資倫所統足矣，不煩餘軍。"明日遲明，出宋軍不意，引兵薄之，萬衆崩，遂取梅林關。阿海軍得南行，留提控王禄軍萬人守關。不數日，宋兵奪關守之，阿海以梅林歸途爲敵據，計無所出，復問"誰能取梅林者，以帥職賞之"，資倫復出應命，以本軍再奪梅林。阿海破蘄、黄，按軍而還，論功資倫第一，授遥領同知昌武軍節度使、宣差總領都提控。

能通過。阿海問衆將誰能攻取這關，資倫首先站出來接受任務。又問他需要多少人馬，資倫説："祇用我的本部人馬就够了，不必煩勞其他將士。"第二天臨近天明時，資倫出其不意地率兵逼近宋軍，宋軍上萬人崩潰，於是資倫就攻取了梅林關。阿海的人馬得以南進，留下提控王禄的部隊一萬人守關。不幾天，宋兵奪回梅林關并堅守，阿海因梅林關是金軍退路而被敵人占據，急得想不出辦法，又問"誰能取得梅林關，就賞給元帥職位"，資倫又站出來接受任務，率領本部人馬再次奪取梅林。阿海攻克蘄州、黄州後，收兵而回，評論戰功，資倫列爲第一，授予他遥領同知昌武軍節度使、宣差總領都提控職位。

既而，樞密院以資倫、思忠不相能，恐敗事，以資倫統本軍屯泗州。興定五年正月戊戌，提控王禄湯餅會軍中宴飲，宋龜山統制時青乘隙襲破泗州西城。資倫知失計，墮南城求死，爲宋軍所執，以見時青。青説之曰："畢宣差，我知爾好男子，亦宜相時達變。金國勢已衰弱，爾肯降我，宋亦不負爾。若不從，見劉大帥即死矣。"資倫極口駡曰："時青逆賊聽我言，我出身至貧賤，結柳器爲生，自征南始得一官，今職居三品。不幸失國家城池，甘分一死尚不能報，肯從汝反賊求生耶?"青知無降意，下盱眙獄。

隨後樞密院因資倫、思忠不融洽，擔心誤事，就令資倫率本軍駐守泗州。興定五年正月戊戌，提控王禄熬湯煎餅，會集軍中人飲酒，宋國的龜山統制時青趁機攻破泗州西城。資倫知道自己大意失算了，就從南城跳下，以求一死，被宋兵捉住，帶去見時青。時青勸他説："畢宣差，我知你是大丈夫，但也應審時度勢，隨機應變。金國勢已衰弱，你如肯投降我，宋國也不會對不起你。如不聽我的話，見到劉大帥你就必死無疑了。"資倫狠狠地駡他説："時青叛賊你聽我説，我出身極其貧賤，靠編織柳器爲生，在南征時纔得一官，今居三品職位。我不幸喪失了國家的城池，甘願一死都還不能報答國家，肯屈從你這叛賊以求生嗎?"時青知他無降意，就把他囚禁在盱眙獄中。

時臨淮令李某者亦被執，後得歸，爲泗州從宜移剌羊哥言其事。羊哥以資倫惡語駡時青必被殺，即以死不屈節聞于朝。時資倫子牛兒年十二，居宿州，收充皇后位奉閤舍人。

當時臨淮令李某也被俘，後來逃了回去，向泗州從宜移剌羊哥談了這事。羊哥以爲資倫用惡語駡時青必被殺，就用死不屈節的話向朝廷作了報告。這時資倫的兒子牛兒年十二，居住在宿州，朝廷就録用他爲皇后宫中的奉閤舍人。

宋人亦賞資倫忠憤不撓，欲全活之，鈐以鐵繩，囚于鎮江府土獄，略給衣食使不至寒餓。脅誘百方，時一引出問云："汝降否?"資倫或駡或不語，如是十四年。及盱眙將士降宋，宋使總帥納合買住已下北望哭拜，謂

宋人也贊賞資倫忠心耿耿、不屈不撓，打算保全他的性命，給他套上鐵繩，囚禁在鎮江府土牢，略給衣食，使他不至受凍挨餓。又用各種方法威脅利誘，隔一段時間就領出牢外問他説："你投降不?"資倫或是駡，或是沉默不語，他就像這樣度過了十四年。當盱眙將士降宋時，宋人

之辭故主，驅資倫在旁觀之。資倫見買住駡曰："納合買住，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觜鼻耶。"買住俯首不敢仰視。

令總帥納合買住以下望着北方哭拜，稱作告别故主，把資倫押到旁邊觀看。資倫看見買住就大駡："納合買住，國家從没虧待你，什麽地方不能求死，竟扮出這種面孔。"買住低着頭，不敢抬起來看資倫。

及蔡州破，哀宗自縊，宋人以告資倫。資倫嘆曰："吾無所望矣。容我一祭吾君乃降耳。"宋人信之，爲屠牛羊設祭鎮江南岸。資倫祭畢，伏地大哭，乘其不防投江水而死。宋人義之，宣示四方，仍議爲立祠。

當蔡州失守，哀宗上吊自殺後，宋人把這消息告訴資倫。資倫嘆息説："我没有什麽期望了，請允許我祭奠國君一次就投降你們了。"宋人信以爲真，爲他殺牛宰羊，在鎮江南岸設祭。資倫祭奠完畢，伏地大哭，趁宋人没提防，投入江水自殺。宋人敬佩他的忠義，四方傳揚，并決定爲他建立祠廟。

鎮江之囚有方士者親嘗見之，以告元好問，及言泗州城陷資倫被執事，且曰："資倫長身，面赤色，顴頰微高，髯疏而黄。資禀質直，重然諾，故其堅忍守節卓卓如此。"《宣宗實録》載資倫爲亂兵所殺，當時傳聞不得其實云。

鎮江的囚徒中有個方士曾親見資倫，就把他的事迹告訴了元好問，并提到泗州城陷後資倫被俘的事，他還説："資倫身材高，臉色紅，顴頰稍高，髯鬚稀疏而色黄。他天性樸實正直，守信譽，所以他纔會有這樣超凡的堅毅不拔、忠貞不渝的精神。"《宣宗實録》記載資倫爲亂兵所殺，這是當時的傳説没有獲得實情。

郭蝦蟆

郭蝦蟆，會州人。世爲保甲射生手，與兄禄大俱以善射應募。興定初，禄大以功遷遥授同知平凉府事、兼會州刺史，進官一階，賜姓顔盞。夏人攻會州，禄大遥見其主兵者人馬皆衣金，出入陣中，約二百餘步，一發中其吭，殪之。又射一人，矢貫兩手於樹，敵大駭。城破，禄大、蝦蟆俱被禽。夏人憐其技，囚之，兄弟皆誓死不屈。朝廷聞之，議加優奬，而未知存没，乃特遷禄大子伴牛官一階，授巡尉職，以旌其忠。其後兄弟謀奔會，自拔其鬚，事覺，禄大竟爲所殺，蝦蟆獨拔歸。上思禄大之忠，命復遷伴牛官一階，遥授會州軍事判官，蝦蟆遥授鞏州鈐轄。會言者乞奬用禄大弟，遂遷蝦蟆官兩階，授同知蘭州軍州事。

郭蝦蟆，會州人。他家世代都是保甲中的射生手，蝦蟆和兄長禄大都以擅長射箭應募從軍。興定初年，禄大因功升任爲遥授同知平凉府事、兼會州刺史，進升官階一級，賜姓顔盞。夏人進攻會州，禄大遠遠望見夏兵的指揮員人馬穿戴都是金色，就出城衝入敵陣，離金衣人約有兩百多步，一箭射中他的咽喉，當場斃命。禄大又射一人，箭穿過那人兩手而釘在樹上，敵兵震恐萬分。後州城失守，禄大、蝦蟆都被俘。夏人珍惜他們的高超射技，没有殺掉，衹是囚禁起來，兄弟倆都誓死不屈。朝廷得知消息，決定給予優厚奬賞，但又不知他們的存亡，就破格升禄大的兒子伴牛官品一級，授予巡尉職務，用以表彰他的忠義。後來兄弟倆策劃逃奔會州，各自拔掉髯鬚，事被發覺，禄大最終還是被夏人殺掉，蝦蟆獨自脱身返回金國。宣宗追念禄大的忠義，令再升任伴牛官品一級，遥授會州軍事判官，蝦蟆爲遥授鞏州鈐轄。當論事人請求奬勵任用禄大的弟弟，就升任蝦蟆官品兩級，授予同知蘭州軍州事

職務。

興定五年冬，夏人萬餘侵定西，蝦蟆敗之，斬首七百，獲馬五十匹，以功遷同知臨洮府事。

興定五年冬，夏兵一萬多人侵犯定西，蝦蟆擊敗來敵，殺敵七百人，繳獲戰馬五十匹，因功升任同知臨洮府事。

元光二年，夏人步騎數十萬攻鳳翔甚急，元帥赤盞合喜以蝦蟆總領軍事。從巡城，濠外一人坐胡床，以箭力不及，氣貌若蔑視城守者。合喜指似蝦蟆云："汝能射此人否？"蝦蟆測量遠近，曰："可。"蝦蟆平時發矢，伺腋下甲不掩處射之無不中，即持弓矢伺坐者舉肘，一發而斃。兵退，升遥授静難軍節度使，尋改通遠軍節度使，授山東西路斡可必剌謀克，仍遣使賞賚，遍諭諸郡焉。

元光二年，夏國用步兵、騎兵數十萬對鳳翔發動十分猛烈的進攻，元帥赤盞合喜委任蝦蟆總領軍事。當蝦蟆陪同合喜巡城時，護城河對面有一夏人坐在胡床上，自以爲城中人的箭力達不到，那神態好像在蔑視守城人。合喜指着那人問蝦蟆説："你能不能射中這人？"蝦蟆目測了一下距離，説："行。"蝦蟆以往放箭，專找對方腋下甲衣遮護不了的部位作目標，箭無虚發，這時就手握弓箭，等那坐床的人抬起胳膊，一箭就把他射死。夏兵退去，蝦蟆升爲遥授静難軍節度使，不久改任通遠軍節度使，授予山東西路斡可必剌謀克爵位，并派遣使臣頒賞，通告各郡。

是年冬，蝦蟆與鞏州元帥田瑞攻取會州。蝦蟆率騎兵五百皆被赭衲，蔽州之南山而下，夏人猝望之以為神。城上有舉手於懸風版者，蝦蟆射之，手與版俱貫。凡射死數百人。夏人震恐，乃出降。蓋會州為夏人所據近四年，至是復焉。

這年冬，蝦蟆和鞏州元帥田瑞攻取會州。蝦蟆率領五百騎兵，都穿着赭色衲衣，藉着會州南山的隱蔽衝了下來，夏人突然望見，以爲神兵天降。城上有人把手舉到懸風板前，蝦蟆一箭射去，那人的手和懸風板同被射穿。共射死城上數百人。夏人震恐，於是就出城投降。會州被夏人占領近四年，到這時就收復了。

正大初，田瑞據鞏州叛，詔陝西兩行省并力擊之。蝦蟆率衆先登，瑞開門突出，為其弟濟所殺，斬首五千餘級。以功遷遥授知鳳翔府事、本路兵馬都總管、元帥左都監，兼行蘭、會、洮、河元帥府事。六年九月，蝦蟆進西馬二匹，詔曰："卿武藝超絶。此馬可充戰用，朕乘此豈能盡其力。既入進，即尚廄物也，就以賜卿。"仍賜金鼎一、玉兔鶻一，并所遣郭倫哥等物有差。

正大初年，田瑞占據鞏州反叛，哀宗令陝西兩行省合力進攻。蝦蟆率領士兵搶先登城，田瑞開門衝出，被他的弟弟田濟殺死，叛軍被殺的共有五千多人。蝦蟆因功升爲遥授鳳翔知府、本路兵馬都總管、元帥左都監，兼行蘭州、會州、洮州、河州元帥府事。正大六年九月，蝦蟆向朝廷貢獻西域好馬兩匹，哀宗下令説："你的武藝天下無敵，這馬可供戰用，我乘這馬怎能發揮它的作用。既然已經貢進，就是尚廄局管的御馬了，把它賞給你。"另外還賞給他金鼎一件、玉兔鶻一件，并賞給蝦蟆派來的使者郭倫哥等多少不等的物品。

天興二年，哀宗遷蔡州，慮孤城不能保，擬遷鞏昌，以粘葛完展為鞏昌行省。三年春正月，完展聞蔡已破，欲安衆心，城守以待嗣立者，乃

天興二年，哀宗遷往蔡州，又擔心孤城無法堅守，準備遷往鞏昌，任粘葛完展爲鞏昌行省。天興三年春正月，完展得知蔡州失守，爲了安定人心，據城堅守等待繼位的君主，就派人稱有使

遣人稱使者至自蔡，有旨宣諭。綏德州帥汪世顯者亦知蔡凶問，且嫉完展制己，欲發矯詔事，因以兵圖之，然懼蝦蟆威望，乃遣使約蝦蟆并力破鞏昌。使者至，蝦蟆謂之曰："粘葛公奉詔爲行省，號令孰敢不從。今主上受圍於蔡，擬遷鞏昌。國家危急之際，我輩既不能致死赴援，又不能叶衆奉迎，乃欲攻粘葛公，先廢遷幸之地，上至何所歸乎。汝帥若欲背國家，任自爲之，何及於我?"世顯即攻鞏昌破之，劫殺完展，送款於大元。復遣使者二十餘輩諭蝦蟆以禍福，不從。

甲午春，金國已亡，西州無不歸順者，獨蝦蟆堅守孤城。丙申歲冬十月，大兵并力攻之。蝦蟆度不能支，集州中所有金銀銅鐵，雜鑄爲炮以擊攻者，殺牛馬以食戰士，又自焚廬舍積聚，曰："無至資兵。"日與血戰，而大兵亦不能卒拔。及軍士死傷者衆，乃命積薪於州廨，呼集家人及城中將校妻女，閉諸一室，將自焚之。蝦蟆之妾欲有所訴，立斬以徇。火既熾，率將士於火前持滿以待。城破，兵填委以入，鏖戰既久，士卒有弓盡矢絶者，挺身入火中。蝦蟆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蔽，發二三百矢無不中者。矢盡，投弓劍于火自焚，城中無一人肯降者。蝦蟆死時年四十五。土人爲立祠。

者從蔡州來，皇帝有令通告各地。綏德州元帥汪世顯也得到蔡州不幸的消息，并嫉妒完展控制自己，想揭露他假傳皇命的事，趁機出兵除掉他，但又畏懼蝦蟆的威望，就派人約蝦蟆合力破鞏昌。使者到達後，蝦蟆對他說："粘葛公奉皇帝的命令擔任行省，他的號令誰敢不服從。現陛下被圍在蔡州，準備遷往鞏昌。在國家危難之際，我們既没能拼死前往援救，又没能同心協力迎接到此，反而要攻擊粘葛公，事先毁掉皇上遷居之地，皇上來到這裏又有什麽結局呢。你們元帥如要背叛國家，讓他自己去幹吧，爲什麽要拉我?"後來世顯就攻破了鞏昌，把完展捉住殺了，向蒙古投誠。又先後派出使者二十多人次，用福禍利害勸告蝦蟆，蝦蟆不聽。

甲午年春，金國已亡，西部各州没有不歸順蒙古的，祇有蝦蟆堅守孤城。丙申年冬十月，蒙古軍集中兵力進攻。蝦蟆估計無法堅持，就集中城内所有的金銀銅鐵雜鑄成炮彈，用來回擊進攻的敵人，把牛馬都殺了供戰士吃，并親自燒掉房舍和積蓄的財物，他說："不把這些東西留給敵人。"他天天和敵人進行血戰，而蒙古軍一時間也不能攻破城池。到後來兵士死傷不少，蝦蟆就命人在州府中堆積柴草，招集家人和城中將領的妻子女兒，關在一間房内，準備親自焚燒。蝦蟆的旁妻想要説點什麽，蝦蟆立即把她殺了示衆。火焰旺盛以後，蝦蟆率將士在火前鼓足全力等待敵人的到來。城破，敵兵潮水般地涌了進來，經過長時間鏖戰，有的士兵弓箭都用完了，就挺身跳入火中。蝦蟆獨自爬上大草堆，用門板遮護自己，射出兩三百箭，無不射中敵人。箭用完後，他把弓和劍投入火中，然後自焚而死，城中没有一個人願投降。蝦蟆死時四十五歲。當地人爲他建立了祠廟。

完展字世昌，泰和三年策論進士。初爲行省，以蠟丸爲詔，期以天興二年九月集大軍與上會於饒峰關，出宋不意取興元。既而不果云。

粘葛完展字世昌，是泰和三年由策論科考取的進士。他初任行省時，哀宗用蠟丸暗藏一道命令下達給他，約他在天興二年九月調集大軍到饒峰關與自己會合，出其不意地奪取宋國的興元。後來這個計劃没能實現。

金史卷一百二十五

列傳第六十三

文藝(上)

韓昉　蔡松年(子)珪　吴激　馬定國　任詢　趙可　郭長倩
蕭永祺　胡礪　王競　楊伯仁　鄭子聃　党懷英

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來漸立條教。太祖既興，得遼舊人用之，使介往復，其言已文。太宗繼統，乃行選舉之法，及伐宋，取汴經籍圖，宋士多歸之。熙宗款謁先聖，北面如弟子禮。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輔者接踵。當時儒者雖無專門名家之學，然而朝廷典策、鄰國書命，粲然有可觀者矣。金用武得國，無以異於遼，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治有補於人之家國，豈一日之效哉。作《文藝傳》。

金人最初没有文法律令。從世祖以來逐漸制定條文教令。太祖立國，得到遼國舊人而加以任用，使節往來，言辭已有文氣。太宗繼位，就推行科舉制度，當征伐宋國時，取得了汴京城中的圖書典籍，宋國士人多歸附金國。熙宗虔誠晋見孔子像，向他下拜，如同學生對先生行禮。世宗、章宗在位之時，儒學蔚然成風，學校越來越多，讀書人通過科舉入官，位至宰相的接連不斷。當時的儒學之士雖然没有專精獨擅、足以標榜名門的學術，然而朝廷的典章法令、與鄰國往來的文書，顯然有可取的地方了。金人用武力得以立國，這和遼國没有兩樣，但一代制度設施能自立於唐、宋之間，有遼代不能比擬的地方，那就在於文治而不在於武功。《春秋左氏傳》中有這樣一句話："言論没有文飾，傳播不會久遠。"文治對人世間的家庭王國的輔助作用，難道衹在眼前的效驗嗎。爲此本書立《文藝傳》。

韓昉

韓昉字公美，燕京人。仕遼，累世通顯。昉五歲喪父，哭泣能盡哀。天慶二年，中進士第一，補右拾遺，轉史館修撰。累遷少府少監、乾文閣待制。加衛尉卿，知制誥，充高麗國信使。

高麗雖舊通好，天會四年，奉表

韓昉字公美，燕京人。先輩在遼國做官，歷代都居高官顯位。韓昉五歲時父親去世，他哭泣能盡哀。天慶二年，韓昉考中狀元，任右拾遺，轉任史館修撰。多次升任，官至少府少監、乾文閣待制。後加任衛尉卿，知制誥，充高麗國信使。

高麗雖然以前就和金人通好，天會四年，上

稱藩而不肯進誓表，累使要約，皆不得要領。而昉復至高麗，移督再三。高麗徵國中讀書知古今者，商榷辭旨，使酬答專對。凡涉旬乃始置對，謂昉曰："小國事遼、宋二百年無誓表，未嘗失藩臣禮。今事上國當與事遼、宋同禮。而屢盟長亂聖人所不與，必不敢用誓表。"昉曰："貴國必欲用古禮，舜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周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今天子方事西狩，則貴國當從朝會矣。"高麗人無以對，乃曰："徐議之。"昉曰："誓表朝會，一言决耳。"於是高麗乃進誓表如約，昉乃還。宗幹大説曰："非卿誰能辦此。"因謂執事者曰："自今出疆之使皆宜擇人。"

表自稱藩臣，却不肯進誓表，金國多次派使者訂約，都没能解决關鍵問題。而韓昉再次到達高麗後，反復行文督責。高麗徵求國中讀書多、知古今的人，一起商量如何措詞達意，讓他們負責回答金國提出的要求和應付韓昉的對話。共經過十多天的準備纔安排好會談，他們對韓昉説："我們這個小國奉事遼國、宋國達兩百年都没進誓表，但不曾違犯藩臣的禮節。現奉事你們大金國的禮節也應和奉事遼、宋等同。何况數立盟誓，反生亂端，這是聖人所不贊同的事，我們定然不敢用誓表。"韓昉説："貴國一定要按古禮行事，那麽舜帝五年中巡視一次，各方首領朝拜四次。周制六年中五服地區的諸侯要朝會一次，又六年中周王定時巡察，諸侯各在自己領地的大山下朝見。現我國皇帝正進行西巡，那貴國就應準備去朝見了。"高麗人無話對答，就説："再慢慢商量吧。"韓昉説："用不着，或進誓表，或去朝見，衹一句話就可决定了。"於是高麗就依約進了誓表，韓昉這纔返回本國。宗幹十分高興地對韓昉説："除了你誰能辦成這事。"於是他對有關負責人説："從今以後凡是出國的使臣都應加以選擇。"

明年，加昭文館直學士，兼堂後官。再加諫議大夫，遷翰林侍講學士，改禮部尚書。遷翰林學士，兼太常卿、修國史，尚書如故。昉自天會十二年入禮部，在職凡七年。當是時，朝廷方議禮，制度或因或革，故昉在禮部兼太常甚久云。除濟南尹，拜參知政事。皇統四年，表乞致仕，不許。六年，再表乞致仕，乃除汴京留守，封鄆國公。復請如初，以儀同三司致仕。天德初，加開府儀同三司。薨。年六十八。

第二年，韓昉加任昭文館直學士，兼堂後官。再加諫議大夫，升翰林侍講學士，後改任禮部尚書。升翰林學士，兼太常卿、修國史，尚書職務不變。韓昉從天會十二年起進禮部，在任共七年。在這段時期，朝廷正在議定禮儀，制度有因有革，所以韓昉在禮部又兼太常的時間很長。後出任濟南尹，升任參知政事。皇統四年，韓昉上表請求退休，朝廷不同意。皇統六年，他再次上表請求退休，却又任命他爲汴京留守，封鄆國公。他又如前請求，於是讓他以儀同三司的頭銜退休。天德初年，又給他加上開府儀同三司的頭銜。後去世，年六十八歲。

昉性仁厚，待物甚寬。有家奴誣告昉以馬資送叛人出境，考之無狀，有司以奴還昉，昉待之如初，曰："奴誣主人以罪，求爲良耳，何足怪哉。"人稱其長者。昉雖貴，讀書未

韓昉生性仁慈敦厚，很能寬容人。有個家奴誣告他用馬匹財物送叛人出境，經考察不屬實，有關部門把家奴還給韓昉，韓昉對待他和以前一樣，他説："家奴用罪狀誣告主人，不過是爲了求得良民身份，哪值得怪罪呢。"人們都説他是

嘗去手。善屬文，最長於詔册，作《太祖睿德神功碑》，當世稱之。自使高麗歸，後高麗使者至必問昉安否云。

厚道人。韓昉雖然地位顯貴，但堅持讀書，手不釋卷。他很會寫文章，最擅長作詔令册文，他撰寫的《太祖睿德神功碑》文，當世人很贊賞。自從他出使高麗回來，後來高麗使者到朝廷，總是要問韓昉是否平安。

蔡松年

蔡松年字伯堅。父靖，宋宣和末，守燕山。松年從父來，管勾機宜文字。宗望軍至白河，郭藥師敗，靖以燕山府降，元帥府辟松年爲令史。天會中，遼、宋舊有官者皆換授，松年爲太子中允，除真定府判官，自此爲真定人。

蔡松年字伯堅。他父親名靖，在宋徽宗宣和末年任燕山守臣。松年隨父前來，任管勾機宜文字。宗望軍抵達白河，郭藥師戰敗，蔡靖獻燕山府投降，元帥府召松年任令史。天會年間，在遼、宋原有官職的人都改任，松年爲太子中允，授真定府判官，從此成了真定人。

嘗從元帥府與齊俱伐宋。是時，初平真定西山群盜，山中居民爲賊汚者千餘家，松年力爲辨論，竟得不坐。齊國廢，置行臺尚書省於汴，松年爲行臺刑部郎中。都元帥宗弼領行臺事，伐宋，松年兼總軍中六部事。宋稱臣，師還，宗弼入爲左丞相，薦松年爲刑部員外郎。

松年曾隨元帥府和齊國共同征伐宋國。這時，剛剛平定真定西山的群盜，山中居民受盜賊牽連的有一千多家，松年盡力爲他們申辯，終於使他們免受罪罰。齊國廢除後，在汴京設置行臺尚書省，松年任行臺刑部郎中。都元帥宗弼領行臺事，伐宋，松年兼總軍中的行臺六部事。宋國稱臣，金軍回師，宗弼入朝任左丞相，舉薦松年爲刑部員外郎。

皇統七年，尚書省令史許霖告田瑴黨事，松年素與瑴不相能。是時宗弼當國。瑴性剛正好評論人物，其黨皆君子，韓企先爲相，愛重之。而松年、許霖、曹望之欲與瑴相結，瑴拒之，由是構怨。故松年、許霖構成瑴等罪狀，勸宗弼誅之，君子之黨熄焉。是歲，松年遷左司員外郎。

皇統七年，尚書省令史許霖告發田瑴結黨的事，松年一向和田瑴不融洽。這時是由宗弼主持朝政。田瑴性格剛强正直，喜歡品評人物，他的黨人都是正人君子，韓企先任丞相，很器重他。因而松年、許霖、曹望之想和田瑴拉攏關係，遭到田瑴拒絶，於是結下仇怨。所以松年、許霖編造了田瑴等人的罪狀，勸宗弼殺了他們，正人君子的群體被消滅了。這年，松年升任左司員外郎。

松年前在宗弼府，而海陵以宗室子在宗弼軍中任使，用是相厚善。天德初，擢吏部侍郎，俄遷户部尚書。海陵遷中都，徙榷貨務以實都城，復鈔引法，皆自松年啓之。海陵謀伐宋，以松年家世仕宋，故亟擢顯位以聳南人觀聽，遂以松年爲賀宋正旦使。使還，改吏部尚書，尋拜參知政事。是年，自崇德大夫進銀青光禄大

松年以前在宗弼府中任職，而海陵王以皇族子弟的身份在宗弼軍中供事，因此他們之間關係親密。天德初年，海陵王提拔他任吏部侍郎，不久升任户部尚書。海陵王遷往中都，爲充實都城而把榷貨務機構遷去，重新推行鈔引法，這些措施都是由松年提議的。海陵王預謀征伐宋國，因松年家世代在宋做官，所以很快把他提拔到顯赫的官位，以便引起宋人的注意，動摇宋人的心志，隨後就派松年作賀宋國春節的使臣。出使回

夫，遷尚書右丞，未幾，爲左丞，封郜國公。

來，改任吏部尚書，不久又任命爲參知政事。這年，松年由崇德大夫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官升尚書右丞，不久改任左丞，封郜國公。

初，海陵愛宋使人山呼聲，使神衛軍習之。及孫道夫賀正隆三年正旦，入見，山呼聲不類往年來者。道夫退，海陵謂宰臣曰："宋人知我使神衛軍習其聲，此必蔡松年、胡礪泄之。"松年惶恐對曰："臣若懷此心，便當族滅。"

先前，海陵王喜歡聽宋國使臣三呼萬歲的聲音，令神衛軍模仿。當孫道夫來賀正隆三年春節，入廷拜見時，三呼萬歲的聲調和往年來的使者不同。道夫退下後，海陵王對宰臣們說："宋人知我令神衛軍模仿他們的朝賀聲，這必是蔡松年、胡礪泄露的。"松年惶恐地申明說："我要是懷有這種心思，就願承受滅族的處罰。"

久之，進拜右丞相，加儀同三司，封衛國公。正隆四年薨，年五十三。海陵悼惜之，奠于其第，命作祭文以見意。加封吴國公，謚文簡。起復其子三河主簿珪爲翰林修撰，璋賜進士第。遣翰林待制蕭籲護送其喪，歸葬真定，四品以下官離都城十里送之，道路之費皆從官給。

又過許久，松年晉升爲右丞相，加儀同三司頭銜，封衛國公。正隆四年去世，年五十三。海陵王對他的死傷感惋惜，到他的居宅奠祭，又命人作祭文表達自己的心意。加封他爲吴國公，謚作文簡。喪期未滿就起用他的兒子三河主簿蔡珪爲翰林修撰，另一子蔡璋被賜給進士資格。海陵王派翰林待制蕭籲護送松年靈柩回真定安葬，四品以下的官員送到離都城十里處，沿路開支都由官府供給。

松年事繼母以孝聞，喜周恤親黨，性復豪侈，不計家之有無。文詞清麗，尤工樂府，與吴激齊名，時號"吴蔡體"。有集行于世。子珪。

松年服侍繼母以孝順出名，樂意幫助救濟親戚朋友，性格又很豪爽，不考慮家中有没有。他的詩文辭氣清麗，尤其擅長樂府，和吴激齊名，當時稱作"吴蔡體"。他有詩文集流傳世間。他的兒子名珪。

蔡珪

珪字正甫。中進士第，不求調，久乃除澄州軍事判官，遷三河主簿。丁父憂，起復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在職八年，改户部員外郎，兼太常丞。珪號爲辨博，凡朝廷制度損益，珪爲編類、詳定、檢討、删定官。

蔡珪字正甫。他曾考中進士，不求調官，過了很久纔任爲澄州軍事判官，改任三河主簿。因父死離任守喪，喪期未滿起用爲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在職八年，改任户部員外郎，兼太常丞。蔡珪以博識明辨著稱，凡朝廷制度有所删改增補，他都擔任編類、詳定、檢討、删定官。

初，兩燕王墓舊在中都東城外，海陵廣京城圍，墓在東城内。前嘗有盗發其墓，大定九年詔改葬於城外。俗傳六國時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及啓壙，其東墓之柩題其和曰"燕靈王舊"。"舊"，古"柩"字，通用。乃西漢高祖子劉建葬也。其西墓，蓋燕康王劉嘉之葬也。珪作《兩燕王

先前，兩燕王墓原在中都東城外，海陵王擴大京城範圍後，墓在東城内。以前曾有盗賊挖掘這墓，大定九年，世宗令改葬城外。民間流傳説這是六國時燕王和太子丹的墓，當打開墓穴後，東墓題寫在棺頭上的字是"燕靈王舊"。"舊"是"柩"的古字，兩字可通用。這就説明是西漢高祖兒子劉建的墓了。西墓是燕康王劉嘉的墓葬。蔡珪寫了《兩燕王墓辯》，依據葬禮規定、各種

墓辯》，據葬制名物款刻甚詳。

隨葬器物及上面的題刻文字，辯析得很詳明。

安國軍節度判官高元鼎坐監臨奸事，求援於太常博士田居實、大理司直吳長行、吏部主事高震亨、大理評事王元忠。震亨以屬鞫問官御史臺典事李仲柔，仲柔發之。珪與刑部員外郎王翛、宛平主簿任詢、前衛州防禦判官閻恕、承事郎高復亨、文林郎翟詢、敦武校尉王景晞、進義校尉任師望，坐與居實等轉相傳教，或令元鼎逃避，居實、長行、震亨、元忠各杖八十，翛、珪、詢、恕、復亨、翟詢各笞四十，景晞、師望各徒二年，官贖外并的决。

安國軍節度判官高元鼎因長官違法行事而受牽連，向太常博士田居實、大理司直吳長行、吏部主事高震亨、大理評事王元忠求援。震亨就用這事囑托審理官御史臺典事李仲柔，李仲柔告發了他們。蔡珪和刑部員外郎王翛、宛平主簿任詢、前衛州防禦判官閻恕、承事郎高復亨、文林郎翟詢、敦武校尉王景晞、進義校尉任師望，因與居實等交互傳遞消息、出主意，有的還叫元鼎逃避，居實、長行、震亨、元忠各被罰打八十棍棒，王翛、蔡珪、任詢、閻恕、復亨、翟詢各被罰打四十板，景晞、師望各判徒刑兩年，以上處罰除了用官品抵罪外，并如實執行。

久之，除河東北路轉運副使，復入爲修撰，遷禮部郎中，封真定縣男。珪已得風疾，失音不能言，乃除濰州刺史，同輩已奏謝，珪獨不能入見。世宗以讓右丞唐括安禮、參政王蔚曰："卿等閱書史，亦有不能言之人可以從政者乎？"又謂中丞劉仲誨曰："蔡珪風疾不能奏謝，卿等何不糾之？人言卿等相爲黨蔽，今果然邪。"珪乃致仕，尋卒。

過了許久，蔡珪被任爲河東北路轉運副使，後又入朝任修撰，升禮部郎中，封真定縣男。這時蔡珪已得了風疾，嗓子啞不能説話，於是就改任濰州刺史，同時授官的人都已面奏謝恩，蔡珪獨不能入見。世宗用這事責備右丞唐括安禮、參政王蔚説："你們讀書閱史，其中也有不能説話的人而可以從政的嗎？"又對中丞劉仲誨説："蔡珪有風疾不能面奏謝恩，你們爲什麽不檢舉？有人説你們成群結黨、互相包庇，現在看來果真是這樣啦。"最後蔡珪就辭職退休了，不久去世。

珪之文有《補正水經》五篇，合沈約、蕭子顯、魏收《宋》、《齊》、《北魏志》作《南北史志》三十卷，《續金石遺文跋尾》十卷，《晋陽志》十二卷，文集五十五卷。《補正水經》、《晋陽志》、文集今存，餘皆亡。

蔡珪的著述有《補正水經》五篇，合并沈約、蕭子顯、魏收所著《宋書》、《齊書》、《魏書》中的《志》而撰成《南北史志》三十卷，《續金石遺文跋尾》十卷，《晋陽志》十二卷，文集五十五卷。《補正水經》、《晋陽志》、文集現還存世，其餘的都失傳了。

吳激

吳激字彦高，建州人。父拭，宋進士，官終朝奉郎、知蘇州。激，米芾之婿也，工詩能文，字畫俊逸得芾筆意。尤精樂府，造語清婉，哀而不傷。將宋命至金，以知名留不遣，命爲翰林待制。皇統二年，出知深州，到官三日卒。詔賜其子錢百萬、粟三百斛、田三頃以周其家。有《東山

吳激字彦高，建州人。父名拭，是宋國進士，生前官至朝奉郎、知蘇州。吳激是米芾的女婿，擅長作詩，文章也寫得不錯，他的書畫俊美脱俗，有米芾的筆法風格。詩歌中他尤其精於樂府，造語清麗婉約，有哀怨之氣却又不十分傷感。他帶着宋國的使命來到金國，因是知名人士被留住不放，任爲翰林待制。皇統二年，出知深州，到任三天就死了。熙宗下令賜給他兒子錢一

集》十卷行于世。“東山”，其自號也。

百萬、粟三百斛、田三頃，用以供給他的家人。吴激著有《東山集》十卷，流傳於世間。“東山”是他的自稱。

馬定國

馬定國字子卿，茌平人。自少志趣不群。宣和末，題詩酒家壁，坐譏訕得罪，亦因以知名。阜昌初，游歷下，以詩撼齊王豫，豫大悦，授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辯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學者以比蔡正甫《燕王墓辯》。初，學詩未有入處，夢其父與方寸白筆，從是文章大進。有集傳于世。

馬定國字子卿，茌平人。他從小志趣與衆不同。宋徽宗在位的後期，他在一酒家的墻壁上題詩，因諷刺朝廷得罪，也因此出了名。阜昌初年，定國出游到歷下，用詩打動齊王劉豫，劉豫十分高興，任他爲監察御史，官至翰林學士。關於石鼓的來歷，從唐以來就没有定論，定國通過對石鼓上字畫的考察，認爲是宇文氏建立的北周時代所造。他寫了一篇一萬多字的考辯文章，參考了不少史傳雜記，引證十分明確，學者把它和蔡正甫的《燕王墓辯》相提并論。先前，定國學詩不知從何處着手，後來他夢見父親給予自己方寸白筆，從此文章的寫作進步很大。他有文集流傳於世。

任詢

任詢字君謨，易州軍市人。父貴有才幹，善畫，喜談兵，政、宣間游江、浙。詢生於虔州，爲人慷慨多大節。書爲當時第一，畫亦入妙品。評者謂畫高於書，書高於詩，詩高於文，然王庭筠獨以其才具許之。登正隆二年進士第，歷益都都勾判官，北京鹽使。年六十四致仕，優游鄉里，家藏法書名畫數百軸。年七十卒。

任詢字君謨，易州軍市人。父名貴，有才幹，善於繪畫，喜談兵法，政和、宣和之間，他游歷於江、浙一帶。任詢生於虔州，他爲人慷慨，多持大節。他的書法在當時數第一，畫也入妙品。評論的人認爲他的畫高於書法，書法高於詩，詩高於文，但王庭筠推許他祇是憑他的才識器量。任詢考中正隆二年進士，歷任益都都勾判官，北京鹽使。年六十四退休，安居鄉里，悠閑自得，家藏法書名畫數百軸。年七十時去世。

趙可

趙可字獻之，高平人。貞元二年進士，仕至翰林直學士。博學高才，卓犖不羈。天德、貞元間，有聲場屋。後入翰林，一時詔誥多出其手，流輩服其典雅。其歌詩樂府尤工，號《玉峰散人集》。

趙可字獻之，高平人。貞元二年考中進士，官至翰林直學士。他學識淵博，才氣高，出衆超凡，豪放不羈。天德、貞元之間，他在應試科舉的人中很有聲望。後入翰林，一時詔書誥命多出自他的手，同行的人都佩服他文辭典雅。他的歌詩樂府尤其高妙，取名《玉峰散人集》。

郭長倩

郭長倩字曼卿，文登人。登皇統丙寅經義乙科，仕至秘書少監，兼禮部郎中，修起居注。與施朋望、王無競、劉嵓老、劉無黨相友善。所撰

郭長倩字曼卿，文登人。他考中皇統丙寅年經義乙科進士，官至秘書少監，兼禮部郎中，修起居注。長倩與施朋望、王無競、劉嵓老、劉無黨相互友好。他所撰的《石决明傳》受到當時同

《石决明傳》爲時輩所稱。有《崑崙集》行于世。

行的贊賞。著有《崑崙集》，流傳於世。

蕭永祺

蕭永祺字景純，本名蒲烈。少好學，通契丹大小字。廣寧尹耶律固奉詔譯書，辟置門下，因盡傳其業。固卒，永祺率門弟子服齊衰喪。固作《遼史》未成，永祺繼之，作紀三十卷、志五卷、傳四十卷，上之。加宣武將軍，除太常丞。

蕭永祺字景純，本名蒲烈。他年輕時很好學，通契丹大小文字。廣寧尹耶律固奉命翻譯文書，把他召在自己門下，就把自己的學問全傳給了他。耶律固死，永祺率同門弟子爲耶律固服齊衰喪。耶律固撰《遼史》没完成，永祺繼續進行，撰成本紀三十卷、志五卷、傳四十卷，上進朝廷。朝廷給他加上宣武將軍名號，任爲太常丞。

海陵爲中京留守，永祺特見親禮。天德初，擢左諫議大夫，遷翰林侍講學士，同修國史，再遷翰林學士。明年，遷承旨。尚書左丞耶律安禮出守南京，海陵欲以永祺代之，召見于内閣，諭以旨意，永祺辭曰："臣材識卑下，不足以辱執政。"海陵曰："今天下無事，朕方以文治，卿爲是優矣。"永祺固辭。既出，或問曰："公遇知人主，進取爵位，以道佐時，何多讓也?"永祺曰："執政繫天下休戚，縱欲貪冒榮寵，如蒼生何?"海陵嘗選廷臣十人備諮訪，獨永祺議論寬厚，時稱長者。卒年五十七。

海陵王爲中京留守時，永祺特别受到他的禮遇。天德初年，海陵王就提拔他爲左諫議大夫，升任翰林侍講學士，同修國史，再升任爲翰林學士。第二年，又升任爲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耶律安禮出守南京，海陵王打算讓永祺接替他的職務，就在内閣召見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他，永祺推辭説："我的才識低下，不足以承當執政重任。"海陵王説："當今天下無事，我正要以文治國，你當此任是不錯的。"永祺還是堅决推辭。退出以後，有人問他説："你得到君主的賞識，正當争取高官顯位，用治國大法輔助時政，何必再三推辭呢?"永祺回答説："執政大臣關係着天下的興衰、百姓的苦樂，即使我想貪圖榮華，百姓怎麽辦?"海陵王曾選廷臣十人作顧問，以便隨時咨詢，其中衹有永祺的議論持寬厚的主張，當時人稱他是仁慈厚道的人。永祺死時五十七歲。

胡礪

胡礪字元化，磁州武安人。少嗜學。天會間，大軍下河北，礪爲軍士所掠，行至燕，亡匿香山寺，與傭保雜處。韓昉見而異之，使賦詩以見志，礪操筆立成，思致清婉，昉喜甚，因館置門下，俾與其子處，同教育之，自是學業日進。昉嘗謂人曰："胡生才器一日千里，他日必將名世。"十年，舉進士第一，授右拾遺，權翰林修撰。久之，改定州觀察判

胡礪字元化，磁州武安人。他年輕時酷愛學習。天會年間，大軍攻下河北，胡礪被兵士俘去，走到燕城時，他脱身躲進香山寺，和雇工們雜處。韓昉一見之下認爲他非同常人，就令他作詩表達心志，胡礪提筆一揮而就，情趣格調清麗婉約，韓昉十分高興，就把他安置在自己家中，讓他和自己兒子相處，同時教育他們，從此胡礪的學業天天長進。韓昉曾對人説："胡礪這後生的才識器量出衆超凡，他日必將揚名於世。"天會十年，胡礪考中進士第一名，受任右拾遺，兼

官。定之學校爲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數，礪督教不倦，經指授者悉爲場屋上游，稱其程文爲“元化格”。

翰林修撰。過了較長時間，改任定州觀察判官。定州的學校教育在河朔地區數第一，學生們住在一塊兒念書的人數通常都是以百計，胡礪不知疲倦地督促教導他們，經他點撥傳授的人在科舉場中全都名列前茅，人們把他應試文章的程式稱作“元化格”。

皇統初，爲河北西路轉運都勾判官。礪性剛直無所屈。行臺平章政事高楨之汴，道真定，燕于漕司。礪欲就坐，楨責之，礪曰：“公在政府則禮絶百僚，今日之會自有賓主禮。”楨曰：“汝他日爲省吏當何如?”礪曰：“當官而行，亦何所避。”楨壯其言，改謝之。

皇統初年，胡礪任河北西路轉運都勾判官。胡礪的性格剛直，從不屈服。行臺平章政事高楨去汴京，途經真定，到轉運使司赴宴。胡礪正要就座，高楨責備他不知禮，胡礪說：“如在政府，對你的禮敬自然超過百官，但今天的宴會不同，自有賓主之禮。”高楨說：“你今後如任省中屬吏又當怎樣呢?”胡礪說：“按照職責行事，有什麽可迴避的!”高楨贊賞他的話很有氣魄，反過來向他道歉。

改同知深州軍州事，加朝奉大夫。郡守暴戾，蔑視僚屬，礪常以禮折之，守愧服，郡事一委于礪。州管五縣，例置弓手百餘，少者猶六七十人，歲徵民錢五千餘萬爲顧直。其人皆市井無賴，以迹盗爲名，所至擾民。礪知其弊，悉罷去。繼而有飛語曰：“某日賊發，將殺通守。”或請爲備，礪曰：“盗所利者財耳，吾貧如此，何備爲。”是夕，令公署撤關，竟亦無事。

朝廷改任胡礪爲同知深州軍州事，加朝奉大夫頭銜。深州主管很蠻横，蔑視僚屬，胡礪常據理駁斥他，主管自愧不如，州中事務全都委托給他。州管五縣，各置弓箭手一百多人，最少的也有六七十人，每年徵收百姓五千多萬錢作工錢。而那些弓箭手都是市井無賴，他們用搜捕盗賊作幌子，每到一地都侵擾百姓。胡礪瞭解到他們的危害，就把弓箭手全部放罷。隨後有謠言說：“某天盗賊要出動，將殺通守。”有人請胡礪提防，胡礪說：“盗賊圖謀的是財寶，我這樣清貧，哪用提防。”這晚，胡礪令公署撤防，最終也没發生意外。

再補翰林修撰，遷禮部郎中，一時典禮多所裁定。海陵拜平章政事，百官賀於廟堂，礪獨不跪。海陵問其故，礪以令對，且曰：“朝服而跪，見君父禮也。”海陵深器重之。天德初，再遷侍講學士，同修國史。以母憂去官。起復爲宋國歲元副使，刑部侍郎白彦恭爲使，海陵謂礪曰：“彦恭官在卿下，以其舊勞，故使卿副之。”還翰林學士，改刑部尚書。扈從至汴得疾，海陵數遣使臨問，卒，深悼惜之。年五十五。

後胡礪入朝，再次擔任翰林修撰，升任禮部郎中，這一時期的典章禮制多經他裁定。海陵王受任平章政事時，百官都在朝廷上慶賀，胡礪一人不跪。海陵王問他爲什麽，胡礪用有關條令作答，并説：“身穿朝服而下拜，這是見皇帝的禮節。”海陵王十分器重他。天德初年，又升任爲侍講學士，同修國史。因母親去世離職，喪期未滿被起用爲賀宋國春節的副使，刑部侍郎白彦恭爲正使，海陵王對胡礪說：“彦恭官位在你之下，因他以前有功勞，所以讓你作他的副手。”後胡礪升任翰林學士，改刑部尚書。隨從海陵王去汴京時得病，海陵王多次派人前去慰問，後去世，

海陵王十分傷感惋惜。胡礪死時五十五歲。

王競

王競字無競，彰德人。警敏好學。年十七以廕補官。宋宣和中，太學兩試合格，調屯留主簿。入國朝，除大寧令，歷寶勝鹽官，轉河内令。時歲饑盜起，競設方略以購賊，不數月盡得之。夏秋之交，沁水泛溢，歲發民築堤，豪民猾吏因緣爲奸，競核實之，減費幾半，縣民爲之諺曰："西山至河岸，縣官兩人半。"蓋以前政韓希甫與競相繼治縣，皆有幹能，絳州正平令張元亦有治績而差不及，故云然。

王競字無競，彰德人。他頭腦聰明，思路敏捷，又很好學。十七歲時憑門第資格出任官職。宋宣和年間，經太學兩次考試合格，調任屯留主簿。入金國，任爲大寧令，又曾任寶勝鹽官，轉河内令。當時荒年缺食，盜賊興起，王競設計謀懸賞捉賊，没用幾個月就獲得全部盜賊。夏秋之際，沁水泛濫，每年徵調百姓築堤，當地豪强和狡詐的官吏趁機徇私舞弊，王競核實用度，幾乎減少了一半費用，縣民中對這事流傳着一句諺語："西山至黄河岸，縣官兩人半。"這是因爲前任縣令韓希甫和王競相繼治縣都有辦事能力，絳州正平令張元也有政績但比他倆要差些，所以縣民纔這樣説。

天眷元年，轉固安令。皇統初，參政韓昉薦之，召權應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詔作《金源郡王完顔婁室墓碑》，競以《行狀》盡失實，乃請國史刊正之，時人以爲法。二年，試館閣，競文居最，遂爲真。

天眷元年，轉任固安令。皇統元年，參政韓昉薦舉王競，朝廷召王競權應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熙宗令撰《金源郡王完顔婁室墓碑》，王競認爲《行狀》所述都不符合事實，就請用國史資料加以改正，當時的人都效法他。皇統二年，參加館閣職務的考試，王競的文章評爲第一，於是就正式任命他爲應奉翰林文字。

遷尚書禮部員外郎。時海陵當國，政由己出，欲令百官避堂諱，競言人臣無公諱，遂止。蕭仲恭以太傅領三省事封王，欲援遼故事，親王用紫羅傘。事下禮部，競與郎中翟永固明言其非是，事竟不行，海陵由是重之。天德初，轉翰林待制，遷翰林直學士，改禮部侍郎，遷翰林侍講學士，改太常卿，同修國史。擢禮部尚書，同修國史如故。

後王競升任尚書禮部員外郎。這時海陵王主持國事，政由己出，想令百官避自己的家諱，王競提出臣下没有讓大家避諱的道理，這纔作罷。蕭仲恭以太傅頭銜領三省事，被封爲王，他想援用遼國舊例，親王用紫羅傘。朝廷把這事交給禮部討論，王競和郎中翟永固明確提出他的要求不當，最後就没有施行，海陵王因此器重他。天德初年，王競轉任翰林待制，升任翰林直學士，改禮部侍郎，又升任翰林侍講學士，改太常卿，同修國史。後提升爲禮部尚書，同修國史的職務不變。

大定二年春，從太傅張浩朝京師，詔復爲禮部尚書。是歲，奉遷睿宗山陵，儀注不應典禮，競削官兩階。詔改創五龍車，兼翰林學士承旨，修國史。四年，卒官。

大定二年春，王競隨太傅張浩到京城朝見世宗，世宗再次任命他爲禮部尚書。這年，迎取睿宗靈柩安葬於重建的陵墓，擬定的禮儀程式和法定禮制不符，王競被降官兩級。奉命改造五龍車，兼翰林學士承旨，修國史。大定四年，死於任上。

競博學而能文，善草隸書，工大字，兩都宮殿榜題皆競所書，士林推爲第一云。

王競學問淵博，會作文章，擅長草書隸書，大字寫得好，兩京宮殿的牌匾都是他寫的，文士中公認他爲第一。

楊伯仁

楊伯仁字安道，伯雄之弟也。天性孝友，讀書一過成誦。登皇統九年進士第，事親不求調。天德二年，除應奉翰林文字。初名伯英，避太子光英諱，改今名。

楊伯仁字安道，是伯雄的弟弟。他天性孝順友愛，讀書一遍就能背誦。考中皇統九年進士，爲了事奉親人不求調任官職。天德二年，授應奉翰林文字。他初名伯英，避太子光英的名諱，改爲現在的名字。

海陵嘗夜召賦詩，傳趣甚亟，未二鼓奏十咏，海陵喜，解衣賜之。海陵射鳥，伯仁獻《獲烏詩》以諷。丁父憂，起復，賜金帶襲衣，及賜白金以奉母，改左拾遺。進士吕忠翰廷試已在第一，未唱名，海陵以忠翰程文示伯仁，問其優劣，伯仁對曰："當在優等。"海陵曰："此今試狀元也。"伯仁自以知忠翰姓名在第一，遂宿諫省，俟唱名乃出，海陵嘉其慎密。轉翰林修撰。

海陵王曾夜間召伯仁作詩，派人催促得很急，還没到二更他就寫成十首進上，海陵王很高興，解下自己的衣服賞給他。海陵王射鳥，伯仁獻上一首《獲烏詩》，暗寓勸諫之意。因父親去世離任，喪期未滿就復職，海陵王賜給他金帶襲衣，又賜白金給他奉養母親，改任左拾遺。進士吕忠翰經廷試後已定爲第一名，但還没有宣布名次，海陵王把忠翰的試卷交給伯仁看，問他這份試卷的優劣如何，伯仁回答説；"應該列在優等。"海陵王説："這是今科狀元的文章。"仁伯因自己已知忠翰名列第一，就在諫院中住宿，直到宣布名次後纔出去，海陵王贊許他小心謹慎。後伯仁轉任翰林修撰。

孟宗獻發解第一，伯仁讀其程文，稱之："此人當成大名。"是歲，宗獻府試、省試、廷試皆第一，號"孟四元"，時論以爲知文。故事，狀元官從七品，階承務郎，世宗以宗獻獨異等，與從六品，階授奉直大夫。

孟宗獻由鄉試第一名被選送應考，伯仁看了他的應試文章，贊賞地説："這人將有大名聲。"這年，宗獻參加府試、省試、廷試，都取得第一名，被稱作"孟四元"，當時的人都説伯仁善於分辨文章優劣。按慣例，狀元授從七品官，授承務郎銜，世宗因宗獻特别優秀，授予從六品官，授奉直大夫銜。

改著作郎。居母喪，服除，調鎮西節度副使。入爲起居注兼左拾遺，上書論時務六事。改大名少尹。郡中豪民横恣甚，莫可制，民受其害，伯仁窮竟渠黨，四境帖然。讞館陶大辟，得其冤狀，館陶人爲立祠。府尹荆王文坐贓削封，降德州防禦使，同知裴滿子寧及伯仁、判官謝奴皆以不能匡正解職。伯仁降南京留守判官，改同知安化軍節度使。到官三

後伯仁改任著作郎。因母親去世離任守喪，喪期後調任鎮西節度副使。入朝爲修起居注官，兼左拾遺，他上書論述了六件當時的國家大事。後改任大名少尹。郡中豪强十分蠻横放肆，没人能制止，百姓遭到他們的傷害，伯仁徹底懲治了他們，四方獲得安寧。伯仁在審議館陶死刑案時，查出了其中的冤情，館陶人爲他立祠頌德。府尹荆王完顏文因貪污受賄被取消王爵，降爲德州防禦使，同知府事裴滿子寧和伯仁、判官謝奴都因没能勸阻糾正而解除原職。伯仁被降爲南

日，召爲太子右諭德、兼侍御史，改翰林待制，復兼右諭德。

京留守判官，改同知安化軍節度使事。到任纔三天，召入朝任太子右諭德、兼侍御史，改翰林待制，又兼右諭德。

除濱州刺史。郡俗有遣奴出亡，捕之以規賞者，伯仁至，責其主而杖殺其奴，如是者數輩，其弊遂止。入爲左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翰林直學士。故事，諫官詞臣入直禁中，上閔其勞，特免入直。改吏部侍郎，直學士如故。鄭子聃卒，宰相舉伯仁代之，乃遷侍講，兼禮部侍郎。

後伯仁出任濱州刺史。郡中有主人遣家奴出逃，然後又捉回來求賞的習慣，伯仁到任後，責罰主人并打死家奴，像這樣處置了幾人，先前的流弊就被剎住了。入朝任左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翰林直學士。按慣例，諫官詞臣都要到宮中值班，世宗體諒他的勞苦，特免入宮值班。後改任吏部侍郎，直學士職務不變。鄭子聃死後，宰相推薦伯仁代替他的職務，於是就升任伯仁爲侍講，兼禮部侍郎。

伯仁久在翰林，文詞典麗，上曰："自韓昉、張鈞後，則有翟永固，近日則張景仁、鄭子聃，今則伯仁而已，其次未見能文者。吕忠翰草《降海陵庶人詔》，點竄再四終不能盡朕意，狀元雖以詞賦甲天下，至於辭命未必皆能。凡進士可令補外，考其能文者召用之。"不數月，兼左諫議大夫，俄兼太常卿。

伯仁長期在翰林供職，他的文筆既典雅又華美，世宗説："會作文章的人，在韓昉、張鈞之後就數翟永固，近期就要數張景仁、鄭子聃，當前就衹有伯仁了，其餘的没有見到會作文章的人。吕忠翰起草《降海陵庶人詔》，反復修改還是不能完整表達我的意思，狀元雖然以填詞作賦爲天下第一，至於各種文書教令，不見得都能作。凡屬進士可令出任外官，考察他們會作文章的人召入朝廷任用。"没過幾個月，伯仁兼任左諫議大夫，不久又兼任太常卿。

大臣舉可修起居注者數人，上以伯仁領之。從幸上京，伯仁多病，至臨潢，地寒因感疾，還中都。明年，上還幸中都，遣使勞問，賜以丹劑。是歲，卒。

大臣推薦了幾個可修起居注的人，世宗令伯仁總負責。後隨世宗去上京，伯仁多病，到達臨潢後，因氣候寒冷發病，回到中都。第二年，世宗返回中都，派人慰問伯仁，賜給丸藥。就在這年，伯仁去世了。

鄭子聃

鄭子聃字景純，大定府人。父宏，遼金源令，二子子京、子聃。楊丘行嘗謂人曰："金源二子，鳳毛也。小者尤特達，後必名世。"子聃及冠有能賦聲。天德三年，丘行爲太子左衛率府率，廷試明日，海陵以子聃程文示丘行，對曰："可入甲乙。"及拆卷，果中第一甲第三人。調翼城丞，遷贊皇令，召爲書畫直長。

鄭子聃字景純，大定府人。父名宏，是遼國的金源令，他的兩個兒子名子京、子聃。楊丘行曾對人説："金源令的兩個兒子都是少見的人才，幼子更加非凡，將來必定揚名於世。"子聃年剛二十就以善於作賦出名。天德三年，楊丘行任太子左衛率府率，廷試的第二天，海陵王把子聃的試卷交給丘行看，丘行回話説："可以名列前茅。"當拆開卷頭時，果然中了第一等第三名。子聃初被調任爲翼城丞，升贊皇令，召入朝任書畫局直長。

子聃頗以才望自負，常慊不得爲

子聃對自己的才名很是自負，常因没能取得

第一甲第一人。正隆二年會試畢，海陵以第一人程文問子聃，子聃少之。海陵問作賦何如，對曰："甚易。"因自矜，且謂他人莫己若也。海陵不悦，乃使子聃與翰林修撰綦戩、楊伯仁、宣徽判官張汝霖、應奉翰林文字李希顔同進士雜試。七月癸未，海陵御寶昌門臨軒觀試，以"不貴異物民乃足"爲賦題，"忠臣猶孝子"爲詩題，"憂國如飢渴"爲論題。上謂讀卷官翟永固曰："朕出賦題，能言之或能行之，未可知也。詩、論題，庶戒臣下。"丁亥，御便殿親覽試卷，中第者七十三人，子聃果第一，海陵奇之。有頃，進官三階，除翰林修撰，改侍御史。

京畿旱，詔子聃决囚，遂澍雨，人以比顔真卿。遷待制，兼吏部郎中，改秘書少監。遷翰林直學士，兼太子左諭德，顯宗深器重之。以疾求補外，遂爲沂州防禦使，皇太子幣贐甚厚，命以安輿之官。召還，爲左諫議大夫、兼直學士。改吏部侍郎、同修國史，直學士如故。遷侍講、兼修國史，上曰："修《海陵實録》，知其詳無如子聃者。"蓋以史事專責之也。大定二十年，卒，年五十五。子聃英俊有直氣，其爲文亦然。平生所著詩文二千餘篇。

狀元而遺憾。正隆二年會試結束後，海陵王用第一名的試卷問子聃，子聃加以貶低。海陵王問他作賦比起作其他文章怎麽樣，子聃回答説："很容易。"就趁機自誇，還説其他人没有比得上自己的。海陵王不高興，就讓子聃和翰林修撰綦戩、楊伯仁、宣徽判官張汝霖、應奉翰林文字李希顔混同在進士中進行測試。七月癸未，海陵王親臨寶昌門憑檻觀試，以"不貴異物民乃足"作賦的題目，以"忠臣猶孝子"作詩的題目，以"憂國如飢渴"作論文題目。海陵王對讀卷官翟永固説："我出的賦題，能用言詞發揮的人或許就會照説的去做，當然這也是説不準的。詩和論文的題目，是想藉此告誡臣下。"丁亥日，海陵王親自坐在便殿上評閲試卷，選中七十三人，子聃果然在第一位，海陵王這纔認爲他了不起。不久，子聃進位三級，任翰林修撰，改任侍御史。

京城一帶出現旱情，朝廷令子聃判决在獄犯人，於是雨水就應時而降，人們把他比作顔真卿。後升任待制，兼吏部郎中，改秘書少監。再升任翰林直學士，兼太子左諭德，顯宗對他十分器重。因病求任外官，於是朝廷就任命他爲沂州防禦使，皇太子饋贈了不少財物，命人用有座小馬車送他上任。後召回朝廷，任左諫議大夫、兼直學士。改任吏部侍郎、同修國史，直學士職務不變。後又升任爲侍講學士、兼修國史，世宗説："要修《海陵實録》，没人能比子聃更瞭解詳情。"這就是要他專門負責修撰史書。大定二十年，子聃去世，時年五十五。子聃人品英俊，有剛直之氣，他的文章也是這樣。他平生所著的詩文有兩千多篇。

党懷英

党懷英字世傑，故宋太尉進十一代孫，馮翊人。父純睦，泰安軍録事參軍，卒官，妻子不能歸，因家焉。應舉不得意，遂脱略世務，放浪山水間。簞瓢屢空，晏如也。大定十年，中進士第，調莒州軍事判官，累除汝陰縣令、國史院編修官、應奉翰林文字、翰林待制、兼同修國史。

党懷英字世傑，是宋國已故太尉党進的第十一代孫，馮翊人。父名純睦，任泰安軍録事參軍，死於任上，妻子兒女無力還鄉，就在泰安定居了。應科舉考試没能如願，於是就擱置世俗之務，漫游在名山勝水之間。經常缺食，他却安然自如。大定十年，他考中進士，調任莒州軍事判官，歷任汝陰縣令、國史院編修官、應奉翰林文字、翰林待制、兼同修國史。

懷英能屬文，工篆籀，當時稱爲第一，學者宗之。大定二十九年，與鳳翔府治中郝俣充《遼史》刊修官，應奉翰林文字移剌益、趙渢等七人爲編修官。凡民間遼時碑銘墓誌及諸家文集，或記憶遼舊事，悉上送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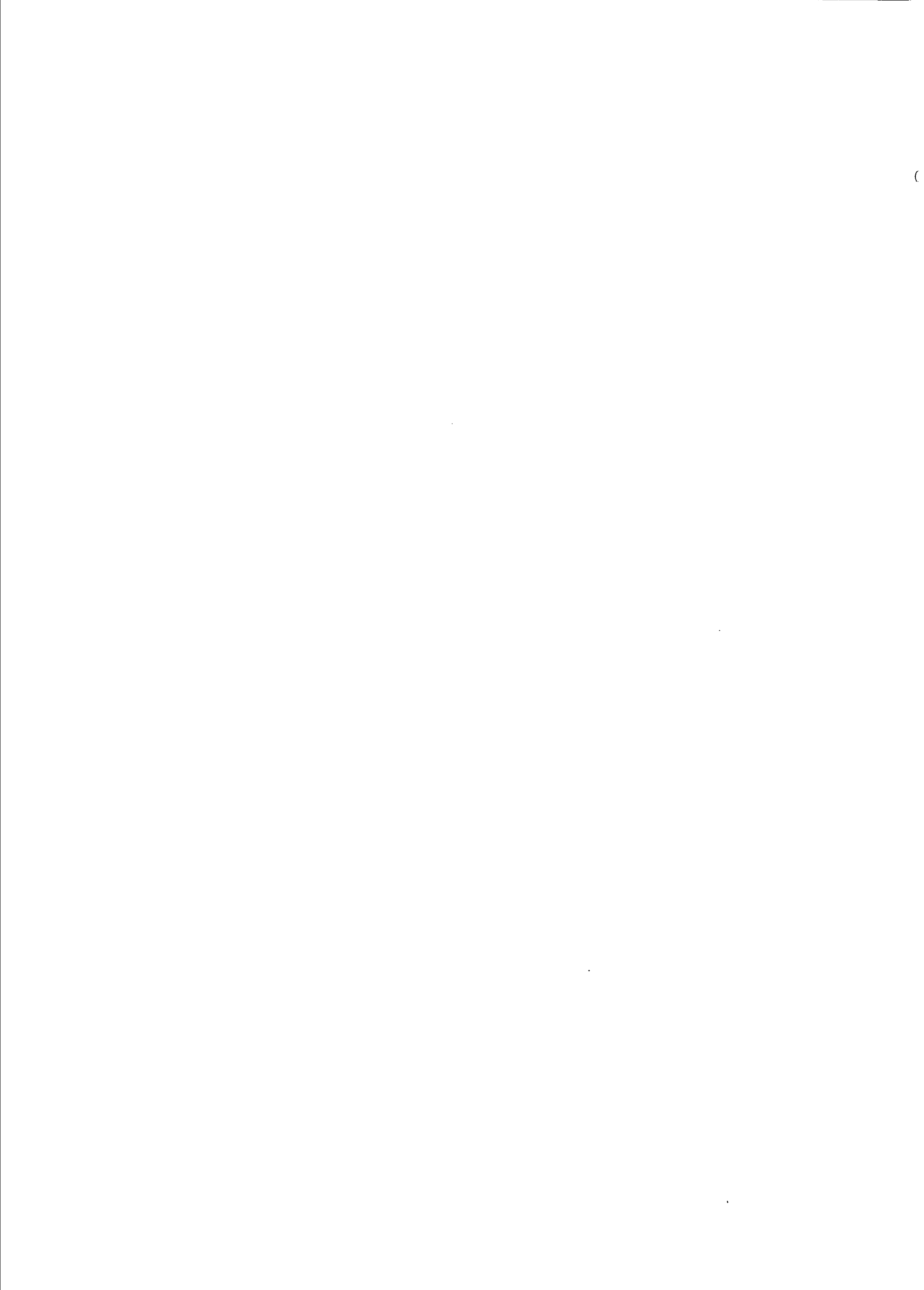
懷英的文章寫得很好，擅長篆書和籀書，當時人稱他是第一高手，學者都師法他。大定二十九年，懷英和鳳翔府治中郝俣擔任《遼史》刊修官，應奉翰林文字移剌益、趙渢等七人任編修官。凡是民間存留的遼時的碑銘、墓志和各家文集，或者是記憶所及的遼國舊事，都令抄録送入官府。

是時，章宗初即位，好尚文辭，旁求文學之士以備侍從，謂宰臣曰："翰林闕人如之何?"張汝霖奏曰："郝俣能屬文，宦業亦佳。"上曰："近日制詔惟党懷英最善。"移剌履進曰："進士擢第後止習吏事，更不復讀書，近日始知爲學矣。"上曰："今時進士甚滅裂，《唐書》中事亦多不知，朕殊不喜。"上謂宰臣曰："郝俣賦詩頗佳，舊時劉迎能之，李晏不及也。"

這時，章宗剛即位，他愛好詩文，多方搜求文學之士來作侍從官，他對宰相説："翰林缺人怎麽辦?"張汝霖上奏説："郝俣會作文章，在任成績也很突出。"章宗説："近來所有的詔令制詞衹有党懷英作得最好。"移剌履走上前説："進士中選後衹學幹公務雜事，再也不讀書，最近纔知道該做學問了。"章宗説："當前的進士太粗疏，連《唐書》中的許多事都不瞭解，我很不滿意。"章宗又對宰臣説："郝俣的詩作得很好，先前有劉迎能作，李晏就不及他們了。"

明昌元年，懷英再遷國子祭酒。二年，遷侍講學士。明年，議開邊防壕塹，懷英等十六人請罷其役，詔從之。遷翰林學士。七年，有事于南郊，攝中書侍郎讀祝册，上曰："讀册至朕名，聲微下，雖曰尊君，然在郊廟，禮非所宜，當平讀之。"承安二年乞致仕，改泰寧軍節度使。明年，召爲翰林學士承旨。泰和元年，增修《遼史》編修官三員，詔分紀、志、列傳刊修官，有改除者以書自隨。久之，致仕。大安三年卒，年七十八，謚文獻。懷英致仕後，章宗詔直學士陳大任繼成《遼史》云。

明昌元年，懷英再升任爲國子祭酒。明昌二年，升任侍講學士。第二年，朝廷决議開掘邊防濠溝，懷英等十六人請求免興這項工程，章宗下詔接受了意見。後懷英又升任爲翰林學士。明昌七年，朝廷在南郊舉行祭天典禮，懷英代理中書侍郎宣讀禱告文書，章宗説："你讀禱告文時念到我的名字時聲音小了一些，雖説是出自尊重君主的心意，但在郊祀廟祭的場所，按禮制是不應該的，應前後一致地念。"承安二年，懷英請求辭職，朝廷改任他爲泰寧軍節度使。第二年，召爲翰林學士承旨。泰和元年，增加修《遼史》的編修官三名，令分别任紀、志、列傳刊修官，如其中有改任官的人隨身帶書，仍舊編撰。又過了許久，懷英退休了。大安三年，懷英去世，時年七十八，謚作文獻。懷英退休後，章宗就令直學士陳大任繼續完成《遼史》的編撰任務。



金史卷一百二十六

列傳第六十四

文藝(下)

趙渢　周昂　王庭筠　劉昂　李經　劉從益　吕中孚 張建(附)
李純甫　王鬱　宋九嘉　龐鑄　李獻能　王若虚
王元節　麻九疇　李汾　元德明 (子)好問

趙渢

趙渢字文孺，東平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仕至禮部郎中。性冲澹，學道有所得，尤工書，自號“黄山”。趙秉文云：“渢之正書體兼顔、蘇，行草備諸家體，其超放又似楊凝式，當處蘇、黄伯仲間。”党懷英小篆，李陽冰以來鮮有及者，時人以渢配之，號曰“党趙”。有《黄山集》行於世。

趙渢字文孺，東平人。他考中大定二十二年進士，官至禮部郎中。他的性情平和恬静，學道有收獲，尤其擅長書法，自以“黄山”作名號。趙秉文説：“趙渢的正楷書法兼有顔真卿、蘇東坡的風格，行書草書兼有各家的格調，其中灑脱豪放的風格又很像楊凝式，當處於蘇東坡、黄庭堅二人之間。”党懷英的小篆書法，自李陽冰以來少有比得上他的，當時人用趙渢和他相配，稱作“党趙”。趙渢著有《黄山集》流傳世間。

周昂

周昂字德卿，真定人。父伯禄字天錫，大定進士，仕至同知沁南軍節度使。

周昂字德卿，真定人。他父親名伯禄字天錫，是大定年間考取的進士，官至同知沁南軍節度使。

昂年二十四擢第，調南和簿，有異政，遷良鄉令。入拜監察御史。路鐸以言事被斥，昂送以詩，語涉謗訕，坐停銓。久之，起爲隆州都軍，以邊功復召爲三司官。大安兵興，權行六部員外郎。

周昂二十四歲時考取進士，調任南和主簿，有突出政績，升任良鄉令。召入朝，授監察御史。路鐸因議事被逐出朝，周昂作詩送别，字裹行間有譏諷的意味，因此被中止選任。過了很久，起用爲隆州都軍，因立邊功，又召入朝任三司官。大安年間的戰事興起，周昂權行六部員外郎。

其甥王若虚嘗學於昂，昂教之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内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

周昂的外甥王若虚曾在他門下求學，周昂教導他説：“外表精美而内涵低劣的文章，可以使席間四座的人驚訝却不能使獨坐深思的人滿意，

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爲主,以言語爲役,主强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辭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

可以得到人們口頭表揚却不能得到真心的認可。"他又説:"文章應當把立意看作主人,把語言看作僕從,主人强而僕從弱就可任意使唤。現在的人往往放縱他的奴僕,以至於飛揚跋扈,難以控制,更爲嚴重的是奴僕反過來役使他的主人,即使他們的文章在辭語方面雕琢得極其精美,但哪算是文章的正道呢?"

昂孝友,喜名節,學術醇正,文筆高雅,諸儒皆師尊之。既歷臺省,爲人所擠,竟坐詩得罪,謫東海上十數年。始入翰林,言事愈切。出佐三司非所好,從宗室承裕軍。承裕失利,跳走上谷,衆欲徑歸,昂獨不從,城陷,與其從子嗣明同死於難。嗣明字晦之。

周昂孝敬友愛,注重名義節操,學術醇正,文筆高雅,許多儒學之士都把他當作老師尊重。從前歷任臺省官職,被人排擠,竟因作詩得罪,貶逐到東海之地長達十幾年。起初進入翰林,論事更加直切。出翰林佐助三司官不是他所樂意的,就到皇族人承裕軍中供職。承裕作戰失利,逃往上谷,衆人都想直接返回。周昂獨不肯,城被攻克,周昂和他的從子嗣明同時遇難。嗣明字晦之。

王庭筠

王庭筠字子端,遼東人。生未期,視書識十七字。七歲學詩,十一歲賦全題。稍長,涿郡王翛一見,期以國士。登大定十六年進士第,調恩州軍事判官,臨政即有聲。郡民鄒四者謀爲不軌,事覺,逮捕千餘人,而鄒四竄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軻治其獄,庭筠以計獲鄒四,分别詿誤,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再調館陶主簿。

王庭筠字子端,遼東人。他没滿一周歲時,就能看着書本認出十七個字。他七歲開始學詩,十一歲時作賦能不失題意。稍長,涿郡人王翛一見到他就期望他成爲國家的傑出人才。庭筠考中大定十六年進士,調任恩州軍事判官,一開始處理政務就出了名。郡民鄒四預謀作亂,事情敗露後,逮捕了一千多人,但鄒四逃竄躲藏,没能抓獲。朝廷派大理司直王仲軻處理這件案子,庭筠設計逮捕了鄒四,剔除受連累的人,僅判處了參與謀亂的十二人。後庭筠又調任館陶主簿。

明昌元年三月,章宗諭旨學士院曰:"王庭筠所試文,句太長,朕不喜此,亦恐四方效之。"又謂平章張汝霖曰:"王庭筠文藝頗佳,然語句不健,其人才高,亦不難改也。"四月,召庭筠試館職,中選。御史臺言庭筠在館陶嘗犯贓罪,不當以館閣處之,遂罷。乃卜居彰德,買田隆慮,讀書黄華山寺,因以自號。是年十二月,上因語及學士,嘆其乏材,參政守貞曰:"王庭筠其人也。"三年,召爲應奉翰林文字,命與秘書郎張汝方

明昌元年三月,章宗告誡學士院説:"王庭筠的應試文章語句太長,我不喜歡這種句式,也擔心四方文人模仿。"他又對平章張汝霖説:"王庭筠的寫作技巧很不錯,但語句無力,他這人才氣很高,也是不難改正的。"四月,召庭筠應試館閣職務,被選中。御史臺提出庭筠在館陶時曾犯貪污受賄罪,不應安排在館閣中任職,於是就作罷。庭筠就選擇彰德作定居地,在隆慮購置了田産,他常在黄華山的寺院中讀書,於是就用"黄華山"作自己的名號。這年十二月,章宗因談到學士的問題,發出學士中缺乏人才的感嘆,參政守貞説:"王庭筠就是合格的人選。"明昌三

品第法書、名畫，遂分入品者爲五百五十卷。

年，召庭筠任應奉翰林文字，命他和秘書郎張汝方一起評定法書、名畫的等級，於是就把選入各等的法書、名畫分成五百五十卷。

五年八月，上顧謂宰執曰："應奉王庭筠，朕欲以詔誥委之。其人才亦豈易得，近党懷英作《長白山册文》，殊不工。聞文士多妒庭筠者，不論其文顧以行止爲訾。大抵讀書人多口頰，或相黨。昔東漢之士與宦官分朋，固無足怪，如唐牛僧孺、李德裕，宋司馬光、王安石，均爲儒者，而互相排毁何耶。"遂遷庭筠爲翰林修撰。

明昌五年八月，章宗對宰臣説："應奉王庭筠，我想把起草詔令誥命的事交給他。這種人才又哪是輕易能找到的，近日党懷英作《長白山册文》就很不完備。聽説許多文士都嫉妒庭筠，不論他的文才如何，祇對他的行爲進行詆毁。大致説來讀書人多愛搬弄口舌，有的還結爲朋黨。以往東漢的士人和宦官分成朋黨，這自然是不足爲怪的，但像唐代的牛僧孺、李德裕，宋國的司馬光、王安石，他們都是儒學之士，却又互相排擠詆毁，這又是爲什麼呢。"於是章宗就升任庭筠爲翰林修撰。

承安元年正月，坐趙秉文上書事，削一官，杖六十，解職，語在《秉文傳》。二年，降授鄭州防禦判官。四年，起爲應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復爲翰林修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三十餘首，上甚嘉之。明年，卒，年四十有七。上素知其貧，詔有司賻錢八十萬以給喪事，求生平詩文藏之秘閣。又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復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兹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

承安元年正月，因趙秉文上書的事牽連得罪，被降官一級，打六十板，解除原職，事見本書的《趙秉文傳》。承安二年，降授鄭州防禦判官。承安四年，起用爲應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再次擔任翰林修撰，隨從章宗秋游山川，奉命作詩三十多首，章宗十分贊賞。第二年，庭筠去世，時年四十七。章宗素知庭筠貧困，令有關部門撥給錢八十萬接濟喪事，訪求他一生所作的詩文收藏於内廷書閣。章宗又親自作詩賜給庭筠的家人，詩前的小序説："王遵古是我的老朋友，他的兒子庭筠又以才學選入翰林，前後十年，現在他又去世，玉堂、東觀中不再有這樣的人才了。"

庭筠儀觀秀偉，善談笑，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接。既見，和氣溢於顔間，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百負不恨也。從游者如韓温甫、路元亨、張進卿、李公度，其薦引者如趙秉文、馮璧、李純甫，皆一時名士，世以知人許之。

庭筠的身材高大，儀表英俊，擅長談笑，他的外表看起來好像很清高傲慢，人們當初不敢和他結交。相見之後，就覺得他臉上充滿謙和，誠懇慰問，惟恐不周到，人們稍有可取的地方，他就盡力宣揚，即使這些人後來很對不起他，他也不後悔。和他交游的如韓温甫、路元亨、張進卿、李公度，他推薦的人如趙秉文、馮璧、李純甫，都是一時著名人物，世上人都推許他能鑒别人才。

爲文能道所欲言，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工險韵。有《藂辨》十卷、文集四十卷。書法學米元章，

庭筠作文章能暢所欲言，晚年詩篇的格律很精細嚴整，他的七言長篇詩特别擅長用一些艱僻難押的字韵。著有《藂辨》十卷、文集四十卷。

與趙渢、趙秉文俱以名家，庭筠尤善山水墨竹云。

他的書法學米元章的風格，和趙渢、趙秉文都憑書法自成一家，庭筠還特別擅長畫山水墨竹。

子曼慶，亦能詩并書，仕至行省右司郎中，自號“澹游”云。

庭筠的兒子名曼慶，也會作詩并擅長書法，官至行省右司郎中，自以“澹游”作名號。

劉昂

劉昂字之昂，興州人，大定十九年進士。曾、高而下七世登科。昂天資警悟，律賦自成一家，作詩得晚唐體，尤工絶句。李純甫《故人外傳》云，昂早得仕，年三十三爲尚書省掾，調平涼路轉運副使。時術士有言昂官止五品，昂不信。俄以母憂去職，連蹇十年，卜居洛陽，有終焉之志。有薦其才於章宗者，泰和初，自國子司業擢爲左司郎中。會掌書大中與賈鉉漏言除授事，爲言者所劾，獄辭連昂。章宗震怒，一時聞人如史肅、李著、王宇、宗室從郁皆譴逐之，鉉尋亦罷政。昂降上京留守判官，道卒，竟如術者之言。

劉昂字之昂，興州人，考中大定十九年進士。他家自曾祖、高祖以來七代人都應試中舉。劉昂天資聰明，思路敏捷，擅長作律賦，自成一家，作詩有晚唐時期的風格，尤其擅長作絶句。李純甫撰《故人外傳》記載，劉昂很早就任官，年三十三時任尚書省屬官，後調任平涼路轉運副使。當時有推卦算命的人説他衹能做到五品官，劉昂不信。不久劉昂因母親去世離職，以後十年遭遇坎坷，就選擇洛陽作定居地，有一生在此度過的想法。後來有人向章宗推薦他的才幹，泰和初年，由國子司業提升爲左司郎中。遇上掌書大中與賈鉉泄露了任命事項，被監察人員告發，供詞牽連到劉昂。章宗勃然大怒，知名一時的人士如史肅、李著、王宇、皇族人從郁等都被貶責出京，賈鉉不久也免除職務。劉昂被降任爲上京留守判官，死在上任的路上，竟應了算命人説的話。

李經

李經字天英，錦州人。作詩極刻苦，喜出奇語，不蹈襲前人。李純甫見其詩曰：“真今世太白也。”由是名大震。再舉不第，拂衣去。南渡後，其鄉帥有表至朝廷，士大夫識之曰：“此天英筆也。”朝議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後不知所終。

李經字天英，錦州人。他作詩很下苦功，喜歡創造新奇的詩句，不模仿前人。李純甫讀了他的詩後説：“真是當今的李太白啊。”從此他的名聲大震。他兩次應試没中選，就拂袖而去。金都城南遷汴京後，李經家鄉錦州的主帥有表章送到朝廷，士大夫熟悉這道表章的文風，就説：“這是出自天英的手筆。”後來朝廷因他有軍功，决定就近任他爲本州的副職，李經最後的下落不明。

劉從益

劉從益字雲卿，渾源人。其高祖撝，天會元年詞賦進士，子孫多由科第入仕。從益登大安元年進士第，累官監察御史，坐與當路辨曲直，得罪去。

劉從益字雲卿，渾源人。他的高祖名撝，天會元年考中詞賦科進士，子孫多由科舉入選而任官。從益考取大安元年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因與當權人争辯是非，得罪離朝。

久之，起爲葉縣令，修學勵俗，

過了許久，從益被起用爲葉縣令，他興建學

有古良吏風。葉自兵興，户减三之一，田不毛者萬七千畝有奇，其歲入七萬石如故。從益請於大司農，爲减一萬，民甚賴之，流亡歸者四千餘家。未幾，被召，百姓詣尚書省乞留，不聽。入授應奉翰林文字，逾月以疾卒，年四十四。葉人聞之，以端午罷酒爲位而哭，且立石頌德，以致哀思。

校，糾正民風，有古代優秀官員的風操。葉縣自從戰事興起以來，人户减少了三分之一，田地荒廢了一萬七千多畝，但每年上交七萬石租税的定額没變。從益向大司農提出請求，爲葉縣减去税額一萬石，百姓的生存很大程度上依仗了這項措施，流亡回鄉的有四千多家。不久，從益被召入朝，百姓到尚書省請求留任從益，尚書省没有同意。從益入朝任應奉翰林文字，一月後因病去世，時年四十四歲。葉縣的民衆得知他的死訊，就在端午日停止酒會，設置他的靈位而爲他痛哭，并且立石碑頌揚他的功德，表達人們的哀思。

從益博學强記，精於經學。爲文章長於詩，五言尤工，有《蓬門集》。

子祁字京叔，爲太學生，甚有文名。值金末喪亂，作《歸潛志》以紀金事，修《金史》多采用焉。

從益博學强記，精通經學。他在文學方面長於詩，五言詩尤其精妙，著有《蓬門集》。

他的兒子名祁字京叔，是太學學生，很有文名。他正遭遇金國末年的喪國大亂，作了《歸潛志》來記載金末事實，修《金史》時采用了其中許多資料。

吕中孚　張建

吕中孚字信臣，冀州南宫人。張建字吉甫，蒲城人。皆有詩名。

中孚有《清漳集》。

建，明昌初，授絳州教官，召爲宫教、應奉翰林文字。以老請致仕，章宗愛其純素，不欲令去，授同知華州防禦使，仍賜詩以寵之。自號“蘭泉”，有集行于世。

吕中孚字信臣，冀州南宫人。張建字吉甫，蒲城人。他倆都有詩名。

中孚著有《清漳集》。

張建在明昌初年被任爲絳州教官，召入朝任宫教、應奉翰林文字。因年老請求退休，章宗珍重他的樸實純正品格，不想讓他離任，就授予同知華州防禦使事，并親自作詩賜給他，爲他增添榮耀。張建以“蘭泉”作自己的名號，著有文集，流傳世間。

李純甫

李純甫字之純，弘州襄陰人。祖安上，嘗魁西京進士。父采，卒於益都府治中。純甫幼穎悟異常，初業詞賦，及讀《左氏春秋》，大愛之，遂更爲經義學。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爲文法莊周、列禦寇、左氏、《戰國策》，後進多宗之。又喜談兵，慨然有經世心。章宗南征，兩上疏策其勝負，上奇之，給送軍中，後多如所料。宰執愛其文，薦入翰林。及大

李純甫字之純，弘州襄陰人。祖名安上，曾在西京考取狀元。父名采，死於益都府治中任上。純甫小時很聰明，理解力特别强，最先學習詞賦科學業，當他讀了《左氏春秋》，十分喜好，於是就改習經義科學業。承安二年，純甫考取經義科進士。他作文章效法莊周、列禦寇、左氏、《戰國策》的風格，後輩很多都師法他。他還喜歡談論兵法，常流露出激昂的情緒，有整治天下的雄心。章宗南征，純甫兩次上疏判斷勝負，章宗覺得十分精辟，就把他的論述送到軍中，後來

元兵起，又上疏論時事，不報。宣宗遷汴，再入翰林。時丞相高琪擅威福柄，擢爲左司都事。純甫審其必敗，以母老辭去。既而高琪誅，復入翰林，連知貢舉。正大末，坐取人逾新格，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於汴，年四十七。

戰事的結果多和他預計的一樣。當權大臣欣賞他的文筆，推薦他入翰林供職。當蒙古發動戰争時，純甫又上疏論時事，朝廷没有反應。宣宗遷都汴京，純甫再次進入翰林。這時丞相高琪把握賞罰大權，提升純甫爲左司都事。純甫預知他必定垮臺，就以母親年老爲藉口辭官離朝。不久高琪被殺，純甫又進入翰林，連續幾届知貢舉。正大末年，因録取選人超過新規定，被貶出朝任坊州副長官。還没上任，又改爲京兆府判官。後純甫死於汴京，年四十七歲。

純甫爲人聰敏，少自負其材，謂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賦》，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萬言書，援宋爲證，甚切，當路者以迂闊見抑。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成考，旋即歸隱。日與禪僧士子游，以文酒爲事，嘯歌袒裼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人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往，往輒醉，雖沉醉亦未嘗廢著書。然晚年喜佛，力探其奥義。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關佛老二家者號"内稿"，其餘應物文字爲"外稿"。又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又有《中庸集解》、《鳴道集解》，號"中國心學、西方文教"，數十萬言，以故爲名教所貶云。

純甫機智聰明，年輕時恃才自負，認爲功名可以像彎腰拾柴草一般輕易得到，他作了一篇《矮柏賦》，期望自己成爲諸葛亮、王猛那樣的人物。他曾以一個小官的身份上萬言書，援引宋國的事實來闡述金國的國情，很合實際，當權人認爲迂闊，加以壓制。純甫人到中年，估計自己的抱負無法施展，更是狂飲無度，自求解脱，不再有宦途上的進取心。他最後得任一官，還没等考核就辭官隱居。他每天與禪師和尚讀書人交游，專以吟詩作賦、宴會飲酒度日，呼嘯長歌，赤身露體，多有禮法不容之處，有時還連飲數月，沉醉不醒。衹要有人叫他喝酒，不論對方是貴是賤，必定前去，去就喝醉，雖然他經常大醉，却也從没停止著書。但他晚年喜好佛法，盡力探索其中的精微含義。純甫分類彙集自己的文章，凡是論述性理和有關佛道二教的稱作"内稿"，其他應酬文字作爲"外稿"。他還注解了《楞嚴經》、《金剛經》、《老子》、《莊子》。又著有《中庸集解》、《鳴道集解》，稱具備"中國心學、西方文教"，達數十萬字，以此遭到持傳統儒學觀念人士的詆毁。

王鬱

王鬱字飛伯，大興人。儀狀魁奇，目光如鶻。少居釣臺，閉門讀書，不接人事。久之，爲文法柳宗元，閎肆奇古，動輒數千言。歌詩俊逸，效李白。嘗作《王子小傳》以自叙。

王鬱字飛伯，大興人。他的容儀出衆，身材魁偉，目光如鶻。年輕時他居住在釣臺，閉門讀書，不交外人，不理俗務。過了很久，他的文章已有柳宗元的法度，内涵博大，筆勢豪放，極有古風，落筆動輒數千字。他的歌詩雄健飄逸，效法李白。他曾作《王子小傳》自叙生平。

天興初元，汴京被圍，上書言

天興初年，汴京被圍，王鬱上書論時事，没

事，不報。四月，圍稍解，挺身突出，爲兵士所得。其將遇之甚厚，鬱經行無機防，爲其下所忌，見殺。臨終，懷中出書曰："是吾平生著述，可傳付中州士大夫曰，王鬱死矣。"年三十餘。同時以詩鳴者，雷琯、侯册、王元粹云。

有得到朝廷回答。四月，敵兵的圍困稍稍緩和，王鬱挺身突圍，被敵兵捉住。敵將待他很優厚，王鬱行爲没有心機和防備，遭到敵將手下人的忌恨，將他殺害。臨死前，王鬱掏出懷中藏書説："這是我一生的著述，可送交中原士大夫，就説王鬱已經死了。"時年三十多歲。和他同時以作詩出名的有雷琯、侯册、王元粹。

宋九嘉

宋九嘉字飛卿，夏津人。爲人剛直豪邁，少游太學，有能賦聲。長從李純甫讀書，爲文有奇氣，與雷淵、李經相伸仲。中至寧元年進士第，歷藍田、高陵、扶風、三水四縣令，咸以能稱。入爲翰林應奉。正大中，以疾去。没于癸巳之難。

宋九嘉字飛卿，夏津人。他爲人剛直豪邁，年輕時來到太學，有善於作賦的名聲。他長期在李純甫門下讀書，作文章有不凡的氣勢，和雷淵、李經的水平不相上下。他考中至寧元年進士，歷任藍田、高陵、扶風、三水四縣縣令，都以治政得力著稱。入朝任翰林應奉。正大年間，因病退休。後來宋九嘉死於癸巳年國難。

龐鑄

龐鑄字才卿，遼東人。少擢第，仕有聲。南渡後，爲翰林待制，遷户部侍郎。坐游貴戚家，出倅東平，改京兆路轉運使，卒。博學能文，工詩，造語奇健不凡，世多傳之。

龐鑄字才卿，遼東人。年輕時應試中選，做官有聲譽。金都南遷後，龐鑄升任翰林待制，升户部侍郎。因與貴戚人家交游得罪，貶出朝任東平副長官，改任京兆路轉運使，死於任上。龐鑄學問淵博，會作文章，尤其擅長作詩，造語新奇雄健，不同凡響，世人多傳誦他的作品。

李獻能

李獻能字欽叔，河中人。先世有爲金吾衛上將軍者，時號"李金吾家"。迨獻能昆弟皆以文學名，從兄獻卿、獻誠、從弟獻甫相繼擢第，故李氏有"四桂堂"。

李獻能字欽叔，河中人。他家先輩有人曾任金吾衛上將軍，當時人就稱"李金吾家"。到獻能兄弟時，都以文學著稱，從兄獻卿、獻誠、堂弟獻甫相繼應試中選，所以李氏又有"四桂堂"的雅號。

獻能苦學博覽，於文尤長於四六。貞祐三年，特賜詞賦進士，廷試第一人，宏詞優等，授應奉翰林文字。在翰苑凡十年，出爲鄜州觀察判官。用薦者復爲應奉，俄遷修撰。正大末，以鎮南軍節度副使充河中帥府經歷官。大元兵破河中，奔陜州，行省以權左右司郎中，值趙三三軍變遇害，年四十三。

獻能刻苦學習，博覽群書，在作文方面特别擅長四六駢體。貞祐三年，特賜詞賦科進士，參加廷試被定爲第一名，又試宏詞特科，列名優等，授應奉翰林文字。在翰林達十年之久，出任鄜州觀察判官。又因朝臣的推舉，再次擔任翰林應奉，不久升任爲翰林修撰。正大末年，以鎮南軍節度副使的職位充河中帥府經歷官。蒙古軍攻破河中，獻能逃到陜州，行省委任他權左右司郎中，正逢趙三三策動兵變，獻能遇害，時年四十三。

獻能爲人眇小而墨色，頗有髯。

獻能身材瘦小，皮膚黑，多鬍鬚。他善於談

善談論，每敷説今古，聲鏗亮可聽。作詩有志於風雅，又刻意樂章。在翰院，應機敏捷號得體。趙秉文、李純甫嘗曰："李獻能天生今世翰苑材。"故每薦之，不令出館。

論，常縱論古今事，聲音響亮動聽。他作詩有意效法《詩經》中《國風》和《雅》的風格，又刻意習作樂章。在翰林院中，他隨機應變，思想敏捷，所擬詔令，號爲得體。趙秉文、李純甫曾説："李獻能是今世天生的翰林人才。"所以他們常常薦舉他，不讓他離開翰林。

家故饒財，盡於貞祐之亂，在京師無以自資。其母素豪奢，厚於自奉，小不如意則必訶譴，人視之殆不堪憂，獻能處之自若也。時人以純孝稱之。嘗謂人云："吾幼夢官至五品，壽不至五十。"後竟如其言。

獻能家以前頗有財産，在貞祐年間的動亂中損失一空，居處京城後無法自給。他的母親一貫揮霍無度，貪圖享受，稍不如意就要大聲叫駡，人們遇到這種情況大都無法承受而憂愁，獻能却泰然處之。當時人都稱他是真正的孝子。獻能曾對人説："我小時候做夢知道能做到五品官，活不到五十歲。"結果竟和他説的一一相符。

王若虚

王若虚字從之，稾城人也。幼穎悟，若夙昔在文字間者。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調鄜州録事，歷管城、門山二縣令，皆有惠政，秩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用薦入爲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奉使夏國，還授同知泗州軍州事，留爲著作佐郎。正大初，《宣宗實録》成，遷平凉府判官。未幾，召爲左司諫，後轉延州刺史，入爲直學士。

王若虚字從之，稾城人。他從小聰明靈活，理解力强，像是一個早就從事文墨的人。他考取承安二年經義科進士，調任鄜州録事，歷任管城、門山二縣令，每到一地都爲百姓辦了好事，任滿離去，老幼挽留話别，逗留了好幾天纔得以上路。通過薦舉，若虚入朝任國史院編修官，升任應奉翰林文字。奉命出使夏國，返回後授同知泗州軍州事，留在朝中任著作佐郎。正大初年，完成了《宣宗實録》的撰著，升任平凉府判官。不久，召入朝任左司諫，後轉任延州刺史，又入朝任直學士。

天興元年，哀宗走歸德。明年春，崔立變。群小附和，請爲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虚爲文。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忤，則讒構立見屠滅。若虚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爲愈。雖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輩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功德而可信乎後

天興元年，哀宗離京奔入歸德。第二年春季，崔立發動叛亂。小人們隨聲附和，請求爲崔立樹立功德碑，翟奕用尚書省的名義召若虚撰寫碑文。當時翟奕等人仗勢作威，他人稍有觸犯，就讒言誣陷，羅織罪名，予以殺害。若虚估計自己必死無疑，就暗中對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説："現在召我撰寫碑文，我不服從就會被殺。但寫了就喪失名義節操，倒不如死了還强些。雖然是這樣，我還是先把道理向他們講明。"於是若虚就對崔奕等人説："丞相的功德碑應針對什麽事來行文?"翟奕等惱怒地説："丞相獻京城投降，使百萬生靈得以生存，這不是功德麽?"若虚説："學士代替皇帝行文，把功德碑文稱作代替皇帝行文可以嗎？况且丞相既然獻城投降，那麽朝中

世哉?"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赴省，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曰："衆議屬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别。數日，促迫不已，祁即爲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爲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删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後兵入城，不果立也。

官員都出自他的門下，從古以來難道有門下人爲主帥歌功頌德而能使後代人相信的嗎?"翟奕等壓服不了他，就把太學生劉祁、麻革等召到尚書省，好問、張信之把立碑的事告訴他們，說："大家商議決定委托你們二位，并已經稟告鄭王了，二位就不要推辭。"劉祁等一再拒絶後離去。幾天之中，翟奕等不停地催促逼迫，劉祁就起草碑文，交給好問。好問覺得不如意，就親自動筆，寫成以後又交給若虛看，於是又共同商量改正了幾個字，不過這篇碑文衹是如實叙述當時的事而已。後蒙古軍入城，功德碑最終没有樹起來。

金亡，微服北歸鎮陽，與渾源劉郁東游泰山，至黄峴峰，憩萃美亭，顧謂同游曰："汩没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令子忠先歸，遣子恕前行視夷險，因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年七十。所著文章號《慵夫集》若干卷、《滹南遺老》若干卷，傳於世。

金國滅亡後，若虛改穿民間裝束北行到了鎮陽，後來又與渾源人劉郁東游泰山，抵達黄峴峰，在萃美亭歇息，他看了看同游的人，然後說："我一生埋没在塵土瀰漫的世間，没想到晚年竟能到此仙府，果真能在這山中度過一生，我也就心滿意足了。"於是他就令兒子王忠先回家去，派另一兒子王恕繼續前行探察山路險易，自己就垂脚坐在大石上，過了許久，他就閉目而死了，終年七十歲。他所著的文章彙集成册，稱作《慵夫集》的有若干卷，取名《滹南遺老》的有若干卷，都流傳在世上。

王元節　王國綱

王元節字子元，弘州人也。祖山甫，遼户部侍郎。父翊，海陵朝，左司員外郎。元節幼穎悟，雖家世貴顯，而從學甚謹。渾源劉撝愛其才俊，以女妻之，遂傳其賦學。登天德三年詞賦進士第。雅尚氣節，不能隨時俯仰，故仕不顯。及遷密州觀察判官，既罷，即逍遥鄉里，以詩酒自娱，號曰"遁齋"。年五十餘卒。有詩集行於世。

王元節字子元，弘州人。祖名山甫，在遼國任户部侍郎，父名翊，在海陵王一朝任左司員外郎。元節從小聰明穎悟，雖然家庭世代貴顯，但他學習十分用心。渾源人劉撝喜歡他的才學出衆，把女兒嫁給他，後來又向他傳授自己作賦的學問。元節在天德三年考中詞賦科進士。他十分注重氣節，不肯改變自己的節操去迎合當時的人事，所以他没做到高官。當他升任到密州觀察判官又被罷免之後，就逍遥鄉里，以吟詩飲酒自樂。爲自己的書室取名"遁齋"。去世時五十多歲。著有詩集流傳在世間。

弟元德，亦第進士。有能名於時，終南京路提刑使。

他的弟弟名元德，也考中進士。元德在當時以有才能著名，官至南京路提刑使。

孫國綱字正之。業儒術，尤長吏事。爲人端重樂易，或有忤者略不與

元節的孫子國綱字正之。他專學儒家經典，特别善於處理各種紛繁的公務。他人品端莊，性

校，亦未嘗形于怒色。大安三年，試補尚書吏部掾，未幾，轉御史臺令史。宣宗聞其材幹，興定三年特召爲近侍，奉職承應，甚見寵遇，勒留凡三考，出爲同知申州事。無何，召爲筆硯直長，擢監察御史，秩滿，敕留再任，蓋知其材器故也。

格穩重，對人和藹平易，即使別人有觸犯自己的地方也一點不計較，也從没表現出惱怒的神色。大安三年，國綱試任尚書省吏部屬吏，不久轉任御史臺令史。宣宗得知他有才幹，在興定三年特意召爲近侍人員，他奉公守職，辦事得力，受到格外的信任和優待，一直留任了三屆，後出任同知申州事。不久，召入朝任筆硯局直長，提升爲監察御史。任期滿，朝廷令再任原職，這是因爲瞭解他的才能和器度的緣故。

開興元年，關陝完顏總帥屯河中府，與大元軍戰敗績，哀宗遣國綱乘上厩馬，徑詣河中問敗軍之由，還至中途，值大兵見殺，時年四十四。

開興元年，關陝完顏總帥駐守河中府，在與蒙古軍交戰時失利，哀宗派國綱騎着上厩所養的快馬，直接趕到河中察問兵敗的原因，返回時走到半路上，撞上蒙古兵，遇害，時年四十四歲。

麻九疇

麻九疇字知幾，易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一時目爲神童。章宗召見，問："汝入官殿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耶?"上大奇之。弱冠入太學，有文名。

麻九疇字知幾，易州人。他三歲時能識字，七歲時能寫草書，所寫的大字有達數尺的，一時間人們把他看作神童。章宗召見他，問："你入宫殿中畏懼膽怯不?"九疇回答説："君臣如同父子，兒子難道會畏懼父親嗎?"章宗認爲他很了不起。九疇二十歲左右進入太學，有文名。

南渡後，寓居郾、蔡間，入遂平西山，始以古學自力。博通《五經》，於《易》、《春秋》爲尤長。興定末，試開封府，詞賦第二，經義第一。再試南省，復然。聲譽大振，雖婦人小兒皆知其名。及廷試，以誤絀，士論惜之。已而，隱居不爲科舉計。正大初，門人王説、王采苓俱中第，上以其年幼，怪而問之，乃知嘗師九疇。平章政事侯摯、翰林學士趙秉文連章薦之，特賜盧亞榜進士第。以病，未拜官告歸。再授太常寺太祝，權博士，俄遷應奉翰林文字。

金都南遷後，九疇寓居郾城、蔡州一帶，又進入遂平西山，開始獨自鑽研古代文化。他通曉《五經》，對《易》、《春秋》特别精通。興定末年，九疇在開封府應試，取得詞賦考試第二名、經義考試第一名的成績。又參加尚書省會試，成績同前。一時間名聲大震，就連婦女小孩都知道他的名字。當進行廷試時，九疇因失誤被黜退，士人紛紛惋惜。後來九疇就閉門隱居，不再有應試的打算。正大初年，九疇的學生王説、王采苓都考中進士，哀宗因他們都很年少，詫異地詢問，纔知他們曾拜九疇爲師。平章政事侯摯、翰林學士趙秉文聯名上書推薦九疇，哀宗就特别授予他以盧亞爲首的那一榜進士資格。因病，九疇没有接任官職就請求還鄉了。後來朝廷任命他爲太常寺太祝，代理博士，不久升爲應奉翰林文字。

九疇性資野逸，高蹇自便，與人交，一語不相入則徑去不返顧。自度

九疇有散漫豪放的習性，隨意行事，與人交往，一言不合就頭也不回地斷然離去。他估量自

終不能與世合，頃之，復謝病去。居郾城，天興元年，大元兵入河南，挈家走確山，爲兵士所得，驅至廣平，病死，年五十。

九疇初因經義學《易》，後喜邵堯夫《皇極書》，因學算數，又喜卜筮、射覆之術。晚更喜醫，與名醫張子和游，盡傳其學，且爲潤色其所著書。爲文精密奇健，詩尤工緻。後以避謗忌，持戒不作。明昌以來，稱神童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能作詩，劉滋、劉微、張漢臣後皆無稱，獨知幾能自樹立，耆舊如趙秉文，以徵君目之而不名。

己始終不能與世人融洽相處，不久就稱病辭職離去。九疇居住郾城，天興元年，蒙古軍攻入河南，九疇帶着家人逃往確山，被敵兵捉去，押到廣平，九疇病死在這裏，時年五十歲。

九疇先前因喜好經義學《易》，後來喜讀邵堯夫所著的《皇極書》，於是就學推衍計算之法，還喜歡一些預求吉凶禍福、猜測覆蓋之物的技藝。到了晚年，九疇更喜好醫術，他與名醫張子和交游，學到了子和的所有醫學知識，并對子和所著的書加以潤色。他作文章布局精密，筆力雄健，詩歌尤其精妙。後來爲了避免誹謗時事的嫌疑，堅决不再作詩。從明昌以來，被稱爲神童的有五人，太原人常添壽四歲能作詩，劉滋、劉微、張漢臣，後來都没有名聲，衹有知幾一人能憑自己的學問有所建樹，一些有名望的老人如趙秉文，都把他看作隱士而不直呼姓名。

李汾

李汾字長源，太原平晋人。爲人尚氣，跌宕不羈。性褊躁，觸之輒怒，以是多爲人所惡。喜讀史，工詩，雄健有法。避亂入關，京兆尹子容愛其材，招致門下。留二年去，之涇州，謁左丞張行信，一見即以上客禮之。

元光間，游大梁，舉進士不中，用薦爲史館書寫。書寫，特抄書小史耳，凡編修官得日録，纂述既定，以稿授書寫，書寫録潔本呈翰長。汾既爲之，殊不自聊。時趙秉文爲學士，雷淵、李獻能皆在院，刊修之際，汾在旁正襟危坐，讀太史公、左丘明一篇，或數百言，音吐洪暢，旁若無人。既畢，顧四坐漫爲一語云“看”。秉筆諸人積不平，而雷、李尤切齒，乃以嫚罵官長訟于有司，然時論亦有不直雷、李者。尋罷入關。

李汾字長源，太原平晋人。他是一個心高氣傲的人，行事隨意，無拘無束。性情偏急，一遇觸犯就發怒，因此許多人討厭他。李汾喜歡讀史書，擅長作詩，詩風雄健有法度。避亂逃入關中，京兆尹子容看重他的才幹，把他招到自己門下。住了兩年李汾離開京兆，前往涇州，拜會左丞張行信，張行信一見之下就把他待爲上賓。

元光年間，李汾出游到了大梁，應考進士没中榜，因人推薦任爲史館書寫。書寫衹不過是抄書的小職員，凡是編修官得到日録資料，撰述完畢之後，就把草稿交給書寫，書寫抄成清本送交翰長。李汾接受這個差事後，一點都不感興趣。這時趙秉文任學士，雷淵、李獻能都在學士院中，當他們進行撰述的時候，李汾在一邊正襟危坐，讀太史公、左丘明的文一篇，或者是數百字，聲音洪亮流暢，旁若無人。讀完之後環視周圍的人，漫不經心地叫了一聲“看。”執筆撰述的幾個人心中不滿，而雷淵、李獻能更是切齒怨恨，就以謾罵長官的罪名向有關機構控告，但當時輿論也有説雷淵、李獻能不對的。不久李汾罷任入關中。

明年來京師，上書言時事，不

第二年李汾來到京城，上書論時事，不合朝

合，去客唐、鄧間。恒山公武仙署行尚書省講議官。既而，仙與參知政事完顏思烈相異同，頗謀自安，懼汾言論，欲除之。汾覺，遁泌陽，仙令總帥王德追獲之，鎖養馬平，絶食而死，年未四十。

廷的意，就離京游居唐州、鄧州一帶，恒山公武仙委任他爲行尚書省講議官。後來，武仙與參知政事完顏思烈不和，儘量設法自保，擔心李汾説出去，打算除掉他。李汾察覺，逃往泌陽，武仙令總帥王德追捕了他，關押在馬平，李汾絶食而死，當時還不到四十歲。

汾平生詩甚多，不自收集，世所傳者十二三而已。

李汾生平作詩很多，自己没有收集，世間流傳的不過有十分之二三罷了。

元德明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讀書，口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嵒集》三卷。子好問，最知名。

元德明，族系出自北魏的拓拔氏，太原秀容人。從小酷愛讀書，口中不談世俗鄙事，和藹平易，與人無争。穿布衣，吃素飯，他泰然處之，家中人也不敢用求財謀生的事拖累他。德明多次應舉不中，就在名山勝水之中隨意游蕩，飲酒賦詩，自我消遣。年四十八時去世。德明著有《東嵒集》三卷。兒子好問，是最出名的一個。

元好問

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晋卿等，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

元好問字裕之。他七歲時就會作詩。十四歲時，從陵川人郝晋卿求學，他没有致力於應試學業，而是博覽貫通經書史傳諸子百家，用了六年的時間學業告成。他走出太行山，渡過黄河，作了《箕山》、《琴臺》等詩，禮部尚書趙秉文見到後，認爲近代没有這樣好的作品。於是他的名聲震動京城。

中興定五年第，歷内鄉令。正大中，爲南陽令。天興初，擢尚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

好問考中興定五年進士，曾任内鄉縣令。正大年間，任南陽縣令。天興初年，提升爲尚書省掾，不久，任爲左司都事，轉任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國滅亡後，好問不再做官。

爲文有繩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絶雕劌，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謡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爲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銘志盡趨其門。其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

好問作文章有法度，兼備各種體裁。他的詩篇有異峰突起的氣象而無人工雕琢的痕迹，有精美的文采而不落浮華的俗套。他的五言詩高古沉鬱；七言樂府詩不用傳統題目，特出新意；歌謡慷慨，帶有幽州、并州人豪放的風氣。他的詞作能發揮新的格調，此外用以表達情誼、抒發感傷的作品也有數百篇。戰後，先前的名家都死了，好問被公認爲一代宗師巨匠，四面八方的人需作碑文墓銘的都上他家求請。他的著作有詩文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

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己所當任。時金國實録在順天張萬户家，乃言於張，願爲撰述，既而爲樂夔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傳。"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爲記録，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好問晚年尤其把著書立説作爲自己的責任，認爲金人統治天下，典章法度方面幾乎能趕上漢、唐，國亡後應進行國史的修撰，自己正該承擔這個責任。這時金國的實録資料保存在順天張萬户家，好問就向張萬户提出，願意負責修撰，後來因樂夔的阻止而作罷。好問説："不能讓一代人的事迹泯没不傳。"於是就在家園構築亭樓，在上面進行著述，因而稱作"野史"。凡金國君臣的遺言往行，通過采訪搜集而得知，一有所獲就用小字記録在方寸小紙上，累計達一百多萬字。現在所流傳的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好問去世時六十八歲。修撰《金史》時，多依據他的著述。

贊曰：韓昉、吴激，楚材而晋用之，亦足爲一代之文矣。蔡珪、馬定國之該博，胡礪、楊伯仁之敏贍，鄭子聃、麻九疇之英俊，王鬱、宋九嘉之邁往。三李卓举，純甫知道，汾任氣，獻能尤以純孝見稱。王庭筠、党懷英、元好問自足知名異代。王競、劉從益、王若虚之吏治，文不掩其所長。蔡松年在文藝中，爵位之最重者，道金人言利，興黨獄，殺田瑴，文不能掩其所短者歟？事繼母有至行，其死家無餘貲，有足取云。

贊曰：韓昉、吴激，都是他國的人才而被金國任用，也足以稱作一代的文士了。蔡珪、馬定國的學問廣博并有識見，胡礪、楊伯仁的才思敏捷而内涵深厚，鄭子聃、麻九疇的才性出類拔萃，王鬱、宋九嘉的詩文氣勢奔放。李純甫懂得治國大法，李汾自負意氣，李姓三人也出衆不凡，李獻能尤以純孝的品行著稱。王庭筠、党懷英、元好問的名望自然足以流傳後世。王競、劉從益、王若虚有政績，文名并不能遮掩他們的長處。蔡松年在文學藝術人才中是官位最高的一個，却引導金人謀利，挑動黨争案件，殺害田瑴，文名不能遮掩他的短處吧？他侍奉繼母有常人不及的孝行，死後家無餘財，也有可取之處。

金史卷一百二十七

列傳第六十五

孝　友

温迪罕斡魯補　陳顔　劉瑜　孟興　王震　劉政

隱　逸

褚承亮　王去非　趙質　杜時昇　郝天挺　薛繼先
高仲振　張潛　王汝梅　宋可　辛愿　王予可

孝友

孝友者人之至行也，而恒性存焉。有子者欲其孝，有弟者欲其友，豈非人之恒情乎？爲子而孝，爲弟而友，又豈非人之恒性乎？以人之恒情責人之恒性，而不副所欲者恒有焉。有竭力於是，豈非難乎？天生五穀以養人，五穀之有恒性也。服田力穡以望有秋，農夫之有恒情也。五穀熟，人民育，豈異事乎。然以唐、虞之世，“黎民阻飢”不免以命稷，“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不免以命契，以是知順成之不可必，猶孝友之不易得也。是故“有年”、“大有年”以異書於聖人之經，孝友以至行傳於歷代之史，劭農、興孝之教不廢於歷代之政，孝弟、力田自漢以來有其科。章宗嘗言：“孝義之人，素行已備，雖有希覬猶不失爲行善。”庶幾帝王之善訓矣。夫金世孝友見於旌表、載於史册者僅六人焉。作《孝友傳》。

孝友是人們的高尚品德，而其中包含着固有的天性。有兒子的人希望兒子孝順，有弟弟的人希望弟弟敬愛，這難道不是人之常情嗎？作爲兒子就孝順父母，作爲弟弟就敬愛兄長，又難道不是人們固有的天性嗎？以人之常情責求人們固有的天性，而事與願違的情況也是常有的。也有一些人爲了作到孝友耗盡了畢生精力，不是很難得的嗎？天生五穀而養活人類，這是五穀有可食的固有屬性。勞作田間盡力耕種而期望好收成，這是農夫的常情。五穀成熟，人民得以生存，哪算是特異的事呢。但就憑唐、虞那樣的世道，因“百姓困於飢餓”，不免要命稷去負責農事，因“百姓不相親，家中父、母、兄、弟、子不和順”，不免要命契去進行教化，由此可知事情是不能保證必然順利成功的，就如孝友的德行不能輕易做到一樣。所以“有收成”、“五穀豐登”被當作特異事件載於聖人的經典著作，孝友被看作高尚品德載於歷代史書，勸農事、興孝道一直作爲歷代的政令，孝悌、力田自漢代以來就是選舉的名目。章宗曾説：“孝順仁義的人，純正的品

質已經具備，就算別有所求，也不影響他們做好事。”可説是帝王中善於訓導的了。金代孝友的人見於表彰的牌匾、載於史書的僅有六名。本書特立《孝友傳》。

温迪罕斡魯補

温迪罕斡魯補，西北路宋葛斜斯渾猛安人。年十五，居父喪，不飲酒食肉，廬于墓側。母疾，刲股肉療之，疾愈。詔以爲護衛。

温迪罕斡魯補，西北路宋葛斜斯渾猛安人。十五歲時，他在爲父親守喪的期間不飲酒吃肉，在墓旁架茅廬居住。母親生病，他割下腿上的肉來治療，母親的病就好了。朝廷下令録用他作護衛。

陳顔

陳顔，衛州汲縣人。世業農。父光，宋季擢武舉第，調壽陽尉。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圍城中。顔間關渡河，往省其父，因扶疾北歸。光家奴謀良不可，誣告光與賊殺人。光繫獄，榜掠不勝，因自誣服。顔詣郡請代父死，太守徐某哀之，不敢决。適帥臣至郡，以其狀白，帥曰：“此真孝子也。”遂并釋之。天會七年，詔旌表其門閭。

陳顔，衛州汲縣人。他家世代務農。父名光，北宋末年應武舉中選，調任壽陽尉。還没赴任，碰上金兵攻取汴京，陳光病倒在被金兵包圍的城中。陳顔歷盡艱險，渡過黄河，前去探望父親，隨後就扶持病中的父親北行還鄉。陳光的家奴謀求脱身爲良民，没能實現，就誣告陳光夥同賊徒殺人。陳光被逮捕入獄，忍受不了嚴刑拷打，於是自己就含冤認罪。陳顔到郡府請求代替父親死，太守徐某憐憫他，但不敢决斷。正巧有帥臣來到郡中，徐某把情況作了彙報，帥臣説：“這人是真正的孝子。”於是就把他父子倆都放了。天會七年，太宗下令爲他們的鄉居題額挂匾，以示表彰。

劉瑜

劉瑜，棣州人。家貧甚，母喪不能具葬，乃質其子以給喪事。明昌三年，詔賜粟帛，復其終身。

劉瑜，棣州人。他的家境十分貧寒，母親去世後無力備辦葬事，就用自己的兒子作抵押，借錢供辦喪事。明昌三年，章宗下令賜給劉瑜粟帛，免除他終生的勞役。

孟興

孟興，蚤喪父，事母孝謹。母没，喪葬盡禮。事兄如事其父。明昌三年，詔賜帛十匹、粟二十石。

孟興很早就失去了父親，他對母親很孝順，服侍周到。母親去世，完全依禮制安葬守喪。他對待兄長就如對待父親一樣。明昌三年，章宗下令賜給孟興帛十匹、粟二十石。

王震

王震，寧海州文登縣人。爲進士學。母患風疾，刲股肉雜飲食中，疾遂愈。母没，哀泣過禮，目生翳。服除，目不療而愈，皆以爲孝感所

王震，寧海州文登縣人。他從事應進士考試的學業。母親患風疾，王震就割下自己腿上的肉混入食物中，母親的病就好了。母親去世，王震痛哭流涕哀傷過度，以致眼生膜障。喪期後，

致。特賜同進士出身，詔尚書省擬注職任。

眼病没經治療就好了，當時人都認爲是他的孝心感動神靈的結果。後來皇帝特授予他同進士出身資格，令尚書省安排任命職位。

劉政

劉政，洺州人。性篤孝，母老喪明，政每以舌舐母目，逾旬母能視物。母疾，晝夜侍側，衣不解帶，刲股肉啖之者再三。母死，負土起墳，鄉鄰欲佐其勞，政謝之。葬之日，飛鳥哀鳴，翔集丘木間。廬於墓側者三年。防禦使以聞，除太子掌飲丞。

劉政，洺州人。他生性重孝道，母親年老失明，劉政常用舌頭舐母親的眼睛，十多天後母親就能看見東西了。母親有病時，劉政晝夜侍候在一旁，而不脱衣休息，多次割下自己腿上的肉給母親吃。母親去世，劉政親自背土造墳，鄉里鄰居有心分擔他的勞苦，劉政都謝絶了。下葬的那天，飛鳥發出悲哀的叫聲，在山丘林木間時飛時停。劉政在母親墓旁架茅廬居守，長達三年。防禦使把劉政的孝行上報朝廷，朝廷任他爲太子掌飲丞。

隱逸

孔子稱逸民伯夷、叔齊、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其立心造行之異同，各有所稱謂，而柳下惠則又嘗仕於當世者也。長沮、桀溺之徒，則無所取焉。後世，凡隱遁之士其名皆列於史傳，何歟？蓋古之仕者，其志將以行道，其爲貧而仕下列者，猶必先事而後食焉。後世干禄者多，其先人尚人之志與嘆老嗟卑之心，能去是者鮮矣。故君子於士之遠引高蹈者特稱述之，庶聞其風猶足以立懦廉頑也。作《隱逸傳》。

孔子所稱道的氣節高邁的人有伯夷、叔齊、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對他們心志意趣、所作所爲的異同，分别有所評述，而柳下惠又是其中曾在當世作過官的一位。至於長沮、桀溺這類人，就不值得效法。後代凡屬隱退人士都名列史書傳記，這是爲什麽呢？因爲古時的人做官，他們的志向是要憑藉官職推行治國之法，其中因爲貧困而作低級官吏的人，也必定先幹事業後顧生計。後代許多人總是想方設法地求取俸禄，他們有出人頭地的欲望和爲衰老卑微而嗟嘆的心性，能拋開這些的人是很少的。所以德行高尚的人對遠遠離去深深隱居的人士特别稱道，并記叙他們的事迹，希望他們的風操傳開後，還能起到使懦夫立志、貪夫廉潔的作用。爲此本書立《隱逸傳》。

褚承亮

褚承亮字茂先，真定人。宋蘇軾自定武謫官過真定，承亮以文謁之，大爲稱賞。宣和五年秋，應鄉試，同試者八百人，承亮爲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户曹，未赴，會金兵南下。

天會六年，斡離不既破真定，拘

褚承亮字茂先，真定人。宋國的蘇軾被貶官，由定武經過真定，承亮帶着文章去拜見他，很受蘇軾的贊賞。宣和五年秋，承亮應鄉試，同試的有八百人，承亮是第一名。第二年，承亮考中進士，調任易州户曹，還没赴任，就碰上金兵南下。

天會六年，斡離不攻克真定後，强行徵集真

籍境内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名亦在籍中，匿而不出。軍中知其才，嚴令押赴，與諸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詣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劉爲之動容。餘悉放第，凡七十二人，遂號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仕爲郎官，一日出左掖門，墮馬，首中闥石死，餘皆無顯者。劉多承亮之誼，薦知稾城縣。漫應之，即棄去。年七十終，門人私謚曰“玄貞先生”。

定境内的進士到安國寺會試，承亮的名字也列在册中，他躲藏不出。金軍中官員知道他有才學，嚴令押往試場，和衆士人一起應對策問。策問的題中有“上皇無道、少帝失信”一句。舉人們都附合金人心意，盡力詆毀宋帝。承亮走到主考人劉侍中面前説：“君父的罪過哪是臣子可以指責的呢?”説完拱手上下一摇就走出了考場。劉侍中也被他説得改變了神色。除了承亮外，其他人都被放榜入選，共有七十二人，當時就稱作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任爲郎官，一天由宫城左側門出，從馬上掉下來，頭撞石門檻而死，其餘都没有登顯位的。劉侍中贊賞承亮有情義，推薦他知稾城縣。承亮漫不經心地應承了，隨後就棄任離去。承亮七十歲時去世，門人私下給他加了個“玄貞先生”的謚號。

子席珍，正隆二年進士，官州縣有聲。

承亮的兒子名席珍，考中正隆二年進士，任州縣官有名聲。

王去非

王去非字廣道，平陰人。嘗就舉，不得意即屏去，督妻孥耕織以給伏臘。家居教授，束修有餘輒分惠人。弟子班忱貧不能朝夕，一女及笄，去非爲辦資裝嫁之。北鄰有喪忌東出，西與北皆人居，南則去非家，去非壞蠶室使喪南出，遂得葬焉。大定二十四年卒，年八十四。

王去非字廣道，平陰人。曾參加科舉考試，没能如願以償，於是就放棄了這條門路，督促妻兒耕種紡織，以此供給一家的生計。王去非居家收徒教書，學生所送乾肉有多的就分送他人。他的弟子班忱貧困難以度日，有一女兒已經成年，王去非就爲他女兒備辦嫁妝等物，了結婚事。王去非居院的北屋鄰居家死了人，忌諱從東邊出葬，西邊和北邊都是鄰居住房，南邊就是王去非家，王去非拆毁了養蠶的房屋，讓靈柩從南邊送出，於是纔得以安葬。大定二十四年，王去非去世，時年八十四歲。

趙質

趙質字景道，遼相思温之裔。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爲業。明昌間，章宗游春水過焉，聞弦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咏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爲外臣乎。”上益奇之，賜田畝千，復之

趙質字景道，是遼國丞相思温的後代。大定末年，趙質考進士不中，就隱居燕城南邊，以教書爲職業。明昌年間，章宗出游觀光游獵，經過趙質的住地，聽到朗朗讀書聲，就來到他的書室，觀看墻上題寫的詩句，吟咏了許久，贊賞他的志趣不凡。章宗把趙質召到行宫殿廷，任命他爲官。趙質一再推辭説：“我性格孤僻，放蕩不拘，决意在林深草茂之地閑居，不圖榮華富貴。何況高居殿廷之上的是英明仁德的君主，會不容

終身。泰和二年卒，年八十五。

許巢父、許由這樣的人作廷外的臣民嗎。”章宗更加看重他，賞賜田地一千畝，免除他終生勞役。泰和二年，趙質去世，時年八十五歲。

杜時昇

杜時昇字進之，霸州信安人。博學知天文，不肯仕進。承安、泰和間，宰相數薦時昇可大用。時昇謂所親曰：“吾觀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亘天，天下當大亂，亂而南北當合爲一。消息盈虛，循環無端，察往考來，孰能違之。”是時，風俗侈靡，紀綱大壞，世宗之業遂衰。時昇乃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從學者甚衆。大抵以“伊洛之學”教人自時昇始。

正大間，大元兵攻潼關，拒守甚堅，衆皆相賀，時昇曰：“大兵皆在秦、鞏間，若假道於宋，出襄、漢入宛、葉，鐵騎長驅勢如風雨，無高山大川爲之阻，土崩之勢也。”頃之，大元兵果自饒峰關涉襄陽出南陽，金人敗績于三峰山，汴京不守，皆如時昇所料云。正大末，卒。

杜時昇字進之，霸州信安人。他學問廣博，懂天文，不願做官。承安、泰和年間，宰相多次推薦時昇可以承擔重任。杜時昇對親近的人說：“我看正北方向有赤氣如血，在空中東西相連，天下會有大亂，亂後南北會合而爲一。世道的消長盛衰，循環無窮，考察往事可以推知將來，誰能違背這個規律。”這時期，天下奢淫成風，朝廷的綱紀敗壞，世宗的基業就漸漸削弱了。杜時昇於是南行渡過黄河，隱居嵩、洛山中，投到他門下求學的人很多。大致說來，用“伊洛之學”教人是從時昇開始的。

正大年間，蒙古軍進攻潼關，金兵防禦很堅固，大家都相互慶賀，杜時昇說：“蒙古大軍都在秦州、鞏州之間，如向宋國借路，經襄城、漢水進入宛縣、葉縣一帶，鐵騎長驅，勢如風雨，中間没有高山大河構成他們的障礙，這是土崩瓦解的形勢啊。”不久，蒙古軍果然從饒峰關經襄陽出南陽，金兵在三峰山戰敗，汴京已無法堅守，這些結果都和杜時昇預料的一樣。正大末年，杜時昇去世。

郝天挺

郝天挺字晋卿，澤州陵川人。早衰多疾，厭於科舉，遂不復充賦。太原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賦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又曰：“讀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唯通人能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飢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飢寒，一事不可爲。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或曰：“以此學進士無乃戾乎？”天挺曰：“正欲渠不爲舉子爾。”

郝天挺字晋卿，澤州陵川人。早年就體弱多病，對科舉感到厭倦，就不再加入舉子的行列。太原人元好問曾隨他學進士學業，天挺說：“現在的人從事學業是以儘快成功爲目的，把六經和諸子百家著述分解割裂、東拼西凑，有的連篇章句讀都不明白，僥幸達到目的，也不免成爲平庸的人。”又說：“讀書不是爲了修飾文采，求任官職不是爲了利禄奉養，這衹有識見通達的人纔能做到。”又說：“現在的官員多因貪利而陷法網，都是苦於飢寒而不能保持自己的節操。大丈夫不能忍受飢寒，任何事都幹不成。你按我的話去求學，科舉就在其中了。”有人問：“像這樣學進士業，不是背道而馳嗎？”天挺說：“正是希望他不作舉子呢。”

貞祐中，居河南，往來淇衛間。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魄困窮，終不一至豪富之門。年五十，終于舞陽。

貞祐年間，天挺居住河南，往來於淇衛之間。天挺是個有操守的人，襟懷坦白，自信不疑，寧可落魄窮困，始終不曾登豪富人家的門。年五十歲時，在舞陽去世。

薛繼先

薛繼先字曼卿。南渡後，隱居洛西山中，課童子讀書。事母孝，與人交謙遜和雅，所居化之。子純孝字方叔，有父風。有詐爲曼卿書就方叔取物者，曼卿年已老狀貌如少者，客不知其爲曼卿而以爲方叔也，而與之書，曼卿如所取付之。

監察御史石玠行部過曼卿，曼卿不之見。或言："君何無鄉曲情?"曼卿曰："君未之思耳。凡今時政未必皆善，御史一有所劾，將謂自我發之。同惡相庇，他日并鄰里必有受禍者。"其畏慎皆此類。壬辰之亂，病没宜陽。

薛繼先字曼卿。金都南遷後，他隱居在洛陽西方的山中，教孩童們讀書。他侍奉母親很孝敬，與人交往謙遜温和，居處地的人都被感化了。子純孝字方叔，有父親的風操。有人僞造曼卿的書信到方叔處索取東西，曼卿這時年已老而外表像年輕人，來人不知他是曼卿而以爲是方叔，就把書信交給他，曼卿仍按他的索求支付。

監察御史石玠巡察地方時來拜訪曼卿，曼卿不和他會面。有人問："你怎麽没有同鄉的情誼?"曼卿説："這就是你没加考慮了。所有當今的時政未必都是完美的，御史一有彈劾，他人將認爲是由我挑動的，臭味相投的人互相庇護，他日牽連鄰里，必有人遭受禍殃。"曼卿謹小慎微的事例都是這一類的。在壬辰年的變亂期間，曼卿病死在宜陽。

高仲振

高仲振字正之，遼東人。其兄領開封鎮兵，仲振依之以居。既而以家業付其兄，挈妻子入嵩山。博極群書，尤深《易》《皇極經世》學。安貧自樂，不入城市，山野小人亦知敬之。嘗與其弟子張潛、王汝梅行山谷間，人望之翩然如仙。或曰仲振嘗遇異人教以養生術，嘗終日燕坐，骨節戛戛有聲，所談皆世外事，有扣之者輒不復語云。

高仲振字正之，遼東人。他的兄長統率開封鎮兵，仲振依隨他而居住在一起。隨後他把家業交付給兄長，帶着妻室兒女進入嵩山。他博通群書，尤精於《易》《皇極經世》學。他安於貧困，自以爲樂，不入城市，深山僻野的尋常百姓都知道并敬重他。仲振曾和他的弟子張潛、王汝梅行走在山谷間，人們望見他飄逸的身影如同神仙。有人説仲振曾遇上奇人傳給他養生術，他曾終日閑坐，骨節發出戛戛的聲音，所談的都是世外事，有人提問他就不再講了。

張潛

張潛字仲升，武清人。幼有志節，慕荆軻、聶政爲人，年三十始折節讀書。時人高其行誼，目曰"張古人"。後客崧山，從仲振受《易》。年五十，始娶魯山孫氏，亦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負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貧也。鄰里有爲潛種瓜

張潛字仲升，武清人。從小有志向和氣節，仰慕荆軻、聶政的爲人，三十歲時纔改志讀書。當時的人贊賞他的品行、情義，稱他叫"張古人"。後來他寓居嵩山，隨高仲振學《易》。五十歲時，纔娶魯山孫氏爲妻，孫氏也有賢德的品行，夫妻相敬如賓，背柴草，拾麥穗，邊走邊唱，自得其樂，不知貧困。鄰居有人爲張潛種

者，及熟讓潛，潛弗許，竟分而食之。嘗行道中拾一斧，夫婦計度移時，乃持歸訪其主還之。里有兄弟分財者，其弟曰："我家如此，獨不畏張先生知耶?"遂如初。天興間，潛挈家避兵少室，乃不食七日死，孫氏亦投絶澗死焉。

瓜，當瓜成熟時就讓張潛去收穫，張潛不同意，最後就兩家分來吃了。他們曾在行走的路上拾到一把斧頭，夫妻商量了很久，最後帶回去尋找斧頭的主人而歸還他。鄰里有兄弟分財産，弟弟説："我家這樣做，難道不怕張先生知道嗎?"於是就和好如初。天興年間，張潛帶着家人到少室山躲避兵禍，竟七天不吃東西而死，孫氏也投入險絶的山澗而死。

王汝梅

王汝梅字大用，大名人。始由律學爲伊陽簿，秩滿，遂隱居不仕。性嗜書，動有禮法。生徒以法經就學者，兼授以經學。諸生服其教，無敢爲非義者。同業嘗憫其貧，時周之，皆謝不受。後不知所終。

王汝梅字大用，大名人。最初由習法令任伊陽主簿，任滿後就隱居而不再做官。他有好讀書的習慣，一言一行都合禮法。學生們有用法律典籍來向他求教的，他就兼授以經學。衆學生都聽從他的教導，没人敢做不仁不義的事。以前一起求學的常同情他的貧困，時時接濟他，他都謝絶不受。後來他的下落不明。

宋可

宋可字予之，武陟人。其姑適大族稾氏，貞祐之兵，夫及子皆死於難。姑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可受不辭。其後姑得稾氏疏族立爲後，挈之省外家。可乃置酒會鄉鄰，謂姑曰："姑往時遺可以金，可以稾氏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此金稾氏物，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妻子舁金歸之，鄉里用是重之。

宋可字予之，武陟人。他的姑姑嫁給大族稾氏，在貞祐年間的戰争中，丈夫和兒子都死於戰亂。姑姑把白金五十條送給宋可，宋可不加推辭地接受了。後來姑姑尋找到稾氏的遠親立爲繼承人，帶着他探望娘家親人，宋可就設酒席會集鄉鄰，他對姑姑説："姑姑以前把白金送給我，我因稾氏無子所以就接受了。現在稾氏有子了，這些白金是稾氏的財産，不是姑姑的財産，我以什麽名義占取呢?"於是就叫妻兒抬來白金歸還，鄉里人因此敬重他。

未幾，北兵駐山陽，軍中有聞可名者，訪知所在，質其子，使人招之曰："從我者禍福共之，不然，汝子死矣。"親舊競勸之往，可皆謝不從，曰："吾有子無子，與吾兒死生，皆有命焉。豈以一子故，并平生所守者亡之。"後竟以無子。

不久，蒙古兵駐扎在山陽，軍中有人聽説宋可的名聲，察訪到他的居住地，就抓獲了他的兒子作人質，派人招誘他説："如歸附我就能有福共享、有禍同當，不然你的兒子就死定了。"親戚故友竭力勸他前往，宋可都謝絶不從，他説："我有子無子，以及我兒子的生死，都是天命决定的。怎能因一個兒子的緣故，把整個一生保持的節操都放棄了。"後來他竟因此失去了兒子。

辛愿

辛愿字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取《白氏諷諫集》自試，一日便能背誦。乃聚書環堵中讀之，

辛愿字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取來《白氏諷諫集》自試，一天便能背誦。於是就在簡陋的屋中聚書閱讀，讀到《尚書·伊訓》、

至《書·伊訓》、《詩·河廣》頗若有所省，欲罷不能，因更致力焉。由是博極書史，作文有繩尺，詩律精嚴有自得之趣。

《詩經·河廣》時，好像有所醒悟，再也捨不得廢棄，於是就更加下功夫。因此他博通各種經書史籍，作文有法度，詩律精嚴有獨到的風格。

性野逸不修威儀，貴人延客，麻衣草屨、足脛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傍若無人。嘗謂王鬱曰："王侯將相，世所共嗜者，聖人有以得之亦不避。得之不以道，與夫居之不能行己之志，是欲澡其身而伏於厠也。是難與他人道，子宜保之。"其志趣如此。

辛愿的性格閑散，不修整容儀，有貴人邀請賓客，他身着麻衣，脚穿草鞋，腿脚都裸露在外，坦然地坐在賓客之中，高談闊論，開懷暢飲，旁若無人。他曾對王鬱説："王侯將相是世人都喜歡做的，聖人有緣由得到它也不推辭。不憑道義而獲取王侯將相之位，以及身居其位，却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負，這就好比是想要沐浴潔身的人却伏身在厠所中。我這些話很難和其他人講，你應當牢記。"他的志趣就是這樣的。

後爲河南府治中高廷玉客。廷玉爲府尹温迪罕福興所誣，愿亦被訊掠，幾不得免，自是生事益狼狽。

後來辛愿做了河南府治中高廷玉的門客。廷玉被府尹温迪罕福興誣陷，辛愿也遭到拷打審訊，差點没能免禍，從此以後生活處境更加困頓窘迫。

愿雅負高氣，不能從俗俯仰，迫以飢凍流離，往往見之于詩。有詩數千首，常貯竹橐中。正大末，歿洛下。其詩有云："黄、綺暫來爲漢友，巢、由終不是唐臣。"真處士語也。

辛愿一直保持清高的氣節，不能依隨流俗而改變行爲，所受到的飢寒流離的困迫，往往流露在詩歌中。他作了數千首詩，常存放在竹簍中。正大末年，辛愿死於洛陽。他的詩中有這樣一句："夏黄公、綺里季暫來做漢朝的賓友，巢父、許由終究不是唐代的臣子。"這真是處士的語調啊。

王予可

王予可字南雲，河東吉州人。父本軍校，予可亦嘗隸籍。年三十許，大病後忽發狂，久之能把筆作詩文，及説世外恍惚事。南渡後，居上蔡、遂平、郾城之間，遇文士則稱"大成將軍"，於佛前則稱"諦摩龍什"，於道則稱"驧天玄俊"，於貴游則稱"威錦堂主人"。

王予可字南雲，河東吉州人。他父親本是軍中小頭目，王予可也曾列名兵籍。三十歲左右時，一場大病後突然發狂，過了許久能執筆作詩文，并談論世外一些隱約縹緲的事。金都南遷後，他居住在上蔡、遂平、郾城一帶，遇見文士就稱"大成將軍"，在佛前就稱"諦摩龍什"，對道士就稱"驧天玄俊"，對交往的王公貴人就稱"威錦堂主人"。

爲人軀幹雄偉，貌奇古，戴青葛巾，項後垂雙帶若牛耳，一金鏤環在頂額之間。兩頰以青涅之爲翠靨。衣長不能掩脛。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争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尸穢在傍、蛆蟲狼藉不恤也。

王予可是個體魄雄偉的人，容貌古怪出奇，頭戴青色葛布巾，頸後雙帶下垂如牛耳，一個金子雕飾的環套在頭頂和額頭之間。兩頰上用青顔料塗抹成翠色的紋飾。衣衫的長度不能遮掩腿部。他一生不得志，嗜酒成癖，每入城中，市人争相把酒食送與他。夜間住在地洞中，夏季數月

或有尸體污物在身旁、蛆蟲四處亂動，他也不留意。

人與之紙，落筆數百言，或詩或文，散漫碎雜，無句讀、無首尾，多六經中語及韵學家古文奇字，字畫峭勁，遇宋諱亦時避之。或問以故事，其應如響，諸所引書皆世所未見。談説之際稍若有條貫，則又以誕幻語亂之。麻九疇、張瑴與之游最狎，言其詩以百分爲率，可曉者才二三耳。

有人給他紙，他下筆就是數百字，或詩或文，散漫碎雜，没有句讀、没有首尾，多用六經中的詞句和韵學家的古文奇字，字形筆法峭勁，遇宋人的名諱也時有迴避。有人用古老的事情問他，他隨問隨答，凡所引用的書都是世間没見過的。他在談論之際似乎剛有一點條理，就又用古怪虚幻的話來打亂。麻九疇、張瑴和他交游最親密，説他的詩按百分比，可以理解的纔二三而已。

壬辰兵亂，爲順天將領所得，知其名，竊議欲挈之北歸，館於州之瑞雲觀。予可明日見將領自言曰："我不能住君家瑞雲觀也。"不數日卒。後復有見於淮上者。

在壬辰年的戰亂中，王予可被蒙軍駐順天的將領俘獲，該將領知道他的名氣，暗中商議，打算帶着他回北方，讓他住在州的瑞雲觀。第二天王予可去見將領，主動提出："我不能住在皇家的瑞雲觀。"没幾天他就去世了。又有一種記載，説後來有人在淮河沿岸見到他。

贊曰：金世隱逸不多見，今於簡册所有，得十有二人焉。其卓爾不群者三人。褚承亮宋人，勒試進士，主司發策問宋徽、欽之罪，承亮長揖而去之。方金人重舉業，杜時昇居山中，首以"伊洛之學"教後進。宋可不願仕，人執其子爲質，寧棄而不就，遂以無子。雖制行過中，豈不賢於殺妻以求大將者乎？大夫士見善明、用心剛，故能爲人所難爲者如此。

贊曰：金代的隱士不多見，今從書籍中的記載獲知十二人。其中卓爾不群的有三人。褚承亮本是宋人，金人令他試進士，主考官出題問宋徽、欽二帝的罪惡，承亮拱手一揖就退出了。正當金人重視科舉學業時，杜時昇却居住山中，率先用"伊洛之學"教導後生。宋可不願做官，敵人捉拿他的兒子作人質，他寧可拋棄兒子而不就職，最終因此失去兒子。雖説在把握行爲分寸上有些偏激不當，難道不比殺妻子而謀求大將的人高尚嗎？可貴的是士人能明辨善惡，用心剛正，所以能做出人們難以做到的事。



金史卷一百二十八

列傳第六十六

循吏

盧克忠　牛德昌　范承吉　王政　張奕　李瞻　劉敏行
傅慎微　劉煥　高昌福　孫德淵　趙鑑　蒲察鄭留　女奚烈守愚
石抹元　張轂　趙重福　武都　紇石烈德　張特立　王浩

金自穆宗號令諸部不得稱都孛堇，於是諸部始列於統屬。太祖命三百户爲謀克，十謀克爲猛安，一如郡縣置吏之法。太宗既有中原，申畫封疆，分建守令。熙宗遣廉察之使循行四方。世宗承海陵雕劫之餘，休養生息，迄于明昌、承安之間，民物滋殖，循吏迭出焉。泰和用兵，郡縣多故，吏治衰矣。宣宗尚刀筆之習，嚴考核之法，能吏不乏，而豈弟之政罕見稱述焉。金百餘年吏治始終可考，於是作《循吏傳》。

金國自穆宗下令各部族不准稱都孛堇後，這時各部族纔加入完顏部統率的行列。太祖命令以三百户爲一謀克，以十謀克爲一猛安，完全采用郡縣設置官吏的辦法。太宗占據中原地區後，劃明轄境，分別任命郡守縣令。熙宗派出尋訪考核的使者巡行四方。世宗接掌海陵王凋敝衰微的殘局，休養生息，到了明昌、承安年間，人口繁衍，生產增加，奉職守法的官吏不斷涌現。泰和年間戰事興起，郡縣多遭變故，官吏的作風、政績衰退了。宣宗注重法令條例，嚴格考核制度，辦事得力的官吏也不少，但寬厚和易的行政措施就少有見於稱述的了。金國百多年的吏治始末可以考見，因此本書立《循吏傳》。

盧克忠

盧克忠，貴德州奉集人。高永昌據遼陽，克忠走詣金源郡王斡魯營降，遂以撒屋出爲鄉導。斡魯克東京，永昌走長松島，克忠與渤海人撻不也追獲之。收國二年，授世襲謀克。其後，定燕伐宋皆與有功，除登州刺史，改刺澶州。

天德間，同知保大軍節度使。綏德州軍卒數人道過鄜城，求宿民家，是夜有賊剽主人財而去。有司執假宿

盧克忠，貴德州奉集人。高永昌占據遼陽時，克忠跑到金源郡王斡魯營中投降，斡魯就委任他爲撒屋出，充當嚮導。斡魯攻克東京，永昌逃往長松島，克忠和渤海人撻不也追捕了他。收國二年，授予克忠世襲謀克爵位。後來，克忠在平定燕城、征伐宋國的戰鬥中都有功勞，被任命爲登州刺史，改任澶州刺史。

天德年間，任同知保大軍節度使事。綏德州的幾名兵士途經鄜城，在百姓家借宿，這晚有賊人偷了主人的財物後離去。有關部門捉拿了借宿

之卒，繫獄榜掠誣服。克忠察其冤，獨不肯署，未幾果得賊，假宿之卒遂釋。

的兵士，關押獄中，嚴刑拷打，兵士含冤認罪。克忠察覺他們受了冤枉，獨自不肯在案卷上署名，不久果然捉住盜賊，借宿的兵士就被釋放。

大定二年，除北京副留守，會民艱食，克忠下令凡民有蓄積者計留一歲，悉平其價糶之，由是無捐瘠之患。轉陳州防禦使，後以静難軍節度使致仕，卒。

大定二年，克忠被任爲北京副留守，正碰上民衆糧食困難，克忠下令凡有蓄積的人計劃留够一年所需的糧食，其餘的都以平價賣給人，因此没有出現飢餓而死的災禍。克忠轉任陳州防禦使，後以静難軍節度使頭銜退休，去世。

牛德昌

牛德昌字彦欽，蔚州定安人。父鐸，遼將作大監。德昌少孤，其母教之學，有勸以就蔭者，其母曰："大監遺命不使作承奉也。"中皇統二年進士第，調礬山簿。

牛德昌字彦欽，蔚州定安人。父名鐸，是遼國的將作大監。德昌很小失去父親，他的母親教他讀書，有人勸他憑父親的恩蔭出任官職，他母親說："大監留下遺言，不讓他作承應、奉職一類的官。"皇統二年，德昌考中進士，調任礬山主簿。

遷萬泉令。屬蒲、陜荐饑，群盗充斥，州縣城門晝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姓出入，榜曰："民苦飢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憐也。能自新者一不問。"賊皆感激解散，縣境以安。府尹王伯龍嘉之，禮待甚厚。累官刑部、吏部侍郎，中都路都轉運使，廣寧、太原尹。卒，贈中奉大夫。

後德昌升任萬泉縣令。這時正當蒲州、陜州一帶莊稼連年無收，成群結夥的盗賊到處都是，州縣城門大白天都得關上。德昌到任，當天就開城門讓百姓出入，并張挂了一道榜文，說："民衆苦於飢寒，搶劫鄉村居民，是爲了勉强生存，多活一朝一夕，太可憐了。能悔過自新的人概不追究。"盗賊們都很感動，自動解散，縣境得以安寧。府尹王伯龍贊許他，給予優厚的禮遇。後德昌歷任刑部、吏部侍郎，中都路都轉運使，廣寧、太原尹。去世，朝廷追贈中奉大夫。

范承吉

范承吉字寵之。好學問，屬遼季盗賊起，雖避地未嘗廢書。天慶八年中進士丙科，授秘書省校書郎，至大定府金源令。歸朝爲御前承應文字。天會初，遷殿中少監。四年，從攻太原，遷少府監。五年，宗翰克宋，所得金珠承吉司其出入，無毫髪欺，及還，犢車載書史而已。尋遷昭文館直學士，知絳州。

范承吉字寵之。他愛好學習，當遼國末年盗賊蜂起，雖逃避四方也没停止讀書。天慶八年，承吉考中進士丙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官至大定府金源令。歸金國後任御前承應文字。天會初年，升任殿中少監。天會四年，隨軍攻打太原，升少府監。天會五年，宗翰擊敗宋國，所得的金銀珠寶都由承吉負責出納，他一點也没隱瞞，當退兵回朝時，衹是用牛車載着史書典籍而已。不久承吉升爲昭文館直學士，知絳州。

先是，軍興，民有爲將士所掠而逃歸者，承吉使吏遍諭，俾其自實，凡數千人，具白元帥府，許自贖爲良，或貧無貲者以公厨代輸。六年，

在這之前，戰争發生，民衆有被將士捉去爲奴後又逃回的，承吉派屬吏通告各地，讓他們主動承認，共有數千人，承吉如實報告元帥府，允許用財物贖免自己，成爲自由民，如有貧困無資

改河東北路轉運使。時承宋季之弊，民賦繁重失當，承吉乃爲經畫，立法簡便，所入增十數萬斛，官既足而民有餘。歷同知平陽尹、西京副留守，遷河東南路轉運使，改同簽燕京留守事、順天軍節度使。屬地震壞民廬舍，有欲争先營葺者，工匠過取其直，承吉命官屬董其役，先後以次，不間貧富，民賴以省費。

產的人，承吉就用本州公府的錢代交。天會六年，承吉改任河東北路轉運使。當時沿襲北宋末年的弊政，百姓的賦税負擔繁多沉重，攤派又不恰當，承吉就對此作了計劃安排，立法簡便，收入增加十多萬斛，官府既足用而民衆也有餘。後歷任同知平陽尹、西京副留守，轉任河東南路轉運使，改任同簽燕京留守事、順天軍節度使。時逢地震毁壞民衆房屋，有人打算搶先重修房屋，工匠多收工錢，承吉命官吏負責修造事，排定先後次序，不分貧富，民衆依靠他的幫助得以節省開支。

歷鎮西軍節度使、行臺禮部尚書、泰寧軍節度使，復鎮順天。奚卒散居境内，率數十人爲盗，承吉繩以法不少貸，懼而不敢犯。貞元二年以光禄大夫致仕，卒年六十六。

後承吉又歷任鎮西軍節度使、行臺禮部尚書、泰寧軍節度使，再次鎮守順天軍。奚族士兵散居境内，通常數十人合夥爲盗，承吉依法處治毫不寬容，奚人都畏懼不敢再犯。貞元二年，承吉以光禄大夫的頭銜退休，去世時六十六歲。

王政

王政，辰州熊岳人也。其先仕渤海及遼，皆有顯者。政當遼季亂，浮沈州里。高永昌據遼東，知政材略，欲用之。政度其無成，辭謝不就。永昌敗，渤海人争縛永昌以爲功，政獨逡巡引退。吴王闍母聞而異之，言於太祖，授盧州渤海軍謀克。從破白霫，下燕雲。及金兵伐宋，滑州降，留政爲安撫使。前此，數州既降，復殺守將反爲宋守。及是，人以爲政憂，政曰："苟利國家，雖死何避。"宋王宗望壯之，曰："身没王事，利及子孫，汝言是也。"政從數騎入州。是時，民多以饑爲盗，坐繫。政皆釋之，發倉廪以賑貧乏，於是州民皆悦，不復叛。傍郡聞之，亦多降者。宋王召政至轅門，撫其背曰："吾以汝爲死矣，乃復成功耶。"慰諭者久之。

王政，辰州熊岳人。他的先輩在渤海國和遼國做官，都有顯貴人物。王政處於遼末亂世，埋没鄉里。高永昌占據遼東，知道王政有才識謀略，準備任用他。王政預料他不會有成就，婉言推辭不去。永昌戰敗，渤海人争着捆綁永昌，把這當作功勞，王政獨自徘徊引退。吴王闍母得知後覺得他不同一般，就向太祖進言，任他爲盧州渤海軍謀克。後隨軍攻破白霫，攻克燕州、雲州。當金兵伐宋，滑州人投降時，就留下王政作安撫使。在這之前，有數州投降後，又殺掉金國守將，反過來爲宋國守城。到這時，人們就爲王政擔憂，王政説："衹要對國家有利，就是死也不需迴避。"宋王宗望贊賞他的氣魄，説："爲國家的事業獻身，爲子孫後代謀得福利，你的話是對的。"王政帶了幾人騎馬入州。這時，民衆多因饑荒淪爲盗賊，被捕入獄。王政把他們都放了，還打開糧倉救濟貧困的人，於是州民都很高興，不再反叛。鄰郡的人得知，也有許多人前來投降。宋王把王政召到營門，撫着他的背説："我以爲你已死了，没想到反而建立功勞。"和他談了許久，表示慰問。

天會四年，爲燕京都麴院同監。

天會四年，任燕京都麴院同監。不久，任命

未幾，除同知金勝軍節度使事，改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掌軍資。是時，軍旅始定，管庫紀綱未立，掌吏皆因緣爲奸。政獨明會計，嚴扃鐍，金帛山積而出納無錙銖之失。吴王闍母戲之曰："汝爲官久矣，而貧不加富何也?"對曰："政以楊震四知自守，安得不貧。"吴王笑曰："前言戲之耳。"以黄金百兩、銀五百兩及所乘馬遺之。

爲同知金勝軍節度使事，改任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掌管軍資。這時，戰事剛剛平息，庫房管理制度還没建立，管理庫務的官吏都趁機徇私舞弊。王政獨能清理賬目，嚴格保管，金帛堆積如山却在出納上没有絲毫差錯。吴王闍母和他開玩笑説："你當官已很長時間了，爲什麽清貧的處境没有一點改變呢?"王政回答説："我以楊震所説的'天知、神知、我知、你知'告誡自己保持操行，怎麽會不貧困。"吴王笑着説："剛纔的話是和你開玩笑。"於是就用黄金一百兩、銀五百兩和自己的坐騎送給他。

六年，授左監門將軍，歷安州刺史、檀州軍州事、户吏房主事。天眷元年，遷保静軍節度使，致仕卒，年六十六。

天會六年，王政被任爲左監門將軍，歷任安州刺史、知檀州軍州事、户吏房主事。天眷元年，升任保静軍節度使，退休後去世，年六十六歲。

政本名南撒里，嘗使高麗，因改名政。子遵仁、遵義、遵古。遵古子庭筠有傳。

王政本名南撒里，曾經出使高麗，於是就改名爲政。兒子名叫遵仁、遵義、遵古。遵古的兒子名叫庭筠，在本書中有傳。

張奕

張奕字彦微，其先澤州高平人。以廕補官，仕齊爲歸德府通判。齊國廢，齊兵之在郡者二萬人謀爲亂，約夜半舉燎相應。奕知之，選市人丁壯授以兵，結陣扼其要巷，開小南門以示生路，亂不得作，比明亡匿略盡，擒其首惡誅之。後五日，都統完顔阿魯補以軍至歸德，欲根株餘黨，奕以闔門保郡人無他，遂止。行臺承制除同知歸德尹。

張奕字彦微，他的先輩是澤州高平人。他憑門第資格出任官職，在劉豫的齊國任歸德府通判。齊國被廢除後，在郡的齊兵兩萬人預謀作亂，約定半夜舉火把爲信號，相互聯絡行動。張奕得知他們的陰謀，就挑選城中年輕力壯的人，配給兵器，結成陣勢，扼守叛兵的主要通道，打開小南門，給他們指出一條生路，叛亂没能發動，天剛亮時叛兵幾乎全部逃走，不敢露面了，張奕捉拿了首惡分子并殺掉。過了五天，都統完顔阿魯補率軍抵達歸德，打算徹底消滅餘黨，張奕用全家人的性命擔保郡人不會再生事端，這纔作罷。行臺依據朝廷授權，任張奕爲同知歸德尹。

天眷元年，以河南與宋，改同知沂州防禦使事。三年，宗弼復取河南，徵奕赴行省，既定汴京，授汴京副留守。歷陳、秦州防禦使，同知太原尹。

天眷元年，金國把河南地區交給宋國，改任張奕爲同知沂州防禦使事。天眷三年，宗弼再次攻取河南，徵調張奕到行省供職，平定汴京以後，任張奕爲汴京副留守。歷任陳、秦二州防禦使，同知太原尹。

晋寧軍報夏人侵界，詔奕往征之。奕至境上，按籍各歸所侵土，還

晋寧軍報告夏人侵犯邊界，令張奕前往征討。張奕抵達邊境，依據文字記載各自歸還侵占

奏曰："折氏世守麟府，以抗夏人。本朝有其地遂以與夏。夏人夷折氏墳壠而戮其尸，折氏怨入骨髓而不得報也。今復使守晉寧，故激怒夏人使爲鼠侵，而條上其罪，苟欲開邊釁以雪私仇耳。獨可徙折氏他郡，則夏人自安。"朝廷從之，遂移折氏守青州。

的地區，回朝上奏説："折氏世代守麟府，以抵禦夏人，我國取得這地區後就給了夏國。夏人鏟平了折氏的墳墓并斬割其中的尸體，折氏恨之入骨却没能報復。現在又讓折氏守晉寧，他們就故意激怒夏人，促使夏人發動小規模侵犯，然後折氏又列舉夏人罪狀上報朝廷，衹是想挑起邊界争端以便報私仇而已。衹需把折氏調往其他郡，夏人就會自動平定下來。"朝廷接受了他的意見，就改任折氏守青州。

正隆間，同知西京留守事，遷河東北路轉運使。大定二年，徵爲户部尚書，甫視事，得疾卒。

正隆年間，張奕任同知西京留守事，升任河東北路轉運使。大定二年，召入朝任户部尚書，剛上任，得病而死。

李瞻

李瞻，薊州玉田人。遼天慶二年進士，爲平州望雲令。張覺據平州叛，以瞻從事。宗望復平州，覺亡去，城中復叛，瞻逾城出降，其子不能出，爲賊所害。宋王宗望嘉之，承制以爲興平府判官。

李瞻，薊州玉田人。他考中遼國天慶二年進士，任平州望雲縣令。張覺據平州反叛，任用李瞻協助理事。宗望收復平州，張覺逃走，城中人再次叛亂，李瞻翻越城墻出降，他的兒子没能出城，被叛賊殺害。宋王宗望贊賞他，依據朝廷的授權，委任他爲興平府判官。

天會三年，遷大理少卿，從宗望南伐，爲漢軍糧料使。四年，金兵圍汴，宋人請割河北三鎮，瞻與禮部侍郎李天翼安撫河北東西兩路，略定懷、濬、衛等州，衛、湯陰等縣。七年，知寧州，累遷德州防禦使。爲政寬平，民懷其惠，相率詣京師請留者數百千人。

天會三年，升任大理少卿，隨宗望南征，任漢軍糧料使。天會四年，金兵圍困汴京，宋人割讓河北三鎮請和，李瞻與禮部侍郎李天翼安撫河北東、河北西兩路，巡行安定了懷、濬、衛等州和衛、湯陰等縣。天會七年，知寧州，後屢經升任德州防禦使。他行政寬厚平易，民衆感恩，相互邀約到京師請求留任他的有上千人。

貞元三年，遷濟州路轉運使，改忠順軍節度使。正隆末，盗賊蜂起，瞻增築城壘爲備，蔚人賴之以安。大定初，卒于官。

貞元三年，李瞻升任濟州路轉運使，改任忠順軍節度使。正隆末年，盗賊蜂起，李瞻增築城壘設防，蔚州人依仗他得以安寧。大定初年，李瞻死在任上。

劉敏行

劉敏行，平州人。登天會三年進士，除太子校書郎，累遷肥鄉令。歲大饑，盗賊掠人爲食。諸縣老弱入保郡城，不敢耕種，農事廢，畎畝荒蕪。敏行白州，借軍士三十護縣民出耕，多張旗幟爲疑兵，敏行率軍巡邏，日暮則閲民入城，由是盗不敢犯

劉敏行，平州人。他考中天會三年進士，任爲太子校書郎，後屢經升任肥鄉令。遇到大饑荒年，盗賊搶人來吃。各縣年老體弱的人入郡城保命，不敢耕種，農事荒廢，田地荒蕪。劉敏行禀報州府，借用兵士三十名護衛縣民出外耕作，樹立許多旗幟作疑兵，敏行率軍巡邏，傍晚就查點民衆人數入城，因此盗賊不敢來犯而種植的莊稼

而耕稼滋殖。

轉高平令。縣城圮壞久不修，大盜横恣，掠縣鎮不能禦。敏行出己俸，率僚吏出錢顧役繕治，百姓欣然從之，凡用二千人，版築遂完。鄉村百姓入保，賊至不能犯。凡九遷，爲河北東路轉運使。致仕，卒。

不斷生長。

敏行後轉任高平令。縣的城墻毁壞了很久都没修復，大盗肆無忌憚地搶劫縣鎮，無法抵禦。敏行率領屬下官吏捐獻自己的俸禄，雇工修繕，百姓欣然響應，共用了二千人，城墻於是修治完整。鄉村百姓入城保守，盗賊來了無法侵犯。敏行共經九次升級，官任河北東路轉運使。退休後去世。

傅慎微

傅慎微字幾先。其先秦州沙溪人，後徙建昌，慎微遷居長安。宋末登進士，累官河東路經制使。宗翰已克汴京，使婁室定陝西，慎微率衆迎戰，兵敗被獲，送至元帥府。元帥宗翰愛其才學，弗殺，羈置歸化州，希尹收置門下。宗弼復取河南地，起爲陝西經略使，尋權同州節度使事。明年，陝西大旱，饑死者十七八，以慎微爲京兆、鄜延、環慶三路經濟使，許以便宜。慎微募民入粟，得二十餘萬石，立養濟院飼餓者，全活甚衆。改同知京兆尹，權陝西諸路轉運使。復修三白、龍首等渠以溉田，募民屯種，貸牛及種子以濟之，民賴其利。轉中京副留守，用廉改忻州刺史，累遷太常卿，除定武軍節度使，移静難軍，忤用事者，蘇保衡救之得免。

傅慎微字幾先。他的先輩是秦州沙溪人，後遷到建昌，慎微又遷居長安。他在北宋末年考中進士，屢經升遷官至河東路經制使。宗翰攻克汴京後，派婁室平定陝西，慎微率衆迎戰，兵敗被俘，送到元帥府。元帥宗翰器重他的才學，没殺他，拘留在歸化州，希尹把他收留在自己門下。宗弼再次攻取河南地區，起用慎微任陝西經略使，不久代理同州節度使事。第二年，陝西大旱，餓死的人達十分之七八，朝廷任慎微爲京兆、鄜延、環慶三路經濟使，允許他見機行事。慎微徵求民衆獻糧，得二十多萬石，設置養濟院來供養飢民，保全了許多人的性命。後改任同知京兆尹，權陝西各路轉運使。慎微修復了三白、龍首等渠道，用以灌溉田地，招募民衆聚居耕種，借給耕牛、種子幫助他們，民衆從中受惠。後轉任中京副留守，通過訪問考核，改任忻州刺史，屢經升遷至太常卿，出任定武軍節度使，移任静難軍，觸犯當權人，因蘇保衡的挽救纔得以免禍。

大定初，復爲太常卿，遷禮部尚書，與翰林侍講學士徒單子温、翰林待制移剌熙載俱兼同修國史。卒官，年七十六。

大定初年，再次擔任太常卿，升任禮部尚書，和翰林侍講學士徒單子温、翰林待制移剌熙載并兼同修國史。死於任上，年七十六歲。

慎微博學喜著書，嘗奏《興亡金鏡録》一百卷。性純質，篤古喜談兵，時人以爲迂闊云。

慎微學問廣博，喜歡著書，曾向朝廷進呈《興亡金鏡録》一百卷。他的性情純樸正直，好古風，喜論兵法，當時人認爲他的論調不切實情。

劉焕

劉焕字德文，中山人。宋末兵起，城中久乏食，焕尚幼，煮糠覈而

劉焕字德文，中山人。北宋末年戰事發生，城中久缺糧食，這時劉焕還年幼，煮粗麥糠爲

食之，自飲其清者，以醲厚者供其母，鄉里異之。稍長就學，天寒擁糞火讀書不怠。登天德元年進士，調任丘尉。縣令貪污，煥每規正之，秩滿，令持杯酒謝曰："尉廉慎，使我獲考。"調中都市令。樞密使僕散忽土家有縧結工，牟利於市，不肯從市籍役，煥繫之。忽土召煥，煥不往，暴工罪而笞之。煥初除市令，過謝鄉人吏部侍郎石琚，琚不悅曰："京師浩穰，不與外郡同，棄簡就煩，吾所不曉也。"至是，始重之。

食，自已喝清湯，用稠的供養母親，鄉里的人都覺得他與衆不同。年齡稍長就讀書學習，天寒時靠近乾糞燃燒的火堆旁讀書毫不懈怠。天德元年，劉煥考中進士，調任任丘縣尉。縣令貪污，劉煥常勸告他，縣令任滿時，手捧酒杯謝他說："縣尉廉潔謹慎，使我取得考核等第。"後劉煥調任中都市令。樞密使僕散忽土家有編織工匠，到市上牟利，不肯按記注在册的市民身份服役，劉煥就逮捕了他。忽土召見劉煥，劉煥不去，公布了工匠的罪狀并加以鞭打。劉煥初任市令時，到同鄉人吏部侍郎石琚家拜謝，石琚不高興地說："京師中人員衆多，事務浩繁，不與外郡相同，棄簡就繁，我真不理解。"到這時，開始看重他。

以廉升京兆推官，再遷北京警巡使。捕二惡少杖于庭中，戒之曰："孝弟敬慎，則爲君子；暴戾隱賊，則爲小人。自今以往，毋狃于故習，國有明罰，吾不得私也。"自是，衆皆畏憚，毋敢犯者。召爲監察御史，父老數百人或卧車下，或挽其靴鐙，曰："我欲復留使君期年，不可得也。"

通過朝廷的查訪考核，劉煥升任爲京兆推官，又升任北京警巡使。劉煥逮捕了兩名作惡多端的年輕人，在庭中棒打他們，并警告他們說："孝順友愛，恭敬謹慎，就是高尚的人；凶横殘忍，謀財害命，就是卑劣的人。從今以後，你們要改正舊有習氣，國家有明確的處罰條令，我是不能包庇你們的。"從這以後，人人都有畏懼之心，没有敢於犯法的人。後劉煥被召入朝任監察御史，百姓父老數百人有的伏在車下，有的拉着他的脚踏處，說："我們真想讓你再留任一年半載，却不能如願了。"

以本官攝户部員外郎。代州錢監雜青銅鑄錢，錢色惡，類鐵錢。民間盜鑄，抵罪者衆，朝廷患之，下尚書省議。煥奏曰："錢寶純用黄銅精治之，中濡以錫，若青銅可鑄，歷代無緣不用。自代州取二分與四六分，青黄雜糅，務省銅而功易就，由是，民間盜鑄，陷罪者衆，非朝廷意也。必欲爲天下利，宜純用黄銅，得數少而利遠。其新錢已流行者，宜驗數輸納準換。"從之。

後劉煥以本官代理户部員外郎。代州錢監混入青銅鑄造銅錢，造出的錢色澤很差，和鐵錢相似。民間暗中仿造，因這獲罪的人很多，朝廷爲此憂慮，令尚書省商討辦法。劉煥上奏說："錢寶是純用黄銅精細製造而成的，後來加入錫，如青銅可以鑄錢，歷代不會不采用。自從代州按對半和四六分的比例，青黄雜糅，力求省銅并便於鑄造，從此民間私下仿造，許多人獲罪，這不是朝廷的本意。倘若爲天下利益着想，應純用黄銅，可得的數量雖少，但利益長遠。已經流通的新鑄的錢，應驗證數額交入官府，允許調换。"朝廷接受他的建議。

再遷管州刺史，耆老數百人疏其著迹十一事，詣節鎮請留煥，曰："刺史守職奉法，乞留之。"以廉升鄭

劉煥又升任管州刺史，任滿時，州中數百名老人條列了他的十一件突出事迹，到節度使府請求留下劉煥，他們說："刺史守職奉法，請留下

州防禦使，遷官一階，轉同知北京留守事。

世宗幸上京，所過州郡大發民夫治橋梁馳道，以希恩賞，煥所部惟平治端好而已。上嘉其意，遷遼東路轉運使，卒。

他。”通過朝廷的查訪考核，劉煥又升任鄭州防禦使，升官位一級，轉任同知北京留守事。

世宗前往上京，所過州郡大量徵調民夫修築橋梁和車馬通道，以求朝廷的賞賜，劉煥所轄地區衹是平整維修得坦直完好而已。世宗贊許他的用心，升遼東路轉運使，後去世。

高昌福

高昌福，中都宛平人。父履，遼御史中丞致仕，太宗聞其名召之，未及入見而卒，特詔昌福釋服應舉。登天會十年進士第，補樞密院令史。明年，辟元帥府令史。

高昌福，中都宛平人。父名履，在遼國以御史中丞頭銜退休，太宗得知他的名望，召他入朝，没來得及入見就死了，太宗特令昌福脱去喪服，參加科舉考試。昌福考中天會十年進士，任爲樞密院令史。第二年，被元帥府召去作令史。

皇統初，宗弼復河南，元帥府治汴，人有疑似被獲，皆目爲宋諜者，即殺之。昌福讞得其實，釋去者甚衆。

皇統初年，宗弼收復河南，元帥府設在汴京，有嫌疑的人被抓住，都當作宋國的探子，立即殺掉。昌福審理得到實情，放走了許多人。

許州都統韓常用法嚴，好殺人，遣介送囚於汴，或道亡，監吏自度失囚恐得罪，欲盡殺諸囚以滅口。昌福識監吏意，窮竟其狀，免死者十七八，而諸吏遂怨昌福，欲構害之。是時方用兵，梁、楚間夜多陰雨，元帥府選人偵宋兵動静，諸吏遣昌福。昌福不辭即行，盡得敵軍虛實報元帥府。師還，除震武軍節度副使，轉行臺禮部員外郎。天德間，行臺罷，改絳陽軍節度副使，入爲兵部員外郎，改河間少尹。

許州都統韓常執法嚴峻，喜歡殺人，他派使者押送囚犯到汴京，有的囚犯中途逃走，監吏心中思量漏失囚犯恐怕要被治罪，就想殺掉全部囚犯以滅口。昌福察知監吏的用心，徹底查明案情，免死的囚犯達十分之七八，因而衆吏就暗恨昌福，準備找事陷害他。當時正是用兵之際，梁州、楚州之間夜晚多陰雨，元帥府選人偵察宋兵動静，衆吏就支使昌福前往。昌福没有推辭，立即出發，察明了敵人的全部虛實回報元帥府。回師後，昌福被任爲震武軍節度副使，轉任行臺禮部員外郎。天德年間，行臺撤銷，昌福改任絳陽軍節度副使，入朝任兵部員外郎，改任河間少尹。

世宗即位，上書陳便宜事，上披閱再三，因謂侍臣曰：“内外官皆上書言事，可以知人材優劣，不然，朕何由知之?”三除同知東京留守事，治最，遷山東西路轉運使、工部尚書，改彰德軍節度使。上書言賦稅太重，上問翰林學士張景仁曰：“稅法比近代爲輕，而以爲重何也?”景仁曰：“今之稅殊輕，若復輕之，國用且不足。”事遂寢。累遷河中尹，致

世宗即位，昌福上書陳述當時條件下應該做的事情，世宗反復審閲後，就對侍臣説：“朝廷内外的官員都上書言事，從中可以瞭解人才的優劣，不這樣，我從什麽方面瞭解他們呢?”三届連任同知東京留守事，政績最佳，升任爲山東西路轉運使、工部尚書，改任彰德軍節度使。昌福上書説賦稅太重，世宗問翰林學士張景仁説：“當前稅法比起近代已經輕了，昌福却認爲重，這是爲什麽呢?”景仁説：“當前的賦稅已太輕，如再減輕，國用將不足。”於是這事就擱下了。

仕，卒。

昌福歷次升官至河中尹，退休後去世。

孫德淵

孫德淵字資深，興中府人也。大定十六年進士，調石州軍事判官、淶水丞，察廉遷沙河令。有盗秋桑者，主逐捕之，盗以叉自刺其足面，曰："秋桑例不禁采，汝何得刺我？"主懼，賂而求免，盗不從，訴之縣。德淵曰："若逐捕而傷，瘡必在後，今在前，乃自刺也。"盗遂引服。選尚書省令史，不就。丁父憂去官，民爲刻石祠之。

孫德淵字資深，興中府人。德淵考中大定十六年進士，調任石州軍事判官、淶水丞，通過朝廷查訪考核，升任沙河令。有人偷采秋桑，桑樹的主人追捉他，盗賊用叉自刺脚面，説："秋桑向來都不禁止采摘，你怎麼要刺我？"主人害怕了，送給他財物以求免禍，盗賊不肯罷休，到縣上起訴。德淵説："如是追捕時傷人，傷口必在後面，如今傷口在前面，那就是自己刺的了。"盗賊於是認罪。後選任德淵爲尚書省令史，他没上任。因父親去世離任，民衆刻石像來供奉他。

察廉起復北京轉運司都勾判官，以累薦遷中都左警巡使、監察御史、山東東路轉運副使，累官大理丞、兼左拾遺。審官院奏德淵剛正幹能，可任繁劇，遂再任。丁母憂，服除特遷恩州刺史，入爲右司郎中，滕州刺史，遷同知河間府事，歷大興治中、同知府事。大安初，遷盤安軍節度使，改河北西路按察轉運使，改昭義軍節度使。潞州破被執，俄有拜于前者，皆沙河舊民也，密護德淵，由是得脱。

通過朝廷的查訪考核，起用德淵爲北京轉運司都勾判官，又因官員們的多次推薦，升中都左警巡使、監察御史、山東東路轉運副使，屢經升任官至大理丞、兼左拾遺。審官院上奏説德淵剛正而有辦事能力，能勝任紛繁難理的職事，於是就再任原職。因母親去世離任，喪期滿後，朝廷破格升授恩州刺史，入朝任右司郎中，又出任滕州刺史，升任同知河間府事，又曾任大興府治中、同知府事。大安初年，升任盤安軍節度使，改任河北西路按察轉運使，又改昭義軍節度使。潞州失守時德淵被俘，不一會兒有人拜倒在他面前，這些人都是原來的沙河百姓，他們暗中掩護德淵，因此得以脱難。

貞祐二年，拜工部尚書，攝御史中丞。是時，山東乏兵食，有司請鬻恩例舉人，居喪者亦許納錢就試。德淵奏，此大傷名教，事遂寢。尋致仕。監察御史許古論："德淵忠亮明敏，可以大用，近許告老，士大夫竊嘆。望朝廷起復，必能建明以利國家。"宣宗嘉納，未及用而卒。

貞祐二年，任爲工部尚書，兼御史中丞。這時，山東缺乏軍糧，有關部門請求出賣恩例舉人資格，守喪的人也允許交錢參加科舉考試。德淵上奏説，這樣做大大傷害道德風化，事情就作罷。不久德淵退休。監察御史許古上言論述説："德淵忠直精明，可以大用，近日允許他告老還家，士大夫私下嘆惜。望朝廷起用，他一定能提出有利國家的見解。"宣宗對許古的看法表示贊許并采納，但没來得及任用，德淵就去世了。

趙鑑

趙鑑字擇善，濟南章丘人。宋建炎二年進士，調廬州司理參軍。是時江、淮方用兵，鑑棄官還鄉里。齊國建，除歷城丞，轉長清令，皆劇邑

趙鑑字擇善，濟南章丘人。他考中宋國建炎二年進士，調任廬州司理參軍。這時長江、淮河地區正進行戰争，趙鑑棄官回到鄉里。齊國建立，任趙鑑爲歷城縣丞，轉任長清縣令，這兩處

難治，鑑政甚著。劉豫召見，遷直秘閣、提舉涇原路弓箭手、兼提點本路刑獄公事，誡之曰：“邊將多不法，可痛繩之。”原州守將武悍自用，以鑑年少易之，鑑發其奸，守將坐免，郡縣聞風無敢犯者。

都是人口衆多、難以治理的大縣，趙鑑的政績很突出。劉豫召見趙鑑，升任爲直秘閣、提舉涇原路弓箭手、兼提點本路刑獄公事，并告誡他說：“邊將多不守法，可嚴加懲治。”原州守將威猛蠻横，獨斷專行，認爲趙鑑年輕，輕視他，趙鑑揭露他的不法行爲，守將因此被罷免，各郡縣風聞這事，没人敢於違法。

齊廢，除知城陽軍，改山東東路轉運副使，攝行臺左司郎中。行臺宰相欲以故宋宦者權都水監，鑑曰：“誤國閹豎，汴人視爲寇仇，付以美官，將失人望。”遂不用。以母憂解職，天德初，起爲濟州刺史，移涿州。海陵召鑑入朝，應對失旨，遣還郡，俄除知火山軍，以病免。

齊國被廢除後，任趙鑑知城陽軍，改任山東東路轉運副使，兼行臺左司郎中。行臺宰相打算任原宋國宦官代理都水監，趙鑑說：“誤國的太監，汴京人看作寇盗仇敵，用美官委任他，將喪失人心。”於是就没用宦官。因母親去世離任，天德初年，起用爲濟州刺史，移任涿州。海陵王召趙鑑入朝，應對中不合海陵王心意，遣回原郡，不久任他知火山軍，因病免官。

大定初，起知寧海軍。秋禾方熟，蚜蚄蟲生，鑑出城行視，蟲乃自死。再遷鎮西軍節度使，改河北西路轉運使，致仕，卒。

大定初年，起用趙鑑知寧海軍。這時秋季莊稼將近成熟，蚜蚄蟲繁殖開來，趙鑑出城巡察，蟲竟自己死去。趙鑑又升任鎮西軍節度使，改任河北西路轉運使，退休後去世。

蒲察鄭留

蒲察鄭留字文叔，東京路斡底必剌猛安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高苑主簿、潞州司候，補尚書省令史，除監察御史，累遷北京、臨潢按察副使、户部侍郎。御史臺奏鄭留前任北京稱職，遷陝西路按察使，改順義軍節度使。

蒲察鄭留字文叔，東京路斡底必剌猛安人。考中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任高苑主簿、潞州司候，入朝任尚書省令史，又任爲監察御史，歷任北京、臨潢按察副使、户部侍郎。御史臺上奏說鄭留前任北京按察副使時稱職，升任爲陝西路按察使，改任順義軍節度使。

西京人李安兄弟爭財，府縣不能決，按察司移鄭留平理，月餘不問。會釋奠孔子廟，鄭留乃引安兄弟與諸生叙齒，列坐會酒，陳説古之友悌數事，安兄弟感悟，謝曰：“節使父母也，誓不復爭。”乃相讓而歸。

西京人李安兄弟争奪財産，府、縣都没能裁決，按察司行文叫鄭留公正處理，過了一個多月鄭留都没理會這事。當在孔子廟行釋奠禮時，鄭留就帶來李安兄弟，和衆學生按年齡大小排列，入座同飲，講述了幾件古代兄弟友愛的事例，李安兄弟受到感動而醒悟，感謝鄭留說：“節度使真是我們的父母，我們發誓不再争奪財産。”於是就相互謙讓地回去了。

朔州多盗，鄭留禁絶游食，多蓄兵器，因行春撫諭之，盗乃衰息，獄空。賜錫宴錢以褒之。

朔州盗賊很多，鄭留嚴令不得游手好閑、不勞而食，儲備很多兵器，趁着春季巡行勸農的時候安撫勸説，盗賊也就減少甚至絶迹了，獄中空無一囚。朝廷賞給賜宴錢作爲嘉獎。

改利涉軍節度使，詔括馬，鄭留使百姓飼養以須，御史劾之。既而伐宋，諸路括馬皆瘦，惟隆州馬肥，乃釋鄭留。大安初，徙安國軍。二年，知慶陽府事。三年，夏人犯邊，鄭留擊走之。至寧元年，改知平涼府。是時，平涼新被兵，夏人復來攻，鄭留招潰卒爲禦守計，夏兵退，遷官四階。貞祐二年，改東京留守，致仕。貞祐四年，卒。

改任利涉軍節度使，朝廷下令搜括馬匹，鄭留讓百姓飼養待用，御史告了他一狀。後來征伐宋國，各路搜括的馬都瘦，衹有隆州的馬肥，這纔放了鄭留。大安初年，移任安國軍。大安二年，知慶陽府事。大安三年，夏人侵犯邊境，鄭留打跑了他們。至寧元年，改知平涼府。這時，平涼剛經過戰事摧殘，夏人再次來進攻，鄭留招集潰散的士兵，作好防禦布置，夏兵退走，鄭留升官四級。貞祐二年，鄭留改任東京留守，後退休。貞祐四年，鄭留去世。

鄭留重厚寡言笑，人不見其喜慍，臨終取奏稿盡焚之。

鄭留穩重寬厚少言笑，人們看不到他臉上有喜怒的神色，臨死他取出全部奏章底稿燒掉。

女奚烈守愚

女奚烈守愚字仲晦，本名胡里改門，真定府路吾直克猛安人也。六歲知讀書。既齔，或謂食肉昏神識，乃戒而不食。性至孝，父没時年十五，營葬如禮，治家有法，鄉人稱之。中明昌二年進士，調深澤主簿，治有聲。遷懷仁令，改弘文校理，秩滿爲臨沂令。有不逞輩五百人，結爲黨社，大擾境内，守愚下車，其黨散去。蝗起莒、密間，獨不入臨沂境。

女奚烈守愚字仲晦，本名胡里改門，真定府路吾直克猛安人。他六歲時就會念書。剛步入少年時期，有人説吃肉會使頭腦思維不清，守愚就戒肉不吃。守愚極有孝心，父親去世時他纔十五歲，安排喪葬很合禮制，治理家務很有法度，鄉親們都稱贊他。守愚考中明昌二年進士，調任深澤縣主簿，政績出色有聲譽。後升爲懷仁縣令，改弘文院校理，任期滿後又爲臨沂縣令。有不法分子五百人結成黨社，大肆騷擾境内，守愚剛到任，這群黨人就四散離去。蝗蟲出現在莒縣、密縣一帶，惟獨不入臨沂境。

先是，朝廷括河朔、山東地，隱匿者没入官，告者給賞。莒州刺史教其奴告臨沂人冒地，積賞錢三百萬，先給官鏹乃徵于民，民甚苦之。守愚列其冤狀白州，州不爲理，即聞于户部而徵還之，流民歸業，縣人勒其事于石。

在這以前，朝廷搜求河朔、山東地區土地，暗中占有的土地没收歸公，告發的人給與獎賞。莒州刺史教他的奴僕告發臨沂人冒占土地，累計得到賞錢三百萬，先支付官錢，後來就向民衆徵收，百姓因此很困苦。守愚列舉臨沂人的冤情上報州府，州府不作處理，守愚就向户部稟報，追回了錢、地還給百姓，流亡的百姓回鄉生産，縣民把這事刻記在石碑上。

改秘書郎。母喪，勺飲不入口三日，終喪未嘗至内寢。太常寺、勸農司交辟守愚，皆不聽，服除，除同知登聞檢院，改著作郎、永定軍節度副使。泰和伐宋，守愚爲山東行六部員外郎，改大興都總管判官。大安元年，除修起居注，轉刑部員外郎、户

後守愚改任秘書郎。母親去世，守愚三天没吃喝一點東西，整個喪期内都没入房内睡覺。太常寺、勸農司争相徵求守愚就職，他都没應允，喪期滿後，朝廷任守愚同知登聞檢院，改任著作郎、永定軍節度副使。泰和年間征伐宋國，守愚任山東行六部員外郎，改大興都總管判官。大安元年，任守愚修起居注，轉刑部員外郎、户部郎

部郎中、太子左諭德。貞祐初，除户部侍郎，數月拜諫議大夫、提點近侍局。二年，除保大軍節度使，改翰林學士、參議陝西路安撫司事。安撫完顔弼重其爲人，每事咨而後行。未幾，有疾，詔賜御藥。三年，卒。

中、太子左諭德。貞祐初年，任户部侍郎，數月後任命爲諫議大夫、提點近侍局。貞祐二年，任命守愚爲保大軍節度使，改任翰林學士、參議陝西路安撫司事。安撫使完顔弼敬重他的人品，每事都先徵求他的意見後纔施行。不久，守愚染病，宣宗令賜給宫中藥物。大安三年，守愚去世。

守愚爲人忠實無華，孜孜于公，蓋天性然也。

守愚爲人忠實質樸，對公事努力不懈，這是他的天性決定的。

石抹元

石抹元字希明，懿州路胡土虎猛安人。七歲喪父，號泣不食者數日。十三居母喪如成人。嘗爲擊鞠戲，馬踣，嘆曰："生無兄弟，而數乘此險，設有不測奈何。"由是終身不復爲之。補樞密院、尚書省譯史，調同知恩州軍州事，遷監察御史，爲同知淄州軍州事。劇盗劉奇久爲民患，一日捕獲，方訊鞫，聞赦將至，亟命杖殺之，闔郡稱快。改大興府判官、沂王府司馬、沁南軍節度副使。河内民家有多美橙者，歲獲厚利。仇家夜入殘毁之，主人捕得，乃以劫財誣其人，仇家引服，贓不可得。元攝州事，究得其情。尋改河北西路轉運副使，累遷山東西路按察轉運使。

石抹元字希明，懿州路胡土虎猛安人。他七歲時父親去世，痛哭流涕，幾天没吃東西。十三歲時母親去世，他如同成人一般依禮守喪。石抹元曾玩打馬球的游戲，馬失蹄跌倒，石抹元嘆息説："我一生中没有兄弟，却常常冒這種危險，假如發生意外怎麽辦。"從此終身不再做這游戲。石抹元曾任樞密院、尚書省譯史，調任同知恩州軍州事，升監察御史，又爲同知淄州軍州事。大盗劉奇早就是百姓的一塊心病，某天將他捉住，正進行審訊，得知免罪文書快要下達，石抹元急令用棍棒打死他，全郡的人都叫好。後石抹元改任爲大興府判官、沂王府司馬、沁南軍節度副使。河内一民户有多種優質橙樹，每年獲得大筆收入。仇家夜晚潛入橙林，破壞了果實果樹，主人捉住他，就誣告他劫財，仇家認罪，但贓物却找不到。石抹元代理州事，察明了實情。不久石抹元改任爲河北西路轉運副使，歷次升任官至山東西路按察轉運使。

貞祐初，黄摑吾典徵兵東平，擁衆不進，大括民財，衆皆忿怨。副統僕散掃合殺吾典於坐，取其符佩之，縱恣尤甚。元密疏劾掃合擅殺近臣，無上不道，掃合坐誅。移知濟南府，到官六月卒。

貞祐初年，黄摑吾典在東平徵調兵馬，聚衆不前，大括民財，人人都憤恨。副統僕散掃合把吾典殺死在座位上，取下他的官符佩在自己身上，更加肆意妄爲。石抹元秘密上奏告發掃合擅自殺害皇帝近臣，目無君主，大逆不道，掃合因此被殺。石抹元移知濟南府，到任六個月就去世了。

元生平寡言笑，尚節儉，居官自守，不交權要，人以是稱之。

石抹元生平很少説笑，注重節儉，當官能保持自己的操行，不和權貴交往，人們從這些方面稱譽他。

張轂

張轂字伯英，許州臨潁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寧陵縣主簿。改泰定軍節度判官，率儒士行鄉飲酒禮。改同州觀察判官。是時，出兵備邊，州徵箭十萬，限以雕雁羽爲之，其價翔躍不可得。轂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轂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身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補尚書省令史，除同知鄭州防禦使事，改北京鹽使。丁父憂，服除，再遷監察御史。從伐宋，遷武寧軍節度副使。居母憂。貞祐二年，改惠民司令，歷河南治中、隰州刺史、刑部郎中、同知河南府事，遷河東南路轉運使、權行六部尚書、安撫使。興定元年，以疾卒。

張轂字伯英，許州臨潁人。他考中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任寧陵縣主簿。改任泰定軍節度判官，率儒士行鄉飲酒禮。後又改任同州觀察判官。這時，朝廷發兵防備邊患，要求一州出箭十萬枝，限定用雕雁羽毛來製造，而價錢暴漲，無力購買。張轂說："箭是一去不回的東西，什麼羽毛不能用呢。"節度使說："當等候尚書省的答覆。"張轂說："我州與京城相距兩千里，對民衆眼下的急難有什麼用？萬一朝廷要怪罪，我一人承受處分。"一天之間，價格降低了數倍。後來尚書省的答覆竟依照了他的請求。張轂補任尚書省令史，出任同知鄭州防禦使事，改任北京鹽使。因父親去世離任，喪期滿後，又升任爲監察御史。隨軍征伐宋國，升任武寧軍節度副使。因母親去世離任。貞祐二年，改任惠民司令，歷任河南治中、隰州刺史、刑部郎中、同知河南府事，升任河東南路轉運使、代行六部尚書、安撫使。興定元年，因病去世。

轂天性孝友，任子悉先諸弟，俸入所得亦委其弟掌之，未嘗問有無云。

張轂天性孝友，任子弟爲官全都是先謙讓各位弟弟，所得的俸禄收入也交付弟弟掌管，從不問家中有無資財。

趙重福

趙重福字履祥，豐州人。通女直大小字，試補女直誥院令史，轉兵部譯史、陝西提刑知法，遷陝西東路都勾判官、右藏庫副使、同知陳州防禦事。宋諜人蘇泉入河南，重福迹之，至魚臺將渡河，見前一舟且渡，令從者大呼泉姓名，前舟中忽有蒼惶失措者，執之果泉也。

趙重福字履祥，豐州人。他精通女真族大小文字，試任女真誥院令史，轉任兵部譯史、陝西提刑知法，升任陝西東路都勾判官、右藏庫副使、同知陳州防禦事。宋國探子蘇泉潛入河南，重福尾隨跟踪，到達魚臺將渡黄河時，見前面有一船正要渡河，重福令隨從高喊蘇泉姓名，前面船中突然有人倉惶失措，抓來一問果然是蘇泉。

改滄州鹽副使。歲饑，民煮鹵爲鹽賣以給食，鹽官往往杖殺之。重福曰："寧使課殿，不忍殺人。"歲滿，課殿當降，尚書右丞完顏匡、三司使按出虎知其事，乃以歲荒薄其罰，除織染署令。

重福改任滄州鹽副使。正當饑荒年月，百姓靠把鹵水熬成鹽，然後賣鹽買糧吃，鹽官往往打死他們。重福說："我寧願造成政績考核最落後的結果，也不忍心殺人。"任職年限到，考核結果重福落後，依法當降官，尚書右丞完顏匡、三司使按出虎瞭解他的情況，就以遇上災荒年月爲理由，減輕對他的處分，任爲織染署令。

大安三年，佐户部尚書張煒調兵

大安三年，重福協助户部尚書張煒調發軍糧

食于古北口，遷都水少監，行西北路六部郎中，治密雲縣，俄兼户部員外郎。貞祐二年，以守密雲功遷同知河間府事，行六部侍郎，權清州防禦使，攝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三年，河間被圍，有劉中者嘗與重福密雲聯事，勸重福出降，重福不聽。是時，河間兵少，多羸疾不任戰，欲亡去。重福勸其父老率其子弟，强者戰、弱者守，會久雨圍乃解去。遷河東北路轉運使，致仕。元光二年，卒。

到古北口，升任都水少監，行西北路六部郎中，住密雲縣處理公務，不久兼户部員外郎。貞祐二年，重福因守密雲有功，升任爲同知河間府事，行六部侍郎，兼清州防禦使，兼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貞祐三年，河間被圍，有個名叫劉中的人曾與重福在密雲合作共事，他勸重福出城投降，重福没應允。這時，河間兵員很少，其中許多還是體弱多病的人，没法從事戰鬥，打算逃走。重福勸説其中年長者帶領自己的子弟，身强力壯的就出戰，體弱力乏的就居守，碰上雨久下不止，敵人也就解圍離去。後重福升任爲河東北路轉運使，退休。元光二年去世。

武都

武都字文伯，東勝州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陽穀主簿，遷商水令。縣素多盗，凡奸民嘗縱火行劫、椎埋發冢者，都皆廉得姓名，榜之通衢，約毋再犯，悉奔他境。察廉遷南京路轉運支度判官，累遷中都路都轉運副使。以親老，與弟監察御史郁俱乞侍。尋丁憂，服除，調太原治中，復爲都轉運副使，遷灤州刺史。充宣差北京路規措官，都拘括散逸官錢百萬。入爲户部郎中，權右司郎中，奏事稱旨。被詔由海道漕遼東粟賑山東，都高其價直募人入粟，招海賈船致之。三遷中都、西京按察副使。大安三年，充宣差行六部侍郎，以勞遷本路按察使，行西南路六部尚書，佐元帥抹撚盡忠備禦西京，有勞，召爲户部尚書，賞銀二百兩、絹一百匹。

武都字文伯，東勝州人。他考中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任陽穀縣主簿，升任商水縣令。該縣向來多有盗賊，凡曾幹過放火搶劫、盗掘墳墓壞事的不法分子，武都都查尋到姓名，在交通要道張榜公布，約令他們不得再犯，這些人全都跑到其他地方去了。通過朝廷的明察暗訪，升任武都爲南京路轉運支度判官，歷次升任到中都路都轉運副使。因親人年老，武都和弟弟監察御史武郁都請求還家侍奉。不久親人去世，武都守喪，喪期滿後，調任太原治中，再次擔任都轉運副使，改任灤州刺史。在充任宣差北京路規措官時，武都查獲了散失的官錢一百萬。入朝任户部郎中，權右司郎中，上奏論事很合皇帝心意。奉命由海路運送遼東糧食救濟山東，武都出高價徵求民衆交納糧食，招引海商船隻送達山東。武都三次遷官至中都、西京按察副使。大安三年，充任宣差行六部侍郎，因有勞績升任爲本路按察使，行西南路六部尚書，協助元帥抹撚盡忠防守西京，有勞績，召入朝任户部尚書，賞銀二百兩、絹一百匹。

宣宗即位，議衛紹王降封，語在《衛紹王紀》。頃之，中都戒嚴，都知大興府，佩虎符便宜行事，彈壓中外軍民。都醉酒以褻衣見詔使，坐是解職。起爲刑部尚書。中都解圍，爲河東路宣撫使，俄以參知政事胥鼎代

宣宗即位，武都參與討論衛紹王降封的事，事見本書《衛紹王紀》。不久，中都嚴密設防，武都知大興府，佩挂虎符，得以見機行事，控制京城内外軍民。武都一次喝醉酒，穿着内衣見皇帝使者，因這事被解除職務。後起用爲刑部尚書。中都的包圍解除後，武都任河東路宣撫使，

之。興定元年，以疾卒。

不久又派參知政事胥鼎接替了他的職務。興定元年，武都因病去世。

紇石烈德

紇石烈德字廣之，真定路山春猛安人。明昌二年進士，調南京教授。察廉能遷厭次令，補尚書省令史，除同知泗州防禦事、監察御史、大名治中、安、曹、裕三州刺史，歷同知臨潢、大興府事。

貞祐二年，遷肇州防禦使。是歲，肇州升爲武興軍節度，德爲節度使、宣撫司署都提控。肇州圍急，食且盡，有糧三百船在鴨子河，去州五里不能至。德乃浚濠增陴，築甬道導濠水屬之河。鑿陷馬阱，伏甲其傍以拒守，一日兵數接，士殊死戰。渠成，船至城下，兵食足，圍乃解。改遼東路轉運使，軍民遮道挽留，乘夜乃得去。

蒲鮮萬奴逼上京，德與部將劉子元戰却之。遷東京留守，歷保静、武勝軍節度使。興定二年，以本官行六部事。三年，以節度權元帥右都監，與左都監單州經略使完顏仲元俱行元帥府于宿州。四年，遷工部尚書。明年，召還中都。是歲，卒。

紇石烈德字廣之，真定路山春猛安人。他考中明昌二年進士，調任南京教授。朝廷察知他廉潔有才幹，改任厭次縣令，補任尚書省令史，歷任同知泗州防禦事、監察御史、大名治中、安、曹、裕三州刺史，又歷任同知臨潢、大興府事。

貞祐二年，紇石烈德升任肇州防禦使。這年，肇州升爲武興軍節度，紇石烈德任節度使、宣撫司署都提控。肇州遭到猛烈圍攻，糧食又快吃光，有糧三百船在鴨子河，離州城有五里，無法送到。紇石烈德就疏通護城河，增高城墻，築通道引護城河水連通鴨子河。又挖掘陷馬阱，埋伏兵士在阱旁防守抵抗，一天中數次交鋒，士兵們拼死作戰。渠道築成，船行到城下，軍糧足用，圍困終被解除。紇石烈德改任遼東路轉運使，軍民聚集在路上挽留，趁着黑夜纔得以離去。

蒲鮮萬奴進犯上京，紇石烈德與部將劉子元將他擊退。後紇石烈德升任東京留守，歷任保静、武勝兩軍節度使。興定二年，以本身官職行尚書六部事。興定三年，以節度使職務兼元帥右都監，與左都監單州經略使完顏仲元都駐宿州行元帥府事。興定四年，升任工部尚書。第二年，召回中都。就在這年，紇石烈德去世。

張特立

張特立字文舉，曹州東明人。泰和三年中進士第，調宣德州司候。郡多皇族巨室，特立律之以法，闔境肅然。調萊州節度判官，不赴，躬耕杞之圉城，以經學自樂。正大初，左丞侯摯、參政師安石薦其才，授洛陽令。

四年，拜監察御史。拜章言："鎬、厲二宅，久加禁錮，棘圍柝警，如防寇盜。近降赦恩，謀反大逆皆蒙湔雪，彼獨何罪，幽囚若是？世宗神

張特立字文舉，曹州東明人。他考中泰和三年進士，調任宣德州司候。該郡居住着許多皇族人和大户人家，張特立依法約束，整個境内一片安寧氣象。後調任特立爲萊州節度判官，没去上任，在杞縣的圉城鎮親手從事耕作，以研習儒家經典自樂。正大初年，左丞侯摯、參政師安石薦舉他有才學，任命爲洛陽令。

正大四年，朝廷任命張特立爲監察御史。張特立呈上奏書説："鎬王、厲王兩處宅院長期加以禁閉，用荆棘圍繞，以擊柝示警，就像是防禦敵寇强盗一般。近來頒下免罪恩命，連謀反作亂

靈在天，得無傷其心乎？聖嗣未立，未必不由是也。”又言：“方今三面受敵，百姓凋敝，宰執非才，臣恐中興之功未可以歲月期也。”又言：“尚書右丞顏盞世魯遣其奴與小民爭田，失大臣體。參知政事徒單兀典諂事近習，得居其位。皆宜罷之。”

大逆不道的罪人都得到洗除罪名的恩惠，他們究竟有什麽罪，遭到這樣的囚禁？世宗的神靈在天，能不傷他的心嗎？皇太子没能定立，不能説没有這方面的原因。”又説：“當今三方受敵，百姓人口減少、財力困乏，宰相大臣没有才幹，我擔心重振江山的功業遥遥無期了。”又説：“尚書右丞顏盞世魯支使他的家奴和尋常百姓争田，喪失大臣體統。參知政事徒單兀典討好皇帝親信的近臣，纔得以處在這個職位。他們都應該罷免。”

當路者忌其直，陰有以擠之。因劾省掾高楨輩受請托，飲娼家，時平章政事白撒犒軍陝西歸，楨等泣訴于道，以當時同席并有省掾王賓，張爲其進士故不劾。白撒以其私且不實，并治特立及賓。特立左遷邳州軍事判官，杖五十，賓亦勒停。士論皆惜特立之去。後卒癸丑歲，年七十五。

當權的人顧忌他的剛直，暗中設法排擠他。由於張特立告發尚書省屬官高楨等接受請托，在娼妓家飲酒，這時平章政事白撒從陝西犒勞軍士返回，高楨就在路旁哭訴，説當時一起同席的還有尚書省屬官王賓，張特立因他是進士就没告發。白撒認爲特立偏袒一方并且事不屬實，就同時處分了特立和王賓。特立被降爲邳州軍事判官，責打五十棍，王賓也被停職。朝中人士都對特立離朝感到惋惜。後來特立在癸丑年去世，終年七十五歲。

王浩

王浩，由吏起身，初辟涇陽令，廉白爲關輔第一。時西臺檄州縣增植棗果，督責嚴急，民甚被擾，浩獨無所問，主司將坐之，浩曰：“是縣所植已滿其數，若欲增植，必盜他人所有，取彼置此，未見其利。”其愛民多此類。所在有善政，民絲毫無所犯，秦人爲立生祠，歲時思之。

王浩，由吏員提拔爲官，最初辟舉爲涇陽令，清白廉潔在關輔地區數第一。這時陝西行御史臺下令各州縣增植棗果樹，督察得十分嚴厲緊迫，百姓大受騷擾，衹有王浩絲毫不予追究，主管部門將處分他，王浩説：“這縣種植的已經達到最大限度，如要增植，衹有盜用他人的樹，從别處取來移置到這裏，看不出有什麽好處。”王浩愛護百姓的事例多如這一類。王浩每到一地都有惠民措施，對百姓没有絲毫傷害，秦州人爲他建立了生祠，時常懷念他。

南遷後，爲扶溝令。開興元年正月，民錢大亨等執縣官送款于北，大亨以浩有恩於民，不忍加刃，日遣所知勸之降，浩終不聽，於是殺之，無血。主簿劉坦、尉宋乙并見害。棄尸道路，自春徂夏，獨浩尸儼然如生，目且不瞑，烏犬莫敢近，殆若有神護者。

金都南遷後，王浩擔任扶溝縣令。開興元年正月，縣民錢大亨等捉拿了縣官向蒙古投誠，大亨因王浩對百姓有恩惠，不忍傷害他，每日派王浩的熟人去勸他投降，王浩始終不接受，於是就殺了他，王浩被殺却没有流血。主簿劉坦、縣尉宋乙都被殺害。他們的尸體被拋棄在路上，從春到夏，衹有王浩的尸體不壞，簡直就如活人一般，并且連眼睛都没閉上，烏鴉和狗都不敢接近，就像有神靈保護似的。

初，辟舉法行，縣官甚多得人，如咸寧令張天綱、長安令李獻甫、洛陽令張特立三人有傳，餘如興平師夔、臨潼武天禎、汜水党君玉、偃師王登庸、高陵宋九嘉、登封薛居中、長社李天翼、河津孫鼎臣、郏城李無黨、滎陽李過庭、尉氏張瑜、長葛張子玉、猗氏安德璋、三原蕭邦傑、藍田張德直、葉縣劉從益皆清慎才敏，極一時之選，而能扶持百年將傾之祚者，亦曰吏得其人故也。

先前，辟舉的辦法施行，選爲縣官的很多都是優秀人才，如咸寧令張天綱、長安令李獻甫、洛陽令張特立，他們三人在本書中有傳，其餘的如興平師夔、臨潼武天禎、汜水党君玉、偃師王登庸、高陵宋九嘉、登封薛居中、長社李天翼、河津孫鼎臣、郏城李無黨、滎陽李過庭、尉氏張瑜、長葛張子玉、猗氏安德璋、三原蕭邦傑、藍田張德直、葉縣劉從益都廉潔慎重、精明能幹，是這段時間内最佳的人選，之所以能扶持摇摇欲墜的政權，使它延續上百年，也可説是官吏中擁有這些人才的緣故。

金史卷一百二十九

列傳第六十七

酷　吏

高閭山　蒲察合住

佞　幸

蕭肄　張仲軻　李通　馬欽　高懷貞　蕭裕　胥持國

酷吏

太史公有言，“法家嚴而少恩”，信哉斯言也。金法嚴密，律文雖因前代而增損之，大抵多準重典。熙宗迭興大獄，海陵翦滅宗室，鈎棘傅會、告奸上變者賞以不次。於是，中外風俗一變，咸尚威虐以爲事功，而讒賊作焉。流毒遠邇，慘矣。金史多闕逸，據其舊録得二人焉，作《酷吏傳》。

太史公曾説“法家嚴厲而缺乏情義”，這話是可信的。金國的法制嚴密，法律條文雖是沿用前代而有所增補删改，但大致都是采用嚴刑峻法。熙宗一次又一次地製造慘案，海陵王消滅皇族勢力，牽連附會、告人不法、説人作亂的人受到特殊的奬賞。這樣一來，朝廷内外風氣大變，大家都喜歡用威猛殘忍的手段來貪圖功勞，因而誣陷暗害的事情産生了。這種危害遍及遠近，真是悲慘。金國史籍許多已殘缺散失，根據舊有的記載收集到兩人的事實，本書特立爲《酷吏傳》。

高閭山

高閭山，澄州析木人。選充護衛，調順義軍節度副使，轉唐括、移剌都糺詳穩，改震武軍節度副使、曹王府尉、大名治中。遷汝州刺史，改單州。制禁不依法用杖决人者，閭山見之笑曰：“此亦難行。”是日，特用大杖杖死部民楊仙，坐削一官，解職。久之，降鳳翔治中，歷原州、濟州、泗州刺史，改鄭州防禦使，遷蒲與路節度使，移臨海軍、盤安軍、寧

高閭山，澄州析木人。他先被選入護衛，調任順義軍節度副使，轉任唐括、移剌都糺詳穩，改任震武軍節度副使、曹王府尉、大名治中。升任爲汝州刺史，又改任單州刺史。朝廷下令禁止不按規定用棍棒處罰人，閭山見禁令笑了笑説：“這禁令也許難以執行。”當天，他故意用大棍棒打死了部民楊仙，因此被降一級，解除原職。過了很久，降任爲鳳翔治中，歷任原州、濟州、泗州刺史，改任鄭州防禦使，升任爲蒲與路節度使，先後移任臨海軍、盤安軍、寧昌軍。貞

昌軍。貞祐二年，城破死之。

祐二年，所守城被攻破，閭山死去。

蒲察合住

蒲察合住，以吏起身，久爲宣宗所信，聲勢烜赫，性復殘刻，人知其蠹國而莫敢言。其子充護衛，先逐出之。繼而合住爲恒州刺史，需次近縣。後大兵入陝西，關中震動，或言合住赴恒州爲北走計，朝廷命開封羈其親屬，合住出怨言曰："殺却我即太平矣。"尋爲御史所劾，初議笞贖，宰相以爲悖理，斬於開封府門之下。故當時有宣朝三賊之目，謂王阿里、蒲察咬住，合住其一也。

蒲察合住，由吏員提拔起來，長期受到宣宗的信任，聲勢顯赫，性情又殘忍刻薄，人們知道他會危害國家却不敢說出來。他的兒子擔任護衛，先被趕出京城。接着合住出任恒州刺史，逗留在近京縣境。後來蒙古大軍進入陝西，關中地區震動不安，有人說合住前往恒州是作了逃奔北國的打算，朝廷命開封府拘管他的親屬，合住口出怨言說："殺掉我就太平了。"不久被御史告發，起初決定處以笞刑并允許贖罪，宰相認爲不合道理，就把他殺死在開封府門前。所以當時就有宣宗朝三賊人的說法，指的是王阿里、蒲察咬住，合住也是其中的一個。

興定中，駙馬僕散阿海之獄，京師宣勘七十餘所，阿里輩乘時起事以肆其毒，朝士惴惴莫克自保，惟獨吉文之在開封府幕，明其不反，竟不署字，阿海誅，文之亦無所問。

興定年間，對於駙馬僕散阿海這一案件，京城中由皇帝下令審察的有七十多處，阿里等人乘機挑起事端，以便逞凶作惡，朝中人士惶恐不安，不能自保，祇有任開封府屬官的獨吉文之申明阿海没有謀反，最終没在審案報告上簽名，阿海被殺，但對獨吉文之也没作任何追究。

咬住，正大初致仕，居睢陽，潰軍變，與其家皆被殺。

蒲察咬住，正大初年退休，居住睢陽，潰散的兵士作亂，他和他的家人都被殺。

初，宣宗喜刑罰，朝士往往被笞楚，至用刀杖决殺言者。高琪用事，威刑自恣。南渡之後習以成風，雖士大夫亦爲所移。如徒單右丞思忠好用麻椎擊人，號"麻椎相公"；李運使特立號"半截劍"，言其短小鋒利也；馮内翰璧號"馮劊"；雷淵爲御史，至蔡州得奸豪，杖殺五百人，號曰"雷半千"；又有完顏麻斤出，皆以酷聞。而合住、王阿里、李渙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

先前，宣宗好用刑罰，朝中人士常常被鞭打，甚至用刀棒處罰、打死言論之人。高琪掌權時，隨意濫用嚴刑峻法。金都南遷以後，相沿成風，就連有文化修養的官員也受影響而改變了操行。如右丞徒單思忠喜歡用槌麻的棍棒打人，被稱作"麻椎相公"；運使李特立被稱作"半截劍"，意思是説他身材矮小但很厲害；内翰馮璧被稱作"馮劊"；雷淵任御史，到蔡州捉獲不法豪强，打死五百人，被稱作"雷半千"；此外還有完顏麻斤出，他們都以殘酷出名。而合住、王阿里、李渙等人，是小吏中特别奸猾刻薄的人。

佞幸

世之有嗜欲者，何嘗不被其害哉。龍，天下之至神也，一有嗜欲，見制於人，故人君亦然。嗜欲不獨柔曼之傾意也，征伐、畋獵、土木、神

世上凡是有嗜欲的人，哪有不受他的嗜欲危害的呢。龍是天下最高貴的神，一旦有嗜欲，就受到人的制約，所以帝王也不例外。帝王的嗜欲不僅僅是傾心於柔情美色，征伐、打獵、大興土

仙，彼爲佞者皆有以投其所好焉。金主內蠱聲色，外好大喜功，莫甚於熙宗、海陵，而章宗次之。金史自蕭肄至胥持國得佞臣之尤者七人，皆被寵遇於三君之朝，以亡其身，以蠹其國，其禍皆始於此，可不戒哉？作《佞幸傳》。

木、敬奉神仙，那些諂媚取寵的人都可以用來投帝王所好。金國君主在內沉迷聲色，對外好大喜功，沒有比熙宗、海陵王更嚴重的了，其次是章宗。金國的史籍中從蕭肄到胥持國共搜集到諂媚官吏的突出代表七名，都在上述三位君主在位時受到信任和優待，他們因諂媚而喪失自身，用諂媚危害自己的國家，這些禍亂都是由帝王的嗜欲引起的，能不警惕嗎？爲此本書特立《佞幸傳》。

蕭肄

蕭肄，本奚人，有寵於熙宗，復諂事悼后，累官參知政事。皇統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寢殿鴟尾，有火自外入，燒內寢幃幔。帝徙別殿避之，欲下詔罪己，翰林學士張鈞視草。鈞意欲奉答天戒，當深自貶損，其文有曰："惟德弗類，上干天威"及"顧兹寡昧，眇予小子"等語。肄譯奏曰："弗類是大無道，寡者孤獨無親，昧則於人事弗曉，眇則目無所見，小子嬰孩之稱，此漢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帝大怒，命衛士拽鈞下殿，榜之數百，不死，以手劍剺其口而醢之。賜肄通天犀帶。

蕭肄本是奚族人，得到熙宗的寵信，又對悼皇后阿諛奉承，官至參知政事。皇統九年四月壬申夜，風雨大作，雷電震壞了寢殿屋脊的尾端，又有火從外而入，燒毀了卧室的帷幔。熙宗移居別殿迴避，準備下罪己詔，由翰林學士張鈞起草。張鈞的想法是要想回報上天發出的警告，應當深痛地貶斥、降低自己，他起草的詔書中有"惟德弗類，上干天威"和"顧兹寡昧，眇予小子"等語句。蕭肄上奏向熙宗解釋說："'弗類'是大無道的意思，'寡'是孤獨無親的意思，'昧'就是對人事不知，'眇'就是眼睛看不見任何東西，'小子'是對小孩的稱呼，這是漢人藉用作文章的機會來罵君主。"熙宗大怒，命衛士把張鈞拖下殿去，打了數百下，仍沒死，又用手劍割開他的口，隨後把他剁成了肉泥。熙宗賞給蕭肄通天犀帶。

憑恃恩倖，倨視同列，遂與海陵有惡。及篡立，加大臣官爵，例加銀青光祿大夫。數日，召肄詰之曰："學士張鈞何罪被誅，爾何功受賞？"肄不能對。海陵曰："朕殺汝無難事，人或以我報私怨也。"於是，詔除名，放歸田里，禁錮不得出百里外。

蕭肄倚仗皇帝的寵信厚待，傲視和自己品級相當的官員，於是和海陵王產生了嫌怨。當海陵王篡奪帝位時，加封大臣官爵，按慣例蕭肄被加封銀青光祿大夫。過了幾天，海陵王把蕭肄召去責問說："學士張鈞因什麼罪被殺，你因什麼功受賞？"蕭肄無話可對。海陵王說："我要殺你不算難事，衹是人們或許認爲我是報個人仇恨。"於是就下令解除他的職務，放回家去務農，并嚴加拘管，不准離鄉百里以外。

張仲軻

張仲軻幼名牛兒，市井無賴，説傳奇小説，雜以俳優詼諧語爲業。海陵引之左右，以資戲笑。海陵封岐國王，以爲書表，及即位，爲秘書郎。

張仲軻幼名牛兒，是個沒有固定職業的城市游民，以講傳奇小説，兼以滑稽表演、説笑話爲業。海陵王把他招到自己身邊，以供取笑作樂。海陵王在受封岐國王時，委任仲軻負責文書表

海陵嘗對仲軻與妃嬪褻瀆，仲軻但稱死罪，不敢仰視。又嘗令仲軻倮形以觀之，侍臣往往令倮裼，雖徒單貞亦不免此。兵部侍郎完顏普連、大興少尹李惇皆以贓敗，海陵置之要近。伶人于慶兒官五品，大氏家奴王之彰爲秘書郎。之彰睾珠偏僻，海陵親視之不以爲褻。唐括辯家奴和尚、烏帶家奴葛温、葛魯，皆置宿衛，有僥倖至一品者。左右或無官職人，或以名呼之，即授以顯階，海陵語其人曰："爾復能名之乎?"常置黄金裀褥間，喜之者令自取之，其濫賜如此。宋余唐弼賀登寶位，且還，海陵以玉帶附賜宋帝，使謂宋帝曰："此帶卿父所常服，今以爲賜，使卿如見而父，當不忘朕意也。"使退，仲軻曰："此希世之寶，可惜輕賜。"上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爲我有，此置之外府耳。"由是知海陵有南伐之意。

章，當他登上帝位後，任仲軻爲秘書郎。海陵王曾當着仲軻的面和嬪妃嬉戲，仲軻祇有口稱死罪，不敢仰視。海陵王又曾令仲軻赤身裸體，對他進行觀賞，侍臣常常都受命脱衣裸體，就連徒單貞也没避過這一關。兵部侍郎完顏普連、大興少尹李惇都因貪污受賄身敗名裂，海陵王把他們安排在顯要親近的部門。樂工于慶兒官至五品，大氏的家奴王之彰爲秘書郎。之彰的睾丸長得不正，海陵王親自察看而不認爲失體面。唐括辯的家奴和尚、烏帶的家奴葛温、葛魯，都安插在宿衛官中，有僥幸升到一品官的。海陵王身邊間或有無官職的人，有人就直呼他的名字，海陵王立即授予高官，并對直呼名字的人説："你還敢叫他的名字嗎?"海陵王常常把黄金放在坐卧的墊子間，有喜歡的人就讓他們自行拿取，他就是這様濫行賞賜。宋國余唐弼來祝賀海陵王登帝位，將返回時，海陵王用玉帶加賞給宋帝，讓他對宋帝説："這帶是你父親常佩帶的，現把它賞給你，使你見帶如見你父親，想來你不會忘記我的好意。"使臣退下後，仲軻説："這是希世珍寶，可惜輕易賞了人。"海陵王説："江南之地，今後將屬於我，這東西不過是放在外府而已。"由此可知海陵王有南伐的打算。

俄遷秘書丞，轉少監。是時，營建燕京宫室，有司取真定府潭園材木，仲軻乘間言其中材木不可用，海陵意仲軻受請托，免仲軻官。未幾，復用爲少監。海陵獵于途你山，次于鏵瓦，酹天而拜，謂群臣曰："朕幼時習射，至一門下，默祝曰，'若我異日大貴，當使一矢横加門脊上'。及射，果横加門脊上。後爲中京留守，嘗大獵于此地，圍未合，禱曰，'我若有大位，百步之内當獲三鹿；若止爲公相，獲一而已'。於是不及百步連獲三鹿。又祝曰，'若統一海内，當復獲一大鹿'。於是果獲一大鹿。此事嘗與蕭裕言之，朕今復至此地，故拜奠焉。"海陵意欲取江南，

不久仲軻升任秘書丞，轉任少監。這時正營建燕京宫室，有關部門采用真定府潭園内的木材，仲軻乘機向海陵王進言，説潭園中的材木不能用，海陵王認爲仲軻是受了别人的請托，罷了仲軻的官職。不久，又起用他爲少監。海陵王在途你山打獵，抵達鏵瓦時，海陵王酹酒祭天，對天下拜，他對群臣説："我幼時學射箭，來到一門前，暗暗禱告説，'如我今後能有大貴，就讓一箭横貼在門梁上'。當箭射出，果然横貼在門梁上。後來我爲中京留守，曾在這裏進行大規模圍獵，圍場還没合攏，我禱告説，'我如能登皇帝寶位，百步之内當獲三鹿；如祇能做三公宰相，僅獲一隻而已'。當時不到百步之間連獲三鹿。又禱告説，'如能統一海内，當再獲一隻大鹿'。當時果然獲一大鹿。這事我曾向蕭裕説過，現在我又來到這地方，所以要跪拜祭奠。"海陵

故先設禨祥以諷群臣，是以仲軻每先逢其意，導之南伐。

王一心想奪取江南，所以先編造了禱福應驗的話暗示群臣，因而仲軻常常事先迎合他的心意，誘使他南伐。

貞元二年正月，宋賀正旦使施巨朝辭，海陵使左宣徽使敬嗣暉問施巨曰："宋國幾科取士？"對曰："詩賦、經義、策論兼行。"又問："秦檜作何官，年今幾何？"對曰："檜爲尚書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年六十五矣。"復謂之曰："我聞秦檜賢，故問之。"

貞元二年正月，宋國賀春節的使臣施巨上朝辭行，海陵王叫左宣徽使敬嗣暉問施巨說："宋國用幾個科目取士？"施巨回答說："詩賦、經義、策論同時進行。"又問："秦檜作什麼官，現年多少歲？"回答說："秦檜任尚書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十五歲了。"海陵王又對他說："我聽說秦檜德才兼備，所以問問他的情况。"

正隆二年，仲軻爲左諫議大夫，修起居注，但食諫議俸，不得言事。三年正月，宋賀正使孫道夫陛辭，海陵使左宣徽使敬嗣暉諭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略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即發還，我民有逃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托辭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且馬待人而後可用，如無其人，得馬百萬亦奚以爲？我亦豈能無備。且我不取爾國則已，如欲取之，固非難事。我聞接納叛亡、盜買鞍馬，皆爾國楊太尉所爲，常因俘獲問知其人無能爲者也。"又曰："聞秦檜已死，果否？"道夫對曰："檜實死矣，陪臣亦檜所薦用者。"又曰："爾國比來行事，殊不似秦檜時何也？"道夫曰："容陪臣還國，一一具聞宋帝。"海陵蓋欲南伐，故先設納叛亡、盜買馬二事，而雜以他辭言之。

正隆二年，仲軻爲左諫議大夫，修起居注，但衹是領取諫議大夫應得的俸禄，不得議論朝政。正隆三年正月，宋國賀春節的使臣孫道夫上殿辭行，海陵王叫左宣徽使敬嗣暉告訴他說："回去告訴你們皇帝，他對待我大金國有許多無誠意的地方，現略舉兩件事例：你國民衆有逃入我國境内的，我邊境官吏都立即將他們遣回，我國有民衆叛逃入你國境内的，我有關部門索取，你們往往找藉口推托不放，這是第一件事。你國在沿邊地區盜買鞍馬，布置戰陣，這是第二件事。況且馬是要有了人然後纔能使用的，如果没有駕馭的人，獲得一百萬匹馬又能作什麼呢？我又怎能没有防備。況且我不奪取你國就算了，如想奪取，定然不算難事。我聽説接納叛逃人、盜買鞍馬，都是你國楊太尉幹的事，我常由俘虜的口中問知楊太尉是幹不了什麼事的人。"又說："聽説秦檜已死，是真的嗎？"孫道夫回答說："秦檜的確死了，我也是由秦檜薦舉爲官的。"又問道夫說："近來你國幹事，簡直不像秦檜在位的時候，這是爲什麼呢？"道夫說："請允許我回國後一一向君主稟報。"海陵王是想南伐，所以先想好了用收納叛逃、盜買馬匹二事作藉口，而添加一些其他話提了出來。

海陵召仲軻、右補闕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直長習失入便殿侍坐。海陵與仲軻論《漢書》，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

海陵王召仲軻、右補闕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直長習失入便殿陪坐。海陵王和仲軻談論到《漢書》，他對仲軻說："漢代的疆界不過七八千里，現在我國的境土縱横萬里，可說是很廣闊了。"仲軻說："我國的境土雖很寬廣，但天下有

雖大，而天下有四主，南有宋，東有高麗，西有夏，若能一之，乃爲大耳。”海陵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爲無罪?”海陵喜曰：“向者梁珫嘗爲朕言，宋有劉貴妃者姿質艷美，蜀之華蘂、吴之西施所不及也。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手’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與信俱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欽又曰：“臣在宋時，嘗帥軍征蠻，所以知也。”海陵謂習失曰：“汝敢戰乎?”對曰：“受恩日久，死亦何避。”海陵曰：“汝料彼敢出兵否，彼若出兵，汝果能死敵乎?”習失良久曰：“臣雖懦弱，亦將與之爲敵矣。”海陵曰：“彼將出兵何地?”曰：“不過淮上耳。”海陵曰：“然則天與我也。”既而曰：“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

四個君主，南有宋，東有高麗，西有夏，如能統一他們，那纔叫寬廣呢。”海陵王說：“對他們將用什麽罪名去討伐呢?”仲軻說：“我聽説宋人買馬匹、修器械，招納山東叛逃的人，難道能説無罪嗎?”海陵王高興地説：“先前梁珫曾對我説，宋國有位劉貴妃天生麗質，光彩照人，連蜀國的華蘂、吴國的西施都比不上。現在我一舉兩得，就像俗話所説的‘隨着脚走雙手擺’。江南人聽説我舉兵，必遠遠地逃竄。”馬欽和田與信都回答説：“海島、蠻越地區，我們都熟悉道路，他們還能跑到什麽地方去。”馬欽又説：“我在宋國時，曾帶兵征伐蠻人，所以熟悉道路。”海陵王問習失説：“你敢打仗嗎?”習失回答説：“我長期受到優待，就是死也不會逃避。”海陵王説：“你估計他們敢不敢出兵，如他們出兵，你真能和他們死戰嗎?”習失過了好一會兒纔説：“我雖然懦弱，也將和他們爲敵了。”海陵王問：“他們可能會由什麽地方出兵?”習失回答説：“無非是淮河一帶。”海陵王説：“那麽就是上天把宋國賜給我了。”隨後又説：“我舉兵滅宋，最長不過兩三年時間，然後討平高麗、夏國。統一天下後，論功升級，分賞將士，他們一定會不知勞苦地奮鬥了。”

四年三月，仲軻死。冬至前一夕，海陵夢仲軻求酒，既覺，嗟悼良久，遣使者奠其墓。

正隆四年三月，仲軻死。冬至前一天晚上，海陵王夢見仲軻求酒，醒來之後，海陵王傷感嘆息了許久，派使者到他墓前祭奠。

李通

李通，以便辟側媚得幸於海陵。累官右司郎中，遷吏部尚書。請謁賄賂輻湊其門。正隆二年正月乙酉，詔左右司、御史中丞以下奏事便殿，海陵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朕嘗試之矣，朕詢及人材，汝等若不舉同類，必舉其相善者。朕聞女直、契丹之仕進者，必賴刑部尚書烏帶、簽書樞密遥設爲之先容，左司員外郎阿里骨列任其事。渤海、漢人仕進者，必賴吏部尚書李通、户部尚書許霖爲之先容，左司郎中王蔚任其事。

李通，用阿諛奉迎、討好賣乖的手腕受到海陵王的親信。屢次升任官至右司郎中，又升任吏部尚書。告求、賄賂的人紛紛聚集到他的門前。正隆二年正月乙酉，令左右司、御史中丞以下官員到便殿奏事，海陵王説：“没有人比父親更瞭解兒子，没有人比君主更瞭解臣下。我曾測試過了，當我問到人才的事，你們如不是推舉自己一類的人，就必是推舉關係親密的人。我聽説女真、契丹官員升遷，必定依靠刑部尚書烏帶、簽書樞密遥設先爲他們説好話，左司員外郎阿里骨列負責具體事務。渤海、漢人當官升遷的，必依靠吏部尚書李通、户部尚書許霖先爲他們説好

凡在仕版，朕識者寡，不識者衆，莫非人臣，豈有遠近親疏之異哉。苟奉職無愆，尚書、侍郎、節度使便可得，萬一獲罪，必罰無赦。”頃之，拜參知政事。

話，左司郎中王蔚負責具體事務。凡是名在官册中的人，我認識的少，不認識的多，大家都是臣子，哪有遠近親疏的不同呢。衹要忠於職守，不犯錯誤，尚書、侍郎、節度使等職位就能取得，萬一得罪，必罰不赦。”不久，任李通爲參知政事。

海陵恃累世强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爲正統。”通揣知其意，遂與張仲軻、馬欽、宦者梁珫近習群小輩，盛談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意而先道之。海陵信其言，以通爲謀主，遂議興兵伐江南。四年二月，海陵諭宰相曰：“宋國雖臣服，有誓約而無誠實，比聞沿邊買馬及招納叛亡，不可不備。”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州縣渤海丁壯充軍，仍括諸道民馬。於是，遣使分往上京、速頻路、胡里改路、曷懶路、蒲與路、泰州、咸平府、東京、婆速路、曷蘇館、臨潢府、西南招討司、西北招討司、北京、河間府、真定府、益都府、東平府、大名府、西京路，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五年十一月，使益都尹京等三十一人押諸路軍器於軍行要會處安置，俟軍至分給之。其分給之餘與繕完不及者，皆聚而焚之。

海陵王依仗數代以來的强盛國力，準備大行征伐，統一天下，他曾説：“天下合而爲一，然後纔能建立統治普天下的、世代相傳的王國。”李通揣摸到他的心意，就和張仲軻、馬欽、宦官梁珫以及一些卑劣的近侍，大談江南富庶，人丁興旺，玉帛衆多，迎合他的心意而先提出來。海陵王相信他的話，以李通爲主要謀士，於是就謀劃興兵征伐江南的事。正隆四年二月，海陵王告訴宰相説：“宋國雖然臣服，立下誓約却無誠實的心意，近來聽説他們在沿邊地區買馬并招納叛逃的人，我們不能不作防備。”他派出使者徵集各路猛安部族以及各州縣、渤海的青壯年充軍，并搜刮各道百姓的馬匹。這時候，派使者分别前往上京、速頻路、胡里改路、曷懶路、蒲與路、泰州、咸平府、東京、婆速路、曷蘇館、臨潢府、西南招討司、西北招討司、北京、河間府、真定府、益都府、東平府、大名府、西京路，凡年齡在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的都被徵調，就連親人年老而人丁數多的家庭，要求留下一子侍候也不允許。正隆五年十一月，命益都尹完顔京等三十一人督運各路軍器到兵馬行進的樞紐地存放，等部隊到達時分發。分發後剩餘的以及來不及修造完繕的兵器，都收集到一處燒掉。

六年正月，海陵使通諭旨宋使徐度等曰：“朕昔從梁王嘗居南京，樂其風土。帝王巡狩，自古有之。淮右多隙地，欲校獵其間，從兵不逾萬人。汝等歸告汝主，令有司宣諭朕意，使淮南之民無懷疑懼。”二月，通進拜右丞，詔曰：“卿典領繕完兵械，今已畢功，朕嘉卿忠謹，故有是命，俟江南事畢，别當旌賞。”

正隆六年正月，海陵王叫李通轉告宋國使臣徐度等人説：“我以前曾隨梁王居住南京，喜歡那裏的山水民俗。帝王巡視四方，這是自古以來就有的事。淮河以西多有空地，我想在那裏圍場打獵，隨從兵士不超過一萬人。你們回去告訴你們君主，令有關部門通告我的想法，令淮南民衆不要懷有疑慮恐懼的心情。”二月，李通晉升爲右丞，海陵王下令説：“你負責修造兵仗器械，今已完工，我欣賞你的忠實謹慎，所以有這項任命，等進取江南的事業完成，將會另有嘉獎。”

四月，簽書樞密院事高景山爲賜宋帝生日使，右司員外郎王全副之，海陵謂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焚南京官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某人某人來此，朕將親詰問之，且索漢、淮之地，如不從，即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海陵蓋使王全激怒宋主，將以爲南伐之名也。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宋，一如海陵之言詆責宋主，宋主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宋主遽起發哀而罷。海陵至南京，宋遣使賀遷都，海陵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宋使乃還。

四月，簽書樞密院事高景山爲賞賜宋帝生日使，右司員外郎王全爲副使，海陵王對王全説："你見到宋帝後，就當面列舉他焚燒南京宫室、沿邊買馬、招集叛逃人的罪名，要指定他派大臣某人某人到這裏來，我將親自追究他們，并索取漢水、淮河地區，如他不同意，你就厲聲斥責，他們肯定不敢害你。"海陵王的目的是想讓王全激怒宋主，把它作爲南伐的藉口。海陵王對高景山説："你回來的時候把王全所説的話報告我。"王全到了宋國，完全按照海陵王的吩咐斥責宋主，宋主對王全説："聽説你是北方名門人物，爲啥竟是這個樣子？"王全回答説："趙桓現已死了。"宋主立即起身舉行哀悼，因而結束了朝會。海陵王到達南京，宋國派使者慶賀他遷都，海陵王叫韓汝嘉到邊界上制止宋使説："我剛來到這裏，就聽説北方邊境有點小動静，打算返回中都，不用來賀。"宋使就返回了。

於是，大括天下騾馬，官至七品聽留一馬，等而上之。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東西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絶，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貯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而騾馬所至當給芻粟，無可給，有司以爲請，海陵曰："此方比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野，騾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及徵發諸道工匠至京師，疫死者不可勝數，天下始騷然矣。調諸路馬以户口爲率，富室有至六十匹者。凡調馬五十六萬餘匹，仍令本家養飼，以俟師期。

這時，大肆搜刮天下騾馬，官位到達七品的允許留一匹，高於七品的官員按級别多留一些。連同原先徵調的百姓的馬，在東部的供給西邊的部隊，在西部的供給東邊的部隊，東西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絶，死去的馬横七竪八地倒在路上。一些馬匹死亡散失多的地方，官吏害怕得罪，有的就自殺了。騾馬經過的地方，踐踏民田，又調發民夫牽馬。海陵王下令河南各州縣儲集的糧米用來供給大部隊，不准用在其他方面，而騾馬每到一地應供給糧草，没有糧草可供給的地方，有關部門因這事告求朝廷，海陵王説："這地區近年民間儲蓄還很多，現在遍野都是莊稼，騾馬可到田中放牧，就算兩年無收獲，又有什麽妨礙呢？"當徵發各路工匠到京師時，傳染上疾病而死的不可勝數，天下就開始騷動不安了。調發各路馬是按家中人員多少列比例，富家有達六十匹的。共調集馬五十六萬多匹，仍令各家馬主飼養，等候軍隊出發的日期。

海陵因出獵，遂至通州觀造戰船，籍諸路水手得三萬餘人。及東海縣人張旺、徐元反，遣都水監徐文等率師浮海討之，海陵曰："朕意不在

海陵王趁着外出打獵，就到通州觀察戰船製造，徵調各路水手，共得三萬多人。當東海縣人張旺、徐元造反時，就派都水監徐文等率兵乘船由海路前去討伐，海陵王説："我的用意不在於

一邑，將試舟師耳。”

於是，民不堪命，盜賊蜂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遣護衛普連二十四人，各授甲士五十人，分往山東、河北、河東、中都等路節鎮州郡屯駐，捕捉盜賊。以護衛頑犀爲定武軍節度副使，尚賢爲安武軍節度副使，蒲甲爲昭義軍節度副使，皆給銀牌，使督責之。是時，山東賊犯沂州，臨沂令胡撒力戰而死。大名府賊王九等據城叛，衆至數萬。契丹邊六斤、王三輩皆以十數騎張旗幟，白晝公行，官軍不敢誰何，所過州縣開劫府庫物置于市，令人攘取之，小人皆喜賊至，而良民不勝其害。太府監高彦福、大理正耶律道、翰林待制大穎出使還朝，皆言盜賊事，海陵惡聞，怒而杖之，穎仍除名，自是人人不復敢言。

海陵自將，分諸道兵爲神策、神威、神捷、神鋭、神毅、神翼、神勇、神果、神略、神鋒、武勝、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鋭、武揚、武翼、武震、威定、威信、威勝、威捷、威烈、威毅、威震、威略、威果、威勇三十二軍，置都總管、副總管各一員，分隸左右領軍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置諸軍巡察使、副各一員。以太保奔睹爲左領軍大都督，通爲副大都督。海陵以奔睹舊將，使帥諸軍以從人望，實使通專其事。

海陵召諸將授方略，賜宴于尚書省。海陵曰：“太師梁王連年南伐，淹延歲月。今舉兵必不如彼，遠則百日，近止旬月。惟爾將士無以征行爲勞，戮力一心，以成大功，當厚加旌賞，其或弛慢，刑兹無赦。”海陵恐糧運不繼，命諸軍渡江無以僮僕從

一個縣，衹不過用來檢驗一下水軍而已。”

這時候，民衆不能承受繁重差使，盜賊蜂起，勢力大的連接數城，勢力小的自保於山林水鄉，海陵王派護衛普連等二十四人，各配給兵士五十人，分别前往山東、河北、河東、中都等路的節鎮州郡屯駐，負責捕捉盜賊。任護衛頑犀爲定武軍節度副使，尚賢爲安武軍節度副使，蒲甲爲昭義軍節度副使，都授予銀牌，令他們督責捕盜的事。這時，山東盜賊侵犯沂州，臨沂縣令胡撒力戰而死。大名府賊王九等據城反叛，人馬達數萬。契丹人邊六斤、王三等都是憑着十幾個人馬，大張旗鼓，在大白天公開行動，官軍不敢過問，每到一州一縣就打開官府倉庫，搶出財物，堆放在街市上，讓人搶奪拿去，卑劣小人都喜歡賊人來，但良民百姓無法承受賊人帶來的危害。太府監高彦福、大理正耶律道、翰林待制大穎出使回朝，都説到盜賊的事，海陵王不喜歡聽這些話，發怒而棒打了他們，大穎還被解除官職，從此人人都不敢再提。

海陵王親自作統帥，分各路兵爲神策、神威、神捷、神鋭、神毅、神翼、神勇、神果、神略、神鋒、武勝、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鋭、武揚、武翼、武震、威定、威信、威勝、威捷、威烈、威毅、威震、威略、威果、威勇三十二軍，每軍設置都總管、副總管各一員，分别隸屬於左右領軍大都督和三道都統制府。設置諸軍巡察使、副使各一員。任太保奔睹爲左領軍大都督，李通爲副大都督。海陵王因奔睹是員老將，讓他作各軍統帥以順合人們的意願，實際是令李通掌管各軍事務。

海陵王召集衆將授予戰略戰術，在尚書省賜宴。海陵王説：“太師梁王連年南征，持續很長時期。現在舉兵一定不像他那樣，最長就是一百天，快一點就祇用一個月。希望你們將士不要以行軍征戰爲勞苦，同心協力，以成大功，我定會給予優厚的獎賞，如果鬆懈怠惰，這在刑法是不能寬容的。”海陵王擔心糧食供應不上，命各軍

行，聞者莫不怨咨。徒單后與太子光英居守，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參知政事敬嗣暉留治省事。

渡長江時不准帶奴僕隨行，得知這事的人没有不嘆息埋怨的。徒單皇后和太子光英留守京都，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參知政事敬嗣暉留京處理尚書省事務。

九月甲午，海陵戎服乘馬，具裝啓行。明日，妃嬪皆行，宫中慟哭久之。十月乙巳，陰晦失路，是夜二更始至蒙城。丁未，大軍渡淮，至中流，海陵拜而酹之。至宿次，見築繚垣者，殺四方館使張永鈐。將至廬州，見白兔，馳射不中。既而，後軍獲之以進，海陵大喜，以金帛賜之，顧謂李通曰："昔武王伐紂，白魚躍於舟中。今朕獲此，亦吉兆也。"癸亥，海陵至和州，百官表奉起居，海陵謂其使："汝等欲伺我動静邪。自今勿復來，俟平江南始進賀表。"

九月甲午，海陵王身着軍裝跨上馬，披挂整齊地出發了。第二天，嬪妃全都上路，宫中人痛哭了很長時間。十月乙巳，天色昏暗，迷失道路，當夜二更時纔到達蒙城。丁未，大軍渡越淮河，船到河心，海陵王酹酒拜祭。到達宿營地，見有築圍墻的人，就把四方館使張永鈐殺了。快到廬州時，出現一隻白兔，海陵王驅馬趕去，没有射中。不久，後軍中有人抓住白兔獻給海陵王，海陵王十分高興，用金帛賞賜這人，他回頭對李通説："古時武王伐紂，白魚跳進船中。現在我獲得這白兔，也是吉利的徵兆。"癸亥，海陵王到達和州，京中百官上表問安，海陵王對他們的使者説："你們想探察我的動静嗎？從現在起不要再來，等平定江南再上賀表。"

是時，梁山濼水涸，先造戰船不得進，乃命通更造戰船，督責苛急，將士七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爲材木，煮死人膏爲油用之。遂築臺於江上，海陵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都督昂、副都督蒲盧渾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蒲盧渾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海陵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邪？明日汝與昂先濟。"昂聞令己渡江，悲懼欲亡去。至暮，海陵使謂昂曰："前言一時之怒耳，不須先渡江也。"明日，遣武平軍都總管阿鄰、武捷軍副總管阿撒率舟師先濟。宿直將軍温都奥刺、國子司業馬欽、武庫直長習失皆從戰。海陵置黄旗紅旗於岸上，以號令進止，紅旗立則進，黄旗仆則退。既渡江，兩舟先逼南岸，水淺不得進，與宋兵相對射者良久，兩舟中矢盡，遂

這時，梁山濼的水乾涸了，原造的戰船無法行進，於是就命李通改造戰船，督責得十分嚴厲急迫，將士七八個晝夜没得到休息，拆毁城中居民的住房用作造船木料，把死人熬成油來使用。接着就在長江岸築臺，海陵王身披金甲登臺，殺黑馬祭天，把一羊一猪投入長江中。海陵王召見都督完顔昂、副都督蒲盧渾，對他們説："船和槳都已齊備，可以渡長江了。"蒲盧渾説："我看宋國的船很大，我國的船小并且速度慢，恐怕不能渡長江。"海陵王憤怒地説："你以往隨梁王把趙構追入海島，難道都是用的大船嗎？明天你和完顔昂首先渡長江。"完顔昂聽到命令自己渡長江的話，悲哀恐懼，打算逃離。到傍晚時，海陵王派人對完顔昂説："先前所説衹是一時氣話，你不用先渡長江了。"第二天，派武平軍都總管阿鄰、武捷軍副總管阿撒率水軍首先渡長江。宿直將軍温都奥刺、國子司業馬欽、武庫直長習失都隨軍作戰。海陵王在岸上樹立黄旗紅旗，用來指揮部隊行動，紅旗立起就前進，黄旗倒下就後退。渡過長江後，兩隻船首先逼近長江南岸，因水淺船不能前進，和宋兵對射了很長時間，兩船

爲所獲，亡一猛安、軍士百餘人。海陵遂還和州。

於是尚書省使右司郎中吾補可、員外郎王全奏報：世宗即位於東京，改元大定。海陵前此已遣護衛謀良虎、特离補往東京，欲害世宗，行至遼水，遇世宗詔使撒八，執而殺之，遂還軍中。海陵拊髀嘆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豈非天乎?"乃出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群臣。遂召諸將帥謀北歸，且分兵渡江。

議定，通復入奏曰："陛下親師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於前，敵乘於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兵渡江，斂舟焚之，絶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海陵然之，明日遂趨揚州。過烏江縣，觀項羽祠，嘆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誠可惜也。"

海陵至揚州，使符寶耶律没荅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乃出内箭飾以金龍，題曰御箭，繫帛書其上，使人乘舟射之南岸。其書言："宋國遣人焚毁南京宫室、及沿邊買馬、招誘軍民，今興師問罪，義在吊伐，大軍所至，必無秋毫之犯。"以此招諭宋人。於是，宋將王權亦縱所獲金軍士三人，齎書數海陵罪，通奏其書，即命焚之。

海陵怒，亟欲渡江。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命衆刃銼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

中的箭用完了，於是就被宋人俘獲，喪失了一名猛安和一百多名軍士。海陵王於是退回了和州。

這時尚書省派右司郎中吾補可、員外郎王全來奏報：世宗在東京即位，改年號爲大定。海陵王在這之前已派護衛謀良虎、特离補前往東京，準備謀害世宗，走到遼水時，碰上世宗派出的使臣撒八，就把他捉住殺了，隨後就返回軍中。海陵王手拍大腿感嘆説："我本想平定江南後改年號爲大定，這難道不是天意嗎?"於是拿出往常寫下的文書，上面記有取典故"一次用兵天下大定"的意義來改年號的事，把它交給群臣看。隨後就召集各將帥謀劃北歸，并分兵渡長江。

議定以後，李通又入内上奏説："陛下親率大軍深入他國領土，無功而回，如前面的部衆潰散，敵人在後面趁機進攻，這不是萬無一失的計劃。如留兵渡長江，陛下北歸，衆將領也將懈怠渙散。當前燕城以北的各部隊中靠近遼陽的恐怕懷有二心，應先出兵渡過長江，把戰船集中到一起燒掉，斷了士兵回歸的念頭。然後陛下再北歸，南北都可指日平定了。"海陵王認爲他的計策不錯，第二天就奔向揚州。經過烏江縣時，觀覽項羽祠，海陵王嘆息説："這樣的英雄人物没能取得天下，的確太可惜了。"

海陵王到達揚州，派符寶郎耶律没荅統率神果軍扼守淮河渡口，凡是從軍中回到淮河岸邊的人，如無都督府的證明文件，通通殺掉。然後拿出内府所造的箭，在上面裝飾金龍圖案，寫上御箭二字，把帛書繫在箭上，派人乘船射到南岸。帛書上寫着："宋國派人燒毁南京宫室、并沿邊買馬、招誘軍民，現在我興兵問罪，意在撫慰民衆、討伐罪人，大軍所到之處，一定不會有絲毫侵犯。"海陵王用這來召告宋人。這時，宋將王權也放回俘虜的三名金兵，讓他們帶去書信，列舉海陵王的罪名，李通進呈這封書信，海陵王立即命令燒掉。

海陵王惱怒，想儘快渡江。驍騎兵高僧試圖引誘同夥逃走，事情泄露，海陵王命衆人用刀鍘碎了他。然後就下令，兵士逃亡就殺掉他們的蒲里衍，蒲里衍逃亡就殺掉他們的謀克，謀克逃亡

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甲午，令軍中運鵰鶻船及糧船於瓜洲渡，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

就殺掉他的猛安，猛安逃亡就殺掉他的總管，因此兵士更感到凶險恐怖。甲午，海陵王下令軍中把鵰鶻船和糧船運到瓜洲渡，定於第二天渡長江，敢退縮的人處死。

乙未，完顏元宜等以兵犯御營，海陵遇弒。都督府以南伐之計皆通等贊成之，徒單永年乃其姻戚，郭安國衆所共惡，皆殺之。大定二年，詔削通官爵，人心始快。

乙未，完顏元宜等帶兵進攻海陵王的營帳，海陵王被殺。都督府因南伐的計劃都是李通等人鼓動促成的，徒單永年是他的姻親，郭安國是大家都反感的人，於是就把他們全殺了。大定二年，世宗下令剥奪李通的官位封爵，這時纔大快人心。

馬欽

馬欽，幼名韓哥，嘗仕江南，故能知江南道路。正隆三年，海陵將南伐，遂召用欽，自貴德縣令爲右補闕。欽爲人輕脱不識大體，海陵每召見與語，欽出宫輒以語人曰："上與我論某事，將行之矣。"其視海陵如僚友然。累遷國子司業。

馬欽，幼名韓哥，曾在江南作官，所以熟悉江南的道路。正隆三年，海陵王將要南征，就召用馬欽，由貴德縣令任爲右補闕。馬欽爲人輕佻，不識大體，海陵王每次召見他談話，馬欽出宫總是對人說："皇上和我談論某事，將要施行了。"他把海陵王看作同僚友人一般。馬欽歷升到國子司業。

海陵至和州，欲遣蒲盧渾渡江，蒲盧渾言舟小不可濟，海陵使人召欽，先戒左右曰："欽若言舟小不可渡江，即殺之。"欽至，問曰："此舟可渡江否？"欽曰："臣得筏亦可渡也。"

海陵王到達和州，想派蒲盧渾渡長江，蒲盧渾説船小不能渡，海陵王派人召見馬欽，事先戒令身邊的人說："馬欽如說船小不能渡長江，你們立即殺掉他。"馬欽來到，海陵王問他說："這船可渡長江不？"馬欽說："我衹要有木筏也可渡過去。"

大定二年，除名。是日，起前翰林待制大穎爲秘書丞。穎在正隆間嘗言山東盜賊，海陵惡其言，杖之除名。世宗嘉穎忠直，惡欽巧佞，故復用穎而放欽焉。

大定二年，馬欽被解除官職。這天，起用前任翰林待制大穎爲秘書丞。大穎在正隆年間曾上奏提到山東盜賊事，海陵王對他的話很反感，加以棒打并解除職務。世宗贊許大穎的忠誠正直，厭惡馬欽的奸猾諂媚，所以重新起用大穎而逐馬欽。

高懷貞

高懷貞，爲尚書省令史，素與海陵狎昵。海陵久蓄不臣之心，嘗與懷貞各言所志，海陵曰："吾志有三：國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帥師伐國，執其君長問罪於前，二也；得天下絶色而妻之，三也。"由是小人佞夫皆知其志，爭進諛説。大定縣丞張忠輔謂海陵言："夢公與帝擊球，公

高懷貞，任尚書省令史，向來和海陵王親近。海陵王早就懷有不甘作臣子的心志，曾與懷貞各説各的意向，海陵王說："我的志向有三：國家大事都由我作決定，這是第一；率領軍隊討伐他國，把他國君主捉到身前來問罪，這是第二；娶天下最漂亮的女子爲妻，這是第三。"因此人品卑劣、擅長奉迎的人都知道他的志向，爭進討好迎合的言論。大定縣丞張忠輔對海陵王

乘馬衝過之，帝墜馬下。”海陵聞之大喜。會熙宗在位久，委政大臣，海陵以近屬爲宰相，專威福柄，遂成弒逆之計，皆懷貞輩小人從臾導之。

說：“我夢見你和皇帝一起打馬球，你騎馬衝了過去，皇帝掉下馬來。”海陵王聽了十分高興。正好熙宗在位的時間很長了，把朝政委托給大臣，海陵王因近親的緣故任宰相，掌握刑賞大權，於是就完成了犯上作亂、殺帝奪位的計劃，這些都是懷貞等卑劣的小人奉迎慫慂導致的。

海陵篡立，以懷貞爲修起居注，懷貞故父濱州刺史贈中奉大夫。懷貞累遷禮部侍郎。

海陵王篡位後，以懷貞爲修起居注，懷貞的已故父親濱州刺史被追贈爲中奉大夫。懷貞一直升任到禮部侍郎。

大定二年，降奉政大夫，放歸田里。五年，與許霖俱賜起復，懷貞爲定國軍節度使。上戒之曰：“汝等在正隆時，奸佞貪私，物論鄙之。朕念没身不齒則無以自新。若怙舊不悛，必不貸汝矣。”

大定二年，懷貞被降授奉政大夫頭銜，免職還鄉。大定五年，懷貞和許霖都被起用，懷貞任定國軍節度使。世宗告誡他說：“你們在正隆時，爲非取寵，貪利營私，外界輿論認爲是卑鄙的。我考慮到你終身不入官班就没有改過自新的機會。如再堅持舊習不改，一定不寬容你了。”

蕭裕

蕭裕，本名遥折，奚人。初以猛安居中京，海陵爲中京留守，與裕相結，每與論天下事。裕揣海陵有覬覦心，密謂海陵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海陵喜受之，遂與謀議。海陵竟成弒逆之謀者，裕啓之也。

蕭裕，本名遥折，奚族人。先前他以猛安的身份住在中京，海陵王時爲中京留守，和蕭裕結交，常和他一起談論天下大事。蕭裕猜知海陵王懷有非分之想，暗中對海陵王說：“你的父親官爲太師，又是太祖的長子。像這樣的功德位望，人心天意應當是對你有所寄托的，你如果有决心幹一番大事業，我願盡力相助。”海陵王樂意接受了他的意見，就和他共同商量策劃。海陵王最終幹出殺帝篡位的事，是由蕭裕開啓端緒的。

海陵爲左丞，除裕兵部侍郎，改同知南京留守事，改北京。海陵領行臺尚書省事，道過北京，謂裕曰：“我欲就河南兵建立位號，先定兩河，舉兵而北。君爲我結諸猛安以應我。”定約而去。海陵雖自良鄉召還，不能如約，遂弒熙宗篡立，以裕爲秘書監。

海陵王爲左丞，任蕭裕爲兵部侍郎，改任同知南京留守事，又移任北京。海陵王領行臺尚書省事，途經北京，對蕭裕說：“我打算利用河南兵馬建立位號，先安定兩河地區，再舉兵向北。你爲我聯絡各猛安，以便接應我。”定約後離去。海陵王雖被熙宗從良鄉召回，没能按照預約行事，就殺了熙宗而篡奪帝位，任蕭裕爲秘書監。

海陵心忌太宗諸子，欲除之，與裕密謀。裕傾險巧詐，因構致太傅宗本、秉德等反狀，海陵殺宗本、唐括辯，遣使殺秉德、宗懿及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秦王宗翰子孫三十餘人。宗本已死，裕乃求宗本門客蕭玉，教

海陵王心中猜忌太宗衆子，想除掉他們，就和蕭裕暗中商議。蕭裕爲人極其陰險狡詐，於是僞造了太傅宗本、秉德等人謀反的罪狀，海陵王殺了宗本、唐括辯，派人殺了秉德、宗懿及太宗的子孫七十多人、秦王宗翰的子孫三十多人。宗本死後，蕭裕纔找來宗本的門客蕭玉，用條列

以具款反狀，令作主名上變。海陵既詔天下，天下寃之。海陵賞誅宗本功，以裕爲尚書左丞，加儀同三司，授猛安，賜錢二千萬、馬四百匹、牛四百頭、羊四千口。再閱月，爲平章政事、監修國史。舊制，首相監修國史，海陵以命裕，謂裕曰："太祖以神武受命，豐功茂烈光於四海，恐史官有遺逸，故以命卿。"久之，裕爲右丞相、兼中書令。裕在相位，任職用事頗專恣，威福在己，勢傾朝廷。海陵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

好的謀反罪狀指示他，令他作主告人署名上告謀反事。海陵王頒令通告天下後，天下人都認爲死者寃枉。海陵王嘉獎除掉宗本的功勞，任蕭裕爲尚書左丞，加儀同三司頭銜，授猛安，賞錢二千萬、馬四百匹、牛四百頭、羊四千隻。過了兩月，任平章政事、監修國史。按舊規定，由第一丞相監修國史，海陵王把這事交付給蕭裕，他對蕭裕説："太祖以神明威武的才略接受天命，豐功偉績遍布天下，我擔心史官有所遺漏，所以命你負責。"過了許久，蕭裕擔任右丞相、兼中書令。蕭裕在相位，任免職務、處理大政都很專斷隨意，獨操刑賞大權，聲勢足以動摇朝廷。海陵王對他倚重信賴，其他丞相衹是奉行成命而已。

裕與高藥師善，嘗以海陵密語告藥師，藥師以其言奏海陵，且曰："裕有怨望心。"海陵召裕戒諭之，而不以爲罪也。或有言裕擅權者，海陵以爲忌裕者衆，不之信。又以爲人見裕弟蕭祚爲左副點檢，妹夫耶律闢离剌爲左衛將軍，勢位相憑藉，遂生忌嫉，乃出祚爲益都尹，闢离剌爲寧昌軍節度使，以絶衆疑。

蕭裕和高藥師友好，曾把海陵王暗中説的話告訴他，高藥師把他説的話奏報了海陵王，并且説："蕭裕心有責怨。"海陵王召見蕭裕加以告誡，但并没因此加罪於他。間或有人説蕭裕擅權，海陵王認爲很多人嫉妒蕭裕，不相信他們的話。又認爲人們看到蕭裕的弟弟蕭祚爲左副點檢、妹夫耶律闢离剌爲左衛將軍，有勢力地位相互依賴，因而産生猜疑嫉妒心，於是就出任蕭祚爲益都尹，闢离剌爲寧昌軍節度使，以便消除衆人的猜疑。

裕不知海陵意，遽見出其親表補外，不令己知之，自是深念恐海陵疑己。海陵弟太師衮領三省事，共在相位，以裕多自用，頗防閑之，裕乃謂海陵使衮備之也。而海陵猜忍嗜殺，裕恐及禍，遂與前真定尹蕭馮家奴、前御史中丞蕭招折、博州同知遥設、裕女夫遏剌補謀立亡遼豫王延禧之孫。

蕭裕不知海陵王的用意，突然間看到出任自己的親戚作外官，不讓自己知道，從此很擔心害怕海陵王猜疑自己。海陵王的弟弟太師完顔衮領三省事，和蕭裕同處相位，因蕭裕常常自以爲是，對他有所阻攔，蕭裕就認爲海陵王派完顔衮防備自己。而海陵王爲人猜忌殘忍，殺人成性，蕭裕害怕遭到禍害，就和前任真定尹蕭馮家奴、前任御史中丞蕭招折、博州同知遥設以及自己的女婿遏剌補，策劃擁立遼亡入金爲豫王的耶律延禧的孫子爲帝。

裕使親信蕭屯納往結西北路招討使蕭好胡，好胡即懷忠。懷忠依違未決，謂屯納曰："此大事，汝歸遣一重人來。"裕乃使招折往。招折前爲中丞，以罪免，以此得詣懷忠。懷忠問招折與謀者復有何人，招折曰：

蕭裕派親信蕭屯納前去聯絡西北路招討使蕭好胡，好胡就是懷忠。懷忠猶豫不决，對屯納説："這是大事，你回去叫他們派個重要人物來。"蕭裕就派招折前去。招折先前任御史中丞，因犯罪被罷免，因此能够前往懷忠處。懷忠問招折參與策劃的還有哪些人，招折説："五院節度

"五院節度使耶律朗亦是也。"懷忠舊與朗有隙，而招折嘗上撻懶變事，懷忠疑招折反覆，因執招折，收朗繫獄，遣使上變。

遥設亦與筆硯令史白荅書，使白荅助裕以取富貴，白荅奏其書。海陵信裕不疑，謂白荅構誣之，命殺白荅於市。執白荅出宣華門，點檢徒單貞得蕭懷忠上變事入奏，遇見白荅，問其故，因止之。徒單貞已奏變事，以白荅爲請，海陵遽使釋之。

海陵使宰相問裕，裕即款伏。海陵甚驚愕，猶未能盡信，引見裕，親問之。裕曰："大丈夫所爲，事至此又豈可諱。"海陵復問曰："汝何怨於朕而作此事？"裕曰："陛下凡事皆與臣議，及除祚等乃不令臣知之。領省國王每事謂臣專權，頗有堤防，恐是得陛下旨意。陛下與唐括辯及臣約同生死，辯以强忍果敢致之死地，臣皆知之，恐不得死所，以此謀反，幸苟免耳。太宗子孫無罪皆死臣手，臣之死亦晚矣。"海陵復謂裕曰："朕爲天子，若於汝有疑，雖汝弟輩在朝，豈不能施行，以此疑我，汝實錯誤。太宗諸子豈獨在汝，朕爲國家計也。"又謂之曰："自來與汝相好，雖有此罪，貸汝性命，惟不得作宰相，令汝終身守汝祖先墳壠。"裕曰："臣子既犯如此罪逆，何面目見天下人，但願絞死，以戒其餘不忠者。"海陵遂以刀刺左臂，取血塗裕面，謂之曰："汝死之後，當知朕本無疑汝心。"裕曰："久蒙陛下非常眷遇，仰戀徒切，自知錯繆，雖悔何及。"海陵哭送裕出門，殺之，并誅遥設及馮家奴。馮家奴妻，豫王女也，與其子穀皆與反謀，并殺之。遣護衛厖葛往西北路招

使耶律朗也是其中之一。"懷忠原來和耶律朗有矛盾，而招折曾告發撻懶作亂的事，懷忠懷疑招折反覆無常，於是就拘押了招折，逮捕耶律朗入獄，派人入朝告發謀反事。

遥設也給筆硯令史白荅寫信，要白荅協助蕭裕以便取得富貴，白荅把他的書信呈報了朝廷。海陵王對蕭裕深信不疑，認爲白荅僞造證據誣陷他，下令把白荅帶到街市處死。執刑人員押解白荅走出宣華門，點檢徒單貞得到蕭懷忠揭發謀反的報告後入宫上奏，遇見白荅，問他被殺的緣故，於是制止了執刑人員。徒單貞報告了謀反事後，又爲白荅提出請求，海陵王就派人放了他。

海陵王派宰相去問蕭裕，蕭裕立即從實認罪。海陵王十分驚訝，但還不完全相信，引見蕭裕，親自詢問。蕭裕說："大丈夫行事，事情已到這種地步又怎能逃避。"海陵王又問他說："你對我有什麽怨恨而做這種事？"蕭裕說："陛下凡事都和我商量，當任蕭祚等人官職時却不讓我知道。領省事、國王完顔兖常常認爲我專權，對我大加防範，恐怕是得到陛下的指示。陛下和唐括辯及我相約同生共死，唐括辯因頑强堅忍、果決敢爲而被處死，這些我都是知道的，我擔心不得好死，因此謀反，衹求不死而已。太宗的子孫并没有罪，都死在我手裏，我的死期也太遲了。"海陵王又對蕭裕說："我作爲天子，如對你有疑心，即使你的弟兄輩在朝中，難道就無法處治嗎，用這事來懷疑我，你的確錯了。太宗衆子的事怎能算在你一人身上，我是爲國家着想。"又對他說："我向來和你友好，雖有這等罪行，還是饒你一命，衹是不能作宰相，讓你終身守護你祖先的墳地。"蕭裕說："我既犯了這樣的罪過，還有什麽臉面見天下人，衹希望絞死我，以便警告其餘不忠的人。"海陵王就用刀刺左臂，取血塗在蕭裕臉上，對他說："你死之後，應知我本無猜忌你的心思。"蕭裕說："長期以來承蒙陛下特殊的關懷厚待，我空有深切的敬仰依戀之情，自知錯上加錯，即使後悔又怎來得及。"海陵王哭着送蕭裕出門，殺了他，又把遥設和馮家奴一起殺掉。馮家奴的妻子是豫王的女兒，她和兒子

討司誅朗及招折，而屯納、遏剌補皆出走，捕得屯納棄市，遏剌補自縊死。

蕭殺都參與謀反的策劃，就把他們一起殺掉。海陵王派護衛厖葛前往西北路招討司殺了耶律朗和蕭招折，而屯納、遏剌補都逃奔外地，追捕到屯納殺死在市中，遏剌補上吊自殺。

屯納出走，過河間少尹蕭之詳，之詳初不知裕事，留之三日。屯納往之詳荼扎家，荼扎遣人詣之詳告公引，得之，付屯納遣之他所。荼扎家奴發其事，吏部侍郎窊產鞫之，之詳曰："屯納宿二日而去。"法家以之詳隱其間，欺尚書省，罪當贖。海陵怒，命殺之，杖窊產及議法者，荼扎杖四百死。

屯納出逃後，來到河間少尹蕭之詳的家，之詳一點不知蕭裕的事，留他住了三天。屯納又前往之詳荼扎家，荼扎派人到之詳處求取官府的通行證，得到後交付屯納，支使他到其他地方去。荼扎的家奴告發了這事，吏部侍郎窊產進行審問，之詳說："屯納住了兩天就走了。"議法定罪的官員認爲之詳隱瞞了時間，欺騙尚書省，罪名應在可以贖免的範圍。海陵王發怒，下令殺了之詳，棒打了窊產和議法的官員，荼扎被棒打了四百下死去。

厖葛殺招折等，并殺無罪四人，海陵不問，杖之五十而已。以裕等罪詔天下。賞上變功，懷忠遷樞密副使，以白荅爲牌印云。高藥師遷起居注，進階顯武將軍。藥師嘗奏裕有怨望，至是賞之云。

厖葛殺了招折等人，同時又殺了四名無罪的人，海陵王不予追究，衹是棒打了他五十下而已。把蕭裕等人的罪行宣告天下。獎賞告發謀反的功勞，升任蕭懷忠爲樞密副使，任白荅爲牌印官。高藥師升任修起居注，進品級爲顯武將軍。高藥師曾上奏說蕭裕有怨望之心，到這時就獎賞了他。

胥持國

胥持國字秉鈞，代州繁畤人。經童出身，累調博野縣丞。上書者言民間冒占官地，如"太子務"、"大王莊"，非私家所宜有。部委持國按核之。持國還言"此地自異代已爲民有，不可取也"。事遂寢。尋授太子司倉，轉掌飲令，兼司倉。皇太子識之，擢祗應司令。章宗即位，除宮籍副監，賜宮籍庫錢五十萬、宅一區。俄改同簽宣徽院事、工部侍郎，并領宮籍監。閱三月，遷工部尚書，使宋。明昌四年，拜參知政事，賜孫用康榜下進士第。會河決陽武，持國請督役，遂行尚書省事。明年，進尚書右丞。

胥持國字秉鈞，代州繁畤人。由經童科中舉出任官職，後調任博野縣丞。有上書的人說民間非法占有官地，如"太子務"、"大王莊"等地，都不是私家應該占有的。省部委派持國巡視核實。持國返回後說："這些地從以往的朝代就已屬民有，不可剥奪。"事情也就作罷了。不久授予太子司倉，轉爲掌飲令，兼司倉。皇太子賞識他，提拔爲祗應司令。章宗即位，任爲宮籍副監，賞給宮籍庫錢五十萬、住宅一所。不久改任同簽宣徽院事、工部侍郎，同時領宮籍監。過了三個多月，升任工部尚書，出使宋國。明昌四年，授予參知政事，賜給他孫用康爲首的那一榜的進士資格。遇上黃河在陽武決堤，持國請求前往負責修復工程，於是就任他行尚書省事。第二年，晋升尚書右丞。

持國爲人柔佞有智術。初，李妃起微賤，得幸於上。持國久在太子

持國是個柔順奉承而又有計謀手段的人。先前，李妃由卑賤的身份入選，得到章宗的寵愛。

宮，素知上好色，陰以秘術干之，又多賂遺妃左右用事人。妃亦自嫌門地薄，欲藉外廷爲重，乃數稱譽持國能，由是大爲上所信任，與妃表裏，管擅朝政。誅鄭王永蹈、鎬王永中，罷黜完顏守貞等事，皆起於李妃、持國。士之好利躁進者皆趨走其門下。四方爲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爲妃。"惡其卑賤庸鄙也。

承安三年，御史臺劾奏："右司諫張復亨、右拾遺張嘉貞、同知安豐軍節度使事趙樞、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張光庭、户部主事高元甫、刑部員外郎張巖叟、尚書省令史傅汝梅、張翰、裴元、郭郛，皆趨走權門，人戲謂'胥門十哲'。復亨、嘉貞尤卑佞苟進，不稱諫職。俱宜黜罷。"奏可。於是持國以通奉大夫致仕，嘉貞等皆補外。

頃之，起知大名府事，未行，改樞密副使，佐樞密使襄治軍於北京。一日，上召翰林修撰路鐸問以他事，因語及董師中、張萬公優劣，鐸曰："師中附胥持國進。持國奸邪小人，不宜典軍馬，以臣度之，不惟不允人望，亦必不能服軍心，若回日再相，必亂天下。"上曰："人臣進退人難，人君進退人易。朕豈以此人復爲相耶，第遷官二階，使之致仕耳。"尋卒于軍，謚曰通敏。後上問平章政事張萬公曰："持國今已死，其爲人竟如何？"萬公對曰："持國素行不純謹，如貨酒平樂樓一事，可知矣。"上曰："此亦非好利。如馬琪位參政，私鬻省醞，乃爲好利也。"子鼎，别有傳。

持國長期在太子宮中任職，向來瞭解章宗好色，暗中用房中術去討好他，又送了許多財物去賄賂李妃左右管事的人。李妃也自嫌門第卑微，想憑藉外廷來加强自己的勢力，就常常稱譽持國有才幹，因此持國很得章宗的信任，和李妃内外呼應，把持朝政。殺鄭王永蹈、鎬王永中，罷黜完顏守貞等事，都是由李妃、持國挑起的。好利躁進的士人都在他門下奔走。四方的人對此流傳着這樣的話："學經童子作宰相，宫監婢女爲帝妃。"説這話是厭惡他們的卑賤和庸俗淺陋。

承安三年，御史臺揭發説："右司諫張復亨、右拾遺張嘉貞、同知安豐軍節度使事趙樞、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張光庭、户部主事高元甫、刑部員外郎張巖叟、尚書省令史傅汝梅、張翰、裴元、郭郛，都奔走權貴家門，人們嘲笑他們是'胥門十賢才'。復亨、嘉貞尤其卑顔討好，貪圖進取，不稱諫官的職責。他們都應降職罷免。"章宗同意了御史臺的奏請。於是持國以通奉大夫的頭銜退休，嘉貞等人都調任外官。

不久，起用持國知大名府事，還没出發，改任樞密副使，協助樞密使完顔襄在北京訓練部隊。有一天，章宗召翰林修撰路鐸問了一些其他事，順便談到董師中、張萬公的優劣，路鐸説："師中是依附胥持國纔升進的。持國是奸邪小人，不適合掌管兵馬，憑我的推斷，他不僅不能符合民衆的向往，也一定不能服軍心，如回朝時再任宰相，必擾亂天下。"章宗説："作爲臣下要進退别人很難，作爲君主要進退人很容易。我怎會再用這人作丞相呢，衹是升官兩級，讓他退休而已。"不久持國死於軍中，朝廷賜他謚號叫通敏。後來章宗問平章政事張萬公説："持國現已死了，他這人究竟怎麽樣？"萬公回答説："持國向來行爲不純正謹慎，如從平樂樓賣酒這件事，就可知道他這人了。"章宗説："這也不算好利。如馬琪居參政職位，私賣省中的酒，這纔是好利。"持國的兒子胥鼎，在本書中另有傳。

金史卷一百三十

列傳第六十八

列　女

漢成帝時，劉向始述三代賢妃淑女，及淫泆奢僭、興亡盛衰之所由，彙分類別，號《列女傳》，因以諷諫。范曄始載之漢史。古者女子生十年有女師，漸長有麻枲絲繭之事，有祭祀助奠之事，既嫁職在中饋而已，故以無非無儀爲賢。若乃嫠居寡處，患難顛沛，是皆婦人之不幸也。一遇不幸，卓然能自樹立，有烈丈夫之風，是以君子異之。

漢成帝時，劉向第一個記述了三代的賢妃淑女和縱欲放蕩奢侈無度的人事，以及由此帶來的家族國家的興盛衰亡，按類別分成若干篇，取名《列女傳》，用這來隱約地勸誡皇帝。范曄第一個把列女事迹載入漢代的史書。古時女子十歲時有女教師進行教育，隨着漸漸長大，有種麻織布養蠶織絹的事，有供辦祭品協助祭奠的事，出嫁之後的分内事務在於負責家中飲食而已，所以把任何行爲都不違儀規的女子看作賢女。至於喪失丈夫而獨居，遭患難而困頓，這些都是婦女不幸的事。一當遇到不幸的事，非同常人一般而能獨立創建業績，有偉男子的氣概，所以賢德人士都把她們看作特殊的人物。

阿鄰妻完顔沙里質

阿鄰妻沙里質者，金源郡王銀术可之妹。天輔六年，黄龍府叛卒攻鈔旁近部族。是時，阿鄰從軍，沙里質糾集附近居民得男女五百人，樹營柵爲保守計。賊千餘來攻，沙里質以氈爲甲，以裳爲旗，男夫授甲，婦女鼓噪，沙里質仗劍督戰，凡三日賊去。皇統二年，論功封金源郡夫人。大定間，以其孫藥師爲謀克。

阿鄰的妻子沙里質，是金源郡王銀术可的妹妹。天輔六年，黄龍府叛兵侵犯和掠奪旁近部族。這時阿鄰從軍離家，沙里質糾集附近居民男女五百人，設立營柵保守。賊兵一千多人前來進攻，沙里質用氈作鎧甲，用裙作旗，男子授予氈甲，婦女擊鼓呐喊，沙里質持劍指揮作戰，共鬥了三天，賊兵退去。皇統二年，論功行賞，封沙里質爲金源郡夫人。大定年間，任她的孫子藥師爲謀克。

李寶信妻王氏

李寶信妻王氏。寶信爲義豐縣令，張覺以平州叛，王氏陷賊中。賊欲逼室之，王氏駡賊，賊怒遂支解之。大定十二年，贈"貞烈縣君"。

李寶信的妻子王氏。寶信爲義豐縣令，張覺據平州反叛，王氏落在賊人手中。賊人想逼她爲妻，王氏駡賊，賊人惱怒，就用分解肢體的酷刑殺了她。大定十二年，追贈她爲"貞烈縣君"。

韓慶民妻

韓慶民妻者，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姓氏。慶民事遼爲宜州節度使。天會中，攻破宜州，慶民不屈而死，以其妻配將士，其妻誓死不從，遂自殺。世宗讀《太宗實録》，見慶民夫婦事，嘆曰："如此節操，可謂難矣。"

韓慶民的妻子不知是哪裏人，也不知她的姓氏。慶民在遼國供事，任宜州節度使。天會年間，金兵攻破宜州，慶民不屈而死，金人把他的妻子許配給將士，他的妻子誓死不從，就自殺了。世宗讀《太宗實録》，看到慶民夫妻的事迹，感嘆地説："像這樣的節操，可説是難能可貴的了。"

雷婦師氏

雷婦師氏，夫亡，孝養舅姑。姑病，刲臂肉飼之，姑即愈。舅姑既歿，兄師逵與夫侄規其財產，乃僞立媒證致之官，欲必嫁之。縣官不能辨曲直，師氏畏逼，乃投縣署井中死。詔有司祭其墓，賜謚曰"節"。

雷某的妻子師氏，丈夫死後，她孝順地供養公婆。婆婆生病，她割下手臂的肉給婆婆吃，婆婆的病立即好了。公婆死後，她的哥哥師逵和丈夫的侄兒想謀取她的財產，就僞造婚約送到官府，一心要她改嫁。縣官不能判别是非，師氏害怕官府强迫，就跳入縣署的井中自殺。朝廷令有關部門到她墓前祭奠，賜謚號叫"節"。

康住住

康住住，鄜州人。夫早亡，服闋，父取之歸家，許嚴沂爲妻。康氏誓死弗聽，欲還夫家不可得，乃投崖而死。詔有司致祭其墓。

康住住，鄜州人。丈夫早死，守喪期滿後，她的父親接她回家，許配給嚴沂爲妻。康氏誓死不從，想回丈夫家又辦不到，就跳崖自殺。朝廷令有關部門到她墓前表示哀悼。

李文妻史氏

李文妻史氏，同州白水人。夫亡，服闋，誓死弗嫁。父强取之歸，許邑人姚乙爲妻。史氏不聽，姚訴之官，被逮，遂自縊死。詔有司致祭其墓。

李文的妻子史氏，同州白水人。丈夫死，守喪期滿，誓死不嫁。父親强行接她回家，許配給同鄉人姚乙爲妻。史氏不從，姚乙告到官府，史氏被捕，就上吊自殺了。朝廷令有關部門到她墓前表示哀悼。

李英妻張氏

李英妻張氏。英初爲監察御史，在中都，張居濰州。貞祐元年冬，大元兵取濰州，入其家，張氏盡以所有財物與之。既而，令張氏上馬，張曰："我盡以物與汝，猶不見贖邪?"答曰："汝品官妻，當復爲夫人。"張

李英的妻子張氏。李英先前任監察御史，在中都任上，張氏居住在濰州。貞祐元年冬，蒙古兵攻克濰州，進入她家，張氏把所有財物都給了他們。隨後，蒙古兵又令張氏上馬，張氏説："我把所有財物都給了你們，還不能贖我一身嗎?"回答説："你是有品官員的妻子，該再作夫

曰："我死則爲李氏鬼。"頓坐不起，遂見殺。追封隴西郡夫人，謚莊潔。英仕至御史中丞，有傳。

人。"張氏說："我死都是李家的鬼。"頓時坐下不起，於是被殺。張氏被追封爲隴西郡夫人，謚作莊潔。李英官至御史中丞，在本書中有傳。

相琪妻欒氏

相琪妻欒氏，有姿色。琪爲萊州掖縣司吏。貞祐三年八月，紅襖賊陷掖縣，琪與欒氏及子俱爲所得。賊見欒悅之，殺琪及其子而誘欒。欒奮起以頭觸賊而仆，駡曰："我豈爲犬彘所污者哉。"賊怒，殺之。追封西河縣君，謚莊潔。

相琪的妻子欒氏，有漂亮的身姿容貌。相琪是萊州掖縣司吏。貞祐三年八月，紅襖賊攻占掖縣，相琪和欒氏以及他們的兒子都被抓去。賊人見到欒氏後很喜愛，就把相琪和他兒子殺了而引誘欒氏。欒氏奮起用頭撞賊而倒下，大駡說："我難道是讓猪狗侮辱的人嗎。"賊人惱怒，殺了她。欒氏被追封爲西河縣君，謚作莊潔。

完顏阿魯真

阿魯真，宗室承充之女，胡里改猛安夾谷胡山之妻。夫亡寡居，有衆千餘。興定元年，承充爲上京元帥，上京行省太平執承充應蒲鮮萬奴。阿魯真治廢壘，修器械，積芻糧以自守。萬奴遣人招之，不從，乃射承充書入城，阿魯真得而碎之，曰："此詐也。"萬奴兵急攻之，阿魯真衣男子服，與其子蒲帶督衆力戰，殺數百人，生擒十餘人，萬奴兵乃解去。後復遣將擊萬奴兵，獲其將一人。詔封郡公夫人，子蒲帶視功遷賞。

阿魯真是皇族完顏承充的女兒，胡里改猛安夾谷胡山的妻子。丈夫死後她守寡獨居，擁有部衆一千多人。興定元年，承充爲上京元帥，上京行省太平拘捕了承充響應蒲鮮萬奴。阿魯真整治殘缺的營壘，修製兵仗器械，儲備糧草而自守。萬奴派人招誘她，阿魯真不從，隨後又把承充的書信射入城中，阿魯真得到後就撕碎了它，說："這是僞造的。"萬奴的兵馬對她發動猛烈進攻，阿魯真穿上男裝，和她的兒子蒲帶一起指揮部衆力戰，殺死數百人，活捉十多人，萬奴的兵馬就解圍退走。後來阿魯真又派遣將領攻擊萬奴的部隊，活捉他的一員將領。宣宗下令封阿魯真爲郡公夫人，對她的兒子蒲帶按功升官行賞。

承充已被執，乘間謂其二子女胡、蒲速乃曰："吾起身宿衛，致位一品，死無恨矣。若輩亦皆通顯，未嘗一日報國家，當思自處，以爲後圖。"二子乃冒險自拔南走，是年四月至南京。

承充被拘捕後，趁着無人的機會對他兩個兒子女胡、蒲速乃說："我由宿衛步入官途，升到一品高位，死也不遺憾了。你們也都官居高位要職，不曾對國家有所報答，應當考慮自己怎麼辦，以便作今後的打算。"二子就冒險脱身南奔，這年四月到達南京。

撒合輦妻獨吉氏

獨吉氏，平章政事千家奴之女，護衛銀术可妹也。自幼動有禮法，及適内族撒合輦，閨門肅如。撒合輦爲中京留守，大兵圍之，撒合輦疽發背不能軍，獨吉氏度城必破，謂撒合輦曰："公本無功能，徒以宗室故嘗在禁近，以至提點近侍局，同判睦親

獨吉氏是平章政事千家奴的女兒，護衛銀术可的妹妹。從小做事都合禮制法度，當嫁給皇族撒合輦後，一門女眷都謹守禮法。撒合輦任中京留守，蒙古軍圍中京，撒合輦背長毒瘡不能指揮部隊作戰，獨吉氏估計城必失守，對撒合輦說："你本無功績才幹，衹是憑皇族的身份，因而曾在宮中和皇帝左右任事，以至提點近侍局，同判

府，今又爲留守外路第一等官，受國家恩最厚。今大兵臨城，公不幸病，不能戰禦。設若城破，公當率精鋭奪門而出，携一子走京師。不能則獨赴京師，又不能，戰而死猶可報國，幸無以我爲慮。”撒合輦出巡城，獨吉氏乃取平日衣服妝具玩好布之卧榻，資貨悉散之家人，艷妝盛服過於平日，且戒女使曰：“我死則扶置榻上，以衾覆面，四圍舉火焚之，無使兵見吾面。”言訖，閉門自經而死。家人如言，卧尸榻上，以衾覆之。撒合輦從外至，家人告以夫人之死，撒合輦拊榻曰：“夫人不辱我，我肯辱朝廷乎？”因命焚之。年三十有六。少頃，城破，撒合輦率死士欲奪門出，不果，投壕水死，有傳。

睦親府，現在又擔任留守這一京外最高級的官職，受國家的恩惠最大。當前大兵臨城，你不幸生病，不能出戰防禦。假如城被攻破，你應率領精鋭士兵奪門而出，帶一兒奔回京城。如不能就獨奔京城，如這也不能實現，力戰而死也還可以報答國家，希望你不要爲我顧慮。”撒合輦出府巡城，獨吉氏就取來平日的衣服、裝飾品、玩物和其他心愛之物，把它們放置在卧床上，家資財物全部分給家人，她妝飾的濃艷、衣着的華美都超過平時，又告誡女婢説：“我死後你就把我扶持到床上安放，用被子遮掩面部，四周引火焚燒，不讓敵兵見我的面容。”説完後關門上吊自殺。家人按照她的吩咐，把尸體放在床上，用被子覆蓋。撒合輦從外回來，家人把夫人的死事告訴他，撒合輦撫着床説：“夫人不辱没我，我肯辱没朝廷麽？”隨後就下命引火焚燒。獨吉氏死時三十六歲。不久，城被攻破，撒合輦率敢死兵準備奪門而出，没能成功，就跳入護城河自殺，他在本書中有傳。

許古妻劉氏

許古妻劉氏，定海軍節度使仲洙之女也。貞祐初，古挈家僑居蒲城，後留劉氏母子于蒲，仕于朝。既而，兵圍蒲，劉謂二女曰：“汝父在朝，而兵勢如此，事不可保。若城破被驅，一爲所污奈何？不若俱死以自全。”已而，攻城益急，於是劉氏與二女相繼自盡。有司以聞于朝，四年五月，追封劉氏爲郡君，謚曰貞潔，其長女謚曰定姜，次肅姜，以其事付史館。

許古的妻子劉氏，是定海軍節度使仲洙的女兒。貞祐初年，許古帶着家眷僑居蒲城，後來把劉氏母子留在蒲城，自己到朝廷做官。不久，敵兵圍攻蒲城，劉氏對兩個女兒説：“你們父親在朝中，而敵兵的聲勢這樣大，戰事没有把握。假如城破後被他們驅趕而去，一旦被侮辱怎麽辦？不如我們一起死，可保全自己的名節。”接着，敵兵攻城更急，於是劉氏和二女相繼自殺。有關部門把她們的死事向朝廷報告，貞祐四年五月，追封劉氏爲郡君，謚作貞潔，她的長女被謚作定姜，次女被謚作肅姜，把她們的事迹交付史館收録。

馮妙真

馮妙真，刑部尚書延登之女也。生十有八年，適進士張幨。興定五年，幨爲洛川主簿。大元兵破葭州、綏德，遂入鄜延。鄜人震恐具守備，守臣以西路輸芻粟不時至，檄幨詣平涼督之。時延登爲平涼行省員外郎，

馮妙真是刑部尚書延登的女兒。年十八時，嫁給進士張幨。興定五年，張幨任洛川主簿。蒙古兵攻克葭州、綏德，接着就進入鄜延。鄜人震驚恐怖，慌忙布置守備，守臣因西路運送糧草不能按時到達，行文令張幨到平涼去督促。當時延登任平涼行省員外郎，張幨就想和妙真結伴前

慥欲偕妙真以往，妙真辭曰："舅姑老矣，雖有叔姒，妾能安乎？子行，妾留奉養。"十一月，洛川破，妙真從舅姑匿窟室，兵索得之。妙真泣與舅姑訣曰："婦生不辰，不得終執箕帚，義不從辱。"即攜三子赴井死。縣人從而死者數十人。明年春，慥發井得尸，殯于縣之東郭外。死時年二十四。

去，妙真推辭說："公婆已年老，雖有你弟媳在，我能心安嗎？你去吧，我留下奉養公婆。"十一月，洛川失守，妙真隨公婆藏入地下室，被敵兵搜捕到。妙真哭着和公婆訣別說："我生不逢時，不能盡到做媳婦的義務，按道義我不能從敵受辱。"隨即拉着三個孩子投井自殺。縣民跟着她自殺的有數十人。第二年春，張慥挖掘水井找到她的尸體，安葬在縣城東門外。妙真死時二十四歲。

蒲察明秀

蒲察氏字明秀，鄜州帥訥申之女，完顏長樂之妻也。哀宗遷歸德，以長樂爲總領，將兵扈從。將行，屬蒲察氏曰："無他言，夫人慎毋辱此身。"明秀曰："君第致身事上，無以妾爲念，妾必不辱。"長樂一子在幼，出妻柴氏所生也，明秀撫育如己出。崔立之變，驅從官妻子于省中，人自閱之。蒲察氏聞，以幼子付婢僕，且與之金幣，親具衣棺祭物，與家人訣曰："崔立不道，强人妻女，兵在城下，吾何所逃，惟一死不負吾夫耳。汝等惟善養幼子。"遂自縊而死，欣然若不以死爲難者。時年二十七。

蒲察氏字明秀，是鄜州元帥訥申的女兒，完顏長樂的妻子。哀宗遷往歸德，以長樂爲總領，率兵隨從護衛。臨行前，長樂囑咐蒲察氏說："我没有其他的話，夫人千萬不要讓自己受辱。"明秀說："你儘管拼死爲皇上效勞，不要爲我擔心，我定不受辱。"長樂的一個兒子還年幼，是由妻子柴氏生的，明秀當作自己生的來撫育。崔立叛亂，驅趕哀宗隨從官吏的妻子到尚書省中，一一親自察看。蒲察氏得知，把幼兒托付給奴婢，并給他們金錢絹帛，親自備辦了喪衣棺材祭品，和家人訣別說："崔立無道，强占别人的妻子女兒，敵兵在城下，我能逃往何地，衹有一死不辜負我丈夫而已。希望你們好好供養我的幼兒。"隨後就上吊自殺，她神色欣然，似乎不把死當作一件難事。死時二十七歲。

烏古論氏

烏古論氏，伯祥之妹，臨洮總管陀滿胡土門之妻也。伯祥朝貴中聲譽藉甚，胡土門死王事。崔立之變，衣冠家婦女多爲所污，烏古論氏謂家人曰："吾夫不辱朝廷，我敢辱吾兄及吾夫乎?"即自縊。一婢從死。

烏古論氏是伯祥的妹妹，臨洮總管陀滿胡土門的妻子。伯祥在朝廷達官貴人中聲譽很高，胡土門爲朝廷的事獻身。崔立叛亂，朝廷官家的婦女多被他玷污，烏古論氏對家人說："我丈夫不辱没朝廷，我敢辱没我兄長和我丈夫嗎?"隨後就上吊自殺了。一個婢女隨她自殺。

素蘭妻

參政完顏素蘭妻，亡其姓氏。當崔立之變，謂所親曰："吾夫有天下重名，吾豈肯隨衆陷身以辱吾夫乎。今日一死固當，但不可無名而死，亦不可離吾家而死。"即自縊于室。

參知政事完顏素蘭的妻子，不知她的姓氏。當崔立叛亂時，她對自己親近的人說："我丈夫在天下享有重名，我怎肯隨同衆人失身賊手而辱没我丈夫呢。今天一死當然值得，但不可無名而死，也不可離我家而死。"隨後就在屋中上吊自殺。

忙哥妻温特罕氏

温特罕氏，夫完顔忙哥，五朵山宣差提控回里不之子也，系出蕭王。忙哥叔父益都，節度秦州，爲大元兵所攻，適病不能軍，忙哥爲提控，獨當一面。兵退而益都死，忙哥以城守功世襲謀克，收充奉御。及崔立之變，忙哥義不受辱，與其妻訣。妻曰："君能爲國家死，我不能爲君死乎。"一婢曰："主死，婢將安歸?"是日，夫婦以一繩同縊，婢從之。

温特罕氏，她的丈夫名叫完顔忙哥，是五朵山宣差提控回里不的兒子，出自蕭王一系。忙哥的叔父名叫益都，節度秦州兵馬，遭到蒙古軍進攻，正逢益都生病不能指揮部隊作戰，忙哥替他掌管兵馬，獨擋一面。敵兵退去後益都死了，忙哥因據城固守的功勞被授予世襲謀克，録用爲奉御。當崔立叛亂時，忙哥守義，不甘受辱，和妻子訣别。他妻子説："你能爲國家死，我不能爲你死嗎。"有個婢女説："主人死了，我又將投奔何處呢?"這天，夫妻倆用同一條繩索一起上吊自殺，婢女也自殺了。

尹氏

尹氏，完顔猪兒之妻也。猪兒系出蕭王，天興二年正月從哀宗爲南面元帥，戰死黄陵岡。其妻金源郡夫人聞猪兒死，聚家資焚之，遂自縊，年三十一。猪兒贈官，弟長住即日詔補護衛。

尹氏是完顔猪兒的妻子。猪兒出自蕭王一系，天興二年正月隨哀宗行動，任南面元帥，戰死在黄陵岡。他的妻子金源郡夫人得知猪兒已死，聚集家財燒掉，隨後就上吊自殺，時年三十一。朝廷追贈猪兒官號，哀宗當天就下令録用他弟弟長住爲護衛。

白氏

白氏，蘇嗣之之母，許州人，宋尚書右丞子由五世孫婦也。初，東坡、潁濱、叔黨俱葬郟城之小峨嵋山，故五世皆居許昌。白氏年二十餘即寡居，服除，外家迎歸，兄嫂竊議改醮。白氏微聞之，牽車徑歸，曰："我爲蘇學士家婦，又有子，乃欲使我失身乎。"自是，外家非有大故不往也。嘗於宅東北爲祭室，畫兩先生像，圖黄州、龍川故事壁間，香火嚴潔，躬自洒掃，士大夫求瞻拜者往往過其家奠之。天興元年正月庚戌，許州被兵，嗣之爲汴京厢官，白拜辭兩先生前曰："兒子往京師，老婦死無恨矣，敢以告。"即自縊於室側。家人并屋焚之。年七十餘。嗣之本名宗之，避諱改焉。

白氏是蘇嗣之的母親，許州人，宋國尚書右丞蘇轍的第五代孫的妻子。先前，蘇東坡、蘇轍、蘇過都葬在郟城的小峨嵋山，所以五代人都居住在許昌。白氏二十多歲時就喪夫獨居，喪期滿後娘家人接她回去，兄嫂私下商議改嫁她。白氏隱約得知，拉上車就直接回夫家了，她説："我是蘇學士家的媳婦，又有兒子，竟想要我失身於他人嗎。"從這以後，娘家没有重要事情她就不回去了。她曾在住宅東北方設置祭室，畫了蘇東坡、蘇轍兩先生的像，又把東坡在黄州、蘇轍在龍川的故事畫在壁間，供辦的香火精良潔净，親自灑掃，士大夫中渴望瞻仰拜望兩先生像的人往往到她家祭奠。天興元年正月庚戌，許州遭到兵禍，嗣之爲汴京厢官，白氏在兩先生像前拜别説："兒子已去京師，我這老婦人死無遺憾了，冒昧地告知先生。"隨後就在屋側上吊自殺。家人連屋帶尸一起燒掉。白氏死時七十多歲。嗣之本名宗之，因避諱改名。

聶舜英

聶孝女字舜英，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天驥之長女也。年二十三，適進士張伯豪。伯豪卒，歸父母家。及哀宗遷歸德，天驥留汴。崔立劫殺宰相，天驥被創甚，日夜悲泣，恨不即死。舜英謁醫救療百方，至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天驥竟死。

聶孝女字舜英，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天驥的長女。二十三歲時，嫁給進士張伯豪。伯豪死後，她回到父母家。當哀宗遷往歸德時，天驥留在汴京。崔立劫持殺害宰相，天驥受了重傷，日夜痛哭，恨不得立即死去。舜英爲父求醫，千方百計救治，甚至割下自己腿上的肉混在其他肉食中給父親吃，但天驥最終還是死了。

時京城圍久食盡，閭巷間有嫁妻易一飽者，重以崔立之變，剽奪暴凌，無復人理。舜英頗讀書知義理，自以年尚少艾，夫既亡，父又死非命，比爲兵所污，何若從吾父于地下乎。葬其父之明日，絶脰而死。一時士女賢之，有爲泣下者。其家以舜英合葬張伯豪之墓。

當時汴京久被圍困，糧食吃光，民間有改嫁妻子來换取一頓飽飯的，再加上崔立叛亂，搶劫掠奪，殘暴凌辱，完全喪失人道。舜英讀過很多書，明禮義，懂道理，她想自己還年輕，丈夫已死，父親又死於非命，與其被賊兵玷污，怎比得上到地下伴隨我父親呢。安葬父親的第二天，上吊自殺。一時間官宦人家女子把她看作有賢德的人，有人還爲她哀傷落淚。舜英的家人把她合葬在張伯豪的墓中。

仲德妻

完顔仲德妻，不知其族氏。崔立之變，妻自毁其容服，携妾及二子紿以采蔬，自汴走蔡。蔡被圍，丁男皆乘城拒守，謂仲德曰："事勢若此，丈夫能爲國出力，婦人獨不能耶?"率諸命婦自作一軍，親運矢石於城下，城中婦女争出繼之。城破自盡。

完顔仲德的妻子，不知她的族氏。崔立叛亂，仲德妻自毁容貌服飾，帶着仲德的旁妻和二子，謊稱采菜，由汴京奔往蔡州。蔡州被圍，青年男子都登城拒守，妻子對仲德説："事勢到了這種地步，男子漢能爲國出力，婦女難道就不能嗎?"於是率領各位有封號的婦女，自組一軍，親自運送箭、石到城下，城中婦女争出家門跟着她們幹。城被攻破後仲德妻自殺。

寶符李氏

哀宗寶符李氏，國亡從后妃北遷，至宣德州，居摩訶院，日夕寢處佛殿中，作幡旆。會當赴龍庭，將發，即於佛像前自縊死，且自書門紙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後人至其處，見其遺迹，憐而哀之。

哀宗的寶符御侍李氏，國亡後隨后妃北遷，到達宣德州，居住在摩訶院，日夜在佛殿中居處寢息，製作旗幟。正當要她們前往龍庭，臨出發前，李氏就在佛像前上吊自殺，并且自己在門紙上寫下："寶符御侍在此身亡。"後人到這地方，見到她的遺迹，都同情地哀悼她。

張鳳奴

天興元年，北兵攻城，矢石之際忽見一女子呼於城下曰："我倡女張鳳奴也，許州破被俘至此。彼軍不日去矣，諸君努力爲國堅守，無爲所欺也。"言竟，投濠而死。朝廷遣使馳

天興元年，蒙古兵攻城，箭石交飛之間忽然出現一女子在城下呼叫説："我是妓女張鳳奴，許州失守後被俘虜來到這裏。對方兵馬不久就要離去了，各位努力爲國堅守，不要受他們的欺騙。"説完就投入護城河自殺了。朝廷派人趕到

祭于西門。

正大、天興之際，婦人節義可知者特數人耳。鳳奴之事別史録之，蓋亦有所激云。

西門祭奠。

正大、天興之間，婦女有節義而流傳可知的僅有數人。鳳奴的事迹別史記載了，這也是因爲對人能有所激勵的緣故。

金史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第六十九

宦者

梁珫　宋珪 潘守恒(附)

方伎

劉完素　張從正　李慶嗣　紀天錫　張元素
馬貴中　武禎(子)亢　李懋　胡德新

宦者

古之宦者皆出於刑人，刑餘不可列於士庶，故掌宮寺之事，謂之“婦寺”焉。東漢以來，宦者養子以繼世。唐世，繼者皆爲閹人，其初進也，性多巧慧便僻，善固恩寵，及其得志，黨比糾結不可制。東漢以宦者亡，唐又甚焉。世儒論宦者之害，如毒藥猛虎之不可拯也。金法置近侍局，嘗與政事，而宦者少與焉。惟海陵時有梁珫，章宗時有梁道、李新喜干政，二君爲所誤多矣。世傳梁道勸章宗納李妃後宮，金史不載梁道始末，弗得而論次之。惟宋珪、潘守恒頗能諷諫宣、哀，時有裨益，蓋傭之佼佼、鐵之錚錚者也。作《宦者傳》。

古時的宦官都出自受刑的人，受過刑的人不能和士人平民同列，所以用來掌管宮内機構的事務，稱作“婦寺”。東漢以來，宦官收養别人的兒子來傳承世系。唐代，出繼的人都是閹人，他們剛進宮時，大多有挖空心思討好奉迎的習性，善於維持皇帝對他們的寵愛，當他們得志時，拉幫結黨不可制約。東漢因宦官亡國，唐代的宦官又更加囂張。聞名於世的儒家評論宦官的危害，認爲如毒藥猛虎一般不可拯救。金國法定設置近侍局，曾參預政事，但宦官是少有加入的。衹是在海陵王時有梁珫，章宗時有梁道、李新喜干預政事，這兩個皇帝受他們的危害是不少的。世間流傳梁道勸章宗把李妃納入後宮，金的史籍没有記載梁道的始末行迹，無法進行論述。衹有宋珪、潘守恒多能暗中規勸宣宗、哀宗，常有輔助作用，也算凡庸人中比較突出的、鐵石中的堅硬者了。本書特立《宦者傳》。

梁珫

梁珫，本大臭家奴，隨元妃入宫，以閹豎事海陵。珫性便佞，善迎

梁珫原是大臭的家奴，隨元妃入宫，以太監身份爲海陵王效力。梁珫生性乖巧，能説會道，

合，特見寵信。舊制，宦者惟掌掖廷宮闈之事。天德三年，始以王光道爲內藏庫使，衛愈、梁安仁皆以宦官領內藏，海陵謂光道等曰："人言宦者不可用，朕以爲不然。後唐莊宗委張承業以軍，竟立大功，此中豈無人乎。卿等宜悉此意。帑藏之物皆出民力，費十致一，當糾察奸弊，犯者必罰無赦。"宦者始與政事，而珫委任尤甚，累官近侍局使。及營建南京宮室，海陵數數使珫往視工役。是時，一殿之費已不可勝計，珫或言其未善，即盡撤去。雖丞相張浩亦曲意事之，與之均禮。

海陵欲伐宋，珫因極言宋劉貴妃絕色傾國。海陵大喜，及南征將行，命縣君高師姑兒貯衾褥之新潔者俟得劉貴妃用之。議者言珫與宋通謀，勸帝伐宋，徵天下兵以疲弊中國。

海陵至和州，聞珫與宋人交通有狀，謂珫曰："聞汝與宋國交通，傳泄事情。汝本奴隸，朕拔擢至此，乃敢爾耶。若至江南詢得實迹，殺汝亦未晚也。"又謂校書郎田與信曰："爾面目亦可疑，必與珫同謀者。"皆命執於軍中。海陵遇弑，珫、與信皆爲亂軍所殺。

宋珪

宋珪本名乞奴，燕人也。爲內侍殿頭。宣宗嘗以元夕欲觀燈戲，命乞奴監作，乞奴誶語云："社稷棄之中都，南京作燈戲有何看耶?"宣宗微聞之，杖之二十，既而悔之，有旨宣諭。

哀宗放鷂後苑，鷂逸去，敕近侍追訪之。市中一農民臂此鷂，近侍不敢言宮中所逸者，百方索之，農民不與，與之物直，僅乃得。事聞，哀宗

善於迎合，特受寵信。按舊制度，宦官衹負責後宮事務。天德三年，首次任王光道爲內藏庫使，衛愈、梁安仁都以宦官身份領內藏庫，海陵王對光道等人說："人們説宦官不可任用，我認爲不是這樣。後唐莊宗委任張承業統兵，最終建立大功，宦官中難道就沒有人才嗎。你們應明白我的用意。國庫中的財物都出自百姓的勞動，付出了十倍的代價，你們應當糾察貪贓枉法行爲，犯法的人必罰不饒。"宦官從這時開始參預政事，而梁珫受到的委任特別重，官至近侍局使。當營建南京宮室時，海陵王頻頻派梁珫前往督察工程。當時，修建一殿的費用已難以數計，梁珫一說不够完美，就全部拆除。就連丞相張浩也曲意巴結他，和他交往用平輩的禮節。

海陵王打算征伐宋國，梁珫趁機鼓吹宋國的劉貴妃美麗無比。海陵王十分高興，在即將出發南征時，命縣君高師姑兒準備嶄新潔净的被褥，等得到劉貴妃後使用。有人議論説梁珫和宋國勾結策劃，勸海陵王伐宋，徵調天下兵馬，以使占據中原的金國衰敗。

海陵王到達和州，聽説梁珫和宋國相互勾連有徵兆，就對梁珫説："聽説你和宋國相互勾連，傳信透露我軍情報。你原是奴隸，我把你提拔到現在的地位，你竟敢做這樣的事嗎。如若到江南查詢到真實憑據，那時殺你也不遲。"又對校書郎田與信說："你的形象也可疑，一定是和梁珫共同策劃的人。"於是下令把他們都拘留在軍中。海陵王被殺時，梁珫、田與信都被亂軍殺死。

宋珪本名乞奴，燕人。任內侍殿頭。宣宗曾因元宵想看燈戲，命乞奴監造，乞奴不滿地說："土神、穀神的祭壇都廢棄在中都，在南京作燈戲有什麽好看的呢?"宣宗暗中得知，打了他二十棍棒，隨後又後悔了，下令派人告慰。

哀宗在後園放鷂，鷂飛走了，令近侍跟踪查找。市中一農民手抱這隻鷂，近侍不敢説是宮中丢失的，百方求取，農民都不給，又送給他錢財，這纔得到。事情傳到哀宗耳裏，哀宗想把這

欲送其人於有司，乞奴從旁諫曰："貴畜賤人，豈可宣示四方？"哀宗惡其大訐，又杖之，尋亦悔，賜物慰遣之。

農民送到有關部門處治，乞奴在一旁勸告説："把禽畜看得很珍貴而把人看得卑賤，怎可傳揚四方呢？"哀宗恨他揭短太直切，又打了他，隨後又後悔，賞物安慰一番後放出去。

及哀宗至歸德，馬軍元帥蒲察官奴爲變，殺左丞李蹊、參政石盞女魯歡以下從官三百餘人。倉皇之際，哀宗不得已，以官奴權參知政事，既爲所制，含恨欲誅之未能也。及官奴往亳州，珪陰與奉御吾古孫愛實、納蘭忔荅，護衛女奚烈完出、范陳僧、王山兒等謀誅之。官奴自亳還，哀宗御臨漪亭，召參政張天綱及官奴議事。官奴入見，珪等即從旁殺之，及其黨阿里合、白進、習顯。

當哀宗到達歸德後，馬軍元帥蒲察官奴發動事變，殺左丞李蹊、參知政事石盞女魯歡以下隨從官員三百多人。倉皇之際，哀宗迫不得已，任官奴代理參知政事，在遭受官奴的約束後，懷怨在心，想除掉他又無法辦到。當官奴前往亳州時，宋珪暗中和奉御吾古孫愛實、納蘭忔荅，護衛女奚烈完出、范陳僧、王山兒等策劃殺掉官奴。官奴由亳州返回，哀宗來到臨漪亭，召參政張天綱和官奴商議事情。官奴入亭見哀宗，宋珪等人立即從旁跳出來殺了他，并殺了他的黨羽阿里合、白進、習顯。

及蔡城破，哀宗自縊於幽蘭軒，珪與完顔斜烈、焦春和等皆從死。

當蔡州城被攻破時，哀宗在幽蘭軒上吊自殺，宋珪和完顔斜烈、焦春和等都隨哀宗自殺。

潘守恒

有潘守恒者亦内侍也，素稱知書，南遷後規益甚多。及哀宗自蒲城走歸德，道次民家，守恒進櫛，曰："願陛下還宫之日無忘此草廬中，更加儉素，以濟大業。"上聞其言，凄惋咨嗟久之。

有個名叫潘守恒的人也是内侍，一向以知書著稱，金都南遷後他對皇帝的規勸和輔助很多。當哀宗由蒲城奔往歸德時，途中留住百姓家，守恒進内爲他梳理頭髮，説："願陛下回宫以後的日子裏不忘這草房中的處境，更加儉樸，以便成就大業。"哀宗聽了他的話，凄惋地嘆息了很久很久。

方伎

太史公叙九流，述《日者》、《龜策》、《扁鵲倉公列傳》。劉歆校中秘書，以術數、方伎載之《七略》。後世史官作《方伎傳》，蓋祖其意焉。或曰《素問》、《内經》言天道消長、氣運贏縮，假醫術，托岐、黄，以傳其秘奥耳。秦人至以《周易》列之卜筮。斯豈易言哉？第古之爲術以吉凶導人而爲善，後世術者或以休咎導人爲不善；古之爲醫以活人爲功，後世醫者或因以爲利而誤殺人。故爲政於天下，雖方伎之事亦必慎其所職掌而

太史公叙述各個學術流派，撰寫了《日者》、《龜策》、《扁鵲倉公列傳》。劉歆校勘内閣藏書，把術數、方伎列入《七略》。後代的史官立《方伎傳》，就是效法他的用意。有人説《素問》、《内經》是講天道的增減變化、氣運的進退變遷，假藉醫術，依托岐伯、黄帝，以此傳播他們的秘方妙法而已。秦朝人甚至把《周易》列爲推算吉凶一類的書。這些哪是輕易能議論的呢？衹是古代人掌握方術是用吉凶引導人去行善，後代習方術的人或許用禍福誘惑人做不善的事；古代人行醫是把救活病人當作功德，後代的醫家或許憑此求利而誤傷人命。所以對天下施行政教，即使是

務旌別其賢否焉。金世，如武禎、武亢之信而不誣，劉完素、張元素之治療通變，學其術者皆師尊之，不可不記云。

方伎一類的事也必須慎用負責該項工作的人，并且要致力於明辨他們中德高才優和卑劣無能的人。在金代，像武禎、武亢那樣的真實無欺，劉完素、張元素那樣的治療疾病通曉變化，學習他們同種技藝職業的人都效法和推崇他們，不能不記載於史書。

劉完素

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飲守真，大醉，及寤洞達醫術，若有授之者。乃撰《運氣要旨論》、《精要宣明論》，慮庸醫或出妄説，又著《素問玄機原病式》，特舉二百八十八字，注二萬餘言。然好用凉劑，以降心火、益腎水爲主。自號“通元處士”云。

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曾遇到一個稱作陳先生的異人，拿酒給守真喝，守真大醉，當他醒來後就通曉醫術了，好像有人傳授給他一般。於是他就撰述了《運氣要旨論》、《精要宣明論》，他擔心庸醫或許會提出虚妄不實的理論，又寫了《素問玄機原病式》，特地舉出二百八十八個字，注解達兩萬多字。但他喜歡用凉性藥劑，以降心火、補腎陰爲主。他自稱“通元處士”。

張從正

張從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精於醫，貫穿《難》、《素》之學。其法宗劉守真，用藥多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古醫書有《汗下吐法》，亦有不當汗者汗之則死，不當下者下之則死，不當吐者吐之則死，各有經絡脉理，世傳黄帝、岐伯所爲書也。從正用之最精，號“張子和汗下吐法”。妄庸淺術習其方劑，不知察脉原病，往往殺人，此庸醫所以失其傳之過也。其所著有“六門、二法”之目，存於世云。

張從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他精通醫術，能貫通《難經》、《素問》中的學問。他的手法是以劉守真爲師，用的藥多是寒性凉性，但也多收到治愈病人救死回生的效果。古醫書中有《汗下吐法》，也有不應該用汗法而用了就死的，不應該用下法用了就死的，不當用吐法用了就死的，各有各的經絡脉理，歷代相傳説是黄帝、岐伯所著的書。從正使用得最精當，號稱“張子和汗下吐法”。狂妄無知醫術淺薄的人習用他的藥方，不知探察脉理、推求病因，往往傷人性命，這是庸醫没能傳承他的醫理所造成的過錯。從正所著書有“六門、二法”的名目，現存於世。

李慶嗣

李慶嗣，洺人。少舉進士不第，棄而學醫，讀《素問》諸書，洞曉其義。天德間，歲大疫，廣平尤甚，貧者往往闔門卧病。慶嗣携藥與米分遺之，全活者衆。慶嗣年八十餘無疾而終。所著《傷寒纂類》四卷、《改證活人書》三卷、《傷寒論》三卷、《針經》一卷，傳於世。

李慶嗣，洺州人。年輕時考進士不中，就放棄了學業而改習醫術，攻讀《素問》等書，通曉其中含義。天德年間，遇到普遍流行的瘟疫，廣平一地尤其嚴重，貧困的人户往往全家病倒在床。慶嗣帶上米和藥分送他們，挽救了許多人的性命。慶嗣八十多歲時無病而死。他所著的書有《傷寒纂類》四卷、《改證活人書》三卷、《傷寒論》三卷、《針經》一卷，流傳於世。

紀天錫

紀天錫字齊卿，泰安人。早棄進

紀天錫字齊卿，泰安人。他很早就放棄了進

士業，學醫，精於其技，遂以醫名世。集注《難經》五卷，大定十五年上其書，授醫學博士。

士學業，習醫，對醫術很精通，於是就憑醫術著稱於世。他集注了《難經》五卷，大定十五年進獻此書，朝廷任命他爲醫學博士。

張元素

張元素字潔古，易州人。八歲試童子舉，二十七試經義進士，犯廟諱下第。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河間劉完素病傷寒八日，頭痛脉緊，嘔逆不食，不知所爲。元素往候，完素面壁不顧，元素曰："何見待之卑如此哉?"既爲診脉，謂之曰："脉病云云。"曰："然。""初服某藥，用某味乎?"曰："然。"元素曰："子誤矣。某味性寒，下降走太陰，陽亡汗不能出。今脉如此，當服某藥則效矣。"完素大服，如其言遂愈，元素自此顯名。

張元素字潔古，易州人。他八歲時參加了童子科目的考試，二十七歲時應考經義科進士，因犯皇帝祖宗的名諱而落榜。於是就放棄學業而習醫，也没有什麽出色的成就，其夜間夢見有人用大斧長鑿鑿開自己的心竅，把數卷書放入他的心竅中，從此通曉醫術。河間人劉完素得傷寒病已八天，頭痛脉緊，翻胃嘔吐不能吃，不知該怎麽辦。元素前去看視，完素面朝墻壁不理睬，元素說："你爲什麽對我這樣無禮呢?"他爲完素診脉後，就對完素說："從脉象看來你的病狀是如此如此。"完素說："是的。"又問："你先前服過某種方劑、用過某味藥吧?"完素回答說："是的。"元素說："你錯了。某味藥是寒性，藥力下行通太陰，陽氣衰退汗不能出。現在的脉象是這樣，當服某藥就見效了。"完素十分心服，按他的話用藥就好了，元素從此名聲顯揚。

平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自爲家法云。

他治病向來不用古方，他的見解是："氣脉的運轉不一，古今的法度不同，古方和新病是對不上號的。"他的醫術自成一家。

馬貴中

馬貴中，天德中，爲司天提點。與校書郎高守元奏天象災異忤旨，海陵皆杖之，黜貴中爲大同府判官。久之，遷司天監。正隆三年三月辛酉朔，日當食。是日，候之不食，海陵謂貴中曰："自今凡遇日食皆面奏，不須頒示内外。"

馬貴中，天德年間任司天提點。他和校書郎高守元上奏言天象災異，觸犯了海陵王的心意，海陵王棒打了他們，把貴中降爲大同府判官。過了許久，升任司天監。正隆三年三月辛酉初一，當有日食。這天，經觀察没有出現日食，海陵王對馬貴中說："從今後凡遇日食都當面奏報，不須通告内外。"

海陵伐宋，問曰："朕欲自將伐宋，天道何如?"貴中對曰："去年十月甲戌，熒惑順入太微，至屏星，留、退、西出。《占書》，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庭，受制出伺無道之國。十二月，太白晝見經天，占爲兵喪、爲不臣、爲更主，又主有兵兵罷、無兵兵起。"

海陵王將征伐宋國，他問貴中說："我想親自帶兵伐宋，天道怎麽樣?"貴中回答說："去年十月甲戌，火星由西方進入太微天庭，運行到屏星前，停留、後退、西出天庭。根據《占書》的說法，火星通常在十月進入天庭太微，受天帝的命令外出察視不遵天道的國家。十二月，金星白天出現并超過午時，這種天象預示有兵敗的事、有臣下犯上的事、有帝王更替的事，又指示有兵

當罷兵、無兵當起兵的事。”

鎮戎軍地震大風，海陵以問，貴中對曰：“伏陰逼陽，所以震也。”又問曰：“當震，大風何也？”對曰：“土失其性則地震，風爲號令，人君命令嚴急則有烈風及物之災。”

鎮戎軍出現地震和大風，海陵王以這事問貴中，貴中回答説：“潛在的陰氣和陽氣相逼，所以有震動。”海陵王又問他説：“地是當震，那麽起大風又是什麽緣故呢？”貴中回答説：“土地失去它的常性就會地震，風是代表號令，帝王的號令嚴厲迫急就會有狂風施加給萬物的災害。”

六年二月甲辰朔，日有暈珥戴背，海陵問：“近日天道何如？”貴中對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掖門，九月二日，至端門，九日，至左掖門出，并歷左右執法。太微爲天子南宫，太白兵將之象，其占，兵入天子之廷。”海陵曰：“今將征伐而兵將出入太微，正其事也。”貴中又曰：“當端門而出，其占爲受制，歷左右執法爲受事，此當有出使者，或爲兵，或爲賊。”海陵曰：“兵興之際，小盗固不能無也。”及被害于揚州，貴中之言皆驗。

正隆六年二月甲辰初一，太陽周圍有光影移動，或在上，或向内，或背離，海陵王問：“近日天道怎麽樣？”貴中回答説：“去年八月二十九日，金星進入太微天庭的右掖門，九月二日，到達端門，九日，到達左掖門後又由此而出，并經過左右執法。太微是天子南宫，金星是兵將的象徵，這種星象預示，有兵馬進入天子殿廷。”海陵王説：“現在將要進行征伐而兵將之星出入太微天庭，正和人事相符。”貴中又説：“正對端門而出，這表示是接受天帝的命令，通過左右執法就是交待事務，這當是有外出的使命，或許是爲兵事，或許是爲盗賊事。”海陵王説：“在戰事發動的時刻，出現少量的盗賊固然是不可避免的。”當海陵王在揚州被殺，貴中的話都應驗了。

大定八年，世宗擊球於常武殿，貴中上疏諫曰：“陛下爲天下主，守宗廟社稷之重。圍獵擊球皆危事也，前日皇太子墜馬，可以爲戒，臣願一切罷之。”上曰：“祖宗以武定天下，豈以承平遽忘之邪。皇統嘗罷此事，當時之人皆以爲非，朕所親見，故示天下以習武耳。”

大定八年，世宗在常武殿打馬球，貴中上奏書勸告説：“陛下是天下的首腦，肩負保存祖宗基業的重任。圍場打獵、打馬球都是危險的事，前些日子皇太子從馬上掉下來的事可以作爲警戒，我希望你能停止這一切活動。”世宗説：“祖宗用武功平定天下，怎能因相承太平就忘了呢。熙宗曾停止這些事，當時的人都認爲不對，這是我親眼所見的，所以我用習武的行動示範天下。”

十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世宗宴百官于東宫。上飲歡甚，貴中被酒前跪欲言事，錯亂先次，上不之罪，但令扶出。

大定十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那天，世宗在東宫宴集百官。世宗喝得很高興，貴中帶着酒意上前跪下打算談論某事，言語錯亂無倫次，世宗没有怪罪，衹是令人扶出去。

武禎 武亢

武禎，宿州臨涣人。祖官太史，靖康後業農，後畫界屬金。禎深數學。貞祐間，行樞密院僕散安貞聞其名，召至徐州，以上客禮之，每出師必資焉，其占如響。正大初，徵至汴

武禎，宿州臨涣人。祖父官爲太史，靖康以後務農，後來劃分疆界，改屬金國。武禎精通天文、曆法、占卜一類的學問。貞祐年間，行樞密院僕散安貞得知他的名聲，把他召到徐州，給予上賓的禮遇，每次出兵必定向他咨詢，他的預

京，待詔東華門。其友王鉉問禎曰："朝廷若問國祚修短，子何以對？"禎曰："當以實告之，但更言周過其歷，秦不及期，亦在修德耳。"

測也有應驗，如回聲響應。正大初年，武禎被召到汴京，於東華門待詔。他的友人王鉉問他說："朝廷如果問到國家命數的長短，你怎樣回答？"武禎說："當用實話禀告，但也要提出周代超過天定的命數，秦國不到天定的期限，命運的長短也在於是否推行德政而已。"

時久旱祈禱不應，朝廷爲憂，禎忽謂鉉曰："足下今日早歸，恐爲雨阻。"鉉曰："萬里無雲，赤日如此，安得有雨？"禎笑曰："若是，則天不誠也，天何嘗不誠？"既而東南有雲氣，須臾蔽天，平地雨注二尺，衆皆驚嘆。尋除司天臺管勾。

當時旱情已持續很長時間，祈求禱告，沒有應驗，朝廷對此憂慮，武禎忽然對王鉉說："你今天早點回去吧，擔心被大雨困住。"王鉉說："現在萬里無雲，太陽這般火紅，怎會有雨呢？"武禎笑了笑說："假如是這樣，那就是上天不誠了，上天哪有不誠的時候？"不一會兒東南方出現雲氣，頃刻間就遮掩了晴空，平地積雨水二尺深，衆人都驚訝嘆服。不久，任命武禎爲司天臺管勾。

子亢，寡言笑，不妄交。嘗與一學生終日相對，握籌布畫，目炯炯若有所營，見者莫測也。哀宗至蔡州，右丞完顔仲德薦其術。召至，屏人與語，大悦，除司天長行，賞賚甚厚。上書曰："比者有星變于周、楚之分，彗星起于大角西，掃軫之左轄，蓋除舊布新之象。"又言："鄭、楚、周三分野當赤地千里，兵凶大起，王者不可居也。"又曰："蔡城有兵喪之兆，楚有亡國之徵。三軍苦戰於西垣前後有日矣，城壁傾頹，内無見糧，外無應兵，君臣數盡之年也。"聞者悚然奪氣，哀宗惟嗟嘆良久，不以爲罪。性頗倨傲，朝士以此非之。

武禎的兒子名亢，他很少言談笑語，不隨便結交人。他曾和一名學生整天相對，手握籌具安排布列，目光炯炯像是有所謀劃，看見的人都猜不出他的用意。哀宗到了蔡州，右丞完顔仲德推薦武亢的技藝。哀宗把武亢召到蔡州，避開衆人和他交談，十分高興，任爲司天長行，賞賜很豐厚。武亢上書說："近來在周、楚之交的對應星位出現星象變化，彗星由大角星西邊出動，掠過軫星宿的左端，這是除舊布新的天象。"又說："星宿對應的鄭國、楚國、周國三地區將是赤地千里，兵荒大起，帝王不可居留這裏。"又說："蔡州城有兵戰死喪的徵兆，楚地有亡國的徵兆，三軍將士在西城苦戰前後已有許多日子了，城墻倒塌摧損，内無現存的糧食，外無接應的部隊，這是君臣命運完結的時刻了。"得知的人恐怖喪氣，哀宗僅傷感嘆息了許久，不用這事怪罪他。武亢的性格很傲慢自大，朝中人士因此貶責他。

天興二年九月，蔡州被圍，亢奏曰："十二月三日必攻城。"及期果然。末帝問曰："解圍當在何日？"對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城下無一人一騎矣。"帝不知其由，乃喜圍解有期，日但密計糧草使可給至其日不闕者。明年甲午正有十日，蔡州破，十

天興二年九月，蔡州被圍，武亢上奏說："十二月三日敵兵必攻城。"到時果真如他所說。末帝問武亢說："解圍的時刻當在哪一天？"武亢回答說："明年正月十三日，城下就無一人一馬了。"末帝不知其中緣故，竟欣喜圍困會定期解除，每天衹是暗中計劃糧草，使能供給到解圍那天而不缺乏。第二年，甲午年正月十日，蔡州城

三日，大元兵退。是日，亢赴水死云。

被攻破，十三日，蒙古兵撤離。這天，武亢投河自殺。

李懋

李懋，不知何許人，有異術。正大間，游京兆，行省完顏合達愛其術，與俱至汴京，薦於哀宗。遣近侍密問國運否泰，言無忌避。居之繁臺寺，朝士日走問之，或能道隱事及吉凶之變，人以爲神。帝惡其言太泄，遣使者殺之。使者乃持酒肴入寺，懋出迎，笑曰："是矣。"使者曰："何謂也?"懋曰："我數當盡今日，尚復何言。"遂索酒，痛飲就死。

李懋，不知他是什麽樣的人，持有特異的法術。正大年間，李懋出游到了京兆，行省完顏合達欣賞他的法術，和他一起來到汴京，向哀宗推薦。哀宗派近侍暗問國運的安危，他如實相告，没有顧忌迴避。哀宗把他安置在繁臺寺，朝中人士每天前去問事，他又能説出别人的隱事和吉凶的轉變，人們把他看作神仙。哀宗討厭他説話太露，派使者殺他。使者就帶着酒菜進入寺中，李懋出門迎接，笑着説："這就對了。"使者問："你説的是什麽?"李懋説："我的命數應在今天完結，還用再説什麽呢。"隨後就要來酒，痛飲致死。

胡德新

胡德新，河北士族也。寓居南陽，往來宛、葉間，嗜酒落魄不羈，言禍福有奇驗。正大七年夏，與燕人王鉉邂逅於葉縣村落中。與鉉初不相識，坐中謬以兵官對，胡曰："此公在吾法中當登科甲，何以謂之兵官?"衆愕然，遂以實告。二人相得甚歡，即命家人具鷄酒以待。酒酣，舉大白相屬曰："君此去事業甚遠，不必置問。某有所見，久不敢對人言，今欲告子。"遂邀至野田，密謂曰："某自去年來，行宛、葉道中，見往來者十且八九有死氣。今春至陳、許間，見其人亦有太半當死者。若吾目可用，則時事可知矣。"鉉驚問應驗遲速，曰："不過歲月間耳，某亦不逃此厄，請密誌之。"明年，大元兵由金、房入，取峭石灘渡漢，所過廬舍蕭然，胡亦舉家及難，其精驗如此。

胡德新，出身於河北的官宦世家。他寓居在南陽，往來於宛、葉一帶，好酒成癖，淪落失意，放縱不拘，預言禍福有驚人的應驗。正大七年夏，他在葉縣村落中和王鉉偶然相逢。德新和王鉉先前互不認識，同座中有人謊言相告，説王鉉是軍官，胡德新説："這位大人在我的法術中看來應中進士，爲什麽説他是軍官?"衆人都驚詫了，於是如實相告。他二人彼此投合，很是高興，德新就命家人備辦鷄酒款待。酒興正濃，德新舉起大杯向王鉉敬酒，并説："你這一去前途很遠大，不必懷疑。我有一些看法，長期不敢對人説，現在想告訴你。"於是就邀請他來到田野，秘密地對他説："我從去年以來，行走在宛縣、葉縣間的路上，看到來往的人十分之八九帶有死氣。今年春到陳州、許州一帶，看到這些地方的人大半都將死。假如我的眼睛能看出問題，那麽天時人事就可想見了。"王鉉驚問應驗的時刻，德新説："不過一年左右而已，我也逃不脱這場厄運，請你暗暗記住。"第二年，蒙古兵由金州、房州進攻，取道峭石灘，渡過漢水，所過之地人亡屋空，胡德新也全家遭難，他的話有這樣精確的應驗。

金史卷一百三十二

列傳第七十

逆　臣

秉德(本名乙辛)　唐括辯　烏帶　大興國　徒單阿里出虎
僕散師恭(本名忽土)　徒單貞　李老僧
完顏元宜　紇石烈執中(本名胡沙虎)

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法有五焉：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夫懲惡乃所以勸善也，作《逆臣傳》。

以前孔子撰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感到恐懼，他著述的法則有五點：辭微而義顯，叙事簡而含有深意，順義修辭而成篇章，直切完整而不歪曲，貶責惡人而勉勵善人。貶責惡人的目的是爲了勉勵善人，爲此本書特立《逆臣傳》。

完顏秉德

秉德本名乙辛，初爲西南路招討使，改汴京留守。丁母憂，起復爲兵部尚書，拜參知政事。皇統八年，與烏林荅蒲盧虎等廉察郡縣，使還，拜平章政事。廷議欲徙遼陽渤海人屯燕南，秉德及左司郎中三合議其事。近侍高壽星在徙中，壽星訴於悼后，后以白帝，帝怒，杖秉德而殺三合。是時，熙宗在位久，悼后干政，而繼嗣未立，帝無聊不平，屢殺宗室，棰辱大臣。秉德以其故懷忿，乃與唐括辯、烏帶等謀廢立。

秉德本名乙辛，先前任西南路招討使，改任汴京留守。因母親去世離任，喪期未滿起用爲兵部尚書，又授予參知政事。皇統八年，秉德和烏林荅蒲盧虎等人查訪考核郡縣官吏，出使回來，任命爲平章政事。朝中官員們議論，打算遷移遼陽渤海人屯住燕城以南，秉德與左司郎中三合商討這事。近侍高壽星名在遷移之列，壽星就向悼皇后訴說，悼皇后把這事稟告熙宗，熙宗大怒，棒打了秉德并殺了三合。這時，熙宗在位的時間已很長，悼皇后干預政事，而繼位人還没選定，熙宗没有依托，心中不平静，屢殺皇族，打罵大臣。秉德因挨打的緣故懷怨在心，就和唐括辯、烏帶等人策劃廢熙宗另立新君。

烏帶以其謀告海陵，海陵乃與秉德謀弒熙宗。皇統九年十二月九日，遂與唐括辯、烏帶、忽土、阿里出虎、大興國、李老僧、海陵妹夫特廝，弒熙宗于寢殿。秉德初意不在海

烏帶把他們的謀劃告訴海陵王，海陵王就和秉德策劃殺熙宗。皇統九年十二月九日，秉德就和唐括辯、烏帶、忽土、阿里出虎、大興國、李老僧、海陵王的妹夫特廝，把熙宗殺死在寢殿。秉德最初的心意不是擁立海陵王，已殺熙宗後，

陵，已弒熙宗，未有所屬，忽土奉海陵坐，秉德等皆拜稱萬歲。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時秉德位在海陵上，因被杖怨望謀廢立，而海陵因之以爲亂。既立，以秉德爲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帥，封蕭王，賜鐵券，與錢二千萬、絹一千匹、馬牛各三百、羊三千。久之，爲烏帶所譖，出領行臺尚書省事。

還没有歸向，忽土侍候海陵王上座，秉德等都下拜高呼萬歲。隨後殺了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當時秉德的職位在海陵王之上，因被打懷怨而策劃廢舊立新，而海陵王藉用他們來發動内亂。海陵王即位後，任秉德爲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帥，封蕭王，賜給鐵券，賞給錢二千萬、絹一千匹、馬牛各三百、羊三千隻。過了許久，被烏帶誣告，出京領行臺尚書省事。

時秉德方在告，亟召之，限十日内發行。會海陵欲除太宗諸子，并除秉德，以秉德首謀廢立，及弒熙宗不即勸進，銜之。烏帶因言秉德與宗本謀反有狀，曰："昨來秉德曾於宗本家飲酒，海州刺史子忠言，秉德有福，貌類趙太祖，秉德偃仰笑受其言。臣妻言秉德妻嘗指斥主上，語皆不順。及秉德與宗本相別時，指斥尤甚，且謂曆數有歸。秉德招刑部侍郎漫獨，曰'已前曾説那公事，頗記憶否？'漫獨曰：'不存性命事何可對衆便説？'似此逆狀甚明。"海陵遣使就行臺殺秉德，并殺前行臺參知政事烏林荅贊謀。

當時秉德正告假在家，海陵王火速召他，限十天内上路。當時海陵王想除掉太宗諸子，連同秉德一起殺掉，這是因爲秉德首倡廢舊立新的大計，當殺了熙宗後没馬上勸海陵王即位，所以海陵王對他懷恨在心。烏帶趁機説秉德有和宗本一起謀反的實情，他説："最近秉德曾在宗本家飲酒，海州刺史子忠説，秉德有福相，面貌和宋太祖相似，秉德笑得前俯後仰地領受了他的話。我妻子説，秉德的妻子曾指責陛下，出言都不恭順。當秉德和宗本相别時，指責得特别厲害，并且説天道有歸屬。秉德召刑部侍郎漫獨，問他説：'以前曾説的那件公事，你大致還記得吧？'漫獨説：'這種掉腦袋的事怎可當衆就講？'如前面所説，秉德叛逆的罪狀就很明白了。"海陵王派使者到行臺就地處決秉德，把前任行臺參知政事烏林荅贊謀也一起殺掉。

贊謀妻，秉德乳母也。初，贊謀與前行臺左丞温敦思忠同在行臺，思忠黷貨無厭，贊謀薄之，由是有隙，故思忠乘是并誣贊謀及其子，殺之。贊謀不肯跪受刑，行刑者立而縊殺之。海陵以贊謀家財奴婢盡賜思忠。

贊謀的妻子是秉德的乳母。先前，贊謀和前任行臺左丞温敦思忠同在行臺，思忠貪財不知滿足，贊謀鄙視他，於是産生隔閡，所以思忠趁這次機會同時誣告了贊謀和他的兒子，殺害了他們。贊謀不肯跪着受刑，執刑人就讓他站着而勒死了他。海陵王把贊謀的家財和奴婢全賜給了思忠。

秉德與烏帶以口語致怨，既死遂并殺其弟特里、紇里及宗翰子孫，死者三十餘人，宗翰之後遂絶。世宗即位，追復秉德官爵，贈儀同三司。

秉德和烏帶因言語造成怨恨，秉德死後又同時殺了他的弟弟特里、紇里及宗翰的子孫，死者達三十多人，宗翰的後代就斷絶了。世宗即位，追復秉德的官爵，贈儀同三司。

初，撒改薨，宗翰襲其猛安親管謀克。秉德死，海陵以賞烏帶，傳其子兀荅補。大定六年，世宗憫宗翰無

先前，撒改去世，宗翰繼承了他的猛安親管謀克。秉德死後，海陵王把它賞給烏帶，烏帶傳給他的兒子兀荅補。大定六年，世宗憐憫宗翰無

後，詔以猛安謀克還撒改曾孫盆買，遣使改葬撒改、宗翰於山陵西南二十里，百官致奠，其家產給近親以奉祭祀。

後代，下令把猛安謀克還給撒改的曾孫盆買，派使者把撒改、宗翰改葬在皇陵西南二十里的地方，百官前往祭奠致哀，把他們的家產分給近親，以作供給祭祀的費用。

秉德既死，其中都宅第，左副元帥杲居之。杲死，海陵遷都，迎其嫡母徒單氏居之。徒單遇害，世宗惡其不祥，施爲佛寺。

秉德死後，他在中都的住宅由左副元帥完顏杲居住。完顏杲死，海陵遷都，迎他的嫡母徒單氏前來居住。徒單氏遇害，世宗嫌那地方不吉利，就把它施捨給佛門作寺院。

唐括辯

唐括辯本名斡骨剌，尚熙宗女代國公主，爲駙馬都尉，累官參知政事、尚書左丞。與右丞相秉德謀廢立，而烏帶以告海陵，海陵謂辯曰："我輩不能匡救，旦暮且及禍。若行大事，誰可立者?"辯曰："無乃胙王常勝乎?"海陵問其次，辯曰："鄧王子阿楞。"海陵曰："阿楞屬疏，安得立?"辯曰："公豈有意邪?"海陵曰："若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思疑之，以告悼后曰："辯等因間每竊竊偶語，不知議何事。"悼后以告熙宗，熙宗怒，召辯責之曰："爾與亮謀何事? 將如我何?"杖而遣之。自是謀益甚。

唐括辯本名斡骨剌，娶熙宗女兒代國公主爲妻，受封駙馬都尉，官至參知政事、尚書左丞。他和右丞相秉德策劃廢舊立新，而烏帶把這事告訴了海陵王，海陵王對唐括辯說："我們不能扶正補救朝廷，早晚將遭禍害。假如要發動改朝換代的事，誰值得擁立?"唐括辯說："不就是胙王常勝嗎?"海陵王又問其次，唐括辯說："鄧王的兒子阿楞。"海陵王說："阿楞是皇室遠親，怎可立他呢?"唐括辯說："莫非你有這個心意麼?"海陵王說："假如不得已，除了我還有誰?"於是海陵王時常和他一起秘密策劃。護衛將軍特思對他們產生懷疑，把這事報告給悼皇后，他說："唐括辯等人常尋機悄悄對話，不知商量什麼事情。"悼皇后又把這情況告訴熙宗，熙宗發怒，召來唐括辯，責問他說："你和完顏亮商議什麼事? 想把我怎麼樣?"把他打了一頓纔放出去。從這以後他們更加緊了策劃。

皇統九年十二月九日，代國公主爲其母悼后作佛事，居寺中，故海陵、秉德等俱會於辯家。至夜，辯等以刀藏衣下，相隨入宮，門者以辯駙馬不疑，皆內之。至殿門，直宿護衛覺之，辯舉刀呵之使無動。既弒熙宗，立海陵，辯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封王，賜錢二千萬、絹千匹、馬牛各三百、羊三千、并鐵券。進拜左丞相。父彰德軍節度使重國，遷東平尹。

皇統九年十二月九日，代國公主爲她母親悼皇后作佛事，留住寺院中，所以海陵王、秉德等都聚集在唐括辯家。到了晚上，唐括辯等人把刀藏在衣內，相隨進宮，守門人因唐括辯是駙馬而不懷疑，讓他們進去了。到達殿門，值夜的護衛察覺了，唐括辯舉刀喝令他不准動。殺了熙宗後，擁立海陵王，唐括辯任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封王，賜給錢二千萬、絹一千匹、馬牛各三百、羊三千隻及鐵券。晉升左丞相。他的父親彰德軍節度使重國，被升任爲東平尹。

初，辯與海陵謀逆，辯嘗言其家奴多可用者，海陵固已懷之。及行弒

先前，唐括辯和海陵王策劃作亂時，唐括辯曾說自己的許多家奴都可任用，海陵王本已心存

之夕會於辯家，待興國出宫，辯因設饌，衆皆恇懼不能食，辯獨飽食自若，海陵由此知其忮忍，畏忌之。及即位，嘗與辯觀太祖畫像，海陵指示辯曰："此眼與爾相似。"辯色動，海陵亦色動，由是疑辯，益忌之。及與蕭裕謀致宗本罪，并致辯嘗與宗本謀反，即殺之。

顧忌。當行刺熙宗的那夜聚集在唐括辯家，等待大興國出宫報信，唐括辯於是備辦飲食，衆人都膽怯恐懼而吃不下東西，衹有唐括辯飽食自如，海陵王由此看出他的凶狠殘忍，對他存有疑忌戒備的心理。當海陵王即位後，曾和唐括辯觀看太祖畫像，海陵王指給唐括辯看，説："太祖的眼睛和你相似。"唐括辯聽了神色一變，海陵王也是神情一變，因此懷疑唐括辯，更畏懼他。當海陵王和蕭裕策劃僞造宗本的罪名，同時僞造了唐括辯曾和宗本謀反的罪狀，於是就殺了他。

重國坐奪官，正隆二年，起爲沂州防禦使，改清州防禦使。大定初，重國與徒單拔改俱以政迹著聞，歷安國、彰化、横海軍節度使。

重國受牽連被剥奪官職，正隆二年，起用爲沂州防禦使，改任清州防禦使。大定初年，重國和徒單拔改都憑政績出色著稱，歷任安國、彰化、横海軍節度使。

後辯子孫上書，言辯死天德間，祖重國亦坐追削，正隆初重國已復官職，乞追復辯官爵。是時，海陵已降爲庶人，以辯與弒逆，不許。

後來唐括辯的子孫上書，説唐括辯死在天德年間，祖父重國也因此被剥奪官職，正隆初年重國已經恢復官職，請求追復唐括辯的官職爵位。這時候，海陵王已被降爲平民，因唐括辯參與殺帝作亂的行動，所以朝廷没有同意他的子孫的請求。

完顏烏帶

言本名烏帶，行臺左丞相阿魯補子也。熙宗時，累官大理卿。熙宗晚年喜怒不常，大臣往往危懼，右丞相秉德、左丞唐括辯謀廢立，烏帶即詣海陵啓之，遂與俱弒熙宗。海陵即位，烏帶爲平章政事，封許國王，賜錢、絹、馬、牛、羊、鐵券，并如其黨。

言本名烏帶，是行臺左丞相阿魯補的兒子。熙宗在位時，他官至大理卿。熙宗晚年喜怒無常，大臣常常感到恐怖，右丞相秉德、左丞相唐括辯策劃廢熙宗立新君，烏帶立即去向海陵王禀告，後來就一起殺了熙宗。海陵王即位後，任烏帶爲平章政事，封許國王，賜給的錢、絹、馬、牛、羊、鐵券都和其他預謀人一樣。

烏帶妻唐括氏淫泆，舊與海陵通，又私其家奴閻乞兒，秉德嘗對熙宗斥其事，烏帶銜之未發也。時海陵多忌，會有疾，少間，烏帶遂誣奏"秉德有指斥語，曰：主上數日不視朝，若有不諱，誰當繼者？臣曰：主上有皇子。秉德曰：嬰兒豈能勝天下大任，必也葛王乎。"海陵以爲實然，故出秉德，已而殺之，以秉德世襲猛安謀克授烏帶。進右丞相。烏帶與宗

烏帶的妻子唐括氏淫亂無度，先是和海陵王私通，又和家奴閻乞兒勾搭，秉德曾當熙宗的面指責這事，烏帶懷恨在心而没發泄。當時海陵王多疑，正好一次生病，稍好一點後，烏帶就誣告説："秉德有指責的話，他説：陛下已幾天不理朝政，假如死了，誰應作繼承人？我説：陛下已有兒子。秉德説：嬰兒怎麽能承擔天下重任，葛王一定可以吧。"海陵王信以爲然，所以就把秉德遣出京城，隨後又殺了他，把秉德的世襲猛安謀克授予烏帶。升任右丞相。烏帶和宗本有親戚

本有親，海陵以烏帶告秉德事，故宗本之禍烏帶獨免，遂以秉德千户謀克及其子婦家産盡賜之。進司空、左丞相、兼侍中。

關係，海陵王因烏帶告發秉德的事，所以在宗本的這場災難中烏帶獨能幸免，於是把秉德的千户謀克和子女家産全部賜給他。後烏帶升任司空、左丞相、兼侍中。

居數月，烏帶早朝，以日陰晦將雨，意海陵不視朝，先趨出朝，百官皆隨之去。已而海陵御殿，知烏帶率百官出朝，惡之，遂落司空，出爲崇義軍節度使。後海陵思慕唐括容色，因其侍婢來候問起居，海陵許立爲后，使殺烏帶。海陵詐爲烏帶哀傷，使其子兀荅補佩金符乘驛赴喪，追封爲王，仍詔有司送其靈車，賜絹三百爲道途費。納唐括於宫中，封貴妃。

過了幾個月，烏帶早朝，因爲天色陰暗將下雨，就以爲海陵王不會上殿理政，率先走出朝門，百官都隨他離去。不一會兒海陵王來到殿庭，得知烏帶率百官出朝，很不滿意，就取消了他的司空一職，出爲崇義軍節度使。後來海陵王思慕唐括氏的美貌，趁她的貼身婢女來問安，海陵王許諾立她爲皇后，要她殺了烏帶。海陵王假意爲烏帶哀傷，讓他的兒子兀荅補佩帶金符乘驛車前去哀悼，追封烏帶爲王，并令有關部門護送他的靈車，賜絹三百匹作路費。把唐括氏納入宫中，封爲貴妃。

兀荅補襲猛安謀克。大定六年，以猛安謀克還撒改曾孫，以阿魯補謀克授兀荅補，終同知大興尹。子瑭，本名烏也阿補，以曾祖阿魯補功，充筆硯祗候。

兀荅補繼承了猛安謀克。大定六年，朝廷把猛安謀克還授撒改曾孫，把阿魯補謀克授予兀荅補，兀答補生前官至同知大興尹。他的兒子名瑭，原名烏也阿補，憑藉曾祖阿魯補的功勞，充任筆硯祗候。

大興國

大興國，事熙宗爲寢殿小底，權近侍局直長，最見親信，未嘗去左右。每逮夜，熙宗就寢，興國時從主者取符鑰歸家，主者即以付之，聽其出入以爲常。皇統九年，海陵生日，熙宗使興國以宋司馬光畫像及他珍玩賜海陵，悼后亦以物附賜，熙宗不悦，杖興國一百。

大興國，在熙宗身邊效勞，爲寢殿小底，兼近侍局直長，最受寵待和信任，從没離開熙宗左右。每到夜晚，熙宗就寢後，興國常從主管人那裏索取出入憑證和鑰匙回家，主管就交付給他，任他出入，習以爲常。皇統九年，海陵王的生日，熙宗派興國把宋國司馬光的畫像和其他珍奇玩物賜給海陵王，悼皇后也附帶賜給一些物品，熙宗不高興，打了興國一百棒。

海陵謀弑，意先得興國乃可伺間入宫行大事，且度興國無罪被杖必有怨望心，可乘此説之，乃因李老僧結興國。既而，知無異心可與謀，乃召至卧内，令解衣，欲與之俱卧，意有所屬者。興國固辭不敢，曰："即有使，惟大王之命。"海陵曰："主上無故殺常勝，又殺皇后。乃以常勝家産賜阿楞，既又殺阿楞，遂以賜我。我深以爲憂，奈何?"興國曰："是固可

海陵王策劃殺熙宗的行動時，認爲先要拉攏興國纔能伺機入宫幹大事，并且推測興國無罪被打必有怨恨，可利用這點去勸説他，於是就通過李老僧去聯絡他。隨後知他没有二心可以共謀，就把他召到卧室内，讓他脱衣，打算和他一同歇息，表示有話對他講。興國一再推辭説不敢冒昧，又説："如果有什麽差使，我完全服從大王你的命令。"海陵王説："皇上無故殺常勝，又殺皇后。就把常勝的家産賜給阿楞，隨後又殺了阿楞，就把家産賜給了我。我對此感到深深的憂

慮也。”海陵曰：“朝臣旦夕危懼，皆不自保。向者我生日，因皇后附賜物，君遂被杖，我亦見疑。主上嘗言會須殺君，我與君皆將不免，寧坐待死何如舉大事。我與大臣數人謀議已定，爾以爲如何?”興國曰：“如大王言，事不可緩也。”

慮，怎麽辦?”興國說：“這事固然值得憂慮。”海陵王說：“朝廷大臣常常感到恐怖，都無法自保。前次我的生日，因皇后附帶賜給一些物品，你就挨了打，我也被猜忌。皇上曾說應該殺了你，我和你都將不免一死，與其坐以待斃還不如幹一番大事。我和幾位大臣已商議好了，你認爲怎麽樣?”興國說：“正如大王你所説的，事情刻不容緩。”

乃約十二月九日夜起事。興國取符鑰開門，矯詔召海陵入。夜二更，海陵、秉德等入。熙宗常置佩刀於御榻上，是夜興國先取投榻下，及亂作，熙宗求佩刀不得，遂遇弑。

於是就約定十二月九日夜發動政變。這晚，興國取得出入憑證和鑰匙，打開宫門，假傳帝命召海陵王入内。半夜二更，海陵王、秉德等人進入内宫。熙宗通常把佩刀放在御床上，這晚興國事先取來丢在床下，當變亂發動後，熙宗找不到佩刀，於是被殺。

海陵既立，以興國爲廣寧尹，賜奴婢百口、犀玉帶各一、錢絹馬牛鐵券如其黨，進階金紫光禄大夫。再賜興國錢千萬、黄金四百兩、銀千兩、良馬四匹、駝車一乘、橐駝三頭、真珠巾、玉鈎帶、玉佩刀、及玉校鞍轡。天德四年，改崇義軍節度使，賜名邦基。再授絳陽、武寧節度使，改河間尹。

海陵王即位後，任興國爲廣寧尹，賜給奴婢一百人、犀帶玉帶各一，其餘錢、絹、馬、牛、鐵券的賞賜和他的同謀者一樣，進官階爲金紫光禄大夫。後再次賜給興國錢一千萬、黄金四百兩、銀一千兩、良馬四匹、駝車一輛、駱駝三頭、真珠巾、玉鈎帶、玉佩刀以及玉飾的鞍轡。天德四年，改任崇義軍節度使，賜名邦基。又歷授絳陽、武寧節度使，改任河間尹。

世宗即位，廢于家，凡海陵所賜皆奪之。大定中，邦基兄邦傑自京兆判官還，世宗曰：“大邦傑因其弟進，濫厠縉紳，豈可復用?”并罷其子弟與所贈父官。及海陵降爲庶人，詔曰：“大邦基與海陵同謀弑逆，逋誅至今，爲幸多矣。”遂磔于思陵之側。

世宗即位後，興國被罷免還家，凡屬海陵王賞賜的東西都被没收。大定年間，邦基的哥哥邦傑由京兆判官任上回京，世宗説：“大邦傑靠他弟弟升進，混雜在士大夫行列中，怎能再任用?”於是同時罷免了他和他子弟的官職，取消了他父親追贈的官爵。當海陵王被降爲平民時，世宗下令説：“大邦基和海陵王共同策劃殺帝叛逆，死罪緩延到現在，已經是很幸運的了。”於是就用分尸的酷刑把他殺死在思陵的旁邊。

徒單阿里出虎

徒單阿里出虎，會寧葛馬合窟申人，徙懿州。父拔改，太祖時有戰功，領謀克，曷速館軍帥，皇統四年爲兵部侍郎，歷天德軍節度使，改興中尹，與宗幹世爲姻家。皇統九年，阿里出虎與僕散忽土俱爲護衛十人

徒單阿里出虎，會寧葛馬合窟申人，遷居懿州。父名拔改，太祖時立有戰功，領謀克，爲曷速館軍帥，皇統四年爲兵部侍郎，又曾任天德軍節度使，改任興中尹，和宗幹家數代聯姻。皇統九年，阿里出虎和僕散忽土都任護衛十人長。海陵王將殺熙宗，想拉攏他二人作内應，就把女兒

長。海陵將弑熙宗，欲得二人者爲内應，遂許以女妻阿里出虎子，而以逆謀告之。阿里出虎素凶暴，聞其言喜甚，曰："阿家此言何晚邪，廢立之事亦男子所爲。主上不能保天下，人望所屬惟在阿家，今日之謀乃我素志也。"遂與忽土俱以十二月九日直禁中，海陵故以是夜二更入宫，至寢殿，阿里出虎先進刃，忽土次之，熙宗頓仆，海陵復刃之，血濺其面及衣。

許配給阿里出虎的兒子，并把自己叛逆的計劃告訴他。阿里出虎向來凶暴，聽了他的話十分高興，說："你這話爲啥不早説呢，廢舊立新的事本也是男子漢的作爲。皇上不能保天下，人心所歸衹在你一人，現在的計劃正是我一向的志願。"後來就和忽土同在十二月九日宿衛内宫，海陵王因而在這晚二更入宫，來到寢殿，阿里出虎先刺了一刀，忽土接着出手，熙宗頓時倒下，海陵王又揮刀砍殺，血濺在他的臉和衣裳上。

海陵既立，以阿里出虎爲右副點檢，賜錢絹馬牛羊如其黨，子术斯剌尚榮國公主合女，加昭毅大將軍、駙馬都尉。天德二年，留守東京，加儀同三司。八月，改河間尹，世襲臨潢府路斜剌阿猛安領親管謀克。以憂去職，起復爲太原尹，封王。

海陵王即位後，以阿里出虎爲右副點檢，賜給的錢、絹、馬、牛、羊都和其他同謀人一樣，他的兒子术斯剌娶榮國公主合女爲妻，加授昭毅大將軍、駙馬都尉。天德二年，留守東京，加儀同三司。八月，改任河間尹，世襲臨潢府路斜剌阿猛安領親管謀克。因親喪離任，喪期後起用爲太原尹，封王爵。

阿里出虎自謂有佐立功，受鐵券，凶狠益甚，奴視僚屬，少忤其意輒棰辱無所恤。嘗問休咎於卜者高鼎，遂以鼎所占問張王乞。王乞以謂當有天命，阿里出虎喜，以王乞語告鼎。鼎上變，阿里出虎伏誅，并殺其妻及王乞。海陵使其子术斯剌焚其尸，投骨水中。

阿里出虎自認爲有輔佐擁立海陵王的功勞，又被賜予鐵券，就更加凶狠，把僚屬看作奴僕，稍稍觸犯他的心意就責打凌辱毫不留情。他曾向占卜算卦的高鼎問吉凶禍福，隨後又把高鼎求得的徵兆拿去問張王乞。王乞認爲應有天命歸屬，阿里出虎心喜，又把王乞的話告訴了高鼎。高鼎告發阿里出虎有犯上作亂之心，於是阿里出虎被殺，同時殺了他的妻子和王乞。海陵王派他的兒子术斯剌焚燒他父親的尸體，把骨灰投入河中。

拔改自西京留守歷西南路招討使、忠順軍節度使，入爲勸農使，復爲河間尹，改臨洮尹，入爲工部尚書，改興平軍節度使、濟南尹，卒。

拔改由西京留守歷任西南路招討使、忠順軍節度使，入爲勸農使，又任河間尹，改任臨洮尹，入朝任工部尚書，改任興平軍節度使、濟南尹，後去世。

僕散師恭

僕散師恭本名忽土，上京老海達葛人。本微賤，宗幹嘗周恤之，擢置宿衛爲十人長。海陵謀逆，以忽土出自其家，有恩，欲使爲内應，謂之曰："我有一言欲告君久矣，恐泄於人，未敢也。"忽土曰："肌肉之外皆先太師所賜，苟有補於國王，死不敢

僕散師恭本名忽土，上京老海達葛人。他本來很卑微貧賤，宗幹曾多方接濟他，把他提拔到護衛軍中，擔任十人長。海陵王謀亂，因忽土出自自己家中，對他有恩，想要他作内應，他對忽土說："我很早就有一句話想告訴你，害怕泄露給别人，没敢説。"忽土説："我除身體之外都是先太師賜給的，衹要對你有幫助的事，我就是

辭。”先太師，謂宗幹也。海陵曰：“主上失道，吾將行廢立事，必得君爲助乃可。”忽土許之。

去死也不敢推辭。”忽土所説的先太師，指的是海陵王的父親宗幹。海陵王説：“皇上不講道義，我準備發動廢舊立新的事變，必須要你作助手纔行。”忽土答應了。

十二月九日，忽土直宿，海陵因之入宮。至寢殿，熙宗聞步屧聲，咄之，衆皆却立不敢動，忽土曰：“事至此，不進得乎?”乃相與排闥而入。既弑熙宗，秉德等尚未有所屬，忽土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乃奉海陵坐，衆前稱萬歲。遂召曹國王宗敏至，即使忽土殺之。

十二月九日，忽土值夜，海陵王趁這機會入宮。來到寢殿，熙宗聽到脚步聲，大聲呵叱，衆人都退後站立不敢動，忽土説：“事情到這地步，不進行嗎?”於是就共同推門而入。殺死熙宗後，秉德等人還没有決定帝位的歸屬，忽土説：“當初已商量擁立平章政事，現在還猶豫什麼?”於是就侍候海陵王上座，衆人上前口呼萬歲。隨後又召曹國王宗敏前來，立即令忽土殺了他。

既即位，忽土爲左副點檢，賜錢絹馬牛羊鐵券。轉都點檢，改名師恭。遷會寧牧，拜太子少師、工部尚書，封王。頃之，以憂解職，起復爲樞密副使，進拜樞密使。貞元三年，爲右丞相。正隆初，拜太尉，復爲樞密使。無何，以憂去，起復爲太尉、樞密使。

海陵王即位後，任忽土爲左副點檢，賜給錢、絹、馬、牛、羊及鐵券。轉任都點檢，改名師恭。後升任會寧牧，授太子少師、工部尚書，封王爵。不久，因親喪離任，喪期未滿起用爲樞密副使，晋升樞密使。貞元三年，任右丞相。正隆初年，封太尉，後再次任樞密使。不久，因親喪離任，喪期未滿起用爲太尉、樞密使。

海陵至汴京，賜忽土第一區，鄰寧德宮。宮，徒單太后所居也，忽土時時入見太后。及契丹撒八反，海陵命忽土與蕭懷忠北伐。比行，忽土入辭寧德，太后與語久之。海陵聞而惡之，疑其與太后有異謀。是時，蕭禿剌、斡盧補與契丹撒八連戰皆無功，糧運不繼，乃退軍臨潢。而撒八聞師恭以大軍且至，乃謀歸大石，沿龍駒河西去。師恭至臨潢，追之不及。海陵使樞密副使白彦敬等討撒八，師恭還，遣其子忽殺虎乘傳逆之，至則執而戮于市。師恭臨刑，繩枚窒口不能言，但舉首視天日而已。遂族滅之，并誅滅蕭禿剌、蕭賾、蕭懷忠家。

海陵王抵達汴京，賜給忽土住宅一所，鄰近寧德宮。寧德宮是徒單太后居住的宮殿，忽土常常入宮見太后。當契丹人撒八反叛時，海陵王命忽土和蕭懷忠北伐。臨行前，忽土入寧德宮向太后辭行，太后和他談了很長時間。海陵王得知後很反感，懷疑他和太后另有圖謀。這時，蕭禿剌、斡盧補和契丹人撒八接連作戰都無建樹，糧食運輸跟不上，就退兵至臨潢。而撒八得知師恭率大軍將到，就策劃投奔大石，沿着龍駒河向西撤退。師恭抵達臨潢，没有追上撒八。海陵王派樞密副使白彦敬等討伐撒八，師恭還朝，海陵王派師恭的兒子忽殺虎乘驛車前去迎接，到京就把他抓起來殺死在市中。師恭臨刑時，被套在頭上的東西堵住嘴，不能説話，衹有抬頭望天而已。隨後就殺了他的家族成員，同時殺光了蕭禿剌、蕭賾、蕭懷忠幾家人。

大定初，皆復官爵。及海陵降爲庶人，師恭以預弑復削之。世宗幸上京，過老海達葛，師恭族人臨潢尹守

大定初年，他們都追復官職。當海陵王被降爲平民後，師恭因參與殺帝行動又被剥奪官職。世宗前往上京，經過老海達葛，師恭的族人臨潢

中、定遠大將軍阿里徒等皆奪官。二十八年，上謂宰臣曰：“海陵遣僕散師恭、蕭禿剌、蕭懷忠追撒八不及，皆坐誅，遂夷其族，虐之甚也。”平章政事襄對曰：“是時臣在軍中，忽土、醴有精甲一萬三千有餘，賊軍雖多皆脅從之人，以氈紙爲甲，易與也。忽土等恇怯遷延，賊乃遁去。”上曰：“審如是，則誅之可也。”兄渾坦。

尹守中、定遠大將軍阿里徒等都被剥奪官職。大定二十八年，世宗對宰臣說：“海陵王派遣僕散師恭、蕭禿剌、蕭懷忠追撒八而没追上，都被判死罪，竟殺了他們全家，真是太殘酷了。”平章政事完顔襄答話說：“當時我也在軍中，忽土、醴有精兵一萬三千多人，敵軍雖多但都是受脅從的人，用薄如紙的毛氈作甲胄，容易對付。忽土等膽怯遲疑，賊人纔得以逃走。”世宗說：“真是這樣，那殺他們還是應當的。”忽土的兄長名渾坦。

徒單貞

徒單貞，本名特思，忒黑闢剌人也。祖抄，從太祖伐遼有功，授世襲猛安。父婆盧火，以戰功累官開府儀同三司。貞娶遼王宗幹女，海陵同母女弟也。皇統九年，貞與海陵俱弒熙宗。海陵既立，以貞爲左衛將軍，封貞妻平陽長公主，貞爲駙馬都尉、殿前左副點檢。轉都點檢，兼太子少保，封王。改大興尹，都點檢如故。俄授臨潢府路昏斯魯猛安。

徒單貞本名特思，忒黑闢剌人。祖名抄，隨太祖征伐遼國有功，授予世襲猛安。父名婆盧火，因立戰功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徒單貞娶遼王宗幹的女兒爲妻，她是海陵王同母所生的妹妹。皇統九年，徒單貞和海陵王一起殺了熙宗。海陵王即位後，任徒單貞爲左衛將軍，封徒單貞妻爲平陽長公主，徒單貞爲駙馬都尉、殿前左副點檢。又轉任都點檢，兼太子少保，封王爵。改任大興尹，都點檢職務不變。不久授予他臨潢府路昏斯魯猛安。

居二年，海陵召貞勖之曰：“汝自幼常在左右，頗著微勞，而近日乃怠忽，縱有罪，樹私恩。凡人富貴而驕，皆死徵也。汝若不制汝心，將無所不至，賜之死復何辭。朕念弟襄及公主與朕同胞，故少示懲戒。”貞但號泣。即日解點檢職，仍爲大興尹，復戒之曰：“今而後能以勤自勵，朕當思之。不然，黜爾歸田里矣。”逾月，復爲都點檢、大興尹如故。正隆二年，例封瀋。遷樞密副使，賜佩刀入宫，轉同判大宗正事。

過了兩年，海陵王召見徒單貞，誡勵他說：“你從小常在我身邊，也還建立過一些小功勞，但近來却懈怠荒疏，放任罪人，樹立私恩。每當一個人富貴後驕傲，都是喪身的徵兆。你如不修養自己的心性，將會爲所欲爲，那時要你死你又有什麽話說。我考慮到弟完顔襄及公主是我的同胞，所以稍稍表示懲戒。”徒單貞衹是放聲痛哭。當天解除了他的都點檢一職，依然擔任大興尹，海陵王又告誡他說：“從今以後你能盡力奉公勉勵自己，我是會注意到的。如不能這樣，我就要罷你回家種田了。”過了一個多月，徒單貞再次擔任都點檢，大興尹職務不變。正隆二年，依例封瀋國。升任樞密副使，特准佩刀入宫，轉任同判大宗正事。

海陵將伐宋，詔朝官除三國人使宴飲，其餘飲酒者死。六年正月四日立春節，益都尹京、安武節度使爽、金吾上將軍阿速飲於貞第。海陵使周

海陵王將要征伐宋國，下令朝中官除陪同三國使者宴飲外，其餘飲酒的人都處以死刑。正隆六年正月四日是立春節，益都尹完顔京、安武節度使完顔爽、金吾上將軍阿速在徒單貞家中飲

福兒賜土牛至貞第，見之以告。海陵召貞詰之曰："戎事方殷，禁百官飲酒，卿等知之乎?"貞等伏地請死，海陵數之曰："汝等若以飲酒殺人太重，固當諫，古人三諫不聽亦勉從君命。魏武帝《軍行令》曰'犯麥者死'，已而所乘馬入麥中，乃割髮以自刑。犯麥，微事也，然必欲以示信。朕爲天下主，法不能行于貴近乎? 朕念慈憲太后子四人，惟朕與公主在，而京等皆近屬，曲貸死罪。"於是杖貞七十，京等三人各杖一百，降貞爲安武軍節度使，京爲灤州刺史，爽歸化州刺史。

酒，海陵王派周福兒賜土牛來到徒單貞家，看見他們飲酒，就把這事報告了海陵王。海陵王召見徒單貞，責問他說："軍務繁多，禁止百官飲酒，你們知道嗎?"徒單貞等伏在地上請死，海陵王斥責他們說："你們如果認爲因飲酒而殺人太重，固然可以勸告，古人三次勸告而君主不聽，也還勉强遵照君主的命令。魏武帝曹操的《軍行令》說'傷害麥苗的處死'，隨後自己的坐騎跑入麥地，竟割斷頭髮作爲對自己的處罰。傷害麥苗，這衹是一件小事，然而一心要通過這事來體現信用。我作爲天下的主宰，法令不能在達官近戚中施行嗎? 我考慮到慈憲太后的子女四人，衹有我和公主在世，并且完顔京等都是近親，違例免除死罪。"於是打了徒單貞七十棍棒，完顔京等三人各打了一百，降徒單貞爲安武軍節度使，完顔京爲灤州刺史，爽爲歸化州刺史。

無何，拜貞御史大夫，以本官爲左監軍，從伐宋。至揚州，海陵死，北還，見世宗于中都。詔以貞女爲皇太子妃，除貞爲太原尹，改咸平。貞在咸平貪污不法，累贓巨萬，徙真定尹，事覺。世宗使大理卿李昌圖鞫之，貞即引伏。昌圖還奏，上問之曰："貞停職否?"對曰："未也。"上怒，抵昌圖罪，復遣刑部尚書移剌道往真定問之，徵其贓還主。有司徵給不以時，詔先以官錢還其主，而令貞納官。凡還主贓，皆準此例。降貞爲博州防禦使，降貞妻爲清平縣主。

不久，任徒單貞爲御史大夫，以本身官職兼任左監軍，隨軍伐宋。到達揚州，海陵王死，徒單貞北還，到中都朝見世宗。世宗下令納徒單貞的女兒爲太子妃，任徒單貞爲太原尹，改咸平尹。徒單貞在咸平貪臟枉法，積累臟物價值巨萬，改任真定尹時，事情暴露。世宗派大理卿李昌圖審理，徒單貞立刻認罪。昌圖回報，世宗問他說："徒單貞停職没有?"昌圖回答說："没有。"世宗發怒，給予昌圖處罰，另派刑部尚書移剌道前往真定追究，追索他的臟物歸還物主。有關部門追索歸還不能及時進行，世宗令先用官錢歸還物主，而令徒單貞交納官府。後來凡是歸還臟物於物主，都照這一先例辦理。世宗將徒單貞降爲博州防禦使，降徒單貞妻爲清平縣主。

頃之，遷震武節度使，遣使者往戒敕之，詔曰："朕念卿懿戚，不待終考，更遷大鎮。非常之恩不可數得，卿勿蹈前過。"轉河中尹，進封其妻爲任國公主，賜黄金百兩、重綵二十端，賜貞擊球馬二匹。改東京留守，賜玉吐鶻、弓矢，賜貞妻錢萬貫。

不久，世宗升任徒單貞爲震武節度使，派使者前去告誡他，世宗的詔令說："我考慮你是外戚，没等到一届考核完成，就另升任重要軍鎮職務。特殊的恩惠不可能頻頻獲取，你不要再犯以前的過錯。"後轉任河中尹，進封他的妻子爲任國公主，賞賜黄金一百兩、重綵二十端，賜給徒單貞擊球馬二匹。改任東京留守，賜給玉吐鶻、弓箭，賜給徒單貞妻錢一萬貫。

有司奏"海陵已貶爲庶人，宗幹

有關部門上奏說"海陵王已降爲平民，宗幹

不當猶稱帝”。於是，以宗幹有社稷功，詔追封爲遼王，其子孫及諸女皆降，貞妻降永平縣主，貞自儀同三司降特進，奪猛安，不稱駙馬都尉。再徙臨潢尹。

不當依舊稱帝”。於是，因宗幹有安邦定國的大功，世宗下令追封爲遼王，他的子孫和諸女都降等，徒單貞妻降爲永平縣主，徒單貞由儀同三司降爲特進，剥奪猛安，不再稱作駙馬都尉。後又改任臨潢尹。

初，與弑熙宗凡九人，海陵以暴虐自斃，秉德、辯、忽土、阿里出虎以疑見殺，言以妻殞，裕、老僧以反誅，至是貞與大興國尚在。而興國擯棄不用，獨貞以世姻藉恩寵。雖夫婦降削爵號，而世宗慮久遠，終不以私恩曲庇。久之，詔誅貞及其妻與二子慎思、十六，而宥其諸孫。俄而，興國亦誅，皇統逆黨盡矣。

先前，參與殺熙宗的共有九人，海陵王因殘暴自取滅亡，秉德、唐括辯、忽土、阿里出虎因嫌疑被殺，言因妻子被殺，蕭裕、李老僧因謀反被殺，到這時徒單貞和大興國還在人世。而興國被遺棄不用，祇有徒單貞憑藉世代聯姻皇室而獲得恩待寵任。雖然夫婦被降等或剥奪官爵封號，但世宗從長遠考慮，始終不因私人的情誼違制庇護他們。很久以後，世宗下令殺了徒單貞和他的妻子以及兩個兒子慎思、十六，但寬恕了他的孫子們。不久興國也被殺，皇統叛黨至此全死了。

章宗即位，尊母皇太子妃爲皇太后，追封貞爲太尉梁國公，貞祖抄司空魯國公，父婆盧火司徒齊國公，貞妻梁國夫人，子阤補火、慎思、十六俱爲鎮國上將軍。無何，再贈貞太師、廣平郡王，謚莊簡。貞妻進封梁國公主。

章宗即位後，尊奉他的母親即世宗的太子妃爲皇太后，追封徒單貞爲太尉、梁國公，追封徒單貞祖抄爲司空、魯國公，追封徒單貞父婆盧火爲司徒、齊國公，追封徒單貞妻爲梁國夫人，子阤補火、慎思、十六都追贈爲鎮國上將軍。不久，再追贈貞爲太師、廣平郡王，謚作莊簡。徒單貞妻進封爲梁國公主。

李老僧

李老僧，舊爲將軍司書吏，與大興國有親，素相厚。海陵秉政，興國屬諸海陵，海陵以爲省令史。及將舉事，使老僧結興國，興國終爲海陵取符鑰，納海陵宫中成弑逆者，老僧爲之也。海陵既立，以老僧爲同知廣寧尹事，賜錢千萬、絹五百匹、馬牛各二百、羊二千。

李老僧，原任將軍司書吏，和大興國有親戚關係，向來交情深厚。海陵王執政，興國托海陵王提携老僧，海陵王就任他爲尚書省令史。當海陵王將發動事變時，派老僧去聯絡興國，興國最終爲海陵王取得出入憑證和鑰匙，接海陵王入宫完成殺帝作亂這件事，是老僧出的力。海陵王即位後，任老僧爲同知廣寧尹事，賜給錢一千萬、絹五百匹、馬牛各二百、羊兩千隻。

久之，海陵惡韓王亨，將殺之，求其罪不可得，遂以亨爲廣寧尹，再任老僧同知，使伺察亨，構致其罪。亨喜博，及至廣寧，常與老僧博，待之甚厚。老僧由是不忍致亨死罪，遲疑者久之。海陵再使小底訛論促老僧，老僧乃與亨家奴六斤謀，殺亨獄中，語在《亨傳》。及耶律安禮自廣

過了許久，海陵王對韓王完顏亨不滿，準備殺他，搜求不到他的罪狀，就任完顏亨爲廣寧尹，讓老僧再任同知，令他暗中觀察完顏亨的行動，編造他的罪名。完顏亨喜歡棋賽，當他到廣寧後，常和老僧賽棋，待他很好。因此老僧不忍陷害完顏亨於死地，拖延了很長時間。海陵王又派小底訛論催促老僧，老僧纔和完顏亨的家奴六斤策劃，把完顏亨殺死在獄中，事見本書《完顏

寧還朝，海陵謂之曰："孛迭三罪，伏其一已見觖望。爾乃梁王故吏，若亨伏辜，必罪及親族，故榜殺之。"

亨傳》。當耶律安禮由廣寧返朝時，海陵王對他說："完顏亨有三條罪狀，自認其中之一，已表現出不滿情緒。你是梁王故吏，如完顏亨承認全部罪行，必定牽連親族得罪，所以纔打死他。"

海陵以老僧於亨有遲回意，遂降老僧爲易州刺史。久之，遷同知大興尹，賜名惟忠，改延安府同知。大定二年，與兵部尚書可喜謀反，誅。

海陵王因老僧在完顏亨這件事上有猶豫不定的心思，就降老僧爲易州刺史。過了很久，升任同知大興尹，賜名惟忠，改任延安府同知。大定二年，老僧和兵部尚書可喜謀反，被殺。

論曰：《書》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穆王告伯冏曰："慎簡乃僚，其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金人所謂寢殿小底猶周之綴衣，所謂護衛猶周之虎賁也，則皆群僕侍御之臣矣。海陵弑逆，而大興國、忽土、阿里出虎爲之扼擊，皆出于小底護衛之中，熙宗固不知恤之也。一日，熙宗與近侍飲酒，會夜，稽古殿火，上欲往視，都點檢辭不失引帝裾止之，奏曰："臣在此，陛下何患，願無親往。"熙宗謂辭不失被酒，甚怒之，明日，杖而出之，已而思其忠，復見召用。海陵與唐括辯時時屏人私語，護衛特思察其非常，海陵擠而殺之。皇統末年，群臣解體，無尊君謹上之心，而群奸竊發，僕御之臣不復有如辭不失、特思者矣。《綿》之詩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嗚呼，先後禦侮之臣豈可少哉。

論曰：《尚書》中記載說："君王親近的是百官之長、常務大臣、執法的準人、掌衣的綴衣、護衛征戰的虎賁勇士。周公說：可嘆呀，能把這些看作美職而知顧惜的人太少了。"穆王告誡伯冏說："慎選你的僚屬，不要選用花言巧語、貌似恭敬、阿諛奉迎、賣乖討好的人，衹能任用正人君子。"金人所謂的寢殿小底好比周代的綴衣，所謂護衛好比周代的虎賁，這樣說來都是僕從侍御一類的臣子了。海陵王殺帝作亂，而大興國、忽土、阿里出虎磨拳擦掌，參與此事，他們都是出自小底護衛中的人，這説明熙宗定不知顧惜他們。有一天，熙宗和近侍一起飲酒，正當夜幕降臨，稽古殿起火，熙宗準備前往察看，都點檢辭不失拉住熙宗的衣襟，阻止他前去，辭不失奏告說："有我在這裏，陛下還擔心什麽，希望你不要親自前去。"熙宗認爲辭不失酒醉亂言，十分氣憤，第二天，責打了辭不失并驅逐了他，後來考慮到他的忠誠，再次召回任職。海陵王和唐括辯常常避人私語，護衛特思察覺他們行動反常，海陵王排斥并殺害了他。皇統末年，群臣涣散，没有尊君敬主的思想，因而亂黨暗中發動政變，僕從侍衛的臣子中再没有像辭不失、特思那樣的人了。《綿》這首詩說："我認爲帝王的成功也在於有引導疏遠臣民親附於君主的賢臣、有用禮法教導臣下而布列於君主身前身後的賢臣、有奔走四方宣揚君主威德的賢臣、有用武力抵抗外來侵犯的賢臣。"啊，用禮法安定内部秩序、以武力抵抗外來侵辱的賢臣難道是可以缺少的麽。

完顏元宜

完顏元宜，本名阿列，一名移特輦，本姓耶律氏。父慎思，天輔七年，宗望追遼主至天德，慎思來降，且言夏人以兵迎遼主，將渡河去。宗望移書夏人諭以禍福，夏人乃止。賜慎思姓完顏氏，官至儀同三司。

元宜便騎射，善擊球。皇統元年，充護衛，累遷甌里本群牧使，入爲武庫署令，轉符寶郎。海陵簒立，爲兵部尚書。天德三年，詔凡賜姓者皆復本姓，元宜復姓耶律氏。歷順義、昭義節度使，復爲兵部尚書、勸農使。

海陵伐宋，以本官領神武軍都總管，以大名路騎兵萬餘益之。前鋒渡淮，拔昭關，遇宋兵萬餘于柘皋，力戰却之。至和州，宋兵十萬來拒，元宜麾軍力戰，抵暮而罷。宋人乘夜襲營，元宜擊走之，黎明追及宋兵，斬首數萬，以功遷銀青光禄大夫。海陵增置浙西道都統制，使元宜領之，督諸軍渡江，佩金牌，賜衣一襲。

是時，世宗已即位于遼陽，軍中多懷去就。海陵軍令慘急，亟欲渡江，衆欲亡歸，决計於元宜。猛安唐括烏野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曰："待王祥至謀之。"王祥者元宜子，爲驍騎副都指揮使，在别軍。元宜使人密召王祥，既至，遂約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元宜先欺其衆曰："有令，爾輩皆去馬，詰旦渡江。"衆皆懼，乃以舉事告之，皆許諾。

十月乙未黎明，元宜、王祥與武勝軍都總管徒單守素、猛安唐括烏

完顏元宜，本名阿列，又名移特輦，原姓耶律。父名慎思，天輔七年，宗望追擊遼國國主來到天德，慎思前來投降，并說夏國人用部隊迎接遼主，即將渡過黄河離去。宗望向夏人遞交了一封書信，講明禍福利害，夏人就停止了行動。金帝賜慎思姓完顏，他官至儀同三司。

元宜騎馬射箭的技藝很熟練，善於打球。皇統元年，元宜充當護衛，屢次升任至甌里本群牧使，入朝任武庫署令，轉爲符寶郎。海陵王簒奪帝位後，元宜擔任兵部尚書。天德三年，下令所有賜姓的人都恢復原姓，元宜又改回原姓耶律氏。他歷任順義、昭義節度使，再次擔任兵部尚書、勸農使。

海陵王征伐宋國，元宜以本身官職領神武軍都總管，又擴充了大名路的騎兵一萬多名。他作爲前鋒渡越淮河，攻克昭關，在柘皋和宋兵一萬多人相遇，力戰擊退了宋兵。抵達和州，宋兵十萬人來抵禦，元宜指揮部隊力戰，直到黄昏纔收兵。宋兵趁天黑來襲營，元宜打退了他們，黎明時追上宋兵，殺死數萬人，因功被升任爲銀青光禄大夫。海陵王增設浙西道都統制，委任元宜兼領此職，指揮諸軍渡長江，佩帶金牌，賜衣一套。

這時，世宗已在遼陽即位，軍中人多懷有二心。海陵王的軍令嚴厲緊迫，想儘快渡長江，衆人打算逃回去，請元宜拿主意。猛安唐括烏野說："前面有淮河渡口的阻攔，我們都會成俘虜了。近來聽說新皇帝在遼陽即位，我們不如合力幹掉海陵王，然後全軍北歸。"元宜說："等王祥來了再商量。"王祥就是元宜的兒子，任驍騎副都指揮使，在另一軍中。元宜派人暗召王祥，王祥到來後，就約定第二天早上護衛軍換班時立即發動事變。元宜先欺騙他的部下說："皇帝有令，你們都不用騎馬了，明天早上渡長江。"部衆都恐懼，元宜就把發動變亂的事告訴他們，部衆都表示贊成。

十月乙未黎明，元宜、王祥和武勝軍都總管徒單守素、猛安唐括烏野、謀克斡盧保、婁薛、

野、謀克斡盧保、婁薛、温都長壽等率衆犯御營。海陵聞亂，以爲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海陵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斡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驍騎指揮使大磐整兵來救，王祥出語之曰："無及矣。"大磐乃止。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大磐衣巾裹海陵尸，焚之。遂收尚書右丞李通、浙西道副統制郭安國、監軍徒單永年、近侍局使梁珫、副使大慶山，皆殺之。元宜行左領軍副大都督事，使使者殺皇太子光英于南京。大軍北還。

温都長壽等率衆進攻海陵王的營地。海陵王聽到混亂的聲音，以爲是宋兵突然襲擊，抓起衣裳就翻身下床，箭射入帳中，取來察看，驚訝地說："是我軍士兵的箭。"大慶山說："情況危急了，應出營避亂。"海陵王說："能跑到什麼地方去呢？"正要取弓，已中箭倒地。延安少尹納合斡魯補先揮刀殺海陵王，見他手脚還在動，就勒死了他。驍騎指揮使大磐組織兵馬來救，王祥出營告訴他說："已經來不及了。"大磐於是作罷。軍士把海陵王營地内可以穿戴的東西都搶奪一空，衹好索取大磐的衣巾裹上海陵王尸體，燒掉了。接着就逮捕了尚書右丞李通、浙西道副統制郭安國、監軍徒單永年、近侍局使梁珫、副使大慶山，把他們全殺了。元宜行左領軍副大都督事，派使者到南京殺皇太子光英。大軍向北退還。

大定二年春，入見，拜御史大夫，詔曰："高楨爲御史大夫，號爲正直，頗涉煩碎，臣下衣冠不正亦被糾舉。職事有大於此者，爾宜勉之。"未幾，拜平章政事，封冀國公，賜玉帶、甲第一區，復賜姓完顔氏。

大定二年春，元宜入朝拜見世宗，世宗任命他爲御史大夫，下令說："高楨作御史大夫，號稱公正無私，但過於煩碎，臣下的衣冠不正也要糾察檢舉。御史大夫的職責有比這些更重要的等待去做，你應當自勉。"不久，任命元宜爲平章政事，封冀國公，賜給玉帶、高級住宅一所，再次賜姓完顔。

往泰州路規措討契丹事，元宜使忠勇校尉李榮招窩斡，窩斡殺榮，詔追贈榮進官四階。五月，上聞元宜將還，遣使止之。契丹已平，元宜還朝，奏請益諸群牧鎧甲。詔從之，每群牧益二十副。元宜復請益臨潢戍軍士馬，詔給馬六百匹。久之，罷爲東京留守。乞還所賜甲第，上從之，賜以襲衣、吐鶻、厩馬、海東青鶻。未幾，致仕，薨于家。上聞之，遣使致祭，賻贈甚厚。

前往泰州路運籌安排討伐契丹事宜，元宜派忠勇校尉李榮招降窩斡，窩斡殺害了李榮，世宗下令追升李榮官階四級。五月，世宗得知元宜準備還朝，派使者制止他。平定契丹後，元宜返回京城，上奏請求給各群牧司增配鎧甲。世宗下令采納，每群牧司增加二十副。元宜又請求增加臨潢戍守部隊戰馬，世宗下令給馬六百匹。過了許久，元宜被降任爲東京留守。元宜自請退還受賜的高級住宅，世宗同意了，賜給他襲衣、吐鶻、厩馬、海東青鶻。不久，元宜辭官，死於家。世宗得知，派使者進行祭奠，賜物贈官的規格都很高。

大定十一年，尚書省奏擬納合斡魯補除授，上曰："昔廢海陵，此人首入弑之，人臣之罪莫大於是，豈可復加官使？其世襲謀克姑聽仍舊。"

大定十一年，尚書省上報準備任命納合斡魯補官職事，世宗說："先前除掉海陵王，這人首先闖入行凶，臣下的罪行没有比這更大的，怎可再增加官品職事？他的世襲謀克一職姑且讓他繼

大定十八年，扎里海上言："凡爲人臣能捍災禦侮有功者，宜録用之。今弑海陵者以爲有功，賞以高爵，非所以勸事君也。宜削奪，以爲人臣之戒。臣在當時亦與其黨，如正名定罪，請自臣始。"上曰："扎里海自請其罪以勸事君，此亦人之所難。"遂以扎里海充趙王府祗候郎君。

續擔任。"大定十八年，扎里海上言説："凡作爲臣下能抵制災難抗禦外辱的，應收録任用。現在把殺害海陵王的人當作功臣，用高級官爵行賞，這不是勉勵臣下效忠君主的辦法。應當加以剥奪，用這來作爲對臣下的警告。我在當時也加入了他們一夥，如要辨正名分，判定罪行，請從我開始。"世宗説："扎里海自請承擔罪名而勉勵他人爲君效勞，這也是人們難以做到的。"於是就以扎里海充任趙王府祗候郎君。

元宜子習涅阿補，大定二十五年爲符寶祗候，乞依女直人例遷官，上曰："賜姓一時之權宜。"令習涅阿補還本姓。

元宜的兒子習涅阿補，大定二十五年任符寶祗候，他請求按女真人的通例改官，世宗説："賜姓祇是一時可行的措施。"於是令習涅阿補改回原來的姓氏。

論曰：《春秋》書："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又曰："齊人殺其君商人。"嗟乎，弑舍者商人也，弑商人者邴歜、閻職也。海陵弑熙宗，完顏元宜弑海陵。商人之弑也，邴歜、閻職去之；海陵之弑也，元宜歸于世宗。邴、閻賤役，元宜都將也，握君之親兵，窺利以弑之，其罪豈容誅乎，世宗僅能不大用之而已。扎里海猶殺人而自首者也，在律，殺人未聞准首免罪而又予賞者也，况弑逆乎。海陵弑五十三年，復有胡沙虎之事。

論曰：《春秋》記載："齊國公子商人殺自己的君主舍"，又載："齊國人殺本國君主商人。"可嘆，殺舍的是商人，殺商人的是邴歜、閻職。海陵王殺熙宗，完顏元宜殺海陵王。商人被殺後，邴歜、閻職出走了；海陵王被殺後，元宜投奔了世宗。邴歜、閻職是卑賤的奴僕，元宜是一路統帥，掌握君主的親兵，圖利而殺君，他的罪行哪是處死就能洗脱的，世宗却僅能做到不重用而已。扎里海好比通常殺了人而去自首的，在法律上，没聽説有殺了人允許自首免罪并又給予獎賞的條文，何况是殺帝叛逆呢。海陵王被殺後五十三年，又出現了胡沙虎事件。

紇石烈執中

紇石烈執中，本名胡沙虎，阿疎裔孫也。徙東平路猛安。大定八年，充皇太子護衛，出職太子僕丞，改鷹坊直長，再遷鷹坊使、拱衛直指揮使。明昌四年，使過阻居，監酒官移剌保迎謁後時，飲以酒，酒味薄，執中怒，毆傷移剌保，詔的决五十。未幾，遷右副點檢，肆傲不奉職，降肇州防禦使。逾年，遷興平軍節度使。丁母憂，起復歸德軍節度使，改開遠軍兼西南路招討副使。俄知大名府事。承安二年，召爲簽樞密院事。詔佐丞相襄征伐，執中不欲行，奏曰：

紇石烈執中，本名胡沙虎，是阿疎的族孫。他家遷居東平路猛安。大定八年，充當皇太子護衛，出任太子僕丞，改鷹坊直長，後又升任鷹坊使、拱衛直指揮使。明昌四年，出使經過阻居，監酒官移剌保迎見來遲，用酒招待，酒味又很淡，執中發怒，打傷了移剌保，章宗下令不折不扣地打了他五十板。不久，升任右副點檢，放縱傲慢不奉行職責，降爲肇州防禦使。過了一年，升任興平軍節度使。因母去世離任，喪期未滿起用爲歸德軍節度使，改開遠軍節度使兼西南路招討副使。不久知大名府事。承安二年，召入朝任簽書樞密院事。章宗令他協助丞相完顏襄出征，執中不願外出，上奏説："我和完顏襄有矛盾，

"臣與襄有隙，且殺臣矣。"上怒其言不遜，事下有司，既而赦之，出爲永定軍節度使。改西北路招討使，復爲永定軍，坐奪部軍馬解職。

泰和元年，起知大興府事。詔契丹人立功官賞恩同女直人，許存養馬匹，得充司吏譯人，著爲令。執中格詔不下，上責之曰："汝雖意在防閑，而不知朝廷自有定格，自今勿復如此煩碎生事也。"乃下詔行之。

淶水人魏廷實祖任兒，舊爲靳文昭家放良，天德三年，編籍正户，已三世矣。文昭孫勍詆廷實爲奴，及妄訴毆詈，警巡院鞫對無狀，法當訴本貫。勍訴于府，執中使廷實納錢五百貫與勍。廷實不從，還淶水，執中徑遣鎖致廷實。御史臺請移問，執中轉奏御史臺不依制，府未結斷，令移推。詔吏部侍郎李炳、户部侍郎粘割合荅推問。炳、合荅奏御史臺理直，詔乃切責執中。

御史中丞孟鑄奏彈執中"貪殘專恣，不奉法令。釋罪之後，累過不悛。既蒙恩貸，轉生跋扈。如雄州詐認馬，平州冒支俸，破魏廷實家，發其冢墓，拜表不赴，祈雨聚妓，毆詈同僚擅令停職，失師帥之體，不稱京尹之任"。上曰："執中粗人，似有跋扈爾。"鑄對曰："明天子在上，豈容有跋扈之臣？"上意寤，取閱奏章，詔尚書省問之。由是改武衛軍都指揮使。

平章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執中除山東東西路統軍使。揆行省汴京伐宋，升諸道統軍司爲兵馬都統府，執中爲山東兩路兵馬都統，定海軍節

他將殺我。"章宗惱怒他出言不遜，叫有關部門處理，隨後又寬恕了他，出爲永定軍節度使。改任西北路招討使，又任永定軍節度使，因奪取所部軍馬被解除職務。

泰和元年，起用執中知大興府事。章宗下令，契丹人立功，加官行賞的恩典和女真人同，允許存養馬匹，可以充當有關部門吏員和翻譯，把這載入條令。執中壓下這道詔令不傳達，章宗責備他説："你的用意雖然在於提防，却不知朝廷自有一定的限度，從今以後不要再像這樣小題大作，惹起事端。"執中這纔傳達執行詔令。

淶水人魏廷實的祖父任兒，早就由靳文昭的家奴放免爲良民，天德三年，編入正住户籍，已經三代人了。文昭孫勍誣蔑廷實是奴隸，并胡亂控告、毆打謾駡，警巡院審理無結果，依法應到本人籍貫所在地投訴。勍向大興府投訴，執中讓廷實交納錢五百貫給勍。廷實不從，回到淶水，執中直接派入給廷實戴上刑具，捉回大興。御史臺請他移交本臺審問，執中反而奏告御史臺不遵法制，府官還没判理結案，就令移交其他部門審理。章宗令吏部侍郎李炳、户部侍郎粘割合荅追究評判。炳、合荅上奏説御史臺理直，章宗就下令嚴厲地責備執中。

御史中丞孟鑄上奏檢舉執中"貪婪殘暴，專横放任，不遵法令。釋罪之後，累犯過錯，不思悔改。在得到陛下的恩待、寬恕他的過失後，反而滋長了跋扈的氣焰。如在雄州用欺騙的手法認取馬，在平州冒支俸禄，破壞魏廷實的家庭，挖掘他家的墳墓，上表拒絶出征，祈雨時聚集妓女，打駡同僚，擅令停職，喪失了作官長的體統，不稱京都府尹的職任"。章宗説："執中是個粗人，衹是看來有些跋扈而已。"孟鑄答話説："英明的皇帝在位上，難道能容許有跋扈的臣子麽？"章宗心有感悟，取來奏章審閲，令尚書省追究。因此改任執中爲武衛軍都指揮使。

平章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執中被任命爲山東東路、山東西路統軍使。僕散揆任汴京行省討伐宋國，升諸道統軍司爲兵馬都統府，執中任山東兩路兵馬都統，定海軍節度使完顔撒剌作他的

度使完顏撒剌副之。執中分兵駐金城、朐山，請益發東平路兵屯密、沂、寧海、登、萊以遏兵衝，詔從之，時泰和六年四月也。

副手。執中分兵駐扎金城、朐山，請增調東平路兵屯守密、沂、寧海、登、萊而阻截軍事要道，章宗下令同意他的建議，當時是泰和六年四月。

五月，宋兵犯金城，執中遣巡檢使周奴以騎兵三百禦之。會宋益兵轉趨沭陽，謀克三合伏卒五十人篁竹中，伺宋兵過突出擊之，殺十數人，追至縣城，宋兵不敢出。會周奴以兵入城，宋兵逾城走，三合已焚其舟，合擊大破之，斬首五百餘級，殺宋統領李藻，擒忠義軍將吕璋。

五月，宋兵進犯金城，執中派巡檢使周奴率騎兵三百抵擋。當宋人增加兵力轉奔沭陽，謀克三合在竹林中潛伏士兵五十人，等到宋兵通過時，突然衝出發起攻擊，殺死十多人，追到縣城，宋兵不敢出。當周奴率兵攻入縣城，宋兵翻墻逃跑，而三合這時已焚毁他們的船隻，與周奴聯合進攻，大破宋兵，殺死五百多人，殺死宋軍統領李藻，活捉忠義軍將領吕璋。

十月，執中率兵二萬出清口，宋以步騎萬餘列南岸，戰艦百艘拒上流，相持累日。執中以舟兵二千搏戰，遏宋舟兵，遣副統移剌古與涅率精騎四千自下流徑渡。宋兵望騎兵登南岸，水陸俱潰。追斬及溺死者甚衆，盡獲其戰艦及戰馬三百，遂克淮陰，進兵圍楚州。遷元帥左監軍。執中縱兵虜掠，上聞之，杖其經歷官阿里不孫，放還所掠。未幾，宋人請和，詔罷兵。除西南路招討使，改西京留守。

十月，執中率兵二萬人出了清口，宋人將步兵騎兵一萬多人布列南岸，用戰船一百艘防禦上流，相持了好幾天。執中用水兵兩千對抗，阻截宋軍的水兵，派副統移剌古與涅率精鋭騎兵四千從下流横渡。宋兵望見金國騎兵登上南岸，河中和地面的部隊都自行崩潰了。宋兵被金兵追上殺死及落水淹死的很多，金軍繳獲了宋軍的全部戰船及戰馬三百匹，於是就攻克了淮陰，進兵包圍楚州。執中升任元帥左監軍。執中縱容士兵搶人劫財，章宗得知，棒打了他手下的經歷官阿里不孫，釋放和退還被搶的人和財物。不久，宋人請和，章宗下令退兵。任命執中爲西南路招討使，改任西京留守。

大安元年，授世襲謀克，復知大興府事，出知太原府，復爲西京留守，行樞密院，兼安撫使。以勁兵七千遇大兵，戰于定安之北，薄暮，先以麾下遁去，衆遂潰。行次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私人入紫荆關，杖殺淶水令。至中都，朝廷皆不問，乃遷右副元帥，權尚書左丞。執中益無所忌憚，自請步騎二萬屯宣德州，與之三千，令駐嬀川。

大安元年，執中被授予世襲謀克，再次知大興府事，出知太原府，再次任西京留守，行樞密院，兼安撫使。執中帶着精兵七千抵禦蒙古軍，戰於定安的北面，天色將晚，執中帶着身邊部下首先退却，所有人馬就崩潰了。走到蔚州，執中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和衣服絹帛等物，奪取官府和百姓的馬匹，又和隨行的家人進入紫荆關，打死淶水縣令。到了中都，朝廷概不追究，竟升任他爲右副元帥，代理尚書左丞。執中更加無所忌憚，自請用步兵騎兵兩萬人屯守宣德州，朝廷給了他三千人馬，令他駐守嬀川。

崇慶元年正月，執中乞移屯南口或屯新莊，移文尚書省曰："大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爲可

崇慶元年正月，執中請求移駐南口或駐新莊，他向尚書省呈交公文説："如蒙古兵來犯，必定無法對付，我一身不足惜，三千兵士是值得

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朝廷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

憂慮的，十二關口、建春、萬寧宮將不可保。”朝廷認爲他的話太可惡，令有關部門追究，後下詔令列舉他的十五條罪狀，罷官還鄉。

明年，復召至中都，預議軍事。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書曰：“胡沙虎專逞私意，不循公道，蔑省部以示强梁，媚近臣以求稱譽，骫法行事，枉害平民。行院山西，出師無律，不戰先退，擅取官物，杖殺縣令。屯駐嬀川，乞移內地，其謀略概可見矣。欲使改易前非，以收後效，不亦難乎？才誠可取，雖在微賤皆當擢用，何必老舊始能立功？一將之用，安危所係，惟朝廷加察，天下幸甚。”丞相徒單鎰以爲不可用，參知政事璦跪奏其奸惡，乃止。執中善結近倖，交口稱譽。五月，詔給留守半俸，預議軍事。張行信復諫曰：“伏聞以胡沙虎老臣，欲起而用。人之能否，不在新舊。彼向之敗，朝廷既知之矣，乃復用之，無乃不可乎。”遂止。

第二年，又把執中召到中都，參預軍事謀議。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書說：“胡沙虎一意施展個人意見，不按公平合理的意見辦事，蔑視中央而顯示自己的强悍，奉迎近臣而求取他們的贊譽，違法行事，枉害平民。在山西行樞密院事時，用兵没有紀律，不戰先退，擅取官物，打死縣令。屯駐嬀川時，請求移往內地，他內心想的什麽就大致可見了。想使他改正以前的過失而取得今後的成效，不也是困難的嗎？祇要是才能可取，雖處在卑微低賤境地的人都應提拔重用，何必定要老臣舊將纔能立功呢？一位將帥的任用，關係着天下的安危，盼朝廷詳加審察，天下人就十分幸運了。”丞相徒單鎰認爲執中不可用，參知政事璦跪下檢舉執中爲非作歹的罪狀，於是對執中的任命就作罷。執中着意結交皇帝親近信任的人，這些人就對他交口稱贊。五月，衛紹王下令給予執中留守官一半的俸禄，參謀軍事。張行信又勸告說：“我聽說陛下因胡沙虎是老臣，打算起用。人的優劣不在新舊。胡沙虎以前的敗績，朝廷既然已經瞭解，却又再次任用他，這大概是不行的吧。”於是作罷。

上終以執中爲可用，賜金牌，權右副元帥，將武衛軍五千人屯中都城北。執中乃與其黨經歷官文綉局直長完顔醜奴、提控宿直將軍蒲察六斤、武衛軍鈐轄烏古論奪剌謀作亂。是時，大元大兵在近，上使奉職即軍中責執中止務馳獵，不恤軍事。執中方飼鷂，怒擲殺之，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及其子刑部侍郎、駙馬都尉没烈謀反，奉詔討之。南平姻家福海，別將兵屯於城北，遣人以好語招之，福海不知，既至乃執之。

衛紹王最終還是認爲執中可用，賜給金牌，代理右副元帥，率武衛軍五千人屯駐中都城北。執中就和他的黨羽經歷官文綉局直長完顔醜奴、提控宿直將軍蒲察六斤、武衛軍鈐轄烏古論奪剌策劃作亂。這時，蒙古大軍就在附近，衛紹王派奉職到軍中責備執中祇從事跑馬打獵，不顧念軍務。執下在喂鷂，發怒摔死了它，隨後就謊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和他兒子刑部侍郎、駙馬都尉没烈謀反，奉帝命討伐。南平的姻親福海，率另一部隊屯駐在城北，執中派人好言好語召見他，福海不知底細，一到執中駐地就被捉拿。

八月二十五日未五更，分其軍爲三軍，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執中恐城中出兵來拒，乃遣一

八月二十五日不到五更時，執中把他的人馬分出一部編作三軍，由章義門入，自領一軍由通玄門入。執中擔心城中出兵來抵禦，就派了一名

騎先馳抵東華門大呼曰："大軍至北關，已接戰矣。"既而再遣一騎亦如之。使徒單金壽召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西富義坊，馬上與執中相見，執中手槍刺之墮馬下，金壽斫殺之。使烏古論奪剌召没烈，殺之。符寶祗候鄯陽、護衛十人長完顔石古乃聞亂，遽召大漢軍五百人赴難，與執中戰不勝，皆死之。執中至東華門，使呼門者親軍百户冬兒、五十户蒲察六斤，皆不應，許以世襲猛安、三品職事官，亦不應。呼都點檢徒單渭河，渭河即徒單鎬也。渭河縋城出見執中，執中命聚薪焚東華門，立梯登城。護衛斜烈、乞兒、親軍春山共搯鎖開門納執中。執中入宫，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急召都轉運使孫椿年取銀幣賞金壽、奪剌及軍官軍士、大興府輿隸。是夜，召聲妓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上出居衛邸，誘左丞完顔綱至軍中，即殺之。執中意不可測，丞相徒單鎰勸執中立宣宗，執中然之。

是時，莊獻太子在中都，執中以皇太子儀仗迎莊獻入居東宫。召符寶郎徒單福壽取符寶，陳於大興府露階上。盜用御寶出制，除完顔醜奴德州防禦使，烏古論奪剌順天軍節度使，蒲察六斤横海軍節度使，徒單金壽永定軍節度使，雖除外官，皆留之左右。其餘除拜猶數十人。同時有兩蒲察六斤，其一守東華門不肯從亂者。召禮部令史張好禮欲鑄監國元帥印，好禮曰："自古無異姓監國者。"乃止。遣奉御完顔忽失來等三人，護衛蒲鮮班底、完顔醜奴等十人，迎宣宗於彰德。使宦者李思忠弑上於衛邸。盡徵沿邊諸軍赴中都平

騎士先跑到東華門高喊説："蒙古軍到了北城，已交戰了。"過了一會兒又派一騎兵。也像前次那人一樣喊叫。執中派徒單金壽召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南平不知情，走到廣陽門西富義坊，在馬上和執中相見，執中用手持槍把他刺落下馬，金壽砍殺了他。執中派烏古論奪剌召没烈，殺了他。符寶祗候鄯陽、護衛十人長完顔石古乃得知發生叛亂，火速召大漢軍五百人前來救難，他們和執中交戰没能取勝，都戰死了。執中抵達東華門，派人叫門衛親軍百户冬兒、五十户蒲察六斤，他們都不答應，許諾授予世襲猛安、三品職事官，還是不答應。又叫都點檢徒單渭河，渭河也就是徒單鎬。渭河從墻上攀繩索出來見執中，執中命聚集柴草焚燒東華門，立梯登城。護衛斜烈、乞兒、親軍春山共同砸毁門鎖，打開大門，放入執中。執中入宫後，全用自己的黨羽替换了宿衛兵，自稱監國都元帥，居住大興府，布列兵馬自衛。執中急召都轉運使孫椿年取銀兩絹帛賞給金壽、奪剌及將領士兵、大興府的僕從。這晚，執中召集歌妓，和親信黨羽一起飲酒。第二天，用武力逼迫衛紹王移居衛王府，把左丞完顔綱誘騙到軍中，立即殺了他。執中的用心不可捉摸，丞相徒單鎰勸執中擁立宣宗，執中同意了。

這時，莊獻太子在中都，執中用皇太子儀仗迎莊獻入居東宫。他又召符寶郎徒單福壽取出皇帝印符，放置在大興府的露天臺階上。執中盜用皇帝印符發布委任令，授完顔醜奴爲德州防禦使，烏古論奪剌爲順天軍節度使，蒲察六斤爲横海軍節度使，徒單金壽爲永定軍節度使，雖任命爲外官，但都留在自己身邊，其餘任命的還有數十人。同時有兩人名叫蒲察六斤，其中之一就是守衛東華門不肯隨從作亂的那人。執中又召來禮部令史張好禮，想要鑄造監國元帥印，好禮説："自古以來没有皇族以外的人作監國的先例。"於是就作罷。執中派奉御完顔忽失來等三人，護衛蒲鮮班底、完顔醜奴等十人，到彰德迎接宣宗。又派太監李思忠到衛王府殺死衛紹王。將沿邊各軍全部撤出，開往中都、平州，騎兵屯駐薊州，

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邊戍皆不守矣。

九月甲辰，宣宗即位，拜執中太師、尚書令、都元帥、監修國史，封澤王，授中都路和魯忽土世襲猛安。以其弟同知河南府特末也爲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子猪糞除濮王傅、兵部侍郎，都點檢徒單渭河爲御史中丞，烏古論奪剌遥授知真定府事，徒單金壽遥授知東平府事，蒲察六斤遥授知平陽府事，完顏醜奴同知河中府事，權宿直將軍。詔以烏古論誼居第賜執中，儀鸞局給供張，妻王氏賜紫結銀鐸車。

戊申，執中侍朝，宣宗賜之坐，執中就坐不辭。無何，執中奏請降衛紹王爲庶人，奏再上，詔百官議于朝堂。太子少傅奥屯忠孝、侍讀學士蒲察思忠附執中議，衆相視莫敢言，獨文學田廷芳奮然曰："先朝素無失德，尊號在禮不當削。"於是從之者禮部張敬甫、諫議張信甫、户部武文伯、龐才卿、石抹晋卿等二十四人。宣宗曰："譬諸問途，百人曰東行是，十人曰西行是，行道之人果適東乎、適西乎，豈以百人、十人爲是非哉?"既而曰："朕徐思之。"數日，詔降爲東海郡侯。

大元游騎至高橋，宰臣以聞。宣宗使人問執中，執中曰："計畫已定矣。"既而讓宰執曰："吾爲尚書令，豈得不先與議而遽奏耶?"宰執遜謝而已。

提點近侍局慶山奴、副使惟弼、奉御惟康請除執中，宣宗念援立功，隱忍不許。

元帥右監軍术虎高琪屢戰不利，執中戒之曰："今日出兵果無功，當以軍法從事矣。"高琪出戰復敗，自

以此增强自己的勢力，邊防據點都無守備了。

九月甲辰，宣宗即位，任執中爲太師、尚書令、都元帥、監修國史，封澤王，授予中都路和魯忽土世襲猛安。任他的弟弟同知河南府特末也爲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執中的兒子猪糞任濮王傅、兵部侍郎，任都點檢徒單渭河爲御史中丞，烏古論奪剌遥授知真定府事，徒單金壽遥授知東平府事，蒲察六斤遥授知平陽府事，完顏醜奴同知河中府事，代理宿直將軍。宣宗下詔令把烏古論誼的住宅賜給執中，儀鸞局負責供辦張設，賜給執中妻王氏紫結銀鐸車。

戊申日，執中侍從宣宗上朝，宣宗賜座，執中不加推辭就入座了。不久，執中奏請降衛紹王爲平民，後又再次上奏，宣宗召百官到朝堂商議。太子少傅奥屯忠孝、侍讀學士蒲察思忠附和執中的意見，衆人面面相覷，没人敢説話，衹有文學田廷芳憤激地説："先朝皇帝向來没有喪失道德的作爲，按禮法不應剥奪他的尊號。"這時贊同他的有禮部張敬甫、諫議張信甫、户部武文伯、龐才卿、石抹晋卿等二十四人。宣宗説："這事好比問路，有一百人説往東走是對的，有十人説往西走是對的，行路的人最終是走東呢還是走西呢，難道會用一百人、十人這個數目來判斷是非嗎?"隨後又説："我再慢慢考慮一下。"幾天後，下令降衛紹王爲東海郡侯。

蒙古前哨騎兵到了高橋，宰臣把情况報告宣宗。宣宗派人問執中，執中説："已策劃布置好了。"隨後又責怪宰臣説："我是尚書令，怎能不先和我商量就奏報呢?"宰臣衹有恭順地道歉而已。

提點近侍局慶山奴、副使惟弼、奉御惟康請求除掉執中，宣宗考慮到他擁立自己的功勞，克制忍耐，不同意殺他。

元帥右監軍术虎高琪屢戰不利，執中警告他説："今天出兵如不成功，當用軍法行事了。"高琪出戰又敗，估計自己不能逃脱執中的毒手，曾

度不免，頗聞慶山奴諸人有謀，十月辛亥，高琪遂率所將糺軍入中都，圍執中第。執中聞變，彎弓注矢外射，不勝，登後垣欲走，衣絓墮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持執中首詣闕待罪，宣宗赦之，以爲左副元帥。

執中之黨呼於衢路曰："糺軍反矣，殺之者有賞。"市人從之，糺軍死者甚衆，一軍皆恟恟，宣宗遣近侍撫諭之，詔有司量加賻贈，衆乃稍安。明日，除特末也泰寧軍節度使，烏古論奪剌真授知濟南府事，徒單金壽真授知歸德府事，蒲察六斤真授知平陽府事。

甲寅，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封事曰："春秋之法，國君立不以道，若嘗與諸侯盟會，即列爲諸侯。東海在位已六年矣，爲其臣者誰敢干之。胡沙虎握兵入城，躬行弒逆。當是時惟鄯陽、石古乃率衆赴援，至于戰死，論其忠烈，在朝食祿者皆當愧之。陛下始親萬機，海内望化，褒顯二人，延及子孫，庶幾少慰貞魂，激天下之義氣。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弒營陽王立文帝，文帝誅之，以江陵奉迎之誠，免其妻子。胡沙虎國之大賊，世所共惡，雖已死而罪名未正，合暴其過惡，宣布中外，除名削爵，緣坐其家，然後爲快。陛下若不忍援立之勞，則依仿元嘉故事，亦足以示懲戒。"宣宗乃下詔暴執中過惡，削其官爵。贈鄯陽、石古乃，加恩其子。慶山奴、惟弼、惟康皆遷賞，近侍局自此用事矣。

得知慶山奴等人有預謀，十月辛亥，高琪就率領自己掌管的糺軍進入中都，圍困執中的住宅。執中聽到發生變故，彎弓按箭不住地向外射，不能取勝，又登上後墻想逃跑，因衣絆墻跳下時傷了腿，兵士就地殺了他。高琪手持執中的頭到朝門等候處置，宣宗寬恕了他，任爲左副元帥。

執中的黨羽在大道上高喊："糺軍造反了，殺掉他們的有賞。"市民響應他們，糺軍死了很多人，整個糺軍都惶恐不安，皇宗派近侍傳宣撫問，令有關部門酌情給予補助和追贈，衆心纔稍稍安定。第二天，任特末也爲泰寧軍節度使，正式任命烏古論奪剌知濟南府事，正式任命徒單金壽知歸德府事，正式任命蒲察六斤知平陽府事。

甲寅，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密封奏書説："春秋時代的作法，國君的確立不依照常規，衹要曾經參與諸侯盟會，就并列爲諸侯。東海侯在位已有六年了，作爲他的臣下誰敢冒犯他。胡沙虎率軍入城，親自進行殺帝叛亂的活動。在這時候，衹有鄯陽、石古乃率衆趕來救援，直到戰死，就他們的忠勇而論，在朝廷吃俸禄的人都應當感到慚愧。陛下剛開始親理萬機，海内的人等待教化，表彰他二人，恩澤流播於他們的子孫，這樣或許能稍稍安慰烈士的英魂，激勵天下人的忠義之氣。劉宋時徐羡之、傅亮、謝晦殺營陽王而立文帝，文帝殺了他們，因他們到江陵迎接自己的誠意，對他們的妻室兒女免予處罰。胡沙虎是國家的大奸賊，世人同恨，雖已身死但没正罪名，應當揭露他的罪惡，宣布中外，罷除官職，撤銷封爵，罪及家族，這樣做後纔會大快人心。陛下如因他有擁立的功勞而不忍心，就仿效元嘉年間宋文帝的先例，也足以表示處罰和警告。"宣宗就下令公布執中的罪過，取消他的官號封爵。追贈鄯陽、石古乃，對他們的兒子給予恩惠。慶山奴、惟弼、惟康都受到升任和賞賜，近侍局從這時起就開始參預政事了。

論曰：金九主，遇弒者三，其逆謀者十人。熙宗之弒，惟大興國一人

論曰：金國九位君主，被殺的有三人，而預謀殺帝的有十人。熙宗被殺，衹有大興國一人由

世宗聲其罪而磔之思陵之側。徒單貞雖誅，未聞暴其罪狀，後以戚畹又復贈官追封。餘秉德、唐括辯等六人，皆以他罪誅。海陵之弒，其首惡爲完顏元宜，則令終焉。衛紹王之弒曰胡沙虎，不死於司敗之誅，而死於高琪之手。古所謂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者，謂請于公上而致討焉，如孔子之請討陳恒是也，豈有如琪之擅殺而以爲功者乎？金之政刑，其亂若此，國欲不亡，其可得乎？

世宗公布他的罪行并砍死在思陵之旁。徒單貞雖也被殺，但没聽説公布了他的罪狀，後來因屬外戚又再追贈官號封爵。其餘秉德、唐括辯等六人，都因另外的罪名被殺。海陵王被殺，這事的首惡是完顏元宜，然而他却有個好死。衛紹王被殺一事是胡沙虎幹的，他没死於司法機關的懲處，而是死在高琪手中。古人所説的殺君奸賊人人可以討伐，指的是向官方請求而進行討伐，比如孔子請討陳恒就是這樣，哪有像高琪那樣擅自殺人并當作功勞的呢？金國的政治混亂到如此地步，想使國家不滅亡，辦得到嗎？

金史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第七十一

叛臣

張覺（子）僅言　耶律余睹　窩斡

古書“畔”與“叛”通，畔之爲言界也。《左氏》曰，政猶“農之有畔”，是也。君臣上下之定分，猶此疆彼界之截然，違此向彼，即爲叛矣。善惡判於跬步，禍患極於懷襄，吁，可畏哉！作《叛臣傳》。

古書中“畔”字和“叛”字通用，畔的意義就是界限。《春秋左氏傳》説，正如“農田有界限”，就是這個意思。君臣上下的既定名分，就如彼此分明的疆界，背離這方而向那方，就是叛了。善惡的分别在一舉脚之間，而帶來的禍害可能大如淹没山陵的洪水，啊，真可怕呀！本書特立《叛臣傳》。

張覺

張覺亦書作瑴，平州義豐人也。在遼第進士，仕至遼興軍節度副使。太祖定燕京，時立愛以平州降。當時宋人以海上之盟求燕京及西京地，太祖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與之。平州自入契丹别爲一軍，故弗與，而以平州爲南京，覺爲留守。既而聞覺有異志，上遣使劉彦宗及斜鉢諭之，詔曰：“平山一郡今爲南京，節度使今爲留守，恩亦厚矣。或言汝等陰有異圖，何爲當此農時輒相扇動，非去危就安之計也。其諭朕意。”

張覺也寫作瑴，平州義豐人。在遼國考取進士，官至遼興軍節度副使。太祖平定燕京，時立愛獻平州投降。當時宋人依據“海上之盟”索取燕京及西京地區，太祖就把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等州給了宋國。平州自從劃入遼國版圖就另設一軍，所以没交給宋國，而以平州作南京，任張覺爲留守。後來聽説張覺懷有二心，太祖就派使者劉彦宗和斜鉢勸告他，太祖的詔令説：“平山一郡現在作爲南京，節度使現升爲留守，對你的恩惠也是很優厚的了。有人説你們暗中作了别的打算，爲什麽正當農忙季節就相互煽動，這不是去危就安的良策。你要明白我的用意。”

太祖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實京師，民心多不安，故時立愛因降表曾言及之。及以燕京與宋而遷其人，獨以空城與之，遷者道出平州，故覺因之以作亂。天輔七年五月，左企

太祖每取得一座城鎮，常常遷移那裏的民衆去充實京城，民心多不安，所以時立愛藉上降表的機會曾提到這事。當把燕京交付宋國而遷走城中民衆時，衹把空城給宋國，遷移的民衆途經平州，所以張覺利用他們來作亂。天輔七年五月，

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赴廣寧，過平州，覺使人殺之于栗林下，遂據南京叛入于宋，宋人納之。

太祖下詔諭南京官吏，詔曰："朕初駐蹕燕京，嘉爾吏民率先降附，故升府治以爲南京，減徭役，薄賦稅，恩亦至矣，何苦輒爲叛逆。今欲進兵攻取，時方農月，不忍以一惡人而害及衆庶。且遼國舉爲我有，孤城自守，終欲何爲？今止坐首惡，餘并釋之。"

覺兵五萬屯潤州近郊，欲脅遷、來、潤、隰四州。闍母自錦州往討之，已敗覺兵，欲乘勝攻南京，時暑雨不可進，退屯于海壖。無何，闍母再敗覺兵，復與戰于兔耳山，闍母大敗，覺報捷于宋。宋建平州爲泰寧軍，以覺爲節度使，張敦固等皆加徽猶閣待制，以銀絹數萬犒軍。

宗望軍至南京城東，覺兵大敗宵遁，遂奔宋，入于燕京。宗望以納叛責宋宣撫司，索張覺。宣撫王安中匿之於甲仗庫，紿曰："無之。"宗望索愈急，安中乃斬貌類覺者一人當之，金人識之曰："非覺也。"安中不得已，引覺出，數以罪，覺罵宋人不容口，遂殺覺函其首以與金人。燕京降將及常勝軍皆泣下，郭藥師自言曰："若來索藥師當奈何。"自是，降將卒皆解體。及金人伐宋，竟以納平州之叛爲執言云。子僅言。

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前往廣寧，經過平州，張覺派人把他們殺死在栗樹林中，隨後就憑據南京反叛，投向宋國，宋國接納了他。

太祖下詔書告諭南京官吏，詔書說："我先前暫居燕京時，贊許你等官吏百姓率先降附，所以升一府治所而作爲南京，減輕徭役，減少賦稅，恩惠也是極其優厚的了，何苦輕意就作叛逆事。今本想進兵攻取，又考慮到時當農忙季節，不忍心因一惡人而危害到衆多百姓。何況遼國全境被我占有，你們孤城自守，最終想做什麽呢？現衹懲處首惡，其他人都免罪。"

張覺的五萬兵馬駐扎在潤州近郊，想威脅遷、來、潤、隰四州。闍母由錦州前往討伐，在擊敗張覺的兵馬後，又想乘勝進攻南京，時當盛夏多雨，無法前進，就退守於海壖。不久，闍母再次擊敗張覺的兵馬，後又在兔耳山交戰，這次闍母大敗，張覺向宋國報捷。宋國把平州建置爲泰寧軍，任張覺爲節度使，張敦固等人都加授徽猶閣待制，用銀絹數萬犒勞部隊。

宗望的部隊抵達南京城東，張覺的兵馬大敗，連夜逃走，於是投奔宋國，進入燕京。宗望用招納叛降爲口實責備宋國宣撫司，索取張覺。宣撫王安中把張覺藏在甲仗庫，騙金人說："没有這人。"宗望更加急迫地索取，安中就殺了一個貌似張覺的人作替身，金人辨認了一番，說："這不是張覺。"安中不得已，把張覺領了出來，指責他的罪過，張覺不住口地駡宋人，隨後宋人殺了張覺，把他的頭放入匣子，交付金人。燕京中的降將和常勝軍士兵都流下眼淚，郭藥師自言自語地說："假如來索取我當怎麽辦。"從此，投降的將領士兵都渙散懈怠了。當金人伐宋時，竟把宋人接納平州的叛人當作口實。張覺的兒子名僅言。

張僅言

僅言幼名元奴。宗望攻下平山，僅言在襁褓間，里人劉承宣得之，養於家。其鄰韓夫人甚愛之，年數歲，因隨韓夫人得見貞懿皇后，留之藩邸。稍長，侍世宗讀書，遂使僅言主

僅言幼名元奴。宗望攻下平山時，僅言還是個嬰兒，同鄉人劉承宣收下了他，把他養在自己家中。他的鄰居韓夫人很愛他，幾歲時，因隨從韓夫人見到貞懿皇后，把他留在了王府。稍長，侍候世宗讀書，於是就讓僅言主管家事，約束糾

家事，繩檢部曲，一府憚之。

察家兵僕從，一府的人都畏懼他。

世宗留守東京，海陵用兵江、淮，將士往往亡歸，詣東京，願推戴世宗爲天子。僅言勸進，世宗即位，除內藏庫副使，權發遣宮籍監事。海陵死揚州，僅言與禮部尚書烏居仁、殿前左衛將軍阿虎帶、御院通進劉琉發遣六宮百司圖書府藏在南京者。還以本職提控尚食局，轉少府監丞，仍主內藏。

世宗留守東京，海陵王在江、淮一帶作戰，將士往往逃回，來到東京，願推戴世宗做皇帝。僅言勸世宗進位，世宗即位後，任命他爲內藏庫副使，兼掌宮籍監事。海陵王死於揚州，僅言和禮部尚書烏居仁、殿前左衛將軍阿虎帶、御院通進劉琉發送在南京的六宮百司圖書及官庫所藏財物。回朝後以原來的職位提控尚食局，轉任少府監丞，依舊主管內藏庫。

僅言能心計，世宗倚任之，凡宮室營造、府庫出納、行幸頓舍皆委之。世宗嘗曰："一經僅言，無不愜朕意者。"

僅言善於謀劃，世宗對他倚重信任，凡屬宮室營造、府庫出納、行游居止都委托他安排。世宗曾說："事情一經僅言的手，無不合我心意。"

六年，提舉修內役事，役夫掘地得白金匿之，事覺，法當死，僅言責取其物與官，釋其罪。尋兼祇應司。遷少府監，提控宮籍監、祇應司如故。護作太寧宮，引宮左流泉溉田，歲獲稻萬斛。十七年，復提點內藏，典領昭德皇后山陵，遷勸農使，領諸職如故。

大定六年，僅言負責修繕內宮的工程，役夫掘地時獲得白銀藏了起來，事情暴露，依法當處死，僅言責令役夫取來白金交納官府，免了他的罪。不久僅言兼祇應司。後升任少府監，提控宮籍監、祇應司的職務不變。督造太寧宮時，僅言引導流經宮左的泉水來灌溉田地，每年收獲稻子一萬斛。大定十七年，再次提點內藏庫，負責建造昭德皇后的陵墓，升勸農使，兼領的各種職務不變。

僅言雖舊臣，出入左右，然世宗終不假以權任。二十一年，尚書省奏，宮苑司直長黎倫在職十六年，請與遷敘。上曰："此朕之家臣，質直人也，今已老矣。如勸農使張僅言亦朕舊臣，純實頗解事，凡朝廷議論、內外除授，未嘗得干預。朕觀自古人君爲讒諂蒙蔽者多矣，朕雖不及古人，然近習儉言未嘗入耳。"宰臣曰："誠如聖訓，此國家之福也。"世宗欲以爲橫海軍節度使，而不可去左右，遂止。

僅言雖是世宗爲王時的家臣，出入世宗身旁，但世宗始終沒有給予他執掌朝廷權力的職任。大定二十一年，尚書省奏告，宮苑司直長黎倫在任十六年，請給予升任。世宗說："這人是我的家臣，是個純樸正直的人，現已老了。又如勸農使張僅言也是我的王府家臣，純正忠實很懂事理，凡屬朝廷議論、內外官的任命，都不曾允許干預。我觀察自古以來君主被讒言媚語蒙蔽的不少，我雖然比不上古人，但左右親近奸邪的話從來不聽。"宰臣說："的確像陛下訓誡的一樣，這是國家的洪福。"世宗想任僅言爲橫海軍節度使，但又不願讓他離開自己身邊，就作罷了。

僅言始得疾，猶扶杖視事，疾亟，詔太醫診視，近侍問訊相屬。及卒，上深惜之，遣官致祭，賻銀五百兩、重綵十端、絹二百匹，棺槨、衣

僅言得病之初，還拄着拐杖處理事務，病重，世宗令太醫診斷病情，前往問訊的近侍接連不斷。當他去世後，世宗深感惋惜，派官祭奠致哀，賜銀五百兩、重綵十端、絹二百匹助辦喪

衾、銀汞、斂物、葬地皆官給，贈輔國上將軍。

事，棺椁、衣被、銀汞、陪葬品、葬地都由官府供給，追贈爲輔國上將軍。

耶律余睹

耶律余睹，遼宗室子也，遼主近族，父祖仕遼，具載《遼史》。初，太祖起兵，遼人來拒，余睹請自效，以功累遷金吾衛大將軍，爲東路都統。天輔元年，與都統耶律馬哥軍于渾河，銀术哥、希尹拒之，余睹等不敢戰。比銀术哥等至，馬哥、余睹已遁去。銀术哥、希尹坐稽緩，太祖皆罰之，所獲生口財畜入于官。天輔二年，龍化州人張應古等來降，而余睹復取之，遼以撻不野爲節度使。未幾，應古等逐撻不野自效。太祖於國書中以問遼主："龍化州已經降附，何爲問罪而殺其主者?"遼主托以大盜群起，使余睹收之。

耶律余睹是遼國皇族子弟，和遼國主的族屬關係很近，他的父親、祖父都在遼國做官，事迹都記載於《遼史》。先前，太祖起兵，遼人前來抵禦，余睹自請效力，因功不斷升官，直至金吾衛大將軍，任東路都統。天輔元年，余睹和都統耶律馬哥進軍到渾河，銀术哥、希尹進行阻擋，余睹等不敢戰。當銀术哥等抵達時，馬哥、余睹已逃走。銀术哥、希尹因延誤軍機獲罪，太祖對他們都給予了懲罰，繳獲的人口、財物、牲畜收歸官府。天輔二年，龍化州人張應古等前來投降，而余睹又攻取了該州，遼國任撻不野爲節度使。不久，應古等人主動效勞驅逐了撻不野。太祖在國書中用這事來責問遼主："龍化州已經投降歸附我，你爲什麽要問罪并殺該州的主管?"遼主藉口是因盜賊蜂起，派余睹去收復。

太祖已取臨潢府，賜詔余睹曰："汝將兵在東路，前後戰未嘗不敗。今聞汝收合散亡，以拒我師。朕已於今月十五日克上京，今將往取遼主矣。汝若治兵一決勝負，可指地期日相報。若知不敵，當率衆來降，無貽後悔。"及太祖班師，闍母等還至遼河，方渡，余睹來襲，完顔背荅、烏塔等殿，力戰却之，獲甲馬五百匹。

太祖取得臨潢府後，下了一道詔書給余睹，其中說："你帶兵在東路，先後交戰没有不敗的。現聽説你收集散逃的兵士，以圖阻擋我的部隊。我已在本月十五日攻克上京，今將前往捉拿遼主了。你如想整頓兵馬一決勝負，可以指定地點、確定日期通報我。如自知不敵，就應率衆來投降，不要留待今後悔恨。"當太祖回師時，闍母等回到遼河，正當渡河，余睹前來襲擊，完顔背荅、烏塔等殿後，力戰退敵，繳獲帶甲戰馬五百匹。

天輔五年，余睹送款于咸州路都統，以所部來降，乞援接于桑林渡。都統司以聞，詔曰："余睹到日，使與其官屬偕來，餘衆處之便地。"無何，余睹送上所受遼國宣誥及器甲旗幟等，與將吏韓福奴、阿八、謝老、太師奴、蕭慶、醜和尚、高佛留、蒲荅、謝家奴、五哥等來降。

天輔五年，余睹向咸州路都統投誠，帶領自己的屬部來投降，請求在桑林渡給予支援接應。都統司上報朝廷，太祖下令說："余睹到達時，讓他和屬官一起來，其餘部衆安置在方便的地方。"不久，余睹送上自己接受的遼國的委任令及兵器甲胄旗幟等，和將領官吏韓福奴、阿八、謝老、太師奴、蕭慶、醜和尚、高佛留、蒲荅、謝家奴、五哥等來投降。

余睹作書，具言所以降之意，大概以謂："遼主沉湎荒于游畋，不恤政事，好佞人，遠忠直，淫刑吝賞，

余睹寫了一封信，一一説明之所以要投降的心意，大致是認爲："遼主沉迷不悟，荒於游玩打獵，不關心政事，親近奸邪的人，疏遠忠正的

政煩賦重，民不聊生。”又言：“樞密使得里底本無材能，但阿諛取容，其子磨哥任以軍事。”又言：“文妃長子晋王素係人望，宜爲儲副，得里底以元妃諸子己所自出，使晋王出繼。”又言：“晋王與駙馬乙信謀復其樞密使，來告余睹共定大計，而所圖不成。”又言：“己粗更軍事，進策遼主，得里底蔽之，遼主亦不省察。”又曰：“大金疆土日闢，余睹灼知天命，遂自去年春與耶律慎思等定議，約以今夏來降。近聞得里底、高十捏等欲發，倉卒之際不及收合四遠，但率傍近部族户三千、車五千兩、畜産數萬。遼北軍都統以兵追襲，遂棄輜重，轉戰至此。所有官吏職位姓名、人户畜産之數，遣韓福奴具録以聞。”遂與其將吏來見，上撫慰之，遂賜坐，班同宰相，賜宴盡醉而罷。上命余睹以舊官領所部，且諭之曰：“若能爲國立功，别當獎用。”自余睹降，益知遼人虚實矣。

人，濫用刑法，吝惜獎賞，政煩賦重，民不聊生。”又説：“樞密使得里底本無才能，衹因阿諛奉迎取悦君主而得到任用，他的兒子磨哥也被委任軍職。”又説：“文妃的長子晋王向來得人心，理當立爲太子，得里底因元妃的衆子是自家人，就設法讓晋王出繼他人。”又説：“晋王和駙馬乙信策劃恢復他的樞密使職務，來請求余睹共定大計，但他們的目的没能達到。”又説：“我們已初步更定了軍事計劃，向遼主上書禀報，被得里底扣壓，遼主也不覺察。”又説：“大金國的疆域一天天地擴大，余睹明知天命，就在去年春和耶律慎思等定議，定於今年夏天來投降。最近得知得里底、高十捏等準備告發，倉促之際來不及招集遠處各地的軍民，僅率旁近部族三千户、車五千輛、牲畜數萬來投降。遼北軍都統率兵追襲，於是我們拋棄了物資，經轉戰來到這裏。所有官吏的職位姓名、人户牲畜的數目，派韓福奴一一登記報知。”隨後余睹就和他的將吏一起來進見，太祖安慰了他們，接着賜坐，位次和宰相并列，又賜宴，直到盡興大醉纔散。太祖命余睹以原官職統率他的部衆，并告訴他説：“你要是能爲國立功，我另將提拔重用。”自從余睹投降後，金人就更加瞭解遼國的虚實了。

余睹在軍中屢乞侍妾及子，太祖疑之，詔咸州路都統司曰：“余睹家屬，善監護之。”復詔曰：“余睹降時，其民多强率而來者，恐在邊生變，宜徙之内地。”都統果取中京，余睹爲鄉導，與希尹等招撫奚部。奉聖州降，其官吏皆遁去，余睹舉前監酒李師夔爲節度使，進士沈璋爲副使，州吏裴賾爲觀察判官。沈璋招集居民還業者三千餘，遷太常少卿。

余睹在軍中多次請求迎取侍妾和兒子，太祖對他有了疑心，就令咸州路都統司説：“余睹的家屬，要很好地監督保護。”又下令説：“余睹來降時，降民許多是强迫而來的，恐怕在邊地會發生變故，應遷往内地。”都統完顔果攻取中京，余睹作嚮導，和希尹等招撫奚部人。奉聖州投降，該州官吏都逃走，余睹推薦前任監酒李師夔爲節度使，進士沈璋爲副使，州吏裴賾爲觀察判官。沈璋招集居民三千多還鄉生産，被升任爲太常少卿。

久之，耶律麻者告余睹、吴十、鐸剌結黨謀叛，乃其未發宜先收捕。上召余睹等從容謂之曰：“今聞汝謀叛，誠然邪，其各無隱。若果去，必須鞍馬甲胄器械之屬，當悉付汝，吾不食言。若再被擒，無祈免死。欲留

過了許久，耶律麻者奏告余睹、吴十、鐸剌結黨謀叛，應趁他們還没發作先予收捕。太祖召見余睹等人，從容地對他們説：“近來聽説你們要謀叛，果真是這樣嗎，你們各自説吧，不用隱瞞。如果真要走，必須有鞍馬甲胄器械一類東西，我定全部給予你們，我不會食言。如再被我

事我，則無懷異志，吾不汝疑。”余睹等戰栗不能對，乃杖鐸剌七十，餘皆不問。

捉拿，不要祈求免死。如打算留下替我辦事，就不要有二心，我也不猜忌你們。”余睹等人渾身發抖，不能答話，最後打了鐸剌七十棍棒，其餘的人都没追究。

天會三年，大舉伐宋，余睹爲元帥右都監。宋兵四萬救太原，余睹、屋里海逆擊于汾河北，擒其帥郝仲連、張關索，統制馬忠，殺萬餘人。

天會三年，金兵大舉伐宋，余睹任元帥右都監。宋兵四萬人援救太原，余睹、屋里海在汾河之北迎擊，活捉宋軍元帥郝仲連、張關索和統制馬忠，殺死一萬多人。

宗翰伐宋，余睹留西京。天會十年，余睹謀反，雲内節度使耶律奴哥等告之。余睹亡去，其黨燕京統軍蕭高六伏誅，蔚州節度使蕭特謀自殺。邊部斬余睹及其諸子，函其首以獻。耶律奴哥加守太保兼侍中，趙公鑑、劉儒信、劉君輔等并授遥鎮節度使以賞之。

宗翰伐宋時，余睹留在西京。天會十年，余睹謀反，雲内節度使耶律奴哥等告發了他。余睹逃走，他的黨羽燕京統軍蕭高六伏法，蔚州節度使蕭特謀自殺。邊地有人殺了余睹及他的諸子，把他們的頭裝入匣中進獻朝廷。耶律奴哥被加授守太保兼侍中職位，趙公鑑、劉儒信、劉君輔等都授予遥鎮節度使，作爲對他們的獎賞。

移剌窩斡

移剌窩斡，西北路契丹部族。先從撒八爲亂，受其僞署，後殺撒八，遂有其衆。

移剌窩斡，西北路契丹部族人。先前隨撒八作亂，接受他僞任的官職，後來他殺了撒八，於是接管了他的部衆。

撒八者，初爲招討司譯史。正隆五年，海陵徵諸道兵伐宋，使牌印燥合、楊葛盡徵西北路契丹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接近鄰國，世世征伐，相爲仇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老弱必盡係累矣。幸使者入朝言之。”燥合畏罪不敢言，楊葛深念後西北有事得罪，遂以憂死。燥合復與牌印耶律娜、尚書省令史没荅涅合督起西北路兵。契丹聞男丁當盡起，於是撒八、孛特補與部衆殺招討使完顔沃側及燥合，而執耶律娜、没荅涅合，取招討司貯甲三千，遂反。議立豫王延禧子孫，衆推都監老和尚爲招討使，山後四群牧、山前諸群牧皆應之。迪斡群牧使徒單賽里、耶魯瓦群牧使鶴壽等皆遇害，語在《鶴壽傳》中。五院司部人老和尚那也亦殺節度使术甲兀者以應撒八。

撒八此人最初任招討司譯史。正隆五年，海陵王徵調各路人馬伐宋，派牌印官燥合、楊葛徵發西北路的全部契丹青壯年，契丹人説：“西北路接近鄰國，世代征戰，相互結下仇怨。如青年男子全部從軍，對方派兵來犯，那麽老弱的人必然全成他們的俘虜了。希望使者入朝説明這種情況。”燥合畏罪不敢説，楊葛深慮今後西北發生意外自己有罪，於是就憂愁而死。燥合再次和牌印官耶律娜、尚書省令史没荅涅合催調西北路兵馬。契丹人聽説青年男子將全部被徵調，於是撒八、孛特補和部衆殺了招討使完顔沃側及燥合，并拘捕耶律娜、没荅涅合，奪取招討司儲存的甲胄三千副，就造反了。他們商定擁立豫王延禧的子孫，衆人推舉都監老和尚爲招討使，山後四群牧、山前諸群牧都響應他們。迪斡群牧使徒單賽里、耶魯瓦群牧使鶴壽等都遇害，事見本書《鶴壽傳》。五院司部人老和尚那也也殺節度使术甲兀者而響應撒八。

會寧八猛安牧馬于山後，至迪謀魯，賊盡奪其馬。闢沙河千户十哥等與前招討使完顔麻潑殺烏古迪列招討使烏林荅蒲盧虎，以所部趨西北路。室魯部節度使阿厮列追擊敗之，十哥與數騎遁去，合于撒八。

咸平府謀克括里與所部自山後逃歸，咸平少尹完顔余里野欲收捕括里家屬，括里與其黨招誘富家奴隸，數日得衆二千，遂攻陷韓州及柳河縣，遂趨咸平。余里野發兵迎擊之，兵敗，賊遂據咸平。於是繕完器甲，出府庫財物以募兵，賊勢益張。權曹家山猛安綽質，集兵千餘，扼于夜河，賊不得東。綽質兵敗，括里遂犯濟州。會宿直將軍孛术魯吴括剌徵兵于速頻路，遇括里于信州，與猛安烏延查剌兵二千，擊敗括里。括里收餘衆趨東京，是時世宗爲東京留守，以兵四百人拒之。賊至常安縣，聞空中擊鼓聲如數千鼓者，候見旌旗蔽野，傳言留守以十萬兵至矣，即引還，亦以其衆合于撒八。

海陵使樞密使僕散忽土、西京留守蕭懷忠將兵一萬，與右衛將軍蕭禿剌討平之。禿剌與之相持數日，連與戰皆無功，而糧餉不繼，禿剌退歸臨潢。禿剌雖不能克敵，而撒八自度大軍必相繼而至，勢不可支，謀歸于大石，乃率衆沿龍駒河西出。及僕散忽土、蕭懷忠等兵至，與禿剌合兵追至河上，不及而還。忽土、懷忠、禿剌坐逗遛不即追賊，皆誅死。北京留守蕭賾不能制其下，殺降人而取其婦女，亦坐誅。於是，白彦恭爲北面兵馬都統，紇石烈志寧副之，完顔彀英爲西北面兵馬都統，西北路招討使唐括孛姑的副之，以討撒八等。

撒八既西行，而舊居山前者皆不

會寧八猛安牧馬於山後，至迪謀魯，賊人奪走他們的所有馬匹。闢沙河千户十哥等和前任招討使完顔麻潑殺烏古迪列招討使烏林荅蒲盧虎，率所部開往西北路。室魯部節度使阿厮列追上并擊潰了他們，十哥和幾個人騎馬逃走，加入撒八的隊伍。

咸平府謀克括里和所部由山後逃回，咸平少尹完顔余里野打算拘捕括里的家屬，括里和他的黨羽招誘富家奴隸，幾天内招得兩千人，於是就攻克了韓州及柳河縣，接着開往咸平。余里野出兵迎擊，兵敗，賊人就占據了咸平。這時他們就修造兵器甲胄，拿出府庫財物招募士兵，賊人的聲勢更囂張了。代理曹家山猛安綽質，聚集兵士一千多人，扼守于夜河，賊人不能順利東進。綽質兵敗後，括里就進犯濟州。正巧宿直將軍孛术魯吴括剌在速頻路徵兵，在信州和括里相遇，就和猛安烏延查剌的兩千人馬共同擊敗括里。括里收拾殘餘人馬逃往東京，這時世宗任東京留守，用四百名兵士進行阻截。賊人來到常安縣，聽到空中似乎有數千面鼓敲擊的聲響，遠望旌旗蔽野，據説留守率十萬大兵到了，於是就退兵回還，也把人馬合并於撒八。

海陵王派樞密使僕散忽土、西京留守蕭懷忠率兵一萬，和右衛將軍蕭禿剌一起平亂。禿剌和亂兵相持了數日，連連交戰都不奏效，又因糧餉不繼，禿剌就退歸臨潢。禿剌雖没能克敵制勝，但撒八暗想大軍定會相繼而至，勢必無法支撑，就策劃投奔於大石，於是率衆沿龍駒河向西進發。當僕散忽土、蕭懷忠等率兵到達時，與禿剌合兵追到龍駒河岸，没追上就回兵了。忽土、懷忠、禿剌因逗留没有馬上追擊賊軍，都被處死。北京留守蕭賾不能約束部下，殺死投降的人而奪取他們的妻女，也被處死。在這時，白彦恭任北面兵馬都統，紇石烈志寧爲副職，完顔彀英任西北面兵馬都統，西北路招討使唐括孛姑的爲副職，用以討伐撒八等人。

撒八既向西行進，而原居山前的人都不願前

欲往，僞署六院節度使移剌窩斡、兵官陳家殺撒八，執老和尚、孛特補等。

往，僞命的六院節度使移剌窩斡、兵官陳家殺了撒八，拘捕了老和尚、孛特補等人。

至是，窩斡始自爲都元帥，陳家爲都監，擁衆東還，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世宗使移剌扎八、前押軍謀克播斡、前牌印麻駭、利涉軍節度判官馬腦等招之。扎八等見窩斡，以上意諭之。窩斡已約降，已而復謂扎八曰：“若降，爾能保我輩無事乎？”扎八曰：“我知招降耳，其他豈能必哉。”

到這時候，窩斡就開始自任都元帥，陳家任都監，收合部衆東還，來到臨潢府東南的新羅寨。世宗派移剌扎八、前任押軍謀克播斡、前任牌印官麻駭、利涉軍節度判官馬腦等招降他們。扎八等人見到窩斡，把世宗的心意告訴他。窩斡已約定投降，隨後又問扎八説：“如果投降，你能擔保我們這些人平安無事嗎?”扎八説：“我衹知道招降而已，其他的事怎能保證呢。”

扎八見窩斡兵衆强，車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因説之曰：“我之始來，以汝輩不能有爲，今觀兵勢强盛如此，汝等欲如群羊爲人所驅去乎，將欲待天時乎？若果有大志，吾亦不復還矣。”賊將有前孛特本部族節度使逐斡者，言：“昔谷神丞相，賢能人也，嘗説他日西北部族當有事。今日正合此語，恐不可降也。”於是，窩斡遂决意不復肯降矣。扎八亦留賊中，惟麻駭、播斡還歸。

扎八見窩斡兵馬强壯，車帳遍野，認爲他能够有所成就，於是勸告他説：“我剛來的時候，認爲你們這些人不能有什麽作爲，現在看到你們兵勢竟這樣强盛，你們是想像一群羊任人驅使呢，還是想等待天賜良機呢? 如真有大志，我也不再回去了。”賊將中有個前任孛特本部族節度使名叫逐斡的人，他説：“往時的谷神丞相是位有識見有才幹的人，曾説他日西北部族會出現大變故。今日的事和他這話相符，恐怕不可投降。”這樣一來，窩斡就下定了决心，不再願投降了。扎八也留在賊中，衹有麻駭、播斡回去了。

窩斡乃引兵攻臨潢府，總管移室懣出城戰，兵少被執，賊遂圍臨潢，衆至五萬。正隆六年十二月己亥，窩斡遂稱帝，改元天正。

隨後窩斡就率領人馬進攻臨潢府，總管移室懣出城應戰，因兵少被俘，接着賊兵就包圍了臨潢府，人馬達到五萬。正隆六年十二月己亥，窩斡就自稱皇帝，改年號爲天正。

是時，北面都統白彦敬、副統紇石烈志寧在北京，聞世宗即位，以兵來歸。世宗使元帥左都監吾扎忽、同知北京留守事完顔骨只救臨潢，晝夜兼行，比至臨潢，賊已解圍去攻泰州。吾扎忽追及于窊歷，兩軍已陣將戰，押軍猛安契丹忽剌叔以所部兵應賊，吾扎忽軍遂敗。

這時，北面都統白彦敬、副統紇石烈志寧在北京，得知世宗即位，就率兵來歸。世宗派元帥左都監吾扎忽、同知北京留守事完顔骨只救援臨潢，晝夜兼行，當他們趕到臨潢時，賊兵已解圍離去，轉攻泰州。吾扎忽在窊歷追上，兩軍已列陣將戰，押軍猛安契丹人忽剌叔率所部兵響應賊人，吾扎忽的人馬就潰敗了。

泰州節度使烏里雅率千餘騎與窩斡遇，烏里雅兵復敗，僅以數騎脱歸。賊勢愈振，城中震駭，莫敢出戰。賊四面登城，押軍猛安烏古孫阿

泰州節度使烏里雅率騎兵一千多人和窩斡相抗，烏里雅也戰敗了，僅率數名騎兵逃回。賊兵聲勢更加提高，城中人震驚恐怖，没人敢於出戰。賊兵四面登城，押軍猛安烏古孫阿里補率領

里補率軍士數人，各持刀，以身率先循城擊賊力戰，斫刈甚衆，賊乃退走，城賴以完。泰州司吏顔盞蒲查奏捷，除忠翊校尉，賜銀五十兩、重綵十端。

數名軍士，各持刀刃，親自率先巡城擊賊力戰，砍殺很多賊兵，賊兵這纔退走，州城因此得以保全。泰州司吏顔盞蒲查向朝廷報捷，被任命爲忠翊校尉，賜銀五十兩、重綵十端。

大定二年正月，右副元帥完顔謀衍率諸軍北征窩斡。二月壬戌詔曰："應諸人若能於契丹賊中自拔歸者，更不問元初首從及被威脅之由，奴婢、良人罪無輕重并行免放。曾有官職及糾率人衆來歸者，仍與官賞，依本品量材叙使。其同來人各從所願處收係，有才能者亦與録用。内外官員郎君群牧直撒百姓人家驅奴、宫籍監人等，并放爲良，亦從所願處收係，與免三年差役。或能捕殺首領而歸者，准上施行，仍驗勞績約量遷賞。如捕獲窩斡者，猛安加三品官授節度使，謀克加四品官授防禦使，庶人加五品官授刺史。"詔曰："尚書省，如節度防禦使捉獲窩斡者與世襲猛安，刺史捉獲者與世襲謀克，驅奴、宫籍監人亦與庶人同。"復詔宰臣，遍諭將士，能捕殺窩斡者加特進、授真總管。

大定二年正月，右副元帥完顔謀衍率諸軍北征窩斡。二月壬戌世宗下令説："所有人員，如能從契丹賊中自動投誠，不再追究是最初或新近參加的，也不追究是首犯或脅從及被威脅的緣由，奴婢、良人不管罪行輕重一律免罪釋放。曾有官職及招集、統率人衆來投降的人，并給予官位和獎賞，按本來官品量才使用。隨同前來的人由各自願去的地方收留上户，有才能的人也予以録用。内外官員郎君群牧直撒百姓人家的奴隸、宫籍監中的人等，一概洗除奴婢身份，成爲自由民，也由他們所願去的地方收留上户，給予免除三年差役的優待。有能捕殺首領來歸的人，按照前面所説的執行，并根據功績大小酌情升官獎賞。如有捕獲窩斡的人，原屬猛安就加授三品官階，任爲節度使，謀克加授四品官階，任爲防禦使，普通人加授五品官階，授刺史。"又下令説："尚書省，如節度使、防禦使捉獲窩斡的授予世襲猛安，刺史捉獲窩斡的授予世襲謀克，奴隸、宫籍監人也和普通人捉獲窩斡的獎賞相同。"又令宰相遍告將士，能捕殺窩斡的人加授特進，任命爲正式的總管。

於是，括里將犯韓州，聞元帥兵至，不戰遁去，將轉趨懿、宜州。謀衍屯懿州慶雲縣，及屯川州武平縣，奏請糧運當遣人護送，兵仗乞選精良者付之。詔以南征逃還軍士就往屯戍，如不足，量于富家簽調，就近地簽步軍，給仗護送糧運。詔平章政事移剌元宜往泰州規措邊事。前安遠大將軍斡里裊、猛安七斤、庶人阿里葛、磨哥等自窩斡中來降，斡里裊、七斤加昭武大將軍，阿里葛武義將軍，磨哥忠勇校尉。

在這時，括里將進犯韓州，聽説元帥的兵馬到來，不戰自逃，打算轉奔懿、宜二州。謀衍駐扎在懿州慶雲縣，并駐守川州武平縣，奏請朝廷，説糧運應派人護送，兵器請選精良的支付。世宗下令就用南征逃回的軍士前往駐守，如不够，酌情在富家中抽調，在附近地區徵發步軍，給予兵械，用以護送糧食。又令平章政事移剌元宜前往泰州規劃布置邊防事宜。前任安遠大將軍斡里裊、猛安七斤、平民阿里葛、磨哥等從窩斡部衆中來投降，斡里裊、七斤被加授昭武大將軍，阿里葛爲武義將軍，磨哥爲忠勇校尉。

窩斡遂自泰州往攻濟州，欲邀糧

窩斡就由泰州出動去攻打濟州，想攔截官軍

運。元帥完顏謀衍與右監軍完顏福壽、左都監吾扎忽合兵，甲士萬三千人，曷懶路總管徒單克寧、廣寧尹僕散渾坦、同知廣寧尹完顏巖雅、肇州防禦使唐括烏也爲左翼，臨海節度使紇石烈志寧、曷速館節度使神土懣、同知北京留守完顏骨只、淄州刺史尼厖古鈔兀爲右翼，至术虎崖，盡委輜重，士卒齎數日糧，輕騎襲之。

糧運。元帥完顏謀衍和右監軍完顏福壽、左都監吾扎忽合兵，有兵馬一萬三千人，曷懶路總管徒單克寧、廣寧尹僕散渾坦、同知廣寧尹完顏巖雅、肇州防禦使唐括烏也爲左翼，臨海節度使紇石烈志寧、曷速館節度使神土懣、同知北京留守完顏骨只、淄州刺史尼厖古鈔兀爲右翼，到達术虎崖，拋棄所有物資，士兵衹帶幾天的糧食，用輕裝的騎兵發起突襲。

糺梲群牧人契丹糺者，與其弟孛迭、援剌，皆棄家自賊中來降。糺者謂謀衍曰："賊中馬肥健，官軍馬疲弱，此去賊八十里，比遇賊馬已憊。賊輜重去此不遠，我攻之，賊必救其巢穴，賊至馬必疲，我馬少得息，所謂攻其所必救，以逸待勞者也。"謀衍從之，乘夜亟發，會大風路暗不能辨，遲明行三十里許，與賊輜重相近，整兵少憩。窩斡趨濟州，知大軍取其輜重，乃還救，遇于長濼。既陣，謀衍别設伏于左翼之側，賊四百餘騎突出左翼伏兵之間，徒單克寧射却之。是日，别部諸將與賊對者，勝負未分，相去五里許而立。左翼萬户襄别與賊戰，賊陣動，襄麾軍乘之，突出其後，俱與大軍不相及。襄以善射者二十騎，率衆自賊後擊之，賊不能支，乘勢麾軍擊其一偏，賊遂却。襄遂與大軍合，而别部諸將皆至，整陣力戰。忽反風揚砂石，賊陣亂，官軍馳擊，大破之，追北十餘里，斬獲甚衆。詔以糺者爲武義將軍，孛迭昭信校尉，援剌忠翊校尉。糺者除同知建州事，未之官，卒。孛迭取家賊中，遂被害，上憫之，後以援剌爲汝州都巡檢使。

糺梲群牧人契丹糺者，和他的弟弟孛迭、援剌，都不顧家人，從賊衆中來降。糺者對謀衍説："賊人中的馬肥壯，官軍的馬瘦弱疲乏，這裏離賊人八十里，當趕去和賊人相遇時馬已疲乏。賊人的輜重所在地離這裏不遠，我軍去進攻，賊人必救他的老窩，賊人到達時馬必疲乏，我軍的馬稍得休息，這是所謂的攻他必救的要害，以逸待勞的戰術。"謀衍接受了他的建議，趁夜緊急行動，遭遇大風天黑不能辨路，到天剛亮時走了三十來里，和賊人的輜重所在地接近，安頓兵馬稍稍歇息。窩斡奔往濟州，得知官軍大部隊攻取他的輜重所在地，於是回兵救援，在長濼相遇。布陣以後，謀衍又另伏兵於左翼部隊的側面，賊兵四百多騎衝出左翼和伏兵之間，徒單克寧射退了他們。這天，别部諸將和賊人對壘，勝負不分，相互距離五里左右立下營寨。左翼萬户完顏襄另與賊人交戰，賊人的陣脚動摇，完顏襄指揮部隊趁機行動，衝到賊軍的背後，雙方都和自己的大部隊脱離了。完顏襄用善於射箭的二十名騎兵率領部衆從賊軍背後攻擊，賊兵不能支撑，完顏襄軍趁勢攻擊賊軍的一邊，賊人就退却了。完顏襄於是和大軍會合，而别部諸將也都到了，於是整頓陣勢，與賊力戰。忽然風向逆轉，飛砂走石，賊陣混亂，官軍驅馬進擊，大敗賊軍，追擊逃兵十多里，斬殺俘虜了不少人。世宗下令任糺者爲武義將軍，孛迭爲昭信校尉，援剌爲忠翊校尉。糺者授同知建州事，還没上任就死了。孛迭到賊軍中接取家屬，竟遇害，世宗很同情他，後來任援剌爲汝州都巡檢使。

窩斡率其衆西走，謀衍追及之于

窩斡帶着他的人馬向西逃去，謀衍在霿𩅦河

霅霑河。賊已濟，毀其津口，紇石烈志寧軍先至，不克渡，乃對岸爲疑兵，以夾谷清臣、徒單海羅兩萬户於下流渡河，值支港兩岸斗絶且濘淖，命軍士束柳填港而過。追之數里，得平地，方食，賊衆奄至。志寧軍急整陣，賊自南岡馳下，衝陣者三，志寧力戰，流矢中左臂，戰自若。大軍畢至，左翼騎兵先與賊接，賊據上風縱火，乘烟擊官軍。官軍步兵亦至，并力合戰，凡十餘合。軍士苦風烟皆植立如痴，會天降雨，風止，官軍奮擊，大敗之。徒單克寧追奔十五里，賊前阨溪澗不得亟渡，多殺傷。賊既渡，官軍亦渡，少憩，賊反旆來攻，克寧以大軍不繼，令軍士皆下馬射賊。賊引却而南，克寧亦將引而北，士未及騎馬，賊復來衝突，官軍少却，回渡澗北。大軍至，賊遂引去。

四月，詔元帥府曰："應契丹賊人，與大軍未戰已前投降者，不得殺傷，仍加安撫。敗走以後，招誘來降者，除奴婢准已虜爲定外，親屬分付圓聚，仍官爲換贖。"

窩斡既敗，謀衍不復追討，駐軍白濼。窩斡攻懿州不克，遂殘破川州，將遁于山西，而北京亦不邀擊之。於是，發驍騎軍二千、曷懶路留屯京師軍三千，號稱二萬，會寧濟州軍六千亦號二萬。元帥左都監高忠建總兵，沃州刺史烏克論蒲查爲曷懶路押軍萬户，邳州刺史烏林荅剌撒爲濟州押軍萬户，右驍騎副都指揮使烏延查剌爲驍騎萬户，祁州刺史宗寧爲會寧路押軍萬户，右宣徽使宗亨爲北京路都統，吏部郎中完顔達吉爲副統，會元帥府討擊之。

追上他。賊軍渡過河後，就毁壞了渡口，紇石烈志寧軍首先到達，不能渡越，就在對岸張設疑兵，派夾谷清臣、徒單海羅兩名萬户由下游渡河，正逢支流的兩岸陡峭而中爲泥沼，就命軍士捆扎柳枝填積河道，得以通過。追趕了幾里路，來到一塊平地，正將用飯，賊衆突然來襲。志寧的人馬急忙整頓戰陣，賊軍從南岡奔馳而下，反復衝擊戰陣，志寧力戰，左臂中了飛箭，仍若無其事地奮戰。官軍大部隊全部趕到，左翼騎兵先和賊兵接戰，賊兵占據上風放火，趁着風烟進攻官軍。官軍的步兵也到達，并力合戰，共交鋒十多次。軍士被風烟困擾，都像傻子似的站立在那裏，正巧天降雨，風停了，官軍奮勇進擊，大敗賊兵。徒單克寧追奔十五里，賊軍受到前面溪澗的阻礙，無法儘快渡過，殺傷不少。賊軍渡過溪澗後，官軍也渡過，休息了一會兒，賊軍又回兵來攻，克寧因大部隊接應不上，令軍士全部下馬用箭射賊。賊兵後退向南而去，克寧也準備率軍退走北方，兵士還没來得及上馬，賊軍又回頭來衝擊，官軍稍稍退却，回渡到溪澗北岸。官軍大部隊趕到，賊軍就退走了。

四月，世宗對元帥府下令説："凡屬契丹賊人，在和我大軍交戰以前就投降的，不許殺傷，并加以安撫。敗逃以後，經招誘而來降的人，除奴婢按已是奴隸爲準外，其餘親屬各自還家團聚，依例由官府給予補償。"

窩斡敗後，謀衍也不再追討，駐軍於白濼。窩斡攻懿州没得逞，隨後就摧毁川州，打算逃往山西，而北京方面的官軍也没攔擊他。在這種情况下，就調發驍騎軍兩千人、曷懶路留駐京師的部隊三千人，號稱二萬，會寧、濟州的部隊六千人也號稱二萬。元帥左都監高忠建總管兵馬，沃州刺史烏古論蒲查爲曷懶路押軍萬户，邳州刺史烏林荅剌撒爲濟州押軍萬户，右驍騎副都指揮使烏延查剌爲驍騎萬户，祁州刺史宗寧爲會寧路押軍萬户，右宣徽使宗亨爲北京路都統，吏部郎中完顔達吉爲副統，會同元帥府攻討窩斡。

詔使尚厩局副使蒲察蒲盧渾往懿州戒敕將帥，上曰："朕委卿等討賊，乃聞不就賊趨戰，而駐兵閑緩，經涉累月。雖曾追襲，乃不由有水草之地，以致馬疲弱不能百里而還。後雖破賊，而縱諸軍劫掠，數日後方追北霧鬆河，亦不乘勝，輒復引還。賊遂入涉近地，北京、懿州由此受兵。朕欲重譴汝等，以方任兵事，且圖後功。當盡心一力，毋得似前怠弛。"上謂蒲盧渾曰："卿若聞賊在近，即當監督討伐。用命力戰者疏記以聞，朕將約量遷賞。無或承徇上官，抑有功、濫署無功者。善戢士卒，勿縱虜掠。"以紇石烈志寧爲元帥右監軍，右副元帥完顏謀衍、元帥右監軍完顏福壽召還京師，咸平路總管完顏兀帶復舊職。謀衍男斜哥在軍中多暴橫，詔押歸本管。窩斡使所親招節度使移里堇窟域，窟域執其使送官，與窩斡連戰有功，遷宣武將軍，賜銀五百兩、衣二襲。起運在中都弓萬五千、箭一百五十萬赴懿州。

世宗派尚厩局副使蒲察蒲盧渾前往懿州戒令將帥，世宗說："我委任你們討伐叛賊，却聽說你們不和賊軍速戰，竟把兵馬安頓在緩衝地帶，經歷了好幾個月。雖然也曾追擊，却不由有水草的地方通過，以致戰馬疲弱，行不到百里就退回。後來雖擊潰賊軍，但又放縱諸軍掠奪，幾天後纔追奔到霧鬆河，後也不乘勝追擊，輕易又退回。賊軍於是進入近地，北京、懿州因此遭受兵亂。我本想重重地責罰你們，又考慮到你們正承擔軍事任務，姑且期待你們今後的建樹。你們應盡心竭力，不能像以前那樣懈怠。"世宗對蒲盧渾說："你如得知賊人在近地，就應監督討伐。對效命力戰的人，一一條列上報，我將酌情給予升遷獎賞。不要一切順從上級官員，壓抑有功人、妄任無功人。要很好地約束士兵，不要放任他們擄掠。"又任紇石烈志寧爲元帥右監軍，把右副元帥完顏謀衍、元帥右監軍完顏福壽召回京師，咸平路總管完顏兀帶恢復舊職。謀衍的兒子斜哥在軍中多有粗暴蠻橫行爲，世宗令把他押回原屬地。窩斡派親信招誘節度使移里堇窟域，窟域拘捕他的使者送交官府，又和窩斡連連交戰都有建樹，世宗升任他爲宣武將軍，賞銀五百兩、衣兩套。起運在中都的弓一萬五千張、箭一百五十萬支發往懿州。

平章政事移剌元宜、寧昌軍節度宗叙入見，詔使自中道却還軍中，宣諭元宜、謀衍注意經略邊事。師久無功，尚書右丞僕散忠義願效死力除邊患，世宗嘉嘆。六月，忠義拜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宗叙爲兵部尚書，各賜弓矢、具鞍勒馬，出内府金銀十萬兩佐軍用。詔曰："軍中將士有犯，除連職奏聞，餘依軍法約量决責，有功者依格遷賞。"以大名尹宗尹爲河南路統軍使，河南路統軍都監蒲察世傑爲西北路副統，賜弓矢佩刀厩馬，從忠義征行。詔諭諸軍將士曰："兵久駐邊陲，蠹費財用無成功，百姓不得休息。今命平章政事僕散忠義兼右

平章政事移剌元宜、寧昌軍節度使宗叙入京朝見，世宗令使者在半路上把他們截住，令退回軍中，傳令要元宜、謀衍注意安排布置邊地事務。用兵很久都無成效，尚書右丞僕散忠義願效死力革除邊患，世宗贊許嘆賞。六月，任命忠義爲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宗叙爲兵部尚書，各賜弓箭、鞍轡齊備的馬，撥出内府金銀十萬兩助軍用。世宗下令說："軍中將士如有違犯，除需連名奏報的以外，其餘的按軍法酌情裁處責罰，有功的人按規定升遷獎賞。"又任大名尹宗尹爲河南路統軍使，河南路統軍都監蒲察世傑爲西北路副統，賜給弓箭、佩刀、尚厩局所養馬，隨忠義出征。世宗下令通告諸軍將士說："軍隊長期駐守邊疆，消耗財力而無成效，百姓不能休養生息。現命平章政事僕散忠義兼右副元帥，同心協

副元帥，同心戮力以底戡定。右副元帥謀衍罷爲同判大宗正事。”

詔居庸關、古北口譏察契丹奸細，捕獲者加官賞。萬户温迪罕阿魯帶以兵四千屯古北口，薊州、石門關等處各以五百人守之。海陵末年，阿魯帶爲猛安，移剌娜爲牌印祗候，起契丹部族兵被執，至是挺身來降。世宗以阿魯帶爲濟州押軍萬户，移剌娜爲同知濼州事。

西南路招討使完顔思敬爲都統，賜金牌一、銀牌二，西北路招討使唐括孛古底副之，以兵五千往會燕子城舊戍軍，視地形衝要或于狗濼屯駐，遠斥候，賊至即戰，不以晝夜爲限。詔思敬曰：“契丹賊敗必走山後，可選新馬三千，加芻秣以備追襲。”

僕散忠義至軍中。是時，窩斡西走花道，衆尚八萬。忠義、高忠建軍與賊遇，萬户查剌、蒲查爲左翼，宗亨統之；宗寧、剌撒爲右翼，宗叙統之；世傑亦在左翼中，與賊夾河爲陣。賊渡河，以兵四萬餘先犯左翼軍，查剌以六百騎奮擊敗之。復以四萬衆與左翼軍戰，宗亨、世傑七謀克指畫失宜，陣亂敗于賊。世傑挺身投于查剌軍中，賊圍查剌軍，查剌力戰，宗叙以右翼軍來救，賊乃去。

詔曰：“自契丹作逆，有爲賊詿誤者，不問如何從賊，但能復業，與免本罪。如能率衆來附，或能殺捕首領而降，或執送賊所扇誘作亂之人，皆與量加官爵。朕念正隆南征，猛安亡者招還被戮，已命其子孫襲其職。爾等勿懲前事，故懷遲疑。賊軍今既破散，山後諸處皆命將士遏其逃路，爾等雖欲不降終將安往？若猶疑貳，俱就焚滅，悔無及矣。”

力平息叛亂，造就一個安定的局面。右副元帥謀衍罷爲同判大宗正事。”

又令居庸關、古北口稽查契丹奸細，捕獲奸細的人加授官職獎賞。萬户温迪罕阿魯帶以四千兵士駐守古北口，薊州、石門關等處各用五百人把守。海陵王在位的末年，阿魯帶爲猛安，移剌娜爲牌印祗候，在徵發契丹部族兵時被拘留，到這時脱身來降。世宗以阿魯帶爲濟州押軍萬户，移剌娜爲同知濼州事。

以西南路招討使完顔思敬爲都統，賜給金牌一、銀牌二，西北路招討使唐括孛古底任副統，率兵五千前往會合燕子城的原有守軍，根據地形衝要又在狗濼屯駐，遠遠地放出哨兵，賊人一到就交戰，不以晝夜爲限。世宗令思敬説：“契丹賊衆戰敗後必逃往山後，可選擇新增的壯馬三千匹，多給草料，以便追襲時使用。”

僕散忠義來到軍中。這時，窩斡往西奔走花道，人馬仍有八萬。忠義、高忠建的兵馬和賊軍相遇，萬户查剌、蒲查爲左翼，由宗亨統率；宗寧、剌撒爲右翼，由宗叙統率；世傑也在左翼中，和賊軍隔河布陣。賊軍渡河，用四萬多人先攻左翼官軍，查剌率六百騎兵奮擊，戰敗賊軍。賊軍又用四萬人馬和左翼軍交戰，宗亨、世傑七謀克指揮不當，陣勢混亂，敗於賊軍。世傑脱身投向查剌軍中，賊兵圍攻查剌軍，查剌力戰，宗叙派右翼軍來救，賊兵纔退走。

世宗下令説：“自從契丹人發動叛亂以來，凡屬被賊黨拖入歧途的人，不論是怎樣加入賊夥的，衹要能回歸本業，都給與免除本人罪名的優待。如能率衆來投附，或能殺死、拘捕賊黨首領而來降，或是抓住并送交由賊黨引誘、煽動而作亂的人，都酌情加授官爵。我憐憫正隆年間南征時，逃亡的猛安招回後被殺害，已命他們的子孫繼承職位。你們不要顧慮先前的事例，因而懷有猶豫猜疑的心思。賊軍今已潰敗散逃，山後各地我都命將士斷絶逃路，你們雖不想投降最終能去什麽地方？如再三心二意，通通走向滅亡，後悔

就來不及了。”

窩斡自花道西走，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以大軍追及于裊嶺西陷泉。明日，賊軍三萬騎涉水而東。大軍先據南岡，左翼軍自岡爲陣，迤邐而北，步軍繼之，右翼軍繼步軍北引而東，作偃月陣，步軍居中，騎兵據其兩端，使賊不見首尾。是日，大霧晦冥，既陣霧開，少頃晴霽。賊見左翼據南岡不敢擊，擊右翼軍，烏延查剌力戰，賊稍却。志寧與夾谷清臣、烏林荅剌撒、鐸剌合戰，賊大敗，將涉水去，泥淖不得亟渡。大軍逐北，人馬相蹂踐而死，不可勝數，陷泉皆平，餘衆蹈籍而過，或奔潰竄匿林莽間。大軍踵擊之，俘斬萬計，生擒其弟僞六院司大王裊。窩斡僅與數騎脱去，鈔兀、清臣追四十餘里不及，斬千餘級，獲車帳甚衆。其母徐輦舉營自落括岡西走，志寧追之，盡獲輜重，俘五萬餘人，雜畜不可勝計。僞節度使六及其部族皆降。

窩斡由花道向西逃奔，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率大軍在裊嶺西的陷泉追上。第二天，賊軍三萬騎兵涉河東進。官軍大部隊首先占據南岡，左翼軍由南岡布開陣勢，蜿蜒伸向北方，步軍隨後接上，右翼軍又隨步軍之後向北延伸并轉向東方，構成半圓陣形，步軍處於中部，騎兵占據兩端，使賊人看不出首尾。這天，大霧瀰漫，陣勢布成後大霧散開，不一會兒就放晴了。賊軍見左翼軍占據南岡，不敢進攻，就攻右翼軍，烏延查剌力戰，賊兵稍稍退却。志寧和夾谷清臣、烏林荅剌撒、鐸剌協同作戰，賊兵大敗，準備涉河逃走，而河底泥濘無法很快越過。大軍追逐逃敵，賊兵人馬相互踐踏而死的難以數計，陷泉地區都被平定，其餘賊衆踐踏着同伴的軀體而過，有的就四散奔逃，藏入樹林草叢中。大軍跟踪追擊，俘虜和斬殺的賊兵數以萬計，活捉了窩斡的弟弟僞六院司大王移剌裊。窩斡僅與數騎脱身逃走，鈔兀、清臣追趕了四十多里也没追上，殺死一千多人，繳獲許多車輛篷帳。窩斡的母親徐輦率全軍拔營由落括岡向西逃，志寧追擊，繳獲全部輜重，俘虜五萬多人，繳獲各種牲畜難以數計。僞節度使六人和他們的部族都投降了。

詔北京副統完顔達吉括本部馬，規辦芻糧，仍使達吉爲監戰官，録有功者聞奏。詔選中都、西京兩路新舊軍萬人備守禦，以窩斡敗走，恐或衝突也。

世宗令北京副統完顔達吉搜求本地區的馬匹，籌辦糧草，并令達吉爲監戰官，記録有功人員事迹上報朝廷。令選中都、西京兩路新舊軍一萬人布置守禦，這是因窩斡敗逃，恐有可能前來襲擊。

僕散忠義使使奏捷，詔略曰：“平章政事右副元帥忠義使使來奏大捷。或被軍俘獲，或自能來服，或無所歸而投拜，或將全屬歸附，或分領家族來降，或嘗受僞命，及自來曾與官軍鬥敵，皆釋其罪。其散亡人内，除窩斡一身，不以大小官員是何名色，却來歸附者，亦准釋放。有能誅捕窩斡，或於不從招納亡去人内誅捕以來獻，或能率衆於掌軍官及隨處官司投降者，并給官賞。各路撫納來

僕散忠義派使者報捷，世宗下詔，大致是説：“平章政事右副元帥忠義派使者來報大捷。賊衆中有的被官軍俘獲，有的能主動來歸，有的無處可歸而來投誠，有的帶領全部屬下來歸附，有的各自率領家族來降，有的曾接受僞職，并從頭到尾曾與官軍作對，一概免除他們的罪名。散逃的人員中，除窩斡本人以外，不論大小官員是什麽職位，能回頭來歸附的，也允許免罪。有能殺掉或拘捕窩斡，或是由不接受朝廷招納而逃走的人中斬殺、拘捕賊人而來獻納，或能率衆向統軍官員及所在官府投降的人，一律給予官職和獎

者，毋得輒加侵損。無資給者，不以是何路分，隨有糧處安置，仍官爲養濟。”

窩斡收合散卒萬餘人，遂入奚部，以諸奚自益，時時出兵寇速魯古淀、古北口、興化之間。温迪罕阿魯帶守古北口，與戰敗焉。詔完顔謀衍、蒲察烏里雅、蒲察蒲盧渾以兵三千，合舊屯兵五千，擊之。詔完顔思敬以所部兵入奚地，會大軍討窩斡。

賊黨霿𩄾河猛安蒲速越遣人至帥府約降，詔令擒捕窩斡，許以官賞。賊將降者甚衆，其散走者聞詔書招降，亦多降者。其餘多疾疫而死，無復鬥志。窩斡自度勢窮，乃謀自羊城道西京奔夏國。大軍追之益急，其衆復多亡去，度不得西，乃北走沙陀間。

詔尚書省，“凡脅從之家被俘掠遂致離散，宜從改正。將士往往藏匿其人，有司檢括分付”。

監軍志寧獲賊稍合住，釋而弗殺，縱還賊中，使誘其親近捕窩斡以自效，許以官賞。九月庚子，稍合住與神獨斡執窩斡，詣右都監完顔思敬降，并獲其母徐輦及其妻、子、子婦、弟、侄，盡收僞金銀牌印。唐括孛古底獲前胡里改節度使什温及其家屬。西北路招討使李家奴獲僞樞密使逐斡等三十餘人，復與猛安泥本婆果追僞監軍那也至天成縣，那也乃降，仍獲僞都元帥醜哥及金牌一、銀牌五。志寧與清臣、宗寧、速哥等追餘黨，至燕子城，盡得其黨。前至抹拔里達之地，悉獲之，逆黨遂平。

甲辰，皇太子率百官上表賀。乙巳，詔天下。辛亥，完顔思敬獻俘于

賞。各路招撫、接納來歸的人，不許隨意加以傷害。對無生活來源的人，不論是哪一地區，各在有糧的地方安置，并由官府供給。”

窩斡收合散逃的士兵一萬多人，隨後就進入了奚人聚居的地區，用諸部奚人補充自己的實力，時時出兵侵犯速魯古淀、古北口、興化之間地區。温迪罕阿魯帶駐守古北口，與賊軍交戰被擊敗。世宗令完顔謀衍、蒲察烏里雅、蒲察蒲魯渾率兵三千，會同原有守軍五千，進攻窩斡。令完顔思敬率本部兵馬進入奚族地區，會合大軍討伐窩斡。

賊黨霿𩄾河猛安蒲速越派人到帥府約定投降，世宗令他捉拿窩斡，許諾給以官職獎賞。賊將投降的人很多，散逃的賊人得知皇帝頒詔書招降，也有很多人來降。其餘的多因疾病瘟疫而死，不再有鬥志。窩斡自知勢窮，就策劃由羊城經西京投奔夏國。大軍加速追擊窩斡，窩斡的部衆又逃走許多，估計無法西去，就向北逃入沙陀一帶。

世宗令尚書省，“凡是脅從的人户被俘虜掠奪，因而造成家人離散，各屬一方，應該進行改正。將士往往隱瞞這些人口，有關部門要搜查出來交付各自的親屬”。

監軍志寧捕獲賊人稍合住，釋放而不殺害，讓他回到賊黨中，令他勸説親近人捉拿窩斡而主動立功，許諾給以官爵獎賞。九月庚子，稍合住與神獨斡捉住窩斡，到右都監完顔思敬處投降，同時捕捉了窩斡的母親徐輦和他的妻子、兒子、兒媳、弟弟、侄兒，收繳了所有僞政權的金銀牌印。唐括孛古底捕獲前胡里改節度使什温及其家屬。西北路招討使李家奴捕獲僞樞密使逐斡等三十多人，又和猛安泥本婆果追擊僞監軍那也直到天成縣，那也就投降了，又捕獲僞都元帥醜哥并繳獲金牌一面、銀牌五面。志寧和清臣、宗寧、速哥等追擊餘黨，抵達燕子城，捕獲了該地的全部賊黨。又前行到抹拔里達的境内，捕獲全部逃賊，叛黨於是被平定。

甲辰，皇太子率百官上賀表。乙巳，用詔書通告全國。辛亥，完顔思敬在京城獻納俘虜，窩

京師，窩斡梟首于市，磔其手足，分懸諸京府。其母徐輦及妻子皆戮之。契丹降人皆拘其器仗，貧不能自給者官爲養濟。

括里、扎八率衆南走，詔左宣徽使宗亨追及之。扎八詐稱降，宗亨信其言，遂不與戰。扎八紿之曰："括里驚走，願追之。"宗亨縱扎八去。益都猛安欲以所部追括里、扎八，宗亨恐分其功，不聽，而縱軍士取賊所棄資囊人畜而自有之。括里、扎八由是得亡去，遂奔于宋。宗亨降寧州刺史。其後，宋李世輔用括里、扎八，遂取宿州，頗爲邊患。

神獨斡除同知安化軍節度使，稍合住除同知震武軍節度使事。大定六年，點檢司奏，親軍中有逆黨子弟，請一切罷去。詔曰："身預逆黨者罷之，餘勿問。"

贊曰：金人以燕山與宋，遂啓張覺跳梁之心，覺豈爲宋者哉，蓋欲乘時以徼利耳。耶律余睹從宗望追天祚，曾不遺餘力，功成驕溢，自取誅滅，咈哉。正隆佳兵，契丹作難，《傳》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可不戒哉？

斡被斬殺於市中，砍下他的手脚，分别懸挂在各京府示衆。他的母親徐輦及妻兒都被殺。全部没收契丹降人的兵器，貧困而無力自給的人由官府供給。

括里、扎八率衆南逃，世宗令左宣徽使宗亨追上他們。扎八假稱投降，宗亨信了他的話，就不和他們厮殺。扎八騙他説："括里驚恐逃走，我願追捕他。"宗亨放任扎八離去。益都猛安想率本部追捕括里、扎八，宗亨害怕他分了自己的功勞，不同意，并縱容軍士奪取賊人拋棄的財物人畜而占爲己有。括里、扎八因此得以逃走，就投奔到宋國。宗亨被降爲寧州刺史。在這以後，宋國的李世輔利用括里、扎八，因而奪取宿州，造成嚴重的邊患。

任命神獨斡爲同知安化軍節度使，任命稍合住同知震武軍節度使事。大定六年，點檢司上奏，説親軍中有叛黨子弟，請一概罷除。世宗下令説："本人和叛黨有牽連的就罷除，其餘人不追究。"

贊曰：金人把燕山割與宋國，因而引起張覺圖謀不軌的心思，張覺哪是爲宋人着想呢，祇是想趁機謀求利益罷了。耶律余睹隨宗望追擊遼天祚帝，也曾竭盡全力，功成後驕傲自滿，自取滅亡，真是前後矛盾啊。正隆年間海陵王善於用兵，契丹人發動叛亂，《春秋左氏傳》中説："用兵如用火，不加控制將自焚。"能不警惕嗎？

金史卷一百三十四

列傳第七十二

外國(上)

西　夏

夏國王李乾順。其先曰托跋思恭，唐僖宗時，爲夏、綏、銀、宥節度使，與李茂貞、李克用等破黄巢，復京師，賜姓李氏。唐末，天下大亂，藩鎮連兵，惟夏州未嘗爲唐患。歷五代至宋，傳數世至元昊，始稱帝。遼人以公主下嫁李氏，世修朝貢不絶，事具《遼史》。

天輔六年，金破遼兵，遼主走陰山，夏將李良輔將兵三萬來救遼，次天德境野谷，斡魯、婁室敗之于宜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漂没者不可勝計。宗望至陰山，以便宜與夏國議和，其書曰："奉詔有之：夏王，遼之自出，不渝終始，危難相救。今兹已舉遼國，若能如事遼之日以效職貢，當聽其來，毋致疑貳。若遼主至彼，可令執送。"天會二年，始奉誓表，以事遼之禮稱藩，請受割賜之地。宗翰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耶剌部吐禄濼之西，以賜之。

天會二年三月，乾順遣把里公亮等來上誓表，曰："臣乾順言：今月十五日，西南、西北兩路都統遣左諫議大夫王介儒等齎牒奉宣，若夏國追

夏國王李乾順。他的先輩名叫托跋思恭，唐僖宗時，任夏、綏、銀、宥等州節度使，和李茂貞、李克用等共破黄巢，收復京師，被賜姓李。唐末，天下大亂，各方軍鎮相繼興兵，衹有夏州不曾構成唐朝的憂患。經歷五代，直到宋初，又傳了幾代就到了元昊統治時期，這時夏國王纔開始稱皇帝。遼國人以公主下嫁給李氏，代代備辦朝貢，從未斷絶，有關事實一一載入《遼史》。

天輔六年，金軍擊敗遼兵，遼主逃往陰山，夏國將領李良輔率兵三萬來救遼，進到天德境内的野谷附近，斡魯、婁室在宜水擊敗他，追到野谷，澗水暴漲而來，被冲走淹死的難以數計。宗望來到陰山，憑見機决事的權力和夏國議和，他在給夏人的書信中說："我接到的詔令中有這樣的話：夏王自從遼國建立後，對遼始終不渝，在危難時給予救援。現在我們已取代遼國，如夏能像對待遼國時那樣向我稱臣納貢，應允許他們前來歸附，不要加以懷疑猜忌。如遼主到達他們境内，可令他們拘捕送來。"天會二年，夏國纔進獻誓表，用奉事遼國的禮節向金稱臣，請求給予分封的土地。宗翰秉承帝命，劃分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耶剌部吐禄濼以西地區賜給夏國。

天會二年三月，李乾順派把里公亮等來上誓表，表文如下："臣李乾順上言：今月十五日，西南、西北兩路都統派左諫議大夫王介儒等帶來公文，宣告命令，如夏國悔改以前的過失，拘捕

悔前非，捕送遼主，立盟上表，仍依遼國舊制及賜誓詔，將來或有不虞，交相救援者。臣與遼國世通姻契，名係藩臣，輒爲援以啓端，曾犯威而結釁。既速違天之咎，果罹敗績之憂。蒙降德音以寬前罪，仍賜土地用廣藩籬。載惟含垢之恩，常切戴天之望。自今已後，凡於歲時朝賀、貢進表章、使人往復等事，一切永依臣事遼國舊例。其契丹昏主今不在臣境，至如奔竄到此，不復存泊，即當執獻。若大朝知其所在，以兵追捕，無敢爲地及依前援助。其或徵兵，即當依應。至如殊方異域朝覲天闕，合經當國道路，亦不阻節。以上所叙數事，臣誓固此誠，傳嗣不變，苟或有渝，天地鑒察，神明殛之，禍及子孫，不克享國。”所謂西北、西南兩路都統者宗翰也。蓋宗望以太祖命與之通書，而宗翰以便宜割地議和云。

太宗使王阿海、楊天吉往賜誓詔曰：“維天會二年歲次甲辰，閏三月戊寅朔，皇帝賜誓詔於夏國王乾順：先皇帝誕膺駿命，肇啓鴻圖；而卿國據夏臺，境連遼右。以效力於昏主，致結釁於王師。先皇帝以謂忠於所事，務施恩而釋過；迨眇躬之纂紹，仰遺訓以遵行。卿乃深念前非，樂從内附，飭使軺而奉貢，效臣節以稱藩。載錫寵光，用彰復好。所有割賜地土、使聘禮節、相爲援助等事，一切恭依先朝制詔。其依應徵兵，所請宜允。三辰在上，朕豈食言，苟或變渝，亦如卿誓。遠垂戒諭，毋替厥誠。”

於是，宋人與夏人俱受山西地，宋人侵取之，乾順遣使表謝賜誓詔，并論宋所侵地。詔曰：“省所上表，

并押送遼主，訂盟約，上誓表，就按遼國舊制對待并賜予誓詔，將來如有意外事變，雙方互相救援。我國和遼國世代通婚，名義上是屬國之臣，率意給予援助而引起争端，曾經冒犯威嚴而結下仇怨。既招致違背天意的譴責，終陷入損兵折將的憂患。承蒙您頒發恩命而寬恕我以前的罪過，并且還賜予土地以擴展您遠方的屏障。每想到優容罪臣的恩典，常深懷敬奉陛下的願望。自今以後，凡屬歲時朝賀、貢進表章、使者往來等事，一律永遠依照我奉事遼國時的舊例。契丹昏君現不在我境内，假如他逃奔到這裏，不再收留，定即時拘捕奉獻。如大金朝知道他在哪裏，派兵追捕，我不敢再作他的後盾及像過去一樣援助他。如須徵調我國兵馬，定將遵命照辦。如果其他國家或地區到大金天朝拜望，當由本國通過，也不阻止留難。以上所叙數事，我發誓保持這種誠意，世代傳承不變，如有違背，天地明察，神靈責殺，禍延子孫，不能保有王國。”誓表中所説的西北、西南兩路都統指的是宗翰。這件事是由宗望按太祖的命令和夏國通信，而宗翰受權酌情處理，割地議和。

太宗派王阿海、楊天吉前往賜予誓詔，誓詔説：“天會二年即甲辰年，閏三月戊寅初一，皇帝向夏國王李乾順頒發誓詔：我先皇帝順承天命，開創大業；而你據夏地立國，境連遼國西部。因爲對昏君效力，以至和我軍結仇。先皇帝認爲你忠於自己奉事的人，儘量施加恩惠而免除罪過；當我繼承先業，稟承遺訓而遵照施行。你終能深思以前的錯誤，樂意走歸附的道路，整辦使車而進獻貢品，遵守臣節而自稱屬國。因而我命使者賜予榮耀，用以表明和好如初。所有割賜土地、遣使問候的禮節、相互給予援助等事，完全遵照先朝皇帝的命令。奉命調兵一事，你的請求可以同意。日月星三辰在天，我怎能食言，如有變卦違約，也和你的誓言一樣。永久傳示戒告，不要改變誠意。”

這時，宋人和夏人都受賜山西土地，宋人侵奪了夏人當得的土地，乾順派使者上表謝賜誓詔，同時述説了宋人侵占的土地。太宗下令説：

具悉，已命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府從宜定奪。"是時，宗翰朝京師未還，録夏國奏付權都統斡魯，宋人侵略新受疆土、及使人王阿海争儀物事，與夏通問以便宜决之。

"看閱了你上的表章，所述情況都已瞭解，我已命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府根據情形裁决。"這時，宗翰進京朝見還没返回，就抄録了夏國的奏章送交代理都統斡魯，有關宋人侵略夏人新受疆土以及使者王阿海争執禮品等事，委斡魯和夏人互通情報，酌情裁决。

初，以山西九州與宋人，而天德遠在一隅，緩急不可及，割以與夏。後破宋都獲二帝，乃畫陝西分界，自麟府路洛陽溝東距黄河西岸、西歷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過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寨略古蕭關至北谷川，秦鳳路通懷堡至古會州，自此直距黄河，依見今流行分熙河路，盡西邊以限封域。復分陝西北鄙以易天德、雲内，以河爲界。

先前，金把山西九州給與宋國，而天德遠在一角，緊急時刻鞭長莫及，就分割給夏國。後攻破宋國都城，俘虜兩朝皇帝，就劃陝西分界，自麟府路洛陽溝東達黄河西岸、西經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經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寨繞過古時的蕭關至北谷川，秦鳳路通懷堡至古時的會州，由這裏直至黄河，按現今河道分割熙河路，以整個西岸綫劃定疆域。又分割陝西的北邊，用以交换天德、雲内，以黄河爲界。

及婁室定陝西，婆盧火率兵先取威戎城。軍至威戎東與敵遇，擊走之，生致二人，問之，乃知爲夏將李遇取威戎也，乃還其人而與李遇通問。李遇軍威戎西，蒲察軍威戎東，而使使議事于婁室。婁室報曰："元帥府約束，若兵近夏境，則與夏人相爲掎角，毋相侵犯。"李遇使人來曰："夏國既以天德、雲内歸大國，大國許我陝西北鄙之地，是以至此。"蒲察等遂旋軍。睿宗既定陝西，元帥府不欲以陝西北鄙與夏國，詔曰："卿等審處所宜從事。"

當婁室平定陝西時，婆盧火率兵首先攻取威戎城。部隊行至威戎城東，與敵軍相遇，擊退敵軍，活捉二人，經審問纔知是夏國將領李遇前來攻取威戎，於是放回俘虜并和李遇通信聯絡。李遇駐軍於威戎西，蒲察駐軍於威戎東，而派使者來和婁室議事。婁室回報説："元帥府約束我們，如兵近夏境，就和夏人相互聲援，合力夾擊敵人，不要互相侵犯。"李遇派人來説："夏國既以天德、雲内歸還大金國，大金國答應把陝西北邊的土地給我國，因此我們來到這裏。"於是蒲察等就回兵了。睿宗平定陝西後，元帥府不想把陝西北邊給予夏國，太宗下令説："你們仔細斟酌可行辦法，自行處理。"

天眷二年，國王乾順薨，子仁孝立，遣使册命，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皇統元年，請置榷場，許之。

天眷二年，夏國王乾順去世，兒子仁孝繼位，熙宗派使者前往任命，加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皇統元年，夏人請求設置交易市場，熙宗同意了。

初，王阿海等以太宗誓詔賜夏國，乾順以契丹舊儀見使者，阿海不肯曰："契丹與夏國甥舅也，故國王坐受，使者以禮進。今大金與夏國君臣也，見大國使者當如儀。"争數日

當初，王阿海等把太宗的誓詔賜給夏國，乾順用待契丹老規矩見使者，阿海不肯，説："契丹和夏國是甥舅關係，所以國王坐着受命，使者依禮進見。現大金和夏國是君臣名分，見大國使者應當按禮儀。"争執了幾天都没能解决，在這

不能決，於是始起立受焉。厥後不遣賜生日使，至是始遣使賜之。

初，慕洧以環州降，及割陝西、河南與宋人，洧奔夏國，夏人以爲山訛首領。及撒离喝再定陝西，洧思歸，夏人知之，遂族洧，以表聞，詔書責讓之。及海陵弒熙宗，遣使報諭，至境上，夏人問曰："聖德皇帝何爲見廢?"不肯納。朝廷乃使有司以廢立之故移文報之。天德二年七月，夏使御史中丞雜辣公濟等來賀，如舊禮。

正隆末伐宋，宋人入秦、隴，夏亦乘隙攻取盪羌、通峽、九羊、會川等城寨，宋亦侵入夏境。世宗即位，夏人復以城寨來歸，且乞兵復宋侵地，詔書嘉獎，仍遣吏部郎中完顏達吉體究陝西利害。邊吏奏，夏人已歸城寨，而所侵掠人口財畜尚未還，請索之。大定四年二月甲申，夏遣其武功大夫紐卧文忠等賀萬春節，入見，附狀奏告，略曰："衆軍破蕩之時，幸而免者十無一二，繼以凍餒死亡，其存幾何？兼夏國與宋兵交，人畜之被俘僇亦多，連歲勤動，士卒暴露，勢皆朘削。又坐爲宋人牽制，使忠誠之節無繇自達，中外咸知，願止約理索，聽納臣言，不勝下國之幸。"其後屢以爲請，詔許之。

久之，其臣任得敬專國政，欲分割夏國。因賀大定八年正旦，遣奏告使殿前太尉芭里昌祖等以仁孝章乞良醫爲得敬治疾，詔保全郎王師道佩銀牌往焉。詔師道曰："如病勢不可療，則勿治。如可治，期一月歸。"得敬疾有瘳，遣謝恩使任得聰來，得敬亦附表進禮物，上曰："得敬自有定分，附表禮物皆不可受。"并却之。

時纔起立受命。定盟以後一直没有派遣賜予生日禮物的使臣，到這時纔首次派人賜給。

先前，慕洧獻環州投降，當割讓陝西、河南給宋人時，慕洧投奔了夏國，夏人委他作山訛首領。當撒离喝再次平定陝西時，慕洧又想回歸，夏人得知後，就殺了慕洧一族人，上表奏報，熙宗下令責備。當海陵王殺了熙宗，派使者告知夏人，到達邊境，夏人問："熙宗皇帝爲什麽被廢掉?"不肯接納使者。金朝廷就令有關部門把廢舊立新的原因寫成文書通報夏人。天德二年七月，夏國派御史中丞雜辣公濟等來賀，遵用先前的禮節。

正隆末年金國伐宋，宋人進入秦、隴地區，夏國也乘機攻取盪羌、通峽、九羊、會川等城寨，宋人也侵入夏境。世宗即位後，夏人又把城寨歸還金國，并請出兵收復宋國侵占的境土，世宗下詔嘉獎，并派吏部郎中完顏達吉考察推究陝西的利害形勢。邊境官吏奏告，夏人已歸還城寨，但擄掠搶奪的人口、財物、牲畜還没歸還，請求索取。大定四年二月甲申，夏國派武功大夫紐卧文忠等來賀萬春節，入見時，附上奏狀稟告，奏狀大略是説："衆軍在遭到摧毁時，僥幸脱難的不到十分之一二，隨後因凍餓死亡，生存的還有多少呢？加上夏國和宋交兵，人員牲畜被擄掠殺害的也很多，連年頻繁的軍事行動，士兵風餐露宿，勢必都有衰減。又因被宋人牽制，使我無法自我表達忠誠的節操，中外的人都瞭解我，希望你約束臣下停止追究索取，接受我的意見，這將是我小國無窮的幸運。"後來夏人對這事又多次提出請求，世宗下令許可。

過了許久，夏國臣任得敬把持國政，試圖分裂夏國。趁賀大定八年春節之便，派奏告使殿前太尉芭里昌祖等以仁孝的奏章請派良醫爲得敬治病，世宗令保全郎王師道佩銀牌前往。世宗命師道説："如病勢不可治，就不要醫治，如可治，限期一月返回。"得敬的病情有所好轉，夏王派謝恩使任得聰來謝，得敬也附帶上表進獻禮物，世宗説："得敬自有既定的名分，附表禮物都不能接受。"於是全都退回。

初，仁孝嗣位，其臣屢作亂，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大定十年，乃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龐嶺地與得敬，自爲國，且上表爲得敬求封。世宗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上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王本意。況夏國稱藩歲久，一旦迫於賊臣，朕爲四海主，寧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自我國家戡定中原，懷柔西土，始則畫疆於乃父，繼而錫命於爾躬，恩厚一方，年垂三紀，藩臣之禮既務踐修，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兹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所有貢物，已令發回。"

先前，仁孝繼承王位，他的臣下多次作亂，任得敬抗禦有功，於是就任夏國丞相達二十多年，他暗懷二心，想取代夏國，誣陷殺害皇親國戚和大臣，聲勢漸漸威逼夏王，仁孝無力控制。大定十年，就分割西南路及靈州囉龐嶺地盤給得敬，讓他自立一國，并上表爲得敬請求封號。世宗用這事咨詢宰相，尚書令李石等説："事關他國，我們何必介入呢，不如應求許可。"世宗説："一國君主哪肯無故分割國土給他人，這事必定是權臣逼奪，不是夏王本意。況且夏國多年來自稱屬國，一旦被奸臣逼迫，我作爲天下之君，難道能容忍這種行爲嗎？如他不能自動改正，我就將派兵討伐，不能同意。"於是退回夏國的貢物，下令給仁孝説："自我國家平定中原，招撫西方，首先是劃分疆域給你父親，隨後又賜給你本人封號官爵，恩惠厚施於一方人，時代延續了數十年，屬國臣子的禮節既須實行，先輩傳下的基業也應固守。現今這項請求，事情很不尋常，不知你作這打算的原因，隨後我將派人詢問。所有貢物，已令發回。"

得敬密通宋人求助，宋以蠟丸書答得敬，夏人得之。得敬始因求醫附表進禮物，欲以嘗試世宗，既不可行，而求封又不可得，仁孝乃謀誅之。八月晦，仁孝誅得敬及其黨與，上表謝，并以所執宋人及蠟丸書來上。其謝表曰："得敬初受分土之後，曾遣使赴大朝代求封建，蒙詔書不爲俞納，此朝廷憐愛之恩，夏國不勝感戴。夏國妄煩朝廷，冒求賊臣封建，深虧禮節。今既賊臣誅訖，大朝不用遣使詢問。得敬所分之地與大朝熙秦路接境，恐自分地以來別有生事，已根勘禁約，乞朝廷亦行禁約。"

得敬暗中和宋人勾結，請求援助，宋人用蠟丸藏書回報得敬，被夏人查獲。得敬最初藉求醫一事附表進禮物，想用這事來探測世宗，既行不通，而求封又不可得，仁孝就設計除掉他。八月三十，仁孝殺了得敬和他的黨羽，上表謝世宗，同時把抓獲的宋人和蠟丸書帶來進獻。仁孝的謝表説："在得敬剛剛接受分割之地後，我曾派使者前來大金朝廷代他求請封國，承蒙陛下下詔，不予應允采納，這是朝廷對我憐愛的恩惠，夏國人有無窮無盡的感激愛戴之情。夏國無故煩擾朝廷，冒昧請求賜予奸臣國號，很失禮節。現在奸臣既已鏟除，大朝不用遣使詢問。得敬所分的地和大朝熙秦路接境，我擔心自分地以來發生了其他事變，已進行追查并嚴令約束，請朝廷也嚴行約束。"

十二年，上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乃減罷保安、蘭州榷場。

大定十二年，世宗對宰臣説："夏國用珠玉交换我國的絲帛，是用不實用的東西换我有用之物。"於是就削減了保安、蘭州的交易市場。

仁孝深念世宗恩厚，十七年，獻

仁孝常思世宗的恩德深厚，大定十七年，進

本國所造百頭帳，上曰：“夏國貢獻自有方物，可却之。”仁孝再以表上曰：“所進帳本非珍異，使人亦已到邊，若不蒙包納，則下國深誠無所展效，四方鄰國以爲夏國不預大朝眷愛之數，將何所安？”乃許與正旦使同來。

先是，尚書省奏：“夏國與陝西邊民私相越境，盜竊財畜，奸人托名榷場貿易，得以往來，恐爲邊患。使人入境與富商相易，亦可禁止。”於是，復罷綏德榷場，止存東勝、環州而已。仁孝表請復置蘭州、保安、綏德榷場如舊，并乞使人入界相易用物。詔曰：“保安、蘭州地無絲枲，惟綏德建關市以通貨財。使副往來，聽留都亭貿易。”章宗即位，詔曰：“夏使館內貿易且已。”明昌二年，復舊。

頃之，夏人肆牧於鎮戎之境，邏卒逐之，夏人執邏卒而去。邊將阿魯帶率兵詰之，夏廂官吴明契、信陵都、卜祥、徐餘立等伏兵三千於澗中，阿魯帶口中流矢而死，取其弓甲而去。詔索殺阿魯帶者，夏人處以徒刑，詔索之不已，夏人乃殺明契等。

明昌四年，仁孝薨，子純佑嗣立。承安二年，復置蘭州、保安榷場。承安五年，純佑母病風求醫，詔太醫判官時德元及王利貞往，仍賜御藥。八月，再賜醫藥。泰和六年三月，仁孝弟仁友子安全，廢純佑自立，再閱月死于廢所。七月，使純佑母羅氏爲表，言純佑不能嗣守，與大臣定議立安全爲王，遣使奏告。夏使私問館伴官：“奏告事詔許否？”館伴官曰：“此不當問也。”夏使曰：“明日當問諸客省，若又不答，則升殿奏

獻本國所造的百頭帳，世宗說：“夏國貢獻自有本土產物，這事可加以拒絕。”仁孝再次上表說：“所進帳并不是奇珍異寶，使者也已到達邊境，如不能蒙你包涵笑納，那麽我小國深切的誠意没能有所體現，四方鄰國將認爲夏國不能列入大金國關懷的屬國行列，我還有什麽安寧呢？”世宗這纔同意獻物使和賀春節使者一同前來。

在這以前，尚書省上奏說：“夏國和陝西邊民都私自越境，盜竊財物牲畜，奸邪的人藉口到市場貿易，得以往來，恐會造成邊患。使者入境和富商交易的事，也可以禁止。”因此又廢除了綏德交易市場，衹保留了東勝、環州而已。仁孝上表請求依舊重建蘭州、保安、綏德交易市場，同時請允許使者入境交換常用物品。世宗下令說：“保安、蘭州地區不出產絲麻，衹在綏德建立集市流通貨物。正副使臣往來，允許停留在都亭進行貿易。”章宗即位後，下令說：“夏國使臣在館舍中的貿易暫停。”明昌二年，又恢復舊制。

不久，夏人在鎮戎的境內隨意放牧，巡邏士兵驅趕他們，夏人捉拿了巡邏兵後離去。邊將阿魯帶率兵追究，夏國廂官吴明契、信陵都、卜祥、徐餘立等在山澗中埋伏三千兵馬，阿魯帶口中飛箭而死，夏人取走了他的弓箭和甲胄。章宗下令要夏國交出殺阿魯帶的人，夏國衹判處了徒刑，章宗不停地下令索取，夏國最終殺了吴明契等人。

明昌四年，仁孝去世，子純佑繼位。承安二年，重置蘭州、保安交易市場。承安五年，純佑的母親得風病，向金國求醫，章宗令太醫判官時德元及王利貞前往，并賜給皇宮藥物。八月，再次賜給醫藥。泰和六年三月，仁孝弟弟仁友的兒子安全，廢純佑而自立，過了兩個多月純佑死在廢置他的地方。七月，安全叫純佑母親羅氏作表章，說純佑不能繼續保守先業，自己和大臣商定立安全爲王，派使者奏告。夏使私下問館伴官說：“奏告的事情皇上下令同意没有？”館伴官說：“這事你不當問。”夏使說：“明天我將向客省問這事，如又不答，我就上殿求請。”章宗得

請。”上聞之，使客省諭以許所祈之意，乃賜羅氏詔詢其意，夏人復以羅氏表來，乃封安全爲夏國王。

大安三年，安全薨，族子遵頊立。遵頊先以狀元及第，充大都督府主，立在安全薨前一月，衛紹王無實録，不知其故。然是時金兵敗績于會河堡，夏人乘其兵敗侵略邊境，而通使如故。

崇慶元年三月，攻葭州。至寧元年六月，攻保安州。貞祐元年十一月，攻會州，都統徒單醜兒擊走之。十二月，陷涇州。二年八月，歸國人喬成齎夏國書，大概言金邊吏侵略，乞禁戢。詔移文答之，宰臣言“既非公牒，今將責問，彼必飾詞，徒爲虚文，無益于事”。乃止。未幾，夏人攻慶原、延安、積石州，乃詔有司移文責問。

十一月，蘭州譯人程陳僧結夏人以州叛，邊將敗其兵三千。三年正月，夏兵攻武延川，宣宗曰：“此不足慮，恐由他道入也。”既而聞邊吏侵夏境，夏人乃攻環州，詔治邊吏罪。夏兵攻積石州，都統姜伯通敗之。夏兵入安鄉關，都統曹記僧、萬户忽三十却之。二月，攻環州，刺史烏古論延壽敗之于境上。

三月，詔議伐夏，陕西宣撫司奏：“往者，夏人侵我環、慶、河、蘭、積石，以兵應之，悉皆遁去，遽還巢穴，蓋爲我備也。今蘭州潰兵猶未集，軍實多不完，沿邊地寒，春草始生，未可芻牧，兩界無烟火者三百餘里，不宜輕舉。”從之。

四月，詔河州提控曹記僧、通遠軍節度使完顔狗兒討程陳僧，夏人援之。九月，遂破西關堡。夏人復攻第

知，令客省把自己同意夏人請求的意思告訴他，隨後就下詔給羅氏，詢問她的心意，夏人又用羅氏的表章來報，於是就封安全爲夏國王。

大安三年，安全去世，族子遵頊登位。遵頊先前以狀元中選，充任大都督府主，他登位在安全死前一月，由於衛紹王一朝没有實録，不知是什麽緣故。但知這時金兵在會河堡戰敗，夏人趁金國兵敗侵略邊境，而照舊互通使臣。

崇慶元年三月，夏人攻葭州。至寧元年六月，攻保安州。貞祐元年十一月，攻會州，都統徒單醜兒擊退了夏兵。十二月，夏兵攻占涇州。貞祐二年八月，回歸金國的人喬成帶來夏國人的書信，大略是説金國邊境官吏侵犯掠奪，請求禁止。宣宗下令用一道譴責文書作答覆，宰臣説“來的既不是公文，今將責問，對方必然假托言詞，白作一道空文，對事情没有好處”。於是就作罷。不久，夏人攻慶原、延安、積石州，於是令有關部門行文責問。

十一月，蘭州譯人程陳僧勾結夏人，出賣本州反叛，邊將擊敗了敵兵三千。貞祐三年正月，夏兵攻武延川，宣宗説：“這裏不值得憂慮，恐會由其他路入侵。”隨後聽説是邊吏侵犯夏境，夏人纔攻環州，就下令處治邊吏的罪過。夏兵攻積石州，都統姜伯通打敗了夏軍。夏兵進入安鄉關，都統曹記僧、萬户忽三十打退了他們。二月，夏兵攻環州，刺史烏古論延壽在環州的邊境地帶打敗了夏軍。

三月，宣宗令商議討伐夏國事，陕西宣撫司上奏説：“以往夏人侵犯我國環、慶、河、蘭、積石等州，一旦我們用兵迎敵，他們全都逃走，很快退回老窩，這是因爲我軍有準備。現在蘭州潰散的兵馬還没招齊，軍事物資多不充足，沿邊地區氣候寒冷，春草剛開始生長，不能放養畜牧，邊界兩方三百多里地都無人烟，不應輕舉妄動。”宣宗接受這意見。

四月，宣宗令河州提控曹記僧、通遠軍節度使完顔狗兒討伐程陳僧，夏人援助陳僧。九月，就攻克了西關堡。夏人又攻第五將城，萬户楊再

五將城，萬户楊再興擊走之。詔陝西宣撫司及沿邊諸將，降空名宣敕，臨陣立功，五品以下并聽遷授。十月，攻保安及延安，都統完顏國家奴破之。既而深入臨洮，總管陀滿胡土門不能禦，陝西宣撫副使完顏胡失來救臨洮，大敗于渭源堡。城破，胡失來被執。十一月，夏兵敗于克戎寨，復敗于熟羊寨，宰相入賀，宣宗曰："此忠賢之力也。"夏兵進圍臨洮，陀滿胡土門破之。四年四月，夏葩俄族總管汪三郎率衆來降，進羊千口，詔納之，優給其直。來遠鎮獲諜人，言宋、夏相結來攻，詔陝西行省備之。

興擊退了他們。宣宗下令給陝西宣撫司及沿邊諸將，頒發給空名委任狀，對臨陣立功的人，五品以下的官職都允許由他們升任。十月，夏人攻保安及延安，都統完顏國家奴擊潰了他們。隨後夏軍深入臨洮，總管陀滿胡土門無力抵禦，陝西宣撫副使完顏胡失來援救臨洮，在渭源堡大敗。城被攻破，胡失來被俘。十一月，夏兵在克戎寨戰敗，又在熟羊寨戰敗，宰相入朝慶賀，宣宗說："這是忠臣賢士的努力。"夏兵進圍臨洮，陀滿胡土門擊潰了敵人。貞祐四年四月，夏國葩俄族總管汪三郎率衆來降，進獻羊一千隻，宣宗下令收下，給予很高的價錢。來遠鎮抓到探子，供稱宋、夏聯合來攻，宣宗令陝西行省防備。

夏於來羌城界河起折橋，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焚之，斬馘甚衆。六月，鄜延路奏，夏人牒報用彼國光定年號，詔封還其牒。閏月，慶陽總管慶山奴伐夏，出環州，陝西行省請中分其軍，令慶山奴出第三將懷安寨，環州刺史完顏胡魯出環州，宣宗曰："聞夏人移軍備其王城，尚恐詐我，勿墮其計中也。"提控完顏狗兒抵蘭州西關堡，招得舊部曲九人，掩擊夏兵于阿彌灣，殺其將士百餘人。八月，左監軍烏古論慶壽敗夏兵于安塞堡。右都監賽不擊走夏兵于結耶觜川，復破之于車兒堡。十一月，提控石盞合喜、楊斡烈解定西之圍。

夏人在來羌城界河上修造折橋，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焚毀了它，殺死很多夏兵。六月，鄜延路奏告，夏人來公函通報使用本國的光定年號，宣宗令封還夏人的公函。閏六月，慶陽總管慶山奴討伐夏國，由環州出兵，陝西行省請平分他的部隊，令慶山奴由第三將懷安寨出擊，環州刺史完顏胡魯由環州出擊，宣宗說："聽説夏人調動軍隊防禦他的王城，也許會是欺騙我們的，不要掉進他們的圈套中。"提控完顏狗兒抵達蘭州西關堡，招得老部下九人，對阿彌灣的夏兵發起突襲，殺死夏軍將士一百多人。八月，左監軍烏古論慶壽在安塞堡打敗夏兵，右都監賽不在結耶觜川擊退夏軍，又在車兒堡擊潰他們。十一月，提控石盞合喜、楊斡烈解了定西的圍。

十二月丙寅，宣宗與皇太子議伐夏，左監軍陀滿胡土門、延安總管古里甲石倫攻鹽、宥、夏州，慶陽總管慶山奴、知平凉府移剌荅不也攻威、靈、安、會等州。

十二月丙寅，宣宗和皇太子商議伐夏，左監軍陀滿胡土門、延安總管古里甲石倫攻鹽、宥、夏州，慶陽總管慶山奴、知平凉府移剌荅不也攻威、靈、安、會等州。

興定元年正月，夏兵三萬自寧州還，慶山奴以兵邀擊，敗之。詔河東行省胥鼎選兵三萬五千，付陀滿胡土門伐夏。鼎馳奏不可，遂止，語在

興定元年正月，夏軍三萬人由寧州回師，慶山奴用兵攔擊，打敗夏兵。宣宗令河東行省胥鼎選派兵馬三萬五千人，交付陀滿胡土門，用作討伐夏國。胥鼎急速上奏，認爲不可，於是就作罷

《鼎傳》。右都監完顏仲元請試兵西夏，出其不意必獲全勝，兵威既振，國力益完。詔下尚書省、樞密院議。

了，事見本書《胥鼎傳》。右都監完顏仲元請求對西夏用兵，出其不意，必獲全勝，兵威既能大振，國力更加充實。宣宗下令把他的意見交付尚書省、樞密院商議。

夏人福山以俘户來降，除同知澤州軍州事。

夏人福山帶着俘虜的民户來降，金國任命他爲同知澤州軍州事。

五月，夏兵入大北岔，都統紇石烈猪狗掩擊，敗之。宣宗欲與夏議和，右都監慶山奴屯延安，奏曰："夏國决不肯和，徒見欺耳。"既而，獲諜者言，遵頊聞大金將約和，戒諭將士無犯西鄙。宰臣奏曰："就令如此，邊備亦不宜弛。"宣宗以爲然。

五月，夏兵進入大北岔，都統紇石烈猪狗發起突襲，打敗夏兵。宣宗想與夏人議和，右都監慶山奴駐守在延安，他上奏説："夏國决不肯和，衹會被他們欺騙。"隨後，從探子口中得知，遵頊聽説大金將議和，告誡將士不得侵犯金國西部邊地。宰臣上奏説："即便是這樣，邊地戰備也不應鬆弛。"宣宗認爲不錯。

右都監完顏閶山敗夏兵于黄鶴岔。夏人圍羊狼寨，都統党世昌與戰，完顏狗兒遣都統夾谷瑞夜斫夏營，遂解其圍，猶駐近地。左都監白撒發定西鋭兵、龕谷副統包孝成緋翮翅軍，合擊走之。八月，安定堡馬家平總押李公直敗夏兵三千。九月，都統羅世暉却夏兵于克戎寨。

右都監完顏閶山在黄鶴岔擊敗夏軍。夏人圍困羊狼寨，都統党世昌和他們交戰，完顏狗兒派都統夾谷瑞趁夜襲擊夏營，就解了羊狼寨的圍，但夏兵還駐扎在近地。左都監白撒調撥定西精鋭兵馬、龕谷副統包孝成的緋翮翅軍，合力夾擊，趕走夏軍。八月，安定堡馬家平總押李公直擊敗夏兵三千人。九月，都統羅世暉在克戎寨打退夏軍。

興定二年三月，右都監慶山奴奏："夏人有乞和意，保安、綏德、葭州得文報，乞復互市，以尋舊盟。以臣觀之，此出於遵頊，非邊吏所敢專者。"朝廷不以爲然。

興定二年三月，右都監慶山奴上奏説："夏人有求和的心意，保安、綏德、葭州得到他們的通報文書，請求恢復相互貿易，以便重結以前的盟約。就我的觀察，這事是出自遵頊的决定，不是邊地官吏所敢擅自作主的。"朝廷認爲不是這樣。

五月，夏人入葭州，慶山奴破之于馬吉峰。七月，犯龕谷，夾谷瑞、趙防敗之，追至質孤堡。三年閏月，夏人破通秦寨，提控納合買住擊敗之，自葭蘆川遁去。華州元帥完顏合達出安寨堡至隆州，敗其兵二千。進攻隆州，克其西南，會暮乃還。十二月，詔有司移文夏國。

五月，夏人進入葭州，慶山奴在馬吉峰擊潰夏軍。七月，夏兵侵犯龕谷，夾谷瑞、趙防打敗了他們，追擊到質孤堡。興定三年閏三月，夏人攻克通秦寨，提控納合買住擊敗了夏人，夏人由葭蘆川逃走。華州元帥完顏合達經由安寨堡抵達隆州，擊敗夏兵二千人。又進攻隆州，攻破了它的西南角，正當夜幕降臨，於是就退兵。十二月，宣宗令有關部門行文譴責夏國。

四年二月，夏人犯鎮戎，金師敗績，夏人公移語不遜，詔詞臣草牒折之。四月，夏兵犯邊，元帥石盞合喜遇于鹿兒原，提控烏古論世顯以偏師

興定四年二月，夏人進攻鎮戎，金軍潰敗，夏人在官方文書中出言不遜，宣宗令負責文翰的臣下草擬一道公函進行駁斥。四月，夏兵侵犯邊境，元帥石盞合喜在鹿兒原迎敵，提控烏古論世

敗之，都統王定復破其衆于新泉城。元帥慶山奴攻宥州，圍神堆府，穴其城，士卒有登者，援兵至，擊走之，斬首二千，俘百餘人，獲雜畜三千餘。八月，夏人陷會州，刺史烏古論世顯降。復犯龕谷，夾谷瑞連戰敗之，夏人乃去。是月，詔有司移文議和，事竟不克。

夏人三萬自高峰鎮圍定西，刺史愛申阿失剌、提控烏古論長壽、温敦永昌擊走之。九月，夏人圍綏平寨、安定堡。未幾，陷西寧州，遂攻定西，烏古論長壽擊却之。乃襲鞏州，石盞合喜逆戰，一日十餘戰，乃解去。

五年正月，詔樞密院議夏事，奏曰："夏人聚兵境上，欲由會州入，已遣行省白撒伏兵險要以待之。鄜延元帥府伺便發兵以綴其後，足以無慮。"二月，寧遠軍節度使夾谷海壽破夏兵于搜嵬堡。三月，復取來羌城。十月，攻龕谷，白撒連敗之。元光元年正月，夏人陷大通城，復取之。三月，提控李師林敗夏兵于永木嶺。八月，攻寧安寨，十月，攻神林堡，十二月，入質孤堡，提控唐括昉敗之。

二月，遵頊使其太子德任來伐，德任諫曰："彼兵勢尚强，不若與之約和。"遵頊笑曰："是非爾所知也。彼失蘭州竟不能復，何强之有?"德任固諫不從，乞避太子位，願爲僧。遵頊怒，幽之靈州，遣人代將，會天旱不果。

是歲，大元兵問罪夏國，延安、慶原元帥府欲乘夏人之困弊伐之，陝西行省白撒、合達以爲不可，乃止。

隴安軍節度使完顔阿鄰日與將士

顯率偏師打敗夏軍，都統王定在新泉城再次擊潰夏人這支人馬。元帥慶山奴攻宥州，圍神堆府，在城墻上鑿洞，士兵中有人攀上城去，夏人的援兵到達，慶山奴打退了援兵，殺死兩千人，活捉一百多人，繳獲各種牲畜三千多。八月，夏人攻占會州，刺史烏古論世顯投降。夏兵又進攻龕谷，夾谷瑞連續作戰都擊敗夏軍，夏人這纔退走。這月，令有關部門行文議和，這事最終没能成功。

夏軍三萬人由高峰鎮圍攻定西，刺史愛申阿失剌、提控烏古論長壽、温敦永昌擊退了夏人。九月，夏兵圍攻綏平寨、安定堡。不久，夏軍攻克西寧州，接着就攻定西，烏古論長壽擊退了敵人。夏人又襲鞏州，石盞合喜迎戰，一天進行十多次戰鬥，夏人這纔退去。

興定五年正月，宣宗令樞密院商議對夏事宜，樞密院上奏説："夏人把兵力聚集在邊境上，想由會州深入，我們已派行省白撒在險要處伏兵待敵。鄜延元帥府伺機發兵牽制敵人後方，完全不用擔心。"二月，寧遠軍節度使夾谷海壽在搜嵬堡擊潰夏軍。三月，再次攻取來羌城。十月，進攻龕谷，白撒連連敗敵。元光元年正月，夏人攻克大通城，金軍又收復了此城。三月，提控李師林在永木嶺擊敗夏兵。八月，夏人攻打寧安寨，十月，攻打神林堡，十二月，入侵質孤堡，提控唐括昉打敗了夏軍。

元光二年，遵頊令他的太子德任前來進攻，德任規勸説："他們兵勢還很强盛，不如與他們議和。"遵頊笑着説："這不是你能懂得的。他們丢失了蘭州竟然不能收復，哪還説得上什麽强盛?"德任一再規勸遵頊都不接受，德任就請求放棄太子地位，願意去當和尚。遵頊發怒，把他囚禁在靈州，派人代他統兵，遇天旱没能實施。

這年，蒙古軍向夏國興兵問罪，延安、慶原元帥府打算趁夏人的困乏危難而進行討伐，陝西行省白撒、合達認爲不行，於是作罷。

隴安軍節度使完顔阿鄰天天和將士一起宴

宴飲，不治軍事，夏人乘之，掠民五千餘口、牛羊雜畜數萬而去。

自天會議和，八十餘年與夏人未嘗有兵革之事。及貞祐之初，小有侵掠，以至構難十年不解，一勝一負精鋭皆盡，而兩國俱弊。

是歲，遵頊傳位於子德旺。正大元年，和議成，自稱兄弟之國。

三年二月，遵頊死，七月，德旺死，嗣立者史失其名。明年，夏國亡。

先是，夏使精方匭匣使王立之來聘，未復命國已亡，詔於京兆安置，充宣差彈壓，主管夏國降户。八年五月，立之妻子三十餘口至環州，詔以歸立之，賜以幣帛。立之上言，先世本申州人，乞不仕，居申州。詔如所請，以本官居申州，主管唐、鄧、申、裕等處夏國降户，聽唐、鄧總帥府節制，給上田千畝、牛具農作云。

贊曰：夏之立國舊矣，其臣羅世昌譜叙世次，稱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舊姓爲托跋氏。按《唐書》党項八部有托跋部，自党項入居銀、夏之間者號平夏部。托跋思恭以破黄巢功賜姓李氏，兄弟相繼爲節度使，居夏州，在河南。繼遷再立國，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興州而都之。

其地初有夏、綏、銀、宥、靈、鹽等州，其後遂取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郡地，南界横山，東距西河，土宜三種，善水草，宜畜牧，所謂“凉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堅腴，水清冽，風氣廣莫，民俗强梗尚氣，重然諾，敢戰鬥。自漢、唐以水利積穀食邊兵，興州有漢、唐二渠，

飲，不治理軍務，夏人趁機進攻，擄掠民衆五千多人、牛羊雜畜數萬而去。

自從天會年間議和，八十多年來金國和夏國不曾發生戰争。到貞祐初年，出現小規模的侵犯搶奪，以致構成十年不止的戰亂，或勝或負，精鋭力量都損失光了，因而兩國都已困乏。

這年，遵頊把王位傳給兒子德旺。正大元年，兩國達成和議，夏人自稱兄弟之國。

正大三年二月，遵頊死，七月，德旺死，繼位人在史籍中已遺漏了他的名字。第二年，夏國滅亡。

在這之前，夏國派精方匭匣使王立之來拜訪，還没回命夏國就已滅亡，哀宗令把立之安置在京兆，充任宣差彈壓，主管夏國投降過來的民户。正大八年五月，立之的妻子兒女三十多人來到環州，哀宗令歸還立之，賜給絹帛。立之上言，説先代本是申州人，請求不再做官，居住申州。哀宗下令按他的請求辦，以原官銜居住申州，主管唐、鄧、申、裕等州的夏國降户，聽從唐、鄧總帥府的節制，給予他上等田土一千畝、耕牛、農具，讓他從事農作。

贊曰：夏國的建立歷史是很悠久的了，夏國臣子羅世昌編列歷代次第，説元魏衰弱時，居住在松州的人就按元魏舊姓改作托跋氏。按照《唐書》的記載，党項八部中有托跋部，由党項入居銀、夏之間地區的稱作平夏部。托跋思恭因戰敗黄巢的功勞被賜姓李，兄弟相繼任節度使，住在夏州，地處黄河以南。繼遷再度建國，元昊時開始强大，於是向北渡過黄河，築興州城并作爲首都。

夏國的版圖最初有夏、綏、銀、宥、靈、鹽等州，後來又取得武威、張掖、酒泉、燉煌數郡地，南以横山爲界，東達西河，土地適合三季耕作，水草肥美，便於畜牧，前史所稱的“凉州畜牧天下第一”是不錯的。這裏的土壤厚實肥沃，水質清醇，風光遼闊，民俗强悍耿直，好意氣用事，重信用，敢戰鬥。從漢、唐以來靠水利發展生産，積蓄糧食，供給邊兵食用，興州有漢、唐

甘、凉亦各有灌溉。土境雖小，能以富强，地勢然也。

五代之際，朝興夕替，制度禮樂蕩爲灰爐。唐節度使有鼓吹，故夏國聲樂清厲頓挫，猶有鼓吹之遺音焉。然能崇尚儒術，尊孔子以帝號，其文章辭命有可觀者。立國二百餘年，抗衡遼、金、宋三國，偭鄉無常，視三國之勢强弱以爲異同焉。故近代學者記西北地理，往往皆臆度言之。聖神有作，天下會于一，驛道往來視爲東西州矣。

兩條渠道，甘、凉州也各有灌溉設施。夏國境土雖小，能憑此富强，是由地理狀態決定的。

五代之際，廢置不常，朝行夕改，制度禮樂化爲灰燼。唐代的節度使配備有鼓吹樂器，所以夏國的音樂高朗激切、抑揚頓挫，還有鼓吹樂的餘味。但夏國能崇尚儒學，用帝號尊奉孔子，禮樂法度外交禮儀都有可觀之處。夏立國二百多年，和遼、金、宋三國抗衡，向背不常，觀察三國的勢力强弱來決定自己的取捨。所以近代學者記西北地理，往往都是憑臆測來説的。聖明的君主興起，天下歸於一家，人們通過驛道來來往往，就把以前的各國看作東州西州了。

金史卷一百三十五

列傳第七十三

外國(下)

高　麗

高麗國王，王楷。其地，鴨緑江以東，曷懶路以南，東南皆至于海。自遼時，歲時遣使修貢，事具《遼史》。

唐初，靺鞨有粟末、黑水兩部，皆臣屬于高麗。唐滅高麗，粟末保東牟山，漸强大，號渤海，姓大氏，有文物禮樂。至唐末稍衰，自後不復有聞。金伐遼，渤海來歸，蓋其遺裔也。黑水靺鞨居古肅慎地，有山曰白山，蓋長白山，金國之所起焉。女直雖舊屬高麗，不復相通者久矣。及金滅遼，高麗以事遼舊禮稱臣于金。

初，有醫者善治疾，本高麗人，不知其始自何而來，亦不著其姓名，居女直之完顔部。穆宗時戚屬有疾，此醫者診視之，穆宗謂醫者曰："汝能使此人病愈，則吾遣人送汝歸汝鄉國。"醫者曰："諾。"其人疾果愈，穆宗乃以初約歸之。乙離骨嶺僕散部胡石來勃菫居高麗、女直之兩間，穆宗使族人叟阿招之，因使叟阿送醫者，歸之高麗境上。醫者歸至高麗，因謂高麗人，女直居黑水部者部族日强，兵益精悍，年穀屢稔。高麗王聞

高麗國王名叫王楷。高麗的領土，在鴨緑江以東，曷懶路以南，東面和南面都抵達於海。從遼國時起，逢年過節都派使者奉獻貢品，有關事實一一記載於《遼史》。

唐朝初年，靺鞨有粟末、黑水兩部，都臣屬於高麗。唐滅高麗，粟末保守東牟山，逐漸强大，號稱渤海，姓大氏，有禮樂法令典章制度。至唐末逐漸衰落，從這以後就不再有什麼消息。金征伐遼國，渤海人前來歸附，這些人就是粟末延續下來的後代。黑水靺鞨居住在古代肅慎人聚居的地區，這裏有山名叫白山，也就是長白山，金國的發源地。女真雖原屬高麗，但中斷交往已很久了。當金滅遼國後，高麗用奉事遼國的舊禮向金稱臣。

先前，有個很能治病的醫生，本是高麗人，不知他當初是從哪裏來的，也不公開他的姓名，居住在女真的完顔部。穆宗時有親屬生病，這位醫生進行診斷，穆宗對醫生説："你能治好這人的病，那麼我就派人送你回歸故國家鄉。"醫生説："行。"這人的病果然好了，穆宗就按先前的約定送醫生還鄉。乙離骨嶺僕散部人胡石來勃菫居住在高麗、女真之間，穆宗派族人叟阿去招納，順便叫叟阿送醫生，一直送到高麗邊境上。這醫生回到高麗後，就對高麗人説，女真居處黑水部的部族日益强大，兵馬更加精悍，糧食屢獲豐收。高麗王聽説後，就派遣使臣和女真勾通關

之，乃通使于女直。既而，胡石來來歸，遂率乙離骨嶺東諸部皆内附。

穆宗十年癸未，阿踈自遼使其徒達紀來説曷懶甸人，曷懶甸人執之。穆宗以達紀送高麗，謂高麗王曰："前此爲亂於汝鄙者，皆此輩也。"及破蕭海里，使斡魯罕往高麗報捷，高麗亦使使來賀。未幾，復使斜葛與斡魯罕往聘，高麗王曰："斜葛，女直之族弟也，其禮有加矣。"乃以一大銀盤爲謝。

厥後，曷懶甸諸部盡欲來附，高麗聞之不欲使來附，恐近於己而不利也，使人邀止之。斜葛在高麗及往來曷懶道中，具知其事，遂使石適歡往納曷懶甸人。未行而穆宗没，康宗嗣，遣石適歡以星顯統門之兵往至乙離骨嶺，益募兵趨活涅水，徇地曷懶甸，收叛亡七城。高麗使人來告曰："事有當議者。"曷懶甸官屬使斜勒詳穩、冶刺保詳穩往，石適歡亦使盃魯往，高麗執冶刺保等，而遣盃魯曰："無與爾事。"於是，五水之民皆附於高麗，團練使陷者十四人。

二年甲申，高麗來攻，石適歡大破之，殺獲甚衆，追入其境，焚略其戍守而還。四月，高麗復來攻，石適歡以五百人禦於闢登水，復大破之，追入闢登水，逐其殘衆逾境。於是，高麗王曰："告邊釁者皆官屬祥丹、傍都里、昔畢罕輩也。"十四團練、六路使人在高麗者，皆歸之，遣使來請和。遂使斜葛經正疆界，至乙離骨水、曷懶甸活禰水，留之兩月。斜葛不能聽訟，每一事輒至枝蔓，民頗苦之。康宗召斜葛還，而遣石適歡往。石適歡立幕府于三潺水，其嘗陰與高麗往來爲亂階者，即正其罪，餘無所問。康宗以爲能。

係。隨後，胡石來前來歸附，於是就率領乙離骨嶺以東諸部全體納入女真的統屬之内。

穆宗十年即癸未年，阿踈從遼國派他的手下人達紀來游説曷懶甸人，曷懶甸人拘留了他。穆宗把達紀送到高麗，對高麗王説："以前在你邊疆作亂的都是這些人。"當擊敗蕭海里後，派斡魯罕前往高麗報捷，高麗也派使者來祝賀。不久，又派斜葛和斡魯罕前往拜訪，高麗王説："斜葛是女真首領的族弟，他們的禮節加重了。"於是就用一個大銀盤表示謝意。

在這以後，曷懶甸諸部全都想來歸附，高麗王得知，不肯讓他們去歸附女真，擔心離自己近而有不利之處，就派人强行阻止。斜葛在高麗及往來曷懶路途中，清楚瞭解這件事，就派石適歡前去招納曷懶甸人。還没出發穆宗死了，康宗繼任，派石適歡率星顯統門的兵馬抵達乙離骨嶺，增募士兵開往活涅水，逐步占領曷懶甸地區，取得了叛離者的七座城。高麗派人來説："事情有應當商量的地方。"曷懶甸官員中派斜勒詳穩、冶刺保詳穩前往，石適歡也派了盃魯前往，高麗拘留了冶刺保等人，而遣回盃魯，對盃魯説："不關你的事。"就這樣，五條河水間的民户都歸附於高麗，團練使落入高麗人手中的有十四人。

康宗二年即甲申年，高麗前來進攻，石適歡大敗高麗軍，殺死和俘虜了許多人，追入高麗境内，焚毁及搶劫了高麗的邊防據點後撤回。四月，高麗又來進攻，石適歡率五百人在闢登水抵禦，又大敗高麗，追入闢登水，把高麗殘軍趕出邊境。在這種情況下，高麗王就説："報告情况引起邊患的都是當地官員祥丹、傍都里、昔畢罕這班人。"把十四名團練使、在高麗的六路使者都放了回來，派使臣來請和。於是就派斜葛經劃確定疆界，他到了乙離骨水、曷懶甸活禰水，停留了兩個月。斜葛没有斷案能力，每一件事總是搞得頭緒紛繁，民衆深感痛苦。康宗召回斜葛，而派石適歡前往。石適歡在三潺水設置軍府，對曾經暗中與高麗往來而挑起禍亂的人，立即依法處治，其餘的人概不追究。康宗認爲他很

有才幹。

四年丙戌，高麗使使黑歡方石來賀嗣位，康宗使盃魯報聘，且尋前約，取亡命之民。高麗許之，曰："使使至境上受之。"康宗以爲信然，使完顏部阿聒、烏林荅部勝昆往境上受之。康宗畋于馬紀嶺乙隻村以待之。阿聒、勝昆至境上，高麗遣人殺之，而出兵曷懶甸，築九城。

康宗四年即丙戌年，高麗派使者黑歡方石前來祝賀康宗繼任首領之位，康宗派盃魯回拜，并重申以前的盟約，索取逃亡到高麗的人。高麗答應了，說："請派使者到邊境上接收。"康宗信以爲然，派完顏部阿聒、烏林荅部勝昆前往邊境接收。康宗在馬紀嶺乙隻村打獵，等待他們的消息。阿聒、勝昆到達境上，高麗派人殺了他們，并出兵曷懶甸，修築了九個城。

康宗歸，衆咸曰："不可舉兵也，恐遼人將以罪我。"太祖獨曰："若不舉兵，豈止失曷懶甸，諸部皆非吾有也。"康宗以爲然，乃使斡塞將兵伐之，大破高麗兵。六月，高麗率衆來戰，斡塞敗之，進圍其城。七月，高麗復請和，康宗曰："事若酌中，則與之和。"高麗許歸亡入之民，罷九城之戍，復所侵故地，遂與之和。

康宗回來後，衆人都說："不可出兵，擔心遼人將用這事來怪罪我們。"祇有太祖一人說："若不舉兵，豈祇喪失曷懶甸，各部都不會屬於我們了。"康宗認爲他的話不錯，就派斡塞率兵討伐，大敗高麗兵。六月，高麗率衆來戰，斡塞擊敗了他們，進兵圍困他們的城池。七月，高麗再次求和，康宗說："這事他們如處理得合情合理、切實可行，就與他們講和。"高麗許諾歸還逃入本國的民户，撤走九城的守軍，交還侵占的故土，於是就和高麗講和。

收國元年九月，太祖已克黄龍府，命加古撒喝攻保州。保州近高麗，遼侵高麗置保州。至是，命撒喝取之，久不下，撒喝請濟師，且言高麗王將遣使來。太祖使納合烏蠢以百騎益之，詔撒喝曰："汝領偏師，屢破重敵，多所俘獲，及聞胡沙數戰有功，朕甚嘉之。若保州未下，但守邊戍。吾已克黄龍府，聞遼主且至，俟破大敵復益汝兵。所言高麗遣使事，未知果否，至則護送以來。邊境之事，慎之毋忽。"十一月，係遼女直麻懣太彎等十五人皆降，攻開州取之，盡降保州諸部女直。太祖以撒喝爲保州路都統。

收國元年九月，太祖已經攻克了黄龍府，命加古撒喝攻打保州。保州接近高麗，遼國侵略高麗時設置了保州。到這時，就命撒喝攻取它，許久没攻下，撒喝請增加兵力，并説高麗王將派使者前來。太祖派納合烏蠢率騎一百名增援他，令撒喝説："你率領偏師，多次擊潰敵人重兵，多有俘獲，并得知胡沙數戰有功，我十分贊許。如保州没攻下，就衹守住邊防據點。我已攻克黄龍府，聽説遼主將要到達，等我破了大敵再增加你的兵力。你所説高麗派使前來一事，不知來没有，到達後就護送而來。邊境上的事，千萬要謹慎，不能懈怠。"十一月，隸屬遼國的女真人麻懣太彎等十五人都投降，攻取了開州，全部降服了保州境内的諸部女真人。太祖任撒喝爲保州路都統。

太祖已破走遼主軍，撒喝破合主、順化二城，復請濟師攻保州，使斡魯以甲士千人往。二年閏月，高麗遣使來賀捷，且曰："保州本吾舊地，願以見還。"太祖謂使者曰："爾其自

太祖已擊退了遼主的兵馬，撒喝攻破合主、順化二城，再次請求增兵攻打保州，太祖派斡魯率兵一千人前往。收國二年閏正月，高麗派使者來祝賀勝利，并説："保州本是我國故土，希望能把它歸還我們。"太祖對使者説："你們自己去

取之。”詔撒喝、烏蠢等曰：“若高麗來取保州，益以胡剌古、習顯等軍備之，或欲合兵，無得輒往，但謹守邊戍。”及撒喝、阿實賚等攻保州，遼守將遁去，而高麗兵已在城中。既而，高麗國王使蒲馬請保州，詔諭高麗王曰：“保州近爾邊境，聽爾自取，今乃勤我師徒，破敵城下。且蒲馬止是口陳，俟有表請，即當別議。”

天輔二年十二月，詔諭高麗國王曰：“朕始興師伐遼，已嘗布告，賴皇天助順，屢敗敵兵，北自上京，南至于海，其間京府州縣部族人民悉皆撫定。今遣孛菫术孛報諭，仍賜馬一匹，至可領也。”

三年，高麗增築長城三尺，邊吏發兵止之，弗從，報曰：“修補舊城。”曷懶甸孛菫胡剌古、習顯以聞，詔曰：“毋得侵軼生事，但慎固營壘，廣布耳目而已。”

四年，咸州路都統司以兵分屯于保州、畢里圍二城，請益兵，詔曰：“汝等分列屯戍，以固封守，甚善。高麗累世臣事于遼，或有交通，可常遣人偵伺。”

使習顯以獲遼國州郡諭高麗，其國方誅亂者，使謂習顯曰：“此與先父國王之書。”習顯就館。凡誅戮官僚七十餘人，即依舊禮接見，而以表來賀，并貢方物。復以遼帝亡入夏國報之。

高隨、斜野奉使高麗，至境上，接待之禮不遜，隨等不敢往，太宗曰：“高麗世臣於遼，當以事遼之禮事我，而我國有新喪，遼主未獲，勿遽强之。”命高隨等還。天會二年，同知南路都統鶻實荅奏，高麗納叛亡、增邊備，必有異圖。詔曰：“凡

取吧。”太祖下令給撒喝、烏蠢等人説：“如高麗來攻取保州，增加胡剌古、習顯等軍作防備，如他們想合兵進攻，不許輕意前往，祇須謹守邊防據點。”當撒喝、阿實賚等攻打保州時，遼國守將逃走，而高麗兵已在城中。不久，高麗國王派蒲馬來求取保州，太祖以詔書告訴高麗王説：“保州接近你的邊境，讓你自己去攻取，現在却使我勞師動衆，臨城破敵。况且蒲馬祇是口頭陳述，等你有表章來請求時，那就將另作商量。”

天輔二年十二月，太祖下詔告知高麗國王説：“我當初興兵伐遼時，已曾布告，靠上天的輔助順應，屢敗敵兵，北自上京，南至於海，這中間的京府州縣部族人民全都安撫了當。今派孛菫术孛告知，并賜馬一匹，到時可接收。”

天輔三年，高麗增築長城，加高了三尺，邊境官吏出兵制止，高麗人不聽，回答説：“我們祇是修補舊城。”曷懶甸孛菫胡剌古、習顯報告這事，太祖下令説：“不許侵襲生事，祇要謹慎地固守營壘，多布置一些探子就行了。”

天輔四年，咸州路都統司把兵馬分駐於保州、畢里圍二城，請求增加兵力，太祖下令説：“你們分兵布置駐防，以鞏固疆域的防衛，很好。高麗歷代向遼稱臣奉事，也許還有交往，可經常派人偵察。”

派習顯把取得遼國州郡的情况告知高麗，這時高麗國中正消滅亂黨，派人對習顯説：“這是給已故父親高麗國王的書函。”習顯到賓舍住下了。在總共殺了七十多名官員後，高麗王就按舊禮接見了習顯，隨後又用表章前來祝賀，同時貢獻本土特産。金國又把遼帝逃入夏國的消息通報高麗。

高隨、斜野奉命出使高麗，到達邊境上，高麗人接待的禮節不恭敬，高隨等不敢前往，太宗説：“高麗世代向遼稱臣，應當用對待遼國的禮節來奉事我，但我國新近有喪君的事，遼主還没捕獲，不必急於强迫他們。”於是命高隨等人返回。天會二年，同知南路都統鶻實荅上奏，高麗接納叛逃人、加强邊境戰備，必有非常意圖。太

有通問，毋違常式。或來侵略，則整爾行列與之從事。敢先犯彼者，雖捷必罰。"詔闍母以甲士千人戍海島，以備之。

宗下令說："凡有相互通報事宜，不要違背常規。如來侵略，那就整頓你的隊伍和他們進行戰鬥。誰敢先侵犯他們，就是獲勝也必受處罰。"又令闍母率兵士一千人守海島，用以防備高麗的侵犯。

四年，國王王楷遣使奉表稱藩，優詔答之。上使高伯淑、烏至忠使高麗，凡遣使往來當盡循遼舊，仍取保州路及邊地人口在彼界者，須盡數發還。敕伯淑曰："若一一聽從，即以保州地賜之。"高伯淑至高麗，王楷附表謝，一依事遼舊制。八年，楷上表，乞免索保州亡入邊户。是歲，高麗十人捕魚，大風飄其船抵海岸，曷蘇館人獲之，詔還其國。既而勗上表請不索保州亡入高麗户口，太宗從之，自是保州封域始定。

天會四年，高麗國王王楷派使者上表自稱屬國，太宗用嘉許的詔書回報他。太宗派高伯淑、烏至忠出使高麗，要求凡是派遣使臣往來應完全遵循遼國時的舊制，并索取保州路及邊地人口在高麗境内的，一定要全部發送歸還。太宗令伯淑說："如他們一一聽從，你就把保州賜給他們。"高伯淑到了高麗，王楷讓他捎帶表章稱謝，完全依照奉事遼國的舊制。天會八年，王楷上表，請求免予索取保州逃入高麗的邊地民户。這年，高麗有十人捕魚，大風把他們的船颳到海岸，曷蘇館人抓住了他們，太宗下令放他們回國。不久完顏勗上表請求不再索取保州逃入高麗的人口，太宗同意了，從這時起保州的疆域纔確定下來。

皇統二年，詔加楷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六年，楷薨，子晛嗣立。

皇統二年，熙宗下令加授王楷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皇統六年，王楷死，兒子王晛繼位。

大定四年，鴨緑江堡戍頗被侵越焚毁。五年正月，世宗因正旦使朝辭，諭之曰："邊境小小不虞，爾主使然邪，疆吏爲之邪？若果疆吏爲之，爾主亦當懲戒之也。"初，高麗使者别有私進禮物以爲常，是歲萬春節，上以使者私進不應典禮，詔罷之。

大定四年，鴨緑江一綫的據點多遭到侵犯搶劫及焚毁。五年正月，世宗趁高麗賀春節的使臣上朝辭行，告訴他說："邊境上發生些許不愉快的事，是你們國主讓這樣幹的呢，還是邊地官吏幹的呢？如果真是邊地官吏幹的，你們國主也應加以懲罰警告。"先前，高麗使者另有以個人名義進獻的禮物，習以爲常，這年萬春節，世宗認爲使者私進禮物不合典章制度，下令廢除。

十年，王晛弟翼陽公晧廢晛自立。十月，賜生日使、大宗正丞紏至界上，高麗邊吏稱前王已讓位，不肯受使者。十一年三月，王晧以讓國來奏告，詔婆速路勿受，有司移文詳問。高麗告曰："前王久病，昏耄不治，以母弟晧權攝國事。"上曰："讓國大事也，何以不先陳請。"詔有司再詳問。高麗乃以王晛讓國表來，大略稱先臣楷遺訓傳位於弟，又言其子

大定十年，王晛的弟弟翼陽公王晧廢除王晛而自立爲王。十月，賜生日禮物使、大宗正丞紏來到邊界上，高麗邊官說前王已讓位，不肯接納使者。大定十一年三月，王晧用讓國的事來奏告，世宗令婆速路不予接受，有關部門行文仔細察問。高麗報告說："前王久病，昏亂糊塗，不能理事，以同母弟晧暫掌國事。"世宗說："讓王位是件大事，爲什麽不先提出請求。"令有關部門再仔細察問。高麗就用王晛讓王位的表章來報，大致是說自己父親遺訓傳位給弟弟，又表述

有罪不可立之意。上疑之，以問宰執，丞相良弼奏曰："此不可信。晛止一子，往年生孫，嘗有表自陳生孫之喜，一也。晧嘗作亂，晛囚之，二也。今晛不遣使，晧乃遣使，三也。朝廷賜晛生日使，晧不轉達於晛，乃稱未敢奉受，四也。是晧篡兄誣請於天子，安可忍也?"右丞孟浩曰："當詢彼國士民，果皆推服，即當遣使封册。"上曰："封一國之君詢於民衆，此與除拜猛安謀克何異?"乃却其使者，而以詔書詳問王晛，吏部侍郎靖爲宣問王晛使。

了自己兒子有罪不能立爲王的意思。世宗猶豫不决，就徵求執政大臣的意見，丞相良弼上奏説："這事不可相信。王晛衹有一個兒子，往年生孫子時，曾有表章來表達自己得到孫子的喜悦心情，這是第一點。王晧曾作亂，王晛囚禁了他，這是第二點。現王晛没派使者來，王晧却派使者來，這是第三點。朝廷派出賜王晛生日禮物的使者，王晧不轉達給王晛，竟説不敢接受，這是第四點。這些情况表明王晧是篡奪兄長的王位而用謊言向陛下求封，怎能容忍呢?"右丞孟浩説："應當徵求他們本國官吏民衆的意見，如果都傾心順從，就應派使授予封號。"世宗説："封一國君主却向民衆徵求意見，這和任命猛安謀克有什麽不同?"於是就遣退了使者，并用詔書詳細詢問王晛，吏部侍郎靖擔任宣問王晛的使臣。

晧實篡國，囚晛於海島。靖至高麗，晧稱王晛已避位出居他所，病加無損，不能就位拜命，往復險遠，非使者所宜往。靖竟不得見晛，乃以詔授晧，轉取晛表附奏，其言與前表大概相同。靖還，上問大臣，皆曰："晛表如此，可遂封之。"丞相良弼、平章政事守道曰："待晧祈請未晚也。"十二月，晧遣其禮部侍郎張翼明等請封。十二年三月，遂賜封册。晧生日在正月十九日，是歲十二月將盡，未及遣使，有司請至來歲舉行焉。

王晧的確是篡奪王位，把王晛囚禁在海島。靖來到高麗，王晧稱王晛已退位出京，居住在其他地方，病情加重而不見减輕，不能來接受命令，來往的道路艱險遥遠，讓使者前往很不適當。靖最終没能見到王晛，就把詔書授予王晧，經轉手收到王晛的表章帶回奏報，表章内容大致和前表相同。靖返回後，世宗問大臣，大臣都説："王晛的表章既然是這樣，可以按他的意見封授。"丞相良弼、平章政事守道説："等王晧來求請也還不遲。"十二月，王晧派他的禮部侍郎張翼明等來請求委任。大定十二年三月，就賜給王晧委任書。王晧的生日是正月十九日，這年的十二月已將過去，没來得及派遣使臣，有關部門請推遲到第二年舉行這項儀式。

十五年，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叛晧，遣徐彦等九十六人上表曰："前王本非避讓，大將軍鄭冲夫、郎將李義方實弑之。臣位寵請以慈悲嶺以西至鴨緑江四十餘城内屬，請兵助援。"上曰："王晧已加封册，位寵輒敢稱兵爲亂，且欲納土，朕懷撫萬邦，豈助叛臣爲虐。"詔執徐彦等送高麗。頃之，王晧定趙位寵之亂，遣使奏謝。自位寵之亂，晧所遣生日回

大定十五年，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背叛晧，派徐彦等九十六人上表説："前王事實上不是退位讓國，而是大將軍鄭冲夫、郎將李義方殺了他。我請求把慈悲嶺以西至鴨緑江的四十多座城歸附於您，請出兵援助。"世宗説："王晧已給予任命，位寵竟敢興兵作亂，并打算獻出領地，我感召、安撫萬方，怎會助叛臣行凶作惡。"就下令拘押徐彦等送回高麗。不久，王晧平定趙位寵的叛亂，派使者表示感謝。自從趙位寵叛亂，王晧所派遣的回謝賜生日禮物、回謝格外賞賜、賀

謝、橫賜回謝、賀正旦、進奉、萬春節等使，皆阻不通，至是，晧并奏之。詔答其意，其合遣人使令節次入朝。

春節、進貢物、賀萬春節等使臣，都因受阻而没能到達，到這時，王晧就奏請同時派往。世宗用詔書回報他的好意，應當派遣的有關人員，令分批依次入朝。

十七年，賀正旦禮物，玉帶乃石似玉者，有司請移問，上曰："彼小國無能識者，誤以爲玉耳，不必移問。"乃止。十二月，有司奏高麗下節押馬官順成例外將帶甲三過界，上以使人所坐罪重，但令發還本國而已。二十三年，晧母任氏薨，晧乞免賜生日及賀謝等事，詔從之。

大定十七年，高麗賀春節的禮物中，玉帶竟是用像玉的石塊造成，有關部門請行文追究，世宗説："他們是小國，没有能識别真假的人，衹是誤把石塊當作玉而已，不必行文追究。"於是作罷。十二月，有關部門報告高麗下節押馬官順成額外多帶三名士兵入境，世宗想到使者犯罪處罰很重，衹令他們遣送回本國就算了。大定二十三年，王晧母任氏去世，王晧請求免去金國向自己賜生日禮物及自己向金國稱賀道謝等事，世宗表示同意。

章宗即位，詔使至界上頗稽滯，詔移問，高麗遜謝。明昌三年，下節金挺回至平州撫寧縣，毆死當驛人何添兒，有司請"凡人使往還，乞量設兵衛"。參知政事張萬公曰："可於宿頓之地巡護之。"上可其奏。詔："自今接送伴使副，失關防者當坐。"故事，賀正旦使十二月二十九日入見，明昌六年十二月己卯立春，詔於前二日丁丑入見云。

章宗即位後，朝廷派出的使臣到達邊境常被阻留，章宗令行文追究，高麗賠禮道歉。明昌三年，高麗下節金挺返回到平州撫寧縣時，打死了管理賓館的何添兒，有關部門請求"凡是使者往返，請酌情布置兵士警衛"。參知政事張萬公説："可在住宿停留的地方巡邏護衛。"章宗同意他的奏請。章宗下令説："從現在起，接送陪伴來賓的正副使，防範不周而出事故的應受處分。"按慣例，賀春節的使者十二月二十九日入見，明昌六年十二月己卯日立春，章宗令於前兩天即丁丑日入見。

承安二年，晧表自陳衰病，以國讓其弟晫。晫權國事。是歲，晧廢，晫嗣立。

承安二年，王晧上表自陳衰老多病，把王位讓給自己的弟弟王晫。王晫這時代理國事。這年，王晧被廢除，王晫繼登王位。

泰和四年正月乙丑朔，高麗傔人以小佩刀割梨廡下巡廊，奉職見而糾之，詔館伴官自今前期移文禁止。是歲，王晫薨，子韺嗣立。

泰和四年正月乙丑初一，高麗使者的隨從用小佩刀刻劃梨園屋外的走廊，一名奉職見到後檢舉了他，章宗令館伴官今後要提前行文禁止。這年，王晫去世，他的兒子王韺繼登王位。

泰和七年正月，是時用兵伐宋，夏亦有故，獨高麗遣正旦使，詔不賜曲宴。及天壽節，夏、高麗使者皆在，有司奏："大定初，宋未請和，夏、高麗使者賜曲宴，今請依大定故事。"詔從之。

泰和七年正月，這時正用兵伐宋，夏國也發生變故，衹有高麗一國派賀春使來，章宗下令不賜曲宴。當天壽節時，夏、高麗的使者都到了，有關部門上奏説："大定初年，宋國還没求和，對夏、高麗使者賜與曲宴，現請依大定年間的先例。"章宗表示同意。

至寧元年八月，王祦薨，嗣子未

至寧元年八月，王祦去世，他的兒子離任守

行起復。九月，宣宗即位，邊吏奏："高麗牒稱，嗣子未起復，不可以凶服迎吉詔，又不可以草土名銜署表。"禮官議："人臣不以私恩廢公義，宜權用吉服迎詔，署表用'權國事'名銜。俟高麗告哀使至闕，然後遣使致祭、慰問及行封册。"制可。

明年，宣宗遷汴，遼東道路不通。興定三年，遼東行省奏高麗復有奉表朝貢之意，宰臣奏："可令行省受其表章，其朝貢之禮俟他日徐議。"宣宗以爲然，乃遣使撫諭高麗，終以道路不通，未遑迎迓，詔行省且羈縻勿絶其好，然自是不復通問矣。

贊曰：金人本出靺鞨之附于高麗者，始通好爲鄰國，既而爲君臣。貞祐以後道路不通，僅一再見而已。入聖朝猶子孫相傳自爲治，故不復備論，論其與金事相涉者焉。

喪，没恢復官爵。九月，宣宗即位，邊境官吏上奏説："高麗來公函説，國王的兒子守孝未復任，不可身着喪服接受吉祥的詔令，又不可用平民的名號簽署表章。"掌禮儀的官員上奏説："臣民不能因私人恩情而拋棄天下大義，應暫用喜慶的服飾接受詔書，簽署表章用'權國事'名號。等高麗的告哀使來到朝廷，然後派使臣進行祭奠、慰問和任命新國主。"宣宗下令批准。

第二年，宣宗遷都汴京，遼東道路不通。興定三年，遼東行省報告高麗還有上表朝貢的心意，宰臣上奏説："可令行省接受他們的表章，有關朝貢的禮節等今後慢慢商議。"宣宗認爲不錯，就派使臣慰問高麗，終因道路不通，没能前來迎接，宣宗令行省暫且籠絡，不要斷絶和高麗的友好關係，但從此就不再互訪了。

贊曰：金人本出自附屬高麗的靺鞨，最初交好，作爲鄰邦，隨後就成了君臣。貞祐以後道路不通，僅僅一兩次入見而已。進入大元朝後，高麗依舊子孫相傳，獨立管理本國事務，所以不再一一論述，衹論和金國史事有關的方面。

金國語解

今文《尚書》辭多奇澀，蓋亦當世之方言也。《金史》所載本國之語，得諸重譯，而可解者何可闕焉。若其臣僚之小字，或以賤，或以疾，猶有古人尚質之風，不可文也。國姓爲某，漢姓爲某，後魏孝文以來已有之矣。存諸篇終，以備考索。

今文《尚書》中有許多生僻難通的詞語，這也許就是當時的方言吧。《金史》中所記載的金人的語言，得自輾轉翻譯，而其中能够理解的部分怎能缺略不述呢。至於百官群臣的小名，或用卑詞，或用惡語，仍有古人崇尚質樸的風氣，這是不便加以修飾的。國姓作某，漢姓作某，從北魏孝文帝以來就有這種做法了。把它保留在本篇的末尾，以便查尋。

官　稱

都勃極烈，總治官名，猶漢云冢宰。

都勃極烈，總治官名號，如漢人所説的“冢宰”。

諳版勃極烈，官之尊且貴者。

諳版勃極烈，百官中地位崇高而親要的職位。

國論勃極烈，尊禮優崇得自由者。

國論勃極烈，地位崇高、極受尊重、可以自行裁决事務的職官。

胡魯勃極烈，統領官之稱。

胡魯勃極烈，統領官的名號。

移賚勃極烈，位第三曰“移賚”。

移賚勃極烈，位第三就叫作“移賚”。

阿買勃極烈，治城邑者。

阿買勃極烈，管理城鎮的官員。

乙室勃極烈，迎迓之官。

乙室勃極烈，負責接引的禮賓官。

札失哈勃極烈，守官署之稱。

札失哈勃極烈，守官署人的職稱。

昃勃極烈，陰陽之官。

昃勃極烈，天文官。

迭勃極烈，倅貳之職。

迭勃極烈，副職。

猛安，千夫長。謀克，百夫長也。

猛安，千夫長。謀克，百夫長。

諸糺“詳穩”，邊戍之官。

諸糺“詳穩”，邊防地長官。

諸“移里堇”，部落墟寨之首領。

諸“移里堇”，各部落壁壚營寨的首領。

詳穩、移里堇，本遼語，金人因之而稍異同焉。

詳穩、移里堇，本屬遼人語言，金人援用而稍有差别。

禿里，掌部落詞訟，察非違者。

禿里，掌部落訴訟，糾察違法不正的人事。

烏魯古，牧圉之官。

烏魯古，放養牲畜的官員。

斡里朵，官府治事之所。

斡里朵，官府治事的地方。

人　事

孛論出，胚胎之名。

孛論出，胚胎的一種説法。

阿胡迭，長子。骨赧，季也。蒲陽温，曰幼子。

阿胡迭，長子。骨赧，最小的。蒲陽温，即幼子。

益都，次第之通辭。第九曰“烏

益都，次第的通稱，第九即“烏也”，十六

也"。十六曰"女魯歡"。

按答海，客之通稱。

山只昆，舍人也。

散亦孛，奇男子。

撒答，老人之稱也。

什古乃，瘠人。

撒合輦，黧黑之名。

保活里，侏儒。

阿里孫，貌不揚也。

阿徒罕，采薪之子。

答不也，耘田者。

阿土古，善采捕者。阿里喜，圍獵也。

拔里速，角抵戲者。

阿离合懣，臂鷹鶻者。

胡魯剌，户長。阿合，人奴也。

兀术，曰頭。粘罕，心也。畏可，牙，又曰"吾亦可"。

盤里合，將指。

三合，人之靨也。

牙吾塔，瘍瘡。

蒲剌都，目赤而盲也。

石哥里，溲疾。

謾都歌，痴呆之謂。

謀良虎，無賴之名。皆不美之稱也。

與人同受福曰"忽都"。以力助人曰"阿息保"。

辭不失，酒醒也。

奴申，和睦之義。

訛出虎，寬容之名也。

賽里，安樂。

迪古乃，來也。

撒八，迅速之義。

烏古出，方言曰"再休"，猶言再不復也。

凡事之先者曰"石倫"。以物與人已然曰"阿里白"。

吾里補，畜積之名。

即"女魯歡"。

按答海，客人的通稱。

山只昆，即侍從人員。

散亦孛，奇男子。

撒答，對老人的稱呼。

什古乃，瘦子。

撒合輦，黑色帶黄的意思。

保活里，出奇的矮子。

阿里孫，容貌不美的意思。

阿徒罕，打柴人。

答不也，耕田人。

阿土古，擅長采集捕捉的人。阿里喜，即圍場打獵。

拔里速，做角抵游戲的人。

阿离合懣，手抱鷹鶻的人。

胡魯剌，一家之長。阿合，他人的奴僕。

兀术，即頭。粘罕，即心。畏可，即牙，又稱作"吾亦可"。

盤里合，手的中指。

三合，人臉上的酒窩。

牙吾塔，瘍瘡。

蒲剌都，眼紅并盲。

石哥里，尿疾。

謾都歌，痴呆笨拙的意思。

謀良虎，無賴的意思。以上都是不美的名稱。

與人同受福的意思在金文裏叫作"忽都"。用自己力量幫助别人就叫"阿息保"。

辭不失，指酒醉後醒轉。

奴申，和睦的意思。

訛出虎，寬容的意思。

賽里，即安樂。

迪古乃，即"來"的意思。

撒八，迅速的意思。

烏古出，用方言來説就叫"再休"，也就是説再次不予恢復職任。

每件事在没辦之前都叫作"石倫"。把東西給與别人的事已完成就叫"阿里白"。

吾里補，蓄積的意思。

習失，猶人云常川也。

凡市物已得曰“兀帶”，取以名子者，猶言貨取如物然也。

物　象

兀典，明星。

阿鄰，山。太神，高也。山之上鋭者曰“哈丹”，坡陀曰“阿懶”，大而峻曰“斜魯”。

忒鄰，海也。沙忽帶，舟也。

生鐵曰“斡論”。釜曰“闍母”。刃曰“斜烈”。

婆盧火者，槌也。

金曰“桉春”。

銀术可，珠也。

布囊曰“蒲盧渾”。盆曰“阿里虎”。罐曰“活女”。

烏烈，草廩也。

沙剌，衣襟也。

活臘胡，色之赤者也。

胡剌，竈突。

物　類

桓端，松。阿虎里，松子。孰輦，蓮也。

活离罕，羔。合喜，犬子。訛古乃，犬之有文者。

斜哥，貂鼠。

蒲阿，山鷄。窩謀罕，鳥卵也。

姓　氏

完顔，漢姓曰王。烏古論曰商。紇石烈曰高。徒單曰杜。女奚烈曰郎。兀顔曰朱。蒲察曰李。顔盞曰張。温迪罕曰温。石抹曰蕭。奥屯曰曹。孛术魯曰魯。移剌曰劉。斡勒曰石。納剌曰康。夾谷曰仝。裴滿曰麻。尼忙古曰魚。斡准曰趙。阿典曰雷。阿里侃曰何。温敦曰空。吾魯曰惠。抹顔曰孟。都烈曰强。散答曰駱。呵不哈曰田。烏林荅曰蔡。僕散

習失，猶如人們説的“川流不息”。

凡購買東西已到手就叫“兀帶”，用這來給兒子取名的人的想法，就是説像買東西一樣到手了。

兀典，即明星。

阿鄰，即山。太神，意思是高。尖頂的山叫作“哈丹”，蜿蜒起伏的山丘叫作“阿懶”，大而高峻的山叫作“斜魯”。

忒鄰，即海。沙忽帶，即船。

生鐵稱作“斡論”。釜稱作“闍母”。鋒刃稱作“斜烈”。

婆盧火的意思就是槌。

金稱作“桉春”。

銀术可，即珠。

布囊稱作“蒲盧渾”。盆稱作“阿里虎”。罐稱作“活女”。

烏烈，即草房。

沙剌，即衣襟。

活臘胡，即紅色。

胡剌，即竈上烟囱。

桓端，即松樹。阿虎里，即松子。孰輦，即蓮。

活离罕，即小羊。合喜，即犬子。訛古乃，即毛色有花紋的狗。

斜哥，即貂鼠。

蒲阿，即山鷄。窩謀罕，即鳥卵。

完顔，漢姓叫王。烏古論即商。紇石烈即高。徒單即杜。女奚烈即郎。兀顔即朱。蒲察即李。顔盞即張。温迪罕即温。石抹即蕭。奥屯即曹。孛术魯即魯。移剌即劉。斡勒即石。納剌即康。夾谷即仝。裴滿即麻。尼忙古即魚。斡准即趙。阿典即雷。阿里侃即何。温敦即空。吾魯即惠。抹顔即孟。都烈即强。散答即駱。呵不哈即田。烏林荅即蔡。僕散即林。术虎即董。古里甲即汪。金人的最初族系後來或因某人的情况發生變動，難以一一列舉，姑且記録其中可知的部

曰林。术虎曰董。古里甲曰汪。其後氏族或因人變易，難以遍舉，姑載其可知者云。《金國語解》終。

分。《金國語解》到此終篇。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金史　第三册
作者=许嘉璐主编　　曾枣莊分史主编
页数=2256
SS号=11405498
出版日期=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2004
下载地址=http://book6.5read.com/300-65/diskebp/ebp64/05/!00001.pdg
【作　者】许嘉璐主编　曾枣莊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2256
【读秀号】000005764924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2004
【ISBN号】　7-5432-0893-8　/　K204.1/Z159j
【原书定价】　453.00（全三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金代　纪传体　金史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曾枣莊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金史　第三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